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一

信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一

吳郡徵士顧歡述

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注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者當以无爲養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也○疏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无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

隨機慄當而有聲有說非眞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思慮知妙絶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眞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

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内雖昭昭外如頑愚也○疏名者教

也前言可道蕨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眞理既絶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説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无名天地之始

注无名者謂道也道无形故不可名始者

道吐氣布化出於虛无爲天地本始也○王曰道雖无名要能吐氣布化出於虛无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疏始本也虛无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无名爲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信一　二

有名萬物之母

注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疏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

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
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
有同母義○顧曰有名謂陰陽無名謂常
道常道無體故曰無名陰陽有分故曰有
名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
本不可尋 有功則其理可說謂陰陽含氣
禀生萬物 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謂之
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
註妙要也言人常能無欲則可 以觀大道

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化名道讚叙明是非也○節解曰謂守虚無也○疏妙精微也觀照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爲至虚至静著即能近鑒已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注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御曰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若常守清静解心釋紳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疏言人不能無爲

恬惔觀妙守真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觀死生之歸趣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㊀張曰上達之人取捨情夷淸虛無欲神情照察得道之微妙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之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也無欲者長存有欲者亡身○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

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同謂之玄

注玄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䟽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

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

注天中復有天也言禀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厚則生貪淫也

跡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説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説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顧曰雖同稟氣於天蓋人有

高卑氣有清濁天彌高彌清地逾卑逾濁人稟得清氣者則爲賢智稟得濁氣者則爲凡愚賢智無欲觀見其妙凡愚有欲觀見其徼自然有此

衆妙之門

注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人能除情去欲守於中和是謂知道之門也○䟽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雙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唯

群聖之户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注自揚己美使彰顯也

斯惡已

注有危亡也○䟽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

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躭滯諸塵妄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爲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爲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斯而驗豈有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爲美着此即惡矣○顧曰一切衆生皆知躭美前境五欲

聲色等諸塵爲美美之不息必以身爲患
斯惡已
皆知善之爲善
注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注人所爭也○疏凡鄙之流迷於眞理非
但躭淫聲色抑亦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
己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
與身孰親莊子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其所
矜惜無非名善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臧

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爲之致也○羅曰人之受形皆智愛形而貪名莫所貪惜無非名善此善無善不免諸苦名雖稱遂何益於己

有無相生

注見有而爲無也○䟽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王曰嗜慾爲有心清虛爲無心

難易相成

注見難而爲易也○疏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王曰抑性爲難從情則易抑易從難則善捨難從易則凶究悖外顯故曰

相成

長短相形

注見短而爲長也○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曰長短相形而有也王曰自是爲長非物爲短他亦自是而非

彼

高下相傾

注見高而爲下○䟽傾奪也夫有高即有下無下即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爲高以丈比尺尺即爲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注上唱下必和也○䟽夫宫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空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注上行下必隨○䟽夫以今望昔所以有
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
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
何先何後是知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

竟無實體○王曰終始相逐不相遠離如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善惡行於前吉凶追
其後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
注以道治也節解曰謂自然也○䟽聖人

者體道契眞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己兼能正他故名爲聖即此聖人慈悲救物持無爲之妙法治有慾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故云是以聖人治又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爲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隅耶故云處無爲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注以身師導之○疏妙體眞源絶於言象
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眞不乖應抑
亦語不妨默既出處語嘿其致一焉端拱
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
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

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焉

注各自動作

而不辭

注不辭謝而逆止也○疏萬物者一切群

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

注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

爲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疏恃怙賴也大聖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功成弗居

注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䟽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

注夫唯功成不居其位也

是以不去

注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也○䟽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

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爲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

注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御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

使民不爭

注不爭功名返自然也○疏非謂君王不尚賢人也直是人行撝謙先物後已不自

貴上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

注言人君不御玩好寶黄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

使民不爲盜

注上化清淨下無貪人○節解曰謂邪氣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疏難得之貨謂趙珠荆璧等物也若使普

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慾

注放鄭聲遠佞人○節解曰謂無爲也

使心不亂

注不邪淫也○節解曰常存一也○疏可慾者即世間色聲等事可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塗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慾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慾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心

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爭不盜是別令不見可慾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治

注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節解曰謂治身也

虛其心實其腹

注除嗜慾去煩亂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御曰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虚矣○節解曰
虚其心無邪思也實其腹閉氣養精也○
郭曰其惡改盡諸善自生懷道抱一渟和
內足實其腹也○疏既外無可欲之境內
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
既境幻後又心虚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
靈照乃言妙體虚寂而赴感無差而德充
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注和柔謙讓不處權強也○御曰心虚則

志自弱也○疏既内懷實智而外弘接物
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强其骨

注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也○御曰腹實則
自然骨强也○顧曰骨以含精精散則骨
弱保精愛氣則其骨自强○疏言聖人雖
復外示和光而内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
應不離眞故言强其骨也

常使心無知無慾

注反朴守淳也○御曰無爭尚之知絶貪

求之欲也○疏知着分別之名欲着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爲

注思慮深不輕言

爲無爲

注不造作動因循也

則無不治

注德化淳百姓安○疏前既捨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爲道而言

不敢爲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

道沖而用之

注沖中也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也一家云道以沖和爲用故言沖也○節解曰沖者一也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

或不盈

注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節解曰

謂守自然也○疏言聖人施化爲用多端切當之言莫先中道故云道沖而用之此則以中爲用也而言或不盈者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爲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淵乎似萬物之宗

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爲萬物之宗祖也

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

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
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
於止水又云止水爲澄爲淵宗則大宗師
之義

挫其銳

注挫止也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
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忿

注忿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之○䟽
解曰謂無恚怒也○䟽既重玄行足自利

道員爲物宗師故此下明利他也也體知物
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
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懟生乎違
順違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
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眞實釋

散其懷而無嗔癡也

和其光

注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綸
亂人也○節解曰謂聖人爲道常和神光
也○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

月而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耀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

同其塵

注當與衆庶同其垢塵不當自別殊也○疏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聲色等法能汙清行故名爲塵也而言同者夫聖人降世晦迹應凡旣韜彼智光亦不混兹塵穢聲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爲異也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

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持而

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缺註
專氣致柔
注專精閉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
柔順
能如嬰兒乎
注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
不去也○節解曰謂抱行元氣不勞也大

道流布若嬰兒也○御曰能如嬰兒者無所分別也專精沖和之氣所致○張曰以爲專精一也氣氣息也致得也柔和也嬰兒絕知見也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絕知道身不見身其身亦滅心不知心其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䟽專精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爲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注當洗其心使清潔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能無疵乎

注不邪淫也○疏滌洗也除遺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遺五情使神氣虛玄

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爲心無所取不爲有生不爲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愛民治國

注治身者愛氣則神全治國者愛民則國

安

能無爲乎

注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也○䟽前既自利道員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别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爲治國夫治國者須是淳朴教以無爲杜彼姦邪塞兹分别如此則擊壤之風斯及結繩之政可追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明白四達
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注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節解曰四達爲知八方也閑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䟽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

略舉四方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爲也○蔡曰識身命財爲四達無知謂心無分别也

天門開闔

注天門謂北極紫微宫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王曰天有北極之星在紫微之内宫内有五德之帝迭王故門有開闔闔則爲否開則爲泰故春則青帝門開餘門皆闔三時皆然終始五際謂五德廢興交代

之時時有開闔代有否泰聖人處之常能守雌靜則不爲終始傾動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修生行人氣息出入無令耳聞常能雌靜自得無爲之道也

能爲雌乎

注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䟽河上公本作天地夫天地開闔謂刧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爲三災所及雖刧有廢興而心恒虛

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
流土山焦而不熱也
生之畜之
注道生萬物畜而養之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郭曰氤氳合化
庶物從生顯仁藏用即有爲迹功不歸己
故曰不有○䟽言聖人自利道員利他德
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
生之德畜之物形之雖復陶鑄萬物亭毒

三才妙體眞空故無蒼生之可化

爲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䟽只爲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爲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大不宰割以爲器用○䟽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爲化主而忘功褒我故云不宰○顧曰道則長而不宰聖則宰而不割成就一切實爲化主而忘功

養我故云不宰

是謂玄德

注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心如道也○張曰玄深遠也德上德也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遠上德也玄德亦

天也爲而不恃合天之德也○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也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三十輻共一轂

注古者車三十輻法月之數也共一轂者

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
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
總衆弱以扶强也○嚴顧等曰古有作車
象月之數月有三十日車有三十輻夫月
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轉地亦運載無停

是故古車以象月也共一轂者旣三十日
共一月亦三十輻共一轂欲明諸教雖多
同歸一理一理雖少能總諸教治國論者
衆必宗寡弱以扶强故以一轂之寡總諸
輻之衆○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

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内空也
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假名諸緣和合而
成此車細折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
亦復如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輿中空
虛人得載其上
埏埴以爲器
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食飲之器也
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節解曰謂古人爲土器不燒鍊得水則敗爲不成器也子欲爲道不入室依時鍊形首則爲俗人必死也○䟽考工云埏和也埴黏也和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况聖

人心空故能容物○張曰土有器性和之以爲器人有道性修之以成道

鑿戶牖以爲室

注謂作屋室也

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言户牖空虚人得以出入覩視室中空虚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䟽穿鑿户牖以爲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沉聖人心空故能容物穿鑿户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虚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静室則静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静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故有之以爲利

注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也○節解曰

謂有道也

無之以爲用

注言虛空者可用盛受於物也故曰空虛無形而能制有形也道者空虛也○節解曰謂聖人守一行自然無所用也○疏無賴有以爲利有藉無以爲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聖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聖人之利用也○顧曰利益也轂中有軸器中有食室中有人身中有神皆爲物致益故曰有之

以爲利也然則神之利身無中之有有亦不可見故歸乎無物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明道非有非無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有致用在無無謂淸虛有謂神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爲之道道若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爲利利在用形無之爲用以虛容物故也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三

信一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二　　信二

吴郡徵士顧懽述

五色令人目盲

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无色之色○節解曰非謂人之目盲欲自有所見但見玄黄之色神明出入乗朱玉之輦五色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疏五色者謂青黄赤白黒也言人不能内照眞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覩即色之空與盲何别

五音令人耳聾

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也○節解曰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聞鐘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疏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躭絲

竹耳滯宮商不能反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體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王曰若滯音淫聲即傷神敗正既有惡聲啼吟即是聾也○顧什等曰但聞嘈嘈在耳廼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

五味令人口爽
注爽亡也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也
疏五味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躭貪醪
醴咀嚼膻腥不能味道談玄故言口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注人精神好安靜若馳騁呼吸精神散亡
故發狂也○節解曰謂人死歸土家室相
送婚姻馳走恍惚悲泣藏於塚壙之中送
於野田之上親者狂踈者哀故曰若狂○
御曰馳騁世務躭著有爲如彼田獵之夫

唯求殺獲曰以心鬭逐境奔馳靜而思之
是發狂病○䟽馳騁猶走驟也言田獵之
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
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也故莊
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𧸖壁隋珠珍貴金
銀珠玉等物心貪意欲不知猒足則行傷
身辱也○䟽佳麗之物貪著愛翫為生死

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爲妨礙

是以聖人爲腹

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爲目

注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也○䟽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腹内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内故爲腹也内視無色反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爲目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疏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爲腹之實智

寵辱若驚

注身寵亦驚身辱亦驚○御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疏寵是榮愛之名辱是戮恥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恚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爲驚即同故言若驚然喜怖之情皆非眞性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

死生不撓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注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驚○疏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忘身也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是惡身爲貴與大患俱以身爲本也○蔡曰有身者執著我身不能忘遺爲身愁苦憂其勤勞念其飢寒即大患故知執有生累存身患起貴

我身者與貴大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爲
惱本痛痒寒温大患之本起乎存身

何謂寵辱

注問何爲寵何爲辱寵者尊榮辱者恥及
身還自問者以曉示於人也

寵爲下

注寵辱爲下賤

得之若驚

注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
驕富不敢奢也

失之若驚

注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節解曰謂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子相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

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衆人所哭上屋呼魂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疏世情顛倒以寵爲上慧心觀照足爲鄙下何者爲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爲下

是謂寵辱若驚
注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御曰寵辱循環寵爲辱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
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
注吾所以有大患者生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䟽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爲身愁毒即爲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

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爲惱本痛痒寒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御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復有何患○節解曰忘身而養神謂之無身○疏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隳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自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長久○疏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凌物如此之人適可蹔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已也乃欲爲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爲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疏寄是蹔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騖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

付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䟽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也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爲無色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䟽希簡少也體非宫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摶之不得名曰微

注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摶持而得之也○御曰摶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象故執持不得以其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謂之曰微○疏摶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摶觸而得之故曰微也臧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爲一聖人若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

何爲乃言希夷微耶明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逆絶無若絶無者豈同太虚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所謂三一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

注三者謂希夷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强詰問而得之

故混而爲一

注混合也故合於三名而爲一也〇䟽真

而應即散一一以爲三應而眞即混三三以歸
一一三三一不異故不可詰也又解此眞
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卷中

其上不皦

注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

其下不昧

注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明道上
下無窮極也○疏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
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
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之非一聲也不可以宫商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節解曰謂道入皮膚骨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注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䟽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言聖人旣能自正復能正他故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

又解繩繩運動之貌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

注言一無形狀而能爲萬物作形狀

無物之象

注言一無形質而能爲萬物設形象也○

疏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質故

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注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狀也○御曰無形之形無狀之狀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䟽不定貌

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

注一無端末可預待也除情去慾一旨歸已矣○䟽王曰象者形而非也謂儀貌可

道雖無物而應物有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無也物由之以生成○顧曰其來未兆倐爾不見故言迎之不見其首○疏

隨之不見其後

道非古無始也

注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見也○御曰道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疏道非今無終也○顧曰其去

無迹混然無際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有一也○御曰執古无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反淳樸矣○䟽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後生王曰古今雖異其道恒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

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䟽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古不今而古而今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王曰

守古無爲之道制御今之有爲之世鎭此
躁動之俗反古淳素之始陶鍊變化是得
道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者

注謂得道之君也○䟽古昔也善者智德
也爲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即御今
引古故援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聖人

微妙玄通

注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

深不可識

注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也○御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䟽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俱合能使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歎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强為之容

注謂下句也○御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强為容狀以明之○䟽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

於無形之理而強爲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注舉事輙加重愼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想爾曰豫猶豫行止之貌常當長敬也冬涉川者恐懼也畏四隣不敢爲非恐隣里知之此遵道奉戒之人謙謹如此也○䟽猶豫怖懼也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冰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隣

注其進退猶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知之也○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隣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王曰四隣謂生死老病也亦是四魔人不持戒好犯非法為四魔所録是以小心猶當慎密

閑靜似畏人知也

儼若客

注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疏儼矜莊之貌禮記云儼若思言聖人應斂勵身心勿得放縱由如賔客對主人不可輕

躁此明身業淨○顧曰恭欽之貌也言聖人恭欽無爲無事若爲客對主人不敢輕躁常和而不唱

渙若冰將釋

注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除情去欲曰以空虛也○御曰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凝滯於物故渙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疏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惑染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也○松靈曰外雖矜莊若衆內恒和暢放散無復滯著渙然如凝冰消散

也

敦若朴

注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彩也○疏敦者淳厚朴者質素前旣三業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若谷

注曠者寬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名無所不包容也○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寬曠包容如谷

渾兮若濁

注渾者守本真濁者不昭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御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濆○疏渾合也和雜也濁有爲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久消而渾沌有爲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濁以靜之徐清

注靜止也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疏徐緩也雖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

清而能渾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
寂也○顧曰濁者昏昧之貌謂其昧智韜
明不任聽察如水之濁無所鑒見也○王
曰藏精匿照外不異物渾同波塵故曰若
濁凡上七事皆人君之德傳曰人君含垢

天之道也得道之君其斯之謂若就行人
論者渾謂和雜也濁謂有為也雖心潔素
而渾沌有為之中與塵不異也所言濁以
靜之徐清者喻於水水濁止而靜之徐徐
自清也心亂息緣漸漸而清正也

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閑放而化群品也此文明寂而動也○王曰渾波則濁徐靜則清危躁則死安靜則生

志人知濁之可清故同波而後化體危之可安故徐動以教生非體道善化誰能如此故曰孰能生化微妙非速疾可成必須心專行密積勤累代不日求以得故曰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也○疏
保持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
住中而盈滿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爲新成弊
者匿光榮也新成者功貴名盛也○疏獨
此遣中聖人於有爲弊濁之内復能愈救
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盧曰此猶
解前徐清之義和俗而後靜徐以守其清

安身而後動徐以全其生

致虛極

注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虛極也○疏夫道沖虛德歸清淨心能忘虛則得道之極行能守靜則含德之厚○盧曰除情慮致虛極也而心恒寂守靜篤也

守靜篤

注守清淨行篤厚○疏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必須靜心

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之也

萬物並作

注作生也萬物並作生也

吾以觀其復

注吾言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言人當念重其本也○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爲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顧曰夫静觀其反眞○王曰生生之體性本湛然但受納有形六情外動言行云爲妄作招

禍至人觀其本性知可化而復故云觀其
復
夫物芸芸
注芸芸者華葉盛也
各歸其根
注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歸其根而更
生也○䟽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
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爲
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
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注靜謂根也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䟽但能反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也○顧曰草木零落歸根則靜人物變化反眞則安

是謂復命

注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　乃道之常也○䟽命者眞性慧命也旣屏息囂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眞性反於慧命

復命曰常

注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疏反於性命巋然凝湛不復生死因之曰常○何晏曰復命當使不死是道之所常○盧曰能知復命常理者則是見道之明者也

知常曰明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爲明也○御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疏既知反會眞常之理者則智慧照明無幽不燭○王曰常道難知故知之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其神明故凶也○䟽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顧曰不知道言知謂之妄作妄作之人失道故凶○孫曰不能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知常容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能去情欲無所不包容也○御曰知守真常之道則必竟虛

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疏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違順之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乃公

注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御曰含容應物應物無私旣無私邪故爲公正○疏公平正也旣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也

公乃王

注公正無私則可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萬共湊己身也○御曰人能公正無

私則爲物所歸往也○疏王往也只爲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爲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乃天

注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疏既作法

王化主爲物所歸復能蔭覆合靈同於昊昊也

天乃道

注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疏既類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

注與道合同乃能長久○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旣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注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終不危殆也○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迹謂之歿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也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不見臣事之迹質朴淳厚○御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疏太上即是今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悟妙本凝寂體絶形名從本降跡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下知有之知有

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注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御曰淳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䟽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躭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讚○顧曰此中古也去道漸遠封言著相其德可見親愛生上則親信於下下則稱譽於上其功可言則康歌載路

其次畏之

注設形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

注禁多則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御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躭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御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䟽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

猶其貴言

注説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䟽猶其貴重世俗浮偽之言

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彌深也

功成事遂

注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謂我自然

注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御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矣○疏亭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

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王曰化不由言冥功潛被物各逍遥擊壤自得日用不知欣賴無主莫識所爲故皆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户有忠信仁義不見大道廢不用悪逆並生乃有仁義可傳道也○御曰澆漓散朴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而澆漓散朴不足雕弊起於有爲○䟽即太古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漓朴斯廢故莊子云

散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云相呴
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僞

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
則應之以爲大僞姧詐也○御曰用智慧
將立法也法出而姧生則有大僞矣○疏
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
則詐僞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爲僞
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王曰大道之時
無知無欲物皆懷德外用不顯道功既息

權詐茲興飾智驚愚攉才動俗朴散淳離
姧情並作故曰大僞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六紀絶則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
也○御曰皆由失道故有偏名○疏六親

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
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
斯起致彼曽閔之徒顯其高行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

臣臣殺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義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潔己不知貞各自守信不知忠也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逄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

信二　二十

絶聖

注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注棄智慧反無爲

民利百倍

注農事修公無私○御曰絕聖人言教之

迹則化洽無爲棄凡夫智詐之用人歸淳

朴人歸淳朴巧僞不作矜徇不行人挹天

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疏絕有名

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爲利極多言

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

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

竊國是也

絶仁棄義

註絶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

民復孝慈

註德化淳也○御曰絶兼愛之仁棄財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疏絶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絶巧棄利
注絶巧詐僞亂眞塞貪路閉權門
盜賊無有
注上化公正下無私邪○御曰人矜偏能之功必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矣○䟽絶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子云攦工倕之指天下皆巧矣
此三者
注謂上三事所當棄絶也

以爲文不足

注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䟽三者謂前三絶也此文是頓教大乗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故令有所屬

注當如下句○御曰此三者但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䟽屬謂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乗之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

見素抱朴

注見素者當見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天下令可法則也

少私

注正而無私

寡欲

注當知足也○䟽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絶學

注絶學不眞不合道文

無憂

注除浮華則無憂患○節解曰謂去諸經書還行一也○御曰絕有爲之學則淳朴○䟽憂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爲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注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䟽唯敬諾也阿慢應對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喜聞阿則嗔不知唯

阿兩聲同出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善者稱譽惡者諫諍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疏順意爲美逆心爲惡違順既空美惡安竒且唯阿出自一口美

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爲之學迷執者多是非美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内適爲患累之本絶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絶之狀也

人之所畏

注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也

不可不畏

注近令色殺賢人○䟽即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注必没溺也前令絶惡示美惡皆空恐滞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

以戒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爲邪文未央止也○䟽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莽莽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

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未有休
時
衆人熈熈
注熈熈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注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如春登臺
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
淫淫也○䟽言耽著者衆故云衆人即衆
生生之别稱也熈熈悦樂也享燕享也太

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飢人享太牢之饌悦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

我獨怕兮未兆

注我獨怕然安静未有情欲形兆也○䟽我老君自稱也怕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智寂怕不爲前境所牽故都無攀縁之萌狀也

若嬰兒之未孩

注如小兒未能言荅偶時人也○御曰言

我獨怕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魁無所歸

注魁然如窮鄙無所歸就也○御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疏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寛大也歸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智慧魁敬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

衆人皆有餘

注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

我獨若遺

注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䟽衆人滯有故躭染有餘聖智體空故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

注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純純兮

注無所分別也○䟽純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
注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注如闇昧也○御曰自韜匿也○䟽俗之人心靈暗昧昭然分別自炫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韜光匿耀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
注察察急疾也○御曰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無所割截也○䟽察察機速是分別之

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體有冥無體知空幻恒自閑靜也

忽若海

注我獨忽忽若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

疏河上本作海晦者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耀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正住止也

飄若無所止

注我獨飄飄若飛颺無所止志意在神域也○御曰我心寂然絶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衆人皆有以

注以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

注我獨無爲似鄙若不逮也○御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鄙○疏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

假曾無分别既不見是亦不知非譬彼頑

愚若兹邪鄙

我獨異於人

注我獨與人異○御曰人有情欲我無染

心

而貴食母

注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於道也○疏

人皆照察而分别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别

故愛染於聲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

爲異也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三

信三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三　信三

吴郡徵士顧歡述

孔德之容

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注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疏孔大也甚也容貌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動心施爲獨從於

道出處語嘿皆是道場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注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也○御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證用難名故云恍惚○疏言至道之爲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悟即物道迷即道物物道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物而道一

而不一非道非物故一不一而物不一一也○顧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情有信以其體不可定故云怳惚

惚怳中有象

注道雖惚怳無形其中獨爲萬物設法像也○御曰惚無也怳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即萬物之象也

怳惚中有物

注道雖怳惚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疏中有物即是神妙妙物爲名也雖

復非無非有而有不測之物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爲色爲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

注道雖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以立形神也○節解曰謂腦中元氣化爲精也○御曰惚恍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䟽窈冥深遠也有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

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眞

注言道精氣神妙甚眞非有飾也○疏言眞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顧曰

言至道之精靈至眞無假

其中有信

注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節解曰謂精也精不化血不藏則爲眞人一行形中

其中有信○疏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

四時必無差爽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節解曰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旣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注閱禀也甫始也言道能禀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也○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

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注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

以此

注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䟽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

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䟽屈曲隨

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郄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注枉屈也屈已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䟽枉濫也體知枉濫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眞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注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

注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䟽謙下也謙卑遜讓已處下不與物競而故德行盈滿也此此一句忘高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又忘榮辱也

少則得

注自取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

多則惑

注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

故惑也○䟽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注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節觧曰謂念一行道守身中也○䟽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轍群生故爲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不自見故明

注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也○䟽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注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也○䟽自他平等不是已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䟽雖復亭毒羣生而芻

狥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疏只爲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疏此則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羣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注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妄也○
䟽者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果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争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已也
故誠全而歸之
注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希言自然
注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

疏希簡少也希言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欲明至道絶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虚玄○顧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王曰希言靜默則合自然之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疏飄風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滞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爲躁行以求速報既志理不久不長故

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别别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王曰山澤相通爲於飄風陰氣噴擊作於驟雨陰陽失節則驚風驟雨人失中和則爲暴疾殘身喪實不可常行驚暴非恒自然難久故曰不終朝也○蔡曰夫天以陽氣下降散而爲風地以陰氣上騰蒸而爲雨○顧曰天健地順神氣獨絶爲此暴疾猶不能竟日終朝何況凡夫朝生夕死多言害物其可久乎○盧曰

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風驚雨驟猶不能久而況人之細小處天地之間爲於多言速滅可知

孰爲此者天地也

注孰誰也誰爲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爲也

天地尚不能久

注不能終於朝暮

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終朝
至暮何況於人欲爲暴卒乎○疏孰誰也
此假問誰爲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
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
而爲躁行其可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

注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
風暴雨也○御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
執禮言教

道者同於道

注道者謂好道之人也同於道者所爲與道同也○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也○跡從道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蔡曰若舉事皆從於道道則得之則同道之用也○王曰順教反俗所爲從於道兼忘衆累與空虛合體謂之同道道則應之

道得之

注只爲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使相

會○疏道得之猶得道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注德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
同也○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
忘言爲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

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
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失者同於失
注失謂任已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爲與
失同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注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疏有爲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爲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隣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注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注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

有不信

注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御曰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

自同於失失亦樂求是有不信○䟽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

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

注自以爲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也

自見者不明

注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其行以爲應道殊不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御曰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也○跳不能忘我故也

自是者不彰
注自以爲是而非人衆共弊之使不得彰明也○䟽物共弊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者無功
注所爲輙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
䟽凡有所爲輙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無功勳
自矜者不長
注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䟽矜誇自高驕慢凌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其於道曰餘食贅行

注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賦歛餘祿食以爲貪行也○䟽餘食殘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也猶如殘食贅疣其可猒賤也

物或惡之

注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不畏惡之

䟽贅是無用之肉誇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感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企

之行乎
故有道者不處
注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
地之前也○疏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
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
不混而混雖混而成故莊子云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爲老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注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也○疏寂無聲寥無形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周行不殆

注道遍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不殆也○節解曰謂聖人行一於身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之中故曰周行不殆也

可以爲天下母
注道養育萬物精氣亦如母之養子○節
解曰謂守道含一爲天下母○䟽道無不
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遍故無危殆也開化
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
畜之故可爲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注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
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䟽道本
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

也取其通生之德故字曰道

强爲之名曰大

注不知其名强名曰大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疏體無涯際故名爲大不大爲大故稱爲强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

大曰逝

注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

乃復逝去無常處也○䟽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至聖境也

逝曰遠

注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

䟽超陵三界遠達三清也

遠曰返

注言其遠不超絶乃復返在人身○䟽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内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爲三界悟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

羅天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不蓋也地大者無不載也王大者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注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御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王居其一也○跡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

數也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議説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節解曰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腎水生一也而王處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人法地

注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無怨有功而不置也

地法天

注天湛然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

所收取

天法道

注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不化自
成

道法自然

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疏人王也必須
法地安靜為行定能生慧也故下章云躁
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
私也又天有三光喻其慧照地是定門天
是慧門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

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道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収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絶修學故言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

注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䟽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爲躁君

注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致夭虧○疏靜則無爲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爲長存靜能制動故爲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靜與重也

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則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榮觀謂宮闕燕舍后妃所居也超然遠

避而不處也○疏言重静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而遊心虛淡超然物外不以爲娛處染不染也

柰何萬乘之主

注柰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也萬乘之主謂王也○御曰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柰何以身縱慾輕用氣命亡其位乎○疏柰何猶如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静乃恣情淫教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寓内哀歎

之甚故云如何

而以身輕天下

注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御解曰謂輕死也雖貴為天子當守一長生見而不學故為輕身然後沒命雖有玉珮金鐘何益於身

輕則失臣

注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

注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節解曰謂思慮煩躁之士不得長生○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内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迹

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疏以無行爲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讁

注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讁過於天下也○御曰能了言教不爲滯執遺象求意理詮言忘故於言教之中而無瑕疵之過○䟽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甞言亦未甞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讁過責也語嘿不異故無口過之責謂聖人之言旣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筭

注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雖多不用籌筭而可知也○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捨虛假即假體眞無勞筭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而開也○節解曰謂閉氣握固上閉天牝下閉地牡故曰無關楗○御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楗豈可開乎○疏外無

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慾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揵故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

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御曰體了真相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其可解乎○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

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眞心四者出離
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
意入我法門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
第三知眞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第四
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三清所謂仙眞聖
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
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明結
願堅固也○節解曰謂結持魂魄也聖人
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注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疏聖人即是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而無棄人

注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注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也

故無棄物

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疏夫舉聖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注聖人善救萬物是謂襲明天道○疏襲承也用也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疏善人即向襲明之人也此人恒懷大慈先物

後已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䟽言聖人恒在有中化導羣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

注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注無所使也○御曰若存師資未為致極

今明所以貴師者爲存學相學相旣空自然無貴所以愛資者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

注雖自以爲知言此人乃大迷惑也○疏無所化也前以聖道寸凡勸令修學令明凡聖平等以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

是謂要妙

注能通此意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疏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别雖知大迷
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注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
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强梁就雌之柔
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深谿也○
疏谿徑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
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
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徑
也○節解曰雄者魂也雌者鬼也謂神出

入在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抱持蒐蒐也

常德不離

注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恒在不復離己也

復歸於嬰兒

注當復歸志如嬰兒惷然而無知○節解曰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湛然無爲子則不老復還嬰兒也○跳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

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

䟽白昭明也黑闇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炫燿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退守闇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爲修學者之鴻範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

注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節解曰謂道行一以仙爲天下式

復歸於無極

注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

節解曰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疏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稟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注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人知己之有

榮貴當復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䟽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比之榮寵翻為禍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為禍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辱天下歸湊譬彼百川包納虛谷也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注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已也

復歸於朴

注當復歸身於質朴不復爲文飾也○節
解曰謂守自然也○疏樸眞本也始自知
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爲道之要又如虛
谷虛無不容所以常道之德於是乃足故
能復於眞空歸於妙本

朴散爲器
注器用也萬物之朴散則爲器用若道散
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注聖人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御曰含

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則爲羣才官長矣○䟽散布分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和而爲化用

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爲君以御世爲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爲御導之方

故大制無割

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

害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跣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
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羣品陶鑄
生靈推功於物不爲宰主故云不割割宰
斷也

將欲取天下
注欲爲天下主也
而爲之
注欲以有爲治民
吾見其不得已

注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䟽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爲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爲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而治之也○䟽含識之類悉有精爽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是帝位也若無爲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爲治之擾動即羣生失性故不可爲也

爲者敗之

注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朴

執者失之

注强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疏滯溺有爲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

喪邦

故物或行或隨

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疏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

或嘘或吹

注嘘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疏温喻富貴也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既炎凉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强或羸

注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疏夫强盛不久當衰故下章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則盛衰不定也

或載或隳

注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疏河上本或載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隳廢敗也連接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者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爲封執而取之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車服飲食泰謂宫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

自化○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
八法而能行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
則麗其服翫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
於中一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
視

以道佐人主者
注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强於天下
注以道自佐人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
人自賔○節解曰謂口爲兵也口言失則

兵革至精神踴躍冤鬼相加神明怳惚則去其身矣○疏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威用强兵騁暴天下内解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注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節解曰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疏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刃内有怨敵之仇力用三毒即有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言好

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
注農事廢田不修○䟽師軍也言兵馬所
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
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唯增惡業不生
善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天應之以惡氣則害五穀五穀盡則傷
人
善者果而已

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即休止也○疏果
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
心而不同兵也
不敢以取强
注不敢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注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
注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

注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也

果而不得已

注當果敢至誠不得逼迫不得已○疏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撝謙遜讓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雖柔不用矜誇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也不得已者如堯攻藂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伐勿強者結繩已前決定不用兵之行也

是果而勿強

注果敢勿以爲强兵堅甲以侵淩人也○
御曰前敵來侵不得已故用兵止之如是
則果於應敵非果已取强也

物壯則老

注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

强者不可以久○䟽炎極則凉理之恒數

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是謂不道

注枯老者坐不行道也

不道早已

注不行道者早已已死也○疏物壯則老
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眞道應須止息
而勿行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
不當修飾也○節解曰謂輕言者皆不活

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爲不祥之器也○
疏佳麗也祥善也雖霜戈曜日寶劒暉天
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内即三毒
六根之兵若磨鋭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

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
注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
故有道者不居
注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君子居則貴左
注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注貴剛强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
者異○疏有君子人物之德爲君子左陽

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兵革者不善之器

非君子之器

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御曰君子以道德爲才器不貴兵謀○節解曰謂口致兵革之言也陰強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

祥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注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疏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止而用之權智亦爾
恬惔爲上
注不貪土地不利民財寳
勝而不美
注雖得勝不以美爲利○疏恬惔無爲也君子心尚無爲故用兵不以爲美也喻行

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爲上應不離眞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

注美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疏若以佳兵爲美是即愛樂干戈則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爲人君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可妄行刑罰○疏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閱既多不可得意也

故吉事尚左

注左主生位也

凶事尚右

注陰道主殺

偏將軍處左

注偏將軍卑而居陽位者以其不專殺故也一家䟽云將軍本一動靜異名靜則待居故稱偏也

上將軍處右

注上將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王曰動用威刑閫外專殺自任之道故言爲上

以殺主陰雖上而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注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疏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令偏小將軍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人○御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疏兵戈行

處屠害必多故上將軍悲哀愍其傷殺既
非用道恐濫無辜一羊口殺謂敵人衆謂
士卒傷巳德薄而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
辜則心爲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王
曰一夫呼嗟王道爲之傾覆一里違和陰

陽爲之改度鄒衍降霜杞妻城毁匹夫釐
婦猶感天地而況横屍巨野散骨長源肉
飼烏鳶血流絳草愍彼殘傷曷得不喪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注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

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御曰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貴○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無名

注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御曰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人故云道常無名○疏虛通之理常湛凝然非色非聲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況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獨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道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御曰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

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爲臣也○疏朴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朴之道其自細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羣品百姓日用而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

數子皆以窮爲匠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

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注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則天降下甘露善瑞○疏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

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

民莫之令而自均

注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疏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

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始制有名

注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䟽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羣迷令其悟解也

名亦既有

注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

天亦將知止

注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止○䟽道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本旣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執筌蹄失於魚兔

知止所以不殆

注夫知止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䟽筌蹄旣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流行相通○䟽江海善下爲百川

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爲衆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爲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

知人者智

注能知人好惡是智也○疏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

注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内視無形故爲明也○御曰智者役用以知

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疏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勝人者有力

注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疏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顧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己無敵於己者可謂強矣

自勝者強

注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也○御曰能制勝人者適所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其強爾○疏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知足者富

注人能知足之爲足則長保福禄故爲富也○疏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貪亦乃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

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強行者有志

註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節解曰謂晝夜行道而不休息也○御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

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疏志節操也志力既強即發弘誓願務在先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

不失其所者久

註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

則可以長久○節解曰謂不失其一也○
疏應機赴感隨病與藥咸使得宜不失其
所以斯接物久而强固

死而不亡者壽
注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
惡於天下故能長壽也○節解曰謂人尸
解者死而後生也○疏行願具足内外道
員理當不死不生無夭無壽而今言死而
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
身遷謝名之爲死聖體常在義説爲壽○

御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强力動得天常死而不亡者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大道汎兮

注言道汎汎若沉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御曰大道汎汎兮無係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其可左右

注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疏汎汎無係

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然無著慈
悲普遍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
左右欲明方圓任物釐無不宜故莊子云
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之以生

注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

而不辭

注道不辭謝而逆止也○疏一切萬物恃
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
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成功不名有

注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御曰言萬物恃賴沖和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有也○疏生化萬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爲主

注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収取

可名於小

注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爲似若微小○御曰衣被猶覆育也○疏衣被萬物陶鑄生

靈而神功潛被不爲主宰旣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焉不爲主

注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爲大矣

注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可名於大○

疏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旣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注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爲滿大
故能成其大
注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物修治故
成其大○御曰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
光大故能成其大也○疏體道聖人忘我
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爲大只爲先物後己
忘功忘大故爲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
而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

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
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
己也○䟽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
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忘大聖人持
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爲天下歸往也莊
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義虛而往實而歸
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太
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御

曰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䟽太大也言蒼生歸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之法也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樂與餌過客止

注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也

䟽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餐可悅可餐故䙴過之客逢必止住躭愛也

信三　　三十六

道出言淡乎無味

注道出入於口淡泊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也○䟽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淡然無味非如可翫可悅音樂有聲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視之不足見

注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之有青黃赤

白黑可得見也○疏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之不足聞

注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疏大音希聲非體商角豈如鍾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之不可旣

注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旣盡之時也○御曰以道靜鎮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淳風大行

萬物殷厚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旣旣盡也
疏至道之言淡然虛遠非聲非色絶視絶
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遂
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疏翕合也
歛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翕歛不爲
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翕
之昔老君西入罽賓化道之日初恣其兇
敎然後化之以道是也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注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害也○䟽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之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也○䟽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兇暴兇暴既極可以廢之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注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䟽先恣其惡

名爲與之後令歸道歸善名爲奪之故老
君先示凡迷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
是惡人降伏方得奪其兇惡令歸善道此
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
人聞實即悟下機之人要假於權此則增

治陳也

是謂微明

注此四事者其道微其効明○御曰經云
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
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

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
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
翕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示以權
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性命之域而感者乃
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將欲翕
斂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
於愛欲則當翕斂之矣强弱等義略與此
同此道甚微而効明著故云是謂微明也
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

柔弱勝剛强

故柔弱者久長剛強者生亡○疏柔弱實
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
確論二智實智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
注魚脫於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制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注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
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
也○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
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為物所擒

權示人即爲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

道德眞經注䟽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疏卷之四

信四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四　　信四

吳郡徵士顧歡述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

注道以无爲爲常○疏凝寂之道寂爾无爲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无不爲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蔡曰道體凝寂眞際不動故曰无爲應物而動物无不用故曰而无不爲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
御曰妙本清淨故常无爲物恃以生而无
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爲則萬物自化
君之无爲而天下淳朴○疏萬乘之主五
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八荒萬國自然從

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爲
化利物弘多也○杜曰德能伏物道在則
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嚴而
化○羅什内解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
神從化伏邪歸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朴

注吾身也无名之朴道也萬物以化効於己復欲作巧僞者侯王當以身鎮撫之以道德也○御曰言人旣從君上之化无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无名之

朴而鎮靜之无名之朴道也○䟽作起修也朴道也言衆生初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旣起斯欲即須以无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顧曰作謂僞生也言侯王守道物皆從化忽

有人從安化中欲生詐偽之心者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又曰混沌其心令無分別也又曰无名之朴者教戒是也

无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静

注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導化之○疏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无名之朴也前以无遺有此則以无遺无有无雙遺離一中道也

天下將自正

注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疏静

息也前以无名遣有次以不欲遣无有无
旣遣不欲還息不欲旣除一中斯泯此則
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微索隱窮理
盡性者也旣而一切諸法无非正眞稱釋
无礙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
衆妙之門也○御曰无名之朴亦將不欲
者言人君旣以无名之朴鎭靜之蒼生不
可執此无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
入有爲故於此无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
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淸淨天下自正也又

曰道常無欲樂清淨故令天地常正天地
着道之臣也君王法道行戒臣下之心悉
皆自正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注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
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
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
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疏上者高昇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
獲爲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

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下德謂有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以有名號及其身故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注言法道安静無所施爲故無以名號爲也〇疏以用也上德無爲至本凝寂而無

以爲迹用虚妙此名無爲而爲爲即無爲
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注言爲教令施政事皆以爲已取名號也
䟽心不忘德故稱爲之亦仍有事故言有
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注上仁爲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
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事立無以執爲
也○䟽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爲之不

貴恩報故言無以為確論上仁不及下德
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
首故五德之内亦以仁為先者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注為義以斷割也動作以為己殺人以成
威賦下以自奉也○疏義主正惡裁非即
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本被下機士涉
有為未階虚妙故言為之有以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注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為之者言為

禮制度序威儀也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疏禮尚威儀即經中敎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令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唯尚威儀雖爲漸敎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莫之應○盧曰玉帛之禮以爲行聘之端故曰上爵命有度故曰爲之禮節煩多玉帛斯竭下不供上故曰而莫之應以不應故刑罰行焉

則攘臂而仍之

注言禮煩多不可應則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之也○御曰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相仍引也○疏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爲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故失道而後德

注言道衰而德化生也○疏德上德也衆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

失德而後仁

注言德衰而仁愛見也○䟽德化漸替仁恩繼之

失仁而後義

注言仁衰而分義明○䟽仁慈不行厥義方起

失義而後禮

注言義衰則禮施聘行玉帛○御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

德失而仁存仁亡則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故論禮於淳朴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世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朴則上德之無以爲之者也○疏自道喪澆醨於斯爲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强作威儀而浮僞以甚

夫禮者忠信之薄

注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
注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疏徒日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中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淫勃之源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
注不知而言知是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

而愚之始
注言前識之人愚闇之昌始○御日禮以

救亂而貴固知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爲愚昧之始也前識不知强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爲華僞旣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也○顧曰前識者謂不待研求也夫清淨虛妙則深不可識無色無象其道自眞若夫辭說辯贍儀形煥炳相好森羅在前可識此非至眞之實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夫愚人始化未見眞實故以前識引其愚道華從其始也序

家云此釋最爲勝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注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身於淳朴也
不處其薄
注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䟽文長也
佳四 七
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爲羣品之
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
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
處其實
注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注不尚言華也○御曰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䟽達道之夫方外之士當留情於道德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實厚○䟽去彼華薄則是絶仁去義取此實厚則是返朴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别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亦

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
取者也去取旣爾彼此亦然也

昔之得一者

注昔往也一無爲也道之子也○御曰一
者沖和之妙氣也○疏昔古也言曩劫初
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於下文斯則御
令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注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節解曰謂
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故曰以清○疏

稟得道之氣故積陽成天清浮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

注言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揺也○䟽同

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節解曰

謂丹田不淫不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

注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節解曰神

謂心也心為神靈五藏之主故曰以靈○

䟽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

無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

注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絶○節解曰谷謂口也口爲華池宮能致醴泉故曰以盈○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注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疏有識有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節解曰謂萬物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注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節解曰謂脾也位處中黄以一制化四方故曰以正○疏帝王公侯莫不禀道爲化只以無爲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勳文命是也

其致之

注言致誠也謂下六事也○御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疏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内解云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

也○節解曰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故曰其致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注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

節解曰謂泥丸不得一則腦枯頭白齒落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注言地當有高下剛柔節氣五行不可但欲安靜氣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也○

䟽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青岐山崩三川震是也○節解曰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曰恐發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注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但欲靈變無已時恐虛歇不爲神也○節解曰謂心亂不守一則身空早老故曰恐歇○䟽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悤息既無靈驗將恐歇滅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注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節解曰謂口失其一則華池不津液故曰竭也○䟽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注言萬物生長收藏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長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䟽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眞則死滅

餓頌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注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
欲高貴於人無已時將恐顚蹷失其位也
御曰夫得一者不可以矜其用聖人垂教
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清寧而會歸只在
侯王謙和守於雌静之道則無蹷滅等事
蹴蹷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乖理勃德
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
人也

故貴必以賤爲本
注言必欲尊貴者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耕舜陶河濵周公下白屋也○節解曰謂人求長生當以元氣爲母故曰本也○疏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下賤之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高必以下爲基
注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基猶築牆造

功因畢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也○節解曰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爲主故爲基也○顧曰夫言高以下爲基者貴非自貴由乎賤者所崇高非自高緣於下者所戴然則貴因賤立得不以賤爲本乎是以智者務本故居謙而不危愚者殉末故窮高而自墜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

注言孤寡者喻孤獨也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王侯至尊貴能以孤寡

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示於人也○
跡不轂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
知傲是喪身之本謙爲貴盛之基故撫接
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轂○顧曰所
以言不轂者不善也謂德非物宗不能總
衆之辭凡上三者皆人之所惡而侯王自
以爲稱豈非以賤爲本乎
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
注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
節解曰非謂其道是元一歟

故致數車無車

注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轅爲軸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疏箱軗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爲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以處貴應須謙下○蔡曰所言譽者毀譽也言有道王侯卑以自牧既忘貴賤亦一毀譽故人數數譽揚言其有德亦不以爲貴數數毀敗言其無道亦不以爲

賊○顧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蔕不為是非欲惡之所搖拔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雌靜者
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
者道之用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

注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

言生於有

有生於無

注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
象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
強謙虛勝盈滿也○御曰夫實之於權猶

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則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䟽有應道也所謂無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從妙本而起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之○䟽上機之人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

所以勤若修學遂無疑息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生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慾而復亡之○御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惑則若存若亡○䟽中機智暗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斂情歸定即時得虛心纔涉世塵則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下士貪狠多慾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疏下機之人
機性愚鈍聞眞道玄遠至言弘博心旣不
悟謂之虛誕遂生誹謗撫掌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注下爲下士所笑者不足名之爲道○疏

不爲凡人所笑不足稱爲聖道
是以建言有之
注建設之道也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六句
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
之則明道若昧等是也

明道若昧

注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知也○䟽昧暗也照達眞道之人昧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昧也

進道若退

注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䟽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内雖進修外若衰退

夷道若纇

注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纇也

上德若谷

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濁辱也○疏勝尚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欲有作俗字者言能忘德不異置俗也

大白若辱

注大潔白之人若汚辱不自彰顯也○疏白潔淨也辱汚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耀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汚辱也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

也

廣德若不足

注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也○御曰大成而執謙也○䟽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内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

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也

建德若偷

注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䟽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匿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隣

也

質眞若渝

注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淺不明也○御曰淳一而和光也○疏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眞之士寂而動眞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小隅角所謂上達無節也

大器晚成

注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倉卒而成也○䟽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刼修守方致虚極即任公子釣鼇是也○節解曰謂守一不

殆老則得道

大音希聲

注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當愛氣希言䟽希猶无也至道至虚大音寂乎无響自妙本降迹無聲也師曠聽而不聞其聲也

璚音振於宇宙欲明是迹即本故言大音
希聲

大象無形

注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䟽大道之
象象而无形也離婁視之而莫見其形也
色像遍乎虚空欲明即有而无故云大象
无形也

道隱無名

注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䟽至道妙
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

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注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
也〇疏貸借也獨此无名之道有大慈悲
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

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
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
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

天施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注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也陳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

沖氣以爲和

注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骨中
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
故得長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
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因大道以通之借
中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注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
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䟽孤獨鰥寡
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
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

注引之不得推讓心還文子曰爭則不足讓則有餘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益之而損

注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者致患○御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著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爲稱不亦宜乎

御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

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成疏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誇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蓋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

注謂衆人所教我去弱爲强去柔爲剛

注言我教衆人使去强爲弱去剛爲柔○御曰老君云人君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虚之義以教之也○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静退貴在虚忘所以爲異

强梁者不得其死

注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命所絶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終而死也

吾將以爲教父

注父始也老君以強梁之人以為教戒之始也○御曰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疏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演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父亦本也○顧曰言此強梁之士既不得其死我即為其立教說斯无為道德作其斆學之本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䟽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令无爲至柔能破有爲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

无有入无間

注无有謂道也道无形質故能出入无間通神明濟群生也○御曰无有者不染塵

境也心中無所有也无間者道性自然清
淨妙體混成一无間陗天不爲可戀所亂
令心境俱靜一无所有則心與道合契出
入无間○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爲
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无有也入契

會也有爲粗疎故有隙无爲微密故无間
也而即有即无故能入无間之理也○車
日言水之與風本无質相金石骨髓亦无
間隙風之與水已能縱入行之所攻至妙
之道本自無形煩惱結陋又无間竅道之

妙惠早已入訖原其結縛之由要其頑鈍之本拔其悟解之藥開其正性之機此即无有入无間也

吾是以知无爲有益

注吾見道无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无爲之有益於人也

不言之教

注道法不言師之以身

无爲之益

注法道无爲治身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

於人不煩勞也○孫曰柔能破剛无能遣有以是知无爲之教大益於人

天下希及之

注天下者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无爲治身治國也○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即有即无在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无故名无爲之益益既不益而益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及者故言天下希及之○顧曰則天玄默而風俗自移

故曰不言之教法道无爲人物自化故言
无爲之益
名與身孰親
注名遂則身退也○御曰名者實之賓世
人徇名以亡身故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
名而全其眞○䟽身內也實也名外也賓
也孰誰也世世人皆求外喪內貪名喪實何
着夫令譽芳名本爲身也身既爲名身死
名竟何施老君愍玆顚倒故覆云名之與
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

量親疎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注財多則害身○御曰徇多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故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身○䟽夫資貨者本爲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爲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注好得利則病於行也○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慾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爲病存身可以爲樂世人翻以得爲適以亡爲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言得與亡定誰是病

甚愛必大費

注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甚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疏費損也爲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注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剖棺之患○䟽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爲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疋夫无罪懷璧其罪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於是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知足不辱

注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其身○䟽體知財賄虚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解貨

知止不殆

注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䟽既悟名譽非眞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无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

可以長久

注人能知止足則福禄常在於己治身則神不勞治國則民不擾故可長久○疏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五

信五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五　信五

吳郡徵士顧歡述

大成若缺

注謂道德大成之君也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注其用心是則无弊盡時也○御曰謙則受益故無困弊時也○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爲能忘其成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

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令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不見成而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盈若沖

注謂道德大盈滿之君若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

注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疏沖虛也靜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滿其滿故

能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爲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而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虛

大直若屈

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疏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注大巧謂多才術也若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疏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注大辯者智無疑知訥者無口辭○御注曰不飾小說也○疏妙能剖析眞空詮旨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言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躁勝寒

注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注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原也○疏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又解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跡歸本即靜

勝熱以明動靜適時也○顧曰物極則反
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從此而觀盛極則衰
衰極則盛人間諸法例皆如此此既非常保
何所貪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無得無失
而五種大行自清自靜不爲寒熱所侵始

爲天下之正主云云

清靜以爲天下正

注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巳
時也○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
治邪故爲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

之義也○節解曰謂得入深山行清淨守
自然則爲眞人也
天下有道
注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注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田農也
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也○御曰有道
之主无爲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屛却
走馬之事人得糞於田園○䟽言有道之
君藴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字内清

夫无爲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田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

天下無道

注謂人主無道

戎馬生於郊

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䟽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内禽荒色荒四方不静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躁競之夫

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
故云生於郊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好色慾也○疏罪者摧也言爲苦之所
摧逼也前境美麗稱可慾之心故言可慾
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
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富貴不能自禁止○疏禍即罪之深重
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猒足害人損物爲

罪曰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御曰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欲得禍深故云咎也○䟽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爲咎責莫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二㸑

故知足之足

注守眞根也

常足矣

注無欲〻也○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禍遇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繼此文

不出户知天下

注聖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疏户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户也有道之人虛懐内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眞照俗也

不窺牖以見天道

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炁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御曰垂拱無爲不出敎令於戶外而天道可知也○䟽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隳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眞心內朗觀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眞也戶通來去從眞照俗窻牖內閉喻返照眞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

益遠所知益少○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
其心逐境彌遠而無猒其知淺近暗昧而
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
知之也○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
者能體知諸法實相譬懸鏡高堂物來斯
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
之于天矣

不見而名

注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内以知外○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虚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不見而損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

順故能名其太平

不爲而成

注上无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疏不爲者凝神寂澹絶於有爲也而成者能施化羣品成就學人此明寂

而動也

爲學日益

注學者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䟽爲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爲道日損

注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使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爲學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者爲修學之漸損功行者爲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功忘而

體道矣○疏爲道謂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惔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消也

損之又損之

注損之者損情慾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也

以至於无爲

注當恬惔如嬰兒无所造爲也○疏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於无爲雖復深淺不同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損益之文旣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

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无爲也
无爲而无不爲也
注情欲斷絶德與道合則无所不施无所
不爲也○御曰爲學積功行爲道忘損之
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至於
淡然无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无不爲
蹤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无不爲也上經
云道常無爲无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

也○䟽取攝化也也言攝取宇内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爲無事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爲而心未常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爲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䟽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爲事而有事者斯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心
注聖人不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爲心
注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疏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爲心心既無心心應亦不應○節解曰謂知道行氣以神爲心則流布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故曰以百姓心爲心也

善者吾善之
注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注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爲善也
䟽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也不善者謂有
爲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
善此則以百姓心爲心之善也
德善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爲善矣○節解曰謂行
一養神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髓眞故

日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
注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注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信五 九
德信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爲信矣○御曰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也○疏信謂聞經戒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

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故眞迹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楗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无心有感必應不感不應者則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令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柰西浮授尹眞人道德之文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

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節解曰謂人信一也一亦信人人不信一一由人生故道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

注聖人在天下常怵怵恐懼富貴不敢驕奢○䟽怵怵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護救蒼生恐其没溺故怵怵而勤懼也

爲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爲天下百姓混濁其心若愚暗不

通也○疏渾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渾沌其心令無分別勸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

疏河上作注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聲色既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困苦故顯其病六根之中遍舉兩者欲明此二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聲色為子留愆然舉

一根諸根可悉爲文備故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愛念百姓如育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䟽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故如

嬰兒之可愍

出生入死

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内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胷臆精神勞惑故死也○御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䟽

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沉淪三途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爲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註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

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跡徒類也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忘之故出三界凡夫執著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徒出三界

則生之徒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注人欲求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也○䟽
凡人之生動卽適死地者葢爲執此十三
滯於前境故也
夫何故
注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䟽假設疑問
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

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䟽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爲有多積物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荅前問意也

蓋聞善攝生者

注攝養也○䟽蓋不盡問之辭猶竊聞也攝衛也養也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

注自然遠避害不干也○䟽陸平地也兕

毒獸一角形如野牛青色言善攝生之人
不為毒獸所觸内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為
煩惱所加也
入軍不被甲兵
注不好戰以殺也○疏言攝生之人不入

行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内解者縱入塵境
亦不為色等所傷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
注養生之人兕虎無由傷兵刃無由加也

御曰善攝理生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故外物不可加害○疏諸本言駐駐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即觸喻癡人也虎性躁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眞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爲

三毒所害也

夫何故

注問兕虎兵甲何故不害之也○疏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此

以其無死地

注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言神明營護之此物自然不敢害也○御曰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爲死地也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

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節解曰謂聖人懷精神守一行氣握固胎息故使此物不害之道處其心眞氣俱存故無刑殺之地也

道生之

注道生萬物

德畜之

注德一也一生布炁而畜養之也○御曰物得以生養萬類也○疏至道虚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也故云道生德畜也

物形之

注一爲萬物設形象

勢成之

注亦云勢成之一爲萬物作寒暑炁勢以

成之○疏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
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
御曰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道德生育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
知是以勸示令崇尚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
響也○御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

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也○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注言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此○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故也西昇經云道德渾沌玄妙同也長之者謂增其

善芽青之者謂進其功行也成熟者謂以无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疊前語來生後文也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廕以大慈也已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德明能遣其功也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用○䟽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其情故即生而不有既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遣道生之也

爲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䟽旣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爲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䟽長養耆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注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也○䟽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爲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目人可謂玄德○車曰道爲陽極陽即天也天以運動所以生萬物德爲陰極陰即地也地以包含所以畜萬物受炁曰生養形曰畜所云一切萬物之形勢成之者因其業勢而成就之業勢應合爲人即爲作人形而成就之○蔡曰爲諸衆生作四時之勢成就萬物此説在前

天下有始

注始道也

以爲天下母

注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御曰始者沖和之妙炁也言此妙炁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也○疏始道本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絶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抗言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經云萬物始也以爲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蔡曰始

本也言一切衆生沈淪五慾不知根本隨流逐末漂浪生死故老君舉本示之明天下有清虛炁爲道德爲汝根本且始則无先毋則有功取其生物故稱始也育之功遂稱毋也

既知其毋又知其子

注子一也既知得道以當復知一也〇御曰萬物既得沖炁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炁之子也〇䟽夫本能生迹毋能生物既知道是我毋即知我是道子從道而生故

也經曰虛无自然是眞父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注以知其一當復守道反无爲也○蔡曰既知已是道子從而得生則須守清靜无爲復歸其母便與道同也

没身不殆

注不危殆也○御曰既知身是沖炁之子當守此沖和妙炁不令離散則終没其身无危殆也○䟽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守道會眞迹雖

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末能攝本所以須歸其母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其母守母則久視長生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乃能長久

信五　十七

塞其兊

注兊目也使目不妄視

閉其門

注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疏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

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又沾六根爲罪多也門五門閉五門不染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棲託山林或却掃閉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欲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閉目而稱閉塞哉盡不然乎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注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也○疏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眞源深淺亂紛寔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劫載自唯甚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眞其心性閑寬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而不苦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

注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

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終身不救

注禍亂成也○疏及愚者爲之即開眼耳等根濟於聲色等事終身眈染沒命貪淫縱使上入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也

見小曰明

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也○御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謂之明也○疏見覩照也小微細之名也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

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强

注守柔弱者日以强大○䟽既能見小則

智慧增明復能用道兼知柔弱故其德業

日日强盛也夫學之初有定有惠有行有

解見小即是惠定之門用柔即是行解之

術故六度之中有行有解前五是行後一

是解解則是惠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

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

柔見小也

用其光
注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
復歸其明
注復當反其光明於内無使精神泄於外
也○疏光照外也既即照而忘韜光晦迹

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
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
注内視存神不爲漏失
是謂習常

注人能行此是爲習修常道也○御曰遺

與也言還守内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

此是謂密用眞常之道也○疏既即照而

忘行圓德滿諸累以盡無復遺餘之殃咎

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

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

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眞教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介大也老君疾時主不行大道故設言

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

行无爲之化○節解曰吾夙夜介介心念守一於身也○王及羅什二家亡介小也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

唯施是畏

注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恐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御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旣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之也○疏使我着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眞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

起心以知行道者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
虛通妙絶分別在假不假居眞不眞眞假
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
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无畏也今
乃起心分別乖於至道諸所施爲動之死

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
注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注徑邪不平也夫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

邪也○䟽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顚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陵遟小成孔熾○𨻶解曰謂人好邪僞行妄徑也

朝甚除

注高臺榭修宫室○䟽無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朴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其故宇更起新宫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注農事廢不耕治失時也○𨻶解曰謂人

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生病故心荒穢也
䟽徭役既繁農夫喪業東皐不作南畝荒
蕪
倉甚虛
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節解曰謂不守
固其一則五藏空乏故曰虛也○䟽稼穡
有退國用無貲杼軸既空倉廩斯罄
服文彩
注好飾僞貴外華也
帶利劔

注上剛强武且奢○御曰文德不修尚武備也○節解曰謂好華服於身一去邪來帶利劒仗刃備為鬼邪所病

厭飲食

注多嗜慾無足時○䟽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莫耶以衛其命醪醴饘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民嗟乎饕餮一至於此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注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

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節解曰謂好其甘肥以養其容一去其中百病並生乃以貧貸備於死喪也

非道也哉

注人君所行如是死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御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與歎也節解曰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可以爲盜賊不能止病却死故非道也○䟽多貲多斂如盜如賊既畜既積且矜且誇乖

理詩德謂之非道道行人道道心解之者朝甚除無善功田甚蕪心荒廢倉甚虛無道德服文綵好飾詞帶利劒貪心鈌猒飲食躭滋味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善建不拔

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也○䟽建立也拔傾也能建立道心之人志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王盧曰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乃名車也君以衆人共戴乃成君也然無材車何以

爲有無人君何以爲高故愛車者當須重材寶元者當須守人也○御解曰謂道眞無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曰無譽也

善抱者不脫

注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也

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眞行之人一之永得終無差失

子孫祭祀不輟

注御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

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毁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號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

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

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

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

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内

外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也○䟽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默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歸附化無不被其德能普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誰亡誰存

以家觀家

注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觀之而知也○疏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以

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爲龜鏡矣

含德之厚

注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注神明保祐含德之人比若父母之於赤子也○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文

毒蟲不螫

注蜂蠆蛇虺不螫之也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赤子不害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
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
有毒之虫不傷於人○御曰至人神矣物
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毒螫之地此
至人之含德也○疏毒蟲蛇虺類也攫鳥
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
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
喻含德妙達故不為三毒所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

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心不移也○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

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疏字林云峻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

恒怒作乃精滿室之至也况含德體道淳
和无爲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
妙悟眞空不見合和之相蓋以精粹之至
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炁
多之所致也○御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
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和氣之源動
作者由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
由純和之至此赤子含炁也○疏爲无心

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眞宗故能
說無所說雖復辯彫萬物而不乖於無言
此一句明口業淨也前言終日啼號而聲
不嘶嗄者爲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

知和曰常

注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
知道之常也○御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
是謂知常之行者也○䟽知此不言之言
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眞常之道也

知常曰明

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
䟽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益生曰祥
注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䟽
祥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
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
心使氣曰强
注心常專一爲和柔故神氣實内而形柔
若反使妄有所爲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
日以剛强○御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别若

役心使氣是曰强梁之人○疏心神也氣
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物皆空
身亦虛幻旣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
生死之業日日强盛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

注萬物壯極則枯老枯老則不得道矣○
疏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
足驗無常旣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注不得道者早已早已者死也○御曰凡

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强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已止也○疏已止也既非眞道應須止而勿爲也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註疏卷之六

信六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六

吴郡徵士顧歡述

知者不言

注知者貴行不貴言○疏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无爲謂是也○節解曰謂一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

注駟不及舌多言多患○疏封執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有

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與黃帝是也
節解曰謂說者不知一也

塞其兌閉其門

注塞閉之者欲絕其源○御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既無愛染則嗜慾之門閉矣○疏塞者息言論閉者制六情也○節解曰謂閉塞九竅固精守氣也

挫其銳

注人情慾有所銳爲者當念道无爲以挫

止之○䟽止貪競也

解其紛

注紛結恨不休者當念道憺怕以解釋之

䟽釋恚怒也

和其光

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耀亂人也○䟽接愚俗也

同其塵

注不當自别殊也○䟽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辯所以重

言者明此數句於學門切當故重出之也

是謂玄同

注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裴曰光智

也塵愚也衆生飾智以耀人縱愚以染患聖人和光不耀同其塵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不以榮譽爲樂獨立爲哀○御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也

故不可得而踈

注志靜無欲與人無怨○御曰汎然和衆不可得而踈○䟽道契重玄境智雙絶既兩忘於物我亦一觀乎親踈

不可得而利

注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御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亦不可得而害

注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御曰無欲可爭故不可得而害○䟽夫利害者與乎

存亡死生無變於已況利害之閒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

不可得而貴

注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御曰體道自然而然故不可得而貴

亦不可得而賤

注不以乗權而驕不以失志故屈○御曰洗然無瑕滓故不可得而賤○䟽夫富貴者興乎榮辱也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爲天下貴

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况浮容身避害故爲天下貴也○御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貴○疏既遣蕩乎親踈又虛忘於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屆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猒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之

以正理國

注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使至有國也○疏

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輯理也夫聖人馭世接物隨機遷權道以行兵用實智以理國此則偃武修文之時也

以奇用兵

注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令其用兵也○䟽奇竊詐也尅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猒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之世也○節解曰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國身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
御曰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教理國
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爲可
以取天下○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
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遺更增其弊未若
無爲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
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
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此今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意然哉以

今日所見知之○御曰以此下文知之也
疏教主假設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
事乎用此下文則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謂防禁也令煩則
姦生禁多則下詐共相欺紿故貧也○節
解曰謂有爲也○疏刑法嚴舉罹罪者衆
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
眞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貧也一句解
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矣○御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彫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起○䟽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

之故各起異端譏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

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勲治身者多知巧

許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

重釋用兵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

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御曰無爲既

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姧盡成盜賊豈非多

有乎○榮曰珍好之物爲法物也多貴金

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

禮所以整亂作○陳曰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伎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註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節解曰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跡主上虛淡無爲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言老君自是聖人託撝謙之聖化故莊子云

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注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節解曰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脉充溢也○疏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居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如何

我好靜而民自正

注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節解曰謂人虛心不邪念則氣存形中也○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

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朴

注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隨我以爲質朴○節解曰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精氣淳厚不衰耗也○䟽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自聖人已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也

其政悶悶

注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注政教寛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

疏悶悶寛裕也淳質朴也言君上無爲布政寛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朴也

其政察察

注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其民缺缺

注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疎薄

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爲爲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亦

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禍兮福之所倚

注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福來禍去

福兮禍之所伏

注福伏匿於禍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䟽倚因也匿伏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三事近由一心福則在於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

注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

其無正

注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而無國也○

䟽孰誰也福禍之徵起乎善惡業旣不定

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塗廻還六道千變

萬化誰知其極乎上士達人志我濟物體

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爲禍福之因故無禍

福之報故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

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爲

其不懐正道故也

正復爲奇
注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䟽奇虗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爲正未能忘遣不與實相應故爲虗詐也

善復爲祅
注善人皆復化止爲祅祆祥也○䟽縱爲善者猶執名言旣乖正理適爲妖孽故莊子云爲聲爲名爲妖孽也○顧曰設欲爲善乃爲妖孽名聲之善也○節解曰爲人得

道之福不能守一輒有驕盈邪意復生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其日固久矣○
節解曰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僞
失福得禍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疏言
凡鄙之人所以爲妖爲竒者以其愚癡迷
惑其日固久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故西
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注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

也○節解曰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行之當久無復以邪自傷割也○疏聖人體道方正執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害

注聖人行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民也令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疏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

不穢而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云廉清不信○節解曰廉謂氣之清也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

直而不肆

注肆申也聖人雖曲已從人不自申也○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不由已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節解曰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繩墨爲正

光而不耀

注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御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穢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但修之於身而天下自化肆申也○節解曰光謂神明流通内潤形中不須火燭爲耀也○䟽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耀於物忘其照也故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

治人

注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

事天

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

莫如嗇

注嗇愛惜也治國當愛民財不爲奢泰治身當愛精氣不放逸也○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則无爲至法也

夫唯嗇是以早服

注早先也服得也夫儉愛民財則人安愛惜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御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四方之人
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疏歎
此无爲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
制伏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疏重
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内制魔試外伏遐
藩必須積行累功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御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
伏者矣克能也○節解曰謂姧邪伏匿者

皆由重一而積氣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克勝也積德於己則無不勝也○䟽克勝也亦得也言累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内外制伏無不獲勝也○節解曰謂重一氣積邪除病愈故無不克勝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無不克勝則莫知己德之窮極也○䟽能知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

窮極者也○節解曰謂一行身中除邪愈
病莫知盡極則其命長存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爲民致
福○䟽旣理無不契則深遠無極故以有
國莅民爲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
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䟽旣
爲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

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无爲虛淡故可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蔕

注人能以炁爲根以精爲蔕如樹木根不深則拔蔕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

其精無使泄漏也

長生久視之道

注深根堅蔕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蹠根本也蔕迹也根能生蔕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蔕夫根不深

則傾危蔕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蔕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去腸不削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疏烹煮也鮮魚也言煮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喻理國無為即太平躁動則荒亂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神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疏涖臨也言用正道以臨天下者使邪鬼之鬼不敢爲妖孽之患也○顧曰神者靈効之謂也以道居位臨理天下則太平太平之代鬼魅不敢神以

道修身則眞照得一得一之士尸魄不靈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注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人也○御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也但其不敢見怪以傷人矣

疏神靈驗也非此鬼不靈驗也但以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治身者鬼以諂魅爲義即是擾動邪婬之心也言以正道理身諂魅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其真照故不能傷行也○節解曰非謂鬼無神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注非其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御曰鬼見神怪傷人者由聖人有爲失道故也今鬼所以

不見怪傷人者蓋以聖人行無爲淸淨故
爾○䟽諸本作亦字張係及陸先生本作
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作亦字今用之
爲是言非此鬼不傷物但爲聖人以道莅
位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傷害於人力在聖
理故云亦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但動心
不能傷行以爲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能
傷寂也○節解曰謂人行治道與神明相
合内無陰過故鬼不能傷也外無陽罪故
聖人不能刑也人之行一天神在外衞身

在裏護形元氣混沌皆共治身已之所行上法於天頭戴日月光明星辰列宿皆在身中精神呼吸食玉英也

夫兩不相傷

注鬼與聖人兩俱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

注夫不相傷者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䟽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傷害而守其分兩無雖閱遂乃

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親附也理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下流

注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於細微也

信六十四

天下之交

注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節解曰泥丸爲大國口爲小國口承上下灌丹

田丹田則地郊也○䟽大國則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 郭也本亦作交字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 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故勝牡

注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女所 以能屈男者陰勝陽也以其安靜不先求也○䟽天下之郊疊前文以生後句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歸附

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雖靜故能勝雄躁也
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
不以柔順爲先也

以靜爲下

注陰道以安靜爲謙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注能謙下者則常取之○䟽以用也下謙
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
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譯來貢不
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注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

御曰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

也〇節解曰謂泥丸居上爲大國丹田處

下爲小國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田

液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氣氣胎息引之

還補其腦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下

聚也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

之中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注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以下大國
更以義相取也○疏或不定言小國以用柔
故聚於大國之中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
之懽心用下則同聚取斯別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取畜之使
爲臣僕也○疏大國所以用謙者要無餘
意也不過欲兼愛小國小國用柔者
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爲謙下也○御曰一求臣妾一求援事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故云大者宜爲其下○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

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大故陵大者宜爲下此則高者抑之義也○節解曰兩者謂泥丸丹田也泥丸欲氣昇丹田欲氣降共成一神也

道者萬物之奥

注奥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䟽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奥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爲萬物藏府也

善人之寳

注善人以道爲身寳故不敢違失也○御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寳而行之而無怠累也○䟽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寳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注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疏保守持也流俗之躭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也

美言可以市

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美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

注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也○御曰甘美其言可

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善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買之售相率而從善矣○䟽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佞美好爲飾詞猶如市井更相覔利又不能守弱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淩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注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時無有棄民德化淳也○御曰不善之人亦在

德化而已何棄遺之有乎○䟽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慈救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欲使教化不善人也○䟽旣接濟無遺宜設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而論道調治陰陽輯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已來眞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爲帝王上以象三清而置僚署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蹏拱璧抱璧也謂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齎拱璧後遣駟馬之車言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爲坐忘修進此道何者夫修道可

以長生富貴適爲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氛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顧日皎潔修名謂之尊行自尊於行者可以加勝於人殊非至也○孫曰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

上夫道之出言淡乎無味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詞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耀萬物之目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

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顧曰無假遠索日日求之但行積於身得之於心玄悟在我也

有罪以免耶

注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可以解怨免於衆邪也羅什等曰迴向善道

以免諸惡

故為天下貴

注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為天下貴也○御曰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為天下貴也○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爲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

頭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爲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爲無爲

注因循而成故無所造作○疏妙契心源不失眞照照達有爲即無爲是也故無爲即爲爲即無爲也○節解曰謂爲一者不爲身也

事無事

注不預設備除煩省事也○疏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眞空照不乖寂雖

涉事而無事也○節解曰謂事一着不事人也

味無味

注深思遠慮味道之意也○疏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色味雙寂雖復取味而無滯也

大小多少

注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報怨以德

注行善修道絶禍於未生也○御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懟令既守分全和是故能報怨以德也○疏怨懟也報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欲滅除頻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爲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靜物我冥一何懟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圖難於易

注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䟽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度遣却惡道之難者必須觀察初心既無作則無報也

爲大於細

注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御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與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䟽細小

也爲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
須遣因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預圖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注處謙虛也○䟽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
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
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
釁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故能成其大

注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

注不重言也○節解曰謂人輕諾者失自矜之實也○疏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後則貽

於寡信之責

多易必多難

注不慎患也○御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於易後必多難○疏此合喻也夫輕易許諾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爲罪必

招八難之重殃故修道之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

故終無難

注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疏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而不爲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

火不熱而未曾蹈火又云遠火非逃熱即斯義也

其安易持

注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䟽安靜也持守也言聖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也

其未兆易謀

注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易謀止也○䟽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

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注禍亂未動於朝夕情欲未見於形色如脆弱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

注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疏脆虛軟也猶如菓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必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也

爲之於未有

注欲有所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

也一䟽為學也言聖人修守常在未有緣
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注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閉其門也
䟽亂者謂結業以成爲業所牽精神昏亂
也今萌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

爲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注從小成大也○䟽夫百圍之木生於毫
檄喻三塗重累原乎一念而以木爲喻者

言木從小至大遂能蔭蔽日光譬染心從
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若推此樹起自虛
无即空而至樹亦非有四塵所成故也煩
惱爲義起自虛无即空而言亦非有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注從卑立高也○䟽層猶級也言九級之
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乎一念
染心爲諸學者深宜戒慎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從近至遠○䟽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

仞且七尺曰仞夫陟百仞之高岑發自初
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滌心前寄九重明
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進未息
爲者敗之
注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慈
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注執利遇患執敵失身堅持不得推讓返
還也○御曰凡情迷執不能忘遣動成執
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䟽至道虛空無

爲無執凡情顚倒有執有爲爲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之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注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不爲殘害故無敗壞

無執故無失

注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

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之○疏幾近也
凡人從於有爲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捨
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
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終當如始不終懈怠○疏此戒愼學人
令道心堅固終始如一豈有敗乎六度之
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注聖人欲人所不欲者人欲彰顯聖人欲

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衆人欲於財色聖人欲於道德

不貴難得之貨

注聖人不眩晃爲服玩不賤石而貴玉

學不學

注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者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

復衆人之所過

注衆人學問反也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實也○御曰聖人不求過分

之學也○疏聖人靈照自天不同凡智了
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
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
又達真假無差故能無學學即不學不學
即學不見學異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
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
作備備防也衆人執滞有為不能忘學故
執學者以防衆生之禍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
注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

性

而不敢爲

注言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離本也○疏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禀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眞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爲無無不爲也今言聖人不爲者亦欲輔導群生復被自然之理故言不敢爲也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六

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七

信七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七　信七

吳郡徵士顧歡述

古之善爲道者

注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注不以道敎民明智姦巧也

將欲愚之

注將以道德敎民使質朴不詐僞也○御曰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朴令如愚也○疏爲

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時不耀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御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與是以難理○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治者爲心多分别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使智慧之人治國政之事必遠道德忘作威福爲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注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御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難解自然恕詳曰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疏若用明智察俗以理物者既乖淳和人同賊害言無爲至虛至靜忘心遣智

尸居玄默以斯御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旣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爲賊不智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御曰役智

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亦爲君楷模之法式也○疏兩者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智爲賊不智爲德則可爲修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節解曰謂去智守愚則病除

氣盛此治身之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注玄天也能知治國治身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䟽常能知無分别爲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玄德深遠

注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與物反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於己玄德欲施與人○節解曰謂一之深遠乃

在太清降下絳宮入子形中物皆枯死子獨長生故與物反也○疏冥眞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於俗故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疏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日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則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日前言反者此言明不反而反後

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也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語默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而能順能不順乃至非順非不順故名爲大順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注江海以卑下故衆流共歸之若人民歸

就王者也○䟽王往也百谷百川也言江
海所以百川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
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虚柔容物者亦爲
蒼生之所歸往也

故能爲百谷王

注以其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䟽此結
成其義故經云海爲百川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

注欲在民之上也

以其言下之

注法江海處謙虛○疏欲令一切衆生居
已之上所以言貌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民
注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注先人而後已也○疏欲令衆生在已之
先已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
得道我常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
守退而翻進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注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爲重○疏聖人恬淡無爲少私寡欲處民之上爲君而使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戴荷而不亂也

處前而民不害

注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疏處物之前而爲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内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曠百姓樂推懷

荷恩澤豈敢傷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注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爲主無有猒之也

以其不爭

注天無猒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言人皆爭於有爲無有與吾爭無爲者

䟽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猒倦者只爲

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為順平等是
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乎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老子言天下皆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
於不肖也○疏河上本作肖諸家云笑笑
者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
莫不尊之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只為接
物謙和不矜夸嗤笑故致然也○顧等曰
不與物同故云不肖言老君道尊德貴誠

可以爲大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
智不似愚故言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注夫獨名德大者則爲身害故佯愚似若
不肖無所分别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
也
若肖久矣
注肖善也謂辯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
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注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矣○疏獨
猶聖德高大故不夸笑於物若其夸笑久
是群小也河上云肖者猶善也言衆生不
能履於善道者皆爲我大故也獨猶驕慢
我大所以不能履行善道者久當早小謙
退也○顧等曰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
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則道有封
執此乃細碎之人豈虛妙之大聖乎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注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

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肖於物者爲歸依三寶寶重而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

注愛百姓如赤子○疏慈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注賦歛若取之於己○御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疏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注執謙退不爲唱始○疏謙撝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節解曰謂人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可持以生也

夫慈故勇

注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疏内藴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

注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大○疏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

不敢爲天下先

注不敢為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注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御曰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光與人人必不猒故能成神器之長也○疏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獨處玉京爲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爲神器之尊

今捨其慈且勇

注今世捨慈仁爲勇武也○疏捨去慈悲

且好行剛勇

捨其儉且廣

注捨其儉約但爲奢泰○疏棄其儉素而

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注捨其後已但爲人先○疏忘退後之心

趨進先之行

死矣

注所行如此動入死道○疏總結上三捨

旣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言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併心一意故以戰
則勝敵以守衞則堅固○䟽以大慈之心
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内解即是
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爲塵没故獲勝也
又用慈守衞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内解以
慈心自守虚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注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
營助也○御曰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

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䟽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爲先四等之中用慈爲首是知慈之爲義大矣哉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

注言貴道德不尚武力也○御曰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於德故云不武

䟽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爲不捨慈而爲武勇也

善戰者不怒

注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胷中絶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御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者也○節解曰謂閉口和精萬神喜悅也○䟽善達前境虚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無心喜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求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伏○御曰師克在和和則

不爭○節解曰謂以口行一萬鬼自伏故

曰不爭○疏不爲塵染名曰勝敵旣無喜

怒何所爭耶

善用人者爲下

注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也○疏

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之所歸故能役用

於人也

是以不爭之德

注謂上文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鬭之

道德也○疏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

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注身能爲人之下者是謂用人臣之力也

張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疏謙下雖柔

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爲已用此結善用

人爲下也

是爲配天

注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極也

注是乃古之極要道也○御曰善勝是不

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疏配合也天自然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體眞空達於違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也

用兵有言

注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衆生亦是聖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爲主
注主先也我不敢先興兵也
而爲客
注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節解曰上兵謂口也下兵謂陰也口言妄則自傷故言謙讓也輕用陰則喪精故不敢爲唱而爲和也○疏主者我身也客者前塵也言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侵人境界利人財實爲進閉門守城池爲退○御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以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而退尺○疏進取也退捨也少以況無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忘體玄中一離彼二偏故無無爲之可取亦無有爲之可捨也

是謂行無行

注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

也○御曰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疏既遣蕩有爲又洞忘境觀故無以行爲行也

攘無臂

注雖欲攘臂大怒若無臂可攘○節解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也

執無兵

注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不忍喪

之也○御日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爲主故雖執與無兵同也○疏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也

仍無敵

注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疏

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禍莫大於輕敵

注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節解曰謂自恣交接者則有喪禍之災○疏輕凌侮也敵前境也

輕棄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

輕敵則幾亡吾寶

注幾近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節解曰寶謂精氣也輕敵數戰則亡失精神也○䟽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勇謂之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故抗兵相加

注兩敵戰也

則哀者勝矣

注哀者慈仁士卒必遠於輕敵也○御曰

抗舉也兩國舉兵相加也○䟽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鑒前境則能使兩忘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子言我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䟽吾言即前章是也所言非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人惡柔弱好剛強也○䟽莫無也老子

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返也○顧[一]宗本也君主也言雖殊塗同本虛無事雖異趣同主靜朴○蔡曰言以無言爲宗事以無事爲主○御曰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疏言經教也君

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煩
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闇昧不見
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御曰夫唯世
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
教也○䟽不我知猶不知我也唯彼衆生
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

疏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
少也則法則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
聖果所爲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
以示於人也○御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
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也○節解曰謂聖
人貴道德而賤其形衣皮帶毛含一抱元
不貪官爵內養神明以精爲玉以氣爲金
故能變化昇入紫宮○顧曰褐者粗賤之

服玉是精貴之實凡庸之人心實不知外假明哲羊質虎皮是乃德之病○䟽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行解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實外迹同塵被褐也内心虛静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眞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

知不知上

注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䟽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爲上故莊子云孰知子之不

知耶吾惡乎知之也

不知知病

注不知道而言知是乃德之病○節解曰謂不明於道但明於俗不知食氣而知食味故病也○疏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

救苦故稱爲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苦衆人有此强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疏聖人無知識之疵而凡庸

有分别之病爲病衆生之病所以同凡説

法演教志存救溺旣而不病而病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聖人無此强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以悲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顧曰凡庸之人妄執强知之病以自分別往而不返良可歎息其唯聖人眞知妙本洞遣

言教獨能以其慈仁哀憫衆生强知之病

蓋以其自無病也○䟽聖人能虛寂兩忘

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

有何病累

道德眞經注䟽卷之七

道德真經註疏卷之八

信八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八　　信八

吳郡徵士顧歡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大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保精養神順也承天也

疏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無狹其所居

注謂心居神常當寛柔不當急狹也○節解曰謂無狹健在俗間深山廣澤可養性也○御曰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室生白也

無猒其所生

注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於空虛喜於清淨若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節解曰謂猒生死者故行一愛氣惜精爲生之實○御曰身所生者神也無猒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也

盧曰所生謂神也心靜而神安心躁而神去○䟽猒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行道人必須處心無係不得域情狹劣猒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躭愛亦不可猒憎故躭愛則滯於有爲猒憎則溺於空見不躭不染處中而忘中是眞學道者也

夫唯不猒是以不猒

注夫唯獨不猒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淡泊無欲即精神居之不猒也○䟽唯彼所修

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
境智相符是以不猒也
是以聖人自知
注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見
注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疏智
符道境了達眞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
忘隨體故不自見
自愛
注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注不自高貴榮名於世○䟽保養眞性不輕染故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䟽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而爲言也

勇於敢則殺

注勇敢有爲則殺身矣○節解曰謂貪爲

交接陰陽欲得快心生往死還此曰勇也輕道慢神則致身夭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殺也

勇於不敢則活

注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也○䟽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滅死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

注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注活身爲利殺身爲害○䟽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則長生故利進身貪染則歸於死滅故害也

天之所惡

注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

注誰能知天意天故不敢犯也○䟽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節解曰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愛氣誰知天意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節解曰天道貴和也○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已者必獲勝善報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不言而萬物自動以應時也○御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

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
必應
不召而自來
注天不呼召萬物萬物皆召陰而向陽也
御曰天道不召萬物使從已然物不能違

自來順天命爾○疏善惡報應隨其行業
不待呼召而必自來
繟然而善謀
注繟然寛大也天道雖寛博善謀慮人事
修善行惡各蒙其報○疏謀計數也言幽

途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筭功過毫分無失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注天之羅網恢恢甚大雖則踈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踈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無差失也○孫曰所謂不言而善應者天道不言而善自應也明夫善應者不在多言也○盧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曰善應

民常不畏死

注治國者刑罰深酷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慾傷神貪財殺身而民不知畏也

柰何以死懼之

注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其情欲柰何設刑法以死懼之乎○疏此斥凡情迷執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柰何之歎深哀痛之○節解曰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慾聞善不修

知惡不改何識益乎

若使民常畏死

注當除己之所殘尅而教人去其利欲之心也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注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詐僞乃應王法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若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御曰若使世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慾常畏於死而獨爲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

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䟽貪慾之心曰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爲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造罪耶

常有司殺者殺

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者是也○御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節解曰謂口也在口左爲司陰口右爲司殺人有陰過則司陰白之於上天考人魂

魄人有惡言則司殺白之於司命司命誅之罪滿則殺之也○疏此刑網自有宰殺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斵

注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柄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斵木乃勞而無功也

節解曰謂天道賞善罰惡治人之身若大匠作器善者則成惡者則敗也

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乎
注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斵木也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矣○御曰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疏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罰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輙强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運斤夫拙士運斤工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亦反傷其手强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

翻獲其釁也○節解曰謂人治身各有優
劣若工匠斵器而有巧拙巧者則器成形
拙者則少不自害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注民之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大
多也○䟽飢謂內無道德也上心也心爲
五藏百行之主也故稱爲上稅聚斂也食
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道德者爲心緣
前境多貪滋味故也○節解曰飢謂氣不
足氣所以不足者坐口嗜美味也食多謂

實蓄積爲僻故防禦百端也

是以飢

注是以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飢也

疏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爲

注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疏所以百行馳騖紛然難理者只爲心貪有爲故也心心若無爲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

是以難治

注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節解曰百姓謂百脉也所以盈縮不和平由口不舍一脣乾液竭故脉失精泄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注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活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也○䟽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順顚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即死生既多貪六塵厚資四六故也○節解曰謂人所以不顧其死者由養形太厚恣其口腹失其生

道故死也

是以輕死

注以其求生太厚故輕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注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禄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賢於貴生也○疏賢善也玄悟之士非色滅空嗒焉坐忘而生無生相是以羶腥榮利猒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爲者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節解曰謂夫獨能憂生

於未生憂形於未形但念無為舍自然者此乃為賢貴道安其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

注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强

注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强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注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注和氣去也○䟽言人生存有命則諸節

柔弱及其死也則骨肉堅强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存也死而堅强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爲辯其勝劣者也

夫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强者死柔弱者生也○踈徒類也是知行剛强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爲徒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爲徒此合喻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

注雖强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爲一强故不勝也○節解曰兵謂口也口强爲人所窮陰强爲女所侵也○御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强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强梁者亡身失生也

木强則共

注木强大則枝葉共生其上○疏兵謂三業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强暴前境而貪取無猒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

木粗强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
故椽瓦壓其上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注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
强扶弱自然之效也○節解曰謂髮以柔
弱爲人所戴體骨堅强爲人所勞○䟽堅
强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堅强之人
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杳邈舉物類以爲喻也○御曰天

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注言張弓和調之義如是乃可用耳天抑高舉下損强益弱天之道也○䟽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注天道損有餘而益謙言天道常以中和

爲上○䟽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

人之道則不然

注人道與天道反

損不足奉有餘

注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强○御曰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者也○䟽人間世道好行浮僞趨勢競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之人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注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也○疏孰誰也言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注聖人爲德施惠不恃望其報
功成不處
注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御曰推功於物

不處其成

其不欲示賢

注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其榮名畏天損有餘也○御曰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也○疏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功成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己之賢能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注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中則方壅之則

止坎之則行○張曰以爲天下萬事凡事不同以柔弱言之莫過於水以以喩道行謙柔和綽隨物通生浸潤如水也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注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蹤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天下堅强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强莫在先者無爲破有其義亦然○節解曰水者內即口中津液也漱而嚥之則能攻邪破惡徹於骨髓若麴蘗之消米方

藥無復能先也

其無以易之

注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也○御曰以堅攻強二堅俱損以柔制強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無以易於水也○疏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爲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故柔勝剛弱勝強

注水能滅火陰能銷陽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能知

注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

莫能行

注恥卑謙好強梁○節解曰謂人含精飲氣統御血脉百姓日用而不知○䟽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人能依而行者也

故聖人言

注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注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細流即能長保社稷爲一國之君主也○御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也○䟽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違於違從身受屈辱不與物爭故堪爲社稷之主以牧蒼生也○節解曰謂人形以左魂爲社右魄爲稷御一氣以爲君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人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天下也○節解曰國謂形也言一出入脾中化滓變液去故受新以養五神故王於藏府者也○䟽不祥猶不善也言聖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輙自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爲天下君王也昔成湯自翦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

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也

節解曰謂俗人所欲者以鮮潔爲尊香美爲上而道以受垢爲主處下爲王言一與人反也○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美好榮而今乃受垢不祥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眞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

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御

曰與身爲怨懟之大者情慾也和調和也
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慾
故曰和大怨也

必有餘怨

注任刑者失人之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

信八 十四

也○御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
還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疏怨懟也即
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人
雖捨有無得非有無和二邊爲中一而猶
是執玄未體於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

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爲善

注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爲

善○御曰旣有餘怨則不可爲善○䟽安

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

也○節解曰謂口也言唱必有和人能行

道道來應之唱人以善善人和之則無有

餘怨也今時之人好行邪想邪想從之呼

召邪鬼鬼來應之唱人以惡惡人和之安

能得爲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注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而不責於人

注但刻契爲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御曰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化於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无爲○疏契信也合也左陽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使

俱會出茲四句雖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
義言執左契此則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
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
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雖復匡御衆
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節
解曰左契陽德也言聖人不和大怨但自
修德不行責過於人
故有德司契
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

注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民所失○䟽司主也徹迹也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君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節解曰謂人行道德司命賜筭人行其惡司殺徹其籍此之謂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天道無有親踈唯與善人則與司契同也○䟽天真之理何有親踈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

小國寡民

注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示以儉約不爲奢泰人民雖衆猶若寡乏不敢勞役也

使有什伯

注使民各有部曲什百貧富貴賤不相侵犯也

民之器而不用

注器謂農人之器也而不用者不徵名奪民良時也○御曰什伍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也○䟽國域也心住

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行器即什器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不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節解曰小國謂形中什伯謂五藏心與腎爲什肝與肺爲伯閉口行氣則什伯氣盛而無不用

使民重死

注人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貴生

而不遠徙

注政令不煩則民各安其業示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御曰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數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遂前境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注清淨無爲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娛也疏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渡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絶貪愛流輿處於陸

能輪轉喻敎能轉凡成聖得理忘言故能遣敎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注無怨惡於天下也○䟽雖有身心兵甲𨽻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說此一句覆

釋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弃文反質信不欺也○御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朴還淳歸於三皇結繩之用也

節解曰謂人有道氣自流行爲形中之用如結繩之信也○䟽曰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甘其食

注甘其蔬餐不漁食百姓○䟽味至道也

美其服

注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䟽德瑩身也

節解曰謂甘食其氣美服其道也

安其居

注安其茅茨之居不好文飾之屋○䟽所在皆安動而寂也

樂其俗

注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䟽和光人世寂而動也○節解曰謂安形樂神抱腹而歌吟也

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注相去近也○䟽鷄以司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思智慧之晨此之言教近證一心故言相聞也

民至老不相往來

注其無情慾也○節解曰隣國者兩耳也兩耳相望保其安也使神氣各有所守不來往相干故至老常能聰明也○疏會理體眞即俗即道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境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實言也不美者朴且質也○御曰信言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也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僞多空虛○御曰美言者世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䟽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云犬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也○節解曰謂信道言者則不美於俗事美俗事者則不信於道言也

知者不博

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

注博者多見聞也不知者失真要也○御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䟽知道之人忘言絶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從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善者不辯

注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

辯者不善

注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竭其泉辯口多言亡其身

疏辯別也善體一之道之人指罵天地故無可分別也且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聖人不積

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施貧○御曰積者執滯言教有所積聚也

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也○䟽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䟽既盡也爲施化也言已所有道德盡持教人心無鄙悋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已所有財寶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多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注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其生也○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注聖人法天無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天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疏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云不爭○張曰所言有舟與無所乘之者且無爲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絶往來何所乘用又

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顧曰兵以討逆
武以静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
何事陳兵

道德真經注䟽卷之八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使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玄德纂序

使一

道本至無能生妙有運至無之道成妙有之功其惟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孚起於象先尊爲化本融神億劫之始分靈覆載之中亭毒萬殊陶鈞庶品由是三皇受命尚遵淳一之風五帝握圖漸散無爲之朴老君雖歷代降跡隨時應機或爲國師或爲賓友授經傳道以教時君洎唐虞禪讓之初世道交喪之際舉元凱於野行四罪於朝尚賢之迹既彰癉惡之形

又舉內雖揖讓外有干戈人心漸澆道朴云
散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憫物性之遷訛
恐眞宗之陵替以爲三皇大字不足以程式
後王五帝常道不可以垂訓末俗撮重玄奧
義著道德二篇欲明道無爲也因德以顯之

德有用也因道以明之資立言以暢無言因
理本而弘妙本爲理身理國之要乃至精至
極之宗以授於舜非謂絶仁義聖智在乎抑
澆詐聰明將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見素抱
朴泯合於太和體道復元自臻於忠孝世儒

不知以爲老君之道棄仁義隳禮智非立教之大方且夫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樂合天地之和至禮合天地之節至智合天地之辨至信合天地之時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歸仁壽之鄉固不

在乎踶跂𤸫容嚬咻謦覽然後謂之仁義等也故仲尼亞聖皆黜而得之隳體黜聰遺形去智超乎物表永爲眞人非末學小儒之所知也綿夏商周漢越數千百年煥乎與日月齊光巍乎與乾坤並運雖百家詮注羣彥校

揚扼之彌深酌之不竭行之於國刑措而太
平修之於身神全而久視拊几揮柄時有其
人弘農強思齊字默越濠陽人也幼栖玄關
早探妙旨卅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
賜紫金眞居葛仙中宮燌頌之餘服勤不怠

綽有聲稱爲時所推僖宗皇帝順動六飛駐
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默起祝壽行殿寵賜紫
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
壽春節允承明命賜號玄德大師奕世棲心
皆洽先寵羽衣象簡其何盛歟每探討幽玄

發揮流俗期以譚講之力少報聖明之恩手纘所講道德二經疏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註爲宗蓋取乎文約而義該詞捷而理當者勒成二十卷庶乎攬之易曉傳之無窮後之學者知強君之深意焉乃題曰太上老君道德經玄德纂疏乾德二年庚辰降聖節戊申日廣成先生光禄大夫尚書戸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序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強思齊　纂

使一　三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尅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

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第一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略標理教第二汎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

第一略標理教

夫大道虛玄言象斯絕理超象繫事出筌蹄非常名之所知豈可道之能究大包無外小入秋毫應現則道運於慈舟攝跡則歸於杜默軒轅黃帝齋三月而問之前漢孝文窮數年而不荅其體也寂其名也微或駕龍軒而遊王京或控鸞驂而浮金闕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東方朔遇之遊手漢庭天地得之以財成群方吹萬而生育重

玄至道其大矣哉

道可道非常道

御疏虚極妙本之強名訓由訓徑訓法訓常首一字標宗言此妙本通生萬物之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湛稱爲道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欲使學者了性修心所以字之曰道尋其妙本理竟清虚適莫難知非皎非昧又按下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前之視之不見以色求道聽之不聞以聲

求道摶之不得以形求道且妙道幽微實
非世間聲色形法而求得按九天生神經
云聖人以玄元始三炁爲體言問三天之
妙炁也法師藏宗道又用三一爲聖人應
身所言三一者一精二神三氣精者靈智

慧照之心神者無方不測之用氣者色像
形相之法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精也聽
之不聞名曰希神也摶之不得名曰微炁
也總此三法爲一聖體此三者不可致詰
故混而爲一也但老君法體以三一爲身

身有眞應之別而解者義有三家第一散
一以爲三是聖人應混三以歸一是聖人
眞第二云三之與一俱是應非三非一乃
是眞爲三爲一俱是名數第三云豈有離
名數之外別有無名數之眞耶即此三一
非三一是眞非三一而三一是應非三一
之應此應是眞應三一而非三一之眞此
眞是應眞應眞之眞不可定言眞眞應之
應不可定言應所以非眞非應而應而眞
但聖人赴感逗機應物或寄人間或生天

上隨方顯見應變隨時妙體希夷卒難詳
究○榮曰道者虛極之理體不可以有無
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極其眞所謂妙矣難
思深不可識聖人坦茲玄路開以敎門借
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
道吾不知其名成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
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
夫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
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
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

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者也元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眞一生焉眞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炁浮而爲天濁滯煩昧之炁積而爲地平和柔順之炁結爲人倫錯謬剛戾之炁散爲雜類自一炁之所育播萬

殊而種分旣涉化機遷變罔極然則生天
地人物之形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
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炁
有陰陽之華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紛紛
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德之
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
境矣道重說包億萬之天而不爲大貫秋
毫之末而不爲小先虛無而不爲始後天
地而不爲終昇積陽而不爲明淪重陰而
不爲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炁也

神運而炁化炁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
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
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
忘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
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

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
形全形全則炁全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
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
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爲
一可使有爲無可使虛爲實吾將與造物

者爲儔奚死生之能累乎已也可道爲體可名爲用可道者即是言名雖復稱可物宜隨機而有聲有說非眞常凝寂之道○嚴曰道德彰非自然功名顯非眞素○河上公曰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榮曰非是人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已而殉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自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於恒

情故曰非常道也○成疏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絶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可道可說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御註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爲之名曰大夫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苞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名名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御疏名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

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眞理既絶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眞常也義有因超緣有漸頓開之

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眞常陳之以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眞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亦非亦常非非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河上公曰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内雖昭昭外如愚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

天資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榮曰
道玄德妙理絶有無有無旣絶名稱斯遣
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
無名爲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爲
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
○成疏指此無名爲物之本道本無名是

知不可言說明矣有名萬物母有名迹也
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
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
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

同母儀○河上公曰無名天地始無名者道也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始有名萬物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合炁而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註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能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

乎妙本矣若不靜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
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御
疏常無欲者言法性清靜離於言說無所
思存則見道之微妙常有欲者謂從本起
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

之歸趣徼歸者也○嚴曰無欲者望無望
觀其妙者鑑太清也明有欲無欲○榮曰
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炁於陰陽
而昒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無欲行若也
夷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

銳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淨玄鏡湛而明
則可以照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有欲行
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騖於身非躁競
於聲色但歸有爲之事跡豈識無爲之理
本此有欲行也○河上公曰常無欲以觀
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
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讃叙明是非也
○成疏徼歸也欲情滲也所境也言人不
能無爲不能恬澹觀妙守眞而妄起貪求
肆情滲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有之是

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覩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御註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者也○御䟽兩者俱稟妙本故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故異○河上公曰有欲無欲同出人心無欲長存有欲亡身故異也○滎曰近而言之有

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澹洞徹道源則稱於妙境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徼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爲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摽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所以云同自靜之從體起用故言出通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也道殊號是曰異名也○成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

異名者徼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
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
異
同謂之玄
御註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
上公曰玄天也言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
於天也○榮曰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怳惚
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
玄之妙也無物可逮唯道與德可以言玄
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者也○御疏自

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以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也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〇成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舉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

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曰衆妙之門○河上公曰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稟炁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婬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天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榮曰道德窈冥理超於言象眞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託有無之表以道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爲眞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

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
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
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
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
○御疏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
因今不生意因是則同玄妙夫無欲於無
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
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
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爲衆妙其妙雖衆皆
出此門○成疏玄之又玄有欲之人唯滯

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
雙執又恐學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
後病既而非但不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
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
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
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於是
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
盡性豈獨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此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無二觀徼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爲之能有爲之弊就此章中義分爲兩第一

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

就此章中又開二別初兩句汎辨美善舉體不眞後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初汎辨美善舉體不眞

夫天下凡夫耽聲滯色有爲纒縛無暫安時趍名利若輕猿騰枝耽愛欲

如飛蛾赴火以惡爲善將易作難無名窟中常眠不曉危脆身上固執無閑豈知妙道虛通眞言理淨昒昧難喻隨迎不知七聖迷路於襄城西子同言於恒化聲色相泯彼我形空須排有漏之身將契無爲之道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者爲美所善者爲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迹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御疏已所甘羨者爲美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妄則不常故不如止也語助者也○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已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忘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

也○嚴曰人之聰明可絶而不可散人之
情欲可逆而不可順飭人之容傷人之性
養人之欲損人之命世人所謂美善者非
至美至善也夫至美非世所能見至善非
世所能知也○榮曰美樂也言人之禀性
咸不能以道爲娛而以榮爲樂樂不可極
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至故曰
人皆以色聲滋味爲上樂不知色聲滋味
禍之大朴既爲禍朴傷爲哀本滅性傷身
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天下地

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已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性情同有所愛愛名則以名爲善愛利則以利爲善以利爲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爲善殉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爲善亡身是爲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爲不善已也○成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悅愛也上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䏝滯諸塵而妄執美

惡逆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爲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深名之爲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孋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哉故知世間執美爲美皆則惡而已美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言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躭淫聲色抑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爲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

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藏雅當忘善惡而得居中方會無爲之致也後明諸法無實

故有無相生

御疏云性空也性法相名長短高下和合三時○河上公曰見有而爲無也○榮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故曰相生也

難易相成

御疏云法空也陶者易土而難木工者易木而難土也○嚴曰難以易顯易以難彰無難則無以知易無易則無以知難若能巧拙兩忘則難易之名俱息○河上公曰見難而為易也○榮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成疏空心惠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長短相形

御疏相空也○嚴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

無長則無以明短無短則無以知長長短相空本無實相故云空也○河上公曰見短而爲長者也○滎曰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之脛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成蹟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長短相形而有異者也

高下相傾

御疏名空也○嚴曰山以谷摧谷以山傾

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無以知山如彼
世間名位遞爲臣妾故無定位也〇河上
公曰見高而爲下也〇榮曰傾危也夫水
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經云高以下爲基
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
貴爲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
君臣俱泰成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
則無高何者夫以尺尺比寸尺即爲高以尺
比文尺即爲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
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

音聲相和

御跡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彼世間諸法並和合成體非真是皆空故○嚴曰音以聲別聲以音停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也○河上公曰上唱下必和也○滎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絶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相和其人胥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

取則○成蹟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
性相即體此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御蹟此明過去未來見在三時空也日夜
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
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
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移
亦如美惡無定名也○成蹟夫以今望昔
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
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旣其無

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後者三時相
隨而已竟無實體也○嚴曰先以後見後
以先明無後則無以知先無先則無以知
後○榮曰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爲
君父者不得輕躁而失道必宜重靜以契

德也○河上公曰上上行下必隨之六者相
違迹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
情有此多故經道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

御註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
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
御蹟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知詐者
雖拱默非無爲也任眞素者則終日指揮
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
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僞任純德百
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
之事爭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
言而未常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論語云夫
人不言○河上公曰以道治也○榮曰徧

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未
有紀尊號於金簡昭聖錄於玉篇皇上應
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
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故
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也猛士上將

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
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成疏是
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理之人也
亦言聖正也能自正正故名爲聖治理也
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爲之妙法治有

為之蒼生所以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
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處無
為之事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而無為
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
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

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為之事行不言
之教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
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
出處默語其致一焉端拱默然而言滿天
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令萬物各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御䟽作猶動作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猶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皷腹而忘帝力此百姓忘聖功也○河上公曰不辭謝而逆止萬物作各自動作○榮曰作者芸芸動作也四人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眞

任化自然無所辭謝○成疏爲始萬物一切羣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御註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御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

功如此則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愼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河上公曰生而不有元炁生萬物不有也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其報功成不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也○榮曰生而不有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爲而不恃以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成功不居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凝神邈於姑射也○成疏又生而不有○又解爲而不恃爲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

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頼忘其功也成功不處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夫唯不敢寧居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御跡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河上公曰夫唯不居夫唯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无不動亂者也○嚴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化與道均不望其功德與天齊不求其報遁功逃名深隱玄域雖欲不居是以不去也

○榮曰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忘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

爲而朝萬國凝神常湛故言不去也○成跡夫者語端雅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志而推功於物其唯聖人乎只爲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就此一章分爲三別第一汎舉之不以戒行人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第三重勑學人令忘知會道

第一汎舉之不以戒行人

夫黃帝爲君神農作又用大道以治天下將淳樸以安兆民不親其親虞舜所以流象傲不子其子唐堯所以擯丹朱遊峒嶺而順風坐姑山而若雪無爲至理豈擇賢

才於後澆季漸移淳朴日去有一能
而自伐舉百行而皆傷故簡公致田
子之災周室有河陽之召皆尚賢之
過貪貨居懷不能泯利害於心田黙
才能於度外尚賢
之病其在茲乎

不尚賢使民不爭

御註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御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則有迹飾僞者徇迹而失眞失眞必尚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自從虎則唐虞

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昇朝自叶台衡之望各得其分人无覬覦則不爭也○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也使民不爭功名反自然也○嚴曰世尚禮義則人爭而不逮則爲僞○榮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以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

則困於貧窶驕奢者必欺侮獸窮者亦能鬬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為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為善不善改度也○成疏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學者撝謙先物後已不自貴尚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使人人自貴賤物則浮競互彰若能各各退已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御註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

故云難得夫不安於本分希効所求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御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

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竊盜令使賢愚襲性能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則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為盜乎故莊子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

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不爲盜○河上公曰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也使民不爲盜上化淸淨下無貪人○嚴曰藏珠寳玉則人求而不贍則爲盜○滎曰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成疏難得之貨謂隋珠荆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盜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旣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者也○御跡希慕聰明者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旣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也○河上公曰不見可欲放鄭聲遠佞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嚴曰發揚三五則人悅悅而不窮則邪亂也○榮曰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潔己遺情去欲豈有亂乎○成跡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

色聲等法可貪求染愛之物也所言不見
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
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
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靜故
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
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
聞也前不盜不爭是別令可欲是總遣三
業及一切法也

第二獨顯聖心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御註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御疏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理身以爲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爲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絶欲忘知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汩昏靜慮全眞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河上公曰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虛其心除嗜欲去亂煩也○嚴曰虛心以靜氣○榮曰是以聖人之治皇上積

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再
言之也虛其心除嗜欲絶是非遺萬慮存
眞一○成疏聖人治同前釋虛其心旣外
無可欲之境内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
即心無心也前境後境又心虛也

實其腹

御註道德内充則無矜徇亦如鼹鼠而止
不生貪求○御疏腹者含受足則不貪欲
使道德内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註云
鼹鼠而止者春秋闇沒汝寛諫魏武子詞

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則足
而不貪也○河上公曰懷道抱一守五神
也○嚴曰專精以積神○榮曰道實於懷
德充於內○成疏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
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
內故言實腹

弱其志

御註心虛則志弱○御疏志者心之事事
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
心虛則志弱矣○河上公曰和柔謙讓不

處權也○嚴曰寂然無爲泊然無治○榮

曰心志柔弱順道無爲○成疏既內懷實

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巳也

強其骨

御註腹實則骨強也○御疏骨者體之幹

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

實骨自強矣○河上公曰愛精重施髓滿

骨堅○榮曰唯道集虛心懷至道在物無

害者得成仙骨自強○成疏骨譬內也言

聖人雖復外亦和光而內恒憺泊欲明動

不傷性應不離真故言強骨

第三重勑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

○御䟽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息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夫無知無欲者已清淨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貪求而無為也則無不治矣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絶尚賢

之迹不貴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眞於爲無爲復何矜徇化旣無聲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河上公曰反樸守淳○榮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則無不治上扇無爲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也○成疏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别之心捨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御註清淨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爲也○河上公曰思慮深不輕言者也成跡使知者不敢爲則無不治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爲道而言不敢不爲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於爲無爲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河上公曰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也則無不治矣德化淳則百姓安也○嚴曰無爵禄以勸之而孝慈自起無刑罰以禁之而姦邪自止反真復素歸於元始世主無爲天人交市翺翔自然物物而治也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道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既令志智會道妙體一中故次此章即明至道以中爲用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雖復以中爲用應須遣中第二顯聖智虛凝爲物宗匠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第四結歎聖人起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遣中夫清虛妙理至

道真常迴超三界之先直出有無之無境酌之不竭同大海之波瀾仰之無窮等高山之峻峙物莫之喻心莫之知生居象帝之先吾不知其誰之子在動而寂處周而沖故孔丘自比於醯雞黄帝得之於罔象湛為物主推至道之宗乎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御註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〇御䟽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謂道以虛為用也夫和氣

沖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
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不曾盈滿而妙
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
法故不敢正言他皆倣此○河上公曰道
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
也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
嚴曰道以至虛故動能至沖德以至無故
動而至和萬物得之莫有不通沖和者道
德之用神明之常天地所尊陰陽所宗也
夫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

損故曰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
固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
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
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
成疏沖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
而言莫先中道故云沖而用之此明以中
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何以一中
之道破二偏之執既除一中還遣令恐執
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
是遣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註淵深靜也道常生於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河上公曰道淵深不可知似為萬物宗祖○榮曰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奉之○成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也言止水能鑒於人聖知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則无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

流波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之深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

挫其銳解其紛

御註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御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文以明道用註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

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
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河上公
曰經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情進
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紛結恨也
當念道无為以解釋之○嚴曰有志而無

銳有心而無思設無設之設圖無圖之圖
也○榮曰經挫其銳解其紛前識傷性長
惡善人銳也虛懷忘已以道折之挫也可
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制
情解也○成跡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

足自利道圓爲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
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
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怒
生乎逆順逆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逆順之
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
眞實釋散其懷而破嗔癡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御註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
爲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御跡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或存道之沖用於物不遺

在光則與光爲一在塵則與塵爲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爲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河上公曰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别殊○榮曰和其光同其塵湛然常存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體同而不累其眞故知湛然清淨而常存者也○成跡和其光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

聖智潛被不曜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曜同其塵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染清行故名為塵也而言同者夫人遭時逢世俯迹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

湛兮似或存

御註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湛兮似有所存也○河上公曰道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成跡湛凝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

雖復和同光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
云常存而言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
寂不定寂而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註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
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
似也○御跡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
見吾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
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爲誰子生

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註云帝者生物
之主易云帝出於震王弼云帝者生物之
主興動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此生物
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河上公
曰吾不知誰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

也象帝之先道似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
天地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
欲使人修身法道也○榮曰道深甚奧虛
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始惡乎而可
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

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方考之事用在
天帝之先象天也○成疏吾老君自稱也
言此即寂即應之聖道不知從誰而生故
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既能生天生地
似如天帝之九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不為老然至道
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不先不後而令
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先而先故加以
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使二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使二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超萬象之先故次此章顯忘功用聖人與二儀合德即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第二寄槖籥兩器顯明妙用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眞

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　夫一氣陶鈞二

儀分判天圓清而上覆地方濁而下凝皆資大道之生同稟陰陽之氣女媧鍊石補天柱而何言夸父飲河死地角而誰許豎亥步之而不得泰密對之而無窮不恩不仁芻狗萬物滔天漢查客不知其遠近渺渺河源張騫莫測其短長比之槖籥但見財成諭之虛心無閒歷竭天道運轉夫何以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註不仁者不爲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爲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蔽盖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

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爲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不兼愛乎○御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莊子師金謂顔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蘇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

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註云蔽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蔽蓋不棄爲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文也○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性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視意○嚴曰天以高而清明地以厚而潤寧陰陽交通和

氣流行汩然行無爲而萬物自生非傾心以爲仁愛聖人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玄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豈不釋思慮偟以顯仁愛乎○榮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無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爲狗古人祝所用已而棄之言於芻狗用之不以爲愛棄之不以爲憎喻明天地湲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爲仁凄

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爲義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恩露草木澤被肫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成䟽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仁恩也芻狗草

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圓穹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何者夫芻狗之爲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也況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故無恩報之可

責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顯聖人聖人雖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所化亦同芻狗虛幻無實也前舉二儀徧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顯聖人意在有情故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爲有識能禀敎故也

第二寄橐籥兩器以明妙用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註橐鞴也籥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

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之故也○御䟽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槖鞴也謂以皮爲槖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槖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喻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河上公曰天地之間空虛和

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
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橐籥中
空虛故能有聲氣也○榮曰經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經橐排橐
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
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
智德無窮極也○成䟽橐鞴袋也籥簫管
也夫天地聖人虛心利物譬彼笙管方滋
鞴袋虛心之義繼在下文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註出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御䟽橐籥虛心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河上公曰橐籥空虛無有屈竭時搖動之益出聲氣也○嚴曰天地釋虛而事愛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事愛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升恩不下究功不盡成橐籥釋虛而事愛則中外隔閉氣息不依何則仁愛之弊矣○成䟽屈竭也橐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地無心故能生化

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槖籥動則聲氣生

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

遍便致怨懵故不如抱守沖和自然皆足

也○御䟽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

兼愛之言而行則難普故數窮屈不遂是

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沖和則自然皆足

矣註云不訓者訓若也謂空有其言而行

不詘荅也○河上公曰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嚴曰天地不言以其虛無得物之中生物不窮聖人不言法令虛而合物則天獄空而無禁鬼神靜而無爲天下蕩蕩不識不知而大治也○縈曰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與不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

動以守中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成疏多聞博贍也數窮多言也博學多言雖益世智既不體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多聞適足有爲守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校量故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又陽朱云隣人以多岐路所以亡羊學者以多方所以喪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多聞博識不如守中故次此章明只爲多守中故得谷神不死就此章中義分兩別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

蓋聞天人得生皆資妙氣若能修養同獲大全故黃帝駕龍而騰雲叔卿騎鹿而朝漢千年返郭笑墳塜之纍纍八月歸查見仙騎之弈弈玄牝氣母綿綿若存谷神衛生眇眇長久守一理以永固養五牙以致真鶴髮復於稚齡龜歲延於大壽見朝菌而不歎納大椿而有期左拍洪崖之肩右把高丘之神何以臻此攝衛之理妙乎

谷神不死

御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

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爲諭說也○御䟽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明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曾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門者以出入爲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

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嚴曰太和妙氣妙物若神空虛爲家寂泊爲常出入無竅往來無間動無不遂靜無不成化化而不化生生而不生也○榮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河上公言以爲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喩之義雖眞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

嘗試言之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義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雖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成疏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

是謂玄牝

御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

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牝地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形體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

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爲
牝也○嚴曰牝以雌柔而能生玄猶幽遠
而不見雖子物如母莫覩其形○成疏是
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雌柔爲
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退

雌柔虛容不滯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生是謂
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也○御疏
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

門者以出入爲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禀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嚴曰太和之所以生而不死始而不終開導神明爲天地之根元○榮曰道之静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成疏言此深玄不滯之道雖虛柔静之法能開通萬物生化兩

儀故云根也

第二明不滯不常而用用無勞倦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註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御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用無私微妙則稱爲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河上公曰綿綿若存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也用之不勤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嚴曰動靜玄妙若亡若存

成物遂事無所不然光而不滅用之不勤者以其生不生之生體無形之形也○榮曰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雖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也不見其形欲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為逸樂故曰不勤也○成䟽綿綿微細不斷貌也若似也存有也若言神空則是斷見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今言若存即治於斷

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繼似字以治於
常也即用此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
心而爲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眞
也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
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能安立二儀故次此章即說於二儀而爲修習之法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荅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

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荅 夫三才肇亂二儀克

固日月懸景明星燭幽秉飛龍而御天載牝馬而行地作威於雷電播氣於陰陽自道而生有物之母賤而可貴陶侃飛於八門智而不愚叔度澄於萬頃不發不泄大道所以貸形久安久寧妙象於焉陶鑄下鎮山嶽上浮煙雲壘卵所以不虧其實大道之力也

天長地久

御註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諭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御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河上公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榮曰天長

地久天地所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本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捐是非以契道遺情欲以凝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困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内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

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成跡二
儀雖大猶有刼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
爲縣遠故舉天地以況聖人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御註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
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矣○御疏前摽門此假問問云天地所以
能長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
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

之故故長能生物又觧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河上公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生之利奪人以自與也故能長久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成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者假設疑旨發明其義以其不自生假荅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故能長久結釋也○節解

天長者謂泥丸也地久者謂丹田也泥丸下至絳宫丹田上昇行一上下元炁流離百節浸潤和氣自生大道畢矣故曰長生也

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故身存○御䟽是以聖人効天地之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忻賴爲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

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河上
公曰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已也而
身先天地敬之先以爲官長也外其身薄
已而厚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
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嚴曰聖人
威震八表聰明四達委慮於無欲歸計於
不爲畢身以尊天後已以安人故不爲而
成不言而信人願爲主故先人逆身以順
道外已以安人功大無外而不可見德高
如蓋而不可聞化與神明通流壽與山川

爲常故存○榮曰忘情息機者少遂欲乖

眞者多唯聖人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

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

道合也○成疏是以聖人是以仍上以合

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德者也舉其高行

猶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

三界也外其身隳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

也

第三結歎聖人獨我尊貴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御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河上公曰

非以其無私耶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己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榮曰凡情幽滯靈識不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

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固故曰成其私也○成跡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尸主也言聖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已先人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歎聖人也只為德合二儀芻狗百姓故獨居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略明忘我之行未顯功能故次此章廣舉忘我之人有殊能妙用就此一章義開三

別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第二汎
舉三能廣明七德第三結歎柔弱所
以無
疏
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夫至德幽玄眞宗祕
賾鑒萬象於虛室產三才於自然叅
妙之門群生並入恬忘之戶蠢動滋
生何以喻之其將若水濫觴之溢成
大海之滔天尾閭之山括洪河而泄
地雖浩汗莫測而澄恬至柔蕩垢濁
於人間守清泠於性表道之為用斯
可近
乎

上善若水

御註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
之喻○御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

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
上上善之行如水之能其在下文皆合法
喻○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榮
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
之所惡故幾於道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

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爲喻焉水
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壅決任
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
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
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爲譬焉

○成疏水有二種一執二忘此是忘善故稱爲上水有多種利用故偕況之利用功能具列於下○節解善者謂口中津液也以口漱之則甘泉出含而咽之下利萬神子欲行之常以晨朝漱華池令津液滿口

即昂頭咽之以利萬神而益精烝

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注幾近也○御疏水善利萬物又不爭

處衆人之所惡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
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
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
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
能也惡居下流衆生恒趣水則就卑受濁
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利
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
垢此水性之三能也唯至人之一貫其行
如此去道不遠故云近爾〇河上公曰水
善利萬物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也

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也○成䟽水善利萬物言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津潤霑洽利物處多以此功能故况聖德聖德應感善功機權方便開化其義如水故以爲喻也又不爭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任器壅決隨人上善之行應物亦爾處衆人之所惡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水則居之言衆人皆捨下趣高憍慢陵物上善獨去高取下柔和靜

退故幾於道幾近也言行此三能故近於
道三能已了次明七德

居善地

御註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
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也〇御疏
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
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
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〇河上公曰水
性善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
化動而下人也〇榮曰水不擇地隨處俱

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成跡水性趣下以下爲安上善好謙以謙爲吉故用卑下而爲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

心善淵

御註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也○御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源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云心善淵○河上公曰水心空虛淵深清明○榮曰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成疏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泓澄淵深難測

上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虛則照物

與善仁

御註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御䟽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滋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河上公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榮曰水洽於物人惠於俗○成䟽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恩被蒼生慈救則不隅怨親霑濡則豈揀

淨穢

言善信

御註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御䟽上善之言言必眞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流泉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註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之詞也○河上公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清○榮曰水之影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爲言終始不乖其實○成䟽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欺聖言證理信如符契亦言

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聖智逗機不遺三品○節解謂神炁既行形中萬神合會故口中甘泉自出漱咽無已人既不知安能行也故聖人淡泊行一則何華不茂也

政善治

御註從政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矣○御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自從正正則自治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河上公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滎

日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成䟽水性平而無僻聖心正而治邪莊云
平中準大匠取則焉

事善能

御註於事善能任用亦如水性方圓隨器
不滯於物矣○御䟽至人圓明於物無礙
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
如彼水性決之爲川壅之爲池浮舟涵虛
無所不爲是善能也○河上公曰能方能
圓曲直隨形○縈曰水之無用不成君子

何爲不可○成疏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
智虛察順物成功

動善時

御註物感而應其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
泮冬凝也○御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
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
時消息故云動善時○河上公曰夏散冬
凝應感而動不失天時○榮曰水冬凝夏
液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未失其宜也
○成疏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虛

忘感來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語不二而一○節解謂聖人事道以治身去却邪僞特爲後賢而作軌範夫此七善者皆因一行形中萬神自善也

第三結柔弱所以無疵

夫唯不爭故無尤

御註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旣不違逆於物故無無尤過之地也○御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嘗爭競彼流類靡委順若斯旣不違

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河上公曰夫
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
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也○
嚴曰人者體柔守弱去高處下受辱如地
含垢如海言順人心身在人後人之所惡

常獨處之恬若無心蕩若無已變動無常
與道流止去已任因莫過於水帝王體之
用之爲治其德微妙有何尤矣○榮曰水
本無心人能虛已不與物爭自然之道也
○成疏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獨以不

爭爲能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䟽卷之二

共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三

使三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三 使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無爲上善虛己利他故次此章即顯有欲下凡自貽伊譴欲尒去取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遺禍害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夫天地大鑪神

功至象出明戒以指勸陳靜退以詩
幽故日月貞明不失虧盈之度山河
深峻格乎崩竭之災況我凡軀敢持
盈滿頓足於聲色之地修心於人我
之中飄飄善芽理無明而不見堂堂
惡志入有涌而恒安赤子悲鳴出三
宮而上許白骨流洩歷九泉而莫知
愚夫一生倒置之甚真言不察深乎
可
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御註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
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御疏持執也
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欲求取無厭
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爲累悔吝必生

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河上公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嚴曰汙衆趣時以致財貨財貨愈重神明愈耗財貨累積以生患咎不如未盈而止者矣○榮曰欹器滿而必傾奢侈滿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成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虛恒欲執求盈滿誇矜我大意在凌人必致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危滿則傾危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

揣而鋭之不可長保

御註揣度鋭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御疏揣量也鋭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利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河上公曰揣治也先揣治之後必棄擲也○嚴曰砥心鋭志運籌策奢智能爵尊名達身進神去安可長保也○榮曰尊則議廉則挫鋭意出群爲人所辱難長保也○成疏揣磨也鋭利也夫揣劍磨刀雖

利必損況勵己陵物寧不困乎又揣磨心
智唯欲貪求其爲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
讎故不可長保○節解上揣者謂言語放
散下揣者謂精神放散言語放散者則致
兵革精神放散者則致頭白齒落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御註此明盈難久持之矣○御跡假使貪
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旣有齒而焚身
雞故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

寇之憂其以貫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
也○節解謂炁血爲金精爲玉子能行一
上下開通腹中雷鳴支節相扶目光踴躍
與一相應也○河上公曰嗜慾傷神財多
累身○嚴曰夫金玉之與名勢身之與神
若冰之與炭勢不兩存名勢者神之織財
利者身之害養神之織積身之害損我之
所以成而益之所以敗財利日益生炁日
盡莫之能守也○禁曰金玉無趾自爾流
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防

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成疏欲甚神倦財富形勞身心既困莫能守也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内懷憂慼外周樓疏身死財泮故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御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驕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驕獲咎驕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河上公曰夫富

當賑貧賤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嚴曰富貴而不驕易言而難行身愈尊貴志愈高遠而富貴而驕猶炬得火舉明愈大炬明愈盡可不慎乎○榮曰積貨不能散乘貴以凌人咎自內生非自外得○成疏咎釁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謙遜反更憍盈自致危亡豈關佗與○節解謂富貴者多貪榮禄財賄不肯學道然後身死身死不能保其官禄財貨也縱積錢至天何益於身身死名滅也

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功名成遂者當退身以辟盛未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御䟽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河上公曰人所爲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過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榮曰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之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跡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成疏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虧必盈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退處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行自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者所以次前章前章略顯驕矜之過

謙退之德其於修習法門猶自未具故准此一章即廣明内外兩行次第功能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内修第二明廣顯治國利佗之行第三明達道忘功之美

使三 五

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内修 夫奇[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非林花所以明媚皆由深根固蒂膏雨斯流況之於人魂魄須養保和氣以自潤守謙柔以共成雨雪濛濛之不憚去來之苦雞鳴吽吽須加夙夜之勤必使營魄和安無令心神散越須知子晉控白鶴以排雲方悟琴高乗赤鯉而凌漢如長營代務擯棄真筌大道之爲痛心何愚夫之暗昧也

御註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淼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生全若動用不恒

毗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
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滲雜無離身手則
生全矣此教養神也○河上公曰載營魄
營魂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
喜怒傷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
甘者腐人肝肺故魂靜則志道不亂魄安
則得壽延年抱一能無離乎言人能抱一
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
之精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正入爲心出爲
行布則爲施總名爲一一之爲言志一無
二也○榮曰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
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魂魄安
心濁則真神遠滐處以守神故言營灰心
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

無離○成疏載營魄載運也營魂是陽神
欲人之善魄是陰神欲人之惡故魂營營
然而好生魄泊也欲人之泊著生死又魂
性雄健好受喜怒魄性雌柔好受驚怖驚

怖喜怒皆損精神故修道之初先須拘魂制魄使不馳動也抱一能無離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專一沖氣使致和柔如嬰兒無所分別乎○御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爲本若滌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躭著乎此教養氣也○河

上公曰專氣致柔專精其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也能如嬰兒乎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故事則精神不去也○榮曰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如嬰兒也○成疏專精專也炁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爲專精道炁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註玄覽心照也疵病也滌除心照使令

清淨能無疵病乎○御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躭染爲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情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修心也○河上公曰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乎不淫邪也○榮曰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内外圓淨同水鏡之清凝表裏貞明絶珠玉之瑕類也○戚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

五情神悉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爽而無疵病者

第二明廣顯治國利佗之行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御註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爲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族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爲之君也○御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此無爲也能爲之乎○河上公曰愛民治國治身者愛

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乎治身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布德施惠無令下知○榮曰君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静但有爲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爲而安静者愛人也○成䟽前

既自利道圓此下應須接物行之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别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爲治國夫治國者必須示其淳朴教以無爲杜彼邪奸塞兹分别如此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繩之政可追故下文

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註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斯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承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常不以雄成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而益謙○御疏修德可以爲君爲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爲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爲雌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

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上公曰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宮開闔謂終始五際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能爲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

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滎曰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冷黑門開而寒今之細人暑雨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

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成跡
闔閉也雌靜也天地開闔謂刼運成壞也
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為三災所及雖
刼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
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
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
乎○御跡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
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

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河上公曰明白四達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通滿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榮曰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皆照爲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成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

故略舉四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
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爲也○又解云四達
者達三界及道境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
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
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御疏
生之畜之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
之畜之者謂人君治道清淨令物得遂其

生理効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者令各得動爲而不自負恃爲己功也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河上公曰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有

采也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長大不宰割以爲其器用之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嚴曰不有不恃不以不宰變化冥冥天地自理去華離末歸初反於禍絕於我亂亡於彼福起於天德生於地然默默輓輓萬物齊均其德玄冥莫之見聞也○榮曰生之畜之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忘功德是謂玄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成跡生之畜之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佗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蒼生之可化爲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只爲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爲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長而不宰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爲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歎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成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自

利刑佗内外二行其於空有兩惠猶自圓故次此章具明資導之義就此一章義分為兩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 夫老君垂範金口所宣秘在紫微宮中題於白簡之上不比三五之經史皆四萬劫之一傳故漢帝不悟於真經軒轅將迷於大隗至聖垂憲流于下凡所以鋪藉白茅

得聞玄道立法作諭破彼群迷假合此身究竟非我譬如車也何有實名三十輻而共成一百年而何久若其不知虛假深謂迷方者乎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御註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轃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轃廂之有無亦無所用之車中若不空無則轃廂之有皆為棄物也○御跡輻三十貫一轂者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

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獨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輮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輮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輮廂之類皆爲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麤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耳○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共一轂者轂中

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當除情去慾使
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衆弱
共扶強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
中空虛輪得轉行轝中空虛人得載其上
○榮曰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
之聖人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
雖有賴無爲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
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爲
譬以況理教教其文字爲有也理絶名言
爲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

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籍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是體有無之爲用○成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廂轂內空也只爲空能容物故有車用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析推尋徧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御註埏和也埴粘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

之器也○御疏埏埴粘土也註云陶匠者
尚書云範土曰陶此言陶匠範和粘土燒
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
河上公曰埏埴以爲器埏和也埴土也和
土以爲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器
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也○榮曰作器必
須和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鍊行行
潔則道可成埏和也埴土也○成疏考工
記云埏和也埴粘土也和粘水土燒以成
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空故

能容物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耳○御疏鑿穿也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耳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勃谿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之所利利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

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註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諭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耳○河上公曰鑿戶牖以

為室謂作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室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是其用也○榮曰為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為用不以難乎為道內既闇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

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成䟽穿鑿戶牖以爲屋室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學人心空故能覆物又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染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註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用體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

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耳○河上公曰故有之以爲利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爲用言虛空中者乃可用盛受物故日虛無制有形道者空無也○榮曰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用旣識有無之相因自知麤妙之相籍也○成跡無賴有爲利有籍無爲用二法相假故

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
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五色章所以次前者
前章況舉車器欲顯假法不真故次
此章正辨色聲以明實法虛幻相對
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第二明根滌
塵境勸令靜息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第一顯塵能敗相應須厭離

夫至道恬忘理
相俱寂一氣生貸遂成于人圓首戴
天方足履地四肢象於四氣五臟法
於五行故得目耳徹明心情洞曉須
捨有為之色來歸真淨之源豈趨馳
放之心以結聾盲之業不能割却誣
妄行指大方馳彩鳳於丹臺控玄虬

於碧落去彼取此長為真人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御註目悅青黃之觀耳躭宮徵之音口嗛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盲聾也

○御䟽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酸鹹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爽差尔又況躭滯代間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體之有聾盲此亦智

之聾盲者也○河上公曰五色令人目盲貪滛好色則傷精失明也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爽言失於道也○嚴曰滛於五色之變視不見禍福之形色者陷目之錐也佚於五音之變者聽不聞吉凶之聲者塞耳之椎也美於五味之變者口不中是非之情味者斬舌之器也○縈曰目雖能見槩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滛聲無倦失其聽口

雖能嘗察味莫窮乖其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爲義聾以不聞爲義有目而不見眞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爲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成疏五色令人目盲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眞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視即色是空與盲何別五音令人耳聾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躭絲竹耳滯宮商不能返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

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五味令人口爽五味者甘苦辛酸鹹差失也躭貪醪醴咀嚼膻腥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

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註馳騁代務躭著有爲如彼田獵唯求殺獲莊子云日以心鬪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也○御疏此言躭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田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以發狂病也○

河上公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嚴曰樂於田獵之變者思不免於狂惑田獵者狂惑之師也○滎曰縱之於田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身亡國失狂之大也○成跡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御䟽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爲貨難得之貨者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河上公曰妨傷

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嚴曰貪於貨財之變慮不免於邪傾財貨者害本之物矣○禁曰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成䟽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佳麗之

物也貪著愛玩爲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
大爲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御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滞於
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爲之滞色塵則傷
性故不爲也故去彼取此彼目妄視故去
之此腹含受故取之○河上公曰是以聖
人爲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
爲目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矣故去

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也
○嚴曰夫聖人者服無色之色聽無聲之
聲味無味之味不馳騁無境之域經歷無界
之方發無形之網獲道德之心矣○榮曰
虛心而內實爲腹也反聽而不盲不爲目
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爲之道來取也○

成䟽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仍上之
聖人即舉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
德充滿於內故爲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
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爲目也故去

彼取此去彼爲目之盲聾取此爲腹之實
智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廿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使四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使四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寵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根塵等法舉體不眞故以此章明身反榮華適為患本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第二假設發問辯其所以第三校量貴賤顯其得失

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夫代上尊榮無過九

五人之死地唯十有三開寵辱之兩途明衆生之不悟家門赫赫大冠長紛之雄禄之爵巍巍佩紛垂瓔之盛豈知夫玄勲一秩赤族便來故霍光以芒刺生憂楊惲以亘箕成禍老君大戒寵辱須驚念我凡夫心情不謇入朝廷而不賞出當寵而恒安田竇所以相傾爲執當之要

寵辱若驚

御註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〇御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爲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

使若驚欲令齊其寵辱○河上公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榮曰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耻皆懼也○成疏寵爲榮愛之名辱是戮耻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恚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爲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生死不撓其神可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身爲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也○御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

身者禍患之源夫躭翫聲色矜競榮華皆爲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等無有異末能無患秖爲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由貴生身爲患本故云

貴大患若身○河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
大患至身也○榮曰夫外其身者得失難
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貴身即有大
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成疏貴謂爵位
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惱老病等也
言凡人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
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
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爲貴與大患俱
以身爲本故言若也

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御註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憍盈無不生禍足知寵爲辱本故荅云寵爲下也○御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還自荅云寵爲下所以明寵爲下者夫恃寵即憍盈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本故云寵爲下也○河上公曰何謂寵辱問何謂寵何謂辱寵者愛榮辱者恥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寵爲下辱爲下賤○榮曰

何謂寵辱起問寵爲下釋出也寵爲貴應言上辱爲賤應言下今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爲上居高近危榮來辱及寵爲下○成䟽何謂寵辱假設疑問也

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爲上惠心觀照足爲鄙下何者爲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可爲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

御註寵辱循環寵爲辱本凡情或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

御䟽得則爲寵失則爲辱若驚者夫寵辱循環故寵爲辱本代間衆生得寵則欣喜得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糺墨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憍逸其驚相若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也○河上公曰得之若驚得

者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貴不敢驕富
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
禍重來是爲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而驚失
之而驚也○榮曰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
之與失並悉皆驚唯虛澹之人不駭其慮

是謂寵辱若驚也結上義也○成疏是謂
寵辱若驚結成辱寵之義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河
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大患至身也○榮

曰問也○成䟽假設問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御註身相虛幻本無眞實爲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温故爲身患○御䟽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爲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懼心神内竭於貪欲形骸外困於奔競苶然疲役非患而何○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榮辱解也有身滯榮悴之病兼生死之

災故云大患也○成疏此荅前問執著我
身不能忘遣爲身愁毒即是大患故知貴
我身者與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爲惱本
痛痒寒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註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
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也○御疏
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眞實即
當坐忘遺照隳體黜聰同太通之無主均
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

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乎故云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註云委和者莊子承
荅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河上
公曰使吾無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
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嚴曰休心
道德記志神明和為中主澹若不生無計
之計經營天地無慮之慮𦐇翔混冥存志
變化不以為異尊寵卑賤無所少多貴大
亡於身故大患不能得天網不能取也○
榮曰虛已忘心無身也是非患累起在於

身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
何患之有○成疏只爲有所以有身患身
既無矣患豈有焉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
言無者坐忘喪我隳體離形即身無身無
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第三校量貴愛顯其得失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
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忘

貴愛故以辱挍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爲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無所復驚忘身即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御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爲天下之主者貴身則陵人人故不附可暫寄耳若自愛其身以爲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爲之主矣然此章首

標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
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天下故爲大患爲
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物我都忘則百慮一
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
驚忘身則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
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
無爲無不爲不德而有德矣○河上公曰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言人君敢
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者則可寄立
不可以久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言

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已也乃欲爲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爲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榮曰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已苟能如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已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成疏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陵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寄

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附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騖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身爲大患戒勿耽貪此章則顯妙體希夷勸令修學先病後藥所以次之

今就此章義分爲六第一明不一而一一散一爲三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第四明體雜色聲而無方應物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第六明而無古而今爲綱爲紀

第一明不二而一散一爲三

夫玄道幽潛洪源湛邃陟三天而罕見昇八境而難尋狀鷄子之未分仰猶龍而莫覩杳

冥昏默理絕隨迎故軒帝失之於崑丘唐堯邈之於姑射不生不滅跨萬古而長存無色無形貫三清而首出從本降迹闢衆妙門廓天地氤氳開造化延埴闡真文於玉笈納群生於寶珠故劉安致八公之仙王母獲雙童之侍麻姑暫對海水之三移丁令歸歌知鄉闢之一變妙道之用其大矣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而能色故名曰夷

○御疏此章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

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夷希微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持執持也○河上公曰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也○榮曰道遠乎哉眼可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成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

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
色即參差只爲無色故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
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曰希也
○河上公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
得聽而聞之○榮曰大音希聲耳所不聞
聖人洞之獨聞和焉名曰希玄教難遇希
言自然也○成疏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
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摶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摶執持也微妙色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也○河上公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摶持而得之○榮曰大象無形難可摶觸聖人玄悟了達虛無故言微者機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絶有無○成疏摶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摶觸而得故名微妙也又臧公三一解所謂精神炁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炁者形相之

目惣此三法爲一聖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炁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形可爲乃言夷希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絶無若絶無者遂同太虚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

第二不三而三混三歸一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御註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耳道非希微故復混

而爲一也〇御疏此三者希夷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耳謂之夷希微則三世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聲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爲一矣〇河上公曰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謂夷希微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常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故混而爲一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爲一〇榮

曰希夷微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故三不成三惟其三不成三則無

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成疏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真而應即散一以為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致詰又

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義中

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絶名言

其上不皎其下不昧

御註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御疏皎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賾

其孰能與於此○河上公曰其上不皦言
一在天上不皦光明也道上下無極也
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
也○榮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乘乘不可
名復歸於無物皦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
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皦
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
聽得希夷之鍾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
羣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
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

也○成疏皎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皎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御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則妙

本湛然未嘗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〇河上公曰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〇嚴曰汎汎汎汎復歸虛空曲成萬物皆得以存窮微極妙盡得以然周流上下莫睹其無也〇成疏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旣能政理復能政他故云不可執名求理

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也

第四非色聲而無方應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御註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也

○御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

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爲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河上公曰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狀而能爲萬物作形狀也無物之象一無物質而爲萬物設形象也是謂惚恍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也○嚴曰無狀之狀無所不狀無象之象無所不象光於惚恍無所不顯大而若小存而若亡也○榮曰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

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途之未悟但
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
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爲自應還
真自應還真攝跡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
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

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
非定無怳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怳惚無
能名焉○成疏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狀
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亦能生
化故云狀之象

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御䟽至精無形至大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則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河上公曰一無影迹可得見知也○榮曰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不見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成䟽迎不見其首明道非古無始也隨不見其後

明道非今無終也

第六明而古而今爲綱爲紀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註執古無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反淳樸矣○御疏此明古先帝王能以無爲道化以化人故戒令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爲之化以御理今之有爲之事則不言而化矣○河上公曰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榮曰御正也古道無爲正也今道有爲聖也聖人持無

爲之道以正有爲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成䟽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註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也

○御䟽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爲而理當抱守淳朴爰清爰靜者是知爲理道之綱紀也○河上公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嚴曰執古自然以御於令不爲夷狄變則不爲中國改容一以知始一以知終仰制於道物無不懸無所不主無所不臨其職溥大無所不然爲虛綱紀天地祖宗也○榮曰玄古之道難知無爲之道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除耶得道之綱要○成疏古始即無名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令不古而古而令用斯古道以御令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

正擧所修之境希夷此章即明能修之智難識境智相會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三别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第二強爲容貌令物依修第三明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夫大道之本難尋妙象之形莫覩駕龍乘氣遊碧洞以翺翔馭鶴驂鸞眇丹丘以容豫其

性也寂其形也真若不譬之於當今群品格之而不得欲行于道知三冬之雪深忽造于非恐四隣之許覺修奉振帽其狀若斯豈此未愚放情流蕩生理五慾之境死入三塗之中豈識古士之心自矜而若是者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

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御䟽古者昔也士者事也言古者之人善以道爲事者精微要妙玄深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冲邃不可識知○河上公曰古之善爲士者謂用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内視如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嚴曰上通道德之意下達神明之心秉天地之常挾陰陽之變猶以隱匿形容絶滅

端緒作事由反不可識知○榮曰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知士能循也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壅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乖真故云不可識也○成疏古之善爲士者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爲者修學也前章執古御今此章即御今引古故爰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學人也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

深不可以心識之故歎之也

第二強爲容貌令物依修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御註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爲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御疏夫唯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爲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河上公曰謂下句也○榮曰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頗識恐來人無因豫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勗也○

成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
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
強爲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御註豫閑豫也善士代世聞法如涉冬川

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滌故閑豫也○

御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
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爲愛欲所
滌如涉冬川故多閑豫冬川所以閑豫者
冬氷堅壯無墜陷之憂也○河上公曰舉

事輙加重愼與與兮若冬涉川心難之○
榮曰履薄氷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
不敢爲非勤勤唯知進道也○成䟽豫猶
豫也猶豫怖懼也言修道學人懼於世境
意業如冬涉川水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

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隣

御註猶豫疑難畏懼今我不染也上言善
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
人懼鄰戒也○御䟽猶豫也畏疑難也夫

善士無愛欲故多猶豫及觀其行舉動施爲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愼也○河上公曰其進退猶拘制若似人犯法畏四鄰知之○榮日處俗行惡驚鄰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糺也○成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愼密恐畏四鄰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儼若客渙若氷將釋

御註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凝滯

於物渙然若春氷釋散○御疏善士於愛
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儼然肅敬爾雖於
愛欲如客對主而爲善之行不凝滯於物
渙然若春氷之釋散無留礙爾○河上公
曰儼若客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渙若氷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
欲日以虛空○嚴曰無留礙爾容者因應
而不創順道從天常如儼客不爲主人易
堂宇改妻妾爾氷者常陰而不陽靜而不
譁隨事變化與物推移柔弱潤滑無所不

可猶冬積爲氷春釋爲水天順時也○榮曰儼若客爲客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渙若氷將液春日麗而氷釋玄風舉而累消○成疏儼若客儼矜莊貌記云儼若思言學人應須斂勵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賔對主不可輕躁此明身業淨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或深明消散如彼冬氷之逢春日也

敦兮其若樸

御註雖渙然氷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質

樸無所分別○御䟽敦敦厚也樸質樸也
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
若質樸無所分別○河上公曰敦者質厚
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榮曰
厚而不薄實而不華也○成䟽敦淳厚也
樸素質也前旣三業已清惑累消除故能
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兮其若谷
御註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若波空
谷也○御䟽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

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河上公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名功無所不包容也○榮曰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成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德寬曠包容如谷也

渾兮其若濁

御註和光渾迹若濁而清○御疏善士心照清靜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河上公曰渾者守本

真濁者不照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榮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渁握珠自明似濁也○成疏混和雜也濁有爲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分消而混沌有爲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御註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清乎○御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渁則自然靜

止故云孰能於代閒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縈曰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成疏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寂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誰能安靜於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御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待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悟未

名了出常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爲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以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也○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

以長生○榮曰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
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
少故曰誰能○成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
雖復應動心恒閑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
而動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註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
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
不欲盈○御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
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染

滯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謂盈滿盈滿則妨道故云不欲盈也○河上公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榮曰上來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淨義存謙退不事盈○成疏保持也盈滿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也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註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御疏夫能

無所凝滯以至無爲於法無住不盈滿者能以新證之法以爲敝薄更求勝致不以爲新成而便滯爾○河上公曰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其敝不爲新成守敝者匿光榮新成者貴功名也○榮曰立身者不至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敝而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濕慮蕩於紛爭○成䟽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爲敝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境

智相會故能妙極重玄故次此章顯出重玄道果令就此章義分三別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第二勸返本還源歸根復命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

夫虛極眞宗怡忘要者入希夷之奧居惚恍之先理絕百非言忘四句或遊上界坐蓬獄而凝神時降下凡持舟航而接物爾大圓之境天地納之而不窮處細微之中毫末求之而不得厥理清淨其不思告夫靜退之夫須臻虛極之道

致虛極守靜篇

御註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

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棄塵境滌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御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爲正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悅五欲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

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河上公曰致虛極修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致於

虛極守靜篤守清淨行篤厚○榮曰其性正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成疏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第二勸令反本還源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觀萬物動作云爲及觀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爾之也○御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

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河上公曰萬物並作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吾以觀其復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

人當念其本○嚴曰始於無爲動於無形發於時和以遂成功也○榮曰萬物並作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爲以安靜爲情而動作去眞以從僞失本而逐末也吾以觀其復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

聖人抑末而崇本返澆以還樸也○成疏
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爲取捨貪
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
動不動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御註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
爲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故本
有作芸芸者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
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耳○御疏此舉喻
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

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禀而生也今觀情欲㷔㷔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滎曰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

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成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心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註花葉芸芸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也○御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矣○河上公曰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能死也靜曰復命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也○嚴曰天地反復故能長久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

復蟄故能彰變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復則
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
寧氣順血脉和平也○榮曰在末所以輪
迴也反本寂然不動靜曰復命近而爲語
强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夭虛靜保其天年

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
其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惠命也○成䟽
歸根曰靜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
靜曰復命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囂塵
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御註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御疏復命曰常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註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若易恒卦詞也○河上公曰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知常曰明能知道之常行則爲明也○榮曰復命曰常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知常曰明迷斯理者

闇悟此道者明○成疏復命曰常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知常曰明既知反命眞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不燭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必矣○御疏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註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辭也○河上公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嚴曰失道之人廢棄

經常事其聰明縱其志欲妄作凶行故知以受禍明以造殃深察以死愽辯以亡夫何故哉不反元始不復本根動與道乖靜與神殊存故不能存也然故不能然也○榮曰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皆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徒妄作所爲失當人誅鬼害故云凶也○成疏不知性脩反德而會於眞常之道者則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知常容

御註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静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御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容故曰知常曰容○河上公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去情欲無所不包容○榮曰知常達理量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成疏體凝常一道悟違順兩空故能容物

容乃公

御註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

公正也○御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爲王矣○河上公曰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榮曰正而無私○成疏公平也旣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

公乃王

御註能公正無私者則爲物所歸往○河上公曰公正無私則可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明千萬共湊已躬○榮曰偏私不堪宰物公正可以君臨也○成疏王往

也只爲包含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

王爲蒼生之所歸往

王乃天

御註群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也

○御䟽惟天爲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

無不覆故曰王乃天○河上公曰王能德

合神明乃與天通也○榮曰無心廣覆運行

以時○成䟽既作法王化主爲物所歸復

蔭覆含靈同於旻昊

天乃道

御註王德如天乃能行道○御疏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河上公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榮曰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疏通無滯動皆合理○成疏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

生化無窮

道乃久

御註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御疏道乃久歿身不殆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

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

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

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歿身不殆○河上

公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榮曰道則自

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成疏量

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旣

與此相符故義說爲久

歿身不殆

御註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

事矣○河上公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

者純俗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没

而不危殆也○榮曰没終也與天爲期與

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成疏没滅

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没身應感赴機

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没身本無

生滅故言不殆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共

[illegible]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使五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使五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太上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至極妙本勸物起修故次此章顯應感隨時從本降迹就此章中分爲二別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

第二歎至德潛運知若不知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

夫栗陸爲君赫胥當代皆遵至道不事文華十二帝之安時數萬年之流美上自爲主無

事無爲上下無知不相親事人如野鹿君若標枝俗成大道之鄉物致華胥之野真氣篤厚飲啄淳和率道性之自然挺太朴之皆一其壽遠其心真何以致之實賴無爲之力也

太上下知有之

節解謂上知泥丸下知丹田牡牝會絳宮閉心握固元氣流行耳聞神聲下知腹鳴行一御之即有鐘鼓之聲也○御註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御跡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爲太

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淳也若不知者没而無謚法者號之曰皇○榮曰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成疏太

上即是人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凝神遐寂體絶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貌殊致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御號太上之君沒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爲後代之

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載之後故爾○河上公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嚴曰人樂爲主曰帝也○節解親之者謂魂譽之者謂魄○榮曰下德之君有爲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成疏曰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𦂳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情共相譽讚也

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也○御䟽黄帝尭舜氏没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爲寒心

○河上公曰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也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嚴曰嗟之嘆之故謂之王○榮曰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

此下古之化也○成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雖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御疏此覆釋畏之侮之也百姓畏君之教令皆爲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耳○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榮曰夫爲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若能信下下亦信於上○成䟽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

猶其貴言

御註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也○御䟽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仁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

耳○河上公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榮曰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成疏世俗淫僞之言故不知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大罪障滋深也

第二歎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御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

爲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
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爲自
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仁施也○河上公
曰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謂我自
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爲己自
當然也○榮曰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爲
之風著事遂也前曆明三古言失道後德
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
還淳也道淺易覩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
神功莫測日用不知言自然也○成疏亭

毒之功成生育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知須荷聖恩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從本降迹應隨機故次此章即明應迹既興妙本斯隱就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爲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

夫五帝淳流三王澆競以結繩道廢干戈事興般則赤血剖心周則白旗梟首大道既饕天下崩離吳越以伐國亡軀之嗜以禪權絶命失道之義其在茲乎則知

聖治無爲玄風長扇芻狗萬物不親其親陳一物之納惶帀百姓之奎戾樂云樂云鍾鼓何爲禮云禮云彫瑑若此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爲然則聖人救伐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耳○御跡大道者代俗澆漓人人浮競玄晏之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爲之事故云廢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蹴躃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

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也○河上公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則仁義不見大道廢而惡逆生乃有仁義不傳道也○榮曰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移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興何廢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疎靜泰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實至一故言道興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

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漓道無興廢○成疏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呴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

智惠出有大僞

御註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僞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御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

俗制典以詰奸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爲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失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僞故云有大僞矣○河上公曰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

應之以爲大僞奸詐也○榮曰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去知與故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奸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爲道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僞○成疏智慧

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僞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爲僞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中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爲亂

六親不和有孝慈

御註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疎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御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慈恩斯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入覆出顧

人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爲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視人猶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河上公曰六紀絶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也○榮曰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混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成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

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孝顯其高行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註太平之時上下皆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御䟽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士之獲進親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爲清靜斯皇多士盡是夔龍彛倫攸序無非作乂然

後忠孝之名息淳朴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頹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朴乎○河上公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上下各自

潔己不知貞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榮曰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夫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

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成䟽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商紂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絶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既廢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絶聖智反歸至道令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棄絶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第一明棄絶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夫懷道之君凝心內照則體方地而生育法圓象而貞明絶代上之

聲塵括寰中之妙旨去人間之智行物外之心尭雲普覆於天維彜海横流於地紀然後物全于道事任乎真使巧僞絕於人倫忠孝歸於天性行三者而自足豈屬四而多聞見素少思後爲明戒也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絶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爲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朴淳朴則巧僞不作無爲則矜徇不行人叶天和物無失性是有百倍之利○御䟽聖者有爲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僞逐迹坐令喪

本故皆絶棄之而全其淳朴天和旣暢矜
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河上公曰絶
聖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像倉頡作
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慧反樸
爲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榮曰聖者
凡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
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令言棄絶所未聞也
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
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僞起用智不及於忘
智故須絶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則賊

來今言絶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成疏絶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爲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之類是也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絶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御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人無私親皆慈孝也故理至則

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絕則慈孝名彰若絕棄愛之仁棄義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河上公曰絕仁棄義絕仁之恩惠也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德化淳也○

榮曰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成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迷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

王之遽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人矜偏能之巧各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賊矣○御䟽絶巧者絶彫琢非法滛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没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令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爲盜賊故云無有○河上公曰絶巧詐僞亂眞棄利塞貪

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禁曰攦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絶巧也擲玉毁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實無利寧有盜乎○成䟽絶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濫竊莊云神農時巧人工倕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歎大乗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註此三者但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御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河上公曰此三者謂上三事所絕棄也以爲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榮曰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之利令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成疏三者謂前三絕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

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令有所屬
成疏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
之四行也
見素抱朴少思寡欲
御註見眞素守淳朴少私邪寡貪欲也○御疏欲求絶聖棄智則當見眞素欲求絶仁棄義則當抱質朴欲求絶巧棄利則當

少私邪寡貪欲三絶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河上公曰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質朴以視下故可法則少私寡欲當知足也○

禁曰朴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朴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成疏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棄絶

聖智以明遣累故次此章遣於因果爲因能生果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因分爲五別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躭染第三泛列衆生躭染之狀第四對辯聖人之悟以冶凡鄙之迷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

夫上元丹格之中秘境玄科之内真言窅窅貯玉匱之長存仙唱泠泠耀金書而迴發寶蘊於焉巖爾瑤笈所以長緘任秋水而自流置春臺而不取絕有爲之學妄分内之真對善惡而雙忘兼稚阿而兩絕豈修人事驅染代塵蔓滋於流俗之鄉低佪於鄭衛之境大聖哀此故絕而去之

絕學無憂

御註絶有爲俗學則淳朴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患也○御疏絶學者絶有爲俗學也夫人之禀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今都絶不爲是使物無修習令明乃絶有爲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其復初者爾若分内之學因性之爲上士勤心行未爲不絶也故曰絶學無憂○河上公曰絶學不真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嚴曰俗學則尊辯貴知群居黨議言人得之以益凶人得之以損天地之

内吉人寡而凶人衆故學之爲利也淺而爲害也深夫凶人之爲學也猶虎之得於羽翼翺翔遊於四海擇肉而食聖人絕之天下休息不教而自化不令而自伏也○榮曰夫志無爲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於進退則榮枠不驚抱自然之道寧有憂乎存有爲之業者學非爲己懸頭刺股所競者名睽雪聚螢所爭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成跡憂累患也

絶有相之學會無爲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則恭應阿則慢譍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譍則善慢譍則惡諭俗學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只在心識廻照豈復相去遠也○御疏唯譍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譍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絶否在於心

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
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
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
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河上公曰唯
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

疾時賤貧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
者稱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直
用佞耶○榮曰禮對爲唯野應曰阿穪心
爲善乖意爲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
慮俱遺任真則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

不美不惡然有爲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雖貴人以華薄之禮愜心謂之爲是不問賢與不賢濶已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此則智者翻闇於不智賢者到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定益之則憂失進智以殉美譽飾僞以爲惡事雖不同失均也故曰相生幾何也○成跡雖之與阿相去幾何唯敬諾也阿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違達

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善聞阿則嗔不知唯
阿兩聲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順意爲善違心名惡違
順既空善惡妄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惡
源乎一心而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

越然有爲之學迷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
喜怒唯阿之內適爲患累之本絕之所以
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染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凡人所畏者慢與惡善士所畏俗學
與有爲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御疏
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爲過惡
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爲過則物多尤
怨以況有爲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
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也
○河上公曰人之所畏人謂道人所畏者
畏不絕學爲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
仁賢也○榮曰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
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

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
危亡今流俗滯之有溺之忘反莽莽欲出
無期○成疏學人之所畏謂生死及諸塵
也不可不畏必沒溺也前絕學示善惡皆
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

第三汎列衆生躭染之狀

荒兮其未央哉

御註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
未有失止之時○御疏荒荒廢也慢惡爲
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棄絕若不絕

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時詩曰
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
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
○河上公曰世俗人荒亂欲學爲進文未
央止也○成疏荒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
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染滯之心其日固
久執着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註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太
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御疏熙熙者情

欲淫動之貌此明不畏絶俗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爲動生情欲熈熈逐境役役終身如餧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怡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爲愛著謂其卉木滋榮禽鳥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豳詩云春日遲遲採蘩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河上公曰衆人熈熈熈熈淫佚多情欲如享太牢如饑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

佚○榮曰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
也言流俗衆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
色味悅之以目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
不知爽之有日遂欲老而愈溢勞形困而
不休仍自欣欣以爲悅樂也○成疏言躭

淙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之別稱也熙熙
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生
欣愛聲色情淙極深如饑人享太牢之饌
悅美色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
適其心也

第四對辨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我獨泊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御疏我者老君自稱言我畏絕俗學學道含和獨能泊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爲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河上公曰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

荅偶人時○榮曰聖人言衆人馳騖於有爲之境爲聲色之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佚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成疏我魄未兆我老君自稱也魄寂也兆狀言聖人雖處俗塵而心知寂魄不爲前境之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著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

智慧魁弘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往上
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
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御䟽乘乘運
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躭著常有執求故若
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泊然安靜乘流則逝
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
汲也○河上公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
就

衆人皆有餘

御註䀏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先大○御䟽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俗學䀏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爲有餘我獨損之末常凝滯心無愛染故若遺忘○河上公曰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榮曰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成䟽衆人皆有

餘我獨若遺衆生滯有故躭染有餘聖智
體空獨遺棄不取
而我獨若遺
御註常若不足似有所遺忘○河上公曰
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
純純故若遺爾○御䟽言我於諸法中體
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如愚人之心也哉
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曰若遺爾○

河上公曰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分別○榮曰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或於情欲穢亂日深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也○成疏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

俗人昭昭

御註矜巧智也○御疏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者自矜衒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

施教法以繩下也悶悶者寛大之意也所以昭昭衒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絶俗學與有爲故聖人畏絶若昏默也○河上公曰明且達也○榮曰不知強言知内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成疏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流俗之人心靈闇昧昭然分别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而韜光匿曜故若昏

我獨若昏

御註自韜晦也○河上公曰如暗昧也

榮曰知如不知如將闇也

俗人察察

御註立法制也○河上公曰急且疾立法制也○榮曰斂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成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察

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空無體知虛幻恒自閑靜

我獨悶悶

御註唯寬大也○河上公曰悶悶無所割

截也○榮曰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好惡故
曰悶悶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寂兮絶於俗學
似無所止着○御疏絶學行人忽忽無心
常若昏昧而心寂兮曾不愛深於法無住
故似無止著爾○河上公曰忽若晦我獨
忽忽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寂兮似無
所止我獨漂漂若飛揚無所止也志意在
神域○榮曰德宇恢恢心臺澹澹猶如大

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成䟽晦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止也

衆人皆有以

御註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御䟽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分别有鄙陋頑者無分别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自衆人熈熈已下皆對

明也○河上公曰以爲也○榮曰用有爲也○成疏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衆人滯於欲境未甞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虚假會無分别既不見是亦不見非類彼頑愚若兹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我獨頑似鄙

御註頑若無分别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也○河上公曰我獨頑似鄙獨無爲似鄙以若不逮○榮曰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

御註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也○御䟽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毋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絶學之凡人也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河上公曰我獨與人異○榮曰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毋食用也毋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旣失

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爲
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爲之藥救有
爲之病藥無所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
聖人用道故言求食於母也○成疏獨異
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
而分别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别故愛染於
色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爲異

而貴求食於母

御註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
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

比如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爲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五千餘言則明理謂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爲定略也○御疏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躭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河上公曰食用也母道也我獨用道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共

使五

二十七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使六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使六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孔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絶學聖人貴用真道故次此章廣顯此人盛德容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爲體第四明道無去無來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夫大象無形至

人潛運陟三清而縱賞浮六氣而超然欲知其容誠不可擬散則爲氣牢籠百億之天聚則爲神出入九元之館帝鄉之上將馭白雲函關之前仍浮紫氣應物而動有千年之鶴歸乘時而行變五色之龍躍惟恍惟惚孔德之容耶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〇御䟽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學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唯虛極之道

是順○河上公曰孔德之容孔大也大德之容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榮曰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也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成疏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如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爲獨從於道出處默語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註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御䟽此明虛極妙本爲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爲物其運動靜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爲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爲恍惚爾○河上公曰道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榮曰未知道是

何物而令德從明夫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成疏言至道之爲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

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爲體

惚兮恍其中有象

御註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也○御跡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河上公曰道雖恍惚無形之中獨爲萬物法象也○榮曰恍惚中有象惚

恍中有物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成疏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爲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雖復非象非色而爲色爲象故是炁也言道種種變見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物者即上道之爲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御疏物者即

上道之爲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性修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河上公曰道之恍惚其中有一

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御註恍惚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御䟽窈冥深眛也虛極降生性修反德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眛不可

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河上公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榮曰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有變故言真也○成疏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註冥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御疏至道妙物就本非假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

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也○河上公曰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甚真非真飾也其中有信道匿功名其信在中○榮曰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成疏其精甚真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烝色神用之本也其中有信玄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註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
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
名故古今不去也○御疏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
德生成之功窈冥眞精之信始終無極今
古不渝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
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註云生成之用既
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
精眞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令各遂其生成
之用爾○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

常在不去也○榮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窈冥之理本絶因緣恍惚之中元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靈豈知眞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虛爲拯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賞之以爵簒弑者罰之以刑含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旣獨立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成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

無來無去既名不去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御註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上公曰閱禀也甫始也言萬物之生從道受氣也○成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古察今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以此令知萬物皆禀道妙用生成故

爾○御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遂其生成之用之然哉荅云此者以此甚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河上公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道受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令萬物之精皆得道之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其道不然也○榮曰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始至終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成䟽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恍冥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孔德容貌於教未周故次此章重顯孔德之行能以爲物範就此一章文開四別也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第二明妙體一中爲物楷式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第四援引古實結難曲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

夫大象以天地爲鑑聖人以道德爲本萬物云衆納之於黍米之中四大稱高載之於師子之上雲璈成曲比真人於列麻風琴動聲召群仙於鶱樹以慈貸物用

法資生曲全之行既深不伐之功彌著修之於我王子晉之排雲得不在人李少君之朝漢人能抱一道也斯尊成全歸之豈虛語矣

曲則全

御註曲己以應務則全也○御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河上公曰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嚴曰侯王雖聖猶以爲曲任百官而理其德則全也○榮曰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外順於物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

屈己從人身不失道正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萬境群典百端故言多也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成跡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屈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御註枉己以伸人則直也○御跡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爲

直言人雖不與物逆若物來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河上公曰枉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成疏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正理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御註執謙德則常盈○御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

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成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高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

弊則新

御註守弊薄則日新○御疏弊薄惡之謂也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河上公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成疏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

即其德新也此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爲物楷式

少則得

御註抱一不離則無失也○御疏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舉者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眞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於岐路喪生諒在於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爲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河上公曰自受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也○嚴曰所約者寡所得者衆猶爲寡少而物物物自得當矣○成疏少則得多則惑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滯二偏故迷惑也

多則惑

御註有爲多門則惑亂也○河上公曰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嚴曰信己思慮不取於人多言多知則狂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御註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爲天下法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萬事畢故能爲天下法式○榮曰一道也聖人懐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成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爲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不自見故明

御註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御䟽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嘗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明○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遠○嚴曰聖人不自矜見其明任天下之目以視天下故離婁不得齊其明矣○榮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損物我以全眞道德自彰取

其功而反失誇其德而不長也○成疏云
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御註人能不自以爲是而枉己以伸人則
其是直自彰也○御疏此覆釋枉則直也
言人能爲物受枉不自伸說以爲己是必

無尤故其直自彰著故云故彰○河上公
日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
世○成疏自他平等不是己非物故其德
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也○御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常爲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河上公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嚴曰伐猶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黃帝不能與並威因天下之力以戰天下故湯武不能與之量功是以普天之下可任諸侯之後可臣也○成疏伐取也

雖亭毒億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
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御註人能常守弊薄不自矜誇則人推其
長也○御跡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

弊薄不自矜衒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
云故長○河上公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
大故能長久不危也○成跡只為推功於
物所以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不與物爭誰與爭者○御䟽夫雅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河上公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嚴曰夫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既不與物爭誰爭之○榮曰以我為是指他為非不能順人雖知逆物而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成䟽此即歎美四德之人

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
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註古者曲全之言豈虛言哉實能曲者

則必全理歸之也○御疏此引古以結曲
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
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
歸之於己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河上公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能誠實也能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之者也○榮曰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等行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爲實録也○成疏昔人所

使六　十二

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總歸於己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曲全四德今物依修故次此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内文有四重第一

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
躁競所以無常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第四正結
執教之失

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夫水以柔弱破以
堅德以慈悲致廣天何言矣四時於
是獨行以制之修焉萬物以之自得飄
風欲作玄化制之於蒼蒼驟雨傾馳
白日拘之於皎皎天不可以長發泄
地不可以久飄騰故二儀可以長存
百姓於焉折中豈容凡扐敢肆狂踈
夸父歐河水而致亡共公觸周山
而自益卒暴之行老君戒焉者也

希言自然

御註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
明因言以證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

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
然矣○御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
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
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
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

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
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也○河上公曰希
言謂愛言愛言者自然之道也○榮曰希
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
非空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而失

真故少言而合道○成疏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絶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御註風雨飄風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也○御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於物而不

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雨之諭也○河上公曰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言疾風不能長暴雨不能久也○

榮曰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成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多執教生迷妄爲躁行以求速報

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新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故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至大欲爲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〇御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爲此飄風驟雨者荅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爲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爲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

可得乎○河上公曰孰爲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爲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爲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而况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不能使終朝至暮何况人欲爲暴卒也○成蹟孰誰也假問誰爲此風雨荅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况人爲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故從事於道者

御註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也○御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河上公曰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榮曰道者清虛無爲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成疏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能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雅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

只爲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道得之猶得道也

道者同於道

御註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矣○御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凝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者也

德者同於德

御註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

所施爲同於道用矣○御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之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唯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爲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河上公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同也○榮曰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成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爲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

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
有二文也

第四結執教之失

失者同於失

御註執言滯教無由悟了不悟即迷道故
自同於失○御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

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
乃在魚兔令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
言教則失妙理矣失妙理則無由得道是
同於失矣○河上公曰失謂任己失人也

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滎曰不能行同於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爲非同罪人之受罰也○成疏有爲躁競執㓗生迷旣而爲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昪云宿世不學問今復愈失鄰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註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御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

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
夏同風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
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
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上公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與道同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與德
同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與
失同者失亦樂得之○嚴曰事從於道道
從於事事從於德德從於事事從於失失
從於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御䟽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也故云有不信也○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不足於下下有不信下則應君以不信此言物類相從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嚴曰信不足謂主身也

有不信謂天人也○榮曰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道信人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成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滯名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舉躁競之人執教之失故次此章重明其義就此一章義有三別第一舉跨跂兩惑近繼驟雨前章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第三舉譬勸令厭捨

第一舉跨跂兩惑近繼驟雨前章

夫

界之中唯宗玄元之聖八天之内皆
尊黄老之真自謙自柔不跨不跂襲
氣母以生物陳學父以教愚堂堂無
爲皎皎清白酌不可竭匪同朝夕之
池仰之逾高豈比蒼蒼之色在涅不
滓凝淨空而難思於塵能同處沙界
而常寂喻矜伐於餘食歎彰明於贅
行端然不動紫氣射於西關澹爾無
爲白光聞於南曆欲
知其妙斯之謂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跂舉踵而望也跨者跨挾物也以喻
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
求行履乎○御疏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
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

翹跂則危故不可久立以跨挾物物爲礙必不可行亦如下文自見自是等也故跂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河上公曰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如此則不可

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爲貴而跨越於人衆共弊之使不得行○榮曰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跂踵越分行不久也踰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跂矜伐者自危亡也○成疏跂者不久跂慕羨也

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眞守素而
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跂旣乖其
道豈得久長跨者不行跨謂矜傲也修道
之夫應須謙遜方乃跨誕矜傲於人以此
爲懷不可行道故莊子云寄鵬鷃以息跂

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悲

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

自見者不明

御註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也○御
䟽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已欲以

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不明也○河上公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應道殊不知其形容醜操行之鄙也○榮曰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哉○成䟽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者不彰

御註是己非人直爲愆府故不彰也○御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爲是且欲大誇諸己而以出衆爲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爲怨府人所不堪衆毁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不彰○河上公曰自以爲是而非於人衆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成疏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

自伐者無功

御註專固伐取物所以不與故無功○御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

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以求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河上公曰所以輒自伐取其功美自失有功於人○嚴曰萬人未動天下未應爲之起兵失君之道爲兵之道失君之機萬民怨恨天心不平宗廟危殆終身無功也○成疏凡有所爲輒自伐取物皆不免故無功績

自矜者不長

御註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也○御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

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
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河上公
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也○成疏矜
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乎

第三舉譬喻勸令厭捨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

御註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
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
處斯事矣○御疏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
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
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
惡也謂爲贅行者爲自見自是等爲德行
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

莊子云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此自見自是等既
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爲故有
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河上公曰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

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日賦歛餘禄爲貪
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
有不畏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
人不居其國者也○榮曰殘餘之食不可
以薦饗誇跂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

斯行之爲是乃安之違理者惡此道之爲
非故不愛也○成疏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害也莊云附贅
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猶
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物或惡之故有道

者不處贅是無用之肉跨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咸惡見之故懐道之士豈處心於矜誇贅行乎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共 [seal]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使七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矜誇勸其厭好故次此章顯道之體狀令物起修夫設教處方必先病後藥藥病相對所以次之令就此章義開為五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條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夫有物混成先天地而作始氣含庶品超造化而爲功理性湛然寂寞獨立見其善貸強與之名物得以生字之曰道瑤池暫會或聞黃竹之歌峒嶺斯逢即見白茅之詠其爲逝也遠其爲精也真十二帝稱無名之君五千言作有物之母自然之道

天何言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御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稱道

故云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河上公曰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榮曰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可

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辨混沌無形自然而成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闡之以氣象原其本者先天地生也○成疏有物者道也明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

混而混混雖混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
此混成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先不
生生義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

御註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
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群有故周行而
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
故可為天下母也○御疏寂兮寥兮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寂寥者歎有物之體
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
感必應應用無心徧於群有故周行而不
危殆可以爲天下母妙本生化徧於群有
群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被其茂養之德
故可以爲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爲義也○
河上公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
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
化有常○榮曰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
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

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成疏寂寥獨立不改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

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御註吾見其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道生
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故強名
曰大○御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
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
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吾
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欲表其通生之德
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
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
以其自小而成大而道先字而後名者以

其從本而降迹爾○河上公曰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
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
也强爲之名曰大不知而名曰强大者高
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曰大○榮曰
夫有形者稱無像者絶名約通生而爲用
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本
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强也○成疏吾不知
其名字之曰道道本無名不可智知道名
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

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
強爲之名曰大體無涯際故名爲大故稱
爲強名以名體字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
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
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同有
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御註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
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

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御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雖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矣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河上公曰大曰逝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於無

窮布炁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返言其遠不超然絶遠乃復返在人身也○榮曰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成跡大曰逝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往至聖境也逝曰遠超凌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内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爲三界悟即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之上

第四擧域中四大令物依修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也○御跡因強名道曰大而擧所以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爲而化萬物此三天也吾道一以貫之○河上公曰道大者無所不容包羅諸天地也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

制也○榮曰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
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蚩帝
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絫富用
各有主歷言大也○成疏道大無不包也
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載也王大無不
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
伸其鑒誡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
所法謂下之文也○御疏域者限域也今

云域中之大則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
見而言則天地自爲限域亦不秪在域中
矣夫遺語以伸玄理不必曲生異義存文
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
名爲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

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
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
居一者王爲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
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
欲令法道道自然○河上公曰八極之內有

四大王居其一焉〇嚴曰功德同也〇榮
曰寰宇之表自可絶言形象之中理當稱
謂羅之雖具萬品究之雅有四大大名旣
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
於天地也〇成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
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莊云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
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
不域包羅無外也
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註人謂王也爲主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淨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御跡人謂王也所以云人者

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淨則天下歸往是以爲王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爲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淨無爲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

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爲法自然非復倣法
自然也若如惑者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
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虛
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則以爲虛無之孫
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自

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
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
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
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
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之道爾尋其所以

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倣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河上公曰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種得五穀掘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而不置之也地法天天澹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

天法道道法清淨不言陰陽運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榮曰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載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爲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

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己理絕於經營任
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
非天地以相法也○成疏人主也王必須
法地安靜而靜爲行先定能生惠故下章
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
育無私也天有三光喻人有惠照地是定
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
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
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
本收之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

無所法體絶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人法於地求學道以靜爲先故次此章即校量靜躁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靜以制動三十輻之循環重爲輕根九五君之端委登太山者宏大歸衆皐之高佩玉扆者爲君握庶人之紀是知六爻將設上一制之於群象八宿初分下五鎮之於衆位則知玄鑒妙遠唯靜與清黄屋尊凝唯高唯大聖開厥理詳而可知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御註重者制輕故重爲輕根靜者持躁故
靜爲躁君○御䟽根本也草木根蔕重花
葉輕花草禀根蔕而生則根蔕爲花葉之
本故曰重爲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

爲輕者根則靜爲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
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是屬鼻
之纊斯舉心靜則朶頤之求自息○河上
公曰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
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

長存也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虎躁故夭虧○榮曰大小俱輕不能爲於根本上下皆躁豈可爲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爲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爲主故無爲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爲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司其業爲君必須重靜○成疏重爲輕根譬重爲樹根輕爲花葉輕者凋落重者長存此戒學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靜爲躁君靜則無爲躁則有

欲有欲生死無爲長存靜能制動故爲君
也

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
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
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也○御疏君子者
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子人物故云君
子輜屛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此舉喻也
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

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必離散必生患禍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河上公曰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於靜與重○榮曰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為輕躁舉

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成疏是以仍前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而寂者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御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苦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遠離而不顧○河上公曰榮觀為宮闕燕舍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也○榮曰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嬛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為情欲不足以累真華屋未能

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成疏重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以遊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爲娛處染不染也

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註奈何者傷嘆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御䟽天子提封百萬井定出賦稅六十四萬井出戎馬百萬疋兵車萬

乘故云萬乘之主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爲僁化善抱則有截歸仁奈何承此重器躭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云奈何○河上公曰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萬乘之主謂王者而以身輕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奢恣輕淫也○榮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君豈宜妄動○成疏如何奈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滛勃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宇內哀歎之甚故云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云失君○御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爲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君也爲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干禄飾詐祈榮躁求若斯

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
失君此伸戒人臣也○河上公曰輕則失
臣王者輕淫則失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治身
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嚴曰失臣作失本

言君好輕躁如樹之根本而搖動根搖動
則枝木枯而槁矣人主不靜則百姓搖蕩
宗廟傾危則失其國君之位也○榮曰前
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
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成跡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重靜聖人動不乖寂故次此章廣顯此人行能功用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第二明重靜之人結願堅固六根解脫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而言之也

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 夫聖應圓通真心湛寂不行而去遠遊崑閬之中不出而知遐踐瑤京之上寂而能動處暗常明愍我蒼生永苦於九幽之內歎彼邪識長昏於五慾之中如嗔地

頭賢聖於焉不敢如醉象首達人所
以棄之哀彼凡迷從何得悟故善行
無跡將欲救之師資之道
一齊凡聖之心雙泯也

善行無轍跡

御註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
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

也○御䟽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
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
次來次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
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
不亦難乎○河上公曰善行道者求之於

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也○榮曰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軿不轢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偏周王之轍賢士鎖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成䟽以無行爲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也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讁

御註能了言教不爲滯執遺象求意理證

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讁過也○御疏
此明學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讁責也言
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不爲
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則遺象
存意埋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

善言無瑕讁○河上公曰善言謂擇言而
出之則無瑕病讁過於天下○榮曰言必
有中千里應之非法不言有何過也○成
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
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病也謫過責也默語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文作的字謂聖人之言旣無的當故無所之謂此明口業淨

善計無籌筭

御註能了諸法本無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筭自然照了計無計相非善而何也〇御跡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

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筭數自能深入
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筭故云善計不用
籌筭○河上公曰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
移所計不多不用籌策而可知者也○榮
曰籌策者以筭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
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成疏妙悟諸法
同一虛假不設虛假即假體眞無勞筭計
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第二明結顧堅固六根解脫
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

御註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
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揵其可開乎○御
䟽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
竪曰揵夫善行善言不躭不滯則心照清
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揵其可開
乎故云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河上公
曰善以道閉情欲守精者不如門戶有關
揵不可得開之○榮曰門以關揵有閉有
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
以道篡弑無以竊窬修身者以道聲色無

由開鑿○成疏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
之心恣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
雖閉不閉無勞關楗故不可開也此明六
根解脫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註體了眞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
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御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結繫也繩
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
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

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寘適使萬緣盡與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河上公曰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之○榮曰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心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成蹤上士達人先物後已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

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就伏心有文文尸三解解有三品惣

成九品通前發心爲十轉行也第三知真心有九品即生彼九宮也第四出離心有三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謂直登道果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始終無替也此明結願堅固

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者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成之故無棄者○御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凝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令必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物物者通有識無識也

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使令動植咸遂無殘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正者欲以救人之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

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榮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真聖闡經以開化赴感以遵凡以道

濟之曾無遺棄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始終
用道故言常惠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
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成跡是以聖
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聖人即是前三業
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爲能發弘誓願救

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
終不遺棄也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先舉人
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覃無識亦
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御註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也○御䟽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遣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悟了故云是謂襲明○河上公曰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天道○榮曰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成䟽襲承也用也此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師法資取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之也○御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之師法也不善人之資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

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河上公曰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道使爲善得以給用之○榮曰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愛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成疏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亦是

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
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
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

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
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
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也○御疏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夫初第進修兩存學
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體了行門

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旣去貴愛之目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爲師爲資示進修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將導悟證之空則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旣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魚相忘於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爲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以此爲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河上公曰不貴其師獨

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故曰不貴其
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榮曰
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師資之義
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壅玄流而不潤
資不貴於師失慧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

昏之者大迷也○成䟽不貴其師無能化
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
修學令明凡聖平等故遣師資斯則從淺
之深漸階衆妙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爲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爲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河上公曰雖知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成疏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知分別雖似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使七　二十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善行之士常善救人其於救物之方猶自未顯故次此章略示其要就此章中文開四別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還第二勸遣明歸闇爲學道

揩模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
本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逕夫剛

健者山道家明戒雄壯者屈先哲格言故兵強不勝於前水弱破堅於後張華有言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賢達所作誠不虛言是知四時去來寒暑易唯二儀迴薄日月虧全何況體道融明知白守黑

妙象圓照去雄歸雌歷萬劫而不為觀一心而常住為谿為谷天下歸焉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御註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靜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則眞常之

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嬰兒之行矣

○御疏曰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當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督以爲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

知其雄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雌守雄則敗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爲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經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雄守雌是名善行物皆歸往爲天下谿

能如此則眞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河上公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諭尊雌以諭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也爲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離已也○嚴曰於嬰兒復歸於志於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榮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

下谿不諂不驕在於中乎君子之行也不
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
猛之心者未可全眞抱雌柔之性者不能
忘道今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
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

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喩明
谿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成疏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谿逕也
雄陽也是剛躁之名雌陰也是柔靜之義
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

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爲天下之要逕常德
不離復歸於嬰兒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
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
於本性歸無分別智

第二勸遣明歸闇爲學道楷模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御註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
暗昧如此則爲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
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

御疏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照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務物當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爲天下之法矣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爲天下法式則真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用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窮極也○河上公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喻昭昭黑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

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
下法式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
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已不復差忒也復歸
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
窮極也○嚴曰反於未生復於未始與道
爲常歸於無極矣○榮曰知其白守其黑
爲天下式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爾安身
斯爲法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
人不以智耀人不爲名害已內雖潔曰外
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眞無

極○成疏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眩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知者韜光晦迹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爲修學之洪範也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既復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御註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也

○御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爲天下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爲貴無不含容如

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眞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朴矣夫道爲德體德爲道用論其用則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朴歸朴則

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
通其孰能與於此者○河上公曰知其榮
守其辱爲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
濁人能自知已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汙
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爲天

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則
德乃常止於已復歸於朴當復歸身於質
朴不爲文飾也○嚴曰道德是祐神明是
助道充德足則萬物大淳朴矣○榮曰知
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有官即有爵榮也

無位即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足常德反歸故言復朴者也○成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可常貴為禍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

彼川谷包納虛容也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眞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爲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歸於眞空歸於妙本也

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御註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爲群材之官長矣○御疏器形器也

自知雄下論性修返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朴散爲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麤涉於形器故云朴散則爲器也旣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麤故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朴聖人弘濟則爲群材之官長矣

○河上公曰朴散則爲器萬物之朴散則爲器用也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外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榮曰種散爲器聖人以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一氣未分種也

三種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開有象故言散朴以爲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工能字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朴爲器也

此眞仙之主爲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救物物得以全無割○成疏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旣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朴而爲化用故西昇經

云道遂散布分旣而爲君以馭世爲師以道導俗聖人卽用斯朴散而爲馭導之方也

故大制不割

御註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御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

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爲己用故云大制不割○河上公曰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割傷治身則以大

道制情欲不傷精神也○成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内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爲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使八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利物爲國主師匠故次此章即顯治國治身利物之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有欲有爲敗身毀國第二舉有爲之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第一明有欲有爲敗身毀國夫有道之君無

爲化主欲取天下順時應人故周武
剋商白旗懸於紂首項王禦漢赤帝
亡於羽身不知天命之來妄起雄強
之意故運命論曰龍犀日角帝王之
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不其然乎高
祖揖讓而嗣興秦皇暴勇而宗滅吾
見其不得已
豈虛言哉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御註天下者大寶之位也爲君者必待曆
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之
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矣○御疏
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
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寓而姦亂

之賊凶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爲之主旣誅夷之不暇何天禄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爲之事已語助也○河上公曰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嚴曰天下者神靈所成太和所遂神靈所察聖智所不能及而威力之所不能制○榮曰夫無爲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爲吾見

其不得已也○成疏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爲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爲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御註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爲神器故不可以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御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爲者爲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令流布愷悌之化使凶暴之徒力爲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爲

爲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河上公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朴也○榮曰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歛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爲之非而執之以爲是則敗失也○成疏天下神器不可爲含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亦是帝位也若無爲

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爲擾動即群生失
性故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滯溺有
爲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失國喪邦
執者失之
御註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
陵雲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
王也○御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政或繼體
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
位陵雲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福
善禍淫神怨人怒是生災沴亂乃斯作誰

使八　三

奉爲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河

上公曰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爲詐僞

第二舉有爲之相示諸法無常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隳

御註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

前或隨之於後或噓之使暖或吹之使寒

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

隳隳也○御疏曰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

伏也噓暖氣也吹寒氣也羸弱也載事也

隳壞也且夫爲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
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嘘之使暖
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使強或抑損令弱或
引之以載事或推之以隳壞且同糺纒不
可隹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爾

○河上公曰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
隨之也或嘘或吹嘘溫也吹寒也有所溫
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
羸弱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
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

也○榮曰夫有爲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温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隳若行有爲雖成必敗若用無爲能弊復成也○成䟽夫物或行或隨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巳也隨從他言物或先時由巳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或嘘或吹嘘炁温喻富貴也吹炁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或強或羸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

物壯即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
不定也或載或隳載連續也隳廢敗也連
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
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不定以表
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有爲封執
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聖人觀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
故去過分爾○御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

覩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
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
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其名數且分爲三目
徵其事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
爾○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
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
無爲則天下自化之也○嚴曰甚有爲也
奢不中和也泰高大也故去之也○榮曰
奢泰者即有爲之事也逐欲爲甚心存侈
靡爲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

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後樂足去泰也○成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一中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以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

正明爲君莅物不可執滯有爲故次此章即明爲臣輔君亦須去兵用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第三明有爲乖道必致危亡

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夫雲龍一變天
地爲之晝冥風鵬載飛河水爲之怒
擊何者雲助龍勢水溢鵬圖譬之人
君必俟良佐高宗遇傳說商道所以
中興噲王失樂毅燕國於焉絶滅人
能弘道豈不然乎明君得賢狀飛鴻
之有羽翼聖主遇善若和羹之得鹽
梅故江充絶命於鳳池霍
光圖像於麟閣不其然乎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
德不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夫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兵加於彼彼必應之其事既
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御䟽以用

也佐輔佐也還報也言爲人臣者當用道
化無爲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
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
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
威窮黷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亦必應
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誰能預尅
○河上公曰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
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
以輔佐之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人自
服也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

人也○榮曰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内不以兵強天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成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

天下以用也佐輔弼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盛用強兵逞暴天下若作身心解者即是三毒六根兵也其事好還還返報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内用三毒還

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
荆棘兵器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
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御疏師君師也

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
行齎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荆
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加以和氣致祥兵
器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成故必有凶荒
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河上公曰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事不修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也○榮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也○成疏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惠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御註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

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愼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故爲深戒也○御跡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春秋曰殺敵爲果令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爲暴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故老君

云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之士但求止敵令不爲寇必不得以衆暴寡陵人取強則其事好却還報是以戒令不敢云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

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伐取故
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若必伐取其
功是則自爲驕泰驕泰則樂殺故不旋
踵此爲明戒可不慎乎○河上公曰故善
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然也不敢

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
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
推讓勿自伐取其美果而勿驕驕欺也果
敢勿以驕欺○榮曰故善者果而已不以
取強能用爲善止敵爲果賊來侵我所以

除之不以國兵强專用爲是也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自大爲
矜取功爲伐好勝不已亦賢於敵謂之驕
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
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憍迫不
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
好戰也○成蹊故善者果而已果決定也
已止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用
兵也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

是果而勿強

御註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御䟽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陵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河上公曰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是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兵堅甲以侵陵人○榮曰必定能不憍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

而勿強也○成䟽果而不得已如堯攻有苗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戈是果而勿強結成以前是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爲乖道必致危亡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御註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也○御䟽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之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

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猶止也○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強者不可以爲久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

不行道者早死之也○榮曰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爲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成疏物壯則老炎極則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謂之非

道非道早已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故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息兵用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次此章明用道匡時須資權實兩智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爲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爲

夫天道助順逆之則凶人理須安動之致禍三皇之代淳化而素於干戈五帝之時揖讓而捐於征戰自茲以降集心競興故白起爲軍詐坑趙卒田單作將大破燕城不能順人與時消息流惡萬代取安一身豈知老君惡用凶器獨立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自守居左無言甯明戒以訓人令無施於凶器生曰大德何用殺手

處

御註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之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爲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御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者韜略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愼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

當遊心道德之囿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
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爲佳
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爲奇兵鈐之書先
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
器爾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畜德於身
使八　十一
是爲能事既云不祥之器所以凡物尚或
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
道者不處○河上公曰夫佳兵者不祥之
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
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

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也故有道者不處
有道之人不處其國○榮曰精飾為佳祥
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
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惡亡為物之
所惡故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成疏夫
佳兵者不祥之器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霜
戈耀日寶劒輝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
之器也内解是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鈗諸
根而貪取愛境者不善之行也物或惡之
故有道不處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

有道行人不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御註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御䟽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河上公曰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嚴曰君子者有土之君也貴左者尚生長也

○榮曰經天曰文止戈爲武其爲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爲重行兵主殺以右爲貴也○成疏有君人子物之德爲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貫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衛註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不爲善之材
器○御䟽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上
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者明用兵則
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
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
以道德爲材器故無不利爾○河上公曰
兵章者不善之器也○榮曰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
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成䟽兵者不
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巳而用之疊前

來文重顯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致兵革之主陰強爲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御註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之謀也

○河上公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

御註戎狄内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

澹爲上○御疏夫文德者理代之器兵謀也蓋其輔助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克定節制宜存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猶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澹爲上也○河上公曰澹爲上不貪土地利人則寶也○榮曰恬澹静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静故言恬

澹不好用兵不以爲美也○成䟽恬澹無爲也君子心亦無爲故雖用兵而不以爲美也揄修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爲上應不離真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御註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御䟽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克勝猶慚德薄不以爲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爲美者是好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人者當順天地之德以全濟爲務焉不可苟騁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河上公曰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者是爲喜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爲人君而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矣爲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妄行刑誅也○榮曰君者人之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成䟽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若以佳兵爲美即是愛樂干戈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閔既多不可得意

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御註偏將軍卑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

之尊處右者主兵謀也○御疏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軍爲副不專命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却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河上公曰吉事尚左吉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故居右其主殺○榮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閫外以行誅故居右○成䟽言以喪禮處之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令偏小之將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

之

言以喪禮處之

御註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矣○河上公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御註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仁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御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

惻隱爲哀泣不亦宜乎○河上公曰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滎曰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其失道悲其過害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成疏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愍其傷害既非用道恐濫無辜

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

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資也○御䟽夫戰而
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
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爾亦何必
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諸註此義
云皆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旣無所據今所

未安故不録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
乃衰敗非戰勝也○河上公曰古者戰勝
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
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也不樂之心
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也

○成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戎雖戰勝前敵不以爲善故素服而哭仍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校量故知權劣實勝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使九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使九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濛陽強思齊纂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就此章中自分為四第一標无名將以明道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　夫玄玄至道窅窅真宗希

夷莫測其源恬澹自居其性短長一
揆朝菌與椿木齊齡愚智同祛檮杌
共離朱夔派從本降跡一相言分攝
體歸真三生總淨名稱斯總塵色一
空化白鹿於仁安下紫軿於胤祖其
用斯現其名常无王侯守之仙掌均
於甘露列士歸向泠耳洽於
乘風大混无名良有以也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御註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御疏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河上公曰大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大能小能存能亡故無

常名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寂然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榮曰有名之物普悉無常今謂歸常道朴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御註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御疏言侯王若能抱守

妙本精一無爲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歆和將自賓服矣

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祅沴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瑞侯王也○河上公曰成同云天地相合者謂人君守道德合天地和氣流洽嘉瑞自臻人無命令化自均平甘露者和氣之液也

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御註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御䟽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河上公曰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

夫將知止知止不殆

御註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御疏殆危殆也侯王若以道而化萬物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河上公曰有名之法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致毀辱經云知止所以不殆○成疏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榮

曰子依母必無傷害人依道故無危殆也

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川谷之與江海通流耳○御䟽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耳王弼曰此舉諭言道不居一天下令將在天下法譬之猶川谷之與江海

川谷爲末以喻於有名江海是本以喻於無名川谷從何而來從江海而來今日欲歸何處還復歸於江海有名從何而來從無名而來今日攝化衆生欲歸何處還歸於無名。河海若無川谷則無以滿川谷若無江海則無以流無名若無有名則無以顯有名若無無名則無以出江海猶川谷故所以滿無名由有名故以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章所以次前者前者明右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賓服有道之君此一章内物有三句

具一意連次而來遂分爲四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貧而樂道第四結其死而不知善其不遠天理

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

夫明鏡以淨瑩形幽谷以虛納物大冶陶鑄先忌爲於鏌鋣造化分形必不言於人耳則知用使九四

智迷道夫所者七故七聖馳車問襄城而不得一子凝觀坐河陽而寘然堯舜以禪讓大全燕秦以爭權失國是知息智自勝道洽於誰耶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知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

智則無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御䟽知

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
識察前事是名知法○成曰謂照達前境
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知爲智自知
已身窮命善惡三代報應无不明也○河
上公曰能知人好惡是智人能自知賢與
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
○榮曰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
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巳也鑒
人而知善惡者智也照巳而知得失者明
也知善就君子如染芳蘭知惡遠小人如

去鮑肆智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
悋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
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
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
皆空外何染於聲色內外清淨故曰明哉

物我皆通故曰智也按南華經曰黃帝遊
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
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得之乎若

用人間之巧智辨是與非欲求道原未聞
斯旨惟當滅智可契眞詮故經云非以明
民將與愚之即其義也

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註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
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矣○御疏勝人
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
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
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

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河上公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外無敵於外者可謂強矣○榮曰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道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弱骨曰強故言自勝

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貧而樂道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御註知止足者無貪求可爲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御䟽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

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河上公曰強由勤也人能勤力行道道亦有意於人○榮曰知分之人雖一瓢而爲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爲貧飾躬勵己爲強行信道彌篤爲有志按南華經云曾子居衛縕

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蓋謂知足者也

第四結其死而不忘善其不違天理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爻於其道又註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

強力乃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一期
之盡可謂壽矣○御䟽知足強力等行人
所常行若不失其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
矣又解云同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又䟽
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

使九 七

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和頹然任化而
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韈其後
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
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為之壽乎故莊子
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河上

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以明實服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爲法道忘功就此門中分爲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

夫四大居尊一人爲首明者爲之視智者爲之謀端坐紫宮無爲自得況大道廣汎具物資生河上真人騰青雲於百丈淮山仙客嚳丹桂於三秋吳主謁葛玄於水中漢武接上元於雲路則知可左可右其斯之謂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御䟽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爲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河上公曰汎是無滞言道汎汎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殊離罄無不宜在人所用故用周内外左右咸得故云其可左右不可左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御䟽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爲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河上公曰恃待也辭憚也物實資待至道而得生成道能生成而不辭憚也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

功成而不名有

御註言萬物恃賴沖用之道而生化而道不辭憚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御

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爲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成疏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御註愛養群材而不宰於物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御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小者是不可名小夫大道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爲主宰衣被萬物常無

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成疏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而匿德藏名泊然無形故不為主似若微小以是聲義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御註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為主則可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御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為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

於大爾旣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爲名註云有萬物不同者
莊子文也○成疏道能生長爲物所歸譬
彼大海方玆虛谷雖物所歸不爲物主旣
不爲物主可名大耶言不可名大

第三擧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
業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
故能成其光大之業○御疏言理天下之

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爲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也

○成疏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爲大只爲先物後已忘功忘大故爲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廿六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可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晴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可一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大象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無方之用利物忘功故次此章顯忘功之人爲物之所歸往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第二舉樂餌爲譬表理數虛玄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

夫五嶽分形泰

山爲長三才肇位聖主居尊舉綱則衆目自至提樞則群方是執大象也天下歸焉虛忘之德既弘坐進之言可大豈比陽春白雪郢曲奏而成虛芳餌紅鱗過客止而無實則知玄言味澹俗士拋之而無知金格理清懸夫求之而罕得非執大象者孰能體之乎

執大象天下往 可一

御註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歸往矣〇御䟽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大道以理天下無爲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覲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〇河上公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

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榮曰大象無形無形者虛無之大道執專也持也能持身於玄德之境專心於幽寂之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成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无

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章忘成大之聖人持無形之象常善救物故爲天下之所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將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泰平矣○御䟽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者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大者言功業之光大也

可一　二

○河上公曰萬民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體安而大壽也○榮曰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

動曰安死生泯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成疏太大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
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和等大乘
之法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宗二舉樂餌爲譬表理教虛玄

樂與餌過客止

御註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
長也○御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諭
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則歸往亦
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

留止爾○河上公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榮曰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泰物情不悟少能依止

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己不能執象欲泰難乎○成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翫故暫過之客逢必止住躭愛也

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

御註人君以道德清淨爲教初出於口澹乎其無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御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爲不言無爲之教者初出於口澹然無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爲滋味乎○河上公曰道出入於口澹澹非如五味有酸醎甘苦辛也○榮曰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爲美不安謂之爲澹也○成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口澹然無味非如樂

餌可翫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爲之止住
道言無味學者罕見惠能嗟乎世人迷妄
之甚但知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
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以道鎭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
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和泰歲計有餘
故用不可既既盡也○御疏既盡也道化
無爲澹然平正既不爲察察之苛急亦無

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具物允亨故用不可盡也○河上公曰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無形非若有五色青赤白黑黄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之不可既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欒曰既盡也自可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寶雖爲利用有盡也聲

雖可悅聾不遠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爲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徒如此也○成疏視不足見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聽不足聞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皷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義例爾用不可既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絕

視絶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以知无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章所以次前者

前章正明忘功大聖爲物歸依故次此章即顯忘功之人權道方便夫聖應多途逗機匪一或隨緣而數小教權或起感而闡大乘故有真應兩身權
可一
實二智用權以寵下士持實以度上
五
機就權實之中非無優劣今之此章略申斯義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第二校量二智明不及實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夫六道順行愚

夫逆計飲河將死空疲逐日之心吸露全生自喜昇霞之望春芳夏容四

時於是行焉雨散雲收七政於焉合矣或反而後合示君子之明科或改而更張揄德人之靜退豈如盲者與其無知留情愛慾之門必失坐馳之境譬游魚之脫水如利器之示人若此凡蒙言歎何盡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御註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

此章繼以歙歛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照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修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歙歛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効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御䟽翕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教亦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略示方便則深達根源鈍根衆生惑滯
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
欲翕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
自困於愛慾即當自歙歛矣強弱等義亦
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者乍聞斯語以

爲非道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
故註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
爲詐譎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
之難故爾○河上公曰將欲歙之必固張
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也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也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使極其
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者其道微其效明
也○嚴曰此四者明絕聖而德自起廢智
而化自行翕天下之心而使自張弱天下
之志而使自強矣○榮曰將欲歙之必固
張之將欲塞兊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
兊而濟事困而後已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

生之徒剛強死之徒若至當止也將欲廢
之必固興之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
積滅身臨時自悟是謂微明上之權道觀
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潛資甚自微
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

陳化導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實示之
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教深遠左右
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後欲歙之
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

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成疏將欲歙之必固張之歙合也歙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歙歛不爲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歙之昔者老君西入罽賓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後化之以道是也其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内傳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

不爲災然後爲其說法是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恐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迹所以恐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除妄是謂微明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第二校量二智明權不及實

柔弱勝剛強

御註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御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卒令其翕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故云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榮曰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成疏柔弱實道也剛強權智也欲教難化衆生故

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諭云魚若失泉則爲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爲詐譎矣○御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主之秉權魚之失水猶主之失權則爲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竊弄而爲詐譎也○河上公曰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

淵爲去剛得柔不可復制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者也○榮曰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

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人○成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即爲物所擒權示人即爲人所

制故不可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此一章即是第三段文正明結會就此章內文開兩別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夫無爲妙道高謝躋迎在古非長處幽何昧昭昭大德合生日用而不知寂寂玄根品物雷同而誰辨啓瓊蘊之與天書則上清太清演玉樞之科罪福則三塗九夜孤魂叫叫於泉路滯魄恓恓於苦庭非大道而濟之孰排幽而出暗雖謂玄黙而無不為誨彼凡生方知道力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
御註妙本清靜故常無爲物恃以生而無不爲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爲而民淳朴矣
○御疏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性清淨妙本湛然故常無爲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爲也夫有爲者則有所不爲矣故無爲者則無所不爲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爲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河上公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

以無爲爲常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
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已也○
成疏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凝常之道寂爾
無爲從體起用應物動作前句是本後句
是迹明此本迹迹本寂動動寂義也侯王
若能守萬物當自化萬乘之主五等之君
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學
人亦爾所以偏舉王侯者明君王爲化利
物弘多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御註言人既從君上之化以無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無名之朴者道也○御䟽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爲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禀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而鎮之令其清淨不欲作也○河上公曰吾身也無名之朴謂道也萬物已化而後欲作巧僞者王侯當鎮撫以道德也○成䟽

作起脩也朴道也言衆生初從化起脩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滐有此以空遣有也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將自正

御註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静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矣

○御疏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上言凡人欲

動作有爲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静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所以鎮無名之朴爲衆生興動欲心若復執滞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爲則興彼欲心等無差别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静蒼生欲心衆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瘉而忘藥舟以濟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不欲以静天下將自正夫無名

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淨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化下不煩教令而天下平正故曰天下將自正○河上公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王侯鎮撫以道德於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道化之者也天下自正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成疏無名之朴亦將不欲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此無名之朴也前以無遣有此以有遣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不欲以靜天

下自正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稊稗无覽悉皆至道故云天下將自正此句結衆妙之門者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共卌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可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可二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　強思齊　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經明道下經辨德上經下亦具明道德但以道爲正以德爲傍下經亦具明道德然以道爲傍以德爲正據傍正爲論故有道德經上下此經一卷凡四十四章一經大分義開三別第一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總結前旨也

執不同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
世異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
本第四斥禮為浮偽
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第一正開德宗

就此章中又開四別
第一顯上下二德妄

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夫義
項道尊唐虞化美皆處無為之事
同臻自得之場不矜名聲無善誇
伐合天地之清鎮齊日月之貞明
可二 一
在物能知行身不貴可謂上德不
德玄之又玄謙卑而光道合三皇
之首動而能寂爰標陸栗之時則
知行禮行仁消乎澆浮漸興故憲
法斯執正卯誅兩館之間賢聖不
明姬昌致七年之禍不能忘義在
道遂乃處薄居華失妙
於大全寔愚夫之弟鑒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爲化清故云是以有德建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迹涉有爲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爲麤故云是以無德爾○御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辨用也謂上古淳朴無爲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

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註云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莊子雜篇之文○河上公曰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強名故言上德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榮曰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爲心凝至一而爲體不言均天地之化無事成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之爭雖

復處宗處極而乃非爭非名無爲自然故云上德爲而不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畜養萬物物得以成故云有德內明德與道合厥義可尊故云上德道旣無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乃韜於光不耀之光光矣有用有光濟人濟物故云是以有德○成疏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獲爲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

德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爲之風而百姓尚無爲之迹尚迹爲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德稱不失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河上公曰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是以無德蓋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榮曰道德之風

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斯興文字既彰澆漓漸矣故云下德以德爲德以功爲功恃德伐功故云不失德執言有德不及無爲故云是以無德内明體同虛寂者德之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成疏證未造極故稱爲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未能冥會故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註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

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朴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御疏此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爲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之無爲者但含孕淳樸適自

無爲非知無爲之美而爲此無爲故云而無以爲豈惟無迹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註云此心迹俱無爲也○河上公曰上德無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爲而無以爲言無以名號爲○榮曰以用也上用無爲以

化下下用無爲以事上也○成疏以用也
上德無爲至本凝寂而無以爲迹用虛妙
此明無爲而爲爲即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
著而迹涉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有
所以爲而爲此心無爲爾○御疏此覆釋
下德也下德爲之者爲心美無爲之化而
爲此無爲故云爲之語心雖欲無爲論迹
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爲言下德之爲有

可二　四

所以而爲也故註云心無爲迹有爲也○河上公曰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言以爲己取名號也○榮曰上用有爲以導下下亦以有爲以事上何者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君海内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成疏心不忘德故稱爲之迹仍有事故言有爲

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兼愛爲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則此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御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爲上他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爲之行止而忘仁雖云施不求報兼愛即難普終是小

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爲有事故云爲之論迹即近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故註云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河上公曰上仁爲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而無以爲功成事立無以執爲○榮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兼愛慱施仁也賞善罰惡義也恒眞道德其宜上也上德下德亦澆淳之化有殊無爲有爲明得失之政斯别下德之稱有爲者是上德之劣也上仁

之稱無爲者是上義之優也○成疏仁慈也有心覆育故言爲之不責恩報故言無以爲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爲三寶之中以慈爲首故五德之内亦以仁爲先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之事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御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朴已殘

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有裁非就是有所以而爲故云而有以爲故註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河上公曰上義爲之爲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爲動作以爲已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成疏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爲末階虛妙故言而有以爲也

七

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註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故云爲之禮

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
攘臂而怒爾○御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
也莊子曰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
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
千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淳源一失衆務爭
馳且在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
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
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爲之往而莫應
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故云攘臂而仍之
○河上公曰上禮爲之謂上禮之君其禮

無上也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也而
莫之應言禮者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即
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
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榮曰上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以此教人故曰爲之

禮煩則亂下不能行故云而莫之應可謂
信不足有不信相信自可忘言不信則生
忿爭是以揮拳攘臂更相牽引○成疏上
禮爲之而莫之應禮尚威儀即經中數齋
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

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忠澹雅尚威儀雖爲衞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外亦不能應物故言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爲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即其事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

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

御註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云道衰而德見德失仁存仁亡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改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則上德之無以為○御疏此却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

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云失者約人而言
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
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
代俗淳醨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
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喪則失德而後
仁兼愛之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
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
則悖忘禮於澆醨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
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
一爾○河上公曰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

德化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義衰則施禮躬行玉帛也○榮曰玄古淳和物情誠實人皆自足不假仁義以煦濡家悉無爲各懷道德以游泳文象不作教迹未興混親疎忘貴賤此則太上下知大道之化也此風既散謚號乃興畜養之義行焉成濟之功見矣聖人潛被黎首自安此上德之化也親惠情生汎愛功起親則有所不普愛則有所不同澆風以漸

也親愛不足以化俗賞罰於是以理人又喪賞罰之義廢仁義之禮教之以折旋行之以玉帛而君欺於上臣誑於下淳源已遠澆浮孔熾也○成疏故失道而後德道上德也有情衆生澆波漸盛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失德而後仁德化漸替仁恩繼之失仁而後義仁慈不行厥義方起矣義而後禮自道喪淳漓於斯爲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僞已甚

第四斥禮爲浮僞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註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
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
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
禮防亂則但可爲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
之正也○御䟽制禮者爲忠信衰薄而以
禮爲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
玉帛乎哉○河上公曰夫禮者忠信之薄
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衰薄而亂之首禮

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耶亂日以
生○榮曰人皆敦厚各懷忠信亦無煩曲
禮但忠信已薄澆浮更厚惑亂滋甚以禮
理之賤質貴文轉增邪亂故言亂始也○
成疏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
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浮偽之元
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御註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
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

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
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愚
昧之始○御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
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撿外之
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此之道乖夫質

素所以爲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
靜亂因亂救之貴在恊和歸於淳樸而代
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
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爲愚
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河上公曰前識

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唱始○榮曰道德者道之實也仁義者道之華也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夫明者自然合理闇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成疏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謂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脩道行中甚爲華僞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

御註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處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不居其華也自居其實矣○御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爲謂之厚實禮義有爲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河上公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在身敦朴也不居其薄不處

身違道爲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華不上華言也○榮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云去彼取此散樸以爲器原其始也至淳失道而後德要其終也澆薄是以仁非本性義異自然信不由衷禮飾於外是非戰爭姦巧紛紜父子失慈孝之心君臣乖忠義之道於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愍至道之崩淪欲抑末而崇本息澆以歸淳故舉大丈夫經國理家脩身立行必須取此

道德之厚實去彼仁義之華薄則捐俗禮
歸真道○成疏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
其薄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
堪為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
故稱大丈夫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
禮義之薄耶居其實不居其華達道之人
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豈處心於
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御註去彼華薄取此淳厚○御疏彼謂禮

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慮歸一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河上公曰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成疏去彼華薄則是絕仁棄義

取此實厚則是反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手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非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尔彼此亦然

昔之得一者章第三十九

昔之章則是第二大段第一章正廣明德義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第三明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

夫一炁初分天地標二儀之大三才肇位王侯稱萬國之尊既流清濁之源又執陶鈞之柄迎不見首漢文帝於是迷方隨不見終河上公於焉發覆冥寘善貸具物咸資谷得以盈王得以貴故知沖融妙本混三界而難思冥默真宗貫九重而莫測生妙之理其在茲乎

昔之得一者

御註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

物爲一故謂之一爾〇御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爲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得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故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如下云〇河上公曰昔往也一無爲也道之子也〇嚴曰一者道之子於神爲無於道爲有元元之元始始之始窅然獨存玄妙獨處變化之要也〇榮曰昔之得一者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〇一元氣也未分無二故言一也天地雖大所禀者元一萬物雖富所資者沖和王侯雖貴所賴者眞道是以清澄以廣覆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豁以盈滿安樂以全生無爲而正定何以致然皆得一於道〇成疏昔古也一道也言曩昔劫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御註氣象之大者莫過乾穹崇廣覆也

御䟽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穹崇廣覆資始萬物○河上公曰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揺也

成䟽禀得道炁積陽成天清浮在上

地得一以寧

御註形質之大者莫過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能磅礴厚載資生萬物○御䟽

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磅礴厚載資生萬物○成疏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

神得一以靈

御疏神者妙萬物以爲言由得一故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河上公曰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也○成疏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知無方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谷得一以盈

御註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運動無竭○御疏水注川爲溪注溪溪爲谷由得一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河上公曰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成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御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河上公曰萬物皆須道生成○成疏有識無

情通號萬物同禀一道故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御註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爾故云其致之云爾也○御疏侯王人主也

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爲天下正平也正有作貞字者貞即正也○河上公曰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成疏帝

王公侯莫不禀爲化只以無爲得一故能布正天下放勛文命是也

其致之

御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爲益下文誡失道之爲損○河上公曰致誡也謂下六事也○榮曰道無興廢物有得失得之者益如前失之者損如後也○成疏致得也

通結前六咸得一道也若作內解者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

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

天無以清將恐裂

御註此致誠之辭○御疏無以者致誠之辭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以致清浮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之於破裂不成象也○河上公曰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相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

榮曰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高貴將恐蹶真一之道不可失也失之成象恐之於破裂成形恐之於動發不測將恐以歇絶虛間將恐以枯竭生靈將恐以死滅尊貴將恐於顛蹷也○成疏以用也無不也裂壞也言天不能用道清虛則日月勃蝕星辰失度災變屢彰恐當圻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御註誠其矜用爾○御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河上公曰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也○成疏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御註誠神矜用不能妙爾○御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衿

用其靈將恐之於歇絶不妙用也○河上公曰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也○成疏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旣無靈驗恐將廢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

御註誡將矜滿爾○御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若矜用盈滿將恐之於枯竭不能流潤也○河上公曰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

枯竭不爲谷○成跳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御註誠其有用生成爾○御䟽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若矜而有之

將恐之於死滅不爲生靈也○河上公曰萬物當隨四時死生不可常生將恐滅亡不爲物也○成䟽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御註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誡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蹷矣聖教垂世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秖在於侯王守雌靜爾○御疏蹷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爲天下之主當忘其尊榮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之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註云聖教垂世本爲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唯人爲靈元后

作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誠
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誠侯王無矜化育
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河上公曰侯
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貴
於人將恐顛蹷失其位也○成疏蹷敗也

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乖理悖德將恐神
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御註侯王高貴兆人賤下爲國者以人爲

本基當勞謙以聚人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御疏高貴言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爲高貴之本基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註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於父母也若爲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河上公曰故貴以賤爲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

躬稼舜陶河濵周公下白屋也高以下爲
基言必欲尊高當以下爲本基由築牆造
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榮曰
故貴以賤爲本此則國以人爲本亦言從
賤以至貴也高以下爲基九重之臺起於

累土○成疏故貴以賤爲本貴尊高也賤
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
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基謙卑是尊
貴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高以下爲基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乎一簣

以況尊貴卑下爲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爲本爾○御䟽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按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爲賢之例是也稱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又案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

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爲稱首者葢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爲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爲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荅云實是以賤爲本也

○河上公曰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轂孤寡喻孤獨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此其以賤爲本耶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於人也非乎嗟歎之辭○榮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孤寡不轂王侯之謙稱此亦不忘於

本此其以賤爲本耶非言其實以賤爲本

○成疏不穀由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

達放體縱傲是喪身之本謙爲貴盛之基

故能俯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

豈非以賤爲本耶而言非乎者蓋是嗟歎

假問之辭云爾

故致數輿無輿

御註數輿則無輿輿輪轅爲輿本數貴則無

貴賤下爲貴本轅爲輿本當存轅以定輿

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

爲本故致數輿之談耳○御疏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況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輻轅輮假合爲輿之名本以諭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爲侯王之貴本輪輻轅輮爲輿本當存本則有輿無本則無輿賤下爲貴本當存本則有位去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惸獨爾○河上公曰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輿無有名

爲車者故成爲車以諭侯王不以尊號爲名故能成其貴也○榮曰王侯實貴而以賤爲名者此有道之君也歌謠頌德不以爲譽此則數譽無譽懸謗從諫不以爲毀此則數毀無毀也明體道君子外寵辱得失不驚心忘毀譽情慍不形色也○成疏輿車也箱輻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爲幻亦然所以身旣浮虛貴將安寄是故處貴應須謙下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本○御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自謙也侯王旣以賤爲本故不欲琭琭如玉而自尊貴當須落落如石以守謙卑也○河上公曰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嚴曰不少不多不貴不賤無以身爲故神明不釋無以天爲故天下與之俱也○榮曰玉琭琭少故貴石落落多故賤者人所惡貴者物所

攻俱不安也處貴而謙退不欲如玉之被攻在賤而思齊不欲如石之被棄得之以一處之以中唯上與下無不安也○成疏玉貴也石賤也琭琭少也落落多也若內惑於身外迷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也今既數車無車即悟物我虛幻故能自化平等貴賤不殊離形去知冥於至道所以不欲琭琭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之可賤也

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得一之人謙虛用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從本降迹俯應蒼生就此一章義開

三別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第
二明雖復教迹多端元過柔弱第三
明二儀萬象
從道而生

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

夫寂然
不動常
凝大赤之中妙矣難名逈亘始青之
上合元一之炁布三才之功判天地
之剛柔運陰陽之亭育使龍首爲總
獨韜虞強虎兒爲咸行隨螢奉天書

晃朗七十二字之文雲篆光芒八十
一篇之興夏禹尊之而祚遠闔閭竊
之而國亡瑤池有穆后宴遊漢水問
昭王不復則知得道之要靈祇所以
福人失道之凶妖祥於焉喪滅反者
謂動誠如所言語寂則妙想湛然論
應則捨凡爲用至
道反貸實信言乎

反者道之動

御註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御疏反以反俗爲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註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有以無爲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爲道之運動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喻言其

華反而後合以俞權道先逆而後順也
河上公曰反本也道之所以動生萬物背
之則亡也○榮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
用道以柔弱爲用動皆反俗俗以剛强在
心舉皆失道者也○成疏反還也動悲也
得道聖人超凌三境但以慈悲救物反入
三羅混迹有中赴機應化故上經云遠曰
反
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弱
弱者道之用

御註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御䟽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是之

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上公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也○成䟽逗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為化用之先也

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註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責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冲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故致數輿無輿可謂超出爾○御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

尒有無既爾權實亦然故註云實之於權
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
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
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
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
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
有無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
了出爾○河上公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天
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

於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蛸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榮曰有者天地也天地有形故稱有天覆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者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歸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昏俗論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

形神散而無體故言生於無○成疏有其
應道所謂元一之炁也無爲妙本所謂冥
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
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
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䟽卷之十二

可三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可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應道虛玄本迹俱妙故次此章即明上士能悟非下士所聞今就此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第二辨體道之人韜光匿耀第三歎道功能生成庶品

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　夫道三科人設

稟萬品自有高飛天路萬里壓於鵬
雲自有踢跡泥丘百年埋於蟻垤愚
者調下賢人氣高故海畔有逐臭之
夫漢闌有含香之士上智勤行于道
下流拊掌笑之迷於清泉恒遊濁水
嗚呼風雨如晦何不思之雞鳴既其
不勤相鼠如何知醜
三等差異在於斯耶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了悟故勤行也○御疏上智之士深
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
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河上公曰
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也○榮曰信道
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

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一確乎不拔勤行也○成疏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脩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註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

○御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信或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謂昧則若亡而疑貳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

復亡之也○榮曰素絲無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眞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成疏中機智闇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歛情歸道即時得空心鏡涉世塵即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御註迷而不信故笑之也○御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爲虛誕則嗤笑之亦

由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河上公曰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而笑之也○榮曰心迷得失知近不知遠情昏真僞識淺不識深但悅塵垢之小行反笑清虛之大道也○成疏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謂爲虛誕遂生誹謗拊掌笑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註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
○御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
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未曰
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以道非
代間法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
河上公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道○
榮曰道深甚奥下士之所難知微妙玄通
下愚故非易識今笑之不能令真使混濁
適足彰道之清遠也○成疏不爲凡人所
笑不足稱爲聖道

建言有之

御註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御䟽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所笑之由有之者指下明道等也○河上公曰建設也

道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句○榮曰物情不一取捨異心聖人設法無敎無不敎凡情向背有不信之也○成䟽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即明道等文是也

第一明體道之人韜光匿耀

明道若昧

御註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纇故中士疑之而下士大笑爾○御疏明照了也昧昏闇也謂道德脩行之人以昧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忘爾○河上公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也○榮曰

智無不周明也光而不耀昧也○成疏昧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闇也

進道若退

御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河上公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榮曰聞道勤行進也大成若缺退也○成疏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脩外若其退

夷道若纇

御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匀者夫識心淸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纇然○河上公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殊别若多比類也○榮曰細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纇也○成疏夷平也證太平等道脩行之人知一切衆生與己同體不見愚智之别等差一類也此義河成李三家所解即爲纇字

上德若谷

御註虛緣而容物也○御疏言勤行之士

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則無不含容故云若
谷○河上公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
濁○榮曰無不容也○成疏勝上道德之
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
也本亦作俗字者言亦能忘德不異囂俗
也

大白若辱

御註純潔而含垢也○御疏白純淨也辱
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
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河上公曰大潔

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也○榮曰麤而不穢大白也混而似濁若辱也○成疏白潔淨也辱汙涤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矅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汙辱也故東方先生云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御註大成而執謙也○御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河上公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榮曰大滿若沖也○成疏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内智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大德容貌若愚

建德若偷

御註立功而不衒也○御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脩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河上公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榮曰潛行

竊被○成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

質真若渝

御註淳一而和光也○御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其光也○河上公曰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榮曰渝變也性無染濁體實常存質真也忘死生合變化若渝也○成疏質實也渝

可三　大

變也言素實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御註不小立圭角也○御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束欶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河上公曰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榮曰寰寓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無隅也○成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智方

雅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隅角所
謂上達節也

大器晚成

御註且無匠功○御疏備物之用曰器以
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
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河上公
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
榮曰積習生常美成在久故知脩行非一
朝一日可以致也○成疏瑚璉九鼎非一
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

劫脩研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魚是也

大音希聲

御註不飾小說○御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況聖人開闡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炁希言也○榮曰鴻鐘應節而鳴玄教隨機而作也○成疏希猶无也至道大音寂乎無聲自本降迹而聲無聲也故師曠聽之而不聞瓊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迹即本故

言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御註故能應萬類也○御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雅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象無形○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也○榮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虛無羅於有象故言大象大象無象故曰無形無形不可覩故言道隱絶於稱謂故曰無名也○成疏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無形也離朱視

之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
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

御註不彰功用○御疏曰其通生則強謂
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用名以詔
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
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
也○成疏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
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

可三　八

第三歎道功能生成庶品

夫唯道善貸且成

御註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御䟽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河上公曰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榮曰夫進而若退進無進也若退而進退無退也明若昧非明也昧若明非昧進退無進退也明若昧非明非昧無色無也至真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昧無色無

聲無形無名雖復無名亦何名而不立雖復無象亦何象而不見是故布氣施化貸生於萬有爲而不恃付之於自然也○成疏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明大道權應善貸生成故次此章即明所至之物無由次第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第二顯出物情勸脩中順第三廣辨柔弱爲學之先

第一明樵道應化生物所由夫一炁裁成理具希夷之妙三清首出義歸沖寂之具或駕雲龍而遊大羅視之不見或依簫鼓而昇實界聽之不聞虛淡出於人間靜默起於象外雖千乘萬騎尤君適於罽賓亦勤而不行天尊坐於黎土則知生三吹萬負陰抱陽皆有納於弘和真妙定之巨力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一者沖氣也言道以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爾三生萬物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生成故云三生萬物○御䟽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由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

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也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遍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河上公曰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

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
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〇榮
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
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
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

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〇成
疏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
一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
從本降跡肇生元氣又從元氣變生陰陽
於是陽氣清浮昇而爲天陰氣沈濁降而

爲地二氣昇降和氣爲人有三才次生萬
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列之
第二顯出物情勸脩中順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註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
陰陽含養沖氣以爲柔和○御疏言物之
生也旣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
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爲柔和故廣
成子告黄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
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

沖和群生所賴也老君舉此者明人旣稟和氣以生則氣爲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此存本也○河上公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迴心而就日沖氣以爲和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

胷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故因大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成疏萬物負陰而抱陽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

陰死也言一切萬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愍之故此下爲說長生之術也沖氣以爲和沖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處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辨柔弱爲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轂而王公以爲稱

御註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和

柔守本者當須謙卑守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轂者以謙柔爲本故也○御疏沖氣柔弱爲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孤寡不轂不善之名非尊榮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爲名者謙之至也言王公爲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爲本以致巍巍巍巍之功也○河上公曰孤寡不轂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榮曰抱沖和之

氣無好無惡失一元之道有愛有憎但數
富貴之名不悅孤寡之稱雖有道王公卑
以自牧義存謙退以此爲名也○成疏孤
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
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以勸脩行之人必須處心謙
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註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
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爲稱不

亦宜乎○御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與毁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毁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憍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河上公曰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貪富貴者致患○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虛貴自以爲益財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成蹏謙卑柔

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誇
傲誕益己淩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
是損全生是益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
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御註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盡以
吾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御疏人皆謂人
君也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
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
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

之也○河上公曰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我亦教之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榮曰人間所行之教理歸仁義事在剛強然剛強者死之類仁義者道之華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遠仁義而安道德也亦言聖人是於能教衆生是於所教以能教所緣教得宜義者宜也○成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懷封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

所以爲異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御註強梁之人動與物抗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御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強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illegible]夭其天數不得壽終而死註云動與物抗物或擊之者抗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辭云莫益之或擊之○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皆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不得其死者爲天之所絶兵刃所伐王

法所殺不得以命終也○嚴曰強秦以專
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者失道剛
躁者失神安得存矣○榮曰強梁者不得
其死吾將以爲教父不從君父之命不順
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勝尊己以淩人強梁

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
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
化主所以與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
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父本也以強梁
爲教之本也○成疏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教父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天命壽終而死老君雖復闡法多端妙教法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爲善剛強爲惡以此切當將爲學道之先

吾將以爲教父

御註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御疏父本也此一句結脩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爲誡表柔弱者全以之爲勸以爲教父者父

爲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爲教父○河上公曰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柔弱之教爲學道之先故次此章重顯柔弱之能無爲之益就此

可三

十五

章內文有三重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第三明結歎無爲是希有之教

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 夫五才並用唯水德之靈長四大分形乃至柔之最勝馳騁天下奔突堅強八月槎至識君平之在蜀三秋偶泛誠孟嘗之入秦河彭所以昭昭清流於焉湛湛水之有鑒道

也無心混沌所以能生柔弱借之爲牖酌不可竭斯近道乎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御註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爾○御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爲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世塵爲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爲至堅也○河上公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嚴曰道能馳騁經綸天地萬物也○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

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
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兹固
執言人若能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
之於人我經之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
礙此謂馳騁之至堅也○成跡至柔水也

至堅金也馳騁是攻擊貫穿之義也言水
至柔能攻金石之堅踰无爲至弱能破有
爲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
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

無有入無間

御註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有者不滌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爾○

御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同也以道爲無間者明道性清淨

泯然無際而無間隙也○河上公曰夫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明濟群生○嚴曰神明在身出入無間無爲之益也○榮曰水無有礙道無有形有間無處不入○成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空見爲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有爲麄跡故有隙無爲微密故無間旣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誡人君

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
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强若復照
了心境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
爲理國理身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爲
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河上公曰吾

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
有益於人也○榮曰道無形物得成聖無
爲人得化此乃是無爲之益○成䟽柔能
破剛無能遣有是以知無爲之教大益脩
行之人

第三明結歎無爲是希有之教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御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爲化以之清即不恃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教者也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河上公曰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師之以身也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

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無爲之治治身治國者同○嚴曰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無外言之所言者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不言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往復也○榮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前稱無爲之益未知何曰無爲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君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無爲之益也天下希及之得有爲者多及無爲者少也○成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

在理既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無故名無爲之益益即不益而益而教豈不教而教哉斯乃盡性窮理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遠者故天下希及之

可三　十八

名與身孰親章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歎美柔弱爲道之樞機故次此章明知足捨貪是脩真之要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假設二問科簡得失第二明貌著名利損智賊身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第一假設三問科簡得失

夫天地有形乃東西

而傾訣陰陽合質信母子之殂亡故
問曰名身孰親得質亡誰病故伯夷高
道去君位於首陽武仲潛名脫屣蒙
於潁水周公爵官而不受伊堯讓帝
而見辭四子蹈無爲之風二士屈飢
貪之辱何者名位虛假揚雄有赤族
之談富貴傷軀孔子發白雲之歎甚
愛大費多藏厚亡聖人真言誠宜大
誠也

名與身孰親

御註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
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御䟽此
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
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旣畢誰者與全古共保

年之道爲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存身爾○河上公曰名遂身則退也○榮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爲忠孝之本抑亦道德之基理須外名利存身神反無爲脩至道而弱喪者不反逐欲者失真逐爲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衆聖人憫之故詳問云爲得名得利爲病爲失名失利爲病俗得名利爲善而得之則身亡失之爲惡亡之則已立得失病利誰能定

乎亡失也○成疏身内也實也名外也實
也孰誰也世世皆求外喪内貪名亡實何者
夫令譽芳名本爲身者也身既爲名致死
名竟何所施爲老君慈茲顛倒故問之名
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
斯校量親踈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
首陽之下

身與貨孰多

御註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
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御疏多

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旣別誰可貴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爲多不貴於貨也註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辭也○河上公曰財多則害已身也○成疏夫資貨者本爲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耶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曰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御註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也

○御疏此總問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

爲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然殊致爲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荅之爾○河上公曰好得利則病於行也○成䟽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爲病存身可以爲藥世人翻以得爲遇以亡爲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云得之與亡定誰是病耶

第二明躭著名利損智敗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註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御疏此兩句總荅前問甚愛必大費者此荅名與身孰親貴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旣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荅身與貨孰多藏貨旣多其亡亦厚斂玉貫害譬諸懷璧詩書發冢秪爲含珠唯貨之損可爲殷鑒○河上公曰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也多藏

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榮曰是故甚愛必大費爲名以殺身斯大費多藏必厚亡爲財以傷己斯厚亡○成疏是故甚愛必大費費損也爲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大於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御疏夫多藏賄於府庫者必有劫盗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爲敗亡

禍必深厚故書云疋夫無罪懐壁其辜莊
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為是以金鎚控其顪徐
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御註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
辱殆故可長久○御䟽辱損累也殆危亡
也夫不遹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
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

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旣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河上公曰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也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禄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榮曰知足不辱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知止不殆不非理以窺財無危殆也可以長久外之以名利遠之於危殆理國可以長存脩身可以久

視○成䟽知足不辱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結貨知止不殆既悟名譽非其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將知止此句結名可以長久知止於名知足

於貨亡名亡利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知足知止於脩學之道未圓故次此章顯大滿大成以示虛妄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況辨五大爲學行楷模第二舉譬明躁劣靜勝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第一汎辨五大爲學行楷模夫自造洪鑪載鼇山而稱大陶甄妙匠亨鵬域而成高盡包一氣之中視之如缺總括七重之內用之若沖則知象帝氤氳鑒虛空於掌握至精恍惚藏海宇於心田堅玄步之而不窮大撓推之而莫得清淨之風遐扇則九五无爲安徐之道廓然則萬姓咸遂大成之器理會於斯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弊時○御䟽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

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
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玷缺以斯爲用
用則無窮也○河上公曰大成若缺謂道
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
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

○榮曰道圓德備名曰大成猶如不足故
云若缺然大釜酌之而不竭明鏡應之而
忘疲不弊也○成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
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
爲忘其成故終日作用而得無弊損是以

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異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謂目光也閉目內觀致神明也若月之缺而復盛故曰缺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御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爲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

也○河上公曰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也○榮曰四達有是而俱照六通無幽而不燭斯大滿也不以照爲照不以盈爲盈若沖也用不以心故無極也○成䟽沖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盈滿足之人能忘其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爲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

虛也

大直若屈

御註直而不肆故若屈也○御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辨非不正已而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也註云直而不肆下章經文也○河上公曰大直謂脩道法度正直如一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謂平肩正

身元一流行○榮曰寘同正道大直也以欲從人若屈也○成䟽屈曲也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御註巧者傷於分外故若拙也○御䟽矜紛繪之工騁鉤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工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河上公曰大巧謂多才術

也如拙者示不敢見其能○榮曰匠成萬物大巧也似不能爲若拙也○成疏匠成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晦迹同凡故若拙莊子云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御註不飾小說故若訥也○御疏合譬飾辭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雕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謇訥爾○河上公曰大辯智無疑也如

訥者無口辭○䇲曰談天暢理大辯也言即無言如訥之也○成疏妙能剖析真宗銓量玄極者所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若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第二舉譬明躁劣静勝

躁勝寒静勝熱

御註於躁勝者寒寒薄也於静勝者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静者爲正節躁勝寒謂形動則津液流注○御疏此舉喻以

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見大成其如鈌所以無弊位尊萬乘視盛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諭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以明躁爲死本盛爲衰源諭功成不鈌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和氣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

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君取喻大
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
生爾夫能無爲清淨者則趣生之本此勸
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河
上公曰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
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
人不當剛躁也靜勝熱秋冬萬物靜於黃
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也○榮曰陰
陽二氣迺相爲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而
寒陽氣盛則熱勝而寒劣陰氣盛則靜勝

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互爲勝劣夫大成
若缺大滿若沖則盛無盛也其用不弊其
用不窮則衰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
遺成而不敗忘勝而無劣也○節解靜勝
熱謂其無爲則精神守一成疏躁陽也靜
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
陰起陰起故一切彫落陽生故庶物咸盛
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元以勸學
之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本降迹即躁
勝寒息迹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寂適時

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爲天下正

御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爲趣死之源靜爲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爲天下之正爾○河上公曰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身正則無終已時也○榮曰爲陰陽之所寒熱者未清也爲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聖人生死無變

於己寒熱不累於身清靜也有輪轉處生
死皆爲耻也無輪轉絶生死爲天下正○
成疏清虚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
故爲天下正此則結釋静勝躁劣之義也
○節解謂得道入深山清淨以守自然則

爲真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共十二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可四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可

唐玄宗御註　幷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強思齊　纂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靜躁兩行勝負不同故次此章顯有道无道優劣亦異就此章内文有四重第一明有道之君无爲虛静第二明无道之主躁競貪求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欲纍深重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脩行人

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爲虛靜夫道體幽玄神

功不宰天地得之而靜默群聖契之
而晏然風不鳴條帝堯稱之於邕穆
雨不破塊虞舜致之於太平是以周
之克商致華陽而牧馬湯之勝桀遂
桃野以閑牛五帝之與三皇垂風淳
而化美則知有凱還條邑之師故有
道之代却走馬以糞田無道之年競
戎駒於郊野大聖垂訓豈虛言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可四

御註天下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旣不貪求
故無交戰屛却走馬之事人得糞理田園
○御疏却屛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
謂以道爲理無爲化行守在四夷疆埸無
事不必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屛却兵

草走馬之事人得儆載南畝以糞理田園
也○河上公曰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
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
榮曰君上有道除奔命之馬臣下無爲糞

乘田之業脩眞者去馳騁之浮情養身神
以道德務學者絶飄蕩之懈惰糞心靈以
藝文○成䟽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
靜息偃武脩文宇内清夷無爲而治故能
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却六根兵

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
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
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爾○御䟽郊者交也
謂交境之際拒守之地也言天下無用道
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
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也○河上公
曰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

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嚴曰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違也懸
命於人君有道而萬姓昌宗廟顯君無道
而宗廟傾萬民喪自然之應○榮曰生起
也不用道而脩文專飾兵而用武四郊多

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理不內明心
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
紜是非交爭○成疏郭外曰郊無道之人
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
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

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覺真恒緣外物故云生郊也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郊謂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午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四門能知四方晝夜所

見夜寐則夢心中有道則正氣流行支體滋潤髮膚玄長故卻走馬以糞之心無道則淫亂戎馬四走於郊邪脉致以害身故曰戎馬生於郊

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咎釁彌重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心見可欲爲罪大○御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河上公曰好色淫也○榮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有道之人遺情去欲罪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善積成禍幽顯咸亨惡積成殃存亡

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悞祖先咎也○成疏罪擢也言爲苦之所擢逼也可欲境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縁以戒脩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求取不已爲禍大也○御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縁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

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爲禍禍之大也○河上公曰富貴不能自禁止也○成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爲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御註殃咎之大莫大於欲必令皆得則禍深故爾○御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

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爲過斯甚於禍也○河上公曰欲得人利物且貪也○成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爲咎責莫甚於此校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

故其彰三𠠎也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心

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御疏以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爲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交讓而常足也註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爾○河上公曰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矣無慾心也○榮曰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内無所之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足之足也無不

足之時常足也○成疏守分不貪於行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貧後樂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正辨有道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明有道者照而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而不能照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不能動

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

夫大聖不作至人無心產清濁之兩形何曾有物敷山河之二烝不見神功歷衆口而無

言坐虛心而自得故不出戶天下咸知豈同周穆迎方空射瑤池之宴秦皇觀日虛擲鞭石之威足跡雖歷於九荒控馭徒疲於八駿廣窺戶牖視聽增迷我之大聖不出而見也

不出戶知天下

御註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之道可知○御疏有道聖君無爲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

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河上公曰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矣○榮曰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也○成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見天道

御䟽天人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爲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故書云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知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河上公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也○榮曰二景麗天五星跋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内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

理也不假筌蹄得魚兎無勞言教悟至理

此不窺牖見天道也○成疏窺覘視也牖

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隳體坐忘不窺

根竅而眞心内朗覩見自然之道此以智

照眞也戶通來去譬從眞照俗窻牖内明

喻反照眞源也

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若不能無爲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

天下之道彌少也○御疏此明失道之君

也不能處無爲而恭已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爲所知政理更爲微少○河上公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榮曰跡周於宇宙未識山川覽遍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也○成跣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出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第三重結虛寂照之人寂而能動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御註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爲淳樸而知爲理之道○御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爲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爲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河上公曰聖人

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者以心知之也○榮曰獨悟○成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者法必竟空寂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乎此一句解不出戶知

天下

不見而名

御註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也○御疏此覆釋不窺牖而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存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心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河上公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也○縈曰玄覽也○成疏

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為而成

御註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也○御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擾今聖人凝神端扆玄默廟堂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河上公曰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

化而成就也○榮曰自然就也○成䟽不爲者凝神寂泊妙絶於有爲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凡聖二心緣照差異故次此章即明道俗兩學損益不同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

夫希夷理靜混沌義深開妙鍵而難思扇玄門而聽入其旨傳其趣微堂堂稱象帝之先湛湛爲大羅之士天書照耀見八角之垂芒玉字葳蕤総一乘之標牓豈

比俗學日益奢浮張芝墨池不出樊
籠之戶揚雄書閣終纏生死之津不
能日損有爲乃
更牆面之甚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御註爲學者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爲修學之漸損功行爲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御疏爲修爲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爲益因益爲道則忘遺功行以爲損所以者何夫爲學者無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

去執故註云益聞見爲修學之漸蓋言其
初損功行爲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河
上公曰爲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
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爲道日損道
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

也○嚴曰去知也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
教之教教之宗也神明所因天地之師也
○榮曰爲學日益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
聞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嗜欲也爲道日損
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

同遣爲無爲則百爲兼喪事無事則亂事都損豈唯憍盈奢侈也○成疏爲學日益爲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世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爲道日損爲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人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

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御註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

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爾○御疏損之者功行也又損之者謂損爲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則前損忘迹後損忘心心迹俱忘可爲造極造極則

至於無爲○河上公曰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爲當恬然如嬰兒無所造爲也○榮曰捨有歸無損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也理冥真寂至無爲也○成疏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

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旣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

御註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御疏夫有爲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爲今旣無爲無爲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爲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榮曰夫欲去有累

所以歸無爲而惑者聞無爲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爲大道土塊爲至心恐其封執無爲不能懸解故云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而無不爲非無爲也有爲而歸無爲非有爲也此則爲學爲道道學皆忘唯動與寂寂動俱息也○成疏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爲也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取天下常以無事

御註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
御䟽此勸人君行無爲也取猶攝化也攝
化天下必須無爲無事無事則下人不擾
無爲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于何不可所
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河上
公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
煩也○榮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
不足取天下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
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下無有而
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

可皆不可也○成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
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事無爲而化
之也雖復應物施爲而心未嘗有事此即
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爲事
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有事則煩勞勞煩則凋弊故不足以
取天下也○御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
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
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

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河上公曰及其
好有事則政敎煩也民不安故不足以治
天下也取治也○榮䟽取攝也忘則無捨
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
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
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成䟽及其心未
虛忘以事爲事而有事者斯則事異無事
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
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章所以

次前者前章明即事無事雖應無心故次此章即顯聖人無心而能赴感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第三顯衆生躭染故聖起慈悲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

夫太帝乘時面離方而設教真君御物握乾軸而安民鼓腹咸歌不荷皇王之帝力

可四 十三

披衿自詠豈知天地之深功十亂齊驅見周家之化謚八元斯事酌堯代之風清故曰聖人無心股肱畢力爲理日亂易節不傾久自推移任玄功之濟物開赤心於天下爲欲化人既同百姓之心匪慄慄之云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

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爲心爾○御䟽聖人虚忘物感斯應應必縁感感旣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河上公日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嚴曰無心之心心之主也夫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復亡若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人之心物無大小視心如

身去我情欲取人所安與人大同也○榮日君上無心於有爲任百姓之自化聖人無情以分別逐萬有而感通○成疏體道凝淡虛懷絶慮心與太空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爲心既無心而應亦不應應也

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

善者吾善之

御註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欲善
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
教之令百姓感吾德善信也○御疏此應
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正道之
心聖人奬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吾
善之大善也○河上公曰百姓爲善聖人
因而善之○嚴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德信信誠實也感德以變其情也○榮
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若

有心分別有善有不善有善有不善不得以爲善今既無心分別非唯善於善亦善於不善亦善則與不善皆善是以謂之得善也○成疏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善者善爲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有爲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善教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爲心義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御註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汲引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

爲善也○河上公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
人化之使爲善也

信者吾信之

御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
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河上
可四 十五
公曰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榮曰信
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信順也
物情既有可有不可從事有順有不順不
得以俱順今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
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爲大順也○成疏信

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謂聞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聞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者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令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荅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

炁西浮授尹生道德之徒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卷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第三顯衆生躭染聖起慈悲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疑而歸信也故云德信○河上公曰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御註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惵惵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爲天下故云爲天下渾其心○御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惵惵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惵惵憂勤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令所言惵惵者皆爲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爲天下混其心尒○河上公曰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也爲天下渾其心言

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

○𡽪曰惵惵若恢恢言虛心以包萬方也

○禁曰惵惵不住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

善者信有不信聖人惵惵不住泛泛隨機

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成疏

惵惵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聖人其

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設溺

故惵惵而勤懼也爲天下混其心混混沌

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惑情滯境妄生去取

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則

斯謂乎

百姓皆注其耳目

御註百姓化聖德爲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御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也○河上公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榮曰百姓不能以性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口於香味因茲惛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行醫隨機闡敎因心救物說已化他乃云

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也○成疏滛滌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色聲既而漂浪長流望返無日聖人愍其迷甚故顯其病狀而六根之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為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為子留㦙然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為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

御註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兒爾○御疏百姓既傾注耳目

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孩無所分別爾○河上公曰聖人愛念百姓如蠕虫赤子養之長之而不責望其報也○成疏衆生妄滛耳目淪没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孩之可愍

道德真經玄德纂䟽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可五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可五

唐玄宗御註弁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章前章明凡遙耳目望混其心故次此章即明皆有生死凡溺生死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第三顯善攝生人不爲三毒所害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 夫紫極之無名之

尊玄德甚深之道偃息上方之界從容太極之宮高謝隨迎迥超生滅閬苑山上嵯峨白玉之樓函谷關前夭閼紫雲之瑞哀哀凡鄙出死入生愛欲長昏行運十三之事迷情同執將安一百之年命過一箭射於窮泉魂魄流離於閻獄墳塋一閉空聞松栢之風形質一埋詎鑒軒庭之月大聖流淚痛懷此言

出生入死

御註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爾○御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爲出生迷執人我動之於死名爲入死此標章門也○河上公曰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内魂定魄

靜故出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肯臆精神勞惑故死○榮曰從幽至顯名曰出生自有歸無稱之入死○成疏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沉淪三塗没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爲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

御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沉論無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御此者大凡十中有三人矣○御疏徒者

類也此則汎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爲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凡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河上公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

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嚴曰虛無清淨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此十三事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生聰達靜則內明微生彰顯

寡則生衆柔生剛徤弱生堅強卑生高大
損生盈滿時則通達和則得中嗇則有餘
用之治身與天地長久用之治國則國祚
長延也○榮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
有三九竅四關十三也若能絶欲則爲生
之類必其放蕩則爲死之徒也○成疏生
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徒類也十三
謂四關九竅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
不執身爲身忘懷迷執故能出三界凡夫
爲執迷是非心恒起滅因斯迷倒故入六

道入六道則死之類出三界則生之徒也死之徒十有三

御䟽此亦況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爲順一無驚怛如此之者亦十中有三人爾○嚴曰實有濁擾顯衆堅強高滿過泰費此十三事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濁則聽塞擾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堅生柔強生弱高生早賤滿生損空過生閉塞泰生困窮費生禍患是不祥死之徒矣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御註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旣心矜此生故動之死地此則生理旣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爾○御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性也言人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旣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河上公曰人之欲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滎曰所以流至死地者由十有三重造過○成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爲執此十有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第二假設問荅辯其所以

夫何故

御註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生太厚之爾○御䟽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河上公曰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榮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何爲得至於死地言用之九竅運之四關多取有爲之死業愛養無常之生身厚過其分動之死地也○成䟽假設疑問以生後荅

以其生生之厚

御疏此正荅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躭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生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河上公曰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成疏言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爲有多積財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荅前問意也

第三顯善攝生人不爲三毒所害

蓋聞善攝生者

御註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御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淨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河上公曰攝養也○榮曰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
甲兵不能養性内爲情欲之所傷外爲毒
蟲之所害善攝生者不躭染性不傷無毒
心物無害也○成疏蓋不盡之辭聞猶竊
聞也攝衛也亦養也言善能攝衛養生之
人忘淡虛夷不輕染境攝衛之目顯下文
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御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
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亦無傷害之意○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成疏陸行不遇兕虎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牛色青言善攝生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入軍不被甲兵言攝生之人縱入軍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解者言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也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御跡前明善攝生之人内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兕虎此明設所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游況傷害乎故無是也○河上公曰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也○榮曰言養生以道積善以行是前顯不與惡遇今明雖遇無傷也○成疏駐立也措安也兕

遇物則觸喻癡也虎性躁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物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爲三毒所害

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夫何故

御註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〇御疏此問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令不投措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

故以曉於人○河上公曰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傷害○榮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殺由心心爲死地若能灰心息慮不構有爲無死地也○成疏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

以其無死地

御疏此正荅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旣心無死地夫何虎兕

兵刃能害其生乎○河上公曰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言神營護之此物不敢害之○成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爲死地今善攝生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荅前問意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標善攝生人能設虛假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夫蠢動之形有

生之類資氤氳以生育假要妙以播靈愚智之品不同貴賤之形各異鵬鷃之不知遠近蟪蛄之莫辨春秋梅柳以上月芬敷花蝶以中國明娟匪爵之功何測自然之道爲常譬之大海無所不容比之於天無所不覆一花一葉道在其中

道生之德畜之

御疏道生之者言道降沖和之氣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爲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則約道畜養之處

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河上公曰道生萬物○成疏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品故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辭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爲用也勢成之者言爲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御疏同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

矣勢成之道生德畜品物流形乾知坤作兆形位者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陰陽之勢而物資之故云勢成之寒暑之勢各成遂爾○河上公曰物形之一爲萬物設形像也勢成之一爲萬物

作寒暑之勢以成之也○嚴曰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勢成之寒暑相成各得成遂也○榮曰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令約事分用道生則理歸於道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

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實曰熟生畜俱全曰成也○成跡物形之勢成之物形言稟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化導陶營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釋德畜之也

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註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也以道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

也夫世之尊榮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爲尊
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備
物耳○御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
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
生合敦本而崇道也○河上公曰道德所

爲無不盡敬動而尊敬之也○嚴曰萬物
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也○榮曰父母所
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
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成疏道德育
覆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

示令其崇尚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註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御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爲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者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貴爾○河上公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也○嚴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被物自然尊貴○榮曰道德

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
成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
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

故道生之畜之

御註增進曰長也○御疏此覆結初章道
生之義也始之爲生養之爲畜○河上公
曰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覆長養
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
如之也○嚴曰生畜則覆結首兩句增進

曰長字撫曰育輔相曰成遂終曰熟資給曰養蔭庇曰覆此八者皆道德之功用也故尊貴之○榮曰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圓足曰熟資給曰養衣被曰覆也○成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長之育之

御註安撫爲育也○御疏增進曰長安撫

可五 十

曰育○成疏長之謂增其善芽育之謂進其功行也

成之熟之

御註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御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成疏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是疊前語以生後文也

養之覆之

御疏資給曰養廕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成疏養之

謂酬其果報覆之謂蔭以大慈也以上四
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遣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御註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
道此明道用同人○御䟽道生萬物不見
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河上公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
也○榮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可五　十一

是謂玄德夫伐其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也今既生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成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不生而生此遺道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御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河上公曰道可施為不恃望其報也○成疏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遺德畜之

也

長而不宰

御䟽以道德忘生畜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而不爲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河上公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也○成䟽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御䟽此歎忘之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也

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河上公曰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成蹟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爲義指前體道之

可五　十二

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能生化利物忘功故次此章即顯道爲始母勸令修習令就此章義分四別第一明道爲始母勸物起修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第三汎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第一明道爲始母勸物起修 夫真理以圓淨

得名妙本以虛通受稱故能子育萬物母生衆形應世界以大權納虛無於指掌寂然不動乃能游於物初靜默恬忘復刻心於道本孔丘著論遂驚歎猶龍莊子成言乃沉形而在蟻常塞其兌弗開其門終身無勤濟生全矣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御註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御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沖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爲天下

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故上經云
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知
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河上公曰天下
有始始有道也以爲天下母道爲天下萬
物母也○榮曰道爲物本故云始德能畜
養故云母也○成疏始道本也母道迹也
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絶名言離諸色
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令汎言天下者欲
令行人識根知本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
也以爲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

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御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爲毋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河上公曰子一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一也○榮曰道德生畜毋之義也物從道生子可知也○成疏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得知道大慈能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方知我身即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

自然是真父母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殁身不殆

御註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殁其身身長無危殆也

○御䟽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𡨋道爲來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殁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用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也

不危殆也○榮曰子從親生必須孝於親物從道生必須守於道子孝於母母慈於子通天地感神明物無傷也人守於道道愛於人積功行著幽顯物無害者故言不殆也此明母子相守本末相收能行者家

國安也○成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

則久視長存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
西昇經云常能養母身乃長久

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註兊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
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
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御疏
此明絶欲守毋之行也兊悅也謂耳目愛
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
以出入爲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塞其

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門閉則終身無勤勞也故云終身不勤○河上公曰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也閉其門門口也使不妄言說非也終身不勤人嘗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

○榮曰掩目閉口外患不生既無疲勞人絕勤苦會無名之始歸有名之母修身之道也○成疏塞其兌閉其門上雖勸其母猶未示修守之方故此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塞閉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

舉凫者明口旣是三業又露六根爲罪多也門五門也閉五門不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也前舉凫是根之别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託山林或即塞閉其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内無嗜欲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旣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馳心斯乃閉塞之

妙也終身不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紛紛寔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难甚若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寛閑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

命而不勞勤苦者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御註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悦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御䟽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悦

之事則禍患日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
河上公曰開其兊開目視情欲也濟其事
濟益也益情欲之事也終身不救禍亂成
也○嚴曰若夫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關之
以舌鍵之以心夫不聽之聽與天同聽不
視之視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豈
俟於開濟之乎○滎曰失道滯俗去本求
末通六情之兊開五欲之門雖成有累之
事終失無爲之道亡沒此身難可救拔○
成疏及愚者爲之即開其眼耳等根濟於

色聲等事終身躭淤没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曰明

御註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御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守毋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明○河上公曰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嚴曰昭然獨見無

形之變毫毛之害不生禍患則不得及於身矣○榮曰見小曰明用柔曰強禍亂初起爲小預能防患曰明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成疏見覩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則日日增明故上卷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

御註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爾○御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河上公

曰守柔弱曰已強大也○成䟽既能見小
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謙和柔弱故其德
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
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
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定行慧解前五
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其行則兼定兼
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
故言用柔見小也

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御䟽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融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爲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河上公曰用其光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也復歸其明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嚴曰神外動也用其光以外照不違衣食不求過

分當賤不望貴貧不望富若如此則反歸其明故神明不耗我能入道道亦入我我道相入渾而爲一守靜致虛我爲道宗自然之應○榮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智能照機以之防禍用其光也覩見未萌皎然無失内視反照復歸其明也已不罹患無與身殃也○成疏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莊子滑疑之曜聖

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也○御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咎也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河上公曰無遺身殃內視存神不爲漏失也是謂襲常人

能行此是謂修常道○榮曰是以襲常放
情極慾違本徇末患難斯至歸無常也○
成䟽既知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
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
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燈至教
可五 十九
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
真教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使我章所以次前者前章

正明忘照之人能繼真常之道故次此章歎真常之道甚自平夷介然起知即乖於至理就此章內義分有三別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第二

明不懷道者饕餮多貪第三
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夫至聖介然大悟於道混如雞子天地不產其形浩若鼇山波濤不測其量豈方儒墨識謬淺深呂虔歸其佩刀王祥知其位重郭璞警以淮水將表王導門高並沉傾溺之津不造希夷之境致俗流而弗悟為臭腐而稱奇淪於慾海之中壓在邪山之下不知正理失在於斯耶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註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也○御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

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故言之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爲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爲清淨之化故唯所施爲將害於物甚可畏懼

也○河上公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無爲之化絶威嚴之政唯施是畏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

忠恐詐忠起○榮曰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雅履嶮途服文綵而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農田荒穢倉廩空虛此乃誇道之人豈知純粹之行若使我微知政事必行無爲之大道不渉有爲之小徑有所施爲之事尤畏不行也○成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爲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絶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

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嶮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本心諸所施爲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御註大道平易是畏有知人而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御䟽夷平也徑邪捷之道也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但大道之化貴夫無爲無爲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

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河上公曰大道甚夷夷平也大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徑邪不平正○榮曰正道平而易邪徑險而難理國者多履其難修身者少從其易斥無道○成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好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也

第二明不懷道者饕餮多貪

朝甚除

御註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御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傷巧詐故註云尚賢矜智生巧僞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彫牆故云甚除○河上公曰高臺榭修宮室○榮曰朝甚除田甚蕪彫牆峻宇除故造新下人妨農良田蕪穢徇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荒廢○成疏失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朴素雅尚華侈既而除

去故宇更造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御註浮食惰業廢農事也○御疏草長曰蕪溪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熟何望如坻之積○河上公曰農事廢業耕治失時○成疏徭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東皐不作南畝荒蕪也

倉甚虛

御註南畝不收無儲積○御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

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榮曰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行薄則業虛德充則道實也○成疏稼穡有限而國費無貲杼軸其空倉廩斯罄

服文綵

御註刻彫綺繡害工利○御疏青赤爲文色綵爲綵也言賤質而貴文○河上公曰好飾僞貴外華○榮曰服文綵帶利劍捐素以事華賤文而貴武修真者內不存於道德外雅飾以威儀毒意未祛帶利劍也

○成疏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𤄊㪚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鋣以衛其命醪醴膻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嗟乎饕餮一至於此

帶利劒

御註文德不修尚武備○御疏利劒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爲本武爲末今若專尃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河上公曰尚強武且奢

厭飫食

御註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爾○御䟽厭飫足也庖廚濃厚厭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凍餒之患矣○河上公曰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縈曰厭飲食資貨有餘夫味無味者飲和浴德爲無爲者禮士愛賢鄙芻豢以簞食爲樂散貨財以不貪爲寶此則内外無不可也而厭之以芳鮮積之以珠玉是盗誇之行非家國之基也

財貨有餘

御註聚歛積實饒珍異○御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歛有餘也末學不貪爲寶但欲多財累愚爾○成疏輕躁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歛有餘

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御註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者嘆辭爾○御疏非理而取爲盜矜其所有爲誇且

頭會而斂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爲誇尚謂之爲盜不亦宜乎所爲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辭○河上公曰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爲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幷隨之也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嚴曰道德不爲智巧故能陶冶天下造化陰陽天地不爲智巧故能含吐變化萬物不能逃乎易而無穢要約

而易行無爲而巧成無事而福生悲夫反道而爲智巧動暴於外而與天戾既非大道可爲痛哉○榮曰取不足積有餘盜之謂也愛文綵事奢侈誇之義也唯盜與誇俱非道行○成疏多賦多歛如盜如賊既

蓄既積且矜且誇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若作行道人心解者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辭也帶利劍貪心銳也厭飲食貪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可六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可六

唐玄宗御註　幷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強思齊　纂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貪染之人乖常失道故次此章明明善建之士契理合眞欲勸物起修所以相次就此章中義分三別自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第三格量利害以德勗學人

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　夫軒帝以鑄鼎

昇龍淮王以飛丹馭鶴紫微之圖會萬聖於瓊林碧落之天朝千眞於寳勑何以臻此善建之力致之見陳寔之修鄉德星還聚聞景公之修國熒惑退飛酌衢罇而飲和脫左驂而見美周稱大賚子孫乘八百之年齊市義還門庭列三千之客不拔之德於斯見焉

善建者不拔

御註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御䟽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爲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

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河上公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榮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能立行於至道之境則根深而不拔妙樹功於玄德之鄉則帶固而不脫爲國則百代宗廟而常安爲家則萬葉蒸嘗而不絕師資結影於真氣授繼饗於玄風也○成疏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道心定志心願堅固至真道場不可傾拔

善抱者不脫

御註若能以道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也○御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可存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爲物物所歸固其宜也○河上公曰善以

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也○成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

其世崇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六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御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宗祖也輟止也○河上公曰輟絶也爲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祭祀先祖宗廟無絶時也○成疏輟絶也善抱之士與理相應既而時也眞行專者來業猶如元始

傳於太上徐真授於葛仙師資相襲長爲
教主譬彼傳燈明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
爾教爾爾不失道真又解言善建之人樹德
深重積善多慶逮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
宗廟延永

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

修之身其德乃真

御註修道於身德乃真純○御疏此下明
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
修之家謂一家修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

可知也言善建之人照了真性清淨無諸僞雜僞雜既盡德乃真純○河上公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榮曰修之身其德能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能長修之國其德能豐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夫道不可不修德不可不立立德修道自家形國何往不安死生無變曰真慶及後昆曰餘邇安遠至曰長物皆自足曰豐惠無不周曰普也○成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行

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家其德有餘
御註一家盡修德乃餘爾○御䟽修道於
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德有餘謂
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可
上公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
順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
孫○成䟽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兼濟
明於利物化其家門並令修道功行漸博
故言有餘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鷄鳴天

上犬吠雲中是也

修之鄉其德乃長

御註一鄉盡修德乃長久○御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乃可長久○河上公曰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成疏修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其德優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御註一國盡修德乃豐盈○御疏修道於
國俗易風移還淳返樸不偏於所近一鄉
修道猶爲未遍一國盡修德乃豐厚也○
河上公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
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
厚也○成疏五等諸侯請虛修道遂致域
中寧謐境內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
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普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爾○御

跡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由君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爲普也○河上公曰人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也○成跡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嘿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夷欵伏澤無不被故其德能普

第三格量利害以昜學人

故以身觀身

御註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眞○
御䟽觀者照察也註云以修身之法觀身
能清淨者眞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
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旣遣知空亦空頓
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清淨而契眞矣○

河上公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
亡孰存也○榮曰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至道
之源實自無善無惡建德之始理須知是
知非知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知是者則就

善恐不及察邪察正照存照亡修道之身
則歸真不修者則入僞修道之家則有餘
不修者則不足修道之鄉則久長不修則
短促修道之國則豐富不修則窮儉修道
之於天下則周普不修則缺少○成疏故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
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身觀不修
道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也乃至家

國利害斷可知矣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
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爲龜鏡
以家觀家
御註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御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睦則福慶

有餘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
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御註以修鄉之法觀鄉鄉能順序者乃長○
御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尊卑

順序化功漸廣德乃延長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御註以修國之法觀國人能勤儉者乃豐爾○御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德乃豐盈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

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以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也○御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

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淨無爲以道善建
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又安矣○河上
公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御註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爾○御
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乎善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
内及外則知之爾故易曰觀我生又曰觀
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河上公曰老

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者觀而知之○榮曰如何得知修道者昌不修道者亡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觀一國則萬國斯觀矣豈唯三代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修道利物體道合真故次此章即却指此人為含德之厚就此章中義分四別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

夫道心准微含德唯厚赤子之愛先聞周棄之言為塗之全昔彰楚人之語筋骨既

弱抱和氣而無爲牝牡不知守雌柔而自固耿介拔俗瀟灑出塵形諸白屋之中心抗青雲之上豈許由之受讓廣成子之辭佚聽雷霆之不聞視太山而何見冥目恣手行無所拘此上士之用心乃赤子之斯得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將比於赤子○御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攖兒之小者取在內無分別不生

害物之心爾○河上公曰含德之厚謂含懷道德之厚者也比於赤子神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榮曰懷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絶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成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孾兒孾兒之行具列於下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註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旣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御疏此

釋至人之全德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兕之屬玃鳥鷹鸇之屬螫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德全於内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毅之獸不能據鷙玃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河上公曰毒蟲不螫蜂蠆虵虺不螫也猛獸不據玃鳥不搏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也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

傷於人也○榮曰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搏攫兒所以無害者一爲内無毒意一爲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旣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成疏毒蟲虵虺類也玃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諭含德妙達違從故不爲三毒所加也

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

骨弱筋柔而握固

御註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御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而所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者

以其意專心不移也○榮曰孾兒筋骨柔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爲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真自然固也○成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諭含德之人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涤不涤故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

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合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榮曰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朘童兒陰也作動也

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合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實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己於寂寂不妨動寂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動

無非寂精之至也○成疏守林云峻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雄雌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炁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爲虛淡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盡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御疏嗄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破者豈不由其和氣至純之所致也○河上公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

者和氣多之所致○榮曰啼極無聲曰嗄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嗄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闡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絶此亦抱沖和之所致也○成疏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嗄者爲無意作聲和烝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

知和曰常

御註能如孾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
○御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
固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孾兒知和柔之理
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也○河上
公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
爲知道之常也○榮曰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真常含
德既知和理又體常義物無不照故曰明
○成疏知此不言言不言是淳和之理者
乃曰體於真常之常道也

知常曰明

御註守和知常是曰明了○御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復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河上公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成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益生曰祥

御註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

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凶○御䟽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知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河上公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

以長久也○榮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善也強盛也此明流俗有爲之徒不能同赤子之握固似含德之知和逐欲喪其精運力傷其氣益生以滋味補氣以藥石中心欲使氣氣盛而不衰體善而不惡其可

乎故曰皆知善斯不善已也○成疏祥多也凡或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也

心使氣曰強

御註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爾○御䟽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爲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河上公曰心當專一爲和柔而神氣實內

故形德柔弱而反使妄有所爲紀于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成疏心神也無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可六

御註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早止已○御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明夫用心使氣矜其

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貴柔弱
令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改勸令早止○河
上公曰物壯則老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謂
之不道老不得道者不得道早已不得道
早已死也○榮曰物極則反體盛則衰此
是俗塵之恒累豈會虛寂之常道老君痛
衆生未解知常不能愛氣以有爲益生益
之更損既乖至理戒以止之○成疏物壯
則老是謂非道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
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

道非道早已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非真道應須早已而勿爲非法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含德體常益生夫道故次此章即顯含德忘言益生執教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第二明斷眼有心次第修習第三[illegible][illegible]

塵晦迹與理相應第四明妙達達從故爲尊貴

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

夫造物以自運無心聖人以含弘成大孔丘之彖出三尺而匪長老君之心用百姓而爲主天路既遠空聽雞犬之音雲篤方適但聞簫鼓之響形不別見言不可知故張華博物而易窮孫龍口吐[illegible]力而難合語則乖道行則失真離真

衆珠而更深宜遠弄丸而自解老君
著訓塞兌閉門知者不言良有以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註知了悟言辭說○御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河上公曰知者不言知者貴行不貴言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榮曰知者不言得意忘言悟理遺教言者不知多言則喪道執教則失真○

成疏知者不言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説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即無爲謂是也言者不知封滯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知道與黄帝是也

第二明斷眼有心次第修習

塞其兊閉其門

御註塞其兊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兊也閉其門既無愛染則耆欲之門閉矣○御疏具如天下有始章

乃釋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
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
塞其兊不爲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河
上公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榮曰杜欲
路絕禍源○成疏塞其兊息言論也閉其
門制六情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註解具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
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御疏此
四句已出上經道沖章彼則就道以論功

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
以其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也○
河上公曰挫其鋭情欲有所鋭爲當念道
無爲以挫止之也解其紛怨結恨不休當
念道恬泊以解釋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
之明當和之闇昧不使曜亂人也同其塵
不當自別殊也○榮曰挫其鋭解其紛折
貪欲之鋒釋是非之爭也和其光同其塵
是謂玄同爭得失則或可或否競是非則
一彼一此今和光則與智無分同塵亦共

愚不别通萬有而齊致亦何法而不同也

○成跡挫其鋭止貪競也解其紛釋恚怒

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

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貼文不復詳辯所

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問切當故再出

之耳

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

是謂玄同

御䟽歎夫體道之人旣已不滯言教又能

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河

上公曰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成疏前旣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充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爲尊貴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御註故不可得而親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御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

河上公曰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爲樂

獨立爲哀亦不可得而疎志靜無欲與人無怨○榮曰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疎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爲天下貴夫有遠近則親疎明矣存得失則利害生矣定上下則貴賤成矣今解紛挫銳和光同塵愛憎平等親疎不能入毀譽齊一利害不能干榮辱同忘貴賤無由得能行此者可以爲天下貴○成疏道契重玄境知雙絕旣兩忘乎物我亦一觀乎親疎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御註不可得而利無欲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爭故不可得而害○御䟽恬淡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河上公曰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成䟽夫利害者與乎存亡也死生無變於己況利害之閒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御註不可得而貴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賤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矣○御䟽體道自然非爵禄所榮貴也超然絶累非凡俗所得賤也○河上公曰不可得而貴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也○成䟽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既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貴賤語其心也

故爲天下貴

御註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

亦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爾○御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銳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也○河上公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成疏既遣蕩乎親疎又虛心乎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介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之貴之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

明體道之人天下之所尊故次此章即明應爲帝王以示治化之方就此章中義開四別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第二明攝化蒼生莫先無事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爲第四爰引聖人顯無爲之美

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

夫道者萬物之奥兵者百姓之勞故上代聖君鑄干戈以爲農器後世迷執持斧鉞以爲

可六

十八

威刑是以兵用詐奇道貴玄默虛心實腹之士則子晉樹於植良貪名勇烈之夫則再政殺於韓相但知剥面爲天下之嗤誚詐譏忘心作冢中之師表既君多忌諱人也斯貧奇物滋彰准增盜賊聖人無事群生自安懷道之夫須知聖誠

以政治國

御註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取理也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敎理
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爲可取
天下○御䟽此標也以用也政謂政敎言
有爲之君矜用政敎而欲爲理不能無爲
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河上公
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正有國○嚴
曰用心思公之慮不若無心大同可欲禁
過不若無求之得忠挾黄帝太公之慮秉
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𡨋智

力之策要也○榮曰養百姓者妙在平均宣風化者要歸於正直此所謂諸侯牧宰道德齊禮文之教也○成跡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緝理也夫聖人御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習以治國此則偃武修文用實之時也

以奇用兵

御跡此亦標也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

制勝之道也○河上公曰奇詐也天使詐僞之人使用兵也○榮曰奇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太奇九攻百勝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成疏奇譎詐也尅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用權之世也

第二攝化蒼生莫先無事

以無事取天下

御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爲而理夫無爲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

而天下太平矣○河上公曰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也○榮曰明君之攝化天下論道宣風則賢相守方討逆則名將主位垂旒坐朝於萬國塞耳凝神於九重○成跳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蘧廬方資芻狗執而不遣更增其弊未若無爲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爲

吾何以知其然以此

御註以此下文知之○御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荅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為以此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為則人自化驗可知爾○河上公曰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榮曰何以得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即以此下文云我無為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成疏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

事乎用此下文觀之則知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御註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彌貧爾○御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淨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河上公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姦詭相殆故貧也○榮曰忌諱多端政煩網密煩則人勞密則人

懼從法妨業焉得不貧也○成疏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羅罪者衆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以政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註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御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返實下必應之以譎

詐故多滋益昏亂也○河上公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榮曰機權不可多與人兵器不可家皆有家有兵器思爲賊人多執權恐至亂也○成疏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唯事戈矛傷害既多荒亂日甚治身者銳情貪欲心喪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 則應

之以奢故令淫奇之物滋起○御䟽伎能
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彫瑑寶貨珍玩
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樸而好浮華則百姓
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河上公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技
巧刻畫宮宇彫瑑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
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已滋起○榮曰
多奇巧異物生上玩物下起欲○成䟽知
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
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

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勲治身者多知巧詐貪取前境分别之心日益其弊

此一句重釋用兵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御註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姦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〇御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吏則竊法而爲姦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也〇河上公曰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

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榮曰珍好之物爲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而亂作○成疏法物猶法令言刑名彰著法令滋繁有布凝脂無開三面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所謂政之愈巧避之愈密此一句重釋以政

第四叚引聖人顯無爲之美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註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則清淨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化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御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爲無爲者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爲故言而人自化○河上公曰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也○榮曰前忌諱下是四種

有爲之病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爲之藥欲
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家安俗樂無事無
爲付自然之運日化人皆知足曰富履道
無偏曰正遺華處實曰朴○成疏主上虛
淡無爲下民化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撝
謙託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
人足故而人自富也○河上公曰我無徭
役徵召之事使民安其業故皆自富○成

疏心旣無爲迹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
軌輕徭薄賦不富何爲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
動擾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河上
公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
正也○成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
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御疏人君誠能内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

之感化自淳朴也○河上公曰我常無欲去華服實民則隨我為質朴○成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自聖人以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可六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二十四

其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道之君無為而治無道之主法令滋繁故次此章廣辯有道之治悶悶無道之化察察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為四別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第四顯聖忘功韜光匿曜

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 盍闢光開四門

人懷擊壤之樂秦并百郡國成墟厲之哭則知政教在於淳淳布化何須察察故晉武作帝焚雉頭而致和石慶為臣數馬延而稱直虛心契道罔象所以得珠執意亡身荊軻所以役糾禍福所倚不其然乎歎天衆生之迷其日固久悲酸地獄競頭聚於其中懽樂天堂心各離而不上入寂然後搖尾窮也如何受苦方始叩頭悔將何及努力照鑒拂衣長祛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御註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爾○御䟽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

物自成旣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也
○河上公曰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昧
似若不明其民淳淳政教寬大故民淳淳
富厚相親睦○榮曰其政寬其人悅上恬
靜下淳一○成疏悶悶寬裕也淳淳質朴
也言君上無爲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淳
朴也

可六 二十五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註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缺
然而凋弊矣○御疏察察有爲嚴急也缺

缺凋弊離散也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河上公曰其政察察其政急疾言決於日聽決其耳其民缺缺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也○榮曰其政急而煩其人困而乏之○成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爲爲政迫遽民遭其暴故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倚因也伏藏也上言悶悶俗則以爲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爲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爲有政理之術人乃鈌鈌然而凋弊此福爲禍所藏○御䟽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爲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爲善物却鈌鈌而凋弊豈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

失道喪德習僞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
准誰有知其窮極者○河上公曰禍兮福
之所倚倚因也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
能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也福
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

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
無能知其窮極時也○嚴曰福生於禍禍
生於福禍之與福同營異域故去福則無
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極天下
好知莫能窮極也○榮曰禍福之所倚福

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人在苦而思樂改惡而從善因禍而得福則處樂而荒淫在貴而驕縱則禍匿於福中矣孰知其極行善惡之因得禍福之果輪迴苦樂之境來去誰知窮極○成疏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二事近由一心福則倚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内其則不遠也孰知其極其無正孰誰也言禍福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羅迴

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極乎唯上士達人
忘我濟物體玆正道悟彼重玄不爲善惡
之因故無禍福之報莊子云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所以輪轉無
極者爲其不懷正道故也

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

百六　二十七

其無正耶

御註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祆禍福
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
奇詐善者復以爲祆祥故禍福倚伏若無

正爾○御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爲妄生迷執失其正爾○河上公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榮曰其無正正復爲善復爲祅奇異也祅惡也善惡往還之業此

並是耶寂寞獨立之真始乃爲正言人多積塵垢之行少有清虛之基故云其無正事耶者衆從正者寡設令爲正正不常正俄然變異故曰爲奇並皆行惡不肯修善設令爲善善不恒善還即造惡故曰爲祅

正復爲奇善復爲祅

御䟽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謂善者爲祅祥故若無正爾○河上公曰正復爲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

上爲詐善復爲祅祥善人皆復化上爲祅祥也○成䟽正復爲奇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爲正未解忘遣不與實性相應故爲虛詐也善復爲祅縱爲善者猶執名言旣乖正理適爲妖孽故莊子

云爲聲爲名爲祅爲孽

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註以正爲奇以善爲祅如此迷倒其爲日也固以久○御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妄以爲奇爲祅其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河上公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固久也○榮曰迷禍福之源惑邪正之路此非旦夕其日固久○成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爲祅奇者以其愚癡迷惑故也此之迷惑其日久固抑乃無始豈曰今生

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第四顯聖人忘功韜光匿曜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穢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御疏方正也舉聖德以勸脩聖人弘道濟世示物向方身行方正物則應之而自正非立言教截割於物使從已也○河上公曰

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
○縈曰方正也割傷也邪行則物我俱傷
正道則彼此無割○成疏聖人體道方正
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不宰不割
使從已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可六　二十九

廉而不穢

御疏廉清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爲劌字
者劌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河
上公曰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

也今則不然正巳以害人也○榮曰凡情貪而獨聖道廉而清○成䟽妙體物境也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穢而不穢故莊子云大廉不嗛又云廉清不信

直而不肆

御䟽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爲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巳從人不自申也○榮曰大直若屈不顯正以示人○

成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
於物不申已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御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
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

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河上公曰聖
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闇昧不以耀亂人
也○榮曰明道若昧也前標得失之政次
指禍福之門而没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
祆奇則繫累之境倚伏非懸解之塲是以

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慧源之路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泛兮無繫無不繫肅然無可無不可○成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於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可七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可七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治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用道而治以致淳和故次此章重明治人及事天無過用道就此章内文有四道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爲化主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夫道式空懸成

迷夫之大謗重德長立為我華之洪
綱有國之君當行正直則峨嵋嶺上
夙降軒皇羊角山中退招李聖豈非
德能早伏道在斯尊王法令而一行
無疑嫌於三黜納忠入孝王陽叱馭
先登糟丘酒池墨翟迴車不入是知
正爲國本邪乃人奸理人及天莫先
用道用道則易理奸亂則難修深根
固蒂久視長生之士外資言教内養
恬和稽天之浸不漂拓地之炎何熱

莫知其極積德之致乎

治民事天莫若嗇

御註嗇愛也人君將理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有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

○御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
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愛費即儉德
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粢盛豐備天享明
德故云莫若嗇也○河上公曰治人謂人
君理人民也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
時也莫若嗇嗇儉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
為奢泰治身者愛惜精炁不放逸也○榮
曰下理於人上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為法
式○成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
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

之法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御註何以聚人曰財君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御疏夫唯嗇疊出上文是以早服釋儉嗇之義也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唯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爲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河上公曰早先服德也夫能愛惜民財愛惜精氣能先得天道○榮曰以道

爲式物先以歸○成疏歎此無爲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遠鄉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御註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爾○御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河上公曰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滎曰道輕德薄

人不歸依重積深厚物自賔伏○成疏重
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
蕃者也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
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
服○御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爲
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
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矣○河上公曰
克勝也重積德於巳則無不服○榮曰德

重仁深無不克勝也○成疏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内外制服無不獲勝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御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絶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河上公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嚴曰以儉爲理天下玄同豈知其極也○榮

曰四夷賔伏國界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成疏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德深遠莫能知其窮極也

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爲化主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莫知其德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御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德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爲有國故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爲有國乎○河上公曰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

稷爲民致福○榮曰境土無邊道德無際
始可以有於家國○成疏既理無不契深
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蒞民爲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
長久爾○御䟽母者道也以茂養爲義夫

所以得稱有國者秪緣有道而茂養蒼生
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河上公曰國
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
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榮曰有道

則國安無道則國危國由道生道爲國母以道爲母所以長久○成疏既爲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爲虛淡故可長久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蔕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御䟽夫積德之君以道爲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蔕之喻以申其義也蔕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蔕

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蔕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河上公曰是謂深根固蔕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蔕如樹根不深則拔蔕不堅則落言人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蔕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榮曰夫根枯則拔蔕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為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為蔕則蔕固蔕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天人之式家

國之要也○成蹠根本也蔕迹也根能生蔕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蔕夫根不深則傾危蔕不固則零落只爲根深所以長生蔕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經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事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攘則其德交歸文分爲三第一初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爲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第三結歎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第一初舉理國之喩不可有爲

蓋聞君爲元首含道烝而臨人臣作股肱燮陰陽而理物熊軒而拜職下仙閣而設風或梟飛入宮降天衢而驚化並欲庚無爲之事安動靜之心使行鹿而自馴審烹鮮而莫撓今四方得所百姓咸安西門豹之不仁沉嫗太甚姜子牙之挖德神女泣庭理亂俗若解繩劾清能如製錦然後卯頭天感迺頃人威火爲滅於江陵異見亡於都市鬼弗爲祟神何以傷故德交歸仰清貞之今範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疏烹煑也小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可撓撓則魚潰喩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

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榮曰治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爲鬼神者靈効之謂夫人有求則神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任豈唯上忘帝力亦不傍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効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御註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其神不見怪以傷人○御䟽此復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爲神但祅之將興由人有舋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也春秋曰其氣焰以取之○河上公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榮曰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爲害○成䟽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物也治傷者鬼以

諂曲爲義即是擾動邪滛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爲真照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御註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爲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以聖人無爲清靜故也○御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無靈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爲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

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河上公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亦不敢干○榮曰非其鬼神不能害人但聖人在上德被幽明鬼神無害由聖不傷也又能利物亦自不傷○成疏諸本皆作亦字唯張係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寫者誤作亦字今用之爲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爲聖人以道莅天下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復傷害於人力在聖治故

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動心不能傷行爲以聖智伏制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第三幽顯守分德慧相歸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乏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御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主今兩不傷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

獨豐抑亦兆人咸賴○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夫兩不相傷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滎曰鬼神聖人兩者也俱能利物不相傷也聖人慈善鬼神正直慈善處顯而光潤正直在幽以潛資俱以德澤交歸衆人也○成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損害旣而各守其分兩無雙闕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

故交相歸附也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巳行從寂起動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巳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章第六十一

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用道無爲而能降伏魔試故次此章即明用道接物守能謙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第二明小大守分各有雌柔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跨企

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

夫萬川

謂海四大之尊嚴曰王王稱孤寡居高海以含弘成大則知山形峻峙益下地之卑柔海德弘深総百川之歸湊下流納衆卑退物宗子貢借馬而不還劉寛乞牛而後送心無馳涉志洽雌和小國得歸於附庸大人必資於推讓抱勝于壯其言不差後下之賢可則斯旨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御註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天下之人交至矣○御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

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河上公曰大國者下流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也天下之交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嚴曰大國者地廣也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泰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不當矜貴○禁曰交會也海在乎衆流之下百川於是交歸理國者自視缺然萬國所以同會也○成疏大國即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

謙柔故萬國歸往潮宗慕義滿於郊郭也本亦交字者言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御註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爲牡動所求由以靜爲下○御疏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致爲牡動者所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河上公曰天下

之交牝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也牝常以靜勝牡女所以能屈男陰勝陽以其安靜不先求也○榮曰牝雌而靜牡雄而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撝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以靜爲下

以

御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而至者由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爲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爲下則明牝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靜爲下故爾○河上

公曰陰道以安靜爲謙下也○成䟽天下之交疊前生後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欵附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爲先也

第二明小大守分各用雌柔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御註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

○御䟽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

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爲臣妾爾○河上公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也○㒶曰以謙爲德可以容人未能卑退不可取聚○成䟽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和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欵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御䟽言大國之君旣以謙卑之道而柔服

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爲援助爾○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成疏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御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能令其可左

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
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
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河上公曰
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
以義讓相取也○榮曰結二國也○成疏

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取於大國大國
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取之
則別故言或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御註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

畜小國爲臣妾小國贄貢賦以奉大國者
不過欲入事大國爲援助爾○御疏言大
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
兼畜小國之人爲之君長小國用謙陳薦
贄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爲
援助○河上公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
國不可失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也小國
不過欲入事人使爲臣僕也○榮曰國之
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遐
歆於道化○成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

餘意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跨企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云宜下

○御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大者宜爲下者夫物未甞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憍盈致禍鮮能下下故誡云大者特宜爲謙下爾

○河上公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
又宜爲謙下也○榮曰扇皇風者遠覃於
聲教歆道化者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
得所欲衣冠是一文軌大同仍恐大者蔑
小貴者凌賤重誡大者以爲下○成疏兩
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
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國特宜偏行謙下何
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凌大故令
大者爲下此則高者抑之之義也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章所以次

前者前章正明守靜謙和接物用道故次此章即顯道體沖與令物歸依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慈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

夫大道無私成凡蒙之與藏神功不宰爲善識之實持杳然金關之前迥出鐵圍之外下樿黎而濡足爲俄爾浮生居太極而凝心復寂然歸本空歌永泰天樂長鳥談獅子之座中則猛獸園遠應緣時動機息則忘心遊解脫池中法慈航而濟物故立天子置三公卻駟馬之驅馳惟一乘之坐進拱璧之節何其遠哉不如勤行日益斯道矣

道者萬物之奧

御註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爲萬物之奥内也○御疏道者妙本之强名也奥内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爲萬物之奥内西昇經云道深甚奥虚無之泉此之謂也○河上公曰奥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嚴曰萬物之形生於天地天地生於無形道以無形之形開虚無導神明通天地達陰陽流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爲無常無所愛惡與物

大同也○榮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寶重也道本無形理唯虛寂無形包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植故言萬物之奧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真不肖下愚從邪於焉輕道故有實不實也

可七 十四

○成疏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爲此府藏也

善人之寶

御註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

貴之而無患累爾○御疏寳者珍貴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静故寳貴之無暫違之○河上公曰善人以道爲身寳不敢違也○成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寳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御註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寳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御疏保任也倚也不肖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

於道倚以求安也○河上公曰道者一不善
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
也○成疏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躭滯物境
性情浮競豈能守持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御註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
加人以況聖人加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
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而從
善矣○御疏此喻說言不善之人亦在教
之而已註云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

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
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
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上公
曰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於市夫市交
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疾欲得賣
者疾欲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
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
道○榮曰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
未可契真喪實之言豈足稱道華辭惑眾
飾偽以為真浮說亂人以惡而為善去遠可

用之於市肆焉能立德而懷道達至之者
忘之於彼此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一可
尊己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一也
○成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多言佞人好
爲飾辭猶如市井更相覔利又不能弱

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己行加凌於人
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慈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註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

有○御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故云何棄之有○河上公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榮曰聖教所設本以開曉於無知妙道遐通亦乃匠成於未悟欲使善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人寧容有棄也○成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遍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悲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御註共教不善之人○御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爲三公論道皆所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河上公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榮曰上古至淳賢愚平等身不失道行合自然人皆實道也逮乎三五已降物漸澆漓無君不可導人有主方能化物故上樹垂拱之后下設論道之官示之以好惡誡之以禮律化彼不善陶此淳風也○

成號既能接物無遺道設濟世之法故立
天尊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
陽緝僎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
開闢以來真君出世皆是大道權應而爲
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庶者也

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
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於
君以化人爾○御疏合拱之璧璧之大者

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璧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璧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璧為導故稱先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河上公曰雖有拱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榮曰古之徵士先進以璧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宜耀之於智炬作君上之心腹為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

助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
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雖希高貴之爵
驕奢自貽伊戚遂至危亡之禍未若增修
至道寵辱不驚○成䟽拱璧即拱把之璧
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
先齎拱璧後遣駟馬言從有高蓋全璧富
貴榮華亦不如無爲坐忘進修此道何者
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爲大患故廣成
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氣藹俄爾以此
格量不如遠矣

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御註何問辭也○御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寶道善人也問其所以保貴此道其意何也○河上公曰古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榮曰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百年之禍保於福祿絕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普貴也○成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

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刼不會也假使無始已來生死罪惱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爲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御註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悟則無罪累可爲貴○御䟽此荅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爲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

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忘心起滌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忘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爲天下善人之所寶貴爾○河上公曰有罪以免耶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也免於衆耶故爲天下貴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

明勸物歸依有罪以免故次此章即顯歸依之術免罪之方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第三戒凡擧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第一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

夫道性玄微理相俱寂真門幽邃聲色難尋冥然大況之中巖爾隨迎之外事獻天下而雖久何如爲而不爲益當冥而莫聞凡所不倒輕諾寡信多言數窮聖人條雖一運而至天尊說法經七劫而恒安河上鷹空昇百丈而無懼漢文早悟殿帳儉而邪興秦帝成逵阿房奢而國滅斯言在耳豈不鑒之老君哀此澆浮將經杜漸則知執怨以德至聖明科爲大於細豈虛談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
怨以德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
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旣不越分別求
不爲怨府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
無小皆爲怨對令旣守分全和以德○御
疏爲造作也修道之人坐忘去欲心無造
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爲非有故曰無
爲此明心也卽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
明身也卽味不躭故於味而無味也此明
口也三業旣靜六塵自息爾○河上公曰

爲無爲因成修之故無所造作事無事豫設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榮曰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絶繁務虛已於自然除嗜欲躭之於玄妙也○成疏爲無爲妙契心源不失眞照照達有爲

即無爲也故無爲則爲爲則無爲也事無事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眞宗照不乖寂雖涉事而有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味無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求

深而無著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疏夫大小之爲多少之事苟涉有爲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爲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河上公曰大小多少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道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榮曰怨之生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

期若能歸無爲之大道保自然之無累遺
滋混濁味此清虛咎過不生怨讎不起此
報怨以德也○成疏怨罪對也報讎償也
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盡滅
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爲事味等三種
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淨物我冥
一何對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
謂也

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御註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於其易細○御䟽圖度也爲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圖度其

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謀難於難爲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爲之將無益於患○河上公曰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

禍亂從小來也○榮曰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細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折於細根本若除枝葉自喪

也○成疏圖難於易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遣却惡道之難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旣無作則無報也爲大於細細小也爲巨舋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明上文所以預圖爲○御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故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下而總之爾○河上公曰處謙也○成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第三戒凡舉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御疏前明凡人嘗爲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爲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上公曰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御註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御疏此結諭也夫不三思而後言

輕易其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爲患累○河上公曰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榮曰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爲罪業生死皆易易爲非法之事

終始皆難也○成疏夫輕諾必寡信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故失信則貽寡信之責也多易必多難此合喻也夫輕易然許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爲罪多招八難之

狹故修道之夫應須𢡟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御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爲輕諾多易之事况不如聖者乎聖人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榮曰輕爲惡事動入罪因聖人聰明猶尚難於有爲之

事故得終始無難況肓瞑之徒不能重慎欲免禍難其可得乎○成疏猶尚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為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註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嘗蹈火也又云遠火而非逃熱即斯義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共紅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可八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可八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其安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滅罪之術於行未圓故次此章重顯其義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第二寄喻明罪從微起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喪眞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夫地之不動坤德用寧山

岳常安盤根永鎮凡沒四迷之境將昏王濁之衞不如安者易持微而可散只如十抱之木生於毫末之中九層之臺起於畚土千里之行發於始足之下小必成大譬罪根之漸深惡乃成愆如累臺之益廣須決無明之翳來遊玄極之方莫同漢武之機內多髓少剋盤老君之戒實腹虛心蔓草猶不可圖況情欲之流散必須早除根帶絲所滋繁輔萬物之自然以契長生之道矣

其安易持

御註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爲易也○

御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淨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令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河上公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榮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安靜也未兆機不動也患難防惡難止思除其惡制之於未動慮息其患持之於安靜惡兆無由得起不謀自然無患此謂上士防患也○成疏安靜也言修行人靈府寂泊未起舉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

其未兆易謀

御䟽兆萌漸也謀度也情之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絶之亦爲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河上公曰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成䟽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未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可八　二

其脆易破

御註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絶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

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御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河上公曰禍亂未動於萌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榮曰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經罪小易滅惡長難除不能防於未動必須制之於微脆此中士除患也○成疏其脆易破其微易散脆虛軟也猶如菓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散也

其微易散

御疏細微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河上公曰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爲之於未有

御註覆上易持易謀所以者爲營爲之於未有形兆爾○御疏爲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絶欲惡不生故云爲之於未有○河上公曰欲有所爲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榮曰所謂其安易持

也○成跡爲修學也言行人修守當在未有緣涂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御註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爲除理之於未成禍亂爾○御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河上公曰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榮曰所謂微脆易破也○成跡亂者謂結業已爲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明心雖起涂

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爲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第二舉喩明罪從微起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此三者喩其不早良圖後乃成患爲謂營爲執爲執著必生禍患也○御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喩如合抱之大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

千里之遠行始舉足之下此明遂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識以細微爲始而人多惑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河上公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以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榮曰合抱之木自小而成大九重之臺因下以至高千里之行從近以及遠若制之以靜毫末之罪不生止之於微一簣之基易破安然不動千里之行無至若不能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爲有爲而不已必至敗之執惡
行以爲是終歸喪失此謂下士闇於成事
以至敗亡也○成疏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夫八百圍大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纍元乎
一念而以木爲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遂能
蔭蔽日光譬深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
性也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
非有爲四塵不成故也煩惱爲義亦起自
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九重之臺起於
累土重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

禍起於一念染心勗諸學者深宜戒慎百仞之高起於足下七尺曰仞陟百仞之高峯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造未息也

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喪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御註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者求遂理心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御疏爲謂營爲也執爲執

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河上公曰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仁者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成疏至道虛玄無爲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爲爲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也

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

敗之○御跡聖人無爲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河上公曰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故無敗不爲利色故無壞也聖人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榮曰凡庸闇之於即事故有敗失之非聖人玄鑒於機前無復有爲之患也○成跡聖人體道無爲故無隳敗虛妄不執故不喪其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
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河上
公曰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其功德幾成
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榮曰幾
近也凡人爲惡不能早除惡事近成自然
已破若能同聖去危求安始不爲非終不
獲罪無得無失何敗何成也○成疏幾近
也凡人從於有爲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
捨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
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愼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御疏此老君重申勸誡也人若能愼末如初始終常一則無事無敗也故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河上公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成疏此戒愼學人令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御註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

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常全其自然是不
貴難得之貨○御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
難得之貨内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
聖人於欲無欲内不務於性之所無外不
營於累德之貨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

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
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於色
聖人欲於德也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
晃爲服不賤石而貴玉也○榮曰是以聖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

之所過凡情逐欲賤道貴財聖人不貪重真輕寶若也修不爲己學乃爲人貪利則過生爭名則咎至聖人無欲則遣利絶學則忘名不耀一已之能防備衆人之過也○成疏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聖人虛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貴乎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即學學與不學學異學故西昇

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爲不能忘學故說學不學者以防衆生之過患也

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

御註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自然之性故不敢爲俗多欲○御䟽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

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河上公曰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御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爲於俗學及多欲

也○河上公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而不敢爲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也○榮曰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染愛累真學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真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入於無爲但歸於敗失聖人順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真不敢行於有爲導之以歸虛靜也○成疏輔助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乘真今聖人欲持學不學

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爲無不爲也今言聖人不爲者示欲輔導群生復此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聖人忘學而能輔導衆生故次此章即顯爲學之人濟物之行就此章内義分有三別第一引古證今用遣文明第二料簡勝劣以爲楷模第三反俗合眞示其妙趣

第一引古證今用遣文明

夫至道玄根妙極眞淨遣其耳目視聽如愚孔丘發覆而不知顧回對言而莫解故以智治國如盜賊之害人用道修身契無爲而各得正之楷式不用在兹乎則知虛白

真源理貫恬忘之外重玄妙本義超
無有之因非欵啓之所闚豈迷途之
可抑人行之事其殆之矣故曰曹溝
旣鑿其身乃因秦貨旣貴厥宗亦墮
翔而後集鳳鳴於高岡衛而不飛鷁
退於遐路逆時則喪離道則亡若能
與物反行斯其
大順之理矣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
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御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
爲恬淡非炫燿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
和杜絶智詐令質樸如愚爾○河上公曰

古之善爲道者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道教民使明智姧巧也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僞也○嚴曰昔者帝王經道德化神明總清虛歛太和也非以生知起事道俗務以

明人也將以塗人耳目塞人之心使人不得知歸之自然故人易治而世和平也○榮曰欲教今俗先引古人古人用道修身理國不將姧智役心眩物此非以明人也含光藏耀全真抱朴分別智息將以愚之

也○成疏爲道猶修道之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耀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註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多使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難治○御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大多猶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姧詐故難理爾○河上公曰民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也○榮曰君上守

貧臣下歸淳朴假威刑自然順化若也不行虛寂道德唯用姦巧智慧智多亂甚故難理也○成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理者爲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第二料簡勝劣以爲楷模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註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云賊國也○御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

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僞斯起僞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河上公曰使智慧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也○榮曰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智慧姧巧傷害人深國之賊也質樸無智任物自化各事其業俗樂家安物我無傷君臣俱泰國之德也○成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若用明察俗以智治物者既乖淳和又同賊害而無欲無爲

可八　十一

至虛至靜忘心遺智尸居玄默以斯馭世者其惟上德乎以此挌量勝劣可見治國旣爾身亦宜然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註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年豐曰福○御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爲之道行大朴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河上公曰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

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註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臣爲楷模法式〇御䟽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爲賊不用則爲福即當去賊取福如此者可爲理國之楷模法式也〇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爲賊不智者能爲福是治

身治國之法式也○榮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迺至大順用智不用智兩者也用之賊害不用則無傷能知無傷此知理國楷模法式也能知法式本固邦寧德之妙也德妙不測曰深尋求不逮曰遠人皆用智此獨用愚與物反也不逆物任之自然斯大順也亦言道本虛玄俗便浮穢順俗求道失之於真反俗修德入之於妙入妙則無可無不可歸真則無通無不通

旣其虛應無方故能大順平等○成疏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能用智爲賊不智爲德者則可爲修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御註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爾

○御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爲楷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爾○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成疏常能知無分別爲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御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量深也德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河上公曰玄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德欲施人也乃至大順玄德

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成

疏玄德深遠與物反實眞契道謂之玄德

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於俗

故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順有兩種一順

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

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前反

後順文豈類乎荅曰前言反者此明不反

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

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耶

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荅曰夫以

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爲不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嘿語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順與不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亦無無不順而能無不順乃至非不順故名爲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江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玄德之人反俗順道故次此章廣顯順道之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舉譬以表虛忘第二法說用彰謙退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夫東注百川並朝宗於大海春

生萬物各陶形於自然何故自然能
虛大海能下不虛所以致於谷王乎
明夫聖人用此爲揄大遣聲色都忘
是非納巨衆以圓通照微塵於方寸
所之皆謙下所處皆卑柔則天人樂
推誰能與爭焉身在後不足矜功地
足先成離然奉酒則知玄樞家運靜
退恒安堅白徒鳴昧終莫曉共工何
力折天柱而貽殃秦帝何愚穿地市
而招禍不能懷柔服遠逐乃剛強安
可八 十四
知國破家亡身屠族滅擲天下於凡
人之手何其劇哉如楊雄著言蓋不
虛矣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

御註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

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御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河上公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人歸就王者能爲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榮曰此舉喻也但海處卑下故爲百谷之王明聖人謙虛方爲萬國之主

也〇成蹊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
所以爲百川所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
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蒼生之
所歸也故能爲百谷王此結成其義故經
云海爲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御註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
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
而人不害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

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之爾○御䟽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言下之耶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上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以其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榮曰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

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謙居物下有德故推之以爲上退身度人懐道故尊之以在先百姓樂戴不以爲重人皆忠孝誰有害心○成䟽欲令一切衆生居己之上所以言說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御䟽聖人亦不欲先人直以撝謙後己先物物自先之○河上公曰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成䟽欲令衆生在己身先度所以退身居物

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不有望前處
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御跡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
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

以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
爲害〇河上公曰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
重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
戴仰不以爲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
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

害之者也○成疏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聖人恬淡無爲少思寡欲故處民之上爲君而使民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百姓荷戴而不辭也處前而民不害處物之前而爲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内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廣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

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註以是不重不害之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爲之主而不厭倦○御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河上公曰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爲主無有厭之者○榮曰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德者物所同厭有道者人皆樂推行揖讓之風順萬物之化誰當與爭也○成疏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

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爲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達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爭者○御疏令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河上公曰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

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爭有爲無與吾爭無爲者也

天下章第六十七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善能謙下翻德處高故次此章廣辨功能具陳三寶就此章內義有五重第一明不矜誇故能高大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第四行乖三寶論溺死生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第一爾不矜誇故能高大

夫玄玄至道摩居五太之先窮窈真宗貫出元和之首其體大其德凝高排色愛之律橫截凡蒙之界愚夫所見咫尺無多既不違於幽玄故謂大而不肖豈知我三寶

理寂眞乗不敢爲先常守慈儉夫孟
君之賢智初迷市義之方漢文之大
才不會積薪之諭何況區區凡鄙冗
冗斯生得知妙道之深以識洪源之
奥若不非笑
豈名大道哉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御註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
大無所象似我則荅云○御䟽肖似也老
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
所象似故下文荅之○河上公曰老子言
天下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不肖也○榮
曰天下皆以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肖若

肖久矣其細也夫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爲大也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於智不似於愚故言不肖不肖不似也唯當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道有所得此乃細碎之小人豈是虛通之大聖也○成疏言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爲大聖也何意得如此耶只爲接物謙和不矜誇嗤笑於物故致然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
閒諸法有所象似則不稱大久巳微細○
御疏此荅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廣大逈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賾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閒法者則失其所以爲

大久矣是微細麁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
稱大也夫者助語也○河上公曰夫唯大
故似不肖夫獨名德大者爲身害故佯愚
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
自貴之也若肖久矣肖善也謂辯慧也若

大辯慧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也夫言辯慧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成跡獨由聖德髙大故不誇笑於物若其誇久是群小也河公本作肖字不肖猶不善言衆生不能履善道者皆爲我大故也獨由憍慢我大所以不善若能履行善道者當卑小謙退也

第二具陳三寳令物歸依

我有三寳保而持之

御註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

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御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河上公曰老君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榮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俗存於利貴之以七珍道在於真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能仁慧於萬物好生而惡殺慈之義也薄

賦輕徭謹身節用不奢不修儉之義也忘己濟物退身度人不敢為天下先也持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寶之大也○成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誇笑於物者為歸依三寶保而守持之故得然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註慈則廣救儉則用足不敢為先故樂推而不厭○御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

也弘益之義其如下文○河上公曰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歛若取之於已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執謙退不爲唱始也○成跡一曰慈愍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實也二曰儉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實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謙麞柔弱先物後已退身度人此師實也

第三重疊三實歎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御註慈仁愍慧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

御䟽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
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爲行故能
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河上公
曰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榮曰夫慈
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
器長慈心於物物無害者物旣無害自無
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用之奢侈於事
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
廣也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
厥行有終爲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成

疏內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

救蒼生

儉故能廣

御註節儉愛費則財有餘故功施益廣○

御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

施益廣○河上公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

日用寬廣○成疏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

素清高其德廣大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先與人人必

不厭故能成成神器之長也○御䟽損巳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爲天下先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河上公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首先也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

成䟽只爲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方外則獨處玉京爲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爲神器之尊

第四明行乖三寶論溺死生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御註今捨其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
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
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爾○御疏且苟
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
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

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
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
身則身喪故云死矣○河上公曰今捨慈
且勇今世人捨慈仁但爲勇武也捨儉且
廣捨其儉約但爲奢泰捨後且先捨其後

已但爲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榮曰前明得三寶者慈而得勇守儉而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能慈苟且推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但當廣費未解早身處後觖意欲在物先好勇而不仁則已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嚴曰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之與遠禍之與近大命以絕神氣分散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廢道而尚力

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勝固爾○御疏慈爲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河上公曰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併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守衛則堅固○榮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慈爲用不失其道在於戰

陣必克前敵故言勝也以之守固無復傾危遂言固也以慈爲心玄天所以加護故曰救之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内明是非交戰爲陣解能破惑爲勝身不失道爲守與道同久曰固自然無害天將救也外物不傷道之衛也○成疏夫慈以戰則勝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内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爲塵沒故獲勝也以守則固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内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

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救慈衛○御疏救助也衛護也

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成疏天尊大道救

度行慈之人還同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爲先四等之中用慈爲首是知慈之爲義其大矣哉

古之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具陳三寶歎美大慈故次此章即顯能持三寶之人會於古之極道 百八 二十四 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爰引古實以勗行人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第一爰引古實以勗行人 夫雲司火正之時含道懷純之代人心質朴不事矜華爲士者自守恬和善戰者止戈爲勝死灰其慮槁木其形入獸伴而無驚馴鳥群而不亂故巢公飮犢聽堯讓而

無閒作成耕田抗爲詞而不顧卓立
其行如華岳之峭謙卑其容若尼山
之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對葉
龍而不驚處木鴈而何懼此乃古之
善士可若
以配天乎

善爲士者不武

御註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爲
理行慈儉而伏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
慈故云不武○御疏士事也善以道爲理
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上公曰言
貴道德不好武功○榮曰以慈來物以德
伏人無鬬以力不好以勇無爲而心斯不

武也○成跡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
爲不務慾而武勇也
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
善戰者不怒
御註事不得已必應敵以慈則善不憑怒
若用力以爭非善勝令柔遠能邇道也○御
寺九 二十五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
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
善戰不怒○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
於胷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榮曰能

息冦亂善戰也教物用慈不怒也○成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御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服也○榮曰

道濟天下四海來王德綏寓內五兵不作物則靡之而不刃故言勝敵無心自然受推故言不爭○成疏不爲塵滓名曰勝敵既不喜怒何所爭乎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設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爾○御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下也○榮曰使人不失方圓之器

任物各得文武之材善用也寬則得衆謙則無咎故言爲下也○成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所歸故能用於人也

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是謂不爭之德

可八 二十六

御註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御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

讓而不爭善用者常謙而爲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河上公曰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鬬道德也○榮曰此結上不武不怒而能勝敵也○成疏不與物爭故成巳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

是謂用人之力

御疏夫玄默恭巳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詩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河上公曰身能爲人下是謂

用人臣之力○榮曰此結善用人爲下人爲之盡力也○成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爲己用此結善用人爲下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

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河上公曰是謂配天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也是乃古之極約要道者也○榮曰懐物以道來遠用文不戰而自勝無爭而獨尊其德高大比之上天其化淳

和比之極古明虛心實腹坐忘合道不假威權無勞勇猛故言善爲士者不武也泯是非之情除愛憎之見善戰不怒也物無害武順而不逆善勝敵不爭也心王既靜志在沖虛耳目無擾手足不勞善用人爲下也合自然之理故曰配天契昔之真際古之極也〇成疏配合也天自然也極道果也言善修之士妙體其空達於逆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成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共挂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覆一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强思齊　纂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守持三寶之人能會玄之極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雙遣空有不捨大慈就此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夫唐堯爲

君誅共工而蕩惡大禹作乂斬防風而示威湯放桀於鳴條武梟紂於牧野玄女灼灼白軒亭亭雖外戰於凶人終內懃於善勝老君明戒用兵有言退一尺則我所先行進一寸則吾將不敢恐亡厥實所以慎之歎我浮生沉迷莫悟豈知高鳥盡而良弓藏敵國滅而謀臣死軍井未盡將不言渴軍飯未炊將不言飢雖然白起賜死於秦庭韓信見誅於漢獄何不仰二疏之軌掛冠東門慕四皓之風養渴南嶺尊大聖明訓知止足惟我身常存豈有幾亡矣

有言

御註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誡有言者謂下文〇御疏老君疾時輕敵

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誡所稱有言
謂下句也○河上公曰陳用兵之道老子
疾時用兵故託己設其義○榮氏引古兵
法○成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蒼生亦是修
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
法言在下文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御註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用
慈自守善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

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而退尺爾○御䟽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爲主後應爲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容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誡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者也○河上公曰吾不敢爲主主先也先舉兵也而爲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常承天而後動也○榮曰在國先舉爲主在陣先動爲主先舉先動憍盈必危今欲保全故云不敢爲主和而不唱後

而不先故言而客也○成疏主我身也客前敵也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旣無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而退尺也○河上公曰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嚴曰幸彼還也恐人財殫力屈○榮曰不以兵強外侵

故云不進寸而以積德内守故云退尺也
○成疏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
以況有也旣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幻體玆
中一離彼兩偏故無無爲之可取亦無有爲
之可捨也

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

是謂行無行

御註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
行同○御疏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
今爲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

同矣○河上公曰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棨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行無心而動行無行也○成疏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爲行也

攘無臂

御疏註云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河上公曰不怒若無臂可攘也○嚴曰示不傷人也先發號施令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

大下者昌有罪者免有能著官若無臂而憑怒○榮曰怒而行兵用兵所以攘臂爲客退尺不假臂以攘之故言攘無臂也○成䟽隳肢體故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御䟽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令以不爭爲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河上公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榮曰仍引彼敵使歸無敵也○

成䟽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執無兵

御註執兵所以表殺令以慈爲主故雖執與無兵同○御䟽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爲

主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河上公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哀之痛也○榮曰傷彼無道爲此執兵以息兵刑期無刑未失慈

義慕道自歸無兵可執○成疏離形去智

故無兵可用

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亡吾寶

御註爲禍之大莫大於輕敵輕敵則殆喪

吾以慈之寶○御疏幾近也亡失也寶謂慈也夫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閒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河上公

曰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歎
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則敗亡也輕敵幾
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
○嚴曰輕敵者自專也戰雖萬全不可輕
易敵人輕敵竒生亡時失利福去禍來是

喪自然之寶也○榮曰兵主於殺不可常
行於有事道貴幽靜是故制物以無爲務
在安人不令有害若退失無爲之道進無
靜寇之兵輕侮前敵國破人亡禍之大也
國實人富主聖臣賢是名得實人亡粟盡

臣辱主危失近吾寳也○成䟽禍莫大於侮敵侮輕凌也敵前境也輕淩諸麼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也侮敵則幾亡吾寳幾盡也寳則前章三寳捨慈而勇謂之侮敵招之臣釁故盡喪三寳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御註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御䟽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

不求多殺者獲勝矣○河上公曰故抗兵相加兩敵相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近於死也○嚴曰人主者國之腹心兵者國之威神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是以喻我豪俊悅我士卒哀慈於人動得

天助也○㮚曰兩邊舉衆名曰抗兵多少均齊故云相若輕敵無備貪而好殺者劣也靜必依道動必以律不失於慈慈能制物哀者勝也内明煩惱多端非智不破欲陳其法故云用兵有言爲主必雄強作客

多雌弱行人欲息動歸靜知雄守雌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學無所學修無所修不進寸而退尺也識因緣之皆假達理教之俱空行無行也非唯萬境虛寂抑亦一身空淨攘無臂也內亡智慧執無兵也外絕情欲仍無敵也若也放情極欲失道喪身亡吾寶也智慧煩惱二種恒隨抗兵相若也方便用於智慧微妙不失慈悲漏盡或祛肅然無累哀者勝○成跡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

相遍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能所兩空物我淸淨故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接物運權示真空之道故次此章即明所說之教歎物不能知就此

一章文開二別第一歎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歛内明

第一歎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

虞典曰道心惟微微則易鑒人心惟闇闇則難明驅驅流俗碌碌名利福輕如羽不知載之於身禍重如山不知避之於己凡迷倒置信哉斯言天下易

行無過正法不干不預無滅無求住心何有之鄉縱志洞庭之野東西南北盡豁達而無拘幽夜天堂並同塗而總淨閑目則赴於瓊圃忘心則坐於玉虛寂爾無隅於塵濛知者何爲而不易豈得屈強其志荒唐佚遊嗜肥膩於朝餔淶色聲於愛著心情固執惡業斯生淪於難捨之曹不悟易行之教被褐之聖良所哀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御註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御疏老君云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簡事則無爲故易行也○河上公曰

老君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
嚴曰聖人言不言之言爲不爲之爲絶言
之道去心除意止爲之術去仁與智止術
去行歸於自然群生得志以至長存言易
知事易行○榮曰聖人言教詞約理豐昭
然義見易知也抱一絶於多惑無爲斷於
有累故易行也○成疏吾言即前章是也
所詸非詸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
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也○御䟽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河上公曰惡柔弱好

剛強也○榮曰凡情不遵於玄教下愚未開於智慧不識此道莫能知也迷淪有欲弗習無爲棄正從邪莫能行也○成䟽莫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者

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爾○御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爲宗本事者所以在功成功而遺事以無事爲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河上公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

與我反○榮曰宗本也君主也以道德為本其實易知以無為為主其實易行失本逐末者多矣不體真宗放情違性者衆焉乎知君主舉衆並皆如此故云天下莫能知行也○成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御註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爾○御疏不我知知謂不知

我也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
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
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
夫惟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
求知是以不知我也○河上公曰夫唯世

人無知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極
微妙故無知○榮曰物皆闇惑內無一毫
之鑒故云無知迷理失道外無萬境之智
故不吾知○成疏不吾知猶不知吾也唯
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御註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不言之教者至貴之爾○御䟽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爲貴之也○榮曰役役之輩所重者名區區之徒所愛者利少能體道故言知我者希弱喪不歸歸之由於正路漂浪不反反之入彼真源道在則尊法之爲貴也○成䟽

知我者希凡情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則我者貴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以爲貴

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蔽內明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御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美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被褐以慧了

之心故云懷玉○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寶藏德不示人也○嚴曰被褐者薄其身懷玉者厚其神○榮曰順俗同塵外示麁服被褐也玄德無染純白光生懷玉也○成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解行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

聖人知道故外藏內明故次此章明雖復能知而多知無知相就此一章義分二別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

夫閉門塞允大聖之洪規檢欲慎微先賢之令範故周公廟後黃金之口三緘夫子庭中白珪之言再復季布見重於一諾何曾奢至於萬錢約則清恬奢則諾屬劉昆含道苔漢帝稱顯然顏子扁鵲居孔門知愚昧豈同轟轟盜跖於逐利死於東陵寮寮江充讒毒亡於死獄庚純相識於市井便遭大禍孔光不識於溫樹方乃全軀為者敗之須觀混沌之鑿不知妙矣必照歆器之藏馬鉤百而致亡雖養全而勝矣聖人成病為我凡夫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御註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不知強知是行之病○御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爲行之病此辯迷也○河上公曰知不知上知道不言知是乃德之上不知知病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也○嚴曰知而絕知不困於知

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知知而絕知欲求於知是病也○榮曰慧徹空有知通眞俗知也所照之境觸境皆空能鑒之智無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照如無照知如無知此爲上德也不知強知多知多失傷身損命是知之病○成疏知不知上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寂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爲上故莊子云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不知知病自本降迹無知而知知涉事救苦故稱爲病

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註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病病強知所病○御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爲病惱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爲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河上公曰夫唯病苦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註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人強知之病是以不病也○御疏聖人正知元

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爲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河上公曰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

人有此病也是以不病以此非人也堯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矣○榮曰聖本遺知是以不病

痛彼衆生有強知之病以其病病也痛惜
衆生雖爲軫慮而分別塵累不染聖人是
以不病也亦言以其病病者言衆人爲分
別之病所病也教以除分別忘知見旣無
有爲之患故言是以不病也○成疏是以
聖人不病聖人能行所兩忘境智雙遣玄
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知覺之疵而凡
有分别之病爲病衆生之病所以降迹同
凡說法闡教志存救溺旣而不病而病病

而不病故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人不畏威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次此章即顯治病之術愈病之方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

夫上天有龍象雷霆冥司有三塗五苦苦人不畏破裂須臾地獄之中拯爲辛苦隱隱搏天之裂飛劫石而難周皎皎日月之暉照幽塗而莫曉巖巖銅柱左右傷身凜凜刀山縱橫碎骨魂愧號叫思度脫而無聞出氣成煙吞鐵丸而猴爛前生何罪得至於斯良由獲其所居不修于命豈知唐堯化美廣闢四

門殷帝舍仁大開三面吉祥止止道德渟渟其度量若大鵬之舉赤霄具深況似長鯤之躍滄海舉逸翮而縱凌唳直壓雲天蓄巨鱗而鼓波濤横擊溟渤不知上下莫辯東西豈厭其生以成倫狹去彼取此者聖人之圖也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

御註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慎微則至大可畏〇御䟽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之累爲彼大威人不知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〇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

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嚴曰昌衰吉凶皆由於已若不畏微則必畏彰○榮曰威刑法也若不畏於小罪積惡不休犯綱觸羅亡身損命大威至也內明不懼塵累縱欲不止欲縱則

精散形穢則神離神離則形敗精散則體弊故入真道而無緣爲生死之所害則大威至○成疏威謂威刑即所謂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遭之風

刀大刑必將至也

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

無狹其所居

御註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

御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

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嚴曰禍莫大於亡軀福莫大乎存身存身之道莫過乎養神養神之要當靜心而寬也○榮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人

以所生爲樂受生爲貴不能閑居以養生修善以防死流宕失鄉受著他處以他處爲廣大以本鄉爲狹陋此狹其所居也長惡傷行縱欲傷身動之死地不存久視厭其生也勸言無者莫令如此也○成䟽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死生厭捨也狹劣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道行人必須處心無係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空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躭愛亦不可厭憎故躭愛則滯於有爲厭憎則溺於空

見不躭不厭處中而忘中乃守真學者也

無厭其所生

御註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不勞倦也○御䟽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爲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亡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爲伐本

厭神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御註夫唯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爾○

御疏善貸曰道資形者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榮曰通生由道成形藉神若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志靜形清神旣附人道亦愛已言是以

不厭也○成䟽唯被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憎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御註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去此自見自貴取此知愛也○御䟽自知者返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

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
違理失當以招患也○河上公曰是以聖
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也不自見不自顯
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榮曰故聖人
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凡
情失道乃爲無識聖智達理故曰自知忘
於人我泯於聞見故曰不自見寶神惜氣
固精志道不輕此生故云自愛不自大以
賤小不尊行以加人忘於高下故言不自
貴自知自愛者悟理自見自貴者迷方聖

人説己化物使物知歸去彼自見自貴之悟物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真○成蹊智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隳體不自見也

自愛不自貴

御蹊聖人自保愛其身絶去嗜欲令神不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河上公曰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也○成蹊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

靜退先物後已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御註去彼見貴取此知愛○御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河上公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成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爲言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慶二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覆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無知衆生不畏威網論溺三塗故次此章重明此人勇進有爲故歸流生死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第二明福善禍淫比乎天理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夫聖人之心若

天之用道帝王立國謙卑能先柔善所以威剛勇而致禍故赤帝順而昌漢宗白公逆而殘楚刃勇敢必殺可著益明兩者示人何不照鑒豐隆振響逆夏帝而將鳴鴻鴈于飛屬秋陰而必舉凡物無識猶感時而獨行況人懷心不依道而何去天網不柰日月所以貞明地理無差山河於焉靜鎮不頹崩於朽壞無發泄於尾閭致柔之道既弘配謙之德斯固不言而應不召而來雖天網之恢恢積善惡而無失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註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活○御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

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歛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河上公曰勇於敢則殺勇敢有爲則殺身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者也○榮曰不懼爲勇心果爲敢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然智非計策力異驍雄貪利而前必喪身命故言則殺義

不爭利仁必以慈或以道德來人或以策
智伏物於物無害在我全身故言則活内
明勇於聲色者殺身不敢情塵者活已〇
成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死滅也活長
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若
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御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
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

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誰能知其故哉或爾○御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河上公曰常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爲利殺身爲害○榮曰謂殺活也○成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得長生故利進心貪滐歸於死滅故害也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爲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也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河上公曰天之所惡惡有爲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榮曰言天道好生惡殺人多不能就利遣害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成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御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爲害況於凡人欲爲勇敢焉得無害乎○河上公曰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御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爭天

道乎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
○河上公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
也○榮曰天道無心與物不競自然尊貴
而居物先也○成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
爭而謙退卑已者必獲於勝善之報也

不言而善應

御註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
善應○御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
感應故曰不言而善應○河上公曰天不
言萬物自動以應時○榮曰報於罪福信

之影響毫分不失故言善應○成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天道不召物使從已物不相違自來順天爾○御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河上公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榮曰春生冬謝寒往暑來往者既非所遣來者亦非命召也○成疏善惡報應

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也

繟然而善謀

御註與疏解同○御疏註云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河上公曰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嚴曰寂然盪盪無所不圖也○榮曰大道甚夷故曰繟然圖人之得失賞罰無差鑒人之善惡災祥不爽故曰善謀○成疏謀計數也言幽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

無失也

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天之網羅恢恢遠也刑淫賞善分毫不失○御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

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疎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毫分也○河上公曰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踈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榮曰羅之以太虛網之於有象既寬且大故曰恢恢罪有公私愆無大小微著

皆盡跡密無遺故言不失○成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跡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終無差失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人不畏死章所以次前者

前章明衆生不畏威刑必遭天網故次此章明於天網自有冥司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衆生障重不懼威刑第二明爲罪既深必招苦報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第四明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第一明衆生障重不懼威刑

夫天道正名司刑自然柰何君主以死懼人但佩玉象而臨時握金樞而御極伊呂作相

第一明衆生障重不懼威刑夫天道正名司

刑自然柰何君主以死懼人但佩王
象而臨時握金樞而御極伊呂作相
平勃爲謀鼎業克昌爰俟太平之主
神功獨畆方稱揖讓之君然後皷腹
于庭擊壤于野不知帝力豈荷王恩
五月披裘不羨輕肥之客一尸少布
唯存正直之人則知百年大期並計
于命坐則金珠異宅華蓋自知死則
石碏生金郭璞先識故傳曰死生有
命誠爲信哉今明妄謬行刑以代司
殺狸既不派冥何合焉如代
匠之規必致傷手之禍矣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御註縱放情慾動之死地習以爲常嘗無
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柰何更立刑法
以誅殺恐懼之乎○御跡言人不能守道
清靜而放縱情慾動之死地積習生常曾

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爲化而敎導之柰
何行刑法誅殺而恐懼之乎○河上公曰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
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
不知畏之也柰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

刑罰敎人去情慾柰何設刑罰以死懼之
也○嚴曰人之情性得意而安寧失意則
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民心不得
性命不全則號令不動也窮谿之獸不避
兕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藂曰時逢有

道物皆愛生代屬無爲人咸惜死若不能綏之以至德而制之以嚴刑人不聊生故言人不畏死人不畏死本由酷罰宜須在宥用德忘刑如何還以酷法理人欲人懼之於死此歎當時之失也○成䟽此斥凡情迷惑滐滯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柰何之歎深長痛之

第二明爲罪既深必招苦報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

御註若使代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爾〇御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者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〇河上公曰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

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榮曰奇者詭異亂群也若時王用道人盡全生名爲畏死也其有強梁之者亂群之人爲於罪業彌更奇異天不長惡故得執殺之懼死自無爲過之人修生孰敢爲非之者也○成疏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爲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敢造罪耶

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常有司殺者殺

御註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御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河上公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者是也○嚴曰司殺者大臣也當王之道無事無爲前後左右各

有所任作禍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趍
職主無與焉也○禁曰司主也賞罰之理
是常生殺之官有主不可以爲非犯法者
合死而欲擅代殺之○成疏此之刑網自
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及北都羅

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第四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夫代司殺者謂代大匠斲

御註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
夫代大匠斲木○御疏言不善之人司殺

自殺人君若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河上公曰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嚴曰代司殺者人君也百官失理政事亡也人主自斲工人拱手人君自殺百官失宜○榮曰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矣遐雖遠玄鑒孔明賞善罰惡著在於冥司春生

夏長彰之於見代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
而代之以人功亦失之於道也然則須人
少能從化姦黠多有難防隨時定宜制之
法令自有司刑之職主殺之官若推之不
以其主司殺之不由其主而擅殺者猶拙
夫之代巧匠必有傷手之憂少有不傷所

傷多矣○成疏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衆生造業各
招其報刑辟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
心專輙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

之士代匠運斲夫拙士運斲斲非其任豈
唯所作不成抑乃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
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釁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註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
君任刑代彼司殺豈惟殘害百姓抑亦自
喪天和○御䟽大匠斲木勦合方圓拙夫
代之必失繩墨惡得不損於材而傷其手
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
殺惡得不害於人而喪其天和乎柰何以

死懼之斯之謂也○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斵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夫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嚴曰工人拱手則大厦不成八君尊殺則天下失理大厦不成則無以庇子孫天下失治則無以安社稷也

人之飢章第七十五

人之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衆生爲罪既深必招苦報故次此章即明所以獲斯苦報爲軌著有爲故此章中具明有爲之狀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耽染有爲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資生太甚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學

入

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耽滌有爲

夫道術相忘人斯得趣江湖放曠魚也自全至如文景恩流成康化美固周稱大賚漢曰措刑楛矢東來神膠西至四人安泰百姓無爲鄉貢八蠶之綿田收再熟之稻和風靡於晨夕甘露下於軒庭太子德富於青宮公

覆二 十

卿道弼於丹闕天平地正訟息刑清堯人比屋而可封不遠斯得軒羲胥庭而俗阜可假同年時衢正理之歡豈有人飢之稅既不輕死家懷養生聖化無爲我自安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天下之人所以飢乏不足以其君上

食用賦稅之太多○御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飢乏爾○河上公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故是以飢爾是以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飢也○榮曰百姓飢窮四民困乏非佗由也稅重賦多○成疏云民之飢上其食稅之多飢謂內無德也上心也心爲五藏百行之主故稱爲

上也稅者聚歛也食者滋味也言修行人所以壞德者爲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是以飢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天下之人所以難治化爲其君上有爲則難理詐與多爾○御䟽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爲理之本諒在無爲故我無爲而人自化令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爲有爲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僞是以難理

○河上公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

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是以難治○嚴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榮曰有爲撓物所以難治無爲正身自然易化○成疏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所以百行馳騖紛然難理只爲心眖有爲故心若無爲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雖在一心是以難治結前也

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資生太甚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御註天下人輕死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

之故是以輕死爾○御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河上公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嚴曰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榮曰重生之人制浮情於正性輕死之輩溺邪識於愛流取彼有生之生命以養虛假之生身故言生生之厚厚者積也多也事積則亂心味多則爽

一曰不能重愼以保長生縱欲喪身輕之死
地也○成疏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修
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
迷情顚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
無生旣而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是以
輕死結前義也

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學人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
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

於貴生乎○御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
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
則惑矣故不厚生而生全求厚生而生喪
故知夫無以生爲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
生之人○河上公曰夫唯獨無以生爲務
者爵禄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嚴曰
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
生而趍利者爲死之元無生去利者爲生
之始無以人爲可以康寧無以生爲可以

長生也○榮曰天以生爲有而厚養過其分遂致傷生此未能重生也達至道者觀身非有悟理無生不見虛假之形自祛滌愛之累與虛淨而合德共至道而同根雖不養生而生自養此所謂能重生也賢德

也貴重也○成蹠賢善也玄悟之士非滅色空焉能坐忘而生無相是以膻膟榮利厭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爲生者是善能攝衞貴生之人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

生生之人翻致輕死忘生之者反獲長生故次此章即明柔弱之類必獲長生剛強之徒體歸死滅欲料簡勝劣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雙舉二喻以況剛柔第二合喻辯其勝劣第三法喻並陳重結其義未

第一雙舉二喻以況剛柔

夫調正南昌注生名而柔弱鄷都北帝握死籍而強梁褰宇輕清長保風雲之潤地理貫厚唯

聞金石之堅堅則堅而可銷潤則潤而無莫至道制則常處下流用劓畢爲不祥將抉眼爲非命要離何詐殺棄子之求人盜跖何愚違父見而赫勇豈知物我齊遠謙柔每居不假蓋於卜酉自秉羽於孫叔木倘泛水枯棄如風晉鄙之殖鐵鎚季倫之亡金斧死而後悔誰之過與未若清恬保真名利都絕榮華劇於春夢富貴比於浮雲則柔弱者長生虛心者仙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御註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

年爲強梁者亡身失性〇御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體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支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爲死生之戒也〇河上公曰人生也柔弱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其死也堅強人

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榮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受生必資道氣存則屈伸由已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則命殞命殞則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成疏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弱其死枯槁言人生存有命則支節柔弱及其死也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

歸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無識爲諭者意在勗勵學人令去剛用柔也

第二合諭辯其勝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御疏此舉諭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在亡爲生死○河上公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存也其死也枯槁和氣去也○榮曰無情之物

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於焉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御註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爲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爲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嚴曰人之生也柔弱爲神在身血氣流行骨弱筋柔動止屈伸無不得也及其死也神去於身形容枯槁舌縮體伸是堅

強也又曰柔弱孾孩也堅強少壯也血氣方剛則衰老將至骨枯筋急食飲無味死期不遠強盛所致柔弱者則日以強矣人之既然草木亦爾○榮曰結上有識無情生死二理各有徒類○成疏徒類也是知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爲類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爲徒此合喻也

第三法喻並陳重結其義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見衰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也○御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爲主故云兵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河上公曰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共一強故不勝也○嚴曰敵四應之兵以恃強利人土壤欲人財貨夷人宗廟喪人社稷以顯其威親之者死事之者禍生爲天下病死爲天下利衆弱四應共爲一強故不勝也○榮曰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不以德而固乃恃兵爲強兵強暴於天下好殺物之所惡聚寡衆扶弱

爲強反共攻之則有不勝是以木之強也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也梁棟鎮之於下以斯曉喻欲令務修德以柔弱不飾兵以堅強○成疏是以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兵謂三毒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如樹木麄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棟梁宏壯故椽瓦共壓其上也

木強則共

御註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

於上蓋取柔弱在上強梁者在下也○御䟽云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河上公曰木強大枝葉共生其上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䟽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即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爾○河上公曰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効也○嚴曰神

明之道小不載大輕不載重何則強人為天下憂愁強木處下根本枯槁此自明強人不得為王也○榮白生者人之所欣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感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成疏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知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剛柔勝劣以勸學人故次此章重明剛柔損益以進修學就此章內義分三別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第二正說廣明損益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

夫宵人無知直語難曉要資為喻方可易明天道虛無非情可測欲知其意猶似張弓高下得中遠近必當張衡妙術萬里動於風烏漢武仙才三秋驚於雲鴈應時而赴不爽其來天道損於有餘人道減於不足天人反用損益殊乖豈知元炁氣亂玄宗渺邈中有真寂陶甄厥興不以人助天不用心損道摶風九萬任大鵬之自飛擊水三千縱游鯤之獨運言之弓矢皆獲穀中舉抑當途槃令楚放譬之蕭也弄玉拘浮雲而始吹比之舉為始蘇運深水而成曲斯乃合心合理可及可全其雅有道之夫方契幽玄之妙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御註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

眞用○御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河上公曰天道孔明舉物類以爲喻○榮曰人事近而淺面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而深仰之而豈覩其理迷徒易曉正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之爲喻○成疏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猶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始運箭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御註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御疏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為架箭之時唯的也有餘損之不足與之者為發矢之時遠近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

令稱物平施爾○河上公曰言張弓和調
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
地之道○嚴曰夫弓之爲用也必在調和
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
其餘者削而損之其有不足者補而益之
弦質相任調和爲常故弓可用而矢可行
○榮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
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高不下中
前期也爲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
貧貧被益而不貧富經損而不富中於爲

國之政也太高恐於邈空抑之令不空也
極下慮之滯有舉之令不有也不有不空
合於中道也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成踈慠慢有餘者必招損敗謙和不足者
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御註大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

不足也○御疏此明人不能同天損益註云裒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河上公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損有餘而益謙天常尚中和爲上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天道反也損不足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榮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釋天道以合喻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言人爲行與天道反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減貧增富○成疏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福善禍淫

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起此文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人間世道好行淫僞超世競物違天背理剝損貧賤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誰能以己有餘奉與天下之人不足者獨有道爾○御䟽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先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用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贍奉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河上公曰言誰能居有餘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耳○榮曰誰能法天道以爲行損盈益謙有道之君當能如此也○成疏孰誰也言誰能有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懷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御註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不恃

其功也○御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河上公曰聖人爲德施不恃望其報○榮曰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爲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爾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才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除尚賢之愆不作也○成疏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示賢爾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

其勞有大至功而成功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見己之賢能也

功成不處

御註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也○御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勳爾○河上公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其不欲見賢也

御註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御䟽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河上公曰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曰畏天損有餘也

46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覆三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覆三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章所以次前者

前章對辯剛柔具陳損益故次此章

舉水爲喻顯柔弱之能就此一章義

開三别第一起譬喻明剛劣柔勝第

二合喻歎凡不能行第三舉聖證成

示其正道

第一起譬喻明剛劣柔勝 夫至德卑柔莫過於

水大匠取則賢人此心東流于川孔丘驚於逝者南注丁瀆郭璞歎其靈長秋水初來莫辯牛馬冬氷如結行聽狐狸濟河泛於毛車歸海乘於將筏柔弱之德大破堅強白石鐇羨石成泥黃金竈鍊金成粉皆水之力無物能加爲天下主必稱孤寡受國之垢誠謂吉祥說最不欲於身肥乘鶴必資於體瘦君子以淡交比德明靈用傾酌標心臣能懷忠呼風召雨婦

若恭孝庭泉自流其大矣哉水之爲義也言人爲行須處恬和不得以我臨人必委蛇而順物水性清鑒吾將德焉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御註以堅破堅必兩堅俱損柔擊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其無以易於水者

矣○御疏水之爲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
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
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
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
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石損而水全故知

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河
上公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水在圓中則圓
在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鐵鎖銅
莫能勝水而成功也○滎曰觀之於一切

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爲最也銷金石破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法水既爲勝故不可易之理身者若能以謙爲德以道爲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於驍雄而道最爲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雌柔之至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虛靜之至理妙絶是非之交爭推道爲勝無以代之○成疏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強堅莫在先者無爲破有其義亦然

其無以易之

御䟽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無守勝之心乎理國修身亦當如此○河上公曰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成䟽言水能攻擊

自然不易之事無爲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第二合喻歎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人莫能知此道不能行○御䟽柔弱之道勝於剛強

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已爲
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不能行○河上
公曰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柔之
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天下莫不知知
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莫能行恥謙卑

好強梁○榮曰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
謙退競處物先也○成疏水能攻於金石
故知柔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
無能依行者也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御註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也○御䟽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厚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已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居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

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河上公曰故聖人言謂下事也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爲一國君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可以王有天下也○嚴曰忍人所醜受人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爲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處在殺身不失民福夫如是者天地與之俯仰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并爲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

榮曰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包悟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含非過惡受國之垢也罪己責躬受國不祥也適可以爲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垢穢也祥善也修身者雖復歷

之於穢淨穢淨兼忘經之於善惡善惡同捨照一理之元寂建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爲法王也以俗觀之垢淨善惡心爲有以道觀之並悉是空故云反也○成疏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國邦域也

垢辱也言體道之主處於人世謙退柔弱
達於違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爭故堪爲
社稷主以牧蒼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故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
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已
此可爲天下君王也湯自焚千里來雲即
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
屬天下
正言若反
御註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

下王是必正言初如反俗故云正言若反○御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即爲社稷主受國不祥即爲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河上公曰此乃爲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也○嚴曰輕己重人安於醜辱反俗情之見乃治國之正言也○成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

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剛強柔弱其於至極猶未洞忘故次此章蓋即遣前玄以彰重玄之致就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第三辯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

夫皇天無親能行則善大怨將設雖和不寧是以聖人虛心利物執左契而無責懷有德而司

生譬重明登天六合俱照陽和發地萬物皆春有力之載愽焉無情之道大矣如何守轍恒計是非予建東傾心已馳於呉會荆軻南望志欲効於燕秦或怨曠於洛川乃悲歌於易水豈若鱸魚鱠美見張翰之思歸白鹿松貞聞劉倉之念舊常須務本善業斯崇抱元烝於一純不流情於三惡體合真寂識洞玄微多迷風下之燈大覺鏡中之像即爲證長生之道入妙門耶

和大怨必有餘怨

御註和大怨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也必有餘怨立

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御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令躭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爲也則知與身爲怨之大者其唯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僞人君不能我無爲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姧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云必有餘怨○河上公曰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必

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榮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彼此紛紛則怨讎斯作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往怨來怨怨不息思欲息怨和之令去逆以從順手使反惡而爲善然口善而心不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怨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爲善欲得爲善未若無爲怨無爲怨何須和順既不和順亦無忤逆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恙之爲

善始可名爲至善○成疏怨對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學人雖捨有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爲中一而猶是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爲善

御註既有餘怨則安可爲善○御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爲善是則善性於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清淨無事無爲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

之弊方可爲善矣○河上公曰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爲善○成疏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民

御註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御疏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

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
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令不散亂下六化之
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矣○河上
公曰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
合符信無文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

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
○嚴曰契符信也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
信合之於我不責於人故將欲有爲必契
於天將欲有行必驗於符信求過於我不
尤於人歸禍於己不怨於人爾○榮曰古

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爲
信合人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
罰故言不責於人也○成疏契信也合也
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
虛會超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

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常主握
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寰中故
能臣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臣御
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執忘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註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之無德之主則立法制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御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河上公曰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之所失○嚴曰徹亦作殺也無德之主政失亂生

不求於己専司人失督以嚴刑故人有過
咎家有罪名有德之主是非自定黑白自
分未動而天下應不令而天下然也○禁
曰司主也契合也徹離也有德之君心之
所主上合無爲之道混然冥一下爲萬物
所歸信之符契若其無德不解行善非執
契於道抑亦衆人離散也内明有德合理
故云司契無德乖真故云司徹也○成跡
司主也徹迹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
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

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爲不可立法而生事也○御䟽雖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司契惟清静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残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者乎○河上公曰天道無有親踈惟與善人則司契者也○榮曰天道平等無有親踈惡人遠

道致有踈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爲語不踈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然乃與善及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者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成跡天真之理何有親踈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二玄之致於行未圓故次此章正明從小入大就此章内文有四重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第三明反古還淳和

光同俗第四體真
會道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

夫矣漢
之時君
雅和於端拱義農之代人但守於無
爲穴處用避於風霜巢居將迸於夏
暑十五載而一孕數百年而古終死
皆積薪生乃合哺豈有大國繻帝小
國稱臣雲官不助其謀風后不施其
智何計什伯之器誰爲令長者哉雖

有舟輿置之推於江陸雖有甲兵蔵
之守而不用結繩之化自高雅樂之
風轉至老死不相往來洎乎末代澆
危君王戰爭殷奪夏政周侵結邦伊
尹則負鼎而來同謀放桀相如則佩
壁而去詐妄欺秦始皇廢周絮爲庶
人劉裕篡晉恭於殷柱臣奪君政鳴
呼執堪豈知大道之時各抱無爲之
化以今方古
何痛深哉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御䟽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
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
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
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風著適
使有人之材器堪爲什伍之伯長以絶於
人者亦無所用之矣○河上公曰小國寡
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
民雖衆由若寡之不敢勞也使民有什伯
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

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
召奪民良時也○嚴曰小國者地狹人少
無磐石之固有累卵之危以道治入則轉
禍爲福矣○榮曰聖人理國用無爲之道
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若伯若千皆悉

不用小國猶爾況大國乎○成疏國域也
謂域心住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
是謙小國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
器也根雖有六用乃无窮言什伯者舉其
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跡徙遷移也化歸淳朴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河上公曰使民重死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貪生不遠徙正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也○嚴曰建之以道德人則樂生安壽不爲盜賊當此之時無鍾鼓而萬人娛不賞與而萬人足各安其居不遷其鄉有百倍之利者亦不去其國也○

榮曰政逢有事物乃輕生化屬無爲人皆重死父旣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遷徙○成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修其天年而不遠逐前境也

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御疏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旣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河上公曰清淨無爲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娛也○

榮曰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爲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輿絶本去末何乗之有○成疏舟輿謂三乗之教也舟在於水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昇玄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絶貪愛流輿處於陸輿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冦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則甲兵韜

戢而無陳也○河上公曰無怨惡於天下○禁曰兵以討逆武以靖亂上旣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成疏雖有身心兵甲隳體坐忘物境旣空何所陳設此一句覆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旣興是生詐僞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

人復結繩而用之○河上公曰去文反質信無欺也○榮曰古者書契未作結繩爲政文字旣興澆薄尤甚聖人設教義在無爲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也○成疏旣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

此一句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美其服

御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

則雖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河上公曰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榮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爲美人心旣適飯蔬被褐足可爲甘

今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住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絶弱喪之人○成疏甘其食味至道也美其服德瑩身也

安其居樂其俗
御踈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
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
得復樂其俗○河上公曰安其居安其茅
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俗樂其質朴之
俗不轉移○成踈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
寂也樂其俗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絶往來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御疏列國相望鷄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
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
故爾○河上公曰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
聞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
也○榮曰兩國爲隣望之在目鷄鳴狗吠
聽之聞耳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
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道故曰人相忘於
道術魚相忘於江湖此謂也○成疏鄰國
相望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
此二域近在内心故言相望也鷄狗之聲

相聞鷄以伺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故云相聞也使民至老不相往來會理體真即道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理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章即是第三段文總結前旨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 夫良藥苦口信

言不美大辯若訥博者不知散道德以教凡愚聖人不積歎長春而迷不曉我華斯凡臨欲海不解褰裳見邪山誰能舉足不鳴不飛之鳥一起沖天懷痴懷駭之夫百年何悟勞大道指訓枉造化生成睛而不知更何言矣余竊覽至誠修身理國上致白日騰景翱翔雲天下可清勝洗心從遊人代行無爲之事道也斯尊處沖和之源德可資物良治之子必自爲衷

吾徒佩真何不集矣所媿黃卷學淺清溪道貧夙夜兢惶無捨寐寤恨不得想像聖影物色函關疲骨殘魂勞數何極同志之者無忘此心也

信言不美

御疏信言謂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立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

俗相違代人以爲不美○河上公曰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朴且質也○榮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以宣心非關妄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真輕諾寡實故言美言不信也○成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冥契道所説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説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子云犬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也

美言不信

御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旣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河上公曰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辭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

善者不辯

御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曽不執滯故不辯說也○河上公曰善者以道修身不采文也○嚴曰容踈者訥謂之不

辯輓輓而成默默而信故能成善何也動
得天心靜得地意君子之本為百行之長
矣○榮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大辯若訥
無勞詞費善者不辯也偏詞過當多言數
窮辯者不善也○成䟽辯別也善體至道

之人指馬天地以為喻故無可分別也儒
墨是非堅執人我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
故也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辯者不善

御䟽但能辯說者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旣多故為不善○河上公曰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竭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也○嚴曰散朴澆淳誣天誣地變化文辭以傾家國故不善也

知者不慱

御䟽知了悟也慱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河上公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

一元○嚴曰趍枝務本多識萬端目窺人
事無所窮極爲道之博萬物離散是不知
於道者也○榮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
不博也文誡質博溺心迷至理不知也○
成疏知道之人忘言絶學所以不博博學

之士躭滞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人
能圖知天地萬物不知已之所由生是大
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誡
質博溺心

博者不知

御䟽夫多聞者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旣非了悟故曰不知○河上公曰慱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重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聖人不積

御䟽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旣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爾○河上公曰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嚴曰

聖人去傅與辯如彼虛空無所貯積與物俱變爾○榮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不積者虛懷也猶如日月流輝照臨方嵎物得已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灑潤善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成疏積聚也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

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多註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斆學者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河上公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化已愈有德也既以與人已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已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

有盡時也○嚴曰無爲之旨盡以與人已益明盡以與人已益壽矣○成疏既以與人已愈有既盡也爲施化也言已所有道德盡特教人而無鄙吝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既以與人已愈多所有財寶盡特施散而果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舉譬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河

上公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榮曰天道施生利也常善救人而不害也爭由心起爲因事生聖人無心自然無事事旣無事爲亦無爲○成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爲而與物不爭者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人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成疏聖

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
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覆四

道德眞經序

太上道德上下篇凡五千餘言內而葆鍊存養之道外而修齊治平之事無不備焉此所謂內聖外王之學也史氏列之申韓間世因稱之黃老刑名則與道家者流之所謂大殊不能無病焉蓋周衰王道浸微其垂世拯俗之意寓焉而非一本諸自脩也而曹參蓋公以淸靜無爲有驗於治其用之去經世之理不遠矣矧出世之教由是而大者焉或不求其端緒之奧一槩訾以爲虛無恠誕之說是

豈真知道者哉古今註疏凡百餘家各持其見而必以辭理該貫者爲善茍理塞義晦辭雖工無取焉盱江道紀危大有瑞謹有志行間探索諸家擇其尤善者類編成集將募工鋟梓以傳其志亦勤矣使善味之者求之言外踐之身心則葆鍊存養之道內充而修齊治平之事亦外著矣道豈二哉因其請遂冐書于篇首歲昭陽作噩仲冬晦日嗣四十三代天師三洞弟子張宇初謹序

太上道德經乃吾道經之祖也以無爲自然

爲體以謙退慈儉爲用以致修齊治平之道
靡不具焉葛玄真人曰五千文實道德之源
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之經倪文節
公曰老子五千文誠修身治國之要道濟時
救世之良劑也由此而觀非特道經之祖也

三教諸經亦豈外此而别有其理哉當今
聖明在位特加崇尚復設道司以掌其教後
之學者必諳通經義然後授以度牒柰何世
俗凋弊讀亦未知况其義乎大有嘗於祝
釐之暇將諸家註釋校之或異或同有得有

失學者於此不能無惑於是將河上公及何心山等十餘家註解取其訓釋詳明理長意同而不牽強者集成一部上下二卷名曰道德經集義欲俾後之學者知一定之論而無異同之惑也若夫因義以明經因經以造道而樂乎無爲之業者豈無其人焉時洪武丁卯盱江道紀危大有焚香謹書

集義姓氏

河上公 河上丈人也

呂氏 名知常

何氏 名心山 字處尹

李氏 名道純 號清庵

劉氏名師立號真靜子　倪氏名思號齊齋
林氏名希逸號鬳齋　蘇氏名轍字子由
董氏思靜　晁氏迥
柴氏元皐字知白　吳氏名澄號草廬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一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何氏曰夫道者元炁虛無混沌自然二儀從之而生萬有資之而形不可得而名強爲之名曰道故首章之首冝以道一字句絕如經中道沖而用之之章亦是首揭一道字尊而稱之以示人于以見其高無上其大無對名以道立故併標云下句可道

可名者所謂道術爲天下裂以名爲表者也常道常名者所謂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繩繩不可名者也夫道乃常道則名乃常名而可道可名皆其暫也曰可則有可

有不可云胡而常所謂強然即不然也曰常則無可無不可云胡而變所謂自然即常然也道其體而名其用也有固爲名而無亦名也道原於無窅然空然以名天地之始物生於有油然勃然以名萬物之母

○李氏曰虛無自然真常之道本無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無形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林氏曰道不容言纔涉有言

皆落第二義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何氏曰無非暫無自古固然故曰常無列子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炁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循之不得故曰渾淪於無而觀豈不徼妙有非暫有無時不然故曰常有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有形則復於無形於有而觀

豈無歸徼此徼字老列二註皆云歸也乃
歸宿之義莊子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
其宿此也一有一無欲於兩者並觀而得
之他有所不欲觀者非其道也觀此兩者
本同也因出而異名經曰天下萬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故本同而名異妙無非無妙
有非有故曰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有
無同名爲常故得同稱爲玄也有無一也
無固玄也有亦玄也故曰同玄經曰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復命曰常經中三觀曰

妙曰徼曰復然後知觀復之觀徼妙一也○林氏曰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老子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倪氏曰無與有皆道之常常無道之未形者也常有道之已著者也道常無亦常有有無相生不可缺一道

之常無者欲入觀道之妙也妙者精而在其中者也道之常有者欲入觀道之徼也徼者粗而在邊者也世謂老子專言無不言有以此首章有無並舉未嘗偏有所取舍也於首章言之可見其作書之意也諸

家說多以無欲有欲爲句夫欲者道之蔽也無欲可爾豈可有哉○呂氏曰觀妙者觀於內也妙者神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故內觀者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炁凝胎真也太上有內觀定觀之經仙真

有收視返聽之訣真誥曰內觀者爲靈仙之根也徼邊隅也又歸也○董氏曰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或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之今獨取常無常有句解者何也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者理非不通也但與下文同謂之玄意不相屬若常有欲豈可謂玄又曰有欲者亡身亡身爲玄可乎又有

以常有欲爲運用工夫此說非不妙亦未免牽強耳不若常無常有句絶者平易而理長也今故取之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何氏曰妙固妙也徼亦妙也故曰衆妙○林氏曰玄之又玄者贊言其妙也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從心上理會○呂氏曰玄者微妙之極也又曰玄天也玄之又玄則天中之天鬱

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爲
腦血之瓊房津液之山源百靈之命宅自
已長生大君居之人能以神內觀於天中
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
出入故曰衆妙之門○柴氏曰乾坤闔闢
體用出入之所何莫由斯門也○劉氏曰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也此乃衆妙之
門戶此章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
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董氏曰
理事皆從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何氏曰夫道者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陶冶變化天地之美具焉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知之者不如忘所知況天下皆知乎哉故知美爲美不如不知之美爲至美人皆知爲美則美中有惡以知之淺也知善之爲善不如不知之善爲至善人皆知爲善則善有不善以知之外也○呂氏曰夫

體道全德之士與物混成等其自然天下
皆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善者自善
吾不知其善大齊物我超乎對偶之外豈
有美惡善不善之爲對哉世人不悟乎未
始有物溺於私見或以貌象聲色爲美功
名富貴爲善妄心一起雖惡而美之雖不
善而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昔之所是
今或非之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奚擇焉○
吳氏曰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
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爲

美則彼爲惡矣皆知此之爲善則彼爲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則無美惡善不善矣○林氏曰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何氏曰夫言無必有言有必無無相生也難作於易易圖於難相成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相形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相傾也

鶴鳴子和如聲音形動影隨如前後善否
美惡常對立於天下凡小知小識有美有
善不如不識不知盡善盡美也○李氏曰
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難事易事難長則
短短則長纔有高便有下有聲音便相和
前隨後後隨前故有無難易互相倚伏有
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也○呂氏曰兩
儀既立物物爲對故相生之以有無相成
之以難易相形之以長短相傾之以高下
相和之以音聲相隨之以前後動涉有爲

也○林氏曰此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歐陽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老子之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何氏曰聖人能知無知道之樞機故人皆事事我處無事之事於物與之爲娛吾何心於事人皆言言我行不言之言言未嘗言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吾何心於言○呂氏曰且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既

有對偶未免乎累是以聖人遺物離人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爲對經所謂獨立而不改物無能偶之者故能爲無爲事無事忘言忘象默符自然豈假容聲哉南華言至爲去爲至言去言故曰處無爲之事

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何氏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萬物作聖人烏得而辭雖不辭生之爲之之責而亦不有

不恃不居其成而功在聖人自不可却而去者勢也非聖人意也○林氏曰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春生秋殺而造化何嘗恃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有其有者不能有無其有者能有之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故曰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李氏曰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真一常存而不去也○吕氏曰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也不勞其應物也無方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自形自色自生自化各極其小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關尹子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不得不養故應物而未嘗有物養我而未嘗有我故曰生而不有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而

不爲大故曰爲而不恃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出認之則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遷也惟其不自居不自有不自恃所以與物翺翔於萬物之上而自若未始或去也○吴氏曰作謂物將生不辭不有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爲之事也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常久而不去○董氏曰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李氏曰不矜自己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奇
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吳氏曰尚
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不尚之

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
不爲盜是不亂也○林氏曰尚矜也我以
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
則民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人

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

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李氏曰虛其心全性也實其腹全命也弱其志全神也强其骨全形也○呂氏曰前言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即是虛其心也不尚賢即是弱其志若曰止是虛其心則恐泥於頑空若曰止是弱其志則恐不能自立故復言聖人之治身也須虛其心更須實其腹既弱其志更須强其骨虛者實之劉弱者强之敵靈臺朗徹虛室生白

不受一塵是虛其心也心既虛矣不能吐納太和咀嚼流瀣飲玄英之烝母食大梵之天炁以實其腹徒守性空安能脫胎神化白日上昇也哉由是觀之虛心實腹不可偏廢也明矣以謙自下以卑自牧是弱其志也志既弱矣然聞道不能銳於力行則無所卓立安得如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內鍊之士或斡旋泝流上通三關而補於腦腦滿則骨強矣弱志強骨不可偏廢也亦明矣〇何氏曰虛心者清

本趂原也實腹者積精累炁也離虛坎實之道其神全矣弱志者專炁致柔也强骨者聞道勤行也坤順乾健之道其德全矣○紫氏曰無自賢無貴貨無所欲則心中自虛靈腹中氣自實心虛無物志自柔和腹中有養骨自強健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何氏曰神與德俱全自有不言之化使民由之而不自知也昔有知而今無知昔有

欲而令無欲莊子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豈敢自私用智而他爲哉下之人則不敢爲上之人則爲無爲薰然至治之感無迹可尋○林氏曰古者其民淳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呂氏曰無爲即道也聖人以道唱於上百姓以道和於下

朝斯夕斯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非道不行非道不言凡所作爲則無爲之道若爲於有所爲則必勞形役而終於憊矣爲之於無所爲者雖服餌英華噏吸天炁漱嚥雲液運鍊玄珠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妙用縱横神凝迹移百體俱理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董氏曰此章言忘貴尚泯思慮則復於無爲而合至理也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吳氏曰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者宗祖之宗族之統也道者萬物之統也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何氏曰沖虛也道貴以沖虛爲至用也莊子知無用而始可言用如盈則中不虛其用小矣似者杳乎難正言之也虛之至也○林氏曰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以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

子所謂大宗師也○李氏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呂氏曰天一生水其用在中故曰沖沖字從水從中言炁中有真一之水是名爲沖沖者炁也和

也金華真人曰沖和入體以活谷神能知沖用飛昇崑崙正言道以沖炁爲用也嚴君平曰沖以虛爲宅和以無爲家以虛無爲之用自然不至於盈溢也惟其不盈故能淵兮似萬物之宗夫淵者至深而不可

測至靜而莫能動之謂也萬物之宗即至道爾宗者祖也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則道者豈不爲萬物之宗祖乎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吳氏曰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挫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林氏曰挫其銳言其磨礲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處其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

自潔故曰同其塵○李氏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虛中忘我之謂也○呂氏曰挫其銳者摧挫其剛銳名利之氣澹泊自居不露圭角之謂也解其紛者解釋其紛譁擾亂之心沉默自處不與物交之謂也光

者光華也塵者塵俗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儒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夲也以沖爲用則雲腴天光日精月華流入四肢內旣充實光輝自然發越莫不粹然見面而盎背其與常人亦異矣沖和旣

實於內神光又發於外直須溫柔平易混
世同塵並處雜居而不決擇不然則人將
指爲傲世怪誕不經之人也○何氏曰其
虛云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也
此四者泯然無迹則心如太虛谷以虛應

道以沖用此章兩言似或者所謂活句宜
詳味

湛兮似或存

吳氏曰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
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

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呂氏曰湛澄清瑩徹似或存者如在而非在非有非無之象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也○林氏曰若存若亡似有似無故曰湛兮似或存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吳氏曰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天亦由道而生故曰象帝之先○李氏曰象帝之先者太極未分前也○呂氏曰黄庭

經問誰家子在我身即所謂吾不知誰之子也即自己性真自古以固存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故曰象帝之先〇董氏曰此章言妙本沖虛而其用不測也

第五章

覆四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十五

吳氏曰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爲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旣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

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爲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林氏曰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爲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於意而相忘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大仁不仁又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也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

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以其
無私也故謂之不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聖人無私化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惟元炁
之所運天地聖人未嘗容心於其間譬猶
芻狗耳芻狗者草也束芻爲狗以供祭祀當

其用也盛以中篋被以文繡尸祝齋戒以
將之敬之至也及其已事行者踐之爨者
焚之抑無用之棄物耳天地於春生夏長
之時疑若仁愛之厚及其凋落之際天地
所不能生聖人於矜憐撫養之時疑若仁

愛之厚及其死亡之際聖人所不能救亦猶芻狗於未祭之前而棄之於已祭之後未祭之前所當敬也已祭之後所當棄也故以芻狗爲萬物百姓生殺之喻不如是則不足以見天地聖人之無私因其不仁乃所以見天地之大也○李氏曰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吳氏曰槖籥噓風熾火之器也天地間猶槖籥者槖象太虛包含周徧籥象元炁絪氳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槖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槖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炁動有常而虛中之生出益多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之人而多言則氣耗損是速其匱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神

使外不入内不出則其中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林氏曰橐籥用而風生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焉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焉故以此喻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者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此意也○李氏曰此章乃結上章道沖而用

之之義天地之間其猶槖籥者虛中也虛
而不屈者無心也動而愈出者應變無窮
也不如守中者亦虛中而已○陸氏釋屈
作竭文始妙道真人問老子曰道德脩身
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

根固蔕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
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蔕與母臍蔕相連
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
氣足神備脫蔕而生亦猶果之受氣既足
脫蔕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

曰黃庭男子謂之氣海女人謂之子宮吾
昔受太上道君訣曰勤守中莫放逸外不
入內不出還本元萬事畢勤守中者一意
以守元海也不出入者令往來之息元然
注於中宮氣海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元
者臍間乃一萬二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
腑生氣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御之使
息定息住也右此乃呂氏本所載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呂氏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
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
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亦有谷焉其谷藏
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
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
外別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天
關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太淵池又名天谷
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
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之接
於物夜則交於夢者神不安其居也使其

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死生之途隔矣由是觀之人不能生而神生之人不能死而神死之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陽也天也牝陰也地也玄者天之色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無從火自無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爲玄也牝者地之性也純陰轂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氣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爲牝也二炁升降於呼吸之間有法以制之逆其所順使陰不得而長還其所生

使陽不得而微以無爲有易有爲無以坤元穀實之氣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爲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冤然則玄牝二炁各有深旨非遇

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也苟知二氣之所由則知玄牝之妙食其太和襲其炁母以養其神神依其炁得以歸其谷而不死豈非玄牝之功乎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靈樞神景內經天谷元神守之自真

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
器奪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道也○何
氏曰谷虛也神所舍也人自壯趍老自老
趍死以精神耗散不知安靜頤神雖日宴
坐而馳心於外則谷不虛而神不存何以
不死惟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
達與道合真可以長生玄天也虛也牝地
也靜也人能積虛以通神致靜以養真則
玄牝不死之道得矣○李氏曰谷神不死
虛靈不昧也玄牝者一陰一陽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呂氏曰旣以昇降爲玄牝則門者乃玄牝二炁出入之門户也泥丸宫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故鼻爲玄門鼻通六府出入者輕清之炁以接於天故謂之天根牝

元宫之上有黄庭黄庭通重樓而至口故口爲牝門口通五臟出入者重濁之炁以接於地故謂之地根世人不窮其本不究其源便以鼻爲玄口爲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此由不造其妙也○何氏曰

致虛極守靜篤入得此門天地之根盡在
是矣蓋天付以炁地付以精聚而爲神此
其根也根不拔則命可久也故曰我命在
我不在天地又曰我與天地分一炁而治
自守根本是也○倪氏曰玄者陽也乾也
天玄是也牝者陰也坤也牝馬是也門者
所由出入乾坤一闔一闢也根者猶木之
根生之本也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又曰乾坤易之門是也○李氏曰一闔一
闢生天生地○劉氏曰玄陽也牝陰也門

者二炁槖籥之門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未有天地先有元炁是謂天地之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吕氏曰綿綿者不絕如綫之謂也當其玄牝二炁入乎其根閉極則失之於急任之則失之於蕩皆非正也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若存而非存若無而非無真息來臻於泰定之中如龜之藏如蛇之蟄未甞至於勤勞迫切也莊子云古之真人其息

深深息之以踵靈樞內經混沌靈感昇雲煉根綿綿不息用之胡勤○何氏曰綿綿永存繩繩不窮湛兮似或存也用之雖不可既終身有不勤者勤則勞且竭矣太史公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形神離則死○吳氏曰綿綿謂長久不絕存謂神之存勤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長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李氏曰一闔一闢往來不息莫知其極

動靜不惑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也列子全載此章乃曰黃帝書曰云云按葛仙公内傳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云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何氏曰天地一於生物而不自生經曰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皆言天地不自生乃能長生故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記三言物皆主

於生物而不言天地之自生○李氏曰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林氏曰此章以天地諭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何氏曰聖人配天地而無疆奉覆載以無私以勞天下豈不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自後而人

先之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形外而道存之又曰聖人以道爲身而無身何私之有此其所以參天地而無窮歟○吳氏曰後謂卑賤在下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為存謂長生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效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爲能成其私也○李氏曰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林氏曰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内外故

莫之先而常存是以無私而能成其私此一私字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爲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是老子誘人爲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曰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河上公曰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已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

[seal]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覆五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二　　覆五

盱江危大有集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林氏曰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道矣幾近也○吳

氏曰上善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灌漑浣濯有利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乃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之善幾近也○呂氏曰得天一之妙體道一之端全上善之功者莫過於水水者方圓凝釋俱恊其宜是以聖人研其道法其善應變隨時如水之性或剛或柔或方或圓無可無不可故曰上善若水至人由一以貫道即道以會一故以水喩心以心造道且叅同契言一者道

𦂳知白守黑彭真人所解皆爲一也蓋金液玉液爲金丹之道樞灌溉五臟滋溢三田漱咽則順下斡旋則泝流黃庭經言漱咽靈液災不干夫炁中有真一之水水中有真一之炁是以華池爲上善之刹源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何氏曰首句上善若水非徒以水爲善甚欲人皆似之與水相似俱備此善之上也若水者若道也故人之善居若水之於地

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豈有挾其所居乎人之善心若水之於淵人無鑒於流水鑒於止水豈有失其本心乎人之善與若水之於仁則酌彼注茲豈肯以人從欲乎人之善言若水之善信則如潮之有時豈得自食其言乎人之善政若水之於治則如手中準豈復高下其手乎人之善事若水之於能則能方能圓豈不達權盡變乎人之於動若水之於時則時止時行豈不應機任運乎○李氏曰居善地利物也心

善淵容物也與善仁生物也言善信應物也政善治化物也事善能成物也動善時順物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林氏曰上七句之善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本旨○何氏曰兼其數善又始此不爭終此不爭善之善者也誰能

似之故無尤夫不善故有尤既善矣而不免於爭則亦有尤有善且無爭又何尤爲此若水之爲善而與道相似者歟○李氏曰水取柔和之義處下之義也利物無爭故無尤○吴氏曰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

爭處上而甘處下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故欲上人者不免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林氏曰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鋭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也不如不盈之易持耳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鋭銛也治器至於極銛極鋭無有不折不如不鋭者可以長保○吳氏曰持捧之也已止也此章謂道不欲盈盈則易至於溢也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鋒者不可以鋭鋭者則易至於剉而不可長保其鋭矣盈之則不可長保其盈亦由是也○劉氏曰盈則必虚戒之在滿鋭則必鈍戒之在進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林氏曰富貴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

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仔細看○吳氏曰世有金玉滿堂而不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身退乃合

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滿堂謂富驕謂盈之者自遺由己所致非由乎人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李氏曰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謙之義○呂氏曰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至於從赤松之遊泛扁舟而去亦明於持盈之義也○劉氏曰金玉必累戒之在貪

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絶人事處山林者可以入道雖居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炁致柔能嬰兒乎

何氏曰抱一無離子能守一一亦守子也專炁致柔能嬰兒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專炁者純氣之守也致柔至和不遷也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也○林氏曰載猶車載物也嬰兒未有見聞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此老子設問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呂氏曰魂強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蓋魂者屬於陽而喜於清虛魄者屬於陰而好營擾蓋魄者陽之賊也且魄之爲物喜人躭於聲色尚於浮華迷於昏寐馳騁遊走耗人精氣使人趍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

也是以聖人以神御炁以形制炁法地之用安靜厚載鎮以不動陰炁雖欲營營動我念慮其可得乎故曰載營炁原其載之之法則抱一無離之耳抱一者如鑑之含明明豈離於鑑乎猶恐載之不至故雖純一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是謂不二乃能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未嘗須臾離也故曰抱一能無離乎且神不治則氣亂神治則氣不妄作矣至人善於調御專於精誠乳之以虛息之以踵純粹柔弱其養炁如

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李氏曰載營魄猶車載物之喻魄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鋭故曰營魄魄屬陰陰盛則害陽情盛則役性能制伏者抱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爲爲雌無知使陰魄不能肆其情至於魄伏陰消則神靈性寂矣不用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何氏曰關尹子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敬玄妙之言心思玄妙者神愈傷此言濯去玄覽除心之瑕乃無疵也○呂氏曰外不爲皃所蕩內不爲氣所使消滌思慮絕棄情慾是謂玄

覽夫玄覽者觀其妙而非目之所見除至眞之外一切屏去表裏虛徹空洞自然靈府湛寂始能玄覽既能玄覽爲礙玄覽亦除則無疵矣○李氏曰不見不聞塵淨鑒明○董氏曰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爲

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爲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何氏曰黃帝書富國安民者鍊氣之法也聖人以身爲國以心爲君精氣爲民民安國泰民散國虛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呂氏曰至人治身亦猶治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保其身善愛身者以心爲君以血爲臣以氣爲民一其性養其

氣使充塞百關珍之調之使其自然又何爲之有治國治身義均一體○李氏曰不動不揺道泰時清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何氏曰莊子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又曰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此言天門即玄門也一闔一闢之變守靜守柔乃守雌也○林氏曰天門者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倪氏曰天門者乾也易謂之戶有開必有闔開闔相爲用

者也能無岬諸家皆作能爲雌然以上文例之曰能無雌乎是不欲其有疵也曰能無爲乎是不欲其有爲也令曰能無雌是不欲其有雌也老子以柔爲上宜欲雌者而曰無雌蓋一於雌而無雄是能闔而不能開也非天門也故發無雌之義欲以陽濟陰也〇諸本皆曰能爲雌獨倪氏曰能無雌然以上下文觀之不若無雌文意爲順或云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又曰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亦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何氏曰明白四達覺也照也能若無知則覺而不照見而常寂所謂無知乃真知也○呂氏曰性天朗徹光被四表洞燭八荒實而若虛有而若無智周萬物而返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於昧使人日用而不知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林氏曰明白四達無所不通而以無知爲知則能抱一矣○李氏曰出聰屏智和光同塵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何氏曰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聖人身擬天地愛養萬物生者道畜者德雖生與不生同雖爲與不爲同雖爲器長與不長同虛之至靜之極也玄天德也寧復有之恃之宰之以累其通玄之妙德乎○李氏曰生之畜之不有不恃不宰者忘其所自也○吴氏曰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以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爲而實無心於爲之故曰不恃如爲官長者雖宰

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爲玄妙不可測之德也○林氏曰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恃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李氏曰以輻輳轂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
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轂何以名車法不
歸心無以通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
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爲實利實爲虛
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
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輻轂兩忘車復無也
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
○吳氏曰輻輪之轑也轂輪之心也無空
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有此

車此器此室皆所以爲天下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車器室皆以中虛爲用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此二物爲喻也○林氏曰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虛中之用也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吕氏曰車以虛而運行器以虛而容物室以虛而四達引此三者詳言之貴乎以物喻已存

無守有焉故有則存乎器無則存乎道至人假有爲之體鍊無爲之神非有則無以施其利非無則無以致其用以形爲存生之利以虛爲致神之用有爲則利於物無爲則利於用○何氏曰有不能用有有形

也以無而用有者神也轂以一孔之虛而運三十輻之衆豈以車爲車蓋以車之無處而用車也陶爲坏如未冶則敗速器固以埏成苟不虛其中物于何受豈以器爲器蓋以器之無處而用器也宮室雖美塞

以墻壁將焉用此升堂必自戶牖豈以室爲室蓋以室之無處而用室也身也物也猶車器室皆形質之具也道也心也猶轂牖等有神明之妙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但先道而後器無形而有形而一器之中自具一道所以運斯器者人見其器之實有吾見其道之妙無則沖用虛通之中有不器於器者矣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

李氏曰發上章虛用虛其用則不爲聲色
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
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其盜惟有道者不
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則六賊化爲
六通矣○林氏曰目盲謂惑視也耳聾惑
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
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也
○呂氏曰視色聽音嘗味皆爲性直之累

方嬰兒之未孩孰爲聲色孰爲滋味及其情竇一開方知有青黑之色錦繡之麗隨物奔競不能徹視無色之色與盲何殊徹視者非謂外視於物見獨而已惟至人審其目者乃太乙之日月能於空寂之中收

視返矚神光瑩徹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又豈爲五色之盲乎五音者何宫商角徵羽耳鄭衞鏗鏘使人耽樂蕩其真性損其靈聰不能返聽無聲之聲與聾何殊返聽者非謂外聆於彼獨聞和焉而已惟聖人察

其耳者乃帝君之聽門能於大定之中徐以氣聽則天籟自鳴天樂自響或如金玉之聲或如琴瑟之韻一聞是音故外雖大風振海疾雷破山皆不聞也又豈爲五音之所聾乎五味者何辛鹹甘苦酸耳烹麟炰鳳食前方丈窮奢極侈使人舌端躭嗜無厭獨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與爽何殊也爽者亡也內嘗者非謂嗜彼外味自嘗而已矣惟至人知其口者乃絳宮之朱淵是以餐沆瀣茹玉英飲金液吸瓊瑤

以灌漑其靈根也故曰淡然無味天人粮
子丹進饌餚正黄乃曰琅膏及玉霜豈膏
粱異味所能奪乎夫畋獵國之常經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不失其時矣若夫極流連
之樂成荒亡之行晝夕不息烏得不汨僞
其真乎至人内心恬淡不動絶其聲利之
弊不恣其性不伐其仁太乙澄静狂蕩奚
自而發乎噫照乘之珠連城之璧世之所
珍人之所重苟貪求之不厭過逾其分一
念之失則一已之行悉泯然而黙竊矣至

人視萬物爲蟬翼觀嵩嶽爲贅疣不汩於
嗜慾以道自沖雖有難得之貨又安能妨
其行乎○何氏曰莊子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
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意與此章同昔有

好畋獵者自謂此樂令人忘死豈非狂心
之發有清旦適市攫金者捕者問之則曰
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此非妨行之貨
此章言令字與莊子言使字皆物重而志
反輕誘深而得反淺不知不覺被他役去

莫知主宰人不知道以至於此爽字訓差
乃失也非爽快之爽○晁氏曰人能不馳
耳目之娛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
失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李氏曰爲腹不爲目者內境不出外境不
入收視返聽○林氏曰腹內也目外也聖
人務內而不務外故曰去彼取此彼上五
者此道也○呂氏曰坤爲腹以載物離爲
目以外視腹者有容於內受物以養其實

道炁沖滿故內全其精神也目者有見於外著於諸色亂其真宅也故聖人治其內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收視返聽復命還原去彼爲目之神取此爲腹之精故曰去彼取此○何氏曰快其情者疲

其神飾其外者傷其內故爲腹則惟內而精神專一爲目則外而目見心動物能引而去之者衆矣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實其腹則中有所主取此者道也去彼者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呂氏曰寵辱者得失之常理幻身者性真之大患寵則繼以辱辱則生於寵夫美爵厚禄錦衣玉食固足以爲寵然其來則喜其去則悲而辱亦多矣豈不驚乎故曰寵辱若驚身本無貴所可貴者性與命爾人本無患所可患者得與失爾故人之生也慾於寒暑涉於是非拘於怵迫難於進退苟惟患得失於外物亦猶一身遺患於性真故曰貴大患若身○吳氏曰貴猶重也

貨財之富人以爲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呂氏曰且寵辱奚也豈非親權操柄折節汗顔善其言辭承暇俟便覬其提撕揄揚神交氣合哺糟啜醨言聽計從謂之寵乎既受其寵是處其執事之列雅恐其不寵也安得不爲之下故曰寵辱若驚寵爲下

然寵者辱之本福者禍之因其寵之臨也高車駟馬峻宇雕墻佩玉鳴珂位躋極品澤及後昆無施不可既得之矣怳然若驚其辱之至也一旦恩弛幸衰浸潤之譖行焉朝吹噓而暮沙汰深責厚罰禍不旋踵遽失矣凜然若驚是以一寵一辱如影隨形俱可驚也惟聖人則不爲形役視寵爲辱逃名棄世全身遠害齊毀譽一死生不營營於外不擾擾於內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回視寵辱得失豈能驚乎○

何氏曰何謂寵辱寵爲下言名起謗隨是名爲下官高身危是官爲下寵即爲下得乃爲失言不待辱而知其爲下也○林氏曰此即患得患失之意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吕氏曰世之所貴乎大患若身者以謂人之生也天地同根萬物資其養小人則殉利士則殉名權勢雖殊爲有身則一爾世謂無其身則無患是失老子之旨矣烏知

至人所謂有身之大患者非謂忘形喪軀入於頑空也謂其逐物認已不體於道故也是以心如死灰形如枯木雖貴不辱雖辱無患外身以身爲無身忘心以心爲無心脱幻妄證真常遺照坐忘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不爲有身之所病豈能爲大患也哉○何氏曰何謂貴大患若身貴者重也身爲大患宜重而不可輕也身小而患大身忘而禍息有由矣故曰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是喜

香味是怨身爲惱本痛痒寒温吾拘於身知有大患然一受其成形未能使遽無徒患之何益聖人一言以蔽之曰外身而身存盍思夫形非我有名非我留我所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結炁而成體也故我受形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以爲形示之以爲相故得道之士外形骸以理自勝變化氣質勤習清虛超入無形之道則人之所患吾有所不患矣抑此身固爲患之本而有身必有物所以爲患之招也列于身非我

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其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者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爲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言能不以身物爲我有而天下公其身物則身可忘而患亦可忘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託於天下

吳氏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身爲天

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於天下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唐虞之禪也彼寵其

辱以爲榮貴其大患以爲大利者鄙夫耳何可付之以天下○何氏曰有貴愛此身過於天下之大者此人必不以天下動其心乃可受天下之寄託莊子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今世俗之君子多危

身棄生殉物豈不悲夫此固有隋珠彈雀之喻○林氏曰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董氏曰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為累況於他物乎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林氏曰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

不可聞不可見不可得爾摶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爲一者言皆道也○吳氏曰夷謂平夷夷則泯滅無迹故視之不見希謂希踈希則間闊無聲故聽之不聞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之不得希夷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別而名之爲一○呂氏曰夫無色之色使離朱子羽方晝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也無聲之聲使⿰角虎俞師曠方夜俛首側耳而

聽之弗聞也無形之形使賁育五丁持勇
鼓臂竭力而搏之不得也目既無所施其
明耳既無所施其聰形既無所竭其力則
曰夷曰希曰微三者其名雖殊於道之體
則一而已亦猶萬竅一風而異聲七竅同
氣而用殊此三者皆不可致詰故混而爲
一然合而言之則混然膠合爲一雖有視
聽搏摸皆不可得而分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林氏曰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之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恍惚耳○吳氏曰其上其

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續而不絶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復還返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

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恍惚○呂氏
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際唯道也先天先
地亘古亘今散爲沖氣布爲太虛與兩儀
並著而其明不耀忽焉處乎九地之下與
瓦礫同隱而其幽不晦循環斡旋混成不

間繩繩不絕不可以名稱不可以迹見德
備不顯雖欲以物喻不可得也故曰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蕩然巍然淵兮深兮不可擬議測度於無
形中則有無狀之狀於無物中則有無象

之象謂其有狀則狀孰云有謂其無象則象孰云無故曰妙有不有真無不無恍恍惚惚縹緲氤氳有無莫定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氏曰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

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吳氏曰惟其惚恍故迎之隨之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之源皆出於道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何氏曰此章自執古之道以上極虛本無末乃

言一有字于以見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道御而王大制不割皆以至无為宗也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蓋有不能御有而御有者无也言執者持此以往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覆六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三　覆六

盱江危大有集

第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吳氏曰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辯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爲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也○林氏曰此章形容有

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識不知故其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爲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何氏曰士之爲道也微妙而難窺玄通而不滯誰得而測識之既非情識所到雖名狀亦強耳故取譬如下文所云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吳氏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氷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篤厚貌樸材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若濁美惡玄同不自潔也○何氏曰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冬涉之難士之持重而豫兮

者似之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此四隣可畏
也士之愼密而猶兮若似之主人不問客
不先擧士之不爲物先而儼兮若似之水
結成氷氷消反水士之於物無滯而渙兮
者似之敦兮若樸之未斲曠兮若谷之不
盈渾兮若濁之受垢歷歷形容善士之道
相似未易殫於言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淸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吳氏曰此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
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而靜則徐徐然

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靜定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敦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爲主而主猶豫者不爲先而先從可知矣○何氏曰是道未甞不包體用貫動靜而非直空言也和其光同其塵與世混濁而有淡乎泊乎者淸寓於濁也閉兌塞門雖安汝止而有油然勃然者動生乎靜也兩云徐者言

徐徐自然而非數數然也此言靜則可使濁者徐徐而清動則可使安者徐徐而生動靜互用也○林氏曰此兩句只是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吳氏曰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爲敝缺不爲新成也章內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也○何氏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虛其中也道沖而用之

或不盈惟不盈故與物相反人皆趍新趍
成而我甘其敝不急於新成○林氏曰不
欲盈者虛也敝故也敝而不新則千載猶
一日也能如此而後爲道之大成是以能
敝不新新是一句成是一句○李氏曰接
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慎
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潜虛爲日用至於
頓息諸緣消融萬幻撓之不濁澄之不清
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吳氏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如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呂氏曰虛之又虛神得其居靜之又靜神得其正列子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昇經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而道自歸之○何氏曰列子或謂子奚貴虛曰虛者無貴也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故曰虛者道

之常今至虚且極則性太空矣故曰靜者萬物之始今守靜且篤則心永寂矣性空心寂自然道生虚極生神靜極生覺矣於此可以坐觀物化而不化於物者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吳氏曰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返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返還其初之靜爲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内寂也○吕氏曰且萬物之並作兆於和氣發於無形觀其復也反於杳冥歸

於自然至人體自然之妙用猶天地之於萬物作者動復者靜斡旋樞機運煉元和含養胎息則眞炁來復返本還无矣○何氏曰列子有生者有生生者又曰有生則復於不生聖人妙見作復之理觀物之出於機者必入於機故吾不與之俱盈觀物始於艮必終於艮故吾靜而不與之俱往復也者謂歸於道而常存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吳氏曰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物春夏

則生氣自根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而返還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呂氏曰萬物皆作於性類草木之根也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終歸於其根也夫草木枝在上根在下人則不然四肢在下根在上即泥丸是其根也黄庭經腦神精根字泥丸乃帝真之靈域精神所聚處也人能内觀於此則萬神自集萬氣咸臻胎仙成矣故曰夫物芸

芸各復歸其根夫至士造道必始於窮理
次之以盡性終之於復命未有不窮理盡
性而能至於復命者也今夫明白四達窮
其理也致虛極守靜篤盡其性也廣成子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必靜必清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長生則命乃復矣○李氏曰
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若向這裏
具隻眼一生叅學事畢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

不殆

林氏曰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人惟不知此常久不變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爭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之有

何氏曰夫惟知時物代謝之爲常則盈虛

消息之理得而不察察於細故曰常乃容知美惡是非可容則蕩蕩無偏故曰容乃公至公無私則公之道即王道也至大無外則王之道即天道也悠久不息則天之道即常道也道歷千萬世而無弊何殆之有此虛靜之極功也○吳氏曰殆謂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死之義也殆者危而將近於死也沒猶終也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呂氏曰太上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與道同體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其位而不自尊不尚貴任物自然各安其所若華胥之國則天下不聞治而自治人雖知有其君而謂帝力於我何有周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且上古之世民結繩而用巢居穴處不知四時歲月推遷可謂至治矣伏羲神農氏作民始耕

而食織而衣趍於仁義禮樂毀譽之說著焉爲君者澤加於民被其仁者則視之如父母懷其義者譽之如日月親譽之理愈彰則於上古之道日愈遠矣南華經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是也故曰其次親之譽之後世治出變詐仁義失禮樂廢愚智相欺天下衰矣未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示其威令使民偪而從之故民不畏威而化爲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心生矣故曰其次畏之侮之五常者以信爲主魯語云民

無信不立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儻焉文質相勝得喪相隨權詐聿興欺罔並起此信之不足也信既不足則民有不信之心生焉所謂周人作誓而民始叛是也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林氏曰太上言

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世天下之人但見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與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而愈下也上德既衰

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之意○何氏曰聖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物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勞役無寃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當是時知有君而不知其它如魚相忘於江湖時也此太上之道也其次大道廢有仁義則與天下相親相譽於禮樂之中如魚相呴濡時也又其次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天下始畏於法令之下又其次則法

立而奸生令行而詐起而民始罔上行私疾視其上而玩侮於後矣此如魚相吞噬時也莊子古之明大道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賞罰最居其後正有見乎此世道愈降如江河固難復望帝力何有於我之

世而伯王道雜人心隨之遂有愛畏敬慢之變皆起於上之人誠信不足以感人以至此極也又曰必我不足於信而後人有不吾信○李氏曰太上以下不能無爲親之譽之不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

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李氏曰猶兮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爲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返淳朴則親譽畏侮皆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何氏曰聖人所以豫兮猶兮以言爲重而不敢事聲色之化民也必得不言之教無爲之爲功成事遂自然之化使民賛美而不自己者乃所以救世變於無窮也○吕

氏曰太古之化無爲之理不言之教而已其貴言也如此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知聖人一言而爲天下之法自知其言之可貴是以損之又損默之又默猶貴其言未甞輕發令之人徒貴其言亦虛文也

故曰猶兮其貴言有道之君使民日改月化遷善遠罪安居樂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淳化之風可復功既成事既遂百姓咸謂得其自然之道也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林氏曰大道行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則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僞生○吳氏曰前章下知有之者大道也親之譽之者仁義也畏之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而一降再降巳是三等智慧又變爲大僞則共有四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遂有大僞則其變爲甚亟○呂氏曰大道者太古無爲之道也大道之隆仁

義行於中民用之而不知其爲道耳聖人之學先道德而後仁義世俗之學先仁義而後道德殊不知陰陽者天之道剛柔者地之道仁義者人之道其仁義初未嘗離於道而道亦何嘗棄於仁義奈何後人執

於仁義爲定名遂使朴素之道微而蒙蔽之害生焉曾未若絕仁棄義返本還元造乎自然則道不廢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起於仁義盜賊起於貧窮仁義隱則智慧生智慧生則大僞出智不足則繼之

以僞故曰智慧出有大僞○何氏曰莊子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是以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由是而觀之仁義忠信之名不立而有其實所以爲至德之世大道之行也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氏曰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之名國家昏亂而後知有忠臣之名此二句皆是譬喩○吳氏曰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苟尊

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孝者乃其常分不知其爲孝也瞽叟不父嚚傲衆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之國家謂臣之家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爲忠也商受不君奸回羣聚而後知有三仁之忠臣○李氏曰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不若無爲民自化○呂氏曰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

第十九章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吳氏曰絶謂絶之而不爲棄謂棄之而不用聖智即智慧也巧利即大僞也〇呂氏曰形度法象功用陳迹皆爲聖也權變謀慮揣摩縱横皆爲智也苟有心於爲智豈知至智者乎至人恐天下之人惑於聖智失眞愈甚貴乎務本絶其聖棄其智使民如童蒙專事農桑其利於民也豈止百倍故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夫孝慈者天之

性仁義者人之情也天性出於自然不可易也仁者愛物則民親之義者宜物則民譽之親譽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至人絶之於未有棄之於未然使人返於本復於初則孝慈之道全矣故曰絶仁棄義民復孝慈夫雕琢刻削機械扃鐍事之巧也珠玉斛斗權衡符契物之利也競事之巧則不顧其恥趍物之利則不顧其義起盜賊一端也苟能返其性宅歸於朴鄙則盜賊何自而起乎故曰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氏曰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

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李氏曰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朴也○林氏曰或謂老氏絕仁棄義得非與孔子背馳蓋推尊道源之所從出以仁

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呂氏曰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皆入道之序未覩其實也道不可言言之皆其似者也達者聞似而失真未免紀之以文垂之以教猶恐人之疑似焉是明而不著知而不用去文而尚質別有所循使其渙然氷釋故曰此三者以

爲文不足何謂令有所屬純粹而不雜見素也靜一而不變抱樸也守己至公不好外美少私也節儉制情恬然安靈寡欲也如是而治國則躋民於仁壽之鄉羲皇之世不難及矣如是而治身則其神虛白物不能染豈非見素其神不虧存於混沌豈非抱朴食息起居無非公正豈非少私棲神希夷諸緣逈絶豈非寡欲以彼易此有何不可○何氏曰非聖智巧利之不可用於天下也謂此三者之名皆其文而非其

實也使天下安其性命之情則三者可無
以名爲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而人徒
尊三者之名而惜之惑之甚也文則有所
不足者若屬之道德之鄉始爲實也故曰
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故曰蹩

萬物而不以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
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
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言利之假之無以

誠之則皆文之以義而巳於仁義何有去
道遠矣但世俗未達其旨笑絶聖棄智爲
荒唐鄙絶仁棄義爲俓庭曷不思玄聖之
意欲使天下脩混成之道捨文返質以遊
其天故曰守其一不雜其二治其内不飾
其外明白入素無爲返朴體性抱神夫如
是何以文爲由少私寡欲而入於無私無
欲淳厚既返澆競自祛則昭灼之聖無所
用機鐍之志無所行兼愛之仁無所措裁
制之義無所施利器伎巧無所用天下混

然歸乎大順此則聖人立言之大旨也世俗未足以識此柰何輕議○吳氏曰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内之自守以朴素者未涂色之絲也朴者未斵器之木也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第二十章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李氏曰絶學者絶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學絶世之學也俗人惟務學於事益其所

聞惟恐進道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味道故無憂也相去幾何言相去不遠也相去何若言太遠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言善惡可畏也○何氏曰此絕學即大道也自然無爲乃至離色離名此絕

學也宜其憂思頓忘也既曰無憂夫又何畏雖無思無慮然必敬必戒蓋以唯阿一聲也幾何其遠而唯敬阿慢善惡一念也幾何其濶而善美惡醜莊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此又於無憂之中有

可畏者聖人雖忘世而不敢玩世由絕學無憂而言則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教爲之教目中無全牛又何憂焉由唯阿善惡而言則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口不敢妄言形不敢妄動視蝨有大如車輪柰何不畏莊子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此人畏亦畏之說也曰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絕學無憂之說也蓋道至無爲而極弘道則自善善而始無巨無細無起無止欲求其渠

央荒乎其不可尋也吾復何所用其心○
董氏曰荒大而莫知其畔岸
衆人熈熈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吳氏曰熈熈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
微坼衆人之爲學者循外爲悅如享太牢

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
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慾未開無端
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
物之爲樂也○林氏曰衆人之樂於世味

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
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兆形也萌也
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孩稍長
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何氏曰衆人方
如享太牢之適口體也如登春臺而恣遊
觀也憪憪然其足樂也吾則兆朕未形如
嬰兒初生未至於孩迎之不見其首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吳氏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
住著於物○何氏曰乘乘兮無所歸棄物

遊心如乘風履虛無所湊泊隨之不見其後也又曰乘乘如乘風乘雲皆乘風駕浮之象○呂氏曰隨世混迹與物同波心融形釋與神爲一若虛舟汎汎而東西木葉飄風飄飄而高下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莫知所往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林氏曰衆人皆有求盈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此意謂我之爲道而無有餘之心也○呂氏曰世人徇其所知汨於富貴自

謂樂有餘矣至人則不然粃糠名利芥
軒冕知身世皆妄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
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吳氏曰遺
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
而慊然若有失也○董氏曰遺忘也蓋有

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呂氏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極
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終日如愚者
以其不虧其神也○吳氏曰沌沌如渾沌之

沌冥昧無所分別也與莊子愚芚之芚同謂無知也○林氏曰沌沌混沌無知之貌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衒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嚴明苛刻矜誇有爲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逍遥任物寘然寬大無乎不容

昏默難知晦寘罔測故曰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林氏曰昏昏悶悶即混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吳氏曰昭昭已明察察尤明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也俗人皆以有知爲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林氏曰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飂飂然而無所止宿此若乘乘兮無所歸之意○吳氏曰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所定

向如飂飂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吳氏曰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止所定也頑謂靣頑如麻痺不知痒痛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人也凡人居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林氏曰有以猶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董氏曰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鄙野也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吳氏曰此一句總結上文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言人爲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自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言人之爲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玄德也大道者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林氏曰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

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李氏曰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道而求食於母守雌抱一而已故曰無憂○呂氏曰道者萬物之宗如魚之有水魚失其水則死人失其道當何如哉要當知其神爲炁之子炁爲神之母非母乳之無以自活非炁飼之無以自生故曰虛而乳之綿綿上下則形可以不化神可以不虧故曰而貴食母○或曰有以而貴求食於母而解者有以兒貴食於

毋而解者其辭不同何也曰其辭雖不同
而其理則皆歸於味道也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呂氏曰常道無名惟德以顯至德無本順
道而成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
矣未嘗須臾離道故曰惟道是從○吳氏
曰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
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
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林氏曰孔盛也知道之士惟道是從而有見外者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己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呂氏曰夫道杳然難言何物之可擬也言物者強名以究妙理也道既無形當何所從乎今也即物求道不可得捨物求道道亦無涯扣其恍惚之端則恍似有也無中之有惚似無也有中之無居無非無即空

是色居有非有即色是空恍惚之理可想像矣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吳氏曰似有似無不可得見故曰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冥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呂氏曰恍中之象方其有象也其來無所從故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視聽既不可得所謂杳冥之物又安得涯涘也謂之無則能妙萬物謂之有則莫見其形太虛之象似有而無造化生焉萬物兆焉太虛

之物似無而有風雷生焉霜露降焉有象則物之名立矣有物則因至精而生焉杳而深窈冥而寂默無中妙有包乎萬化之根藏乎太虛之精畜乎自然之信是以萬類生焉三才備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杳

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原其身也心爲恍惚之宮腎爲杳冥之府心藏神腎藏精一身之精神寓於恍惚之中矣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若精者經緯萬方妙乎一身在

丹謂之大藥在易謂之中孚萬變不能遷自然不可移妙中之妙真中之真感之立應故能春生秋殺未嘗差忒注之於身飛騰視悉斡旋泝流回黃轉赤其道應時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何氏曰昔有通玄者論此章曰物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

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靈夫能抱玄守一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矣夫曰象曰物曰精皆在恍惚杳冥無中有也而曰其精甚真且言有信則

無無而有有也○吳氏曰先儒謂沖寞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呂氏曰爰自上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隨時顯用未始有名強名眞精亘千古而不動儼一性之長存坐觀天地之衆美死生之終始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衆甫之變日逝不停何以知萬物資稟乎亦由其道之所至也蓋道者杳冥恍

惚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爲治也如此○何
氏曰是道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雖常無名而名不去即首章
常名之名是謂常道之道坐閱衆甫之自
出甫美也衆甫全美也以備道也故曰淡

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以此道也
閱衆甫如閱天下義理之閱皆更歷意○
林氏曰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
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

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此者道也○吳氏曰不去謂長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皆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滅變而常存然如此也吾何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

以此孔德有常之道而知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覆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盱江危大有集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呂氏曰聖人鉤深致遠動必循理理之所在天下莫能與之較也以謂治性者莫若明心全身者莫若遠害是以屈曲才能出處語默隨順其宜與物無競不虧大全故能成其無爭之德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

曉辯諸物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其直知矢其端若弦常且委蛇同波類尺蠖之未伸屈伏而不有其直斯可謂大直矣故曰枉則直川谷窪下則水就之雖欲不盈不可得也於己謙虛則衆德歸之故曰窪

則盈至人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大白若辱質真若渝則天下樂推而不厭其道日新矣楊子或問新弊何如新則襲之弊則益之然可謂日新其德不爲外物之弊者矣故曰弊則新夫道不貴繁聞見之多不如

其守之約也易則易行簡則易從易簡得
則天下之理得矣攝生之士少思少慮少
欲少念持而勿失則得之矣故曰少則得
人情好勝以多爲貴蓋道一不欲多多則雜
而擾路多歧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治身

之道多思則神散多機則智沉非所以抱
一也故曰多則惑○何氏曰此章首言曲
則全末言全而歸于以見天然混全之道
如川谷之於海不以萬折而妨其東也道
初非曲所能強全特以其本全之天外以

曲成其物者耳要知天地大全皆備於我與物委蛇以同其波爲斯世不待直行其道也何嘗違道乎譬如後世見惡之曲者其如是則四方均齊道本直也外以枉全之六虛周流道本盈也外以窪全之謙受益也長古不老道本新也外以弊全之晦若明也少則得一也多則惑雜也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林氏曰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

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能實
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
又紬繹作兩句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呂氏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之所言一者
亦有數種不可不知也有道之一無一之
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
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此
言抱一者乃真一之一也知一者無一之
不知昔黃帝往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曰請

問真一之道天真皇人曰此道家之至重其經上帝祕在五城之内吾聞之經曰一在北極太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窿此真一之大略也夫言北極太淵之中者言真一所居之神室也

乃在兩耳交通之穴前明堂後玉枕上華蓋下絳宮即泥丸天帝上一赤子之所居也謂耳屬腎故曰北北極太淵之中也西昇經子得一萬事畢知而行之乃可爲脩真之法式故曰抱一爲天下式○何氏曰聖

人抱一爲世法式一者道所自生乃混然天全者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吴氏曰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明之彰者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夸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矜其長曰矜長謂能之過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喻也○林

氏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李氏曰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吳氏曰曲則全三字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以爲此章首句章内抱一爲細目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爲目皆曲則全一句所可該也故重述之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是虛

爲此言而無實哉蓋以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效歸之○董氏曰蓋老子述而不作以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曲枉之道則道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云歸言復其初也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何氏曰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夫希者何

言自然也言大道之言也此句當以希字句絕不可以希言與多言對解淺矣學道者遊心於淡合炁於漠廓然無形寂然無聲故首言以希之一字大音希聲之希自然也曰希曰自然此玄門也飄風暴雨不終日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久而滅此也夫飄暴之氣不自然則不能以常然天地者尚不能以此爲久而況人乎○吳氏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飄風強疾之風

自旦至食時爲終朝驟雨急暴之雨自旦
至暮時爲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
譬如天地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爲
變怪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尚不能久不
及終朝終日而止矣況人而不能因其自

然可乎○李氏曰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
不久遠之喻○呂氏曰飄風驟雨不久之
喻者此太上戒人之喜怒哀樂發而不中
節動止失常也希者視之不見之道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夫

者同於失

吳氏曰從事於道謂以道爲事也道者謂有道之人德者謂有德之人失者謂庸下之人所爲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而不相非異也

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相非異也葢道者德者與我爲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爲失彼則自以爲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乃妄

言以非之哉莊子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李氏曰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又曰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

也德者同於德謂不生二見失者同於失無分別也○呂氏曰至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不與物親不知其有道不知其有德不知其有失超然出於形器之外而無得失之憂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吳氏曰道德之人以我同之與我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以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

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實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且待人必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李氏曰我同於我道亦同於我我同於德德亦同於我

我同於失失亦同於我我疑於物物亦疑於我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李氏曰此章總證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如飄風驟雨之謂也○吴氏曰此章又以人之行立譬前章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暫時如此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

以行○呂氏曰跂者似立而非立人貴其有立非道則不立跨者似行而非行人貴其有行非道則不行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而未足加之以跨未見其可也類夫冒進之士跂望非分欲求榮寵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哉而又材力卑劣欲超軼於人跨步挾物心觀速達何由得行乎是以違其常性而强其所不能若夫以道獨立乎萬法之表超然不移者曷可同日而語○何氏曰跂翹足也則離於立

言人企望之心重不可與有立也跨大步也則促其行言人進取之心重則不足與有行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李氏曰自見自是自矜自伐渾是私意私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殘飯贅疣衆所不美○呂氏曰至人遊心太虛睨物玩世以生死爲一條以

可不可爲一貫回視自見自彰自矜自伐
之人譬諸棄餘之食贅餘之行天之所虧
地之所變人之所惡而况至人窮理盡性
造道之極曷嘗顧之終身當勿處也○林
氏曰自見自彰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

有而不化也○吳氏曰自見者之終不能
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功
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跂者之不可以
立跨者之終不可以行也食之不盡曰餘
肉之附生曰贅或曰行讀作形古字通用

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呂氏曰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始相離故曰渾淪非清非濁湛然常存非高非下萬派莫分天地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復命返性於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極物之

眞原其本來先乎覆載混沌成體道之源也在人爲妙覺之性亘萬劫而不間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林氏曰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生也○吳氏曰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猶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呂氏曰寂兮無聲寥兮無象空洞杳冥無今無古獨立無配未嘗遷革何物可偶故能周遊八紘應用無盡斡旋不忒物有盛衰道無窮極萬物莫見其行而行莫見其止而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如環無端物無大小咸向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損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林氏曰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寂閴靜也寥虛廓也

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於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生育萬物故曰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林氏曰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

逝又不足以盡之又強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李氏曰大者無有限量逝者無有疆界遠者無有邊際反者收拾來歸○何氏曰反者則復歸於無物也○柴氏曰反者用復歸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吳氏曰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

大無可與並此以天地聖人與道而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得此道以爲天地得此道以爲地聖人得此道以爲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故也○李氏曰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

呂氏曰至人喻之於己道者虛無神妙天者天谷神宮地者黃庭真土王者真性元神元神乃心也不離方寸潛天潛地經緯萬方亦可謂大者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呂氏曰王者淵默沉靜與陰同德所宰無私是法乎地也地者守一不動剛健中正與陽同波是法乎天也天者高明至公出真兆聖酬酢萬變惟德是輔與道同體是法道也惟道則任物遂性無爲自然守而勿失與神爲一道體圓通出入無礙所謂自然也其誰曰不可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吳氏曰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

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道之所以大以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林氏曰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何氏曰人法地之人即王也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

吳氏曰根猶本也躁動也君猶主也言輕以重爲本動以靜爲主也君子之行吉行

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之後有
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
乘輕車以行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不敢
以輕車疾行竟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
此言輕本乎重也〇呂氏曰重者任物者
也輕者爲物所任者也將制於輕不可失
之於重靜者役物者也躁者爲物役者也
將制於躁不可失之於靜蓋靜則有制輕
之功靜則有持躁之方是以治國之君當
以厚重安靜爲基則百姓安康而無擾亂

之憂矣有若終日行邁未嘗敢離輜輧之重載者以其衣食之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中途委頓之患其於立身行道豈可須臾忘於靜與重邪至人處己亦然貴乎重靜謹乎輕躁重者首輕者𦞂靜者神躁者情取此靜重之德去其輕躁之情則聖胎安逸終日如乘安車大道雖夷不敢輕易其行○林氏曰根言輕自重生也君言躁以靜爲主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吳氏曰燕閑也處居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亦超然無一物之繫累其心此言動主乎靜也○林氏曰其胷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於輕重躁靜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何氏曰雖有崇高榮華之觀而超然清閑之燕萬物毋足以撓其心於治天下乎何有列子至觀不知所視靜重之至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

則失君

吳氏曰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身治心皆當本之於重主之以靜○林氏曰萬乗之主若不知身之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伏天下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以身輕天下者以天下爲重以身爲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呂氏曰至人取之於已則心者君也焘者臣也輕則心動而損其氣躁則焘

耗而蕩其心內而脩身外而役物靜重之體性理之分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吳氏曰善謂善於其事轍謂車轍迹足迹也瑕疵玷讁過責計計數之多寡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楗拒門木也橫曰關竪曰楗繩約索也合而成體曰繩用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

必有瑕謫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須用關揵結繫者必須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爲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蓋善於行者以不行爲行故無轍迹善於言者以不言爲言故無瑕謫善於計者以不計爲計故不用籌策善於閉者以不閉爲閉故無關揵而其閉自不可開善於結者以不結爲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以爲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呂氏曰神無方道無體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至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爲乎無爲
行所不行不出戸庭其德流傳如風披拂
萬物何轍迹之可尋乎且不善言多爲言
之所累未能忘言也明矣夫瑕者玊之病
讁者言之咎夫豈知言之所以言哉至人
以日新之德發而爲言垂訓於世舉合自
然又曷有瑕疵譴讁之可玷乎故曰善行
無轍迹善言無瑕讁道不可求於度數也
今以籌策而知者豈自得之妙邪惟善計
者不然守一無爲能任萬物縱横運用不

墮諸數使大小多少各盡其分不損其材
何假於籌策哉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且善
閉者六通四關雖天地密移鬼神靈響不
得其門無自而入以其形全精復塞兌閉
門諸境莫入雖無關揵終莫能開也故曰

善閉無關揵而自不可開噫物之膠固水
之凝結事之和合雖無繩約不可解也至
人簡易沖虛神凝氣定恬然清靜雖天地
不能犯也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李氏曰謹於言行則無迹無謫心之計

其可筭心之閉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乎

○林氏曰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
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

吴氏曰聖人之救人故物以不救爲救亦
若上文所譬以不爲其事爲善也蓋有所
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
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
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棄也

無所救則無所棄矣不見其爲救此亦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何氏曰道在天下周普萬有人人皆欲化之物物皆欲成之而不見其迹神應故妙也關尹子翁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故人物皆得遂其性而無遺棄者聖人無爲之道也是謂襲明夫靈明之性人所同禀特不全明爾聖人委曲導人使還其靈明之天於不壞不滅之地繼之者吾也

故曰襲明○呂氏曰至人收視返聽虛室生白宇定光發如燈之明傳襲而不絕故曰襲明○董氏曰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爾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爲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爲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有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吳氏曰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之

所尊事而爲法者也資者如以貨財給人俾人藉之賴之而得有所成也因彼之不善而成此之善名故曰資○何氏曰大不善之人師善者而受其教善者資不善者以行其化此道之所以生生不息者是謂襲明○林氏曰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爲善是不善人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呂氏曰師資者能資人而亦資於人相成之義也○倪氏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固也不善人

乃爲善人之資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猶以不善者爲師況賢乎資之爲言助也因彼不善吾鑒之而知改過以從善是之謂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呂氏曰人雖因其師而指南及其頓悟至理物我兩忘不貴不愛如列子師老商友伯高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盡矣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故能見性之性開天之天深造乎道使有智者亦皆迷其津雖有巧計無所施之雖有至言無所喻之可謂真要妙矣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李氏曰師資兩忘黜聰屏智終日如愚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呂氏曰雄者剛而動雌者柔而静聖人知已之尊榮若縱乎剛勝則患生未若守其

柔弱卑退善下而天下之德皆歸之如水之就下焉爲天下谿沛若細流決之四方何所不納復能守其常德温粹不雜類嬰兒之未孩是謂全德於已亦然雄者陰中之陽也在人爲精雌者陽中之陰也在人爲神知雄者保其精守雌者存其神神之

靈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若水之注于溪任物汚濁比於赤子○吳氏曰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知識○林氏曰知字能有爲而不爲之意知雄守雌不

求勝也常德即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嬰兒無知焉○李氏曰知雄守雌不自大也○何氏曰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吾寧靜爲下弱勝強也○倪氏曰先之以知其雄而後言守其雌者於雄之剛強非不知也乃能守雌之柔弱故可貴也若本不知雄雌守雌而已則凡世之愚弱者亦可謂知道可乎故必先知之而能不用此所以爲有道也嬰兒者譬道之始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呂氏曰白以喻道之著也黑者喻道之復也聖人知我心澄潔純素無有一疵慧而不用乃能收其淵奧實智若愚持以自晦光而不耀行之於已施之於人可爲天下模式既楷模法則於世矣正而不妄公而不私動而有常絕無差忒之愆其於人之身也白者金之鄉黑者水之府知金之與水相生相成爲命之基當煉金液守元精斡旋運動成真金之體可爲舉世修真之

依式也且真常之德獨覺無爲一了百當
毫毛匪差神契無冥豈有窮極哉○何上
公曰以諭昭昭黑以諭默默人雖自知昭
昭明白當復守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
是則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林氏曰不
忒無差失也無極無物也○何氏曰毋履
太白可令永存吾寧以玄爲德明若昧也
○吳氏曰白謂光明黑謂暗昧無極無所
窮盡也○李氏曰知白守黑者不自見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朴

呂氏曰榮辱之來人莫得而先知倘來適去初無交涉聖人知其位之崇高榮觀燕處守其卑辱納汙藏垢如谷之虛谷既虛矣靡所不容無彼此之間内德充足一性純常復歸于朴○李氏曰知榮守辱不自貴也守雌守黑不見自已之明也○何氏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吾寧受垢受不祥損而益也曰嬰兒曰無極曰朴皆混然返始之道也○林氏曰乃足備至之也朴

太朴也天地之始也○吳氏曰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朴謂木質未斲爲器此章之意欲常德而返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沖虛不盈之德也故寧黑無白寧雌無雄寧辱無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而自處於下既全此沖虛之德乃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朴皆以喻太初之道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剳

林氏曰大朴既散而後有器即形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萬物者之長也莊子官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剳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即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何氏曰朴者大道無爲之始器者事物有爲之

名聖人不能使朴之不器而善用之以官天地長民物雖大制御方而不割生而不傷大道之力也○吳氏曰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爲制故不割裂也大散者不散大用者不用亦如大制之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何氏曰經中言天下之戒者三欲革千萬

世亂臣賊子之心所謂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自取喪滅者示其禍戒也故曰以無事取天下不可萌一毫有爲之心天下大物曰神器非人力可覬覦也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何嘗有爲

之之心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何嘗有執之之心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事事物物莫不皆然一以無心處之況天下之大神明之祚其可以智力求哉○呂氏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

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夫何故以其未甞有心於爲也所以能合天道之常理輔萬物之自然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苟有心取而爲之無乃用智尚力咈逆天理而失其自然之道乎神器者大寶之位天地神明之所主宰制萬有役使羣動果不可爲也若一己之私從事天下爲物所拘認而有之動而不知其止涉乎憂患之域非惟喪其至理亦將失其真矣奚暇治天下哉人之一心天下衆妙皆歸焉所貴乎自然

而已既爲之則不能無爲以人滅天以敬
滅命道愈不可得也原其形體法天象地
妙契陰陽乃神聖之器也黃帝南望而玄
珠遺七竅鑿而混沌死是不可爲也爲之
者欲其成故敗之執之者欲其得故失之
倘若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其於道也

至矣哉○李氏曰無爲則無事有爲則有
事執者失爲者敗有爲之戒也○林氏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
歸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强爲善以求有

得决不可得矣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何氏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往來相接列子所謂螳蜋捕蟬不知黄雀在後亦是此意故物或行而前已有隨其後者或呴而暖已有吹之寒者或強而勝已有羸而弱之者或載而

成已有隱而壞之者如相守然故曰影之守人也物之守物也况天下大於物而可以有心有爲有執哉甚者過當道以翦爲表以虛爲實不爲已甚故去甚奢者浮靡也道以本爲精以物爲粗奢則不遜故去

奢泰者驕肆也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而不以天下爲泰故去泰此三者皆有作爲之修心去此三者聖人之心虛矣不以天下動其心矣○李氏曰強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纔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

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可免者也○吳氏曰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

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爲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呴吹強羸載隳八者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則必衰惟不使過盛則可以不衰也甚

奢泰三者盛之極也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矣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覆八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五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呂氏曰有道之士輔佐其君莫不務以德爲本三軍五兵德之末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爲而民自化庶俗熈熈知帝力之何有以從事於甲兵豈道也哉兵者凶象戰者危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有勝則有敗有利則有害豈可以強侵

弱暴凌善獸窮則搏物極則反此必然也○倪氏曰不曰人主而曰以道佐人主者蓋言人主雖有用兵之意苟大臣不從吏之未必用也○林氏曰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非知道矣兵凶器也我以害人則人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呂氏曰師旅所過之地古今爭戰之場鮮

有所濟田荒室露荆棘森然可不畏乎大
軍一過上違天時下奪民力和氣不應於
上殺氣横流於下民之與物悉被戕賊六
氣不均雨暘失時疵癘災害兵興荒歉必
至凶年理之常也○蘇氏曰兵興所在民
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
政和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
有凶年○林氏曰用師之地農不得耕荆
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
凶年之菑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呂氏曰強兵戰勝禁暴禦亂之術亦不可廢猶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善用兵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也

德所不能化政所不能及不得已而後起迫而後動動罔不利非恃強而有取也此善勝之道也明矣果而不矜其能自矜則不長果而勿伐其善自伐則無功果而勿驕其勢自驕則不足侵伐之事救而可也

非用果以爲強也○何氏曰善不在用兵而善用其所謂果者蓋見善明用心剛之謂果凡果者決於爲善而不果決以爲兵也傳所謂心競力爭之辨故曰果而不敢以取強又曰果而勿強也夫勿矜能勿伐功勿驕氣不得巳而後應者皆善心之所發則果斷以行之是不以心競也惟至強兵一事則果斷以去之是不以力爭也○董氏曰兵固有道者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

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強於天下哉果以理勝強以力勝惟果則隱然有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強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林氏曰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猶萬物之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爲

不道則當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
為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
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未嘗老
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
乎○何氏曰聖人何以自視退怯不忍求
勝於天下哉則有見夫日中則昃月盈則
虧物壯則老將至豈道之常哉如知其非
常道則早復於道早去其非道亡國之事
故不一而佳兵者必亡以道相人國家可
不以佳兵為戒而善用其果哉○董氏曰

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林氏曰佳兵喜用兵也以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也○李氏曰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

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爲清淨治化自然家國安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呂氏曰兵非太平致治之具伐暴可也既不得已而用之豈免多陰謀乎夫好戈甲

以爲服玩者是尚不善之用也所謂佳其凶器以幸天下非特人惡物亦憚之○續資治通鑑宋太宗謂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林氏曰君子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上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為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以殺人為

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主柔弱平居則貴之陰主刑主殺主剛強用兵則尚之○吳氏曰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為上不喜好用兵乃為上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事若以戰勝為美事則是以殺人為樂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林氏曰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求勝者皆爲凶而不爲吉也○何氏曰戰勝如不勝以喪禮處之慈之至也秦師敗於崤而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

而哭此戰敗則宜之未有戰勝反爲之哀者自非深體天地好生而兼愛民物者疇能動心及此慈故能勇哀故能勝有道存焉若乃以兵爲佳以殺爲樂以勝爲美是不知道是不知天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氏曰夫道之難言包羅萬有貫穿毫芒豈得而名喻之以朴且樸者眞精純素一

而不雜洋洋乎大哉無乎不在小者非小大之謂以其無方無體無爲無形微妙之極也搏摸擬議莫得髣髴故名之以小夫世之材器既有名則爲無名所役矣惟道之樸也萬物之所係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而天下豈能臣之乎爲侯爲王能守

其樸則天下罔不治矣喻之於巳侯王者本來赤子無相天君謂之元神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泰定萬氣朝之故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何氏曰道常二字句絶如天常眞常等字即常道也大道無形無名強名曰道無名乃道之常也樸也凡可名可道者非眞常也器也故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原俱出於太素虛無之始端樸太素也無名之始也未判爲萬有之衆體惟包於大混之一 樸微乎芒乎難知難見故曰小也聖人法本常根見素抱朴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中心無爲以守至正道虛而實無而有以之居重御輕可以君天

下而天下何敢臣之以之處靜制動可以爲萬物主而萬物將自賓之○李氏曰道常無名者虛無自然也樸雖小至微也天下不敢臣至尊也萬物將自賓無不服也○林氏曰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無名

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爲王侯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呂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勳

成況聖人作而萬物覩和氣嘿應上際于
天下蟠於地甘露降嘉禾生品彙根荄咸
被其澤道叅天地德合神明民不待命令
而自然昏悅此皆皇國符瑞之兆非使然
而然知之已焉坎離交而二炁合上及太
清下及太寧化爲甘露潤澤一切初莫知
令升降均平出入玄牝會于黃庭洞達斯
旨立反嬰兒○何氏曰聖人㒷天地合德
則時雨降醴泉出甘露可致也與億兆同
心則教化美風俗移天下不待令而自均

也甘露者王者之瑞應也靈液如脂美味如飴松竹可受之以聖人之樸靜漠恬澹故自然之應如此○李氏曰天地相合者惟德是輔也以降甘露者和氣所致也自均者自然和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呂氏曰時逐歲行物因事顯散樸爲器因器制名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若不知止徇名忘樸棄本逐末則失其

根本矣其知止者既明且哲自足於內無求於外豈有危殆乎○林氏曰道之始本無名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知止則不危殆矣○何氏曰自無名而有名自有始而爲母每於樸散爲器之中自有大制不割之妙沿流遡源傍本探末復始相中泯於無形不使失道遠而忘返則於止知止何殆何辱故曰有名則復於道功

名長久終身無咎此也故曰不可得而名
道之初可得而名道之餘矣知初者合元始
之道也知餘者契陰陽之樞混之而爲一
可與天地符○吳氏曰始者道也制制作
也猶言爲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
爲德則有名也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
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
可再降而下也此章之意若曰自無而適
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
名以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

猶未遠於道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呂氏曰道者萬物之所宗川谷者水之所分江海者水之所鍾而道之在天下上則欝乎清都紫微下則淵乎厖[illegible]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譬于江海焉善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爲沴殊不知道愈下而愈高海愈傾而愈有聖人德兼天地澤被邇遐則民罔不歸之○吳氏曰上文言自無而有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也蓋道

之在天下猶江海德者猶溪谷之會歸于江海○何氏曰道之在天下如江海之納百谷江海非欲水而水自歸之人能返樸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自然而非強然也聖人寘心無爲之始而脫累有名之後其道歷萬世而不變則謂之眞常者宜哉○林氏曰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呂氏曰知人則求備於物制命於外未若自知無所知自明無所明可謂眞自知眞自明務於外者以力勝人務於內者以道自勝若夫建國立號攬權作威以號令天下臣服諸侯此非以力而勝於人乎自勝者尊道德行仁義克己復禮謙而自下而人歸之故天下莫能勝非強而何○何氏曰人之常情明於知人暗於知己強於勝人怯於勝己故知人不過是非利害之間

而一念知非靈光常現自明之大也勝人不過剛柔勇怯之際而一念勝邪天下大勇自強之大也比之務外不務內者遠矣

○吳氏曰智能知人徇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故謂之強

知足者富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呂氏曰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不失其所不忘其本著於久遠使後世不能

企及其於身也守真抱一不爲物遷未甞須臾離也然後入乎真常之域亘古不變與道同體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聖人之道傳諸萬世布在方策後世尊之以師之其人雖亡其政若存有道之士以生爲寄以死爲歸其生也識趣圓明與道合真其死也脫胎神化如蟬蜕焉身雖死而真身不亡壽與二儀齊其綿邈故以死而不亡者壽

○何氏曰自知而明可矣必也爲知足之知則富不在天下其足爲道足爲神足也

是謂知之至自強而勝可矣必也爲強行之強則志可挫萬物其行者爲勤行爲獨行也是謂強之至此二句知足強行粘上句一知字一強字義可見矣久在不失其所夫所者歸宿之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

謂止之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萬物庶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故久失其所則悖焉能久壽在死不在亡死者一終之義列子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是也如傳云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亦其不亡者○李氏曰知足者富貧亦樂強行者終始不怠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長存也○吳氏曰老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内非不明外若昧爾内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内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董氏曰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

雖物變無窮而心未甞失乃無入而不自
得所以久也惟能自知自強而不失其所
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
而獨存是烏可以數量論哉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吕氏曰至高無上至深無下莫測其涯涘
莫尋其根源其唯道乎包藏宇宙而無表
裏充塞太虛動靜不失往來無窮汎然無
所繫碍遊於萬物左之右之而無不可其

用大矣至於一身大道元氣瀰漫百骸在節滿節在關滿關汎然無乎不至○柴氏曰道者萬物之奧無往不在經中句法多是兮字聯其字如荒兮其未央哉怕兮其未兆之句又十五章皆是兮字聯其字蓋老子文法如此○林氏曰汎兮其可左右無所繫著也○何氏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汎者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復始也左之左之宜於左右之右之宜於右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言

無往而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呂氏曰生化之力本於自然而已而道何甞施其巧矜其能乎天地至大猶恃賴焉其於萬物往者資之求者與之六合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形豈辭勞哉卓然獨立生之而不違成之而不有弗居其功是法道之體也○何氏曰物物倚之孕育在在隨之呈露而聖人處之裕如也○林氏曰物物皆道之所生何甞辭之既

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
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呂氏曰夫道復於至幽顯於至變生之畜
之若無端紀覆之育之各遂其性若赤子

之晝頼其乳食宵藉其襁褓廣其愛育之
德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然而常無
所欲内觀其妙而無物不入羣動莫窺其
歸往之迹可名於小矣故曰萬物歸而不
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道隱無名無名也

者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未始有物惟其無物則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爲主可以大名之矣○何氏曰衣被者覆露之義莊子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則不辭不有不主之意可見矣常無欲者靜也聖人一於無爲無欲者則心本無心歛之不盈一握樸雖似小而萬物歸焉不爲主則物各付物散之則彌六合何其大也固曰天地固有恒矣日月固有明矣禽獸

固有羣矣林木固有立矣放德而行循道而趍已至矣由是而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何心於主宰哉故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此也○李氏曰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忘其所自也萬物歸之而不爲主任運自然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林氏曰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功也此即守其雌爲

天下谿之意○何氏曰聖人終不爲大而大以之成始雖不明有而終不可掩其名之大其以是道歟○吳氏曰此章首言天地之道結句乃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焉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而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爲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呂氏曰域中有四大而帝王居其一焉聖人執謙以爲柄處損以自居下於人而人高之卑於人而人尊之

忘其穹窿之勢去其矜伐之容則可以成其道之大全矣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何氏曰大道無象故無象之象其為象也大矣夫道也大包天地細入毫芒不可得而名狀故曰大象言執云者謂持此以往人能體無名無形之道循自然常然之化則理身理國貫古貫今何往而不通雖天下吾往矣不惟往而不害且安其性命之

情平中之福泰然無復事極其所往天人
和同之際也莊子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
○林氏曰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
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
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
矣政和註安則無危平則無陂泰則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何氏曰五音六律足於耳八珍九鼎足於
口此舉其聲味之切於人者言之僅可爲

過客口耳一時之娛而非所以怡神養壽之源也席罷客散於我何有凡物欲之足以攖人心者皆此類也大道則不然靜以脩身聲色有所不樂儉以養生滋味有所不嗜遊心於淡合炁於漠養其無象象固長存守其無體體固全真味無味而甘視無視而明聞無聞而聰用無用而大用之不可既夫既者盡也非用之無盡乃道之本不可盡也○李氏曰樂與餌聲味俱美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

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林氏曰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道之可味雖若至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可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口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李氏曰執大象則能見事之機微纔見固張便知將歙未萌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林氏曰此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歙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者必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爲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何氏曰天

不可信理無常是誰能一之日之將瞑也
大明天之奪鑑者益疾氣有歙張勢有強
弱數有廢興物有與奪是事之不可常者
此理之自然非有欲不欲也經曰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
乎是故以氣言陽極陰生非欲歙而先張
乎以勢言物壯則老非欲弱而先強乎以
數言盛者必衰非欲廢而先興乎以物言
所貴能賤非欲奪而先與乎將欲如此必
先如彼借人事以明天理不過盈虛消息

之自然耳天何容心哉聖人何容心哉後世不知此道遂認爲權謀操縱之用此乃有機事必有機心去聖遠矣此章大義豈可以有心有爲觀之哉莊子目將眇者先覩秋毫耳將瞶者先聞蚋飛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及註者以爲窮上及下自然之數聖人居中履和終身全具是道也微乎深哉難乎其明哉○劉氏曰張則必歙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也是

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董氏曰消息盈虛相因之理其機雖甚微隱而理明著惟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李氏曰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苟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之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乃水中物

求異羣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爲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何

氏曰天下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言柔弱之勝剛強也故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此言魚以潛淵人以道養輕脫則必敗矣利器者閫

變通之權如庖丁解牛神行肯綮善刀而藏十九年刃若新發於硎夫豈可以示人老氏曰權者聖人所以獨見莊子曾舉此章魚不可脫於淵二句而繼之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神而用

之所以救世變於無窮其不以示人夫豈愚其民慮患之意深矣○呂氏曰魚在水藏於深淵以自存則孰能害之倘失於淵則人得而取之盪而失水則蟻得而困之利器權也民或得而窺之是猶持太阿而

授以柄輕用其國國必危矣內取諸身則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氣中氣在人中魚去水則死人失氣則亡魚能韜鱗掩藻吐納其水則本不死人能退栖福地吐納其氣則本不亡國之利器道之天機也若以輕泄於人則天譴立至大洞天憲經曰非人傳之謂之泄天寶至哉天機豈妄宣泄南華經云夫有干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用也保之至也意盖以此○河上公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

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林氏曰淵喻道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何氏曰莊子萬物雖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前章無名之上冠以道常二字此章亦然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惟常無故無

爲常有固無不爲其道一也此無爲而無不爲所以爲道之大常也道常句絕是總標也無爲無不爲乃並言之莊子虛則實實則倫靜則動動則得此所謂無爲者虛靜自然之常道也聖人曷常沉空滯寂而一無所爲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其何故也無爲而無不爲天地也聖人以天地爲本故得性者此真常也應物者亦此真常也動靜無端體用一源蓋無爲者道之

常也而無不爲者亦道之常也道無在而
無不在侯王能守此道則道行於萬物不
期化而自化也○林氏曰此章與道常無
名章句皆同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然也
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

而萬物自化矣○吕氏曰身之所擬應接
無心凝神太定莊無爲也侯王者泥丸帝
一守而勿失津化爲液液化爲髓髓化爲
精精化爲元珠元珠化爲金丹此非萬化
之化而何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何氏曰化雖上作下應而欲作將作之機
聖人尤謹之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先時
而躁不後時而縮其機如此聖人亦不認

爲己功吾將由無爲之化還無名之樸鎮
之云者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之意
雖感而遂通之中有寂然不動者在夫所
謂無名之樸道之始也不可得而名也聖
人亦將不欲而況樸散之器非常之名乎

言道尚無心而況非道乎如是則聖人之
心靜矣一心定而萬物服天下其不正乎
○吳氏曰欲謂有心爲之作猶起也言未
能純乎無爲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
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爲
之道矣鎭謂壓定使之不起也無名之樸
謂無爲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
之樸鎭其有心之欲謂以道而自治也既
以此無名之朴鎭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
矣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鎭之

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正天
下而天下將自正○呂氏曰其於已也一
念纔動則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作矣念既
已漏急須反照滅其動心還其純素鎮之
以朴庶可一其性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朴且夫道本無形假樸以爲
言聖人又恐滯迹之流執其朴而爲用憂
其弊之不救以謂使天下之羣實心莫若
虛應天下之羣動心莫若靜惟窒慾以空
其性絕學以虛其心以之修身無自而不

得以之治性無往而不可如此則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李氏曰天地無爲萬物發生聖人無爲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爲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樸鎮之樸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五

[stamp]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霞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霞九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何氏曰莊子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莫知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唐虞始

爲天下興治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心興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章大旨盡在是矣夫上德不德則混茫澹漠也不失德而無德則爲者敗執者失矣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至一自然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所謂始爲天下矣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至仁無親去德猶未遠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

制事則下仁已一等以仁義視道德則所謂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曰不德曰無以爲皆無心無所爲而爲之謂天曰不失德曰有以爲皆有心有所爲而爲之謂人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又下義一等附之以文

禮也於忠信爲薄益之以博智也於道爲華其去性初轉遠矣上禮者盛禮也施厚報宜厚報不敵施爭由是起攘臂引去貌敗禮之人也扔引也字從亻者非○林氏曰爲之而莫之應者强民而民不從之也

扔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強掣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扔之○李氏曰上章云常無爲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爲故合道下德有爲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爲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爲

以禮齊物轉不齊蓋有爲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爲也○淮海秦氏曰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以道爲本以仁義爲用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何氏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歷歷舉此失道而後德以下五句而曰今也以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則云然抑且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雖此數者有上下先後之序而以聖人並用之則何莫非道也昔有通玄者云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爲道得之中者爲仁義得之涼者爲禮智涼而失之者非人也此言最

簡而明也○呂氏曰夫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仁義由出於中爲可尚也至於禮則去性益遠華盛而實虧從事乎繁文末節而不求其本忠信日以衰薄雖施於日用之間外則燦然而其中則無有也順之

則治違之則亂閽不容髮豈非亂之首乎故曰三皇之有道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之有德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之有仁義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此之謂也且世人以智爲鑿從事浮華雖自以爲見而不知至愚自此而始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吳氏曰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而爲仁再降而爲義三降而爲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

以基亂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先知謂智也道猶木之實也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榦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榦枝葉華皆自道中生出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

適以肇愚故曰愚之始也〇李氏曰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何氏曰夫處厚不處薄言其及禮於忠信所以息禮之爭也居實不居華言真智於道也所以救智之弊也故曰見其文者弊其真飾其外者傷其内去彼取此捨澆返朴之道也○吳氏曰結上文處厚不處薄

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其薄其華此謂其厚其實又曰此篇乃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六字以道爲無名以德爲有名自德而爲仁義禮智每降而愈下也故此章之等以道爲一德

爲二仁爲三義爲四禮爲五智爲六也○呂氏曰聖人目擊道存尚其淳厚捨其澆薄安其誠實擿其華綺去彼禮之華末取此道之大體天下治矣譬如己之攝生反其質素敦兮若朴處其厚也行乎無路遊乎無迹遠其薄也出乎無門入乎大方居其實也屬其精神偃其聞見去其華也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何不可之有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何氏曰莊子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
起有一而未形夫以昔之得一者寔於章
首言一之爲道自古以固存也一者道之
所生不曰得道而曰得一者見道之尊其
獨無對爲物不二列子不生者疑獨此言
獨者即一之旨也故曰疑獨其道不可窮
○林氏曰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
象地之所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

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
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
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貞皆
因此道而得之○呂氏曰昔之得一者謂
往古太極既判而天地谷神萬物侯王所
以能清能寧能靈能生能盈能貞者無他
蓋得一氣之妙用也夫一氣者無匹合於
天下也爲大道之子神明之母混元之先
萬化之祖上下匪常古今不二是以聖人
近取諸身天者首之圓象也得之則髮紺

髭黒目碧耳聰百靈清爽矣地者黃庭真
土也得此則覆載萬物滋生百昌安寧不
動神得之咀嚼六氣凝結胎仙然後變化
通靈矣谷得之則腦滿髓實天谷虛盈中
生紫真萬物者六腑五臟九竅百骸是也

得之則七液洞流五內堅固沖和滋潤故
能久視而長生矣侯王乃元神心君也得
之則頓躋聖位形將自正矣此無他皆一
炁之所致也○吳氏曰一者沖虛之德也
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爲一後章所謂道生

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乙又但謂之一此乃自然之道所爲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藴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以者謂以此故能若是也言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之立乎天下之上其所以致之者皆得此一之故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何氏曰清明者爲天不知此一此道以之清無以則晝冥宵光清者將分裂矣寧靜者爲地不知此一此道以之寧無以則山崩川涸寧者將發泄矣靈應者爲神不知此一此道以之靈無以則其神不靈而將消歇矣盈滿者谷不知此一此道以之盈無以則谷不盈而將枯竭矣生生化化者萬物不知此道此一以之生無以則其生不植而將衰滅況侯王以一身處臣民之

上得一且致一而後可以爲天下貞苟非此一此道之有以也則位高者危德二三者凶釁敗之來可不戒哉貞者正也○呂氏曰天者積陽之德表君之象倘無以清則陰陽謬矣紀綱弛絶沖一不運而開裂之兆見矣地者積陰之德表臣之象倘無以寧則剛柔卷折山川崩決沖一不守而發泄之形著矣神者陰陽不測無以靈則禍福生怗祅祥勃興沖一不居而廢歇之時至矣谷者虛以容物倘無以盈則流潤

之失崩夷之憂沖一不盈則枯竭之患作矣萬物有形者也尚無生則堅強枯槁沖一散去則滅亡之期應矣王者貫三才而有萬物儻無以貞而貴高則百官不職四海不歸而覆敗之禍隨之矣且夫人之一身至陽赫赫在乎上自天柱第一椎上京闕之上皆天也其不清則腦髓減齒落目昏形將壞裂矣已之地無以寧則真土乾枯黃芽不生靈津發泄矣已之神無以靈則赤子困悴胎仙蕩散七液不流久而逝

竭矣已之萬物不生則關節無實臟腑虛羸而終於寂滅矣已之侯王恃其高貴則丹元不正性真失常心影既偏將恐蹷仆矣○林氏曰裂分裂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盡

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蹷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蹷之矣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林氏曰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

何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
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
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爲虛而不自有之
喻非乎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此兩
字亦是文之奇處○吳氏曰此章以六句

並言而此以下承上文貴高二字專爲侯
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沖虛之德
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之
孤寡如無夫之寡不穀不善此皆不美之
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以此自謂是以

下賤自處也先云下爲基賤爲本而後但云賤爲本蓋舉一以包二省文也○李氏曰非乎豈不然哉○何氏曰貴本於賤高基於下是以侯王自謂孤寡無助不轂不德亦可反其本而不失其道矣易曰常以一德謙以制禮常德之固謙德之柄是也此道家所謂雌一之道守約施博也

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林氏曰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轝無轝轝字誤也此兩句本譬喻若作轝字下文如玉

如石意不相屬矣○李氏曰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轂輳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不欲如玉如石者貴賤兩忘惟抱一也○何氏曰如數車而裂於名數之異如玉石而偏於

貴賤之質則非一與本之道莊子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以道觀物何貴何賤此也故章末取喻以戒之○柴氏曰輪輻等物皆車中微賤者然非此莫成車盡其名件數之無一名曰車者故曰數車無車石中出

玉不敢貴玉賤石蓋愈久愈不忘初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林氏曰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始成終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〇吳氏曰道之至靜反於道故動道本至無反於道故有是以虛無恍惚之根萬物共本之元圜於出入之機墮於動靜之域皆道之體用也極物之真必守其本

命物之化必守其宗故動而生者不與之俱化則知出者之必入不與之俱徂則知動者之必靜觀物之出必終於反觀物之動必終於靜而天地之心可見矣且春夏則萬物芸芸競作根荄芽甲並發于外然

而有生豈非反於動乎秋冬則萬物去華而就實各斂于內歸吾性宅順而不亂豈非弱而用乎譬之身焉欲修長生要識所生之本欲求不死當明出入之機謂之反還謂之動靜反者返其真元也動者發其

天機也自一陽來復於靜定之中運轉樞要斡旋洊流得七返之旨鎮補三田流通百脉非動則無以復命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道無形無聲非柔不能制剛非弱不能制强故專守雌靜若嬰兒之未孩且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水莫過於氣氣莫過於道道氣神水之所柔弱者通貫金石爍銳磨堅無乎不入故曰弱者道之用○李氏曰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强弱而推言言有無之始也○呂氏曰天下之物有無相生迭出迭入未始有盡非有則不能顯無非無則不能生有萬物生於天地之內是因有而生也天地形於太虛之中是因無而有也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而反復之義大矣哉聖

人深達厥理即水以觀之不觀其流必觀其反流即木以觀之不觀其華必觀其去華則物雖有萬之不同目擊而道存矣然天地爲萬物父母而人爲萬物之最靈已之有者形也已之無者神也胞胎成其形

有生於無也百靈生於身無生於有也故真有不有真無不無達斯旨者自契於真有真無也○何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求其初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天地者萬物之一初先天地生有物混

一成混淪者又天地之一初無有生有無形生形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始自無而散諸有終自有而反諸無則道朴豈終散於器乎彼流蕩而忘反者宜其失於強盛而去道遠矣○李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即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即無名天地之始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氏曰勤而行之者言聞曰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咲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況道乎○何氏曰道者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行勤行士之上也中人求道不宏不篤焉有焉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至於世俗淳薄雖謙下爲懦弱笑虛無爲荒唐然不足發或者之笑亦不足見此道之大以知道者希故也

呂氏曰上士者大資純厚達於妙理聞道則洞然曉悟信而不疑篤志行之惟恐不得故曰勤而行之中士受性中庸可上可下始樂而終厭初勤而後惰聞道則猶豫多疑取捨不決欲進則不能果於力爲欲退則猶有所顧惜故曰若存若亡下士賦性汚濁不達至理聞道則以爲迂闊荒唐不止於不信又且大笑而非之然而不爲下士之所笑者豈足以爲清淨之道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林氏曰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能退則為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能虛而

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
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爲而
不敢爲也建立其德是有爲者爲之於不
敢爲所以能建立也質眞若渝眞實之質
純一而不變而自有若渝變之意此亦足
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雖有
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
鼎之類豈能速成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
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
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

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何氏曰建言有之古之立言之士如下文所云皆為世所訕笑而大道存焉明道若昧大悟同未悟也進道若退大勇同無勇也夷道若類平等同無等也上德若谷實若虛也大

白若辱清若濁也廣德若不足有餘不敢盡也建德若偷建諸天地而如朝夕偷安者質真若渝質如金石而如長久渝變者大方無隅無門無房大器晚成匪雕匪琢大音希聲非律非呂大象無形離色離名

混沌太無非可名狀可謂費而隱矣此皆
極大道之形容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
可測也○呂氏曰夫過欲陽而功欲陰過
陽則能消功陰則能全謗謂之陰德者不
欲人知因物自然興著不顯其能退藏於

窔故曰建德若渝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氏曰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貸者與
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
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

之大成也○何氏曰無名者不可指定而名也故有如上文摸寫不盡者然道雖無名而有實善貸且成貸註韻施也人人咸備物物周普如天施地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何莫非道也莊子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者此也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何氏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凡人物背寒向暖背暗向明背惡向善皆爲負陰抱陽之意抱陽即抱一道之生氣之化也人與天地叅爲三而於物最靈故人也者天付以神地付以精沖和付以氣人貴護氣保精愛神與天地並立所以保養沖和以謙不以盈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林氏曰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

萬物之始自然之理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負抱陰陽之氣以沖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爲和也○呂氏曰道生一氣一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所以道生一者太極未判一氣之渾淪也一生二者謂清濁既分而天地位焉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矣赫赫發乎天肅肅出乎地兩者交通而成和故人倫成焉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負而且抱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煉養家以月爲衆陰之母

日爲衆陽之父所以負抱者常當噏吸天光咀嚼沖氣則天谷虛盈二景纒絡萬神安寧出入元化飛騈玉清○董氏曰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而向暖而沖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沖乎形質爲神所乘之機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何氏曰稱孤稱寡不穀者托於無輔無善之稱此王公畀以自牧之名三名者人之所甚惡而亦人之所以教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固理之常而損中有益益中有損又物之變故聖人爲三才宗主執沖含和寧處人之所惡寧受物之所損安知自下者人不高之自後者人不先之惡未必非美損未必非益也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盈者沖之反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謙與盈相反也○林氏曰人之所惡莫若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比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爲質而其所以生之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爲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何氏曰金背銘强梁者不得其死又繼以好勝者必遇其敵亦以見古之人皆以此爲教而我亦不求異以爲教然且爲教之父者蓋指約而易操也教之父道之母也無他天地物類生皆從一道以沖爲宗○李氏曰人之所教無非爲善我亦如是教之也○吳氏曰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强也以木絶水以木負棟皆曰梁也取其力之

強也不得其死謂不得善終如子路之行行夫子以爲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敎父猶言敎之本父謂尊而無出於上者人之所敎敎以用弱我亦以此敎之強梁而不能弱者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爲敎人第一義故曰敎父○倪氏曰老子言道每譬之母此特曰父者母主於養父主於敎爲人師者必尊嚴如父可也

第四十三章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林氏曰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榮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以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無間也○何氏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老子嘗

以是語關尹知道與氣所以柔也天地之
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其道亦然其
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故至柔
非弱至堅非強如泰山之溜穿石如單極
之綆斷榦亦此類也馳騁者莊子所謂乘

天地馳萬物之意可以執道御有者由至
堅而遡至柔由至柔而遡至元列子體合
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舉此
見無介然之間道其至矣乎然後知無為
之有益無為神歸無動氣泯決本常根入

乎無間默悟之可也○呂氏曰天下至柔莫過於水然猶未免有形者也或似無形而入於有形則氣是矣氣本柔也且氣本柔養之至大至剛人莫能禦以堅禦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糜堅亦不病夫

一己之至柔者道氣是也馳騁乎至堅者謂氣能穿關過節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以有入有捍而不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惟大梵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天地而無外密龍衣秋毫

而無内聖人體之德性是也見道朗徹何往不通所以致治四海謂之神化喻夫至人臻襲氣母引鍊太和神明在躬出入無間淵乎不可測度故曰無有入於無間無爲者居象帝之先處太極之中道之妙用

實寓于此聖人則之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無有不可豈小補哉至人無爲無事而形不勞忘我忘人而精不虧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林氏曰前兩句皆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爲無不爲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

用也○何氏曰何謂不言之教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精誠所感吾何言哉何謂無爲之益如水行用舟山行用欙因高爲田因下爲池簡易之化吾何爲哉此皆專氣

致柔極虛本無以道運化故也故天下希及之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保真懷道而天下自從又誰得而企及之哉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林氏曰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何氏曰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残生傷性均也烈士殉名貪夫殉利以

身殉之雖死不悔曾不知身重於天下況死名死利乎知道者身尚非我有況美名美利皆外物耳不知道者試以名比身世以名爲華身固有名高而身危則名豈不疎於身乎試以財比身世以財爲貨身固有財多而身害則財豈不少於身乎故曰生我名者殺我身益我財者損我神當其無得無失之初如水未波及亡於既失之後無病自灸孰若本無之無事乎孰能自遣於既失之餘乎〇呂氏曰先身而後名

貴身而賤貨是猶未能忘我也夫忘我者
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貨蓋名無實實無名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
疎矣富者苦身疾作競名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然聖人貴以身爲天

下非忘我則不然使天下之人知名之不
足親貨之不足多故伯夷餓死於首陽之
下是殉名也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是殉利
也其於身貨孰多孰寡焉以身殉名世必
謂之君子以身殉利世必謂之小人得之

則悅失之則憂貪得忘失見利忘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雖得雀而珠已亡蓋所亡者重所得者輕也可不哀哉蓋志在乎得而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於失則病又甚於亡者惟齊有無詢得喪而後始無疵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林氏曰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

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此
二句發明下三句○何氏曰多取美名是
謂甚愛名者爲實之賓名大而費心亦大
矣居其奇貨是謂多藏利者治亂之媒利
厚而亡物亦亡矣○吳氏曰愛謂愛名大
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

其愛而愛身反不如愛名必至耗費心神
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
曰大費藏謂藏貨厚亦謂身也以貨比身
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

如重貨必至喪亡身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故曰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林氏曰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惟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何氏曰知足則於名於利已得之中知有分量而此身早退何辱之有知止則於不當得之名與利截然一毫不求而此身能隱何殆之有乃可久也○呂氏曰心足則無求於外

故無辱心止則萬緣俱息故無殆可以長
可以久也○吳氏曰知内分之有定則足
而不貪故不至失舉虧行之辱知外物之
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至損壽隕生之殆
而可長久也○李氏曰名貨得失皆有爲
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林氏曰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

用不敝矣有盈必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李氏曰上章知足不辱故

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爲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餘而爲不足者用之無盡也○吳氏曰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小矣

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爲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林氏曰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二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爲病惟道之清靜一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爲天下正○何氏曰道以清靜爲正亦惟清靜爲大躁勝寒陽極生陰靜勝熱陰極生陽皆極於所偏勝若

夫天清地靜乃天下至正之道無勝無極而可以大且久者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是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illegible]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器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器一

盱江危大有集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呂氏曰夫時之泰也庶民昌四海治兵戈息民多務本戶競田桑糞治田疇雖有良馬無所用之不謂之有道而何時之否也百事疲災異生强暴相凌彼疆我界失其守而爭奪之端起矣戎馬交馳集於戰地

故陰陽自此閉塞品彙自此否閉不謂之無道而何夫一身者一天下也南華經野馬也塵埃也是以馬而喻氣也楊子云氣也者適善惡之馬也蓋氣即道也道即炁也自一炁以生萬物氣之所生萬物柔弱而生氣之所去萬物堅強而死却者反也走者運也運其精氣泝流直上補其腦血糞其根本以養其身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已之天下无道則忘本逐物心動意躁其息自奔上有重樓浩浩而出下有

金匱續續而泄曰以心闘六賊生於郊境矣○何氏曰天下植有道之君則不以兵强天下而以務農重穀為本故却善走之馬而惟糞治其田疇不舍內以事外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糞除皆修治意無道之世戎馬生於郊駉駉牡馬在坰坰之野郊本言畜馬之地彼以是妨農業者則可戒也○按吳氏澄所註本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下有車字言有道之世不相侵伐故善走之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

服糞車而糞田也諸家並無車字惟晦菴
朱子語録有之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
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吳氏本自有理學者
不可不知也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
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氏曰戰爭之事皆自欲心之始欲心既
萌何時而足惟得是務所以爲罪爲禍爲
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爲足則常足矣此
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〇吳氏曰罪

謂愆惡咎禍皆謂災殃而禍重於咎得隴又望蜀此不知足也○李氏曰曰罪曰咎曰禍皆欲心所致故結語云知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何氏曰老子語文子曰精神發於內神氣動於天專言精神可以前知也○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

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吳氏曰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之矣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

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不知其皆備於我者必出至一處而後知此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而知天下哉○林氏曰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雖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

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
所知能幾自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
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何氏曰知人不以忖度而以道知見天不
以揣摩而以道見人即我也我即天也使
必待出戶窺牖則是捨心而外馳也精神
不足知見矣足於道何有易曰無思也無
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不行不見不爲而能知能明能成自然之道也○林氏曰不行而自至不求見而自明不爲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爲用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此義也○吳氏曰不待行處而已

如遍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明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驗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完也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何氏曰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非學自學而道自道也學則開於知見積而後成道則忘其知見本來混成學所以求道博所以反約勤修無爲悟真道成先益而損由有入無既損而損雖無亦無乃合道真此無爲妙境也老子語文子曰所謂無爲非謂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謂

其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過無事此乃無爲而無不爲之事○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以爲學日益言爲學者求其增益爲道者事事減損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忿可懲無慾可窒以至無爲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矣○呂氏曰至人損之又損是非俱泯寂然不動以至於無爲守性之真體道之原與天地合德造化同功然後煉天梵祖

烝飛肘後金精胎閉納息回風混合灌漱
元泉此皆無爲而無不爲也○倪氏曰爲
學日益學貴博也爲道日損道貴約也先
博而後約先益而後損不益則安所取約
徒益而不損則博反惑矣是故學者道之
筌蹄道者學之歸宿也孔子曰多學而識
之學之益也一以貫之道之損也既損之
又加之以損損之至也損之至則無所爲
矣雖无爲則實無所不爲此無爲之所以
貴若止於無爲不能無所不爲則淪於虛

無非所謂道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何氏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雖天下之大吾何容心焉昔聖人之得天下此自然之道也如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皆行乎其所無事若有事於天下是有心也經曰為者敗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無為而天下治此也此古人不以天下易此道而每言取天下之戒者深戒不知道者將以天下為足貴於道也豈知無

爲無事自然之道哉○林氏曰取天下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爲喻其言亦足以戒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吳氏曰無事者無所事即無爲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爲蓋德盛而天下自歸之也若必用志用力而有作爲之事則何足取天下哉○李氏曰苟或妄有作爲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呂氏曰天本無心於物因物見天之心是以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姸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初無他心何常心之有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是以譬諸己焉淵默寂淡能應能定不將不迎和其光同其塵大齊物我而未甞異於物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李氏曰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變不逆民

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
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何氏曰聖
人心若太虛何常之有其常心者天下之
心而已政和註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
能應如鏡對影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
巨細何常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
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呂氏曰夫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善與不善
信與不信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耳故有好

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輔之以上善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者亦因以善待之善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百行無非善而天下莫不服其化德之厚矣故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輔之以大信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之心者亦因以信待之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萬情無非信而百姓確然無不信德之至矣夫至人者是非一致真僞兩忘美亦善之惡亦善之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可亦信之

否亦信之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是也○何氏曰大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未必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未必信此常人之心也未是德善德信事也聖人德與天地參天地無私覆載日月容光必照聖心渾乎以物我爲一也故能善人之不善信人所不信彼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吾一以自然之道待之書曰簡廉脩亦簡其或不修進廉良以率其或不良何善何否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何信何誕有孚顒若下觀而

化此也莊子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此也○林氏曰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别之心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同信不信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閒之心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吾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不信爲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耳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

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呂氏曰聖人體道合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旁礴萬物渾其心而同其塵順其性而同其化未始自爲取舍天下一心渾渾然無所分別無善無惡無信無僞真一不二待之以道故曰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林氏曰惵惵者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

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吕氏曰道生一炁炁炁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炁之聚萬物之出於機者也生變而有死死者炁之散萬物之入於機者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生則復於無生物有死生性無加損蓋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此乃有卒未離乎域中者也

離乎域中者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出生入死出死入生無不可無不可修鍊之士以清陽而無質者爲生炁以濁陰而凝滓者爲死炁人者稟沖和之炁非濁非清而生也入清陽而出陰濁陽純則爲上仙入陰滓

而出清陽陰純則爲下鬼若乃服六氣飡元精吸沆瀣皆天氣感化無形無質故能通神明而壽齊二景此之謂出死入生世之人食穀實嗜五味有形有質盜其真炁散其清陽入其陰滓此之謂出生入死○

吳氏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林氏曰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之也入則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者惟有道者則然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呂氏曰陰陽不離於大道造化不離於五行和合有無而成天地出機而生入機而死順道者寡違道者衆故養生者不妄視不妄聽不妄談不妄履動靜恬然以自滋育者生之徒也趨死者目亂采色耳聽淫聲口美非道足涉邪逕動靜汲溺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且生死之道既分爲二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知進而不知退以及於盡則所謂動之死地生死之道以十有三言之三者各

居其三而不生不死之道在於虛一而已所以不言者欲其自悟也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一二家而已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覓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水火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寓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

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能殺人豈非生
死之徒乎赤蛇纔動靈龜逐行應速於谷
發疾於機豈非動之死地乎故曰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
亦十有三列子指髑髏而言之曰此過樂

乎此過養乎夫燰衣燠室旨酒膏粱服食
金石彼以養之之厚而反傷其生未若灰
心息慮薄滋味養谷神雖若輕生可以長
生也○李氏曰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柔弱
生之徒强大死之徒柔弱者則能懲忿窒

慾強大者爲忿慾所使能懲慾忿則火降室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則聖胎凝矣○林氏曰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動之死地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轍之動乙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發問之辭也生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

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死地也此即外身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之意也〇何氏曰生死之徒各十有三諸家頗各有見皆不過牽合十有三之數而已要知上壽百歲中壽下壽有差與富康寧皆福也此生之徒凶短折疾憂貧弱皆極也此死之徒未說及德與惡而前之二者各受命於天誰能齊之未是患處若愚不肖貪生失理自作不靜以速其死者不但爲死徒且趨死

地患在人耳死地謂動於惡而不好德者
泛論世人如前三者十分中各有其三不
必如前人牽合數目但死之徒已十有三
而之死地又十有三死之分數十居其六
生之徒數僅有三可畏哉若攝生避死德

人十有其一乎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
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
何患是則所患者在死地而不在死徒可
見也○吳氏曰之猶適也趨也生生求以
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延生而

失宜或煉藥衛生而過劑其意正欲趨生而返趨於死地者爲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林氏曰言我蓋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甲兵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

其無心故也莊子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吳氏曰攝猶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爲己有若暫焉管攝之也以虛靜爲裏以柔弱爲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侗然若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亦不能爲害也蓋其沓𡨋消融神氣澹泊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李氏曰無死地者忘其死生

也〇何氏曰虎兕者以獸之猛者言之兕野牛也重千斤一角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夫道之尊德之貴夫莫知命而常自然

何氏曰天覆以道而萬物生物物受炁於天也地載以物而萬物畜物物受質於地也故萬物生者自形自色非待物物而雕琢之陰陽相照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其勢

因成孰能禦之夫形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惟道德在天地高厚悠久不壞不滅易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道爲至尊其獨無對德爲至貴其高無上物雖有萬之不齊孰能如此盖道德超然物勢之上而行乎形氣之内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盈天地之間皆蒙衣被本本元元之所共推非由於諄諄之命非有假於人爲之力其生之畜之一自然也可尊可貴亦一自然也然生畜形成次第雖有道德物勢之分合

而言之一道而已○林氏曰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徇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知命者猶曰莫之爲而爲也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李氏曰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始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于地禀炁中和皆道之

蔭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何氏曰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庶物失之
者死得之者生故道生之畜之有如春道
長之育之有如夏道成之熟之有如秋道
養之覆之有如冬道庚桑子春炁發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此也此道何道也虛無自然之道
能生出萬物於始又能牧藏萬物於終乾

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庚桑子即春生秋成而見大道老子以發生致覆藏爲一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是矣天地無心也雖生全不傷亦不名有雖施爲不辭亦不恃功雖長養不竆亦不爲主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太虛冥冥誰能强名玄德天德也道也○林氏曰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竆皆造化之力也然造化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

主宰之心此所以爲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呂氏曰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原夫道者未始有始也外包乾坤内充宇宙無形無名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得以資生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

爲天下始生育天地長養萬物故爲天下
母而萬物所以成也譬夫一身之天下始
因三元育德九炁結形自非三元所育九
炁所道主莫能生也則爲一身之始母焉故
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炁以爲
百骸之母當知其子子神也既以子爲元
神母爲元炁炁母在則子存母去則子泣以
其炁能生神而神能服炁也丹經謂之君
臣亦云母子古之真人云子母作逢情眷
戀君臣相會喜團欒盖形中子母炁以守

神神以守炁交相戀守混融爲一結就胎仙與天相畢故曰既得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林氏曰天下有始以爲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復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董思靖曰人受炁以生炁爲母神寓於炁

故爲子守母則炁專神安○何氏曰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此章始與母之旨太始有無而已自無適有者爲母如道生一是也自有適有者爲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呂氏曰夫乾坤者易之門戶開闔有常衆卦從而出焉生化之機準的不差而兌者悅也散也蓋耳目諸根色塵之所由著塞

愛悅之視聽則禍福之門閉矣自然而身不勤勞也倘開其愛悅之門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終身危亡不可救也以已論之兊者口也門者目也常緘其口則五炁內固元精不乾常瞑其目則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寂然泰定與道爲一矣叅同契曰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兊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此所謂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者乃開其喜悅之門而勿塞濟其愛欲之事而弗閉物誘於外情動於中氣亡液

漏精神散去其神天關而莫之能救故曰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林氏曰兊者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塞其兊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兊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危殆不可救也○何氏曰門古註指口亦不拘此但有出有入者總謂之門閉其門者冥心大道也外想不入内想不出莊子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是也

蓋塞兊閉門入無滅有於予知毋乃返吾初終其身而用之不勤矣若開兊濟事則一念一動迷惑本來毀無失有如毋誕子扎相萬狀予壯毋衰轉輪無已終其身而難救○李氏曰塞兊閉門内境不出外境不入終身不勤不勞而治也開其兊濟其事内境出外境入終身不救永失真道

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氏曰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爲至明所

主者剛能退而守柔則爲至强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何氏曰凡能大不能小能强不能弱能明不能晦則棄本徇末乎復生子流落忘返其如母何是則自遺其殃矣蓋始者常無之道母者常有之道自無生有自有返無此大常不變之道也又曰用光歸明聖人先

而不耀也察見淵魚者不祥○吕氏曰水
鏡之照物謂之光其光之體謂之明用其
照外之光回光照内復反而歸藏於其内
體之明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
祥此用光於外而遺其身殃者能含光以
混世則不爲身殃矣是謂能掩藏其常光
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吳氏曰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也介

音憂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如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誇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用蓋亦若此誇張取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誇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大道則必專以施爲畏而不敢爲也○李氏曰惟施是畏識法者恐○柴氏曰大道之外行者皆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吳氏曰徑小路也與大道相反畀畀欲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誇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呂氏曰大道亨衢也平易坦然何往不通雖千萬里之遥其行必始於足下聖人慮其太直躊躇興事豈貴其速達而要其近功哉世人利於速達故由捷徑然崎嶇迷惑不知所趣倒行逆施去道愈遠無由上達也鍊養之道夷然如砥甚易知易行一曲之士滯於方隅欲其速得遊於傍門陷於邪徑而不

知也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何氏曰大道平夷本若大路然而捨之入邪徑則迷之甚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吳氏曰此言誇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其宮室之奢靡可知矣田甚蕪倉甚虛謂奪其民時而民不得耕耨竭其民力而民無所蓄積也華其佩服以為飾豐其酒肉以為養私

其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之多以誇張於外者爾夏季商辛是也豈知道者所肯為哉○林氏曰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邪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為宮室臺榭之類也

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虚而且以文彩為服佩帶利劒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强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之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闢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

道故曰非道哉○何氏曰朝甚除此除者脩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又云除道皆修治意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呂氏曰善以道建國者獨立萬物之上終古不易翺翔萬物之表終古不極以是道而立身以是道而建天下守之以中體之以常鎮之以無名之樸而不爲物之遷變福及後世其德彌廣其用彌大不可動搖

也若夫根拔則氣竭青去木矣烝敗則精竭神明去身矣是以至人固蔕深根獨立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綿綿冥冥屹立不可拔善以道抱民者乗天地之正御六烝之辯天下之士定於一心百姓歸附矣脩一已則抱元守一神全精反迴風混合於丹田永無脫離矣故曰善抱者不脫夫善建善抱者豈惟不拔不脫乎亦將德澤流于上下孝慈被于子孫世祚綿遠傳之無窮豈不美哉〇何氏曰莊子名爲建德之

國其民愚而朴故善言建者無加於德則人亦與立而不拔去之矣經曰抱一爲天下式故善於言抱者無出於一則人亦不離心而脫去之矣豈惟在其身將子孫亦嘉賴之承祀悠遠以道觀者故不私爲子孫計而立教垂世非専爲山谷枯槁者言所謂大德必得其禄位名壽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是也○林氏曰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生而不窮亦猶子孫
嗣其家者也此三句皆是比喻以言道雖
有無而實長存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吕氏曰修身之道舉措施設酬酢應變未
嘗不自我而起煉烝養神少私寡欲諸僞
咸盡乃爲真人矣修之於家則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九族和睦積善有餘慶流來世

矣修之於鄉則尊奉耆老教誨愚鄙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之於國則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物充實矣修之於天下則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和於大通比屋可封德施周普矣夫修之家鄉國天下上言其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惟修之身言其德乃真者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本在身末在彼其理備矣○林氏曰修諸身則實而無僞修諸家則積必有餘慶修之鄉則一鄉之所尊

修諸國則其及人愈盛修之天下則及人者愈徧○吳氏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内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内國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内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内修之於家

鄉國天下者言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是人人教之使然我無為而民自化爾○何氏曰内而身與家以此道修之則真積力久且有餘矣外而鄉國天下以此道修之則源深流長且豐且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氏曰卽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卽吾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卽吾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
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李氏曰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己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著則是我之性天不明也○董氏曰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得於語言之外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器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器二

盱江危大有集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林氏曰含德含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何氏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則厚德者大人事也護精保氣執沖合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李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吳氏曰含懷至厚

之德於内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炁至柔能嬰兒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蘇氏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比之者言其體未及於用也○呂氏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

純粹無爲無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如赤子焉赤子者取其始生之色而喻之也又曰上一赤子乃泥丸天帝之名也素抱内蘊眞純不散若嬰兒之未孩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林氏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吳氏曰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鸇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氏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何氏曰含蓄厚德不露于外與物兩無傷閡而物亦無得而傷之○李氏曰赤子之心純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而傷之○呂氏曰至人其神全其道

大透金貫石坐在立亡驅龍伏虎役鬼制
魔毒蟲不敢肆其口尾猛獸無所施其爪
牙攫鳥不能逞其爪距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
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林氏曰赤子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
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朘亦作者
精氣盛也朘赤子之命元也終日雖號而
其嗌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嗌咽喉
也嗄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

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何氏曰峻赤子陰也人之初生筋骨未勞柔軟綽約所握堅固而陰陽作怒非知牝牡之欲以其精氣之盛也而有德者固精固氣固神積至易筋易骨易形者似之嗄聲發也號雖終日而聲不破以其和氣之全也而有德者敬之不喜侮之不怒同乎天和者似之○李氏曰不知有男女之别其峻亦作精氣全也雖作而無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而其聲不變沖和所至也修身以此

純全其本然是謂含德之厚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林氏曰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也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爲殃矣祥祅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何氏曰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何常如之和也是非美惡不藏靈府何明如之常也

人生有涯欲益反損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身莊子曰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又曰過度益也故曰無以生爲者乃賢於貴生如餘食贅行則爲妖爲孽之祥矣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如心使氣則氣反動心爲猛爲隘之强矣○呂氏曰和之爲言以直自養初無趨蹷謬戾之患豈爲自暴而失其常哉既知其和終不失其所守靜一而不變與天地爲常既知常道朝徹見獨無古無今明白四達與

日月參光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然而謂之神者寧不爲生之所累若非理益之必至凶祥故有喪於執迷謂之氣者寧不爲心所使氣血妄作强暴滋甚故溺於邪僻若夫生生之厚妄念不斷弗知常道凶祥至矣專氣至柔攝生之理今反爲心所使役其氣勇暴豈道哉惟知道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林氏曰早已速已之而弗爲也已者止也

○吕氏曰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强者必至於凶且道以柔弱含德爲用今以壯强爲心謂之不道故不道者早亡而已夫人萬物中最靈者有生則有少有少則有壯有壯則有老有老則有死此皆不知道而不能逃於造化之内者也倘能奪天地之機達陰陽還返之妙則形可以不生神可以不化我命在我不屬天地矣如其未達非欲壯不得不壯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吳氏曰常如赤子則不

壯矣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何氏曰善養德者辯之在早素不以事變滑其和故德全而神不虧所以爲含德之厚也不見少壯老之氣有三變者此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林氏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礱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調理之使

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自不眩露此所謂
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何氏曰知
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天也知而言
之所以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本自然
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道者以道深妙故

不言昧道者以道相煩故不知塞其兌者
悅不以道不悅也閉其門者由不以道不
由也挫其銳者破險峻之圭角也解其紛
者離邪見之纏網也和其光者守智如愚
也同其塵者忘機混迹也此六者必以其

道則行真歸身能通其玄德與天爲徒故曰玄同○呂氏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蓋道存乎默貴乎簡默而辯簡而當莊子曰知之者終日言而未嘗言不知者終日言而未嘗知至人知道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倘然而齧缺之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乃真知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至人能塞其兊收視返聽沉默守神胎仙泰定矣能閉乎門退

藏於竅禍患不能入邪氣不得襲矣能挫乎銳則以深為根剛強息矣能解其紛則以約為紀繁亂除矣能和其光則不眩耀能同其塵則不與物競夫如是則復於至幽歸乎至一至幽謂之玄至一謂之同無可無不可矣○李氏曰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林氏曰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言其超出於親踈利害貴賤之外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呂氏曰造道之徼不與陰陽爲用超於形數之外上與造化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無外於物安能親也無求其惡安能踈也無求於用利莫侵也無心於物害莫及也高爵厚祿不足動其心是不以榮爲貴也蒙垢受恥不足移其志是不以汙爲賤也可以存生可以養形所謂道之至高至

極舉天下不可得而及之○吳氏曰我既玄同則不能親踈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父母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邈然如途人而人不認相遠不可得而踈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匹夫而人莫能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貴也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知其然哉以此

吕氏曰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以正教爲治則足以盡爲政之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古之聖人立可久可大之基初非所以用兵爲心也不得已而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爲正以兵爲奇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然無事順物自然何思何慮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以己言之心平志定氣血和暢則外魔不侵自然神宇泰定天光秀發亦猶治國之行其道則邊境寧謐也若乃六賊未除七情未去則吾身之患猶在方其塵念一起業火自焚是不得已之時也强兵不得以不用殺機不得以不發亦猶四夷八蠻交侵中國而六軍之師有不能自已者矣故曰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

事取天下且何以知天人之意哉盖以治國用兵取天下之事而見之也○吳氏曰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之謂管商之徒以正治國者也帝王之治國則以修身齊家爲本而不恃法制禁令以爲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之謂孫吳之徒以奇用兵者也帝王之用兵則以吊民伐罪爲心而不尚權謀詭詐以爲奇故奇者僅可施之於用兵而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之於治國而不可以治天下無事者三皇無

爲之治也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惟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林氏曰以正治國言治國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呂氏曰夫生民之所以貧富壽夭付之自

爾未嘗容心於其間苟禁網繁密民多避忌不敢云為舉措失業日愈貧窮矣故至人之接物以無事為真定以有事為應迹有事無事常在定中若處喧而無惡涉事而無惱此為真定以無事無念為常也且心猶君也烝猶民也多忌則心神不安元烝彫零矣故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夫利器者權也權勢人主之斧斤人臣豈得而用之哉且一人之器天下皆得而用之是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也權既下移則

國家昏亂矣其於已也心不能純一反爲七情六慾之所制神明安得而不昏濁矣故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夫技巧者工妙也人君不能無爲志在淫奢則民爲雕琢服玩金玉奇恠之物苟容取媚投其所欲矣其於已也不能絶物而溺於異服玩好日已滋深則大朴耗散去道遠矣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夫法令者刑教也尅核太至嚴威酷烈而舞文弄法姦究之吏得以滋其惡民不勝其弊小則盜財大則盜

國矣其於已也拘於小法執着傍門外境滋奪心靈攖亂盜我之真賊我之性者紛如也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何氏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言國之多制也山澤各有守關市各有征徵斂無度民人苦病如晏子所對齊侯者觸手犯禁民不堪命豈非忌諱多而彌貧乎忌諱少則安業矣經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民多利器則國家滋昏戀其竊上之機權也故曰工無淫巧其器完而不飾若人多技巧奇

物滋起慮其敗俗之朴素也上無苛令其事任而不擾若網密文峻奸究不勝則流為盜賊之歸者慮其法令之過也然後益知我無為而民自化等語古聖人不我欺也○李氏曰多忌諱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無忌諱則民裕絶權謀則民化薄稅歛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朴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呂氏曰老君為萬教之祖猶舉故聖人云

守之以謙不敢自陳也故有國有民無所
制作未嘗不以無爲爲治則民遂其生庶
俗自化矣夫煉真之士以我爲神以民爲
炁神凝無爲元氣自化爲液液自化爲血
血自化爲筋筋自化爲骨骨自化爲髓髓
自化爲精精自化爲玄珠玄珠自化爲金
丹陰符經所謂萬化生乎身是也故曰我
無爲而民自化節用愛人去華務實未嘗
不以儉嗇爲先則民厚其業家自富已煉
真之士常無欲則息長息長則炁滿於三

田之內故曰我無事而民自富安静不言淡泊自守未嘗不以厚本爲意則民抱天全其俗純正矣夫人神躁動則炁息麄驟神寧謐則百關調暢元氣自正矣故曰我好静而民自正無欲沖虗崇本棄末未嘗不以簡要爲務則民誇企其性自朴矣鍊真之士元神恬寂欲念不生炁鍊真凝成胎結象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何氏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若爲者敗之民反不化矣我好静而民自正若動而失之民反不

正矣我無事而民自富若多爭則多患民反不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朴若多欲則多累民反不朴矣此至治之要道也昔蓋公善治黄老所與曹參言者惟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曹參得其術相齊國九年大治○李氏曰無爲無欲無事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道則道泰時康以此修身則氣固神凝一人正萬人皆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萬事皆正正之義大矣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林氏曰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淳淳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爲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善或爲訞訞或爲善利害

是非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
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訞善其迷葢非
一日矣○李氏曰上章無爲無事使民自
化寛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
上寛裕則民純實上多事則民昏暴悶悶
寛也察察謹也寛則得衆盡法無民禍福
自倚正奇相待善訞相反理之然也可不
戒諸修福不如避禍用正不若閑邪正雖
爲善苟自矜爲奇德則反爲訞正之爲正
斯不正矣善之爲善斯不善矣○吕氏曰

古之人體天之行政教寛大任物自然常
若悶悶故其俗淳朴修真之士抱神溟涬
漠然寛大忘乎視聽無所分别其息深深
淳淳仙道得成矣故曰其政悶悶其民淳
淳後世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察
見淵魚猶以爲未至民之失性莫甚於此
由是動觸禁網彫弊離散風俗日益衰矣
末學初真之士未造道妙真炁不凝役心
運思於事物之中專務苛察崇尚機變以
是而治身則鈌鈌然喘息粗急真元離體

非養生之道也故曰其政察察其民鈌鈌且治亂之首禍福之源自古有之亦由人所召夫禍之藏於福中也福至于極若不能謙抑祗畏而乃妄自驕奢未有不為禍者矣福之隱於禍內也若處患難之中頓改前非內自修省則必反為福矣天地之道有休否日月之運有虧盈此倚伏之數禍福相因莫知紀極也有天下者曾未若守之以清靜任其自然不利貨財不樂壽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何有於

我我造真之士不爲福先不爲禍始物我兼忘豈禍福倚伏之可累乎故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孰知其極陰陽之運生殺係焉動靜之間吉凶倚焉邪之與正善之與訞孰能定之哉正則正道也奇則邪徑也善則善性也訞則異類也本乎一心流而爲四非一炁之正也其正之者必聖人有心正之恢譎詭恠反害于正有心爲正訞祥變異反害乎善善訞奇正迭相用事民性不一處於邪正之間迷惑其所由

來久矣譬諸中下之士有聞道者方且隙然生善之一念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乃惑於見聞一彈指間妄念忽起而正復化爲奇惟善復化爲訞邪莊聖所謂神奇復化臭腐是也聖智難知鬼神莫識況常流乎故人迷妄其來久矣豈獨今哉故曰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何氏曰割害劌傷也方則易割廉則易劌吾以方以廉以身率民使化而遂以此爲害人傷人之事有不爲也肆逞耀眩也直則易肆光則易耀吾以直以光以道示民使化而遂以此爲自逞自眩之事有不爲也廉而不劌古全句見聘義經注甚明改劌作穢者非是莊子廉劌雕琢字義相近

董氏曰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劌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劌肆布列也大直若屈而不肆光而不耀者復歸其明也此四

者皆悶悶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爲而方廉直光之用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劌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呂氏曰聖人之治無爲無事省財節用則倉廩充實民康俗阜然後保精愛神齊心潔己以昭祀上帝則人神皆和矣且夫聰明睿智動靜思慮是其心內受用者屈伸

俯仰貌像聲色是吾身外受用者兩者交通脗然契合要在各得其宜此嗇之爲義也修諸內者以修身爲治人自己之人也以養元爲事天事自己之天也天則腦宮是矣純陽赫赫在乎上九天之上無陰

也自玉京闕之上皆天也嗇者保愛也愛視則養神愛聽則養虛愛言則養氣愛息則養和愛腦則養血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何氏曰有國者處天人之際凡所以上事天下治人多求之外而不求之身太

史公以道為六家首專取其精神專一謂之大道其曰動合無形則與天符合者此精神也曰贍足萬物則使民贍給者亦此精神也又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精神離則死

故聖人重之夫重之即嗇之之說嗇者吝惜之至也聖人守內不守外夫曰節曰愛曰守皆嗇之意也不嗇口則多言損氣五味厲爽不嗇耳目則五聲亂耳五色亂目如曰快其情者疲其神其嗇也哉嗇精嗇

氣嗇神此道上可賓九清下可福羣生○吳氏曰嗇也者留形惜氣之要術也○李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歛以身言之也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絶視聽存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

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呂氏曰且嗇者愛育精神勤儉有常如性

無易如德不遷省費儲用自足儉嗇而智
恬交養情不外蕩性自內復若夫愛其形
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精神腦血不致耗
散早得復本還元故曰夫惟嗇是謂早復
夫節儉理民愛嗇其神以上心德之一也

服從于道積而彌新人皆和悅德之二也
有一有二德之重也修之內者早能嗇復
則氣柔和萬神安暢復我本來不隨物轉
深矣遠矣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然重積
者克己復禮修道以仁未嘗眩鬻天人信

順無一物敢違是以四方向慕無不克服
矣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而無不克者萬
物歸化道德無窮何往不通內鍊之士大
德有容以其不爭奚往不克至一不逆真
常不變參萬歲而不老豈知其極故曰無

不克則莫知其極夫其極之莫知後其身
而身先天下樂推而不厭被堯之仁樂堯
之化其國可保而有餘裕矣內鍊之士體
道之無窮毓德之無極國可以有者喻乎
身可以存也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何氏曰重積德則積水成海積氣成神也無不克則應物變化無所不宜也莫知其極乃合大道混混溟溟也爲國者果能此道亦可以有其國而久安矣○林氏曰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而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

呂氏曰始也修性以反德今也積德而入道爲有國之母也則可以茂養百姓福祚

社稷亘萬古之長久矣喻之於身有國之
母者氣也形爲受氣之本氣是有形之根
氣因神識而生形乃因氣而立故伏羲得
之以襲氣母葢神是氣之子而氣是神之
母也形不得氣無因而成氣不治形將何

爲主氣散則身謝氣在則身存且久也故
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積德之君治人事
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爲固蔕於清靜
社稷綿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
久視已之根者腦也蔕者臍也深根運元

氣以補腦也仙諺云欲得不老還精補腦然後塞樞機閉欲戶藏元精於杳冥之府結胎息於丹元之宮上赤下黑左青右白中央黃暈之間乃黃庭結寶之處正當臍間是謂固蔕也今欲修長生當先固蔕呼吸太和返神服氣胎息綿綿伏往臍間長生與天地爲常久視與日月參光矣仙諺曰欲得長生先須久視久視者內視也○林氏曰此章以治國喻養生也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蔕可以長生可以

久視也○蘇氏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内則根深蔕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内外之異而莫若嗇一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吕氏曰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民亂烹小鮮者不可擾擾則魚爛故善治國者若烹膚寸之魚調其水火使之自熟則魚可全

若乃擾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釜矣善
治民者和其政教使其自得其民自安若
乃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於國矣是以治
道貴清靜國以民為本身以氣為本愛民
治國則國昌愛氣治身則身久故設此喻

愛民惜氣之法如烹小鮮不可攪擾動則
耗廢矣○李氏曰以正治國其政悶悶治
人事天皆治國之義小鮮者細小之魚也
譬以烹鮮撓之則糜言平治天下撓之則
亂也○林氏曰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國

者擾之則亂淸靜無爲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呂氏曰聖人神明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以無爲之道治之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沖和鬼神咸服於明德鬼旣安於幽趣不敢出其靈響現其神變矣以道治一身之天下者智恬交養神宇泰定天光内發祅氣淪滅邪鬼豈敢現其神變哉○吳氏曰莅臨也鬼謂天地之氣神

靈性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莅臨天下者簡靜而治不擾動以傷害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其鬼不為靈性以興災也○何氏曰夫以道莅天下

神民安之莊子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則人安其性命之情莫之為而常自然萬物莫能為之害也○河上公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現其精神以犯人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呂氏曰非其鬼無神變靈響蓋聖人守其常位宜其幽贊天地之大美戢助協順惟福是宜非特鬼不敢神神亦不敢妄肆妖禍傷吾之民矣且有道之士非其鬼無神變以其不能傷犯自然之人也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既安於正直非不傷害於民以其服聖人之明德自處幽暗而不敢示其恠變爾聖人憫一夫之失所

未甞不思所以救之之力父臨子肓雖紬繹怲懞保惜之不暇何傷之有踰於人得道自然非獨神明不敢犯聖人亦不傷之也聖人方且尊道貴德豈傷於有道之民哉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吴氏曰鬼之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也雖能靈怪而不為妖災以傷害人也又謂鬼之靈怪所以不傷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而不傷天地之氣故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

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河上公
其鬼非無精神也不能傷自然之人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呂氏曰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
性命鬼得全至神兩者交悅無所傷焉遂
至天清地寧陰陽調泰年穀常豐物無札
傷國無疵癘鬼無靈響其德交歸之矣○
林氏曰幽則爲陰陽明則爲聖治此兩者
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其自
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

不相侵越故曰交歸焉不相傷不相侵也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莅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河上公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何氏曰古之人在混茫

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當是時陰陽知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是之謂至一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也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林氏曰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

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地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爲道故曰以靜爲下○吕氏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百川朝宗亦猶大國能自下無不包容則民交趨而會之矣傳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此之謂與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忘其身則百骸理虛其心則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可謂大國矣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至於萬物之精華交而會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者初不容心於勝惟其靜是以常勝以勝為下故天下之交歸焉牝靜牡動柔靜剛動也剛為柔所制動為靜所伏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此實用謙下之德有國有民故無往而不克也取之一已也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知雄守雌專氣致柔以陰鍊陽為神機妙

用也故牝常以靜勝焉靜則群動趨也下
則衆齊赴之此修真之要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林氏曰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
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吕氏曰以大事

小唯仁者能之以小事大唯智者能之以
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知天命畏天者保其身○吳氏
曰大國本在小國之上者不恃其尊而謙

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素在大國之下者甘處於卑而俯仰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樂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見容也○何氏曰大國以下小國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之類○李氏曰上以下下下以下順上上遜下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林氏曰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小國之意不過欲鑴刺入求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各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爲宜矣黄茂林解云此一章全是借物以明道此語最的當○吳氏曰大國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

小者素在人下不患其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故專言大者宜爲下○呂氏曰大國以下小國者不過欲兼幷畜聚小國之衆爲其君長爾小國以下大國者不過盡禮以敬事大國資爲援助爾然小大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撓安其居樂其俗而小國柔服理之常也大國謙下故宜曲而下全之使可小可大所以致天下之交也○何氏曰此章首言大國者下流末言大者宜爲下中間雖合大國小

國並言而先後惟主於大國而言者小者
易爲下此不待教大者易以盈難爲下雖
教未必行故再三言之與易同道也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寳不善人之所保

何氏曰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
動大道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
芒不可爲内此所謂物之奧也如屋之堂
奧非造次所得見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
故此章先曰寳後曰貴也道不遠人人自

遠道雖有善不善之判而不善人之所保
亦隱然藉此道以爲安也○吳氏曰萬物
之奧謂萬物之尊貴者奧室西南隅也尊
者所居故奧爲貴道之尊貴猶奧也寶謂
善人所重善人向道而進修則可以取重
於人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向道而改悔
亦可自保其身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
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

李氏曰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
加人足以出衆也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
棄之有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教
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璧駟馬不足
爲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
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
人故無棄人○柴氏曰道味有益如寶入
市故曰美言可以市德重無不服故曰尊
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教以化

之何敢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所以輔行
此道也○吳氏曰善人以道而取重於人
者其嘉言可愛如美物可鬻於市其卓行
可宗可以高出衆人之上不善人以道自
保其身者畏威寡罪身獲全安是此不善

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拱璧合拱之璧駟
馬一乘之馬拱璧駟馬爲至貴然未足爲
貴也不如進此道之爲尤貴拱璧駟馬之
貴不如此道也故萬物貴之而以爲與也
○何氏曰不以寶玉車馬爲榮而以坐進

此道爲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林氏曰且古之以此道爲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也不曰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爲可貴故曰故爲天下貴○何氏曰無一夫不獲所欲與聚所求皆得君子樂得其道

而上於善小人樂得其欲而恥爲不善雖有不善者亦莫不回心向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此有道之士獲大用於世而亦以見斯道之功用貴而益貴也謂之古之貴此道者匪今斯今振古如斯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呂氏曰聖人爲無所爲而任物性之自爲則無爲而無不爲心肴常動哉事無所事而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而無不事身肴

常勞哉味求無所味而隨物氣之本味物物本
味則無味而無不味口有常嗜哉心不動
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精神不虧口不嗜
則靈液不竭至人爲於鍊養而不爲妄作
事於修真而不事於塵務味於道德而不
味於腥羶故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林氏曰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
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
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李
氏曰爲無爲發上章萬物之奧爲無爲無

所不為事無事事事有咸味無味其味幽
長此三者道之奥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
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呂氏曰涉乎有形則有小大係乎有形則
有多少物量無窮原其有用應而不藏付
之素定可以大則大可以小則小可以多
則多可以少則少萬有不同俱歸于一
皆以道御之報之以德人無重惡何怨之
有至人其道甚大其朴甚小其用雖多其

要甚少大小含太虛於方寸多少總萬有
於一真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為一矣所
怨哉故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夫是非美
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始於易終成難
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於始易之時

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
必大矣故艱難之事必啓於容易欲令於
容易之時而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細微
欲令於細微之時而去之已之難事者脩
仙也已之大事者行道也莫難於修真苟

如易以圖之其志固心堅何難之有莫大於行道苟如細事以爲之爲之不蹔積細而漸至於大矣○林氏曰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劉氏曰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也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

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君報之以德為善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呂氏曰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久可大之甚聖人懷抱道德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終不為大方寸之中真性之内無不無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李氏曰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為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

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林氏曰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呂氏曰輕諾者不誠信也妄應之必為虛誕矣多易每事忽略也妄為之必為難矣夫以聖人之材尚難於細易輕諾至於每事不敢輕易其於道則勤而行之終亦無難矣輕諾之後其信必寡多易之後其難

必多故謂先難而後獲者難易相成也○
李氏曰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
是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
之難凡事不輕易故終無難○林氏曰輕
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
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
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
之心視之故如此斡轉曰易非輕易也聖
人猶以難心處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
此意盖謂前言易者無爲無事而易行也

非以輕易為易也○何氏曰口惠而實不至災必及其身輕諾者信亦輕也言之得無訒易易者多則難亦多也聖人處無為之事沖淡無之味已深入無形之道而有無相生細大難易相成隨物而形皆道也雖

物物而不物於物又能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乃見聖人之心非有亦非無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盱江危大有集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呂氏曰古之君天下者治必有亂對安必有危對當其國家安靜則易爲維持及其傾危則難於守禦故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芽蘖未堅則其脆易破悔吝未著則幾微易散取之已也少壯身安

之時易於行持見功猶速蓋疾病未兆其修鍊則易謀而易成曁乎嗜慾過多神衰精損疾病一作便逐逝波儻保養得宜神氣沖和或染微痾亦易治也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且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爲謀也若預爲之防則未然之禍何由而萌者先爲之計則未形之患何緣而起是以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況禍福本相倚伏自其胎基之未兆而慮之禍可轉而爲福任其

已然忽之福可移而為禍不可救藥矣故治身調心之道盡亦預防其情慾和適其神氣而使之不亂也○李氏曰按上章之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謀始修真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感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絶苟治事於已亂遠禍於已萌不亦難乎○林氏曰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見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

於未亂之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呂氏曰患不預防惡不杜漸其由植木乎
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甚易爲力矣及

其合抱青青百尋烏可伐哉又若築臺焉
起土於一畚可蹴而起之又何難哉及其
九層也聳百尺之勢烏可毀哉又若遠行
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長涉渺
渺烏可還哉故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李氏曰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堅氷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林氏曰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呂氏曰有為於以分別則敗其自然有執於欲利則失其精神未若安其所安守其所守則治而不知其治為而不見其為矣聖人察夫事之所敗起於有為不為則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有所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治身有為則形勞神役心靈疲薾有執則偏滯方隅不離衆有去道遠矣曾未嘗無為無執天真純粹故亘萬劫而無敗無象可執何失之有○何氏曰聖人作事謀始善始善終曾不敢輕於有為執其所見

蓋懷微妙抱朴質不敢趨天下之爭心循理而舉事吾何爲因時而立功吾何執名各自命事由自然吾何敗何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呂氏曰世人雖務於善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皆初勤而後惰始樂而終厭幾於成而復敗之良由抱一不固則胎真不凝丹液漏泄故乃曰烝亡液漏非已形若夫至人則用志不分始終如一萬神自正孰能

敗之○何氏曰凡民好爲者以因循爲無能好執者以通變爲無守所以事敗於垂成此言不能慎終如始而爲有初鮮終之戒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呂氏曰至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則難得之貨又奚貴之有非無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爲心凡衆人之所過吾得以復之故曰是以聖人欲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
過以至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
焉道可以爲親德可以爲友以道德輔佐
其體觸事莫非自然而然曷敢有所爲也
○吴氏曰聖人之欲以不欲爲欲聖人之
學以不學爲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
重之是不欲其所可欲也故曰欲不欲衆
人之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之而
不顧者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衆人之所
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學者蓋以

萬物之理無爲而自然故吾亦無爲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以輪輻相依附而爲一也○何氏曰此章先言爲之於未有中言爲者敗之末又言不敢爲然則爲者是乎不爲者是乎皆是也豈不曰爲無爲則無不治○林氏曰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返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

敢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呂氏曰古之時善爲治化民者以道集虛以性開天正心誠意欲導斯民於朴質之地盛德容貌終日如愚使民終身由之而莫之所以然善以道自治者非顯彰其光耀以眩惑於世俗同乎無知抱朴而已○吳氏曰上古無爲而治其民淳朴而無知

後世有爲而治其民澆偽而有之是以難治也○林氏曰聰明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巧多則民愈難治

故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也○李氏曰將以愚之者謂其政悶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者謂其政察察故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

林氏曰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蓋上下
相尋皆以智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
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
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
可爲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以謂之玄
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大順即
自然也○呂氏曰夫弓弩畢弋之智多則
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罟之智多則魚亂於
水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
多則俗惑於辯矣夫上以智御下則下以

智應上故上下殽亂奸臣賊子侵權怙勢何所不有此不謂之以智治國而何且古之有國者結繩畫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不治而自治所以開人之天曾未若開天之天此不謂不以智治國而何若治身而以智自役則神明不安烏得不盜其真氣爭生而不以智為者謂之以智養恬也智與恬交相養則百神平泰萬氣皆融非忘形抱道者孰能此乎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用智者蠹政害

民不用智者善政養民兩者楷模而法式
之也既知楷式而不用其智致斯民於富
壽循天之理與天同德矣故曰知此兩者
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夫玄德者深
不可測遠不可窺至幽至微不可察也然
觀其用似與物違反究其理則與物同歸
入于自然之境而無所逆也至人者與世
俗萬事相反而復乎素朴同於大通大通
則無碍矣故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何氏曰聖人不以智治

智與天下相尋於機巧法術之中而以愚
治智挽之歸簡易平直之道有由也哉故
曰上誠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
其然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
於上矣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

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智多則
人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
自三代以下是矣以智治國則賊夫民不
以智治國乃福夫民知此兩者亦楷式乃
有國者之良法常守此良法則德玄且深

且遠矣故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多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矣與物反者彼以其智我以其玄彼以其賊我以其福相反而不相入也正言若反乃至大順順之至也豈在用私用智與物相靡相刃而莫之能止也○李氏曰無爲寛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爲謹嚴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爲清靜治國使夫

知者不敢爲也雖與物相反反貫自然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能爲百谷王

呂氏曰江海之至下而百谷者謙卑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爲求而百川自然來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也大矣人身以臍間下丹田爲氣海乃五臟六腑生氣之本一萬三

千五百息之源十二經脉之祖人能謹守下丹田氣海守之不間則百關之氣自然朝之○何氏曰江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有王百谷氣象然非强爲大也水無分於東西而分於上下也海居下則百谷斯朝宗矣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此道何道也聖王知雄守雌也○林氏曰百谷之水皆歸之於江海江海爲百谷王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之意

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樂推而不厭

呂氏曰聖人能體謙下之道將欲處人之上故必先以其言下於人者知滿之必招損也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日崇大寶彌固自然爲物所推而居於上矣將欲首出庶物必先身謙言遜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爲物所推而處於先矣故曰是以聖人欲上

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故能處人之上而不以爲重其從之也輕處物之前而不以爲害其利之也衆不重故不輕不利故不害利害輕重付之自爾其何容心哉故天下共黄老清静之化而無厭

者以其謙卑之德所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上學之士天下自然欽敬上於人先於人謙光而尊德之所致何厭之有○何氏曰聖人心如太虚道如天地以柔静待天下又何欲焉欲上人欲先人示人以可則

可效順人情而言之也聖人何心哉人皆
取福己獨曲全故處民之上而彼不以為
重而壓己自下者人高之也人皆取實己
獨取虛故處民之前而彼不以為害而傷
身自後者人先之也托小包大志弱事强
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常情所惡而忌者
變為樂推無復厭斁○吳氏曰以言下之
謂卑屈其言而不尊高以身後之謂退却
其身而不前進然此皆聖人謙讓之盛德
非有心於欲上人欲先人讀者不以辭害

意可也○林氏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而
後爲此也其意葢謂雖聖人欲處人上人
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呂氏曰聖人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心形
既定物孰可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
謂也夫至人者忘其耳目遺其肝膽消殞
萬緣泯絶身世和以天倪與物委蛇而天
下孰與爭乎○何氏曰人心天理可以道

感不可以力爭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所守者約而服從者衆理也老子嘗語文子曰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貴人欲畀人者先自畀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呂氏曰夫道曠然無形無名充徧萬物雖有而若無其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肖似於物道亦物爾而何足大哉

○董氏曰若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爲大也○何氏曰聖人以玄德自持不欲見貴於世宜其天下亦以爲博大無所肖似夫惟大則混混冥冥人不可得而名如有所肖似則細行之人爾肖似也○林氏曰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吕氏曰人能抱道持身有如持寶固當愛

護持守而不失也所履踐者有三體仁博
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
也不爲事始和而不倡不敢先也至人保
持三寶者廣度衆苦衣被萬物慈之至也
儉梘聽則神不蕩儉言語則氣不耗儉嗜

慾則心不摇此養生之至寶也能後其身
謙先自隆故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何氏曰
聖人不以珠玉爲寶而所寶惟道何道也
慈儉後三者之道也匹夫撫𦂳疾梘是則

好勇者細人自逞之氣而我以慈爲寶小器塞門反坫是則好廣者細人自侈之見而我以儉爲寶也名利都府衆人所馳是則好先者細人自矜伐以爲能而我以不先爲寶○吳氏曰持謂守之而不失慈謂柔弱哀憫而不剛强儉謂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敢爲天下先謂謙讓退却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

美

呂氏曰知謙和柔弱能勝剛強順化有情曰慈遂可以言勇知節儉爲可貴用之不可既曰儉遂可以言廣知先人後已可以克己復禮惟仁是與遂可爲器用之長夫剛強則易挫慈柔則不可敵慈也者不剛而勇儉愛精氣神明不勞而我道彌廣未嘗先人故樂推不厭遂成法器之主故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世俗則不然捨棄慈仁將爲勇

義費氣輕生不能保嗇節用崇奢尚侈傷
財害民反招匱乏無謙退之心有剛强之
志好處物先耻居人後皆非長生大道之
術乃喪身之具爾故曰今捨慈且勇捨儉
且廣捨後且先死矣○林氏曰器形也成

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
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
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
也故曰死矣○吳氏曰舍謂不用不用慈
儉退後之實而剛强以為勇侈肆以為廣

銳進以求爲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呂氏曰且慈兵入於敵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踐積聚不焚屋室則人人悅之何必陳兵以戰野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守固哉故天道福善禍淫善人自天祐之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爲之衞矣至人能守慈

勇以戰世世緣則萬邪不能入千魔不敢干其道曰固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林氏曰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爲搆日與心鬭也守猶莊子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爲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吴氏曰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爲三寶之首故此以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

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則人不忍敵是能勝也以慈而守則人不忍攻是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之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救助之而不令其敗早潰天之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救護之也○李氏曰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真勇也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

用人者爲之下

何氏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王備禮以聘之覲形懦夫也宣王曰爾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斷秋蟬之翼王曰吾之力能裂犀角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汝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曰善哉王之問也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其未嘗用其力故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彰臣之能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

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爲下者不武縣事見矣莊子市南儀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不怒者善戰不爭者善勝也韓信解廣武君之縛東向師事之問燕齊之策此善用人者爲下也古之善爲士者不怒而威於斧鉞不戰而屈人兵則有道存故有人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吳氏曰古者車戰爲士謂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執矛中御車掌

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
將戰必激發其勇與所敵爭雄而取勝慈
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
武戰不欲其奮怒勝敵不待與之較力兵
刃不施彼將自屈古之智能○林氏曰四
者之善皆不爭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

何氏曰不爭之德仁不以勇也用人之力
羣策羣力也配天古之極天道不爭而

善勝自古以固存道合其極○林氏曰以其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李氏曰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修身則形存而壽永也○紫氏曰惟善則合上古立極之道故曰配天古之極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何氏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者是所謂應
兵也故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無
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
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
憤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
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老子嘗
以語文子今言不敢爲主而爲客者主先
而客應之非得已不敢進寸而退尺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慎之至也而非怯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也○呂氏曰古之有言兵畧者必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也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且聖人之兵沉機密用雖有敵至我則坐觀其變隨變而應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動若輕動者所謂輕敵

也大抵有意於爭爭之未必勝無意於爭爭之未必負機謀進止其亦有待焉至人應世一視一聽一語一笑萬緣交接皆謂之魔也戰勝之決不敢爲主之先倡儼然若客常居靜定之中精神不亂進寸則有

敵退尺則無爭故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以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何氏曰兵之常勢行有行陣攘有手臂扔有對敵執有兵徒而乃一無有焉如無手

行拳又如挽席上過師不戰而屈人兵之意所以然者重而不輕也扔引也如攘臂而扔之扔扔古本並從才音同有揮敵意

河上公曰彼遂不正為天下賊雖欲行誅之不成行列也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

雖欲扔引之若無敵可扔也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可持也○林氏曰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扔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也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王弼本仍作扔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何氏曰勿曰何害其患甚大此輕敵之戒禍之大者聖人以慈爲寶而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今對敵而輕用其鋒以求勝於天

下則是先自喪其道之寶矣故兩兵相遇哀矜者勝故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以慈戰則勝一言而三軍如挾纊吮疽而士卒父子爭死夫誰與敵此章言兵不可輕用而不用為之大用有出于兵之外○吳氏曰行三軍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致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以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而天人助之勝也○蘇氏

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憫殺傷之心哀心見而有天人助順之勝矣○林氏曰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何氏曰道者何清靜是也簡易爲上耳道本清也人自濁之道本靜也人自動之道本簡也人自繁之道本易也人自難之玄聖所言以我觀甚易知易行以人觀乃不

能知不能行術豈異哉蓋亦反其本矣且言剛强則難言柔弱豈不易言華飾則難言朴素豈不易而惟其易知反成不知惟其易行反成不行爲其太近也列子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知道之言也○李氏曰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間有信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呉氏曰老子之言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世降俗末天下之

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故莫有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何氏曰老子兩語文子以言有宗事有君而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曰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此也秉要執本則得所以知所以行所以易也無他泛知則難寡者衆宗於此而知斯易矣泛行則難靜爲躁君於此而行斯易矣然知道之說有三

甚易者近也莫能知者味也而惟無知者
忘也故道由易知而至於無知聖人事也
吾超然不識不知之境又誰得而測識之
關尹子能忘道乃能有道又曰有人問於
我我尚不知我將何爲我所此無言無事
内知而抱玄也吾尚不自知宜其人之不
吾知人之得以知其道亦何貴哉故得道
畏人知又先畏自知人已兩忘云爲俱泯
至貴者道大音希聲豈在求知哉而難易
之知又不足言矣○林氏曰衆言之中必

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何氏曰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由是觀之聖人譬如被者褐懷者玉外不自貴而中有至貴者存褐毛布賤者之服故云褐寬博○呂氏曰聖人無名至人無已神人無光雖衣弊履穿裳以養正心

如玉石積蓄至寳韜藏光耀未嘗顯露黙養道胎故曰是以聖人被褐懐玉○林氏曰聖人之道足於内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懐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林氏曰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爲病則無此病矣聖人

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爲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字最奇○李氏曰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爲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爲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爲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瘥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吕氏曰至哉妙道沖默淵奧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可得而測度不可得而擬議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聖人稟氣

沖粹天性高明内懷真知萬事自悟始能
無知不以自矜是謂真知真識乃知不知
不識者也耳世之人不知至道之精而知
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
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駭内多機智徒事
誇大而實不知道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
質以博溺心而强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
之病也至士達道明真得之固窮鉗口結
舌保而祕藏不敢宣泄常若不知而況不
知其道而乃肆高雄之辯辯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也○何氏曰莊子聞以有
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故深知而
不自以為知於道為上知於不可知之中
強自以為能知於學為病莊子太清問乎
無窮曰子知道乎曰吾不知也又問無為
曰吾知道問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太清知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大畏至矣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可不畏小害不畏小害大害至矣○吕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人能體常盡變以全性命之理則內真赫然充塞于外思慮憂愁無自而入衆之所畏不可不畏世愚不知天命樂高好大負威任勢矜尚賢能南華經大愚者終身不靈大惑者終身不解勿謂小惡無傷遂闖畧而不知悔苟積累之久人威將不能加天威必至○何氏曰昔人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

如流民之下也見恠思威民之中也是則人心最不可無所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大人者君父之嚴及大德之人固可畏不可狎聖人所言犯其告戒必不免其有身固可畏不可侮而三畏之中又以畏天命爲先天命者乃天所付與萬物當然之理畏之一念一動一言天地鬼神臨之罔敢玩易道者萬物共由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能者取福敗者取禍故君子畏義小人畏刑皆畏天也不比威之畏則威有大於此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荷校滅耳凶豈非不畏威而來大威我○林氏曰不畏刑者常遭刑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寛柔不當急狹人所以生者爲有精神着忽其道好其色是

謂伐本猒神夫惟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
滌垢澹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何
氏曰人與道居則能居天下之廣居故欲
無狹所自居不則室無空虛婦姑勃磎矣
人以道生則能生天地之所生故欲無厭
所自生否則心無天遊六鑿相攘矣夫惟
樂道而內不自厭則上不見厭於天下不
見厭於人是以皆不厭也○林氏曰居廣
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
居自厭其所生不能安於退而務於進不

能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
者戒飭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
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董氏曰狹隘
也厭棄也无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
之廣居則與太虛同體矣生者氣之聚合
太乙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
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
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
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
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

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棄之心所以體無非强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非下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甞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自知者自知已之得失不自見者不自顯露德美於外藏之於内也自愛

者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者不自貴高榮名於世也去彼者去彼自見自貴也取此者取此自知自愛也○何氏曰聖人自知則是非美惡不敢昧而自見則自是之心生矣自愛則安危去就不敢輕而自貴則自驕之氣動矣此乃畏不畏之所以分一彼一此何去何取可不知所擇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器四

盱江　危大有　集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林氏曰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

知其故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道爲難能也○何氏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勇於敢則殺之戒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勇於不敢則活之道也爲此說者言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也然此二者或利或害爲善得吉故多其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爲惡未始不及於凶其幸免者亦時有焉由前之說吉凶之於善惡猶影響也由後之說禍福之來似不在我常人之慮遂以天道好惡有不可知其故有

不可知其事有不可信者聖人畏天命修
身以俟曾不敢以常人之見而輕用其心
也惟知天之不假易而其難其慎又豈無
其故哉○李氏曰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
人不畏公法敢以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

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
不敢者義理之勇也天之所惡造化不容
也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知
者不敢輕示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

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林氏曰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何氏曰天雖剛德猶不于時此不爭也而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乃勝之善者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感必有應應復為感乃應者不召而自來如日月寒暑之往來天高日鑒於陟降誰其召之繟然而善謀古韻繟緩也寬也於義為長如作默然則與不言之意重如作坦然則與不爭之

意復天道雖似悠緩而其巧於報應无甚於人之機謀則似有神其筭者繟然寛緩如書云須暇之意故天網恢恢乎有容雖不容亦不漏也○河上公曰繟寛也天之網羅恢恢甚大雖曰疎遠而察人之善惡無有所失○董氏曰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之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

爲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林氏曰此章言人之分别善惡自爲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常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竒衺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爲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令竒衺者未嘗不殺而民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吳氏曰竒不正也使民常有畏死之心而竒衺爲惡之人吾得以執而殺之則人人知

畏孰敢爲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爲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爲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懼上之人柰何欲以死懼之而輕易殺人乎○河上公曰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民而先刑罰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林氏曰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爲國而切切於

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者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容無心可也○吳氏曰不以殺人懼其民則爲惡之人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也惟天能殺人惟大匠能斲木人而欲代天殺人猶非匠而欲代匠斲木也代匠者其手必多有傷以譬代殺者其身必有害也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氏曰

夫刑威雖一人之權而非一己之所得私
常有司其刑殺者人主政不欲以己代之
孰爲司殺之司上有司於冥冥之中者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下有司於昭昭之
中者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是也人主

中持其柄折民惟刑有不得已者則奉天
憲付有司以示平民之治曰百姓自有罪
爾自有罪予一人何心焉殺人者天也士
也非我也人誰得而怨其上者此而不行
乃拂天之理倚官之刑認作威爲己事是

猶大匠宜斲彼袖手傍觀而吾血指汗顔以代之豈不傷哉人主以天人之心爲心欲善而民善美焉用殺有君如此則天下遷善遠罪皆樂其生而重其死道逆和氣之大者此聖人言外之意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林氏曰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爲言爲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則

民愈饑上好智則民愈難治○吳氏曰食
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
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貧而饑矣上
有爲而以智術御其下則下以奸詐欺其
上而難治也○呂氏曰民者國之本也八
政以食爲先食之爲論以鄙而司農以爲
大計其如此用在於民稍失其宜爲害亦
大聖人授之田勸督百官使不違其時征
輸有制使不傷其力蹠爲九一之法定爲
什一之賦務從其輕耳倘或違民之時奪

民之力以非常之求供無厭之欲民困其稅歛之重薾爾疲瘵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盜賊貧窮變詐百出姦生於國人莫之知矣身以氣為民氣足則神全今言其饑是氣之不滿也是其不能忘言塞慾故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古之民安居樂俗耕而足食織而足衣孰云難治乎若上以有為有欲有事網密令苛政煩信弛故擾其民而民不勝其擾故難治也譬之已也氣之難清而易濁息之易麄而難

柔況有爲而擾之乎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

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林氏曰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奉其身飲食太多而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其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貴猶勝也○吳氏曰輕易也生生之厚謂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

也貴生謂重其生即生生之厚者也求生之心重而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生爲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重於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者也○何氏曰夫無

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所謂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則不以物傷生此乃過於賢厚其生天下亦賴以全其生豈

不美哉

第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呂氏曰夫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身之主道存則神存神存則氣存故人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旺萬炁朝元流通不息故其柔弱可知也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逝百體堅强矣故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堅强嘗試論之萬物草木之生也天地
之炁流行乎其内陰陽之炁潤澤乎其外
春氣一動膏雨徧沾荄蘖敷榮鮮妍秀發
風霜纔肅殺氣相仍枯槁變更柯條凋謝
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無識者以氣聚

散爲枯榮故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吳氏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
活動可以屈伸死則肌膚冷硬而强直而
不能屈伸也草木生則枝莖軟脆死則枝
莖枯槁堅硬也○林氏曰柔弱堅强皆借

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艸木之生死爲喻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吕氏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滋潤物之芽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今夫堅强不能養和也與物爲敵豈免傷乎柔弱若不失中也與物同波故能全其生也

○何氏曰天下之柔弱者道也氣也所以

能貫天地而包萬物故人物與生爲徒者必其道與氣存焉與死爲徒者必其道與氣去之○林氏曰徒類也○吴氏曰上文言人與草木之形體生則柔死則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强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曰兵凶險之器鬭爭之具也所觸之

境與敵對者也恃其強而輕其敵非義也不義而輕於用事豈勝乎故曰兵強則不勝木之小也柔且弱及其強則合拱矣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故曰木強則拱強大者勇敢之士柔弱者君子之道推以力者強大為勝推以德者柔弱為勝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有常敗之道曰剛蓋世之人任力不任德忘本而逐末達者以道觀之則柔弱勝剛強此理之必然者也○何氏曰齒剛則折舌柔而存理也共

如木蓋拱之拱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兵强則反不勝何也以其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國者故曰驕兵兵驕者滅也强大處下柔弱處上非但以木為喻而以柔道理天下乃君上之道如妄自尊大不過井蛙之見耳為人上者可不鑒哉非但道家以卑弱自持也○林氏曰兵之恃强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則堅强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强為下○吳氏曰共兩手所圍

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呂氏曰天法于道與道同功無爲而成不言而化四時資之以行百物待之以生未嘗差忒而不失公平正直之理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夫工人之爲弓也無殺無生無噏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

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故弓可抨而矢可行也人君道當法天道抑强扶弱損有利無弛之張之調之練之百發百中以準的爲道虧盈益謙稱物平施相爲表裏與夫天道均其用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李氏曰接上章强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强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董氏曰天道無私皆當適中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呂氏曰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卑者人道也主道化者天道宰禮法者人道蓋天地有餘則損不足則與非有心者所能得遠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感而遂通默而行之者也人則不然性失中而情不一好高惡下奉有棄無不能同天道損益去道遠矣○林氏曰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爲道何爲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

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呂氏曰且夫其有餘者不可不損其不足者不可不補也故有道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以天下之子而為子其待人也如此之重其待己也不輕矣非聖賢之心其孰能為是也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林氏曰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李氏曰惟有道者

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補不足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呂氏曰聖人圓通為智因物為心釐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自伐之心施為而不矜恃其美無自滿之志功成事遂而不居其不欲人知其賢德也若昭昭于世則是自賢豈有道之士乎○林氏曰聖人雖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

此自見此此爲道日損必至損之而又損也
○吳氏曰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其有餘者也不自恃其所爲之能而若無能不自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也

呂氏曰天下之物不同而柔弱之極者莫過乎水而已平山澤穿金石通滯礙攻堅

强善利萬物善入萬物任人壅决隨器方圓化而爲氣爲雲雨爲霜雪故天一生水源泉混混浩浩蕩蕩雖千曲萬折未始失其爲水者是得夫沖一之妙者然施之於物能强能弱能剛能柔故能勝物幾於道

不可以易一身柔弱莫過於華池靈液至人斡旋運轉無乎不至或漱咽以漑五藏或搬運而達三關至於透尾閭過夾脊泝流直上而補於腦非神水其可以易哉○何氏曰東西可决而流天下至柔弱者莫

如水而穿太山之石決千金之堤攻堅强者亦莫如水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林氏曰水之至弱而能攻堅强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螘穴之漏是弱之勝强者無以易於水也

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呂氏曰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齒剛舌存齒亡天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天之道不與物爭故勝物世之人常欲勝物故鮮有勝者盖知而莫能行之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有知而能行之者決能得志於天下也○何氏曰列子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黄石公授子房亦惟柔勝剛弱勝強兩言耳此易知而未知且雖有知者而莫能行惟聖人能知能行耳○林氏曰弱勝強柔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李氏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人皆知而莫能行何哉不肯畀

下故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吕氏曰聖人之德同於天地天地至大洪纎巨細好惡皆在其中聖人至尊賢愚貴賤皆往資之又能忍垢藏蓄忝辱包荒以輔仁義柔弱善勝之道則民仰其德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聖人謙讓柔順法天之行兵戈水火疾厄旱蝗皆劫運之所至是天之或有警策于人也惟其

不移罪於人而移罪於己則四海歸仁六
合宅心亦可爲天下之王矣故曰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世俗以受垢受不祥爲可
惡聖君以受垢受不祥爲可樂樂其樂也
未必不爲福惡其惡也未必不爲禍正言
若與俗相反蓋世俗掩己之惡揚人之惡
聖人認己之惡而掩人之惡所以日馳非
至正者故曰正言若反〇何氏曰孤寡不
穀王公所稱皆是柔勝剛之意此天下之
正理而世人不知不行聞聖人有柔勝剛

之言似乎相反而實正論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林氏曰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呂氏怨讟已深仇隙已甚卒未易以口舌和也縱然非其所

是而是其所非報之以德直之以義豈能終無憾乎不若兩忘其和而化之以道則怨者不待和而和矣碧虛子言知有怨而和之不若無怨而不和若以刑政和報怨惡安可以為善乎○李氏曰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矣可為善不如責己恩怨兩忘恩怨兩忘則民自然而感德契之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林氏曰左契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

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之也○吕氏曰古者結繩爲約而民不欺破木爲契而民不違是以聖人以人道而合天道以人心而合天心故執之于

左爲契合之于右爲信不責於人古應于天在此無數在彼無惡上下相親無責於怨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吳氏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謂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

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
物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
氏曰史記云操左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
宅者操左契是知左爲受責之所執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氏曰有德者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
無德者則以明白爲主徹明也猶今人言
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
道無親而此等之人天必祐之故曰常與
善人○何氏曰契爲要約也書契合同之

類有德則得道多助如羿在我不求而自
合無德則失道寡助雖强求通徹於人人
誰應之莊子好通物者非聖人也夫苟
有道德豈惟人與之而天固與之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故曰行善者我不知行惡者
我不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積善神
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此也○李氏曰
羿者信約也徹通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
無德之人司其明徹只知通為明斷殊不
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為善司羿者存誠信

與民心契也○呂氏曰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盖天之道未嘗分别取與爲善則善氣生爲惡則惡氣生自然相應也若乃上善之人自然符會惟善是與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太古之風也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林氏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

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盖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安

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何氏曰小國寡民非不可於廣土衆民也以道用國即小以明大耳什伯人之器按西漢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儲偫顏師古注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

為什物猶今從軍作役者十人為火共蓄調度也十人為什伯人為伯可以數計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無往來免儲偫省徭役事無事之意國於天地無小無大無為則治有為則難民卒流亡始輕其生今

既樂生則無復轉道塗者孰使之與○吳民曰十人為什伯人為伯什伯之器謂重大之器衆人所共者也不用者不營為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也不遠徙者生於此

則死於此而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以國大民衆而難治故謙退而言若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則當使民無慕於外自足於内如此也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林氏曰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

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歸於素朴也甘食美衣安居樂俗鄰國相近雞犬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求也○何氏曰舟車以通其欲今民少欲又何所乘甲兵以用於爭今民無爭又何所陳結繩未有書契以前事自今復用反古之淳又孰使之與甘食美服耕而食織而衣不饑不寒也安居樂俗其臥徐徐其覺于于自得自適也鄰國相望雞鳴犬吠相聞而莫往草來無求於世以老以死以淳風之

盛皆由上古之人有道以使然爾○吳氏曰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舟車甲兵皆非一人所可獨用也所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之無所陳之謂不用也無所行徃則無用乎舟車無所爭競則無用乎甲兵

民淳事簡則雖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以代結繩而亦不可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以愛養其生所謂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

爲樂而無求之謂不遠徙也重其死者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則雖有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其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雖如此至近而亦不相從至不但不徙於遠而已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呂氏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而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

言甘而滋益能悅於人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絶不信者以華爲虛也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辯守素朴也辯於口者貴其能說滯於是非未必能知也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其道者明於理而達其根本得其要而已矣所謂通於一萬事畢也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已矣不知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林氏曰眞其實之言則無華采

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言隱於榮華以博物爲能以博物爲誇非知道者○李氏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淡泊虛妄之言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也故不善真知者先而不博故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呂氏曰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

聖人之所謂不積者演道德以為人人受之其益而聖德愈彰如鑑之明未嘗少瘢分浮財以與貧貧受其賜而浮財愈有若井之泉清徹不竭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子列子以財惠人謂之賢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人皆無積之謂也有積也故不足無積也故有餘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何氏曰聖人不積何也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聖人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故曰以有積也

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所以既以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或分人以德或分人以財示人以信與人爲善積而能散博而能化莫非天下爲公之意○林氏曰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爲人也而在已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已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爲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呂氏曰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謂之有

利而無害春夏故生之育之秋冬故成之熟之以其至公無私每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之利而不與人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不言而善應常應之以實而不以文聖人體之以爲和法之以爲用施而爲之明於天通於聖所謂六通四闢爲萬物之宗而不爭也○何氏曰善利萬物而不害者天之道善爲萬事而不爭者聖人之道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

精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體乾聖人備道全美博施濟衆大有爲而靡有爭一乾元之妙用也老子末章先去言中及人後同天聖人功用至此豈不大備哉知易則知老○林氏曰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爲而無不爲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亦以此語結○李氏曰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

而不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
這不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
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
明妙之本得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一閑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四五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器五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慚啓處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實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

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
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
歸於自正伏惟
皇帝陛下體至道為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
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猶暨

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
寃干戈戰而亦不復用無為無事雖休勿休
海内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輙敢竊
跡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為四卷
并敘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欵伏乞

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不勝悃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瓘謹具別封進上謹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詔

勑王真尚瓘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誠存裨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閱之際嘉歎良深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叙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

猶以為

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

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

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

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真樸潜消則文字之理

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

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

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絶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于天也擬手動植則萬物充盈于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于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黄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曁于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

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
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
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為我我師我
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窮載黷
且戰且前或不戰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
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懲毒痡海內炎流

天下是以
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
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
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

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謔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强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人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

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
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衆人
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
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
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

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爲之事不言之
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
微旨未甞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
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
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

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堙其源絶其本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爲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因而列故

道君叮嚀深誡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陰陽不測是以道君強爲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流聖裔而泒仙源乎唐哉皇哉不可

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
思濬哲溫恭纘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
闡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
動神而化之戢干戈於方興之時却行陣於
已列之地無為無事上德上仁貫五千之至
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
靈擊壤之歌至德亟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
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覩昇平於明
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
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儌倖納芻

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探撫玄微輙錄道德經中章首爲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

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理荒鄙塵瀆

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
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
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
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
爲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跡可
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
物可覩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觀猶示也且

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爲一玄也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爲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孰不由於此戸者也故曰衆妙之門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祀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適天下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

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險而欲僥倖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之門明其百慮而一致冠於篇首誠有旨哉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爲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善之爲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夫物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愛惡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鉞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爪牙禽鳥之相觜距皆爭鬭之徒也然至於王侯之動即無不用其金革矣爲患之大莫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曰無爲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爲之事盖欲

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此之謂無爲也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同此義也夫王者無爲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無爲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奉不繁無爲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别矣無爲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爲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爲於百姓則天下安矣其無爲之美利信如是哉又萬物作焉而不辭者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無

言辭也又生而不有其恩爲而不恃其德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强畀以自守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善不顯其長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絶矜尚遂無鬭爭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資卿相之弼諧内有后妃之輔助此奚謂其

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又難得之貨皆是遠
方異物若在上貴之無厭則在下之人供輸
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盜賊既興兵革斯
起矣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達理
不蕩於胷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是以聖
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
信也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强其骨者
堅固有備於內也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
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爲也故此下
文云爲無爲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爲兵戰之

事也語曰舜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道沖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如萬物之祖宗則自然挫折鋒鋩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云為故能和其光耀降嚴威也同其塵雜含垢氛也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

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氣應理萬機如槖籥之用焉終無屈橈之弊也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爲

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其此之謂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養也又虛空也言神氣遊息於
虛空之中故得長存也玄天爲鼻牝地爲口
天根於清地根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
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動用勤
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夫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

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為主故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沖虛不敢為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兆歡心蠻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諭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物通濟舟檝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者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侵害者則近於道矣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將之心必在清澄深淨故曰心善淵也兵者類多兇害故戒之曰與善仁也夫軍旅之政失則爲亂故曰政善治也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

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期故曰動善時也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云夫唯不爭故無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爲於上不爭於下爾夫無爲者戢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爲息其爭鬬則金革寧矣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奧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爲次於不爭以爲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畧舉

梗槩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故亂逆必爭剛强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愎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

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矧乎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之義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眞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劒持數寸匕首至有憑凌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往往而得矧乎當九五之位全億兆之師尊居一

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為戒冀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特戒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茲奢泰永言伊戚無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營魄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鬼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穢也愛人治國能無爲者夫欲治其國先愛其人欲愛其人先當無爲無爲者即無其爲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爲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故曰無爲兵戰之事也天門者鼻息之謂也欲其綿綿雖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自然也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而常若無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兼

愛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器五 十二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引之以爲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爲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爲有戰之以爲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

盖無之以為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衆人之所過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睿聖為本清靜為根若乃遂獸荒原奔車絕巘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鵰鶚而爭先並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糺紛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恒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盖由此矣故經曰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
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
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令人行妨固
其宜矣是以聖人為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
也不為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
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諸侯
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因寵所以為貴因貴
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

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恃兵乗勝輕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爲身患外其身乃爲身存豈不至哉是以貴其身者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是之謂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

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摶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爲皦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靜博厚亦不爲闇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爲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

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爲三才合而渾之則爲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忽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

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為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為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為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為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者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威皆若臨深履薄其

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恥四鄰言愼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渙若氷之將釋言合散屈伸嘗無結滯也敦樸者質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淸安久徐生皆順自然之理動靜不失其時言孰能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燾地之道常沉靜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陽各得其恒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吾觀其復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謂也生生之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靜是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真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則是明

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干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災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衆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

下之人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盖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兼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為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為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貴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善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器六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大道廢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隱下德有為仁義之行遂從此始巧智小慧大偽生焉孝慈出於不和忠臣生於昏亂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絕有跡之聖棄矜詐之智則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又仁生於不仁義生於不義我今欲令絕矯妄之仁棄詭譎之義俾

親戚自然和同則孝慈復矣又絶淫巧棄私利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盜賊不作矣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慾矣見素者外其質野之容抱樸者内其真實之意又思慮嗜慾者人之大性存焉可節也不可絶也故勸王侯令少之寡之則國延其祚人受其賜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臣真逵曰絶日益之學則無憂矣唯之與阿

善之與惡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
而好慢邪去善而爲惡邪豈不甚惑哉故曰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衆人熈熈然大荒乎
嗜慾常如對享太牢之饌共登陽春之臺縱
放其情無央極哉是以道君曰我獨泊然靜
默若嬰兒之未有所知又如乘其車乘悠悠
未有所止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不學
衆人矜誇炫耀自言智慧有餘也故下文又
曰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言我豈若
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昬昬悶悶忽忘若

晦寂而無所上獨頑似鄙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蓋欲勸君服道於身以處無爲之事則兵革自戢天下獲安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真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之形容謂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氣從無入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氣因有成形之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在窈冥之

中常不失其信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言萬物始生皆自於恍惚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謂柔順屈曲之義也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聖人抱一者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為天下之法式也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皆不爭之道也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兵戰自然息

矣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於正靜者也治平治國之道先此為妙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真述曰希言者無為無事之謂但使為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於自然之道也又理國理戎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故舉飄風驟雨之諭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順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固久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

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真述曰凡蹖跂闊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論躁競之徒舉兵動衆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況自見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故聖人舉此餘糇之食贅醜之行總皆惡之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真述曰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之名無物之物故曰強爲之名曰

大凡言大者無窮無際之謂也且群方廣大
道無不之之猶逝也逝而不已必遠遠而至
極必還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無所不在
故爲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經
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所謂能以衆正
可以王矣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道乃法
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則能事畢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臣真述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静者仁之性
也古之所謂君子者通言天子與諸侯也終

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亦必須崇備法駕居其輜重之中以謹其不虞也輜重者兵車營衛之具也又言人君雖有離宮別館超然高邈豈可以萬乘之重自輕於天下此又深戒其單車疋馬潛服微行之失是以輕舉則失於為君使臣之禮躁動則失於為臣事君之義豈可不畏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其是之謂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真述曰無轍迹者行無行也無瑕讁者守

中也不用籌策者戰必勝也不可開者善守必固也不可解者無端緒也此五善者皆聖人密謀潛運不露其才不揚其已不顯其跡乃呈其形常欲令戢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爭之前是以國無棄人人無棄物此皆襲用明聖之妙道以至是乎又聖人不立德於人不衒仁於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尚師資之義然恐衆人不窮至理以為大迷深論奥旨誠為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真述曰夫爲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盛容
猛氣矣又居至尊之位處兆人之上六軍環
衛百司具存不惡而嚴矣不怒而威矣故常
欲令守其雌靜如爲天下之溪溪者沖虛容
受藏疾納汚之地也夫如是則其德常不離
於身也復歸於嬰兒言其守道懷德其性還
如嬰兒真常未散使矯偽之端不能入其心
境也又雖知其明白皦潔要令常守拱默闇
然之道乃可爲天下法式夫如是則其德無
有差忒復歸於中正之極也夫榮辱者相隨

之物也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常思困辱襲其後者則爲天下谷谷與溪義同也以是道德常足復歸於樸樸者元氣之質也故聖人散樸則爲器量用人則爲官長大制者謂制天下國家也夫制天下者豈有細碎割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已見其不得也爲之者謂興動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

不可為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為之者必敗也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隨有煦有吹有強有羸有載有隳者皆禍福之倚伏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將欲立於中道守之無怠戒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者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

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强吞噬
攫搏焚詩書坑儒士血趙卒四十餘萬其於
所下之處悉殘滅之使無遺種始皇猶獨鷙
視天下未足其心雖天祿已終而毒螫之餘
仍相殘害不經時而土崩魚爛矣是以胡亥
弑於望夷子嬰戮於咸陽扶蘇死於長城李

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
取滅於宮闈此皆事之還也又師之所處荊
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且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

道路矣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乘災沴之深莫甚於此故善爲將者當須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不得已者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宜果行勿强之道不伐其功不樂殺人恬淡爲上雖勝不美此是果而勿强之義也夫物壯則老師曲之謂也所謂早已者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而勿復進用向使李斯白起之師早圖退止豈有自焚之禍邪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臣真述曰兵者劍戟戈矛之類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飾犀利珍好者適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陽爲吉右陰爲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恬淡爲上恬是安靜淡無味也言戰陣雖勝當須淡而無味故曰不美美之

者則爲喜樂於殺人也且所殺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必也樂殺之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又古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爲所殺者皆吾人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後代則不然師徒所

征之處大抵成敗相半矣設有一勝必先以大帛顯書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將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詐欺且借以為勢務立其威此則使人怨於顯明之中神怒於幽闇之處故曰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如此為將豈得謂以道佐人主乎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樸者道之實以其精妙微細無所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

常能無為清靜則萬物自來賓服矣天地陰
陽自然和合矣甘露時雨自然降潤矣如是
則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
復制致萬物之名物既有名則夫君臣上下
萬物萬事無不各知其所止矣故為君者知

止於仁為臣者知止於忠為子者知止於孝
為朋友者知止於信為夫婦者知止於義為
干戈者知止於戰為賦歛者知止於薄既各
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譬如道在
天下用之為治猶川谷之與江海言其感應

走集晝夜朝宗無時休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測度淺深聽言觀行人焉廋哉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至於澄心内照無我無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者亞聖之稱言人自知之難也夫嬴不及霸

始僭稱皇項未及強而先稱霸然秦兼天下楚伏諸侯併吞則六國逡巡叱咤則三軍辟易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夫有力而勝人者未嘗不終爲人所勝若乃周家忠

厚之德豈不謂自勝者歟且避狄愛人從之者如市觀兵誓衆闇會者如期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淩遲諸侯力政猶不敢為主海内空位四五十年斯豈不謂自勝者歟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强大者有道則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又知足之富貨財無數人之道也自强其志乾乾不

息天之道也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非壽而何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臣真述曰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可左可右者謂萬物無不從也無不在也萬物所以恃之而生育長茂亦所辭謝其恩功成而不名有者言聖人順道而理加以無心之愛被以無情之養故不爲萬物之主自然常無所欲此豈可名之爲小邪又萬物悉皆歸之而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我爲萬物之

主此豈得不謂之大邪是以聖人常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明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真述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王者執持大象不失其道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往往者又皆以道德安之養之使其通泰無害則何異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而悅飽行過之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皆以恬淡無味為上自然無形無迹故使視聽者不可得而聞見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無盡無窮

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巳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令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歙歙我乎乃令固强大我者莫將欲弱小我乎乃令固興盛我者莫將欲廢黜我乎乃令固饒與我者莫將欲刼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可謂知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强此亦非謂

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强之敵直指言王
侯者已處剛强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
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淫即自遺其咎
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
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
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
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
美又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
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
之物唯當備守於内不可窮黷於外者也若

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慎哉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爲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爲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爲故曰無爲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爲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爲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爲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

戢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慾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爲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器七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得而稱也故曰不德下德者為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若惣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是以道德仁義

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資闕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蓋以其干羽寢於兩階金革輿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優劣於下衰庶跂及於前古夫禮失則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言禮者理

亂之首也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爲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去彼取

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君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君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者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為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

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
祿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
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
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反猶
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爲心以
動爲用令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
之動也是以聖人愼其動而常處無爲深達
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

妄作能不妄作故爲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强暴之人也又物猶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爲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爲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畧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
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譏夏蟲疑氷之談
故有聞道大笑之說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
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
闇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

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纇此言人君之德也
雖巍巍則天常同衆類不自標異夫如是故
雖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虛受納汚也
雖大潔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
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

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真實常若渝變也
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晚成不求速達大
音希聲必震蟄藏大象無形無狀之狀道本
無名强爲名字作萬物母皆假借自然而生
育之故曰善貸且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
無爲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
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真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
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背負背陰

肅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而和者乃得為人故謂之最靈旣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歟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衆好兵暴強輕敵必當摧辱破敗覆軍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為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為之徒也夫柔靜剛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為之理則無

所不入故曰無有入無間無為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為戎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歎其

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禄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蹟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與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戰鬬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廉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

詞絕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勝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無無為也無無為者亦謂無為於兵戰之事乃可為天下之長也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

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荆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恣可慾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慾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之人悉罹於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為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則天效地恭己正南面無為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為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貞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為而後成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為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為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聖人之道損有餘奉天下故曰又損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為矣夫聖人少

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為也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為故曰而無不為也又聖人為君常無為無事以百姓心為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為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則親離衆叛國滅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為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

以道德教之使之為善故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常惵惵然不停不息而為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咸子愛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為人之父母明矣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真述曰動出為生休入為死十有三者所
謂四關之與九竅也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
九竅者嗜慾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
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
致死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其生

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攝生者謂聖
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夫聖
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
不畋獵而求遇虎兕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
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

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臣真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禄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絶其宰割息其鬭

爭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爲天下毋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毋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

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強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于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也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為之事正當最可畏慎爾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

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被服羅紈橫帶刀劍屬厭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

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故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强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于五帝子

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暨于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莫能

害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喻兇惡賊害之人言兇惡之徒雖有猛鋭鴆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嗄和之至者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日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爲强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又强者爲壯壯者則老師老爲曲義亦在兹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兊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並不可得而言也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踈恵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爲天下之所貴重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國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以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以無事取天下無事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下下之彌貧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不畏死也是以聖人云

我無為而人自化言無為兵戰之事則人安而從化也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則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靜而人自正言歸根復命而人自正也我無慾而民自樸言不為嗜慾所遷則自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若上有苛察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違苟免不誠不信矣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內唯人所召因事而生

往來勝負之場追隨寵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于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慎唯此倚伏爾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矧乃以正為邪以善為祅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於人自守其廉亦不穢鄙其俗屈已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嗇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為宗故曰莫若嗇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蔕深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丘要義述卷之四

器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器八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為本既以安靜為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為變怪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爲德也豈以兵革强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爲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

養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
多其可盡棄之耶是以聖人立天子置三公
務戢干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
善理而化之故爲天下貴何拱璧駟馬而欲
較其優劣哉

為無爲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爲
無爲也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含道存神
故曰味無味也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
夏雨尚有咨嗟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

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咎故曰報怨以德
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
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
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
於己著己大而後爲之則不及已故曰終不
爲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
多難理固然矣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
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慎之
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

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真述曰此章全言成敗在人始終有道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先天不違故曰易謀也忽有奸宄作難必當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細微之始散之無難故曰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欲早為之恐其滋蔓即難圖也又大樹生於纖毫高臺起於覆簣遠行發於自邇此三

者皆明積小以至大由近以及其遠若循涯而俟之則必至之期也若過分而求之則欲速之累也故師旅之事不可爲爲者必當自敗也干戈之器不可執執者必當自失也是以聖人無所爲無所執故無以敗無以失明矣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臨途好徑行師守國多於垂成而自敗之此皆是失其本末迷於始終者也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蓋欲

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爲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爲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讟豈辨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

黨或蜂起於河山一兇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恒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爲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爲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爲國之福禄也若國君常

能知此兩者即自爲楷模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為諭者盖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得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應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必不然矣

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文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

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剋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兇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項籍捨之而五體割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減半曹公捨之而吳蜀

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膽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夫言捨其儉者謂不知愛嗇厚其聚斂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

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為天下先而終為天下先矣故自黃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紂至于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奚武之所尚哉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爲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怒之有哉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爲之

下是謂不爭之德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為主後應者為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為客也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審用重敵之意也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即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既無征行即我之師

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縱有兇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敵既退却干戈戢藏故曰執無兵兵既戢藏恐其忘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

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内與其無備於内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内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

即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
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
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
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卿大夫不失
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歡心矣士庶人不忘於
修身即得真實之歡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
所寶矣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凡言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若
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
節盡得事君之義即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

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

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守之謂此謂吾之云言皆有宗本吾之叙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則法也貴亦猶希也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

不能法則於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闇於外藏明於內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之病也故知此妄知爲病則不病也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又書云不畏入畏同此義也又戒其爲人上者當以寬大居心無令狹隘爲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故先爲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已露才以自呈見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爲尊貴是

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取此自知自愛之
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為勇猛者
必好兵强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

不為勇猛者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
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
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
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為而
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既

無所爭則何從而不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謀歟恢恢之網人君象法也宥過無大非踈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義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罪之民免而無恥其在玆乎

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然有恥且格既有恥且格而復有兇惡之徒忽為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偽而亂人惑衆者也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故曰孰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綱也且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殛也豈可寄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税重入多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爲者是人君好爲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機而休織紝齊人編户太半從戎子弟父兄隣里宗黨同爲鋒俠共作奸回雖善誘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死者爲君上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

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强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强則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强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强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

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新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强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諭者正在於損益之道爾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若使化兵爲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

功盖欲隂德潜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見賢謂揚己伐善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强者也甞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尅萬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强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是以道君深歎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

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兼此義言之有似反倒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背正爲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愍之樹君以理令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爲善也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恕罪於萬方夫契者德信之謂又吉事尚左無問智愚

皆同赤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齊之以刑導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徹者有跡之謂也只守其禮法之徹跡耳又言人君若長也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隆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為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强亦常須自為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夫自為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大

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隄防之備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之長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其生畏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又饋餉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陳自然人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由是甘其食美其服上足存於衷也安其居樂其俗風化行於時也自然隣國對境無相覿覦詐僞不行忠信爲實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懷隱欺自絕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爲親著五千之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盖同出而異塗言行之深戒者也夫誠信者不務謟諛不矜捷給無甘巧之說絶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夫善德善言天之道也聖人奉而行之豈容辯譎

生乎其間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積也但以其財積則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夫聖人所以貴之者無為也今此乃言為而不爭何也臣以為此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為與無為而直言為者欲其人君為無為也又欲其無不為也其義

明矣夫一家不爭即鬪訟息矣一國不爭即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鬪訟息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欲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 欲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爲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于李氏降生于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李樹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

無果毋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
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或云
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顙聃耳大
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淵
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葢

禀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鄉
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
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爲守藏史武王克商
轉爲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𪑬卑秩居周久
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

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爲御遂去周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陽公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或今西升經是又莊列所引之句或亾）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喜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

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爲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有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眞人當過京邑乃戒嚴

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擎踞曲拳邀迎就舍巾櫛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

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

樓居清齋屛絶童隷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
凝形釋骨肉都融巳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
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去家超然高蹈
旣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
先生俱遊乎流沙之域或曰昭王時出關化

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嚴
事老子而問禮焉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巳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
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

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是時天下闇王道衰故弃出關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受學於容成問道於常摐皆古之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爲將軍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宫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

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自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禀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絶穀變化猒固教戒役使

鬼魁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極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老子恬淡無爲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無爲故著書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眞人也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于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爲道之宗師者使後世之人信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歷代尊崇廟

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子為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有唐聖祖焉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耳夫道者杳然難言有物混成強名

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又曰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道者德之欽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

也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

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天數奇故上經
三十有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有四章此
皆起自先賢且仍舊貫此經以重淵爲宗自
然爲體道德爲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
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
則塞其兌閉其門谷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
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淵之又淵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
遊其廓廡者皆自以謂升堂覩奧及其研精
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輙依師授之旨畧纂昔賢之微其如怳惚杳冥玄在達者之自悟耳

老子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著書所以傳道其垂教所以救時救時之弊不同故迹之出亦異其迹既異故立言有不同使後世之士於此異觀而以孔老爲殊訓也苟通其道而不窒以時會其心而不拘以迹得其意而不泥以言則諸聖之書相爲終始固未嘗少戾也自三代之季聖王不作天下溺於文勝之

弊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老聃氏生於周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故其去藏室而隱也關令尹喜請著書遂作八十一章以暢道德之旨其辭簡其理遠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本爲精以末爲粗必欲使斯民復結繩之朴而後已其所以扶教救時可謂切至矣不幸後世不見天地之全功聖人之大體儒者若馬遷氏至謂學儒者黜老學老者黜儒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楊雄氏曰絶滅禮樂吾

無取焉韓愈氏曰坐井觀天其見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聖人之甚歟蓋道猶歲也聖人時也夏以生出爲功秋以收斂爲德一則使之榮華而蕃鮮一則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歲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堯

舜三代禮樂制作炳然大備則夏之時也當老子之時禮文過度若不斂浮華而歸道德聖人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後德至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謂天下莫尊於道德而莫卑於禮苟自禮反之於仁

義仁義復歸於道德其於治天下有不足爲
矣然以黜仁義禮智而皆以道德著書詔天
下後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太易之
初渾淪而已無形體之可見無氣質之可名
逮乎易變而爲一始有數矣一變而爲七七
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歸而爲一即其所
生而歸之也如此變化往復何有窮盡故老
氏著書九九篇以明陰陽消息禍福倚伏天
道往來人事終始無不備焉孔子與老氏同
時皆著書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學不厭老氏

則絶學孔子曰必也聖乎老氏則絶聖孔子貴仁義老氏棄仁義孔子舉賢才老氏不尚賢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立言大率相反是豈故相乖背耶蓋孔子立道之常以經世變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時弊其勢不得不然也絶學則使已任其性命之情而造坐忘日損之妙絶聖則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無驚愚明汚之志棄仁義則無蹩躠踶跂之私使天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同歸於孝慈不尚賢則無儒墨畢起之

爭使天下無夸政相軋之心以智治國國之賊言澆僞多而智愈困孰若政悶悶而民淳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發明玄旨多假孔老相爲問荅而傳亦載其問禮之事使其道異耶何爲有竊比老彭及猶龍之語是必有名異而實同者後世柬教之士以迹觀聖人相去益遠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萬世之後一遇聖賢旣以其所知行之而成清靜之治又以其所言發之而爲博大之

書使四海還淳道德不廢抑何幸歟抑何幸
歟文康公葛邲次仲述
碧虛子陳君景元師事天台山鴻濛子張無
夢得老氏心印有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擬
諸家注疏之精華而參以師傳之秘文義該
贍道物兼明發揮清靜之宗丕賛聖神之化
熙寧中召對便殿因進所著睿眷殊渥宣附
道藏鎮諸名山四海學徒典刑是賴仲庚西
蜀末裔訪道東南課習是經垂髫逮白義海
重玄望洋竊歎幸窺纂微之要若披雲霧而

觀日月也第以世無善本流行未博敬就藏
帙詳加校正募化善士命工刊梓以傳不朽
上答玄元道祖立言開教之恩次酬父師生
成訓迪之賜普祈同志潛心玩繹因言會道
俱證無爲益衍眞風保安國祚庶表林下野

人報本之萬一云皇宋寶祐戊午上元日贍
山靈應觀開山管轄住持觀事臣楊仲庚拜
手謹書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上篇明道以常道爲宗常道者虛心以待物者也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杳然難言非心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令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典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且從訓釋曰道通也萬物得之無所不通亦曰道蹈也

取道路以爲稱說文曰一達謂之道先賢令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皆道之用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暉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耳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令之行者晝不操燭爲日明也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士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

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旣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旣立故曰可名可名旣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眞也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

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眞守常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指道而言也萬化未作無以强名及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一物之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illegible]養萬

物亭之毒之如母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
母夫大大道杳冥豈繫乎有名無名哉聖人
約用立教以明本迹同異爾凡曰新之道
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爲無名成萬物
者爲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爲小化也

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爲萬物
母此用道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欲者逐境生心妙者要又微之極也徼邊
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上座無

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illegible]曰
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illegible]
思也嘗謂眞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illegible]道
之應用也道本無物物感道生形而上[illegible]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士知微[illegible]章
覩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
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illegible]故
有萬不同眞理難測但覩其邊徼耳[illegible]解
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循[illegible]性
命之極不爲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澹可以

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逗衰之道但見邊小之徼迷而不返喪失真原光貫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前以約身為說後以化民為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

此兩者同

欲

此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緼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

出而異名

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别賢愚有隔有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也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玄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

性於自然中和獨孕形類萬狀蓋由玄之

又玄神之　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

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玄德也

衆妙之門

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

房四達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與人入

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眞講妙而與群聖

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

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

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

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生萬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道者其唯聖人乎聖人之道日新其變應用無方故曰常也出處有迹欲興而爲故曰可也可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爲美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爲美蓋亦不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迹竊而侮之斯爲惡矣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疎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

物慼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
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夸美善者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六事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旣彰偏

執斯起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
無爲而玄德不去夫有無之性本不相生
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
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
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

必難於治埴彼此相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本不相形見鶴而知鳬脛之短觀鳬而識鶴脛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畀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遞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自鳴自已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

和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
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
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遷易相
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君平曰
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

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
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
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
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
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

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適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帥

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

萬物作而不辭

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爲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餔而嬉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飲無爲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已有群品營爲

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巳也不居者不以位爲巳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䘮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

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秉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禄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此功成不居之謂也知則善惡互生高下之傾不能逃也難易對陳長短之才無由隱也長短彰則爭尚賢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

夫人君之謙下雖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

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外忠內僻情妻言和之才至至則姦僞生而交爭起君平曰盛德者爲主微劣者爲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

又曰譬如使駑馬騂騮並馳於夷道鴻鵠鶢鶋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

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曰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日不見者非遠絶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慶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爲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爲盜世絶三五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

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尹子佩請飲楚莊王王許之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彊臺彊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傳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邪思也不役心逐暗泊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

實其腹

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怕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

弱其志

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

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

彊其骨

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彊亦自然之理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悗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僞之迹者然已被其

清靜之風淳朴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興動有爲之欲心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爲無爲猶言行無爲之道也無爲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爲皆無爲也物物無爲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尚巳賢能則民從而爭盜縱此欲心則亂生乎彼唯聖人治之以虛沖故次之以道沖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盈古本作滿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

之常也言道以沖虛爲用夫和氣沖虛故爲通所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不盈滿也君平曰爲沖者不沖爲和者不和不爲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爲宅和者無爲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眞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詞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抑止也又折其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

或僨憍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虛極之道以沖和爲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與塵而不異應物則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爲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旣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用道虛沖則淵兮不滿和光同塵故爲萬物之所宗尋其宗而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芻草也謂束芻爲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

乎棄之亦不爲憎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天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蓋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怕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

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静不攺一以變化神明黙逹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顯顯仁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虚而不屈動而愈出槖者𬗊也謂以槖鼔風而吹火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虚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

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槖之懷
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
律應用不絶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
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君平曰天地釋虛
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
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
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爲術也
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
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
以涸也又曰蟣蝨動於毛髮則寐爲之不

安蚑𧎥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爲之慘痛未害於耳目而百節爲之不用此言愛利存于胷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蠹血氣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運動而無私中含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夫大人以太虛爲空谷以造化爲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旣甚深冥又能母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爲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

任神眞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

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

之名故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
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爲其
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
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
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
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
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
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
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
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爲牝也根者元

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無根故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雖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緜緜不絶之貎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緜緜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絶時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太虛其谷造化其神兆養萬物緜緜不死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標也天以氣象廣覆古今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

成義在乎下文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誡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無爲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

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如能成其私

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己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嚴君平本作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互有其義

讀者詳之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己而私於人善柔順而利物故次之以

上善若水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善若水

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静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虚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汚辱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

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
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
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爲氣母王於北方
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
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一
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
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
故曰幾於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

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

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輙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

正容悟物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
滌蕩群物使無塵纎故曰政善治此五善
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
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
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
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
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
七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

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旣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道體虛無而水數一唯至人用之則幾於道又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愼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誡也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趣富貴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憍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

庫之兵以賊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室徒爲禍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

身雖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室

富貴而憍自遺其咎

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

而何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氷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
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
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
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
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
不能長守貴而憍則得其禍富而憍則益
其過憍生乎心咎自於巳豈可怨天尤人
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結義也夫大功旣成顯名巳遂而不知

休退者何人哉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外物盈滿理必傷生與其斂心於富貴不若抱一而無咎故次之以載營魄抱一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爲營也舊說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

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令解曰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

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氣自然和形自柔弱不爲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内外清虚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

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内外之事能自省己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欽二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舊說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

夭

繁細當能清靜無爲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大人量包宇宙氣

含陰陽所爲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胷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爲泰闔則爲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爲變動所傾故永享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

言人雌静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爲也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静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舊説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内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

視反聽常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

抱一不離

專氣致嬰兒之和和則物歸如輻之輳轂故次之三十輻共一轂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縣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爲

不事手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
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爲賦重役煩百
姓罷極上求不猒貢獻遼遠男女負戴不
勝其任故智者作爲推轂駕馬服牛負重
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

斑轂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
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
爲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
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
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
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
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
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漬不
分故智者埏土爲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
奢淫殘賊群生刳胎殺轂以順君心雕琢
珠玉以爲盂盤樸散爲器一至於斯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門戶窻

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爲户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悉恨蟲蛇起毒蠚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爲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窻候望堅關固閉閑闔疾利蜂蠆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爲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爲治後世以爲亂者此乃

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者之以爲利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爲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爲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爲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藉無以爲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道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

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若夫治身則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

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妙有之利在乎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

車器之設用無而利有用無是空利有是色故次之以五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別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爲錦繡之麗青黄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營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

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
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羨口饕餮無
猒濁神穢負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
何爽亡也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
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
二爲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
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田不以時則
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

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人若貪取無猒采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喑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錢田獵狂惑之帥利遠方之貨天下之所

以達也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閻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外馳養浩然之内景腹者受物養實其腹則不逐物故内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而爲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

故外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爲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内全也耽悅聲色則戮辱及之不貴難得之貨而寵榮可待故次之以寵辱

寵辱若驚

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

罰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爲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懐而驚怛哉此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

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

開元御本作寵爲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

本故曰寵爲下河上公本作寵爲上辱爲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爲上辱爲下言以得爲上以失爲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纆得其寵榮必有悴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無

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汎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爲身忘其心不以

心爲心寘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
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
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
謂顔偃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
坐忘尚諸患莫侵況體合自然者乎無者

忘也外也也或以無身爲滅壞空寂者失老
氏之宗旨矣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
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自無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

患也自貴愛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託之說實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者則可復太古之風矣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爲天下之正

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貴用其身以爲天下愛用其身以爲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爲

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爲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

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弼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此乃

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正經今取莊子在宥篇所引爲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輔嗣希聲爲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有失古意寵辱皆驚未免攖拂其心唯達者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

之不見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詺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涘貌在色而無

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詺之曰希希者䟽也如物之希䟽無擊觸之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摶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詺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礙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强名豈可以爲實有而得致詰責問

哉故當混合而冥爲至一耳君平曰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爲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

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擧其

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寘其循持
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
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
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爲明存乎太
極之先而不爲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
齊照而其光不皦沉然没於九地之外而
不爲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爲深使其學
者在下與冥寞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

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
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
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
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沉默
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絕之貌
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
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

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
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
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無
也言無而非無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
惚恍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
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
乎億刼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
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體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爲自然之道制御即今有爲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視聽莫詰怳惚無狀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爲者其唯善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者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欲三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爲士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望冥精誠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者哉故道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之善爲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
以為師法故强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
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
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
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没溺有如寒冱之
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
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爲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爲也如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季舍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氷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開放其智智如春氷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

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言有道之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

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昌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假于清眞也復爲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

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善士師古識量深微敦樸空曠得幽谷虛極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致虛極守靜篇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

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禀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彰無爲如塞不憂如狂抱眞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爲首空虛爲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

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内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伸正得中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令言致虛極守靜篤者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

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眞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
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
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
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
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
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
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
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
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

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静寂寞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爲我我之爲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

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猒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曜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爲宗則用常道爲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爲妖長生爲誕虛極靜篤爲空曠歸根復命爲滅亡不知强知不識强識舉心僞妄動作皆凶易所

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沒身不殆
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棄而無所
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己無私則襟懷蕩
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
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
之理同自然於物無逆是曰眞人而能出
有入無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
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

危殆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大上故次之以太上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行

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上德旣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舉之莊子曰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舉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

嚴而民畏之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為事者民從其化而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者也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之也其次使不得為非謂親之譽之也其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令既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

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

猶其貴言

自親而下巳衰太上無爲之化不能復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爲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爲故功業成而不有

憺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所妄爲謂我自然而然也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乎膠柱調絃令不從焉太上無爲至德不顯及其仁愛親之譽之則大道廢故次之以大道廢

欲三 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爲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隱廢至德不行

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𣵀長故樸散以爲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及其兼愛爲仁裁非爲義故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諭大道廢有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僞

夫敦慤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僞生理勢然也莊子曰馬之眞性齕草飲水翹

足而陸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
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橛飾之患
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馬乃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之智生矣
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含餔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辯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
偽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忘親者撫諸姪如己子事伯叔如己父六親無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是以上下和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

此則君上無爲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扶目剖心之臣哉是故瞽瞍頑而舜稱大孝會晳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爲之非樂然也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僞作欲復淳風在乎絶滅聖迹棄去智詐故次之以絶聖棄智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絶之者欲復其渾樸也何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

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歸於無爲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不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人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

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跂尚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令使絶而棄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斲刻削機械髙鐍之謂也利者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髙鐍權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禦寇今日絶棄之者是猶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繼也三者謂絶聖棄智絶仁棄義絶巧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風然紀之爲文垂之爲教尚未明白於理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令有所屬繼

欲三 十一

使羣心渙然如水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然絶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

美而機巧自然絶矣寡欲謂節儉制情泊然安靜而浮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而不知違眞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素抱樸爲懷少私寡欲爲念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于古風修身則槁體灰心嗒然喪耦矣聖迹絶則機智自忘仁義絶則慈孝親睦斯由學者之弊故次之以絶學無憂

絶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
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
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
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
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

而學也猶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
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
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跂慕矜夸所
能逮哉去其跂慕則無憂樂蓋禀其自然
之氣得乎聖人之心是以眞昌足求而妄

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
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
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譍也阿者慢應也以名教言之則
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譍聲也
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為唯或以唯異阿是
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
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稱惡
者凶之名學而履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

者凶也夫道杳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與不學哉今爲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爲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旣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況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爲眞學變阿爲唯變惡爲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阿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冥心妙道絶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胷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則不然慕善而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猒溺世學往而不反荒廢眞性未嘗有中止之時央中也止也

衆人熙熙如饗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人俞也世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眞汩沒於愛欲之

波熙熙悅樂如饑夫之臨饗太牢志無猒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然觀望若遊子之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爲貌兆者形狀之初孩笑貌乘乘運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無爲虛憺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之間觀物之遷變瞳然若嬰兒之不能分別笑耦也旣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

人之所乗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趣也又解乗乗若虚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廓乗乗王弼作儡儡一本作魁魁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饕餮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人粃糠世務纓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守沌沌而

莫分磅礴萬物以為一愚人之心固以辯其美惡矣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别則至人之心憒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燿自衒貌夫世俗為學而日益浮麗自謂昭昭光燿衒鬻才藝是以至人智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

上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畄守爲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爲故民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眞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颺無

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縶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二義俱通今從上說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以用也世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爲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

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説食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

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爲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説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

失禮之憂因學

而有沌沌若昏德容光
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

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

道之爲物唯怳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眡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强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

之有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爲從乎
唯叩其怳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怳
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
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
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怳其中有象怳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眞君
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怳惚不定謂其無
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怳爾變其氣象將爲
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怳然自有象之

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爲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爲萬類治身治國鍊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間者不知其體應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藴純粹之精啇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僞故曰眞其化

應時故曰信猶烏足之為蠐螬人血之為野火朽瓜為魚賢女為石雖動植之類萬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非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

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禀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爲治清靜無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禀于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seal]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欲四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欽四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鈎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燿者欲遠害全身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矢志端如弦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則屈

伏以受之彼必內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
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
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
剝而頹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
其光大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支離

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
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易曰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
事畢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溺
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

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經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爲也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復太古無爲之風可以爲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爲無爲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爲可以兼包之故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四事皆無爲之識夫聖人無爲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旨略同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聖人恬憺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

然稱其功業矣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鴻烈解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千丈襄子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年聞其義乃請降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聖人純一無爲何嘗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冊三勸勵之深旨也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伐則希言故次之以希言

自然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貴其希疏而戒其不常也言希疏則合自然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以時故合自然以諭風雨時若則利乎萬物暴卒不常則爲害飄猛烈也驟暴急也從旦至晡爲終朝自早及暮爲終日夫山澤相通爲此飄風陰陽噴激作此驟雨蓋由陰陽失節和氣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長久也以況於人語言違戾喜怒不常其於純和寧不喪乎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設問誰爲此飄風驟雨者乎答是天地之所爲也夫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而爲猛風暴雨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如毫末之在馬體況敢縱愛欲任

喜怒暴卒無節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爲也順也夫道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謂也言人爲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

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然而順道者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出有入無同於妙道行乎德者內全諸己不喪精神外濟于物澤及蒿萊功成不居同於上德趣嚮失者以嗜欲爲樂轠鎖爲榮苶然疲役而心不悔甘乎死地同於喪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夫體冥妙道者非

但民之樂推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戴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于喪失者非但尸䰟之欣樂而失喪之徒亦得其人矣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天下豈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足有不信希言寡辭自然同道道同德洽而無跨跂故次之以跂者不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者舉踵而望又進貌跨者夾物也又起

略貌夫饕餮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勝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言跨步夾物心欲速達何由得行乎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曲則全第二十二章明聖人無爲不自矜伐而未嘗彰顯此章言小夫則不然自見已之才義賈衒而蔽人其於事也豈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義已而惡人其於理也豈

得彰乎仁不濟物義不裁非自取名譽以爲光燿其於治也豈有功乎矜大已能以壓愚下其於道也豈得長乎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附形曰贅疣之類也已上自矜等行其於無爲常道猶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屑身處之乎跨跂贅行有道不處其迹混成故次之以有物混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眡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眞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下母

寂者無聲寥者無形旣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窅㝠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況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物雖千

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斂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

曰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夫大道無形故眡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然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字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爲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逝愈逝愈遠莫究其

源故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眂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遠曰反反復也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道爲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圍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天者顛而在上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動柔順安靜厚載無窮

故曰地大王者淸靜無爲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爲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

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于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愼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爲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

混成之道是謂彊名彊名四大王居其一

王者以重制輕故次之以重爲輕根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則爲風霜之所零落根本堅重而處于深下者則物莫能傷而長存以況治身治國當以厚重爲根本夫龍蛇蟠屈沉靜則能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夭斷以況治身者心安靜則萬神和悅故無嗜欲奔躁之患治國者君無爲則百姓樂康故無權臣撓亂之憂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屏車又大車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
人君子未嘗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輜
車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爾況於至道豈
敢須臾離乎或以輜訓靜者亦戒其靜與
重也又解行邁之人未嘗遠離其輜車重
載者以其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
則有委困道途之患以況君子若離道之
重靜以行輕躁其於身患豈爲細哉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榮觀紛華貌宴安也言至人君子常憺怕

其心不以紛華榮觀爲美無爲宴安超然遠寄遺其驕侈此亦守重靜之旨也一本作榮舘燕舍者謂不樂榮華之舘宴安于小舍而超然遠適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柰何猶如何傷歎之辭也言爲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豈可不守重靜輕身縱欲哉夫爲臣而不鎮重則失其身本而亡其職分古本作輕則失本人君不守無爲清靜

躁動擾民則失其君位而喪其天和矣舊說曰人君輕易煩擾則民離散誰與爲臣人臣飾詐干祿躁求權勢坐招竄殛不得事君二義俱通重靜之法唯君子善行故次之以善行無轍迹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行者順自然而行也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謂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夫無觀無執蓋得之於心則不出戶而無轍迹也善言猶莊子

之卮言酌中之言日新之變合於自然涯分而無過溢之談如是則無瑕疵讁責之過也善計者謂守一無爲因任萬物使長短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而不損其自然之材器也莊子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此貴夫無爲而去其籌策也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照昭乎進乎象矣此皆有爲機變休咎之學也至人游心於物之初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爲

萬物所役計已之身即知于彼故不用籌策善閉謂心無爲也心無爲者雖聲色在前而諸境不入于眂聽此不用關楗而莫能開也橫曰關立曰楗善結者謂以道約事也至人簡易無爲善以道繩約貪縱自然結縛情欲而脩然清靜無勞解釋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夫聖人體合自然心冥至一故能芻狗萬物

爲而不恃因人賢愚就之職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無棄人又能隨其動植任其材器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至于瓦礫稊稗咸有所施故無棄物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鴻烈解曰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於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使

善呼之一呼而杭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
有伇能之士故曰無棄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謂有道之士也經曰立天子置三
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
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

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為資給役
用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

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
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
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
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
所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
當之兵三却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
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
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
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
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

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遂還師無技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怜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夫人雖因師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御駑駘

爲騏驥良匠不能伐樗櫟爲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此眞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

大爲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善行善言所以救人救物也爲師爲資所以知柔知剛也故次之以知其雄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尊强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强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宇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於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有道之士心宇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

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燿此
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取以為法式者是
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將與道冥極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有道之士雖為人所法式當守卑辱持勝
自汙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
是德充而無名復歸於道樸樸謂隱材藏
用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復於道樸則渾淪冥冥視聽無得此乃體冥眞理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爲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也夫人眞心之散則爲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爲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陸希聲曰於乎大道廢有仁義大樸散而爲器聖人能用其器

故可以爲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寘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矣知雄守雌謙德如谿谷之就下知白守黑自晦爲天下之法式法式德用將欲有所取焉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道無爲自然也雖秋毫之小而尚由之況天下乎今若不由其無爲自然而恃其果敢將欲力取天下大器而自縱有爲者

非徒失道吾必見其不得死已已者死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

乃天下之神物也莊子曰闈在宥天下不

闈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謂不

治天下也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無爲任

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物寧也不任無爲

自然而有所爲者猶拙夫斲木雖加其工

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
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
自謂聖治非唯喪至理亦將自失其眞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
隳
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誠心行
其事者有僞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僞意
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爲也或有呴之爲
温謂讃譽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爲寒冐
毁呰致人之惡者又解呴温諭富貴吹寒

諭貧賤猶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
代謝亦復如是或有見强而扶之者或有
見羸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强者或有抑
之致羸者此人情之傾奪也或有載而安
之者或有隳而危之者自此已上並是失
於自然專任有為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
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奢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是以治天下
之聖君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捨乎

有爲歸乎無欲去造作之甚者復乎自然去服玩之奢者復乎純儉去情欲之泰者復乎清靜雖甚奢泰之三名乃無爲自然之一體因茲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特垂深戒也將欲必敗强贏傾奪縱已奢泰不若以道佐人故次之以道佐人主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欲五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欲五

碧虚子陳景元纂

道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君者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

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强兵于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恚未發兵也疾眂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之是謂獸窮即搏故曰其事好還

師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凶變必水旱繼

生治身解則多事爲師旅煩惱爲荆棘㖑
欲爲大軍疾病爲凶年隨義縱橫淵旨莫
盡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憍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惡之然而明王聖
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原
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
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
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

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
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
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
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
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
敢以兵強天下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
也果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不
敢以兵刃取強於天下也雖有果敢濟難
之勇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是謂
善用者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以除暴爲事非用果以爲强也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㓜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暴興則敗矣旣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應之

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佐主當以道德不可以佳羨强兵故次之以夫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爲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用也且兵戈之屬傷人形神唯凶頑者樂爲也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處之乎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陰主刑殺主剛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疊而言是經解經也夫兵旣主殺主剛强以傷害爲用是謂不善之器也君子以無爲自然爲心道德仁義爲用兵只可以爲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

已而用之然未嘗爲起戎之首故不敢爲
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
蓋義兵以尅定禍亂應敵爲用非貪土地
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
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爲上也又解不亂
曰恬夷心曰憺事至而不動撓者此治身
之法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共貴也今不能以德懷來而興師用兵殺伐求勝豈有道者之所佳美哉列子曰趙襄子使家臣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曰勝而不美然而有美之者是好樂殺人也

樂殺人者非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矣此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祐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爲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當復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戰勝則殺人多

勝而不美故悲哀而傷泣之上將軍居右右位主喪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貴唯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毫微虛中藏實陽內含陰所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既而無名即非器用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眡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

有明可以役其眡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皆無爲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爲之本恍然在上窅然虛懷則外物不能累其眞嗜欲不能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天無爲則陰氣降地無爲則陽氣騰兩無爲相合則和氣并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

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爲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名器者亦盡爲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

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既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注解釋義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徧上則清都紫府下則瓦甓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守清靜無爲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猶川谷之流與江海源通順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爲

診也守道則萬物賓服能自知而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而分別之謂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
也是謂適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
守之謂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謂
自適其明而已此超乎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不常勝之道曰强
强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則勝至於如己者
則殆矣自勝者常勝之道也常勝之道曰

柔柔能自謙物必推先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常安無殆非強而何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者謂止其欲也欲心不侈儉嗇自足可謂富矣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勤行必

獲可謂有志節矣莊子曰曾子居衞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

形養形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謂知
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也
保其常理安之於命不以得喪動其懷是
能久矣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為樂知翛然
而來遇死不以死為憂知翛然而往直順
命以待終不殘生以自喪故曰壽也嚴君
平曰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
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

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以爲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則無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精神不積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子民達道之意莫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

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
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
民佚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
遊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
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
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天地

所貴群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
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陸希聲曰知出
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
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

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跺爲有德之强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强行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知人則勝人自知則知天已而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汎然無繫得其道歟

故欲之以大道汎兮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繫著貌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而直乎繩圓乎規而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汎汎

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體
乎或可乎左或可乎右皆逢其源而無所
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乎上地

恃道之陰氣而安處乎下天地至大猶恃
賴道以爲用況萬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
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有
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
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獨化物化而

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己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仁愛畜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則無所不入可以名其樸爲小矣一本作衣被萬物衣被爲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圍萬物歸之而無

不同同之而不爲主莊子曰不同同之之

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道爲大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穀是終不爲

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猒是能成其大也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莫不可

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

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

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

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

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嘗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

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眞之大道矣大道汎兮而左右逢其源萬物知歸之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象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太古之君

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
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
夫鴻荒作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
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
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
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
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
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
法故四時資之爲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
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

有不有爲生於不生爲否於不否故道無爲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爲哉不無不有不爲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天德而已矣使道變化待有爲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

樂與餌過客止

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爲之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爲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

過焉餌之飫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猒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夫樂佚餌飫則過爽隨焉太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

言不美也清靜無爲則民樂其性故含餔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審聽咀嚼哉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爲屬於眂聽則窮矣自然無爲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用之不可既也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執則用之不既若執而有之豈免歛張與奪故次之以將欲歛之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爲辭近乎縱横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爲體權以反經爲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

知常之數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嚴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

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
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
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含
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

之則閨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
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
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
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
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心也莊子稱徐無

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歛張之權也若以此理而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强

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其道之理與就此

而論權變之用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淵泉則螘能呰之國家之權謀泄于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雄乎陰符經曰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魚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濊烈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

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朞年子罕遂刦宋君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歙張與奪之術是謂微明明則魚脫於淵微則入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侯王若能常以

虛爲心以無爲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寛宥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爲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爲言而滯迹之流執淳樸之有而爲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

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侻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重淵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道常

欲五 十五

無為是謂常道常道應變而無不為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欲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欲六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下篇明德以不德爲元不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有名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

匿燿支離所爲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澡散因循任物物係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己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故曰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迹無以爲用也謂無用

已爲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言上德之人心旣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爲不逆萬物故無爲而無不爲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爲古本作下德爲之而無以爲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沖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爲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為之其所為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

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
揖讓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
帛交馳威儀相答肇跽曲拳進退顧揖此
禮之文也故為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
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
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為之然
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
答故曰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艴
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
又失禮之甚者也老氏舉渾淪分散一至

於此在下文也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導
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
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
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
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

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
而爲一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

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爲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仁者親也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義者宜也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禮者履也履道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敎亂也失者亡也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嚴君平曰帝王根本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

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爲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爲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僞所起忿爭

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

治哉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
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
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為先見故曰前識

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
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矣禮煩則亂智變
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憺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務誠實曷嘗華綺詐僞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並作處字有妙道然

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謂之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在德不失故曰下也上下雖殊而各得

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爲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爲靈物散爲光燿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陽同波居王京而不清處瓦礫而不溷上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謂之眞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眞宰卷之則

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虛心待之一自歸已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氣也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焉地者純陰之質也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焉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也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焉谷者溪之絶深者也且

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
數之大物者形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
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
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
而爲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
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
之謂沖一失則凡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
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字於義闕焉此
取古本爲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
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

爲萬物之靈侯王爲人之君故總而言之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關於理亦通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無以者致誠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絶沖一不運將恐有開裂之兆且陽氣之亢也必爲災衰沖和

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
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誡之
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
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静之道致剛柔卷折
山川崩缺沖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
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沖和之消也必致
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
失職也夫神者靈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
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
之則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怪祆祥勃興沖

一不居將恐有廢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恃之則失流潤之道致崩夷之憂沖一不通將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則繫於邦國

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從之道致遁逆生性沖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貫三才而爲主統萬物而有之當謙以自牧寄託群才也言侯王無以

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百官失職萬民不歸致蹙敗之虞顛仆之禍自此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爲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爲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

非乎
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者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爲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爲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

有道之君忘名忘已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

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輿無輿言就輿數則有輪轅箱軸羣材之名無有名爲輿者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

之號無有名爲國者合之則爲國矣忽群材輿何以成棄萬民國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愛民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琭琭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顯燿琭琭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爲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石傳奕徐鉉取之得一貴高以賤爲本自稱孤寡反復謙下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

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復卦曰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旣反虛靜爲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

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物之將動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漠虛無無爲

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
其迹眞以爲動行而實無動行也斯所謂
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
也則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熊經鳳騫
養形保神而已及乎爲世用也則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此之謂
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
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
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所非笑
則不足以爲上道也嚴君平曰鵜鶘高飛

終日馳騖而志在乎蒿茅鴻鵠大舉經歷東西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爲娛故無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歸而小魚之所去也高山大丘深林巨壑乃鴻鵠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是以捐聰明廢智慮反眞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淖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棲於意貴賤同域抱德含和大聖之所尚乃上士之

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
陸希聲曰形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
也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形內者也上士
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
之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

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
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
且將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識
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眞精之
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被笑之狀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

明晤也悟道之人含光不耀舉措施為有若暗昧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進道若退

上士頡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雖有聖功進而不取同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纇

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
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支離其
德若絲之有纇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
纇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纇參同不自
分別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
有若深谷無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尾

凭汙溷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跡見遠遺略小節智若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

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

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

質眞若渝

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眞者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云輸愚也或本作揄董遇作摇今依王弼傳奕本作渝

大方無隅

開元御注曰方正也隅角也夫大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

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

大器晚成

備物之用曰器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非一朝而可成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也

大音希聲

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諭愛氣希言也雷霆尚耳況至言乎陸希聲曰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

希聲也

大象無形

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夫有大法象者無象而不應曰大象能應衆象者不可以形定故曰無形

道隱無名

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眞所謂滅迹匿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君平曰道之爲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

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上士勤行建德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洞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

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炁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三才旣具萬物資生也巖君平曰虛之虛生無無之無無之無生無無生有形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物類有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而人次之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道之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

爲天者非天也使人爲人者非人也谷神子曰夫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陽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天地人共生萬物天施地化人長養之開元御注曰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也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物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純陽又

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二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三家之說大同小異今備存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内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沖和之氣盛

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沖氣之異名沖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沖氣以爲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爲和損心志之强梁而求益於道德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夫物有能減損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俗物則惟好盈滿饕餮富貴不知住止而危敗及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夫物情

之損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世人所教各立其我義教之者如諸子百氏自成一家之法其旨善者則歸乎聖人之教其旨悖者則變爲縱横之學縱横則

陷於强暴而不得其死矣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柔弱屬陽生之徒也强梁屬陰死之徒也在上强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在下强梁則爲衆之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爲後世法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强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爲教父父先也本也

法一沖和以謙受益去我義之强梁必守其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馳騁奔競不息貌
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水以至柔爲
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
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道也間隙也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
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
内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莊子曰金
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君平曰有形

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竅

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矣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吾老氏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

無所不通也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

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益於物

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

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爲則滯

迹損物既而無為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文子曰皐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耶師曠瞽而為大宰晋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耶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柔弱不競在乎無為無為之益唯身是親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身為實名為賓捨實從賓是謂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僞而已矣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欲六 十七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未有不貪財貨者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

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雖有金玉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空得竊名贜貨之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喪豈少哉

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乎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費損也夫甚愛名者矯情僞行致損神之

患豈謂小哉多藏貨者貪溓苟得致滅身之禍何嘗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貪貨財也不貪貨財詎有戮辱之患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

自得者矣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見之是丘之得也知止者不貪名位也不貪名位終無危殆之憂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固無戮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親身則知足疏名則不辱知足不辱道成如缺故次之以大成若缺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内者故能包荒含藏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壟酌之而不竭明

鑑應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匱哉

大直若屈

大直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已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爲

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者可謂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巳能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言而言之而無壅蔽若恃巳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説非禮不言而巳無所造

爲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明躁爲死本

盛爲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氷凝清風飂厲霜雪㞕㞕魚鼈蟄伏萬物宛拳

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狐貉襲氊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揹衣出室煖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

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嚴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絶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綌遊燕高臺服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

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内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爲死本靜爲生根者以況君王躁強則拒敵飾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強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衰滅矣靜理則垂拱無爲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謂靜理則煦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清靜爲天下正

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

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訣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爲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也外訣內全是爲有道故次之以天下有道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儉七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欲七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却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守内安而諸侯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户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也故天心和洽群物樂康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謂時否也時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藏虛而水旱數郡縣盜起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駭之馬生于郊境故陰陽隔閉庶類悽愴也

欲七

罪莫大於可欲

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不反是故遂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縱憍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為罪之因莫重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

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覩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
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
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
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
非名之爲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

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
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爲咎咎又
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爲也小則
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者是謂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謂知足也高士傳曰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善聞君平辟命不起而問之曰何不往仕君平曰無能自發沖即為備車馬衣糧僕從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一席萬金子無儋石之資而曰有餘謬矣君平曰吾嘗宿於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時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席而錢自至

餘錢尚有數萬上塵厚寸不知所用我有餘而子不足乎沖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馬生於郊禍咎之重大乎道無不在何必遠求

故次之以不出戶

不出戶知天下

夫聖賢之爲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遠也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

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夫如是又何出户而知天下哉

不窺牖見天道

夫人七尺之軀四支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人君守形清靜則天氣高明而自正人君縱其多欲則天氣昏瞋而煩濁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嚴君平曰是以聖人不出户上原父母下

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己故明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原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靜爲師太和爲友天下爲家萬物爲體眡彼如己眡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知故絶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所謂以一體之中法天地萬物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失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聰明察物求之愈遠知之愈尟君平曰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家者知人之根本也身者知天地之淵泉也觀天下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户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眂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記曰欲

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無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夫聖人不行天下而察知人情者以身觀身以內知外所謂獨悟也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諭遠所謂冥覽也

不爲而成

聖人無爲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蓋因學悟故次之以爲學日益

為學日益

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尚賢滋起則爲學之士博覽多識日益聞見遞相夸企喪滅

淳風而不自知也

爲道日損

夫道因爲學日益既益即損而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復初歸根先去智原秉要執

本日損云爲漸入虛妙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夫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合以至無爲己既無爲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爲也自爲則無不爲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賢行道先修身心然後及乎天下上言

治身以無爲此言治天下以無事故聖賢之用心常慮一物之失所將欲救獘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當以無事爲術無爲爲教無欲爲寶自然俗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猒也若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眡則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既益反損

損至無心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一故應

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豈非以百姓心爲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應之以善其性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遷其心爲善矣則

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爲化終不役物使從已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之以信其信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信者聖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其誠爲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能任物情非愛利之使爲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惵惵憂勤貌又不停也渾者無分別也古
之人君在天下也雖治迹憂勤同乎民事
而心常虛澹冥乎自然故能體化合變無
往不可磅礴萬物以爲一而無物不然爲
天下之民渾其心而同其欲順其性而同

其化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
能乎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惵然應彼物
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
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

爲無不爲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歙歙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注傾也用也聖人以無爲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爲眡聰者爲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倣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黈纊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寘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氣一氣變而有物故謂之出生生之極也變而無形故謂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未出乎域中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曷嘗係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眂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

言手不妄持足不妄履動靜脩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困於羶腥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係此十

欽七　八

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尟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

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所論最長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夫人之生皆爲欲利所誘唯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以滋九竅四支故舉動誣誣然如將不得已陷之于死地往而不知者未有不由十三事也

夫何故

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生生猶進生也夫忘生薄己則長生可冀

而進生厚己則近於死地且進生必先之
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體樂性以爲入生
之具然而忘身貪貨者過求養生之物太
厚致其十三事滑亂而速千死地矣

蓋聞善攝生者

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
於衞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期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蒼黒色形

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善攝生之人內得於身故諸疾不生外得於物故諸惡莫犯欲利都忘自然與吉會也器之害者莫甚於兵戈獸之猛者莫甚乎虎兕故兵戈在前而不懾是無所容其鋒刃也虎兕當道而不驚是無所措其爪角也故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無心也

夫何故

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無死地

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而外無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死則喪道悟則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之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

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合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又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

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蛸翹蝡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始道也本也無名也母養也有名也夫道外包乾坤内滿宇宙萬物資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者沖氣爲道之子道爲眞精之體一爲妙物之用既得道體以知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妙物之用復守眞精之體體用寘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爲無不爲故沒身

不殆矣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

此明絶欲守毋之行兊悅也謂耳目悅聲色鼻口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門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又解兊目也緘無猒之目則諸境自絶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衆禍莫干諸境絶則嗜欲之源塞衆禍息則云爲之路閑如是則恬惔安逸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若乃不守母道者開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欲之情長矣通云爲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終身不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

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禍亂未見曰小昭然獨見爲明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欲之銳解云爲之紛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彊矣

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也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智照也智主外外照而常動動爲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内内映而常静静爲己之體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復歸其明此重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内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貽也若事理雙明體用冥一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内映復嗜欲之來萌而歸

子母之元故無自與之殃是謂容用常道也有始而有卒知子而守母塞閉悅愛其介然有知者手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介孤也耿介也嗟時不行古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則行於大道也大道者無爲清靜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爲施爲簡易則導民于清靜之域施爲煩撓則引民於貪濁獨有所施爲是可畏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趣故老氏病之唯慎其所施之敎令畏其導民於衺路謂下文也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蕪

草長曰蕪

倉甚虛服文采

青赤爲文色絲爲采傳云采乃是古文

繡字

帶利劒猒飲食　財貨有餘

韓非作資貨有餘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

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

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

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

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

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

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劒剛强而競鬬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飮食常猒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貸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歛困民財矣仲

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聚歛無已民力殫竭非聖人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上之七事皆用權術非理而陰取民也故曰盜旣爲盜矣猶自夸大故曰盜夸而非

道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兹乎知道而善行者其德不可傾拔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植國者先固其根本而後營其標枝故根深枝茂則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脫失也解離也善以道懷抱民者百姓歸附而不脫離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脫失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善以道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

享祚長久世世祭祀無輟止時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

於身者心閒性恢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

壽延年乃爲眞人矣修道於家者父慈子

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賢九族和睦慶流來

世矣修道於鄉者尊老撫幼教誨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道於國者禮樂自興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則物充實矣修道於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無爲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異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觀者照察也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眞矣以先

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於親則其國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矣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上所陳五事反

觀照察是以知之也經曰不出户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善以道立身植

國德及天下其含德之厚

瞰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illegible]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欲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

憺怕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

其純和之至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

豹之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鵰鶚之類以

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君平曰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容生不生之生身不

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載神氣不依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

同故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其眞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自動者眞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峻作古本爲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

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眞品曰人之生也禀天地之氣爲神爲形受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内邪氣亡於外髓凝爲骨腸化爲筋純粹不雜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又聲嘶也赤子終

日嗥嗁而嗌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爲貴故用之爲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爲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别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動志以心任氣氣盛心彊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巳

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且道以柔弱爲用今以彊壯爲心者謂之

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無如早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德厚靜默〕

〔了悟忘言故次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呰非呰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

問無爲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
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
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
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
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
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
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
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

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

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興損聰棄明之説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眂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然塞兊閉門也

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此已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鋭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

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踈澹泊無欲守分知足

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而賤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爲天下貴言

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爲之君用政教爲治者民雖不濫而凋弊日深迹用旣彰安能長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

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

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爲可大可

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

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漢河上

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

是哉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禁令也夫君不能無爲而以政教治
國禁網繁密民憂其抵犯無所措手足避
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務
上下欺紿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
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
爲好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

惟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刑教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一小則

盜鉤大則竊國也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

故聖人云

老氏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云云者謂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故舉以證之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言我無爲而天無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我無事騷擾節用儉嗇民厚其業其家自富也我安靜不言憺怕自守民挹天和其俗純正也我無欲沖虛去華崇本民無奢企其性自樸也苟有爲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

謂聖人者原天地之義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眞絕去六情民自隨我而清也治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其政寬裕故次之以其政悶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開元御疏曰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於清靜而日益敦厚也古本作偆偆王弼本作惇惇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爲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言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夫悶悶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樂之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夫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之畏則戒慎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謂

福者莫不喜之喜則憍矜而禍藏其間矣禍福相因莫知其窮極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數也夫禍藏福中有福而憍矜則禍至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慎則福來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

其無正邪

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為

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爲正其
正必復爲奇有心爲善其善必復爲妖矣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
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則奇謀
譎詐生故曰爲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
不善則妖祥狂妄興故曰爲妖若任物之
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眞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竒爲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西昇經曰爲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爲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已之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穢

廉清穢濁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化不以已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

洗除穢濁耳古本作劌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氣耿直自任不曲而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亦猶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光謂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復能葆蔽隱晦不以己之強智爚耀於物使之殂喪也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

也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福禍倚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事無爲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廩實而知禮節然後蓧精愛神蠲潔祭祀粢盛豐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

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

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猒可以爲有土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百姓豐厚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蔕花趺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蔕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蔕固則花實不落可謂長久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爲固蔕於清靜社稷延遠故謂之長生䝉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庭曰修道之士嗇神安體積氣全和內固

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淍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蔕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之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固柢本也事天積德可以有國故次之以治大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調其水火使其自熟則全若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則安若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爲清靜之道臨莅天下沖和之氣徧于區宇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雖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西昇經曰所謂爲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神者靈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是由人不作疊則祆祥何縁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爲清靜則鬼神感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列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天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

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杜光庭曰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爲治旣不傷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大國交歸

十二

欽八

以靜安小故次之以大國者下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所以能爲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疊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使其歸已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不攝在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爲用故鄰國柔服咸爲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懽心也嚴君平曰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

不以求地襄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賢傑以耕織以裒畜積結縱連横以戒不虞發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爵而

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爲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爲子弟之國蕃墻之臣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不統處下而恭謹不以慢傲爲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嚴君平

曰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循德也無行以舟與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樸貴耕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餓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爲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鄉人之助發原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縣命欵欵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爲諾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辭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損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廉慎而得事其威權也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欲八

十四

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并畜聚小國之人哉但執謙尊之義以為常道也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

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驕事於大國之人哉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國小國也夫小大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謙下誠亦曲全宜為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

大國謙下蘊道之奧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萬物之奥

奥藏也曖也蘊也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奥爲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奥虛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

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紛繁皆稟道之所育曖然無不賴其庇廕矣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超遥輕舉固守妙本以爲長久之寶

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迋道悖德履凶蹊禍思欲返復元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美則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其醜惡矣豈得與夷道若纇大白若辱爲比哉此舉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

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夫不善之人𥳑妄之士猶假美言尊行可以悦衆衆知道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豈長爲不善耶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令化不善之人人君恐化未備更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

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
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之
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
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曰其惟三
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
天子治陰陽親萬民廣敎化此其職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杜先庭曰兩手相合曰拱璧者瑞玉也拱
璧璧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爲乘共駕
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

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爲導謂之爲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爲務經邦爲事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爲清靜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爲夫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乎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此道無爲清靜之道也發聞古之貴此道

者何謂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内卒明於宇宙
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
則善于一身用之則濟于天下雖不曰求
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
得則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
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明乎
常道者豈有罪累邪設若偶失道而偶有
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為清静之道

亦可免戮辱之責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得道之與妙者施爲而無爲故次之以爲無爲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至人爲無所爲任物之自爲物自爲則無爲而無不爲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

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義惡之言而味一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人之云爲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爲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惡起旣怨且惡禍亂之階也唯至人無爲無事無味能灰心槁

骸雖有有爲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爲報乎曰世之爲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陸希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淵通應世之爲而本無爲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爲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

無私恩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之謂也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譬爲於初細之日則

於後無大矣若乃謀於已難爲於已大則
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
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

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
時去之事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
言之也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之
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
熨去之入於分理微鍼取之在於藏府百

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漣滴緜緜消消流流爲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爲難大之事故多敗喪此引聖人終不爲大者愼微之至也聖人不爲難大之事而無爲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業也嚴君平曰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

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爲君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愼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愼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

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爲而成不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無爲之安必由簡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illegible]德眞[illegible] [illegible]室[illegible]暴徵篇卷之九

難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難一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國安靜易為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

禦衺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泯

絕孽芽柔脆易為破除枝榦既成難乎掊

擊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

逭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為之於未有

爲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衰心未萌兆若預爲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萌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平曰未疾之人易爲醫未危之國易爲謀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顚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揞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淩雲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

也一繩制之及其爲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斲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漣滴之流
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
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不見幾愼微以致後患也患不
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
可拔而絶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梢
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

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圯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瀰岐嶺巇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此明遠行不止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九成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爲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爲於欲利

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爲不爲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爲者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功崇近成不能戒愼乃復亡敗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愼末如初則

所爲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爲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世俗損天眞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眞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眞學故曰

復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聖人以不欲不學爲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爲異端恐失其大本也持之無敗者謀其未兆未

亂之徵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者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爲道治身化民者自脩胷中之誠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譽莫聞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悴悴

而智詐萌生將以導其斯民於質朴而復自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于今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每子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盡政爲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慧出有大偽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則必以無爲簡易爲事致民安靜是國之福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杜光庭曰君猶表也

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也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興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蠹民為國之賊以致亡身喪家是以為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民為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為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古本作稽式稽考也謂

考古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深也冥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其迹似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寧地爲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

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之
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
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
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
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
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疇教爾為此言
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
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
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也善為道者不逆於寡德量深遠

如水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猒嚴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懷之也又非崇禮廣遜飾知巧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

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無求而百
川自爲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
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歛有介導而
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赴江
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
觀之早損之爲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
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爲
與萬物市譬大谿谷爲早故能達而不窮
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將欲處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彌固自然爲物所推舉於上矣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巽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无物故能爲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

逸萬民薄聊躬而厚廣物民皆忻戴猶以為輕處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恱隨安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夫有道之君羣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推崇為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僞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德化下下皆化而為謙退也故聖人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而爲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

江海居下流聖王處謙卑俗尚強梁以雌靜爲不月故次之以天下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爲下士所信故以
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羨之不待于今亦
以久矣君爲人所稱羨其道豈足爲大邪
莊子云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
人吾自以爲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羨爲
貴久矣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
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

倚執持實爲脩身治國之至實謂下文也
古本作持而實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
爲珍實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
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開元御疏曰夫體仁慱施愛育羣生慈也
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
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

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物仁者必有勇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賙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无首吉此所謂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行成而昇高業就故得爲天下君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棄捨慈仁將爲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

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嗇節用復爲奢泰貪求廣費斂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反招匱乏之患矣旣而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好處物先恥居人後進無謙退之心動有剛强之志縱而不止則犯上作亂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致喪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三寳之中慈最爲貴故偏歎美也夫主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

慈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歸降若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固哉

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衞護士卒人民也道大似乎不賢慈儉誠如不武故次之以善爲士者不武

善爲士者不武
士將士也夫善爲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
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
夫善臨戰陣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
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

處之豈憑怒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
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和則善
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

蕭熊宜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師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先之以德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夫善爲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常柔弱不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

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
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時行可
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
不爭之德法在用兵
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故舉古之
軍志以明申誡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不得
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爲客也

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
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
又用師之法爲主者以起戎爲謀爲客者
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
近於生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
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
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

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幾近也寳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内也好戰於外猶有勝有負無備於内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

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
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
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
故王者不遺小臣即得萬國之懽心矣公
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懽心矣志士不

忘脩身即神怳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
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
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
非本志則爲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兵戒輕敵

其言易知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經曰爲無爲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爲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惡滑涽但見邊徼多惑於有爲好攻乎異端不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黯闇而不知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百家之言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矣萬緒之事事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

無事為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為教豈不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万在言默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獨無知之下士好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聞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

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嚴君平曰夫世之與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爲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蹈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踈闊矣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

貴矣開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聽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夫聖人內蘊道德喻懷玉也外無文采喻被褐也是以內雖昭曠然若愚昏珠藏蚌

胎玉蘊石閒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凡闇妄知聖人藏知故次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眞知萬事自悟雖能遍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中下之士受氣昏濁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眞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闢上下無常恍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世俗妄執强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世俗有此强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是眞知不病而强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棄智實無世病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

其自無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先能正已然後能正羣生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強知失道如膺肓致災災數至而）

民不畏故次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上人威謂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夫人立身以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

已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誡於近者不悔於遠

無狎其所居

古本作狎習也所居謂所處也言畏愼之

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卑退自持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愼之深也開元御本作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强梁自處在乎和光容衆不迕於物也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猒其所生

猒惡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猒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

元吉若縱其欲猒道慢德禍不旋踵矣舊說身所生者神也人由神而生所生謂神也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爲滑性則神氣散越而生亡故勸令無猒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也

夫唯不猒是以不猒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安有猒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察祐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愛而不

猒惡也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
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
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夫聖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已心原
自知善惡澡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
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動行不
貫術才能爚亂於物恐其違理失當同乎
不畏威者也

自愛不自貴

聖人藻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猒惡怠惰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娱自貴而戕物是狎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猒惡於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内足也

不爲爲惡務於勇殺

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

人
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
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
不爲爲惡
務於勇殺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難二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雜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决爲勇必果爲敢夫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恃其凶頑便施誅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爲不忍殺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

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慈爲實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夫人爲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赦也若乃宥而赦

之必有反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爲禍者有殺之而爲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眞造化安知禍福之

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之事況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之也嚴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爲亡虜或以

匹夫轉爲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爲福或生之而爲禍或殺之而爲福或殺之而爲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

之豈與人校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二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

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来

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甞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

開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繟然嚴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

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畫者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踈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

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

難二

三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

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
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
無爲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爲非欺紿
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
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
之令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
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
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夭死而

脩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且人之自然也含餔而熈乎憺怕鼓腹而遊乎混浩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興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　砍其姦詐絶蹤誰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

之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何須推相輓斷深嚴刑典也杜光庭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黒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脩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敎人動懐慈恕其不善者

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寬大踈而不漏違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天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主司荷察專壬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

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毀樸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悞害良民抑亦斲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識近蔽用近蔽

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繆誤而失自
然之治矣民不畏死惟懼於飢故次之以民之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夫民者國之本也政令煩則賦斂重民貧
乏則國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

立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剝下盈上則君
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
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
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
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

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
重斂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皎然　目君
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有爲則政煩無爲則簡易易從煩則
難治夫上有擊鮮玉食之猷則下有腐糗
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政令煩苛賦斂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
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

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皁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嶮巇亦陸沉而安隱是有以異乎貴生者也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目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民飢則精神散

而輕死足則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眞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氣散眞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百骸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黃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爲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爲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也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

物之藥也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
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
强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

玉眞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
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强則君逸而將憍將
憍則卒暴以逸君御憍將憍將臨暴卒且
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桀紂以百
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
九州項羽怱霸而遽亡王莽旣簒而旋滅

苻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成以取敗此皆兵强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

木强則共

開元御疏曰木本强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故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木之强榦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生氣存則柔弱柔弱者謙之道天道好謙故次之以天之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爲架箭之時準的

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爲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人君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爲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

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裒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

而爲損䷨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爲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

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聖君居物之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貴加人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夫聖人者圓通爲智因物爲心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豈以己所施爲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爲羣材之師也

天道益寡損餘抑高舉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貫

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爲人壅止決流處方置圓坎險高下汙瀆百數以其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而存齒剛則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乃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謙辭言

人君能令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令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一也帝王立國左宗廟
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
穡備粢盛爲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爲
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爲之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
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
國君含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熒
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
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爲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則爲君主尚剛强則招禍咎聖人受垢惡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榮終致災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水之受垢衆惡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和大怨必有餘怨

國君不能無爲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

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是猶代大匠斵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

安可以為善

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為善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不為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爲心也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爲信不復制以法律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爲信約而已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其

君無思無慮朝徹見獨不爲不恃道冥德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故稱無德焉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徹爲跡或謂作執法以通人則凋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杜說爲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和怨則怨未盡息怨則無爲無爲則在小而不貪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夫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爲故民資業豐盛材器偉奇而無所施用此至治之極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無爲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棄末耕食織衣各戀舊鄉而不遷徙雖軒皇几蘧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刳木爲舟以濟水斲輪爲輿以通陸葢適遠之用也今論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貿易有舟有車棄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君既無爲下乃守職百姓不撓四境帖然則甲

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興詐僞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羹而飽滿淡味爲甘葛衣鹿

衆而温凉無文爲美茅茨蓬蓽而風雨不侵爲安南炎北冱而水土任適爲樂自然俗無夭傷土無札癘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雞犬相聞謂民豐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此可以同赫胥尊盧氏之風也民各知足則信實而不華故次之以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苦而澁溢其猶醴也甘則易絶不信者以其華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慱慱者不知

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慱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

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愽謂愽
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
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愽溺心是矣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

積者蘊聚也聖人道濟天下不蘊德以自
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
外亦不聚智於内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
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
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

海内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為
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
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内智也分
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
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
也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
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爲也所爲順理不與
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絕辯忘言强名復泯還歸妙本也）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
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
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
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爲教
之宗敘體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無爲無
不爲陳教之旨敘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
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爲

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為教之用任物之華實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逆不爭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入於妙門者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難二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䟽鈔序　難三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賛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啓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爲近世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霞眞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爲羽流宗匠熟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陞堂覩奥矣廼於講練

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寧覼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磴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强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爲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旣成旣久秘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再三懇請欲鏤版以廣其傳京兆劉伯英贅而成之且囑僕爲序引其心俱可尚甚樂

爲之書浮陽李庭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爲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一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

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乎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

爲天地萬物得一而爲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碧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虛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爲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眞人以謂碧

虛子博極羣書數引廣輿非謏學謏聞之士所能窺測也况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攷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爲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血絡通貫曲暢旁捜巨細畢擧遂爲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噫是經也老子作之碧虛纂之太霞又從而釋之何經歷世數之久而述作之多蓋一之理難乎擬議形容也

雖然後之學者不可畏高而怯其難亦不可躐等而為之易也必也睿思明辨日就月將孜孜汲汲無少間斷深玩而實體之則是一也洞然胷中有不期悟而自悟者矣將見自凡趨聖超然物外神遊八極身居闤苑者未必

不由茲學始其緒餘土苴猶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云沖素大師美田白公顯道蓀先大師長安劉公伯英同鳳翔張公大師鋟梓以行於世且以蒲城党公講師公叔書來抵余願丏序引姑為題其端首焉大蒙古國歲己

酉秋七月既望宣差陝西規措三白渠副使
太華郭時中序

康節先生云先天圖心法也心乎心乎天地間一大義理之府乎太易六十四卦潔淨精微之旨皆自心畫中來二帝三王精一執中之傳皆從心法中出洙泗師弟子一貫忠恕之妙皆由心學中得靈府淵微之地古初聖賢以此而極深研幾探賾索隱以此而超凡入聖悟道彖眞學者欲悟先天圖之祕彖道德經之奧大抵自一心而入千萬世而下以

心印心以聖契聖得老氏不言之教挟先天未露之機獨惟太霞眞人爲能得之方其漱藝苑流詞源濟濟乎儒中領袖追其造道閫探玄機井井然教門凖繩恩沐兩朝名高千古向棲神華嶽風賔樹友睥睨世塵亶履實

踐有日矣丁未冬平涼元帥王公加禮延請我眞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鞭鸞跨鶴以崆峒爲久駐之地宛然廣成子之復出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薫蒸乎和氣之襲人洋溢乎教聲之盈耳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豈特陝西數

十州而已哉蓋寸地明而太空無礙靈臺徹
而止水湛然霽月光風一襟洒落冰輪玉鑑
胷次昭融以一心自得之學造二經無爲之
旨開題訓注援經引子奧義冰釋科文疏解
摭古驗今羣疑睍消言言皆玄妙之門字字

盡眞常之理開者易悟悟者易得老氏胷懷
本趣爍若日星玄中有悟妙處無疑讀之者
耳目惺憹覽之者形神混合目曰道德眞經
疏義後生晚學如披雲霧覩青天登崑崙獲
片玉幸惠後學豈不偉歟元帥王公一日登

諸生于庭囑僕曰眞人道德眞經䟽義與老氏同一心法誠後學所未見道侶中西岐張公大師已爲鋟諸梓矣猶恐流傳未廣欲從是邦點庭珪之漆貯蔡生之楮廣爲印施以大其傳爲學者抽關啓鑰眞大惠也子盍爲引其端予應之曰隋珠趙璧安用賈乎僕素不才何足以知聖人邪固辭弗獲僭爲贅贊是猶模倣天地繪畫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云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象忘言又在後之造道者自得爾時已酉無射寓平涼貢士

馮復述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碧虛眞人曰夫老子道德二經者統論空洞虛无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而已矣所謂廣大而無不

蘊細微而無不襲者也是故司馬遷稱之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今將釋此經先明垂經之主次顯造疏之人夫此經者乃太上老君所說也纂微者陳君碧虛眞人之所作也開題者亦眞人之所自述也大霞老

人不揆淺陋浪述科文疏義兼以消釋開題庶使學人識玄元應世垂經之本末知眞人開發玄元之次序由此科文而入之也以蠡落戈切測海以管窺天眞所謂不知量也今將開題大判分爲二十門具列于後

一者明碧虛眞人始纂微開題之義
三者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
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隱顯之迹
三者明太上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
時所據也
四者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
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居之鄉國也
五者明太上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
主并去周年代也
六者明關令眞人本傳及瞻星望氣知有

聖人度關之兆

七者明太上度關歲月及冉約尹眞人於蜀都青羊肆相會之事

八者明太上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廣聖義謂平王時復來中夏孔子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

九者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冉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

十者明太上懐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明孫孫孫祭祀不輟

十一者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

十二者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爲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

十三者明太上以恬淡無爲守之於内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故稱爲慱大之真人

十四者明老莊亦有妻室子孫然爲大道之宗師者欲使後人知長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十五者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絶故有唐尊爲聖祖焉

十六者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
十七者正明道德訓釋之義
十八者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
十九者明道德二篇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
二十者明碧虛真人纂集訓釋之由發揮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

疏曰此第一門明碧虛真人始造纂微開

題之義今將釋此經先明開題既解開題須明始造開題之人夫此纂微開題者乃碧虛眞人所作也眞人姓陳氏諱景元字太初玄號碧虛子家世建昌曾大父知遜大父令忼並事親以孝聞皆養高不仕先府君正擢進士第解朐許玉切山令寓居高郵以疾終母夫人居貧無以歸子男四人眞人季焉逺除祥而伯仲繼夭乃介然獨有方外志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道大師韓知止爲師三年試經度爲道士

十八負笈遊名山抵天台閲三洞經遇高
士張無夢得老莊微旨爾後隱逸於江淮
間以琴書自娱久之欲觀光京輦維楊使
君禮部侍郎王琪以詩薦于王岐公云鼇
山舊詞長還喜見方瞳時岐公爲翰林承
旨且喜其來俾隷籍於瑞雲由是上宮觀
請講道德二篇及南華亹亹不絶于時公
卿大夫無不欲爭識者於是醴泉觀提總
奏充本觀修撰遇邛王謁眞君祠下召問
道家事以該通奏賜紫衣神宗設普天大

醮有勑令修撰青詞進上稱旨復令預建章閣同天節修奉因召見賜眞靖之號熙寧五年進所注道德經御札批降中書云陳景元所進經剖玄析微貫穿百氏厥旨詳備誠可取也其在輩流宜爲奬論特充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羽服中一時之榮鮮有其比謁告還高郵葬親上時命中使賜白金三十鎰仍宣諭云比期中太乙宮成俾陳景元主之逮還闕令選擧傳加精進戒潔之士共不過二十人同焚修

者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延和殿引見各錫
賚差等十五日奉安太乙翊日聖駕詣宮
朝謁禮畢於延祺殿召見特轉額外右街
副道録并度弟子三人仍本宫每歲許度
一弟子一人月給齋糧米六十斛緡二萬錢
兼給賜南北兩莊土田以贍衆久之以事
累稠遝乞去隱廬阜有司具以奏朝廷不
允復有旨主本宫事令官吏不干預每歲
增賜度牒二道續奉勑旨以九等齋科詭
舛普天聖位升降無倫理令有司置局選

道士三人備撿討俾眞人考校之命右諫議大夫李肅之樞密直學士孫永充提舉承議郎楊傑充管勾刪潤書成進上賜東帛度牒紫衣師號仍許頒行于時朝廷欲進封九天採訪使及五嶽丈人大丞相請眞人著衣冠服色位號眞人遂乃擬定程式方進封採訪使爲應元保運眞君五嶽丈人爲儲福定命眞君所隱有軒曰種玉自大丞相吳奎左相蒲宗孟翰林學士王岐公而下一時宗工鉅儒洎賢士大夫以

篇什唱酬迭遺者甚多以其辭煩故不備録附于别傳在京道官一十二員祖宗朝以京城内外宫觀主焚修勤績者充公輙奏請凡闕員乞試道德南華靈寶度人三經十道義上喜其請降編修所而後道家之學翕然一變自兹始也元豐六年罷本宫事歸隱茅山刋正三洞經法四方采眞之士投迹者熈熈然久之科簡巾囊遊嵩少卜錬丹之所元祐三年因過京師爲中太乙宫主者而下以宫之經始眞人有力

焉乃挽籃輿而留之願備芝朮之奉未幾
朝廷復還右街道録職右僕射蘇謂曰眞
靖當以所業授門弟子不爾則恐陶葛之
學不傳于來世所藏内外書數千卷皆素
所校正又親札三百卷善小楷深得歐褚
法所著書藏室纂微二卷南華經章句七
卷總章三卷抄義三卷寶珠妙義三卷盧
解一卷翼眞撿後義一卷續高士傳改爲
退身傳集三注通玄經四注度人經解注
西昇經晚節竭篋市絳陵㙊神室烹金液

以必九還七返之妙稍彷彿而迫以天年居常好餌雲母粉仍自謂早年嘗服丹砂雖垂白而容顏肌膚如少壯人紹聖元年五月末無疾而忽不嗜食但飲水而已延至六月十三日午初俄索沐浴更衣召門

弟子列于前謂曰爲我寫門狀云參童初府仙衆寫已即俾齋堂外以火化之又令敷坐具向西北遂竦身瞻天門微叩齒復坐命侍者具牋管書頌以示衆曰昔之委和今之蜕質非化非生返吾眞宅言訖神

氣之出猶長嘯聲安然而化崇朝權厝于
宣化門外養生院自形寂而至遷神時正
隆暑姿容儼然如生都人傾瞻者無長少
貴賤莫不賛嘆享春秋有七旬度門弟子
許修眞而下四十人至仲秋哉生明葬蜕
質于本宮所賜之墳園埯壙時忽有三蛺
蝶栩栩然翔舞於壙之前乃至移時壙築
平飄飄然東南而逝集賢殿修撰王　爲
碣銘云於戲有唐司馬子微之坐忘吳貞
節之文章杜光庭之扶教三公雖異時傑

出而先生兼而有之其彥詠之如是雖朝
廷鉅公天下鴻儒接識則與之抗禮無所
屈然推其爲學老且不厭所以琅函寶芨
金簡玉書悉探賾神奧至於傅會燕居明
敏横辯談老莊前世有所闕疑皆别白其

要妙凡詩篇雜文得陶葛體故語句野逸
清勁公卿大夫莫不嗟惜之芝蓋解駕昇
虛入寂莫測其津涯但想象仙標相與講
遺德耳夫眞人行事本末略敘于前開題
之義下文消釋夫開者開發也題者標題

也謂開發此經之義理標題此經之事目將以顯示於後人者也故曰開題亦云開釋此經之題目也將釋經文先解經題夫此經題者號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云太上者老君之尊號也道德者五常之本萬法之源也經者常也法也言此道德爲萬代常行不易之法也藏者藏平音也室者奥也謂玄都寶藏寔藏經之奥室也纂者聚集也微者玄妙也謂採摭藏室之奥典纂集前賢之微旨將以證解於道德

也故云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也此其大略爾其隨文詳解之義已具於開題中一一次第詳解今此科文疏者乃太霞老人妄解開題而述之也云疏者疏（平音）也決也譬之積水壅塞不通順其流而疏決之使注之於江海也今將開題大綱科判分作十二門而疏決之使諸學人沿其疏而通之於道德也故曰科文疏爾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難四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暑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開題

題曰凡題曰者即是碧虛之開題也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爲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非其遐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

疏曰此第二門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隱顯

之迹就此門中復分爲二段　其一明太上姓字謚號　其二明太上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隱顯之迹　一明姓字謚號者題曰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或云謚號曰聃老子者太上之内號也老子之號已具於第十一門詳解老子姓氏曰李論其得姓之由載於第三門中詳解今將諱字謚號之原次第釋之其諱曰耳字曰聃或字曰伯陽或謚曰聃廣聖義引元君内傳云老君在世凡有九名一名耳字

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渺邈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令顯行於世者唯第一名耳字伯陽是也謚曰聃者夫人之生則有名有字有號死則有謚法也或因其德或象其形爲謚也耳大而垂曰聃老君生而耳大復有三漏其狀聃然而垂乃大聖之異相也故後人追謚曰老

聯此太上名字謚號之所據也　其二曰
百王師萬天主者題曰按道家經籍所說
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
上代爲帝師道家經籍者乃玄都寳藏三
洞四輔龍章鳳篆之書故以經籍總言之

也於内言我太上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
然之妙夫挺者時挺拔擢羣類之義空者
虚也洞者通也無也混沌之先寂然有無
惟空無洞達虚極自然而已按廣聖義云
夫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

元炁之祖也當是時也無光無象無色無
聲無端無緒杳杳冥冥故曰空洞又曰老
君以虛无爲體自然爲性莫能使之然亦
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
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言我太上老君上無
復祖唯道爲身合則成形撒則爲氣稟自
然之妙掌造化之權當混沌未分之前空
洞無有之上其道體具身己特然挺出兆
現於此時矣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
之先此之謂也常居天上者謂遊歷諸天

爲萬天之教主也按猶龍傳云昔尹君眞人隨老君西入流沙訖復從聖駕上遊三境九天以至於萬天太上每至一天但見彼天帝王金童玉女千乘萬騎瑤幢羽蓋仙樂滿空來迎太上老君至彼天中遊諸宮闕爲彼天人廣說妙法而爲教主也又別至一天其儀仗音樂遊宴宮觀說法傳經例皆如此以至徧歷萬天莫不皆然又按廣聖義云老君時亦上朝元始䟽平聲奏罪福中謁玉晨校録九宫下統三界死生

之簿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咨求風雨
水旱豐儉逆順死生善惡之事焉以至遊
行萬天弘揚道化而有一老君凝然常在
太赤天太清境太極宮中矣故云常居天
上也代爲帝師者廣聖義云老君於上三
皇時人尚淳朴以龍漢元年號玄中大法
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
天人也老君於中三皇時赤明元年號有
古先生出靈寶眞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
開化一切救度兆民也老君於下三皇時

人心朴散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降洞神眞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羣品也此上中下三皇時所留經教三十六部祕於上天未傳於世按玄綱論神道設教章云初祕上玄未流下土是也後至伏犧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淸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爲師說元陽經教伏犧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仰觀俯察制嫁娶叙人倫之道焉神農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

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爲師說元精經教
以化生之道於是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
藥以治百病於是嘗桑得禾嘗柳得稻嘗
榆得黍嘗槐得豆嘗桃得小麥嘗杏得大
麥嘗荊得麻百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

以長善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
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祝
融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
年號廣壽子下爲師說按摩通精經教以
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人得保其壽焉自下

三皇以後伏犧以前人無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化天下漸漸生心辨形食味衆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老君自伏犧以後示以世法於是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別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取諸大壯爲舟車以濟不通取諸渙制棺槨衣薪取諸大過造弧矢以威不順取諸睽立刑法以戒兇暴取諸噬嗑造書契以代結繩取諸夬以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取諸隨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取諸噬嗑耒耜杵臼之利取諸益重門擊柝之規

取諸豫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黃帝
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
之爲說道德經及道戒經教以治國治身
之道帝行之跨火龍而白日昇天矣其道
德經於此爲初傳顓頊時老君下爲師號

赤精子居衡嶽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
道帝嚳音酷時老君下爲師號錄圖子居江
濱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帝堯時老
君下爲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
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虞舜時老君下爲

師號尹壽子居於河陽授帝道德經教以無爲孝悌之道帝行之天下從其化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其道德經於茲第二傳矣夏禹時老君下爲師號眞行子居于商山授禹德戒經教以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檄召鬼神之法於是禹行之濬九江決百川而通江海矣殷湯時老君下爲師號錫則子居灊音潛又音尋山授帝長生經教以恭敬之道科曰大聖眞元祖生於浩劫先來爲百王師去作萬天主象

經垂衆號龍德被羣生一千二百名讚揚無窮盡題曰此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者莊子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者天地四方是也言所以論之者皆六合之外事非經世之書云存者在也聖人存在而不敢非斥之故但云存而不論也題云非其逕庭（去聲）之語舉其大槩云者莊子逍遥遊云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者過差也大槩者大綱也言此上諸說皆方外之談其不近人情者宜矣非

其過差之言舉其大綱而已故題云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蓋舉其大槩云

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於李氏降生於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而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遥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果或云靈飛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

日卯時生也

疏曰此第三門明老子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之據也即此門中復分爲二節消釋　其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也

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者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現於李氏者按廣聖義所引元君內傳云夫老君在天爲衆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爲常存之道化爲天人生於億劫之前爲萬聖之君長故

元始天尊玉晨道君賜其眞號曰太上老
君在於五太之前歷劫以來有此號矣雖
代代應現爲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
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
爲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爲妻老君乘
日精駕九龍車化爲五色流珠或云流星
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胎託孕歷八十
一年矣又按廣聖義云寄胎慧者老君愍
時凋弊乃欲隱聖同凡反神降生以救於
世遂於殷第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庚申

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爲五別一者大道應化託孕人間乘日精爲五色之象以明太陽之德　二者乘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下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　三者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　四者玄妙玉女感孕之後容貌益少神氣安閑八十一年悅豫無比此聖人降迹之異也　五者聖母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夏無煩燠

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潜衛
故八十一年不覺爲久此明大聖感孕託
胎與常人不同也此爲太上感孕託胎朝
代歲時之所據也故題云老子母感大流
星而有孕應現於李氏者也　其二明得
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之所據也者題
曰其聖母常逍遥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
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
者夫聃聖當殷王之代憫時凋弊欲降聖
同凡叐神示迹乃暫假胞胎而孕育大彰

神變以救於世故託迹父母而降生焉按
本紀云父姓李名無果一名靈飛一名虔
會母曰尹氏名益壽當殷二十二王武丁
之九年二月十五日時聖母適逍遥於李
樹之下剖左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
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又以手指上下曰天
上天下唯吾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我
當闡揚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
方下及幽牢應度未度咸悉度之已而千
真萬聖徧滿空際悉來衛護致感空中聖

賢共讚十號云一曰太上老君二曰圓神智三曰無上尊四曰帝王師五曰大丈夫六曰大仙尊七曰天人父八曰無爲上人九曰大慈仁者十曰眞元教主此諸聖眞空中所讚之十號也俄而又感九龍吐水以浴聖姿吐水之地因成九井今亳州太清宮號九龍井至今存焉此亦出化胡經所說夫大聖降世異迹其有如此原夫老君李氏之姓其說甚多且按大唐天潢玉牒云夫聖祖其先本顓頊之後顓頊生大

業大業生媧音瓜媧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
貫昴而生咎音皐繇音姚咎繇生伯翳伯翳生
理徵伯翳之後代爲士師至理徵避桀之
亂遁居伊侯之墟因食李實改理爲李氏
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爲功遂以理爲姓

其後子孫或爲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
改里爲李氏理徵生利貞當殷湯之時也
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
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
有相城明生慶賔慶賔生靈飛一名虔會

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矣前云指樹爲姓因姓李氏以此考之或姓理或姓里或姓李音聲雖同其字則異也此隨時變易不足取也唯指樹爲姓杜天師以爲當矣隋薛道衡老君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以此論之指樹爲姓似爲允當其次論降生時代歲月者按廣聖義云夫老君乃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爲先生於末代而不爲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胞胎誕

肓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迹人間
示有始也誕形聖毋示有生也母事元君
示有尊也今接諸經誥前後降生略有三
度
第一降生者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
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罡靈鏡山李
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
出于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
爲姓名曰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
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

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第二降生者以殷之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爲太一元君今詳此說即是亳州降生之年月也即今之衛眞縣太淸宮寔降生之地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葛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之陽爲周西伯之師號燮邑

子自殷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函谷關又一百七年上自殷武丁九年下及周昭王二十五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是故司馬遷稱曰在世二百餘年時人號爲隱君子是也或者妄云周平定幽厲之世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爲謬矣何則若是平定幽厲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亦不得與尹眞人於函谷關相會傳授道德經也足知非平定之世降生也明

矣
第三降生者按猶龍傳引混元本紀云太
上以周昭王甲寅年昇天甲寅年即二十六年也不著昇天月日後見西蜀張揆之注北斗經云太上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爲昇天之日後至乙卯年分身潛降於西蜀錦

江之濵託孕於太官之家至昭王二十九
年丁巳尹喜至蜀本無青羊肆太上在太
微時先勑青帝之青童降於蜀都化爲青
羊尹君見人牽之忽然而悟曰既有青羊
復在其肆太上所約此當是也因問牽羊

者曰此羊者孰氏之家耶答曰我家夫人
誕一子而白首啼聲不止投於水火皆不
能害有一道者言得青羊乳與之則其啼
自止故市此羊也喜囑曰爲我白夫人之
子但云關令尹喜至矣於是依其言而白
之兒聞喜至即從懐抱振衣而起曰令喜
來前喜既入太上忽長丈餘身作金色項
負圓光建七耀之冠披九色之帔舉家見
之皆惶懼無地太上曰吾以太微爲宅眞
一爲身太和降粹耀炁爲人主客相因寓

迹於此何乃怪也喜乃稽首再拜而言曰
茲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
起居安否老君怡然而告曰與子别後何
得何喪汝存道守一還有益邪喜曰自奉
祕要麤得其妙濟度之恩過於天地老君
曰吾昔留子以居世清齋千日故待子於
此今子保形鍊氣已造冥妙而心結紫絡
面有圓明金名表於眞圖玉札係於紫房
炁參太微解形合眞矣言訖三界聖眞千
乘萬騎浮空而至因授喜紫芙蓉冠飛青

羽裙丹襡綠袖交帶霓裳羅紋黃綬拜爲
文始先生賜任無上眞人從此乃得叅侍
龍車遠遊天上地下焉 云云
太上昇座爲母說元陽經今在成都西南
數百步中和二年獲靈塼之所詔建青羊

宮是也斯即第三度降生之時矣三次降
生以爲定議今此開題中所引即是第二
亳州降生之時也
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顙聃
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

月玄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
文蓋禀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
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

跡曰此第四門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
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生之
鄉國也就此門中復爲二節 其一明太
上相貌異常 其二明太上所生鄉國
一者明太上相貌異常者題曰老子身長
八尺八寸黃色聖容如金故云黃色廣顙顙額也言其額廣闊
耼耳耳大而垂曰耼大目無所不見曰大踈齒齒大而散曰踈方

口口談道義曰方非謂其形四方也孔子亦河目海口皆聖人之異相也厚
脣脣曾敦實曰厚額有三五達理理文也謂額間似有三五之字通達之文也日角月玄謂兩額間似有日月之形如日月之在天無有遠近幽深無所不照非實有此日月也又面如滿月也玄妙也言聖容玄妙美好也
鼻有雙骨言有三竅也耳有三漏亦有三竅也足蹈
雜四 十三
二午言足下有二午之文也手握十文言兩手各有十字之文亦如大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爲治字此聖人之異相也蓋稟氣至
清受形特異也且夫自古聖人皆有異相
況我太上有大聖之德具七十二瑞相八
十一種好其天相端嚴聖容特異不能徧

舉又豈止此數端而已哉　其二明太上
所居鄉國者題曰太上生於楚國苦縣瀨
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按大唐天潢玉牒
云聖祖其先昌祖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
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瀨陽鄉之北因立
廟焉今云楚國者或疑郢州即古之楚國
也苦縣乃其隸屬焉又今亳州城父縣東
三十里有天靜宮乃聖母感孕之所也見
有流星原晝寢堂存焉城父縣亦古之楚
國也詳夫太上受孕於城父天靜宮降生

於苦縣太清宫苦縣即古之邑名也漢魏
以來名谷陽縣至有唐乾封元年改爲眞
源縣中和二年升爲赤縣至宋眞宗朝改
爲衛眞縣即今之衛眞縣瀨陽鄉谷陽鎮
太清宫是其地也渦水之陰者即今之太
清宫在渦河之右故云陰也陰亦作濆此太上
所居之鄉國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seal]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難五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䟽卷之三 𦤢五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爲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爲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畀秩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因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爲御而遂去周

䟽曰此第五門明隱聖同凡潛居畀秩以佐時主及去周之年代也就此門中又分

爲二其一明潛居畀秩其二明去周
年代一曰潛居畀秩者題曰紂二十一
年云云至因而退官夫岐山者即今之鳳
翔府岐山縣是也乃昔日文王爲西伯時
所居之國也伯者五等之爵也當紂之末

年文王守岐山爲西方之伯有聖德焉人
心歸服者衆故魯語孔子云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當是時也老子居岐山之陽號變邑子
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爲守藏史作

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
義鳳集于岐山禮記云周之興也鸑音獄鷟
音濯鳴于岐陽遂以岐山爲縣之名鳳翔爲
府之號鳳翔城之北一十八里有老子故
居之處至有唐建啓聖宫武王克殷老子

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而有天下
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老子
仍爲柱下史至昭王時太上見周道將衰
因而退官焉自文王至昭王皆在于周猶
爲史官故曰居周久之潛默早秩以佐時

主也　其二明去周年代者題曰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爲御而遂去周者此去周之年代也薄輦者輕車之名也徐甲者御太上之車者也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

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令汝御車與汝雇直日百錢候諸國還以金頓償之何如甲如其言御車由函谷而至終南山下老君欲試之乃令放青牛於野以吉祥草化爲一女子姿容絶整行及牧牛

之所輒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遠適流沙必無返期遂廢約矯詞詣關令執牒訟老君索雇金也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以太玄生符投之即再活汝奚不念此汝還我符則我償汝金言訖符自口中飛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爲枯骨矣關令憫甲違心復死仍欲覲老君起死之術遂稽首懇告于前曰甲之雇直喜輒代還願大聖哀矜赦其罪戾賜以更生則幸矣

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以符投枯骨中則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死爾遂給雇直欲遣之甲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慈曲赦罪戾令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太上竟弗許終隨之此太上去周之年代乃徐甲御車因由也

題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公陽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善內學星象服精華謂日精月華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又曰喜母晝

寢夢天降電光流繞其身咽之而後生喜喜
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
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
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
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爲東宮賓友
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
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
邁知有眞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
香以俟應兆
疏曰此第六門明尹喜眞人本傳乃瞻氣

望星知有聖人度關之兆也其真人本傳之行事太上度關之應兆開題已詳不假消釋

題曰至七月十二日甲子到關喜擎跽曲拳邀老子就舍進巾櫛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

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都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昇乎太微喜候先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絶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巳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

疏曰此第七門明太上度關傳經歲月及再約尹眞人於青羊肆相會之事就此門

中又分爲二　其一明度關傳經時日其二明再約青羊肆相會　一曰明度關傳經時日者題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擎跽曲拳者莊子人間世云顏回曰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擎乂手也跽跪膝也曲拳折腰也授道德二篇者按尹喜內傳云眞人本爲周康王大夫善瞻天象遂於所居之宅結草爲樓即令終南山下號樓觀者是也每登樓瞻望見有紫氣浮關融風三至天理星西行乃知有聖人度

關至昭王時請出爲函谷關令掃路焚香以俟應兆乃戒嚴門吏孫景等曰若有車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度關急來爲報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到關求度門吏孫景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關令曰有一老翁皓首聃耳乘青牛薄輦車從東而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

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
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
聽度吾無所取勞予懇倒若斯有愧展敬
爾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
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
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不終不始
永劫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
耶此二試也喜曰今覩聖人真姿超絕乃
天上至尊何邊夷之可往觀乎願不託言
少垂哀憫老君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

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又自秋
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紫氣狀如龍蛇而
西度此眞人度關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秘
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也昨乾象如此
故知當有聖人度關自爾以來夙夜思存
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
誨開濟沈冥老君以三試皆過乃怡然含
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既
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反覆再三然後聽
喜所請故四皓云觀老君與尹生豈不冥

悟先機耶然而執此謙辭者欲教世人授受之禮爾於是邀老君就舍設座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與世傳洪大道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爲喜著書於是遂授道德二篇焉按廣聖義云據周昭王二

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爲老君過關之年月也何則喜爲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爲函谷關令即得與老君相見也若據藏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此過函谷關年月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

年庚午年内又無癸丑此爲悞矣又文如
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
喜之前即與太上不得相見也亦爲悞矣
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
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爲悞耳今詳按
古今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
甲子度關爲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過關
日月已具于前夫說經時日者按廣聖義
所引葛仙翁内傳云黄帝時老君號廣成
子居空同山爲帝說道德二經及五茄之

法應號五聖圖又老君内傳云老君帝舜時號尹壽子居于河陽爲帝說道德經教以孝悌無爲之道帝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所以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竄四凶明四目達四聰外撫百姓内親九族天

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諸家所說皆言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喜託疾退官至當日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篇焉史記列傳云老子

爲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子當周時居景室山常與五老人談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餘言其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序云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足明此經非特爲尹喜一人所說也亦非景室山中所著也又按列子引黃帝書谷神不死一章則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爲帝說此道德二篇所以黃帝

著書全引此一章爲證昔沖虛眞人爲諸
弟子說天瑞之時據於黃帝書中所見即
稱爲黃帝書也亦如莊列書中引用老聃
孔子爲證者甚多故後人凡有著述復引
用莊列爲證者亦不少矣但云莊子云列
子云不曰老聃云孔子云也亦同矣又接
傳經年代推之若是周昭王時特爲尹喜
著書爲始至漢文帝時未及千年則河上
公不得云余注是經以來巳一千七百有
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以此考之年

數不同足明此經當黃帝時爲初傳帝舜時爲再傳尹喜時爲第三傳漢文帝時爲第四傳也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竊疑一千七百餘年當爲二千三百餘年矣何哉自黃帝歷顓頊高辛唐虞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又自舜歷三代經秦至漢孝文帝元年計二千一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通計二千三百八十六年矣竊原葛仙翁修撰河上公二經章句序以來迄今歲月既遠當是此二千字後人誤寫作一

千字三百字誤作七百字或開板時刊鏤之誤也且夫黃帝迄舜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舜壽一百歲在位三十九年禪位於禹自禹至桀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爲湯所伐自湯至紂子孫相繼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爲周所滅周自武王及赧王子孫相承三十七代八百六十七年爲秦所幷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自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伐漢高祖呂后惠帝至文帝元年相繼

二十八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都計二千三百餘年亦已明矣又疑注字亦宜作著字何哉夫注者箋注義著者顯著義又著者作也竊謂當黃帝堯舜時皆是聖人創作救世法度之書亦未有箋注疏解之理是故宜云余著是經以來已二千三百餘年矣猶言自黃帝顯著此經爲始後至舜及喜與文帝時止是傳授而已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藻鑑之士宜詳之焉故科云明太上傳經之時日者以此也 其

二明太上與尹喜傳經之後再約蜀郡青羊肆相會者題曰喜叩頭請隨老君西祖流沙老君曰子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獷頑愚貌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君傳經已畢乃忽然冉冉升乎

太微太微者天象有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也紫微垣者北極大帝之所居也天市垣者南極大帝之所居也太微垣者天皇大帝之所居也廣聖義云老君在星

爲天皇大帝故云升手太微也西昇經云老君說經既畢忽焉不見斯須宮室光燄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一以守元即仰視觀懸身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誡竟即隱

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乃樓居清齋屛絕童隸誦經三年

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者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學乘風之道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凝定也釋廢

也融和也言內則心神凝定外則百骸九竅混然和而爲一也列子又云心死形廢故云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言尹眞人亦至於如此之妙用者也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沖虛經周穆王篇云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之辭也尹文先生謂老成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注云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亦猶眞人得太上傳道之後乃能窮天地萬物之數達陰陽造化之變以至分形散影之術隱顯變通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爾夫青羊肆者乃太上第三度降生之

所也已具降生門中消釋既與眞人再會乃隨從雲駕上遊諸天下歷流沙八十一國開化於西極也

題曰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幽王乃周之第一十三王也廣聖義稱平王時復來中夏平王乃第一十四王之時也故孔子適周嚴事於老子而問乎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六水切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疏曰此第八門明太上當周幽王時復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焉昔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

吾將問焉於是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因語以仁義老聃曰夫鳥不日黔而黑鵠不日浴而白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子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及孔子將去周老聃曰吾聞諸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

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簦笠也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吾

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歸三日不談弟子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于魯之時有人用意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

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没於九重之淵者吾飾意以爲鈎繳(音酌)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

陽游乎太清吾不能逐也今吾見老聃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嗋(音脅)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彼開題引史記列傳而伸之彼言其略此論其詳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難六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四難六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時天下暗王道衰故再出關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都甘切或曰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道於容成問道於常樅世莫知其然否皆謂之隱君子也

疏曰此第九門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時人號隱君子焉當幽厲之世天下昏

暗周道衰微是故太上變名易號以自韜晦或號老萊子或號太史儋一說云老萊子年七十餘尚有母在堂每服斑斕之衣以事其親或佯自顛仆輒效嬰兒啼以悅樂於親其至孝也如此太史儋當幽厲之時世爲史官皆老子之隱號也或云受道於容成列子云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云云是知容成者當黃帝時人也或云問道於常樅常樅者不知何代人亦未詳所據蓋當時有道者也夫太

上者乃大道之祖萬法之宗或爲萬天主
或爲百王師豈復待師友而後知邪蓋謂
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故假託師
資以明其傳授之法也皆寓言爾亦如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意同或云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
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見周道衰故再出
關或隱或顯世莫知其然否時人謂之隱
君子也故史記老子傳云老子或隱或顯
在世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

隱君子也夫君者有道之美稱子者有德之嘉號又古人稱師曰子凡爲人之師有道有德故稱君子是知君子者乃君師之稱也禮記云夫爲學者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

後能爲君爲君爲師其德先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道有德雖在衆庶之中爲人所敬亦謂之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之上爲人憎惡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爲之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

此況玄元皇帝太上老君爲道德之宗主
作帝王之師範號曰君子不亦宜乎以其
潛龍早秩出處莫測故謂之隱君子也
題曰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
於叚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宫之遠孫假假
仕於漢孝文皇帝而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
印太傅因家于齊（印者膠西王之名也）
跣曰此第十門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
凡世系綿長子孫孫孫祭祀不輟也其事
題文已明別無意義不必詳解

題曰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世暫乏自伏犧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子亦曰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

疏曰此第十一門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也原夫天地開闢之始人心純一道朴未散雖道術之名未彰而道術之理已流布於人間矣至伏犧之後書契始興漸有法度道術之士由是顯名爰自三

皇五帝以來三王五覇而下我太上代代爲師以教時君創制法度利於後世故有方術之號世不乏人故題云顯名道士世世有之也唯吾太上本亦人靈得道之尤精者也世人見其久壽而常現老容故號

老子按廣聖義云夫老子者乃瓊胎寄慧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皓首聖母爲之立號以示世人就此門中分爲五别　一者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爲之立號欲謂之老又是初生欲謂之子又復白首兩

字兼稱故號老子　二者明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太上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歸本也　三者言老者考也以考校衆聖爲名子者孳也以孳生萬物爲義所以老君爲萬物之父母衆聖之宗師故有考校孳生之名以爲老子之號　四者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曰老子　五者委迹和光以

循於世老者以生而白首故曰老也子者
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以
姓為號老子鶡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
為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
杳冥冥渺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老而

為號也蓋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為號
爾夫以託神聖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
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
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之所證
也今詳考諸說既不因生而立號即是老

君億刼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
子之號爾老子之號起於此時老君之號
先於億刼之前非此一時也又云老君將
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
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宸大道君
焉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乃審道
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刼之前爲道炁之
祖也故曰大道君元始天尊者爲億萬天
之主億萬天之君最生浩刼之前爲道炁
之根本也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以老君天

上天下應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其眞號曰太上老君三聖相師乃爲垂教尊卑之本矣夫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尊之極言吾太上老君至大至高至壽至尊在五太之先全四極之理故號曰太上老君老君之號起於此矣又曰太上者按廣聖義云所言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又解曰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

果極位之稱也亦如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眞自眞而得聖聖之極位升爲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極之名如世間皇帝代代紹位之後皆得稱爲太上皇亦猶此也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與太上高皇帝雖兼有此尊極之名而不行敎也夫爲萬天之主萬敎之宗者唯我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爾所以於三洞四輔

乃至群經皆得著太上二字以冠其首故
曰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
夫太老子老君太上之號略解于前若夫太
上應法垂號歷世表名洹沙之數無有窮
盡何者按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
塵沙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辛是也又猶
龍傳云夫老君者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
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旣莫測號亦無窮在
天爲萬天之主在聖爲萬聖之君在仙爲
萬仙之總在眞爲萬眞之先在星爲天皇

大帝在教爲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
顯百八十名或爲無爲父或爲萬物母與
大道而輪化爲天地之根源浩浩蕩蕩不
可得而名也故碧虛題云論老子之號言
其略也今按諸經廣而伸之言其詳也太

上之德豈不大哉

題曰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
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
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
液存眞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

治鬼養性絶穀變化厭固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敕雅切）苴（側雅切）聖人之餘事也

疏曰此第十二門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爲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也就此門中復分爲二　其一論具神通力應爲道主　其二明垂世立教以救於人

一者具神通力應爲道主者題云夫人承命自有通神達見者（見字疑作變字）神者伸也其

字從示從申謂出而有所示入而無所屈示者顯然出示於人也申者舒伸而無所窮屈也此神之妙用也大人能虛靜則合道動用則顯神易繫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知神者倐有忽無推移變化幽隱而不可測度者也故我太上老君爲萬道之宗衆教之祖自有通神達變之妙以爲大道之主固非常人所能及也遂感天地神祇無不賛仰千眞萬聖無不歸依者不亦宜乎故曰

具神通力應爲道主者良以此歟 其二
垂世立教以救於人者題曰是以所出度
世之法若九丹八石九丹者一曰丹華二
曰神符三曰神丹四曰還丹五曰餌丹六
曰鍊丹七曰柔丹八曰伏丹九曰寒丹八
石者一曰玄精石二曰雲母石三曰花藥
石四曰爐泔石五曰寒水石六曰陽起石
七曰赤石脂八曰白石脂又按抱朴子八石者丹砂雄黃
雌黃石留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此九丹八石者各有鍛
鍊之法玉醴金液藏典有消玉爲醴鎔金作液之法存眞

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藏典有存三守一行氣思神內以鍊藏外以鍊形皆修行之法

消災辟惡科典有祈禱之法

治鬼符籙有驅治考召之法

養性經教有守靜澄心調習之法

絕穀經論有服氣服丹服水服符休糧之法

變化洞經有分形散影升騰變化之法

厭固洞神教中有禳祀之法

教戒正一部中有屏絕世務禁忌之法

役使鬼魅法籙有役使鬼神之訣如上諸法皆我碧虛真人略言之有此數種至於千方萬法不可徧舉是皆太上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國以至於天下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此莊子讓

王篇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緒餘者譬如繰絲先須抽緒而後見絲絲譬則眞也緒譬則麤也緒猶不眞況其餘者乎又如擇菜者菜其眞也土苴爲糞壤黃苴不精粹之物也以上

諸法皆隨機設教救世淺末之方故碧虛以爲非至至而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不亦宜乎至至者道之眞以治身者是也

題曰老子恬然無爲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

然所以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稱微妙難識而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眞人也

疏曰此第十三門明太上以恬淡無爲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是所謂博大眞人也題曰老子恬淡無爲專以長生爲務者南華經刻意篇云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故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

神不虧此長生之道也故碧虛稱太上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以此次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夫老君自文武歷成康及昭王時出關至幽厲平定之世前後數百年止不過藏史柱史太史之職而已故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同塵應之於外虛無自然實之於內如有世務因其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抑又守無為之道順變化之理故云虛無因應也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也夫太上之道出處語默也如此豈常人之所能測者哉故碧虛嘆云其著書也彌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眞人也經云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莊子大宗師篇云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是知眞人之容道根深遠衆人固不識也何則莊子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天自然也倫理也旣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且常人至此猶
曰眞人況我太上老君爲萬道之祖衆教
之宗故碧虛引南華經天下篇云以深爲
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
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眞人哉不亦宜乎
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
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爲道之宗

師者故使後世之人信其長生可學非神異
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
焉
䟽曰此第十四門明太上莊子亦有妻室
子孫然爲大道之宗師者欲使世人知長
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
也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
玉京者經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
孫祭祀不輟此本經第五十四章之文也
其旨已具本章中消釋升玉京者度人經

云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清渺渺刧仭若亡若存此三清上聖之所居也舉大羅玉清則上清太清在其中可知矣故云升於玉京也次云莊子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者南華經至樂篇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音鋸言垂足踞傲而坐也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

無形也而本無氣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以天地爲室也）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命故止也又云入侍帝宸者

按丹臺新録云莊子升爲太玄博士乃仙職也故云入侍帝宸又題曰皆爲道之宗師者將使世人信其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者夫方内之教論人倫之道治世之

法也方外之教論玄古之風出世之法也何則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於宜切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

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丘游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音綴）縣疣以死為決𤴯（音緩）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夫方外之教又豈止此一端而已蓋舉其大略而言也是故碧虛序云論老莊雖有妻孥子孫然卒為大道之宗師人天之教主者蓋由混迹人間游心方外力行大道之所致也欲俾世人知長生之可學

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故曰是爲方外之
教有淳古之風焉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難七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難七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而歷代尊崇廟貌不絶至唐乾封元年

高宗詔贈老君爲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

詔贈尹氏爲先天太后故爲有唐聖祖焉

疏曰此第十五門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

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絶故有唐尊爲聖

祖焉題曰歷代尊崇廟貌不絶者爰自周

秦漢隋及唐宋以來莫不朝朝尊奉代代

欽崇飾修宫宇源源不絶故長安終南之

樓觀乃尹眞人之故宅太上傳經之所也至周穆王時賁(音秘)飾宮祠訪求幽逸之人杜沖并眞人之弟尹軌俾主領觀事仍度道士七人迄今八興八廢矣又亳州太清宮者太上降生之所也歷代修崇皆有碑

記故漢有蔡邕碑邊紹碑隋有薛道衡碑唐碑已訛缺不完莫詳孰氏所撰昔王希夷有詩云雙闕已訛唐故事殘碑猶有漢文章是也至宋有張商英碑皆代代修崇之明驗也又陝西鳳翔府岐山之陽有啓

聖宮當文王時號爕邑子所居之地也又平陽府浮山縣有天聖觀乃太上當唐高宗時乘青鬃白騾顯化之地也乃至蜀都之青羊宮玉局觀秦州之柏林觀本號啓靈宮又有太霄宮崆峒山之間道宫城父

縣之天静宫北邙山之上清宫處處顯化朝朝尊崇無有窮盡不可具陳至有唐尊爲聖祖者當髙宗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按廣聖義解玄元皇帝四字云夫玄者深也妙

也亦云道也天也言至道高妙不可言詮
約妙與深以玄爲極言深妙玄遠以明道
之體也故謂之玄夫元者初也本也祖也
爾雅云肇祖元台俶落權輿始也言太上
老君爲大道之根源萬物之宗祖處世出

世之法皆謂之本始故謂之元夫皇者大
也謂大道也又曰道大曰皇尚書序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故曰皇夫帝
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又曰德大曰
帝書序云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道德兼稱曰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之皇
帝故曰玄元皇帝也至玄宗朝又加聖祖
二字乃曰聖祖玄元皇帝焉古者稱王不
敢稱帝稱帝不敢稱皇所以有三皇五帝
三王之優劣也至秦始皇旣以滅周一統
天下於是焚滅先代典籍自我作古將欲
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稱下取五帝之
美號兩字兼稱號曰皇帝仍欲以皇帝之
稱自玆爲始故謂之始皇帝也故有唐旣
尊太上爲聖祖仍下詔追贈爲聖祖玄元

皇帝焉乃改谷陽縣爲眞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用伸尊祖之意也至光宅元年太后下詔追贈聖母尹氏尊號爲先天太后於太清宮之北一里立宮號曰洞霄宮左曰先天觀右曰廣靈宮中曰洞霄宮即聖母之故居也見有遺履墳存焉又至宋眞宗朝追上老君尊號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太上二字已具前釋夫混元者言太上生於混沌之先長於億劫之始故曰混元也上德者謂太上每言功成不居長

而不宰無德可稱故曰上德也皇帝二字
已解于前故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仍改
真源縣爲衞真縣即今之縣名是也故云
追贈老子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者以此
也

題曰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
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
疏曰此第十六門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
著經字之由爾夫此道德經者厥初太上
傳授尹君真人止云道德二篇殊無經字

亦無八十一章之數夫經者常也言此道德二篇之義爲萬世常行不易之典也是知後人受書之後尊此二篇故升之爲經也今詳題文所論此經之一字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亦如儒教五經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之類厥初止是逐書之本題亦是後之學者尊師重書之禮故升之爲五經也又如莊列文亢四子本爲子書至有唐玄宗朝敬上玄虛旌崇道典故以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沖虛至德眞

經文子爲通玄眞經亢倉子爲洞靈眞經亦此義也況我太上老君演道德之根源爲萬教之宗祖後之學者尊以爲經不亦可乎又河上公分上下二經爲八十一章焉

題曰夫道者窅然難言有物混成故强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也又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故道者德之欽也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内得於心外得於物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

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

䟽曰此第十七門正明道德訓釋之義也題云夫道窅然難言哉有物混成强名曰道者窅然深奥之義也夫道無形無影無色無聲非神口之所能辯至深至奥而不可以言詮也故莊子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者已具本經首章詳載又本經云道者萬物之奥又度人經云是謂玄奥難可尋詳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莊子又曰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皆此義也故云夫道者窅然難言哉又題曰有物混成强名曰道者此本經第二十五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又題云道者通也以通生萬物爲義故訓通也又曰道蹈也況道路

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又解曰道導也導引也所謂導迷令悟引凡入聖之謂也自然經云導末歸本者是也本即眞性也末即妄情也所以導引妄情復於眞性也故曰道者導也又莊子庚桑楚篇

云道者德之欽也欽敬也言德之所可尊
敬者道也題曰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内
得於心外得於物使道在我而不喪也
物得以生謂之德凡物之生必始資於道
氣然後乃生既生而養育之則賴於德也
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是也又解云德者
成也所以濟度衆生令成於無極之道果
故曰德題曰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
不相離故曰道德也夫道者德之體也德
者道之用也用以體立體以用明譬如草

木之有根本花果也根本者草木之體也
花果者草木之用也是知花之與果皆從
根本中來若非根本則花之與果從何而
生菲花果則根本妙用何由而顯故知花
果根本乃草木之一體也喻如道德體用

亦然夫根本妙用幽隱而人所不見者也
花之與果顯明而人所見者也然則見與
不見皆起於一體亦如道無形色杳冥而
人所不見者也德有作用顯著而人所見
者也然而無之與有隱之與顯亦一體也

明矣按廣聖義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
而不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
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言有體無體亦不
可言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
無用爲用用而無用尋其體也離空離有
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辨尋其用也
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小
體既無窮用亦莫盡是知道德體用之義
固不可思而議之也斯可體用兩忘有無
雙遣方至此理也故題文所論有德則必

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是故司馬遷云爲陰陽者繁而致慼爲儒者博而多慮爲墨者苦而傷性爲名者華而少實爲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爲大道焉清虛無爲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易知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是以先黄

老而後六經獨嘆道家爲清尚焉故曰九
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
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
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
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
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
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
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
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物之後道居先故處
上德居後故處下又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

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
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
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
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而天數奇故上經三
十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四章然則起自
先賢且仍舊貫
疏曰此第十八門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
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就此門中又分
爲二　其一正明經訓之義　其二明上
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　一曰正明

經訓之義者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也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按廣聖義中所解經者諸家解釋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也一由者言三世天尊十方聖衆皆由經教

證聖成眞也　二徑者言開通道理導達衆生爲學者之津梁登眞之徑路也　三法者言眞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爲群生之楷（苦駭切）模衆聖之法式也　四常者言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

也具此四義總稱爲經其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玉字瓊章龍書鳳扎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刋玉鐫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麤妙不同皆玄聖眞訣爲治病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也假使代變時移金消石化而我道德眞經垂世立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以爲修身治世之達道證果登眞之法式故曰經也　其二明上下二經及八十一章取法之旨者題曰道經上德經下云

云
起自先賢仍且舊貫者題文已明不必
詳解又觀唐明皇疏序云而經分上下者
先明道而德次之然體用之名可散而體
用之實不可散也（眞實凝然之謂體謂妙體也應變隨機之謂用謂妙用也）故經云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
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故曰
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
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
不離故云道資於德下經曰失道而後德
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

甚夷故云德宗於道是其體用互陳遞明
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題曰此經以重玄爲宗自然爲體道德爲用
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爲而民自
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塞其兊閉其門

穀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游其廊廡者自以
謂隆堂覩奥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
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䟽曰此第十九門明道德二經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以遺後學爾就此門中又分爲二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　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者題曰此經以重玄爲宗自然爲體道德爲用夫重玄爲宗者經云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是也自然爲體者經云百姓皆謂我自然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也道德爲用者經云道沖而用之又云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又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也此其大旨也遂文之義各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廣聖義云宗趣旨歸者言此道德眞經包含衆義指歸意趣各有君宗且夫河上公嚴君平等皆明治

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懽等皆明治身之道符堅時僧羅什後趙時僧佛圖澄梁武帝蒋道士竇略等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朱𥹳切女𣏌隋朝道士劉

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頤李
榮車玄弼張慧超黎元興等皆明重玄之
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羊祜盧氏劉
仁會等皆明虛極無爲治家治國之道此
明注解之人意趣俱各不同又諸家禀學

立宗亦各不同嚴君平以玄虛爲宗顧歡
以無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
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重玄爲
宗宗指之中孫氏爲妙夫此碧虛眞人纂
微者亦以重玄爲宗自然爲體道德爲用

修之國則無爲無事自致太平修之家則六親和睦萬禍不侵修之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躡景久視長生失之者禍身及家殘齡促壽在乎上士勤人守之抱之常爲法式也　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題曰其要在乎治身治國云云萬分未得處一焉者以上題文皆以本經爲證各於逐章下消釋今不復云且據唐開元御跡序云夫道德二經其要在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爲不言

爲教理身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閑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

何謂窮理盡性按廣聖義云窮理者窮極

萬物深妙之理盡性者究盡群生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亦盡然後以至於命也

閑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就此門中分爲四別　一者意隨善境而生善欲謂之善緣　二者意隨惡

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　三者心繫善念謂之善想　四者心繫惡念謂之惡想此四者雖同因境所起分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旣閑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正眞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然後窮達妙理了盡眞性緣想俱忘乃可得道故曰窮理盡性閑緣息想也處實行權者廣聖義云實者眞諦玄妙幽微所謂妙本之道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時立教謂中乘小乘之道以誘迷悞

者也迷悞一作開悟亦猶治身治國者先資權教後入大道故云處實行權也坐忘遺照者廣聖義云坐忘者莊子大宗師云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謂之坐忘遺照者至道玄微不可以言詮但可以心照

既因心照而得悟其照亦忘故曰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損之又損玄之又玄者此皆本經之文各於逐章消釋是乃至微至妙之道故云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是故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遊其廓廡

者自以爲升堂覩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其教圓者廣聖義云行有五教分爲五別一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　二者見素抱樸虛心實腹漸教也　三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半教也　四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滿教也　五者淡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

無不在之謂也其旨約者廣聖義云約者簡省也不出二篇之文五千餘字包羅萬法不亦約乎其文暢者廣聖義云暢通快也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不曰暢乎其言邇者廣聖義云邇近也經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又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邇乎游其廊廡者自以爲升堂覩奥者廣聖義云廊者堂前之步廊也廡者堂下也奥者室之內也西南隅謂之奥言世儒之士習道之

人初覩此經自謂窮理盡性而極於玄微
爾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
萬分未得其一焉者廣聖義云沈研鑽考
其情運思探道之奧窮道之源箋注詮疏
以求聖人之旨其所得之理愈少聖人之

意愈深言秋毫則細矣又云秋毫之端則
細之甚者也端末也言於秋毫之末萬分
之中未得其一則少之至也故碧虛作開
題亦云其要在乎治身治國及其研精覃
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耳

題曰輙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

䟽曰此第二十門明我碧虛眞人纂集訓解之由發明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題曰輙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者輙專也乃碧虛自云我今所解道德二經皆是專輙依奉吾師鴻濛張君眞人傳授之旨仍纂集往昔賢達之士箋注此經精微要妙之義與經旨相合者必明著本人氏號取

而證之抑又討論玄都寶藏三洞四輔群經子史若稍有與此經義理相符合者必採而録之以爲傍證將使我太上老君道德眞經重玄之理坦然明白俾諸後學得其門而易入之也由是知我碧虛眞人上以弘闡猶龍玄微之教下以開發後學蒙昧之心庶使大道興行法輪常轉而無窮也不其偉歟又有集解四注靈寶度人經南華眞經章句解義皆藏諸藏室流傳於人間觀其扶宗立教之誠可謂至矣猶曰

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此
又謙遜之辭也今太霞老人不揆管見略
將此開題本末疏之于前如以螢爝之光
增益於太陽也其不知量也斷可識矣然
亦未敢以此言爲必當庶幾將來窮是經
者以此爲門戸而易入之也但請頴鑒之
士詳擇而已矣苟不以人廢言則爲幸甚
故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疏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

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卷原缺　難八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纂云支離所爲者已具首章消釋又云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

鈔曰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爲德故百姓日用

而不知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纂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

鈔曰至一者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犧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今碧虛取以爲證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

散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纂云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

鈔曰無思無慮者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焚)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

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五來切）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宫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謂黄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無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又易繫云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天下之動正夫靜者也天下之衆正夫一者也以靜爲本故無思也以一爲主故無慮也然則動

者紛紛其塗固以殊也及悟諸靜則同其所歸也衆者擾擾其慮或以百也及適諸一則不二其所致也以靜而得一亦何思而何慮焉是以聖人治天下不言而人信無爲而化行蓋得諸此也故碧虛曰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又云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者如莊子逍遥遊云至人無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故曰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纂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歸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謌謠彰而有以爲也

鈔曰前漢列傳第二十八云公孫弘菑川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對策弘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

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又云謳謠彰而有以爲也者孟子萬章章
句上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力所能
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謌者
不謳謌堯之子而謳謌舜故曰天也夫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碧虛取以爲說
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
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謳謠彰而有以爲也

此證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之應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纂云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
貴賤
鈔曰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纂又云玉帛交馳
鈔曰如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又曰
威儀相答者禮記中庸曰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夫禮主于敬樂主于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鐘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是知嚴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玉帛鐘鼓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

莫之應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

纂云孔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釗曰此禮記樂記篇之文也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舊纂本以孔子字作莊子字誤也今改而正之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爲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纂云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云云其唯大人乎

鈔曰此莊子知北遊篇之文也纂文巳詳不必重序大抵證解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之義也

纂又云德和也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鈔曰此莊子繕性篇之文也其纂文已備不須重録故碧虛取此南華數端以爲證解者此足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哉但明其本末次第之失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纂云以智治國國之賊

鈔曰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已於本

章消釋
鈔曰纂又云何思何慮者此易繫之辭也
已具前釋
纂云禮煩則亂
鈔曰上文按尚書說命中篇云惟說命總
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
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
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祀不欲數數則黷

（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紊亂而難行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氏任切）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國之賊以證解前識者道之華蓋智者在人意識之前也奈智變則詐禮煩則亂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哉又豈若藏智藏識無思無慮而反於厚實者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纂云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

鈔曰剛健純粹者易乾卦文言云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大丈夫禀此剛健純粹之氣而生故爲有道之士也能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斯可謂敦其本而棄其末者也故云去彼取此

纂云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鈔曰此文子道原篇云老子曰大丈夫謂能體道之人也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騶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其末屬其精神屬音燭係也尊也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故碧虛取此以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鈔曰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陽之本爲萬物之母也施而用之則升而爲雲墜而爲雨散而爲風擊而爲雷霆擊而有光耀者爲電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

之爲言其大矣哉
纂云在陰與陰同德在陽與陽同波
鈔曰乃莊子刻意篇文也已於道經詳載
之又云處兀覺而不涸者此莊子知北遊
之文也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此言道之
一氣無所不在也
纂云寂然不動則謂之眞君制御形軀則
謂之眞宰
鈔曰寂然不動者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者是也又云眞君眞宰者

莊子齊物論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
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
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益損乎其眞是也纂又引西昇經曰
子得一而萬事畢者已具前釋
纂云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鈔曰此皆莊子人間世篇云顏回謂孔子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如字去聲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瞻彼闋

音缺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所取證者如斯而已矣纂又云萬物資始者此易乾卦彖辭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又曰萬物資生者此亦坤卦彖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是也纂又云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者此易說卦之文也已具前解今碧虛取此數節之文用證解得一之理所謂一者元氣也夫此元氣者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以為清處瓦甓劦

靜而不以爲獨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以其制御有爲則眞宰出焉以爲寂然不動則眞君見焉以其至虛而爲群生之本以其至寡而爲萬物之宗得乎此者物無不生事無不畢故曰天得一以清

纂云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下平正焉

鈔曰無思不服者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烝哉言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服者也又云皇王烝哉者皇大也烝君也此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之者也令碧虛引此者言當時武王行辟廱之禮遂感四方萬國懽心而說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

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纂云陰陽繆戾
鈔曰此文子上禮篇云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雹爲害萬物焦夭其全文已載道經三十輻章詳矣又曰然神者陰陽不測也此亦具前釋
纂云故雒音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
鈔曰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三川者涇渭洛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音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演潤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難八伊河竭而商亡十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

崩三年幽王寵褒姒申侯賂西夷犬戎殺幽王果應亡國之徵也申侯即申后之父也申后乃幽王之后也寵姒而棄申后所以致申侯之怨也故碧虛取以爲説云雉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以證谷無以盈將恐竭之義也

纂又云謙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已於道經第十五章詳載之此上數節之文碧虛取之以證解得一之義若失之則致於裂發歇竭滅蹷之災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纂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

鈔曰此上之文莊子逍遥遊云故夫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故碧虛取以爲説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惡識所

以不貴哉此忘貴賤而能守沖一之道以
爲天下之正者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纂云易之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
出入無疾

鈔曰此易復卦彖辭也復亨剛反動而以
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
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此一陽始生之時也鮑

極解曰天地之本在一元也一元之氣在坎之中也下應黃鍾之宫上直牽牛之宿中函太極之炁也其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故能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動息則靜靜則復其元者也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爲一之時也靜息則動動則顯其用者也終而復始生生而無窮者道在其中矣中則久久則變也故因動以見靜因用以見體是則體亦非靜以動類之見其靜也靜者天地

之心歟故聖人體元以立其誠以靜爲性以動爲化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天地合其德也能造形而悟求復其元者賢也然則本元則爲聖本復則爲賢而交之初九顏氏得之

顏氏得之者易下繫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則復非天地之心能見天地之心者也朱晦庵曰積陰之下一陽來復生物之心於此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者也

弱者道之用

纂云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鈔曰此明實教也言柔弱謙卑爲入道之用也何哉列子黄帝篇云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中詳載之由是論之則豈非弱者道之用耶是知前明道之權此明道之實權者反經而合道實者眞誠而不虛權以濟實實以行權權實相須不可偏廢竊覩廣聖義所解云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爲保生

之徒強梁乃取敗之本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於世使棄強守柔捨躁歸靜矣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誠故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契於道中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若或未悟則以

善道誘之誘之不從則以恩賞勸之勸之不從則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則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則以刑辟加之（刑辟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屬也○剕音匪）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豈得已耶書云刑期于無刑也（期求）聖人以權道

制刑罰本求人之不犯也非有心願欲加刑罰于人也廣聖義引書云功疑惟重罪疑惟輕雖權設刑罰以禁勸於人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至於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之以刑也是故刑之使民畏賞之使民勸勸以趨善畏以止惡雖刑之及人謂爲善也而懲一勸百則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也如櫛髮焉踰旬而一櫛則棄者多矣旦旦而櫛之則理者多矣故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爲南面之術也

士庶善用之則爲合道之法也若帝王士庶不善用之則反以爲禍也可不慎乎若能反復于虛靜之原超出于有無之境則強柔兩忘權實雙泯又惡用刑賞禁勸之道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纂云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鈔曰此列子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纂又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鈔曰此上之文亦列子天瑞篇引黄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今碧虚取此以爲説者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之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纂云夫上士者受性清静恬淡寂寞虛無無爲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已具於開題中今不復云

雜八　十五

纂云純粹而不雜静一而不變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純粹而不雜静一而不變淡然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纂云斯所謂天然懸解矣

鈔曰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音逸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故曰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纂云中士者受性中庸
鈔曰中庸者謂有中常之德也禮記有中
庸一篇專論中和之德也又魯論雍也篇
云孔子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若人性分
素有中庸之德者可謂中士也

纂云若中庸之士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
藪澤處閒曠吐故納新至爲詒而已矣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刻意尚行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
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

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
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碧虛取此
爲説者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
纂云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耳欲聽
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
以懼
鈔曰目欲視色者此莊子盜跖篇之文也
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
盈又曰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者莊子至
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
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
哉此上數節之文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

見差別之不同也
纂又引陸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
者通乎形之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
也者正其形之内者也上士知微知章通
乎形外下士知章而不知微止乎形内

鈔曰此上文者並易繫之辭也已具道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故陸先生取之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纂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鈔曰此史記列傳老子勑孔子之辭也已

釋開題中

纂云吳筠玄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

鈔曰吳天師玄綱論立功改過章云功欲

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則仙籍何由書長生非所冀然功不在大過不在小知非則悛不必馳驟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爲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

自天祐之也以其功欲陰故曰建德若偷爾

質眞若渝

纂云質眞者純素也

鈔曰純素者如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

謂之眞人是也

大方無隅

纂云夫砥音紙礪音例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東敎之人也砥礪者平直貌砥細於礪皆磨石也詩云其平如砥其直如矢蓋本諸此也

鈔曰東敎者莊子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敎也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纂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大方也

鈔曰魯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佛肸者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音吝）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所謂大方之士也

纂又云行不崖異

鈔曰此莊子天地篇云不同同之之謂大

行不崖異之謂寬如此寬大謂之大方若
有同異即非大方也
大器晚成
纂云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
鈔曰九鼎者大鼎也黄帝内傳云黄帝採

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即今之湖城南號
曰荊山亦云鑄鼎原是也或云夏禹之所
鑄也魯子固全眞堂記曰九牧貢金夏禹
鑄以爲鼎九州山川草木禽獸莫不在焉
是知夏禹之所鑄也夫瑚璉者魯語公冶

長篇云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乃宗廟粢祀之器貴者也夫此九鼎與瑚璉者寔大至貴之器也原其營爲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亦猶賢聖之所以爲賢聖者豈一朝一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然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之所致也故曰大器晚成又美成在久者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改可不愼歟

天唯道善貸且成

纂云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鈔曰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巳具上經

首章戴之今不復云大抵言大道善能貸

與萬物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纂云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

鈔曰渾淪者列子天瑞篇之文也巳於本

經第四十章全載今畧而不云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纂云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曰此上之文出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音奔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姓告名不害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孟賁勇於力我勇於德義故曰是不難告子未及四十不動心故云先我況於孟子者哉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爲極要之本氣次而隨之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者鬱閉而不通之貌今夫蹷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孟子言人之志氣閉塞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今之行而蹷者由氣閉而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助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自然而生也非有爲用仁義寖入而取之也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然則心腹飢餒者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纂云卑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屢釋于前今不再云

纂云以謙受益

鈔曰尚書大禹謨云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今碧虛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者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又取孟子浩然者以證解冲氣以爲和之義也又取易

之謙卦卑以自牧書之大禹謨以謙受益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之義也終之以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其誡勸世人之誡可謂深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無有入於無間

纂云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

鈔曰莊子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音寥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令碧虛

取以爲說者言此金之與石乃堅密而難入之物也然擊之而有聲者內藏道氣而使之然也道氣者無有也金石者無間也今此虛无之道能入於金石者豈非無有入於無間耶嘗聞化書道化篇龍虎章云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虛實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且宋齊丘所論者如此又嘗聞列子黃帝篇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

於中山籍莜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之說此文巳於第十六章全載此皆得夫沖和之妙氣虛无之大道故能出入於金石經涉於水火而不傷閡者也故云無有入於無間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纂云謹身節用者

鈔曰此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纂云文子曰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曰此文子精誠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尚書大禹謨云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以此知爲大理之職也喑之一字未詳所據

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責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爲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是故碧虛引此以證解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豈虛言哉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纂云夫身爲實而名爲賔捨實從賔是爲
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
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鈔曰此列子楊朱篇云楊朱游於魯舍於
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
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
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
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
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
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

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
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若實名貪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
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
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慕又曰而悠悠者
趨名不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此亦

楊朱篇云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去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證解名與身孰親之辨也

纂又云夫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鈔曰鮑焦子推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過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因抱木而立枯焉

難八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繼母麗姬之難麗姬之子曰宜舊麗姬欲立宜舊而廢重耳故數譖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路困乏子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爲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營門怒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綿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

二十五

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令碧虛論及二子徒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纂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鈔曰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
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
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
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踈矣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
者貪名殉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故
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得與亡孰病

纂云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
鈔曰此莊子讓王篇云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種亦作腫噲古外切猶剥錯貌手足胼便平聲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所綺切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又向下纂文引莊子二段皆出於讓王篇中首尾俱完不必重録以證解得與亡孰病知足不辱之義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纂云又如大壑酌焉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

鈔曰大壑者莊子天地篇云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敝之義也大壑者大海也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

矣
纂云夫有盛德大業者
鈔曰此易繫云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
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故碧虚取以爲說
者言有如此之盛德有如此之大業可謂
大盈矣然容貌常若謙冲而不驕也抑又
富貴滿堵金玉滿堂常能虚儉而不奢也
所以其用常有羨餘而不窮匱也
大巧若拙
纂云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

者不恃智巧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之文也纂微首尾俱全不須重録夫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豈以玉爲楮葉者而爲巧乎

大辯若訥
纂云非法不說者
鈔曰此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

纂又云非禮不言者

鈔曰此論語顔淵篇云顔淵問仁子曰克
已復禮為仁克已約身也復反也一曰克已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
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

斂請事斯語矣故云非禮不言也今碧虛
取此非法非禮皆不可言無所造爲故若
訥也又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
行亦此義也故曰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纂云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可以
長生
鈔曰此莊子在宥篇之文也已具第二十
章詳矣是故碧虛取以爲證解者以證解清
靜爲天下正者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纂云天下有道言時之泰也

鈔曰謂時之泰也者易泰卦䷊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碧虛取此以爲說者言夫時之泰

則萬物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至
於群物樂康天下有道也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纂云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
鈔曰言時之否也者易否卦䷋坤下乾上否之
雜八 二十九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
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
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

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今碧虛
取以爲說者言夫時之否則百職廢而主
上憂帑音儻藏虛而水旱數至於陰陽隔閉
而庶類悽愴天下之無道也如此
罪莫大於可欲

篆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胡可切校之凶
鈔曰夫荷校之凶者易噬嗑卦䷔震下離上上
九云荷校滅耳凶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
也夫噬嗑者用獄除間之卦也卦辭云噬
嗑亨利用獄六二至六五爻者皆用刑之

爻也初上者乃受刑之人也初九屨校滅趾無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校者械也謂枷杻桎梏之類也趾者足也今之初九始犯其罪屨校以桎其足者欲使之有所改而不行其非也今此上九初當咎微之時不肯悛革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揜藏而以至於極刑也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滅其耳眞所謂聽之不明也故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也且荷校之凶初從可欲中來故

爲罪之大莫重於可欲也

纂又云齊人攫金

鈔曰此列子説符篇末後章之文也纂文已備令不復云

纂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

鈔曰此莊子山木篇云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

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音訊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子余切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以老子爲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今取此以爲說者言爲可欲所亂

者鮮有不犯其罪也如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故碧虛以爲失照也

咎莫大於欲得

纂云靡有孑遺者

鈔曰按毛詩大雅雲漢篇云雲漢仍叔（仍叔周大夫也）美宣王也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言周宣王憂當時旱災不可推而去之故兢兢業業而危恐如雷霆震之於頭上也言此周時之衆民無有孑然遺失而不遺其旱災也）令碧

虛取此靡有孑遺者異於是言彼貪冒之夫於天下之物無問見與不見咸欲得之靡有孑然遺失而使盡在於已此無道過貪之甚也豈止殃咎於一身哉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故曰咎莫大於欲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纂云當食而思天下之飢者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幼稚也

鈔曰孟子離婁章句下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之溺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之飢也大禹治天下洪水者也后稷教天下播種稼穡者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

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

不窺牖見天道

纂云夫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難八

鈔曰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順應而不肯違也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必奉順於天道而不敢逆者也　天今人君若能如是者

二十八二

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又聞邵堯夫有詩云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明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此可謂不窺牖見天道者歟纂又云故明於死生之說者易上繫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纂中又引嚴君平云絕滅三五者此義已於道經第三章內詳矣

令不復云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纂云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心

先誠其意

鈔曰此禮記大學篇云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者也致知在格物

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以致或云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
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
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
專行以脩身爲本者上從天子下至庶
事也跡人皆以脩身爲本治國爲末否不
也今碧虛取以爲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但能反之於身心則足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纂云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鈔曰此魯語泰伯篇之文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又云無爲而

治者其舜也歟者此亦魯語衛靈公篇之文也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不假出戶遠遊能知天下無窮之事不必窺牖仰觀能見天象自然之道何勞措意營爲能成天下無爲之化者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

也是故碧虛引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爲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以此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道日損

纂云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

鈔曰知子守母者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又云復初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歸根者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義載本章夫欲復初歸根者當先去智原秉要執本日損云爲漸入虛妙故曰爲道日損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纂云若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

鈔曰夫欲取天下之心者別無他法當以百姓心爲心也固宜順而不逆靜而不動安而不擾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何

哉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桀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音驅)魚者獺(音塌)也為叢敺爵者鸇(音氊)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夫民心莫不欲安我則靜而不擾民心莫不欲富我則與而

不取民心莫不欲壽我則厚而不困抑又化之以無爲治之以無事順之以自然則未有不得民心者也若以有爲治民則民擾而不能靜以有事役民則民困而不能安矣　又云重足而立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亂矣如是爲治欲取天下不可得也本經云民之飢

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
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是也故碧虛云若以
有爲有事政煩民勞故不足以取天下、人
之心也重足猶並足而立則言其不能安
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之下　五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量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卷一卷二原缺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衍義云楚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訓篇云白公名勝常封於白故云白公勝乃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義中載之已全

衍義云春秋魯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爲

政諸侯之幣重

鈔鄭人病之子產寓書（子產名僑鄭之上卿寓書寄書也）以告宣子（范文子之子也為執政上卿行晉國事義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孟有寵於周景王王與賓孟說欲立之

鈔王子朝景王之長子賓孟亦名孟起子朝之傳也賓孟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雞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言異於雞使犧在巳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衍義云易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斯有亢極之悔

鈔周易乾卦之文言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明上九之義不知進退存亡得喪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

衍義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則去

鈔杜天師義曰日中中月滿滿暑往即寒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功忘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

量二 二

盈虛則無憂責矣

衍義云如漢留侯張良(即子房是也)封萬戶(位列侯於良足矣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宣帝時疏廣字仲翁兄子受皆東海蘭陵人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廣曰吾聞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又

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父子遂辭病上許之上賜金三十斤太子賜金五十斤上疏乞骸骨而歸此豈非身退天之道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衍義云以車乘人謂之載以人登車亦謂之載

鈔廣聖義云載營魄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旣以喻車固當運載矣

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也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爲魄魄屬陰也以神爲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則不致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則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爲仙與陽爲徒也鍊陽氣盡即淪九泉而爲鬼與陰爲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守道而不使之暫離也

衍義云屈原離騷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也

鈔屈原者晉三閭大夫也離騷屈原文籍之篇目也載營魄者即運載䰟魄而登霞霞則赤氣騰而爲霞雲者山川之氣掩者去也掩去浮雲運載䰟魄跨赤霞而飛騰掩去浮雲而上升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衍義云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蹶者趨者是氣而反動其心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辭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曰志一則動氣註一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能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衍義云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鈔本經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之文也蘇註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者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衍義云脩之身其德乃眞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鈔碧虛眞人纂微云近取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脩道於身少思寡欲益壽益筭諸僞咸盡蘇解明身旣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衍義云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郭象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又云衆妙之門也成法師云天者自然之謂也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但見一切萬物皆自此門而生出故經云衆妙之門也

衍義云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其文已詳又易繫云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衍義云如鏡之照物

鈔碧虛取以爲說鏡者鑑也言鑑之舍明本來瑩淨有時而昏暗則爲塵垢附之也若拂去塵垢則一切萬物無不照了此喻

人修道載運魂魄抱一而不使之離則一性自明矣

衍義云故治國者雖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臨當收睩反聽塞聰蔽明使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廣聖義云明白慧照也慧照之明照無遠近當息念忘心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治其國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黈纊塞耳以閉其聽冕旒

垂目以杜其明也此亦收睬反聽塞聰蔽明之義百姓日用而不知前文已具不復再録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衍義云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所載明白不復再具

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衍義云古者穴居

鈔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卦取大壯上古者言未造宫

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

衍義云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

鈔毛詩文王之什綿之篇云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歸之者衆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箋云諸侯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者今之瓦窯是也

衍義云莊子曰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蹊謂
爭路也
鈔莊子外物篇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
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爲孝敬
今乃爭路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鬪

爭也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衍義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
鈔易繫辭文也廣聖義曰形而上者道之

本清虛無爲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衍義云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文章黼黻别尊卑之飾

鈔五色謂青黄白赤黒五行金木水火土文章黼黻者尚書益稷篇云帝曰舜帝臣也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解曰凡言汝者皆指當時禹以下羣臣而言也夫衣服之制不可不辨也上曰衣下曰裳共有十二章以別尊卑之飾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繢繡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

書一

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又會之宗廟之彝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繡之於絺以爲裳而已日月星辰以其明也山以彰其仁也龍以昭其變也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刑政粲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也昭明而速可以烹飪者火也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

以爲斷也敝則所以爲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也然後足以成治功此六物見於象也而後世爲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此五色之失也

術義云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以通天地之氣

鈔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發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吾言汝

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解曰六律者十
一月黃鍾正月太簇三月姑洗五月蕤賓
七月夷則九月無射六呂者二月夾鍾四
月中呂六月林鍾八月南呂十月應鍾十
二月太呂是六呂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
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土木匏革汝爲予
聽從之乃造違服亦汝顯明之也云云此
五音七
失也

衍義云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人乃
芻豢悅口饕（音叨）餮（音迭）無厭濁神穢真
鈔五味者甘苦酸鹹辛是也爽差也口察
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往令聾盲差爽
失味也

衍義云芻豢之悦口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曰禮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芻者草也草食者謂之芻牛羊是也豢穀畜曰豢猪狗之類也故曰芻豢悦口也

衍義云饕餮無厭者

鈔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言其貪財貪食之人無厭足也以上饕餮皆昏濁其神識濁其眞皆失其正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衍義云禮記王制云詳載之

鈔周禮云春蒐蒐擇取不孕者夏苗取不秀實者秋獮獮者殺之多冬狩狩者言守取而無所擇也

衍義云禽荒無度若夏太康之畋洛表而五子咸怨

鈔禽荒者尚書五子之歌篇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五子咸怨五子乃太康之昆弟五人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音酣酒嗜音峻宇

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今取此以爲證
解若不遵法度馳騁遂境禽荒無節暴物
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反心神亂發非狂
而何此田獵之失也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
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
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明月之寶

鈔通鑑顯王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魏惠
王問齊威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
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
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
從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惠王有慙色
衍義云夜光之珠
鈔楚王有一夜光之珠問曰何處得此珠
答曰楚臣隋侯出行見牧牛小兒打一蛇
破傷血流命將欲死隋侯憐之救取向水
中洗以藥封之得活入水而去却是海龍
王之子後嚬銜七寸珠來報隋侯侯進與楚
王王夜安殿上見光明號夜光珠
衍義云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衍義云故西旅獻獒召公作書以戒周武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高四尺日獒以大爲異太保作旅獒召公名奭作太保以戒武王用訓

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作無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賤所以治化生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益但有損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言不侵奪民利

則四方之八自至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言任賢賤物無有遠近皆得安寧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

衍義云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上䟽以諫

太宗

鈔貞觀中材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於林藪也宰相魏徵鉅鹿人也時上䟽諫之

衍義云昔齊人有欲金者

鈔列子說符第八篇之辭義中載之已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不爲目者去六情而目不妄視

鈔莊子庚桑楚云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疏榮貴富贍高顯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

衍義云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

鈔玉皇本行經云六塵徧染三業縈纏六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無所明見遂爲六塵之所徧染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量二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量二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寵辱章第十三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衍義云子列子窮有飢色（義中載之已詳）楚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鈔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然其三仕三已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也
衍義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魯僖公時人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黜三出不去而辭氣雍容如此可謂知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衍義云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無若驚之心矣

鈔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正考父宋湣公之玄孫弗父何之曾孫一命而傴再命而僂力矩切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跪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上代相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傴曲循墻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比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耶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衍義云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鈔莊子內篇云顏回答仲尼之辭他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仲尼蹵曰驚悚貌也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疏蹵毀廢也黜退也除也雖復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德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照百體屛黜聰明心智者也大通猶大道也道能生萬物故謂道爲大通也

疊二　二

衍義云若孔子之毋我

鈔論語卷第五子罕第九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晦菴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衍義云南郭子綦之喪我

鈔莊子齊物論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其歡而嗒然解體若失其匹配）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也吾喪我汝知之乎此亦譬吾無身之謂也言能如此者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若可託天下
衍義云若舜時子州支父
鈔莊子讓王篇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一名支父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姓子名州字支伯懷道之人隱者也舜知其賢讓以天下支伯云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境幽深固心憂勞且以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閑暇總理萬機也
衍義云越之王子搜素羔反之徒是也
鈔莊子讓王篇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南山洞也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

之以艾乘以王輿君之王輦也王子搜援綏登

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捨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衍義云能玄能黃

鈔易曰天圓上其色玄地方下其色黃列

子天瑞篇云能宮能商能陰能陽能柔能

剛能圓能方能短能長政和曰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何所不能哉玄黃色也宮商聲也陰陽氣也柔剛材也圓方器也短長形也變化所爲皆在是矣

衍義云在下與瓦礫同寂

鈔莊子智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跳居在郭東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

曰期而後可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固不及質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術義云予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第一子列子者載子於姓上者首章云是第子之所記故也義中已詳不復錄之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衍義云閑邪存誠

鈔周易乾卦九二爻辭正義云閑邪存其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

衍義云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

消

鈔莊子外篇田子方正容悟物使人之意消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曰出聞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子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全文已於上善若水第八章中載之詳今不復云

衍義云李含光雖處暗室如對君父司馬

子微激賞之
鈔李含光者高道傳第九云道士李含光
者晉陵人也年十二篤好學道雖處暗室
如對君父人見之情色外斂先工篆隷或
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貞一先
生司馬子微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貞
王清仙客也今取此二人爲證言其操持
敦厚嚴敬如此可謂儼若客也如處暗室
翊聖眞君語云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
地祇明有刑罰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出處

語默善惡自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衍義云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易繫上辭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衍義云道集虛故也

鈔莊子庚桑楚云胷中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衍義云致得也與大學之致知同

鈔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晦庵註云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衍義云又舉春秋楚致晉師之義同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乃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以此

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静致道道必可求
也
衍義云列子曰莫如静莫如虛静也虛也
得其居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

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
名也莫如静莫如虛静也虛也得其居矣
取也與也失其所也苟虛不致於極静不
至於篤則莫能致於道所以貴虛静之極
篤也

衍義云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謂之天樂

鈔莊子天道篇云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西華法師疏云所以一心定而萬物伏者秖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運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甞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衍義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鈔易復卦之彖辭也解云復者反本之謂也言乾元一陽之炁從此而往復從此而來故云來復言反復其道天行也剝有攸

徃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心者乃乾元一陽之炁寂然至無之理也所以乾卦初九潛龍勿用者是也言陽氣潛藏而在下即此以見天地之心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衍義云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性之妙也

鈔易繫説卦正義曰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衍義云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鈔論語第十三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晦庵註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衍義云孟子曰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晦菴註陽虎陽貨名虎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及而已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之辭云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量二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量三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之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衍義云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之類

鈔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衍義云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鈔莊子天地篇門無鬼答赤張滿稽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下如野鹿疏上既無爲下亦純朴譬彼野鹿鹿絶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莊子曰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

鈔莊子馬蹄篇云及至聖人蹩躠用力貌強行兼愛之貌踶跂矜恃貌詐立義非之貌蹩躠踶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

衍義云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有擅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來者十有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疏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衍義云康衢之童謠詠堯

童三

鈔列子仲尼篇云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二

衍義云百姓之謳歌舉舜譽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孟子答萬章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南河在冀州之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齊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鈔春秋昭公四年楚子靈王會諸侯于申會于申邑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言諸侯不苟從服禮以爲歸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註云六王之事謂啓有鈞臺之享湯有景亳之命武王有孟津之會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酆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也二公之事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踐土之盟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仍國有緡叛之緡國之君商紂爲黎之蒐紂蒐於東夷之黎國蒐春獵名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中岳大室也夷狄叛周因此叛周皆所以示諸侯汰也侈也諸侯所以棄命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商書有湯誓之文周有牧野孟津之會

衍義云心有孚之謂誠

鈔易中孚卦九五有孚攣如無咎攣如者繫其信之辭也處中信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攣物之主信何可捨故有孚有孚故得無咎也

衍義云言可復之為信

鈔論語學而第一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衍義云齊桓不背曹劌亦云曹沫之盟

鈔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齊桓公

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若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

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之地盡復與魯矣

衍義云晉人不棄伐原之言

量三

鈔晉人伐原文侯將兵士伐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自降諸侯自此歸附如伐原之信也

四

衍義云吳起不虧移轅之賞
鈔史記吳起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於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畆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畆黃金百斤時有一人來移依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尅此則不虧移轅之賞也
衍義云魏侯不乖虞人之期
鈔史記魏侯魏文侯也虞人山澤之官也

文魏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適與羣臣飲酒樂而天大雨命駕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將安之文侯曰吾不息於禽獸吾與虞人期豈可無一會期哉恐失信遂冒雨以赴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衍義云莊子曰魚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術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呴（況于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僞

衍義云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去小智而大智明（小智自私）（大智任物）

衍義云好行小慧難矣哉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志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者也）

衍義云莊子曰夫馬之眞性在乎齕草飲水翹足而立

鈔莊子馬蹄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具載

衍義云太古之時民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鈔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云云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無別

衍義云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
鈔莊子馬蹄篇疏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企慕以慰心靈於是踶跂自矜好知自與矯詐經營利祿争歸而不知止噫聖跡之過者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又引孝
慈者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
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於親慈於衆）
爾雅云善事父母曰孝
衍義云抉目剖心之臣
鈔史記殷本紀云子辛無道天下為之紂
（謚法殘義損善曰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王子也）曰為人臣
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盜跖

篇云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比抉
眼剖心之臣蓋為君昏亂而後顯死節忠
臣之名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瞽叟頑而舜稱大孝
鈔尚書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

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大孝者孟子萬章章
句上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
衍義云曾晳嚴而參稱能養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曾子養曾晳必有酒

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衍義云莊子曰掊擊聖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鈔莊子胠篋篇云掊擊聖智疏云掊打也今言掊擊者亦貶斥仁義絶聖棄智之意不貴難得之貨故縱捨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衍義云去小智則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小智自私大智任物

衍義云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曰何適而無有道

鈔莊子胠篋篇之文義中已備

衍義云莊子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

鈔莊子外物篇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成法師疏云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闚門義中已詳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衍義云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王之辭註云遺者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衍義云巧機巧也謂雕琢刻削機械爲鐍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趍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雕刻衆形而不爲巧如衛人之刻棗猴宋人之琢楮葉琢者治玉石也既琢之而復磨之天地篇云爲

圓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

衍義云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類

鈔莊子胠箧篇云爲之斗斛以量之（十升爲斗五斗四升爲斛）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權稱錘也衡稱梁也）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符者銅魚木契也璽者王之玉印也）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衍義云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鈔莊子繕性外篇之辭註己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衍義云詩云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

鈔毛詩小雅庭燎美宣王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惚其中有物
衍義云莊子所謂眞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鈔莊子齊物篇云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
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
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
乎其眞此言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
皂隸猶不頴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
知皆自若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衍義云猶烏足之根爲蠐螬人血之爲野火朽瓜之爲魚賢女之爲石

鈔列子天瑞篇云註言生死變化胡可測度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一炁之變所適萬形此皆因其所感自然而變者也化書云烏足草名鄭氏註爾雅云生木中通名爲蝎所在皆異

衍義云晉惠帝時張華爲司空其事甚詳不復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量四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量四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惑

衍義云藺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鈔廉頗藺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途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恠而問之曰相國

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頗將軍而已吾若與頗將軍相遇兩虎既鬭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國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荊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効也

衍義云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

鈔莊子人間世云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于項會撮頭髮也指天五管五藏在上兩髀

爲脅挫鍼治繲足以糊口鼓筴（初革切揲蓍也）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斗曰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支離其德者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人能體此修身豈不能保其常名哉

衍義云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鈔繫辭上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註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疏云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爲之美也

衍義云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鈔列子說符篇云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盧註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爲道也一失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爲無爲無待而爲無待也多方於仁義亦若是矣

衍義云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鵰鵰無不中

鈔列子清神第一云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披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此言鵠是姧黠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此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靜也萬物眩曜以感一生生能無傷乎

衍義云惟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不能傷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言水性順下利物不爭而物亦莫之傷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衍義云虞舜明四目

鈔尚書舜典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註詢謀也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擁蔽

衍義云淮南子載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不助祭襄子起兵攻之

鈔出淮南子載之已詳不復錄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衍義云希者疏也少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鈔易繫辭之文也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種

之辭唯吉人之辭寡所以證解希言自然
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衍義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
體乎

鈔莊子秋水篇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
末之在馬體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馬體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曾何足以介懷也

同於道者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人以類相從故虎嘯風生
鈔易乾九五之辭云雲從龍風從虎龍是
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景雲生是雲從龍
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故虎嘯
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有情感於無情此
明氣同則應也
衍義云鶴鳴子和
鈔易上繫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正義云鳴鶴在幽陰之處

雖鳴在幽陰其子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
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
爵在身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其靡散之
謂能散於外物物亦感我之恩亦來歸從
於我

衍義云性殊則肝膽楚越（性分異也）道合則夷
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猶方諸挹月而水流
鈔東海方諸之閒有巨蚌長尺有二寸因
名方諸取其殼以柔白拭之良久以月照
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

衍義云陽燧照日而火就鈔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如杯或類鏡焉以玄繒潔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生水火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衍義云跂者舉踵而望跨者以跨挾物也鈔唐杜天師義曰以足指躡地謂之跂暫有延望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延頸舉踵陳

后長門賦望幸之詞也跨挾於物而求久
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
於道暫具一念便望有成難矣哉
衍義云豈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
鈔莊子秋水西華法師疏壽陵燕之邑邯
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
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乖本
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効人更失壽陵之
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衍義云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於汝爲可教今不可也以其驕氣愈於往昔也陽子居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鈔列子黄帝篇云陽朱字子居云睢睢盱盱何自居處而誇張若此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内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

衍義云若坎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樂歟吾出跳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拘束）矣於是逡巡告之海曰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皆驚視自失貌）然自失也豈非自是者不彰乎

鈔莊子秋水篇（西華法師疏坎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甎也跗脚趺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遊戲暫居乎

陸而蝦蟆小蟲處於小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出井欄之上入則休身手破甃之崖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沒足顧瞻虷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遥快樂無如我者也

衍義云自伐者若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父母妻

鈔莊子列禦寇篇之文其文已全不復重録疏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裘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此豈非自伐者無功乎

衍義云自矜者若晉史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其文詳不復録修於性則盈

鈔莊子駢拇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形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衍義云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

道在五氣之上不爲高遠在六合之下而不爲深邃先天地生不爲長久長於上古不爲耆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衍義云易所謂太極者是也

鈔易繫辭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註云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四象者金木水火是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衍義云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

鈔莊子齊物論云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

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音數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郭註云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以不識若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云故衍義取以爲說者以證獨立而不改也

衍義云斂則純精之物藏乎黍米

鈔黍米者度人經之辭薛幽棲註曰黍米者即五穀之首米即生人之本言人得經如人命之資米衍義取此蓋言道之爲物大則遍乎太虛小則藏乎黍米明妙道無不包容不累諸有何有危殆哉故曰周行而不殆

衍義云周流六虛應用不窮

鈔周易下繫辭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蓋言大道一元之氣周遍流動於六爻之位乃至天地之内四方上下之中而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衍義云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

鈔唐杜天師廣聖義云夫名物者以其體

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爲義若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爲象若孔子有象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爲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

衍義云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

鈔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於族公問族於衆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爲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故爲展氏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衍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辭咸丘蒙曰（孟子弟子）也舜之不臣堯既得聞命矣詩云（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徧也　率循也）

衍義云自地而上皆屬于天

鈔地上屬天者列子天瑞篇云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耳亡（無）處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

憂崩墜乎若論此傳文廣意深不能徧舉

且據天積炁而論之旣云終日在天中行

止則知自地之上皆屬於天也故云不必

高遠蒼蒼之謂也又莊子逍遥篇云天之

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

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衍義云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

而天下功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也云天不產而萬物

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疏云工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生任萬物之自爲故天下之功成矣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量五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衍義云龍蛇蟠屈沉靜則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夭虧

鈔易下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疏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存身則變化飛騰可知矣莊子庚桑楚云庚桑子

曰（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小子來夫函（音含）車之獸（獸大如車）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其獸極入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羅網為其患害）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

衍義云榮如南榮之類行以輕為速然不

可以無輜重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南榮趎蹵然正坐曰

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

言邪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

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音盈 音果）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此言求學以輕爲速尚果七日之糧雖有榮觀豈容離輜重乎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衍義云人君爲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萬乘之國（註乘車數也萬乘之國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易下繫辭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正義曰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國之地實是有用之物若獲居

戚位能廣濟無疆故稱大寶也

衍義云坐招竄殛不得事君

鈔尚書舜典云流遣之遠出共工於幽州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堯水官幽州在北方即幽都之地莊子說幽都放放置也放置之不得他適也讙兜於崇山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讙兜也為黨共工於南裔也竄竄則驅逐禁錮之三苗於三危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峗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地殛殛則拘囚困苦之鯀於羽山鯀乃禹王之父治水無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

衍義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鈔易繫辭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幾謂幾微之事當須愼密預防禍害若不密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

衍義云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鈔義文已備不復重録

衍義云韓信破齊義中全備不復再録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筭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衍義云猶莊子之所謂危言危言者酌中
之言
鈔夫危言者莊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
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音萬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
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
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欲發言能合乎此有何瑕讁之過乎故曰善言無瑕讁

衍義云莊子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鈔莊子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爲之一矣且得無以言

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已往巧
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已至
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此
貴於無所適而復於一之初與道同體何
假籌筭乎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也

衍義云九竅者精神之門也
鈔莊子智北遊篇莊子曰夫昭昭生於冥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
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其來無迹其生無涯無門無房四

達之皇皇也此言以不來爲來以不往爲往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故形骸於無迹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出入無門户來往無邊際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今衍義取爲精神之門可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衍義云至于虎魔稀稗咸有所施故曰常善救物

鈔莊子智北遊篇東郭子（居東郭也）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草名）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故不及質此言道雖清高物無貴賤皆遂其性而無棄之也

衍義云淮南子載公孫龍在趙之時

鈔此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義中

已備不復重序大抵證解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之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衍義云昔楚將子發好求有伎之士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楚將子

發好求伎道之士義中備載不須重録大
抵證解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衍義云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
鈔莊子形影因待者莊子齊物篇郭象註

云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
難識也今以不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
化故耳今玄同逸士取此以爲證者以證
其獨化出自天性何在貴愛耶
衍義云伯樂不能御駑駘爲騏驥
鈔伯樂者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
善治馬者也駑駘者鈍馬也騏驥者龍馬
也言伯樂雖能治馬亦不能使鈍馬爲龍
馬也
衍義云良匠不能伐樗櫟爲棟梁

鈔夫樗者莊子逍遥篇云惠子姓惠名施莊子友人亦云門人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嗅之則臭惡木之類也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權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傲者伺傲慢野鼠而捕之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亦猶執持聖迹之人矯情僞行以要前利不避危亡後必有患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

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又引櫟者莊子人間世云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謂曲道也崔云道名）見櫟杜樹其大蔽牛絜（戸結切約束也）之百圍（徑尺謂圍）其高臨山十仞（七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門户則液樠（津液脂樠不受斤斧者）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今取此以爲說者言師資授受之道若遇天性能者可教而成材器也若無天性雖教不成亦如伯樂不能御駑駘爲騏驥良材不能伐樗櫟爲棟梁者也

衍義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而得風仙至内外進矣

鈔列子黄帝篇之文云列子師老商氏友

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隊）而請辭列子又不問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胡紺切）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子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

而已五年之後心庚音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殻竟不知風乘我耶

我秉風耶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秉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若列子與老商氏眞可謂師資相忘者也今取此證解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也

衍義云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游去其弟子

鈔莊子山木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

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偕也）而

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

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橡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衍義云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音習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
音舒氏切
二人先馬馬導也
音禹
骨

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註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得道人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在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量五　九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衍義云草木之蕃也爲榮鈔草木蕃周易坤卦文言之辭云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孔穎達正義云此一節明六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衍義云子貢問夫子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鈔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器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衍義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非所謂力取天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文舜相堯二十有
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
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而踐天子
位焉今取此爲證言舜之爲君天與之民
歸之非力取而爲之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衍義云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

器也
鈔大寶之位易繫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言天下之大有神以主之豈可以力而取之乎雖得之必失之可不慎歟
衍義云莊子載天根遊於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鈔莊子帝王篇天根（姓名也）遊於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並爲姓字寓言）

問答也殷湯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
天根遨遊於山水之間適遇無名人而問
之意在天下無名又曰汝遊於淡合氣
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容而天下治矣

衍義云七竅鑿而混沌死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辭載之已詳不復重
録

衍義云鞭策威而馬力竭

鈔莊子馬蹄篇之辭大道廢章中已備不
復重録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衍義云故仲尼不爲已甚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註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是以稱之）

鈔論語八佾第三之辭子曰大哉問禮與

衍義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孔子答林放（魯人）之言也

衍義云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也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彭更（孟子之弟子也）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此言聖人於施為之中有三者之過必為亡敗之禍故皆去之謙抑自居沖虛自守則與道合真必無過分之累矣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量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量六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衍義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之文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註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衍義云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鄒與魯鬨穆公問

曰鬨鬭聲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

衍義云楚靈王齊湣王秦始皇漢孝武或

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鈔楚靈王者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大夫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羹音郎因四族之徒四族謂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其兵使

畔楚師及訾梁而潰散也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

侯王曰皆畔矣曰若忘於諸侯以聽大國
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秖取辱焉然丹
乃歸于楚子革王縊于芋尹申亥氏靈王至共家而
縊死此豈非殺其身而禍及其子孫乎通鑑齊湣王三十一
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

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
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其民必畔
齊可圖也湣王出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
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
而殺之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
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
無之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
宋獻是也此非無道或以殺其身乎秦始
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
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七年秋七月于
沙丘平臺崩胡亥立稱二世三年丞相趙
高恐誅及其身陰令咸陽令閻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
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

自爲計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乃立子嬰
爲秦王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
節降軹音只字書云車輪之穿爲道道旁羽引兵西屠
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子嬰立四

十六日以至國亡身死此豈非禍其子孫
乎漢武帝征和二年四月帝如甘泉秋七
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
詔丞相屈氂討之據罷走湖皇后衛氏及
據皆自殺胡氏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

武夫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蠭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不亦宜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衍義云田荒石露荆棘生焉

鈔田荒石露者莊子漁父篇云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石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此明大軍之後農民失業田土荒廢荆棘亂生必有凶年之兆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衍義云自聖人畫卦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鈔周易繫辭下之文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者乖也物乖則爭

端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此聖人下得已而用之以示其威初非嗜殺人者也

衍義云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言善以道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可以兵強天下若為

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
鈔此皆元倉子兵道篇之文也今取以爲
證者言兵雖不可廢亦不可恃此戒以兵
強於天下
衍義云春秋曰殺敵爲果
畫六 四
鈔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楚伐宋宋華元帥樂莒司寇御之二月壬
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囚以明其生獲獲
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馘百人宋大夫狂狡輅迎也鄭人鄭人入于

井（狂狡宋大夫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言易之而反之必爲戮矣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前日也）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之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也）其羊斟之謂乎（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事不得已而用兵用以止敵令不爲寇故曰不

敢以取強

衍義云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鈔商書仲虺湯之左相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此言湯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

量六 五

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

衍義云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鈔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俾我一人輯和也寧爾邦家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隕也）于深淵（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其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

衍義云春秋時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爲先

鈔莊子太宗師篇之文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六極（六合）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言道無不

在而所在皆無有物混成章中載之已詳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衍義云若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鈔舜典之文舜帝命皐陶曰蠻夷猾夏亂也寇劫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宄在內曰宄汝作士理官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舜命皐陶作士蠻夷戎狄猾亂中夏害于良民汝為士理治之必當

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五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不免用兵禦敵征伐而已故曰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也

衍義云戡定禍亂應敵爲用得雋曰戡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迷曰亂

鈔戡定禍亂乃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名曰六韜一曰文

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尅定禍
亂威伏八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
令四曰虎韜善用爪牙羣𠒋自挫五曰豹
韜習時戡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探聽至
微或成奇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
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爲義

衍義云非貪土地利財寶也

鈔漢宣帝時韋賢爲丞相元康中匈奴遣
兵擊漢屯田軍師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則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則破恃國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則滅此五者非但人事是以玄同取以爲證以證其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上文與文子兵道篇同

衍義云楚白公勝作亂差使屈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
郢人投兵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
復再録今取玄同以爲說者言市南宜僚
孫叔敖皆以不道之道不言之辯而兩家
之難自解可謂不戰而善勝恬淡而爲上
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衍義云孟子所謂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襄王襄王

惠王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

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

定于一孰能一之王問毋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好也甘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

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衍義云列子載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勝之
鈔莊子説符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
重録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以喪禮處之

鈔尚左尚右此禮記檀弓篇之文義中已
詳不復重録今取此以爲説者若有勇士
戰勝而獲功升爲上將軍居右而主殺故
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不足上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視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此諸有名皆無爲之所役惟道樸無名

鈔列子仲尼篇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舞弄)彼來者(爲而欲欺弄於伯豐)奚若其徒曰所願知(聞)也

鄧析（鄭之辯智之士）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下如字）之義乎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

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此言有知有才有能爲無知無才無能者所使也何足貴哉是故懷抱道樸之人不彰名譽不顯才能昏昏默默逍遥於世而無敢使之者凡人見之者不假言說目擊而道存自然賓服而從化矣故經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

賓矣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答景春景春姓景名春魏國人也之辭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言侯王若能以道自守萬物自知賓服何用威武哉

衍義云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

鈔莊子逍遥篇之文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註堯

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量七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量七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若辯黑白

鈔莊子外篇天運篇莊子曰夫鵠又作鶴同胡洛切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此言黑白得之自然不在浴而白黔而黑也

衍義云智者察人之邪正

鈔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匿也此言人之邪正觀其眸子即可見也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以此察之則人之邪正善惡不可得而匿矣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如别妍醜

鈔九幽懺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縁如影逐

形譬如淨鏡照人媸妍自別善惡之業理亦如然

衍義云而不能見其睫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目毛也）之間

衍義云復以自知

鈔周易繫辭云復以自知言既能反復求諸己則自知得失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衍義云常勝之道

鈔列子黄帝篇之文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衍義云羿善射奡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

鈔論語憲問第十四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即南容也）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焉羿是有窮氏之國君也最善於射簒夏后太康之位而自立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

秋傳言奡乃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殺羿與奡皆古之多力強暴之人終不得其死二人特其有力不特不能勝人又不能自勝此老氏之所戒人也

衍義云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鈔中庸第十章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衽席也藉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衍義云夫子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鈔中庸第十章云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強貌詩曰矯矯武夫是也倚偏著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衍義云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曾子居衛縕袍（謂麻縕爲絮語云衣敝縕袍也）無表顏色種噲（種噲剝雜也）手足胼胝（以麻縕袍絮復無表裏種噲剝雜每自力作故生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根後決也）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絶人倫故不與天子爲臣不與諸侯爲友也）

衍義云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

鈔莊子讓王篇之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衍義云恒久也象稱君子以立不易方不失其所也

鈔周易恒卦彖辭彖曰恒者久也剛上而柔下剛尊柔卑得其柔也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

衍義云列子之不化

鈔列子天瑞篇第子告列子之辭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因物生不爲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

孳孳化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
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衍義云莊子之不死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而後能不死不生夫能同然不崇

朝而遠徹忘先後之遠接斯見獨者也
衍義云釋氏之不滅
鈔傳燈録惠能大師對内侍薛簡云我説
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昭然此

變契長生矣此言人生天地間若安其素分委任天和秉化而來任化而徃是則君子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泥於修至道飡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衍義云夫身如蜩甲蚿蛻寓之而已矣

鈔莊子齊物篇之辭罔兩問於影影曰吾待蚿蜥蚿腹下齬齟不可以行者也蜩翼耶若待蚿蜥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不獨化於玄冥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衍義云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鈔文子符言篇云老子曰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無上下乎無下能高能深能上能下平乎準直乎繩非衡而平無所不夷非繩而直無處不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無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其大無外其細無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硋大圓無涯大通無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是故玄同取以爲證以道大無方汎兮其可左右也

衍義云大道無乎不在或左或右皆逢其原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體道之士反求諸己而自得之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衍義云無毋何恃

鈔毛詩小雅蓼莪篇之文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出則衛恤入則靡至此言萬物恃道
以生亦猶人之恃母而生成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
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衍義云復小而辯於物
鈔周易繫辭第八之文云復小而辯於物
此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即能辯物之
吉凶不遠速復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衍義云舜有羶行百姓悅之三徙成都至
鄧之墟來之者十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再
録
衍義云大王居邠狄人侵之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滕文公問齊人將
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滕君之
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衍義云國安民豐欣樂太平

鈔靈寶無量度人經上卷之文齊同慈愛
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此言有道
之君民皆歸之而無害舉皆欣欣然各得
安平之樂也
衍義云平則無險陂之患
鈔易繫辭之文易曰無平不陂陂者傾也
樂與餌過客止
衍義云莊子載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
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鈔莊子天運篇之辭姓北門名成黃帝臣

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是和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大湖之洞庭也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怠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聽不見故心無分别有同暗惑者也蕩蕩平易而無偏黙黙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衍義云齊人饑黙敎爲食於路以待餓者

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袖也輯和也屨貿貿交易之貌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終不食而死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呼故切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朱晦庵註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飢餓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着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言此與不受嘑來之食其義頗同故引此

以爲證者謂飢餓之爲人害深矣見食而不食寧就死而不悔是惡禮之不足而不食也是則過客亦有不爲餌止者矣

衍義云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處

鈔莊子天運篇云蘧廬逆旅傳舍也不可久停以仁愽愛以義裁非何異假借塗路寄託止宿耶不可以久交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豈可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

衍義云列子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常有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録此言無爲之用與道合眞豈有盡耶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衍義云聖人之玄奥莫妙於權實

鈔唐杜天師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

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略具四門第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强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復其廉矣此歙歙其心之權也性弱則德全性强則禍起因强起禍自思復其弱矣此伏性强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

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修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作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

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於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以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耳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

言用權之難也
衍義云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氷之至
鈔周易坤卦之辭初六履霜堅氷至此言
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
霜微而積漸故堅氷乃至所謂陰道初雖
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
衍義云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
鈔史記云孔子在衞聞齊國田常欲爲亂
告諸弟子曰吾不忍父母之邦而受敵今
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誰爲使子貢請

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請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吳王乃遣子貢之越子貢曰

今者吳說吾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句踐頓首曰孤常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

堪國家疲弊此則報吴王之時也越王勾踐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吴王曰越悉境内之士三千人以事吴吴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内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吴晉遂遇於黄池越王襲吴之國吴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吴使吴亡而越霸者賜之説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衍義云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

鈔淮南子主術訓之文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者按史記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好内多内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判丹切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雍雍巫有寵於恭姬周禮掌食之官有内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巫易牙也因官者豎刁以

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無虧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

公子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此謂易牙烹其子而要桓公也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者按春秋僖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長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也）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虞君許之且請先伐虢（喜以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軍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虞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

可虢一之謂甚豈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公姬獻公女也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此謂晉獻公以璧馬而釣虞君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者按史記秦本紀云秦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

廖丑旭切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陋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遂諫不聽繆公又數使

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謂秦穆公以女樂誘胡王也故玄同引此以明歙張與奪之權也若此

衍義云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知者歙張之權也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徐無鬼姓徐字無鬼魏之隱士也因女商見魏武侯女商姓女名商魏之幸臣也武侯文

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焉君將黜嗜慾掔苦田切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已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

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驚悚音恤若失音逸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音逸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子容切說之則以金版六弢音韜金版六韜周書篇名也又云文武虎豹龍犬是謂呂望六韜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朞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之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誅去切）乎鼪（音生）鼬（由字去聲）之逕踉（音良）位其空聞其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苦頂切）欬（苦愛切）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言此者以武侯素好犬馬凡欲規諫必先投其機然後以正理言之則必喜矣此亦歙張與奪之權也故玄同取以爲説云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衍義云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

鈔莊子庚桑楚篇云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音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其斯之謂歟

衍義云此之謂獨化

鈔莊子在宥篇云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此言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主不謂至尊至貴也大宗師篇云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爲物境所遷故云獨化

衍義云易曰巽以行權

鈔易繫辭曰巽以行權者順也言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

衍義云於魚得計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疏不慕羊肉之人故蟻棄知也不爲羶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道不傷濡沫相忘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虞舜羶行故給斯言也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量八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量八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　集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衍義云道以無爲爲常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又云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

衍義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此乃盜跖答其徒之

言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衍義云支離所為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支離所為者謂其德支折離散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之義也莊子人間世篇云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項會撮上古外切下子

外切謂頭髮也指天五管在上五管五臟也兩髀音陛爲脅挫鍼治繲佳賣切縫衣洗浣足以糊口鼓筴初革切揲著也播精足以食音似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斗曰鍾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養其身終其天年何況支離其德者乎若能保其常名者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
德不以德爲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衍義云禮者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辯上
下定貴賤

鈔辯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衍義云玉帛交馳威儀相答
鈔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記中庸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夫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是知言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鍾鼓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犨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攘臂而仍之也

衍義云犨跽曲拳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顏回曰擎跽曲拳者人臣之禮也擎乂手也跽跪膝也曲拳折腰也

衍義云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爲翼者

鈔禮記樂記篇之文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則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

此為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衍義云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
禮也
鈔禮記篇之文此言禮以辯上下別親踈
攘者攘除衣袂以出臂而相仍引施報之
禮行於彼而彼不應則怒而相仍引也
衍義云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
暴骨則攘臂而仍之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文公又使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楚子曰非爾所知也武王克

商作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是不能禁暴矣

衍義云春秋時楚宣王朝諸侯衍義中備載

又云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爲忠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

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
賜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反以至
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

鈔晉司馬昭之時三年譙郡嵇康文辭壯
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
子阮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
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

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都玩切不爲之禮會將去嵇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嵇康自代與濤書曰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鍾會因譖安康有盛名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舉此爲證正所謂蕩而忘反以至國破家亡正

謂此也南史宋紀謝靈運陳郡陽夏人秘書郎謝瑍之子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遂移疾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論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

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美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衍義云舉本經云道生一於物爲精元氣

也元氣爲道之子
鈔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陽
之本爲萬物之母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
之爲言其大矣哉一者元氣也能陰能陽
而不屬於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爲清處

兎魔茅薜而不爲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
元以之而資生制御有爲則眞宰出焉
衍義云謂之眞君制御形軀謂之眞宰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

而特不得其眹如是皆有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也

衍義云侯王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君

量八 六

鈔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固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以佐王者也萬乘之君君者王也天子也天子提封百萬賦六十四萬井出戎馬百萬匹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

衍義云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

鈔無思不服者此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武王建都行禮

言武王作邑於鎬京

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烝哉者皇大也烝君也世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者也

今引此以證言萬國歡心而歸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衍義云列子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云杞國有人殷湯封夏後于杞周又封之今在陳留雍丘縣今杞州地是也衍義中載之已備不復重錄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衍義云稱孤者如左傳孤與二三臣悼心

失圖

鈔春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奉承以來弗敢失隕墜也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郟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二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違況能懷思君德言有康王大喪多不暇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

衍義云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

例

鈔春秋隱公三年宋宣公捨其子與夷立其弟穆公穆公有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廢後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衍義云稱不穀者若不穀惡其無成德之例是也

鈔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有令狐之會晉

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背晉盟晉侯使呂相絶秦呂相詰秦伯曰楚人惡君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量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量九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衍義云易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鈔曰易經復卦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王弼註入則爲反出則剛長故無疾疾猶病也朋爲陽也故云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也

衍義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曰易繫辭之文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

衍義云仰觀于天俯察乎地

鈔易繫辭之文註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衍義云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已全具於道經內道沖章第四篇中意已全今不再録大槩反流全一者反流則與道合淵靜則能全一

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

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動則時若故
云反流全一而動善時也

弱者道之用

衍義云指我亦勝我鰌我亦勝我風之行
乎太虛可謂弱矣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蚿謂風曰予動吾脊
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
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折大木蜚

大屋唯我能也自北徂南擊揚濵海然人以指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蹈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

衍義云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則水之託於太虛可謂弱矣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者波流瀠回之貌也

衍義云列子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衍義云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鈔論語子罕第九之文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范氏註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衍義云如論語之可以語上語下者也

鈔論語雍也第六之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

衍義云若子夏出見於紛華盛美而悅入
聞夫子之道而樂是已
鈔史記禮書所載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
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
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人以下漸
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衍義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
鈔莊子盜跖與孔子所說之文盜跖曰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衍義云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鈔莊子逍遥遊篇云宋人以章甫爲貨章甫鄒魯之冠也越人者百越之人也其舊俗斷髮文身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衍義云和璞見遺於楚國

鈔和璞者姓卞名和楚國人也居荊山之下荊山在楚地出美玉卞和得玉璞獻於楚王王怒遂刖卞和左足楚王崩武王立又進武王王曰昔誑先君又刖卞和右足和抱玉泣於荊山武王崩成王立和將玉進之成王使人琢之果是美玉也玉價無估也

衍義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鈔莊子曰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此文在

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此言下士不識道之微妙也而大笑之使下士不笑不足以見眞常之道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衍義云如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

鈔論語述而第七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述者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衍義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鈔史記列傳周幽王時孔子適周嚴事老子而問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
告子者若是而已矣
衍義云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故曰聖人之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不爲物先不爲禍始感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
衍義云漢陰丈人子子然以眞爲已任而
別乎世俗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

晋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五十畝曰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用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音逸）蕩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衍義云與物同波而和其光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於危切蛇以支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此言物波亦波和光混迹

量九

大

同其波流至人無心合於玄道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衍義云若九鼎瑚璉

鈔九鼎者大鼎也黄帝内傳云黄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

荆山瑚璉魯語公冶長篇之文子貢曰賜
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記曰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皆宗廟祭祀之器取以貴也故曰大器晚
成

衍義云莊子曰美成在久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葉公子高將使齊
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
惡成不可改可不慎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衍義云渾淪一氣未相離散渾淪者一也

一者太極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

物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音劣易變而
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
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
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

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衍義云天地絪緼萬物化生

鈔周易繫辭云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
媾精萬物化生絪緼相附著之義言天地
無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緼共相和會萬

物感之變化精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衍義云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肅肅陰氣赫赫陽氣言二交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衍義云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

鈔夫心者乃神靈之府也故云靈府虛室生白之謂也

衍義云君子不動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文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亦孟子不動心之謂）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公孫丑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衍義云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

鈔左傳春秋之文已於昔之得一章中載

之不復再録

衍義云天道虧盈而益謙

鈔周易謙卦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

也

衍義云卑以自牧

鈔周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初六謙謙君子
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言謙謙君子常以謙卑而自養其福也
衍義云饕餮富貴
鈔饕餮者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

餮貪財曰饕貪食曰餮此言貪財求利以
爲富貴豈不知聖人有言曰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
衍義云書曰滿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之文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衍義云强秦以專制而滅
鈔廣聖義云昔秦呑七國一統九州力威
强兵天下莫敵至於土崩瓦解曾不踰時
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立四十六
日項羽至斬之祚滅身亡以此觀之豈非
專制而滅乎
衍義云大漢以和順而昌
鈔大漢高祖劉邦彭城豐沛人也推賢用
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强楚仁及

生靈智士爲之謀賢士爲之輔用三傑而成帝業約三章而安疲民有長者大度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豈非和順而昌乎

内引三傑者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吾不如蕭何此二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三章者秦二世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衍義云子路好勇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焉

鈔子路好勇不得其死此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路聞而喜以夫子之與己而不知其實意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羿善射者羿乃有窮氏之國君力能善射奡盪舟者有勇力陸地能行舟已於三十三章中載之不復再録此三子者皆恃勇力以取勝於人而俱不得其善終是皆失其柔弱之義也故老君

以此垂戒耳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量十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量十

五峯淸安逸士王守正　集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衍義云水之洄洑流注

鈔洄洑流注者列子黄帝篇九潘注云有洄澓流止之異已於道經道沖章第四載

之不復重録

無有入於無閒

衍義云透金貫石

鈔列子周穆王篇之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衍義云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云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而厚地上際逮乎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

衍義云若列子載趙襄子率徒十萬
鈔列子黄帝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
天下希及之
衍義云聖人觀天道之自然
鈔黄帝陰符經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云觀
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衍義云正容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
鈔莊子田子方篇云田子方侍坐於魏文
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

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子之師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衍義云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則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文子精神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其所以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註雖喑乎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雖瞽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爲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

從其所行也衍義引此以證不言之教無
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豈虛言哉
衍義云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教
者
鈔九流者漢志云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
耳九家者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
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横家八雜家九農
家兵家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爲述作
自周以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併於六經皆目

之爲子爲論爲記爲書或以姓氏爲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孫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烈魏朗任嘏裴玄蘇彥傅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弁子符朗孫武氾勝之是也或自立别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

道言録歳時記耆舊記法訓五教蒭蕘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志緯通語國語越絶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我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録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筭經黄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奥義或採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

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旨然
有或爲或作乍弛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
貫以兹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爲之道焉惟
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
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
可以繼蹤玄元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衍義云身爲實而名爲賓名者實之賓捨
實取賓是謂倒置

鈔列子楊朱篇云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其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衍義云若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鈔鮑焦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過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汙其君者不受其

利令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飽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因抱木而立枯焉介子推者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後母麗姬之難麗姬之子曰宜舊麗姬欲立宜舊而廢重耳故數譖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路困乏子推乃自割其股肉

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爲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營門怒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綿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今取二子徒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衍義云富者苦身疾作貴者夜以繼日思

慮營營

鈔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能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爲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徇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令取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衍義云列士之所殉者名也貪夫之所殉者貨也

鈔莊子駢拇篇云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實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衍義云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伯夷死於首陽之下已於天下皆知章第二詳悉具載不復再録
衍義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量十　六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爲巨盜故以盜爲名東陵者山名也又云即太山也在濟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衍義云蒙莊固辭於楚相寧爲曳尾之龜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楚威王也使大夫二人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息嗣切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矣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衍義云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

鈔張氏家傳云天師姓張名道陵字輔漢留侯六代孫也性沉默好古博極經史兼

明星氣圖緯之學賑人之急不擇親戚名動朝野漢章帝下詔召爲諫議大夫不就喟然謂弟子曰人上壽百歲瞬息間爾父母妻子雖至愛豈能長保哉且吾身尚非吾有況其外之貴富耶吾聞上世軒轅喬

松得道登天遊於無窮此吾師也吾將棄世絶累而學之請與爾等自此決矣於是羣弟子愴然辭歸獨王長請從天師憐其志及留侍遂入潛衡至嵩陽授黄帝九鼎丹經於神人已而訪西城山築壇朝眞以

錬九丹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遣雲輿迎之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天寳七年封天師僖宗中和四年又封三清扶教大法師宋朝封三天輔元大法師靜應眞君

衍義云如莊子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鈔莊子讓王篇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奢華義中載之全備不復重録

衍義云若北史載魏明太后幸絹藏

鈔北史魏明太后臨幸絹藏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共拾二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量十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量十二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衍義云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乃爲五帝之盛

鈔論語泰伯第八云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自視缺然此莊子逍遥篇云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衍義云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是為萬世之師

鈔孟子萬章章句下云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條理者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之也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不居其聖者此孟子公
孫丑章句上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衍義云柳下惠以直道事人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為士師魯之賢大夫也名展禽士師獄官也出逐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衍義云雕刻衆形而不為巧

鈔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有楮葉者而為巧乎

衍義云列子載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義中已詳

衍義云若梓慶削木爲鐻梓慶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即其名也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義中已全

衍義云不飾小說

鈔小說者流蓋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以造也其書十五家百十三篇

衍義云故夫子謂予欲無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衍義云出衣絺綌

鈔論語鄉黨第十篇之文當暑袗絺綌襌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量十一必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三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衍義云致荷校之凶

鈔易下繫辭之文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

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

衍義云若齊人之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此言嗜

欲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蓋有意所欲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衍義云春秋魯桓公十年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衍義云若周末知襄子請地於韓康子

鈔春秋所載義中已全不必重書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衍義云昔漢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

善

鈔此文義中載之已全不必重録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衍義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求之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晦庵註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衍義云揚子曰人心其神矣乎

鈔楊子法言問神篇之文云神在所潛而已矣潛心陰陽變化天之神也即是天神天明日月運行天之明也照知四方天之神明可以燭幽冥光四方天精天粹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萬物作類覆育萬物各成其類人心其神矣心在天地爲神在人爲心心乎通乎神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衍義云雨暘時若

鈔尚書洪範篇之文云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此言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

時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

衍義云星宿錯度

鈔廣聖義云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順天之道也星宿錯度乃靈寶度人經云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衍義云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欽周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順應而不肯違也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奉順於天道而不敢逆者也今人君能如是者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衍義云堯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舜之明於人倫察於庶物可謂知天下矣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烈風雷雨舜之弗迷可謂見
天道矣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鈔史記本紀云堯諡法曰翼善傳聖曰堯放勳徐廣曰號
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立七十年得舜二

十年老令舜攝天子位政薦之於天堯避
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三年之喪畢舜踐天
子位又引舜明于人倫察於庶物此是孟
子離婁章句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惟天爲大是魯論

泰伯篇之文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烈風雷雨舜之弗迷者此舜典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

塞（誠信充矣）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此是論語衛靈公第

十五篇之文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當食而思
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此乃孟
子離婁章句上云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是以如是其急也愛其親
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者
此乃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
之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此皆以身觀身以

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
是則又何待出户而後知天下者哉此言
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爲自然之道以化
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
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

爲而成者以此
衍義云春秋鄭莊公之伐大叔段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必重録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衍義云如垂首刺股映雪聚螢之類
鈔垂首者楚國先賢傳云孫敬字文寶恒
閉户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後爲
巨儒帝徵不就刺股者史記云蘇秦者東
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遊學數歲大困
而歸兄弟嫂妹妻妾切皆笑之秦聞之而
自慚乃閉室不出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讀之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後說
趙趙用之遂佩六國相印縱横天下矣
映雪者昔孫康家貧善學無錢沽油常映

雪讀書後至御史大夫聚螢者宋車胤字武子亦家貧苦學夜以絳紗囊盛數十螢火蟲照書而讀之其勤學如此亦成大儒矣夫爲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遣功而去執以見聞爲修學之漸損功行以爲悟道之門是數子者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勞心苦志博學溺心則必至於終矣

衍義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鈔尚書說命下之辭云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言遜
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
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
源乎其來矣

衍義云以博溺心以文滅質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
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不
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
心之永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
去文方會無爲之美也

衍義云故易之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鈔益卦之辭必須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故曰風雷益也遷謂遷從慕尚改謂改更懲止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衍義云損之大象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鈔損卦之辭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註言夫人之情慾感物而動境有逆順故情有忿慾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慾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衍義云秦兼弁六國
鈔秦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始皇立之二
十六年滅六國併天下自稱始皇帝并滅
六國燕齊楚魏并韓趙戰國之時謾曰雄

秦有始皇興伯業一施衡策便亡蹤是也
衍義云廢井田開阡陌除直道建阿房築
長城修五嶺
鈔井田者按史記穀梁傳註云古者三百
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而公田

居其一焉廢井田開阡陌者十九年自秦孝公任商鞅變井田爲阡陌於始有兼幷之患今即秦法也十二年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廢井田開阡陌收賦稅也除直道者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建阿房註言殿之四阿宮爲房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

南山之顛以為闕厥工未完卒為項羽所焚
築長城者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使
入海還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
乃遣將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
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

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莫侯切)萬餘里威
振匈奴五嶺者大庾嶺始安嶺臨賀嶺桂
陽嶺揭陽嶺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
林南海象郡以讁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衍義云項氏之攻破函谷燒秦宮收寶貨

殺子嬰廢義帝

鈔項氏者楚項籍字羽下相人秦二世三年爲天下主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是歲攻破函谷關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

失望羽起兵凡八年與沛公爭天下卒敗垓下以首受王霸天下定於漢廢義帝二世二年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英布也等擊義帝殺之江中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量十三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量十三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　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衍義云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鈔莊子應帝王篇云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眹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

物而不傷
衍義云昔秦穆公嘗出而亡其千里馬
鈔乃左傳之文義中載之不復再録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衍義云昔有饋生魚於鄭子産者
鈔孟子萬章上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

再録又引恂恂然適其志氣此乃論語鄉
黨篇之文大意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
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衍義云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鈔周易上繫之辭云故能彌綸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言以易道仰觀俯察則知無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反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死生之說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
死地十有三
衍義云凡以九竅四支或以三業十惡
鈔韓非曰十有三者九竅四支是也謂兩
耳兩目鼻有二竅并口及下二漏共為九

竅兩手兩足故曰四支河上公亦同此說
又以三業十惡為說者三業謂身口意也
十惡謂一殺生二偷盗三邪淫四犯上逆
亂五毀謗經法六呪咀瞞昧七陰謀恨妬
八鬪亂兩舌九破齋犯戒十觸汙壇場孫

登解云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安生之徒十分之中順理者三爾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理者尠（音鮮）逆理者多故得死之中順命者三爾又唐明皇疏亦同此說廣聖義云將生不以爲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其淡默順其沖和則神守其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進矣此杜天

師之所論也竊謂如此保生之人又豈止十中有三人爾雖千百人中無一二人也由是論之不亦鮮乎

衍義云安時處順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懸解者無係著之貌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衍義云過求養生之物太厚以致死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衍義云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鈔莊子山木篇之文方舟（兩舟相並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狹急也不怒以舟虛故也）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

不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衍義云若仙傳劉嵩

鈔在神仙列傳中所載義中已備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衍義云則躶者不得不躶鱗介毛羽者不得不鱗介毛羽

鈔孔子家語中五帝第二十四章中之辭

此孔子答子貢之言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耗也）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明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

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壽焉

衍義云以至少壯老死不得不少壯老死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衍義云莊子所謂眞君又引莊子所謂眞宰是也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其迹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公侯伯子男之例

鈔周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亦有五等而兼王焉人之處世上以君其一不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乃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為物所尊德以畜萬物為物所貴生生而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而不窮故成物之功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

衍義云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修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

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今孟子以仁義忠信爲天

爵況道之與德又在仁義忠信之上故云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莊子釣於濮水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濮水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知莊生賢達屈爲卿輔發使命先述其意願以國境之内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之也義中已備不必重録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衍義云退藏於密可謂深遠

鈔易繫辭之文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原夫孔聖言退藏於密者謂古之聰明叡知之聖人莫不以此易道并蓍之神卦之知洗其心含養其德退藏於密而不顯其跡也豈非玄德耶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衍義云六根各有所悅

鈔六根者太極左仙翁戲法言受身生身煩惱纏縛皆由三業為有六根一眼根二耳根三鼻根四舌根五身根六意根所謂諸根皆生諸業故曰六根猶如草木生諸花實展轉相生

衍義云黄帝問道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

鈔莊子在宥篇云義中載之已詳不復重録

衍義云是謂有究有究而心出則交物若

塞其兊而不通則心不出矣
鈔易說卦云悅言乎兊兊爲澤悅萬物者
莫悅乎澤又以兊爲目爲門爲口亦以戒
其閑絶禍患爾夫此禍患之門用之於國
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閑塞得宜則身
安國理矣
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衍義云五欲之門既開六塵之事得濟心
神内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云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鼻欲聞香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六塵之事者此玉皇本行集經上章之辭云爾時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諸天聖衆汝等諦聽此諸罪輩曠劫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徧染三業縈纏肆意任心曾無覺悟陰罪陽過日積月深六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遂爲六塵之所徧染三業之所縈纏此皆過失之類是也

衍義云若宋朝有張寶者
鈔張寶者成都人也慕華陽縣尉之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衍義云此齧缺之所以問王倪曰子知物

之所同是乎
鈔莊子齊物論篇之文云齧缺王倪之弟
子王倪答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
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
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知耶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衍義云若澹臺滅明之行不由徑

鈔論語雍也第六篇之辭云子游名偃字子羽乃孔子弟子爲武城宰魯之下邑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衍義云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鈔宮室臺榭者此周書泰誓上武王曰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酒沉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勲未集又引楚之章華者春

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

落之落者祭也此胡曾詠史詩云茫茫衰草沒

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簫管絶

可憐身死野人家秦之阿房者詠史詩云

新建阿房壁未乾沛公兵已入長安帝王
苦竭生人力大業沙崩固不難此言在上
之人不顧根本徒事榮華殆幾傷本豈是
持久之道

衍義云峻宇雕墻

鈔尚書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第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爲歌以戒之云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
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

衍義云田萊多荒此詩人所以刺幽王也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衍義云服文采若隋煬帝翦采爲花以御龍舟也

●鈔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

北有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
臨渠每院有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
樹彫落則翦采爲花葉綴之沼内亦翦采
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
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

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
上奏之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
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
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
下重内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

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乗之
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
所乗又千數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
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内皆令獻
食多者一州至百輿極水陸珍竒後宮厭
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衍義云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崇
作錦步障五十里

鈔晉書石崇字季倫性豪華時有王愷作

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鬬富後因緑珠被誅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爾刑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

衍義云後漢馬廖上疏以為城中好大袖

鈔後漢章帝建初元年改正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劔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衍義云帶利劒如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瘡瘢

鈔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劒劒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莫耶前傳所載同此

衍義云趙文王喜劒士劒士夾門三千餘人

鈔莊子說劒篇云昔趙文王趙惠文王也名何武趙靈王之子也喜劒劒客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數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衍義云若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
處
鈔一百武帝時宰相何曾字潁考日食萬錢
猶云無下箸之處蒸餅非十字裂不食當
時付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宜謚謬醜

名與實爽曰謬怙亂肆行曰醜
衍義云商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鈔商紂積而不散盈而不知滿尚書武成
周武王克商於是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五

疊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五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　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衍義云先固其根本而營其標枝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此言上既無爲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絶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善以道懷抱民者則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

鈔衍義取善以道懷抱民者若太王者可謂有道之君也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可謂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

鈔抱元守一者莊子在宥篇云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云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是故衍義

引其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若廣成子者可謂善以道抱元守一者也至於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可謂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若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不得免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云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周之歷世至于文武成康皆懷道抱德之君遂至于子孫相繼三十七代歷年八百六十七載其享祚綿遠祭祀不絶也如此

衍義云雖繼毁廟之主后稷文王郊祀之
祀不輟止也
鈔史記孔子在齊舍於外館齊景公造焉
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
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
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
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
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
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重
峻輿馬奢侈而弗可賑也故天殃所宜加

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必罰其廟也孔子曰蓋爲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美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修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衍義云親戚和睦事業修治

鈔尚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註云言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謂高曾祖父巳子孫曾玄共爲九族也

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張氏解曰言堯克明俊德所以修身者也以親九族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平天下治之序也

衍義云積善之餘慶及來世

鈔易坤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言治國治家者可不鑒哉

衍義云萬寶豐熟

鈔莊子庚桑楚子曰弟子何以異於予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衍義云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所謂土苴以治國家也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云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衍義云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反觀而求諸己也

鈔易觀卦九五爻辭也云九五觀我生君
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鮑先生解云
夫此九五履巽居尊秉剛得位體柔順以
成德用中正以省民爲大觀之主者也然
下之隨上若影之應形民之從君猶泥之
在鈞示之以惡則惡著率之以善則善興
化自一身儀刑四海欲監我德先觀其民
君子風行已則無咎是故取此觀卦九五
爻辭以證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言其觀以上五觀之法并觀天下之民而

知之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衍義云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

欽莊子德充符篇之辭也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
而不益生也
衍義云嗒然似喪其偶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也南郭子綦隱几而
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此言至人嗒

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物莫得而傷也
衍義云其和大同於物孰能害之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也趙襄子率徒十萬
狩於山中火畋曰狩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
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

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

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
者也文侯大悦
衍義云若春秋楚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
生子文
鈔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義中載之巳備不

復重録
衍義云若詩云后稷之生於姜嫄誕寘之
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鈔毛詩大雅生民尊祖后稷生於姜嫄文
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誕寘之

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衍義云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內息之貌眞人之息以踵足根也衆人之息以喉喘呼之息

以喉為節屈服者其嗌音益音厄言若蛙嗌喉也氣息不調咽

喉之中恒如蛙凝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云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

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趍而往

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引以直養之則亦至矣此亦公孫丑之文也孟子答公孫丑之辭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畫十三　七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衍義云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鈔尚書伊訓篇云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
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衍義云道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
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太極五氣也 六極六合也
道經有物混成章載之
不復重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衍義云故孔聖欲無言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篇云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孟子豈好辯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衍義云正容以悟物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
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
之此已道經第八章載之已詳
衍義云目擊道存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仲尼見之而不言子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
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亦不可以容聲矣
衍義云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
鈔莊子知北遊之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

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
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也
衍義云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文齧缺問於王倪四
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
衍義云且識音者口不能傳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之文云師曠之聰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者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此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五音之内微妙清暢之音非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者孰得而傳之哉

衍義云斵輪者口不能言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桓公齊桓公名小白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衍義云若桀冦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
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衍義云若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
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之文云齊宣王他
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六斛四斗爲一鍾也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謂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

然時予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衍義云若孟子言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云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註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禄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衍義云漢文帝聞河上公結草爲菴于河

之濱
鈔左傳本紀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衍義云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鈔孟子離婁上章文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音謫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衍義云三略九奇靜難息寇武之功也

鈔三略者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黃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必爲帝王之師亦機鈐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圖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三略則能全功保身九奇者黃帝因井田以制兵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閒地虛其中大將居焉諸葛孔明推演其法陣

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
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
應擊中央則兩頭俱應此桓溫為常山蛇
勢也大凡兵法多尚奇變自一至九如循
環無端不可終窮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
民彌貧
衍義云若秦法偶語者棄市
鈔通鑑云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
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衍義云唐武后開告密之門人皆重足屏息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鈔唐武后光宅元年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鑄銅為匭其器一室四隔可入不可出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

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
令滋彰盜賊多有
衍義云則必有機心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子貢南遊於楚過
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
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
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泆蕩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壆一　三

衍義云謂刻鏤彫琢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衍義云若紂王之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之類

鈔尚書泰誓下云武王曰今商王受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衍義云小則盜鉤而大至於竊國矣若田成子一旦弒齊君而盜其國

鈔莊子胠篋篇云何以知其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然而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
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
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衍義云李斯説二世行督責之術以弭盜
鈔通鑑秦二世二年冬二世數誚讓李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
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聖
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
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

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力角切犖犖超絕左氏犖有力焉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多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衍義云漢武帝以張湯趙禹定律令

鈔通鑑漢武帝建元五年上以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出張湯傳）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出趙禹傳）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衍義云若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示天民之阜

鈔楊子問道篇之辭云在昔虞夏襲堯之
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
民之阜也阜富也垂衣拱手於巖廊之上
而視天民之自阜也
衍義云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垂衣
拱手而天下治

鈔毛詩大雅皇矣篇之辭云帝謂文王予
懷民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
衍義云若曹參為漢相惠帝怪其不治事

鈔漢書傳中之言義中引之已備不復重
録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衍義云福隱於禍中者若列子載宋人有
好行仁義
鈔列子說符篇中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
録
衍義云禍藏於福中者若列子載虞氏梁
之富人也

鈔列子說符篇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衍義云書曰直而温

鈔尚書臯陶謨之辭云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載采采禹曰何

臯陶曰寛而慄（寛柔莊慄）柔而立（柔順植立）愿而恭（謹愿恭恪）亂而敬（亂者治也有治才必敬畏也）擾而毅（馴擾果毅）直而温（徑直温和）簡而廉（簡易廉隅）剛而塞（剛健篤實）彊而義（彊勇好義）彰厥有常吉哉彰者著也成德

著明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衍義云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之辭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事而不違也

衍義云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衍義云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昔庚桑子姓庚名楚老君之弟子居羽山之顏山名在魯地義中引之已全不

復重錄

治大國章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衍義云鳥獸魚鱉至於咸若則鬼神亦莫不寧

鈔尚書伊訓戒太甲嗣王之辭也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不率循先王之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朕哉自亳此言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衍義云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

萃
鈔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義中已全不復
重録
衍義云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
鈔春秋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至昭公
七年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立二人爲大夫以安子孔伯有之鬼乃止子大叔
名游吉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
厲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
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始變化也旣

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若居高官備物之享則體魄強取物之精多則魂氣強是以有精至於神明所以養此精至於神養此爽至於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神之未昭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依憑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伯有之名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從政三世矣而三世執其政柄能爲鬼不亦宜乎

衍義云唐武后時武三思買二妾

鈔左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衍義云若民皆襁抱其子而至者也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辭云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皆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衍義云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之辭云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
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
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仇餉者為仇讎與餉文王事昆夷毛詩大雅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周祖大王去邠事獯鬻北狄之强匈奴是也

此梁惠王章句下云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又引勾踐事吳勾踐越王之

名事見國語史記云子貢說越王勾踐曰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重寶而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

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國者宜爲下

衍義云小國贄貢賦

鈔執贄也周禮云以禽作六執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乃鳧之屬工商執鷄

衍義云春秋魯文公三年公如晉

鈔魯文公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云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此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也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云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衍義云襄公元年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氏以禮也

鈔春秋襄公元年冬衞子叔晉知武子來

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也大國聘焉大事小也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墨二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衍義云萬物資始

鈔易經乾卦彖辭云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彖者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總釋乾與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釋之大哉乾元者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

生萬物故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衍義云立天子置三公

鈔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君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曰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故天子乃有三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爲泉源行足以爲儀表問焉則應

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
爲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
也保也大戴禮云傅天子以德義若天子
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
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

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
敬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
揖讓之禮皆太保之失職也
衍義云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
鈔周禮之文以六禽爲贄幣作兩君相見

之禮已具於六十一章今不重録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韋熟韋也）

牛十二（乘四韋先韋牛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腆厚也不厚也）弊賦爲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因有備焉

衍義云孟子曰齊人莫有以仁義與王言
者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孟子答公孫丑之
辭云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
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

免耶故爲天下貴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敗師於殽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眚過也）掩大德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衍義云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鈔尚書五子歌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上人者柰何不敬予者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失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特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未發之時而圖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衍義云晉解揚無二命魯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鈔晉解楊無二命者春秋晉宣公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
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
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
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
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于敏切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魯仲由無宿諾者此論語顏淵第十二云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此以見子路字仲由之所以取信於人也由其養之有素故古今稱美之也

衍義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

鼎

鈔劉子履信篇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齊侯不信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義中已備不復重錄註須句邾別國句音比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在魯謂之社稷之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衍義云昔齊景公有疾求醫於秦

鈔左傳所載義中全備不復重録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衍義云九層之高臺起乎一蕢之土

壘三

五

鈔論語子罕第九云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註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也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衍義云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云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矜持之矜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衍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詩人所以

刺周厲王

鈔毛詩大雅蕩之什之文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此言厲王居人之上爲天下君無可則象之甚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辟音僻疾病人也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教命令又多邪僻不由舊章天生蒸民其命匪諶諶氏任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蒸衆也諶誠也此言天生衆民其命令當以誠信教導之使忠厚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故云靡不有初今衍義取此以證解愼終如始

則無敗事之義也
衍義云唐魏徵上疏太宗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之類是也
鈔唐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淨之化遠被遐方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

市珍奇於域外取遺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柰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初視人如傷愛之猶子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

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人至於今者縱欲
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乃
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
爭此直意在杜諫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
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砥

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
斥小人今則不然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昵
近小人非致治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
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
遵唐虞損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已來好

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好滋興而求豐實之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陛下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近歲以來思好惡感衆善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毀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

位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
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
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
遠及於四夷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
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使之不測其可救乎

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
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欲
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
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

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
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
不可極志不可滿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
治屈已從人云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
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

此傲之長也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
諫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猒倦雖未
全放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
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
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

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顧正兵之輩上番多别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歩相繼於道路旣有所弊易爲驚擾脱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衍義云外謂金玉珠寶之類

鈔千字文註云金生麗水麗水者在益州

永昌郡中有金徃徃浮出也皆為上金玉出崑崙南楚荆山崑崙谷中出美玉珠者或稱夜光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寳者金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古今之所貴皆曰寳焉此世俗之所寳越分而求傷

生害性不若得道之君以賢為寳修真之士惟道是寳不營為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爾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衍義云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云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其上矣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爲畢以繩繫箭而射謂之弋弩牙名曰機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罟罾皆網笱亦筌也鉤釣鉤也餌魚餌也削格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羅落罝罘上音嗟下音浮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爾雅云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罘亦皆兎網

也

智詐漸毒頡戶結切滑于八切堅白解垢詭曲之辭同異之智多則俗惑於辯矣西華法師疏云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也解垢詐偽也夫骨稽堅白之智譎詭同異之談諒有虧於正理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蓋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

衍義云若漢明帝性褊察

鈔漢書所載漢明帝性褊察衍義載之已詳不復重録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
衍義云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
鈔易謙卦彖辭云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衍義云但聖人知滿必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篇之辭云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引撝謙退讓此六四無不利撝謙言指撝皆謙者以不違法則動合於理故無所不利也
衍義云若莊子載魯哀公問於仲尼曰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衍義云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鈔尚書大禹謨之辭云帝曰舜帝來禹洚水洪水也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墨三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　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衍義云大禹修身以克儉爲賢文王爲治以節儉爲化

鈔尚書大禹謨云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又引文王以節儉爲化云此毛詩國風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

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書曰
恭儉惟德此乃尚書周官篇之辭云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
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
衍義云孟子曰仁者無敵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荅梁惠王之
辭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衍義云帝舜性仁刑爲四罪之誅

鈔帝舜性仁者此孟子盡心上云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四罪者此尚書舜典篇云流共工于幽州流遣之遠云如水之流也放驩兜于崇山放置之于此不令他適也竄三苗于三危竄則驅逐禁困之也殛鯀于羽山殛則拘囚困苦之也四罪而天下咸服

衍義云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

鈔尚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誥云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衍義云文王視民如傷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衍義云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答齊宣王曰

是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　註詩大雅皇矣篇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國名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大勇也

衍義云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鈔尚書太甲上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衍義云若文帝罷露臺身衣弋綈以敦朴爲天下先

鈔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厚繒）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朴爲天下先

衍義云太宗欲營殿鑒秦而止衣無錦繡

而公私富給
鈔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之
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
曰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
之強云云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衆離陛下合鑒之云云所以作役宜即停之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衍義云則致過涉滅頂之凶矣
鈔周易大過巽下兌上巽而悅行以此濟難難

乃濟也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衍義云若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於輔氏

鈔宣公十五年事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衍義云戒用兵者五章第三十章云不以兵強天下第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第五十七章云以奇用兵第六十九

章云用兵有言第七十六章云兵強則不
勝戒殺者一章第七十二章云勇於敢則
殺戒奢崇儉者三章第二十九章云聖人
去甚去奢去泰第六十七章云一曰慈二
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第五十九章云

治人事天莫若嗇戒柔弱不爭者十五章
第三章云弱其志強其骨第四十章云弱
者道之用第五十五章云骨弱筋柔而握
固第三十六章云柔弱勝剛強第七十六
章云人之生也柔弱第七十八章云天下

柔弱莫過於水第三十九章云自謂孤寡
不穀第五十二章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第六十六章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第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第六十八章云善勝敵者不爭第八
章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二十二章云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八十一
章云爲而不爭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衍義云若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仲尼之楚楚王觴之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市南宜僚弄丸宜僚楚之勇士白公勝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宜僚者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孫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叔敖高枕逍遙執羽扇而自得邊使敵國不侵明二子有此功能也
衍義云若湯放桀武王伐紂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鈔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廬江有巢城武成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孟子梁惠王下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衍義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鈔孟子離婁上云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

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衍義云史記載魏使客將軍新桓衍入邯
鄲義中已詳不復重録又云若周穆王之
命君牙作股肱心膂
鈔尚書君牙篇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
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
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今命爾予翼
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衍義云漢書載高祖王漢中

鈔漢書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録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衍義云若魏呉起爲將

鈔史記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衍義云班師整旅

鈔尚書大禹謨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班還也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乃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

衍義云兵者五兵戈矛之屬

鈔五兵者一弓二殳 音殊詩云伯也執殳 三矛四戈五戟 有枝曰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寳

衍義云輕敵者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義中

已備不録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孟子曰道若大路然人豈難知哉
鈔孟子告子章句下云孟子答曹交之辭
曹交曹君弟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
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

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衍義云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
鈔莊子田子方篇中之文義中已全不復
錄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衍義云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

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

無爲謂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

衍義云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

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

鈔論語衞靈公十五云云孔子說不是我多學而識之也只是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謂舉天下萬善只用一箇道理而通貫之也

衍義云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夫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

不已知也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 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若莊子載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衍義云有威可畏之謂威

鈔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謂之威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衍義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

鈔論語季氏第十六云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衍義云心者神之舍

鈔莊子知北遊之辭齧缺問道乎披衣齧缺王倪之弟子披衣王倪之師也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

衍義云夫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鈔西昇經戒示章之文也太上爲尹眞人傳經旣終將昇太微於是重語眞人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此吾道之要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齊物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録

衍義云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鈔莊子列禦寇之文義中巳詳不復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墨四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墨四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衍義云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註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又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鈔孟子離婁上云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衍義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顔子爲孔門之高弟仁德之大賢
而天夭其壽
鈔論語雍也第六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或云三十二而亡莊子云十八而亡
衍義云盜跖爲東陵之賊夫侵暴之元惡
而克保天年
鈔莊子盜跖篇東陵地名盜跖柳下惠之弟也漢書
云跖秦之大盜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九

千餘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萬民苦之

衍義云鄧攸永嘉末没于石勒又引唐末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此兩節事目義中載之全備不復重録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衍義云夫人生而靜天之性

鈔禮記樂記之文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此言人之厥初禀受天真

自然之性本來清淨一無所染自此以後
性天一動情竇交攻心有所欲性有所染
則天眞自然之性鬱閉而不能現矣
衍義云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文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
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常有司殺者殺

衍義云若舜之四凶周公之管蔡是也

鈔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引周公之於管蔡者尚書金縢篇云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

衍義云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

紀過而主死

鈔三元經中所載南宮丹籙賞善司生北宮黒簿紀過主死有此四星鑒人之善惡察其重輕以懲勸之使世人修善戒惡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鑒之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寛大踈而不漏違天反道何逃其辜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衍義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鈔尚書臯陶謨第四註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

善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加勉而不可怠者也

衍義云齊人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

鈔孟子公孫丑下沈同問燕可伐與義中已載不復重録

衍義云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

鈔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等因四族之徒入楚殺公子禄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豈非天報我耶
衍義云秦毒痡天下固不足道
鈔通鑑司馬光云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
恬爲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
之義雖無罪見誅守死不二斯亦足稱也

衍義云以疑似而殺李君羡
鈔通鑑貞觀二十二年初武衛將軍武連
縣公李君羡直玄武門時太白晝見太史
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

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殺之

衍義云以猜忌而殺王景文

鈔宋明帝泰豫元年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賜景文死手勑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景

文奉勑賜死遂飲藥而卒以猜忌殺之

衍義云漢唐諸賢謀誅宦豎宦豎之罪誠大矣

鈔東漢書許節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董卓謀誅宦官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進意狐疑後入為張讓渠穆等斬之唐書許節官人程元振京兆三原人事唐代宗

遷驃騎大將軍廣德初太常博士柳伉上
疏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
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
首馳告天下疏聞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
流溱州死夫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
猶蹈一轍宦豎之禍或秉兵權或恃寵倖
豎禍之基醜之不可勝誅然非天所厭人
欲誅之
衍義云楚漢之戰
鈔通鑑高祖四年蒯徹曰今楚漢分爭使

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
不可勝數

衍義云五季之亂其所誅夷屠滅者十室
而九

鈔通鑑詳節胡氏云五季之亂所謂江海
橫流之勢以臣弑君以子弑父誅殺無辜
流血成川僵尸蔽野是皆人欲殺之不免
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衍義云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鈔論語顏淵第十二有若對哀公之辭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通也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故曰徹也 通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衍義云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

衍義云魏君重斂而碩鼠之詩作

鈔毛詩國風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衍義云若唐德宗畋於新店義中已備不

復重録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衍義云上有擊鮮玉食之厭

鈔列子周穆王事化人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其珍異而已矣 玉衣玉食將言

衍義云漢武帝以法制御下
鈔漢紀所載義中已全不録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衍義云致有蹈水火而不懼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云子曰民之於仁

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又引逆白刃而不驚者此
中庸之辭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
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衍義云若莊子論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鈔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狄人欲犹也）事之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焉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初革切）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生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
衍義云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也義中詳不復録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
衍義云若王莽遣王邑王尋定山東
鈔前漢列傳第六十九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弟之子也班固賛曰王莽始起外戚

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
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
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
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

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
姦慝以成簒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也
非人力之所能致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
其據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
蠻貊猶未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囂五刀切言喧塵也）中外憤怒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或曰後漢光武以八千人破王莽百萬之師而誅戮之復漢舊業

衍義云秦王符堅發戎卒九十七萬

鈔按晉書云符堅字永固健之孫雄之子也既僭帝位王猛為相諸國悉平獨有東南一隅遺晉而已猛卒堅頻會羣臣欲伐

晉羣臣皆以歲星鎮星在斗牛晉分未可
圖也井有長星水影諸怪不一沙門道安
一同懇諫堅不從遂徵兵九十七萬前後
千里旗幟相望而慕容暐慕容垂等悉令
權兵軍至項城晉謝玄字幼度帥師迎敵
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謝玄軍不得渡
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
不欲速戰邪諸軍稍卻令將士得周旋僕
與諸軍緩轡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
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

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
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音揮使卻陣
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音剡桓伊等
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謝安石軍距張蚝
音毛小退玄與琰仍進決戰肥水之南堅中
流矢臨陣斬苻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
水而死者不可勝計矣肥水爲之不流餘
軍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而
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遂
大敗退至長安已而慕容冲起兵關內大

擾慕容垂又叛堅歸鄴音業稱後燕姚萇亦叛堅稱後秦又呂光於梁州稱後梁叛亡者如蝟音胃處處兵起長安爲慕容沖所圍逼城内危困堅遂留太子宏守城與五百騎奔於五將山爲姚萇將尹緯所擒送于萇萇遣禪位堅罵之爲萇所殺其國太子宏與張大夫等以城降慕容沖其國因滅矣

衍義云若隋煬帝率四萬兵集平壤

鈔隋書云煬帝名廣文帝踐祚封爲晉王

性惟矯飾時稱仁孝故廢太子而立焉既
即位幸洛陽建東都發河南丁壯百萬餘人
開通汴渠以達淮泗造龍舟鳳船百萬艘
（立艘舟之總名）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舳（音軸）艫（音盧）
相接千里不絶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

卷四　十

萬高麗戰不勝還師十三年幸江都奉信
郎崔成象於建國上表以盜賊蜂起不宜
巡幸帝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奉信郎王
愛仁亦以盜賊日盛諫還西京又斬之既
至江都（今之揚州也古之楚宮）於是李密竇建德等
所在稱號盜賊通行劫掠州縣諸道賊帥
競起天下州府無處無賊加以荒旱男女

所在稱號盜賊通行劫掠州縣諸道賊帥競起天下州府無處無賊加以荒旱男女相枕而死者不可勝計由是唐高祖揭義旗於太原遂入長安拯天下塗炭以代王侑（音又或名侗）為主（煬帝之子也）遥尊煬帝為上皇巳而為宇文化及所弑明年隋禪位與唐高祖太宗乘機撥亂以三萬衆收天下如拉（音蠟）朽摧枯遂定海内若符堅煬帝者真所謂分崩也（魯語云邦分崩離析是也）此上諸說皆以恃强舉兵以求勝反致大敗而不可救者

也

衍義云如春秋秦穆公欲伐晉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伐晉義

中已詳不必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墨五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衍義云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

鈔周禮弓人爲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黒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

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穉
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獮而碏三色既
具爲良則可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
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爲
之以時謂之三均

衍義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鈔周易說卦之文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衍義云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損其有餘
往者與其不足則歲功成
鈔易繫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
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此之謂歟
衍義云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鈔上之文易謙卦彖云天道虧盈而益謙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薄侯切）多益寡
稱物平施今取此數節之文以證解天道

抑高舉下之戒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衍義云易之損卦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卦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鈔易損卦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益卦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且據本卦消釋在泰卦損九三而益於上九成損在否卦損九四而益初九成益蓋取損上之有餘以益下之不足故

爲益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反此減不足以奉有餘減取多者益於寡也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衍義云昔天師翟乾祐在世時以考召法著名

鈔天師家傳所載義中巳全不復重録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衍義云水之爲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
圓隨器
鈔廣聖義云水之爲用其體至柔其性善
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霏霧露以淩雲貫
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
言其細也毫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
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
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受圓此其至柔也

故物莫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華遷鯤鵬託之而變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强也故物莫能制焉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守一柔弱可應萬殊之變是爲莫之能勝

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知莫能行

衍義云若漢光武幸章陵

鈔後漢傳中所載其文已備不復重録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衍義云言人君能含垢受穢引萬方之罪在已

鈔尙書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衍義云春秋時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

鈔鴻烈解曰晋伐楚三舍（三十里爲之一舍也）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晋不伐

楚義中全不復錄

衍義云宋景公熒惑守心

鈔鴻烈解中所載義中全文不復重錄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衍義云莊子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

鈔莊子達生篇云復讎者不折鏌干（春秋吳王使干將造劒干將鏌鋣並古之良劒）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偶爾傷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衍義云禮記曰獻粟者執右契之法義中全不復録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衍義云若郭巨事母至孝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衍義云若盤庚三遷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圯于河盤庚

遷于殷

鈔盤庚三遷者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大王之徙居岐山之下者事已於大國者下流六十一章中詳録不復重

鈔衍義云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鈔毛詩小雅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

無不得其所焉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
衍義云刳木爲舟以濟於水者
鈔周易下繫之文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
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渙卦彖辭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衍義云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
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是也
鈔莊子馬蹄篇云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塡塡

者滿足之貌其視顛顛直視也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當是
時也民各自足而無往來貿音茂遷之事故
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衍義云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設矣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對梁惠王之
辭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衍義云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五陽共決一陰蓋取決斷之義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衍義云雖蔬食藜羹之糲（音臘）所食常甘

鈔蔬食者論語述而篇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引藜羹者莊子讓王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去聲顏色甚憊音敗而絃歌於室此又豈止甘其食而已意在於樂道也如此

衍義云蒿衣鹿裘之粗所服爲美

鈔列子天瑞篇云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之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居兩切）褓（音保）者吾旣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人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故引此而證鹿裘之樂也

衍義云茅茨蓬蓽之陋所居常安

鈔茅茨蓬蓽者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以此證茅茨蓬蓽之安也如此衍義云南炎北沍之苦所寓皆樂鈔南炎北沍音戶者夫南方絶域純陽之地極炎故有火山其中有鼠取毛以為布謂之火浣布北方絶域純陰之地極寒故有氷山其中有蚕號曰氷蚕彼雖炎凉俱不得其中然而所居之俗所生之物各安其居各適其性則一也故舉此以證解安其居如此

衍義云自然俗無夭傷土無扎癘
鈔列子黄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河海洲中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
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
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乏也）陰陽常和
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調年穀常豐
而土無扎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
響焉
衍義云猶魚相往來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者也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於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衍義云一村唯朱陳兩姓世為婚姻
鈔白樂天作詩以稱贊之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衍義曰詩云盜言孔甘味之美者巧言如

簧聲之美者
鈔毛詩小雅巧言章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徃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衍義云孔子曰辭達而已故不求辯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子曰辭達而已矣
詞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衍義云一以貫之

鈔論語里仁第四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曾子之名也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故曰博者不知

鈔莊子繕性篇云然後附之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乎初大綱言世人耽嗜有爲之學以文章浮華滅其質素之實以該博廣覽溺其純朴之心所以失其無爲自然之道故經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衍義云范文正公使其子堯夫

鈔義中載之甚詳不復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墨六

道德眞經取善集序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屛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仲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覩紫氣之瑞識其眞人度關虔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冦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

墨六

指歸也漢文景閒治尚清靜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爲浮誕王衍清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也唐韓愈猶譏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爲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

人各隨其意爲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稽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傅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志鑽仰之爲勞會聚諸家之長并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爲功豈小補哉王賓延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
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
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
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
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
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
書九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
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
爲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徧
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巳來

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霖自幼及壯謾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耄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已之善非以啓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誚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

之行者畫不操燭爲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乃眞常也

首摽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 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强名曰道既云爲道有言有說代廢代興非眞常之道也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

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皆不常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輝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爾

臺大

四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溫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吕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

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為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故為萬物之母乃道之徼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

含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

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通矣

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者離静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爲無欲則静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也有欲則動於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徼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徼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徼而巳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温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徼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
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
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
也玄之爲色黒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
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能陰
能陽故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
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
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

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一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乎一也又玄者道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衆妙之門此章言眞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徼妙斯可以造眞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

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辯昔之所是

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眞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

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失性美者人情所好也若知美之爲美是心有所美也心有所美於心爲惡斯惡已若河伯欣然自

善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不免望洋向若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可欲也若知善之爲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均爲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極衆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萬善皆備又曰去善而自善矣此章道通爲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眞常故以此篇次之與莊子齊物論相似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
爲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
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
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
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
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
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

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儀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淫公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爲心常凝

靜於前美善處而無爭故不爲六境之所傾奪

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事以無爲行教以不言而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攖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已有羣品營爲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

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
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髙大萬物自爲各正其
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爲累故曰
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帝竟成功
而自視欿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
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
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鴻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人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禄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章欲體眞常之道忘美惡齊善否不爲六對之所遷唯聖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爲行教以不言歸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温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

壹六

賢者出衆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位旌以車服故民夸企外慕殉名而不息能無爭乎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

十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阫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

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寶之取金於山求珠於淵則民病於無有求貨而無厭必至於爲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

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爲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氷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

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
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
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
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傳奕音義曰古本
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沖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
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

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弱其志强其骨
御註志强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
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聖人之
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不壞之桐若廣成子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是之謂强其骨
劉仲平曰虛心弱志所以養神腹實骨强
所以嗇精

志者心之所之守道則志弱骨者髓之府髓滿則骨强一說虛心則實腹弱志則骨强一說虛心則弱志腹實則骨强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王元澤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

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虛心弱志而化之使民無爭尚之知自不貴貨實腹强骨而化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呂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爲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爲而治也不尚賢不

貴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是聖人體道治身而無爲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不盜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無爲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爲帝垂拱而治者周武之所以爲王故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道非眞常之道也眞常之道離言說超形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以天下皆知次之旣不爲二境迴換則是

非美惡不藏於胷中故以不尚賢次之不
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虛矣虛則腹實
此精神内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
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
盈

沖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
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虛而不盈

充塞而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
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温公曰深不可測常爲物主

淵反流全一説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靜
回而爲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爲一者全矣
兮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爲淵淵
深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
能測惟靜也物莫能動道體淵兮深靜似
爲萬物之宗祖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

似之而已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溫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爲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汙辱卑下道所貴也

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輝則要

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耀也內不失眞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變終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其誰之子

王元澤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

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
子。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象帝之先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羣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爲用其體虛而

不盈為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註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東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

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唐明皇曰橐者鞴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

王元澤曰槖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槖籥之無窮也

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槖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比於槖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槖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王元澤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愼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槖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內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內始言天地不仁

中以橐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橐籥之虛中因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不如默默而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眞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

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
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
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温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
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
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
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
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撽故但稱不

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爲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

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虛而應應而不著谷虛而受受
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虛而已是謂不死之
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
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
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
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
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

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纂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神形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沖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之資始有生是爲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爲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

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息常綿綿微妙若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勤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大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芒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
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心定息微任自然而無使氣之强何勤之

有此章之意主虛心養神則不死在於玄
牝玄牝者乃天地之宗陰陽之祖藏神蘊
氣而萬物恃之以生成者也生成之理綿
綿而來不絕不盡用之不勞有得有成諸
家皆以外說唯河上公纂微內說之以理

持之有內必有外二義俱通並皆錄之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覆燾歷古今不傾坤柔厚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費矣唯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身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已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已則人下之故

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道者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
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爲

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呂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
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
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

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

此章言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之公不私一己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一

[印]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墨七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二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藴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爲五行首離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

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纂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壅決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衆人惡卑水性趨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擧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

居善地

馬巨濟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下爲地在善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

水之所居善爲地利善人所居化及鄉黨

心善淵

御註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馬巨濟曰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

曹道冲曰淵者水之止雖有風波莫能動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王元澤曰深靜而平内明外晦
用心深靜及流全一

與善仁

御註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蘇子由曰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其報善仁
也

馬巨濟曰善以濟物爲與水以利物爲仁
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

水之所與無有不潤利萬物以生成者也
上善之人亦如水之所與博施於民惠及

羣生利益有情不求其報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御註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陸佃曰履千險而不失其信遇萬折而不失其東是謂言善信

政善治

御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爲故無不治

唐明皇曰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穢物令其清淨

王弼曰爲政之善無穢無偏如水之治至清至平

劉仲平曰然水之爲物未嘗有言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

事善能

御註因地而爲曲直隨器而爲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是乎

蘇子由曰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

水之所事趣變無常唯變所適方圓隨器

而不逆物故事無不能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因人任物隨順世閒而無逆物之心故曰事善能

動善時

御註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氷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纂微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

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時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輙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

不失其材如水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一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處善以動動惟厥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蘇子由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此章言水之爲物利益羣品柔弱不爭常
處卑下故兼三能總七善而無尤非上善
之人其孰能似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呂吉甫曰力持而滿之未必富者也持所
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
勿盈

持執持也盈滿也已止也執持所以防溢
而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早止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溫公曰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

呂吉甫曰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

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揣度銳利進取榮名雖得之必失之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舒王曰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

馬巨濟曰堂奥足以藏金玉而守之者也其害在滿茍非天殃必有人禍

此明盈難久持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

下爲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幷焉至貴國爵幷焉莫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河上公曰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患也

舒王曰富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

此明銳不可揣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驕生以咎自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蘇子由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利人曰功闡譽施身曰名功譬富貴之實也名譬富貴之華也功及於人而成就名施於身而稱遂退身避位永無禍患是乃天之常道也此章戒富不可滿貴不可貪夫持滿不如早止揣銳勢必挫劒金玉滿而難守富貴驕而遺咎功成而不處名遂而不尸知損為益乃符天道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王元澤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

馬巨濟曰人之生諸陽爲魂諸陰爲魄藏於肝肺之間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隨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

魄營即魂是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魂主經營動作爲一身之運爲魂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巳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

舊說皆謂營爲魂唯元澤御解說營爲止也一說載者形載魂魄也一說神載魄也

抱一能無離乎

舒王曰一者精也魂魄旣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

王元澤曰一者精之數而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揺矣

馬巨濟曰營魄者異事在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所以制魂魄爲上士矣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

營上也魄陰也形之主麗於形而有所止故言營魄載者以神載魄也若無神以載之則滯於幽陰形散神離下與萬物俱化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鍊陽神消陰魄身化爲仙也其事在乎抱一而不離一者

精也抱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則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三者混而爲一則道全欲學此道者當存精爲本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此教人養精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纂微曰言人欲學尊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神專其氣而喜怒哀樂不爲神之所使以致柔和也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柔者和而不暴之謂氣致柔和當如嬰兒之心也欲慮不萌意專志一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此教人養氣也

墨七　八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巨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刳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刳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觀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

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

此申抱一之義也內丹經云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民安國霸精者身之本愛畜精氣則身治也愛精之道抱一為本乃自然之道夫何為哉故曰能無為乎今鍊精之士或以雜術為務以般運為功多有作為故又戒以無為莊子曰唯無為幾存諸解皆說外唯河上公內外兩說之以上文考之就身說者於經以順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王元澤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此申專氣之義也恐鍊氣之士有使氣之强故又戒以守雌雌者致柔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此申無疵之義也鍊神之士純素而不雜通徹而無礙當不用知見守之以愚故又戒之以無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根三者混而爲一乃道之全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鍾會曰舉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

故有之以為利利在於體無之以為用用
在於空故體為外利資空用以得成空為
内用藉體利以得就但利用相藉咸不可
亡也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
車惠弼曰修身者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
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人之利用
此章明有無一致利用相資舉三事以明
大道夫輪轂為車埏埴為器户牖為室此
有也人賴以為利轂中空虛輪得轉行器
中空虛物得盛受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此

無也人賴以爲用有爲實利必以無爲用無乃妙用必以有爲體有無相待亦猶形神相須而不可偏廢也形以神爲主神以形爲居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世之昧者鍊神者蔽於無養形者溺於有是二者胥失也殊不知此章取三物爲喻以明有無之相生欲學道者依此修持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註縱耳目之欲屬於聲色雖具耳目之形而不自見自聞與盲聾也奚異

五味令人口爽

王元澤曰人生而靜因物有遷耳目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眞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呂吉甫曰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奚不然馳騁田獵尤爲甚

大康畋洛表而五子咸怨哀公好田獵而詩人所刺外作禽荒田獵無度遂於正性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夫明月之寶夜光之璧適足以賈害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鍾會曰真氣內實故曰爲腹嗜欲外除故曰不爲目五音令人耳聾故聖人爲腹不爲目諸相例也
爲腹者守精神而真氣內實不爲目者去六情目不妄視

聖七　十二

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目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爲耳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能容之腹

夫聖人清淨六根於此獨言不爲目者葢言目則其餘可知也此章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眞聖人之去取槩可見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舒王曰寵之所以爲辱者以其若驚也馬巨濟曰寵者辱之本以係乎得失故也以見寵於人則其驚彌甚是寵之猶辱之也

寵者榮寵也心榮見寵即驚其神此寵之

所以爲辱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貴者尊貴也心有所貴其患大矣譬若人身動輙自累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御註貪夫名慕夫祿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受寵於人則爲下之道

問何故寵之爲辱受寵於人爲下之道旣

受寵於人則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若以得失累其心豈不惑哉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慍之色者豈有辱乎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溫公曰爲士者以道德爲上爵祿爲下上榮也下辱也衆人乃寵其辱操之則栗舍之則悲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爲能有驚若以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

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有家之

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
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何豈非大患乎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正吾有身有
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
禍患
身爲患者以吾執有其身爲患大矣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蔡子晃曰無身者謂不以身爲身冥乎造
化物我俱忘患何能及非是滅壞 其身噢

作無身

無身者非謂滅壞其身爲無身也蓋雖有身而不執有其身有之以無有耳若孔子之毋我子綦之喪我是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天下大器非道莫運天下神器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

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𢘫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王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託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如此乃可寄託天下也若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此章言辱

自寵生忘寵則無辱身爲患本忘身則無
患旣忘寵貴之累則絶驚患之憂然後貴
愛其身可以寄託天下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二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墨八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三　　　　　　　　　　墨八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黄不可名之無色也

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聞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摶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摶之大象無形是已

無形曰微摶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

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苦能

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

清濁大象無形孰爲巨細目無所用其明

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

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爲一雖然旣已

爲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合而爲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或視或聽或搏故隨事強名耳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

十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恍者有之疑於無

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爲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

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吕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無所自來無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無端之紀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可以執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

王元澤曰推而上之至於無物之初乃知

物無所從來道之情得矣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李畋曰此章言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曒眛察之湛勿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覩其用難測

以御有爲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爲士則未離乎事道者也終乎爲聖人則與道爲一事

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爲一則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已

靈仙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爲士前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微者彰之反也妙者危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爲士者有此道而退藏於密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爲之容豈能眞索其至謂下文也夫惟道大難識強爲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猶若畏四隣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

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是由滕以上爲涉集衆流爲川涉川者犯難也冬者至寒之時徒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懼也故曰豫若冬涉川既涉則無慮矣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常若畏隣斂而不縱閑邪存誠非物採之其心不出故曰猶若畏四隣

儼若客

王元澤曰不以事爲己任故其容寂
纂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
亂如賓對主曷敢造次
此作容字說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
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此作客字說
若李含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
微激賞之
渙若氷將釋
御註水凝而爲氷氷釋而爲水其實一體
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氷

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轂所以
爲渙
字說曰奐而散爲渙夫水本無氷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氷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此言性之全也經曰復歸於樸

曠兮其若谷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此言性之虛也經曰上德若谷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曰若濁

楊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爲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隣防患於後若客

之不爲主如氷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能虚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強爲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以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

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

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虛故也盈而有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呂吉甫曰然不曰虛而每曰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虛而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

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盈者虛也虛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子不居其聖巳獨取虛者老子也寔是若虛者顏子也惟道集虛於此可見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以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虛極也心常寂

守靜篤也

致虛則若谷能受羣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靜則若水能應羣動無一毫之攖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靜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變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虛靜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

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溫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
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
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
墨八
九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復性則靜
靜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則知有
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
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於命則謂之復者辭之序爾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

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反其所自生與道爲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已來不變之稱也知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眞常無形無名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爲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根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夫衆人不知道之真常以妄爲常故歡樂所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

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

公乃王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舒王曰背私則爲公盡制則爲王公者德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内以業則顯而

外公與王合內外之道也

成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

盧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虗無來無去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别旣與此理契會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新說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則無古無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可以沒身不殆其孰能致於此哉

此章以歸根復命爲義故首言虗静終之以道乃久者道以虗静爲先若捨此而入

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爲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之世莊子所謂有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巳爲馬一以巳爲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爲之治至大至高

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
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譽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
然親之固已疎譽之固已毀矣何者未能
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
壹八　十二
氏不及泰氏
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
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譽堯謳歌與舜譽之
也

其次畏之侮之

纂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比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決

焉智慧極大僞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

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

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

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唐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四十八 十三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譽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

太上不言而化自然以降帝有典謨王有
誓誥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
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
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
謂我自如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爲德德

衰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此信不足
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
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爲
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
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大道者即太古無爲之道也仁義不顯猶

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道二帝爲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僞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

慧以智爲體智以慧爲用智慧有大小也

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

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爲其以
鑿爲智以察爲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
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僞滋生也若夫
遠近並觀閑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
其眞淳風大行烏有大僞者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
和則孝慈斯著
瞽腴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僞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

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乃有忠臣匡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逢

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此章言道隱於小成名生於不足故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絶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人當反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命之真日趨澡競之域若絶棄法令則民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莊子曰掊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令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處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孔子以老氏爲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爲功而秋以收歛爲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歳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老相爲終始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澤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爲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巧機巧也巧者善僞利貨利也見利忘義絶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絶棄巧利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曰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曰擿玉毁珠小盜不起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已遠爲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今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反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樸則抱

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爲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眞僞之歸德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於無所與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爲不爲則無聖無智矣抱樸此仁義所屬也全材之謂樸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無仁義矣少私寡欲此巧利所屬也自有

之謂私有物之謂欲而巧利由以生私欲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胠篋篇正以明聖智仁義巧利之害與此章同意

私者吾之身也少私則不以巧利累其身欲者性之動也寡欲則不以巧利亂其心

李畋曰此章言去滋蔓在乎拔本抑横流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眞素見仁義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絶然後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温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爲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而無憂也

絶學者體道也體道則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不悅生不惡死以死生

爲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一變之有且絶者非謂絶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以絶學爲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者忘心此學所以絶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絶彼楊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絶之之意邪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

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如阿如惡學則爲智不學則爲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衆人務學不能實會事物畢召反撓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若不絕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為文未有央止也

荒不治也若不絕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

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爲美春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熙熙者性動而悅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

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覽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眞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絶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靜外游是務其志熈熈然得其義理如悅厚味以養口腹博其見聞如覩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踈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

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復乎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乘乘者運動貌至人靜則與嬰兒同動則乘萬物之變而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

衆人皆有餘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矣故次以有餘

衆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

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爲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絶救爾

絶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爲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若遺爲衰衆人務學

作智我獨絶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絶學則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纂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因學爲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爲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其眞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

謂也
小明爲昭不明爲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隱匿以爲昭昭之明昭者非大明也絶學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别故若昏也昏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寬大矣所謂常寛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
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
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
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
都爲美謂野爲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
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求用於世所

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絶學之無用爲眞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墨八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兒以母爲本未孩則食其本旣孩則食其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絶學爲辭方務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絶學爲言篇中句句皆有絶學之意若不絶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爲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絶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墨九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四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

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盛德容貌若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如此觀察名爲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卽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無物則復歸於無物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

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
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
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眞而更
云甚眞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僞故
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
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眞則不僞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爲是
今日爲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
也

閱披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披閱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而披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

爲治淸淨無爲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

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

道之爲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

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

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御曲柔和逶迤順物物物無損害内保已身性命完全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經云大直若屈如藺相如屈於廉頗是也枉曲不異何以再言蓋自屈爲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爲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爲全正
曲爲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
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一者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多則惑

御註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指則終身不解茲爲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多數之不一也多則擾學多則惑性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御註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揺其精故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

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爲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玆非明乎成王䟽通閑達無遏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玆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吕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

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

志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已之見
枉已而伸人而不私一已之道知窪之爲
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爲新無自矜之行
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以全其
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
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風驟者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有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

言數窮宜矣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

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

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

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

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爲飄驟者交感之過

天地之大猶不能久況人處天地之間眇

乎小哉爲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眞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

與德同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為躁競執教生迷名為失既為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此章以希言為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

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

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

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跂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

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

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

立而道行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爲是而非人者衆共蔽之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顧歡曰興功濟物而自取其名名既屬己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衆所不與故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同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爲餘食贅行

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寬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故於道爲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爲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

寂無遺響太空寥廓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曰不改

道之真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乎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爲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强爲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
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强
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爲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
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强爲
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歡曰逝往也諸物雖大大有極住此道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處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麤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逝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逝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朴矣故遠曰反反

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

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
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爲
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
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
域包裹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

是也天法道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
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
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
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
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
爲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爲而天下
功地法天之無爲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
道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

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強以大名雖二儀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於道夫道者自本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丟九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夭虧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爲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爲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

樂

行以輕爲速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爲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戒人君以重靜爲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眞之士亦以重靜爲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乘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
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
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讁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
之病讁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

能無瑕讁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
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讁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
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
關楗而不可開

温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乙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內雖無關揵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歡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雖三軍而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先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眞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爲善弘濟曰救救羣生於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寔被惠澤均平含生蒙益反流會道庶頑讒說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寔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

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憺寂常之性而日淪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揹之者萬物有正命固有逆其命而絶之者聖人惻然於是惟其所實之慈以濟之因其悖於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絶而復之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明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為善故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此不貴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

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覩衆善無所用智七聖
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畋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眹莫覩
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
曆無由筭由是好師資爲漸修之路絕貴
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四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墨十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爲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爲天下谿

雄動雌靜至人知其動而不逐於動常守

靜而不離於眞則以靜爲下道來歸已如
水流入深谿故爲天下谿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

呂吉甫曰谿之爲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
受之而不拒輸之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

迮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
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

本眞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
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
之心
雌主柔靜嬰兒骨弱筋柔其氣不暴欲慮未
萌其德不遷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
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爲本相彼
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爲天下式

呂吉甫曰白於色為受采於物為明於行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不受染於物為晦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白守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為天下式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默也於數為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默守一天下是則是效故為天下法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

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
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
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
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變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
機合德行相應爲物楷式顯則成行隱復
歸道道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
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

爲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虛而善應故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虛能應能容能受故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者也知榮守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故曰復歸於樸

松靈仙曰足充足也復者反歸也樸者眞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行既備爲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所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得反歸眞空與道合體故云

復歸於樸
草木之蕃也爲榮其謝也爲辱人之所以爲榮辱者亦若是而已至人知榮而不居去華而歸根常守卑辱處衆人之所惡不能累亦虛而已故爲天下谷谷虛而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足以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

莫能臣然則守雌守黑守辱足矣安用知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

樸散則為器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之散也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隨其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為質樸之道散則為養人之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
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
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含德内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
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
人用之則爲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爲器以
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

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曹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爲本若守其常必以

知之爲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遷知

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

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

與道同體夫道亙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

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眞以治身也其餘

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

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輙欲謂人方將輙欲力取天下有爲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是其有爲有已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爲之則

不可得矣

舜避堯之子非所謂力取天下也無爲而治非所謂有爲治天下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御註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神器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

莊子曰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

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温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天下神明之器不可以力爲而固執之萬
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
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
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

隮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煦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累惟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煦之使温而不知吹之者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强而

已則羸弱有時而來知載而成則隳廢應
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
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為而執
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
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
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為任之
而不執是以去甚也去奢儉也去泰不

敢爲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爲若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乎治以有爲又豈知聖人無爲而治天下之道乎故爲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

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强天下是佐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强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報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若抗兵加彼則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所謂出

乎爾反乎爾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農事廢田不修故荊棘生焉殺戮多傷和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尅敵之謂也出於不得已非特以取强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吕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强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强非果於不得

已者也
物壯則老
王元澤曰盛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禍者秦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强物壯則衰兵强則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無壯老之意

不道早已

呂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

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得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強則敗豈合道乎既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

戒人臣以道佐主不可以兵強天下也道

貴柔服不用兵强若以兵强取勝猶物壯
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纂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爲服玩者是
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
器也所以爲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爲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詳萬物無有不被其凶害者故惡之有道者以慈爲心故不處

兵者凶器動則萬物尚惡故有道者必無處此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顧歡曰左陽也陽道主生故平居則貴之

右陰也陰道主殺故用兵則貴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註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王元澤曰君國以無爲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纂微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

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得已也

恬惔爲上勝而不美

御註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爲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成玄英曰恬惔無爲也君子心尚無爲故雖用兵而不以爲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惔

恬惔者道也以道爲上豈以用兵爲美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爲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爲美也

若以用兵爲美是以用兵爲樂也用兵爲樂則樂致人於死地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旣不祐豈得志者也

以殺人爲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

人主者無以妄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成玄英曰吉謂朝禮凶謂喪禮

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曹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順則異殺多則泣而傷之羊祜曰明非所樂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墨十　十二

御註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呂吉甫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可知也

李畋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爲材器勿以戰伐爲功名若好彼兵强是樂其殺害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謂之乾効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

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至於道則物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宮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摶之

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河上公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

有臣使道者

樸者道之全體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

矣雖小足以為萬物之君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吉甫曰夫何故人物資之以始萬物恃

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

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眞君萬物莫不有眞

君焉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眞君
君萬物萬物孰有得眞君而不賓者乎
道者萬物之主侯王守之則不假威武勸
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
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
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
及萬靈則甘露降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樸以爲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叙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

此二解說侯王守道則天降甘露以爲瑞應也

王雱曰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温公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呂吉甫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謂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賔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

今而自均

蘇子由曰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𦙶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萬物也

此四解說聖人體道而萬物賓亦如甘露
之無不及
始制有名名亦旣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蔡子晃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
壹十 十五
之本此則不死不生所以不危殆也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
止而復歸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
無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涖何爲哉因性而已矣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本不諆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徃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

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賓如天降甘露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賓而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

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内視之謂明智以知人與則與接爲搆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静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温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内視無形故爲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

無不悉知為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為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之微又知常曰明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根復命不為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已也語曰羿善射奡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強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楊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欲之私此所以為強也非強梁之強乃守

壘十 十七

柔之強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

王元澤曰性分之内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

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眞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此上一説知止足之分爲富次一説取於一性而足

强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强而行之故强行者有志也

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强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

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
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爲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
河公說養精元澤說養神二說合而爲一
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
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
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眞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死爾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眞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比至於命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如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爲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爲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

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
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覆民建法
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
人奉道德順神明參天地和陰陽動靜進
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

佚樂虔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
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惔安寧尊顯榮華莫
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
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乎久天地所貴
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

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
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
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一本作衣被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
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
萬物故不為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吕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惟不居不爲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眞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怕然内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

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
能離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
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覆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
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與物交故包容萬
物而莫窺其歸往之迹而不知主可名於
大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
及乎物者爾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成玄英曰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恭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忘於功大故為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隨性歸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

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專自代之稱可以契全眞之大道矣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聖人抱樸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終不爲大也至於天下莫能臣獨成其尊大故能成其大也此章言道用無方生成所賴辦於物而爲小交於物而爲大是以聖人法道樸而爲小成至尊

而爲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呂吉甫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者大象也則孰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而天下往

執守也大大象道也大象無形道之全體聖人守之以御世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帝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太王居岐山

從之者如歸市

往而不害安平泰

盧裕曰以虛受人何害之有無害於物則泰然安平

呂吉甫曰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

車惠弼曰若往於生死有累憂悲斯則有害若往大道無爲安樂此則無害而言安平泰者不爲死生所遷者爲安諸法不二

名爲平無爲安樂名爲泰
既往於道則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何害之
有安平泰所謂不害也安則無危亡之憂
平則無險詖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墨十 二十二
唐明皇曰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悅而
少留非久長也
呂吉甫曰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
者過客而已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黄能宫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此章言聖人守道以御世天下歸往而無虞道淡無味非若餌之可嗜聽之無聲非

若樂之可樂用之無盡豈若過客暫止而已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御註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覩其眹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

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
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
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
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盈虛不
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嚴遵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
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
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自
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
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

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欲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含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内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閨門之

内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爲虎狼仇之與雠時爲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嘆聖智之所留心也

陸佃曰此天地之至權也非特聖人而已夫權藏之以幽渺而行之以巽順之物淵者幽渺之所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德而隱巽者柔弱之謂也隱者微明之謂也老子有曰是謂襲明又曰是謂微明襲者密用其明微者密隱其明蓋明者微之則神所謂微顯同意

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爲體權以反經爲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

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

鴻烈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柔弱勝剛强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蹈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

大屋者必以我能也

鍾會曰欲制剛强示乎柔弱先張後歙勝負可知

唐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强矣

近取諸身齒以堅而先弊舌以柔而自存遠取諸物山以高而殺勢澤以下而增肥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淵者魚之所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强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斷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羣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離柔弱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柔弱則死之

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廻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元澤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

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

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

此章言巽以行權柔弱勝剛強之義先張

後歛柔弱勝剛强可知人不可離柔弱猶魚不可脫於淵聖人操利器不示人非用剛强也亦體柔弱而已所以為常勝之道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舒王曰前言道常無名言道之主此章言道常無為言道之變

凌遵曰無體之體獨立不改而體常寓於至虗無用之用周行不殆而用咸該於萬

有惟其獨立故寂然不動而體固渾渾全惟其周行故感而遂通而用皆周徧道也者在體而非體在用而非用雖無爲也而感而遂通者不廢雖無不爲也而寂然不動者與俱自其偶而應之所以每見其無不爲究其所歸宿以無爲爲常而已

道以無爲爲常以其無爲能無所不爲無爲者寂然不動道之眞體所謂無體之體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道之眞用所謂無用之用也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侯王若能守

王元澤曰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乗理而無意於爲故雖無爲而不廢天下之爲雖不廢天下之爲而吾實未嘗爲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

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御註侯王守道御世出無爲之境而爲出於無爲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曰自化

舒王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侯王守道則無爲也萬物將自化於道故無不爲也莊子曰無無爲而萬物化

化而欲作

舒王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言化欲作作則動而已

王元澤曰化而月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智慮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末流物情彫弊則可知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纂微曰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脩之身爲眞而以脩之天下爲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

三十 二十八

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覩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爾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

極之以又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則性靜而先自正也故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

李畋曰大道以虛靜爲眞常以應用爲妙有俾其侯王守其眞常寂然不動法其妙用感而遂通則萬物化淳天下正

此章首言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終之以不

欲無名之朴者若存欲朴之心非所謂無
爲也無名之朴兼忘則所謂道常無爲也
天下將自正所謂無不爲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五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悲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六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别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眞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

而爲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爲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
執無用故能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
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
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靜經曰雖名得道
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
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
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爲德之上經曰上
德若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爲下執德不忘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

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下德者散道以爲德也故蹩躠爲仁踶跂爲義摘僻爲禮以鑿爲智雖名不失德去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唐明皇曰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無爲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爲然亦無所事爲而德自足

曹道冲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爲非故造無爲之念也

呂吉甫曰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得之

自然而實無以爲也

顧歡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爲爲既無迹心亦無欲故曰無以爲

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舍孕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呂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爲足矣而且有仁

焉則是爲之也

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無以執爲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

親愛則不能無爲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旣別於
德則是爲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
俟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
無爲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
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
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雜說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羲皇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堯舜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湯武也上義下德也或曰湯武大聖人也謂之下德可乎曰聖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時也大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

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
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
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吴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
亂之宏綱也然則道爲禮之本禮爲道之
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
以道爲心以德爲體以仁義爲車服以禮
智爲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
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
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施報之義也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攘臂者攘除衣袂以出臂也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

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唐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纂微曰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

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

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雖有忠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望磬跽曲拳辭讓謙卑徒爲貌恭而已其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爲 缺文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實禮智而志於道

德之厚實非眞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

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也經曰道生一於物爲精古昔得一者天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則不齊得乎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者本也

天得一以清

顧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

地得一以寧

顧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處下

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同稟一道

以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偶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

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王元澤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爲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爲德常在一也

侯王以寡統衆以得一故爲天下正易曰

天下之動正夫一而止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

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蹷乎蹷者上之仆

王元澤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爲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旣喪形斃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覩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乎一簣以況尊貴卑下爲基

王元澤曰水於五行其數爲一而趍下不爭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蹷其

以此乎

顧歡曰孤是無父之稱寡者偏喪之名不穀者不善也謂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此三者皆人之所賤而侯王自以爲稱豈非以賤爲本乎非者詳問之辭言侯王以孤寡不穀自目明其以賤爲本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爲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眞貴也

故致數輿無輿

御註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

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黒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唐明皇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輿字說曰數輿則無輿輪輹為輿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輹為輿本當存輹以定輿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輿之談也

王元澤曰數字作入聲輿字為譽字說曰知一者以賤為本而内韜至貴故世不得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爲已而數致稱譽豈眞譽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眞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河上公曰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

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
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
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眞一矣故王
琭琭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
矣不能貴也老氏旣明一義恐不悟者執
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
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
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
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奥密難言今粗明綱

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爲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始以鍊精爲基本次以全神爲妙道若基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爲基本猶精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冀於神仙

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眞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悲二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七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

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金一而動善時天地之道以反爲動故能長久人一受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弱者道之用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蹭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
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强
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
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
非所以爲强然有所謂强者蓋弱則能强也

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强言動
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强天下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弱之勝强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强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强是也然則欲反

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眞積力久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强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爲事上士了悟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强行有志行與實相

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眞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眞聞之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爲美而不知所以爲道也知道之爲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

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眞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故聞道浴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耳若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知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覩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掌大笑謂爲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聞恬惔寂漠虛無無爲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奥虚無清遠不爲淺識所笑不足爲深遠之至

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没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

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
建言有之
纂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
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

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内有智慧爲明外無炫耀爲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鈌是退

呂吉甫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纇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纇
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纇

莊光庭曰達士治身内則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纇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内則平夷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纇

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覽而無疵大白也韜光晦迹混俗同塵處衆人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踈見遠遺略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

無窮名之爲廣雖云有德恒自若無德即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潜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說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惰者其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說偷惰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眞故物莫知其眞彼漢陰丈人孑孑然以眞爲己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渾沌者豈所謂質眞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眞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眞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人質眞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說法遍滿十方發蟄開蒙導凡誘俗雖復教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之象既無象豈有形狀

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强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眞所謂滅跡匿端也

呂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纇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者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爲生而不反本耶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奥難見自明道至於

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
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
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
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
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
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
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爲天濁重爲地沖和之氣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

就日

沖氣以爲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有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
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
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
爲和也損心志之强梁而求益於道德者
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
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
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爲自益也才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爲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損者乃所以爲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爲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
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爲强去柔爲剛
言我教衆人去强爲弱去剛爲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
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
所絶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

死也

嚴仙曰强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昌强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乗實如之物之强者莫如梁所謂强梁者如梁之强人之强者死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爲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

榮以守勝尊己以凌人强梁也違科犯法
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
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
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强梁之性
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沖
氣物得沖氣以爲和沖和之氣柔弱之義
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爲稱是損之而益也
衆人好强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
大聖辯此以爲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穿石破彼堅强道至柔而能遣彼忘我破慈固執言人若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

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
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
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嚴遵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
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爲利用出入莫見其
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間神舍於心心氣乎
神虛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

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益所以爲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爲人得化此乃無爲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也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爲之道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虧其眞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

之教法道無爲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爲之益

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虗無以不言行教無爲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歪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踈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

爲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爲親名聞是虛假之法故爲踈世人不能爲身以損名只爲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踈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

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
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
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
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

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踈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
乎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
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爲忠孝及爲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逐欲者失眞爲名以煞身因財而害己迷諭者衆聖人詳問爲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爲病矣

吕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弃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弃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邇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覩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吕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已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

已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久必於身爲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邇聲名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禄棄之若弊屣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闤堵國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飡澗飲豈以蝸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爲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爲證

欲修眞之士脫此韁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困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内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完全而無困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虧無爲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覩成壞之相因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也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爲五帝之盛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爲萬世之師其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呂吉甫曰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爲滿空而能正曰沖言大滿之人能忘其滿雖滿若虛虛則不竭用能如此則無窮極

月盈則虧志滿則損至人知盈虛之有數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己故若屈

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爲屈

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道也柳下惠直道三黜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巧在所不爲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刻彫衆形而不爲巧非其驗乎有如棰慶之削鐻非若宋人之刻楮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羅什曰智無不周爲大辯非法不説故稱

訥

蘇子由曰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吕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安往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為天下

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

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
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温公曰貪欲無厭舍内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
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
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
騁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

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

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

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

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禍

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
於玆矣

咎莫大於欲得

大盆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
更欲得心旣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
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
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
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
天下之物身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已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爲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爲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爲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爲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爲禍違人而爲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

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獲戾於衆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爲有道之士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七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悲三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八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懐内静不馳心於世俗未役思於攀縁以眞炤僞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己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於知見甚爲寡少以其捨已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
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
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是謂不爲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堯舜知天下可知矣
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堯舜見天道可知矣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恭已正南
面而已故曰不爲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

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顔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修眞之人始乎務學以爲士終乎得道以爲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爲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爲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爲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爲全眞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成玄英曰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旣而前損損有欲後損損無爲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吕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

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

羅什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王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爲學者日益其所無爲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無爲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

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
及此
無事者道之眞聖人體道之眞天下歸懷
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
以其眞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

之天下將自賔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爲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

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事無爲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眞此所以取天下也西昇經云無爲無事國實民富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䟽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衆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爲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眞僞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眞善也故萬法雖

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

悲三　　六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已則慄慄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晃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别二見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惵惵者恐懼之意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及其在天下惵惵然不敢易也至於爲天

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爲之靜本造有爲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迴所以從無適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爲入死也

吕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

死相爲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
死爲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
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
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
徑動靜翛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
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汲溺諸吉無有此乃
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

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入而陰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久生者出之甚也主入而求學入滅以樂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爲道術或殉

欲而爲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
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太厚
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
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
忘身動之死地析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
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
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

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温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强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纂微曰老氏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生則害不能害既内無三毒則外三毒不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何者夫虎主嗔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

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礎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徃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况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爲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其至矣

温公曰兕虎以喻强暴處强暴之閒而不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

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兕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

其爲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躶者不得不躶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

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
德者物之所得也含和氣而養物之形道
生物而爲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
而小之莊子所謂眞君是也德畜物而爲
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
謂眞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
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唯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註别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乎

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
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
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
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
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
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
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蝡動之物
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始者道也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

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爲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反無爲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反則妄作爲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當守道棄智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口不妄言

呂言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

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閉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没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閉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内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塞兑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

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毋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强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强
吕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爲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爲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

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
内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
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
外禍是自與身殃
廻光反照内視存神不爲漏失則終身不

至於有殃咎是謂容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兊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容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

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
以行者已懼於施設矣况有大知者乎何
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也施爲盛於外
則根本虛於内矣故行於大道者纎慮不
萌萬縁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嚙缺問
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
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邀近功用知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內也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行於大道也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為善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
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墻窮
修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
好利棄業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倉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倉
反至於虛倉本也令乃蕪虛是由人棄大

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爲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僞貴外華
青赤爲文色絲爲采
帶利劒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鋣

以衛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蚀而競鬬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

飲食常厭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聚斂積實餞珍異

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密誇大於人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知則施為盛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末盛則本衰下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九

悲四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九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蔕不爲是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者伐德求名顯功希報美善既彰實功不著終爲無常業障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貌金剛

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木强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也

善抱者不脫

纂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

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
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
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

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
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脫
固帶深根以此修身眞德在已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眞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眞所謂道之眞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苴以治天下
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
眞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
後普於道爲外
纂微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
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纂微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眞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

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

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

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

戸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

所以爲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

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
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一不遷
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
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

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内而益生曰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含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含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蠆蛇虺之類以氣害人

爲螫猛獸虎兕之類以足踐人爲據攫鳥鷙鶚之類以爪傷人爲搏赤子無害物之心故不爲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嗔猛獸喻癡攫鳥喻貪赤子絕此三惡故不爲三毒所傷含德之人慈忍久就內不生嗔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旣成貪愛亦盡故喻攫鳥不搏常有明智永絕癡惑故言猛獸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物莫能傷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

道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
人能虛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
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
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
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

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林靈素曰鮻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
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
作者至精不散也含德之人雖了諸法空
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
時此明身業靜
王元澤曰非有慕好於外而鮻作則是順
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自營於外
而心佚於内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
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爲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啼極無聲曰嗄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心有所憂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含

德之人演玄言而不廢流法音而不竭此亦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

舒王曰和之爲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變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合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不爲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入常求益於生則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

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秖以爲

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强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玆强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爲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内則爲暴矣故曰心使氣曰强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上章曰守柔曰强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强者非守柔之强乃强梁之强

王元澤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凋喪損其眞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爲失理孟子有揠苗不芸之戒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强非自勝之强强梁之强也

嗟乎流俗有爲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心縱無窮之欲喪甚眞之精或補以藥石或行以小術求益眞元反成疾病故老子有益生之戒也不能似赤子之氣和或用

意以存想或役心而行氣欲氣盛而體充
反神勞而氣耗故老子有使氣之說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巳
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
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

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
不爲壯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若不知道之
眞常而益生使氣爲强梁之人是物而巳
豈道也哉故曰早巳此章言赤子之無心
含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

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
乃眞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
老之異失赤子之心矣非含德之厚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理無言說
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
契不可口說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説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識音者口不能傳斲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尚爾況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

道遠矣

塞其兊閉其門

御註塗郄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興損聽棄明之說夫道無形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兊閉門而善能収脈歛聽鉗口結舌故曰塞其兊閉其門也

陸佃曰兊者所以說物也門者所以通物

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不染
挫銳而内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下耀同塵而不染眞其知者其處已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内者

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辯唯塞兊閉門挫鋭解紛和光同塵默而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僞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疎者若列禦寇居鄭圃人無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居衞是也此章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而成之之道也又孰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爲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

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為貴孟子曰一正君
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顧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
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此上將軍師靜難息

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心也流
而不制者天下之常情也正之為道異於
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
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

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爲守而已若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衆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乗權適變宜無不可爲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

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眞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眞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說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已奇可以用五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曰然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纂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為而

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其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爲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雱曰利器凡所以利已之器民强則國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王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

纂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姦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

以起僞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

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

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

阜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

天下治此帝王無爲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爲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既無爲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奪農時而民自富此申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

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爲而民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矣

呂吉甫曰淳淳者言其不澆於薄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唐明皇曰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舒王曰悶悶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所伏

河上公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爲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爲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爲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爲禍之所藏也

禍福倚伏在吉凶之域者將何處也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莊子曰寧於禍福

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

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

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爲是欲定其

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眞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顧懽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劌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汚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也

王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
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爲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書曰直而溫溫則不暴內直而外不暴以凌物所謂不肆也語曰質直而好義

光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爲是者如

子莫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元澤曰先以爚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爚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之迷此固以久矣柰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直光以處已然未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

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内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人之所以爲人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俯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散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務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爲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

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爲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亡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呂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安徃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物故能物物物莫知其極

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
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舒王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爲母如

此則没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蔕

王元澤曰人以性命爲根外乎此者皆枝
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
氣衰而蔕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

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蔕固蔕固則形連
乎命而遲脫矣
陸佃曰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萬物莫
足以傾之之謂固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
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
不殆故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
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
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嗇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蔕衞而保之則蔕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久之道當嗇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蔕也根深則蔕固蔕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內經稱眞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

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真者也乃若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也哉故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悲五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　悲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

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為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

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釁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為而任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歆滅而

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
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
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
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
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無

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爲而任自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揉而德交歸焉帝堯之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夏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爲而治天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呂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己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

天下之交

王弼曰天下所歸會也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

以靜爲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者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巳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靜爲君而常處於下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吕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爲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之是爲取彼小國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已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呂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

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上公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幷小國而牧

畜之
成玄英曰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故
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劉進喜曰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
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唐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
欲兼畜小國爲臣妾小國贊貢賦以下大
國者不過入事大國爲援助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劉仁會曰恃大恐自高故特以爲戒也
舒王曰蓋以小事大者人之易以大事小
者人之難唯其人之所難故老子以大者
宜爲下
呂吉甫曰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

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
得其心而不失之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
莫不宜爲下而獨曰大者宜爲下何也小
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
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爲下

而已
大者奄有四海君臨萬方其勢崇高其位尊極失於盈滿尤宜謙下劉子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海善下而爲王故山在地中爲謙王侯以孤寡爲損此章言交鄰國之道以謙下爲本故國無大小皆當用謙然大者恐恃以自高尤當謙下故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微者一隙之邊

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奥以言乎道之麤則喻以徼言妙則知徼之爲麤言徼則知妙之爲奥

善人之寶

唐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故常寶貴之以爲用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之可貴者善人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爲寶者精氣神是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

專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眞全三者混而爲一此道所以爲善人之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唐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能自悔畀下則足以免於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
之有
孫登曰夫言之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之
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口淡乎無味
聖人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辭以
悅百姓之耳飾行以曜萬物之目哉
陸佃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然而美之尚
可以市尊行之尚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
物之奧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
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

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懽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
下教化不善人也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民
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
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之天子一人
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
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

保
温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
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
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
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
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
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

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己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爲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

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說璧馬以招賢

呂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

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

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
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說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
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爲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
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
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

善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呂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爲天下貴利而行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衆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爲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爲無爲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爲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眞無味者道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王元澤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曹道沖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絶報怨以怨

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纂微曰此重誡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令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爲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難於已難爲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禍患之機藏於細微發於常人之所忽及

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
也必於易細而圖爲之則無怨矣書曰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
以無水難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是以無
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
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曰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

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絶患於未萌愼之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爲難大之事故令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爲難大之事故能

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楊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美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

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爲罪必招重

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
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
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
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

況非聖乎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爲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爲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

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爲甚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
亂也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
爲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
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
傾覆也顛高隋𧮫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
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罾
繳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覩指而知歸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爲始

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杜光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愼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毫毛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

成於層臺自下而爲高也千里始於舉足自近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層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以執柯以伐之聚鍤以壞之馳鶩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救亦猶倚市門而長嘯終亂晉朝萌沙鹿

以貽袄幾傾漢室嘿識遠鑒所宜留神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呂言甫曰爲之於未有則是不爲爲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爲之於未有則我因無爲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

敗

呂吉甫曰民之從事常在旣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

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呂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

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捐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眞之寳絶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既腐之土梗夫是之謂學不學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

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爾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捄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爲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爲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斆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

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爲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學則可以祐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祐神者以己之神祐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己之天相萬物之天

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

夫何爲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有生輔之以全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圖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爲之於未有制於脆微之際所謂治之於未亂舉三事以爲喻欲早良圖以杜後艱無爲而無敗無執而無失始終皆慎豈有敗事乎聖人不欲以靜絶學無憂輔物自然之性以體無爲之道然後復易持之安終無難圖

之患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散其樸也愚謂無

知守眞順自然也
温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
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
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
去智反樸忘是非絕美惡同乎無知無欲
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
善爲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

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
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鉤餌罔罟罾笱
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
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偽滋生
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偽生焉偽生於下智出於上上下相蒙為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國家所以滋昏而為國之賊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也

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唐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國之福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鈌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新說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徧物禹之智在於行其所無事不徧物則不察物以爲明

行所無事則不鑿物以爲利則可謂善用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之然後民利百倍

知此兩者亦楷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爲賊不智者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

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爲君楷模法式

呂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

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甞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
是謂與天同德也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
是謂深遠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
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
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

矣
劉仁會曰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徃不備故曰遠棄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辨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歡曰雖於俗爲反而於道爲順

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爲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

[seal]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悲六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顧歡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王者居謙

則萬物歸之

故能爲百谷王

唐明皇曰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

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

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

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民子
來而不厭爾
直以卑下故能爲百谷王王者歸往之義
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謙虛欲
在人之前先人而後已也聖人在民上爲
王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爲重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

毋無有欲害之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羅什曰心形旣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呂吉甫曰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爲主江海善下故爲百谷王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

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王鄕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呂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

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以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

至人之所以爲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爲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

唐耜曰慈愛也禮記曰爲人父者止於慈葢慈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者人也以兼愛爲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

道德之要故以慈爲寶
宣聖五常以仁爲首釋迦十戒以殺爲先
三聖雖殊以慈爲本則一也

二曰儉

顧歡曰寶精愛氣不爲奢費
呂吉甫曰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
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爲賢文王
爲治以節儉爲化儉之爲德大矣哉書曰
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顧懽曰履謙居後不爲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

己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

謙爲貴故聖人寶之

孔聖以仁道爲本以儉讓爲德亦寶此三

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雱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

也

吕吉甫曰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為四罪之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傷可謂慈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乎

儉故能廣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延治國愛人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爲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爲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爲天下先則物莫爲之先故能成其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

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强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爲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爲勇不寶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己但爲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爲寶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爲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

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胷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

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
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
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
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
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

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劉仁會曰德感物實故曰勝敵兵刃不交

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爲善也兵貴伐謀

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

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

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爲人執謙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吕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爲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此章言善爲士者不武夫不怒不爭用人

之力是不武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故可以配天無爲而無以加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御註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爲客者也

顧歡曰在國先舉在陣先動爲主和而不唱迫而後動爲客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順天應人以自全保旣不先舉是不爲主不得已而用是故爲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呂吉甫曰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爲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
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
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顧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
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已慈和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王元澤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

呂吉甫曰苟爲不能出於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也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為客退尺不敢輕敵恐喪其實故舉兵相加慈哀於人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妙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爾

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

於起居飲食之閒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至也用智以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知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言以無言爲宗事以無事爲君得其宗而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者不知其宗與君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

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

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

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

爲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

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爲貴也使淺識以知聖

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内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眞也

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顯故難知而爲貴也

褐者麤淺之服玉者精貴之寶被褐者顯麤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玉者藏寶於内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

於人與珉中玉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知者少也聖人所以難知者實此道而被褐故爾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吉甫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

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温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強知
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爲
強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
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
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此章言道本無知知其不知爲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爲病聖人之不病者知知之爲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
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
也

成玄英曰内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
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一
切衆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
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
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有威可畏謂之威衆人不知畏天之威則

無所不爲此天之大降其威虐而禍罰所加也故曰大威至矣書曰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一不可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是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

劉仲平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

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王元澤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適而使塞夫雖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僞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不然使民道遥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咸者乎莊子曰豨韋氏之圃黄帝之圃堯舜之宫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

顧歡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棄道道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

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嗇而遺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眞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

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豈至於千天之威乎

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則生道内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真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千威者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如

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必果無回强梁使氣殺身之術

悲六

十七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死滅也言進必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

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其去邪來遂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活長生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則長生

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活身之道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

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為利殺身為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

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徤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繟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容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

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沖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踈略物無漏者

包羅上下六合萬物不能逃其内者天網也恢恢甚大雖則踈略賞善禍淫毫分不失此章言勇於敢與不敢夫勇敢者天之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虛當視以爲法

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虛當視以爲法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顧歡曰奈何猶如何也道德陵夷刑罰深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人不畏死本由刑政之苛如不慕大德以生人更設嚴刑以懼物民將抵冒而終不化修巳奢淫則精窮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遣欲更爲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畏上猶以死懼之斬鋸制焉繩墨殺焉而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

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眞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
有司殺者殺之
杜光庭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
也至矣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
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
勸俾其華惡而還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
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

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次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

也

吕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

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爲奇者誅

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
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
其手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seal]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悲七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悲七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呂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禄制禮用則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

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斂而碩
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劉進喜曰有爲則政煩無爲則事簡簡則
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爲
呂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
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故
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

彫巧僞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無爲而治者舜之所以爲帝垂拱而治者武之所以爲王帝王興成皆原於此經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微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實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

温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矜生太厚欲利甚勤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無以生爲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
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
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歛簡刑
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
王之極功也

此章言賦重政煩民亡本業是以輕死此
三事皆以末傷本者也貴生則異於輕死
無以生爲則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

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氷可折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

死柔弱者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強
梁者亡身失性也
呂吉甫曰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
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
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
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
於柔弱其可得乎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真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衆其敗此皆兵强則不勝之驗也
兵恃其强則必驕矜驕矜者敗亡之道也
秦皇至强不二世而亡項氏暴强不旋踵而滅

木强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强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强則伐而共之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以濡弱謙下爲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强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强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

是篇泛論人物皆以柔弱者生堅强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鑒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叙

嚴遵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絃高急者寬而

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

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爲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衆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

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守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虗㒶獨而畏高明

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强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虗榮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無慮豈有心智而欲貴巳之賢能不恃其爲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爲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爲至故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爲處功以示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吕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强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

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已者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恥謙卑好強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守辱之義乎

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獨也故爲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也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王元澤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

之至正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此章言柔弱勝剛强故先舉水以爲喻後引聖人言以信之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

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

人君不能無爲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怨惡並興人君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怨柰何姦詐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爲約而民不欺破亦爲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爾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爲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不責於人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牛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主者也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爲悅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午馬者操右券蓋獻者弃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嚴仙曰求諸己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嚴仙曰求諸人

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

以爲無德也

徹通也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爲茲徹也秖所以爲蔽歟故曰樂通物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呂吉甫曰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王元澤曰唯天無心但善則與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無心司契和怨則必有餘怨司契則不責於人天道無親唯善則與是亦執左契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示儉約不奢泰民雖衆若寡少不敢勞也

藏玄靜曰土地不多爲小國士卒不衆爲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

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伯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與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

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

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纂微曰刳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為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絶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旣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内明舟輿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曹道沖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偽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

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爲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

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

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

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磬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屢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乗有甲兵而不陳

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閭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乎泰不可得也即沒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近而不交無求之至也是篇言小國寡民則事簡民淳可復太古之治自結繩而下皆太古之治也誠舉是書以化民其効可以如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收斂而歸於道故次之

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綺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也此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

僞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不煩何用

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巳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巳經曰少則得

纂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

根本得其要而巳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

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

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眞也

蘇子由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王元澤曰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捋之以道也捋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沖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不積亦虛而已虛故足以應羣實而不屈所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盧裕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平故有利無害

顧歡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内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爲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爲恱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

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踈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爲不足雖聖智猶絶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

是天之道而已矣
聖法天雖爲也而爲出於無爲化成事就
不與物爭故能全其聖功也此章總叙作
經之旨體道而言也道淡無味故不美言
以明道故不辯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
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
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爲而不
爭誠欲體道德之説莫尚於利物而不爭
故以此終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俱冥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爲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爲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爲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

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有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道德合則渾而爲一離則散而爲二今言道德經

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爲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爲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

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爲一不可分而爲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温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悲八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原闕卷一之三　悲八

趙志堅著

德經

上德章第一 道是微妙之本本尊故稱上德是慈濟之迹迹卑故言下今此卷中合有四十四章大分三別初一章立宗次四十二章廣談義理後一章結會歸宗初章之中自有五別初明德有妄執遂成上下次明五德降殺由人與時三明意漸澆訛失道行禮四明忠信不足單薄有餘五明有道丈夫去華歸實四句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與道相得故云德也德有二義

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眞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不德者上德也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靈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詮有德高勝無比故稱爲上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貫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今則矜執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自見猶存爲未全忘故名爲下下十

一句二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用也無爲言內心虛瀞無欲爲爲無以爲謂境物虛淨俗所有法皆無用爲此述上德之妙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未能虛遣貴愛有爲成功立事故云爲之欲榮利以潤家國名謚以揚己故云有用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恩惠之迹恤人不足損己惠之矜人有過私恩宥之此爲之也成濟不以爲功施恩不望其報此無以爲也荷恩者衆懷惠者多從化如流承風自靡仁道最優故稱上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宜也人無分理物失其宜時有剛潔之士不容私邪明斷是非審分曲直咸得分理不失其宜者義士之所爲也近徇榮祿遠弔功名此有用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履也俯仰進退履踐合度謂之禮攘奮臂也仍引也備得節文名之爲上夫禮者制形之法淳風漸澆人情險薄心不相與形又倨傲從外設法且制容儀庶使心遂形柔内隨外順身既合禮心漸得理然有情貌相反形順心違心有姦欺形不應禮故有忿怒奮臂更相牽引此謂失禮之初亂之首也下四句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道即上德也後德謂下德也上德合道故名爲道初爲對道所以稱德今對後德復以爲道人既不能行於上德虛忘之道而行下德有爲之執下德者諸行備足但不忘耳仁者恩惠仁恕德中之一行時人不能具德此獨偏有一行仁中最勝故稱爲上仁由行仁以得人其次行義以斷割義以刑伏仁以恩從故仁勝義也義猶用刑以伏心禮唯制形以應節故外有屈折之

容內無柔順之行斯則外君子而內小人
故有攘臂忿爭者也下六句四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則誠心唯一信則從命無二自淳至澆
禮爲下極忠信之心歇薄空事容儀身遂
心邪故爲亂首且道心無限唯貴淳一故
擁腫鞅掌之與居而遺其屈折也禮文有
數務存規矩故進退俯仰之中節稱以爲
上此則道貴心而禮貴形夫制心者入道
制形者從俗心無道而從俗豈不亂如何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有二一者心實未知口先言知識在知前故云前識二者役此之心競為先識夫知者先以心知而後口言今乃心不知而口言知者則口識在於知前此為道中之華薄也失淳厚之風長貪競之俗故為失道之初澆愚之始下六句五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有大德而能長養羣品扶護蒼生者謂之大丈夫其行心也處其厚

不處其澆薄唯道是務豈知禮之所用乎
厚薄同是一物但有好惡華實則論眞假
故華假不及實眞
居其實不居其華
大丈夫有道者也心守眞實不處華僞以

此勵人
故去彼取此
立身爲行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爲厚實近
道以爲此華薄遠道故以爲彼
昔之章第二 大段之首其中四十二章廣論諸義前章明五

德降殺至禮爲亂此明萬人守本歸道會理前指其失今示其得隨機以誘所以次之章中四別初明有色有形同資一氣次明生徒雖衆咸勸無爲三明損高就卑示爲久要四明捨貴就賤方得歸真 八句一

昔之得一者

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古昔天地萬物同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

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氣分爲陰陽陽氣清上澄爲天天得一中之清氣而爲天故清明也陰氣濁下凝

爲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爲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陰陽既
判和之陰多者爲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
等爲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盈而

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萬物者懷生之總名人最有靈而居萬物
之首王侯偏得中和之秀而爲衆人之長
天下政教之主

其致之
致得也結上六事同得一氣而有生成下
六句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一者氣之始至虛無象者也天地得之以
清寧亦須守之以長久若有爲有欲自當
失一則天無一以保清將有昏濁破裂之
象地無一以守寧恐招振動發洩之禍夫
一者可以始終得不可始得而終失此一
初得之不由已後失之必由人故舉裂發

爲戒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神若用一沖虛自得靈異不測如則驕矜必當功用休歇川瀆精靈自大自滿與一相違則川澤乾枯水源焦灼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蹷

一者道之妙氣有形之本人若能歸本守一則生全遂末失一則性滅王侯無一以處貴恐速敗蹷言崩墜也此六事同戒憍盈其天地神谷亦言及者爲天地神谷俱

有精靈因人戒昜故遍及之故序訣云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下五句三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夫守一道者唯有沖虛無論貴賤其有謙損下賤則近道而安全矜誇貴高則違道而毀滅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孤獨鰥寡人中惡名不穀亦不善也穀祿也自謙無德不堪受祿行心若是豈非以

賤爲此言能用一處貴耶非者問云是以
也下三句四
故致數譽無譽
譽讃美也就譽推數無可譽者王因衆貴
共名爲王推王實體無王定相何則四肢
百體各自有名無名王者若共名爲王則
假合非實撿尋名起從百姓來由百姓自
是虛假名王何能有實內則無王定體外
亦無王實名內外皆無非內非外誰爲名
者以此數譽無譽可得一切諸法例同此

妄有本作輿及車者並同此釋然此經文
約理廣義體多含推斥衆緣洞忘心相老
君莊子具有成文故莊子云假於異物託
於同體異物既假同體未真又云今指馬
百體而不得馬而馬繫於前謂之馬也又

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氣時往緣地
水火風言四大也四氣謂四時之氣四大
假合因時代謝暫得成身四大不能各生
要待衆緣合會共成人身四大各散身在
何處依文說義不作此釋要須使依先儒

訓解何以別於道俗之典乎其傳奕徒既
其文未既其實乃云流俗道士深習胡義
若以道士可證遂云深習欲將經論置在
何方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古本琭琭玉貌硌硌石次玉也今依仙公
本祿祿驅驅之稱王者人間所貴落落廢
棄之名石者物中之賤爲道者不欲如玉
之貴驅馳不息寧當如石之賤安閑歸道
今不言處玉石之間者爲此章唯從下從

賤元無取中之意

返者章第三此前明同氣受生有爲者明同人處代無事者生遂末歸本對明得失有兩别前明棄迹有爲歸本無事後明指陳生本令物依尋兩句前

返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返歸本也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捨末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

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返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下三句後

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一氣也雖未形已是有氣故言有天地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爲者欲令衆兆歸心有所前言返者返歸此無也

上士章第四

前明示道根本令物同歸此明上士不疑勤行信用前勸後習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三人聞道信謗不同次明引古法言教人隱德後明雖道善貸平等生成七句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道即前言無能生有爲物返歸者上士聞有此道信用勤行心不疑惑上士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存有也亡無也雖聞有道心不全信時欲歸趣復疑是虛者中士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聞道虛無寂寞無爲無形不信此妙拊掌大笑者下士也以此信謗辯士之上下

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足猶不得也下士以柔弱爲怯不競爲愚故笑之下士不笑者以多聞爲强辯爭爲德詐妄爲智苟得爲能此實非道而爲下士所重故以爲德而不笑此豈可爲道故不足爲道也下十三句二

是以建言有之

以此虛忘柔弱爲下士所笑故引古法言

證成所笑之法爲是建言上聖法言也有之則下文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此是古聖法上士信而勤行内心明而進修外迹如闇若退

夷道若類

内心如道平夷外迹不殊俗類有本作纇謂節纇也心平迹纇與纇未殊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谷者虚容受納上德類之内心潔素外如

洿辱德業廣備迹似庸愚故如不足

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偷盜也渝變也建立德行如彼私竊恐人知覺意在藏名因斥誇衒有古本作輸謂委也又云愚也又作揄引也奕云異此字者非書義也但老君大聖爲俗說經務在當機得意爲善豈假腐儒訓釋然後成經雖有輸揄以偷義爲正渝又云淺色內心純質守道不移外迹順時隨物變易言淺者眞迹非穢非淨似青白難辯之象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此下四大明道業成就方正也行至正之道者無小隅角不修細行細行妨道小隅害正大器者道心也有為之物雖大早成無為道器非久不成故言晚成也以此寛

朝為暮望者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大音謂詮道之言也懷道者幾感後應無問無言問道者寡故大音希也因戒多言懐道抱德身崇質素不事修飾故云無形

此戒飾容儀下三句後

道隱無名

此明道體至道無形人共不見故言隱無體可名所以無名衣被通生强名大道前八若四大皆法此道外隱內明以爲宗旨

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明道用夫歎也唯獨也歎美萬法之中獨有道善能貸氣成就萬物言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苟成㝵來

有成有歸由乎貸且之功文有深意

善貸

道生章第五

前明道唯善貸成就德業此明道有神妙爲生德源成德生形所以爲次有四別初明生物因由令識根本次明凡愚妄惑向背情生三明舉果戒因示其損益四明强梁非命重昜迷徒示四句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具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麁鑛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

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

爲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

不有而有能生於二二者麤氣謂陰陽也

且一之爲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

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

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爲

陽濁氣爲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

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

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

爲天純陰濁而爲地和氣爲人和者一氣

兼陰陽之妙三合為和若以和清濁而為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三生三生為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雖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為三不可兼道為四其實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

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麤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

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
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
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
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
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人以背後為陰故
言負心前為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
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沖氣以
為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

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下明情欲萌生愛惡斯起則是衆生造業之始孤寡不穀衆人同惡唯圖富貴以自益人共不與反更害之王公取孤寡以自目人共愛之下兩句三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物者人之總稱王公以孤寡自目此自損也終居富貴而益也衆人損物利已益之也自益招損衆人也此文通結前後下五

句四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亦易也俗人所教莫不易我無爲之法而行有爲之教故心無謙損命有夭殤

強梁者不得其死

勇悍果決損人益已自強若梁衆物摧押中遂夭折非理而亡既非善終不得其理而死

吾將以爲教父

吾老君也父本也老君爲強梁之徒死不

得免故説自損抑之教以爲學者之本校量損益明示將來此章初説生源使人思慕後陳禍咎令知畏捨此則前招後勸者務使去末歸本也

天下章第六　前明强梁之徒不得其死此明柔弱之類而合眞舉柔對剛所以爲次有兩别前明雅志柔弱能破堅强後明歎美無爲俗情稀及四句前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至堅各有二義一外二內一外者萬法之中至柔者道也至堅者金石也馳騁

猶走驟也金石雖堅爲道貫穿來往馳騁其中若走驟故西昇經云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褁天地貫穿萬物二內者至柔謂道心也至堅謂煩惱也千生煩惱堅如金石雖有柔弱道心善能攻擊咸得銷也

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無有者心也無間者道也心除緣念諸有皆盡故云無有至道虛妙無瑕無隙故曰無間入者契合也道雖微妙間乃爲心無所有者契道內空心外彌寛以此校量故

知虛心之德無爲之行於人大益下三句
後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知道者以身率衆口不言也學道者目擊
心行身無勞也身無所爲心無所欲先破

煩惱後入無間無爲之益也夫不言者則
聽者耳無所聞無爲者則視者目無所見
聞見之外則非常人之所知故天下衆人
少能及此有能察述知心者得不言之教
也

名與章第七 前明無爲之德不言利人此明有爲之俗多貪害已前得後失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校量名利於身孰親次明貪愛既深危亡亦重後明斷貪知足自得長生 三句一

名與身孰親

名者身外之虛譽身者性命之實體命無身則絕身無名則久故智者藏名遠禍以全身愚者貪名喪神以害命所以設問身之與名二者誰親使自校量審令識悟老君爲時人有殺身成名傷其迷妄故設此問以戒君子

身與貨孰多

貨財之通名求貨者本擬養身今有貪財亡身者似以貨多身少愚之至也是一臂重於天下況全身之利多可計乎此戒小人

得與亡孰病

此雙問名利以失名利為病得為不病以道觀之得乃辱行傷義以招禍患此其病也亡則身安德茂福祐生全是無病也夫名利者人所共貪當則為福過則為禍當

過之分明者鑒之下句二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此以釋答問名者凶器愛之甚者傷神害命喪功損氣故是大費貪求不已得不能散多積深藏自招攻劫凡爲名利致死非理受害者皆厚亡也下三句三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止分內其分有二一者性分二者物分性分者如人飢須食寒須衣腹飽身温性已足矣其盈羨不衣餘食不味者性

分外也足則能止謂知也若飽而更食自成腹疾溫而又衣交成熱病內有傷生之醜外招饕餮之名故是辱也二物分者我所應有之物則是已分分外不取爲知止也故無危殆不止者分外强取必有危亡

及之飽而更食雖不知足食是已分非他物也爲不自節禁有辱名辱雖行醜不至危亡此則知足德優不足過淺知止行劣不止過深因行既有足止不爲辱殆所及者故得保天年無夭損自取長久誰能短

之

大成章第八前明貪名競利身將兩亡此明遺利忘名德業成滿舉福戒禍所以次之有兩別前明有德能損方成滿大後明躁致缺損靜符正道

五大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悲八

十六

弊猶窮乏也行業大成者終日謙虛猶如缺損德充於內利物於外其猶良井隨用不竭故無弊乏前爲求名喪身者由不忘也今以忘名晦迹者德壽全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道德大滿者外相冲虗如彼不足隨機應用永無窮盡既成又滿體德周備

大直若屈

心符正道杜絶私邪大直也迹隨塵俗委順無違若屈也

大巧若拙

善爲方便妙得其宜大巧也因循故事無所創爲若拙也

大辯若訥

甄别眞僞剖析嫌疑大辯也口無便佞得

意忘言若訥也下三句後
躁勝寒靜勝熱
此諭說勝極也寒殺氣也熱生氣也陽氣躁極則至寒寒則萬物凋落陰氣靜極則至熱熱則萬物生長以諭於人為行躁極則德業自虧故無成無滿盈多殺氣則善事凋落故實缺實沖虛靜極則有為自損故若缺若沖善氣積則功德增長故大成大滿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者外塵不染靜者内心不動不染則六
根清靜不動則五神安寧以此和靜之德
可爲天下軌範故云爲王也

天下章第九

不出章第十

爲學章第十一

聖人章第十二

出生章第十三

道生章第十四

歸元章第十五 原闕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悲九

趙志堅著

德經

使我章第十六前明開究有爲危亡難救此明用知行道畏懼誠深殷勤戒勗所以爲次有二別初明假設法言令物依信次明人好邪道財德兩傷後明盜以誇人足驗非道三句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介大也藏劉並以爲小令依二德有知者有圖之智小有智心行大道施爲教方以勞巳十殺一人父兄猶

戒況有知施教者上悖日月之明下樂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蝡蠕之蟲坐而受害溥常之俗因以澆漓三才不和五行失據天下可畏孰有比此所損若是故不敢以纖芥之心有知行化下九句二

卌九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徑邪道也仁義小行有爲薄福俱非正道並以爲邪繁徒逐之韭恐不及心迷遠大宣知非正哉大道平夷无欲无事內不勞心慮外不費資財安坐无爲天下從化比

謂大道之行也人莫能知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一

朝者弘道之庭也五等同會四夷共歸應表之以謙柔推之以儉素除殿階也亦謂除故飾新也毀茅茨土階之質飾飛軒文陛之華極雕峻以誇人肆崇侈而自貴此言朝甚除也奪農功役丁壯東皐不作南畝荒涼田甚蕪也嘉穀不登垣頹室露百姓不足家國無儲倉甚虛也理身者朝謂心也心為五神百靈之所會名利得失之

所交是非思慮都集於心故以爲朝也自可損之又損以至无爲而乃輕質素鄙淳樸言无信實詞尚浮華朝甚除也嗜欲盈懷是非積慮靈府昬穢智識不生心田蕪也道業不修功行虧闕豎頸陳允倉甚虛也

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

身尚華飾衣必輕綺服文綵也心好貪殘益巳損物帶利劒也百味盈前无堪舉箸厭飲食也海内珍奇積充府庫資貨有餘

也下兩句三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

此前所有之貨本非己有割剝百姓如行盜矜己所有謂之誇禍咎誠深何得是道上來所斥俱爲不行大道行仁義者已云

廢道況仁義之外別遊邪徑哉

善建章第五十四

前明好徑无厭損人益己此明貴真守分修身利物前病後藥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善人建志守道不移次明修身及家爲利漸廣三明以此觀彼知爲至親三句一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建者立事之初拔者傾敗之後立志爲道正其始固其基不爲時事傾拔者可謂善其始也抱守持也脫失離也守道堅固終无脫失者善抱也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子孫祭祀夫有宗廟者子孫興則祭祀續子孫衰則祭祀絕若建立雅志守道无虧積善之家餘慶弘遠上延祖禰下及子孫代有賢明相繼不絕或有以子孫爲淺俗者然此經所說不以道俗爲限有

子孫者豈不得懷道邪下文則云修身修家廣及天下故知經意普被道俗咸資不可以黃服先生頓隔白衣道士下五句

修之身其德能眞

用道修身者去嗜欲除邪僞精專守一其德眞矣

修之家其德能有餘

翼成後飛德備能化修身事畢以此理家兼使妻子還淳安貧樂道俗態時盡德行日新道業滋長故是有餘

修之鄉其德能長
有道居鄉隣里景慕尊卑識序貪競知廉
其德增優故曰長也
之國其德能豐
用道理國人感受潤風移俗易人淳物盈
故云豐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道之所在類彼傳燈人無獨親我有重積
化被遐邇恩及幽明蓬艾咸安蠢動得性
無所不利故謂之普也下七句二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
夫欲觀人先自觀身然觀有多法今畧言
三一者有觀二者空觀三者眞觀一有觀
者河上公云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孰存

孰亡鄉國天下例然但以存亡有迹觀迹
以知修與不修故云有觀二空觀者觀身
虛幻無眞有處定志經云要訣當知三界
之中三代皆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故云
空觀三眞觀者則依此經爲觀當觀此身

因何而有從何而來是誰之子四肢百體
以何爲質氣命精神以誰爲主尋經觀理
從道流來初經一氣次涉陰陽道布爲精
神元和爲氣命陰陽爲質緒大道爲都匠
總此數物陶冶成身心是陰陽之精而爲
嗜欲之主神是至道之精而爲氣命之主
一身之用無不周矣諸緣共聚各有精麤
精者爲賢聖麤者爲庸愚及諸鳥獸皆遇
然耳此謂初身從此已後則以形相生有
識無情各自爲種蓬惡漸起讀以成業草

木無情種性不易人獸有識隨業流轉以此文理次第審觀歷歷分明知道爲母道既是母已即道子識母知子應早歸母故文云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誠眞理非明慧不知故云眞觀以是當須自愛自惜不墜道風專心事母竭誠孝養不可縱情貪染輕入死地將道種性淪没三塗既知有母不可安然有意尋求先須知母所在作何相貌今且當觀母之爲物既不否定有

又不是無來無所從去無所適離諸色象
不可相貌求出彼空有不可以方所定迎
不見首隨不見後恍惚如失不知所之觀
母既知神妙莫測實可尊貴深憶深忠勤
行法則法則之要事須異俗不得住有不
得住無空無所據孤然不動久而又久不
覺怡然如有所得向心比母安措之法虛
靜相類心既類母與一和同道至神怡故
如有得心冥此地則是弱喪至家玄珠已
得萬事畢矣餘何所求身既如是次觀家

國乃至天下上從眞聖下及蚑蟲同一母共氣一法性耳孔懷兄弟未獨爲親故四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以身觀身要在於此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老君假稱吾以起問示人得知之所由之然猶如是也以此則此經也此此經爲識母之良規告悟眞之要術總萬類而歸一混天地而大同者唯此經獨得之矣經理雖明得之者終須行合絶思慮杜事萠無爲

坐忘自驗非謬若勤如披誦則語熟心迷亦猶繫潭求影徒施鑒力其空觀者見空則諸有不添眞觀者識眞則僞妄自息然則見空之心猶對於有悟眞之慧空有俱眞空難捨有眞出空有也文由理著理爲情通了則無言希同得意

悲九 六

含德章第十八 前明用道修身鄉國同化此明含德養物毒害無加自人及物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淳和內充外物無害後明知和有益不知致損 十句前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道德深厚者和氣內充物邪無害其德深遠人莫能知赤子共見故借爲喻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蛇蝎類蛇以口齧蝎以尾剌螫行毒也攫搏持也又云爪持物也此鳥能以爪搏持人將遠食之猛獸虎狼之屬含德赤子並爲淳和內充故得毒蟲猛獸不加搏捉善氣感物乃至於此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初生未有毛髮肉赤蠢蠢故云赤子

此時筋骨虛弱以四指握拇指謂之握固
握者閉固和氣也渟凝未散握不勞疲自
然如此非爲有心故然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朘赤子陰作動也牝牡牝雌牡雄未知陰
陽交合之事而陰動作者良爲和氣充盈
非關情欲使然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嗄聲嘶咽也終日號啼聲而不嘶咽者和
氣內全之驗也下七句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夫和之在身聲嗁而不嘶物毒而無害人知有此益者故日日勤行守和之事以爲常業此是修行不斷之常下常是延生不變之常身既得常生知益明故云曰明上知但知和可行此知心猶闇下知爲守和得益則身常心明前因後果理自明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祥者吉凶之徵候行益則吉候行惡是凶候益生者多貪厚養日加祅怪不祥之候

也氣和氣也心虛靜則和氣歸奔躁則和
氣散變柔爲剛日益強猛剛強者死之徒
與死同類故是不祥
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老者法喻雙舉內言一身取諸物
先壯後老天道之常何乃非道今言貪欲
盛謂之壯心識昏謂之老二者俱失故云
非道已止也既能告之以非道則不可使
久行須加勸勉令其早止

知者章第十九前明益生使氣謂之非道此明閉門塞兌

方謂之眞以謂對失所以爲次有兩
别前明塞兊不言敏於知道之行後
明忘貴與賤成於離
俗之心九句前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道貴行不貴言心能知道身力行之不
以利口多言謂之知道何則知道離言

則非道故不言也若知而不行言亦非道
況不知道唯事多言

塞其兊閉其門

門兊前已具釋塞閉有二一以事閉二以
理閉事閉者口多貪味以薰血成罪自是

非他出言招禍耳目聞見過患彌多諸根起惡晝夜不息此則依經戒閉塞二理閉者爲能聞道境不亂心欲食亦無所味欲言亦無所道恣耳目之視聽不足見聞放心神於有城寂然不動中人閉塞先事後理上士悛悟心境齊忘心虛境無誠謂善閉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折除也紛結恨也六情外閉三毒內銷道來居心紛銳自息昔有今無由道挫解

非謂尚在將道銷除

和其光同其塵

和光晦已明也同塵順俗事也此六句前文已有今又言者爲其於人切要丁寧戒勸故再言之

是謂玄同

玄者無滯之名是前諸行内能知道外能順俗内外中間亦無住著與理冥一故云玄同下七句後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踈

玄同之德虛淡之士神凝物表志洽道源雅趣懸殊故不可以俗情親附有道君子德芳蘭桂近益體薰望風愈疾故不可以常嫌疎遠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無營無欲不可以財色利無過無名不可以刑名害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鄙薄榮寵不可以爵命貴有道可尊不可同廝役賤夫親疎利害生於有心者也今

既萬慮都損嗒焉喪偶利害貴賤何能及之

故爲天下貴

天下可貴者唯前行也至德高邈玄同清遠榮利不能加俗事無能動幸逢此德誰能不貴己上六者時代之所嬰常人之所患唯當有道者方能免焉

以政章第二十

前明塞兌修身以知道爲務此明明爲道畢次當化人自我及物所以爲次三別初明三德爲用廣局不同次明假問知由示其可驗三明我但不作國富人淳五句一

以政治國
用政治國者諸侯也政謂仁義禮信法令科條等以爲政教理人之法然行之者煩從之者勞可以理小不可以化大故云治國

以奇用兵
奇詐也用兵者如四凶逆人悖亂天常萬姓不安應須良策用兵靜難智者當之難則權道貴詐不可久行

以無事取天下

取天下者謂帝王也無爲無事者是帝王之德心無所欲事無所爲不召於人百姓歸慕四方同至者不爲有心取得故云無事取天下下十句二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何以知發問也之然猶如是也以此者只此三事校量以答釋竒政無事者才怎運國天下者位也位得才則事理才得位則道行是故見才則知位之理亂覩位是辯才之優劣故云以此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此明有事取天下者損物如下忌諱言上政彌貧明下損忌非一類故云多忌諱則法令也嚴科峻法容若凝脂拱手則内追飢寒從事則外羅刑憲令約事明諱者畏忌言有三一者家國忌諱言談者失其意二者陰陽忌諱爲事者失其時三者法令忌諱營生者失其業法之所設本擬利人以衆從已則於人不便違則犯禁從則失利故貧也以此驗之知非無事之主若行至

禮不諱則人皆自富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者貴賤之通稱利器謂機權謀計堪以損人益已者咸謂之利器雅家與國好事有爲上務權智以禁下下生姦計以侮上上下相謀不行正道人庶僞妄君臣昏惑

民多智巧奇物滋起

滋益也夫智巧者憂勞之奇物謂非常所有智巧之徒好爲異物競相誇尚日益奇能良由上貴珍奇所以百姓澆華益甚

法物滋章盜賊多有

法物謂刑罰之具嚴科酷法枷鎖搥楚之屬施法物本擬防盜楚法多而盜賊甚者良由上好奇物下無則盜法網雖密盜者彌巧犯盜者衆故云多有下五句二

故聖人云我無爲民自化

此下明無事者之得我天王也假設天王辭云我在上無爲萬方自然從化無爲言上政自化明下益四修義意例然

我無事民自富

上無賦役之事下無勞擾之人萬姓安居四民復業女功杼軸男事耕耘淳德充於內良穀盈於外故云富也

我好靜民自正

人猶水也不動則清平平則可以正物不動由靜下効上行物斷私邪人復淳正上文云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欲民自樸

欲者須求愛染之始樸者心淳未散之前上能無欲下息貪淫厭薄淳華自還素樸

老君之教意不徒然舉此無爲之益對前

有事之損皇王得失龜鏡在斯

其政章第二十一　前明化有奇政人遂澆淳此明政有寬猛物致全缺除繁未盡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政有寬急利害不同次明禍福循環未有窮極三明無爲之政直已平人四句一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寬緩也有本作閔閔同門音蒙昧也淳淳質直也君上瞢瞢如闇政教寬緩則人皆任實淳厚若愚變澆反淳福之始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急明政教之初缺缺具陳亡敗之
後此爲福修身者心王寛靜則五臟安和
百關調理如其好用聰察則行業虧於外
神氣喪於内因以夭壽故云缺缺下八句

二

悉九　十二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依也伏藏也禍福者善惡之報也人能
空虛其心不爲善善惡既無善惡何有福禍
及其心行善惡禍福自來禍投於惡福亦
在中但禍彰則言有福隱則言無人能改

惡行善則福從禍中而起禍藏而福見故云禍爲福之倚得福憍奢而行惡則福滅禍生福爲禍之所伏如其善惡不止禍福終無盡期心爲善惡之主其禍福倚伏同在心中禍福無形隨感即至耳

孰知其極其無正

正者處中之主謂心也福由善至禍爲惡來禍福循環誰知限極良爲偏邪之心妄生善惡其能忘善惡之心者爲正心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祅

上雖心忘善惡爲正未能無心執心爲正非至正也異他善惡故爲奇不招禍福雖言善未堪入道復是祅祅者道之邪也契道則滓穢未盡處俗則憎惡有餘適爲已之怪行未始近於眞善

人之迷其日固久

奇是住正之癖祅是執善之禍懷病不悟故謂之迷捨邪惡執正善如在囊檻謂之固始乎禍福終乎祅善年劫長遠故謂之久聖慈善救屬在下文下五句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
方正也割截也穢惡也有本作劌傷害也凡有執正直邪爲已祆行聖人行大方正混萬法以爲一不割截邪曲以從正直自以性足不求非爲已廉惡人貪穢以此內心眞廉亦同穢俗破彼生祆執善之行

直而不肆光而不曜
肆陳也身行正直口不申陳揚名激貪爲已怪行四句智德名義各殊論其內心虛忘一也善得虛忘名不出衆則愚者各自

得見智者効我韜光明不亂羣闇無所慕
無爲之化於此大行

治人章第二十二　前明禍福無極由乎政教有爲此明化人及天先以無爲法式化前從後所以次之章中三別初明無爲法式化及人天次明能用無爲可以有國後明無爲久固自得長生十一句

一

治人及天莫若式

及猶至也天自然也有本作事事業也式法也上文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有本作嗇謂儉約也然儉嗇一行未足以伏天下

故以式爲正化理百姓遐邇同心咸得至於自然之理者無過用無爲之道以爲法式則人無不理天無不合其事業者理化萬人行無爲以爲事業者既得萬人之心又合自然之道

夫唯式是以早伏

伏從也率化萬人四夷早伏者唯此無爲法式最爲切要

早伏謂之重積德

德者行道之迹備含萬德增修不止謂之

重積難化之人早得從道者良爲此德深
廣重疊厚積故得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
剋猶果獲也惟德在躬可以動天地感鬼
神是物無違何往不剋
無不剋莫知其極
德既重積物共尊崇承風慕道何有窮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極有二一者積德深廣量等太虛無
可涯測二爲人歸者衆數無限極德至於

此方可爲主以養一國之人下兩句二
有國之毋可以長久
國之毋則道也道有生養之功故以爲毋
人能有道用道理國則國安人泰祚曆長
久下兩句三

是以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爲前積德之人以道爲國毋而得長久末
言守毋得久所由今此具陳全生保國之
妙用戒理人之益夫木之爲物下有本上
有實本根深則不拔實蔕固則不落積德

之人身有道心有德無爲守道則命根深虛心養德則生蔕固根深則命不絕蔕固則身不滅命延則長生身全則久視長生言體久視言用故知深根固蔕者而得長生久視之道也

悲九

治大國章第二十三

十六

前明無爲化國澤被人天此明以以道莅人恩及神鬼德覃幽顯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舉事爲喻以明不可有爲次明就理正說以明人鬼蒙慶後明德被幽顯人鬼交親兩句

一

治大國若烹小腥

烹煑也腥有本作鮮俱小魚也煑小魚任之則全撓之則碎喻理國者不可用有爲也上無爲則天下理而國存上有爲則天下亂而國亡天下存亡大事也人多不曉煑魚小事可以喻大理國既爾況修身者

敢事有爲乎下六句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用無爲之道臨天下者非直人無惡逆以犯上亦令下鬼無神祟以害人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爲鬼無神靈而不傷害於人者爲上有
道德之主下鬼不敢妄作精邪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此明歸功於聖人非爲鬼有神自不傷人
直爲沐聖人之化鬼亦懐恩履正不敢傷
害於人下兩句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兩謂人鬼也人處明不爲掘塚戮屍訶駡
神鬼此人不傷鬼也鬼無灾怪禍祟於人
此鬼不傷人也人以正道蒞天下恩霑白

骨祭祀以時則人德交於鬼也鬼以神靈衛護福祐於人則鬼德交於人也此無禍相及有福交歸

大國章第二十四 前明以道臨物人鬼懷恩此明大國行謙華夷慕德前則用道被物此乃行謙物歸有三別初明大行謙下示其柔勝剛劣次明大小俱謙更相畜事後明偏戒大國特宜謙下四句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地廣人衆謂之大國自謙處卑謂之下流小國慕德競來交會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
牝雌柔和靜明行謙者牡剛强躁暴喻誇
競者雌靜謙下則爲天下交歸故勝也剛
猛躁暴則人皆叛散故劣也下八句二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爲能謙下於小國則取得小國來歸
修身者心自謙柔則爲衆人歸仰王駘聚
衆則其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劣弱卑詞屈節伏事大國故得

聚會大國之中欽風請益亦猶小見之流
除局促慕弘遠內遣我人外詢有道不自
矜大謙損推人者此人之下流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大小雖殊俱行謙下大者取得
小國小者聚於大國謙下是同取聚斯異
故言或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行謙之意無過只欲兼畜小國之人
小國意者亦無過欲事大國夫大謙者立身

之道豈爲欲圖畜事然後行謙今爲大小自謙同氣相感小者入大如歸家大者畜小如子弟情得意洽同由行謙近既同人遠亦同道聖人說法時有淺深爲誘人我强梁且言不過畜事耳下四句三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兩者大小二國也大欲畜小今已得之小欲事大今又得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其欲

故大者宜爲下

大小行謙從來自下令重云宜爲下者但爲大有淩小之法仍恐謙非久固所以别戒大者令其善始令終也

道者章第二十五

前明大人有國天下歸崇此明至道無形懷生共寶從德之道所以次之有四别初明道奥深玄唯善能寶次明不善愚闇輕而不珍三明聖心平等普救無遺四明求之易得有罪咸免

悲九　十九

三
句一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

奥深室也道之深妙如奥室之内不可測量也人從道生人自不知道在人中人又

不知者良爲人愚道與不識不重唯當上智淑人方能寳愛下三句二

不善人所不寳

不善人謂下士也行有邪惡故名不善心無明慧所以不寳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小人之求利也甘詞美説佞媚前人如市肆交易茍求賤得君子之爭名也尊高已行意在加於人上情圖我勝務取人先此並不善之人非有道者下七句三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上來不善之人非樂然也情昬未悟亭應則棄方便設教漸有庶幾

故立天子置三公

三公師傅保也既云不棄須有教方故立天子三公行權制伏懸厚賞以進善設嚴刑以止惡此天子之不棄也

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則萬物之奧善人所寶者拱璧如兩手合拱駟馬謂一乘之馬天子三公之所

乘居則拱璧盈目行則駟馬先驅誠為富貴之極終不如無為坐忘進修妙道何則璧馬榮華未免憂患坐忘進道上獲神真以此校量不如遠矣此勸天子三公進修上道前化不善令捨惡令化王公令捨善

下四句四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此明修道得益不日求言不須勞身苦心日日遠索然後稱得直以無為坐忘道自

來上故云得也西昇經云人能空虛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罪是往時惡報今因坐忘罪自銷滅不日求明得之甚易以免明銷罪不難有此神妙故爲上古皇王賢明出處共所尊貴也

爲無章第二十六

前明道與精微不日而得此明不日能作唯在無爲須陳得由所以爲次有三別初明無爲之行以德報寃次明無爲之心難大不起後明聖絶機兆患難不生 五句一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味者恒人之務也無爲爲無事無味者爲

道者之業也進德之人以三事爲正業故能得道凡人失道得罪者皆由有爲事味等今欲免罪得道者要藉捨有爲行無爲此明心也身廢營構以無事爲業此明身也厭薄甘肥絕除有味餐服玄道此明口也身口者事味之所由論其本則心也若心得虛忘則萬累都盡何獨事味乎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言事味等之體多少言事味等之數侵奪名利爲小殺傷人物爲大怨恚恨也

或事有小能成大積少成多一小爲大猶自難圖況積少成多何可除絶唯當行無爲者舊罪日銷新業永斷以此德報對宿怨則何怨不盡故云報怨以德也下八句二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

難是罪之報易是因之小無爲無事之人已無因矣罪無從生其有爲有事之人初因尚小當即除絶省功易盡既不斷除漸至於大事成重大難可圖謀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言天下者謂凡是難大之事皆起於易小之時色類既衆不可具言故以天下總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凡也諾許也凡是輕易許人者其言易也爲無其行後必違之是寡信也違則彼人致嫌因生忿恨故多難也前舉事物今就人流咸言先易後難欲使在因絶易兩句三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以是凡有易許多無信實自招後患不息前因是故聖有猶難之愼得無患難之苦輕易之因聖猶不作常人庸淺得不戒愼此皆引聖勵凡之辭非謂聖人自畏若是

悲九　二十二

其安章第二十七

前明積習無爲怨患自息此明宿心未動禍難不生前習後防同志相接有四別初明心神安靜嗜慾無萌次明因小不除積成禍敗三明聖無敗失由守無爲四明務學斷除資輔天性　六

句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持者守其故謀者慎其新在安之時心尚虛靜既未動亂守持甚易其次未兆者心已微起未有所著心之與事未結萌兆此時謀絶得免成事用力甚少豈非易邪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微者從無生有已彰色象形段輕虛易可銷散此時不除漸至聚結其次雖有形狀質猶微弱除破不難此四句論心從無向有自微成著皆勸早圖於事甚易如其不

早除絶事漸成長從斯已往滋蔓難圖從
微至著理合其微在前何也爲微氣輕虛
與無相近體微易散狀等烟塵故知時初
而事微也其脆爲雖未堅牢已全體質破
則云易分段猶存良爲時久而事著也以

此推究微前可知又前有其安未兆後云
未有未亂彼四句皆先妙後麤此微脆兩
句在中則先麤後妙此便文可不次義夫
倫緒令以微後脆前者或恐錄經者誤耳
若是聖人本意愚所未詳

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滐時此兩
句覆結其安未兆以起後義若在安能理
不至有兆有兆能息不至微脆微脆早破
不至合抱積小成大禍起細微具陳禍起
所由次第除遣下流不信戒欲如何下八
句二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抱言大也毫末言小也今日之大從往
小來在小不除漸成今大大則來風蔽日

卒難除斷喻人初心起深細如毫末長惡深廣蔭蓋真性如庭樹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層重也爲臺九重初因一簣之土積而不已層成九重此明今生積惡以至高大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七尺曰仞登高山者先起一足之下移足不休高至百仞此明從今已去爲惡未止壘土起足是其爲也九層百仞成高危也因下漸高終至死敗有本作千里之行者

百仞千里意義相似但恐古人為九層百
仞俱從下起義勢必重故改為千里不應
本文千里改為百仞今取百仞為定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未有者營為遂之已有者執而不散為遂
不已則敗身事執有不散則失命財微脆
不除終遭敗失下七句三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為凡敗失皆因有為有執而來欲使
人無敗失故自說無為無執夫有敗者必

敗於成今既無爲則無成無成何所敗失者必由有得我無執取則無得無得何所失此結上易持易破等不早斷除至此敗失無爲無執言能守初心無敗無失明免諸後患

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從行也人之行事無論道俗有始者衆能終者寡功業近成已自隳敗有爲之事從來不久無爲之業須能令終無終有敗天之恒理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中人之性有始無終初雖有心尋以退墮若能在始之心見終之敗至終之戒終始不移者眞道可成況諸俗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夫難得之貨爲貪欲者之所貴無欲者之所賤故凡人欲爲有欲則貴難得而貪之致有敗失聖人欲行不欲者爲賤難得而遺之故無敗失然於聖人本無欲不欲之二心但爲有欲者假云欲爲於不欲使諸

欲者効已無欲得無敗失

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

備防也衆人之過事非一條略言其要欲學爲首欲者貪求之本不欲以導小人學者分別之源不學以勸君子除本塞源則人無爭盜無爲無事天下同德賤貨不學其利在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自然者物之本性也性因欲學所傷欲學除則物性復故以不學輔助萬物之性言

萬物者及無情也爲人多欲自損傍及無情人除欲學物性得全故兼萬物也有此言者意在救物不敢自有營爲

古之章第二十八 前明從事有爲自成敗失此明爲道棄智賊害不生因動教安自符玄德有三別初明棄智如愚令過不起次明用智不用校量損益後明能知損益德業深玄 五句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爲修也古者善能修道之士內修德業藏暉隱耀若愚而已不欲示人明白令衆尊崇俗則貴智貴明損人益己爲道者自愚

自昧利已利人此行入道故云善爲夫穿
窬盜竊者小害也聰智亂羣者大害也能
除大害小害不生故以自愚而除智害也
人之難治以其智多
上用智下用詐姦猾多端謬妄非一進圖
榮寵退避罪罰網之愈密避者愈巧下人
有此難禁由上用智爲政也下四句二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夫智有二一道智二俗智道智者心如道
迹若過以無知爲上業以無事爲勝功俗

智者知道不足聰察有餘不仁之人懷矯以求賞姦佞之類用智以兆刑上下欺違更相利害爲國大賊者用智之流也其不用智者無爲任物度品愚淳取而不汙其廉與而不至其報下人至此由上之德也

下七句三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不用也言亦者爲上文皆云以無爲理國今復云不用智理國故云亦能知用智是害國之賊不用智是養人之

德者是為得安國修身之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始終不改謂之常能知不用智可為理國修身之法式始終常行而不廢者乃是合道玄之上德

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其德如是謂之為玄道被幽明德充宇內謂之遠矣凡人貴玄德貴愚凡人貴積玄德貴散凡人從俗玄德從道故云反迹每安國利人故云順

而言大順者上順天道下順萬民在物無
逆故云大順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悲十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六　　悲十

趙志堅　著

德經

無爲章第二十九
儉武章第三十
偃武章第三十一
勝德章第三十二
辯德章第三十三
任成章第三十四
仁德章第三十五

微明章第三十六

爲政章第三十七 原闕

民之章第三十八 前明人不畏死君事誅刑此明人庶多飢由君稅重過由君上須戒時王章中三別初明賦役煩重財德俱貧次明養生過分輕自殘夭後明忘生得壽勝彼貴生 悲十 一六句一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費用也稅賦斂也百姓飢窮人無財食者良由君上費用無度賦稅煩多外疲輸役內無儲蓄故飢也初明國本虛次句出事有因起後句結成上義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
風教上行人從下化財食不足則爭盜澆
競有餘則姦欺詐僞滋甚故難治也初句
明避之愈密次句明攻之愈巧後句結成
所由下三句二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久遭飢寒常憂不足所以取不以道公罰
私讎養過其極傷生損性雖則人自輕死
終由政化使然故知施教不可有爲也下
兩句三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無以生爲者謂忘生也多貪厚養速致其死唯此忘生之士勝彼貴生之人忘生而生存善莫過此故謂之賢也

人之章第三十九

前明善解養生忘生爲勝此明欲生不死柔弱爲能前既學養忘生此又堅強入死同氣相類所以次之兩別前前說堅強入死柔弱出生後結說剛強不及柔弱五句一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生有和氣則筋骨和柔及其死和氣去身則肢體堅硬舉死對生以明柔弱者勝強

勇者劣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言萬物者兼通有識人及草木氣絶體並

堅强生全形例柔弱此喻説也下六句二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夫堅剛之性無往不爲或剛勇凌人或强

奪潤已志唯在得無所怯懼雖危必履縱

强亦凌此謂行屍之人與死者爲類行柔

弱者身雖未免於死行與長生者同此當

正説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此舉兩事爲證兵強者衆來攻之故滅而不勝也木強者泥瓦壓之故折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兵強者衆攻之力強者衆伏之故居下柔弱者德之至身危則衆濟體和則衆推故處上也

天之章第四十

前明去強取弱示是得生之方此明舉下抑高令得中道之要前麤後妙所以次之四別初舉俞明道務從中適次明天以謙益入以盈損三明損已益物有道方能四明聖智忘功務藏名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述六
句一

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天道玄遠人莫能知舉喻張弓令凡共解但弓之爲用貴在其調調與不調張而後見牽挽縱捨規其調不調把處高抑令下把處下舉就高上力有餘損去木下力不足加以筋上下均强弱等方有弓用爲政之法理合如斯修道舉眞亦當則此高下喻貴賤有餘不足喻貧富或云弛弓之時

兩弰外曲把處凸高張之時則兩弰內高把處隆外以爲高下若然者亦如過猶不及何則弛便面高張則背高終當不平又非恒久故未合天道下六句二

大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自然之理空無所有有餘則損似若有情勢數必然莫知所以聖人以爲信實引作明戒人能損已有餘補人不足者上合天道損人不足奉已有餘者行人道也二行

邪正相去遠矣下三句三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損已有餘以奉不足之人凡皆不能
唯當慈悲善人有道君子方始能之下四
句四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見賢
示見也賢能也爲者則損有餘者前勸損
已濟物因恐恃功故引聖人示其軌範令
有濟物功而心不處施爲開導而德不恃
者不欲使名彰也高人達士所以惡賢能

之名者一爲恃德矜名未堪入道二爲名下有利長僞生貪損無益有天所誅也

天下章第四十一　前明天道平均損多益少此明水性柔弱利下攻强非剛是柔義味爲次有三别初明以柔破剛在用無易次明理事昭朗人不知行後一明容非致福愚人不信五句一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萬物之中至柔至弱者無過於水此明水體使爲道者法之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堅强者山石之類水之爲用穴石崩山餘

物不及體則無累用則有功體用兩能在物無易此明用也在人堅強者煩惱也柔弱者道心也欲破煩惱唯有道心能之不可以他物代易下四句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剛謂煩惱為道心所銷故心勝也人我強梁被柔弱之行摧伏故強弱也此皆目驗可見衆不能知者愚也或有知而不能者無信心也下六句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

老君引古聖法言以勸今垢謂惡言謗讟不祥謂非罪加身則萬方有過在余一人是也爲下柔弱志在謙虛而能容受垢謗故得位居公侯爲社稷之主能受不祥其德彌大得爲皇王帝主六合欽風其道學之流虛懷若谷近爲人天化主遠則眞聖法王

正言若反

向說柔弱攻堅受垢而爲王者皆是合道

正言信實非謬但為常流所聞將似反俗

和大章第四十二 前明化用柔弱忍垢為王此明王德無為大怨不起前既物歸後須養物章中三別初明有怨能和未若令怨不起次明行道如契怨自不生後明天道無親終將有善　三句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猶消停也大怨被殺傷也衣食足知禮節彼此有怨良為不足不足則偷奪殺傷怨怨相次怨懷雪恥必圖報復殺期誓得以快其心使甘辭善説暫得和銷怨報不行怨心猶在夫此怨雖息後怨更起天下

至廣怨讎巨多欲使善辯之流家到戶至
說此和釋何可爲善若今天下大同則無
怨可和此爲善也然唯明主之德能乎其
有修身者欲出生死宿怨患累新滌者必
須心處無爲身行無事則得本怨永斷餘

怨不作用此和怨可謂善矣下五句二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信也古者未有文字刻木爲契雄雌兩
合左雄君執右雌臣執用爲政化其法若
當則天下如一彼信此信秤斗不行人親

我親愛敬無二強不陵弱貴不欺賤則何從生故明王之在上要觀風俗人有鬬爭察其所由知從上來草其契令罪在於己不責於人言人者則有大怨者也身自修行者以道養生無爲保性人有怨己但自責躬不敢怨天尤人傍及神鬼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猶失也有德之君見人有過但自伺察己法不當而不罪責於人無德之主唯知伺人過失不知人過之由己故罪責於人

而不責己下兩句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自然也無親謂平等也善人則通及君臣萬姓人能有過責己虛淡無爲則自然之道與己符合雖則執左契如契得無怨未若行大道者不立契而無怨且鬼神暗伏況人倫乎

小國章第四十三

前明善與道同人無怨爭此明君與臣合上下無爲前猶執契銷怨此便有法不用從麤至妙所以次之三別初明君臣有道人物安全次明人安所居樂道知足後明相忘道術不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往來 六句一

土境不寬名爲小國士庶蓋少名曰寡民爲能行道家富人足什伯者家具雜物之大數或什或伯物皆備有無爲省事故不用之修身者國身也人六識也言寡小者謙也什伯之器謂伎術伎術可用故云器言不用者爲虛忘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上有道使人欣生惡死以死爲難重故

不輕入死地周身自足無煩厚積故不遠
徙他鄉營求分外若心王有道神識恬和
無欲無求惡銷累盡平生小過尚不輕犯
況死事若重輙肯身爲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則什伯器具之首舉大言之但云四
事舟運於水輿載於陸既爲道足於身財
足於家無所須求故不乘也甲謂介冑將
被身首以禦外敵兵者戈鋒手持以斫刺
亦云兵中精最者謂之甲兵修身者昔時

情識剛勇如兵今日柔挺委順若水唯希
利物不欲損人儀相則有施用則無故雖
有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反本也結繩謂淳古之政也以時言之

則古淳而今澆就心言之則道心淳而俗
心澆原其始也心欲萌生則變淳爲澆心
除貪嗜則變澆爲淳此則時之澆淳隨心
變易如四夫淳素唯資一身無能易俗若
使天下還淳時同上古要待有道之主方

始得之下四句二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心無嗜欲蔬食自甘志唯儉素裘褐爲美所居得悅蓬廬足安樂道無爲豈閒風俗

下四句三

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不相往來

隣國相望爲國小相近故目望所及晨雞夜狗相聞明其不遠從小至老經時已久不相往來由其各足道足則無所欲詢財

足則不須借貸至足相忘故不來往也

信言章第四十四道德二經八十一章初既開宗中間廣說此章居後理當結會結束諸義同會一源就此章中四科結釋初結一切言教簡別眞僞次結諸學人甄明得失三結上德聖人財法無積四結天聖二道通明人法諸義 兩句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謂名教也夫經法所言當理直說詞質義舉而無虛飾美艷無隱無曲易知易行此眞經也巧說美言綺飾詞句虛陳禍福引誘貪愚雖來淺俗更迷深理此

則有華無實非眞經也以此信美二文通
辯一切名教眞僞下四句二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言內心善言外行心知身行不分辯已
知斥異衆人者眞善人也若自辯已是唯
事非他以利口屈人以多言伏物者非善
人也此六句通論學人得失人法眞僞求
諸精最龜鏡在斯幸遇同心庶留明鑑下
三句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能知道者知道非言則不可以多言博識取知則爲博溺心翻更迷惑故言不知此則爲知故不博爲博故不知

聖人不積

積藏蓄也積有二義一積德二不積樹德立功積而又積所謂重積德也不積者有德教愚有財施貧機有堪授已無所惜積言自修不積言利物

既以爲民已愈有

既盡也爲施教也愈益也聖人有德無所

慳惜盡以教人施爲教方隨機利物前人
受潤聖德日新故云愈有

既以與民已愈多

以財施貧已益豐有法無狀象至精至微
唯可心神冥會不可持捉故言爲也財是
形質可以手度故言與也下四句四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即自然之道也言其體也空無所有
神妙恍惚語其用也無所不生無所不成
此爲利普終無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者無為上德也聖教微言務存虛己為而不恃功必推人讓猶不取於事何爭利則益物為則有功功益無爭虛忘之極妙與道合德之至也夫心口者爭之具也

天道聖德混沌玄同萬物生成事由天聖非天不生非聖不成故天道無言廣利生蓄視同芻狗終無損害聖有心口而與好爭者同然則同其相異其用故同心口而有教異心口而無爭既有天聖名殊須陳

爭害迹異故天言無害聖言無爭若以之
同言之天道自無爭聖道亦無害應迹設
教故有二名損教歸理寂無天聖天聖之
本既曰無奚爭害之迹豈有異乎一部妙
經事終於此隨立隨遣者意在忘言會道

故以此章結遣五千與旨斯意若得則何
言不通夫道者遍覃諸有即有求之終莫
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
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真求
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

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鍊上藥丹經之祖
也遠說虛无王彌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
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
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
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繫有非老絕於
聖智借其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乏
采眞之務釋無詮道之功徒使竭性力而
揚後名罄珍資而市來福所以坐三隅而
自足擅一曲而曖昧長迷大道終天致惑
斯並爭探理窟角辯虛玄正闢行心傍虧

理物然此經洪源深廣隨用精麤亦猶大鳥沖天遐邇同望遠觀如燕近見如鴻北人視之以爲南南方觀之以爲北心心既異造適遂殊令則思去物華念歸我實道資身得隨體坐忘修之有恒稍覺良益故知不龜手之藥是一漂絮裂地之殊信哉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六

道德眞經註卷上

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晴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經註序

道尊德貴天地覆載無窮古聖先賢經典註釋良多出生入死名爲修身之法無爲而化深乃治世之方明心見性之人乃知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治國安民之士故解以正治國一篇深妙人生於世莫過如此余因閒暇之時靜觀聖賢之妙典豈悟造化之淵源愚意忘自以假太上老君道德經典始終相因以正經註于正經之下以經解經略知經意豈能表裏相通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

妙入道之門戶立德之根基可謂明矣司馬光曰非常之道故非常人之所知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余常切思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愚意不避僭越之愆互相引證豈爲序註何能盡善也

歟倏來之君子見之勿吝必須删削以求斤正深爲良矣元至正歲次甲午孟夏吉日廣陵仁齋林志堅序

道之尊德之貴而常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
名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
氣以爲和知和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王乃天天乃道道法自然
天之道利而不害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
者舉之不足者與之有餘者損之人之道則
不然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萬物作
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抱一爲天下式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專氣致柔能嬰兒塞其兌閉其門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是

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大者宜為下不敢以取強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以道佐人主者不以
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用兵有言吾不敢
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夫何故舍後
且先者死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
民自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夫正經何以為序乎曰道者生萬物之宗

祖判天地之根元道在天地之先生天生
地自古長存之道故道之尊爲序之首道
生一一生二陰陽既判輕清爲天重濁爲
地故天之道次之二生三陰陽升降中間
成人故聖人之道次之三才備矣是以修
身爲本故蓋聞善攝生者次之修身以至
於治國平天下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次之
用之則充乎天地之間卷之則藏乎六合
之內事有終始物有本末以正經故爲序
之而已矣

道德真經註卷上

玄門開真弘教大真人廣陵仁齋林志堅註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道法自然 名可名非常名 道隱無名 無名天地之始 道生一 有名萬物之母 三生萬物 常無欲以觀其妙 至虛極 常有欲以觀其徼 守靜篤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常有欲常無欲 同謂之玄 是謂玄同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道者同於道 皆知善

之為善斯不善已德者同於德故有無相生天下萬物

生於有有生於无難易相成多易必多難長短相形是謂無狀

之狀高下相傾高必以下為基音聲相和道沖而用之前後

相隨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為無為行不言之教希言自然萬物作而不辭夫物芸芸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道之為物功成不居夫唯弗

居是以不去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自愛不自貴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滌除

玄覽能無疵乎是以聖人治故立天子虛其心大德若谷實其腹抱一能無離弱其志專氣致柔強其骨守柔曰強常使民無知無欲政善治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愛民治國能無爲爲無爲則無不治我無爲而民自化

無源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和之至也或不盈大盈若沖淵乎似萬物之宗道者萬物之輿挫其銳解其紛執古之道和其光同其塵渾兮其知濁湛兮似若存綿綿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生而不有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爲而不恃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曠兮其若谷虛而不屈上德若谷動而愈出動善時多言數窮言者不知不如守中知者不言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是謂玄牝古之所貴此道者以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者萬物之奥綿綿若存動而行之用之不勤道沖而用之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昔之得一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一抱

(能無離)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生而不有)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外其身而身存(無之以為用)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專氣致柔)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曲則全)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居善地(猶兮若畏四鄰)心善淵(上德若谷)與善仁(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言善信(不言而善應)政善治(以正治國)事善能(為無為)動善時(執古之道)夫唯不爭故無尤(是謂不爭之德)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知止不殆揣而銳之不可長
保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甚愛必大費富
貴而驕自遺其咎知足不辱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功成不名有

能爲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善抱者不脫專氣致柔能嬰
兒和之至也滌除玄覽能無疵常無欲以觀其妙愛民治
國能無爲我無爲而民自化天門開闔能無雌萬物負陰
而抱陽明白四達能無知雖知大迷是謂要妙生之畜之

萬物並作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當其無有車之用曠兮其若谷埏埴以爲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當其無有器之用虛其心鑿戶牖以爲室道者萬物之奧當其無有室之用其猶橐籥乎故有之以爲利萬物得一以生無之以爲用爲無爲則無不治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俗人昭昭五音令人耳聾俗人察察五

味令人口爽猒飲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罪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處其實不居其華

猒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渙兮若冰之將釋貴大患若身豫兮若冬涉川何謂寵辱知其榮守其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何謂貴大患若身名與身孰親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外其身而身存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得與亡孰病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自矜者不長愛以身爲天

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自愛不自貴）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聞名曰希（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得名曰微（大象無形）此三者不可以致詰（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混而爲一（其致之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和其光）繩繩不可名（道常無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無物之象是謂恍惚（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以知古始是謂道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含德之厚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道之爲物唯怳唯惚豫兮若冬涉川唯施是畏猶兮若畏四隣知其白守其黑儼兮其若客見素抱朴渙兮若冰之將釋豫兮若冬涉川敦兮其若朴被褐懷玉曠兮其若谷譬道之在天下渾兮其如濁和其光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守靜篤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含德之厚保此道者不欲盈大盈若沖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進道若退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曠兮其若谷守靜篤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反者道之動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用其光復歸其明復命曰常周行而不殆知常曰明大道甚夷不知常妄作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常容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者萬物之奧道乃久沒身不殆非道早已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以知古始其次親之譽之自知者明其次畏之侮之不知常妄作凶故信不足焉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有不信焉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猶兮其貴言知者

不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道法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智慧出有大僞以智治國

國之賊六親不和有孝慈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國家昏亂

有忠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我無事而民自富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我無欲而民自朴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不貴難得

之貨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明道若昧故令有所屬吾將

(以為教父)見素抱朴(被褐懷玉)少私寡欲(常無欲以觀其妙)

異俗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微妙玄通)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荒兮其未央哉(忽兮若每)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富貴而驕)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乘乘兮若無所歸(譬道之在天下)衆人皆有餘(俗人昭昭)而我獨若遺(違德若喻)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光而不耀)俗人昭昭(自見者不明)我獨若昏(明道若昧)俗人察察(博者不知)

我獨悶悶進道若退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大方無隅衆人皆有以不知知病而我獨頑似鄙夷道若纇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上德若谷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大象無形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謂無狀之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翕其志枉則直虛其心窪則盈廣德若不足弊則新大白若辱少則得知者不言多則惑言者不知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不自見故明自見者不明不自是故彰自是者不彰不自伐故有功自伐者無功不自矜故長自矜者不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唯不爭故無尤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不見而名無為而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

日無執故無失孰為此者天地道之尊天地尚不能
久而況於人乎天亦將知之故從事於道者道者
同於道信者吾信之德者同於德善者吾善之失者同
於失有不信焉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天下皆知善之為善同於失者
失亦樂失之美言不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自見者不
明之

貴謙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自見者不明
俗人昭昭自是者不彰俗人察察自伐者無功衆人皆有以

自矜者不長下德不失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善行無轍迹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之德畜之寂兮寥兮大象無形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不失其所者久可以爲天下母是謂天地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隱無名強爲之名曰大道法自然大曰逝太方無隅逝曰遠忽兮若海遠曰反反者道之動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之尊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故立天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混而爲一焉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高必以下爲基靜爲躁君靜勝熱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獨立而不改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守靜篤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清淨爲天下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行無行善言無瑕讁行不言之教善計不用籌策用之不可既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抱一能無離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獨立而不改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美言可以市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 尊行可以加人 是謂襲明 用其光復歸其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道之尊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德畜之 不貴其師 自愛不自貴 不愛其資 道常無為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夷道若類

反朴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牝常以靜勝牡 為天下谿 譬道之在天下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抱一能無離 復歸於嬰兒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知其白守其黑 光而不燿 為天下式 抱一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知常曰明 復歸於無極 其用不窮 知其榮守其辱 知足不辱 為天下谷 忽兮若海 為天下

谷常德乃足知止不殆復歸於朴被褐懷玉朴散則為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上德無為

無為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取天下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無為故無敗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執故無失故物或行或隨前後相隨或呴或吹音聲相和或強或羸物壯則老或載或隳高下相傾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居其實不居其華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其事好還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行無轍迹故善者果而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不敢以取強強良者不得其死果而勿矜去甚果而勿伐去泰果而勿驕去奢果而不得已不得已而用之果而勿強不敢以取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堅強者死之徒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是以君子居則

貴左吉事尚左用兵則貴右凶事尚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不知常妄作凶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其事好還吉事尚右凶事尚右

吉之與惡偏將軍居左自勝者強上將軍居右勝人者有力言以喪禮處之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哀者勝矣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使我介然有知唯施是畏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故德交歸焉天地相合萬物負陰而抱陽以降甘露道生之人莫之命而自均而常自然始制有名名亦既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天亦將知之道可道知之所以不殆知常曰明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辯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辯者不善自知者明昔之得一者勝人者有力今捨慈且勇自勝者強強其骨知足者富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強行者有志周行而不殆不失其所者久獨立而不改死而不亡者壽外其身而身存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大方無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功成不名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生而不有故常無欲可名於小朴雖小天下不敢臣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上德不德是[illegible]有德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往而不害安平泰萬物歸焉而不為主樂與餌過客止皆知善之為善道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孰知其極）視之不足見（大象無形）聽之不足聞（大音希聲）用之不可既（其用不窮）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執者失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柔之勝剛）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損之而益）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益之而損）是謂微明（玄德深矣）柔弱勝剛強（弱者道之用）魚不可脫於淵（善抱者不脫）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自化執大象天下往化而欲作民不畏威吾將鎮之以道莅天下以無名之朴不見而名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無欲而民自化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我好靜而民自正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明道若昧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自矜者不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虛其心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為學日益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為道日損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俗人察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非道也哉故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大道廢有仁義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正復爲奇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善復爲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被褐懷玉處其實居其華復居於朴故去彼取此我獨異於人

道德眞經註卷上

廿

道德真經註卷下

緣二

道德眞經註卷下

絲二

玄門開眞弘教大眞人廣陵仁齋林志堅註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道可道天得一以清道生一地得一以寧以知古始神得一以靈太上下知有之谷得一以盈道生之萬物得一以生德畜之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抱一為天下式其致之一也道者萬物之奧天無以清將恐裂大道廢地無以寧將恐發不知常神無以靈將恐歇非道早已谷無以盈將恐竭自遺其咎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是謂非道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富貴而驕)故貴以賤爲本(大者宜爲下)高必以下爲基(善用人者爲下)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上德不德)此其以賤爲本邪(故貴以賤爲本)非乎故致數車無車(光而不耀)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去用章第四十

絲二 一

反者道之動(各復歸其根)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古之善爲道者)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孰知其極)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

道民之迷故建言有之故令有所屬明道若昧光而不耀夷道若類知其白守其黑進道若退大成若缺上德若谷虛其心大白若辱大直若屈廣德若不足大盈若沖建德若偷大辯若訥質真若渝大巧若拙大方無隅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大器晚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音希聲希言自然大象無形視之不見名曰夷道隱無名不見而名夫唯道善貸且成道者萬物之興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一生二以知古始二生三道生之三生萬物萬物得一以生萬物負陰而抱陽天門開闔

沖氣以爲和專氣致柔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轂而王公以爲稱大成若缺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前後相隨人之所教我亦教之道者同於道強梁者不得其死堅強者死之徒吾將以爲教父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無有入無間有無相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不可得而親身與貨孰多不可得而利得與亡孰病以身觀身是故甚愛必大費爲者敗之多藏必厚亡執者失之知足不辱禍莫大於不知足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知之所以不殆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大盈若沖其用不窮道沖而用之大直若屈曲則全大巧若拙大白若辱大辯若訥知者不言躁勝寒靜勝熱爲無爲則無不治清淨爲天下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必大費禍莫大於不知足知止不殆咎莫大於欲得得與亡孰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者富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行而知不窺牖見天道幾妙玄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多則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白四達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博者不知爲道日損知者不博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致虛極）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以正治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國家昏亂有忠臣）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有德司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皆知善之為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皆知美之為美）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大道汎兮）百姓注其耳目（俗人昭昭）聖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善之與惡生之徒十有三柔弱者生之徒死之徒十有三堅強者死之徒民之生動入死地亦十有三夫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含德之厚入軍不被甲兵兵無所容其刃兕無所投其角攫鳥不搏虎無所措爪猛獸不據兵無所容其刃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一以生物形之勢成之有物混成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萬物之奧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道法自然 故道生之
德畜之 執古之道 長之育之 生之畜之 成之熟之 道生之
養之覆之 以輔萬物之自然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之道利而不害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有名萬物之母 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 以知古始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各復歸其根 沒
身不殆 天長地久 塞其兌閉其門 不見可欲 終身不勤
若亡若存 開其兌濟其事 俗人察察 終身不救 非道早已 見
小曰明 微妙玄通 守柔曰強 和之至也 用其光復歸其

明（其用不弊）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可以有國）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唯施是畏（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信言不美）朝甚除（甚愛必大費）田甚蕪倉甚虛（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服文采（道之華而愚之始）帶利劍（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厭飲食（五味令人口爽）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故有道者不處）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獨立而不改）善抱者不脫（抱一能無雜）子孫祭祀不輟（長生久視之道）修之於身其德乃眞（道生）

之修之於家其德乃餘含德之厚修之於鄉其德乃長德畜之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大道氾兮故以身觀身名與身孰親以家觀家六親不和有孝慈以鄉觀鄉善之與惡以國觀國國家昏亂有忠臣以天下觀天下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能嬰兒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故有道者不處骨弱筋柔而握固

虛其心實其腹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故混而為一終日號而不嗌和之至也道沖而用之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是謂配天古之極益生曰祥無為之益心使氣曰強強其骨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故堅強者死之徒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希言自然塞其兌閉其門不見可欲挫其銳解其紛夫唯不爭故無尤和其光同其塵光而不耀是謂玄同執古之道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

而害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自愛不自貴故為天下貴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淳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以奇用兵以智治國國之賊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常以無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以國觀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智慧出有大偽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執大象天下往我無事而民自富愛民治國能無為我好靜而民自正

為無為則無不治我無欲而民自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諄諄以正治國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禍兮福之所倚或損之而益福兮禍之所伏益之而損孰知其極莫知其極其無正邪非以其無私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民之迷其日固久衆人熙熙如享大牢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長而不宰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含德之厚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保此道者夫唯嗇是謂早復各復

歸其根早復謂之重積德玄德深矣重積德則無不克其用不窮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用之不可既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故能長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道乃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天長地久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政悶悶其民諄諄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上德不德非其鬼不神和其光其神不傷人愛民治國非其神不傷人不敢以取強聖人亦不傷人我無為而民自化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執大象天下往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大者宜為下天下之交窪則盈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知其雄守其雌以靜為下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不自矜故長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曲則全或下以取勝人者有也或下而取道法自然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事善能此兩者各得其所欲其致之一也大者宜為下善用人者宜下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善人之寶天得一以清不善人之所保道生之德畜之美言可以市聖人不積

（既以為人已愈有）尊行可以加人（常善救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故立天子置三公（是以聖人）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道可道非常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玄之又玄）何必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知之所以不始）故為天下貴（道之尊）

恩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事無事（我無事而民自富）味無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畜之）圖難於其易（多易多難）必為大於其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易相成）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不自矜故長夫輕諾必寡信不知知病多易必多難善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恬惔爲上其未兆易謀爲之於未有其脆易破堅強者死之徒其微易散爲道日損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是以聖人下行而知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必以下爲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大於其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將欲奪之

必固與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為無為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為者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以守則固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不欲琭琭如玉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居其實不居其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道常無為

絲二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含德之厚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其政悶悶其民諄諄知此兩者亦楷式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常知楷

式是謂玄德知常曰明玄德深矣遠矣玄之又玄與物

反矣我獨異於人然後乃至於大順故取天下常以無事

後己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上德若谷以其善下之

故能為百谷王大國下流者是以聖人欲上民必

以言下之不自矜故長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後其身而

身先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尚賢使民不爭處前

而民不害自愛不自貴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皆知

美之為美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唯不爭故無

尤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明道若昧夫唯大故似不肖光而不耀若肖久矣其細也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我有三寶慈故能勇守柔曰強儉故能廣去奢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敢進寸而退尺今捨慈且勇勇於敢則殺捨儉且廣富貴而驕捨後且先者死矣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慈以戰則勝柔之勝剛以守則固保此道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以道佐人生者不以兵強天下）善戰者不怒（弱之勝強）善勝敵者不爭（曲則全）善用人者爲下（大者宜爲下）是謂不爭之德（弱其志）是謂用人之力（知人者智）是謂配天古之極（執古之道）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故建言有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知其榮守其辱）不敢進寸而退尺（捨後且先者死矣）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故善者果而已）禍莫大於輕敵（名與身孰親）輕敵幾喪吾寶（咎莫大於欲得）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是以兵強則不勝）

知難章第七十

加哀者勝矣（是以兵强則不勝）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大道甚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民之迷）言有宗事有君（太上下知有之）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自知不自見）知我者希（多則惑）則我者貴

道之尊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明道若昧）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自見故明）不知知病（自見者不明）夫唯病病是以不病（進道若退）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廣德若不足）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不知常妄作凶無狹其所居虛其心無厭其所生周行而不殆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善抱者不脫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夷道若類自愛不自貴上德不德故去彼取此與物反矣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堅強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徒此兩者或利或害善之與惡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常有司殺者殺是以聖人猶難之唯施是畏天之道不爭而善勝道法自然不言而善應希言自然不召而自來

時（動善）繟然而善謀（善事能）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若使民常畏死（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而爲奇者（自遺其咎）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勇於敢則殺）常有司殺者殺（以道蒞天下）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不知不知病）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手矣（其事好還）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民之生動入死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道常無爲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知和曰常其死也堅強物壯則老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之至也其死也枯槁非道早已故堅強者死之徒強梁者不得其死柔弱者生之徒不敢以強取是以兵強則不勝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木強則共知止不殆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柔弱勝剛強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古之善為道者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道沖而用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是以損之
而益益之而損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虛其心實其腹人
之道則不然與物反矣損不足以奉有餘失者同於失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
有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大成若決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知
能勝柔之勝剛其無以易之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故柔之勝

剛弱之勝強（柔弱勝剛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能無）

（知手）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知常容容乃公）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正言若反（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故有德司契（道者同於道）無德司徹（道常無爲）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者吾善之）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不尚賢使民不爭]民之器而不用[不貴難得之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政善治]雖有舟車無所乘之[居善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執兵]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歸於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我無事而民自富]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絲二　十二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少則得多則惑]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常善

救人

既以與人已愈多常善救物天之道利而不害

道之尊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德之貴

道德眞經註卷下

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絲三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

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窮是之謂常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亦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眞常之理已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旣判高女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眞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徼同出而游於

有妙即徼徼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徼之間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於徼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巳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

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
惟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
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
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
所以徼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
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爲惡孰爲
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
知美之爲美然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
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

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

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
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
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有矜有伐即爲尚賢有愛有取即爲貴難
得之貨有見有色即爲可欲以一身言之
心爲君耳目鼻口手足支體爲民上有所

好下必有甚焉者我以矜伐先民則民各
矜其能矜而不已則其勢必至於爭我以
愛取先民民各取其取取而不休則其極
必至於盜我以可欲爲心貪得不止凡有
見於前動於目無不欲得則其極必至於
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弱其志強其骨實其
腹夫心與志人之道也骨與腹天之道也
聖人天而不人衆人人而不天所謂天而
不人者心猶腹也志猶骨也傳曰顧以小
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猒而已蓋易足者

腹雖足者心聖人在天者其實如腹其堅如骨莫知所以實而實莫知所以堅而堅既實且堅則心不期虚而虚志不期弱而弱矣衆人則不然一於人而不天故爭奪取與心志内強心狂則貪愈取而愈不足是腹未甞實也志滿則怠怠則不足與有然是骨未甞強也聖人内守既明外不足以動内是使民無知無欲也夫有知則必雜有思則必邪物之所不能免聖人知不雜思不邪我能知知知不能爲主是謂知

者不爲所知知既眞其所爲不亂故知亦無知
爲亦無爲以此施之國施之身則無不治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沖虛而妙迪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
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
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
者未嘗有進而必爲之志挫其銳者不必

爲也未嘗有畏而不爲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爲也未嘗取善而爲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爲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大仁不親雖若不親而其仁無不徧小仁親親雖若親親而其仁有不徧矣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初非物物而親人人而愛如己祭之芻狗若用非用若棄非棄若貴非貴若賤非賤其視物如芻狗其自視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不自知其生風風亦不自知生於橐籥故愈動而愈無窮儻必欲以仁親物則仁必不徧儻不以虛應物則應必不周今以言求言尚將恐竭而況欲以一身親萬物哉

不若中虛內守時然後言吾不知其言故
言滿天下無口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神藏於體猶山之藏谷故曰谷神虛以實
爲體實以虛爲用谷神無體寓於有體而
不死者猶其致養於玄牝也玄者天也於
人爲鼻牝者地也於人爲口鼻以虛而納
天氣口以虛而食地精故玄牝之門出入

精炁人之所以不死者以其根本天地也
若能知其節制因其自然以不用用之常
使綿綿若存猶谷之虛則神動天隨無不
應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
田其施物不巳其生物不測天未嘗變其

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
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
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
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與[illegible]措
之間無非善利猶其所得以非身為自[illegible]故

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
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
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利物不擇處所苟有物吾斯從之故其善若水水上而雨露下而江河不擇地而處不擇物而施雖汙穢之所無所不周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聖人之利物亦然居不擇方故所至於善地心不自私故所蘊爲善淵施不擇物故所與爲善仁口無擇言故所言爲善信循理而行行無不正

故其正爲善治無心於事事無不成故其事爲善能未嘗有動動必中節故其動爲善時蓋衆人所趨聖人之所棄聖人之所有衆人之所無未嘗與物同途故我未嘗有爭於人而人亦無尤於我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

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而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不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猶此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
玄德
載者初也營者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
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
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内和以柔
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
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離能如兒子乎超
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
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
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

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

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身為有神為無神藏於身以虛用實故耳非虛不聞目非虛不見鼻非虛不嗅口非虛不納身非虛不觸故利雖在實用則在虛如三十輻以為轂非虛則轂無以運埏埴以為器非虛則器無以容鑿戶牖以為室非虛則室無以明耳目鼻口集而成身然五官非虛不用神非虛不含虛之為用

大矣哉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音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

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甞止於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昜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爲目聞不以聲聞聞爲耳甞不以味甞甞爲口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昜是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何謂寵辱若驚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夫寵與辱皆非吾素得寵若驚恐其辱之將至也

失辱若驚恐其寵之方來也故畏寵如畏辱得寵如得辱故曰辱爲下知其皆自外來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則又何患身未可無思其不思則大患必有患未可免思其可免則吾身不亡惟貴大患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免患不獨此也故貴天下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寄天下愛天下如愛吾身然後可以託天下蓋以大患爲身患然後可

以保身以天下之患爲身患然後可以保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

以聲取也摶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无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者出入變化不主故曰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

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士之微妙玄通者其遇物若冬涉川不果

於行也若畏四鄰不果於知也儼若客不自以爲主也渙若氷釋不自以爲固也敦兮若朴不自以爲文也曠兮若谷不自以爲實也渾兮若濁不自以爲清也人見其似濁矣靜而觀之久則徐清人見其實於不爲矣動而試之則徐生惟聖人然後能養清於濁養動於靜故常清常動而未嘗盈言其得所養也惟其得所養故能以弊爲新以常爲變若以新爲新則其成不終日而竭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虛者道之極靜者道之始故於靜言守於虛曰極蓋言學道者篤於守靜以爲本極於至虛以爲成方萬物並作吾不與之俱作而徐觀其復所謂復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也凡人必假四大以成體地堅水濕

風動火煖相合爲身方其芸芸馳驅四大
與物皆遷不知其復也及風火既離地水
漸壞則此覺知依何而住乃知此覺外緣
既散正歸自心心爲身根由有妄想養成
客慧故有塵勞不能自靜妄想既除客慧

自息吾之心體本自湛然是爲歸根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命者吾之天也既識其天
則不變不異知其不變是之謂常人之所
以妄作者蓋由客慧流轉不知自心流轉
不停而生禍害若以本靜元明照知客慧

不取流轉識之常常是之謂明內體至常
譬如虛空不拒群相如是則容物物自容
非去非取如是則公公則王王則天天則
道道則久愈久而愈尊愈大而愈光明故
沒身不殆夫自歸根至復命非守靜者不
見至若自容至久則非虛極者不能此首

章所以先言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
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

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上德下知有之而不能識之其次親之譽之則識之矣其次親譽不足則從而畏之其次畏之不足則又從而侮之矣蓋不親即畏不畏則侮自然之道夫下之所以不信其上者非必下之過也由信不足於上故使之疑於下而不足怪聖人自信既篤猶兮不言及其事成功立百姓莫知其所以致之雖欲不信之有不可得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而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燠爲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孑孑爲義而人以孑孑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切仁義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

旣多無非非者群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慈孝家國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者不自以爲聖智者不自以爲智使聖

智而可絶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絶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可絶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眞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眞故欲絶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

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朴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朴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一

[seal]

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絲四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下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

綠圃

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自其本而觀之則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

未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爲恭阿之爲慢方其唯阿之間則相去幾何及其爲恭與慢則相去遠矣嚮理爲善背理爲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與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

爲恭反惡而爲善在俄頃之間耳苟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絶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

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
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
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
其心實以爲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
爲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

見聖人心游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
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
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
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
眞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

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毋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怳唯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甞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

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
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
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以爲有而不
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
知而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
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眞其
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
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
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
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歸之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弊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

與道俱故不自見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時然後言人不知其有言也是謂希言自然若強而言之如飄風驟雨雖可以暫於一時然必有不能繼者夫以天地之力不以其常而飄忽振蕩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其中自然知其本無得失也本無得失而

隨世得失故或得或失皆信其所至而吾無容心焉故同於道亦可也同於德亦可也同於失者亦可也同於道者樂得其道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者樂失其失得亦吾不知也失亦吾不知也是知謂内重則自信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於中有得有失自疑之不暇而況欲人之信已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於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

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旣飽之餘驀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嘗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攺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既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爲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

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猶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

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

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苟能轉
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
道又何難哉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爲輕根靜爲躁
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
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爲

而常無為也柰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
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
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
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
病尤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
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
失則中君内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
則失君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行未有無跡言未有無瑕計未有無非籌
筭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惟得道
者行不有足故無轍跡言不以口故無瑕
讁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
可開結不以繩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爲

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爲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旣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均有常而失其眞常故聖人每以眞常救之以眞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眞常救物則物無棄

物然亦豈聖人能爲此哉猶人與物㫖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爲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

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
其資而甘於爲惡雖有多智秪益爲迷反
本還原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
故爲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
知有知以無知爲貴知白以守黑爲賢故
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
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
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
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
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撒而爲德以德自
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
若用其雌常德不離歸復于嬰兒用其黑

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
復歸于朴所謂曰嬰兒曰無極曰朴者皆
眞常也故眞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
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爲道及
朴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然猶不失於道

故用之爲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
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
是爲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體道以爲質不得已而愛形於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爲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强其所無以失眞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爲實有而我始君之於是以有爲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莫所爲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失者反

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自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噓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爲之執之使行者爲隨噓者爲吹強者爲羸載者爲隳則雖天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強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相其自然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於屯戰之所飢

鏟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
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
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
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
未嘗強皆由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
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爲不道
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於兵之
實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
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
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
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
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惜其不足以知此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爲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

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爲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惟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

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爲雲雨江海之爲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

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在外爲智在內爲明勝在外爲力在內爲強智與力爲妄明與強爲眞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鶩外不鶩外則漸能勝物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已

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
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
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克其
所見必有强志乃能力行見清淨根漸返
於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

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
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氾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

名爲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氾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爲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爲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惟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然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

有顧惜之心苟爲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雖在形器之間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强止固欲翕反張之欲弱反强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安廢真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翕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

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説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返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朴鎮之既鎮以朴朴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朴亦將若不欲茍有用朴之心則朴非其朴矣

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絲五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三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

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
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
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
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
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

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
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於道故曰人者
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為
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

則六　以爲爲不失宜爲而未失又降而爲
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
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
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
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illegible]之道而

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
次也自道五降而至於禮五降之後不足
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
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
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

爲道由其多之惑亂本眞知不從眞浮妄
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者故禮爲忠信
之薄而識爲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
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淸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
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
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正
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
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
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正易曰
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
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

異自異則絶物侯王絶物物亦絶之故貴
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
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爲本耶輪蓋輻軫會
而爲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
合而爲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

正合而爲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
可執注役其跡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
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天下萬物生而爲有自有反無然後爲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於無有則必强反强爲弱則可以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
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懃中
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
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勝
於有者若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爲實今遂告
而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眞其誰不疑且笑
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
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

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
至於笑不能无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
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
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
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

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
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
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
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
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

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眞者不循於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以議吾之跡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眞小

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貨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貨且成者以議全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道生一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於三則无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

稱蓋損之生益也物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强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物本非物堅者僞體也雖天之至堅其極必歸於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無之眞豈不足以破有之僞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眞精不亡之謂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亦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徇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衆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爲雖欲爲之不可得也是以爲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淨爲天下正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

也惟清靜無爲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
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不出戶章第四十六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出三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

事故不必爲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七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爲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爲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爲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横生遂爲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

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則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爲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直全則無爲矣至今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取天下而

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今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註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甚矣心之爲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爲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爲

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所捨之心未嘗生也善而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於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亦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於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爲明而不知其非

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爲非明所亂
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
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
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有生則必
有死有出則必有入物之所不能免也今

以一人之身言之自少至壯生之徒者也自壯至老動而之死者也自老至死死之徒者也若以十計之則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者十有三人自壯以上皆趨於死是生之徒止有十三自動

而之死以至死之徒合十有六凡如此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也自愛其生而不愛物之生凡可取以厚其生者無不爲也猶其生生愈復故其趨死愈速善養生者則不然知生無生既知無生則死不可得死

不可得則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刃雖有生亦不生既知不生則知所謂不死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

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兊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道爲物母物爲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
母不離而道物爲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

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
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
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
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左右
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

遺道者以人開其兊也兊者窦也穴其窦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兊塞其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於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强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强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爲本其末分而爲視爲聽爲覺爲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

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令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眞道必明明而非知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

道無窮怵怵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爲賊也使行於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

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彩以眩人帶利劍以威衆積斂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跨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事功者事過即已懷財利者利散即亡然使人如子孫祭祀不輟者非建道抱德者不能至也聖人以真道修身推其餘以治家以及其鄉於其國於其天下然聖人

以身觀身而意不在一身以家觀家而意不在一家以國觀國而意不在一國以天下觀天下而意不在天下各隨所寓因以所寓而觀之在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盥而不薦以誠而不以物也其効至於下觀而化所謂以天下觀天下則下之化之有不疾而速者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嗄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篇言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詳其本文前後皆然赤子然以此三物爲不害赤子世固疑之予由嘗云虎畏不懼已者東坡云世未有見虎不懼則斯言有無無以見之又言有婦人置二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虎自山上馳來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以首抵觸庶幾一懼而兒癡不知怪

虎亦卒去所謂猛獸不據豈若此耶然至於手無執而自固陽無欲而自作號終日而不嗄是孰使之然哉由其氣全精一和之至陽之極也人能養其氣致其和使其和不以壯而衰是之謂常常者物之自然

非有能作者知常為常是之謂明知明為常明而益明是謂益生益生曰祥心能使氣氣不役心強不在物是為直強凡物壯則必老自壯以往失嬰兒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夫失赤子之心皆為

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絲五 十四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世之眛者以夢為實譊譊誦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

兊謹其出也閉其門閑其人也挫其鋭者
治其内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
抑其在巳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无出
無入无内无外無無巳無物是謂玄同既得
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踈而近謂之利而
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
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爲天下
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身中國爲一人者由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

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技巧技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矯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之以好靜示之以無事示之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政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人之所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若無求於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其政察察若有得於己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爲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故自然

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爲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爲奇善福化之而爲訞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其奇者反而爲正訞者變而爲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絲六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纖六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爲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外以治人内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與内閑與外内心不馳外

心不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
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於不積則
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
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可以有國者猶
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粃糠猶將
陶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蔕

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譎恠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恠皆化而爲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於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

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奧者藏也道爲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

物賢者以道爲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善道之而矣使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

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於善則亦足以自免於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貴耶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爲所施者惟德而已

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别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

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爲而先諸事至而多易先諸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知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故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

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即爲敗之有意執之即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爲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

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為學莊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病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

夫所謂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爲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爲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於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爲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爲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

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也故以之治國爲
國之賊儻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
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
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未
有我素朴而民多欲者是楷式能知楷式
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
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

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不得已臨涖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爲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

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者以形求也若以形求大雖至於天地

要其所止也天下皆爲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凡物不足以肖其似若有其似則吾亦一物其細已久矣然吾之所以能成其大者猶有三寶持而保之此其所能用大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三者非所以爲大然用大者皆莫加焉夫大不可以形求也大不以形而全其用故其大有不可測夫唯慈然能救物物失其所雖蹈水火赴白刃有所不辭非匹夫之勇所能及也夫惟儉然後能施蓋吾之所

欲者愈寡則其所施者愈博非大而無當者所能及也夫惟不敢爲天下先然後遇物而不折蓋不爲先則所爲者皆應而已應而不先動不自我我雖動而人不怨非由事造作者所能及也勇依於慈故其勇不竭廣依於儉故其廣莫窮先依於後故其先莫敵使徒用其勇徒用其廣徒用其先則不終朝其死矣夫兵者不祥之器苟非以慈爲本救民於水火之中使人知凡所以殺人者皆慈焉吾未見其可也吾以

慈救民則天亦將以慈衛之

善爲事者章第六十八

善爲事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於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爲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至於自言則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孟子亦曰今之諸侯苟行王政則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齊老孔孟之言不過如此老子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兵者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推此而言亦孔子之謂未聞孟子之爲王政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若無足而行無臂而攘無敵而仍無兵而執此即孔子所謂我戰則克孟子所謂未有能濟者聖人之用兵每不得已豈有輕敵求勝之心哉若我輕敵而必爲之則是兵端自我苟有不勝則民不直其上故以兵相加抗目持久

而不暴用其民者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大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僞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事無事而

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同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惟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爲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爲我者亦不足貴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

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者逐物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眞人
能知不知爲近眞知知爲多僞則爲上矣
儻不知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
爲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爲病
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内不足而外慕者也
聖人足於内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
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爲蓋居物之上使人
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
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
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
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厭其所
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
其實也我惟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
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

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獲其所
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
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

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爲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况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猶其惡於用勇也人自知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世之刑罰不足恃以爲治也民不畏死吾柰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爲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爲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踈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

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欲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爲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

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爲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

則吉凶悔吝隨之則益遠於道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衰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衰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又能以巳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不恃其能功蓋天下

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其賢
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
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
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水無情尚以柔勝而況於物之有情乎書
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三代嘗以是德民矣此之謂受

國之垢受國不祥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之不可以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亦必餘怨以此為善皆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左契恩怨取於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聖

人之治天下如司契者之求合大小長短彼覺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適之是司徹者非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則什伯之才用什伯之才用則大者棄矣民輕其生則遠徙而不顧徙而不顧則無所不爲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愛其生而不遠徙則雖有舟車無所用雖有甲兵無所陳復結繩而治之猶可也使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各安其安雖鄰里相望而不往來必其衣食足而無求然後可以至此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必美美者未必信言之善者不必辯辯者未必善知之正者不必博博者未必知聖人於道無分毫愛惜之心惟

淺狹者自以其淺狹而疑人以爲未必信未必善未必知或溺於美或惑於辯或流於博皆不能有得也豈知聖人於道如海之大施而不積既以爲人而已愈有既以

與人而已愈多恨世之人器量之微求於我者狹不足以與之也亦如天焉利物而天不害而物不爭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絲七

道德眞經註序

道士臣榮言榮聞冥寂先天絡天無以昭其景混成有物周物不足洞其微比則超繫象而玄玄邈筌蹄而杳杳運陶鈞之邃跡理歸虛應恢匠導之幽路義在靈圖是以瀨鄉仙籙神交帝象之先苦縣眞宗慶發皇靈之首五千垂裕玄風表於配天雙柱流禎紫氣彰於御極伏惟陛下玉宸纂聖金闕應圖熒光泛皎鏡之波祥烟霏獻壽之嶽嬉神汾水撫洪鈞而獨化問道河

濱施上仁而不宰靈洞眞文躬勞聖敬仙
都祕牒親紆睿覽凝黄庭而體妙浴玄牝
以流謙故得霓裳息有待之風鯤海截無
爲之化謹纂經文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
事行不言之教又云聖人治虛其心實其

腹前後靈證有若合符今古師資不詳幽
旨當由皇靈未覩聖德凝寂今天啓之心
昭然顯著實所謂兆太平之玄化發揮百
代之前勸無爲之至功摛祥千載之後豈
止河圖録籍空傳漢后之名昌戸丹書纔

表雖文之字其言澹而妙其理幽而遠亦
猶仰之於義和六虛均照濡之於上善萬
物斯洽是以往之賢俊爭探深隱魏晉英
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齊梁道士迷懲勸
於非迹之域雷同者望之而靡委[illegible]

空迹方者仰之以雲蒸確乎執有者復但
爲上機則略而不備苟存小識則繁而未
簡遂使此經一部注有百家薰猶亂響於
仙風涇渭混流於慧海佐時道俗時有闕
於玄關徹有洞空作未開於虛鑰臣榮迹

茵玄肆名条丹籙漱清流而心非止水抗
幽石而鑒殊懸鏡淹留丹桂夙徹耳於薰
風舜詠青溪空曝背於唐日猥以擁腫之
性再奉渙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
金章於丹陛亟条高論未展幽誠以夫巨
壑三山泛麟洲而未測通泉九井仰龍德

以如存敢罄庸愚輒為往解自惟夕惕竊
憙朝聞然纖蠡議海信阻量於鼇波而嶽
鎮千雲庶成功於蟻壤寧髣髴於衆妙希
罔象於玄珠塵黷旒扆懼深水谷無任惶

恐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道德眞經註卷之一

元天觀道士李榮　註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虛極之理也夫論虛極之理不可以

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眞是則玄
玄非前識之所識至至豈俗知而得知所
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也聖人欲邇茲玄
路開以教門借圖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
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
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
身以成名忘己而徇利失道後德此教方
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
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

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强爲之名曰大哉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包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名詺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也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具常也名有因起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括無常以契眞常陳之於究竟本無非常可捨

亦無眞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旣非無常常亦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

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

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旣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爲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爲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氣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若也其心寂

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鋭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靜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希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騖於是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爲之事跡豈識無爲之理本此有欲行也徼跡也歸也來也此謂依道德以爲行觀妙理以入環中失虛靜以爲非滌麤法而流徼來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

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點聰明而恬憺洞徹道源則稱於妙競前識而紛紜迷論俗境則稱於徼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爲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則所以云同自靜之動從體起用故言出道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也道德殊號是曰異名也

同謂之玄

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

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逮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

至道玄寂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德杳冥理超於言象眞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記有無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卽滯此玄 以爲眞道故極言之 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

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户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爲娱而以欲爲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性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爲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既爲禍樸復爲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也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天下地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己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情情同有愛愛名則以名爲善愛利則以利爲善以利爲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爲善徇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爲善亡身是爲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斯不善已也

故有無相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故曰相生

難易相成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

長短相形

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梟之脛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

高下相傾

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高以下爲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

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

得道則君臣俱泰

音聲相和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

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絕

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

政和則其人懽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

取則

先後相隨

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爲君父者不

得輕躁而失道心宜重靜以契德也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

緬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未有紀尊號於金簡照聖録於玉篇皇上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也猛士上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作者云

云動作也四民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眞
任化自然無所辭謝
生而不有
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也
爲而不恃
以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
成功不居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
凝神邈於姑射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忌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爲而朝萬國凝神常湛故言不去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於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驕奢必欺侮斆窮者亦能鬬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爲賢不肖易光

天地覆載不輕仁爲善不善改更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經七

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妙妲巳之色洗心潔己遺情去欲豈有亂乎

是以聖人治

皇一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亦言之也

虛其心
除嗜慾絶是非遺道萬慮存眞一
實其腹
道實於懷德充於内
弱其志
心志柔弱順道無違
强其骨
唯道集虛虛心懷道道在物無無害者得成
仙骨自强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

爲則無不治矣
上扇無爲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
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化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中也盈滿也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
惡盈滿必招損故曰不盈盈必有虧無必
有有中和之道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
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
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
不盈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

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奉之

挫其銳

前識傷性長惡害人銳也虛懷忘己以道折之挫也

解其紛

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制情解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先而不耀湼而不緇和而不眩於體同而
不累其眞故知湛然清靜而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深甚奧虛无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
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
闢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有考
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
愛則有憎天地无心絶於憎愛以無愛故

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爲狗古人祝所用已而棄之言人於芻狗用之不以爲愛棄之不以爲憎喻明天地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爲仁凄然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爲義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因恩霑草木澤被豚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排橐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出聲氣而不竭天地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入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勸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敎

內契忘言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河上以爲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眞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道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唯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

玄牝門是爲天地根

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雖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爲逸樂故曰不勤也

道德眞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絲八

道德眞經註卷之二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摽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

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泯是非以契道遺
情欲以凝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因爽
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
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
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忘情息機者少逐欲乖真者多唯聖人能
知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
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凡情幽滯靈識疏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故曰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為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決壅任人道則大順平等

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
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
道相近故取以爲譬焉

居善地

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
也

心善淵

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

與善仁

水洽於物仁惠心於俗

言善信

水之鑑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爲言終始不乖其實

正善治

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事善能

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爲不可

動善時

水冬凝夏溢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不失其宜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無過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歆器滿而必傾奢侈極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尊則譏廉則挫銳意出羣爲人所辱難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固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積貨不能散乘貴以陵人咎自内生非自外得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無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寬寬安心淵則身神遠絶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
内外圓靜同水鏡之清凝表裏貞明絶珠
玉之瑕類也

愛人治國能無爲乎

居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

安靜但有爲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爲而安
靜者愛人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
白門開而涼黑門開而寒今之小人暑雨

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一門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皆照為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

生之畜之

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

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忘功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
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
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
無爲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
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爲譬以況
理教教具文字爲有也理絕名言爲無也

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足體有無之爲用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作器必須知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埏和也埴土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爲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爲用也不亦難乎爲道內既闇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

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
成之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單無而無有無
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
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麤妙之相藉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目雖能見貺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謡
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嘗察味而後乖其

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爲義聾以不聞爲義有目而不見眞人大聖言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爲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縱之於畋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狂之大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虛心而內實爲腹也反聽而不盲不爲目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爲之道來取也

寵辱若驚

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恥皆懼也

貴大患若身

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

何謂寵辱起問寵爲下

釋答也寵爲貴應言上辱爲賤應言下今

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爲上居上近危榮來辱及寵乃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之與失並恙皆驚唯虛濟之人不駭其慮

是謂寵辱若驚

此結上義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也問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

解也有身帶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灾故云
大患也

及我無身吾有何患

虚巳忘心無身也是夫患累起在於身身
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
之有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者若可託天下

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已苟能
知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已

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不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

視之不見名曰夷

道遠乎哉眼所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某、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名之曰希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无

故言微微者機也無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絶有名無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希微夷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絶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

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无三一不成一則无一无一无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皦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羣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

希夷希夷還寂恐迷途之未悟但執無形
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
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爲息應還眞息應
還眞攝迹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
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

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
怳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怳惚無能名焉
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之不見
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正也古道無爲正也今道有爲邪也聖人持無爲之道以正有爲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玄古之道難知無爲之風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敬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智士能修也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

無壅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乖眞故云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叵識恐來人無因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勗也

豫若冬涉川

履薄氷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爲非動動唯知進道也

猶若畏四隣

處俗行惡猶爲隣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

明以彈糺也

儼若容

爲容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

渙若冰將釋

春日曬而冰釋玄風舉而累銷

敦兮若樸

厚而不薄實而不華

曠兮若谷

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

混兮其若濁

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

保此道者不欲盈

上來廣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

清靜義存謙退不事滿盈

夫唯不盈能弊復成

立身者不志滿盈臣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弊如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澡慮蕩於紛累雖於朽身弊俗復得成於眞道也

致虛極守靜篤

其性靜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

萬物並作

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爲以安靜爲情之動作去眞以從僞失本而逐末也

吾以觀其復

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反澆以還朴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

歸根曰靜

在未所以輪迴反本寂然不動也

靜曰復命

近而為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天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真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慧命也

復命曰常

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常

知常曰明

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背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塗妄作爲失當人誅鬼責故云凶也
知常容
知常達理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
容能公
正而無私
公能王
偏私不堪宰物公正自可君臨也

王能天
無心廣覆運行以時
天能道
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疎通无滯動皆合
理
道能久
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
沒身不殆
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
無危殆也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而上懷道德於下无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下德之君有爲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

其次畏之侮之

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

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

信不足有不信

夫為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上若不能信下下亦不信於上

猶其貴言

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

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之
結之欲示絶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
覩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
不知故言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夫大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私至虛之理空有
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
何廢何興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隅於親踈
靜恭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
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

言道興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

智慧出有大僞

昬昬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故知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姦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爲盜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僞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須是非不

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
因不孝立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
關比之賢故知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
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
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冦忠
名顯矣

道德眞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絲九

道德眞經註卷之三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絶聖棄智人利百倍

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絶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僞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絶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乃賊來今言棄絶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

言百倍也

絶仁棄義人復孝慈

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攦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絶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寶無利寧有盜乎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
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而之利令皆
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
繼以後文云令立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
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

絶學無憂

夫志無爲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
則得失未聞懷忘之進退則榮悴不驚抱

自然合道寧有憂乎存有爲之業者學非
爲己懸頭刺股而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
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
存心憂患生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禮對爲唯野應曰阿稱心爲善乖意爲惡
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遺任眞則
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
爲强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
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恍心謂之爲

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已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者翻闇於不智賢者倒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足益之則憂夫進智以徇美與飾僞以爲惡事雖不同失性均也故曰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令流俗[illegible]

之有年溺之忘反悠悠莽莽欲出無期

衆人熈熈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熈熈悦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

衆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眷色味悦之

以色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

有日逐慾老而愈濫勞形困而不休仍自

欣欣以為悦樂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

無所歸

聖人言衆人馳騖於有為之境為聲色之

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猶
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泆之情心
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
貨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内垢聖人塵埃
無涤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惑於情慾穢亂日以
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

也

俗人昭昭

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

我獨若昏

知如不知如將闇也

俗人察察

鋭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

我獨悶悶

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善惡故曰悶悶

淡若海漂無所止
德宇恢恢心臺淡淡猶如大海風動波隨
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衆人皆有以
用有爲也
絲九
我獨頑似鄙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
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

爲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无爲之藥有病有爲有无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人用道故言食母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故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

道之爲物唯怳唯惚

未知道是何物而令德從明矣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无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

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
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
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
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
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杳
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无果報遂
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
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
虛爲敎衆生開方設敎從終至始簡其善
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
賞之以爵過忒者罰之以刑含貫空有彌
羅宇宙體既獨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
去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以此哉

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終至始簡閲於物分别於人度脱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外順於内内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已從人身不失道直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爲境羣典百端多士遂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捐物我以全眞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不長也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

以我爲是指他爲非不能順人唯知逆物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

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為實錄也

希言自然

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無非有理亦非非少非多欲明多言之失真故借少言而合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

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

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

孰爲此起問天地解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此舉大以明小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者亦得之

道者清虛無爲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

道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

德亦得人也

同於失者道失之

不能行同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為非

同罪人之受罰也

信不足有不信

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德者德得之同於

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企踵越分行

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企

矜伐者自危自亡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

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殘餘之食不可以薦饗跨企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爲是乃安之達理者惡此道之爲非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

爲物惟怳惟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經九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摶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動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

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

大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爲用字之曰道元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偶於貴

賤迺能厚載不擇於妍媸帝王控制通貫
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
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寰寓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
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
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
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

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為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絶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大小俱輕不能為於根本上下皆躁未可為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為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為主故無為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為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

司其業爲君必須重靜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爲輕躁
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
攝衞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
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孋姬飛燕
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爲情欲不足以累
身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經九 十

道德眞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絲十

道德眞經註卷之四　絲十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善行無轍跡

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軿不躡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遍周至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

善言無瑕讁

言必有中千里應非法不言有何過也

善計不用籌策

籌策者以筭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門以關亦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百姓無以窺窬修身者以道聲色無由開鑿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

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必
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
真聖演經以開化赴感以導凡以道濟之
曾無遺棄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始終用道故言常慶及萬方故言善德能
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
是謂襲明

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

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受之以作役具之以東脩資也

經十

二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壅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矣惠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眞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志道令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溪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內無分別絕是非赤子之行也若常能守

靜恒與德合是不離也小則無情大則有欲去大時之有識反小日之無知故曰復歸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以安身斯爲法式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不以智耀人不爲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眞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有官有爵榮也無位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眞常之德自然滿常德反歸故言復樸也

樸散爲器聖人以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

一氣未分樸也三才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關有象故言散樸以爲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子育下獲

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樸爲器也作眞仙之主爲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被物物得以全無無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無爲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爲吾見其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

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爲之非而執之以爲是則敗失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接或隳

夫有爲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温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隳若行有爲雖成必敗若用無爲能弊復成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奢泰者即有爲之事也逐欲爲甚心存侈靡爲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虚心知足去

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復樂是去
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
海内不以兵强天下下之事上猶以道佐
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
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
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能用爲善殺敵爲果賊來侵我所以除之

不以國大兵强專用爲是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自大爲矜取功爲伐好勝不已示瞖於敵

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

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

驕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

非恃力好戰矣

是果而勿强

心定能不驕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強也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爲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精飾爲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

惡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

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

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

主殺以右為貴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

首之器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恬淡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
故言恬淡不好用兵不以爲美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
君者人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閫外以行
誅故居右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失道悲其過殺古
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
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有名之物並悉無常今謂無名理歸常道
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
而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而能小雖小不
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王諸侯若能抱道遐邇人物自然賓服
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守道則功格四表無爲則乾坤交泰非唯
天地相合抑亦德合天地德合天地既知
甘露降亦知醴泉出此有道之化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上如摽枝人如野鹿不須教令自然太平
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自本自根生天生地始制有名也既得其子以知其母子之依母天之理也故言知止也

知止所以不殆

子依母物無傷害人依道理無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川谷上源而不竭必以江海爲本以江海爲本復本而歸江海明人從道而生還須歸道今不知歸失於本也亦言人有道物歸之如川谷歸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已也令鑒人而知善惡智也照己而知得失明也知善就君子如染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知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悋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染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物我皆通故

言智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德修業自强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仙骨日强故言自勝也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知分之人樂一瓢而爲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爲貧飾躬勵己强行信道彌篤爲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上乘所說本以教人依教修行不乖其理也欲言不失其所理國者用之則國祚長久修身者用之則性命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國王有道天清地靜人安神泰無復傾危設令時遇灾衰運逢迍否居危而得安處否而常泰以保於萬壽故言死而不亡者壽修道者以百年將盡之身獲萬劫無期之壽此亦死而不亡也然物則有生有死

人則有存有亡者皆爲夭也道則不生而能示生雖生而不存不死而能示死雖死而不亡不存不亡故云壽也但存亡既泯壽夭亦遺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夫大虛舟汎而不繫大道汎而玄通不繫者無滯於西東玄通者寧封於左右是以入毫芒而遺小彌宇宙而忘大影見非一靈化難常物無不應何爲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物之得生皆頼大道道則信之以獨化物則稱之於自然能生者不以爲功所生者不以爲德眞之至理不相辭謝也

成功不名有

道之生物得以生成功也能所皆忘故不名有也

衣被萬物不爲主可名於小

生育普均覆載無二衣被也長而不宰不爲主也可言於小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萬彙輪迴不出無形之表品彙終始會依虛寂之中故曰歸之可名於大言不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同大道之停育齊至理以忘功不滯空有之端寧拘小大之域必定忘於小大故言終不爲大執則成小忘則爲大不大而大故言成其大也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無形無形者虛无之大道大執專也持也能持持身庇玄德之影專心駐幽寂之

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
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
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

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

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
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物
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

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口不能執象欲泰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繁華者物情之所悦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悦謂之爲美不安呼之爲淡也

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既盡也目所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感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貨雖爲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悦聾不遠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

斯惠也然恬澹無爲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塗如此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將欲塞兊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兊而濟事困而後已

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强之志柔弱生徒剛强死行苦至當止也

將欲歙之必固興之
欲之不而更盛物極而自反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
是謂微明
上之權道觀之則未敘施教究理則極有
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
八十一章廣陳化道而凡情有繫所執不
同必實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
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

後欲噏歛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

柔弱勝剛強

權道順之而不逆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

其人

後文元闕

道德眞經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上

深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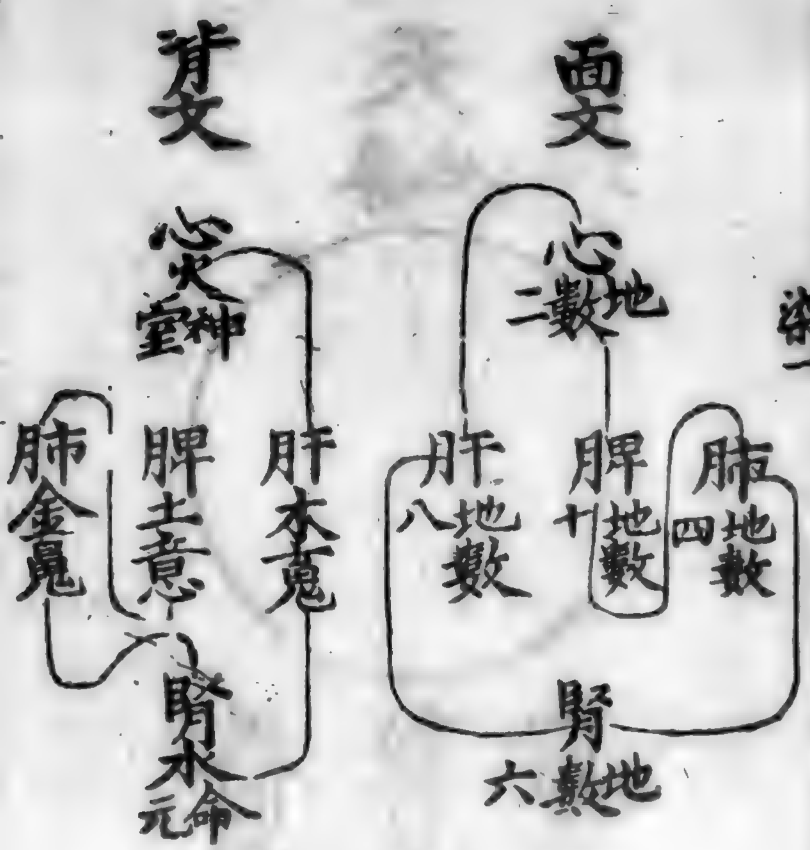
谷神圖

三花聚頂　炁升　精炁分運不耗以不虧

五炁朝元　炁降　谷神在內得養而長生

谷神者五臟所藏之神也解此義者甚多
或指玄牝以爲心或指谷神以爲心皆非
也要知神者即五臟之神精不竭炁不虧
則神有所養而不死形之顏貌而有光矣

三十輻圖



人初生先有命元而生
八脉人身抱地純一之精
運天純一之炁而居地
上以立形日夕所運者
三十輻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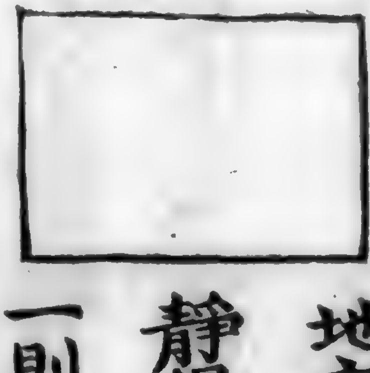
得一圖

天

鼻也

天圓而
動得其
一則清

地口也



地方而
靜得其
一則寧

萬物

萬物我身所
有之承得其
一則生生不窮

神

神我五臟之
神得其一則
有諸心而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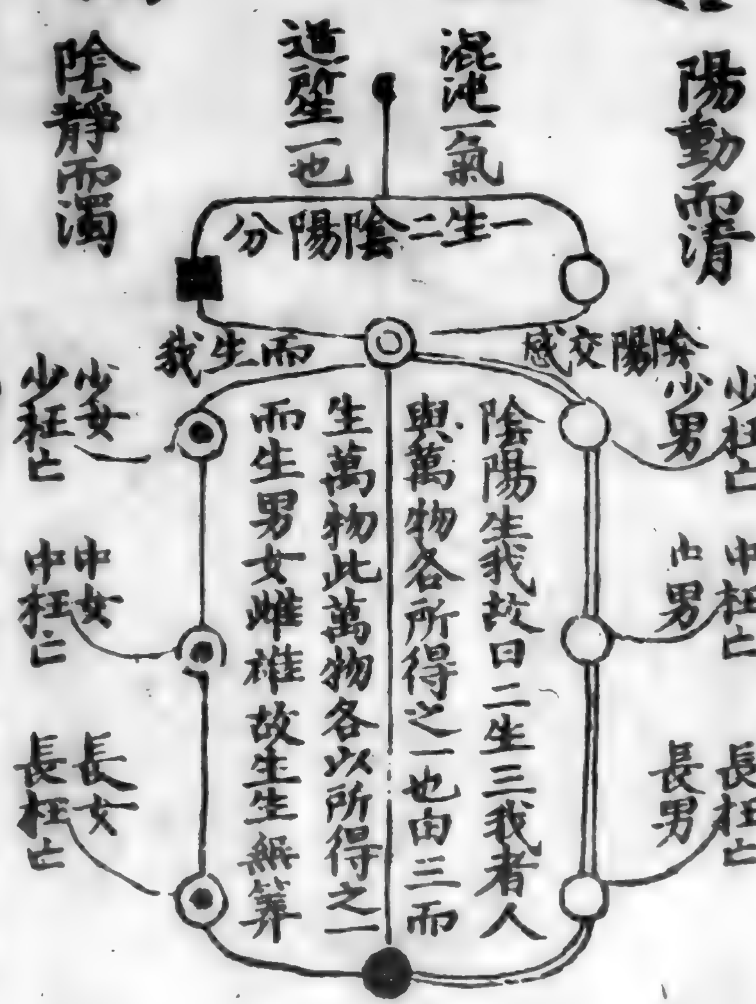
谷

谷我精所居之
府得其一則流通
骨節常盈不虧

侯王

侯王者我之心也心得
其一則用以正天而天
清正地而地寧正此神
而神靈正此萬物而萬
物生正此谷而谷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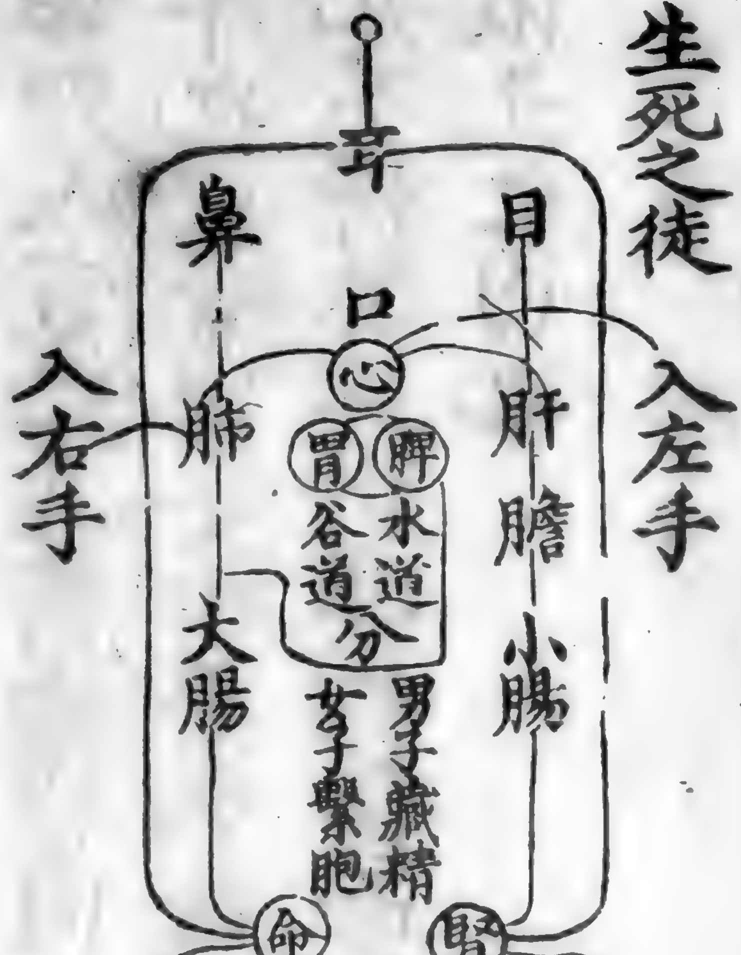
道生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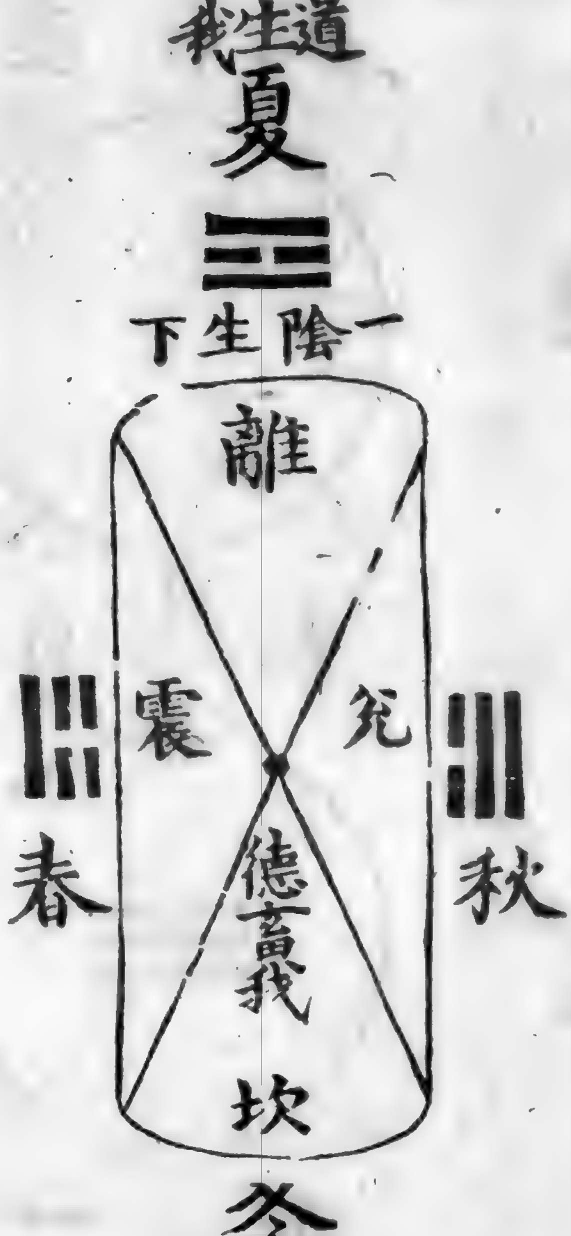
男女體死
而我不死
故我獨靈
而可以復
與陰限混

姑即人言之其萬物皆同此少者男女少
年也中者男女中年也長者男女長年也
死不得其正則其炁蕩而我不歸於二炁
混元之內也

出生入死圖



道生德畜圖



道生我德畜我物形我勢成我之妙也

太虛肇一圖

虛无大道肇生一氣凝爲混沌内含三才三才既分上下奠位非因感觸自然而生故曰虛无自然道本於虛而三生萬物以應日用無窮極也

九天生神圖

青黃白各生三天三三成九天九天各生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合上金火土三宮九天共三十六天開天元置品經云玄元始氣遍備身先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爲青光上生於天元爲白光中生於人玄爲黃

光下生於地元始於此三色合生九光徧起法身光明洞煥令詳三清所生從三色中便分三寶皆原一氣所衍所以太虛肇一一氣分三建立三清氣色形象故三清謂之自然非父非母非陰非陽禀自然之

氣而生三極之後太上老君歷劫應化示相於天上人間或託胞胎其本從三炁分光爲三清也

九色寶光

始生混混爲蒼光混生洞洞爲赤光洞生

浩浩爲青光元生昊昊爲緑光昊生景景爲黄光景生遯遯爲白光玄生融融爲紫光融生炎炎爲碧光炎生演演爲烏光又從此分東華南極西靈北眞四天每天生八天即太皇黄曾等天是也四八三十二天爲三界也合上四天共三十六天大羅中羅合七十二以應天地之數七十二候合上九天成八十一太玄方州部家取此數也

四始圖

金從申起一炁至寅包故金得七炁

申

水土從艮起至巳爲包故北爲五炁

艮

木從一起至申爲包故得九炁

☵

坎

火從酉起至亥爲包故得三炁

☱

兌

土得五數乃本數也又土得四數兼水之一共爲五土應坤交分爲十二亦曰一炁故開光一十二人以包爲始

應心爲用圖

王眞人訣想二十八宿周徧形體以輔七政依此法數之宿凡十三度存想一年之有閏計兩度交互數之一十二處皆存兩宿惟心存四宿共二十八此無他正指道生玄鄉應心爲用故摽四中主始於虛

道生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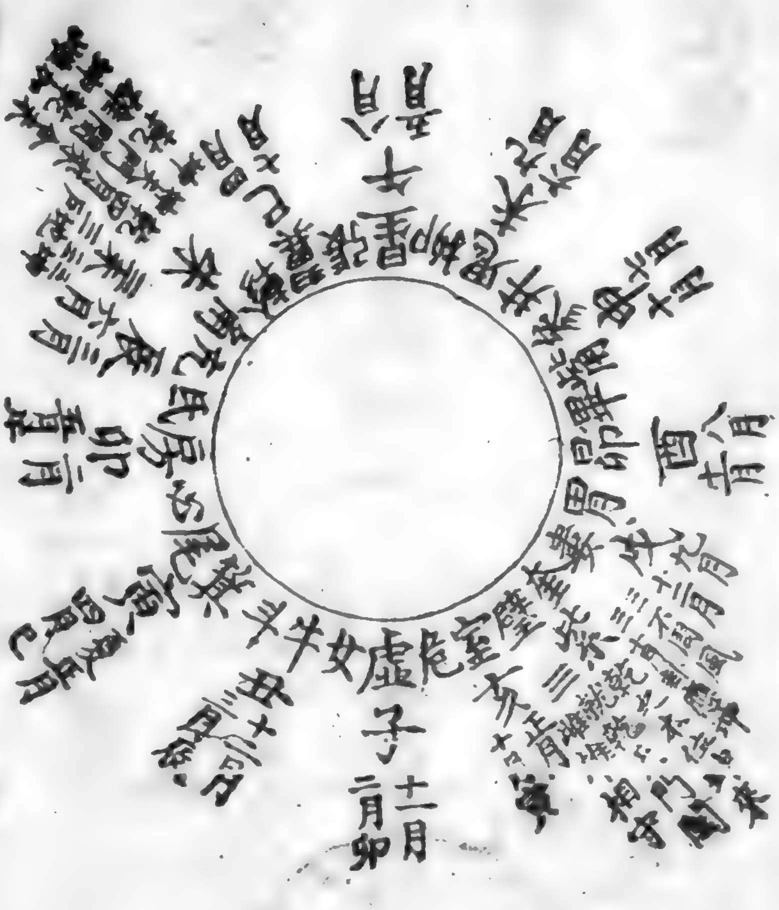
氣候生死

天之所以列三辰命萬物皆有道也道無
終始而生於玄鄉按二十八宿子當虛宿
一炁反於黃宮復而後散散而後生萬物
皆受命於此也故虛无是道道生於虛无

以天論之虛在玄鄉窈冥之地道生一也二十八舍有虛宿焉十二宮分有寶瓶焉言統元氣也素問以在天爲玄在地爲牝在人爲道以雷復於震故也

玄牝圖

天門開闔守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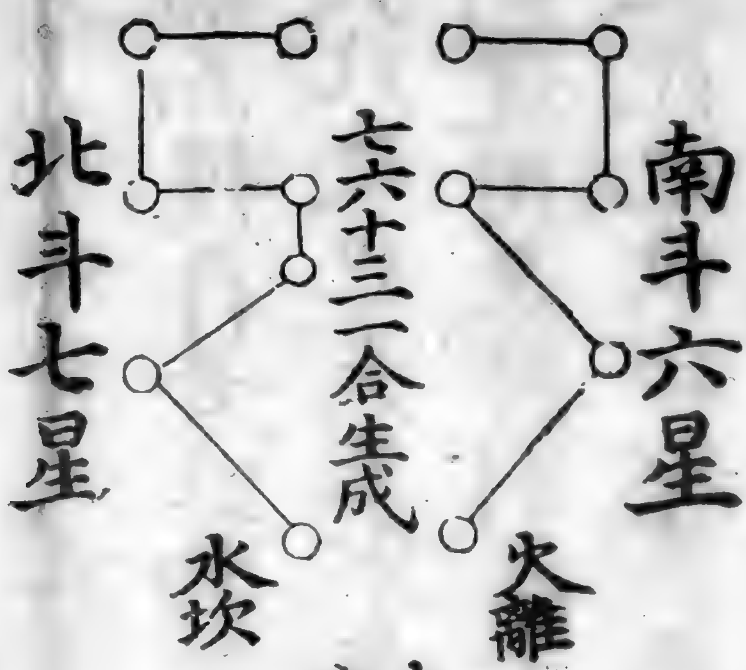


道一也一變三而爲乾乾陽也乾互體而變坤陰陽消長變化于茲巳亥相交乾坤自合雄不離雌天之道也人能體之與道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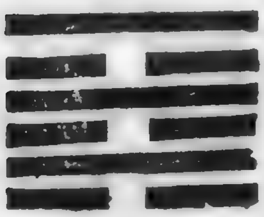
十有三生死圖

生死　生死陰陽不離五行
子午九　木亥卯未　丑未八　水申卯　五行不離生死
土同皆存於十有三
寅申七　金巳子　卯酉六　火寅酉　三也以數定之
四九　七六　故無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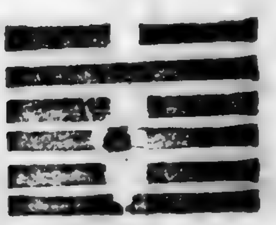
十有三攝生無死圖



未濟



既濟



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眞體不可暫離可
離而獲存者非物非人此義猶以世間水
火比之也夫眞水眞火坎離相配抽添有
則運用及時則此十三徒非同前之十三
生死也故曰以其無死地

道德階梯之

無名無跡
無生無死

內德 抱一也而存抱持之跡尚徇有爲失之則滯陰陽潛運而爲法術

外德 從五常百行修身迣失之則徇智巧華辯矯僞強梁狂迷於世流浪苦輪

玄玄 大道也

玄 中道 玄門

生滅心

身

道 虛无也 大易也

生一 混元一氣 又名沖氣

一生二 天 地

二生三 一合二爲三而生萬物事也

無爲 自然也

有爲 幾識尚存

有爲 用意忖度

境

道 至道也

至德 中庸也

陰陽 天文地理術數刑法兵醫之類皆體陰陽

人事 事君貴賤之屬吾常百行之類皆以陰陽

梯之圖

- 無爲 自然也
- 道 至道也
- 有爲 幾識尚存
- 至德 中庸也
- 上德 體無爲爲用以爲法而治天下失則執一而拘有爲
- 有爲 用意忖度
- 陰陽 天文地理術數刑法兵醫之類皆體陰陽爲法以治宗吝
- 下德 體一爲用以陰陽爲法而治天下失之則術五常爲事
- 境
- 人事 尊卑貴賤之屬五常百行之類皆以陰陽爲法以治人事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无無爲之道二者一氣有爲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爲故爲三德以分內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爲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道德眞經集義諸家姓氏

河上公 漢人作註

王輔嗣 魏人諱弼作註

唐明皇 玄宗大聖大明孝皇帝開元癸亥御註幷疏

杜光庭 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作廣聖義

宋道君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御註

王介甫 宋太傅荊國文公諱安石字介甫作註

蘇潁濵 宋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諱轍字子由元符庚辰作註

呂吉甫 宋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諱惠卿作解

陸農師 宋中大夫知亳州諱佃作解

王元澤 宋龍圖直學士左諫議大夫臨川伯諱雱作解

劉仲平 宋臣作解

劉巨濟 宋職方郎中諱涇作解

丞相新說 見八註中不載其名

劉驥 號清源子紹興丙寅作解

趙實庵 沖眞寶元大師浮山玉虛觀住持賜紫字明擧諱道昇紹興壬申作解

邵若愚 號本來子紹興己卯作解

王志然 號見獨大師乾道己丑作解

程泰之 宋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文簡公諱大昌乾道己丑作易老通言

黃茂材宋知荊門軍事淳熙甲午作解

朱紫陽宋太師徽國文公諱熹字元晦慶元乙卯有楚辭辯證及語録

詹秋圃宋儒林諱節號漫叟作解

白玉蟾號紫清老人解

廖粹然號希夷大師作解

陳碧虛諱景元號碧虛子乙未造解

謝圖南宋朝散大夫號蓮山天飴子淳祐丙午作註

林鬳齋宋翰林學士號竹溪諱希逸景定辛酉作口義

范應元南嶽壽寧觀主號果山無隱齋谷神子作解

徐君約宋鄂州諸軍料院諱權景定壬戌解第一章

薛庸齋諱玄大元河南路提學作解

休休庵號蒙山絕牧叟名德異至元戊寅作解

牛妙傳通眞大師前成都府萬壽宮知宮提舉號澄明子至元庚辰作或問

褚伯秀古杭道士作解

俞清中寶慶府教授元乙酉作解

楊智仁號無物子至元丁亥作解

胥六虛諱元一號六虛散人至元辛卯作解

李是從特賜純粹先生號谷神子造解元貞乙未刻本

張沖應玉清上相諱明道實祐癸丑造解

已上三十六家係全解削煩編次

張靈應諱亞宋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造或問

已上兩家係鸞筆

蘇敬靜前文林郎潭州糧料院宋開慶進士敬靜蘇起翁

本一庵居士　柴元皐

吳環中

已上四家係續補

什法師　肇法師　陸希聲　司馬溫公

太平光師　圓師　秉文

葉氏

已上八家係集註中所引

淮南子　司馬談　司馬遷　嚴君平
韓康伯　孫登　阮籍　阮咸
郭璞　梁簡文　傅奕　陸德明
成玄英　李若愚　張君相　楊孚
應吉父　張玄靜　馬誕　郰雲
董遇　陳韶　李奇　王尚
張嗣　王詶
已上二十六家係范應元所引
關尹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韓非子

已上五家係旁證

賛老子

大哉混元　超乎形氣　先天地生
而生天地　五千玄文　立教垂世
萬劫長存　道尊德貴

老子序說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石潭丁易東校正

史記世家節文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
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
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
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
下文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
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

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
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
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

注子宫宫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

葛仙翁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
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
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
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
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

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
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
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
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

甚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汚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

傳教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
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
唯有道者寳之焉 此段末爲純粹以其行之既久姑存之

唐明皇御製序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内號也玄之玄道宗
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
疆之祉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
冊備記道家以爲玉晨應號焉遷謂之隱君
子而仲尼師之緒經中其大縵問禮歎乎龍
德是孔丘無間然矣在周室久之將開導西

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爲務比其大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圖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通故遊其廓廡者皆自以爲升堂覩與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虚極
妙本之强名語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
有無者言有比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
者未立强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强名
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莊子曰
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
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故經曰
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
用也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也然
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

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故曰丁敫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夫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經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杜光庭序

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禀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爲造化

之本爲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建殷商之前爲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綠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還數革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

而干戈屢興阪泉有翦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樸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寖薄陶唐以耄期厭位虞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於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為居先德以有稱居次亦由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裁非義節兼愛之仁損脩仰之禮挫銛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譎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爲無事爲理舜須方而行之寢亂凶舉相

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淨
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爲家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
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殷湯甲之代降
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眞源縣九
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潜化萬方
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
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
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
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

行並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註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註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居陝州河濱今有廟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武帝時蜀人名遵山陽王弼註字輔嗣魏時爲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爲四卷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註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真白先生注四卷范陽

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　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
梁縣人注二卷　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　松靈仙
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　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　秦人
京兆杜弼注二卷　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
四卷　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諡以因果爲義　梁簡文帝蕭綱作道
德述義十卷　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　梁道士臧玄靜
字道宗作跡四卷　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　梁道士
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　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
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　隋道士劉進喜作跡六卷　隋
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　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作音義

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註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真白先生注四卷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證以因果爲義梁簡文帝蕭綱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跡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作跡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作音義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爲太宗丞相法師宋文明
作義泉五卷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西山得道道士安丘作指
歸五卷道士尹文操作簡要義五卷法師韋録字處玄注兼義
四卷道士王玄辯作河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
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縄十
卷事數一卷洪源先生王觀注二卷玄珠二卷口訣二卷法師
趙堅作講疏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
註眞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及金鈕一卷道士
車弼作疏七卷任眞子李榮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

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眞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二卷玄宗皇帝所註道德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註二卷道士張慧超作志玄疏四卷龔法師作集解四卷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溺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虛寂莫不並探驪窔竟掇珠璣俱陟鍾山爭窺圭瓚連城在

握照我盈懷敷弘則光粲縑緗演暢則彩交編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雱靄於丹田亢轉琅膏晶熒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夾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

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任矣而總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我玄宗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戡內難以乘乾啓中興而御極無爲在宥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迹具茨大隗

自得朋遊廓八溟為仁壽之庭廣晉萬寓為華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衆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䟽六卷内則循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則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刋則

大風宋鴈之謌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晉史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瞢本源輒探摭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所見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爝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未息誠不知量粗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蘇潁濱序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

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予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强以誣之顧識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畧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

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子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輙以示全全輙歎曰皆佛說也子居筠五年而北

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

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録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盡卷掩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子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乃於此涕泗而已

趙實庵序

混成之體冥於寂寥日用之功宗於氣母造形而上無無者俱隱而無下法而親有有者均而俱有善守則固無死地得一則洞化神機本自無親肖形者同夫不宰誰云有作造

化者稟之自然以其行於萬物而爲道不即
不離有天下者號曰神器而不可執以其得
於自己而爲德或仁或義輔天下者貴夫清
淨而不可撓道非難也簡易求之得於希夷
之妙神變不測道非易也言默究之流於動

靜之域眞理全昧故有無二致可以同觀家
國殊途宜乎一貫且二篇之義正標道德之
宗九九分章爰象六陽之體鍊純陰於火鼎
乾道以之混天下以無爲聖王取則傳不云
乎得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

先而下爲土了乎斯道莫匪以心鑿破眞胎
失之用巧夫既如是果何守耶恬淡寂寞不
求而自至果何得耶征行作爲不迎而自隨
元古之君施行乎天下而不知有道道乃無
爲衰周之時善誘乎天下而道有不知義不

能從此吾師所以付授于尹君而莊列隨以
廣明乎當世雖然仁義可以治世世之不治
者惜乎仁義之不常道德可以鳴時時之浮
僞者患乎道德之不講高明之道是故存於
聖人中庸之言何嘗廢於斯旨上經曰可道

可名非吾之常道常名宜乎隱顯與而世莊識若上仁上義分無爲有爲之理亦豈放蕩而不收蓋三皇善用終日兮不離五帝能舉奉天而有别下世澆薄失之在人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惟能行簡易之道乃合吾清淨之宗夫如是則治天下者安有治亂之名哉善乎蓋公之言曰治道貴清淨斯道德二篇之旨所以作矣宋紹興壬申上元日玉蟾堂書

黄茂材序

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上撓無極俯視乎八

荒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嬰累其心令其書頗說治國愛民用兵行師下而至於車輿器用之微蓋多寓言焉老莊一也知莊子之爲寓言而不知其出於老子故讀老子者每失其旨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曰而貴求食於母夫老子何取於雌與牝與母哉皆寓言也八十一章之中如此類者不一乃欲合於孔孟六經之文宜乎其相悖也余覃思此經有年矣專探老子之意爲之註解意有未盡則引列莊及易與

夫道家之書庶幾鑿開混沌剖析鴻濛以示
後學云爾

謝圖南序

道德有經其來尚矣青牛紫炁之未交玉笢
金鑰之未啓也蓋已有五千言發先天之秘
闡敷落之微玄而又玄神而又神非有道之
士不足以知之老子八十一章言亦五千先
後脉絡相與流通果皆自然之文推而廣之
則修身以治國治國以平天下而治道成矣
引而伸之則修身以鍊神鍊神以飛昇而仙

道成矣張平叔詩云陰符寶字踰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自古神仙無限數盡從此處悟眞筌平叔豈欺我哉雖然筌者得魚之具經者入道之徑魚得則筌可以忘道悟則經不過寄焉而已誦古聖人之言而不達言外之意猶爲無益也黃庭内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功以爲眞又曰積功成鍊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學道君子心精專久而不替未有不成功特患尊之不至而慢易乘之信之不篤而怠忽繼之此所以閱千萬人而

得者未一二也昔黄帝得陰符之旨於廣成
皇人至于泣謝關令尹子聞道德之妙於李
老君爲之泣拜何泣也驚喜之深而感激之
至也然則是書豈易見是理豈易知音儕今
日當百拜而誦之終身而守之如獲至寶如
愛元氣其毋忽諸其毋替諸淳祐丙午上元
蓮山天飴子謝圖南强冊序于瓊臺

瑜清中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能自言必待能言之
人以宣之而道之體始呈露矣苟無能言之

人則道終祕也夫天豈欲終祕斯道哉能言之人曠百世而不一見也若吾老氏其曠百世而僅一見者乎天以斯道而託諸老氏之身身者道之寄也道寄諸身而形諸言所以發天地之祕而洩造化之機於是乎有書書

以紀言言以載道五千言皆道也實不離乎一散見於八十一章皆道也亦不外乎此一以其精者治心以其粗者治身以其土苴治天下國家皆自此一推之耳自專門之學興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子雲有推排之譏班固

有慘刻之議遂使吾經終受屈儕之流異端之列殊不思三教之名雖殊三教之理則一昔蘇黃門註此書以寄東坡坡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是可以異端之學少之哉欽惟天朝尊崇聖教扶植人綱凡道家傳會之文秉畀炎火惟道德一經巋然獨存炳炳行世如日麗天豈非天耶鄭衛黜而韶益尊瓦礫窮而珠益見天之意蓋有在也天既不晦斯道於昔而復大顯

斯道於今意欲是書家有而人得之人皆有是書而不能口是書口是書而不能心是書書云書云言語云乎哉因言乃所以會意得意斯可以忘言古今誦說者幾人前後注釋者幾家皆未能忘言者也得於彼或失於此

舉其麤或遺其精終未足以會一家之全而袪千古之惑僕竊嘗因其所已言發其所未言援證必據之經傳議論必根諸儒先目之曰道德經集義非敢求異於前人蓋天下之義理無窮愈求而愈有得要使老氏復生可

無遺憾若夫僭踰之罪所不敢辭凡我同志
紬而繹之必有夢寐青牛翁於千載之上者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染二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卷中　　淶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石潭丁易東校正

杜光庭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暇鍾想妙門以大道爲天地原根老君乃玄元聖祖二經敷演緜歷歲年說自羿朝傳於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鏕自得述循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

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𮗜霞舉於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互有否臧未盡發揮孰窺堂奥以開元十一年躬爲註解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八解正文於中大分爲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判將釋下文約疏大科二段第一開章釋文總摽門中又分爲二〇第一所詮之法即指道德二字也〇第二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理國理

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為吳主孫
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
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
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第
一教天子以無為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
百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為乎又云我無為而
人自化○第二教天子修道於天下經云修
之天下其德能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又云執大象天下往○第三教天子以道

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第四教天子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第五教天子不以尊高輕天下

經云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又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第六教天子不尚賢不貴貨經云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使人不爲盜又云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第七教天子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
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
不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
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八教
天子等觀庶物不滞功名經云天地不仁以
萬物爲蒭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蒭狗又云
行不言之教又云爲而不恃功成不處○第
九教天子無執無滞經云爲者敗之執者失
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以

百姓心為心○第十教天子以謙下為基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為下又云善用人為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云以正理國又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福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大國若烹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又云兵强則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勝而不美○第十四教諸侯守道化人經云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第十五教諸侯不亂兵黷武經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

大於輕敵又云善爲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
無兵又云不爭之德○第十六教諸侯不尚
淫奢輕繇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
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民多伎巧奇物滋
起○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第十
八教理國修身尊行三寶經曰我有三寶保
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

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强又云柔弱者生之徒又云剛强者死之徒又云强梁者不得其死○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爲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又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
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
其紛又云上善若水○第二十三教人理身
積德爲本經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
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
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第二十四
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
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第二十五教人理
身忘棄功名不躭俗學經云絕學無憂又云
功成名遂身退又云功成不居又云爲道日

揖又云名與身孰親○第二十六教人理身
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
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境
不衒已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
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
自勝者强○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
經云寵辱若驚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
而銳之不可長保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愼言經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爲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第三十一教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第三十三教

人修身外身而無爲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虛心而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第三十六教人理棄絶除嗜欲畏慎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第三十七教人哀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

愈多○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死地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三十八門便盡其要為存教義況

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為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為臣之無道德如胷腹之無五臟理家之無道德如尸僵而無氣由是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

離言教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王元澤曰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事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徼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閒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眇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

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而觀

乎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爲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爲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異名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徼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始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能與孔孟並

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為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畧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無所以賢者觀之愈看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

也蓋他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爲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爲用而以爲無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畧於有夫無者無言

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天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名者乎又以爲常有欲也以觀其徼大欲者性之害者

也易曰懲忿窒欲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徼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常名以無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爲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 太始

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而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徼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徼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徼妙在中麤在徼言妙則知徼之爲麤言徼
則知妙之爲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
以觀其徼蓋天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
無之無而不爲有對也有對者無之有而常
有非有之有而不爲無對也不爲無對者非
有也不爲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眞無是
巳而非無常有者妙有事巳而非有故此兩
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
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爲常無常有常無也
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徼爲其欲以

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爲其欲以觀其徼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徼妙謂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驥

竊以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尹之請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

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今復通而爲一二諭之因名之曰通論然心困焉而不能知口闢焉而不能議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形容其首章始於道可道非常道以明道之不可以情求也末章終於信言不美善者不辯以明道之不可以言傳也難終難窮難測難識仰之彌高窮之益遠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原其大要不過致虛極守靜篤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開其兌而濟其事也古之善爲道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心不散亂安在道中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原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根也歸根復命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復歸於樸與道同體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不生亦不滅無我亦無名存亡在巳出入無間故隨迎莫見隱顯莫測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所以能遺物離人而超然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也大哉至聖神人非此門而莫至知者難言行者目見力少功多要矣妙

矣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若非深造自得而
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猶坐井以觀天豈足
以窺道德之髣髴耶
趙實庵曰妙道沖虛先天立教至眞垂象龍
漢開圖師資承化而之三劫運交纏而迄九
每於太極方析渾淪天地開而事簡民淳三
皇作而制器尚象無機無偽鳥有所謂禮儀
漸劫漸衰爾乃散乎純朴豈經不作寔文未
彰至言初授於有虞終成治世金口載傳於
姬室大顯玄章雖累訓於百王又躬傳於關

今昔在明皇御注勸家藏之詔文載承徽廟
聖言廣吾宗之盛典當時向慕如在始青奕
世承休永光有截至于百家箋註壓軸盈車
各極其心以詮密意自非明代莫遂導行寔
天之未喪斯文宜世也有興乎道尚悲元學
久闕蹤文故三分以列科庶聽觀之有總敢
期妙道幽賜發明將釋比經畧以十門料簡
初教起因由二序教離合三明宗達趣四天
人宗承五三洞所攝六明經殊勝七明道運
啓期八明通别九明酬因酬請十依文分判

初教起因由

傳曰法如乎伏羲而成乎堯歷舜禹湯至周而大備幽厲之後周室浸微至老子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聖人不作處士横議諸疾恣縱暴兵螫毒民以糜爛老子閔周室凌遲

人失性情欲使之還淳返樸歸之太古故作經惟厚忠信尚敦樸薄禮義絶聖棄智使後世之人復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老子與孔子同時孔子過周問禮諄諄之辭主信與謙孔子區區明言仁義轍環天下席不暇

暖而時君世主無能用者則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世以老子在周衰之日不尚高明道德不知孔子當時明言仁義亦不能振於時哉蓋道者仁義之總名仁義不行又焉取道教起因由其在是矣

二序教離合

天下之言道者多矣殆不過有二說焉一曰道者虛無恬淡寂寞也一曰禮義法度政治也尚虛無恬淡寂寞者爲高明循禮義法度者爲中庸夫以高明者爲超脫之流則隱於

嵌巖宿於枯槁世無所賴其澤是自擴而不用於世也雖天下之大棄之如弊屣未肯以一毫累於其心超然物外謂之至人以中庸者爲治世之士則修禮樂正人倫謹權量制法度世所以賴其爲治是行道而濟世者也既涉中庸視上古鴻荒未肯以一言載乎其書處於方內謂之賢人是二者定分之後直若氷炭不相該貫於戲是豈真知大道者哉不思之過爾夫高明與中庸同乎聖人之一道出於聖人之一心聖人全德一出一處無

非內聖外王之道也向所謂虛无恬淡寂寞
非徒爲去世遺累之學以此三者養正也易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隱而未顯故曰內聖興
事造業故曰外王虛无也無用而爲衆用之
祖恬淡也無用而爲天下之味寂寞也至靜

而爲制動之機德全於此出而治天下爲可
也故物蓄而有禮刻制以爲義緣情而制法
觀天而爲度然後出治之道大明矣初豈不
由性盡性則知天性明即通道堯典稱堯曰
欽明文思則堯之成政謂之無爲無爲之功

皆本於道是豈道與世特分而爲二耶情生於性性裂爲情水蕩爲波波止爲水其實一也若謂高明之道與夫中庸更爲背馳非吾聖人作經之意也向所謂不思之過爾老子以周衰道微人失性情故說上下二經語夫大全以救天下後世之失後之人不明其旨分之以爲方内方外之學中庸與高明之殊一是一非或去或取三代以還學者多方或居一偏或由一曲不該不偏豈能深明治道哉殆非圓機之聖人不可得而明矣漢文以

敦樸爲天下先區區僅治晉室以清談而敗俗浸久而亡吾謂道德爲難知爲難行者以此或者取其書而讀之茫然而不曉以謂非聖人之說豈眞知道德者哉然五千言分其用則有三一曰無爲之道二曰長生之道三曰治世之道謂大道爲虛无而虛无之中有治世之法謂治世爲大道而治世即大道緒餘之功至於治心養性金液還丹之方不可一理而推之忘言爲盡處則知上下二經脗合萬法滙和方便無所往而不通者矣

三明宗達趣

經曰言有宗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本也序所以順其理故曰語道必有序語道而非其序又安取道先明宗趣然後原始要終也老子作經先道而後德莊子九變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莊子之言事之序也故先明天老子之言道之序也故首曰道道以無宗爲宗無祖爲祖聖人作經以因爲主所因者道以道爲宗道性至玄以常極妙妙極返無故常道無名常名無物有復歸無有無一致

既升玄也事理兼忘既入兼忘重玄始顯善惡初分於六對妙觀速轉於無爲出則縱横入血𡨋間道之大本實自無爲色空存達人之妙觀無事覺聖人之生定語非破妄道必有留袪除未盡則不入空空空兩無而切防頑鈍謂之清淨須心月以朗明謂之無爲存性天而煥若此宗主空虛無物也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著乃道分宗派性命兩殊性宗則破約歸眞命本則深根固蔕從無入有仙人存修鍊之功自

有入無性理契沖虛之地要其極致道本無爲欲明宗趣以道爲宗虛无爲趣今分宗趣別有五對一教義對教說爲宗義意爲趣二雙明對有無爲宗同玄爲趣三約已對柔弱爲宗自勝爲趣四正因對修眞爲宗長生爲趣五神化對敦朴爲宗復古爲趣

四天人宗承

道與德同也天與人一也知同而同之則大同知一而一之則大一德知有道則弃德而會道人知有天則以人而修天道杳難知人

與天隅欲通之者必本於聖人聖人已矣則本之經圖攷經而知道則自人而之天得意而忘象則由德而入道太上老君極道之聖人歷刼應化及乎周衰明道德以訓世經之旨以一代所主則戰國之時有小國以下大國大國以下小國之語至乎屢言用兵為不祥之器皆以當世之事以訓時主及乎常道則丹青萬世鼓吹百靈垂之無窮者也使道還隆古則返淳而復朴治心養性則返老而還童滌除萬行則微妙玄通天子修之則享

太平諸侯守之則鎮邦國卿大夫守之則忠孝士庶人守之則純和方士修之則升眞矣家守之而善勝此人道之承流也

五三洞所攝

知當部以常道常名無爲清靜無有入無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既象帝之先此皆無上大道非色象可緣又言六對不齊寵辱若驚後身外身不爭柔弱則中小之分又治人事天莫若嗇治大國若烹小鮮太上下知有之無爲而民自化又近乎常道分自修

之身及家國天下曰小以之大曰慈曰儉不
敢爲天下先從愛以及恭用兵以喪禮處之
沉機有微明之語如上皆治身之教又谷神
不死實腹虛心哉營魄而抱一精朘作而會
神恍惚杳冥而有信與夫易知易行而人莫
能知莫能行此又進乎九丹長生之訣修鍊

門中係上乘分由是則誰能定指其宗乘耶
令詳味此經言命有事有理該貫總攝互相
包含謂之頓而非無頓也謂之漸則漸亦兼
言當此經性命混融自爲圓教酬因酬請則

尹喜爲宗無論無誦總契經分大率道之一字已極虛玄至於修眞養命鍊氣養神雖同超證之門大存制死之術固常融命理而入道證極道而無爲故諸經則制命爲先窮極五行變化

六明經殊勝

語道之大必師其全語神之功必主乎變苟以道爲虛寂魂處滅亡木石同軀禽蟲類性豈能通其變邪諸經出乎道而三乘互差一性昧其筌而多岐競列故示無爲以不言

長生以關鍵推五行於隱伏辯藥石於寒温明運度於興衰禁邪異於符籙經圖訣別趣殊宗雖同眞一之門未躡混融之理較量殊勝豈類本經畧舉勝因明十六種一以常而盡萬法二以玄而同有無三以示又玄爲

衆妙之門四以無爲爲有爲之體五以不勝爲大勝六以無樂而言樂七以有數而隱數八以大寶爲神器九以退爲進而用兵十以言無事而定天下十一以復季世而還隆古十二以大似不肖物咸歸之十三以抱一爲

治身治國之道十四以簡畧而包羣經十五不言性而性理咸著十六總包道德性命而一一證實以茲研究諸經理趣豈比大同妙用神工烏能備舉

七明道運啓期

天運靡常得乎時而道斯興矣大道無數同乎人而數所係焉粤自五劫晦明元尊撫運三皇已降歷代宗承或去取之因時或興亡之在事粤若軒轅禀籙夏禹傳符堯舜授經周朝顯迹秦王漢武探求不死之方竇后孝

文篤奉眞元之教唐尊聖祖學舉玄綱建宋徽宗淵衷湛淨睿智光輝受帝心祕密之言續道祖將殘之命範傳金籙宮敞神霄製飛天法輪道藏之文訓混元皇帝道德之旨廣開元學詔簪褐以三一洽之科寵示道宮賜學教以近臣之秩至于天文寶籙詩頌符圖皆萬世之所未聞向一時而鋪張遽出人莫可議事是非常只因頹運之交疑有清談之失曾不知刼傳有日教亦待時漢祚隆而河上談玄唐室興而老君示現世世將成治道不虛

行益增藥笈之光當復太平之序度人曰四萬劫傳莊子曰萬世一遇欲求玄解姑用筌蹄披乘之人無忘大教

八明通別

凡經有通別通謂通序別爲別序通序者論一經之大旨別序者經義逐章開陳若度人經前序後序中序有前章後章而隱語不在三章之類今當部若論通別當以道德爲通八十一章爲別

九明酬請

酬因酬請者當部經首無爾時老君在甚處爲甚人說如無因請若孜之經傳老君爲關令尹喜說又云先爲帝舜說今直指中周老君爲喜說因爲性命之本大因緣事也酬則酬喜臨關遮道邀駕請求妙訓是亦因請明者按西昇經關令尹喜見氣齋待遇賔爲說道德列以二篇其事詳矣

十依文分判

經分三分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當部首無請問之語是缺序分末無信受奉行之語是

訣流通分今特取葛仙翁序語爲序分八十
一章爲正宗分道德推行於世爲流通分又
按靈寳經發題云凡經以極果爲序以因爲
正以悟爲流通
邵若愚曰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特權即有
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
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
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内外若不明
階梯罔然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
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太易

太易者未見氣也大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老子指一氣强名曰道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循大易者虛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混沌混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

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為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長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夫上德者體無為用以一為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寶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為而為內德夫下德者體一為用以陰陽為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

得一爲正萬物將自實若夫一則徇五常百行於事而爲外德夫内德者抱一也蓋一者國之毋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爲本也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

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殢陰陽潛運而爲法術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謂之敏德而以行爲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而攻堅强如愨儉若拙訥之類皆是也失之則殢智巧華薄騁强翠馳田獵而貴貨居寵

辱矣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爲而成以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卷中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柒三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卷下　染三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右潭丁易東校正

程泰之

意總

明總上

世之尊老氏者曰聖智仁義治之有具者皆不出乎下形而器者耳老氏也者據道本而泝器原則是五三六經皆當受其覆冒也及其有疑於老則又異矣曰天下所恃以治者

仁義禮樂刑政如農人之耒耜工師之斧斤也無是器則無是用使聖智仁義而可去也則是徒手無操而望天下自治古今必無之理也此二議者皆自主其見而不能參言道器之本末者也若使道不藉器則老氏所主

當尊於無矣然而兵刑稅貨舟車械用凡道之品器者悉將資以爲治則是未嘗或能遺有也不能遺有則是聖智仁義故在也安得而云空不適用也若曰道之上乎形器者必待老語與之開明則夫闡太極以立乾坤造

書契以生禮法開闢以來未有能先易而言者矣道若器固皆在易而何所待於晚出之老氏也則夫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爲知老氏者也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

明總下

或曰聖賢談道本以明世也苟如若二言則是有懷不盡也曰是有兩說也其人未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徒言也吾意欲致而言不能既則又能姑發其端而已也且如人心道心之合固有中矣而精一之理非堯則不能以授

非舜則不能以受也是豈容人人得預也一貫之道惟曾子能出一唯而子貢不能也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子貢雖得聞之而亦不能有復也至其性與天道隱於文章之中則雖子貢初年亦遂不得預聞矣凡此之類是皆

六經論孟不嘗究極者也若夫老氏寫爲其超絕之見以期萬世而一遇大聖焉則所期者遠故不待親見可受之人而後始以其語授之也是故天地所始造化所起道德所底皆窮根極以暢達之立等級以次比之故儒之探妙賾詳者非是則無即也課其功用豈獨不戾於儒哉是直儒倫之大助矣若能平心以觀識其矯而要其歸則三聖易蘊固已披展言下自詩書以往其襟要盍當總是矣

有無

以形而言有無則自未爲天地以上皆可名
以無既爲天地矣不以人物事爲器具則皆
當名以有也此以其形而命有無者也世人
聞老氏貴無而疑其表裏之皆無形體也則
固不適於用矣豈知老氏之謂有無也者道

器交相輸載而不可泯以形求也哉且夫混
成也玄也又玄也其深至於不可見聞搏執
則其爲無也極矣而天若地方且由之以生
則此之一無豈不槩函萬有也哉及其出而
爲有也天地之産是爲人物而人物皆蘊元

氣也大道之派是爲德仁義禮而德仁義禮
皆函大道也則凡云萬有者又皆分載混成
之一無也於此致察而後始見有無之本末
也是故易之肇言大道也亦慮夫世人不知
本末之相須矣於是合道器以爲一初而隨
所形見以名其岀也故其形見而上者則名
之曰道形見而下者則名之曰器上下云者
猶曰一物之内有升而在上降而在下者耳
非可析升降以爲兩體也火之在薪也其上
騰而無虛者爲焰下著而實者爲炭焰炭也者

正從一火而分升沉焉若曰上騰而焰者爲火其著下而炭者不得爲火則人人知其謬誤也此於道器上下之喻最其切近而易見者也老子祖易以言道而皆變其稱謂故道器之名轉爲有無而上下之名亦變爲妙徼此

特欲自立己則以示無所師承焉耳其理則無彼此之異也妙徼云者亦並上下之語而借一物之表之裏以分諭器道焉耳也凡物之已有體質者與夫事爲之已有迹狀者無間乎泰山之與秋毫範圍之與灑掃上必有

下裏必有表則是道器未嘗相離也然則老氏之貴無也以其在本而該也非樂其空虛也及其賤有也亦惡其處有而拘焉耳矣不曰一涉有具而遂不爲道用也

有中之無上

即形而分有無則凡在道者爲無在器者爲有其別尚易以見也及夫道已爲器則有體有質矣體質具而眞無不可復見矣今謂老氏而能主無運有也則夫體質之中於何取無也曰有中固自載無而此之無也最其難

言也顧夫事事物物之中其虛實悉常對立則大人而可與知也實者即其體質也虛者即其不著體質而能御此之實者也故夫實中之虛即有中之無也老子蓋嘗明表此理以示人矣其要語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車之所以可運者以其輻轂之備也則輻轂之在車也正其有焉而實者也至於發軔輾地乃在輻轂體質皆無之外則其用不屬乎有而遂屬乎無矣是理也即有能載無而無能

運用最其可證者也故老氏遂以此理傳之人事而用以發明其教也其曰有之以為利者猶曰營而致之以足其具也無之以為用者猶曰殺而損之以致其用也其具已足而無以運之則其車亦不能以自行故輻轂者車之得有也而車所從運則非車之所有也非車所有則宜乎其命以為無也此老氏求以無之而始為已用者也是為老氏超有用無之則也故雖道之形見乎器者每下愈實如兵如刑者則亦不屑與明也是故恬淡慈

哀兵之則也恤恤賴民生待其自重而畏死然後取不悛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刑之則也夫恬淡慈哀豈其干戈殺伐之所有歟而夫無狹其居無厭其生者亦非刃鋸斬刈之具所嘗與謀也老氏乃取二義以冠兵刑之上則其主無運用之理昭乎其可明者也究其極致是且出兵言兵超刑言刑使兵刑反爲我用而我常不爲兵刑所束是然後得爲老氏所貴之無而非世人指爲無用之無也

有中之無下

是理也豈惟老氏言之孔孟亦嘗言之矣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仁者無敵
夫兩造交攻乃始爲訟兩軍相加乃始爲敵
有訟有敵而後兵刑生焉顧欲即其所從生
者期以虛而無之則凡世之所尚謂夫善[illegible]
可以折獄而約戰期於必克者借使曲盡能
事亦非體道者之所尚也何者不能超出其
表而局束於其內故也運甓者其身必在甓
外而刺舟挽舟其操縱所施悉不在舳艫之
內是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是亦老氏資有

於輻轂而遼欲損而無之之義也雖然此特即孔老之言兵刑而參酌其有無爲則如此而已耳孔老又嘗即器物而言運有之無其理尤爲曉白也孔之言禮樂也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甚言器

物之不足以盡禮樂也禮之有敬也非玉非帛而玉帛不得此敬則不能成其爲禮也樂之有和也非鐘非鼓而鐘鼓不得此和亦不能成其爲樂也則皆實必資虛之謂也以較老語則鐘鼓玉帛者車之輻轂也禮樂之用

故皆資器物以自見而器物之不能自成禮樂正與越出輻轂之外乃能使車之功用效乎運載者同爲一理也且夫老氏推無爲之妙達諸治國而自詭結繩之可復也則宜其翻變禮法而別爲一撫矣然嘗詳求其以則凡舟輿兵甲什百之器儼然五帝三王之具也而敢自負以上乎六經者蓋曰吾道有高乎形器者焉吾將矯文以樸鎮天下以無事待其安俗樂業重死而不遠徙則凡此有具之屬雖可以爲用而遂可以付諸不用也比

其用無之理全與儒應特其立教不同故著語互分彼此耳若使老氏始循大易本語仍用大易故名而正爲之言曰吾其尊道而卑器也吾其運道以役物也則人將不復疑議矣惟其變道器以爲有無而人不知夫無中

悉嘗蘊有也故貴無之語遂幾於徒手坐視而冀其事之自成焉耳則安得不相疑議也大昌既發此理矣聞者或不以爲然試於讀老之際以道易無以無想道則無之可貴其理自明其疑自釋矣

用無

老氏之即有用無者其別有三而皆不出乎集虛以化實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滌除玄覽寡少私欲則求以去夫害虛者也沖其盈而不極閟其神而不示辭其成而不居則求以體此之虛者也至其操虛實之柄以制有無之則則於剛柔之用最爲該貫而明著也蓋剛之爲道欲達而直達無所回隱則其象實而塞也柔之爲道待唱而應順而不爭其中實行斷制而廉稜不露於外則其象虛而

通也故通者可以運塞而柔者常能勝剛也凡其知雄守雌欲奪而予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則皆惡剛之塞而體柔以行其虛者也亦其求以反物而終致大順者也及其通且虛者爲之而成則行焉而無轍迹無爲而無不爲者是其效也方其運實主虛人皆不可得見及其效成於虛而後始驚其神則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又其則也故自言其總則曰弱者道之用隨言其所從用弱則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

用無成敗

貴無之道古今固有實而用之者矣而或以之成或以之敗太王去邠與徐偃王不忍驅民以戰是一類也漢元優柔與文帝元默亦一類也而其成敗大相乖戾故後世執迹以

譏其不成者而曰結繩不足以救亂秦舞干不足以解平城也則并與老語而儕諸無用顧不知罪其施置之失當則豈其知言也哉列子設爲向國二氏致富之說而明夫同意向而異成敗者則曰向氏踰國氏致富之言

而不踰其致富之道則遂反爲身殃也其意
正以況此也八十一章固皆本柔爲用矣而
其所從用之則濟寛者有制糾弛者有猛暗
行乎其間也是故迷民之舍正而入奇也則
方廉直光實睿交出而行制御也豈其有柔
無剛也歟民皆賴生而畏死矣猶有敢於爲
奇者且將執而殺之則威當克愛者斷斷乎
其無貸也又如自夸其器之利而主其勝之
可必者歙弱廢奪姑其蓋之以柔耳非專於
柔也故凡世之慕清虛而隳事功者皆其守

雌而未嘗知雄者也則凡無古聖人之德以求爲結繩舞干之事者無往而不及於敗也

道等

易分有無則道器兩語而已而老之有無等級則甚多也自無以上有玄有又玄乃爲衆妙之門而常無者特可循以觀妙而已若夫總衆妙而出之則必屬乎又玄也自玄以及又玄即上乎道而爲自然者是矣自然云者莫之爲而爲其在天下自賓自化自正自富而不知帝力何有者是其效也故老氏而敢

鄙薄聖智者主此地以駕其高也由道將爲
德以後能常其有而不自入於有者一也象
也樸也之三名者是其總也自此而出爲天
地造化爲仁義禮智信則皆德矣而五常之
中每一德者又自分上下也上德之品既極
乎上而又有深於此之上德者焉則又加玄
以冠其上而曰玄德也牝之玄牝同之玄同
覽之玄覽亦其類也則名雖在德而其實已
入乎道矣其詳如此故言六經論孟者率來
資焉信非苟爲虛尊也試舉孔孟談仁之一

端以與老語對明則知儒語雖有分際而其所立等級未及如老氏之察也蓋孩童之愛其親與孟井而救赤子固皆可名以仁矣而孔合一正者乃反未得確名爲仁也此在孔孟雖有分際而亦未暇明立等則也至於博施濟衆推之可極於聖而子貢尚疑其未能充盡仁理也爲其等級差少而未達者不能確定其則故也故六經孔孟必資老氏者其槩皆類此也此非抗老而抑儒也老語主無故能於道等加詳也若易地而觀則儒語之

詳於涉世者至老氏而又疎畧之甚也葢所
主異向則所言隨以詳畧其勢使然非有彼
此之異也若夫老氏之無其當資藉六經之
有者則又人人知之不論可也

道序

下學而上達踐迹而後可以入室也有初有
終確乎其序之有定也世人待老氏太高曰
道之涉器者老氏不談也故凡其言之方及
學益者則皆引而致諸損已及無之後故書
指所及遂爲表裏皆無之無而不能爲無中

蓋有之無也儒老言道皆以道之及化爲聖賢機要然究其化之所由致則皆有有可損乃能化有及無也即此理而推之灼其可以見道矣損之始乎學益也如炊秫傳蘗以爲酒醴也及其及成則秫蘗變而甘滋見是固化有及無之象矣然而古今嘗有不用秫蘗而徒水可以自變者乎若淺秫稻之爲窒塞而遽求五齊於徒水則猶未致學益而躐從損始是爲不用秫蘗而能憑空出化也益之未致中不充實則用何爲地以受此損也諸

如此類大昌皆隨淺深而別言之世必有譏其淺者矣而其敢於自信者參會六經孔老而見其無不契合也正使老氏復起此言亦當不易矣

天人

凡言有無不過兩塗大道所居則杳冥昏默是為無矣自無而有自有而化仍復於無則其有無之一也道學益損也者始乎有而終乎無則又有無之一也前之有無則託諸陰陽生殺既已為物物又復歸其根者是在天

之有無也及其著諸仁義禮而爲德德之玄者復合乎道則在人之有無也二者同出一本而其形見之地則不容縣同故老氏之語亦有不分天人而於天人之有無混而言之者知其本一而不必以彼此爲閒也

明矯

老氏之絶棄聖智仁義深知其以者曰此特矯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咎之爲其迹與經戾也然而聽言之道以其事觀之則實理著見不可誣矣易六十三卦之尚象制器有

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者是黃帝堯舜皆嘗相為翔承也然則聖智也者黃帝亦居其一矣老氏援黃帝以主其教而凡古之聖智槩取而譏之則夫黃帝也者亦在棄絕之數矣豈有同是一人其道可師而其法乃可棄絕也耶以老氏之事言參而求之則其矯而非實也亦昭昭矣至莊子推大其教又從而廣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此語尤其累老教而致譏誚者也然而其中有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説而自明其矯矣結繩

之制老莊二子皆相與力主以爲已教之嘗效乎古者也然而結繩也者何自而有也得非人我不相保信而未免假物以防詐僞也歟使其淳樸全在而無姦欺則亦何所事乎結繩也推此意以求之是殆欲造書契而智未之及者耳夫惟淳古無法之世尚不免資信於結繩而謂人僞已極法所不能誰何者乃欲盡去其具而冀其爭心之無也其勢非使老聃爲君而尹庚列莊與之爲民則決無可措之理也故莊子自傷其矯已甚而又於

篇終自爲之明曰周之辭荒唐而説謬悠也所恃以無負於道者終能反諸宗本而調適上遂至此乃爲情實之語也世人槩指老教以爲虛無者皆循其荒謬致矯之初而不知求諸調適上遂之後也孔孟之生畧與老莊

相先後凡其放言無忌憚者孔若孟必次第見之而無一語與之對辨知其異者無害於同也不然則楊墨仁義其差於六經不能以寸而孟子究推其弊以爲且將入於異類而獨於二子棄絶之論若未嘗聞耳者殆皆究

其宿而不責其初也哉

孔老

易理之散在六十四卦者至繫辭而後會集于總也今通攷老氏一書凡其説理率不能外乎繫辭而別立一撫也揣切其情大似資根株於易而撫枝葉於上下繫也列莊二子共尊其師乃曰孔氏嘗即老氏而北面焉載詳其意是殆疑人之有議乎此而故爲夸高以行掩蓋耳至唐而後韓愈氏出焉嘗忿其語而著諸原道以答詬夫儒徒之不能致辨

也是固不失其爲衛道矣如大昌所見則不然使其有合於道則道無二致安得而不相襲也既不嫌於承襲則亦何間於彼乎我也故孔之於老師與不師不足較也孔氏嘗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苟孔氏而嘗師老則雖親聞二子之語亦必無忤也使老氏反來取法而能以吾法翼吾道則其徒偏敬巳師過爲推尊亦何害其爲

吾黨也故師與不師其語可以付之不辨而有不容不辨者也孔氏受萬世尊信以爲道德本祖者以其集聖智大成縱心所之亦不踰矩也今其設老語以形孔子而曰驕矜雖旴屏除未盡則是有時乎而或遂踰矩也則寔足以訓式無窮之來世也是於事害而體妨也大昌爲此之故遂究其語而窮其巳久久而後有見乃知二書凡語道序褻皆借孔顏所造以爲淺深之踰則夫三子之尊孔氏也其巳至矣而其夸語皆非眞確也蓋列氏

設爲顔氏之坐忘也以較孔子則其所得當在耳順之地而在老教則爲益已及損者也莊子設孔顔相語而曰回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則是能損而未能及無也又嘗設顔子自道而曰夫子不言而民趨無器而民滔乎前回不可及也夫子奔逸絶塵而回不能追也則損之又損而及乎無爲無不爲者惟孔氏而後足以當之此其等級蓋可攷甚明也豈有盛德外著既已不言而信無益可損乃有睢盱驕夸之可議哉則其書之於孔氏或

折之而又揚之率嘗兩致而示意焉所期乎
聞一者之反三也故二子交詆孔氏而能無
違於道者凡皆此類也

本易

老語皆易出也而獨變其名稱以示無所師
承而求别成一家焉耳無名天地之始即太
極能生天地而未肯爲物者也常無常有可
觀妙徼則又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也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天地之與絪緼爲三而
萬物以之化生者也作復之相更其出於谷

神橐籥者即消息盈虛遞爲屈信者也不敢爲天下先即羣龍無首者也韜明襲常是顯仁而藏用者也此其大致然也其播而散小者不勝言也若夫絶棄聖智仁義而黃帝仍在所師則聖智何嘗棄絶也功用莫非剛柔即剛柔之所疑安得不爲仁義也是仁義日常爲用不須更而離也用此理而通之則五經論孟之在老語者名變而實不變觸事皆是也

書之分卷以爲上下而總其名曰道德經者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總名所從來者古也凡今本分標道經德經者則恐後人爲之蓋上卷亦自言治言兵下卷方且論一論道論無論柔自足以見道德之不可分二也

分章名章

八十一章每章各摭首語以標次先後此則或出於後人矣而其五千言者之嘗爲八十一指則必出於老氏也夫其每章著語有曰故者曰是故者曰是以者率皆求以通貫上

下脉絡使語省而意全也夫其每章之語既有更端而一章之中指意又相聯屬理以明也而釋其義者乃遂句爲一義使此句不可通之他句章爲一說使此章不可致諸他章則老意法不其然也若夫標章之名自王弼已下凡所名章與今傳本皆同而河上公遠出漢初所名獨異若老氏親嘗定著則必無如許異同也

類例

老氏書指固其至虛而難搏執矣然大昌嘗

繫復前後則皆有類有例交相來發也 此章之語啓其端而不竟則後章必有別語以終之故大昌之立訓皆明其彙會其散而宿之於一始知老氏雖主於談無而其部分乃如周官六典有凡最巨細偏全遞相灌注條條可以審覆也則豈同子虛非有之假設也哉謂老語爲中空者試於此而思之

離隱

老氏以高世之見能測道奥固嘗罄其有以言之而亦小使意盡言下也於是有離隱之

體焉何謂離曰本一義也而散其語於數章不一章究極也何謂隱曰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期夫人之深末而自得故其話言所著如連山斷壑離離乎相絕而相貫也說者不悟遂至於章分句裂而其理散漫不全矣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離隱之謂也故大昌於反隅者不敢不力所期不入於破碎而已也世世之訓老者率多務出傑辭與說濟其深而晦之及其甚也有如瘦辭隱語又如後世釋氏之談禪讀者至不可曉

大昌亦不能究極其當否也獨聞古語借繪事以譏世習而曰畫工喜爲鬼神憚爲狗馬也以狗馬之工拙可較而鬼神冥寞難辨也大昌惟此故凡有此訓率皆明白其辭而證以人事達諸成敗其說誠當則固善矣若其

末也或能以道釐正則亦志道者之本願也若欲借晦爲深自匿於不可致詰則曷如勿爲也哉

列莊

古無訓傳苟其欲述前作則別爲一書以明

之故列氏莊氏二書正爲五千言者立爲義
疏也老氏之語簡嚴而不舒放離隱而難遽
解此二子者則皆敷繹而會輯之蓋有敷繹
太過而言涉於誕者矣而其合散明斷則若
道若器悉有歸宿也以二子之所繹而槩他
人之所釋則夫喜爲鬼神而不嘗真識鬼神
者多矣

大旨序跋

易言天玄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蓋玄者天之正色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老子

以徼妙爲玄玄之又玄豈非衆妙之所從出乎蘇子瞻作衆妙堂記始因覩灑水薙草者手若風雨步中規矩而歎其妙繼又以蜩之蜕雞之伏而形容道之眞妙彼庖郢之技得於習而非徑造也孔子以魯昭公之世適周

老子曰子亦得道乎使道可以獻人則人莫不獻其君矣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其子孫矣然而不可者中無主則道不可得也聃爲周藏室吏有子曰宗仕魏爲將數世之後孫之雲仍曰解仕漢爲膠西王太傅老子非不

仕也非無子孫也玄妙之教既不獻之於君又不傳之於子孫豈非周衰大道將隱著書垂世惟關令聞之中無主者皆不可得而聞歟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躬修玄默尊務以德化民可謂兼衆妙而得之矣河上公示其

神變坐躍騰空止於玄虛以是爲玄豈老子之所謂玄乎史記與漢書皆不録良有以也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劉月屋類集道德經解鋟梓以爲教門傳遠之光蓋有志於思玄者也故歷敘所聞以告之俾證諸名世之君子

元貞丙申孟冬既望以齋居士巴川陽恪書于辰陽擬盤寓隱

昔吾老子流傳道德經于世玄理幽深非特啓教度人而已累代明君鴻儒莫不箋註研窮其妙亘古今傳之無窮凡道家者流誦其正經猶恐未明其旨非參合諸家之註豈能深造玄微哉惟永抑嘗探其祕藴莫盖其要每專心致志蒐羅百家之註究諸妙義欲編爲集義而與同志者共今得石潭丁編修以其家藏名賢之註與惟永所藏之書含而爲

一乃總八十一章爲三十一卷第繡梓之費
浩大非獨力所能爲遂與徒弟趙以莊劉以
鑒持疏徧往各路叩諸仕宦君子及知音黃
冠捐金共成其美今經一十餘年凡寢食之
間未嘗忘焉經之營之今已告成每自披閱

玩味允謂精妙玄之又玄者也若帝王公侯
遵之則國治天下平卿大夫守之則忠君孝
親士庶人佩之則復歸於淳朴吾道體之則
超凡入聖曰道曰德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
地不見其終其此經之謂乎凡我同志受持

者幸毋忽大德三年歲次己亥上元日晚褐劉惟永謹跋

老子一書無非欲法天正以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曰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大同小異凡四言之第二第十第三十四第五十一此老子心聲之發也蓋天不辭作成萬物然而生而不有盈天地間皆生意何嘗自有其功爲而不恃盈天地間皆所爲何嘗自恃其能功無不成成而不居此天道也曰不爭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曰清靜爲天下正無

非法天故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其無爲之効驗也欲釋老子之書者舍法天舍自然舍清靜無爲未見有可措辭故愚欲專以此而釋老子或謂得其意一日玄妙提點劉月屋將石潭所作老子解示余欲余復下注脚余曰吾顓祖已於是書用其力矣坡祖嘗稱之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程泰之亦服其善余安能復出高見卓識求以過吾顓祖哉月

屋曰義理無窮曷於是書探討則將見如水之源源而來余却之不能黽勉求之積日書成謂其備全秩可也謂其能繼顓祖之後塵則不可謹敘于此庶使觀者得吾意而不罪其僭戊戌重陽月前進士敬靜蘇起翁跋

道德經五千言註釋百餘家眞知太上之心者誰歟歲在至元壬午道厄於時經燼於火惟五千言巋然魯靈光之獨存豈非天耶黃冠之徒朝吟夕諷間有未知句讀者僕私切歎之不避僭踰爲正其訛而析其

義時與石潭老師音問往來無虛月因索及之遂録以寄老師一見稱奬辛卯僕忝與歲貢以易老二書進呈得闗古邵丙申之夏常武寓公趙君貫道來正學綱紬示老師月屋二書垂諭新刋道德經集註以俚說儕之諸說之後復以化疏見委僕爲之驚愕而繼之以媿且病也僕巳鋟梓似難反汗巳亥夏僕冒暑訪月屋則所刋板工力尚欠三分之二而石潭老巳爲古人矣感慨之餘借以木鑽石磐磨磚成鏡之事課爲古體勉其硬著脊

梁成此一大公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經之幸存者天也諸說之會于一以傳不朽者亦天也人欲違天得乎愚故始終得以歸諸天臨行月屋索跋語因以是說贅于卷末是歲之秋七月長沙喻清中跋

道德經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辭甚約而理甚博玉箴金鑰豈造次所能抽啓哉古今註詠紛如非不各有所詣往往得此遺彼如八音異奏而不能至乎大成月屋劉惟永取五千文為三十一卷集註七十有八氏奚翅萬億

言若仙若儒若釋若隱若顯以至鸞筆恍惚微妙之辭亦所不棄一緒閱間如入寶藏金貝珊瑚象犀水銀丹砂青芝玉札錯落萬狀富矣哉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噫是經非關尹一見不作尹之功大矣劉之功當不在尹之下雖然

太上以無爲爲宗誦是書者由七十有八家萬億言得五千言由五千言得一言由一言得無言焉猶龍老仙得垂手乎太空引而上之曰孺子可教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嗣天師

大素凝神廣道眞人張與材跋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卷下

廿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染四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一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德經

考異　河上公本分道德爲二篇今從王輔嗣本

道君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同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識而深造之

黃茂材曰道也者莫不由之以生也德也者莫不得之以養也天地以此生養萬物故不窮至人以此生養一身故不死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爲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爲道下經爲德甚非作書之旨當總謂之道德經可也

石潭曰老子之解多矣以學儒者解之多以儒之所謂道者言之若程泰之林竹溪之類是也以學釋者解之多以釋之所謂性者言之如蘇潁濱本來子之類是也皆

不得其本意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常行事物中之道而老氏則以虗无自然者爲道豈可强以合之於儒釋氏之所謂性者乃露倮倮赤灑灑之性老氏之所謂道者乃形神俱妙之道豈可强而合之於釋

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所指地頭則不可不明辨之也蓋老子專指虗无爲道而儒者則謂形而上者之道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釋氏專指眞空爲性而不雜

乎形氣而老子則欲形神俱妙而與道合眞此其所以不同也若各據本教而言之不惟失老子之宗指亦自失其宗指矣至於道家之解如白玉蟾之類固是本色然但一向好高而務簡徑其辭多不可曉反成郭象之註莊子焉故今之爲解一以老子本教言之庶不失老子之本意又不敢如玉蟾輩好高而辭意不明焉學者詳之

道可道章

考異 河上公作體道章趙實庵作顯理會眞義章今從明皇本

唐明皇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强名將明衆妙之歸趣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衆妙之門者示人行了出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杜光庭廣聖義釋明皇註疏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

道之由由從也起興也萬者數之大也化
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
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
爲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
水之源流注無竭也虛極妙本也強名道

也此章先標可道爲體可名爲用末篇歸
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向也復歸向於大
道之本也就此門中分爲七別第一可道
可名者明體用也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
無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則

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權或色或空或名或象互爲體用轉以相明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第二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本迹者相生之義也有本則迹生因迹以見本無本則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

迹隨事而立以爲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出於履以迹爲履而復使人履之愈失道矣明迹爲末也第三明有欲無欲兩觀不同也觀者所行之行也以自所見爲觀以神所鑒

爲觀息見於外凝神於内内照一心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爲習道之階修眞之漸先資觀行萬入妙門夫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爲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契於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

同也第四同出而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大樸者道也道散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生爲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也第五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神明日月五行

萬物有形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第
六玄之又玄者辨兼忘也爲器之時必在
其樸復樸之後此樸亦忘乃契於道爾故
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樸俱忘也第七
衆妙之門者示人行了出也器樸兩忘了

然契道復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
萬物同禀於道有爲有欲則失道傷生除
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之道要之門戶
也了出者出世也
張沖應曰道者自然之道天至高而不知

所覆天道之自然地至厚而不知所載地道之自然人參天地而立有目能視猶天之日月有口能聲猶天之雷霆吹之有風呵之有霧唾咳若雨露聰覺猶神明天道之自然我有之矣至於四體備具猶四嶽之盤固靈骨冠頂猶中嶽之鎮聳血流脉運猶江河之周流地道之自然我亦有之矣誠能體天地自然之道而進修之則濁者清凡者仙而賢者聖矣是以體道爲道經之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考異 明皇本無故字今從河上公本

河上公曰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常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萬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如嬰兒之

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

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

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汙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王輔嗣曰道可道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

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
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
之徼也此兩者至衆妙之門兩者始於母
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
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
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
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取於
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
乎一玄而已謂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
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

門也
唐明皇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虛極之
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
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
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

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䟽道者虛極
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
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
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
化用無定方強爲之名不可偏舉故或大

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無名至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矣○䟽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强名也

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爲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强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毋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淨解心釋

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返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

亂以欲觀本旣失沖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性清淨不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

下則見衆人之所歸趣矣徼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也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禀妙本故云同

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同謂之玄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意因

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耳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也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

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本離欲心旣無有欲亦無無欲遣

之又遣所謂都忘正觀若斯是謂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

杜光庭廣聖義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而不爲終先天地而不爲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强名爲道也標宗一字是無爲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爲虛極之妙本也散爲萬物

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
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徧舉高而無上無
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
外不滯於外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
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

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
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爲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爲
名之本可名二字爲名之迹迹散在物稱
爲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爲名

之本名爲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無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爲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虛極妙本末立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迹生天生地天地資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大道吐氣布於虛始爲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

也無旣無名不可詰之以道不可詰之以
名混漠寂寥邈爲化主元氣資之以爲始
玄化禀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
無氏然後降迹漸分兆形由此而天地生
氣象立矣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旣具
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爲三才也有名萬
物之母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衆物也
衆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
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
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

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常無欲至以觀其徼夫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即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

心慮以爲理視聽愈迷爲理愈亂可謂見邊徼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道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

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爲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内得不慎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

也者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同謂之玄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爲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皆修鍊俗變淳和則返樸之風可臻太古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忘眧合乎

道有欲旣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以都忘之者爾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爲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

歸於妙道矣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爲觀覽之觀也神照者觀行之觀也道亦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於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

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開有三觀法第一假法觀謂對待也第二實法觀謂心照也第三遍空觀入無爲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第一無常觀第二入常觀第三入非無常觀第四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第一妙有觀第二妙無觀第三重玄觀第四非重玄觀聖行門中復有三觀第一眞空觀第二眞洞觀第三眞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麁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爲之門爾無爲有爲可道

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爲五別第一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可道爲體道本無也可名爲用名涉有也第二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室車器以有爲體以無爲用用其無也第三以無爲體以無爲用自然爲體因緣爲用此皆無也第四以有爲體以有爲用天地爲體萬物爲用此皆有也第五非有非無爲體非有非無爲用道爲體德爲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爲二別以無爲本以有爲迹無名有名也以

有爲本以無爲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
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
言象可求非有無可質固亦討論理絶擬
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㓗階級然在於冥
心感契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學
相澡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道君曰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始曰道不可
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
事物焉如四時焉嘗可而應代廢代與非
眞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而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無名至萬物之母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議

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徼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徼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世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

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業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此兩者至同謂之玄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是謂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

捨妄求眞去眞益遠殊不知有物者特名之異耳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小而妙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至玄之又玄所謂色色

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世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子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王介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名道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無名至

萬物之母無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
其終故曰萬物之母○全義無者形之上
者也自太初至於太始自太始至於太極
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
也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此名萬物之母母
者生之謂也○雜說無名者太始也故爲
天地之父有名者太極也故爲萬物之母
天地萬物之合萬物天地之離於父言天
地則萬物可知矣於母言萬物則天地亦
可知矣常無欲至觀其徼道之本出於無

故常無所以自觀其妙道之用常歸於有
故常有得以自觀其徼○字說王育曰天
屈西北爲无蓋制字或以上下言之或以
東西南北言之或以左右言之或以先後
言之王育之言無是也蓋乾位西北萬物
於是乎資始方其有始也則無而已矣引
而伸之然後爲有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徼兩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蓋不能常無也無以觀其妙不能
常有也無以觀其徼能觀其妙又觀其徼

則知夫有無者同出之玄矣○全義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所謂徼者也故道之本出於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眇者常存於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

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

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觀其徼所以知化窮神知

化則天地之道有復加乎此兩者至同謂之玄兩者有無之道而同出於道也言有無之體用皆出於道世之學者常以無爲精有爲粗不知二者皆出於道故云同謂之玄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名異也聖人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其妙存乎有則足以知其徼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字說幺而覆入之者玄也故玄

從幺從入兩者同謂之玄兩者謂有無也
玄又爲黑而有赤色北方黑爲陰玄爲陽
故易曰坤於地爲黑又曰天玄而地黃舜
曰玄德此聖人之在下者玄德言乎其幽
也

蘇頴濱曰道可道非常道莫非道也而可
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
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
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
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

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
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名可名非常名道
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
道者也名旣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
常矣無名天地之始至觀其徼自其無名
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
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
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
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
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

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通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凡天下之道其
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殆則非常道
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萬物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
曰常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

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
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
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無名至萬物
之母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

自而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則一亦不可得以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旣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夫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

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徼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唯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以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以觀其徼故曰萬

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徼此兩者其出則同故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至之門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

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

陸農師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名以無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無名至萬物之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主故上

言天地之始下言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
其徼妙道本也徼道末也聖人之於妙也
觀之以常無聖人之於徼也觀之以常有
妙在中麤在徼言妙則知徼之爲麤言徼
則知妙之爲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

欲以觀其徼此兩者至之玄無者對有之
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爲有對也有
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爲
無對也不爲無對者非有也不爲有對者
非無也故常無者眞無是也而非無常有

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兩者同出而同謂
之玄也玄之至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
之用其道至玄人爲衆妙之門戶而出入
於其間莊子曰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開
天之天自然也開人之天使然也玄之又

玄莊子所謂精乎精衆妙之門莊子所謂
神乎神
王元澤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萬物之所
道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
不在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

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嘗於時而已可道之道適時而爲時徙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移未嘗暫止息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爲道根指遽廬爲聖宅老氏方將祛其蔽而闡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名可名非常名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旣具衰敗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眞常也無名至之母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
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爲先物與天地
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
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
有無而此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

姑盡性而已常無欲至觀其徼易之陰陽
老之有無以至佛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
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
外更有安得爲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
此乃眞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

者但見其徼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
之無未嘗離有也旣曰常無又曰常有者
以名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眞有有即眞無
耳言徼則知妙之爲奥言妙則知徼之爲
粗此法言之體同謂之玄有無本一末有
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旣得
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也衆妙之門
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
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
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

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徼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渺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渺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

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乎妙所以

窮神而觀乎徼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爲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爲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名異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徼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下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

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爲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略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

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矣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

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
之亦不至乎疑而得也葢其心嘗慮曰彼
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
將不言而自諭苟爲不度其如此而惟妙
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

知有無之相爲因而以爲無有者本也故
其言詳於無而略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
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旣以異乎孔孟
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葢其說以無名
也天地之始夫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

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名者乎又以爲常有欲也以觀其徼夫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慾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徼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今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道可道至之母太極之所待者道也天地之所待者萬物也萬物之所待者天地也夫有所待者非所謂道乃道之

積也至無而無名者道也離無而無名者
太極也入有而有名者天地也太極眞乎
神而名不可得而識者也乃道之妙也天
地著乎象而名可以載者也乃道之徼也
二者皆出乎言也常無欲者之所觀見乎

妙而已矣常有欲者之所觀見乎徼而已
矣惟無欲者之所觀可以通於玄也或曰
非此之謂也謂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而
有者名萬物之母也謂常無者欲以觀其
妙而常有者欲以觀其徼也曰非也讀之

者誤也謂有者可以名萬物之母而謂無
者豈可名天地之始乎謂常有者可以觀
其徼而謂常無者豈特觀其妙而已乎夫
有始則有終而不可命之無常無則至無
而不可命之有噫知此則其知玄矣常無

欲以至之門常無常有言有無相用不可
偏而不舉也常無者欲以觀其道之妙常
有者欲以觀其道之徼妙言本徼言末本
與本俱能觀之然後見其道矣常名以無
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

在無體者無乎不爲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也太始着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

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巳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巳矣蓋

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徼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徼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在中粗在徼言妙則知徼之為粗言徼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徼蓋夫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為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為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

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有眞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爲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徼爲其欲以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爲其欲以觀其徼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徼妙俱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寘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

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巨濟曰道可道非常道道接於言則其爲道也可而已非常道也常道無可所謂常無欲是也道無不可所謂常有欲是也世道交喪而老子治一救之則其適物爲

可不主故常以通天下之變而已名可名非常名強名之曰大則此名者大是也大名也道字也常名無可無可則無名可名無不可無不可則有名名字之玄其在茲乎無名至之母此特言名而不言道也以

名及字故見無名亦可也天地之始廓然
寞同則所謂名字者果安在乎既有名字
則道物爲可物因可生而無有不可至於
有可此道所以爲萬物之母也常無欲至
觀其徼常無欲即前常道也常有欲即前
可道也於常無可則謂之常無欲於常無
不可則謂之常有欲蓋下文言常無名而
不言常無欲言教無欲而不言欲無欲有
欲莫非常也以常無欲以觀妙則天地之
始是也以常有欲以觀徼則萬物之母是

也所謂觀者心有眼焉非特目力而已此兩者至謂之玄無欲有欲兩者異名而其實同出於道蓋無可與常皆道故也玄者晦冥深渺道之色也黃帝曰在天為玄在人為道道視之不見而有色者主觀其妙

觀其徼而言故也既曰同謂之玄玄則可道常道迭相待而已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玄形色非色莫得而觀焉玄之玄與又玄之玄非色亦迭相待而已非以前玄爲累而遺之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

皆有妙而皆出於道則道妙萬物也於此不言徼者以妙及徼亦非以前徼爲累而遺之者也

劉驥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眞常也言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是矣孰知道之可道名之可名哉經以謂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經

所謂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
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
道之妙則無爲無形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有名者道之徼則有情有信故常有欲以
觀其徼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徼以至妙

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
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
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
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功萬物之
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乃萬物之所

係一化之所待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染五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二　深五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趙實庵曰初顯常二〇一絶消顯眞〇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形而下者之謂也非常道形而上者之謂也形而下者道散於形名度數之間形而上者道隱於空虛寂寥之地蓋即物以求道道固不可得以其不可得形器非道也離物以觀道道亦無

所有以其無所有神妙無方也心爲道之體道與心無殊性者心之生心與性不異心之與性無狀之狀道之與心無物而物心也性也道也謂之一而分三有也無也同也裂於三而會一一即云數道豈數乎

一妙而神道豈離數妙則無矣道者豈得而言哉用即顯明物物無非於道矣所以形而下者雖可道即非常之道存焉形而上者雖非常之道而可道之道著矣若夫形乎眞僞眞爲常道而僞爲可道託以虛

實道爲實性而物爲虛妄且以事理形容
庶幾有得雖云常也變實在焉所以言常
者常即性之地心即道之用合而言之總
謂之常常之體取其不變以其不變故謂
之常眞常之中流出萬有又常者大也由

是觀之常豈不大乎常者聖人之照用也
言常不必言道言道不必言常所謂常者
道也道者常也必欲言道而不言常非常
豈能定一必欲言常而不言道非道豈能
顯通常則常存常存者不變通則通物通

物者無窮本一體而非二用即一體而具變常且若天豈不常乎陽九之極天有時而變地豈不常乎百六之極地有時而發日豈不常乎日有時而虧月豈不常乎月有時而蝕乾之上九則無首鵬至六月乃云息則知麗乎形者墮乎數者必有窮惟常則無形無形則無數無數則不生不生則不滅自天地至於萬物皆形數者也豈同吾之真常乎故曰可道者非吾之常道常豈不變也不變謂之常可乎變豈不常

也不常謂之變可乎物之生也常與之俱生物之化也常與之俱化生生而不生常固無迹也化化而不化常固自若也自生自化無眞常而生化者其能爾乎常生常化本眞常而生化不停者也行流散徙不主故常消息盈虛不常故主即萬形而不見在一性以常存窮則變變則通大人之適時者以此可則因否則革聖人之知化者以此用之爲天下者號曰神器行之以利萬物者乃曰明權思之以至元極者謂

之微妙運之以因陰陽者故曰神機至於堯用之而仁舜用之而孝禹用之而決江河湯用之而躋聖敬雖然用之不同其實一也惟有道之君子不與聖人同憂者爲能體常○二絶名顯實○名可名非常名以名可命者必有形也道既無形烏得而名焉經所謂非常名可名者非吾之常名則常亦有名也常惟不生生即是物是物皆可名也常惟不用用即爲事是事皆可名也而欲究其生物之本用事之祖了不

可見列子日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且道有合散性有交辨以無合無無有入無間神飛電掣豈可迹哉此不可名也故合則同體此之合者合於太虛也散則成始以無出有不生者能生生精含氣育豈可昧邪此之散者散於萬物而成形此可名也生陽於子子美見於東南斯道之出而交物也生陰於午午美盡於西北此道之復而辨物也交物其顯乎顯則萬物之名自著矣辨物其隱乎隱則一真之元

莫覩矣以無可覩者爲常名可名者且不
得而同也以所覩者爲可名則常名者亦
不得而遯矣出冥入冥至道其神乎且孰
名也哉孰不名也哉○次分有無二○一
太虛肇一○無名天地之始以道在至無
玄眇之地湛若常存不與一物爲累凡有
相者皆非吾之常道次言非常名以名者
在乎形質分量之間隨其美惡未有一物
而無名凡可名者皆非吾之常名無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前言非常名則是

常者未離乎名也今言無名以無字破常字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即常道也常道者即無名也夫何一理而兩言之謂道不可言言之者終莫能至道本無名名之者終不及質當以非常之常言之固兩言也常道常名即言其妙無名有名即言其用無名者生天地有名者子萬物凡以顯其用也原夫至道之體湛如太虛一物不生無名可得至靜之極靜極生動所以一氣肇生爲物之始謂之觸而非觸謂之感

而非感本乎虛化神神生氣生生之理於是乎倏張道生一一爲始萬象之靈於是乎均賦有非有也是有一而未形無非無也即太始之形始如月魄之在艮類消流之發源漸始乾坤誰尸造化此乃不爲而爲者也今也以無爲妙萬法歸休以有爲非凡夫自味道隱則無用而致用致用者一氣爲先法生則用法而不窮元始無極一雖墮數通乎數則長生始則有形鍊其形而不死夫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

五行之生數九木三火七金五水十土則五行之始初若得其初則知金木之承元合其成則曉水火之生死木隨子復申宮而始住其胞乾天屬金東方而稱其用事故六爻皆九與木得以同原寄體金方實

一家之妙用至于金來乘襲居寅位以氤氳七炁之天處三陽而受孕至于火從兌出亥位得三水土艮興巽方朕兆乃見寅申巳亥女台曰始而不凝氣形質全由此修生而不斷故義殊洪範生數有克而有

合理出仙經一則循元而不終故云始也
出自無名○二太極生三○有名萬物之
母夫始者造端也未見其生也生者母也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此有名也經以無名者始之有名者生之

是無出而爲有矣爾雅曰肇祖元胎始也
坤卦以地道妻道臣道母道也乾始之坤
生之是故配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
母之名始彰矣故先言始而後言母凡有
四說焉一以陰陽言二以天地言三以父

母言四以有無言夫陰陽者氣也氣也者
分陰陽也一氣初肇本無陰陽太極既生
一氣自析輕清者上升而爲天重濁者下
降而爲地又開天經云天氣已足餘氣爲
地夫言足者乃見陰陽有定數數足而後

分以混元之時雖有陰陽纏鍊未極混而
未分則列子所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
曰渾淪是也又曰元始以玄元始三氣上
生三十六天下生三十六地上下合德以
爲陰陽又曰清者濁之源見乎清靜經陰

者陽之澤見乎生神章由是觀之陰陽本乎一氣而自分爲二故曰合而分天地之始生也本無父母生於太虛空洞之中結於混沌一氣之內狀如雞子內黃外白其未分也天地孕於靈源及其分也上下判爲天地三合成德積九爲陽九陽既升餘氣爲地故天有九天地有九地大羅三十六天金火土宮三合之數成也中羅三十六天合三十二天四始之數生也救苦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是天之生地

之成合天地之數總七十二以爲節候成始而成終也天地者道之垂象道無所寓寓於天地天地無所寓寓於乾坤故以天爲父地爲母天地以一氣合而生萬物爲父爲母始之者則歸之乾生之者則歸於坤始之生之其道一也豈天之形爲男地之形爲女邪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茍未得意象豈盡之是故以一氣而論天地猶坎一之分精神此合而分也由是觀之道爲天地之母天地爲萬物之母乃可知也

此分而合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地至天亦然也以卦象論之自復之泰爲三陰三陽乾下坤上爲天地交泰之時也易曰男女合精萬物化生是也泰者中和也於是中有冲氣焉窈冥恍惚會至眞於其中是萬物含生之意也然天地以八萬四千里准之以陰中陽半爲春分陽中陰半爲秋分亦男女交合之象也雖天之遠地地之遠天非以氣而交和奚有父母之名生生之理也故未

分則謂之混沌既分則辨爲陰陽異姓則
合爲男女婚娉則合爲夫妻易曰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也故取毋以言生夫有而空
者物之反無而神者眞之原即無名者眞
空之原也即有名者妙以應物之用也然
則眞無者豈待有而欲顯其妙乎一氣自
析三才自分萬物自植孰主張是孰綱維
是是謂自然若論使然有自而然無自不
然豈免天運地成陰交陽接不有母也寧
顯眞生不有生也孰認爲母經曰道生之

道即萬物之母也入而無出而有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有無二致非道而誰立母之名出虛爲實立始之目出實背虛一有一無道之妙用無元之一當識太虛返還之功必自於母天地之數離五坎十五五

爲母散而生萬物者謂之妙有如六戊加坎六已加離立生之理於是可見○三辯體二○一靜照常體○常無欲以觀其妙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常道常名爲盡妙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使人

絶視聽於名言之外此非有心者可得惟無心者可了乃謂之常道者是也次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道有妙用前四句言妙後二句顯用蓋言妙而不言用道無所顯言用不言妙事或障理且萬

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理之必然而聖人覩之存乎見見夫道無色相眞絶名言究心必徹於無心諸趣必窮於實趣既虛無之是道何有物之相因不絶見聞寧歸淸淨夫淸淨者性之本也色相者名之因

也性本湛然非名非相離性而相爲妄爲虛所以名從體相而生相自念心而起眞僞兩立道本難原故作經者必王於虛無窮理者當觀於色相緣虛見實從幻妄以知歸有自無生精想塵而成就物無自性

所以言虛道乃無名以其非色此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二即常致用○常有欲以觀其徼道本不生生無無非道道降在物物無非眞及乎物來歸之道未嘗主此道之眞常脫然無累奈何虛玄

泛景一氣自生混沌凝真三才具體道象於天則六氣之回薄成形於地則五行之生成陰陽總其大數八卦定乎四時惟則有常變化不已一生一滅在物理之固然不死不生因陰陽而致妙通乎此道必屬至人未達生原徒歸幻滅故常爲大本變乃通神自爾不窮造化直指休浮不知死乎數者物失其神通乎數者形豈自累所以有無同妙二理俱玄正陳性命之因豈得有爲爲妄他教則無餘盡物此道見之

者昌觀徼則在理爲粗入妙則即理即事
愚嘗探天機陽無陰陰無陽二者相索而
始合或言龍無虎有龍見虎而二俱無形
或言汞無鉛有鉛見汞同而爲鬼隱所以
言無言有性命同歸一陰一陽是之謂道
造其至妙然後有不測之神此道德之玄
玄也故伏羲畫卦知無中之有而其象乃
陳孔子繫辭達有中之無而惟神不測相
因有無不二徼妙○四玄同○一權實雙
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經自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顯道降而爲物物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分有分無顯出顯入謂道本一致妙用玄彰使人直認本原先以有無二致標之後以同出異名一貫其義此兩者一有一無也同出者同出於道而二名也易大傳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且智徹爲明悟有無之一體疑其有二執有物以非無未可立談蓋衆人之情動輙有礙礙即不通説有者不容言無説無者不容言有依此疑中

乃分順逆順觀者衆人也指物爲有有爲見存天高地下川融嶽固五色之粲然音聲之嘈雜名利之崇榮富貴之顯大天倫之結固萬法之鋪張舉皆實有若有人焉指此云虛謂此非實彼方膠固未以色空

認妄爲眞一切衆生隨境易流固名爲順指眞空爲實幻化爲虛死生爲一富貴爲他聲色爲邪根親戚爲偶聚四大爲和合知空本不空知色本不色此逆觀者之所爲也蓋順以易如水之就下從之也去而

不返逆則難如策蹇以登山雖苦也而至之則樂此天人之界畔見覺之宗由初分之而恐其異見終合之而使彼同觀有無同出於一天出歿共爲之終始莊子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又豈可與之論大同哉○二

事理兼融○同謂之玄前言有無同出於一體使人不得以有無而殊觀是圓融至理也後宻嚴其教故曰同謂之玄同之字從一從一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

以不同一口則是非同矣故大同者離人焉離人則入乎天入乎天則同乎道同謂之玄是大同也且有無二理同謂之玄以無爲玄則妙而不可見故玄也以有爲可見豈得同謂之玄邪夫萬物於無中出有有中含無本一性也又何假以不同而同

之性理自破色空爲初玄離有無爲重玄則義漸明矣悟則頭頭是道迷則見見皆殊直以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平等性智方可造入御解曰妙而小之謂玄玄

者天之色書義曰小而妙之謂玄大而敏
之謂俊德藏之則妙而小顯之則大而敏
故於聖人在下則稱玄於在上則稱俊妙
而小之謂玄誠難言也夫道無形相孰分
小大道大天大豈得云小其在物也於小
奚分謂之隱以其不形謂之奥以其不測
蓋聖人之心體道則妙也出而應物在理
則隱在事則顯事小而反爲大者注人之
耳目也道大而反居小者處心之淵微也
小則右右則陰以相之藏妙而不藏用也

大則左左則君以臨之顯事而不顯理也
故曰妙而小之之謂玄○五讃美○一諸
法體妙○玄經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徼復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是結前二句義合有無歸於一致又曰玄

之又玄初謂見覺相照悟此有無玄同一
致乃深識也及又玄之義又非前理可畢
經意次第言之也有無生於道道所以司
有無者也而有者自有非道之有無者自
無非道之無此道主之而不主者也然無

亦出於道有亦出於道無體旣玄有體不
得不玄也蓋無出而爲象爲數入而
爲滅爲無列子曰自生自化是也與是則
有無不干於道明矣而有無皆自道出二
者所以各得玄也譬如一父二子父子之
姓同一豈以父之姓予長而不予少乎此
顯道之玄而有無不得不同玄也及用之
在人道生乎一一數也始也抱始一之義
歸之太無然後見身中用事也豈直以虛
言載之邪龍虎交而成聖胎聖胎靈而見

眞人眞人出而乘神光莊子曰上乘神光
與形滅亡〇二妙先衆法〇又玄諸法從
道而生粗之與精一一皆有玄理曰體玄
也體之玄未脫乎迹去體之玄離體之用
造形而上斯又玄也楞嚴曰妙常寂無有無
二無無二亦滅此言性也前云經以次第
言之次第者即分頓漸頓漸即分大小乘
大小乘分列果位如海空智藏論有無之
義至妙有妙無爲究竟也如性宗論内空
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爲空無

爲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性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自性空理猶未極不可得空方又玄也又玄之字嘆道之深遠二邊不立中道不安言默匪窮謂之實際則步不躡虛始爲

眞一則存乎有得所謂微妙者也今分頓漸二門三乘階次以證玄之又玄義令夫混元之前無名無象混元旣判有象與名自無名巳前直悟其理則謂之頓若從有名之後攝有歸無則謂之漸蓋頓則不立

一法漸則始於修爲修爲之門自言教得所謂日益益而能損至於又損乃證又玄者也在性如是在命亦然衛生之經初自於養生次至於長生終至於飛仙頓漸之理各有攸趣重玄之義非中小乘本際言

太上道君曰非空不空亦不空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終非非終非本非非本而爲一切諸法根本無造無作名曰自然自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

然又曰所言玄者四方無著乃盡玄義由
是行者於空於有無所滯著名之爲玄又
遣此玄都無所得故名重玄衆妙之門今
立頓教名爲又玄其義煥矣又以大乘及
無上乘言之玉清之教爲大乘派迹三清

爲無上乘且如太清九品上仙是入玄者
也九品上眞至玄者也九品上聖又玄者
也三清俱派無量玄玄也此皆以性明之
以道會之經之大意存乎此矣故當部謂
之圓教性命該攝夫德入而爲道性融而

爲命此之命者盡性至命與長生之命又不同也夫養生之命非特盡性而已必有深根固蔕者存焉又依長生宗分玄之又玄列爲二門玄者萬物之理具有也出器入覺用中顯妙妙中通神此皆謂之玄也

玄常隱矣以隱爲祕祕而不傳故華堂内禁之書而測之在入也能測之者是謂見機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然物之隱玄未若人身之隱玄人身之玄即天機也老君曰人身微妙凡世難言謂一切人貴遠

賤近不知身中之玄而徒欲窮物於外夫
身中之玄聖人察陰陽之微而法象乾坤
爲九丹之訣長生之宗謂道要玄微天機
深遠非至至者不能言焉此法出於三皇
而傳及黃帝厥後繼聖頗多而遺文則略
獨魏伯陽作參同契正取周易爻象繫辭
配合乾坤六子運動天地玄機發其閫奧
辭曰夫修金液大丹先壽天地混元之根
究陰陽造化之本明水火克復爲夫妻認
金水之情相生爲子母故有男兼女體則

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產汞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陰含陽也月者陰也月中有兔陽含陰也故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需之理造化之道明矣既知其位復知其根乃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取其根又取其象乃陰陽匹配之象也既得其象復詢動靜動靜既明須知其數既知其數乃依刻漏刻漏既分須明進退進退既明乃分龍虎則南北之界分焉金水之形合焉則大丹可修復有法象內外水火有燥濕焉有

鼎室焉有胞胎焉有進退焉有爻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諸卦模樣焉有離合之形焉如上所舉一一皆隱玄妙於其中也須以智窮仍須師授若謂玄關祕密置而勿言則長生之宗又安在也

向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始與母不言終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至於畢法定三成之理載金誥玉書之文傳道述五仙之宗辨九還七返之要此搜括玄玄者也至如小成之人爲初玄中成爲至

玄大成爲玄玄此見乎修身養命服氣鍊
丹終以超脫飛昇昇玄究竟皆有漸也如
彼其性自妄空以至於眞空如此其命自
修生以至于登眞玄之又玄其義如此夫
能無也未能無無也則未可爲衆妙之門

能養氣也未能鍊神也未可爲又玄之理
性存於空命存於實方顯妙門豈自妙也
曰衆而已○六統象德也○衆妙之門字
説以三人爲衆此非三而止也自天地至
於萬物自有情以至於無情咸所統焉故

爲衆妙之門也蓋至於玄是爲盡性盡性則一而已矣又玄則是爲至命至命則入乎不死不生然則道者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今以門而言之則道者果有所乎是不然也以門言者不在乎所以道言之性

有返動以其返動則以出入而言凡出入而言未見成性也至於成性則無可成者孰出孰入如此然後能會萬有於至虛之地妙一性爲不測之神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出生入死陰符所謂天生天殺

道之理也出機入機艮象所謂時止即止時行即行也有出而不懼者則體道也有入而不欣者通玄也又有出入而不知所以爲出入者盡妙也則知門者通萬物生殺之理顯衆甫歸焉之宗且萬物受命於無是自無而出有也受命於道者皆妙也故曰衆妙妙如何哉猶之水也犯者必濡凡有道而生者皆有妙也次以謂哉從衆妙門而出得乎一也一在我矣我將負此妙而返入歸根復命體乎又玄亦能妙衆

者也猶之火也自我而明向物皆明自我而化萬物皆化始也道之妙我也終焉我亦妙物也一至乎此道果妙我乎我果妙物乎終進乎不知也

邵若愚道可道至衆妙之門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

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眞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眞心本來虚靜元無生滅因眞心動而爲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幾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殢五音恃强梁居寵辱迷妄爲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去欲

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爲正得之則爲靈
爲萬物之毋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
眞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
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
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

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
爲徼邊也淺之意不可將心求心爲有欲
不可將心滅心爲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
爲一緣出言爲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
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

中道玄之門以中爲法設喻如筌然法從心起既起於心繫着在中則非虛靜老子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爲故不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是無欲所以纖塵

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爲無修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無礙故名逍遙一味平常故名恬淡是故心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

無欲則觸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心常無欲者乃衆妙之門

王志然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可名名而非也謂之曰道可得無言乎可道之道非常道之自然可名之名非常名之自出常道常名如環之無端如四時之行焉未始有極未始有始而乍起乍滅代發代興非吾所謂眞常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者道之體常有欲以觀
其徼者道之用而體用每寓之於恍惚有
無精粗微妙之間固不可以智知不可以
識識以至視聽迎隨皆不可得云何得之
有學而知之者未有不學而知之者也易

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孟子曰自得之自得之則左右逢其原爲
學至於左右逢原之後則何所往而不將
而所謂得之者得此者也於戲道之妙足

以盡萬物之性道之徼足以窮萬物之理理性玄同而所謂有無者槩可並觀而雙泯之或謂有有無有無無有無無者何也此言有無相代之如此無即眞有有即眞無有無相因未始有異經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者玄之爲色幽而眇赤而黑陰陽混蒸同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與陽有與無同乎一也同乎一矣未妙乎一也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多矣未妙乎我與物

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以爲言者是也玄之又玄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者也此其所謂衆妙之門故老子以此首篇重玄之義至至之理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所宜盡心者焉

程泰之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彼此今昔之間以莫不然則其能常者也能乎此不能乎彼昔嘗如是今不如是則不得謂之常矣道之未爲德也混然茫然函萬有而一之其中所蘊能剛能柔能實能虛能短能

長隨所感以出有萬不同之應而非因所應以附麗於一事一物也則亦何所感而不能何所施而不遂也故無彼此今昔之異也知道者得其以而明言之故遂指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爲常也及夫道出而

爲德德著而爲名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固皆道之所寓而迹傳於事事立之名於是有所麗而有所局矣此之德既不可以通諸他德而此之名又不可命爲他名也故凡道之可道者已不得謂之常道則名之

可名者自應不得謂爲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别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爲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疑以爲虛詐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爲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總於是時也無儀可放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爲無也凡老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

正相應也極之言至也太極者能極天地之所不至者也無之立名則以未兆爲義也未有天地故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其徒亦知後世必疑乎此矣故列子自作之問而自爲之答其言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然則謂無之能始天地也雖列子亦知夫人之必疑矣而自釋其以則曰天地未生之前其於無中有象凡四也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是其序也是皆氣形質具而未離者第可目爲渾淪而已也又

動又變而後輕清者乃始爲天重濁者乃始爲地則夫太極也者正其居虛而包清濁以自立於無爲無匹之地夫非渾淪而無者耶則老氏立名爲無而先乎天地者正應易理也有名萬物之母後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當其無也則直空然窅然而已而凡有由之以生則謂無之能始天地者尚其可明也及其既入於有則與物何異而反能生物也曰此蓋無之已動而未成其爲物者也揆其分際正渾

淪者欲動而未及於出者也方欲名以爲
無則既異於無矣方欲謂之爲物則又未
著形質也故參研其衷而名以爲有也至
號物之盈而名爲萬物者則皆形象已凝
體質已具者也天地日月雨露山川草木

人禽器物皆其明有形質不止僅可名有
而已也老氏之形容此有則凡三易其名
而實同一理也借數言之則爲一一者謂
其可以生萬而未至爲萬也倣形而言則
爲象對器而言則爲樸曰象曰樸又皆可

以爲形爲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爲無而下之未至爲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爲物生之祖也故後章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莊子物初之論蓋亦由此而立矣老子亦自知此理之難遽解也又嘗由總及散而槩申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夫混成也者渾淪不分之謂也即有無兩

者方同而未出之初也先天地生則天地固嘗於此受始矣獨立周行而槩爲天下之母則信乎無物而不爲其子也此三者極天下之事事物物所從生起皆總是也凡老氏之書於六經之所以言者則略之而不竟至六經之所未究者則必曲致其詳也六經言治至於道則極矣而老氏自道毋天地之上更有數級則無也玄也又玄也皆其地也而分際在此三者已上則皆不可得而道亦不可得而名者也夫既

無名可稱而欲從此地立言以啓未悟則
將何所寄語也哉於是超乎可道可名者
而剏立有無二目以寫其指也此其立教
之總也此二者旣立名義而其話言所及
人人悉可循想矣言及乎無則知其所指

必在天地之先也言及乎有則又知其所
指必在萬物之表也故其書之縱橫曲折
條目不勝其多而皆不　乎有無二義也
然而有也無也六經實已言之而其與老
語不同者六經未嘗單言有無也易之無

思無爲無方無體之類固嘗言無矣而思爲方體僅相綴屬未嘗捐棄所附而單立一無也老氏之覫此模也正從造化未有形著之時言之則并與夫思爲方體者皆未著兆朕也此其意指殆將自居於無而處六經於旣已爲物之地也也要求其歸則誠高矣遠矣疑世無其事而寓其言矣然其分際甚明前後具有義例悉可稽覆而儒流語脉亦相灌注非如世之訓釋其書者不分道器取甚淺之理駕而入之高妙

其實荒忽無見也則其尊而抗之乃所以汨而亂之也且彼何不淺而驗之以事也張良之恬澹曹叅之清靜文帝之元默是老教之不行乎周而肇效乎漢者也其於用老則萬世之稱首矣然此一君二臣者豈其於世事而嘗少少去心也哉特不肯以人欲自累故其貴無之力雖未盡道亦足以集虛鎮擾而不入於名事也矣至於西晉之世遺棄禮樂刑政專爲無有而紀綱法度蕩然不存晉室因以大亂故讀老

者必知夫無爲之中有無不爲者者在焉而
後可以知漢晉之治同所出而異所效也
若夫妄言無行之徒以道流自名而依並
虛無以文荒誕僞爲飛昇禍福之說則皆
老語之所無也推原其所始則神仙之說

起於戰國禱祠報應盛於兩漢而八十一
章未始有此也世之學老者其當以八十
一章本語爲是乎抑以末世增飾誕語爲
是也凡君若臣其常以張良曹叅文帝爲
準乎抑以西晉之放蕩與夫末流之怪傳

爲可準也此其當鑒當戒昭著而易見者
也常無欲至觀其徼無之能生有而不自
爲有者乃能常其無也有之能生物而不
自爲物者乃能常其有也何者未著形體
中無間斷故可常也若夫因造化而得形
質出大道而爲德仁義禮則皆物也此之
爲物常凝不散則可名以有散之則無矣
故自有已爲物之後則凡其嘗著形體者
則皆不能自主其有也萬物之並作而芸
芸也其歸根而枯秃者可立待也此其已

有者旣不可留則復命而靜者一旦土膏春溢凡其芸芸而出亦不能自遏而藏處於無也凡道學之失得與夫輻轂戶牖之具否皆一理也則合世間之有無皆不足以循求大道之表裏也若夫常無也者道之蘊而未出者也常有也者道之已動而向乎出者也是皆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能總生化而不入於生化也以其居總而體該故大道之本末可以即是而求也其曰妙者居造化之奥而萬有之所自出也是

常無所總之地也其曰徼者邊際也如邊境處中國之四隅也蓋無之已出爲有而有又將出而爲物者也故不得爲奥而遂常爲際也二義立而道之表裏有稽矣得常無而即之則可以究萬有所出而見其

裏得常有而即之則又可以窮萬物之所生而見其表故老子所以貴夫常無常有者道之表裏於此乎可想也莊子曰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即是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徼即易之上下矣其舍上下而名妙徼者正欲自成一家而其指歸未嘗少有不同也天下之物安有下無載承而能空立其上者耶亦安有有裏而無其表者也此道器有無之相須而明白易曉者也故借之以喻使人知其談妙之中未嘗遺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常有於常無爲徼而常無於常有爲妙當其已出也則有之與無固可分矣而其未出

則混合無間也故曰此兩者同也同即一也一即未爲一三可以生萬而未至爲萬者也易暨五經論孟皆嘗言一而未嘗言其何以爲一也老氏之師弟子則於此特詳矣曰混成曰渾淪曰渾沌皆言其未分

爲二也從其未出而命之以同從其無與匹對而命之以獨自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爲常則皆主其總而明其以也及其無巳出有而未至爲物則又立爲名稱以明示人曰一曰樸曰象又皆取其函萬爲一

者隨所寓而名之故也故老氏言道於此特爲詳委是以枝葉雖甚戾儒而儒者不能不資其妙也故夫知道者尚能卽異以資其同而淺於道者至謂孔者不爲一家則是過其門而不知其中有堂有室者也

同謂之玄五色以黑爲玄天之色以無所致極爲玄太玄指冏之直冬物皆歸根復命而不見畦畛者名之以玄則玄云者窈然深遠之謂也列子之謂易無形埒正訓此也同謂之玄則有與無合渾淪未相判

別是可謂窈然深遠也矣若其朕兆微見則無者眞隱於無有者實形於有分際旣萌不得復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萬有之寘於無無則旣極矣今也進而上之更有玄焉無進而玄則益深矣而玄之上

更有又玄焉其理何也曰列莊固嘗有所發明矣其在列子則曰有太易者有太初者有太始者有太素者皆氣形質之所資始也凡四降其序而始及夫輕淸之天重濁之地則循其序而觀之有之進也爲無

無之又進也爲玄之又進而加玄也其次第可想也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是老氏之常無常有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是老氏之玄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玄之又玄者也皆心見其理而世無其名出意想而強言之也老之言曰寂寥窈冥則實形容夫玄及又玄之狀者也而莊子益復廣之以爲昏默溟涬也夫惟常無旣可以總會萬有之妙則玄之又玄固其當爲衆妙之所出也後

章之衆甫也莊子之百昌也衆美也又皆倣此之妙而與之爲明也論自有書契以來聖智仁義之機發於易而孚乎五三六經之治自始及今天下賴以爲命如五穀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決無可以易而他之之理老氏則設一教必欲絶棄聖智仁義而復諸結繩之始世之以六經爲業者相與協合排擯至指其書以爲異教然而五千言者常與六經並行終不可廢是獨何也六經明禮法故其所書皆器也而

於道則略老氏窮道未故常遺器不言二者詳略雖異而器實載道道實生器不可折而二之也世之求道者必皆自下學以求上達而上達六經不肯究言也老氏則嘗罄底蘊而暢達之矣故凡學道而微有

所見其在六經無語可爲質驗則皆並老語以攄發其理故其立教若甚相悖而道常並行蓋有以也嗚呼此理微矣難猝以一語會而通之也大昌今取古今日用最淺而最切者明之則人人可解矣農者天

下大本而其業至麤也六經之教則與之言耕耘收斂之候耒耜鎛銍之具其可謂形而愈下者矣然而四時之化於此器乎託體焉百穀之種於此器乎成實焉則雖天地元氣其妙入於不可名者亦皆託此以著其用豈容以其具在器而云道不在是也若夫老氏之於道也窮極要妙則有之矣東作西成之政老氏固已絕口不道矣及其著諸書也雖萬物作復芸芸歸根者不勝其變也種穫養伐悉有其具而老

氏曾無一語以及也至於談微闡妙則天地生化之樞道德蘊藏之始尚猶指以為淺直欲究天地之何以得為天地玄無之何以能為玄無乃為稱愜其意則此一教似不與六經相麗矣然大昌嘗由其言以探其所不言由其不肯明言以求其所不容不言則德仁義禮未嘗不存賦稅兵刑雞犬舟車未嘗不具則其言雖嘗貴無而未嘗遺有也此之首章極於玄之又玄則又超衆妙而司其出矣而有之觀徼也亟

與妙且無者對出而偶立則是有也器也
何甞相二也聖智仁義亦何甞可棄也用
此而讀老語則至無之中實常該有造妙
之初必由踐迹不可誣也
黃茂材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之爲言長
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爲長久豈人
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
世人之見何足以爲常經曰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
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無名

至萬物之母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
無孰從而始無名非名無非無也不可得
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示强爲之
名爾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
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强名也母者謂其
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
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常無欲至同謂
之玄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
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
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爲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南伯子葵謂女偊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不可盡女偊聞而至疑始玄之

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衆妙之門也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二

[seal]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染六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三　　淡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詹秋圃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可得而名言其道此非常久自然之道名可得而定名此非常久可貴之名道不可以抑揚立論於是上言無能名者天地混沌之始有可名者萬物生育之母故常無欲而動心於內自足以觀其要妙常有欲而動情於外

但足以觀其趣徼此兩者同出於道而微
顯異名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而無不通
是可以造其衆妙之門戶矣道妙難名故
此章內則以有名而爲生物之母以常有
欲而爲觀妙之徼以同出謂玄玄之又玄
而爲造妙之門夫曰母曰徼曰門豈非由
精達粗由體道而達妙用也歟
張沖應曰道可道至之門大道無形生育
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不能體此自
然之道而尚經術政教之道以希榮顯利

達之名所謂道者世所可得而道非長久不可磨滅之道也所謂名者世所可得而名非遠久不可形容之名也體其不可名之道則爲無名體其可名之道則爲有名無名則其道大猶天覆地載混然其初而人不知其覆載之原有名則道小猶萬物萌拆善善惡惡而各有所名其善惡之根是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人生天地間以血肉爲軀心統五官運乎此體體道之際有能即我無欲而靜之中以

觀不可道不可名之妙即有人欲而動之
外以觀可道可名之徼則我得其要而知
夫人之所趣徼者矣此人我有無之欲同
出於此心而異其名同謂之玄也我視無
欲貴之爲玄人視有欲亦貴之爲玄觀人
有欲之玄反觀我無欲之玄是爲進修大
道之要地斯曰衆妙之門

張靈應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本無名以炁化而得名炁出於無則無
所可名天清地寧道從此始炁結爲有則

有所可名枝葉種類各宗其母炁以化物物以寓道人也只是一物原其始守其母這便是入道處

白玉蟾曰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如此名強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無○此即道已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一無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知道見心常有守中抱一欲

以觀其徼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
有一無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出而異名
萬法歸一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
虛自歸一人能虛心道自歸一玄之又玄
虛裏藏眞無中生有衆妙之門悟由此入

用之無窮
廖粹然曰道○元始可道字之曰道非常
道不是尋常所言道者名太上可名强名
曰道非常名不是汎汎所稱名者無○無
極名天地之始太初肇生有太極名萬物

之毋動靜互根常無這柱杖子時時提挈欲以觀其妙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常有只這箇子多守成欲以觀其徼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兩者同一氣所生出而異名前三三後三三同謂之玄其歸一揆玄之又玄○

◎如是如是衆妙之門散一成萬聚萬歸一生生不窮之妙

陳碧虛曰道可道非常道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

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爲
自然也今標道者已是强名便屬可道既
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典何
異糟粕甞試舉揚不可沉默且從訓釋曰
道通也言萬物得之無所不通無所不達
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爲稱也說文曰所
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先賢令人體而行之
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五常皆道之
用也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
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擬物不窮者

也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宜造化
含光藏暉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其嚴
君乎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又
曰令之持者晝不操燭者爲日明也夫日
明者不道之道常道也操燭可道之道彰

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
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
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淵之又淵神之

又神也名可名非常名夫道者體也名者
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
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
常名常名者謂其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
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眞也
夫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眞守常名者也故道
常無名此之謂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
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强名
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朴將離則易之

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大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也

夫大道杳冥豈繫於有名無名哉且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爲無名成萬物者爲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爲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爲萬

物母此用道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徼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常謂眞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夫道本無物物感道生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上士知微知彰覩其未然巳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

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覷其邊徼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静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爲外物所誘則志意虚憺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

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謂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且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徼迷而不反喪失真元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内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謂有欲者

從本起用施于可道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斯乃前以約身爲說後以化民爲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此兩者同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藴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出而異者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别賢愚有隔遷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淵者深妙也冥

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淵之又淵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淵德者也故嚴君平曰玄之又玄此之謂與衆妙之門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眞講妙而出群聖藴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

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

謝圖南曰道可道至常名何謂道經曰道法自然則道者自然而然非可以使然者也道本無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闢可以共行如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謂此爾可道者猶曰可行也可名者猶曰可稱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

不知則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歟無名至之母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而道之名未立太極旣分天地萬物自道而生有母之義而道之名始顯夫物之生雖有萬不同而爲母一也蓋甞論之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化者有化化者形者形矣而形形者未甞形化者化矣

而化化者未嘗化道之名乎後天即先天之未名者也古往今來形生氣化無有紀極是孰使之然哉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寂兮寥兮獨立不改無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豈非所謂無名者乎豈非所謂非

常者乎吾故曰形形者未嘗形化化者未嘗化故常無至之門道母萬物而人亦天地之一物也人本道以生則道在吾身矣故以有欲無欲反觀乎吾身之道老子此言修身之本也妙者在内也本也徼者在

外也末也人之一身所恃以立者惟精與
神經曰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
中有信方其無欲則寂然不動精神混合
故可觀其妙及其有欲則感而遂通精神
相離故可觀其徼精生於玄玄者天也天
一生水水性潤下自乾爲首而至於坎爲
腎此玄實相流通也故曰同出異名由徼
入妙則玄之下者復返乎上可與入衆妙
之門矣桓凱曰道妙之門實崑崙之上然
則當於乾爲首者求之蓋嘗論之一陰一

陽之謂道自然而然者也人禀陰陽之氣以生有欲無欲亦其自然者也精神同出本乎一天自妙而徼天者人矣譬之於水天一所生其源本同自源徂流同者始異故徼者其流也妙者其源也玄之又玄則沿流以遡源而與吾之天者一矣昔黄帝西遊歸而失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知黄帝之玄珠則知老氏之玄玄矣

林鬳齋曰道可道至之門此章居一書之

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

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

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雖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

無而來之徼徼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可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

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范應元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自然之理萬物之所由也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

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末流不勝其弊也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隨事著見無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久而無弊矣故凡道之可以言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夫常久自然之道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其大無外故大無不包其小無內故細無不入無不通求之於吾心之

初則得之矣人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立然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雜言辯莫能及故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

首曰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己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名可名非常名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萬物生來未

常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名以分別之爾萬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爲萬物之母而無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有名萬物之母渾淪旣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萬物之母而無形故强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因其無名强爲之名俾一切入假此有名探其無名以復其初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絕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

常久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無形無聲微妙難窮故謂之常無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微妙也惟人也由此道而生爲萬物之最靈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悟一眞體雖至虛而物無不備則道之微妙可得

而觀矣如是乃知一理包乎萬殊凡物凡事不可違自然之理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常有絕句觀平聲徼循也境也歸也大道自然化生萬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

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有則欲要使
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爲三
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悟萬
物形雖不同而理無不在則道之境致可
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萬殊歸於一理凡

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此兩者至謂
之玄兩者常無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
可分別之義蓋非無不能顯有非有不能
顯無無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爲無則
萬化由之而出以道爲有則無形無聲常

常不變故曰常無常有也無有之上俱著一常字乃指其本則無有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無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無自其著見而言不可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是微徼是顯合而言之無與有同出而異名妙徼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無貫顯微合同異而爲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妙與徼相通物與我渾融表裏洞然本無留礙亦無差別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常

久自然之道亦不可以名言今既强字之
曰道矣且自真微妙而謂之常無又自其
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無不二
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乎言焉
玄之又玄則體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

無非有非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
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萬化由斯而出
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
逐末忘本寖失真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
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内觀故復示人以

深意必使反求諸已欲其自得之而入衆
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為萬物之
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
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
不惑於有無同異得意忘言昇玄及妙乃
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
味之
徐君約曰道可道至之門首四句言道不
可以言語道說不可以名字題號但古之

知道者欲因言語以示人則不得不立爲
名字非其本來固有也故次四句承上而
言曰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曰有者所以
名萬物之母始者謂未有天地之先專言
形而上之道道不可謂之無然無聲臭無

形狀借此而强名之耳夫既名之曰道矣
又曰無名可乎萬物之母謂既有天地之
後兼言形而下之器道非至此而後有但
既麗於器則有實迹有定位對無而爲言
耳若指此爲有名何者爲無名乎以名字

絶句義理不遍又次四句則言體道之人反求諸已先以故字發之常無欲則純是道理生而靜者也於此而觀其妙妙者微妙而不可見然謂之觀則必有昭然而不昧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常有欲則是人心感物而動者也人自禀生賦形而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有所當然而不能無於此而觀其徼徼者循也亦謂邊境盡處循其心之所欲而極其所至之境有以觀之而不至於淪陷也是道與器不相離人

所以異於物處在天地間則謂之無謂之有在人之身則謂之無欲謂之有欲若併以無有字絶句却亦未當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其名雖異其出則同也玄者深遠之義而又結之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若曰是道也沖漠無朕至深至遠而動靜陰陽之機萬事萬物之變所從出也老子言道先於此章亦莫要於此章但吾聖賢語道曰無聲無臭無體而不直謂之無耳若以下章有物混成者推之彼豈

直以道爲無哉言無言有意不相害知道
者默而識之然後知無極而太極之言至
爲精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薛庸齋曰道可道非常道寂然不動常道
也感而遂通可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常道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道也常

道體也可道用也自誠而明體之於用也
自明而誠用之於體也文玄先生曰讀老
子不知體用難與入矣名可名非常名無
名之名常名也有名之名可名也無名至

萬物之母道本無名先天地故云始道旣有名生萬物故云母常無欲至觀其徼無名有名言其道無欲有欲言乎人無欲觀其妙靜而觀其體也有欲觀其徼動而觀其用也不知體用則徼妙皆一偏也此兩者至同謂之玄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使異同一致徼妙兩忘可以謂之玄矣玄也者道之本理之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固難知知則猶有所待故以又玄指去之若

夫玄而不玄物我融然大同萬化皆由此而出矣

休休庵曰道可道至非常名虛明湛寂無相無名空而有靈是謂眞空有而無相是謂妙有眞空妙有靈妙無窮大達者尊而稱之曰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可以說也非尋常之道也大道也妙也者大包無外細入無内無爲而普應無私無始而靈妙無竭無相而現一切相無名而立一切名大也者无極无上至尊至貴爲一氣

之母是三才之祖名可名者虛明無相故
無名也一氣動而清濁判二儀位而陰陽
顯三才立焉萬物生焉可得而名矣非常
名者妙道也大道也三才之大本也何謂
大本靈妙氣清者剛在上成象曰天靈妙

氣濁者柔居下成形曰地得靈明至真中
和之氣其剛柔者人也虛明靈妙在人曰
心爲一身之主爲萬法之王亦曰性即命
也天命之謂性者久也無名至之母無相
而極虛明有靈而無聲色一氣於其中發

現是謂天地之元始三才由是而立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世界成矣萬物雖殊承恩一也大道無爲至德顯矣道體也德用也用無體不生體無用不妙無爲而有妙用者道也常無至之門老子以自利之旨普利世人日常捨諸緣一念不生絕無所欲以觀其妙自妙至玄廓達大道儒以大道曰大本指其要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字是寄宣此道也不可以字義倫如標月指也向一念未萌時著眼乃可

悟達釋以大道曰實相曰眞如曰如來地
曰無生法忍指其要曰不思善不思惡回
光自看忽然悟明三教之旨見道一也常
有欲以觀其徼者舉念之際機將發時見
聞覺知中動靜施爲處返觀靈變亦可悟

達所謂常無欲是無念從理入常有欲是
有念從事入有念無念同出於心而名異
矣同謂之玄眞心無相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玄之又玄者極虛明而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絕思議無譬喻眞空妙有陰陽

妙此發現三才自此而立萬物自此而生
三綱五常法度刑政治世語言工巧伎藝
資生之業種種德行出世經書力量神通
先明壽量智慧辯才玄機妙用清淨世界
濁惡世界總由是而出現故曰衆妙之門
褚伯秀曰道可道至之門道本至無不容
稱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道本至寂無以
命之所可名者強爲之辭人非生知理籍
言教因迹明心從權顯實使之進道復常
而階乎玄妙也夫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

常道也道散爲物辯物創名非常道也常
道如日昱手晝光出自然而無限量可道
如燭炳手夜光出人爲而有盡也可名常
名其義亦然世以不變曰常不知能變亦
其常無有常而不變無有變而不常究極

而言之謂大常無名即常道常名不涉形
氣虛極神生是爲天地始有名即可道可
名兆萌理具氣見象陳是爲萬物母即天地
始即道萬物母即天地也人能反觀身中
天地之始而得其生生化化之主諸幻既

滅眞常猶存則無欲有欲皆不離道有欲
謂最初一念善之始萌萬事萬理所從出
也無欲則眞性湛然天理沖徹一塵不立
鬼神莫窺者也道之精妙舍此何覿徼猶
邊際指成心之初將與物接便當反照以

遏其源善念亦不欲況非善乎無欲則寂
然不動有欲則感而遂通體用一源機在
動靜動靜多寡凡聖分焉夫妙爲道本徼
爲物初生化所資不離日用妙非絕無而
曠蕩也從虛化氣有一未形者是已徼非

實有而充塞由靜而動幾微可測者是已細論此理有如空虛而忽見鳶飛水靜而忽聞魚躍頓發深省開天之天飛往躍餘見聞何有聲迹雖泯而見見聞聞者未嘗泯此吾之先天太極混元祖師密傳心印也人存常心初於此觀照世念無間可入離徼而純歸乎妙則所謂欲者龜毛兔角耳徼妙同出乎道而理有精粗譬夫源泉出山潤滌灌溉善利非一清泠澄湛其本性也風日有損恃源無窮常觀二途源可

復矣玄者道之至理幽眇精微若存此見猶被法縛法尚應捨始契又玄衆妙之理悉從此出故謂之門此門無關無楗惟知道者能入焉妙雖衆而皆出於玄則衆妙一妙也一妙衆妙也造玄者知之

牛妙傳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虛無自然者也出於五太之先鴻濛未始惟溟涬大梵遼廓無光莫可測也當此始云太易太易者謂未有氣也漸而云太初太初者謂氣之兆生也漸而

云太始太始者謂有氣而未成質也漸而

云太素太素者謂有質而未成形也漸而

云太極太極者謂形質已具既極則判輕

清之氣上昇爲天重濁之氣下凝爲地中

和之氣爲人緒餘土苴散而爲萬物其神

功妙用廣大恢洪莫可紀極太上說經無

言而言故强爲之名曰道也夫道者雖有

情而有性然無思而無爲可傳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

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然其用也大得之而成大小得之而成小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而靜圓者得而

動無適而不通無可無不可故云可道也非者無也常者定也蓋道之爲用應化多端無有常定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四序爲四序在五行爲五行太空不可言其無品彙不可稱爲有方而不規圓而不矩來

者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千變萬化無適而不有也老君曰道非在我萬物皆有之昔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莊子曰無往而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曰在螻蟻曰何

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蓋道之爲用無乎不在初無常定故云非常道也名者道也或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然以此而言之則固有是說也以愚之所見豈得無

名乎蓋太上說經以明夫道著書立言以
啓迪後人不假其名將何以言之蓋名不
正則言不順是以名之耳清靜經云大道
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
知其名强名曰道此庸之所以云名者道
也蓋本此耳可名者亦道也蓋道之用覆
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植之則塞乎
天地横之而彌於四海卷之而不盈一握
舒之而幎於六合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
而能剛弱而能强大包無外細入毫芒可

久可大隨圓隨方萬物以之各得其宜取
之無禁用之不竭此大道之用也蓋道之
爲物無往而不在無適而不可以道名之
不亦可乎故云可名者亦道也非常名者
亦道也蓋道之在天地間萬於事物無有

定名在四序則名春夏秋冬在四大則名
火風地水於五行則名金木水火土在五
常則名仁義禮智信在天文則名日月星
辰在地理則名山川河海在日則名爲晝
夜晦明在人則名爲視聽言動在萬物則

名榮枯消長在一氣則名動靜剛柔名有不可勝數多皆道之發施初無定名故曰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道之體也蓋道之爲體出於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色無名無形無緒無音無聲玄黄未朕太朴未渾但寂兮寥兮惟恍惟惚耳所以經稱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云不可見聞於視聽顧非無而何耶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譬如種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此皆無之爲說也始者

亦道也當其太易太始之時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三色混沌乍存乍亡七廹至運推數極三氣開光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濆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

成此庸之所以謂天地之始乃道也本此說耳有名萬物之母有者道之用也蓋道之爲用從不有中有夫不有者無也無則必有有者太極是也太極判而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悉自無而有自
無而有也非道而何耶故云有者道之用
也母者道也何以言之易繫曰盈天地之
間者萬物且如根荄而植柯葉而茂茅而
萌穗而實翼而飛足而走鱗而躍喙而鳴
且喙息而食且翻千態萬狀皆自道而生
夫誰稱生我者父母今既云萬物之母非
道而何內觀經云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
母虛以道爲母道者萬物之母也是非之

謂皦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道之體也
蓋大道之體故常於無當其混沌太無之
時在上則無高天無日月無星辰無雲霓
無霧露無雷霆無風雨無霜雪不過杳杳
而冥冥在下則無厚地無山川無河海無
溪谷無草木無獸無禽無人無邦國不過
默默而昏昏乃大道之體故云常無也妙
者道之體也前所謂常無之說是也常無
者謂其寂然不動也然其寂然不動之體
淵微莫測藴奥難見此其所以云常無耳

然夫此理人皆有之但於妄念頓除之頃
默然靜坐之時心若太虛一毫無翳當此
之際道即我矣我即道也豈不妙歟欲觀
者謂探索其蘊奥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常
有者道之用也謂混茫分判天地裁形三
光碁布於上穹五緯經躔於分度陰陽升
降寒暑往來雨露霑濡風雷號令五行生
剋四序推遷至如九州八紘五湖四海國
王侯伯卿社人民草木山川群類萬物常
盈於天地之間皆道氣周流不息方能常

有故云常有者道之用也徼者道之用也
前所謂常有之說是也然則何謂常有哉
如天長地久四時行百物生未嘗有一息
愆期故云常有也且人身者號小天地也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號日月髮爲星辰
四時五行陰陽升降卉木叢林萬物皆備
人能觀夫道之體道之用而行之則此身
即道也道即此身矣此兩者至之玄兩者
謂徼妙二字本同一箇道字上流出故立
異名以彰其體用故云同謂之玄也然道

之爲體雖杳冥無形然有體則必有用也
如無極者乃其體也太極乃其用也體者
靜也用者動也何以言之濂溪曰無極而
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合而言之乃道也故曰同謂之玄也玄之
至之之門此太上讚道之辭也玄者謂道之
爲物微妙難思心困焉不能知口闢焉莫
能辯竭西江之水不足以書其善窮宇宙
之口不足以稱其玄難議難思至玄至妙

一言以蔽故云玄之又玄也衆妙者萬物也門者理也理者道也且夫天地之間凡一物各有一理凡一理各有一門門者出入之戶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世稱八萬四千門門各有其理獨此一門萬理兼該無物不備稱衆妙之門也

楊智仁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本無名字始先天而不爲始終後天而不爲終可道則非也常道者日用常行皆道也飲食衣

服則具醫藥皆道也名者天地未始無名可稱古云喚作一物即不中若可名即非謂道也名者曰天地曰日月曰陰陽曰萬物曰人曰鬼皆謂之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者乃無極也無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謂之無極謂之始也有者太極也形象備見是太極判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天無欲而四炁朗清人無欲而湛然常寂此乃返觀之妙也人若有欲者於應機接物之間無忘回光返照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者也乃曰用發生動靜之間玄妙備於斯矣莊子曰夫道者有情有性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厚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

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君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
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四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喩清中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太極之全體萬理之總名鴻濛肇判鼇極旣奠强而名之曰道其所謂道未甞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則非常人之所能道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有一物必具一名輕清而上浮者則謂之天重濁而下載者則謂

之地照手可觀者爲日月燦然有象者爲星辰人皆得而名之而其所以輕清所以重濁所以久照而不息其理安在常人孰得而名之夫子言性與天道以子貢之聞一知二且不可得而聞況不如子貢者乎聞且不可況得而擬議之乎嗚呼夫子聖人也子貢其常常者耳程伊川嘗指食卓問邵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康

節之子伯温記之但云極論而不言所論云何使後之學者竟莫得聞其梗槩此豈常人之所能道常人之所能名耶太極未分沖漠未朕其名未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始者指其初而言也名既立矣陰陽有

陰陽之名萬物有萬物之名則千變萬化皆自此而出千條萬端皆自此而生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所自出也猶坤稱母萬物資生之謂也常無常有是句讀道之爲物靜無而動有不於無處不足以

見其妙不於有處不足以見其徼妙玄也要也又微之極也徼邊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徼歸也欲者要如此也善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極致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者蓋欲觀其

旁出之徼有無對待同出異名皆謂之玄玄者妙之極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不特謂之玄而曰玄之又玄亘古今窮天地妙有萬不同出而有出此門也入而無入此門也鬳齋林氏釋此章謂道本不容言纔涉

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其說高矣子細玩味謂可道者非常久之道則可謂可名者非常久之名則未可盡於下文有名萬物之母一句微有窒礙故也大槩道字靜而重可道常道二道字動而輕名字亦然此章居一經之首老子示人之大旨學者造道之極功皆基於此談經者宜細繹之

晉六虛曰道可道非常道道開口觸諱了

也如未解且聽爲蛇畫足矣原夫混混沌
沌無形無名開闢以來自古固存大智不
能測神口莫能言聖人默而知之不忍後
世無聞强以道字爲無形無名者之寓使
得有可稱而通達於後學也故曰道取其

通達之義雖然此既其文而未既其實耳
實之一字須要各人自誠自悟自證其於
道也方有實用若然者可與天地並久可
與日月並明否則惟事文理言論爲至猶
寒者說衣綾錦飢者言飽珍羞是則美人

聽聞全無實濟其於道也豈能常存乎故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可道既非常道則道
之一字分曉要人自得之耳名可名非常
名夫道之一字亦是無形無名者之名也
如不造其實惟徇其名可名之名飄風然
驟雨然焉能久而不已哉無名天地之始
言天地之始始於無名者也有名萬物之
母言自有天地之名事事物物皆由斯道
而生母生也此兩則語乃聖人勉人窮理
盡性之大旨吁人生與天地一也如母之

理奚殊爲胡爲不究哉故常無欲至觀其
徼此二句聖人爲後世開示悟入之門俾
學者於此探索必有所造何哉常乃常道
也無欲有欲常道之動靜也觀察也妙徼
妙也徼歸也晏子曰徼也者德之歸也夫

寂然閒居無思無慮常道之靜也於此可
以察見常道微妙之本體故曰常無欲以
觀其妙有感即通應事接物常道之動也
於此可以察見常道應變功用之所歸故
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明其體達其用知其

歸聖人之學備矣苟不知其歸流而忘返衆人也知體而不知其用一偏之士也未悟其體而能飾其用者理學也體用兩明千轉萬變道無不在者至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此兩者乃指前有無妙徼也同者同於常道也異名則兩者之名也常道未發無有無妙徼之分是所同也發出則有無妙徼之名列矣是所異也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人能知是兩者未發之同可謂學造深遠矣玄深遠也故曰同謂之

玄夫行遠者必有所至今所造雖遠然未有至處則所造未至乎極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玄則所造之至極矣至極則謂之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五千至言無量妙義悉由是出聖人開是門者意其後學有進入之望過門而不入者固不在言倚門而議者常有之也言至于此呵呵踴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李是從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存心中日用平常隨機應變無處不在安靜無爲是眞

常之道也可以別外妄求有爲動亂其心執著他事者非其平常之道也道本無名從此一氣生出天地萬物有名爲萬物之母也人心未兆無知巧拙造出萬般器物立名是心生爲萬物之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者常無愛欲回光返照以觀其本性眞妙也常有欲以觀其求生行徑循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無欲入於靜有欲出於動動靜機同其本原故有異名也同謂之玄者同其本心未

發彰時難料也玄之又玄者常人之心難測況聖人之心乎機懷深奧探賾不得也衆妙之門者應變萬事從此出妙用則無窮也

蘇敬靜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天之道也名道之名也天之道如可指爲世人之道則非吾常行之道也道之名如可指爲世人之名則非吾常用之名也天道一自然而世人之道則有帝道王道霸道之殊道之名一清靜而世人之名則有仁義禮智

信之異老氏道爲自然名爲清靜固與世
人之所謂道所謂名不同也老氏生於衰
周蓋見當時王道已衰覇道將起思以天
道自然爲治見當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若仁若義若智若信壹是紛紛思以

清靜無爲爲化故有非常道非常名之言
其學至漢文曹參用之能致安靜之效寧
一之歌西晉不善用之而稔成清談之禍
亦各隨其所用之何如耳無名至萬物之
母太極渾淪天地且無名非天地之始乎

雖未有天地而天地已具於太極之內故曰天地之始天地肇判萬物方有名非萬物之母乎既有天地而萬物即生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妙太極亘古今有理無形無則爲妙矣故欲

以無而觀其妙天地生萬物亘古今常有有則爲徼矣故欲以有而觀其徼徼邊徼也萬物之生當窮其四邊而觀言其生周遍也有生於無無能生有老子爲書以有無二字立言蓋見易書詩春秋皆說有吾

今說有生於無無能生有固是高矣遠矣
却不知墮於虛無然以老氏之書觀之亦
未盡爲虛無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絶
巧棄利盜賊無有如以道佐人主不以兵
强天下如佳兵者不祥之器如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
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如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
其上之有爲言皆中理蓋老氏言無而不

道於有易詩書春秋言有而或遺於無豈可槩以清靜無爲言之哉此兩者至謂之玄兩者有與無也同出於道而有無之名各異同謂之玄玄者玄妙也二者名雖不同皆極其妙無能生有無之妙也有生於無有之妙也其理玄妙同謂之玄則不可以有無論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泯有無而謂之玄則又不可謂之玄矣謂之玄之又玄可也無能生有有生於無天下萬善衆妙集焉皆從此而出非玄之又玄乎

旲環中曰道可道章道果有物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道果無物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道果何物乎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即道也天地間惟道爲大實在人物未生之前及其生也於是道之名生焉吁道易言乎哉周至昭王時老子著道德五千文傷周之衰人物滋僞世道險巇欲一挽回爲粹古之風故於第一章首論道樞有常道常名有無徼妙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等語其旨隱而不露其言近而弘深自漢

迄今解者不止百家各出己見埓不敢妄
爲異說亦不敢以經子史爲證秖就老子
書中尋究庶不差謬仁義禮樂政刑兵法
財貨求賢治國安民之理諸家解已詳悉
大槩老子一書教人於無形無影處加存
養體察之功於念頭動處乃生死之機纔
著念却又不是欲毋意毋我兩至其極此
其所以異於吾儒之所謂道也善乎文公
朱紫陽之語曰老子一書中涵仙意秖是
自家占便宜清靜無爲而已斯言盡老氏

之旨矣老子之所謂道非世上尋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尋常之道也老子之所謂名非世上尋常之名也故其言曰吾不知其名强爲之名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此老子所謂名也可名尋常之名也故繼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旣非常道又非常名若有若無有無互用有者不滯於有無者不泥於無無無不

在先有不在後生而不有爲道之毋故於無上觀道之妙於有上觀道之徼妙與徼有與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幽深之義非取乎色玄之又玄幽深而不可究詰衆妙之所由出門者有無出入之門得其門者寡矣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爲萬物之奥無有入乎無間豈不爲衆妙之門乎老子首章首論道樞以有無二字貫常道常名爲一書之旨獨於道字上不十分

說破一書間見迭出坺反覆沉潛至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喟然嘆曰一乎一乎其爲道之根柢乎是一也歛之則無散之則有莊周曰人得一萬事畢信斯言也道果生於一矣果能此道矣致虛極守靜篤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出入生死入水火貫金石乘虛御風此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此下士聞之大笑也吳筠稱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豈欺我哉

柴元皐曰道無極而太極體虛用實内約外博可道非常道萬古不變一眞悠久曰常道常道無可言者也非無可言也不言之言也不言是體四時行百物生是用這生底行底便是不言之言要知此理須向靜中默會个活潑潑地底是誰方會得不言之主宰脩道以性爲體以命爲用養神則性靈養氣則命固神是默言于中而不能言于外者必假氣以發言也氣是聲言于外而亦容言于中者必忘言以養神也

此是虛處做實用口說不成故曰可道非
常道若工夫成了時道出來底眞是常道
名體虛難名可名非常名只喚做道已是
强名纔有可名便非妙道無名天地之始
混沌以前有名萬物之母用從體出母乃

用名其用用無窮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至神
難名曰妙反觀乎內而無可欲者潛其神
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循小道曰徼動觀乎
外而欲有爲者施諸用也此兩者至玄之
又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旣玄妙用又

玄妙衆妙之門此門乾坤闔闢處體用出
入處惟無欲而靜觀者方會此門
本一庵居士曰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無
在而無不在以爲無耶天地萬物出焉以
爲有耶無方無體之可言所可見者常而
已常者無始終無今古非有非無而該乎
有無非闔闢往来而行乎闔闢往来者也
以可道爲道以可名爲名何足以盡此常
哉既曰道又曰名者道其隱而名其著也
又名者所以形此道也謂之無非無其實

也無其名而巳謂之有非有其實也有其名而巳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人之生也資始於父而成形於母故天地萬物亦父於無而母於有妙猶妙有之妙徼歸也列子死者德之徼張湛注謂徼者歸也是也蓋方其未有一物之先森羅萬象之理巳具及萬物散殊之異未有不歸於一本者故體道者常無欲以觀其妙所以存其神而感通天下之故巳會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有欲以觀其徼所以觀其

復而歸根復命之常已見於芸芸並作之際是以知微知顯反約於博執要以御物而道在我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玄者深遠之義同謂之玄言聖人與道爲一貫精粗兼動靜超於兩而有無不足以名之故寄之玄若曰深矣遠矣而無能名耳此大而化之之事玄之又玄則聖不可知之神矣出入往來莫適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常在釋氏爲眞常妙在釋氏爲妙有常無常有即空色色

空之意同謂之玄則所謂不屬有無者也拾遺○嚴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爲非道也無爲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爲而無所不爲○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異絕待則玄同忘玄之玄則曰玄玄○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

諸子旁證○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戞戞乎鬭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哯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旣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道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
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
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循異名
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陳抱一解
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

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
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
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即道
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
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道則當云

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

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强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强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

名故假常名强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

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旣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

也然則人與天果何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戞而闘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闘或介而不交於物或晛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

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强名曰道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

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徼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

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

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文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主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空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

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可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常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師曠之調五音也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别不宜即廢末世之事善者即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法故曰道可

道非常道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害除積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舍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

名非常名也著之竹帛鏤之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石潭曰道可道非常道此一段有兩說不同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爲可得而言之道而常道爲不可言之道者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爲老子之所謂道而常道爲常人之所謂道者然首一道字以爲可得而言之道則是老子反以世之所謂道者居一篇之首而此道字乃非老子之所謂道也豈老氏以道名篇而首一字却言世所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爲老子之所謂道若曰吾所謂道非常人之所謂道亦似矣

然如此則常道兩字乃指世人之所謂道若孔安國書序中所言之常道也但下章有知常曰明之語而本章又有常無欲以觀妙常有欲以觀徼之言豈以常字爲常人之常也哉兩說皆似有病今再三紬繹而思之蓋首一道字與下常道字皆是言道之體特可道之道字則指世人所謂道而言之若曰吾所謂道者非世人可以指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則非吾所謂自然之常道矣所謂常者言其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亘古亘今常存之道也世俗之所謂道者若夫子所謂小道孟子之所謂道二之道也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通行之道而老子之所謂道乃專指虛無自然者爲道故也名可名非常名此一段亦有

兩說或以上名字爲世俗之名或以爲道之名其意之別亦與前段同今但以前段例之則此上一名字與下常名字亦如前二句皆言道之名也蓋道本不可得而名今所以名之曰道者乃强名之若其可得

而名則其名各有對待如下章所謂美惡
難易長短高下不得以爲常非吾所謂常
名矣故知此二句只是解上二句便是後
章强名曰道之意爾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名有
名斷句者有以無與有斷句者以無與有
斷句似乎高矣然下章有道常無名始制
有名之說不知亦可以如此斷句乎是知
古人以無名有名斷句者爲是蓋大道之
體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以其沖漠

無朕不可得而名故曰無名雖曰無名實為天地之始也以其萬象森然已具其理有可得而名故曰有名既有名則爲萬物之母矣始者言其所自出有生於無故曰始母者言其已有兆朕如胚胎之已具者也故曰母此始即如易之所謂太始母者如易之所謂成物也但易主乾坤而言此則專主道而言耳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有無字絕句者有以欲字絕句者以有字

無字絶句者本於莊子天下篇言建之以常無有者正指此段常無常有之說也然老子後章又自有常無欲三字連讀者則豈容以無字斷句以欲字斷句則於莊子有礙以無字斷句則於後章有礙然莊子最得老子之眞者也豈後章無

欲字特偶然同於此章不可爲例耶然旣兩說皆有所本則不容棄一說而取一說也蓋以無字有字斷句者言道體也言無欲有欲者言人之體道也常道隱於無故

於無處可以觀其妙常道顯於有處可以觀其徼妙者言其不可名者也徼者言其有可名者也若欲字斷句則人常能無欲可以見其常無之妙此猶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常於有欲處則可以見其常有之徼此猶大易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於無欲而見其寂然不動之妙於有欲而見其感而遂通之徼則道之體用得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即儒者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也兩者有

與無也道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兩者皆出於道所謂一源也而有無異名無即微也有即顯也惟一源故無間也同謂之玄者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亦不可以爲有耶則其體似無以爲無耶則其用似有故謂之玄玄者有無不可分之謂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名者即莊子所謂有有者也無名者即莊子所謂有無者也玄者有則不可謂之

有無亦不可謂之無既不可謂之無則未始有無者也既玄矣又玄焉則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玄者不可以有無言玄之又玄則又不可以玄言焉雖玄之又玄矣然一理之中萬理寓焉衆理之妙無不由茲而出故謂之門夫以一理而出萬理此似與儒者之道同矣而與儒者之道卒不同者蓋儒者以事物爲主而道寓於器此則以虛無爲主專以道爲精而超乎事物之粗故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染八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五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考異　河上公作養身章趙實菴作眞常融攝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名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異速還淳之由

杜光庭曰夫悠悠衆般蠢蠢群生涉境起情去道逾遠聖人憫其忘返啓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惑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矣

張沖應曰道先乎身而包乎天地也人體此自然之道而行之則神存精固匆與物逐不逞其才不貪其名畏盈就損因近懼遠則萬禍潛消而身得其養矣故養身所以次于體道之章此河上公之釋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考異 古有無至相隨一作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萬物作焉而不辭一無爲字一作萬物作焉而不爲始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弗一作不一無而字是以不去一作不處

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己美

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爲
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
相生見有而爲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爲
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爲長也高下相傾
見高而爲下也音聲相和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相隨上行下必傾也是以聖人處無
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
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
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
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

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
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
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
知矣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
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王輔嗣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美者人
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
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
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廢也此六者皆陳
自然不可徧舉之明數也是以至之事自

然已足爲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至爲而不
恃智慧自備爲則僞也功成而弗居因物
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惟至不去使
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

唐明皇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善者生
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
知已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美善無主但
是忘情皆由對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
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
已○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

也夫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已心所甘美者爲美已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但是妄情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莊子云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是也故有無相生○䟽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自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

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究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難易相成○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本而難於陶甄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長短相形○疏此明長短

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鳧脛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因鳧之短故斷之則悲見長短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生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高下相傾

○疏此名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爲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無定位音聲

相和○䟽此名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閒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眞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前後相隨○䟽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詐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旋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六者相違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是以聖人至之教無爲之事無事也

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疏是以者說下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眞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絶浮

僞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日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萬物作焉而不辭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疏作猶動作也辭

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人忘聖功也生而不有至不居令物各遂其性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慎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不敢寧居而增
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勿居而不去
○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愼終如始本末
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
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惟
弗居是以不去
杜光庭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至斯不善
已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
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爲是而莫能爲
皆知不善與惡爲非而莫能革故聖人歎

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戴仁仗義抱道守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非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爲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況於修無爲之道乎故可歎也妄者非眞實之義也因境起

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爲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知北遊篇黄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地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

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門遞執是非互生臧否理身理國能無爲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故有無相生老君歎彼常徒迷正道妄生對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執者著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則斥有執難則斥易執易則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〻難易

相成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夫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爲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技之稱也陶者和土爲器也各擅其伎則爲易更而使之則爲難也長短相形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夫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在玆乎滯之則爲執通之則爲道

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鳬鶴之喻亦莊子駢
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
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高
下相傾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
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
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
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
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䟽
指名位之説蓋以廣戒群情也言尊卑之
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

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哉音聲相和夫天地噫氣而衆竅作焉律呂和合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流

澧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强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方爲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殺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於物而形

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愼其所以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惉懘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

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遞相陵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

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害於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須氣以動也

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

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爲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北方曰廣莫西北曰不周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札歷聽三代古今

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閉視返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前後相隨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旣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耳投足者舉步之謂也

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竟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徼然自放所過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

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不知死生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德偶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

士忘前後之别忘變動之機矣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第一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第二有天下之位兼得神仙之聖伏羲黄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第三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第四博贍之聖無天下之位者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

具天地合德之美也第五有獨長之聖而無愽贍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聖子卿緩明能棊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清謳歌之聖龔叔文摯智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巳南由而巳矣何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

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盲動作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旣無爲其下自遂故間暇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此衆

庶之忘聖功也生而至不居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謚法施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爲之功也日愼一日巳具疏解言聖人有

及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驕
其功故曰加慎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慎謹
也聖人無爲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
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
寧是太平之謂也夫惟至不去夫惟者發
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
威加四海而不爲有澤被萬物而不爲惠
功格天下而不爲已德冠四時而不爲主
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
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人不厭故其

志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
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
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
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
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
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
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髮
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言情性密緻操
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道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道無異相

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
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
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

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
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
眞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
將簡之而不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相生至前後相隨太易未判萬象

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形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儀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以適已性長非所

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所寓而去道也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

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自生
自化自形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
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韲萬物而不爲利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
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

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
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
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
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王介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夫美者惡之對善者不善之反此物理之常惟聖人乃無對於萬物自非聖人之所爲皆有對矣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字說無從大𣞤從亡蓋大𣞤者有之極也有極則復此於無者矣老子曰有無之相生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觀有之有對於是處無爲

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未嘗不爲也蓋爲出於不爲聖人未嘗不言也蓋言出於不言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生之而不有其生爲之而不恃其爲功成而不居其功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惟其無我然後不失已

非惟不失已而又不失人不知無我而常至於有我則不惟失已非惟不失已而又不失人功成則居居則與去爲對聖人不居上之三者然後道之常在於我而不去也

蘇頴濱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天下以
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
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
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
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
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
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是以聖人
至之教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者當教而
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
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

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作焉至不居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夫惟至不去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吉甫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欲之知惡與不

善而惡之然自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
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
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
善豈虛言哉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天下之
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

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
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
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知有鶴脛之長
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則百谷爲
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

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黄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黄鍾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處無爲之事無爲也無事則無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行不言之教無言也無言則言出於不言雖事不涉爲之之迹雖教不發言之之意故事濟而教行萬物作焉

而不辭至不居功名雖高豈有無滿之累乎將使人反常復朴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也夫惟至不去不居則去爲對此道之常在我豈有遷去哉

陸農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眞善也眞美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

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與造化為友者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

王元澤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道本無物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

而樂着所以惡不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新說此言美惡善不善相逐而妄者溺於美善不如有惡與不善也唯聖人超然遠覽知美之有惡善之有不善未嘗有所溺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

觸類爲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
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
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
末流自性分别執一廢百以妄爲常故耳
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有叙篇

可以理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無心以
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嘗涉爲之迹雖
教而未嘗發言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
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而天下
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

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
惡能擾之哉萬物作而不辭萬物並作聖
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寂然無去
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
多矣烏能不辭哉生而至不居有我則居

居則遷矣夫惟至不去形名已降莫不代
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
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
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爲功而固有
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絶美惡之名越

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
名雖高豈有亢滿之累乎
劉仲平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天下皆知
吾美之爲美美則美不足其終也反謂惡而
已矣天下皆知吾善之爲善善則善不足其

終也反謂不善而已矣是以聖人至之敎
惟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使天下
不知吾有善與美之所以然者此其道敎
人而不去也夫惟至不去夫惟不居是以
不去者言與爲成故此舉斷以不居也不

去謂處六對之間爲獨立也哉民宜一無知既以流於六對而於六者又絶而去之不以事教爲應則民何賴乎唯不居功則雖不去之其善救大矣莊子曰因萬物而不去

劉巨濟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徼名立則惡不善生矣美名立則惡生矣善名立則不善生矣皆道之失也善惡之性雖立而名名字字未然有極也俗學不能知然而知所好方以爲美也

而惡因之以爲善也而不善因之聖人雖不能絶於善惡亦不能離善惡而獨立然能以美爲惡以善爲不善亦能以惡爲美以不善爲善莊子曰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神奇復爲臭腐

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端相成之類也冥靈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

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此六對者皆因於善惡爲名字言未知有極者也惟見曉於冥冥之中則能知之知之則齊之是以聖人至之教善惡既分則有六對爲民宜無知則其爲貴大矣同民患者於是有事又有教焉遠爲之而事成者無爲之事也近言之而教行者不善之教也有事有教特以救俗而已反與之同流將爲六對者之所浮沉尚何以爲貴乎莊子曰至

言去言至爲去爲萬物作而不辭此申不言之義委萬物於自造而不能說故曰作而不辭既作則生既生則教行焉爲舉之以無我故曰生而不有以辭屬言者蓋令萬物則口不能無費者也夫惟至不去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者此申不爲之有爲則事成有事則功成恃爲於前則功居於後矣

劉驥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至是以不去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氣既分物物爲對

旣謂之美則純樸已殘必有惡爲之對旣謂之善則性情已離必有不善爲之對美或爲惡善或爲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是猶美之爲美善之爲善特未定也經所謂正或爲奇善或爲妖是矣且天下之理有爲則有成虧有言則有當衍愆皆未免乎累是以聖人

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能遺物離人而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爲對而物無能偶之者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獨有者是矣無爲之事則至爲去爲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不言之教則至言去言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則與之作而不辭任萬物之自生而不有其生任萬物之自爲而不恃其爲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故功成不居有居則
有去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功成而不居
其功其不欲見賢耶故次之以不尚賢
趙實庵曰初序六對之緣○一謂非正性
○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老子之言道德
妙在首篇自常無以至於常有則恍惚之
中有象與物一以貫之又自玄之又玄分
頓漸之義要妙盡乎此矣然八十一篇義
理相貫其義皆有攸緒自物離妙門則常
道常名者交融於美惡之地故繼以天下

皆知章夫道降而爲物常即道之體體者所以備衆用用之豈能一於常故逐物之性則有遷在物之情必有變常者不可以自常美者不可以常美情變不一而善惡相反矣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釆葑釆菲無以下體言天地之情不能常和萬物之性不能常善美惡者非道也亦非性也是情立知見也凡立知見無非是欲欲之心只知美之爲美不知美者返而爲惡矣知善之爲善不知善者返而爲不善矣此

見乎常道常名者流而爲事物故曰事以繼道是章自善惡相返至于六對不齊先引事而顯理次去累而返眞所謂以事顯理者謂美惡善否六對不齊無非事者至於聖人處無爲之事則因事而見理由塵而入覺是理者非聖人其能乎聖人以獨智照明超然於萬形之上去彼流動之域自處無爲之地凡天下之有是者豈能累我哉此去累而返眞夫無則無爲無爲而已有則興事事從有興聖人豈恐然自立

於無事之地哉隨變所適治之而已一經義至此漸云治道凡言治道必該方內之教然後明治之之理故平有納無雖儒者之譏議室斯通矣屬聖人之獨知經所以先言善惡顯之事相次舉六對以明因緣○

二對待之境○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故之字牒前文美善相返嘆其美惡善否如此後正標六者對待有無理也難易事也長短才也高下勢也聲音律呂也前後新故也夫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百昌生於

土而返於土出機入機者自至無之中受命而來及其返也返入於無此以性言也百昌生於土自有形而遠夫無形旣生於物又化爲土未離有有也此以形言也蓋有無同出於道之一性出則爲有入則爲

無若春夏之居先秋冬之躡後成始成終互隱互顯對待境中第一義也故曰有無之相生此理也難易之相成事無易也積難成易事無難也積易成難夫創業難也守成易也以創業比守成創業雖難因而

返易何以明之以有道伐無道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如湯武弔民伐罪是也以守成比創業守成則易因而返難何以明之守成之君如執滿器使心定志平不可以不靜而鎮之動即傾覆謂不知定心平志返爲難矣故守成之君無如成王也若夫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特言易而不言難而能易者難在其中矣天下之勢其孰不然蓋易其難則致難難其易則有易故曰難易之相成茲事也長短之相

形物生於天地之間同禀乎一氣得其氣之全者形之長得其氣之弱者形之短故古之人多長七尺今之人不過五尺古之人長而魁偉者一氣之降也今之人短小而削弱者一氣之浸微也豈徒事之變耶

人亦然爾雖間復不齊蓋不能純如此也故天人之形有定數也相形者用之有宜也材用適於大匠之手各當其宜人才置諸聖人之選各稱其德性長非所斷鶴脛是也性短非所續鳧膝是也故長者不可

短短之則悲短者不可續續之則憂自然之理也獨性之在人無長無短平等而已若物之在人固不一矣傳曰龜長於蛇不以形言而以理言陰虧於陽不以氣言而以德言有若防風之骨以專車嘸僥之民

長尺五何其不齊也夫寸短而尺長非寸不能致尺棟脩而拱短非拱不能以安棟相形之謂也此固以材言高下之相傾天高而地下陽上而陰下山高而澤下上下者勢也位也位之高其勢不得不高位之

下其勢不得不下然天覆下地仰上二者無相傾陽在上陰在下二者無相傾惟山高澤下有相傾也山高而澤下有從水而言者曰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川瀆爲百谷之歸又以相傾之勢言之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亦相傾之理也何以言之岸高也岸穴而爲谷窪也窪者陷而復平平者崇而爲陵千年之後安知陵不爲岸乎岸不爲窪乎相傾者凡以勢而言聲音之相和言樂也禮以導

中樂以導和樸散之後民失性情非禮以
節之則亂非樂以和之則傷故樂之興音
聲之作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
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
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
由生也其本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哀心
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
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
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

憂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政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惉懘之音矣律呂者

配於十二月矣夫五音起於五行五行配於五臟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心主喜腎主恐五臟所主不同五聲相感亦異以喜召喜其聲亦喜以悲召悲其聲亦悲内有所感外有所應情志之所感也故有聲音相和焉故音聲以律呂言也前後之相隨日之徂也不復有一日月之所繫焉年之徂也不復有一年歲之所統焉幻之遷也不復有諸幻身之所紀焉今之往也不復有于今時之所遁焉回首視之立致今古

春夏先而秋冬後四時之運未嘗暫止新者復故故者復新循環無端前後相逐禍福相倚而不忒形影相弔而不離茲前後之理以新故而言之觀夫有無之相生事物之變也若同乃虛虛乃大復何出沒焉

難易相成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復何憂患焉長短之相形形之不齊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窮孰齊孰不齊焉高下之相傾上爲皇下爲王得吾道之所一也物莫能遷孰傾孰不傾焉爲聲音之相和寧如大

音希聲者聽之所不能入乎前後之相隨寧如處陰休影者迹之所不能辨乎茲非體道而立乎萬物之上者孰能與於斯則知聖人者有物安足以繫之○次離患守眞○一以常反照○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是以字牒前起後前言六對不齊於此義中略分二門一者謂物之不齊六對相仍二者物之相待有和合相以不齊而齊之是有爲也以對待而和合之是膠固也於對待不齊之中獨超然自得即聖人也

聖人則盡其性者也盡其性則才與道并不能盡其性則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有其才而無其道則巧巧則人爲有其道而無其才則質質則不化惟才與道并是謂全德適時應變變而不窮然後能明無爲之道能明無爲之道善處無爲之事善處無爲之事能行不言之教凡寓形於宇內者不能逃乎事處位乎至貴者不可勞乎心蓋心與事并則失無爲之理身與事遠則失善處之能聖人者處乎一堂之

上而供萬事之求豈可以身遠乎事哉必曰虛心應變而已彼六對者雖自外來以理觀之寔自心至且以心起情事與情合事與情合則對待之境紛紛錯錯無時而已是未知因其固焉付之自爾彼物有自然之性吾則因而治之彼物有不說之理吾則默而相之乃所謂不行而知不見而明者也若夫天無爲以之清而福善禍淫之理明矣地無爲以之寧而承天效法之情著矣由是觀之天地豈無事耶處之無

爲而已○二以誠化物○行不言之教夫不言之教者聖人以誠化天下也以誠化物則觀而化也上之化下如風行地上豈佞言哉莊子謂兩無爲相合是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化至於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若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又正者一而止之也凡我之正物莫不正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皆不言之教也雖然以誠化物以身率人皆治天下者之事也若夫不言而謂

之教者尚有諄諄之意殆夫若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得其自然也非聖人孰可語
於斯乎故觀不及豫終南戒襄公之詩曰
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三運量
不匱○萬物作焉而不辭前言六對不齊
聖人以獨智見覺破幻歸真自處無爲之
地坐制紛拏次云萬物作而不辭顯道之
用何謂顯用無爲即不動也今也萬物有
作物自何來還從無出雖云生者自生化
者自化道未甞主之又何以言不辭既言

不辭則來者不拒矣如是則萬物、實道生之聖人主之豈不曰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在權實二相所論萬物爲權聖人爲實實故不移權以相顯是則天下爲聖人所有聖人未嘗有天下使其容心適足、自累虛

以照之常應常靜又何辭焉○四化出自然○生而不有前言作而不辭是順物之理任之生化自若也次言生而不有聖人虛心以應物豈以生者爲我有耶易曰乾其靜也專天地含陰陽陰陽生萬物道既

不主聖人其尸之乎則知聖人者主道而不主物主物則雜其心也莊子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其是之謂乎此皆明無爲之理也○五不任智力○爲而不恃前二句言無爲此言有爲無爲即有爲之本也經曰爲無爲則無不治令此明爲而不恃者言不矜伐也向所謂作而不辭者物在範圍之內故作者不可辭次言生而不有者致物於空虚之地故生而不有此顯聖人處無爲之中而未甞不爲也自有爲而至無

為則天下既以治矣百官既以職矣君臣父子既以序矣朋友既以信矣禮義既以明矣刑罰既以清矣百工既以具矣四夷既以服矣百姓既以定矣聖人於此不歸其功然則歸之誰耶聖人作之初無心成

之亦無心蓋一切塵縁本無自性聖人之心亦虛而已此言大聖之道也若夫爲一事曰仁行一事曰義從以矜伐於人不過霸者之事而已又豈與隆古比治哉○六神化不留○功成不居道無定體因物以

爲體常無一心因心而爲心響之發也其在聲物之生也其在色至于手執足行夢思覺想前念未滅後念復興是心本無緣塵而作聖人覺此其誰居乎然則功成者居其位也居其位而不去者是泥迹於有爲也泥迹於有爲宜其膠固而不解若是則豈有道者之心哉語曰旣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又況出治之聖人乎聖人則不然體天而行也比夫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去則無繫矣易曰乘木舟虛

不特去者而然其在位之心亦若是而已苟爲不然則道有去留矣今所謂功成不居者進退有道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夫乾之亢陽用九之義是也居天下之廣居孟子之言是也

大名之下難可久居鴟夷子之言是也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釋氏之言是也內觀起火十月脫胎眞人之言是也知此者非聖人而疇克焉哉○三牒前顯常○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所言去者名與位也所

不可去者獨立而不攺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五

廿

眞經集義卷之六

詩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邵若愚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天下皆知美之者已亦傚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者已亦傚爲善斯不善已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高下勢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跐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遂境

以爲遂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處之無心
爲之無事所以能齊萬物行之治世可不
言而教天下且萬物並作而聖人不以言
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已無所與
於民無事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不知

有君之化雖爲君父而不恃功業成而不
居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
王志然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夫美惡善否
古今對治之術通天下皆知之矣而美者
有惡爲之對而善者有不善爲之對知美

惡善否之所在則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況善否云乎哉善善惡惡非肆情縱欲之妄有而何且善之不善安有美之不美者焉美之爲美安有善之不善者焉鑑明則塵垢不止心明則善惡自彰而愚者反是莊子曰是非吾謂情者是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夫何世人每陷於對待之境不能自出其所囿不偏諸有則偏諸無不滯諸形則滯

諸數故曰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
音聲也前後也原其所起不謂之無端由
也已其必有旨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
廢一物茲謂常有故曰有無之相生嚴君
平曰無難無以知其易無易無以知其難

古謂先難而後獲經謂多易必多難故曰
難易之相成無長無以知其短無短無以
知其長御解曰若尺寸是已無高無以知
其下無下無以知其高御解曰若山澤是
已無聲無以知其音無音無以知其聲六

律旣協八音旣諧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必矣無前無以知其後無後無以知其前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所謂前後之相隨者必矣之六者固不出其所位以跡觀之未始不異以道觀之未始不同曾不若聖人治天下槩以無爲之道而處之則無不治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用不言之教教之天下使民不欲以靜默而成之天下口耳之教學譊譊之說將無所開其喙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無作作則萬物

覩有所作則有所治焉生而或有則未能忘我者也爲而或恃則有所託焉者也功成或居則有所繫焉者也惟其不自作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居所以與道翺翔於萬物之上而常自若未始或去者矣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目美於色耳美於聲口美於味天下之謂美也以此爲美豈不至於惡乎行一善行亦可謂之善矣言一善言亦可謂之善矣雖不足以進爲道然未至於爲惡故曰斯不善已

天下之所謂美者不足以爲美天下之所
謂善者不足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且善
乎曰淡乎無味斯吾所謂美也處人所惡
斯吾所謂善也知乎此者然後可與入道
故有無相生至行不言之教有與無對故
能相生難與易對故能相成長與短對故
能相形高與下對故能相傾聲與音對故
能相和前與後對故能相隨天下事物莫
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
哉然觀此理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

也不言而言故能不累於物萬物作而不
辭至是以不去夫盈於天地之間者無非
無也其作之者誰乎其生之者誰乎其爲
之者誰乎是必有主宰默運於其間道雖
無名不可得而辭其名道雖無跡不可得
而辭其跡故曰作而不辭若夫生而有其
生之功爲而恃其爲之力其爲道也淺矣
聖有體此不有不恃何功之不可成功成
不居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之謂夫如是
則與道合而爲一無適不可何用遠去於

人哉
程泰之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衆所嘉尚則命以爲美事爲曲當則名以爲善美之與善固可貴矣而不可使人得而明知也我之示彼之見也我固尚之彼必效之羊質虎皮反以亂眞故天下知此之爲善爲美則遂入於不善不美也世或貴遜則必有陰請而陽辭者反假之以濟其貪也世方尚儉則又有羸服弊車自挈壺飧者是又故自菲陋以中上欲非其中心實然

也若夫體道之人藏其用而不示使人由
而不知則夫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
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者是其效也正如
嬰兒之慕駒犢之從不知慕從之爲孝而
自與孝合者乃其孝之眞者歟老氏上手

道而言自然者皆此類也故有無至相成
誠有是美誠有是善是之謂有詐爲而爲
則直無耳積思累行以及美善是之謂難
摸其似而放爲之則易也夫眞美不生美
而生惡眞善不生善而生不善何也積思

累善者難而售僞假眞者易也故表示美
善以觀欲天下人從其易者爲之以益其
已之所無而衒世人之所不知其理固相
因仍也長短至相傾好勝自衒之心人皆
有之上之人昭昭乎揭美善以詔天下彼

愧其無有知其難及是從其易者爲之以
求益其所無於是恥其短之見形於長也
則扶跂其卑以傾人之高此皆善否美惡
轉易之本也聲音之相隨聲人聲也音樂
之成文者也登歌在上而匏竹受之以爲

樂均是其所以爲相和也謂其相和之先
後則又常相追逐也莊子曰我固賣之彼
固鬻之以此理達諸治道則不止音之和
聲而已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前後之相
隨者未已也故上之所向不可使人人知
之也是以至之事凡老氏之言無爲所包
甚廣而隨事指者不一其地也此之無爲
主動化以言也冐中實分當否而外貌全
泯形迹美者心固美之而不露其美之之
意善者心亦善之而不示其善善之迹此

其於作爲之地默行其意而不著其狀是謂無爲之事也夫其爲此者何也正慮夫意向外著而人得習其好以雠其僞也其曰處者立撫於此安而居之不復雜以他事也行不言之教通彼我必以言既曰教

矣而無言以喻則人將何所循以爲趍耶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放而爲僞也名此事之爲美表此人之爲善形諸褒借播諸號令人從其所美所善而摹擬其似則向之眞美眞善皆將轉爲假託

矣老子於是究其僞之所起而反之矣其
中未嘗不存動化之機而外焉不示抑揚
之則使夫游泳其間者莫知夫何者之可
以中上欲也則謂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此
正教焉而不言者也若夫立師資之等列

分親生之先後則夫不言之教雖其默如
淵而其聲如雷矣萬物作焉至功成不居
作者與起而承其教也生生如動而徐生之
生也教孚於人而善心有萌者是其所以
生之也爲者其作爲之地也功者以天下

之自化自賓者而歸其傚於己也夫無爲之事不言之教其事其言非家至戶到各立一則也放天地不仁之大槩四海而用一撫焉凡能興起而應其所教者歸斯受之未嘗有所郤謝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之謂不辭也善心有萌其教已發而猶不肯自以爲當也是不有且不恃也及其作也生也爲也三者皆底于成則功且遂矣乃又棄而不居則若已未嘗有預也嗚呼其已大矣事之未濟也以爲

已任及其已濟也不爲已功此大道之所以不肯爲德也夫惟至不去有形必終於壞有數必終於盡是凡有必趨於無也則其去安可得留也若夫功成而不居則直付之無有是在我者無盈可虧無成可壞

則安得而去也春之華物是明以發生之德自居也故其華可代秋而成實是明以揫斂之事自任也故其實可落若元氣行乎四時之表生生而不自生化化而不自化則亘萬古而常然此既無所於留彼亦

無所於往也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論儒者恨民之難覺而老氏恨其不愚故其言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至其自言待之之道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又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推此言也則夫力詆聖智仁義而欲棄絶其具者意不專在乎聖智仁義也其曰智慧出有大僞者是其所從立矯之本也蓋禮法之立自羲堯始其立也以補結繩之簡也既

病其簡故從而祖習者其勢不容不趍於繁及其繁也制度機括布滿暴白民之巧者旣有所見亦有所放是上能出智以防民而民亦能放智以亂法也此老氏所爲追咎智慧之多事而欲矯之以無爲也變明民之啓僞而欲矯之以無迹也夫川實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二彼一此旣已對立則勢不兩大故聖智仁義不容不在棄絶之域也然而聖智仁義老氏終不免取之以寓此道則其所欲棄絶者豈其實理也

哉究終觀微而答其播宣利器以明示民焉耳即此兩章而詳味之豈不灼其可見也哉其曰不尚賢也者非賢不肖一律也特不肖表而出之如季徹之謂危其樓觀以招致投迹者耳曰天下皆知美善之爲美善斯入於不美不善正亦默運其迹而不使至於奔趨假託焉耳至其師資兼用而高下有分動靜兩立而情生有機則雖外示兼容而中實有別也既以兼容之公來天下又以甄別之機動人心此其法出

於易之藏用而非老氏之意私也特其施
置有淺深焉耳易之言曰顯諸仁藏諸用
顯者有具可示之謂也藏者致用之本深
密難測之謂也禮樂刑政既已裁爲治具
而猶病夫可使之由而不能使之知也則

夫據總體道以制爲此具者雖欲示之亦
無由可示也故易之藏用其極致遂至於
入神也神云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老氏
模之以謂無爲而無不爲者是也特變其
語度以自立已則焉耳學者不敢以此議

易而皆用此爲老氏譏病則是否何其無
定也然其施置不免小異於易者則亦不
可掩蓋矣易求顯於用而不可故常旨首
姓之愚而不能自同乎仁智之有見也老
氏則直欲從而愚之必待其無知無欲然
後與取歙張一出於我也此其異也

詹秋圃曰天下皆知至不去養身一章始
欲相忘於不識不知之表終欲相反相成
而不自大其大以居天下之大也故曰天
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適恐好莫華

張至於爲惡爲不善已蓋事丁爲字偶對待
自相生而極於相隨其反復各以類從爲
消長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丁行不言之教
付萬物於此作彼應而不辭讓生而不自
有爲而不自恃雖及功成而弗居必丷亠推
之而不去矣蓋善養吾身者能以功ホ八身
退自處則居安資深又寧丁失其肩背亽丁
張沖應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大道惡益而
持謙也才美矣而衆美之終爲起妬名善
矣而衆善之終爲起爭妬固害身爭亦害

身故寵消逞其才而中樹下之失韓信貪其名而遭雲夢之誅是皆不足以語玄道者也聖人者出不恃其才之所獨有而常懷見有爲無之心不惜其功之所難成而常有見難爲易之念彼短我亏我推之以長而短爲長所覆故曰相形彼高我下我居之以下而高爲下所抑故曰相傾彼感此應而聲音相和前行後效上下自順處之以無爲之事行之以不言之教以道律身以身闡道眞心固矣萬物作而心不亂

貪心絶矣萬物生而心不有志可爲一四不
逞所爲功已成而不居其位子房所以赤
松之遊速鍾離權所以玉洞之去忙比此
養也夫有此養則精長固氣長存神長清
而身長生福德在我而不去

白玉蟾曰天下皆知美之爲求爲美夕美
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爲求爲善只人
善斯不善已反爲惡人故有無相生無必
生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先易
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

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音聲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焉而不辭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儻若不生安見長存生而不有無非妄幻爲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巳功成而弗居豈可與夢爲實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内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也

廖粹然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人皆以色

聲香味觸法喜怒愛惡哀樂欲爲强美吾
知則不然夫何故哉斯惡已故好事多魔
七情内攻六賊外冦一切貪欲必爲身害
吾恒恬憺無爲以學道得道爲强豈不美
歟皆知善之爲善亦以爲善最樂或作善

功濟人利物皆是善事吾見未然何故斯
不善已人非堯舜或未做好事先欲望報
賄上留心或生悔吝恐未盡善吾嘗清靜
定慧安心養神以守道而成功爲上善豈
不樂哉故有無相生此言道德妙用難易

相成造化始端長短相形器質洪度高下
相傾天地變通音聲相和風氣吹噓前後
相隨古今生化此皆道妙無有窮盡是以
聖人太上老子得道之名或曰大上曰聖
人曰有道之士曰人主曰道者曰心君曰
大丈夫隨事稱也處無爲之事此是根本
行不言之教太上曰默默默無限神仙從
此得萬物作而不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是
吾道生而不有生化無窮爲而不恃施恩
而不望報功成弗居生成萬物而不爲主

夫惟弗居自愛而不自貴是以不去亘古亘今無來無去

陳碧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爲美而情之所惡爲惡縱己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而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

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乃王者以美善化天下使天下知其美之爲美蓋未盡善也故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也且天

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嬌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爲惡己豈曰善乎嚴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疎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

有惡陰陽尚爾况於人乎斯戒其矜誇美善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至前後之相隨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旣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爲而淵德不去故有無之相生者謂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者也謂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易則難就各守其工

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者謂長短之相形本不相形故見鶴則知鳬脛之短觀鳬則識鶴脛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者謂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夫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遞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之相和者謂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吹物不同使其自已也而世謂音律

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
和也前後之相隨者謂前後之時本不相
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
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
足何先何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
後之相隨也嚴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
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
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
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无則無以見
有無有則無以知无無難則無以知易無

易則無以知難無長則無以知短無短則無以知長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以無知山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無先則無以知後無後則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道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爲爲也是以聖人至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爲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無爲者非拱

默閑堂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
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
無爲之事也行不言之教者謂以身帥導
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
故曰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作動也

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爲故百姓耕而食
織而衣含哺而熈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
動皆善無爲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
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
不德之風也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萬物

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已有群品營爲各適
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治於物心遊
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
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聖人功同造化
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已也不居者
不以寶位據爲已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
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
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
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賔
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

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禄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謝圖南曰天下皆知至善已聖人之治天下善政美化深入人心而人不知其為善美之迹後世行一政施一令而人善之與一利除一害而人美之非不可也而昭昭在人耳目未必能得人之心故不知者其感深知之者其迹淺深者難窮淺者易露

夫苟易露則美之於惡善之於不善特一
反掌間爾下文所以及有無難易之戒其
旨深矣故有無至相隨無平不陂無往不
復聖人其能必美之不爲惡善之不爲不
善乎無生有有復生無難成易易復成難
長短高下相形相傾反覆變易初無一定
也如聲動而音和之先行而後隨之理之
必然勢之必至也是以聖人至不去聖人
知天下之情若是其不常也故任物理之
自然事處以無爲教行以不言則曰善曰

美孰得而知之物當作起不辭其責物當
生育不有其利爲無不爲而不恃其能爲
成無不成而不居其成功天下各適其適
而聖人若無預焉然雖不居其功而天下
捨聖人而何往聖人無心於天下而天下
自不能無心於聖人此所以爲上古之世
與蓋嘗論之古今世變之盛衰人情物理
之消長至不齊也泰之有否益之有損剥
之有復蹇之有解既濟之有未濟易固言
之矣而聖人通其變神其化常使民出入

於不倦之中由行於不知之際此黃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所以不事詔而萬物成也後世緣飾以爲功矯揉以爲能矜善耀美非不動盪人之耳目而譬之翦綵以爲麗汲水以爲深生育流行之意不蓄於中其敗也可立而俟豈足以爲盡善盡美者哉

林鬳齋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

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

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一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范應元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爲美善者蓋事

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矜伐以爲美善也儻矜之以爲美伐之以爲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爲對善與不善爲對是以聖人至之教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無爲之事者體道之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萬物作焉而不爲始古本王弼楊孚同古本作者動也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爲始也生而不有至是以

不去傳奕云古本皆是處字萬物之生育運爲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爲已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薛庸齋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天下之事無非對待此六者舉一隅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其有對待手是以聖人至之教爲而不爲者無爲之事也言而不言者無言之教也聖人以此出其對待耳萬物作而不辭至不居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則而象之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其無所居而亦無所去也

休休庵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三才

立萬物生光華盛名相顯世間人皆知萬物之美可以濟用以斯爲美者不知生育之恩斯謂惡矣直饒皆知造化運行生成爲善以此爲善者但見三才之德不明大道斯爲不善矣嗚呼昧道而迷德逐末而忘本日見澆漓矣惟人最靈不能返觀虛明靈妙之性具大神通能爲萬象主有無爲妙用却乃逐妄而競作有爲情識持權被五欲八風貪嗔癡愛作亂無而生有有而生無有無相生不己所爲之事有難有

易難者生苦易者生樂苦樂難易互相成
就事有善惡理有長短長短相形而力有
高下互相傾動美惡聲音相和相雜是是
非非前者未滅後者隨生孰肯猛省還其
淳返其朴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至是以

不去聖人者達大道弘至德之人也釋云
斷欲去愛識心達本悟無爲法內無所得
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
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
無爲之道統衆德爍群昏應機濟事扶顛

持危有自然之妙如春行萬國風行太虛大達者不尚有作之功任無爲之道以自然之德等及世間不言而人自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須臾離乎道以道爲體者德合天地高明博厚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育萬物而無我爲萬象主而不恃其尊大功成而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夫功不宰者無失也無榮辱絶是非也去者失也褚伯秀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外而在物有可美可善人共知而樂趍之內而在

已有眞美眞善人罕知而弗究也可美可
善出於人欲有時而不美善矣眞美眞善
根於天理亘古今而至美善也世所謂美
惡善否皆屬妄情彼是此非孰得其正生
於後之六對滋蔓無窮有無陰陽消長之

類難易事爲成敗之類鶴長然後見鳧短
山高然後見澤下聲出而音有屬春先而
夏繼之相生相成者猶不能終保美善況
相形相傾乎聖人推原救弊以身率之無
爲而事自成不言而教自立民樂其俗物

遂其性耕鑿播種物之作也我不拒之育
養滋息物之生也我不有之任物自爲有
不得不爲者何恃於我哉惟其有功不居
是以功不可去莊子云我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信哉或議此章繼道名無有

之後何遽及美惡六對之繁雜蓋有道斯
有物有物斯有名所謂無者隱矣美惡則
物名事爲之迹著而六對不免焉聖人不
違物性聽其流行起伏於理或背從而整
治之因病施藥各使之瘳病去藥除聖人

之心亦虛而已何善惡六對之能免哉
牛妙傳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美者好
也善者亦好也惡與不善皆言不好也且
如世間一件好事定是變做不好此吉中
藏凶安中有危禍福倚伏之機也夫美莫
美於事君事君數則辱矣善莫善於朋友
朋友數則疏矣抱朴子曰組帳霧合羅幬
雲離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蘤於積珠
之池入宴八門之焜爓出驅朱輪之華儀
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此美惡相緣

之事天下之人皆知此理也故有無之相生從不有中有是無中生有不無中無是有生於無有無相生互爲其用此理之然也人常迷惑有無故不知道且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生而復於無生有形而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此皆有無相生之說也難易之相成夫難者易之門易

者難之因且天下之事難難易易相倚爲用如有難的一件事若孜孜爲之雖難必成豈非易耶若以易心臨之則其爲難矣古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有心射山山須透無心射紙紙難穿洞賓曰難難十石芝麻樹上攤易易渾似和衣一覺睡老君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難易相成之說也長短之相形天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無長不別短

無短不顯長長短之勢相形方別且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鳧脛雖短續之則憂古人有言曰青松高百尺綠穗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如人之才性亦各有長短然各長其長各短其短則鳶飛魚躍各

得其所自無長短之非也若稍有片善寸長自以爲能則長短必相形而隨之也非斯之謂歟高下之相傾夫高者尊也下者卑也雖尊卑之禮固有定在然高而不謙尊卑而不安分則相傾之勢由是而生也

蓋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若好高而不爲高則不高矣古語有云墻高耶兩剥而頹之淵卑耶水就而歸之諺曰岸上沙今人擔土舊人家陌上路今人來往昔人墓由是觀之海水桑田之變固有之矣此高

下相傾之勢也若以勢而言之則如王公之子歸庶人庶人之子爲王公揚子雲曰朝得權爲卿相夕失勢爲匹夫此皆高下相傾之說也聲音之相和聲者鳴也鳴則有音音必有響響則必應故云音聲相和

也且雷霆有聲不動不聞鍾鼓有音不擊不鳴詩云嚶其鳴矣猶求友聲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聲響之相隨猶形之於影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也夫音者本無待於聲也聲發而響隨之耳如人言凶則氣麤聲和則氣悅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未嘗不由已出其猶音響之於鳴聲此固然之理也前後之相隨夫身行於前影必隨之後陽唱於前陰必和於後此影形相逐陰陽相和前後相隨此

則必然之理也孔叢子曰前譬之古也後譬之今也古今相繼猶前後之相隨初無間然也澄明子曰前者始條理也後者終條理也未聞有前而無後也亦未見有始而無終也前後一理也始終一貫也不由於前而至於後者天下無之此大修行人初以無爲居其前無不爲必繼之於後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聖人者天下之至人也而曰處無爲之事者何哉夫無爲者簡易也蓋聖人者德並二儀

故參乾坤之理而從於簡易也何以知之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聖人之所以處無爲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夫不言者忘言也蓋忘言之中至理存焉謂天下之理盡在不言之中故聖人得其奥理默而行之故云行不言之教也然夫不言之教謂天道也蓋天道不言而善應也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神物變化吉凶圖書亦未嘗有言也而聖人則效法象斯非行不言之教之謂歟萬物作而不辭夫作者言萬物生成之稱也不辭者謙不自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峻極于天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然未

嘗聞聖人自以稱能也如昔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以門

人弟子有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此謙稱不辭之謂也生而不有夫生者仁之稱也何以言之易不云生生不息之謂仁不有者不自有其仁也先儒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

天下知聖人之仁而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小者也有方而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大者也無迹而名也此聖人生而不有之說也爲而不恃夫聖人者多才多藝者也而未嘗自以爲能故云爲而不恃也昔陽子居問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巳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此爲而不恃之說也非斯之義歟功成不居至是

以不去不居者不自伐其功也不去者謂其名不去也又云不居者身退也蓋功成身退則其德乃長其名乃彰故云不去也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是也如昔者禹平水土有功舜以天下禪禹禹讓舜之子商均避於陽城是功成不居也而天下之民從是其名不去也非斯之謂乎

喻清中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美在已不在人善在已不在人今夫積一美而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美已行一善而

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善已天下之事有者無之對難者易之對長者短之對高者下之對其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聖人一普之以無心而已其事也無爲其教也不言猶之天焉作成萬物而不辭其勞有生之用無生之迹有爲之實忘爲之力吾夫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功成而不居其功極其至也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我不求名而名自

隨雖欲去之如之何去之膚齋所謂有其
有者不能有無其有者能有之可謂說著
痛快處去字讀如君子去仁之去先儒謂
爲善而避名則天下無可爲之事聖人有
心於爲善無心於得名而名之終不可得
而去者猶音聲之相和形影之相隨耳合
首尾而並觀則一章大旨脉絡聯屬末復
提起兩語曰夫惟弗居是以不去非特作
文之妙處而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
矣

胥六虛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夫福爲禍本吉乃凶源自然之理也人莫之能知故聖人慈憫世之不悟告之曰天下皆知其美善而趨之樂之而不知其惡與不善由此而生也是理也猶有無之相生難

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自古迄今事事物物皆有反對如環無端若夫超然獨立而無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至是以不去是以聖人獨立而無與之反

對者蓋其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無爲之事非不爲也謂順物自然因而不作感而遂通耳行不言之教非緘默而已謂至誠内修忠信外施天下從之無事辭費也若然者雖日應萬機和而不倡所以不辭勞故曰作而不辭也天下之民生者由其自養而已無所與故曰生而不有也立事建功循其分内爲其當然不恃爲已能故曰爲而不恃也至於功成事遂即退身避位故曰功成不居也夫惟如此法以天

道其身全其功存是以千萬世稱與言而不絕矣故曰是以不去

拾遺○肇曰有無相生其猶有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先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惟喪耦者能同之

諸子旁證○文子曰老子云道可以弱可以彊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

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
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
知知之爲不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
言言而非也孰知形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
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
石潭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
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
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

隨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皆對
待言其無常名也有美則與惡對有善則
有不善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
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至於有有則
有無對有難則有易對有長則有短對有

高則有下對所以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也
然此皆相反者至於聲音前後非甚相反
而併及之何哉蓋言彼之相生相成相形
相傾者亦如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必
然之理也此又以其不相反者形容其必

相反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無爲不言皆所以體夫道之無名者也
有名則有爲有言道旣無名何待於言且
爲乎是以出於美惡善不善之外夫惟無
爲不言也美尚不得而名況惡乎善尚不

得而名況不善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萬物作而吾
亦不辭聽其作也生而不有我雖生之而
未嘗以爲我有以生之也爲而不恃我以
無爲而爲而未嘗恃其有所爲也功成弗

居雖生之爲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爲美吾雖善而人不知其爲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美名去則爲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爲不善矣惟

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其名不去也其名不去則吾之名矣此段乃申上無名之義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詩二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七　　詩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不尚賢章

考異 河上公作安民章趙實菴作至神獨化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萬殊遂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首標不尚絶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

杜光庭曰大聖人爲理賢人輔之魚水相

資安得不用上自二五之主至于覇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爲本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怨爭興不尚矜誇自無怨爭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合虛資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張沖應曰安者治也民即人也此章蓋謂王侯大人反身入道有以養其身則表正影從而人皆以無爲爲本斯無不治安者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考異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不亂無不治傅奕孫登作無不爲古本同

河上公曰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明返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爲盜

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强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矣德化厚百姓安

王輔嗣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賢猶能也

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惟能是任
尚也曷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尚賢顯名
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
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
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至實其腹心
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
志强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
民無知無欲守其眞也使夫知者至無不
治矣智者謂知爲也
唐明皇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有迹循

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君崇貴才能
則有迹徇迹而失眞失眞必尚賢之由循
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
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堯在位不乏
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
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
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
旣失性分寧非盜竊欲物任其性事稱其

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

疏人之受生所禀有分則所禀材器是身

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人不

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眞盡成私盜令

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旣無越分之求自

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爲盜乎故莊子

曰不仁之人竊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

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

百姓化之自絶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爲盜

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旣無尚賢之迹不

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䟽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理○䟽説聖人理國理身以爲教本夫

理國者復何爲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絶欲忘知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䟽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汩昏靜慮全眞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

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實其腹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猒而止不生貪求矣○䟽腹者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屬猒而止者春秋閻沒汝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之

腹爲君子之心屬猒則足而不貪也弱其志心虛則志弱○䟽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强其骨腹實則骨强○䟽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

腹實腹實則骨堅强也常使民無知無欲
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䟽聖
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
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
者不敢爲也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
者令不敢爲也○䟽無知無欲者已清靜
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徇迹
貪求而無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於
爲無爲而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䟽
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无爲也且絶尚

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
眞於爲無爲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人
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杜光庭曰不尚賢使人不爭徇迹者矯妄
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與矯妄之人必至何
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辨
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則上好智下應
之以僞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
下無爲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
之賢自爲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

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
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
以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
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
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
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
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
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

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生舜於姚立因爲姚氏名重華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凱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此十六族齊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爲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舉八凱使主后土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爲聖爲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爲愚爲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濛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

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爲竊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饕猶有蒿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不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爲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希慕羨望也性識有限而羨望聰明是爲
越分名之爲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顧
行未周澄鍊未熟畏見可欲爲境所牽乃
栖隱山林以避囂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
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

山大隱於鄽未能絶欲恐境所牽乃栖遁
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眞
外無撓惑之縁内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
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
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眞乎是以聖人之

理天眞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支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

希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旣逝之後子曷之焉虛其心惟道集虛

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也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内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

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則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為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為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心矣實其腹夫心

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
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欲不生腹實
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朴可謂德充於
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註閻没汝寬
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
政以其子戊爲梗陽大夫令晉陽也冬梗
陽有獄戊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
之大宗以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
子二大夫閻没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
侯者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

許諸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
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
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
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
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猒止是
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謚也疏云武
子則武子名顆謚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
諫武子之音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腹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貪不受梗陽之賄小人腹飽猶知猒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弱其志詩序曰在心爲志夫心之所起爲志所行爲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爲理之本强其骨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强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内爲道之者筋骨堅强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强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謂也力

豐者骨强之謂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爭欲旣無淸靜自化矣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無爲之理其大矣哉無爲者非

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肆泥用橇山用樏夏瀆

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
也乃無爲矣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
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爲文章行
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
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

然莫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
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
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爲
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
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

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宋道君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爲盜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坯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

口而天下之德始元同矣旅獒曰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
之有欲至於决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
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
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

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潰亂僨驕而
不可繫至於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
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
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通止而無所礙動
而無所逐也物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

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得於此是以聖人之治至常使民無知無欲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槖籥以虛故能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涖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殛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心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而貨之足貴聖人爲腹不爲目腹無擇而容

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
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猒或矜其
能或伐其功其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
從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
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埶之
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
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辨者不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

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盡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

而超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乎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乎故上治則日月星辰順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各遂其性

王介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論所謂不尚賢者聖人之心未嘗欲以賢服天下而所以天下服者未嘗不以賢也群天下之民役天下之物而賢之不尚則何恃而治哉

夫民於襁褓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賢而與之教則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於已則豈有賢而不服哉故賢之法度存猶足以維後世之亂使之尚於天下則民其有爭乎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盡明於

善而不知賢之可尚雖然天之於民不如是之齊也而況尚賢之法廢則人不必能明天下之善也噫彼賢之不能養不賢之敝孰知夫能使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之賢哉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仲不幸而至於不可

諱則惡乎屬國桓公賢易牙而仲以爲易牙於己不若者不比數之無若隰朋者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夫使其得上忘下畔之人而尊之於上則孰有尚賢之弊哉或曰彼豈不謂是耶特以弊而論之爾不貴難得之貨至使心不亂尚賢則爭興貨難得則民爲盜此二者皆起於心之所欲也故聖人在上不使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此二者則能使心不亂而已矣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

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則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

字說谷能受也欠者不足也能受而能嘗患不足者欲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老子不該不偏一曲之言也蓋先王不尚賢亦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

亦非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亦非不見可欲雖然老子之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賢則不累於為善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累於為利惟其如此故能不見可欲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善積而充之至於神及其

至於神則不見可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夫虛其心所以明不尚賢實其腹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强其骨所以明不見可欲夫人之心皆有賢不肖之別尚賢不肖則有所爭矣故虛其心則無賢不肖之

辨而所以不尚賢也腹者能納物者也能納物則貴難得之貨矣貴難得之貨則民爲盜矣腹既實則雖有難得之貨亦財聲色而已凡所可欲者皆爲欲弱其志所以無求強其骨所以有立惟其無求也故不見可欲而有立矣無所求而有所立君子之所貴也惟其能貴於此則無不治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無知也實其腹強其骨使民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貪其眞皆無知無欲雖有知

者亦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蘇潁濱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强其骨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

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
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
亦虛其心而不善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
骨之强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
之衒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
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
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常使
民無知無欲至不敢爲也不以三者衒之
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所欲雖有智者
無所用巧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即用三者

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吕吉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私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聚天下之財者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

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存諸心而外不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骨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强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則無不治矣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

唯如此則無爲無不治矣
陸農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此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民不見善之可欲則無爭之亂矣不見利之可欲則無盜之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心者有知而擇腹者無知而容志者有欲而動骨者無欲而立是故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虛其有知實其無知
故能常使民無知弱其有欲强其無欲故
能常使無欲
王元澤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者出衆之
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不貴難

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民衣食足而性定矣
妄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爲盜蓋
民之失性由妄生分別此篇務在齊物使
民復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眛者妄見可
欲所以爲心之潰亂惟聖人能知諸物皆

非眞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是以
心鏡常夷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
貴貨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心虛則
無所分别此申不尚賢之義腹實則無所
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志强則夸企而爭
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
骨强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此又
申不貴貨之義常使民無知無欲知則妄
見欲則外求二者旣除性情定矣自不尚
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使夫知者不敢

爲也智足以亂衆者禁而止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非無爲也爲在於不爲而已期於復性故也切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强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强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趣不同而其徇外傷本一也惟聖人不然弱其志則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爲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强其骨非以自立而爲賢將以勝利欲而尊德性也夫然后名

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劉仲平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之道也後世聖人亦可以復諸此乎曰難得之貨不貴之易也於其所謂賢而無以上之難也時也然而尚賢有道惟賢然後尚之而莫之貴也由是天下信之而亦至於勿爭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貴貨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尚賢也遠人格民不爲盜也邇人安使民不爭也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聖人之道人者以可欲得之則無欲矣可欲者窮理也無欲者盡性也可欲者可語人以始而不可求人以終終以可欲亦歸於不善而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可欲者善也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知善之所以爲善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虛其心則愛惡息愛惡息則志平一而同乎道虛其心弱其志所以養神實其腹强其骨

所以畜精而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劉巨濟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古者聖人作
其道足以哀民之瘼方斯之時賢未尚也
世衰聖人不作知尚賢爲世所尚又未必
賢則徒厲民以食之而使民窮以不肖亦

安得無爭者乎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者賤貨定
衣食而已世衰上貴貨專利而使民窮於
不足亦安得無盜乎然非尚賢則亦不
能致貨蓋爲君辟土地充府庫古之民賊

而今之良臣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目前諸欲以適情爲可則不能不見也以不見之則其心定矣尚賢不貴貨者皆可斂之事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虚其心者以尚賢貴貨出於世衰非聖人之治故也

虚其心則畢萬物已足治矣何俟於賢乎實其腹者經曰身與貨孰多蓋養精以實腹則所有非所有也何事於貨乎弱其志者志者心之使也養神則心虚心虚則神定神定則無所用而弱矣强其骨者骨者

體之幹也養精則腹實腹實則精盛精盛
則骨强而立常使民無知無欲凡民知欲
不能自無能使之無而已虛心弱志使無
知故也實腹强骨使無欲故也又使民常
則善矣蓋有知則恥不尚賢而爭有欲則
思貨而盜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民常則
固善矣不能使民常則亦必有知者焉使
夫知者不敢爲可也使不敢爲則固亦道
矣不言欲者欲生於知而已爲無爲則無
不治矣爲無爲謂使敢爲者不敢爲也敢

爲者不敢爲爲則無知無欲之得安其性此
其所以治也前章言聖人以事教爲應爲
尚賢貴貨皆事教之緒餘故次以不尚賢
此章言聖人治身以化民使至於無知欲
則賢與貨固外物也後世尚賢貴貨既不
可廢而爲上者苟能虛心弱志則雖徇利

實徒厲民以食之事矣實腹强骨則難貴
貨必無損下益上實珠玉以殃身之事矣
夫如是則治於人者食人人孰使之爭有
餘不足分定而止孰使之盜

崇寧八註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蓋聖人在上不尚賢不貴貨使民不累於爲善不累於爲利也心不虛則亂腹不實則有欲志不弱則有剛骨不強則不立實其腹則無嗜欲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無是餒也又云人無飢渴之患心爲患也莊子曰嗜欲深則天機淺淺則困矣弱其志無暴其氣又云士尚志而此謂弱志者何也孟子方以士人言之故進之老

子以反本言之故退之

劉驥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則忘名忘名則民無所夸跂故不爭不貴貨則忘利忘利則民無所覬覦故不爲盜不見可欲則使人息其愛欲之心故不亂三者旣除性情定矣然後可以虛其心實其腹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

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無知無欲則見素抱朴而造於道矣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无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无不治矣此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无容私焉而天下治以其得大道沖虛之用也故次之以道中

趙實庵曰初舉不設智巧○一去文辯○不尚賢使民不爭前章以聖人无爲之功

而治天下至於功成不居是得眞常之用也豈假外鑠於我哉所以聖不必絶不知有所謂聖也智不必棄不知有所謂智也蕩然无心而已矣觀夫三代已還不知有所謂无爲者也故千里褁粮親賢以圖治矣老氏傷其不探本也故繼之不尚賢夫任大也不必任小有聖也不必有賢大則體道之无爲聖人之事是爾小則任智而矜誇賢者之事是爾故大聖有作治本无爲使天下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緫企

慕誇爭之心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是也性命既正則純純當常機心不作賢與不肖孰能辨哉我欲無爲愚其耳目我欲成治一其良心智端起而機僞生巧意作而爭心起及其變也豈勝治哉蓋中

人之性可上可下以道化之則歸乎純以賢誘之則進乎爭爭心相仍民性遷矣雖欲任賢而禁民之多知曾不知正容悟道治容誨淫故不尚賢者至神獨運也上古之君不聞有佐羲農之代亦所未聞至於

黃帝有坂泉之戰而始有風后力牧之臣問治生之道則有更區岐伯之師厥後聖道尚存而求賢已切詩云南有嘉魚則樂與賢南山有臺則樂得賢至于簡兮刺不用賢丘中有麻刺賢人放逐狡童刺不與賢人圖事則知大樸既散之後賢者不可不尚也老子欲還純返樸於衰周之世故以不尚賢爲言無他使民純樸則不用爭使民賤物則不好貪凡以救當時之弊而已然則尚賢使能先王正禮義法度也不

尚賢不使能老子則欲清静无爲也迹避
不同其於爲治則一也所以抱甕灌園發
子貢之所問耕田不仕爲伯成之所逃又
馬蹄胠篋宜蒙人之所指○二除愛利○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盗不尚賢使民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盗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此一節謂之三法通玄義前
二句言治法後一句言治已先得治已之
道然後可以治民治民者以正也正則不
邪不邪則無欲無欲則心虚心虚則不亂

不亂則萬物服萬物服則智謀不用矣奚以賢爲貨者交利而俱贍人我之養畢足而止金玉雖貴不能濟飢以道化之其分各足無使賤者僣於貴貧者强於富苟有奔競則越性命之情而矜誇奇物此必在乎人主敦尚素樸不務榮觀天下之民不約而化如漢文還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則天下貴貨之心在矣是知至治不在三器韓子有言要道存於四維貫生極論至於治已以無欲則心間無事無事則生定

矣至于巧者不敢矜其智能者不敢矜其才孰能投其所好哉昔之人主不體至道務以欲利勝己而奸臣得以投其所好未有不由是而亡也太甲曰欲敗度役耳目者欲所爲也荀卿亦曰由欲謂之道盡嗛

也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聖人之治苟能去欲而虛心則夫神天明照知四方未足爲遠也○三正性情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不以一物爲累其心者則其心自无矣凡稱見者非獨眼

見六根皆見因見即欲多欲亂心心固不
淨且眼爲六根之首以眼爲見根眼本爲
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耳雖曰聽聽實耳
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鼻雖曰臭臭實爲
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舌雖曰味味實爲

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身雖曰觸觸實爲
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意雖曰識識實爲
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此名六根六根生
六塵六塵對六境謂之三六十八界輪轉
生死之因緣也所覺不同同謂之覺所見

不同同謂之見六欲所取本同一心從心所分三界唯識六根取境藏之於意意亦是心心爲藏識六根謂之六識上有六七兼之爲八七識者爲六識般運業境而歸八識七識亦名意八識執三藏謂能藏所藏執藏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爲依止是故名爲種子七識八識同名曰意亦名曰心故此六欲染亂一性性者心之生心實性也自无始巳來使我不得歸入正道由汝六識取受无厭使此心終日營營流轉愛

風未嘗暫止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
外如風中燈燄不停故如風中亂絲不整
故夫既一心不理是心隨境轉轉轉不休
心神耗動日趍妄境化爲異類無由返本
欲之害性可不慎歟蓋欲非一日而積也
性非一日而染也中有無明爲已主宰自
无始已來至今日也且如初入包胎緣不
淨境業報曰因愛即生初入包胎從愛中
來愛中有欲逐生此心至於嬰孩之時雖
情未開喜怒已生於心矣速至能別人事

六欲所起分裂六處受用一境欲生一心所起境既无量心亦无邊惟彼一心不知所住是欲勝而心亂故也是故三界初上六天名曰欲界第一太皇黄曾天人六色根俱染太明玉完天人一欲根麤淨五欲根麤染清明何童天人二欲根麤淨四欲根麤染玄胎平育天人三欲根麤淨三欲根麤染元明文舉天人四欲根麤淨二欲根麤染上明七曜天人五欲根麤淨一欲根麤染以上六天謂之欲界太眞科曰初

下二天果報尚麤猶以身交爲欲次二天
以執手爲欲第五天以口說爲欲第六天
以眼視爲欲令緣六欲感此六天凡一根
麤淨上進一天六欲總超上登色界自此
以性一切銷盡方登无色界天凡稱无色

是无欲也蓋修行之始去欲爲難自六趣
以至於爲人自人道以至於爲聖超證之
門以漸消也經曰少私寡欲易曰懲忿窒
欲經言其漸易言其損雖然學者之所修
固如是也而與物委虵而同其波者又非

起心而絶之无根也孰塵也无塵也孰境
也通乎此則眞人哉○次爲治之要○一
牒前證治本一○是以聖人之治前三句
爲三法通玄義後四句爲四事成治義是
以字牒前起後謂聖人能知此三者又在

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是使聖人行道也皆
言之有緒矣不尚賢絶巧智也不貴貨絶
珍異也不見可欲寧心也此三者爲治世
之基基不立則何以求安乎學之爲王者
事其以久矣此三者聖人亦常聞之矣聞

之則志於行之也又行之在手四事矣故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所謂光大者行此四事也一曰虛
其心二曰實其腹三曰弱其志四曰强其
骨○二湛然无物○虛其心虛其心者虛
有四説焉三説非一説是一曰如太空之
虛二曰如空谷之虛三曰如虎在丘之虛
四曰以一爲虛夫太空之虛空谷之虛丘
虛之虛皆非也此非空非谷非丘之可比
也乃一之虛也若夫以其心如太空之虛

則獨覺之人厭離煩惱使一毫不累於心坐觀虛空空極渺漫无能作爲豈出治之聖人守此爲虛哉此其一也又以空谷之空爲虛此特山之有之穴空而已空谷傳應以虛感聲聲出亦虛兩虛相合能應而已雖然以谷況心一无所作響則應之豈不善喩經亦曰谷神不死凡言谷神谷中有神也非特空谷而已谷而无神則所謂神靈者果何物乎我呼彼應是和也豈有人君之治和而不唱者哉不唱而和則失

常矣此谷虚不可以比出治聖人之心此其二也字說曰虛在丘則虗丘虗則人不敢進夫王者之事以天下爲一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欲愛利之至於四海咸使歸向豈特如虎之在丘絶物爲虗邪此三也今之所言治者以一爲虗是也夫一在坎則實在離則虗水火之相生精神之運用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法諸水火有不測之神一本也道生一一爲虗不生而爲有生之宗无用

而爲衆用之祖一况君也其在象則三畫而成乾三三兩兩之則三才變通也自一自三而六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一无不在矣一即神也以虛泛應虛固无用其果不用乎聖人之道役人也不爲人所役役物也不爲物所使一而不二制命也漢策曰命非聖人不行一而不紊靜之至也靜而不變道之常也不變而變道之用也物變我靜守乎一也我靜物動觀其復也則知一者无爲也无爲而无不爲也帝王之心

通乎三玄以行四事孰謂虛无爲不治哉此一爲虛是也〇三道備純乾〇實其腹八卦以坤爲腹化爲五材者在地成形而坤則藏之故爲腹又背爲陽腹爲陰以其主藏則藏往者是也土主意出而爲新也歸而爲往也皆主藏之以其多藏故曰實腹又以坎離二象觀之坎實其中有實腹之象離虛其心有虛心之象坎剛離柔則心腹爲剛柔也經曰人法地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然實者非虛以通之則不神

故曰黄中通理若夫虛者不履實際則不至清淨覺地御注曰虛心則公聽並觀而无好惡之情公生明是也離爲火火文明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實腹則贍足平泰而无貪求之念容乃公也坤爲腹腹主容聖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向之所論虛心實腹顯聖人出治之用也夫虛實之用在人爲事也在卦爲坎離也在氣爲陰陽也用之爲人事如彼其言也用之爲坎離法故不同也且陽實而陰虛鍊丹之法使二八

陰消九三陽長陽純則仙陰純則死坎以內外爲陰離以內外爲陽火上水下則未濟降火就水則既濟從天地之道自子至午變純陽自午至亥變純陰自然之運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此乃循常施化也及在

人身豈不隨天地之爲陰陽邪凡隨天地之爲陰陽是未得制之之法也不免與造化爲流人而已不知制命在我者也凡陰陽之道順之則死逆之則生太白山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

向水中生此逆也逆則生太素論之本非
逆也乃和會也致之似逆歸之曰和太上
曰水火比於道之眞體水火之用是以術
而制之使夫坎中之一補離之虛心變離
爲乾其道成矣若虛心未實離坎徒迷眞
人曰陰坎徒迷一陽離五見形是也平叔
曰點化離宮腹裏陰極而論之在得一也
既得一在火候也非火候數足豈能補之
或曰經不及是止論聖人之治此何以及
之不知五千言長生之宗也出可以治世

入可以登仙安期生策士也張子房王佐也期不用於楚良成功於漢二人皆登仙是出處有道也眛者豈及於斯乎○四柔順自守○弱其志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御注曰志强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

無厭今夫蹷者趨者是氣也氣可使之和和則内以安神外不逆物苟不和也豈免攫挐而傷物暴扞以戾人非氣之自使志實使之也故曰志者氣之帥老子以懦弱謙下爲表言夫志不得不弱然則以治道

論之志意不大識量不遠豈足以當大事乎必須剛也剛則決柔豈特剛而不柔邪柔以返剛聖人體天一剛一柔迭相因也不夬則不決決則乾道成也又剛過而不中過則有悔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能用九者弱志之謂也楊雄曰見善明用心剛夫見善則明道也明道於我則志氣自大矣在君子則謹守其志深藏若虛故以弱而守之也苟不能以弱而守之則氣暴而不純凡養氣之道柔順為本經曰豫若

冬涉川猶若畏四隣使内不犯外猶之處
子不然則喜怒交攻而傷其和矣長生之
宗莫愼於此胡不觀乾之九五飛龍在天
剛得位也進不可極極則有悔矣大有之
上九宜其剛而不中也然且履信思乎順
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雖然時也而性
在其中矣若夫弱志以守一自非聽之以
氣者必反是矣○五立德明道○强其骨
向所謂不尚賢也下爲能知也虛心已下
四者爲能行也至於强其骨尤見其能者

也何以言之骨强則有立易曰信以發志
也主信則有立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體乾之道則行而無所礙動而無所
逐信以主之也無信則不立此又至剛至
大者之所能行也蓋自虛心實腹弱志以
養之至於此則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充
塞乎天地之間確乎其不可拔也孰能禦
之經曰强行者有志此自養之以柔然後
能至剛也易以先剛而後柔老子以先柔
而後剛用之各有其道也夫腎爲一水一

石水柔也喻志石强也喻骨凡自柔至於剛而酌然可見者一陽生於至陰之中柔極而剛也一陰生於至陽之中剛極而柔也若是乃知剛柔之迭用也若守之而不行則曰自晦自晦者豈能利天下後世哉聖人觀天之道豫以順動風雷雲雨施於天禮樂刑政施於人内且不剛焉自立矣是以骨强則有立弱以守之正以行之者也如有所立卓爾則異乎根也欲矣嚮夫天下學道之士多矣有知之者知之而不

能守守之而不能行無他焉是欲利之心
勝而清虛之道難反强其志而弱其骨也
譬如多積貨財闔戶守之不能貿遷何由
富矣御注曰骨强則行流散徙言无中下
矣惟自强不息者爲能體此○三政化所
及○常使民無知無欲此一句總結前義
下一句示以法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則是
重明向上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以至
虛心實腹弱志强骨言聖人出治天下有
此七者誠無他焉使民無知無欲是也尚

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見名之可欲見利之可尚皆失道者也惟聖人爲能去此三者民自無知也亦無欲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蓋以上之人作聰明務機巧而爲之誨也及其已甚刑法不足以齊之董子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昔之在位者教之不善風俗漸染之深未可一日而化也今雖欲以法而禁之令而申之彼其奸惡之心尚

在當以道化之則可也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大備乎成周而智巧盡矣故曰周衰而道微可知也老子作經意在乎此雖然豈止爲當時而作將以爲萬世之蓍龜及其亂也何異乎戰國是尚賢貴貨多欲之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聞童謡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在上之人多知多欲而欲其無知無欲是不可也猶之惡醉而強酒誠不若以至誠而化之純朴以守之在上者如愚在下者無知即莊

子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何威福之用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民始疑矣○二偞前智巧无施○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經曰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莊子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多知多欲爚亂天下至於民失常性又欲以刑威而禁之兹又大亂之本也秦之毒天下智巧勝矣不能用仁義而以刑威欲治天下恩不及民故其忘速矣然民豈无知也可使藏之而不用惟上之人不啓其端則

下之人有知而不敢爲也陰符經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其此之謂也若使夫知之者敢爲則紛拏不足而禁矣一至于此雖欲誅之有不勝誅者矣故曰我无爲而民自化○四顯无爲之功○一化行无彰二

○爲无爲此一句總結一篇之義以明聖人出治雖无爲而未嘗不爲无爲則絕物有爲則近事所謂事非道也而事實出於道矣使爲之而不見爲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之功斯善矣且如之何使爲而不

見爲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之功乎易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不動者性也感
而遂通者情也性本无爲道之體也道之
爲性其實无形有極而作則天地至於萬
物无不由玆而出焉傳曰萬物職職皆從

无爲殖是道也出於聖人之心而應次二
之神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无非精神之運
動者也夫見於精神之運動者則有爲也
運而不見其迹者本无爲也且不爲也天
下一日二日而萬機其可置而勿論乎勿

論則不治若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則
又勞矣勞則隳墮隳則不治矣凡爲之之道
豈免仁以仁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信以
質之恩以愛之刑以威之哉若出治而畧
此數者且欲求治又不可得也上古不用

禮法義皇已用結繩大率上古之時民純
事簡无爲之功易可見也若謂後世只可
有爲不可无爲則是道不可行也惟體道
之聖人能通乎此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惟不廢一物也道實有爲之及乎求道

也道本无爲矣蓋所謂爲无爲者是也甞
試論之无爲者内聖也有爲者外王也内
聖則淵乎其虚外王則興事造業以淵虚
之心而爲事業則事出於道道本於虚有
爲无爲混而无迹豈俟他哉是篇歸之不
尚賢欲聖人之獨化也獨化則神矣有能
不親賢道而致无爲自然者大聖之治也
若需賢佐者則迹也請以神觀大聖之教
人也摇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其朴徐徐
其覺于于无事而萬物化无爲而百姓定

此神也請以迹觀堯禪舜舜命九官皐陶
曰知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又曰百工惟時庶績其凝則朝廷既治可
以率天下矣至於仲虺之稱湯用人惟己
皆須賢以爲輔佐也又曰旁求俊乂而共

成天下之治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
君逸臣勞此見乎迹是君能任人以成无
爲之治也彼無所待聖之无爲也此有所
待因賢而致无爲也蓋得賢則治失賢則
亡不尚者存於大聖人也世嘗謂老子之

道語類鴻荒非用中之道其何以云有爲爲則是不廢中庸也○二道契自然○則無不治矣如上則見无爲之功矣至於无爲則與道爲一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詩三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八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不尚賢章

邵若愚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不尚賢能者恐人矜智王所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謂之俗上矜賢智下心競趣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食之爲貨務資贍養豈貴珍其難得貴乎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受藏之

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使民不爲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使欲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知無知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

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强其骨常使民無知則虛心无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爲聖人爲無心之爲則天下無不治矣

王志然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夫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安取道莊子九變之序五變刑名可舉捨是若倒道而行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者由未知所以爲學爲治之本意歟且名者實之賓名實旣定乎内外之分天下之人爵冐任而已豈有賢者棄之野而不用者哉而老子謂不可尚之之意其有深旨焉故莊子曰舉賢則名相軋尚賢則起爭之一端以王天下

大駭智詐是非頡滑解垢儒墨畢起其不可尚者如此聚天下之貨財養天下之民人而民熈熈然擊壤而歌鼓腹而遊物物而不物於物烏可竊竊然而貴之哉老子謂不可貴之之意其亦有謂以天下之萬

物職職芸芸各有所繫焉既有時而成必有時而毀既有時而貴必有時而賤付之自爾詎可容心哉人欲貴之者唯必得是求求之不得將決性命之情以爭之以至攘奪覬覦靡所不至豈秪爲盜而已此蓋

上有所好下有必甚者焉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云富貴是人之所欲至如目擊耳聞鼻嗅舌嘗修情動心皆謂之可欲苟欲之無饜者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足以供其求君子之所欲者名也小人之所欲者利也舉天下賢不肖皆不見可欲之欲則心常寂然何亂之有所以聖人常虛其心不爲一物之所圍常實其腹不爲一物之所礙內觀其心廓然無有外觀其形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遠觀其物物無

其物故志弱而有用骨强而有立志之所之有所操則有所守焉腎者主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强矣心主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由是萬化生乎身精神生乎道以

此治人事天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唯其如此則无不治矣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若然者天下焉知賢之可尚不可尚貨之可貴不可貴者

黃茂材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方且和其光惟恐人之知何賢之可尚故民不爭不爭者各安其性之自然方且窒其欲惟恐物之攖何貨之可貴故民不爲盜不爲盜者取足於身而有餘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知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何者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人莫不欲之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推此

以言誠無見其有可欲者則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實其腹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然自喪其偶能養其心至此則可謂之虛矣一飽之外雖有珍羞百味列於其前惟恐其不亟徹而去此腹所

以欲其實也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弱其志自强者有志今乃弱其志何也自强則可以進乎道弱則可以到於日損之地矣强其骨老子之道深乎强强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今强其骨何也戒乎强者惡其

與物爭也强其骨者自强也夫道獨立不
改非自强者安能致乎常使民無知無欲
老子以治國治民況於其身所謂使民即
是其身無知無欲非頑然如木石之無所
欲也其始也不能無知矣去其知至於無知

其始也不能無欲去其欲至於無欲則自
非有道君子其積所至其孰能之使夫知
者至則無不治矣夫道自然豈可以智爲
之惟能爲無爲於無所爲斯可矣
程泰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民心不亂

其人賢矣表而出之以暴耀天下則必有恥其不若而强與之爭故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也貴難得之貨則必有棄業趨利而不惜爲盜者故曰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也爭且盜皆其覩可欲而生心者也若上之人藏好惡而不示下之人無所趨以爲利則凡其可欲者不復見前心自不亂而爭盜自息此老氏正本澄源之道也蔣誾勉之言治曰必扳公忠之屬而無可私民孰敢不輯勉之此言蓋堯舜以來舉善而

教不能凡致治者之所共也而季轍譏之曰若子之言則其自爲處也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蓋譏其表而出之則昭昭乎如觀臺之招物也則見可欲而往焉以爭者多也然則見賢而不尚豈其無別

哉泯迹以息爭忌焉耳矣凡老氏之教所欲藏用自晦者其意皆類此也見之讀如現上之人出而示之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常時存想者爲心臨事欲爲者爲志腹所以飲食也骨所以負任也老

民書有寓言有實言此之腹也骨也誠即其實而命之也後章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其當實而虛之者也又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此惡其强而求以弱之者也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不使其心得有仁知焉是求以虛也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擁腫鞅掌非骨强而耐負荷者不在數也此其立庚桑之則而譏堯舜之舉賢任知者然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有

知則智多而難治者是也其有欲則覩可欲而爭且盜者是也老氏之貴无爲也欲以無事處天下而使天下亦安於無事也莊子之言治效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天下之性得矣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民無知無欲將以愚之也而其中有桀黠不受愚者是所謂智也智則不復可愚矣於是舉天下皆順吾教則皆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安土樂業不可誘之爲亂矣雖有智者知其無

與附和則亦意消而不敢復爲故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正其自謂可復結繩者由此其致也莊子取是語而託之上古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萬物不傷群

生不夭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正明此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既曰無爲矣而又有夫爲無爲者焉則豈委事功而不作也哉以無爲爲居而以無事行之是之謂爲無爲也我以無爲鎮之而下以無知無欲應之

所謂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者也
則安有不入於治也
詹秋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
矣安民章所言不欲尊尚賢人使民不狂
僭而爭名不貴珍貨奇寶使民不爲盜竊
不見可欲紛華盛麗使心不生妄亂是以
聖人治民久欲與之相安在我必虛其心
而去嗜欲常使斯民無知無欲雖知亦不
敢爲則爲無爲而無不治安矣
張沖應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

矣老子出乎上古其風淳俗厚人皆質朴日以无爲名利俱忘聲色不作五神不亂蓋自上古降民改而皇皇改而帝帝改而王官以鳥名繼以龍名又繼以王侯卿大夫以美名之則虛名日盛而世所尚者行權之賢是以比干爭而死夷齊不能爭而隱以激紛紜征戰之苦又自鑿山耕海鑽石淘沙良金美玉惑之未已奇珍怪寶惑世愈甚世所貴者罕獲難得之貨是以虞氏懷玉而喪國石氏藏寶而喪家以成滅

身傾德之禍又自笙簧之淫聲逆耳子女之淫色迷目異味逆口異香逆鼻異服逆身神昏精亂而以所欲之形狀彛露是以商亡以長夜之飲陳破以後庭之曲以起弑逆暴亂之階皆此三者之故也故上古聖人所以治乎其人者無他不尚行權之賢不貴難得之貨不縱可欲之惑則上行之而下效之斯無以動人心之爭之盜之亂者矣故虛心下而不爲三者之所拘實腹運道而不爲三者之所耗弱其志而不

尚不貴不欲强其骨而常健常康常寧寧人有以觀我之无爲則自然无知无欲矣或有知者欲尚其賢欲貴其貨欲華其五鬼心鼻口耳身欲亦不敢爲也故人皆爲其所无爲而人无不治者矣

張靈應曰心不虛明如何得其炁沖和以實其臟腹志不卑弱如何得其精膠固以强其筋骨心常虛而炁不虧志常弱而精不耗這腹便充實骨便堅强更有何趨蹶夢遺之患大凡人一時趨蹶皆炁不沖和

中來寢夢遺失皆精不膠固中出要皆悉
不沖和只是心不虛精不膠固只是志不
弱
白玉蟾曰不尚賢爲子當孝爲臣當忠使
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
土同價使民不爲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
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
是以聖人之治(緣)虛其心(是)實其腹○弱
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
夫知者○不敢爲也(緣)爲無爲○則無不

治矣
廖粹然曰不尚賢有道之士不務榮華使
民不爭默識如愚無爭三昧不貴難得之
貨觀世財如灰塵不貪而不欲以內丹爲
至寶自愛而不自貴使民不爲盜知是不
欲不見可欲外不著物內不自見使心不
亂同太虛空如如不動是以聖人之治主
上以道治國吾亦以此修身虛其心以虛
爲身以無爲心實其腹神炁沖然清淨自
守要將坎位中央畫點化離宮腹虛陰弱

其志專然至柔頑然不動强兵戰勝功成
後霹靂俄然出地雷强其骨潛形於身而
不出藏神於心而不見水火抽添丹就日
金筋玉骨自堅强常使民無知無欲國安
民富更無他吾之子孫亦無事使夫知者
○省得此理不敢為也何嘗妄作為無為
○道常自然則無不治矣子能知一萬事
畢也則豈不快哉
陳碧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人君之謙
下雖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

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則外忠内僻情毒言和之才至至則姦僞生而交爭起嚴君平曰盛德者爲主微劣者爲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駑馬驊騮並馳於夷道鴻鵠鶉鷃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

由尚也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

也不貴難得之貨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謂外物或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絶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塵所染亂

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眞一矣人君能守乎眞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嚴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爲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爲盜世絶三五

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
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君子佩請飲楚
莊王莊王許之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
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彊臺彊臺者南望
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
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
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愽奕音義
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
作使心不亂亦通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大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无邪思也不役心逐境泊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實其腹夫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泊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弱其志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强其骨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强亦自然之理也常使民無知無

欲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悗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僞之迹者然巳被其清靜之風淳樸之化而自友心槁體不敢與動有爲之欲 心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猶言行無爲之道也無爲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爲皆無爲也物物無爲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

謝圖南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任賢使能人君當然之事但不當有好尚之名好尚之名立則小人將假託賢者之名以爭之矣難得之貨物之無益而反貴之重之无好下甚則有盜思奪之者矣可欲之境事

之無補而耳目與接反動其心則將有變亂其所為者矣在上意向豈可不謹是以聖人至其骨虛其心則不使人欲入於內實其腹則不使天理餒於中弱其志則意向不流於驕伏強其骨則躬行不憚於勤

勞此所以爲聖人之治常使民至不治矣欲生於知無知則無欲矣故上以無知無欲化則下以無知無欲應或未能使之無知而其間有矜知逞能者亦必陰消潛化而俾之退聽於不敢爲之地此所謂知者

乃私心血氣之知非良知也若使敢爲必至害治故在上者爲之以無爲則在下者無不治矣蓋嘗論之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意向之不謹則視儀聽唱必有甚者古之聖人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

身修身以治國平天下精神念慮密運於一堂之上而風聲氣習奔走於四方萬里之遠應感一機不疾而速後世人主窮情極慾靡所不爲而反歸咎於天下之難化人情之難馴吁亦惑矣

林鬳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

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
慕也實其腹飽思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
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
於食寸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

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
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
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
亦无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无爲爲之所
以无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

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无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范應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好也賢能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

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之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爲盜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治理也理身以理天下也上無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去也玆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質朴天理存也玆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玆不亦弱其志乎上無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玆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

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
後文皆有正已化民之意常使民无知至
不敢為也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
貪而為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
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為也為无為則无

不治矣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
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
為出於無為也為出於無為則事无不成
物无不和乃无不為矣
薛庸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

不尚世俗之賢則民不致爭矣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之事則使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聖人治國猶治身虚其心則德大有容矣實其腹則境土不貪矣弱其志則治道尚柔矣强其骨則股肱不惰矣常使民无知无欲至則无不治矣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能使民若此雖有智者不敢爲也夫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静而百姓安非无爲之治乎

休休菴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矣抱道行不言之教者中虛外順无所好惡是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有所好尚者情識使然也未免使人生能所生貪求或爭功或爲盜進道育德者又當一念不生致于虛極微妙玄通然後自已靈明不亦貴重若有可愛可欲之念則忘情作惑亂眞心矣是以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虛其心无我而量寬其无爲而物自化以道爲懷實其腹也弘无諍之德弱其志

也力行此道强其骨也能如是者使其識滅而无所知情亡

褚伯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古人所寶性賢見賢思齊此云不尚何耶爲時人多尚己賢以啓爭嫉亂所由生

惟其不尚己賢斯能識天下真賢非謂棄賢於野而不用也世道交喪所謂賢者未必真尚者未必誠君衒求賢之名士負自賢之志以詐逆詐淪胥于惡而賢爲虛器矣於家國乎何濟訓以不尚己賢是澄清

源流而開四海來賢之路也貨之於天下貿遷有無以給民用此云不貴者特謂難得之珍奇寸珠尺璧南金大貝聲色禽獸玩好之物無益於家國無補於饑寒上好下承殘暴以取鼓動天下之貪心上下相交盜矣若夫流行泉布絲麻粟帛民資以生養者未嘗一日廢是謂不貴異物賤用物適宜利用家給戶足亦何盜之有後世貪奢敗度利欲蝕心天下滔滔如出一律惟學而知道界限分明必不至越分苟求

玩物喪志食取充饑衣務適體室廬蔽風雨吉凶稱有無所享有限所求易足心無企羨何所動亂哉上不尚賢則下不爭名上不貴貨則下不爭利上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皆原於心虛不受物故可欲無

自入焉心虛則元神居腹實則元氣聚志好強而使之弱所以召和骨任勞而使之強所以有立虛心弱志使民无知實腹強骨使民无欲則雖有知者亦不敢以有爲于上之无爲在上能主无爲之道行其所

無事則天下事无不可爲者末句古本作無不爲矣義長於治

牛妙傳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賢者明敏聰慧才能也不尚者不自矜尚謙辭也旣謙則光矣天下何爭之有哉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讓於賢卑已以尊人蓋自卑則民敬尊之先儒有言曰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我崇高矣崇高於我何有哉我尊於人矣而我寧自尊哉苟於此振而矜之則我之不賢矣若我之不

賢則人將拒我非爭而何耶此不尚賢使民不爭之說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如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斯可謂難得之貨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天下何盜之有耶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

者昔宋人以玉遺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以與我皆喪寶也却而不受此可謂不貴難得之貨之說也莊子曰絶聖棄智大盜巧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此非使民不爲盜之謂歟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欲者意之所還也大凡目有所見則必心有所思心有所思則必意有所爲意有所爲則是之謂欲也夫欲之所蔽心而得而清矣豈不亂耶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大修行人常謹外視使不見可欲之事則自然身心清靜煩惱不侵毋致於亂也孟子亦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聖人者淵懿聰明者也其能繼天體道故常虛其

心也所謂虛心者遣其實也蓋天下無心外之理而聖人有窮理之心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所有也惟虛以養之使無一毫私意撓乎其間則天地之奧皆可以察之也老君曰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无而和

氣歸此聖人治身虛心之義也實其腹夫實腹者非飽膏粱充實其五臟也謂積精累氣以成其眞也是以聖人故常尊其氣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使眞境長守生氣有精九戶不塞體得生神此聖人之治也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使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夫根本者即神氣精之說實其腹之謂也弱其志者謂持也志者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善存養者常於平旦未與物接之時其氣清明之際常持其志無暴其氣使浩然充塞不致梏亡則庶幾三百六十骨節之間無諸滯礙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弱其志之說也强其骨夫强其骨者謂握固趺足昇腰凸胷此修行之道也蓋聖人之治先虛心以造其理又實腹以固其精復弱志以存其氣令强其骨以行其道

然夫强其骨之道可無說耶蓋大修行人行功旣畢乃退火抽鉛使元氣自尾閭夾脊上關透入泥丸氣化爲津從上腭出滿口含津凡三叩齒分爲三嚥以意送之丹田復以周天火候養之是名玉液還丹此

則强其骨之説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者淳也無欲者朴也淳朴者無爲也常使民者謂聖人先能服行然後使民無知無欲淳朴無爲也蓋以其昭昭方可使民昭昭也如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蓋上無爲

則下亦無爲也君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不偃天下無之然夫無知之俗淳朴之風玄古至德之世是也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直而不知以爲仁相愛而不知以爲義實

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此可謂淳朴之俗也然則先自上以風化下故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謂上古之世風淳无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可知無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可見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其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

謂素朴而民得性矣說使澡淳散朴之人特達聰明之士雖有其知無所用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也明此而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而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而處下玄素聖王之道也以此而退居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而進爲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
故云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楊智仁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
矣不尚賢者富貴非所欲爵禄非我有上
不朝天子下不謁公卿如是有不爭之德

不貴難得之貨者奇珍異寶良金美玉皆
外物耳我心坦然民心怡怡外不見欲内
心不亂蓋明了之人見亦非見縱横自在
古云我若無心於萬物不妨萬物常圍遶
聖人之行虛其心而不挂一物實其腹而

養乎至精弱其志而常處謙和强其骨而養吾浩然我心淳淳民心朴朴無欲無知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无爲而无不爲則无不治矣書曰顔子罷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不尚賢也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貴難得之貨不爲盜不見欲心不亂是矣順以養正謙卑而尊此聖人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无知无欲无爲而无不治矣

喻清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

矣不尚賢使民不爭即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之意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語乃太上教人最喫緊處子貢出見紛華盛麗而悅見可

欲而心亂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亦是此意賢訓如我獨賢勞之賢大抵事事有求勝之心皆謂之賢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每每欲加於前人非特矜尚智力而已

漢文慕黃老之清靜卑辭厚禮和親遠人
而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不尚賢也齊高
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
價不貴難得之貨也大抵好色人之所欲
也富貴亦人之所欲也犬馬聲色子女玉
帛峻宇雕墻皆足以啓人之欲心惟目无
所覩于外則心自不揺于中聖人之治天
下豈有他道哉納之於無思無慮之域虛
其心也而八口之家必使之無飢蓋慮盜
賊起於貧乏也化之以寬柔以教之政弱

其志也而必使之務其筋骨以趨事又慮
其飽食逸居而無教也虛實弱强四字是
子母字實其腹强其筋骨乃聖人詳致曲
慮處以此而治但見斯民游於不識不知
少思寡欲之天雖有智巧亦無所施是皆
聖人之治以無爲爲之天下其有不治者
乎
胥六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有國須得
其賢輔共治之不得則無以致其治夫不
尚賢非不任賢也不尚之而已若上啓尚

賢之門則下有爭進之心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夫貨財天下人皆欲得在上者貴之愛之在下者雖欲而難於得也難於得則窺竊之私明於中耳如在上者視貨財若土苴不貴

不愛使民無難得之求彼焉有盜賊之心爭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有二說一作見字論謂國君不見其可欲示民民心自定上見可欲下民效之焉得其心不亂歟作見字論謂以修身言聲色玩好充滿眼前

不見有所欲者心之定也如見有所欲惡得不亂歟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是以古聖人治國必先治身欲治身必先虛其心者不以人欲擾之心自虛矣虛靜也心靜則氣定矣氣定則腹自充實矣故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者謂與物無競也無競則神氣和悅而血液盈盈髓滿骨强此養生之正必信之徵以之治國則國富民安又奚事焉常使民無知無欲至無不治矣民之欲其有不可免者欲使無知無欲何

如然謂人君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上行下效如草從風民性反淳各安其分衣足食飽逍遥而遊又何知何欲歟然上行之篤民有未化雖有知欲亦不敢施其爲者化者衆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者謂人君尚賢貴貨見可欲三者之爲而誠能無爲者天下自治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蘇敬靜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此章老子本心只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語上著意賢者人之勝於人者也人之

勝於人而我崇尚之則不勝者必起而爭較難得之貨至寶也我貴寶物則民起竊盜之心此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即此意也大凡民心不見可欲中心自不擾亂易之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釋者曰艮止也人之欲心每止於目所不見背无所見之處有見則欲心生欲心生則不可止艮其背不獲其身不得見其身也目且不得見其身則欲心自然不生雖庭除之近而

不見所行之人以艮其背也出見紛華而悅則中心擾亂外物不接心无所亂自无過咎此即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老子託言古聖人之爲治務使民心虛腹實志弱骨强心虛者不使外物亂其心也腹

實者但欲民飽食而已志弱者使民不見可欲而无爭競也骨强者但欲民有力以負荷凡民无知无欲則淳朴務實自成風俗其間雖有智巧桀黠者百中無一淳朴多而桀黠少尚何敢出而爲亂至今山林

之民與市廛之民便敎朴智巧不同、無他
市廛之民多見可欲山林之民不見可欲
故也此聖人所爲皆安靜无爲自无不治
不尚賢不貴寶皆使民不見可欲心自不
亂豈若後世賞功勸能而徼天下之爭重
貨殖財而起天下之盜皆非无爲安靜之
治也

拾遺○東文曰虛心實腹即上不尚不貴
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知無所慕不敢
爲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

本指

諸子旁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韓非子宋之鄙一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實也宜爲君子器不宜於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

而貴難得之貨文子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遊乎無迹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昭明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

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自然也

石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章既申無名之義此章又申無欲之義尚賢則名爲可欲而民爲之爭矣貴難得之貨則利爲可欲而民將盜之矣惟不見名之可欲則名不亂其心不見利之可欲則利不

亂其心欲之可亂其心者固不止此姑以
二者例其凡耳林鬳齋以不尚賢爲不自
矜黄茂材解以不見可欲爲不見世間有
可欲者二解尤勝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欲不亂其心則心

虛矣心不爲欲所奪則中有主而實矣故
曰實其腹志不外慕則其志弱矣其志雖
弱一氣不爲志所動而骨益强故曰强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無知無欲則雖有知無所用其知爲無爲

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爲無爲而已而能
使民不爲可欲之所亂所謂無不治也前
章自無名中來此章自無欲中來而皆歸
於無爲蓋無爲所以體道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八

[seal]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詩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沖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源章趙實庵作宣和布化義章

唐明皇曉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爲首標道沖示至虚之宗物次云挫解明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

杜光庭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

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為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張沖應曰此章謂天子至于庶人惟能運行此自然之道則當知無窮無極混元而不可知可已故曰無源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考異或不盈之作或似不盈一作似不盈似或存一作似若存誰之子一作其誰之子

河上公曰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淵乎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爲萬物之宗祖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也解其紛紛結根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不當以擢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

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王輔嗣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

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捨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唐明皇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言道動出
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
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淵乎似萬
物之宗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
妙本淵兮深靜故似萬物之宗主也疏沖

虛也謂道以沖虛爲用也夫和氣沖虛故
爲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
其光大語沖則道常不盈滿或妙本深靜
常爲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
正言爾他皆倣此挫其銳解其紛道以沖

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欲俗學以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和其光同其塵道無不在所在無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湛兮似或存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

有所存也跡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光則與光爲一在塵則與塵爲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

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跡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沖用生成俱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莫知道爲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
益之宗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
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杜光庭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常
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

寂靜爲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致敗
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
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
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爲萬
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遠大求

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儆准倣於此不敢正言也挫其銳解其紛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忿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

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鋭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

之道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沖和之道散被群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衆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群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乏絶故

云常存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
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故之以
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
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
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
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易繫辭
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
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爲出震之期
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
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

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爲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以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

言乎兑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爲生化之王天地之元也人

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淵然澄淨以御萬方外無銛鋭之爭下絶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舍塵垢以居尊其無爲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宋道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

補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合何盈之有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玆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銳則傷紛則離挫其銳則

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無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亦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用智不斷烏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湛兮

似或存心若死灰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王介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體有

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爲天五在地則爲地六蓋沖氣爲無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字說沖氣以天一爲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又水平而中不盈而平者淵兮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也道之爲物淵深而能萬物不應於物而物自恃以生又能供萬物之求故曰似萬物之宗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挫其銳至同其塵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

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皦
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湛兮似或存湛靜
也言其道湛靜雖不見其迹然又似或存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是
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
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
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也

蘇穎濱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夫道
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

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
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
似或存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
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
也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
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
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
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
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吾不知誰之子象
帝之先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

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吉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生於沖而用之而已矣沖則和合矣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似者皆疑而不斥之辭也以其

沖虛而能資物也故曰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得也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然則何以保得道哉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眛故曰同之而不異湛兮似或存夫惟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非可以爲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爲定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虛盈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安能知其

所自生者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爲形祇之先可知矣

陸農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用之以沖則見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深不可識而爲萬物之宗師言或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挫其鋭至同其塵不與物

競故曰挫其銳不與法縛故曰解其紛不皦其昧故曰和其光不遁不離故曰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有似乎有而非有有似乎無而非無無所從生而又象乎帝之先也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湛者淵之容形乃謂之體見乃謂之容故始言淵兮而終之以湛兮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終不可得而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生物之主也

王元澤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充塞無

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爲德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沖雜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沖者陰陽之和也陰爲虛陽爲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爲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入本足於此道

欲體之者不可以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雜說以其淵深而常生於物也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同其塵挫其銳者銳挫則渾然矣銳火之形是也解其紛者不與物搆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和其光者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而著同其塵者道乃性之常矣足珍尚故至人有道而不自異於塵雜說彼銳則挫之紛則

解之光則和之塵則同之非有也非無也湛兮似或存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

劉仲平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所謂沖者不高不下不深不淺不左不右不先不後不遠不近不出不入沖而已沖者道之體

也其應物則常由於虛虛則無所於盈此
道之用也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以夫沖者其體也故無乎不
在而萬物莫不宗我而后存故曰淵兮似
萬物之宗挫其鋭至湛兮似或存以夫用

之或不盈者其用也故亦無乎不爲而在
於鋭則挫其鋭在於紛則解其紛在於光
則和其光在於塵則同其塵而似或存於
萬物之間也故曰挫其鋭至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其體也在有

無之先有無者所謂象也其先則亦無有無者也其用也在有之先有爲者所謂帝也其先則無爲之爲也故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雖然無有無者才得之子則生無者其父也生無者其父則生乎所

謂生無者則祖矣自此已往則不可致詰矣無爲之爲於用也才謂之子則使爲者亦其父也使爲者其父則使乎所謂使爲者則祖矣自此已往亦不可致詰矣

劉巨濟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也者以

沖氣為用虛而和和則能應物以生故曰不盈或者不正言其有之謂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也道也道之體也虛則能應能受能深萬物之生成一出於道則非儀而可測也於用言或故於體言似挫其銳至

同其塵銳言道之利也紛言事之多也事曰以紛而非道以解之使散事何以勝乎然非挫銳則亦不能解蓋太銳則有所不入猶今解結者不利雖先言其道之昭也塵言俗之昏也俗曰以昏而非道以同之

使自昭焉則異俗為高何所賴於道乎然
非和光則不能同塵也蓋太昭則無以容
其塵故也莊子所謂與人並涉意亦是也
湛兮似或存虛則深深則止止則合體用
為有在焉湛止貌也世之亂以事俗多者

無窮而已唯道能解而同以救事俗之冥
冥則可謂無所不在矣而實非有去也似
或者兼上二者為辭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道出於無則道者無之子也而曰吾
不知者道之極雖老氏不敢正言其有也

象者形之兆帝者生之主雖萬物之母不尸其生而尸之以象帝則道出於無象帝又出於道矣無無猶父也道猶子也象帝猶孫也莊子曰太極之先前章言治故次之以道沖也

劉驥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道無乎不在亦無無乎不為沖而用之其用不窮雖充塞天地彌滿六虛而不見其盈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故其為萬物之宗也天下莫能知莫能

見淵兮似之而已淵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之謂也然則坐進此道者當如何哉挫銳解紛而已挫銳者挫其鋒銳而以柔弱自處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也解紛者解其紛亂而以虛靜自居謂除垢止念靜心

守一也夫如是則泰定之中天光自照和其光使不耀於已同其塵使不異於人煉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湛然常寂若亡而存故湛兮似或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莫之其始莫之其終不可得而名

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
始帝者生物之祖故以爲喻以其先天地
生而覆載天地也故次之以天地
趙實庵曰初疑獨二一以和爲用道沖而
用之自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而繼之以道
沖而用之者道非不爲寔有爲也雖有爲
而見無爲之功者用中也天下之事貴於
平和苟能用中則上不至於太過下不至
於甚卑此帝王用大中之道也故顯有爲
以爲治治至中和則所謂太平也太平豈

有象乎歸之無爲也然此章先言用而後
言妙妙者不敢正示也故經有一或二似
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亦擬之之辭也謂
道本無形實無定體今且用之以中者是
道亦從制從法也道若從制從法則一定
而不易既有所定則不能從應烏從而妙
哉道則神動而天隨故或似之而已御註
曰沖者中也中者中和之氣也其本自一
至二自二至三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氣
從一而分三清升爲陽陰降爲地陰陽交

感中氣生焉經不云中而曰沖者何也天一在下天數一也一從坎起坎爲水也囟門在頂囟字圜五五即土也在五氣則水土同包在囟門則泥丸所屬蓋五五爲十十爲物母一即五焉其中有信則包於元首天五曰中而從水有和理焉故沖者中也是謂太和經曰其中有精精即一也其中有信信則五也今言用中者道以氣爲用氣之在物則信也氣所以包裹六極今天地内外皆以一氣而包之既包内外則

盈也盈則太過故有制命者存焉所以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以沖爲用也蓋
可知矣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二其道守中或似不盈謂道無
常體以體爲體不可正名夫盈不可久也
用九者所以知變焉秪既平無咎在坎者
則或未盈焉或不盈者其在也孰窮其在
其深也孰測其淵天一性也其果在中乎
天五命也其果遠乎故淵兮似萬物之
宗擬議者且不得而當也三不主故常淵

兮似萬物之宗虛無者道之體晦冥者道
之色淵虛者道之原恍惚者道之用無體
而體洪纖皆其體無色而色玄黄皆其色
藏於淵虛而用之不窮故曰淵乎其居且
孰爲正位邪凡以無體爲體無色爲色而

已而欲窮其所自來孰測其奥凡以似之
而已故曰道不當名次正中妙用一損静
晦隨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者
皆人事也以人事未離乎道用道以中而
應之也御註曰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

自得也今夫四者應在外而用在內皆性
分之事也挫其銳一氣生人充足四體氣
之在我莫不充焉苟不養之以平和之以
性則爭有時而作作則盈於外而爲太剛
太剛則傷物知此者凡遇剛爲敵則自抑

也故曰挫其銳自挫其銳也解其紛物盈
天地之間無非事者萬機之務事來干我
我必知之感之以一則靜而止焉隨之以
動則和而流焉靜而止之則明矣隨而流
蕩則溺矣故解紛者一而止之也和其光

光者明之散內誠不解形諜成光光之在
我如揭日月而行欲以我之明而勝人之
明曾未知人之光亦照我之光矣不若相
忘乎道術奚彼此之異邪同其塵人之生
未嘗無上下之分有之則幾乎辨無以自
有則幾乎同故不同者上下之分也同之
者德性之事也大凡君子之所同同乎性
分而已矣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二體虛而應湛兮似或存物之盈也
在事為過水之盈也在器則溢非過非溢

湛然而已湛明也喻道之體道非事也亦非水也謂之明而非明謂之幽而非幽及感而遂通似或存耳後明無始二一顯無宗吾不知其誰之子出自太虛也太虛無名父其誰邪二獨立窈冥象帝之先此章先言用後言妙是因用而顯妙也及顯妙又在夫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御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有象與物豈道也哉其上文但初言用次言治心至於不盈或存皆正言道之大體也不盈

者非極數而盈也似萬物之宗者非自以爲事任也湛兮似或存者有無不能以盡之也然後象帝不得而先焉是誰之子不可識也

邵若愚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爲陰陽陰陽生化稟一炁爲主乃知一炁處陰陽之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氣而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歛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

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兮似萬物之宗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

釋氏喻爲慧燈朗月術家以爲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物之帝在

陰陽之先

王志然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通天下之一氣何所適而非道人處域中得陰陽之正沖和委順中以爲人與天地並生與萬物同

體且用之得其中則謂之中道得其常則謂之常道沖者中也無過不及時適其中沖融恢廓周流無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挺手仁義之分通乎性命之情昧者不知故老子諄諄于是而學者常恐失其

所性養之正静則與陰同德動則與陽同
波或散或殊或斂或止以至言默事必有
君言必有宗宗者宗此者也用者用此者
也况道生萬物而道未甞離物物亦未甞
離道譬之百川不同同歸于海衆說不同
同歸于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常寓之於
有無之間固不可指其物象於一定之辭
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或曰湛兮似或存
用之或不盈之類是也挫其鋭解其紛者
莊子曰聖人處物而不傷物而物亦莫能

傷銳者有此不待挫而自挫何銳之有聖人虛已以遊世淡然無極衆美從之不與物交渙若冰釋紛者有此不待解而自解何紛之有嗚呼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故有間言古之至人不就利不遺害不榮通不醜窮不藏是非美惡內直則與天爲徒外曲則與人爲徒充實光輝光矣而不耀初無間斷崖異之說所謂光者未嘗不和塵者未嘗不同豈汲汲而欲和同之哉亦猶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視之猶衆庶也老子謂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謂安時處順得其宜矣若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老子自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則知生天以先象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者則知神帝以始帝吾不知吾則吾而謂誰也此非大道之所自出其能若是者哉學者所宜知所先後力探而孰索之焉

黄茂材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一陰

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
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
靜可以宗群有也挫其銳者不與物競也
解其紛者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和其光者
藏諸身也同其塵者混於俗也湛兮似或
存者常存而不壞也吾不知其誰氏之子
象帝之先耶道是巳道本無名或謂化工
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程泰之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者
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爲和皆

以不極乎盈爲義莊子之喻道曰充滿天地夫且充且滿則其盈也盈也者道之無乎不在者也既貴盈矣而又貴乎沖益用道者固當如此也如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是兼有其雄而能居其雌兼有其白而能處其黑是皆不於盈乎爲居而於減乎其處夫是以謂之沖用也莊子曰彫琢復朴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夫一性之天能盡有之而若未嘗有得焉是

沖其盈以求及乎虛者也故謙府也事任也知主也凡涉迹而實者固皆無所不能而常不肯究爲也是非惡其盈而求以虛之者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無者萬物之宗也既已用道則是道且將出而爲德而德亦且分者乎仁義禮矣則安可正以命之爲無也於其不容無者而求其近焉則惟沖以殺之而已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

出爲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此皆推其在人者而配乎道以言之也挫其銳解其紛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挫其銳

則渾厚而不暴露解其紛則易簡而不支離和其光善信充實而至於光輝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其爲光固有淺深而溯中虛外理則一也若體道之盈而見之於用則其光昭若日月人將莫之能親固光矣而

不曜者求以同乎物也莊子推原含者避

席起於形諜成光其竝和光設戒也乎同

其塵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氛以配世事

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於此而能與之同

則白可入涅而袒裼裸裎者所不能浼也

若夫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反乎此

矣湛兮似或存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

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作而

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

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大盈若沖正其地

也後章於守雌守黑皆言常德不失者又與此語相發明也既曰似又曰或者亦從人所不能盡見者言之也若望而驚其辨捷敏給則直才且智耳非道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之無者實毋天地而莊子廣之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則是道也者固嘗先乎天帝矣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凡萬有之出於道者皆其子也此章言道之用共舉前章之元且無者而被之於人也人之於道苟

能沖之使不盈晦之如或有則其所蘊或幾於無矣若人也吾不知誰能子之歟擬其等倫殆且爲天帝之先矣甚言深乎德而偕乎道世自無能上之者也揣切其至尚或先乎天帝也論世之有爲者患其智力銳遲不能及事耳而老教則掩抑蓋藏恐其或露故其自處者爲柔爲弱爲雌爲黑爲辱爲卑賤爲孤寡爲受垢爲下流爲不敢先此非獨遇事之際期其物我不忤而已也蓋有深於此者焉道本於無而任

道者皆涉於有苟其居有而行有是爲以膏濯膏秖益其垢無由及潔故必本無以運有而求殺有以近無也行之以柔而宿之於虛雖未遽無而其於無也亦幾矣其謂得母可以知子知子而復當守母良有以也蓋從無可以觀有而由有可以通無表裏實常相符也又曰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眞以弱代強者知夫有之當復於無也首章立有無二名以總大道之要而此章對出沖盈以總用

道之情人之體道而能及此則天地且不能子而由無入元由元出妙無所不可矣

詹秋圍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無源章言道以沖淡用之使不至於盈溢而淵深潛涵毓以爲萬物宗主猶必挫其鋒銳

而質樸解其紛亂而條理然後可與和合先照混同塵俗則此道淵浩澄湛不見涯涘爲無源我不知其所從生豈在主宰象帝之先而迎之不見其首歟

張沖應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蓋自然之道流行無間無形無迹其道沖虚運用不息時春則和時夏則熱時秋則清時冬則凍而陽施陰布不見其偏盈也人囿此血肉之軀稟此陰陽之氣上頂其天下履其地中有自然有能沖虚此道而運行之或致於不盈滿偏失者則其道淵微而身與天地爲一矣萬物鳥得而不相宗哉故志鋭矣則退以挫之毋使介推勇於火死鉏麑勇於樹亡事紛矣則務簡以解之毋使激六國以

攻秦兼多務以死亮和其光不恃已之明
以滅人之明當如日月並明而無闇昧之
失同其塵不恃已之潔以黜人之潔當如
珠玉墜泥而無窺害之危則此心湛然澄
清無滓不致紛擾而道以之常存也故同
天地以享年而吾不知誰之子先天地以
立道而所以象帝之先

張靈應曰勇銳害氣之本紛冗喪精之原
自明則易傷其神自傲易損其身欲學道
者使當謹此見銳便挫見紛便解與衆光

相和與衆塵相同則氣不害精不喪神不傷身不損以遂長生之望德經玄德章復舉此四者蓋欲至藏道有德之地亦當謹此也

白玉蟾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虛中淵兮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斂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廖粹然曰道沖而用之道氣本浩然無之

以爲用或似不盈淵兮如水之澄深無滿
而無溢似萬物之宗靜則如海納百川動
則百川來赴海挫其銳念頭欲起與之一
刀慧刀無利刃能斷絶群魔解其紛萬慮
頻除一絲不掛滌除玄覽浴養金丹和其
光返照内觀欲歸其明要知産藥根源處
蟾光日夜照西川同其塵心身一如形神
合德坎離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
行虎向水中生湛兮似或存純朴靜定性
天朗徹吾不知誰之子攘故不識自家面

目這箇畢竟喚做什麼象帝之先太上自
然根深元不動何處不稱尊
陳碧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虛也又
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言道以沖虛
為用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王者得沖虛
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
環堵忘其貧雖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
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
得沖虛之用而常不盈滿也嚴君平曰為
沖者不沖為和者不和不為沖和乃得沖

和沖以虛爲宅和者無爲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眞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道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

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害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挫抑止也又折其

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
擾也言銛利進趍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
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慉奔馳內外
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
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田結恨也謂陰賊
腈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
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夫虛極之道以
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
和其光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其塵與
塵而不異應物則且混於光塵歸根則湛

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爲昭
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
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
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
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謝圖南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以
沖虛爲用愈足若不足故未嘗見真有滿
盈之處道以淵深爲度物無不容洪纖高
下納之於中故曰萬物之宗萬物莫不尊

道也挫其銳至湛兮似若存挫其銳者外無圭角也解其紛者內無膠擾也和其光者洞徹表裏也同其塵者混合流俗也湛兮漠兮道其在茲矣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故曰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在天地天地法斯道者也道在萬物萬物毋斯道者也越穹壤窮古初不知道之所從出者誰乎是不可得而知也放像而言則在天帝之先矣蓋嘗論之有始者未始有始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昔

者混淪之初昏昏默默聖人強而號之曰太易則曠蕩彌寞周流無竟者也曰太初則胞胎混沌有無合并者也曰太始則或感而彰若存若亡者也曰太素則非獨非清非陰非陽者也蓋至乎太極而後函三

爲一萬物之樸無一不具自斯以往生生有不窮者矣然皆爲道所生非能生道可以父吾道而不可得而子也可以君吾道而不可得而臣也然則道果無所從出乎曰道法自然是道者非自然而誰吾

故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
林鬳齋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礱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

先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湛然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范應元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盈以其無形也

然而淵淵深莫測似萬物之尊祖也挫其銳
至湛兮似或存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
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
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吾
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言我不知道

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
薛庸齋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道之爲
用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淵兮似萬物
之宗道體淵靜雖爲萬物之宗萬物不知
其所以爲宗故曰似之挫其銳至同其塵

體道者挫其鋒銳解其紛亂亂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昧湛兮似或存湛兮存乎萬物之表而不流莊子曰物物而不物於物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五太之先誰其子之

休休庵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深廣虛明謂之沖造道者致虛極盡玄妙然後發用則不爲物礙亦無盈滿之相淵深無所不容爲萬物之宗也不可太剛剛則鋒銳傷物不可太柔柔則昏弱多事無能決

當剉其鋭解其紛用中和之妙混聖而無
影同凡而絶迹妙體湛寂虛明無比衆目
不能覩如無隨緣應感而有準故云似或
存老子讃曰吾不知誰之子者特言此道
自然而然虛明靈妙在萬象主之先有矣
帝者主也

褚伯秀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至象帝
之先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可以形
相求不可以言議索以虛而運無乎不在
故可以御天下之實應天下之感似盈天

地間而未嘗盈也蓋道包元氣而未見然眹兆已存其中有生天生地之理本至虛也而用之由人彌綸萬化惟人造至虛之地然後能用此道以無契無何盈之有淵兮深靜而神明出焉萬化生焉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所宗即無也既出而爲物則與無其間似之而已世人執有泥跡觸途成礙數以挫銳則無傷於物解紛則自全其我和光而不與之異同塵而不與之流則湛兮似或存者可見雖見之明信之篤

不知此物從何而生是誰之子也天之主
宰謂之帝此物又似居帝之先尊而又尊
無復可尊矣此章凡十句而疑辭者五或
議聖人見道的而燭理明何談道多疑若
此蓋有定形則有定名言之有在究之可

極既強名曰道字之曰大是不可得而名
又惡可指定而言若事物之拘滯一隅而
無所變通即莊子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
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聖
賢談道例若此非靳而不言至此不容聲

矣使學者深造畧解如醉得醒聖訓諄諄無隱乎爾

牛妙傳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沖者中也且道之為體包含造化孕毓乾坤起四大以居先籠萬法而獨冠道之為用可謂大矣然其只云沖者是不自滿也由是而觀不盈之義豈不宜乎太上說此以勸人謙沖則亦自無滿而必溢之理也如三皇五帝之時有勸戒之器名曰宥卮孔子見之使弟子取水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

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此古先明哲以爲至誠嘗置之座側蓋體道之用於沖也非斯之謂歟淵兮似萬物之宗夫萬物之宗者道也蓋道生天天生地地生萬物所以稱爲宗也夫道爲萬物之祖宗可謂尊之至矣然其只云似者是不自尊謙辭也此舉喻世人使之常用謙沖則自無高而必危之理也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是也是故君子多聞約而守之多志質而晦之精知略而行之是以處上而人莫不

重處前而人莫敢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何故哉以其謙沖故也挫其銳挫者抑也銳者鋒鋩也如人之氣銳者或有激於中則形之於口世謂之唇鎗舌劍有時傷人甚於鋒鋩故善人君子則於人何所不容常反求諸已乃挫折其鋒鋩抑其銳氣使不致於傷人此則挫銳之說也解其紛紛者紛競解者自懲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語蓋不平之氣忿然於其中則溢惡之語勃然見乎外兩

相抗拒故謂之紛競也故大人君子常懲忿窒慾自不致於爭競也和其光光者謂聰明才性也和者謂韜晦之也夫韜之者使聰明不彰也晦之者使才性不露也如孔子大聖也於鄉黨則似不能言者顏子大賢也於終日則不言如愚此皆和光之說也嘗聞諸先哲曰我聰明矣聰明於我何有哉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苟於此矜而恃之則我已小矣吾惟降吾氣於謙和合吾心於端莊順吾神於肅穆蘊晝

可咨庶人可謀而左右卿大夫皆吾所禮也而不知我之爲尊彼之爲卑耳易曰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此之謂也同其塵塵者謂暗昧愚魯也同者謂同仁一視也夫同仁者謂無他暗我明之分一視者謂無

伊會此賢之别大率爲人之道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大人君子常韜光徇俗晦迹混塵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内藏我智不示

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能自卑耳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斯非和光同塵之謂歟湛兮似或存湛兮謂無或存言有盖道之爲體似無似有若存若亡故云湛兮似或存也所以古

先明哲體道有無故常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然則體道爲義云如何耶道之爲說其體無方其用無窮性之所有不虧不缺得之於人生而靜之初形之於感而遂通之際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得於意必固

我之俱無礙然而正湛然而明惚然而太虛之無塵恍然而若四時之有約無為而無不為此湛兮似或存之說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子自稱誰者無名可擬子者謂道象者如也帝人也且如天地萬物之形其生也有自來其可以言母子獨道之一字虛無自然生無所自固宜太上稱吾不知其誰之子也且道之為義極乎不聞不見之境則道之妙者為難名藏於無聲無臭之天則道之至者為難

知推之於前則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則不見其終之離孰知其誰之子哉象帝之先者蓋老子歷爲帝師古帝曾問老子道爲誰之子太上所以云象帝之先者言象如帝之未主已先是何面目是何光景

特四　三下三

也

楊智仁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沖而用之者剛健純粹虛而不盈也故道爲萬法之深淵人可行之挫其剛銳解其紛紜和於中而順於外同其波而隨其流專

心內持使元炁上下沖和降心猿無令走失體性湛然真常不動有若無實若虛明徹表裏獨露堂堂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古云還識這箇麼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

喻清中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譬則海也道惟虛故受海惟大故容道體本虛用之者不越沖虛而已或不盈一語就下文說方見得明天地間之至大者莫如海道實似之淵乎深哉美其能容也江漢

朝宗百川赴焉不舍晝夜而不見其少盈或不盈者人常疑其不盈也然則其用安在藏鋒斂鍔於不露之天非挫其銳乎釋紛離俗於是非之外非解其紛乎和其光者不察察以自耀也同其塵者不皎皎以

自潔也湛然二字鬳齋林氏以爲微茫而不可見之謂道本無形於恍兮惚兮之間指真空爲實有故曰似若存道超乎器形之表吾不知誰氏之子而能克肖之清源劉驥曰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有

子字方下得象字象肖也猶繼世象賢之
謂也
胥六虛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
也宗本也夫至道沖虛人皆具有用之則
彌滿天地乃至飲食起居莫不顯見而曰
或不盈者謂其無形狀可見而言之也用

言其動也淵兮言其靜也若水之停流謂
其靜也淵深明靜鑑照無窮為萬物之宗
本人乃萬物之一也經曰似而不曰為似
即為也且不欲直言之矣挫其銳至似或

存此一段語盖以丁視知道者便不可止乎知而已必須摧挫其銳利追圖之志解釋其紛亂之情和融炫耀之光混同塵世之俗四者皆爲知道者之病須力去之方除得淨始可言沖虛至道湛然常存矣似或即常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似也老君謂沖虛至道吾不知其所由生然究其極似未天帝以先卓然獨立矣李是從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道者沖深潛行而爲用之或不盈者無出其

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心清若淵觀照萬物往來形影映現業識所生由此宗有也挫其銳解其紛者挫折其萌動之尖銳解開其怨結之紛亂也和其光同其塵者和順時俗所見之光同其時俗所欲之塵

也湛兮似若存者返心內照澄湛清平見其真性似若不離常存定也

柴元皐曰道太極沖中虛而用之或不盈體虛則用不竭比如井虛不曾滿終日取用不竭況道乎淵兮似萬物之宗如萬水

朝東量不可測挫其銳解其紛道體道用如此沖妙則自己底剛銳紛爭外來底剛銳紛爭皆能挫解矣和其光同其塵身中既沖虛則外貌必和同順境矣湛兮似若存體虛則用處常不昧吾不知誰之子不昧底是誰應用象帝之先太極以前那箇蘇敬靜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在天地間無一不有無一不在本爲盈滿然道有理而無形人以沖虛而用之則有時疑其不盈或云者疑之也沖虛用之即後

章知雄守雌之意莊子曰雕琢復朴無爲
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此道
盈而用之以沖虛也萬物之宗宗祖也萬
物自無而生淵深也其淵深不可測爲萬
物之祖不盈則未能遽及乎亦似之而已

既曰或又曰似正以道非不盈用之以虛
則虛非真虛故曰或曰似銳才之露圭角
者挫之使無紛爭之處繆擾者解之使散
和其光明之瓓中彪外也和之而不使露
同其塵土之浮游汙雜也同之而不欲異

湛清也若存若士而似乎清不清也此皆
沖虛用道吾不知此為誰之子象肖也帝
天也其肖象實居天帝之先乃太極也太
極虛無也道本太極生天地然後生萬物
萬物自無而生即用之以沖虛亦當然而
然也首章以有無二名總道之要此章沖
盈對立總道之用則由無而玄由玄而又
玄妙不可及矣

拾遺圓師曰在光同光在塵同塵兼文此
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

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
雷同也
諸子旁證曰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
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在太初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
而不爲老
石潭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
之宗沖虛也虛虛則不盈虛而不盈則不露

不露則深矣故以淵乎言淵者深也雖云不露而實爲萬物之宗焉似者不敢指定之意言道不可名也宗乃祖宗之宗實萬物之所自出也言物自道出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此皆虛

而不盈深不露之意挫其銳無圭角也解其紛無外物之擾擾也和其光光藏而不見於外也同其塵入不知其爲皎皎也此皆淵深而不露之意湛兮似若存湛澄徹也似若雖存而似未嘗存也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道為物之所出為物之祖宗也不知此道又為誰之子乎蓋就宗字上又生此說謂道亦有所宗也而繼之曰象帝之先者帝天帝也象似也似乎在帝之先也蓋有名雖為萬物之母而無名實為天地之始天地自我出則道為帝之先矣此言不但為萬物之祖宗又為天地之祖宗也此章皆指道體而言非指體道者而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詩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詩五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地不仁章

考異　河上公作虛用章趙實庵作大化公行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爲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槖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

杜光庭曰夫以仁爲仁則有執不以仁爲

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群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爲功群生爰居爰處帝王不以爲惠任妙氣以鼓鑄任玄化以生成乃爲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爲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爲理身之要妙矣

張沖應曰虛者空也太虛無象運行兩間無聲無臭而所用則成此萬物所以生而

無窮也人能達此虛而用之則道無不成
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考異 虛而愈出一作俞出
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
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人
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
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

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視百
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天地之間
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
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
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空人能有聲氣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無有屈竭時動搖
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
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
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王輔嗣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

在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
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思有爲造立施化
則物失其真有思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
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
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
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惠
由已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之中空洞無
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

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唐明皇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不仁者不爲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爲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

人亦如人於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
夫至仁無親孰爲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
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
子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皆爲親乃至親
也豈兼愛之乎踈仁者兼愛之目也芻狗
者謂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今天地至仁
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
之用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
人在宥視彼天下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
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爲埋

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者鞱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至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虛而不屈

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疏橐鞴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

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黙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則不酬故數窮屈兼變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跡多言者多有兼變之言也多有兼變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是也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酬答也

杜光庭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古之祭法有爲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籩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爲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爲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子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君之路

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
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
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
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況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為偏
愛也天地之閒至動而愈出槖乃皮囊以
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槖鼓風無籥不能
運籥運氣無槖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
明天地為槖五氣為籥含虛運動以生萬
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

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萬方百姓日用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冥昧不以功爲功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撓亂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

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爲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召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敎斯爲美善矣

宋道君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然而百姓之

自治曾何容心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虛而能受而能應故應之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凡道爲一偏在物爲一曲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已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

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爲之累者此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囿多言而未免乎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

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王介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非不仁也惟其愛則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衍巾之以文綉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其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之時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物理之常也聖人不

仁以百姓爲芻狗且聖人之於百姓以仁義及天下如其仁愛及乎人事有終始之序有死生之變此物理之常也此亦物理之常非聖人之所固爲也此非前愛而後忍蓋理之適然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莊子曰至人無親大人不仁與此合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道無體也無方也以沖和之氣鼓動於天地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出言則有方有體大言所以明且道也

有言則有指指則不能無過故多言則數窮故不如守中以應萬變

蘇穎濱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害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

出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刑者亦若是而已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吉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道寘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足以名之哉夫仁入心而已矣

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爲芻狗全義芻狗者祭祀之用也受之則無所用不可闕矣猶之天地之於物也無心於物而似乎無所愛若夫春生夏長則似乎有所愛聖人之於民亦若是也聖人不仁

以百姓爲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爭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之爲物無所爭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天地之間

至動而愈出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惟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由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爲物惟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人也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爲務也

陸農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泊然無係而不滯於仁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故一芻

狗之爲物其未陳也盛之以篋衍覆之以文繡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所謂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與世推移與時運徙而不拘於已陳之迹不膠於既踐之緒矣故能入則鳴不入則止而知橐籥焉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虛而無屈無所屈也動而愈出有所示也無所屈而有所

示者神也虛而無所屈動而有所示故能赴物之感言出如此而未始有窮也若夫述古人之土梗語先王之芻狗屈於已陳之迹膠於既殘之緒欲以有為於日徂之世此其所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愈也

此一篇與莊子芻狗之意大略同焉

王元澤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為狗耳

實何足禮敬乎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僞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爲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及

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之謂仁彼人貌而天者何足以名之故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

之間至動而愈出槖籥虛以應物感則應
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
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
往故比槖籥之無窮也虛而不屈者虛其
體也動而愈出者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非言則窮矣舉言則為可知且聖
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守中所以應萬變
劉仲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者
惻隱以致其愛也夫芻狗之為物惻隱以
致其愛可也不惻隱以致其愛亦可也蓋

方其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將之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身脊見踐於行者又見爨於樵者而無復有用散亂埃滅則漠然無惻隱以致其愛也天地於萬物亦然方其雷風鼓舞雨露滋濡覆載包函嫗照字育欲生者使之生欲成者使之成而有形者必立有性者必遂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霜霰冰雪酷烈慘毒折屈摧敗而陽不敢進日不敢烜大者毀小者絶剛者缺柔者滅又無惻隱以

致其愛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矣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特天地之於萬物也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方其感之以恩擾之以教恩涵惠霑愷悌勞來噢噢呴呴若保赤子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

及其罪大則殺罪小則刑支解屠裂牽礫焚棄偃仆於市朝狼籍於原野而崇城有馘耳之痛紂都有流血之多又無有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以其無心於愛

與不變也此天地之所以能神也蓋神者
有所示而無所屈也以其無所屈也故如
櫜籥之虛而不屈以其有所見爲無爲可
知也發於身而爲言見於事而爲故或云
或爲其實一也何則言爲之體如是而已
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不言不出於不言
則異乎櫜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
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
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
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

無不麗乎取則麗乎舍不能適與道相當也不有不無不取不舍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如槖籥之動而愈出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聖人法天地者也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言者所以應物也葢法天地而出爲聖人矣固不免乎以言應物也然言而多則非所謂當於理而止也非當於理而止則不可以推而行之也惟守乎中則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常當於理而

止也於是乎可以推而行之而不數遺眞
窮矣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夫守乎中
者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然而老氏專惡
夫多言何也曰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
無言然而常有言者道不得已也故可以

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易也
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爲尤遠故專惡夫多
言也

劉巨濟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莫慘
於兵刑而雖盛德不能去之則因其理而

已或言萬物或言百姓其言各有序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此申言天地也天地之兩間能虛故入則止虛者橐籥之體也不屈則以虛故也橐籥之用也橐以風動籥以氣動動而後應此其所以愈鳴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以虛應萬物而無所言聖人亦以虛應百姓而風波之來非言不筌持不以多勝而已易曰尚口乃窮中之體一可以守者也中之爲用虛可以應者也猶天地之謂間乎

丞相新說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靜
而不汙潔而不垢其祭祀足以隆禮而致
恭者芻狗之爲物也始之將用則被之以
文繡盛之以篋衍及其已用則行者踐其
首樵者爨其軀不膠其所愛不泥其所有

通則用之與時宜之過則棄之與物從之
而天地聖人之仁豈離乎此哉蓋天之體
不能生生而生生者真君也而真君未嘗
生地之體不能化化而化化者真宰也而
真宰未嘗化則出顯諸仁故凡在天地之

間形物聲色也皆制於我而物不得以踈
及夫巳生巳化則入而藏諸用故物有分
之類有群各以附離而忘有於我而物不
得以親雖然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
不能治聖人者出而治之也是故體顯以
爲仁而其出也同吉凶之患故凡萬物之
生皆輔相而不失其宜體藏以爲用而其
入也雖聖人不與之同憂故泯迹冥心而
視物以異嗚呼聖人之於天地又豈以仁
憂累其心者歟故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

物之入與之入而不拒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萬物有以稱亦有以憾而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其言豈離乎此哉後學者專子子之仁而忘古人之大

體故爲人則失於兼愛爲已則失於無我又豈知聖人不失已亦不失人歟與時推移與物運轉而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故動而愈出則正已而無我者所以應物而非以敵物虛而不屈則無已而喪我者所

以絶物而非所以成物噫天地聖人之道其仁以百姓萬物爲芻狗者可以一言而盡矣

劉驥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因其自然付之自爾無愛利之心故言不仁是猶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無容心焉虛而待物者也太虛運一氣使天地如槖籥槖籥也皷之以生火籥笛也吹之以成音其體則虛而不屈其用則動而愈出是何

異於天動以陽地靜以陰陰陽鼓擊不息
而造化在其間者乎人之形體法象天地
化契陰陽亦如橐籥之爲器也此言天地
則人在其中矣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
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昇降無窮其道
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
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内保之而外不蕩
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
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

焉真君者天谷元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趙實庵曰前引二一天之至公天地不仁
以萬物爲芻狗混一性於大同孰仁孰不
仁以私愛而在物有義有不義仁之生而
義之殺本乎天運之自然仁爲恩而害隨

至見乎人事之返復經言不仁大仁而已
大仁無私至公而已當生即生陽和之始
物當殺即殺金氣之肅如謂時運即殺之
不可留謂生死之有定數震動則萬物昭
蘇兊交則衆用彫落雖生之而衰相以啓

雖殺之則生意又明此天之公者如斯而已若乃當生即殺當殺即留此非天道之公行是亦人爲之私愛以公平私天地之正以私害公邪侈之行道者爲之公所以言及天地不仁而喻以芻狗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是以聖人之治體天法道絕仁愛之私正賞罰之令立仁與義何容心焉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凡所以絕私愛也是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俾後世聖人與道同流同應

變不滯莊子曰仁常而不成又曰不多仁
恩是也老子以天地之仁配於道也道大
故不私即非五常之仁為可及也此意指
世之仁義為小也不然何以謂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乎故喻之以芻狗即聖人用不
仁之為仁也能體不仁之仁即體天而同
乎道也二聖人體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芻狗聖人之治百姓也無私之用與天地
同次喻二一就體舉喻天地之閒其猶橐
籥乎御注曰橐籥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

蓋道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道體之無則能泛應也以理觀之虛則能運量也道以至虛而泛應不知其自來人以無心而運量誰測其所以天地之間不上不下用氣於中猶橐籥之動也二橐籥之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二子列子曰子奚貴虛虛者無貴也以虛為貴則有礙於中以其本虛而已非虛可貴然虛之可貴者在動而愈出以橐籥觀之虛故貴矣雖橐籥觀之虛非貴矣聖人無心物來則應應而不窮凡

所以當而不失也謂之規矩則與之爲規
矩謂之權衡則與之爲權衡彼其自得之
以爲用也吾誰名之哉雖然應帝王者體
道爲心在事則曰無心在物則曰無有其
如禮義法度何而有義禮法度者吾亦豈
與之爲名彼因之以爲用者且自名矣吾
不自名焉豈得屈即其愈出而愈有愈應
而愈多者謂此後至理存焉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二此篇自道沖爲用至槖籥虛應
終又結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較之前

章猶是以言爲中也老子以橐籥喻聖人
不言言則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以其無心
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也亦取其適當而已守中者無過也
非徒無過而有法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
詩五 十七
故言不可不慎君平曰言出則患入言失
則亡身韓子曰亦慎於水火夫道本無言
不得已而言則應之有常是也夫欲有言
豈得已哉故三緘其口聖人所以示象焉
學者求聖人之意

邵若愚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踈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以一心爲德故以百姓心爲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爲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橐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出若乾坤之開闔

老子欲多言數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王志然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大道無心於天地而天地待是而後生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待是而後起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且人處萬物之最靈者莫不皆稟賦自然初無愛利之心以仁爲恩不亦小乎天地無情焉視萬物亦猶芻狗爾而天地且未嘗責萬物之報而萬物亦未嘗知天地所以生生之恩而大恩自生焉聖

人無情焉而聖人未嘗責百姓之報而百姓未知帝力於我何有哉則大仁自成焉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而自成其上下之序曾何容心也推之無厭日用不知安所事仁哉且芻狗之爲物潔而不汚

祭祀之用方其用時亦猶太廟之犧牲衣以文繡致敬如神初無責愛之私及其用已等於糞壤亦非厭棄之故汲汲於用舍之間是聖人有心也邪故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矣

吹嘘元氣鼓動群有如橐焉如籥焉道而後動應而不藏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喻如道之應物萬變未始有窮化聲之相待亦如人之有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之言不圓於辯言之足則終日而盡道言之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辯貫穿默該至理其或燭理不深言不明道益辭固多去道彌遠須有惠施之舌懸河之口考之大義一何有焉曾不若默識而深造之為愈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

黄茂材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爲仁

甚大方其任之自也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譬之芻狗以芻爲狗供於祭祀已陳而去之何顧愛之有申韓之學遂竊以爲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之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盖起於此豈

不失老子之意哉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所能知也陰陽密
運造化潛移人所不能知也今以槖籥喻
之天地之道幾無爲藴矣虛無體也故不
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老子之道初無内外
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體知槖籥之理
則可以煉精炁此宜不言而喻言則必窮
唯守中爲得之
程泰之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結芻
爲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

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稻秀而麥枯瓜生而薺死麋鹿之解角也春冬相反鴻燕之賓去也南北相避物之種性有萬不同者於此而皆可類推也此之性非彼之性則此之宜非彼之宜也居其總者苟有心於爲仁其將孰爲乎爲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爲仁亦勞而小矣槩運一氣與物爲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不

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旣加被冐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眞相忘也又曰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是亦澤及萬世而不自知其爲仁者也是謂不仁之仁也若夫擇物施愛惠不出乎意鄉之外是直虎狼而不啗其子者耳不仁之仁

非其得預也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則其施置之方也謂耕鑿嬉游皆非帝力則其功之成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槖冶鞴也籥其管也管之在樂則為䶵籥在關鍵則為管籥在冶器則為槖籥至其為管則一而已也槖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冶鑪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一噓一吸之象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者矣故天地之間寒暑相推而為四時生死

遞代而成今古正正猶槖籥之嘘吸也賈誼以天地陰陽萬物之造化而配之冶鑄義正出此也一嘘一吸之迭起是一作一復之相催者也神奇之必爲臭腐臭腐之復爲神奇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其曰天地之間猶槖籥者言凡受形於兩間莫非由此之嘘之吸以爲張歛也莊子之論物初曰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消息滿盈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

夫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是物初也作復者即生化之有迹者也消息滿虛者陰陽之動而司橐籥之噓吸者也改化生死者物之迭爲芻狗者也老子借橐籥芻狗以言其理莊子則直傳諸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諸家皆謂此中爲中庸之中蘇黃門獨不然曰此其籥之虛而處中者其說是也老氏務成一家言凡六經紀道之名悉已易而他之六經之謂中者即老氏命以爲善者也通一書固未嘗言中也然則此

之謂中如域中弓中環中皆命物而名其地也非如中庸之中造極而命其理也則此之守中正指橐籥之中以爲之守如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言者先事而有所稱說如曰某事某德皆吾之所能爲也然此特其自言之耳而措之於世〻或當或否或順或逆未可必也不待其當然而先形諸言則億之而中者固或可屢而億之不中者亦不勝其多也其勢自至於數窮也若其守中待感者初若遲鈍而要諸

其終決不至窮也故曰不如守中論天地之間猶槖籥則居於天地之兩間者其作其復皆仰治工之鼓鞴也治工者即主執造化者也其能虛之以聽化工之操縱則陰陽消長之源是其地也凡有形之物虛

則通通則可以致變實則窒窒則塊然而已耳槖之能吸也籥之能噓也皆以虛也非槖之虛則無以納其吸非籥之虛則無以效其噓也槖籥常虛則能受生生者之生以為作而受化化者之化以為復也是

蓋借橐籥中空之地以明不窒之可以有受也夫惟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也動者發橐籥之機而鼓之使作即其能操縱生化者也惟其虛而不屈也故能受其有而出之於世也陰陽之氣隱乎太虛而形於有感感之而應則能出其無以爲有矣橐籥非太虛也以其虛而有受受而不留者有萬物出機入機之象故此機不息則作復無已也是故寂然不動者乃能感而遂通也論橐籥之妙即幾於谷神矣而不

能與之齊同者谷神能自制有無而橐籥之噓吸則有待於化工也動之而出則與自受而自應者有間也故此章既出橐籥而後章則言谷神也

詹秋圃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虛用章謂天地不以偏私惠愛爲仁而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以偏私惠愛爲仁而以百姓爲芻狗蓋芻足以牧馬牛狗足以護家宅是皆有用之物人所資以爲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中虛而可扇動生風乎故雖中

虛而不屈折此爲虛用之妙迨扇風而愈動愈出其妙有難名言未若確守中虛則爲用不可窮也

張沖應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之爲道廣大而不可得以形容也故孔子所以罕言老子所以不居罕言者謂其不可得而形容而罕言也不居者謂其不可得形容而不居也天地不以仁自居故能覆能蓋而萬物生長於其中不知其所以生長聖人不以仁自居能包能容而百姓安養

於其中不知其所以安養皆視之如芻檗狗畜愛之植之惟恐損朽而無所介其心以希報也天地之所以不仁聖人之所以不仁者即此一元之炁運乎上下猶槖囊之能包管籥之能吹周流無窮包藏無極

雖虛焉吹之而不致於屈乏廣焉動之而愈見其有為仁之為道廣大也如此是以孔子有曰天何有言哉四時行焉則天地萬物之心又何有聲音於其間人欲學道充此天地之仁而乃尚乎其言則舌勞神

亂精廢烝虧數者皆窮矣斯曰不如守中當守此方寸布仁於物而不發見其迹也白玉蟾曰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以百姓爲芻狗尚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

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一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廖粹然曰天地不仁天地本於人若其自返本以萬物爲芻狗則視萬物象爲無知

之物在人亦當克已如此也聖人不仁人
主亦根於仁自返本而歸根以百姓爲芻
狗則棄萬姓於無用之物如在吾人亦當
復禮也天地之間範圍之内其猶橐籥乎
其於天地則虛空焉此我身則臭皮袋也
虛而不屈放之則滿六虛歛之不盈一握
動而愈出元炁沖然源源不竭多言數窮
與之一默守口如瓶不如守中抱元守一
無窮無盡人若如此道炁存也
陳碧虛曰天地不仁至以百姓爲芻狗芻

草也謂束芻爲狗古人以用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常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爲憎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且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也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也蓋天地之自然也嚴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

氣流行汩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攖心揉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顯顯人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槖者鞴也謂以槖鼓風

而吹火者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虚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虚廓淵静應世不逆若槖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絶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嚴君平曰天地釋虚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虚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内不并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爲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利以授無窮之勢其

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泣也又曰蟣蝨
動於毛髮則寐爲之不安蚊蝱著於皮膚
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
中心爲之慘痛未害於耳目則百節爲之
不用此言愛利之存于胷中豈得無屈撓

純和耗蠹血氣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
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
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槖
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
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

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謝圖南曰天地不仁至於芻狗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百姓受聖人之恩以成謂之非仁不可也而榮枯成敗付物自然死生禍福惟人所召天地聖人於此一無心焉謂之不仁非不仁也蓋不得以用其仁矣芻狗者祭餘之物聽其自成自壞而不復

肎意焉爾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地人物之理自然而然故陰陽二氣往來於虛空之中初無間隔如槖籥然無底曰槖有孔曰籥槖之中虛氣所流通不可屈折籥之有孔聲所振動愈出不窮此皆自然而

然人物之在天地間始終變化亦自然而然故多言則屢窮不可致詰也不如守一中之理理至中而止天地聖人百姓萬物皆不外此中蓋嘗論之萬物萬民同此一氣天地間人同此一心天地何心以生物

爲心也聖人何心以愛民爲心也然生之於始而不容不變於終愛之於初而不得不異於後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發生陽也而不能無肅殺之陰愛養仁也而不能無割制之義理勢然也芻狗微物然方其養祭則惟恐一體之不全及其既祭則委之無用摧毀決裂有不能免人物之在天地間均賦同稟其生皆可愛而成形之後散殊不一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者祥之惡者禍之各隨其

分而異焉于斯時也天地生育之恩聖人愛養之德有不可得而全之者謂之不仁不得以盡其仁也矣天地以中虛橐籥萬物聖人以中道酬酢萬民故蔽之一言而曰不如守中中也者其至公無私之謂乎其無過不及之謂乎

林鬳齋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爲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

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爲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

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爲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卻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

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槖之管也槖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槖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爲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范應元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萬物譬如結芻爲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綉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爨之

非不變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萬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無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囊底曰橐竹管曰籥冶煉之處用籥以接囊橐之風烝吹鑪中之火歷者曲

也音辯云俞羊朱切傳奕引廣雅云益也漢史有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烝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橐風之愈動則此籥烝之愈出鑪中之物既各成器而橐籥不嘗言

仁愛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萬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倘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無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無偏曲則萬物

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薛庸齋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而無心於萬物聖人養百姓而無心於百姓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不爲物撓而虛其中則愈動而聲愈出矣天地所以能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亦以其虛而能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惠施之口談不若顏子之心齋也
休休菴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芻狗者祭祀用草結龍以朱匣盛之繡巾覆之祭

畢棄之天地聖人任無爲之妙生育萬物
不望報恩亦不爲主任萬物自化如芻狗
焉是以似不仁天地之間空虚如韛囊一
氣運行生育萬物人心虚明亦如是也靈
機一動妙用不竭是謂虚而不屈動而愈
出橐者韛囊也籥者管也鼓風吹運之器
雖以是而喻造化之妙然言多去道遠矣
縱大辯才數數舉其喻然譬喻之數有窮
此道實無可喻不如無言守中虚之妙可
以見徹造化

褚伯秀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神道之具體立天地心續生民命猶元之於乾總衆德而大備陶萬類以無遺在人則成已成人博愛善救皆其用也天地具自然之仁超言象之表聖人體天推仁所以恢帝道而成治功經乃下二不仁字何耶蓋謂不顯其仁猶云上德不德正言若反也借喻束芻爲狗以供祭祀未祭則彩飾愛敬祭已則棄置踐踏適成適毀非關愛惡以真燭幻物理可知凡天地間動植飛泳

生成消息不出乎一氣流行無異東芻成狗賤狗還芻何容心之有聖人於百姓聽其營爲而生道自遂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亦言其無心自運橐鼓風籥通氣喻仁之流行猶陰陽呼吸而不暫停爲人爲物者咸受其鼓鑄焉唯其中虛無屈塞所以運動氣愈出此理妙合造化何在多言自取窮屈不如守身中橐籥究自己天地豈無生萬物之理哉或以躁人辭多釋之與上下文義了不貫此

章大義在守中二字至理幽玄惟學者力行以求驗一身中有一乾坤在人體之而已矣

牛妙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夫天地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天地生成之德也而云不仁者是天地不自有其德也萬物者盈天地之間品類也芻狗者如古先明王郊祀必束芻為狗以為祭具所謂芻者茅也夫茅之為物薄其用可重也狗者畜也其位乎成而應乎乾故古

人束茅爲狗以爲祭具意其重也天地以萬物爲芻狗是亦不輕於萬物也或者以天地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責望其報也此說不通蓋萬物與天地分一氣而生但得夫形之小者若天地果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天地其自尊大果不仁耶庸所見如此明者鑑之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聖人者備物致用百世師也故百姓戴之如同日月仰之如同父母然其稱云不仁者不自居其仁謙尊也

亦猶夫聖孔子不居之義也百姓者民也民與聖人均稟一氣同生於天地之間但貴賤窮達不同耳聖人以百姓爲芻狗者是亦不輕於民也他說以爲聖人視夫百姓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望其報也此說恐誤夫人者與天地並位三才鼎立豈可視如芻草狗畜之類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聖人果以百姓如芻草

狗畜之比則是聖人果不仁哉與我同志
者切希鑒之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者
鼓屬籥者管籥笛之屬猶如也動用也夫
天地之間虛空以四時五行爲用其橐籥
爲物亦其中空虛以五音六律爲用故云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也老君曰夫橐籥之
器在其用也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
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善人在於天下也
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
以其謙虛無爲故也此蓋言天地以虛受

為生成之德任物自然從民所欲不與物
爭猶橐籥之任人所為音律也多言數窮
夫言者心之聲也在心為志發泄為言數
者頻數窮者悔吝也蓋多言則多過故云
數窮也古人有言曰一言而喪邦此上多
言之人也一言而致凶此中多言之人也
一言而致辱此下多言之人也故天有卷
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言不可不慎也語
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良為是也昔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有一金人三

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則多敗無多事多事則多患詩云敬爾威儀慎爾出話此之謂也不如守中中者樞機也守者謹也且夫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

人之文也然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如弦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反之不可得也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出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此即不如守中之義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非斯之謂歟揚智仁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者天地施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不責望其報聖人亦如之謂學

道之士不著一毫物欲所累體若太虛湛然常寂著天地之間坎离運用乎其中槖籥發揮乎宇宙元炁升降於黃庭塞兑垂簾含光默默虛而不屈守以沖和不可輕動動而愈出古云全身放下一念不生若

多言數窮則有損而無益不如守中久矣
純熟自然打成一片矣儒曰聖人之道仁
義中正而已蓋天地聖人視萬物如芻狗
者不著於一切也廓然人以配天地其猶
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至簡至易豈
難知哉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君子黃中
通理不失其正矣

喻清中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生物而不自
以為仁忘乎物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力何有於我哉聖人養民而不自以爲仁
忘乎民也芻草也謂束芻以象狗莊子天
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
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
爨之言貴之於未祭之先賤之於既禱之

後即是而喻蓋存神過化之意云爾蓋嘗
讀柳子郭槖駝傳而於養樹得養人之術
矣槖駝之種樹也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父之於子曷嘗自
以爲恩哉其蒔也若子生之養之不自以

爲仁也有其所有者也過而執忘其所有者過而化其置也若棄既祭之芻狗也天地之間皷之動之一槖籥耳槖者鞴也皷風之具籥者管也風之所自出虛其中而不屈其用愈動而愈出愈出而愈有其來無端其出無窮天地聖人之仁亦猶是也天地之道不可以言盡而聲色之化民末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默然而自存也

晉六虛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以萬物為芻狗者覆之載之聽其生者自生而枯者自枯天地無所與此天地不有其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者仁之大矣芻狗之設未祭則貴敬之既祭則委棄之非容心也時適然也故聖人引之為喻聖人體天地容養百姓寬之宥之由其生者自生長者自長耕食織衣家富國安而聖人無所與此亦聖人不有其仁而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一氣蒸陶萬物生化古今不息其猶橐籥之器中間空

虛哉動之聲氣愈出也此贊美聖人之德蕩蕩乎仁養百姓不為已有夫何然哉亦虛而已矣是以應感天下之動無有窮極也若不體天地不仁之實察然自好縣法作刑飾以文言示民從化違天悖理鬼怒人怨乃疾取窮極之道故勉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飾以文言辭多理寡不如及吾之中默識窮行謹守不失天下觀風而化不言之教寧有窮乎修身亦法此矣

柴元皋曰天地不仁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以萬物為芻狗芻茅也縛如狗狀以祭享初縛時誠潔甚嚴祭已則棄之而不顧造物之心亦如芻狗之始終從其自然聖人不仁聖人體天地亦不言所利以百姓為芻狗惟恐一夫失養亦如初束茅之謹一毫不敢忽天地之間至橐籥乎橐無底囊籥三孔笛皆虛其中兩間之氣一闔一闢即此二物人身呼吸亦然養民底一呼吸間不似天地使民失所脩身體用

亦然虛而不屈其體無礙動而愈出其用
不窮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若自矜其仁尚
口乃窮矣孰若虛中存神體天地乎
蘇敬靜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結芻為
狗祭則用之祭已則棄是芻狗之用所過

者化天地雖生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
雖養萬民而亦不自以為仁亦猶芻狗當
祭則用祭畢則棄過化相忘何嘗自以為
仁橐冶韛也籥其管也管在樂為羽籥在
關鍵為管籥在冶器為橐籥其為管一而

已橐吸氣滿之播諸冶爐者也管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一噓一吸之間即陰陽迭運而爲四時也即生生不窮之機也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消息盈虛是陰陽之動而司橐籥之噓吸者也以虛受噓吸之氣而未嘗屈屈折也噓吸之氣動而愈出未嘗見其損折而息也橐能吸籥能噓皆以虛也若窒則實矣夫唯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天地一大爐鞴也造化一大冶工也萬物陰陽噓吸之氣自生自遂自消

自長何嘗以爲仁或者見天地生萬物之功盡言以論天地之功不知天地不容以言而盡多言每每自至於窮極則不如默默忘言但守橐籥虛中而思之則其生生之不窮皆陰陽之氣自然而然也

本一菴居士曰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人未嘗煦煦然仁之也亦惟使之自生自化無以害之而已猶以芻爲狗祭則棄之已則棄之非有好惡之私也時適然耳况乎消息盈虛乃理之常雖天地聖人如之何

哉惟使之遂其生若其性無橫風暴雨以摧折之無舛政逆令以迭遏之則其仁也亦至矣槖籥之為物一張一翕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消息盈虛相為終始亦若是而已先儒謂乾坤動靜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即此意也又以此理推之語默之間多言所以數窮有張而無翕也守中則能虛而不屈所以不窮也

拾遺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

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爲治不在多言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爲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諸子旁證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
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
衍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
是不將憐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
文子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王道為之

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故不待
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
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
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
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

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

石潭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謂

不仁何哉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而亦曰不仁何哉聖人以其情揆萬事而無情者也芻狗祭祀之物說見莊子以萬物爲芻狗其成其壞時焉而已物各付物生者自生而

不知其所以生也聖人之於百姓亦使之自生自養自作自息而已以其皆無容心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所以生生而

不窮者蓋猶橐籥之能出風也虛而不屈天地生萬物而不屈於萬物也言不爲萬物所役使也動而愈出風未嘗窮也天地之生萬物亦未嘗窮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數窮謂若以多言形容天地聖人

天地聖人不可得而形容也數窮謂雖多言之終有所窮也既形容之不可則不如虛中自守而有以得天地生生之本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詩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詩六

疑逺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㸃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谷神章

考異河上公作成象章趙實菴作靈根善養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毋物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

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爲言養神則契乎
不死或以響應爲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
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
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張沖應曰人生天地間一吸一呼皆此精
炁所由往復也鼻受陽而成象口受陰而
成象人無口鼻則陰陽精炁不能升降上
下而象不能成矣此章開悟陰陽升降之
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曰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言不死之有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爲形骸骨肉

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同故曰爲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綿綿若存鼻口呼噏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用之不勤用氣常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王輔嗣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之不勤

唐明皇曰谷神不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明故舉谷神以爲喻說也是謂玄牝玄深

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
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
生畜之功也疏谷神者明神之應聲如道
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爲
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
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
妙難明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深妙虛牝能母萬物
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質稟爲
根本矣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

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之義響應養神分為三別第一謂谷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祈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

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爲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爲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養氣則與天爲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爲徒久而不已生疾致

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實形絶穀食
氣爲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非獨人資玄牝通氣
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
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
洩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
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
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

亦當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所以政寛則民怠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宋道君曰谷神不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死生萬物之理也谷應群實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

不忒故云不死是謂玄牝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

牝是已彼先天地生孰得而見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動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䓗然天造一氣之自運倏爾自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王介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能虛也能容也能盈也能應也有此四德不知所以然故謂之神有其神則不死死則不生不生故能生生生而不見其迹牝取生物

之意生物而不見其迹故謂之玄易曰太
極生兩儀是亦玄牝之謂也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根其門則天地所由生之本也謂
之有則若存而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
綿者遠而不絕之辭天道之體雖綿綿若
存故聖人用其道未甞勤於力也而皆出
於自然葢聖人以無爲用天下之有爲以
有餘用天下之不足故也
蘇穎濵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至虛而
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

無有生安有死即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也

呂吉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云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亡無所容

心脗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陸農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谷神者玄而以容以應玄牝者妙而以雌以雄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者生天

生地是也所謂玄牝之門者其子由之而生不得見之是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有乎生莫見其門此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似乎是而又似乎非是也有似乎存而又似乎非存也其行

未嘗有間其用未嘗有爲故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莊子曰且然無間謂之命而老子亦曰神無以靈將恐歇蓋往來不窮而無間無歇者神而已矣是之謂緜緜谷神者言其用玄牝者言其體

王元澤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

而不敝故但稱不死谷神受命而玄牝賦
形自爲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始由
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體陰而一體之
中又自有陰陽稱門異於戶也萬物由此

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綿綿谷引而不絕之謂神牝
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
勤者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劉仲平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者虛

而能容能應玄者妙之門牝者柔靜幽深有和而無竭有納而無出谷與神未甞生未甞死而獨曰谷神不死者蓋言不死則不生可知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之用若存而已用之不勤者無用之用也

劉巨濟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神之爲神其虛不屈其應不窮而莫見其迹故以谷爲象而曰谷神谷虛而應故也蓋有生則無不死者唯不死以生生生不死則能生生矣常無欲是也不死則謂之神生生則

謂之牝其貫一也故曰是謂玄牝牝母也
加玄焉則道是也如玄覽玄同玄德之類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以生出爲鄉
猶之門也天地流形本於玄牝猶之根也
唯常無欲能不生不死故謂無爲神既有
生則有母故謂神爲玄牝既出則有形故
謂玄牝爲天地根無即道是也道即天地
是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生出不
絕貌不絕則其生之緒若有存焉而實非
有存也若者亦不正言其有之謂也如蠶

爲繭如蛛爲網別之不窮求之不得也用之不勤者謂神用之非人用之也所以不勞者虛而應前特言以爲應則安能不勞乎前章言橐籥之喻故次以谷神此章雖至道爲諭而養身之神亦無以異此蓋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不死不生矣

劉驥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

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真合自然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為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為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靈樞以鼻為元門亦謂之天門口為牝門亦謂之

地戶元門引氣上通於天牝門納食下達於地故是謂天地根天地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綿綿者不絕之貌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爲妙用何勤之有故用之不勤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趙實庵曰初學道要二一虛中宅靈谷神不死道降而爲氣氣住而爲胎胎結而爲神神升而曰仙故道爲修生之法從無入

有有即氣母是也形爲神之舍養形可以
存神氣爲神之母有氣可以住子則氣母
二字真長生之本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者即谷神也谷神引氣下歸玄
牝論其本則先玄牝而後谷神入之生自

壬至癸而兩腎爲之始終故也原其用則
先谷神而後玄牝人之呼吸自兩鼻而丹
田爲之受納故也氣自谷神綿綿而不徹
用之於至微也其久則氣止玄牝不復引
於谷神是爲胎息氣在玄牝如子在胎不

假呼吸呼吸自內故其法始於綿綿若存而終以呼吸不外為胎仙也諸説以鼻為玄口為牝鼻入清口吐濁又曰閉地戶即知在鼻而不在口也又曰口鼻非玄牝而玄牝在下田蓋不從其出入之門而言也

強分之爾谷神亦曰神廬玄牝亦曰丹田黃庭曰呼吸廬間入丹田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度人經曰開明三景是謂天根三景即玄元始氣是也此云氣母其後生天生地列為三辰

亦曰三景有内外故也玄牝是内谷神御
注曰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
亦猶前云橐籥虛以待氣凡以明大道之
體如此其本謂谷中有神即虛中有神也
是養靜而致之也非若空谷之空黃庭曰

虛中恬淡自致神夫性以心爲用心以性
爲神動在機守在氣希夷之象者道也道
之體者虛無之一氣也一氣之爲用者性
也性也者谷神也一氣靜者性也性靜則
萬化安一氣動者情也性動則萬化生聖

人守元神於天谷天谷者空洞之間也空洞者虛無之界也氣清性淨變化萬物之根也正元君以宫室言以谷爲天谷天谷者泥丸宫也泥丸宫者虛無之室也人能守神五氣自來朝見下行玄牝玄牝者天地升降之道路也由是觀之則知一氣上下通流在天谷則爲金精在玄牝則爲玉液又曰玄牝既定百息其氣過靈關上動天門下沉地戶可謂妙道靈樞曰玄牝上通天谷下達地戶然自養氣至於住氣多

入少出則見於震時多出少入見於離卦日没收之乾卦鍊之此學者日用採取之法也住而不出不入故云胎息一升一降而爲龍虎此又煉丹之法也氣一而已法有不同故神仙之事不可一途而取也胎息論以氣住神在則爲神仙可得而考焉二牒前亚指是謂玄牝鼻有兩竅下通於腎腎有二門玄爲陽牝爲陰兩腎亦然日用之功在一左一右次指流歸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御注引莊子曰萬物有乎

生而莫見其根有手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此善言也夫道之於天地萬物之於乾坤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性者自性命者自命孰為根邪孰為門邪以自然言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以真宰言豈無門無根邪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無見者不得其門而入無門者不識生生之根此事在天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玄者一也牝者母也一自虛生牝以動合求陰者陽承陽

者毋一不期生而生自者矣毋不期合而
情自感矣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
從虎此必然之理也故自乾坤交合於亥
一陽始壬於西北壬爲陽水合丁之陰火
而生丙丙爲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
爲陽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爲陽木合
己之陰土而生戊戊爲陽土合癸之陰水
而生壬此爲夫婦之義也人有兩腎左陽
右陰左爲腎右爲命門方壬之孕懷命門
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生丙

心生肺肺生皮毛法辛生庚有肺然後生肝肝主筋法乙之生甲有肝然後生脾脾生肉法已生戊脾生腎腎生骨髓法癸生壬有腎則與命門合而爲二由是觀之自天元一氣爲根既以爲一矣且得無名乎

有名萬物之母也在乾則始而亨者也始者元始也乃統天則知乾統元氣也出則爲陽入則爲陰谷神之所以呼吸玄牝之所以收藏萬物受命於此也豈無根而植無門而出邪欲見之者即此而見矣是故

自一氣而分陰陽天地得此以大也始於壬而生五臟人身得此以成也其在天地有所可得而知即以人身二氣升降呼吸喘息有所合也惟深機者能之三明調御之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受命於陰陽者

不離陰陽之數委形於生殺者不能逃生殺之權蓋人之生也稟於常數天地之理也用數制人凡用數而不知數之有窮則中道夭閼者有之得數而超數於事物之外則長生不死者有之孰爲數邪一三五

七九二四六八十是也數從何來起於黃宮天元一氣是也故人身法一天地上下八萬四千里二至之所交坎離之運用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之間脉行六寸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其半陰

其半陽自亥至巳營氣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合十二時漏水百刻之數消息盈虛以成歲功以和五氣無先之以太過無後之以不及則陰陽適平也苟失其平則五氣乘沴在天則為勝復在人則亂

五藏由是而諸疾生焉凡所以用之在能
與不能爾經曰綿綿若存者綿綿者一氣
也引一氣於谷神之間極使微弱耳不聞
其聲毫不覺其動似無而有似有而微故
若存也如是則營衛常調六脉不過清濁

升降不失其時喘息呼吸不致其暴孟子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亢倉子曰體合於氣
氣合於心心合於神神合於無御注曰自
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
也凡氣合於神則陰陽不得以制命易曰

陰陽不測者是也生殺不得以用權莊子曰彼爲生殺非生殺者是也皆在用之不勤若夫居天地之内有乖陰陽之數者是不能專氣也外物所誘反爲氣奪也又安知所謂盜機者乎故天地長久者由是而致焉

邵若愚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爲化之

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
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
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
意功力能爲也
王志然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夫玄牝
以天地爲根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人
易以乾坤爲門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其見之者必曰聖人歟經曰谷神不死是
謂玄牝夫谷者有形者也中含虛故能應
神者無方者也中體性故不虧玄者天之

象牝者地之象通乎晝夜之辨極乎陰陽之原冥乎性命之機達乎死生之變隨一氣造化升降綿綿而不絕谷常虛而受命於天神常寂而賦形於地一出焉而生一入焉而化莫不皆本之於自然其本未始有生原其所以生者來無所從其本未始有化驗其所以化者去無所至莊子所謂未嘗死而未嘗生者是也列子曰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

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
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
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
而味味者未嘗呈無知也無能也無不知
也無不能也而吾之所欲學者必欲學夫
未嘗終未嘗有未嘗發未嘗顯未嘗呈之
之妙體陰陽乘變化旁日月挾宇宙上與
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爲友趣是
而得生者必曰玄牝嚮是而得不死者必
曰谷神夫是而欲不死不生者未之有也

莊子曰性脩反德德至同爲初真人息之以踵其息深深謂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嗚呼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以學者未明深根寧極出生入死之妙妙通乎此可以官天地府萬

物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入於杳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得夫天地陰陽之至賾則知玄牝谷神之所歸矣

黄茂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

傳乃從而爲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爲妙道之門牝爲生物之祖求之吾身果何物乎求之不可得則求之生吾身者果何物乎天地與吾同生於玄牝知其生吾身者則知天地之根矣經曰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即此是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亦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

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爲勤莫
大焉
程泰之曰谷神不死老氏有取於谷者多
矣曰曠兮其若谷以其廣也曰谷得一以
盈言其有所受之也曰爲天下谷曰江海

能爲百谷王皆以其善下也惟此章特出
深況曰神曰不死曰若存此其至理所寓
深妙而有功用不與他語之喻谷者同也
諸家無他發明獨以虛言夫谷之虛也固
可以爲神而虛非也從其不死也若存也

而想其所至則一虛不足以盡其形容也唐明皇釋之曰有感而應其應如神則正以應聲出響爲義也諸家因明皇之說發此指也而後始能踵之以附出其見前此未白也夫聲之生響與形之生影其理一也然影之寫形也不一其他日也月也水也火也凡有光則有影故欲推影之起者求諸日月而莫之得則移而求之水火亦可明也若夫聲之出也則與影異放乎野則散觸乎山則窒惟谷也外曲而中空聲

其入之回復掩冉始能和附以爲之響故舉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能出響於無者則惟此谷而能有此神也洪纖疾徐長短多少隨感出應一一肖似苟不於此乎取神而安所得神哉惟知夫神之屬此而後

不死且若存者皆可得而推矣始大昌之得此理自以爲當而未敢深主及得列子引黃帝所言以發揮老語而後確乎其無疑也列子之言生化也全引黃帝谷神本語以證夫生生化化之相續即谷之所以

能神也不死也若存也皆命此也也已又申
言萬物生死皆出機入機且援黃帝遺語
以明之而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
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其理之
所配與前語正合故大昌意黃帝此之二
義本是一章特列子話言偶有更端遂亦
析而二之也讀者當合其話言之異以求
其脉絡所貫乃有明也若夫谷之能神則
可得而推矣當其空也在道則無也及其
聲之觸也則夫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者動

而能觸無者空而能受故谷之應聲而生
響也生生而不自生之象也聲寂觸止空
者仍空人意神者不能常神矣重有觸焉
其應如初然後知化化者之不自化也此
其所以得爲不死而常存也易曰無思也
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
其無思無爲而又寂然未動則谷虛無感
之象也或以感來即以通應是其出響應
聲而不測以神者也易言卜筮之神則又
曰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卜筮之受命如響即易之感通而應者也故又借響應以爲之喻也老子之書期自立無務爲不肯述易故雖甚神此谷而不肯正倣易之應響也若求其理則無二也列子

於此實能有見故合黄老二語而通之然後其理始昭昭也大昌於是參萬理以觀而自主其見曰谷外無響則響外亦復無神也彼其專主一虛以爲之義者推而致之老語則其謂不死也若存也皆無歸宿

也是故不敢苟隨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凡謂之元皆取窈深暗晦之義元德元
同元覽與此之玄牝皆為夫德同覽牝四
則者已涉乎有而可見故從四則之上又
益深晦焉乃遂加元以究命其宿也推而
高之常無之上其妙已甚矣而遂去無之
目單命為玄則其象可想矣牝也者應而
不唱谷之蘊響待聲者是矣聲苟不感則
響終不出其可謂不為物先也矣夫惟天
下之雄且強者已皆知之而能自屈於牝

則其虛已甚矣於虛之上更加元焉則其變化所出是爲生天生地之所也故前章曰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也是皆探端命初而知夫无之受感而應者其於凡有皆得命其宗而司其出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形有質目可覩手可捉則謂之存可也若谷之能應也以爲序耶則漠乎其無有以爲不存耶則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也綿綿者僅得相屬而不絕也莊子之謂際者

此其地也際者兩異之交也姑即四序之
易見者明之春之已季即夏之欲孟也季
孟之閒則際也有季則必有孟而元氣未
嘗自爲季孟也則列子之命往復而曰其
際不可終者是也從其際而觀之則今之

爲孟者即昔名爲季者之代也孟者起而
季者去則夏應而春往也惟夫制往復以
出生化者則無際而無終是其所以常存
也此之存者雖常不亡而不可得見故綿
綿相屬若存而不見其序也故以若存言

之也夫其生生化化無時或息無時或留若甚勞矣而先後有序雖有作用而不費運動也自生自化自消自息元無勞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兮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此非夫能神而不亡若勞而寔不勤者耶論列子之生化本於老氏之作復老氏之作復本於易之消息而其所以生化作復則皆不出乎陰陽之進退也陰退而陽進則為生為作陰升而陽降則為化

爲復自進退之漸而言之則爲消爲息也此易老之所同言而老氏則常操夫易之所不肯盡者而既言之故越消息而言有無也有無也者又莫制消息之機而不自圓於消息之數者也故作復之證則爲芻狗消息之機則爲槖籥而生化之原則爲谷神此其淺深之弊也

詹秋圃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成象章言凡物谷養神氣則生生不滅是謂天主陽爲玄地主陰爲牝玄牝爲品物生育之

門是謂根於天地而生物成象無窮已也張沖應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我有此身稟天之氣舍地之精即此五臟之神也鼻者氣之升降所係口者精之運行所關氣五十一動息從鼻而為之升降精一刻

凡七十四運從口而為之運行則谷神得此精氣所養而不死也是謂玄牝故也玄牝之門者乃鼻為天氣之門口為地精之門運動有常則腎不虛海不塞而天地之所以根也誠能息其精氣綿綿如常用之

無窮享年爲無巳矣此乃男女通行之法切宜詳味而養之則成真入聖皆以之也不然精耗氣虧谷神無所養則頹無光采而氣化雄精化雌神化鬼即謂三尸者也人生于世身有此妙而不能保養之惜哉

張靈應曰玄爲天屬陽而爲元氣牝爲地屬陰而爲元精元氣以子時而升此一陽生也由腎宮從左道流入五臟卯時與精會於腹入肝是謂春陽分也巳時至天門鼻爲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午時降居右

道入骨絡復還腎宮元精以午時而升降
此一陰生也由命元從右道流入骨絡酉
時與氣會於背入肺是謂秋陰分也亥時
至地戶口爲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子時
降居左道入五臟復還命元精與氣一升

一降玄牝交合不虧不盈則神居天谷守
衞此形而後可以見調理不死之方
白玉蟾曰谷神不死此心本無老死是謂
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念頭動處是謂
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用之不

勤無爲而已

廖粹然曰谷神不死空氣在身爲神之毋子毋相養形神長生是謂玄牝萬物之毋玄牝之門生生化化衆妙之門是謂天地根萬象之本綿綿若存左右逢原這是本來面目之爲用之不勤周行不殆綿亘古今不消用力

陳碧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大人以太虛爲空谷以造化爲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而深實

又能毋養故曰是謂玄牝或谷俞天地神
喻大道令說者以山谷響應爲喻不其小
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
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
乎如是則實然芃養物受其賜也故曰玄

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
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
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
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
死也若觸情躭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

去則何道之可存哉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太虛造化萬類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且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爲其根本故曰是謂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於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

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䰡䰡者
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爲牝也根
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
所從往來也且上言谷神不死昔勸人養
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

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
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
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
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爲生入
無竅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其谷之

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
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
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淸靜虛空綿綿
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也鍊形則呼吸

太和導接血氣飮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
使其支節通暢而不勤勞也此方可與天
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謝圖南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經曰谷
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天地有之人亦有

之陳希夷曰山自天之上而墜故觀艮畫則知山自天來人之首象天頂曰崑崙鼻曰山根神藏其間是曰谷神一身之主宰也實未嘗死玄牝者指乾坤二元而言乾爲首坤爲腹二元之氣升降往來在乾曰玄在坤曰牝玄牝即二元之氣二元即谷神之主也邵康節詩云一物元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正謂此爾門則指兩鼻也天地清寧之氣自人之鼻而入流布身中乾首坤腹胥此養之故謂之根是氣之

入綿綿不絕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不
必勞力也故曰用之不勤或者過於閉其
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嘗論之太極肇
分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此三才之道也首
爲天腹爲地心居其中吾身之三才也康

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
綸心居首腹之中以彌綸上下使玄牝升
降精神往來吾身可以常存矣存養既深
體認既熟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者可

識矣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微三者可想矣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三者可存矣反觀內察天地與我相似其曰谷神不死老氏豈欺我哉

林鬳齋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

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范應元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猶言虛靈也不死猶言無極也玄牝言其生物

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虛靈無極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字傅奕云幽而通也司馬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

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闢一闔往來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

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開闔不忒生育無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無根之根也玄牝之門無門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無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生生無窮以為本無孰主此身以為本有

竟居何所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

薛庸齋曰谷神不死至是謂天地根谷者神所居神者形所載以形養氣以氣含神

不死之道也神本無死賦于形而有死雖死而未嘗死也谷神因玄牝不死天地以玄牝爲根玄牝者内焉而藏精外焉而調息一開一闔一呼一吸呼則至於深根吸則至於固蔕於是有神人焉離斗輾歷天

廷騎日月披雲霧騰騰乎會歸于大有之室亦猶姑射山有神人居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謂息似有若無用之要不至勤勞爾

休休庵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虛明謂之谷靈妙謂之神虛明靈妙無窮謂之不死即玄牝也玄者大道也牝者母也一氣生於虛明之中然後分清濁立天地故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道無為一氣運行不絕是謂綿綿若存應時應機利生濟

物不勞而辦故云不勤虛明靈妙在人曰心心爲萬法王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玄機妙用任運無窮隨緣應感不勞而辦悟明者不言而知巳

褚伯秀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人能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則隨感而應應巳無迹生尚不知死乎何有玄謂道妙難測牝乃化育之地其爲用也妙萬物而能生生是之謂不死此發明虛心養神之道借天地造化爲言

始於虛心而任化終於無心而化自己出
凡物之生本莫不由斯故稱門焉莊子云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於無有以易言即
太極以人言即性初乃一化之所待萬理
衆甫之都會也人人具足而放不知求則

谷非其谷神不自神如天地萬物何夫形
者生之舍氣者生之元神者生之制三者
住而生道昌身中玄牝見矣綿綿守而無
失若存恍惚之間則亦何勤之有此章語
簡意深猶孟子論浩然之氣在人充養而

後見通身是道悟者自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前輩議方外談道多詳其精而略其麤有上達而無下學混元置此章於美惡賢貨橐籥之後亦該貫而無間但語極玄奧學者憚其高遠而不敢即今不揆淺陋借於影外描影云谷神猶無極玄牝猶太極綿綿法太極之氤氳布化而生道不息也谷神言其體玄牝言其化綿綿言其用人能反求諸身則自己天地之根不言而喻今世之養生家其論亦以谷神玄牝為主

但泥於形質取諸心腎上下口鼻呼吸之間此皆後天之土苴耳至於天地根萬物宗者皆遺而弗究何足以明谷神之妙哉按列子稱黃帝書云乃全載此章蓋古有此語混元亦述而不作之意

許大 二十九

牛妙傳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養也神者上藥三品中之一也玄牝者鼻之左右孔也故大修行人有胎息法從外玄牝通內玄牝導引太和真氣注想丹田久而行之則其身長存故云不死也玉清胎元

內養經云胎元妙道以外玄牝合內玄牝以外真神補內真氣聚集天之萬寶我胎之元精使神生於胎氣戀於神心君潛御氣息調勻綿綿若存而不息用之不窮而見功谷神不死合我真宗此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玄牝之說有內有外外則前已釋過內則乃口口相傳之機不記文字所以張平叔悟真篇有曰玄牝者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三焦非膀胱非丹田然則審何所耶又曰玄真玄牝真

牝玄牝都來共一竅然此奧與理不遇明師
終是難知愚嘗讀道藏修行論有曰玄牝
者居二腎之間號稱神室乃神明所會之
府精氣交感之區人之命門故稱天地根
蓋人身號小天地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言胎息導引之法不緊不緩若存若亡
之間任其鼻息綿綿來往不待驅而使之
故云用之不勤也玉帝心印經云上藥三
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
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通靈出入玄

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蔕深根人各有精精極成神神合有氣氣合體眞神依氣生精依氣盈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三品一理妙不可聽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化寒瓊此之謂也

楊智仁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者天谷元神也鴻濛始判先有此神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生神之來則生神之去則死然生亦未嘗生也死亦未嘗死也爲陰陽之主爲萬靈之尊淵淵浩浩日月不得

此則不能耀明五行不得此則不能發生萬物不得此則不能長育其不死者玄牝也玄爲真陽牝爲真陰上通於天下蟠於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在丹爲真鉛汞在易爲坎離在象爲龍虎人能修之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炁薫蒸而無寒暑純陽流注而無死生是謂玄牝之功也且門者乃日月之門戶也非心腎非口鼻非泥丸非臍下非臍中一寸二分圓如環者非夾脊雙關非心上一穴非閉炁

而行之若執此則謬之甚矣何不返觀天
地之根乎易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
通者神也玄牝之門也動而未形之閒者
幾也天地之根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
微故幽誠幾曰聖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喻清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老氏一
書治國愛民修心養性服氣鍊神精粗畢
舉本末兼該此章大槩主於修養當合儒
道之書而互相發明之自儒家之說言之
谷者虛也神者虛中之神也自道家之說

言之谷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元神
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
神泥丸宮是也神存則生神去則死谷神
之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陽神爲玄陰息
爲牝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爲一而入
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黄
帝陰符經曰口通五臟出者重濁之氣屬
陰謂之地根鼻通六腑出者輕清之氣屬
陽謂之天根口鼻二者陽神陰息往來之
門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聖人運用

此氣於升降之頃存鍊此氣於呼吸之間綿綿續續勿令間斷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未嘗至於勤勞迫促故曰用之不勤儒道之書其歸一揆列子全引此章指為黃帝曰則老氏之言似有所自或人謂人身中自有一竅非口鼻也非心腎也非穀道也其要未易言俟與談玄者商之

胥六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取其虛神言不測不死謂常存也言虛谷之中其

中有神陰陽不測古今常存故曰谷神不死以其不死是以謂之玄牝玄遠也牝生也謂自古以來不知其幾億萬年深遠難測其生生之理無有窮盡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通出也根本也謂玄

牝之門天地由茲而出萬物由茲而生乃天地萬物之根本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微而不絶言玄牝之體也不勤者玄牝之功用也謂玄牝之門自古迄今微而不絶雖視之不見其生生之妙用顯若存

焉耳曷嘗見其有辭勞乎此章從首至末
只是一谷神聖人鋪舒如此奇哉噫此一
谷神人自生至老須臾不可離者其容狀
功能與此更無毫分差忒信之者不勞餘
力領解將去若生擬議鷂子已過新羅

李是從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者谷乃空虛也天地大谷也
山澤小谷也神乃靈性神在空虛藉氣而
響山澤無情呼之應鳴我神非形賴氣而
聲不死者常存不亡也玄靈心也牝意氣

也心用未發而入不知曰玄氣化未成而事不見曰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用捨出入放去收來之門道從此一氣而生天地萬物入從此一心而生出用在萬事機發所由之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繼續不斷常存不亡也施用徐緩勿可動勞傷損神氣也

柴元皋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不死常惺惺也萬念動底根本物欲昏了時便見虛時便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乾

闢坤闔出入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眞人
息以踵不勤也常人息以喉勤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不勤之用也
非乾坤易之門邪
蘇轍靜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以
養氣爲言者河上公張冲應皆以玄牝爲
鼻口鼻口爲呼吸出納之門根元也言鼻
口乃通天地元氣所從往來綿綿不絶其
微妙若無又若存氣得眞養則用之不勞
餘力自然長生久視至唐明皇方以谷之

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無神老子書中取谷爲喻不一也曰曠兮其若谷曰谷得一以盈曰爲天下谷曰江海所能爲百谷王皆以其能下也惟此特曰谷神不死曰綿綿若存從其不死若存而求之則能下不足以盡之必知明皇應聲出響爲義方可盡不死若存之意夫影響一也影之寫形日月水火也若夫聲之出響發於野則散觸乎山則窒惟聲出於空谷則能出響於無而若有神然後知其不死若存者

真爲不妄黃帝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谷之能神信可推矣當其空也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觸斯應此其不死而若存之神也玄者妙也牝者應而不倡谷之蘊響待聲是不倡也苟聲不感則響之應終不出聲出則響應神妙如此是謂天地根天地生於太極太極本於無無能生有有生於無響能應聲即無能生有不謂之天地根而何故前章言

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根與始一也綿綿者前響已絶後聲再嚮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谷神不亡若用而愈有以勞如實不動動以其虛以其無虛能生實無能生有非神而何若夫養氣之説又是人推廣以爲言也

吴環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環中吴埈曰老子一書中寓僊意魂常養魄不耗散而水火交其説甚異愚聞之師曰谷神先天一氣神氣歸虛玄牝念頭動處假神

托用非口鼻也玄陽也牝陰也真陰真陽也莊子云萬物莫不有生而莫知其根有乎出而莫知其門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金丹大藥其要不出乎精神魂魄意神火也精水也乃真一之精魂木也魄

金也意土也五行非土不成潔意以養氣養氣以凝精凝精以姤神四象和合打成一片工夫純熟專氣致柔久則凝結綿綿若存不可間斷用之不勤晝夜一致自然之理古僊隱顯其言體之為陰陽擬之為

鉛汞喻之爲日月𡤺之爲男女比之爲龍
虎曰震兌曰坎離曰金砂甲庚丙壬戊己
水火君臣子母嬰兒姹女刀圭金木温養
主賓浮沉沐浴生殺刑德戰鬬圓缺抽添
文武炎涼進退斤兩等語皆玄牝上事故
立象以寓言欲人之自得也只可身上討
不可身外求豈不聞虛靜先生神御氣氣
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之旨乎今學道者
雖識藥材無下手處既知下手不識法度
於玄牝上茫然莫知神者生之本形者神

之舍神全則氣全氣全則精全精全則形全形全則神旺神旺則氣靈氣靈則神徹始與道爲一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公讀書豈不曉物交物之際毎膠擾於旦晝夜寐之時視聽言動之間又復來往

於耳目心思之所不及此古昔上仙屏棄利欲超出物表雖是剛毅壁立萬仞然後能之茍神不能御氣氣不能固形既不能安其居又自毀壞其宅欲求一得永得之妙難矣子聞師語心悟神會笑而不言師

索酒滿泛歌楚詞一章道可受兮不可傳
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
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若虛以待之兮
無爲之先一揖而去予因暇日吟三頌以
自警未必邪魔果若重來向伸前說癡夢

謝仙舉火本同心楊子江頭看一閑獨運
之時正好看霏霏霏霏霏霏不爲難自有青銅
三二百時時澆善語喉乾雨不雨風不風
無疑無慮笑烘烘團欒看取丹砂地獨自
開來獨自封又一詩云下手莫教遲金丹

有甚疑一團和氣定火候謹差池四象纔
和合靈機自可窺欲知真妙處孤月照潭
時月屋刋石潭所註道德經援借易附此
章于谷神章後悟真先生詩曰莫怪天機
都漏泄爲緣學者太迷蒙呵呵
本一庵居士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
虛而有形谷而神則有而無也玄深而無
體玄而牝則無而有也有而無所以不死
無而有所以能生此亦形道之體也推其
出之自曰門厚其生之本曰根首章言天

地萬物而此不言萬物者有天地則有萬
物根者所以生生不窮則物在其中矣人
能體道於身綿綿若存則谷神玄牝亦將
在我而道不可勝用矣綿綿無而非無若
存有而非有不勤不勞也若曰取之左右

逢其原爲耳老子之意大抵推本道妙於
天天地萬物之初反之於身體而存之孟
子之過化存神谷神近之釋氏之真空妙
有玄牝近之綿綿若存則釋氏之無作止
任滅孟子之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

焉者也

拾遺秉文曰此章言道無爲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上公曰玄牝爲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諸子旁證　列子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石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段有兩說有以谷神爲谷虛之生響若有神者此以理言也有以谷神爲天谷之神謂吾身之神居於天谷中者此以氣言也雖若兩說其實一也何則虛中之神此道也天谷中之神亦此道也虛谷之神與吾身之神同

出於道安有異哉玄牝二字有以牝爲物之所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之者故以玄言蓋因列子之引黃帝書謂此爲天地之能生生者言之也有以玄牝爲吾身之玄牝者即修養家所指者是知以理言之則空

谷之有響斯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聲之出者常在是蓋能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若以吾身之神居天谷者言之則天谷之神所以不死者以玄牝有以生之也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二說不同以理言之則程泰之說是也若以吾身之玄牝言之則有以人之二腎爲玄牝者有以二腎之間爲玄牝者有以口鼻爲玄牝者有以鼻二竅爲玄牝者要之二腎之間之說近之口鼻乃玄牝出入之門通乎天地之氣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理言之則綿綿若存者天地之氣生生不已未嘗間斷綿綿不絕以其不絕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不見其迹故曰若存用之

不勤者用之不勞也若以人身之玄牝言之則玄牝之門天地之氣往來乎鼻息之間使之綿綿不絕存若不存息微氣定則上通天谷下通玄牝而谷神常不死矣用之不勤者常寬舒而不當急迫勤勞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讃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讚一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長地久章

考異　河上公作韜光章趙實菴作生生不生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爲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義將欲勸勤此行

杜光庭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

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以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所歸矣

張沖應曰韜藏也亦養也謂韜養其晦然

運其道不發見其光明於外則其道有成此章引天地及聖人不自生以成身其説深有奥旨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考異河上公嚴君平本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

河上公曰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天地所以能長至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望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已者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爲長外其身薄己而後

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
若赤子故身常存非以其無私邪聖人爲
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
爭故能成其私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己也
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輔嗣曰天長地久至不自生自生則與
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至成其
私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
成其私也

唐明皇曰天長地久標天地長久者欲明

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蹤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禀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蹤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群材而皆資禀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身則人
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故身存跡是
以聖人傚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
先與人百姓欣賴爲下所仰故身先也不
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
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
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
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
成其私也跡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
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

先存之私乎
杜先庭曰天長地久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氣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為象象虛也積塊為形形實也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都主人之例也立

題發問自答之以顯其事爾爲前句既問
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運元和沖
用之氣生育群品群品得生天地不恃其
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其功則功細
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廣功大

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君理國當法
天行化任物無爲衆庶熙熙自臻平泰理
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徇欲之功神
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祚長遠身壽
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久也是以聖

人至而身存理國不矜貴以有爲不勞人
以自奉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
不有其位也其死無謚不名其功也其實
不聚其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

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世之衰也其
君則不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
以奉其已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
外身後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
頭之裘罷一臺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

代名光竹帛乎修身之士不嗜榮爵外其身也不爲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遠乎哉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爲天下之先故能處人之上不爲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長所以億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廟安寧于此之爲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爲私故成比光大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明

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逐
欲成就此大私也靈寳經云居世之人貪
歡逐欲前樂後苦何哉極其逸樂而墜於
三塗也學道之士絶利忘名寒栖鍊行終
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
天也

宋道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穹窿
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
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川澤
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

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萬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天運乎上地處乎

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爲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爲三靈者有元妙之神然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者亦天地而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

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枉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隂陽之和外生死遺禍福而神未甞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運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古俗之間人將自正物我爲一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其効歟非以其無

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王介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者言其遠也久者言其恒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任萬物之所生既任萬物之所生乃能長生萬物而無生之累也又曰於天言長於地言久則重於久可知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

聖人無我也有我則與物構而物我相引矣萬物敵我也吾不與之敵故後之外其身而身存萬物莫不累我也吾不與之累故外之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字說韓非曰自營爲私背公爲私夫自營者未有能成其私者也故其字爲自營而不周之形故老子曰夫非以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私從禾從厶厶自營也厶不能不自營然自營而不害於利物則無態於私矣

蘇穎濱曰天長地久天地雖大而不離於
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
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
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天地所
以能長至成其私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

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
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
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
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
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

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吕吉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上外其身而身存

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陸農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故曰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者天地之合也屈已而已以之先忘我而我之以存故曰聖人至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

私非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然而屈己而易忘

王元澤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惟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

爭乃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己而與衆敵則
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外其身而身存有
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惟超然自喪不
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非以其無私即故
能成其私聖人無私未甞有我故也使計
而爲之則私孰甚焉
劉巨濟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地變
之和也物物我生也矣不能不衰以敝惟
不我其生爲以成理造物則能長生矣天
積氣也以遠爲幸故言長地積塊也以固

爲幸故言久不言久生者以長久之故也積氣積塊雖理無不壞有存焉知天地之有壞遂以長久者爲妄者觀有而已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則身猶之不自生也身生身存猶之長生也

後身謂屈己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己則人下之故先忘我故以外其身爲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

之爲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前章
言天地根故次以長久
劉驥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無爲
以之清故能確然而常運地無爲以之寧
故能隤然而常處皆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若有心於自生則智有所不周力有所
不及烏能長且久也人處天地之中與天
地分一氣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
久者以其有爲有欲而貪生太厚故也是
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爲外其身而不

敢有欲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人皆取先已
獨取後是謂後其身也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也後其身
而不先外其身而不有芒然彷徨乎塵垢
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墮尒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
而先不期存而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聖人之後其身外其身以濡弱謙下
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次之以上
善若水

趙實庵曰初示因有三一舉天地長生之理天長地久道因象顯而不知其終火以薪傳而不知其盡物生而有象道與之俱生而生生者未嘗生火傳而爲明薪化而火隱焉昭昭者未嘗昧故前章示各神不

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其致不死之理在不勤故也繼之天地長久取其徵也二明本無心生於物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一系既分兩儀奠位雖有高卑之間同乎得一之靈以天得一固自長

也以地得一固自久也長之與久義同一體天何以長言地何以久言盖天以氣言故言長也地以形言故言久也清氣升而上有形而同乎無形也蒼蒼者其正色邪濁氣降而下有氣而不能逃形也廣大者

其自任邪然天地者道之所生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天地以無形者爲之父母無形則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原天地之本以虛受性以性化虛此從有入無也以虛化氣以氣生形此從無入有也所謂得一者眞

元也其元者一氣也以其能長且久者二氣交合不失於常也故能生生而不窮苟以交合變化爲無動無靜則天有時而裂地有時而發當其一闔一闢一動一靜運日月以分晝夜變温涼而定寒暑凡以綿綿若存故列子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是其有節也非虛極而運神靜篤而專氣其能與道同流乎天以氣運故穹窿而在上地以形處故磅礴而在下此天地自然之位也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闢此天

地自然之德也以萬物爲芻狗此天地自
然之公也以應物爲槖籥此天地自然之
理也然天以運言則運居乎中而六氣爲
之用動者未甞不靜焉地以處言則隤然
不動而含洪爲之德靜者未甞不動焉然
天地之所專者專乎氣而未甞專乎物氣
專則物自遂矣夫何容心哉道法自然天
地亦爾故生者自生化者自化萬物植植
吾且生而不有之萬事總總吾且爲而不
恃之茲所以爲長時生化之道也故曰天

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能者指人而對天地也何以知其然邪天地無爲而無不爲無能與不能有能與不能者指人也謂天地能者不自有其生故長生謂人有不能者認物爲己有故喪生所以天地能長且久也又何以言且乎夫形之大者莫大於天地壽之永者孰過於乾坤且者且而已然天地雖大以道觀之未離乎形有形者不能以長存有數者不能以固久大劫之交必歸變壞然而未

壞者特曰且而已夫不壞者天地之性形虧者天地之數觀乎杞國之憂答者未及于此三故無終窮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仙經曰形以道立神以空生盖人之生與天地同得一氣而人不能與天地長存者

守之不得其道也天地自然還丹以鉛龍汞虎卯酉隱藏上升下降天陽地陰兩至之所歸坤艮之所會行之有度運之有時坤巽行乎天乾艮歷乎地乃自然還返也故天長而地久夫人者一體之中五藏之

内上法天地中合六氣無不合乎此道也所失之由在乎不能專氣以自御守氣以自持行氣以合道終日馳逐妄境㦄趨之不正則氣亡矣焉能與天地同爲長生邪黄庭曰氣亡液漏非已形是使人内不失其氣外不失其形形以化神神以化道則形不失道氣不失神二明忘已而顯德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前二句先以天地得長生之道在乎不自生不自生者專氣而不專物一專氣則静定静定則能應神不勞而

用有餘也天地生化之道如斯而已太上欲顯聖人後身之義先明天地而繼之聖人是以字牒前故也夫智徹爲明天下不見其智而見其明位極而尊天下不知其尊而見其位聖人於此每每藏其明而隱

其智賤其位而卑其身則明者不爲物所蔽尊者不爲卑所逾如是則智愈遠而明愈博位愈固而身愈安此持後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若夫處物之先以謂天下莫我及尊我之身以謂

天下莫我逾則爭者起而爲敵矣賤者僭而逾尊矣位且不固身亦危然此太上欲聖人明謙下之義使天下莫先焉此存身之道也孔子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謙下者禮也又曰君使臣以禮亦足以鋤驕人之色也然則此義初以天地長存往不生後以聖人久於其道在謙遜先言後其身是不敢爲天下先後言外其身不私於已也聖人處已臨物舍此而不可非徒治已道由此而寧亦可以致長生符天地之妙

用矣後結成其志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御注曰自營爲私非以其無私邪即聖人之成能爾以後其身而先其身外其身而存其身是也私者機也機者微也事謀於心則微微顯於用則機機微者心之私也私出於事始事成而爲公私之爲用在心謀之以成在身身顯而後公名立焉言聖人我欲成聖道不以我身而先人此私也動容周旋不失謙遜之禮人反推之以爲先也是用後而取先豈不私邪至

於外身而身存夫不外其身則置身於可
欲之地欲勝則害生害生則傷身今外其
身者是欲其身而不欲於物然後能存其
身存其身者是以身爲私也至於身無所
害而得長存乃爲公也夫聖人之所行不
當言私而以私者原其初不敢正言之故
曰邪邪者疑似之也經所以指聖人之私
謂非以其無私邪勿謂聖人無私以私故
能成公故之字謂以後身外身而成私許
由不受無爲之名後其身也許由得其私

鮑叔有分財之義外其身也鮑叔成其公然天地之私者又在乎不自有其生而孰知道者為之公歟
邵若愚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江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稟道為生化之主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効之處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以世利

皆爲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爲物累而能
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
無私耶傚天地爲而無爲故能成其私
王志然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道貫
四大者也四大中得道而大者莫大乎天

地聖人爲而夫得一以清穹窿而位乎上
以乾爲體剛健中正萬物資始確然而常
運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
以易矣地得一以寧磅礴而位乎下以坤
爲貞柔天厚載萬物資生隤然而常處莊

子曰地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簡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乾則天之象坤則地之象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天得之所以長清地得之所以久寧天地旣得夫至簡至易之道故歷浩劫以長存亘萬世而無壞而老子所謂天長地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欲以聖人況天地然天地能長且久蓋本之於真一自然之妙氣與道同體故能覆載萬物

長養萬物成就萬物斡化四時運量無窮以至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初不容心功成自去未嘗自有其功及其生也亦未嘗知其所以生之者而聖人體天地造化而位乎中達而為三才辨而為二極交而為三靈俯視天下而無兩心常以百姓心為心而百姓仰視聖人而無二道常以聖人道為道天下無為而自治聖人累不得已而臨涖天下是以後其身未嘗先人而身自先外其身未嘗先物

而天下樂推而不厭詩所謂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也於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然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是亦天地之功未全也以人觀之天地能長且久固不可得而擬議以道觀之天地之長久如此亦猶瞬息之間耳是以聖人亦不世出之才藏大有爲之用至公無私謙以自牧遊心於世俗吉凶與民同患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是果有私也耶果無私

也耶莊子曰無為無形如無私焉有情有信如有私焉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學者其謂如何哉

黃茂材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不長生乎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其身者所以處世也外其身者所以體

道也今有人焉早遜康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與天地合德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夭已獨壽豈非能成其私乎

程泰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後章謂人之能長生久視者以其得年而永也若天地之長生則豈長年之謂哉易曰生生之謂易本有是生而易又生之是謂生生

也以類推之生叉生者生大業凡曰生者皆謂能增益其所無也天地不自生而能長出此生者即列子謂生生者不生不生者其道不可窮也正以數暢此語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之能生萬物者本常有而出之耳而未甞自入於生也蒼蒼然隤然能使萬不同之種類受其氣以爲形而天地也者萬古無所增加是故所有者無損而已得者不壞也夫是以能生天下之生而無有窮已也列子又曰生之

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甞終形之所形
者實矣而形形者未甞有則又推此理而
竟之者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後章固甞
明言此理而曰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則
後其身而身先者皆其自損而致益者也
亦其不爭而人莫能與爭者也此理所出
即天地之不自生而能久長其生者也外
其身而身存人之自愛其身無貴賤賢愚

一也然愛之而無其道則欲益反損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謂其重之營養而不惜犯死也又曰益生曰祥謂其役有涯之智而務生之所無以爲也若夫生生而失於厚有生而求以益生二者之於

愛身可謂不遺餘力矣然從營養而推之可以犯死從益生而推之可以致禍正惟不知致曲之理而求以直遂焉耳若夫聖人之存身則有道矣知生之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故棄世事而使之無累從無累

而得正平正平平之道不偏倚不健羨而莊
子達生之論明矣夫天下之不至於傷生上
之不至於益生則向所謂來不可卻者不
於我乎舍而將安往則其能外此身者乃
其所以致存也老子深明道奥凡其話莫
非形而上者既不容一見遽曉而又不肯
直辭徑達故常寫其真於言内而藏其意
於言外有類後世之設隱也非鶩世也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提耳諄諄愈無益
也他皆倣此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下之理槩乎衆則爲公偏於己則爲私不必侵人以自利乃始以爲私也處其身於人後外其身如無有不自私其身者也自後而人先之若無意焉而生理自存則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詹秋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韜光章言韜晦所以養明而延其光也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私於大德曰生乃能長生是以聖人體法天地自後其身而身居先自外其身而身固存此非以其

不自私乃能私於吾身乎皆韜光不自矜眩而然也

張沖應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清能蓋而長存地厚能載而久固何也蓋天長存而不自生其天則天忘其爲天之象而能蓋之道常默運而不盈天自然而長存矣地久固而不自生其地則地忘其爲地之形而能載之道常默運而不息地自然而久固矣所謂不自生者謂道自生於我默運無窮而我不求其所自生故天以

無象而成象地以無形而成形則天地之所以長久也聖人者世之成道者也知夫天地之所以長久故以身運道不以道爲身尊乎人而不尊乎己則人尊而已自尊厚諸人而不厚諸己則人厚而已自厚自卑自薄而乃先乎其人存乎其身韜晦不自生之功也晦而行之若出乎無私反而觀之成就乎我則日之所以者實私乎我矣學道者要當反推其韜晦之妙

白玉蟾曰天長地久湛然無爲天地所以

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是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爭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天地天地即我

廖粹然曰天長地久神生於形形能成神形神合同綿延不絕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形神同仙以其不自生形不得神不生神不得形不成故能長生故能更相生更

相成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以聖人主人會事吾亦如然後其身而身先謙尊而光外其身而身存退藏於密如雞抱卵非以其無私耶本自無心任百情得故能成其私公事辦則私事辦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陳碧虛曰天長地久標也天以氣象廣覆今古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問也以其不自生釋也

故能長生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誡也是以聖人

至而身存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

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毋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博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知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已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

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
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曰非
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謝圖南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之高
也地之厚也生乎太極至乎無極可謂長

且久矣所以然者天地以生物爲心未嘗
自生此所以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至而身
存聖人法天地以生養萬民爲心後其身
不自爲也而身常先外其身不自有也而
身常存此所以可與天地並立也非以其

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是無私也而日月星辰繫焉華嶽河海載焉非能成其私乎聖人不爲已是無私也而國家天下安焉宗廟社稷享焉非能成其私乎至公一理不可磨滅是乃長久之道天地聖人皆不外此盖嘗論之天下之理惟公而已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奉無私以勞天下經曰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然則天地聖人皆以至公一理並立域中所以長久而不窮也後世剥下以奉上

瘠人而肥已暴秦鞭笞六合而混一宇内殄隋并吞群盗而奄有中原可謂得志矣然不再傳而亡宗廟不保社稷丘墟則公之與私其得失亦可見矣

林鬳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歳猶一日也聖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内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

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文高似一層

范應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無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謙

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無爭不與物爲敵而物莫能害之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謂聖人謙下無爭非以其無私邪此言其實無私也而人自然尊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無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

薛庸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形數既具成壞便分天地豈長久者耶所以能

長久者以其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也謙尊而先卑而不可踰後其身而身先也不以死生富貴累其心則神全外其身而身行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卷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休休菴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有相之物難逃成住壞空四劫惟天地所以能長久者非自生也一氣發而現二儀真氣運行無始無終故能長生聖人者天地位後始現有相之身三才顯而世界成矣身

先者靈明真性在太極前而有已外其身而身存者人能建立世界而不滯著謂之物外身世界有壞真性無壞非以其無私邪真性異於物故善能成其私

褚伯秀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粤自渾沌肇分輕清上浮重濁下墜有無道器相依而立亘古今而生化不息所以長久孰使之然以其不自生故也自生則私已而不能生物惡能長生聖人所以後身外身者不過去私徇公效天法地以養民育

物而已凡謙卑處下不敢為先辭功讓能退身曲全皆後身之謂而天下樂推之不得不先焉凡菲食蓬居守真志我覺夢生死土木形骸皆外身之謂而賢於貴生不得不存焉夫君子為善分所當盡豈有求而然天之佑善亦無一毫私意以類而從如谷答響聖人體天無私法道生育唯恐一物失所是以天相神佑諸福畢集以人事觀似成其私而實出天之至公其得福慶亦無愧矣君子得慶豈巳榮哉移以福

斯民廣天地之大德而已苟爲善而懷一毫私利之心則非真善其末流趨乎惡者有之可不謹其始

牛妙傳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夫天者積陽而成其能職覆亘古不磨故云長也地者積陰而成其能職載歷劫不壞故云久也然其既長且久者夫何故盖天地不自以爲能長久所以長久不自以爲能長生所以長生也列子曰有生不生不生者能生生生者不能不生故常生常生者

無時不生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
也非是謂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者
謙謙君子也夫何故哉孔子不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之說邪
不敢居先而後其身者非謙謙君子之謂

歟老君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孔
子亦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昔壺丘子林
謂列子曰子知持後則可以知持身矣列
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矣古人
以你稱若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

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也非是之說耶外其身而身存夫身者乃天地之委形也故道包四大而德備五常稱物中之最靈善貴其身者置功名於度外存

天理於胷中則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也若逞其才能邀其功名則不免爲身之患古人有言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象以牙喪身熏以芳自焚莊子曰功成者隳名遂者虧孰能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同

老君曰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壽命長此之謂也今世俗君子多免身棄生豈不悲哉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蓋言聖人後外其身之事非所謂出於無心也迫至身先身存以成夫聖人之政者實由心私操履而然也所以稱故能成其私也夫無私者謂無爲也成其私者有爲也且天下之事未有不行而至不爲而成也無爲者聖人之體也有爲者聖人之用也體用兩全方成聖人之道豈可偏執無私

而礙成其私邪若人而無私則土木偶人奚以異也老子曰若說無心即是道無心猶隔一重山此葢言知體而不知用也揚智仁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之虛極故長地之厚載故久以其不自生者

因日月旋轉而生故能長生天不運轉日月不明地若枯竭萬物不生夫人之身本性曰天元命曰地若性命兩全依法修之可以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是以君子謙讓卑退而後其身人皆敬之而身先也能修

身外之身能知神中之神性中之性道中之道者乃能外其身而得長存者也聖人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無私而自厚成其私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心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喻清中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以

一元之氣運於亭毒之表無間斷無止息
故曰長地以隤然之形厚載萬物而常存
無虧欠無傾倚故曰久而其所以長久者
何哉以其生物而不自爲功也萬物不能
自生必資天地以生之天地不以生物爲
功而與萬物俱生是生萬物者天地也與
萬物俱生者天地之所以生生也生曰長
生言長則久在其中矣天地之心公溥之
心也聖人體天地公溥之心身在天地後
心在天地先後其身而身先也不自有其

有所以全其有外其身而身存也豈非無
私而後能若是邪無私公溥也天下惟無
私者爲能成其私天命之人歸之不期然
而自然雖私也實公也
胥六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長地
久此一章之大旨以下乃注釋之義然以
其不自生推之謂天地能長且久者以其
不自謀生自然得其長久使天地有心謀
其生焉能得其長久歟是以聖人至而身
存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者法天地不自生

執謙持後故天下推尊爲先也外其身者聖人知身非我有不以生生之厚淡漠虛靜物莫之傷身自外之其非用意外之也是故得其身存矣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得其身先身存者由其法天地不自生而致之非以私意爲而得之也是故能成其身先身存之私耳

柴元皐曰天長地久不變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久惟盡覆載之職而已賦形肖貌縱其自然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薄已厚

人人自尊之舍己利物不爲物盜非以其無私至其私忘我之私心遂物之私望此聖人所以合天地長久之道也

蘇敬靜曰天長地久至成其私亘古今言長久者莫知天地然豈知天長地久者太極之道實生之而天地不自生若使其與萬物同生則亦一物耳安能長生天地惟立於萬物之表而不與物競故能長生聖人知其然每先天下後其身每內天下而外其身先天下如民之飢則我不敢厭飫

求先飽如民之寒則我不敢重襲求先暖
內天下則親之若父子而不敢踈待之若
兄弟而不敢外聖人雖後其身而天下必
先之雖外其身而天下必存之即天地之
不自生而能長久其生也聖人後其身外

其身不敢私於為己也而民之待聖人必
欲先其身必欲存其身聖人固欲後而民
固先之聖人固欲外而民固存之非成其
私耶以此知不自私者乃所以能成其私
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
成物者即所以成巳世之人物我異見故
汲汲然欲成其私然自私者卒未見其益
而無私者適所以自成理固然也今夫天
地之於物風散雨潤鼓之以雷霆烜之以
日月凡以生物而已而運行往來其機不
息乃所以為長久也聖人之治損上益下
舍己從人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未有仁
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利孰大焉人知乎
此亦可擴無我之見弘大公之心矣

石潭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段解者不同古以為天地之所以長生者謂天地之長且久如人之長

生久視也近世解者則以為生物之生謂天地但生物而不自生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也然以後段推之則二說各有所長所謂後其身外其身則是生物之生所謂身先身存則長生久視之生以其無私言則

是生物之生以成其私言則是長生久視
之生今一以貫之則所謂不自生者乃生
物之生長生二字則是長生久視之生雖
造化不可以生死之生言然其長存即長
生也以是評之則老子之意正謂天地生

物而無己私所以長存人能無私己以求
生則亦能常存耳雖然老子之教正欲長
生今乃為是言何哉大抵此言與後卷出
生入死章相貫蓋人之求生每每揠苗助
長反致傷生所謂動之死地也惟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如上谷神章之所指則雖不
孜孜以求生為事而自能長生耳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讚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讚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上善若水章

考異　河上公作易性章趙實庵作柔順利正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若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

杜光庭曰夫水之爲德也柔弱平和居順

處下隨時壅決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為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為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為喻以勸修道

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銷之德故無尤過之事

張沖應曰此性乃人既長所為之性也人禀天地炁生本來未有不善自生而長為情所亂則五欲動而性多不善矣故人所

以遺道陷身而不知反此章盖勉夫人改易其長而所爲之性不致於縱則進於真道矣

其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考異而不爭一作又不爭處衆人一作居衆人故幾於道一道下有矣字政善治一作正又作政善理

河上公曰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在天爲霧露在地

為泉源也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
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水性幾與
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草木之上即
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
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仁萬物得水以生

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
其情也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
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
應期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壅之則止
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

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王輔嗣曰上善若水至衆人之所惡人惡

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

地至故無尤言水皆應於此道也

唐明皇曰上善若水將明至人上善之功

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䟽上善標人也若

水者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

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

合法喻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䟽水性

甘深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

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循坎與之安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跡利物明其弘益不爭

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之三能唯聖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居善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流下跡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

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
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心善淵用心深靜
亦如水之泉渟也䟽至人之心善於安靜
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
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與善仁施與
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䟽至仁
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
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言善信發言
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䟽上善
之人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

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政善理從政

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也䟽

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

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

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事善能於事

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

物䟽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

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如彼水性決之

爲川壅之爲地浮舟涵虛無所不爲是善

能也動善時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

之春泮冬凝矣踈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
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
時消息故云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
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
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踈尤過也至

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
流類靡委順若斯曾不違逆於物故無尤
過之地矣

杜光庭曰上善若水上善之士體道修心
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

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鄰故舉水爲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爲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樓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爲喻以道爲法以上士爲能行之人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甘者水之味也深者水之體也水爲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爲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

同也道亦爲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爲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則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而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柔弱者水之德也德

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爲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

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二能也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汙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爲勝故爲三能也故幾於道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跡謙光則神仙可冀矣居善地此明處下樂卑爲安國存身之

道也天之清浮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心善淵此明澄靜清虛爲潔已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與善仁此明潤澤品物爲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言善信此明信實無欺爲真常審諦之教也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政善理此明真正化物爲華凡成聖之法也正容悟

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數稱溪工之道文侯以爲溪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爲人也

真人貌而天虚緣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
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
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
儀心冥于道物覩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
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事善能此

明因機任物為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
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且廣且
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
得其職可以無為而理臻乎泰寧矣動善
時此明出處從時為守道保生之誡泮散

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沍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唯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爲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

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擾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興師海内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

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
懲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
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
爭之本塞爲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
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
爲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
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
任性自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
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
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兹上善

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宋遵君曰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

水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流爲江河聚爲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

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
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居善地行於地中
流而不盈心善淵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
遠與善仁兼愛無私施而無擇言善信避
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政善治汙

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自然無容心焉故
無不治事善能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
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
是乎動善時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

括宜在隨時而已夫惟不爭故無尤聖人體道則治身爲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爲之者其易耶易之者皥天不宜夫無爲而寡過者易有爲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爲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王介甫曰上善若水善者可以繼道而未

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水善利至
故幾於道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
生然水之性至柔而弱故曰不爭衆入好
高而惡卑而水處衆人之所惡也居善地
居善地下也心善淵淵靜也與善仁施而
不求報也言善信萬折必東也政善治至
柔勝天下之至剛事善能適方則方適圓
則圓動善時春則泮也冬則凝也
蘇穎濵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動善時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

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
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有善而不免於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
無尤

呂吉甫曰上善若水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
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
善之爲善也故若水焉水善利至故幾於
道葢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而上善亦然則未足以爲道幾於道矣居

善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心善淵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注然而不滿酌然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政善治其泒為川谷其委為瀆海足以政則善治事善能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動善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夫唯不爭故無無尤要之出不爭而以

居地爲本故曰夫惟不爭則天下莫與之
爭先
王元澤曰上善若水水者五行之首方出
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
近道蓋離道道則善名立上善若水物理自
然水善利至故幾於道人有心心爲火火
騰上而明故好爭惟志心體道能離物而
無心勝物也居善地趨下而流心善淵深
靜而平内明而晦政善治任理而不任情
積柔而蒙重大事善能惟變所適故無不

能動善時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亦不失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水體一而物莫能遏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爲德則不能成其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劉仲平曰上善若水離無入有處惡不爭而與物爲利水之用於此爲近上善者有心體此而名已立故於水爲若而已矣與善仁至政善治然水之爲物未嘗有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

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動善時德性體乎水而盡乎在我之善者善者善也是以居善安其地心善存乎淵與善均其仁言善行其信事善施其能動善隨其時雜說動善時蓋因時而動動之善也而書亦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詩美南仲薄伐西戎而言嘤嘤草蟲趯趯阜螽者以其動而則應也自非因時而動孰能至於此乎劉巨濟曰上善若水易曰繼道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故

也善不有其善爲上善如上德之善水善
利至故幾於道道生一一生水則亦以水
近道故也水以潤爲德之謂利善時之謂
不爭就下之謂處惡善加於人而不伐猶
之利物而不爭也自處以下猶之處衆人

之所惡也道亦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而水如之水如道則上善如水矣此所
以近道也居善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
下爲地在善得之水地故曰居善地心善
淵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

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善
以教人爲與水以利物爲仁在善則得水
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爲言水以行
險不失於信在水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
信政善治善以正已物正爲政水以激揚

清濁爲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
事善能善以和同爲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爲
能在善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也動善時水
以冬凝春泮爲時在善得水之時故曰動善
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言上善當如水以不

爭爲善也以不爭爲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爲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前章言聖人後身外身之事而六善不爭故次之以六善劉驥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曰繼道者善也莊子亦曰離道以善皆言自道以降莫近於善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至柔弱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者自處以下也心善淵者以靜則明也與善仁者利物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者行險而不失信也決

之則流壅之則止政善治也盈科而進萬折必東事善能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動善時也兼此七善而不與物爭故無尤此其所以幾於道唯道集虛而水就下自然無盈滿之累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趙實庵曰初舉喻二一柔順繼道上善若水前章言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明天地與聖人以私而成公也夫能以私而成公則善探天人之機無所往而不適焉茲上善也故次之曰上善若水夫仁善為

元義善爲藏禮善爲嘉信善爲穀智善爲淑各有其善而未盡善也惟水之德通具七善所謂智周萬物故稱爲上善者與善事事也事事則有備此其所以爲盡善也故上善若水御注引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益又見上善之義也二正指水德水善利至故幾於道前以善而譬水此正言水之善五行以金生水金所生處水繼體而前包是不離其母也然水生於坎坎位居子

黃宮育氣乃正位也所包之地乃應神在己也洪範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自木生精一也神在於精神應次二三陽生於水水下而風上三陰生于風風上而水下陰陽合德交神應用雖曰一陰一陽一風

一水而其所自天一爲元故水者上蒸而爲雲雲化而爲雨百物滋水而生水之利利天下也故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又者一言不能盡其善故再言之也不爭者水之性柔也柔則順順則不逆於物則無所

不通孟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之則達皆柔之所致也然水之性就下人之情好上好上者惡下惡下者衆人之情就下者處卑處卑者上善之德夫不能處卑則好爭好爭則先人先人則不能外身外身則能謙處是義猶牒前也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幾近也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知繼道者莫如善然道大故似不肖天下不敢臣微乎不可摶萬物無足擬惟水

之卑下乃能幾之次舉七德七一申合德居善地二水與土同包及其分也土靜而水動土性克水水泛濫則土爲之隄防土爰稼穡水灌漑則土以之成功初同一氣則兄弟也旣分其胎則夫妻也蓋不克則不生一六合則水乃生成也故水於地而行則水之利在地也地卑也水下也水土同德不可以須臾離二者所以合德合德則反其本矣異夫道不同不相爲謀者矣故地平者平水土則知水之居善其地也

御注曰居於地中流而不盈二澄明爲體心善淵夫有性者有心無情者無心水無情也焉得有心經所以言心者以人之心而況之水也夫心者道也道生於心心寂法滅故淵乎其虛不可得而見及乎心動神生道散爲物鳥能盡其用邪淵淵深也亦曰淵虛也心之虛故有善淵之理焉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莊子曰淵而虛靜而明其水之心乎夫不動則清莫撓則平眉鬚於是乎燭焉重濁在下清明在上衆

止於是乎止焉此皆善淵之義也三溢生爲德與善仁有心者與之不偏無心者施之則平水之不仁也而仁之至矣水無擇也而德之流行易曰坎有孚惟心亨以一陽居二陰之中苟不能進德修業以離乎險且何以見其至誠而不已方其在坎也一陽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本於生物復則止矣方復而止以向於生夫兼愛者聖人之心也不體乎道未免覺覺而爲仁量乎譯若焦豈若時雨降天之謂

乎所以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若夫水之仁與道同德兼愛無私施而無擇也庸有不被乎故曰與善仁四中有所主言善信根荄者物之本也性命者道所生也本其所自來因其所常性其於理也有所不

違矣夫五行以水主智土主信水何以信言邪觀乎復以七日來復氣傳中孚中孚信也坎居復卦得自中孚言主信也太玄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中水准中孚中陽氣潛明於黄宫信無不在乎中盖先天

之靈者妙乎一氣肇萬緒之端者始乎智源信得智以不二於言智行信而不失於物智不主信在事也遲豫而悔生信非智行在性也則鬱勃而留滯所以蘊中爲性形外爲事至言去言大信不約故首尾可

信非庳虛無因而大受者也則知言者非信而行之則失其本矣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謂是故也五循理而行政善治大道以理性爲主政事在文學之先自有天地以來君臨萬方者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

化民者也三皇以神化道五帝以仁同天
而天下言治又孰知其本柔如水與物無
迕而成其化彼有自立其德以亂大常者
蓋不知治本豈免困吝歟夫水之性趨乎
卑濕行乎地中萬折而注東避礙而通海
此水之理也而政之本人情者如之以灌
以溉動植待之以生以雨以露枯槁資之
以潤此水之功也政之原民生者如之滌
除穢汙而易之以潔受納衆汙而易之以
清者水之德也政之善格民俗者如之隄

可以緒而江河不可犯防可以止而湍急不可禦者水之勢也政以柔道勝天下如之源泉混混其流浩浩愈汲而愈清彌出而彌新者水之本也政以日新化天下者如之水有是數者政皆兼而有之然其爲善治明矣嗚呼莫非水也波波而非惡湛湛而非美雖浪而不失其爲良淨之而非止作之而非起濤而不失其爲壽太上以謂上善若水取諸此矣而聖人體以爲治豈私智哉六隨器方圓事善能無爲而寡

過者易有爲而無患者難天下之事未有靜而不動者也方其動也而應之使適當莫匪聰明睿智者爲能斷焉水之性自天一發源涓流不息及乎盈科而後進放于四海觀其在二陰之中則能處險一陽居中則心亨雖陽而處陰雖陷而出險未離乎險流而不盈習而出之其用大矣然未嘗與物爭因地而爲曲直曲不爲枉而直不爲肆因器而爲方圓方不剸裁而圓無定體應萬物之變而不失其爲常適時之

用而不失乎信實無能也而無不能也上善之功尤見乎此七流結有常動善時天下之事君子觀之以爲進退在乎一出一處也出以其時則聖人作而萬物覩處以其道潛龍巽而憂悶違當出而處卷而懷之者失乎不仁當處而出勉而行之則失乎不智知進退之道不失其時動斯得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夫水之動也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在一體則内陽而外陰於春冬則有動而有靜故順以動

者應乎豫之時則善也明以動者應乎豐之時則善也險以動者應乎解之時則善也剛以動者應乎大壯之時則善也昔之入藏器於身則欲待時進德修業則欲及時修身慎行則欲俟時明於適來則欲安時晦入宴息則欲隨時以時之所運天且弗違至於善養生者則迫而後應能交合者則進退有時苟若在世而不知出處修真而不識浮沉且何以達善時之義哉後結成二一總結柔順夫唯不爭水之性禀

乎柔弱水之德善乎不爭不爭之利見乎七事其治身也則不以剛勝人其處身也適足以柔自守若可犯也狎而侮之則溺若可汙也濁而辱之則忍侮者自溺濁而徐清終莫能勝其柔也豈可以水之勢就下而爲衆人之所惡曾不知居於下而用於上豈可以水之性柔弱而爲強者之所勝曾不知積於柔而用之則剛方其養也而循涓及夫洶湧也而莫制不爭之道鮮能用之二無人道之患故無尤剛強凌弱

衆暴寡皆以強自取也至於柔道以順動
人亦無疵焉
邵若愚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衆人好爭
老子以不爭爲上善喻若水謂水無心欲
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

水之德故幾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
爲不爭以無心爲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
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與無
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
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

時夫唯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矣
王志然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而五行之變
化大矣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謂
之五常在身謂之五臟施諸色謂之五彩
施諸樂謂之五音舌嗜之謂五味鼻嗅之
謂五香各極其用謂之五材相生相殺更
旺更廢而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而不辭功用難名故幾於道者唯水能
然何也以其水之性能柔能剛能圓能方

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融爲川流凝爲氷霜
聚爲江河散爲雲霧萬彙資之以生萬寶
得之以成源泉混混資焉不匱天一始生
離道未遠既標上善之名萬物芸芸孰善
於此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其不爭善勝如此若夫行流散
徙不擇地而安平中准而用納汙受垢滿
而不溢此所謂居善地者也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止則靜靜
則明反本歸源太沖莫勝此其所謂心善

淵也兼愛無私智周莫及以仁為恩不亦自小此其所謂與善仁者也正言若反淡乎無味不期而會不約而至此其所謂言善信者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人舍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此其所謂政善治者也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絕巧棄利民利百倍隨時舉事事無不濟此其所謂事善能者也春泮冬凝時之使然因地為利勢之使然壅之則止決之則流使民以時動合其宜此所謂動

善時者也居善必能安而處心善必能淵而靜與善必能仁而施言善必能信而立政善必能治而定事善必欲盡其能動善必欲隨其時此聖人所以體之行之以治天下國家憂則與民同其憂樂則與民同其樂無為而寡欲者易有為而無尤者難苟能兼善若水之利上善水之性澤及萬世而不知所以利之為利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

黄茂材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有上善

下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者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其小善七居善地者瀦而爲澤心善淵者靜可以鑒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比七者能其上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泰之曰上善若水至而不爭凡天下可以利人之事我得擅而爲之則與我配對

者必有所奪我之奪彼之失也彼我立而
爭始於此矣水之德不求利人而亦不辭
於爲利者也能烹能漑能濯能載時其可
而始爲之故利出於此而害不移於彼無
所爭也上善者善之又善者也處衆人至
幾於道道之未動也爲無其既出而行乎
萬有之上也爲虛虛之遇事而發見也爲
不肯自滿而濡弱卑下也濡弱卑下也者
固未爲道然能沖而用之不入於盈則是
能致其虛而善向於無者也此其趨道爲

差近也夫天下亦有知謙弱之益者矣而私心未克驕夸好勝纍以上人則安肯屈折耐辱以行謙弱之道也惟水也善下而不爭納汙而不辭以方人事則凡濮辱可恥者皆能忍而容之故雖未得爲道而中

虛無我正求道者之要路也居善地居者其所止聚之處也窪下之爲居則大國下流是也故曰善地心善淵未嘗不動而深靜停平者乃其心也與善仁施予所及莫非潤澤言善信人之於事有當言而不言

者有當大而少貶者有當淺而張之者皆
非其當然而然者也水之停積者無聲而
世以淵嘿命之則夫遇激而有聲者其言
也大激則大鳴小激則小鳴每遇皆然是
之謂信政善治政者正彼之不正者也一

經滌濯外垢去本質見是其治也事善能
中準之平內景之明其能之遇事而見者
也動善時遇拔固止而盈科則不辭於進
值寒則凝而凍解則亦遂順下而逝善當
其可者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應而不倡行

其所無事利雖及物而非奪之於人故所
爲而莫或害之則上之七善不獨水之才
力也已既不爭而人莫之尤則其上善亦
易以遂也論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
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
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
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
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徳五也與此

之不爭無尤著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鬭且戰也彼已四對兩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

退聽之謂也有得乎道者則不然矣知雄守雌是能爲而能不爲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爲天下先則安得有爭也哉蓋列子嘗言常勝常不勝之道矣

曰古之言强先不已者者至於若已而殆矣夫若已而殆是好勝而必遇其敵者也會必至於不勝也又曰言柔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是不與之爭而彼自無所與爭也此其勝所以可必也用此理也推而極之則雖兩陳相加已戰而勝猶得謂之不爭也主柔以待須其可斃而後從而乘之則皆名爲不爭此所以爲常勝之道也雖然此之謂常勝者主我而言也利則進不利則姑自保已是重於獨善而輕於爲人

者也其在老語雖其深妙者亦常先存此身不殆之理乃肯出身而任事不然則否蓋古之爲是學者必已多矣故晨門之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荷蕢者亦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此二子者非無憂世之意而度天下莫與已合則舍之而聽其自然爾凡此類疑皆治道家語而不肯任事者也乃若孔子之規模則不然矣既聞荷蕢之語則自歎曰果哉末之難矣夫愛一身而忘天下此豈孔

子不能哉盖重於救世寧有不可即而即之未有可即而不即者也此五就五去與夫七十二聘者皆能任天下於其身者也故夫老氏之見雖不失爲道而孔子之所忍也若揆之其身則重於爲巳者禍辱決不能及也故削迹伐木老氏之所不遭也

詹秋圃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性章欲以吾性而易利物之水性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然水利萬物而水溢水涸亦害物惟善處衆人之所惡則幾近

於道何則人善處身於卑土而居心善淵深而靜與博施以仁立言善主以信善治本乎正善能辦乎事善動順乎時無非兼利物我而安便所以天下自無怨尤且人性本善上善何取於水此又不易之易而持以類求之耳

張沖應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之為性卑下而柔順也探之而虛視之而明運之於天則為雨為露運之於地則為江為河動者以之而浮植者以之而生汙者以之

而潔剛者以之而柔萬物藉之以有成也是以萬物歸之咸被其澤而無此可入彼不可入之爭辯也衆人者謂世之衆人孰不歸尊而視卑恃持剛而侮柔殊不知夫水之所以卑下而柔順其中有妙用存焉

此無物不爲水之所制也人生而長所爲之性有如水之性則爲上善之人矣故其妙幾微而日進於道凡見之所居則潤澤滂流而居善地矣運之於心則虛明沉深而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物因以成而與

善仁矣發之於言則真實不妄而言善信矣用以正人則彼非此是自然明白而正善治矣用以處事則方圓曲直泛應而當而事善能矣晨昏晝夜升降消息不耗不爲動有其時矣七善既備默運於中惡性易而善性生斯不校於人亦無所尤於人則進於其道深矣斯曰夫唯不爭故無尤

白玉蟾曰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爲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

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真實正善治無往不正事善能無為無所不為動善時與時偕行夫唯不爭方寸不競故無尤亦不以為福也

廖粹然曰上善若水大道妙用如水之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柔弱故任人所為處衆人之所惡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道體故幾於道可謂真常居善地故能處平心善淵方寸澄澈常能清淨與善仁利濟一

切言善信謂能中正正善治常主公平事善能清淨道炁動善時行止有節夫唯不爭任人所使何嘗逆人故無尤終無怨憾人若如之故能成道也

陳碧虛曰上善若水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夫水能方圓疑釋深淺浮沉順道逕虛咸有其理唯聖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水善利萬物至

故幾於道此三能之近道也夫水性平靜
散潤一切故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壐
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
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皆高趨下壅之則
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
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
卑受濁處惡不亂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
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
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
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

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爲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即無一之一也水一者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也故曰幾於

道也居善地至動善時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

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姸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

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
六善也聖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
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
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夫唯不爭
故無尤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

夫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
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
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
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

謝圖南曰上善若水至幾於道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此曰上善其至者夫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則以水喩善皆取其能下者人惟能下所以衆善歸之水惟能下所以衆流歸之其趨一也水能滋利萬物而不爭其利利物而不自利者也衆人之所惡者卑汙窪下之地而水樂處之行乎自然無所決擇故可幾及於道此雖言水其實爲善人言之也居善地至故無尤高下不擇地故居善於地澄清

不可撓故心善於淵隨取隨足故與善於仁不平則鳴故言善於信可鑒妍醜故正善於治載沉載浮故事善於能流行不息故動善於時利若是其廣功若是其大而未甞與物有爭焉又何尤慼之有此雖言

水之善而實言人之善也善也水也無非道之所存也盖甞論之天一生水水爲五行之宗尊莫尊於水矣水行地中水爲萬物之利大莫大於水矣尊而不居其尊大而不有其大此所以爲善而不爭也所以

不爭而無尤也善人之爲善也友一鄉之
善以爲未足友一國之善猶以爲未足友
天下之善則可以爲上善矣而方宣善與
人同若決江河善世不伐同流合汙不矜
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則人之善則水之

善也水之善即道之善也道在吾身反而
求之育德於蒙泉通氣於咸澤而收功於
既濟未濟之水火終焉則善在吾身水在
吾身吾善用之可與斯道同其久矣不然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林鬳齋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甞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

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言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多ノ說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范應元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幾近也水之爲物得天一之氣無定形而靡不通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

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
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
惟謙卦有吉而無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
之人如水之性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
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
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
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
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故無尤居善
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
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

治者德惟無私事善能者無所不適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爭是以無過而全德盡善也

薛庸齋曰上善若水至動善時上善之士性明而德清故若水也雨露滋養源泉灌漑利萬物也流濕潤下停汙止坎處衆人之所惡也水生天一道自無一故言其近也界而爲國之寶決而爲國之利善地也鑑於止水測之益深善淵也滋榮萬物爲而不恃善仁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信

也穢汙以滌之高下以平之善治也在盤則方在盂則圓善能也冬則凝然春則融然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故不爭既不爭復何尤之有

休休菴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道之至德謂之上善喻之若水水能利益萬物而不與物爭功無我也水能就下是謂處眾人之所惡水無心而有德故幾於道幾者近也抱道有至德者動靜一如居善地也量包無外心善淵也博施濟眾而不矜與善

仁也出語可法言善信也道德之化風行草偃政善治也無爲妙用不勞而辦事善能也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動善時也種種任道物我無爭夫唯不爭故無過尤矣褚伯秀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人能利物不爭謙卑處下皆行之善者上善則善中之最積久而成猶云上德上仁之類夫天一生水五行之首離無入有之始從氣化形之初有形若無不可持捉儲積既久勢莫禦焉人之積小善而成上善理亦若此

水之善利不爭納汙藏垢世間何物得以及之衆人所惡者穢汙下濕水則逶迤曲就而不辭又於其中洗滌淘澄化爲清淨此所以爲善善之上而近於道也居善地所處而安心善淵志存深靜與善仁施恩不悋言善信不與行違政善治庶務畢理事善能通乎適宜動善時應機而發槩敘上善利物條目或指爲水之七善牽強求合若然則經之宜云水若上善矣言有宗事有君觀者當求立言本意以衆善論之不

爭爲善之上所以成衆善也外而物無慾尤內而已無過咎入道之要莫先乎此牛妙傳曰上善若水至萬物而不爭夫善而又善故謂之上善云若水者謂天下之至善莫若水也且萬物之生皆從陰濕而生故云水善利萬物也夫水之性去留隨機不擇好惡器之大小方圓盛之俱得其旨任天下取與未嘗相拒故云不爭也然則人之性善者亦猶水焉其能隨方逐圓辭高就下海涵川納不與世爭亦猶水之

性在天地閒無往而不入矣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衆人之所惡者惡居下流且天下萬物之生皆沖而上之水之德不好居高惟能處下昔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其水之爲德也然則何謂幾於道耶夫幾者近也道者淵也蓋水之用在世閒猶道之在天下無物而不被霑霈無往而不被潤澤故云幾於道也雖云水之性無

有不下然人之性亦無有不善孟子曰人
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惡得而不幾於道哉
居善地謂水之爲德其有七善居五行之
首爲百谷之王不決之不行不盈科不進
地稍峻則無回瀾既倒之說地稍高則有

川流不息之義惟平穩處方停注故云居
善地也心善淵心者謂水之中也如江海
之中淵源浩渺攬之不濁澄之愈清其能
容納百川靡所不載隨形見影鑑物無私
故云心善淵也與善仁仁者生生不息之

謂也蓋水之德周流不息運化無窮泛地載形浮天浴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其德可並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故云與善仁也言善信言其水之爲德不約而信古人稱大信不約是也觀其爲用則有東海中去西海中來往來循環未嘗愆忒如尾閭泄水之運上流銀漢下至海隅一年一周靡有失於信也故云言善信也政善治夫水之爲德其能泛十洲於物外浮六合於寰中幾更變於桑田屢遷移於島嶼洪纖兼

納淨穢靡遺稱天下之至柔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故云政善治也事善能謂水之為用柔而能剛弱而能強霈澤群生霑濡九有周流天地貫穿堅剛轉陸為沉鑽崖透石移高作下汰濁留清乾坤資運載之功動植荷潤溼之賜故云事善能也動善時蓋水之為用無時不流無時不動古人稱流水不腐豈不善耶經稱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如海水之潮必待時而至如人水

火之濟亦待時而動也故云動善時也人唯不爭故無尤夫唯語助尤悔吝也此言水之德不與物爭故無悔吝也昔子貢問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似乎德似道似勇似怯似正似察似志似善化水之德有若此者是故君子必觀焉由是之言何悔尤之有哉

楊智仁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謂抱道君子其性若水善濟人民善利萬物撓之而不濁澄之而不清性能就下而傲上盛之

斗則方盛之盂則圓江河因斯而長五行因斯而立化書云水實可以下溺者故幾於道能長養萬物居善地深而空明心善淵萬物得水而生與善仁影照其形不失其情言善信清且平順政善治能方能圓能曲能直事善能夏散冬凝動善時夫唯不爭其道淵深故無尤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也

喻清中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曰潤下

處至卑至濕之地衆人之所惡也水無情之物也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上善之人實似之上善者上德至善之人也按舊說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何謂三能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亢旱地無水則枯竭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舍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命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凡人之情而惡居下流水則處卑就濕令物潔鮮自納汙穢故曰處衆人

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天一生水一者道也道一者即無一之一水一者爲有一之一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何謂七善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慈惠及衆不間邇遐如水膏潤普霑群物無有限止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

之言誠慤不移與物符契如海潮應候晝夜盈虛不差時刻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平心待物自然順從無有不治如水清平善定高下妍醜自別物無遁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各當其材如水柔性方圓長短惟器是適無施不可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與世推移出處應機不滯於物如水之動隨時變遷冬凝夏液不爽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凡物之不平

者取決於水而爭心息又何尤焉觀水有術可謂善於形容矣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据邑必修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止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溪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此似其盛而不求溉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此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必觀焉古人有取於水良有以

也夫

胥六虛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言夫有道者謂之上善上善者謂其善無以加唯水可喻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利潤萬物而不爭舍高趨下而自若不爭者謂無大小高下之二天下之人出幽谷遷喬木乃其所喜舍其高趨於下乃其所惡水獨居之是故近於道故曰幾於道居善地至動善時水固幾於道聖人則之又推而擴之以明夫有道者之善略言有七居善地

謂有道之士平險方圓所遇皆適若水之居善地也鑒照萬象湛然不擾若水之心善淵也懷抱慈愛親疎平施若水之與善仁也至誠內修號令外發若水之言善信也操守公平賞罰善惡若水之政善治也利濟日用爲而不辭若水之事善能也否泰有數行藏無必若水之動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尤罪過也夫唯有道之士若水之善也而不與物爭故天下亦無可責其過矣

柴元臯曰上善若水水德無以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澤潤而就下處衆人之所惡凡有纖惡皆從而潔之故幾於道去道幾微之間居善地止坎就下心善淵澄湛鑒照與善仁濟物利用言善信潮候及時政善治平則無聲事善能灌溉有功動善時春生秋涸夫惟不爭故無尤以善為體以不爭為用故每用無過

蘇敬靜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矣此章老子之意只在不爭上善者世間第一最善

之理也譬之物莫如水萬物皆以得水而生是善利萬物而水何嘗爭言利邪人惡居下流惟水流濕處衆人所惡之地而不嫌人能如水有濟世潤澤之利而無好高慕遠之心則爲上善亦幾近於有道矣有

道之士如之何能與水同爲善哉所居必就下如水濟物存心必淵靜如水渟涵所與必博施濟衆如水灌溉枯槁立信必務信實如水衝激必作聲爲治必有修理如水順流下處處事必任才能如水湍流迅

快動必善識時如水夏漲秋涸此七者皆如水之善矣而未如水之善也水之上善其在不爭言利乎夫惟不爭故亦無怨尤此即禹惟不矜天下莫與禹爭能禹惟不伐天下莫與禹爭功非天下之上善而何

老氏之學莫切於不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是謂不爭之德曰天道不爭而善勝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與此不爭無尤者凡六心聲之發自不能掩凡渫辱可恥皆能忍而

容之是能爲而能不爲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爲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宜其爲上善也

本一菴居士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無善之可名至矣有善之可名而若水之安行乎自然則善之上也夫能利萬物則有功有功則必爭有功而不爭難矣然且居衆人之所惡不以爲浼豈不又難乎曰幾於道者次於至道無名也居也心也與也言

也政也事也動也七者人事也善地者水之高下因地也善淵者水之靜深不撓也善仁者水之利澤無窮也善信者水之行止不欺也善治者水之洗滌無滯也善能者水之能流能勝也善時者水之時盈時

涸也人之七事兼水之七善而又持之以水之不爭然後爲善若有七善而一不能去一爭能無尤乎

石潭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

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喻人之善也水善利萬物物得水而無不生也不爭者水雖有利於萬物而未嘗與物爲競也處衆人之所惡者水性潤下人則惡居下也惟其不爭而居人所惡之下故近於道人能居善地如水之能濟物心善淵如水之止而不波言善信如潮之應候不失其期政善治如水之鑒物高下姸醜無有遺形事善能如水之於器方圓曲直隨其

所適動善時如水之春盈秋涸不爽其節是皆各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者所以未嘗有一毫之愆尤也此章自居善地以下本謂人之上善與水相似若但於水求之則於所謂言所謂政不通矣上文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是言水之善也居善地等七善是以人之善如水之善者言也其大意則在於不爭而已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讃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讚三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持而盈之章

考異　河上公作運夷章趙實菴作觀退爲進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憍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鋭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

杜光庭曰前章舉水爲喻顯明修學之行

此以持盈爲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張沖應曰夷者謂太空虛明而無采色人不可得而窺之也人之運通雖如太空虛明益使夫人不得而窺之則藏其神而不害其身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考異嚴遵楊孚王弼並同古本

河上公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鋭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怜賤而反驕恣然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生

王輔嗣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

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衂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唐明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

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揣而鋭之不可長保揣度也鋭銛利也揣摩鋭利進取榮名富貴必憍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䟽揣量度也鋭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鋭欲心以撖人慾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久持也䟽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雞亦爲儀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

冠之憂以其貫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
也富貴而憍自遺其咎此明銳不可揣憍
由心生故咎非他與也䟽富則人求之故
便欺物貴則人下也故好凌人憍奢至而
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憍獲咎憍自心生

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
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䟽此舉戒
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
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

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之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杜光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滿盈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厄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

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得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其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弊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患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名德之輿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而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

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後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也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篇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爲犧之用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志不及雞矣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爲寶我以

不貪爲寳我若取玉俱喪寳矣不如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詞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

盜之人思奪之矣富貴而憍自遺其咎財多曰富故人求之位高曰貴故人下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諺曰富貴不與憍奢期憍奢自至憍奢不戒淩侮於人人以報之禍將及矣

遺與也咎非外來由自己憍慢致之爾故
云憍自心之生也若能貴而不危富而不
溢人無咨怨災害不興安國修身斯為至
矣憍矜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禦災除
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功既成矣名既遂
矣而不知退者鮮不及禍夫何故哉寵則
有辱盛則有衰亢極則悔高鳥盡而良弓
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
而脫禍大夫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
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則秋

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絶粒以優游踈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而臨億兆之人光宅萬方廓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宋道君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鋭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有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

物之情而鋭於近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

患乎故曰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爲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者

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虧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王介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抱持其器之盈者必易覆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摩其物之銳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

守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貴不期於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夫聖人功既成名既遂則身退之者矣此乃天之道也夫天之道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書又曰謙受益滿招損之謂也

蘇穎濱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

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哉

呂吉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滿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

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
鋭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
道而已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
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
法天之道之謂也
王元澤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而盈之
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
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而鋭之不

可長保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持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聖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可應不窮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寶外物而守

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外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筭乎四者皆以有物與爲驕者何異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寒暑相推物極則反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

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詔以爲已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惟聖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㝠然不知其在彼耶在我耶然則豈持盈以爲慎揣鋭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巨濟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巳言方持而滿之求必富者也滿而能虛則何所事持

有不勝持則覆矣故曰不如其已已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言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銳而能銳則何所事度有不勝度則數矣不可長保非謂可以幸保謂雖得之必失之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申不如其已之義堂奧足以藏金玉而守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申不可長保之義富貴則慢生慢生則過生以驕與人則以名自與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利人曰功聞譽施

身曰名功譬則富貴之實也名譽則富貴之華也功欲就名欲達夫富貴功名聖賢之不免然而不傾敗其苟滿非以其時得也其利入非以揣得也而又能虛守之不驕保之則身退是已盖據功成名遂之基衆人以此進而聖賢以此退則非體天道者能若斯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天之道也前章言上善若水則可以處富貴故次以此篇章也

劉驥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以其貪生之厚惑於有爲以
要近功不知自然之妙用執持以致其盈
盈則虧矣故不如其已揣度以成其銳銳
則挫矣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累於物也
累於物則欲之者多故莫之能守富貴而
驕害於德也害於德則攻之者衆故自遺
其咎聖人處富貴之極而無盈滿之累者
以其功成名遂而身退也豈持其盈而揣
其銳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功成者退天
之道也聖人法天之道所以難進而易退

捨諸人而求諸己故次之以載營魄
趙寶菴曰初四不居四一非至虛之道持
而盈之不如其已一身不難治大道不難
窮不難者在乎識心而已心者本無也始
也因愛而生身四大之所聚五蘊之所集

血氣依倚百體互成皆因妄念而有也今
既識心百骸九竅六臟骸而存焉吾誰與
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以心執妄惑則生
焉以心識虛妄自破矣聖人知其然則曰
我既有身身已是妄外物儻來我忘外物

身與外物二者兼忘誠忘之中天光內發不知物之忘我我之忘物虛室生白道自來矣烏覩所謂持盈者耶持盈則有物也有物則去道遠矣經持而盈之盈則器之滿也持則手之用也無中取有以實充虛傾之則不忍執之則不忘其行也步步不能揚塵其坐也身不敢側視勞神苦心在於一器物未有損身已焦勞妄計偏執有如此者蓋不以身觀之身本無身物焉所寄我自忘我物奚為焉舉其親者疎者可知

能已之者是名解脫二銛利自傷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性欲靜不靜則吉凶悔吝生氣欲平不平則憤怒愛欲起敵物之心必務求勝不動則不獲欲其獲則靜者起而為爭矣不利則不入欲其利則平者銳而致銛矣傷廉而得豈能保乎蓋知靜者則息爭不爭則與物無傷和平則自寧自寧則與神為守不以利累形不以養傷身批大卻導大窾與一世而得淡漠之中此古人存生之德也豈可覬覦小利狎狼貪

見利而忘身貪權而取竭坐取危亡之道哉不知此者如彼晁錯削諸侯之地國未富而身亡鄧艾起東吳之征議未及而先死皆貌之傷也可不戒哉三非性固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善求道者求諸己善守德者得所得不求道則無以爲德不立德則無以明道顛沛於是造次於是則外物不可得而入也道德既亡所保在外山節藻梲峻宇雕墻非金玉以實之則不稱其善矣金玉者純陽之精也世世所寶焉凡得

此以爲富者非可久之道也徒能潤屋而不能潤身能致盜而不足致福故好利爲膏肓之疾致富爲豪縱之由儻來之寄何所必哉四君子戒輕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而終不言貴蓋

富則貴可致矣莊子曰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能致富貴亦隨之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雖欲不驕其可得邪勢使之焉爾若能於富貴而先之以禮施之以仁行之以義雖富貴亦何足以累德邪有良

貴者勝之矣驕所以害德害德者能免於患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彼范氏之儻見辱於丘開而終以自沮虞氏因腐鼠而中俠客誤以致傷斯皆素有驕人之色者也後番其退一大名無久居功成名遂聖人之於事每每思之至也當其有大物而持盈之持終日戒不如無物而不戒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無為者易有為者難有為不免智慮先焉智慮所出焉能

與物無敵焉敵則求勝我勝則彼敗矣揣而銳之是豈長保之策邪於金玉而不累心處富貴而不驕物皆人之難能者也是有之不若無之爲之不若已之二體天而行身退天之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天爲徒者功成名遂耶退矣彼曰烏得而累邪

邵若愚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昃之憂不如其已則無太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

也揣而銳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其咎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王志然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制之形器之内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持而守之常恐其自盈自盈必有傾覆之禍所以古人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雖盱戰競唯

懼失所以修省之方禮義廉恥四維之常居其實不居其華毋處其厚不處其薄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美至矣哉其本在此其末在彼執古之道未嘗不貴其謙要其極致戒之在溢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持盈不如保盈揣鋭不如挫鋭揣者度物之情鋭者入物之利鋭不可利利不傷物孟子所謂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此其所宜揣而

挫之不宜揣而鋭之者也其進鋭其退必速其可長保乎亦其義也外物不可必人或認爲己有故聖人引而闢之且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金與玉是人之所貴茍知積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與是亦與大盗積者也至有横一己之私卒世無厭忘性命本源之養反害乎身死而弗覺者多矣何愚之甚老子特言之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所以達人知富貴果不足以全吾生不拘一世之利爲己私分不王天下爲

處顯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霄壤異分小大由之而身貴富之地而心泊然未嘗以一物芥蔕胷次雖金玉滿堂未嘗驕吝動與吉會何咎之有有身之患固亦大矣視履考詳所貴無咎既無咎則凶悔

吝何自有焉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無悔乎功名苟遂而或自驕自恃自矜自伐天下孰不與之爭功者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天無私唯德是輔天地

陰陽造化萬物四時行焉歲功成焉功成者去天何言哉人能體此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故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學者其敢不勉之哉

黄茂材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金玉滿堂至自

遺其咎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也貴己而賤物故已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致於禍宜乎老氏以爲戒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曰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

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程泰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名富貴極其分量是之謂盈盈盈之上不可復加則有覆溢而已耳與其兢兢執持引而上之求致其極何如泯滅此念留餘地以舒盈溢也故曰不如其已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以祿位不盈爲念則進取惟恐其或鈍故先事揣度有見焉則銳於有爲人之趨

操及此者豈不或遂然揣在我中在彼億
而屢中其中者幸也中雖屢屢而有不可屢
者存焉是不可必而強必之者也奈之何
欲以其毎揣而幸中者之爲常也故曰不
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貨財已

聚不能保而有之者以滿而驕驕而敗也
察盈虛之相襲棄功名而不有是與天爲
徒者也不驕不足以言之論四時之運成
功者退此即老子之謂天道也然世人聞
之如不聞者利成功之可居而不見虛盈

之實理也齊景公顧戀國邑之富以死為悲晏子笑之曰使古而無死則太公威公常守之君將被簑笠於壠畝何暇念死乎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而至於君也而獨流涕是不仁也夫其為此言也是推四時之運迹相盈虛者而致之生死得喪者也故列子極論生化之相催也曰生者不得不生化者不得不化又言損盈成虧之相對也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夫化者不得不化為方生者之無以生

也此之盈成若無取於彼而彼必虧損者
不彼之損此將何所資藉以致其盈成也
由此言之迭去迭處正老氏之論謂功成
名遂而身當必退者也且夫功名者職業
之有成者也富貴者爵禄之所聚焉者也

合天下論之一世之爵禄固有定數則職
業之託乎人亦不出乎此世世之人也若使
有才有智者常得而專之則師師藹藹者
將無地以受其來也故方來者至而已成
者退正四時之不容不相代謝者也是以

道家之於天下其初固不肯輕任人責而其終亦不肯久居成功也如張良園綺之徒至能下視蕭韓之禍辱而竊笑焉則皆有見於此者也若夫上之而爲聖人則又大矣曰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進退存亡自不失正則又非畏盛滿而求安全者可得而匹矣

詹秋圃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運夷章運用也夷平也持而極於盈溢揣而極於尖鋭金玉廣積而滿堂富貴奢靡而自

驕皆非平夷之道皆取禍敗之由安平亦在運之而已是必功已成名已遂而身即勇退揆之天道本如是不可知進而不知退也

張洊應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日盈則昃月盈則虧暴雨則不可以終日也天道猶此而況人乎人知夫天道惡盈而持謙挫銳而勿長故所持諸已者盈矣則疾爲自止之思而每進貪財位以取傷神害身之禍所揣諸人者銳矣則速爲挫銳之

思而勿長惡害人以招報怨陷身之危忘盈而不知止則金玉滿堂適為召害莫能守矣富貴驕縱揣而銳之適遺咎矣此石崇所以不能守金玉以受刑張華所以不能保富貴以王法形分神散精烝何劫復聚人身難得因此不還皆盈銳之失耳故佐天下而有功立此身而有名世皆奇之矣又當反其奇易生怪信易生疑樂易生悲退其身以避之此陰陽升降之道也故曰天之道

白玉蟾曰持而盈之無久無餘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爲不可長保謹而勿失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裕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潛心勿用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咎之有功成名遂

月到天心處風涼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有餘地

廖粹然曰持而盈之爲道之人不能自滿莫如其已莫若守己自有長策揣而銳之不得妄起念頭須要一刀兩段不可長保

免致後患金玉滿堂不貴外財惟愛自寶
莫之能守若能保守豈不妙哉富貴而驕
不貪奢華榮華自至自遺其咎我若無爲
何咎之有功成名遂以道守己水到渠成
不得執著身退退藏於密天之道乃合天
道自然而然從前到家人不曾擡一步
陳碧虛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
止也夫執持盈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
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其
休止也此垂誡也嚴君平本作殖而盈之

謂積其財寶也揣而鋭之不可長保揣度
也又治也鋭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
而貪趣富貴殊不揣度妄情思治憍恣禍
患之來不可長保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
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
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
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
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
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反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堂徒爲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富貴而驕自遺其

咎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
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怨殃咎必來非自
與而何嚴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
與神若氷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
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

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
之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
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
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
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

大位而允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結義也

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謝圖南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甚哉滿

盈之念一毫不可萌也易一盈而四損一謙而四益天地人鬼之心亦可見矣持者持守其在內者也揣者揣摩其在外者也在內有盈溢之志則易以驕人盈者必虧故不如其止在外者有芒銳之未去則易以傷物銳者必折故不可長存此聖人之所以不為大不為高也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至寶人誰不愛然積不能散所喪必多富之與貴人誰不欲然驕泰輕人讎者必衆咎誰執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人生斯世用功不能及物君子恥之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恥之功既成矣名既遂矣則能事畢矣奉身以退知止不殆天道代謝自然而然者也蓋嘗論之天有四時功成者退名亦造物之靳予既成且遂不能全身遠害退處暇佚貪榮冒寵禍將尋之是蓋未知有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陽亢則悔陰窮則戰乾坤不免而況於人乎黃帝所以屈廣成之問子房所以從赤松之遊是式一道也

林鬳齋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

耶

范應元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萬世龜鑑如

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

薛庸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宥坐之器滿則覆雖持之無益也不若已其所持而使中且正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人之圭角不假磨礱則動必有傷雖揣之不可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石崇臨市曰奴輩利吾財耳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韓信有多多亦辨之對而復示王於齊是自遺雲夢之禍耳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

焉復何咎之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范蠡子房固知其道矣大夫種李斯豈知其道乎

休休庵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盈揣銳達士不爲也持守待滿足者當知盈必有虧徒費心力不如且止揣磨待銳者銳必有折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光陰有限無常迅速人間富貴皆夢幻爾或處富貴當深思猛省乘時進道修德入聖超凡若或無知恣情驕奢者自昧其道

自取其咎功成名遂者早宜保身退步結果收因乃可合天之道從赤松子遊者張良也

褚伯秀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物而盈滿喻貪進不止故戒以不如已而勿爲揣摩其銛鋭爭利冒患故告以不可長保無傷奔競之徒忘生殉利至于金玉滿堂寧不蹈爲富不仁之轍凡久處富貴無禮以防之則驕奢蠱其心淫縱敗其性人非鬼責將無所逃是皆始於盈不知止長

惡稔禍終於滅身鄧鳩金谷之事可鑑然
則持者勿使盈盈者不必持可也愚夫知
而弗戒甘蹈禍機君子於此則權其重輕
爲之進退亦未嘗舍功名而弗爲但當明
天理之倚伏察人事之可否知其功成名
遂有物忌之退身藏密以畜其德斯有以
見天爵之尊回視世間利祿不足澆矣四
時之運成功者退儻違是理錯亂天經況
人事乎竊觀古今英豪不少而保晚節難
可爲太息惟見幾知足之士乃能免患生

前流芳身後先哲有云若無舉鼎拔山力
爭得回頭吟處看信哉

牛妙傳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誠也
如所持之物盈滿則必溢也由是觀之與
其滿而盈溢曷若誠而已之處夫中庸則
自不至於盈溢也故云不如其已昔者孔
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
此何器也守廟者曰此名宥坐之器孔子
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古先明君以爲至誠斯非不如其已之謂

手揣而鋭之不可長保揣者試也鋭者剛強也試之而見其剛強者必不仁也孔子稱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是也古人有言曰與善人交如霧露中行雖不濕人時時有潤與惡人處如刀劒之中立雖不傷人時時有害且衣冠不正人尚若將浼焉望望然去之况剛強之人而可與之長保哉孟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盖不仁者知不可與其

長保守故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者天下之重寶也雖滿堂屋彼自貴耳於我何益於事功哉此即莫之能守之義也天尊曰世人以富貴外物爲真實事一旦五天使者無常殺鬼執其魂去華堂邃宇不復居處高車大馬豈得相隨金玉珍寶乃爲他玩此即莫之能守之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富貴者尊榮也驕者傲慢也遺自取也咎悔吝也古人有言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

乎諺言富貴不驕人其驕自來傲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且不安泰處即是悔吝也書曰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非自遺其咎之說歟如昔者周家仁厚故成八百年之

治隋煬肆行驕奢海內怨叛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旋至滅亡非自取而何耶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之謂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如身在廟堂名書竹帛其可謂功成名遂者矣其知求退掛冠不仕斯

名身退也夫身退不盈者乃天之道也如張良事漢高位列侯不敢當三萬户但云封留足矣既而不仕從赤松子遊是非身退而何耶范蠡事越王勾踐以霸乃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解相印泛海而行此二子者其可謂功成不居名遂身退得天道不盈之說可不賢哉

揚智仁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而盈之者日盈則昃月盈則虧修真學道亦然九三陽長二八陰消鉛汞産成至寳火

候焉足退而不行若不知止必有大辱故不如其已蓋持滿則盈不如止也其或未然必有貪心揣而銳之何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退藏乃合天道也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而驕奢慾必傷神氣是自遺其咎也功成而不恃名遂而不彰道備

喻清中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政此章之意也器之

滿者必覆善持者莫若知止器之銛者必折又從而揣磨之終不可以長保借物爲喻所以欲人之知進知退也金玉滿堂可以已矣又從而貪多務得焉雖有此金玉莫之能守禀天富貴宜知止矣又從而驕

矜自肆焉是自遺其咎也日中則昃月盈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成名遂此身知退豈非順天道之自然乎范蠡覇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

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此功成而不居其功者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數子有焉

胥六虛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下之事執持而極其滿亦必有傾覆之患故勉之曰不如其已已止也謂不如及早止之則善矣權勢尤甚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道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今用心揣度銳志進圖縱獲所欲非道德仁義之所致去古人有益於得

遠矣不可長保不亦宜乎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金玉天地至寶天下共愛之雖堆滿
華堂其貪心未足者誠莫之能守也夫豈
知爲大盜積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侯
王天下之至富至貴者能以謙卑自牧天

祿長享若以驕矜天下自與其身爲禍害
也又誰咎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名
古今聖賢之重大者唯成遂而知退乃能
保之此有大德之務豈區區小知之所能
乎故曰身退天之道如春生夏茂秋實冬

落而復退歸于根矣
柴元臯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久必厭倦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進銳必退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有聚必有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傲必招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盈虛消息天道之常知足者斯合天道
蘇敬靜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天道也正以四時不容不代謝也此章老子本意在功成名遂早退著意滿盈必溢銛銳必折器盈而持不如已

之而勿執雖銳而揣不可保其久不折揣
者銛之使愈銳也金玉滿堂盜賊之招不
能保守富貴驕傲禍咎乃至理之必然老
子為此言蓋欲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
在世間不過欲圖功名而已功既成名既
遂身便可退此天道惡盈而好謙也不然
持盈揣銳富貴而驕不知止足殆辱必隨
之

本一菴居士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盈則
必溢銳則必折慮其溢而以力持之不如

不盈之不必持也處其折而以手揣之不如不銳之不必揣也盈以勢位言銳以才智言金玉滿堂以才智言富貴而驕以勢位言功成以勢位言名遂以才智言夫金玉可喜可慕之物藏之室猶懼難保而況於堂實之堂且不可而況於滿如是雖視以離朱衛以賁育亦將為盜所奪矣喻人之才智矜滿衒露必將為物所敗此盛名之所以難居也富貴易危難安之也謙退自處猶懼不免況重之以驕縱是孽非天

作禍不外來一二一皆巳自遺耳此大功之所以難保也惟智者於功成名遂之時則身退所合於天之道也退兼二義自勢位言則爲閑退自才智言則爲謙退天道即易所謂虛盈益謙之類傳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退也晉人謂林公可謂金玉滿堂亦指才智而言世以守財釋之淺矣後章聖人被褐懷玉豈亦真玉耶

諸子旁證文子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

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石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矜持自滿不若止也揣摩而有圭角不可以長保也金玉滿堂有時而去不可以為長守之物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則謗生家富則盜窺也故功成名遂身必先退則可以無咎蓋盈者必虧息者必消天之道也易

之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此章之意
先儒曰老子得易之謙信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illegible]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讃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讚四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考異　河上公作能爲章　趙實庵作消息至真義章　全

唐明皇䟽前章明縱欲溺情憍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營魄以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爲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杜光庭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畜之功顯注益玄深之德

張沖應曰第五章既闗示精氣出入之門而此章又分示精化爲氣之説故曰能爲者謂精能化爲氣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

考異一本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營魄一作哉見褚本已辨之於下能無雌乎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能無爲乎一作無以爲乎又一本作愛民理國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河上公曰載營魄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

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
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
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
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
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

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
精不去也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
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愛民治

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
安能無爲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
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
天門謂北極紫微宫開闔謂終始五際也
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
能無雌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
變和而不唱明白四達言違明白如日月
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
無知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生之畜之

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是謂玄德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

王輔嗣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

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
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
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
乎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任
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
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
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
為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
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
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

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爲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賓也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唐明皇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滿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則無離身乎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

但有虛象魄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則散陽氣復成虛

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純一不令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跡專專一也氣

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爲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躭著乎此教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

病乎跡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
病也人之躭染爲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
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
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爲乎愛養萬
民臨理國政能無爲乎當自化矣自上營

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爲君也跡
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
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
言而化矣此無爲也能爲之乎天門開闔
能無雌乎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

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
終天禄矣又解云易曰一闢一闔謂之變
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
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䟽修
德可以為君為君雖承曆數即天門者帝
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謂廢黜天
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
云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能
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
猶雖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䟽帝王既

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淨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

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已有也爲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動爲而不自負恃爲已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

杜光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

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爲魄魄屬陰也以神爲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爲仙仙與陽爲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爲鬼鬼與陰爲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爲

基令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為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者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

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朓行疾也天對曰衝其光如日日

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
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
蝕日月各周圓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
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爲政
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
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
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
子産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人生陰
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
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

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爲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詞也以其利患生禍陽結遂志有如此者

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離者除垢止亂無令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

來降於己乃吞日月之華得其道者與日
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三日
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
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密呪拘魂又
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
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
臭肺非毒乃密呪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
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
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乎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

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和
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
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
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
守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

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滌除玄覽能
無疵乎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遍天地因
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淨制之則動淪
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
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

照清淨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
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還思慮者是謂教人
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爲乎生民者國之
本也無爲者道之化也以無爲之化愛育
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苛則爲暴矣賦重
役繁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
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爲君之
體以道爲基以德爲本失道喪德何以君
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天門開闔能
無雌乎修愛民理國之事爲垂衣南面之

君猶須恭已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
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
在爾躬天禄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
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
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
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電
繞樞然復亶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
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
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

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曰霄
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
門闔也一闢一闔之謂變者易繫云謂開
閉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
謙者易謙卦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

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減
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
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為清簡之政順
膺天數以牧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
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

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闢戶謂之乾乾陽也闢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爲暗昧闢爲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守雌静以化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慧照也慧照之心照無遠近煥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思念念心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務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

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黈纊
塞耳以閉其聽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生
之畜之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
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天任物生
畜各遂其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
所矣法則也效學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

德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動
法天時雌靜平和收視反聽體道生物順
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爲政而不恃其
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愛

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道君曰載營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

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

之故易於魂言道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

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

物載焉如歲之行寒暑往焉心與天遊六

鑿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

也豈復滯於魄哉抱一能無離乎天一生

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

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

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形生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切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

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須內存其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遊抱一以守

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深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

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專氣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

離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復性古之道術於是乎在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之若是則體純素而不累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

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剛柔幾彰惟其所用然未

嘗先人而嘗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爲雌乎於是乎在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意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

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曰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曰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曰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王介甫曰載營魄營止也載乘也如易之下乘剛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魂陽也故常動魄陰也故常靜陰者陽之配亦陽之

賊魂者魄之輔亦魄之寇惟其魂動而魄常至於止故使魂常載於魄而陽常勝於陰則全其天守矣盖魂能營魄魄能載魂而不載於魂者有為嗜欲之蔽魂雖在而有生始死矣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志者氣之帥氣者適善惡之馬氣之所作志使之然今專守其氣於内而致極其柔能如嬰兒乎言如嬰兒之柔弱也夫嬰兒者終日號而乃嗌不嗄終日

視而不瞬目孟子言其氣則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老子乃謂專氣致柔何也孟子立本者也老子反本者也故言之所以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夫無為者用天下之有為有餘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

子爲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
與民同患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
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
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天門開闔能無
雌乎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
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
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
開闔能爲雌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
德也是謂玄德道之在我者德也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三者歸

於無我故謂之玄德
蘇頴濵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盖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

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

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治亂興廢

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德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

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内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

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吉甫曰載營魄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

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旣生魄陽曰魂魂
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
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意也營者
環而無隙之謂也抱一能無離乎雖已爲
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爲如其生之

始化則能離矣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
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
嬰兒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能如嬰兒滌
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我之微我必知之
而能無疵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內之滌

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當在我而能雌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於無知則真知也所以人貌而天夫何功名之累哉是謂玄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為矣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陸農師曰載營魄魂為陽陽為動魄為陰陰為止魄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

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能無
離乎載營魄所以外運抱一所以內守也
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
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然後可以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專氣致柔
能如嬰兒乎盖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
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
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後其心可以疏瀹
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
無一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而繼之以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滌者言其洗心除者言其刳
心洗之而無不淨刳之而無不虛超然坐視
萬法俱空然後可以因空而立法而與民
同吉凶之患故言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

民治國能無爲乎其於民也以不愛愛之
其治國也以不治治之道無不爲矣然後
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常
不得已而後起求而後應也故言愛民治
國能無爲乎而繼之以天門開闔能無雌

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無有也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皆出於此皆入於此而其變無窮也天門開闔與衆雌而無雄矣然後可以圓覺普照大通四闢其徹至於無障黙縱其冥至於無知覺故言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而繼之以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此聖人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此神人也

王元澤曰載營魄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
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
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
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
於形體使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則可以

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
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
淪乎幽陰化爲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
魄之陰滯精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矣聖
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

已抱一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能無離乎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已故喪精失靈沉爲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爲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爲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隳散其名曰罔兩罔者神不明兩者精

不一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盖精
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
然無體不可致王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
而火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
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爲物使静則體道作

則契理妙而極之則神爲一更絶四名矣
此學者之至妙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
在外當由心得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
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

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師懦而衆悖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爲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

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曰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

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明智明則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妙矣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爲至妙倘觀一疵則非識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如上所說爲巳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爲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爲此道之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聖人無心於作精神出

入皆應而不唱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
子於四時當秋其德生金靜一復性者也
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
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理無足知以應
物既知至理則自常無知惟能無知故無

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
妙何足謂知也切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
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
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聖人之
知也生之畜之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

以生畜萬物矣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爲一體誰有之者爲而不恃不得已而爲之於已然之時雖有爲爲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悖哉長而不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爲矣雖在物上如標

枝豈有分割之功乎是謂玄德玄爲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爲此篇之義主於無爲故雖爲長而德尤稱玄此篇自爲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劉仲平曰抱一致一所以精義抱一所以應變反一所以入神故君子之道始於致一用於抱一藏於反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入之生在嬰兒則氣專致一真之至也及其長則情生僞之至也惟其知道者

營名則失其真爲利則流於僞是謂能復者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開闔者變化之用也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謂乾道以大爲用也夫然以乾道而變化者亦用乎大而

已矣守其雌者蓋言吾所自守云耳夫能守其雌則其用也必大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夫欲明白四達而汲汲乎以事平和者不亦小乎故有知少而無知之知矣

劉巨濟曰載營魄人之生諸陽爲魂諸陰爲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游魂爲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爲魂

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生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魄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世固有載魂不載魄載魄不載魂有魂魄兩載之着載魂不載魄上士也載魄不載魂下士也兩載之中士也上士全陽清以浮仙下士濁

仙獨以沉鬼中士則修其形者也抱一能
無離乎載營魄者其事在乎抱一而已道
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
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
氣全而神全神全可以制魂焉魄為上士

矣夫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然精
常當人而人常費之寡瀉無度至於中乾
以死則其離也非精離之人自離之耳莊
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曰能無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氣謂氣不柔致

柔謂極和此嬰兒之天也學道者能如此則氣全矣黃帝曰所謂生氣之原謂十二經之根本謂腎間動氣也盖人鼻口所出入手足所動作皆五穀所養五畜所益五果以助五菜以充醪醴以溢芳草石藥以補瀉和調灑練入脉以爲榮慄疾滑利循皮膚以衛皆生氣之別使而已其母則守於腎間萬三千五百之息襲此毋故也流於知欲則此氣不專而柔喜怒哀樂形其中少壯死老形其外七尺之軀猶橐壤也

嬰兒未知牝牡之合則氣可謂專矣終日號而嗌不嗄則和可謂極矣盖人委沖和以生而所由以乘戾者不能專氣而反暴之故也全氣之妙理故如此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

藏神心譬則鑑也神譬則谷也窮天下之理於一照者心而已然能以神照若其晦冥深眇宜有道焉故曰玄覽人心本自玄覽孰垢使之不明孰礙使之不曠哉惟不能勝物則精離氣衰而神去之神去之則

昏厥中物之皆垢也物之皆礙也如人夜行一無覩若此其明也亦自洗之此其曠也亦自去之耳然則玄覽之病非由外至也蓋惟聖人能不假滌除而神照自然非學道之事也莊子所謂達之入於疵也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此言養氣無疵以言其養神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爲視以芻狗則

得之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成乎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知也四達無不知也知自爲與爲人則可謂知無不知也不退於密能無知以全其聰明則魂魄將恐無以載而精神氣將恐無以全庶幾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可得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

也謂如上言則非體道德者不能故也生生
而不有我生之不我有之不我有之則我
生非我有也爲而不恃生而不爲則生理
絶雖爲矣從而恃之則復喪所爲焉長而
不宰我生我爲足以長物矣無我有長之
至也是謂玄德以玄爲德安能不有之恃
之宰之哉能不有不恃不宰故謂之道也
既爲既長則道降爲德故謂之玄德也玄
德者上足以該道者也前章言身退之事
而冀親乎身故次以載營魄

劉驥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陽物也魄陰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者陽之配亦陽之賊故以魂載魄而營之使其陰陽調和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然豈他求哉一以致之而已一之爲物不二其生物不測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故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聖人抱一不離心無一物渺渺溟溟之内其間守神杳杳凝凝之内其神自真專氣而不雜致柔而不暴所以如嬰兒也嬰兒居

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此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葢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

人以心爲君以身爲國以氣爲民無爲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爲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體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爲乎無爲

則無不爲天門自開地戶自閉天門者精神往來之所天門開闔則神能出入可坐於一席之間神遊於無方之境然神遊不已則神有所不及所以欲其靜而與陰同德也故能爲雌乎元神既靜真性自明可

以鑑天地可以照萬物然用智不已則智有時而困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聰明聖智守之以愚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知恬交養與天地同其體與造化同其功其道可以生萬物其德可以畜

天下故曰生之畜之生之而不有其功爲之而不恃其爲長之而不爲之宰此經所謂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不恃也

趙實庵曰初起根宗金火奪形載營魄識天時之有限知外物之無常去彼取此有長生之道焉故繼之以載營魄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相求之物也一身之神曰魂與魄魂魄者相交之道也魂爲陽魄爲陰魄資陽而生魂因魄而立魂滿

而魄生魂消而魄入乃日月往來之數陰
陽消息之期葢天之常也書曰哉生魄謂
月也生明於東哉魄於西謂一月三十日
五六之數也後晦三日前朔三日除六日
也上下二弦四六二十四也前後六日合

三十日也自初生至上弦有滿之漸則曰
魂自十六轉巽位有缺之漸則曰魄漸缺
幾晦魄乃亡也是時太陰在艮與日合氣
震來受符以鍊生魄至于三日哉生庚地
此乃載營魄也雖謂之魄其實魂也謂其

有質質自陽來今謂之魄者月屬金也金主肺肺主魄從其體言止云魄也方其生明於西而望東是金奪火也東方木木主震木生火火爲陽木爲肝肝者陽中之陰肝主魂爲陽陽屬火是金得火而成形自

初三至望魄中魂滿乃具乾體乾之六位皆言九九陽也陽火也月之圓也乃具乾體金奪火形即四九生金九居離位虛以象月故離爲中女女乃象陰又震受庚符西方之坤一變成震三日當初九也八日

出辛再變成兌乃九二也至十日乾體既
成滿甲東方乾主六甲飛龍在天九三之
位盖陰陽消長見於月也一月三十日三
百六十時應一年之數也煉丹必先火候
火有從天而得故卦爲天符火記取易爲

准六十四卦乾坤坎離不預焉止六十卦
朝屯暮蒙爲首前十五日進至大壯終焉
退十五日自晉至未濟終焉火候之進退
氣候之推遷以日爲准見乎太陰之圓缺
也上弦則進下弦則退經載營魄爲虎龍

交合嬰姹奪神鍊成玉液藥苗初新初九
進火慎護之時不可差失故抱一也脫之
則亡失之則死使確乎不可拔至于陽胎
下投其息自任道乃成也故經不言數而
言數不言藥而言藥鉛汞之理盡在此矣

次甲亟養六一馴致金虎抱一能無離乎
六易者道也易之字日月合體未合則無
陰陽既合則配水火此天地自然還丹也
自然還丹天地固有不抱亦不脫此言抱
者謂人不得同天地之自然以水火金三

物託於易象以奪自然之氣運變爐鼎修
成至藥故法天地自然以人言之故抱一
能無離乎是未許之詞也凡人言抱一孰
爲一邪以一爲有數或者曰麗乎數也一
爲有迹或者曰泥乎迹也當滅其一以證
湛靜此皆滅法而非生生變化之道也故
太上曰能知一萬事畢不能知一無一之
可知此妙言也以數言之因一有二因二
有三以氣言之一爲始氣始即先天與道
爲體與人爲命欲立命本非一而何一虛

無形散乎萬物之抱一乃抱陽也性命由此而生焉列子曰易無形乎謂之抱虛而非虛象不可欺謂之抱實而非實道本無情此有無不能以自存乃道之妙也由是則知一即道也道即易也易即陰陽也

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言陰陽相生變易不窮如彼日月離合有度消息自然於是月之初生奪火為養一變而九九即九陽故抱一而不可離也火記曰天有象日月星地有象水火金月雖為

金金豈有形乃西方之氣也神和子曰西方無金元借氣北方之氣爲水水亦無形南方之氣爲火火亦無象此真水真火也故仙經曰黑鉛水虎者天地妙化之根無質有氣紅鉛火龍者是天地之妙用發生之氣有氣而無質蓋人以有形之軀虛一心而奪天地自然之氣取金於月互用水火水火鍊金乃成丹也則知易爲陰陽之體一爲水火之原乾體是金資火爲養欲奪其氣非一不全謂太陰初生即魄也非

魂不致其明魂爲火非抱一不足以取太陽之氣又以金水兩半而圓滿今不言水而言火以運言太陽水也火記曰星因日月而生金因水火而成故藉三光以明至道之用非徒得象就亦忘形兹其妙乎二

喜怒爲哉専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一者陽之始生也如子在母胎以柔守之故謂之専氣所謂聽之以氣也經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専氣之道也蓋陽之初生以有剛性當慎其初方復之時専以柔御浸而

剛長過則失中乃所以致之也致取也取
柔以御剛不欲以失其和也月之既望金
水兩半上弦如繩平而直也不可差勝和
理出於性性與情合陰陽之道焉金之得
火體變爲乾乾轉巽方變體歸坤五能養

一母立牝基經所謂而貴求食於母毋不可
不致柔是故如嬰兒無慶暴之理也三深
明色空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化而爲性
利欲之情泯迹而不見性隱而心生妄想
之緣觸塗而擁底欲窮道要深察天機外

境未忘邪心愈勝盖大道在虛心而得天
機斯瑩淨而明原夫一自無生匪凝然而
無由索隱乾從坤變須智徹而可以觀徼
句嗜欲之昏理乃天機之蹇淺滌除二字
務在刳心玄覽之功必先忘己所以水澈
流動海瑩天空澡雪精神跡明究竟非玄
不覽惟道是從此禁趂問衞生之經顏回
契心齋之妙四字言治道愛民治國能無
爲乎經之大旨在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
跡之所歸在性宗命宗常道輪貫玄顯單

修齊修不能會之則分流以理達之則一致此篇初言載營魄其理在日月往來交合火候藥物進退次以專氣致柔滌除玄覽皆原性命之本至此忽言愛民治國言涉世法何支離邪不然以一身之言心為君也血氣猶民也心淨神和神和則榮衛周流而血氣條達陰陽四時自得其序不馳不驟是猶愛神貴氣一心融和而致無為之道也靈樞曰天地潛冥六元自經此大之自然無為以至治世之道以民為本

愛之則子來利之則靈至誠而服之悅而使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陶陶焉居仁壽之域豈有爲哉所以與陰陽合用天地同功其於治道又何間焉五調御剛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柔者不能剛雄者不能雌性也能柔能剛知雄守雌道也一於性而不合於道非聖人也聖人動與道合用與道同莊子曰天門者無有也以無有爲開闔則不見爲雌之義夫天門者乾也乾以六氣言之至巽己爲天門以八卦定位言

之戌亥爲天門巽爲地戸即坤也乾至已爲純陽可謂雄也而居坤位是不離於雌也當剛之時與柔合德豈不曰能爲雌乎戌亥乾之位自午分六氣亥爲純坤乾居坤位得非爲雌乎此乾坤自然之理故東南巽陽氣所出天門開也西北乾陰氣所入天門闔也又自東辟至巳巳乃未也未爲人門所以巽爲地戸非特正未是也至於人用之亦然凡言能與不能化性而入道也盖營魄爲月坤主月也非鍊四象而

入中宮興盖道能生物雄則獨陽不生託乎陰陽以生爲義故取其母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爲法則陰陽以月爲准一月之内自朔既晦乾坤互體而成其道月之初三日再生震震受庚符坤一變爲震八日

變丁坤再變成兊十五日變乾十六日轉巽乾之一變十六日出辛二十三日乾再變艮平明出丙三十日甲地喪明三變坤沒乙至于晦陽德以虧會陽於艮資陰以養日月煉形陰陽相奪月得魄而生庚日

得魂而告朔俱自艮始艮爲門闕莊子曰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夫乾坤者畫卦則顯象不畫卦則象安在焉六陽爲乾氣之變也六陰爲坤時之行也乾復變坤乾何有也坤復變乾坤何存也不一其形且何定位一出一入物自秉之故萬物出乎無有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六脫落知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智者自知也見者自見也自知者有所悟因知而發天光自見者有所明因心而探

妙本見無所見洞然通照非徒無法也而
法法無遺焉陰陽之變化日月之交合乾
坤之互用出入之有無了乎一心曲盡其
妙則可謂明白矣夫智以自知在內而不
在外也見以自見在己而不在人也若以
智爲謀所謀在物非盜機也以明爲見所
見在事非了知也當用其光而復歸其明
豈可昭昭然如揭日月雖自知自見亦不
可以知見自知也楞嚴曰知見立知即無
明本解脫知見即爲真如聰明其可不詘

乎言辯其可不忘乎則知至人之心知之而不言而言者不知矣後總言妙用一功用在物生之畜之道者天地待是而後生日月者萬物待是而後作陽唱於始易曰首出庶物是也陰成於終無成有終是也萬物由之以生以化故道爲物之母生之也德有成之理畜之也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畜畜養也物在天地之中道乃涵養之也又曰畜以聚之然一性之大道以具矣非德成之性或虧矣此篇自載營魄

以至抱一專氣滌除愛民皆自有爲而至無爲也何哉天地有自然還丹之道人法金火修成自然之道故以無爲終之又天門開闔獨守其母不浮不動若無知者則道盡於此矣魄營則生之成魄則畜之爲而至於不爲知而自爲不知則還全之道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有無爲功焉夫無爲則道之妙也二不居其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此三句義重明無知守也夫學道者初貴乎忘物次貴乎

無心所謂金丹之道與天同功雖存師法
而畢竟執天之行不可拂其自然之理也
然不可不知不可不爲知其至要則反手
無知始於有爲終合無爲金奪火也豈有
取之之心取猶不取也故生而不有爲而

不恃者存乎陰陽之妙用也豈以其功有
所恃邪此道雖用之以陰陽而其運機也
陰陽不可測長而不宰言月之初及其圓
成也何加手焉楊雄曰聖人以不手焉聖
人宜與於斯乎三牒前言不有其德是謂

玄德是謂者牒前也總結一章之義讚嘆其微也謂前文露天地還丹之旨乾坤變鍊之機不測其淵徒為世法豈知藥物備具火候無差造化不能隱其微體用無以出乎此陰符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乃玄德也

邵若愚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為視為

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内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身之主無不經營本言魄者爲魄屬陰以靜爲法制心爲内靜則精魄住精住則神魂住精神魂魄混

融相合爲一謂之抱一抱一雖能治二炁於黄道會二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有入無令心廓徹清靜始曰無爲此名真心乃大道也如

專氣致柔者既言專氣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玄如玉有疵能有心執玄能無瑕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政事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仁藏諸用而無爲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爲雌乎心本淨明潔白四方通達緣染知見情解至礙不能虛靜能無知見乎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無爲之道能離抱

一之跡方合於玄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爲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爲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鬼神報此之謂也

王志然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至人以體性抱神爲入道之序以寂然至無爲體道之用夫載營魄者以雌靜爲體柔伏爲用控適制御必待陽魂爲之配魄則依形而能靜不能動者也魂則載形而能動不能

靜者也離合自然唯神是主亦猶車之有輪轂輻雖具何因自行當其無車之用方其用也是須臾不可得而離之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嘗試論之神不一之謂罔精不一之謂兩由物而之於罔兩何靈之有蓋

以人之有生不明此道自喪已靈殆其將啓手足之際精華耗散魂魄悠揚魂必隨識而散於空魄則隨屍而沉於地舉皆不得其歸真之趣與夫靜曰復命之說不可同日而語施肩吾曰精住則氣住氣住則

神住莊子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三者既全所謂形精復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心志久寧天光自發學者所患乎有學道之心無學道之質有學道之質無學道之心爾畏所失者失其所以治心

養性之本故老子設問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喜怒不形乎色好惡不入乎心諸境對忘不立一塵何疵之有身猶國也國猶身也未聞身治而國不治也國治而身不治者也始於有爲終於無爲外雖從於

有爲之末內必保乎無爲之本故曰愛民
治國能無爲乎大易以乾坤爲門戸谷神
以玄牝爲門戸天地陰陽卷舒啓閉出入
開闔不失其時人之有身不失其爲天地
陰陽之用每順乎天未嘗違天每下於物

未嘗先物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聰明
智慧大丈夫之能事達則兼濟天下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不遷怒不二過盛德賢貌
終日如愚孔門弟子顏淵一人而已黜聰
明墮肢體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大白若辱

明道若昧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若然則衆德妙行大備於我是將爲造物者同功道生萬物其在我也生之畜之何難之有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私愛私利之心故生不有無自矜自伐之心故爲不恃無小智小巧之心故長而不宰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孰得而稱之偉哉道足以利物德足以利人行足以利已而又能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宰所謂人貌而天天德深矣遠矣

廣矣大矣人侔於天而不謂之玄德而何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讚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讀五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黃茂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動也魄陰也陰屬形形本不能動氣載之而動人能習使氣不離其形是謂抱一不言氣者唯此爲可以生無有二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抱一矣久而自能忘形而專養乎炁故不言形凡人所以與物爭者累

於形也能忘其形歸於嬰兒則無爭之之
患故曰致柔柔者生之徒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夫至此併與形氣而忘之矣洗滌其
心慮盡垢除等於太空豈復有疵愛民治
國能無爲乎夫學道而至於無爲豈一日
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

可以至於無無爲儻未能是而强欲至於無
爲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
其身也民譬則其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
同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顯門也今嬰

兒腦顋中開闔不住修眞至此可以上通
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明白四達能
無知乎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
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
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

凡六進而後至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
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
以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經凡兩言此
矣前者所言道也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
爲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程泰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總萬之名也方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聰明知慮欲形而未形管萬爲一精粹無雜即由道出一之初也道一而已本道而著諸事其可名以德者則固異於道矣由所得之德而分仁義禮智信以名之則原遠而末益分向之著迹而全者今遂列敵爲五而五之支裔又有不可勝數者焉故老子薄之而爲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義禮也夫其謂失者非亡逸之謂也去

本轉遠則命數愈多益與一戾也是以老
子之所最貴有存乎妙徼混同之初而伊
尹自言其得則亦屬乎德善克協之地也
稽合初終率皆準一以爲之則也列子之
論多岐亡羊也曰惟反同歸一爲無得喪
莊子曰德總乎道之所一曰總曰歸則皆
從夫命復也故此之體道必以抱一爲首
也人之神氣爲魂形體爲魄月之質不受
日光者亦命之爲魄此之營魄即易之遊
魂而對出者也遊者能輕揚入出而營魂

之營則如營舍屯聚然有所拘制而不能自主其運動矣故形神之或升或降最爲一身機要也神能載形則趨向施爲惟我所運若神之不王反爲形體之所屈伸則衰矣今也以神爲車以形體爲物車行而物乘其上是其神已能載形矣人而能此則意之使形如車運物欲東而東欲西而西惟所欲之有聽無拒以之抱一殆不難矣特不知其於載形而抱一也能終不舍去以否焉耳故手之手之者疑之也以疑

辭審論末者使之循以自省也故莊子論衛生之經曰能抱一乎能無失乎正此意也凡此章皆爲望道已見而守之未堅者言之也若抱一而能不離致柔而能如嬰兒直與道一矣若使老子從此地寘言則疑辭當爲决辭矣凡此章下文設乎以示疑者其義皆類此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于列子之形容嬰孩也曰氣專致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言其生厚而未遷於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言其雖已交物而不忘其初也合二者而言故惟常德不離者爲能復歸於嬰兒也人之將有爲也氣實奉志而行焉其於致志如風之暢達寒暑也苟惟氣不他用專以致柔及其致之而至則和一不傷

物者復矣特不知其能及此否耳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者窈深不測之謂也玄牝玄德玄同玄覽皆從窈深而形容其地也覽者以瞻視言之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是其見之窈深者也是見也人皆有之惟

其心源不清隨物而往則耳目之官且復蔽翳而何曉之能見也哉南榮趎之問老子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老子略舉性情之本以警之趎遂有寤於是退而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而復見老子老子嘉其能自灑濯也趎之問者目力也而老子所告則性情也趎能灑濯其性情則蔽翳自去得其本矣故夫滌除玄覽者非致力於目也究其何以致翳從而灑濯之則凡其可以見曉者

還復其初矣復初而其覽玄矣愛民治國
能無爲乎愛民治國必有具以行其意乃
能有成則凡立政立事皆其具也旣以有
具而又戒其作爲者莊子固嘗明之矣曰
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其在宥之説
則黜聰明屛賞罰順性命之情而安安之
從容無爲而萬物不累焉有超乎紀綱法
度之上者矣此其所謂無爲者也故夫務
因循者則不能以有爲而求治甚力則常
失諸多事故此之致戒猶曰孰能愛民治

國而不至於出意作爲也乎夫任理無作則後章之治大如烹鮮者是也是其所以得云無爲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莊子嘗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則是天之天門也又嘗論道之不可言傳者而曰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則又以人心爲天門也天之天門旣爲生化出入之地故人之天門亦其天機出入之所也造物者之翕張陰陽迭運生化也是爲能制天門之出入者也人之涉世能

謹存亡於操舍審當否而迎拒則一身之
天門亦能制其開闔矣存養至此固已蓋
天下而出其表尚能當可而動不爲物先
豈不益善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則無
所蔽障白則不至黯闇四達者無門無旁
四皆通徹也所謂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
睫之間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干我者我
必知矣之是明白而能四達者也人之能及
乎此也患在覦於用智無事則太察遇事
則太鑿也若有得乎道則不然矣未嘗有

見也而見因物生著龜之智水鏡之明皆其則也苟其持養未及乎此則聰明睿智而愚以守之或能不暴其有也乎生之畜之本無而矧有故得云生如道生一一生二者是也因其已生而堅凝之則爲畜如

以畜其德者是也乁此章所指自抱一致柔已下皆其執德而求復乎道者也一柔元達之求以德言也無離無疵之是冀則求復乎道也載專滌除之類所以致其德也能致則能生矣一柔元達於我乎居則

其能畜者也孝悌之生仁可欲之生信也皆其所謂生也仁既生矣而有以樂之使不去善既信矣有以充之而至實則生而又畜之謂也生而不有本無也而我爲生之顧不肯攬爲己有此體道者之高致也

前之生畜以成德也此之不有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不居其成者也爲而不恃莊子所謂當而不自得故不恃也長而不宰高出其上而默運之不明施其宰制之方也若眞付之不宰則孰幹其柄是謂玄德

前之八乎而八疑者慮其未能有及也苟皆確乎能之則其德備矣備此八德而又將之以不有不恃不宰則其爲德窈然幽深矣故撥諸衆德而此獨爲玄也德者道之著乎事者也非與道異也謂失道而後德者惡其迹之著耳若上德不德則其迹藏而深矣故凡言玄德者其名固不離德而其深與道等矣莊子設爲孫扁問答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徉乎塵俗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何暇乎天之怨哉於是從其揭日月者對觀而反求之則玄德之地可想矣論後章之言道生德畜也又極諸不有不恃不宰者正此章之復出而詳盡者也而有異焉此章道德之在人者也後章則夫人交具也於是老氏之言有及乎天地聖人者或時不加別異槩而言之以示天人無二致也此又其一書之通例也不可謂言天則專於天言人則專

於人也

朱紫陽曰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缺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

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烱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

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

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䰟
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
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
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東而載於其上也
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旣望則終䰟于

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
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
後圜及旣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
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
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旣望則日在

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

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魄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强陽所挾

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
傷生損壽之域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
何如哉若其說楊子者則皆以載爲哉固
失其指而李軌解魂爲光尤爲乖謬至宋
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爲朏

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
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魂爲明所載
似得其理旣而又曰旣望則明爲魄所然
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
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

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輙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況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而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詹秋圃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能爲章謂人能有取於無知無睢乃能終始相忘於無事也廣推愛惠以安民治國者吾能使

之不知其所自來天玄也雌牝也天門開闔而能使之不爲雌牝隨聲以相應和此心已各明白四達而能使之泯其知識終始相安是能無爲而無不能爲矣

張沖應曰載營魄抱一至是謂玄德魂屬於肝魄屬於肺魂以天之炁而爲魂魄以地之精而爲魄人有此身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也有能抱天地純一之精炁交感相生不相乖離則專氣致柔而精化爲炁陰消陽長而魄寧魂清寂然其中神如嬰

孩塵垢除滌無所接雜耳聰目明所覽玄矣安有疵病其身哉推而用之以之治國則屬我之精生民之炁而愛民治國自有不可知之妙反而行之天門開闔則百竅不塞而雌魄化爲雄炁雌魄不可得而亂地户潛通則不言而化行明白四達而道滿天下人有不可得而知故曰生之畜之謂之真炁既生則加畜養之又曰生而不有謂炁生矣不可有虧耗之失又曰爲而不恃謂精化爲炁不可恃其已化而起彫

害之心又曰長而不宰謂之生而必養之
養之而又加愛護之毋容宰割其炁以害
其生則其玄我得之矣是謂玄德
張靈應曰人有此身得天之一而有此元
炁得地之一而有此元精子時而一陽初

動午時而一陰初生把握得此精不失炁
不損這我神如何得而不寧也藏精養炁
工夫只在子午一升一降時抱須得穩却
從漸而入自然日積成功
白玉蟾曰載營魄安心抱一〇能無離乎

甚處去來專氣致柔純清絶點能如嬰兒
乎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心於事無事於
心能無疵乎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怡神養
氣能無知乎無念無爲無思無慮天門開
闔心地開明能無疵乎一而不二明白四
達一理燭物氷融月皎能無知乎終日如
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
有心同太虛爲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
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
廖粹然曰載營魄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抱

一靜心能無離乎道不可須臾離專氣致
柔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能如嬰兒乎返歸
童蒙無欲無爲滌除玄覽不見不聞内外
清虛能無疵乎故無病患愛民治國人主
以道愛天下吾亦愛神而守神能無爲乎

故不妄作天門開闔頂門劈破陽神出入
能無雌乎陰鬼自消决無魔障明白四達
神光烜赫流盻八方能無知乎自然而然
不得而知生之畜之道自生我德亦成我
生而不有返本歸根忘形忘我爲而不恃

施恩於我不望我報長而不宰長我成我故無害我是謂玄德所謂有道德自成矣陳碧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

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爲營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夫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逝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

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
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
令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猶
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夫人欲要抱
一之術當能心無散離乎若無散離者即
是秉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
乎下皆以此義釋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
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禀自然沖
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

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爲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能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滌除

玄覽能無疵乎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淵覽心照也疵瑕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令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内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若能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舊説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令解曰能無爲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爲乎若

能清靜無爲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

滅雖　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爲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胷中雌靜者自然之

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雖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爲泰闔則爲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

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雖靜則不爲變動所傾故永身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雖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

無爲也今解曰能爲雌乎者言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内當塞聰蔽明能知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能無知乎者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當能常守無知乎若能無知者即是智慧明白四達之原

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羣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

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也

謝圖南曰載營魄至無離乎書曰哉生魄指月十六日也月自旣望之後魄生則明

死陰初長也人之一身魂爲陽而魄爲陰
當陰生之時魄方營營求進而能守一不
離則不爲陰所勝矣一者天之玄也陽也
施之國家則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同一道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黃石公曰柔能
勝剛弱能勝強養身之道以柔爲本其氣
不專則強暴之陽得以間之當如嬰兒之
未孩柔之至也人之多慾必爲強陽所使
不可不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經曰聖
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玄覽之謂也垂

旒蔽目不欲目與物交蓋外交乎物則內心從之修身之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滌除其外則接乎吾前皆玄微矣無疵者人欲不得以間天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修身所以爲治國乎天下之本內心清明

不爲嗜慾所奪則以之愛民以之治國可以爲無爲事無事矣堯之非心舜之恭已皆此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天門指在上乾宫也雌陰也天門開闔貴有常度而陰邪之氣

不得以間之則吾身理矣施之國家則闢四門而小人勿用者是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視非以目而以道則明可四達疏通無蔽而物來能名也私欲間之近在目睫且不及見而況於遠乎能無知者不求知也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此豈可以有知知之乎關尹子曰一情冥爲聖人生之畜之至玄德人僞既銷天理自長施之吾身則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自知者也施之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生育

長養之內而未嘗以功自居此所以為玄德玄天也宰主也蓋嘗論之陽之有陰陰之有陽不能免也而聖人常欲進陽而退陰豈非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乎陰在吾身則足為吾身之累小人在國家則足以為國家之害治身治國無二道也是故無思無為而不失赤子之心不識不知而盡屏外邪之氣則一身可以優游矣推之天下國家復何為哉茫然天運窈爾神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非玄德乎舜之

天德出寧文王之順天理物其謂是乎
林鬳齋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魂也神
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
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
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

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
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
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
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穩正要
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

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爲而爲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緣此等語遂流入

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多矣
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
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
也造化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
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
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
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
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
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

從説横説不過此理
范應元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魂
魄也内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靜以鎮
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營魄魂魄也魂屬陽
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

之一頃刻無離人能之乎專氣致柔至能
無疵乎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
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烝以致和柔
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
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

如玉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冥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謂抱一專氣滌除等事既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爲愛民者非區區愛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

物爲出應已爲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
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
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
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
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

爲雌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
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爲雌謂吾
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爲
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
亦和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虛也

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
而後應而常虛無以私意爲之人能之乎
蓋此心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是本無不
爲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萬
而遂處皆是通乎末則會萬歸一而無時
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爾生之
畜之至是謂玄德畜養本也蓋謂萬物皆
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
爲己有爲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
爲之主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

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道而無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

薛庸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文玄先生曰運載魂魄抱守真一能不相離乎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之交通也然後運載日月之精華呼吸天地之根蒂子母相守猶魚在水此長生久視之道也王褒謂聚精會神得非有所知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養氣而致骨弱筋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能玄覽萬物之化而不能無瑕
疵者猶有玄覽在焉耳若能滌除玄覽則
無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心君也身
國也精氣民也君能無爲而治則國以富
而民以安其或有爲非徒無益而返害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元神所以
出入也若靜而有其靜則神其室也明白
四達能無知乎神室廓然無一物則明白
四達矣或有所知其能明白乎生之畜之
至是謂玄德生畜萬物不恃賴其功成長

萬物不宰割而用使萬物莫知所謝豈非
玄遠之德邪老子之道長於治身除清靜
無爲之餘清深隱奥莫之能測者其惟名
神載營魄乎古今解義各不相師論理性
者識其小工修鍊者失之粗殊不知此聖
人之機要也文人不能騁其辭談士不能
利其辯會當耳授心聽志勵力行然後可
與釋其義爾
休休庵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人之靈明
字之曰心曰神神俗謂之䰟神氣曰魄前

因妄爲勞神而氣衰今知其非息念寢機營養神氣契合情冥大道是謂抱一能永無失乎專一真氣而致柔順能無念無欲如出胎之嬰兒又當洗滌玄妙見解瑩淨無一點瑕疵乃見了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任無爲之道無作之德者內則心情氣順外則民安國治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者心也門者萬法由是而出開闔者放收也雌者柔也玄機妙用或收善柔和而無剛利之害履踐相應微妙玄通廓

達無礙而不自矜自伐兀兀然如無所知者三才任道而生萬物以德畜養雖然生之畜之而不言有其功為造化之主而不恃其尊萬物承恩皆得生長而不作主任其自然生長成化是謂大道之得也

褚伯秀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篇首載字諸解難通蓋以前三字為句抱一屬下文與後語下類所以貫辭牽合嘗深考其義得之郭忠恕佩觿集引開元詔語云朕欽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正道德經十章載

字為哉仍屬上句及乎議定衆以為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此說明當可去千載之惑蓋古本不分章後人誤以失之道哉句末字加次章之首傳録又訛為載耳五十三章末非道也哉句法可證（今按玄宗道德經亦是作載以載初解杜光庭又以運載解不曾離章作哉不知郭忠恕集中所出合以褚氏引用姑存其說）定觀經云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魂陽清而升魄陰濁而墜陽動陰靜互成造化二氣寄形推運不能反歸其根日消月殺葉去樹枯矣聖人教

使魂魄皆抱于一一者道之所生為數之
始為物之元在人則性初是也魂魄抱一
不離則動靜兩忘去道不遠專守其氣使
無間斷故能致極乎柔不為喜怒所動守
氣不專則强陽得以間之遇觸而發暴逸

散蕩氣非形有神亦不能自存矣可不慎
諸如嬰兒言其無知識喜怒純然一團和
氣而已此是玄門秘密工夫世傳鍊氣調
息法出於此多流入旁門罕得其正道本
乎夷恬淡不離日用虛心無為道自居之

而學者多存玄妙之見求諸寥廓之表愈求愈疎滌除去盡歸其本初道體自全何雌之有國以喻身民喻神氣能無以知乎古本如此後文以知治國國之賊可證天門者萬物萬化出入於斯陽開陰闔以神其用聖人密弘此道必以雌靜爲主故燭理明而應物不勞以至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古本如此俗行河上本愛民下作無爲明白下作無知二字正相反無以爲猶云無所爲恐聰明妨道故教令無爲已上

皆治身事到此當以生物爲心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力端居物長不以宰制自尊是謂深玄至妙之德非世人所能測識也

牛妙傳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者再也營者生也魄者月也抱一者月之始生也夫魄消謂之月盡魄載營謂之月一蓋月之初生始有一點之明月能抱之漸而增長以至於圓滿著明也由是觀之月尚不能離乎一點之明而常抱之而況於他

手此善言從微方成著從一方到萬夫一者道也凡天下事物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人有道則生無道則死曰生曰死在夫能抱一與不能抱一之間耳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者一也氣者體之充也蓋人生天地間呼吸往來而爲命者不過氣而已矣夫所謂嬰兒者天理純全人欲未萌及其既長感物而動人欲漸起以失其固有之良心遂致好惡無節於內聲色知誘於外由是衰相

自見也人能一其志無暴其氣則其體和
而柔輕而徒其猶嬰而處子也列子曰嬰
孩也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
加焉此之謂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
洗滌除者蠲除玄者道也覽者觀也疵者
瑕疵謂過失也言爲人之道常洗滌身心
蠲除外慮覽觀道妙使爲窮理盡性之人
於天地之間可以無大過矣安有瑕疵之
稱哉膚常論天心其猶鏡也不滌除不明
道猶影也不觀覽不見是以道學君子常

加存養省察之功使無少有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爲嗜欲所昏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污則鑑明塵淨心照道明此則滌除玄覽之說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故治國者必先於愛民愛民之道在乎無爲也無爲者不擾也如昔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

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
來常於中出於是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自
是之後海內昇平人民衣食有餘外戶不
閉行旅野宿此非愛民治國無爲不撓之
說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口也蓋
口爲一身之門戶人頭圓象天故以口爲
天門也開闔者謂呼吸也雌者雌雄也夫
開闔呼吸雌雄謂陰陽也陰陽者動靜也
易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是之
謂道能繼之者善也此蓋言人孰能有呼

而無吸耶有靜而無動耶故曰天門開闔
能無雌乎也真定經云夫動二以為陰靜
一以為陽陽一則有變陰一則守常知常
悟明抱一契靈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此論
陰陽不偏枯動靜等對故云天門開闔能

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者聰察也
白者明敏也達謂通也夫聰察明敏之人
其能四通而八達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
窺牖可以見天道其孰謂之無知乎夫知
者謂能察四方咨四岳知四民也非明白

四達之君不能知之矣如堯之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是也夫君天下者以四方之
耳為耳而不私其耳故能通天下之志盡
天下之情以四方之目為目而不私其目
則天下之明皆我之明也是以明無不鑒
聰無不聞其孰謂之無知乎此明白四達
之義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生者謂生成
也畜者謂長養也不有者謂不自有其功
也且如天地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未
嘗以為天下之功如聖人也聖人仁育天

下而天下未嘗以爲聖人之惠非天地無
功聖人無惠也蓋功深而形不露惠博而
體不顯是以蒙其功而不知其功受其惠
而不感其惠於此見天地聖人之大矣向
使天地聖人自矜以爲功則非所謂生而
不有也經曰天地不仁又曰聖人不仁此
皆生而不有之説也爲而不恃至是謂玄
德夫聖人者爲人中之尊然其未嘗矜以
自恃蓋聖人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不牽手畢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爲

而不恃長而不宰也然聖人未嘗自尊而未嘗不遵聖人之德愈大愈小愈高愈下愈明愈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故云玄德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非斯之謂乎楊智仁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魄者魂魄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驚悸傷魄安靖則壽命延長人身如船筏屋宇能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使之歸一不可須臾離也出為行亦為德專而無二之謂也使一氣柔和抱純素而守之其性如赤子之慕慈

毋若嬰兒之未孩滌除心垢不染一塵善惡俱泯心意雙亡藏其器而待其時愛民治國喻一身也治身者愛炁即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其人之自性輝輝朗朗純清絶點内則明徹外則如愚天者本性也門者收放之謂也明白四達者天之明無非日月輝光人之明一性湛然雖然恁麼亦有無知睛昧者易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生畜之說生陰陽而畜至精向無中生

有爲而不自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之妙
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
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
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
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

喻清中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鬳齋林氏
曰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
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
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

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營魄爲二抱者合也人能常合而一之則眞精不散不然則一者離矣故老子痛下鉗椎而曰能無離乎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其氣靜而專又能柔順以致之謂無暴其氣也是能合而一之矣滌除邪妄觀覽玄冥豈無瑕疵之可指治國愛民必如文帝躬修玄默是蓋傳黄老之清靜外此則皆有作爲

之勞天門開闔乃精氣出入之關純陽用
事雌陰也能無雌乎者應陰氣以乘之耳
明白四達固無所不通矣不在乎察察以
爲知也毓之養之生機流動而不有其功
事卒能應而不恃其長道心常爲一身之
主而無宰制羣動之勞是謂之玄妙之德
此章是修心養性工夫中有治國愛民之
方老子勉時君以無爲自然之治故發爲
能無乎之語皆警省之言也三代而下惟
文帝知之說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

有北極星在紫宫之内宫内又有五帝迭
相休王故門有開闔開則爲泰闔則爲否
故春時青帝門開餘皆闔四時之例如此
或是一説今並存之
胥六虚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形
備載魂魄猶車之載物經曰營魄不曰魂
魄者蓋魂主動動者能營運一切故曰營
魄也内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静以鎮
形謂之魄抱一能無離乎者非别有箇一
可抱使之不離也言其魂魄二義不一者

魂則變遊無定魄則固凝不化故教之抱持爲一則魂魄無偏闕之失若然者其動也一其靜也一無所往而非一何離之有哉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夫精專氣浩極致柔和如嬰兒乎者嬰兒終日不知不識淳全樸全氣專志一骨弱筋柔而握固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謂洗滌其嗜慾之心除謂去其好惡之情玄天也覽照也嗜好既亡天光自發照覽眞源能使無一點之疵則善矣疵病也如或去之有一點不

淨乃世世生生沉迷之病根矣已上三節語進志於道者之要已次論國君愛民治國之道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治國事分二義一以無為言者蓋愛民以無為則民安治國以無為則國寧夫無為者非拱默端坐也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愛博因國之當治而治之其治大比能無為也通玄經曰夫無為者不先物為也又曰因即大作即細如欲以小惠為愛民以嚴峻刑法為治國其細也夫天門開闔能無

雌乎天門者天下之大本吉凶治亂之所從出造化自然之門戶也夫道有通塞時有否泰此造化自然之理猶門戶之闔闢不可得而度也知者居雌靜以俟之則無不善否則作雄作倡多見其殆矣明白四

達能無知乎人君聰明博識無所不通明白四達也能韜晦其知而委賢受能端拱垂裳國治而心不勞壽長而天下泰生之畜之至長而不宰人君牧民任其自生自養安於無事故曰生之畜之也雖寬之宥

之由其生養亦不以爲有其恩上下相忘民受其賜故曰生而不有凡所施爲無非澤利天下及其功成事遂不以爲巳有故曰爲而不恃君者兆民之長也居民之長而宰制之令不施民知有其君而巳矣優哉游哉故曰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天也君脩若此是之謂與天同德也

柴元臯曰載營魄身載魄即車載物也魄識好營擾謹載之常防覆身抱一能無離心不二用則谷神活專氣致柔能嬰兒氣

不從鼻散則胎息全滌除玄覽能無疵神
不從眼漏則慧志圓愛民治國能無為主
宰不為形體役則筋骨強天門開闔能無
雌闔闢無間斷則不離毋明白四達能無
知精氣不為聰漏則心識淵生之畜之善

於保養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常存其體
以制其用則不矜而魄安矣故養成聖德
蘇敬靜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此章老子
本意只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着意却以載營魄抱一為題營舍也魄氣

也魂神也載猶車之載物營猶舍之居人魄雖爲魂之營舍然魂所欲行則魄無不從猶載之以車而行也此爲魂魄合一魂魄二者當合而爲一不當離而爲二離而爲二則有魂無魄有魄無魂人非其人而死矣老子遂設譬言魂魄抱一五事嬰兒純一柔善其氣專其柔致極也故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純固也滌瑕除垢覽觀玄冥則多索疵求若滌除玄覽而不索疵求則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心也愛

民治國而能以無爲而爲則清靜自然自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比清淨也天門開闔天理所從出也雌雄交感陰陽相配有其理而無其心則魂魄合一而不離比無欲也明白四達而能若無知無識則藏明於

晦自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比藏明也大抵純固無心清淨無欲藏明則魂魄二者自能抱一魂魄抱一爲生生之源天道以生養萬物爲心而尤以人爲心生之畜之者天道也而魂魄相離則不能生老氏以

五事教人而天地生物之仁為無窮然天道生而不有何嘗自有其生之之功為而不恃何嘗自恃其為之之功雖為萬物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是謂玄妙之德以魂魄抱一為生生之本而以不有不恃不宰為無容心生養之恩天與聖人一而已矣

本一庵居士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魄之義先儒辯之詳矣愚按記禮祭義孔子曰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耳目之精明為魄此語最為簡切朱氏謂營與熒同為

精明光烱之意是營魄者形體之神靈也夫人形生神發耳目鼻口之精明皆本於一性釋氏所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者是也惟其爲物所引流蕩忘返是以形斃於外識亂於內忽焉而死魂升魄降不

可復合欲其死而不忘難矣故知道者收視返聽迴光返照以復一性之源載者安住而不馳之謂抱者保合而不失之謂一則性也釋氏所謂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明不循根寄根明發者是也寄根明發載營

魄也返流全一抱一不離也此復性踐形之要道非眞修鍊形神長生久視而已專不雜也致至也嬰兒無知思之誘以動其氣故其氣也專無物我之競以傷其柔故其柔也至人之持氣尚柔者能勉於斯而

不能常必如嬰兒然後爲至也此二者皆反之於有生之初惟滌除玄覽乃神聖之極功蓋滌除塵垢固眞見所自出外物有一塵之不盡則明脣有一毫之未了惟滌除之至使吾心目朗然則洞視萬物淨者

固淨穢者亦淨無所揀擇不見瑕疵是爲
至也治身既至於是推而治世應物愛民
治國其常也天門開闔其變也易所謂一
闔一闢謂之變是也爲雌者和而不倡後
而不先之義其處常也無有爲之迹其臨
變也無先物之心蓋無將無迎安乎自然
而已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則所謂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也生之畜之者德也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德之而無德之
之心乃德之玄也老子此章　身治國之

道備矣

拾遺陸曰載由天也發語之端也

石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古註以爲魂蓋魂魄即月之明也魄即月之魄也月受日光以爲明魄必載魂則生而不死抱一者魄與魂合爲一未嘗離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人賦形氣以生陽氣既盛不能自制未免流蕩而失其眞惟能專守其氣而使之柔如嬰兒之雖鮻而未嘗知牝牡之合則善矣即下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之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古說謂心覽於萬事易於感物而動故必滌除外欲而無一毫疵病可也愛民治國能無爲古注謂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民者愛民則國安舍此兩意能無爲者以治身言則上章用之不勤也以治民言則所謂無爲而治也但河上公本作無知却與下段同意當以無爲爲是天門開闔能無雌程泰之謂莊子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雌者安靜柔弱能爲雌者言陰陽闔闢雖有

生物之功而未嘗自以爲能生物也即生
而不有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明白四達
而能無知蓋此心雖無所不知而未嘗求
其知所謂不思而得不慮而知也生之畜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上文載營魄專氣致柔滌除玄覽專以
治身言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則
兼以及物言此乃總下三句而言生之畜
之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
謂玄德也即百姓不知帝力之意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讚六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十七　　　　讃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三十輻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用章趙實菴作隱顯玄彰義章也

唐明皇䟽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爲大易之韞轒廂成用無之質標器室以爲喻存利用之結成爾

杜光庭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

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
其有而取其無以為用也車以運載器以
盛受室以居止心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
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易之蘊者易繫
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

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蘊積之根
源與易為川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
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也亦猶輪轂轅廂為車之質轅廂毀則無
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

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
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
也
張沖應曰無者虛也然非虛則不能運用
而化爲神故曰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
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

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
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使强當
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
去行轝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埏埴以爲
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鑿戸牖以爲室謂作屋室當其無有室之
用言戸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
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爲利利
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

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
爲用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
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王輔嗣曰三十輻至車之用轂所以能統
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
以實統衆也埏埴以爲器至無之以爲用
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言
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
唐明皇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此有無功用
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同言

少總衆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
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
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有皆爲棄物矣
䟽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
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
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動植
衆類磅礴羣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
象也衆寡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
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
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轅廂有質車中空無

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𨍏之有則
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𨍏
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萬
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麤喻之用無明
至無之利有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
也跣埏和也埴黏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
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黏土燒成瓦
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鑿户牖
至有室之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户

牖故云鑿爾疏鑿穿也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則婦姑勃谿謂爭路也爾雅

宮之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

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

杜光庭曰三十輻至車之用轂惣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轂不得成車令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

之湊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
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
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湊而成於
人既爲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
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道

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羣材資之以立動
者五靈毛羽鱗甲羽蟲之屬也植者草木
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
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
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怳惚中有象即

此眞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禀於淳一微妙

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無至一者也此覆
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轅廂之有以
成車中之空無也萬化流通皆禀道用若
無萬化道用不彰亦猶轅廂爲車之用乾
坤爲易之蘊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爲假此
爲喻以喻妙道故云麤喻也埏埴以爲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爲器亦彰因有而
用無凡曰器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
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
器中空無之處爾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詞

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濵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鑿户牖至有室之用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家室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馬陶者今之瓦窰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守之前止

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子上古之人夏栖木上冬拾橡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爲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鬭爭也此謂室

隘狹不容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
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
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爲宮通
衆所居爲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論語皇侃
疏云堂之內隔爲內外分爲房室故孔子
第子有升堂者有入室者則堂爲通稱室
在堂內復爲分別矣故有之以爲利無之
以爲用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
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
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不能生成

道非物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爲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制以文字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制爲宮室結爲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一事以上以

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爲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爲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

爾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
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轂也其用於
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
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其端黙
爲政沖静率人不言玆化萬物自理雖有
賞罰之利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别
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
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
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宋道君曰三十輻至有室之用有無一致

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則實無則虛實故能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燁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之以爲利

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觀其迹故有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王介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之所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

至乎有待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之聖人之在上而萬物爲已任者必四術焉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尸

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大抵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也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惟其涉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

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故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斲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人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亦必爲用矣如其知無之爲用而不治轂輻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其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

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無之爲用也則近於愚矣

蘇潁濵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竭智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吉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乗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

所用也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以爲用無無之以爲利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以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陸農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爲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爲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王元澤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皆以無有爲用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大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因

爲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
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眞無非有非無乃
眞妙有也
劉仲平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聖人之於天下
也亦然觀其所有之利然後可以知其所
無之用

劉巨濟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轂利轉輻直指相與爲輪者也三十輻以
象月埏和也埴摶也陶人和土摶器而後

火之車器室皆以有爲利者也而車之利有無室之利有大惟器之利有雖寡且少然而非假有則不成蓋凡利有者無多寡無小大無不出於有故也三十輻共一轂特爲輪而已其利多如此而蓋軫軸尚不在焉故周官曰一器而二聚者車爲多古者穴土爲居鑿户以出入鑿牖以適爲君臣父子宗廟朝廷寢處之制皆以隱於成則利有亦大矣故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棟宇蓋取諸大壯器則瓦甒甗之類是也

而又其閒寡有所尚數有所滋圓有規方有矩曲有鉤直有繩莫非利有也而其用則主空無而已老氏歷陳是言者以明無雖假有以彰其用不可去無以獨利故有之體壞而無之性存利用之爲言合則一離則二蓋用有利有不利而以利用爲善此合則一也車之利在輪器之利在埏埴室之用在户牖而其用皆在於空無此離則二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無之爲用於斯見矣

前章言玄德而玄德相於無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

劉驥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眞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宮為鼎鼐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爲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形體毁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聖人假有爲之體鍊無爲之神自有入無以假就眞爾豈直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哉故次之以五色也

遯實菴曰初示無用爲用祖三〇一由乾坤往復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道以虛而爲用未見用之功因實而方顯物以實而爲體未見虛之之利取虛以爲容一體一用互相發明一有一無方能顯著大率無用之用道理昭然無功之功道妙莫測乃知實不爲用虛則理通假三物以露機試二端而窺測一者丹准月法進退三十日而剝復自然矣一爲轂一雖有而不用三十爲輻一月之數咸周此則以虛運有非轂則輻無所安猶之以道御時非日則月不生體陰虛待實借晦朔以成

明陽實函虛養蟾蜍而孕魄此修丹者取乾坤往復明有無之利然爾故道本無象而丹生自然引轂輻彰五六之宗陳有無爲利用之本是知道者虛而應萬物之用實則礙而不通故明無之以爲利有之以爲用輻與轂車之成體也輻之用在轂虛以運物若使轂實輻孰安焉又云車上屋也當其無者謂轂之虛處也以輻實空車斯用矣至于運載不已則車之利始存焉是以有者爲利無者爲用二指以埏埴埏

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埴者埏和土埴黏土爲器也今瓶盎之類是也取其虛中以爲用可用則器之利也天地以虛無而生萬物大道以虛無而函天地人以虛心而應萬有埏埴以虛中而受諸物則知埏埴爲有之利虛中爲無之用前舉轂輻之義已明冊中埏埴而曉蓋有無體用全道之功其義淵微未易通矣此實性與天道者也故又舉之以次戶牖三指以戶牖鑿戶牖以爲室堂其無有室之用障所

以礙明虛故能容物凡以取其虛中為用
也半門為户交木為牖户以開閉為功牖
以賨明為用户牖不鑿堂室奚存去礙者
以為虛室取虛處以為起居故户牖為利
室為用蓋户牖有可室之用因之然後能

成然非止此三者取虛為用物物亦然谷
以虛故應僧籥以虛故聲器皿以虛故容
舟船以空故載太上指此三者餘可例之
後明有無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以器顯道道即明於器中以無為用用

即非於實處然器不可毀毀器則用不可明說物顯言非物則言無所寄是以車虛成運載之功取乾健能生萬物者如之埏埴有虛中之用取坤虛而受萬物者如之戶牖有堂室之用比心虛而供萬事之求者如之則知無自有成道因器顯孰謂虛無無用不知終日之用在無止謂形迹爲眞不知形迹之用爲蔽莊子曰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利用雙明繫辭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虛實通照然後知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者也
邵若愚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
以爲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
且如車今之十八古之三十輻共湊一轂

爲輪藉輪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
於運轉故知無者爲車之用也埏埴搏以
爲器藉器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用在
於盛貯乃知無者爲器之用也古之穴土
爲居鑿戶而出入爲牖以視外然後君臣

父子宗廟寢筵之制以爲室藉室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居處乃知無者爲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爲利便無之以爲妙用是以藉幻身爲利以無心之心爲用使學人體無理有無而道之利用

王志然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夫人之有生寓形宇内日用之急務有身之所欲斷不可無者有三曰車馬曰器具曰室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用稍不得其所安反爲有身之大患也決矣人

不能知之者必先揣己之合宜然後從事之可否且車之爲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各有分天子之車必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卿大夫曰百乘而庶人不過疋馬單車而已少則不爲不多多則必出乎僭更加

飾之雕鞍綉勒而不謂之詭譎亂常而何所以古人尚其質樸乘騎步趨亦必有禮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是也或秣馬脂車似亦嫌其過分馳騁失吾聖人執古御今純素之道

至有出爲畋獵攜輪斫軸終焉不及之繆
豈其宜哉若夫埏埴者則範坯黏土陶器
之屬是已古人適得則用用已弃之初無
愛吝終無厭弃之私民用飲食亦足自樂
豈知器具所以美惡如何哉近古以降所

尚特異貴富逸豫世無與匹猶睎不貴難
得之貨以資口體之適曾莫之知至有自
盈傾覆之禍無他焉所失者袵席之上飲
食之間戒之失漸矣經曰鑿户牖以爲室
以此則上古巢居穴處之謂初避寒暑庇

風雨而已而帝堯土堦三尺茅茨不翦民則安其居樂其俗天下大治焉五霸與古相去幾何則其雕梁峻宇棟宇橈雲猶狹其所居恥其未盛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之虛恬不自覺良由不能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不鞕其後之過歟於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之與無虛實相假虛則莫覩其跡跡則因有而有之以無爲論豈知夫跡之所以跡哉故

老子推此三者以明有無利用之極致車則善載器則善盛室則善藏設爲形器無非有也失之於無則不能爲用失之於有則不能爲利所以無之與有利之與用雖古大聖人亦取法焉學者不可自蔽者也

程泰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運藏者車之功用也輻轂皆具然後可以運載則車無輻轂其功用遂無託以自見也然而審求其理則夫碾地發軔者常在體質皆無之外則是車之功用常屬乎無

而不屬乎有矣器之可盛也室之可居也用不著乎有而皆出於無其理一也故老氏借而言之以見無之可貴蓋如此也是故造車者必先營致輻轂以爲之資而期其功用在輻轂皆無之地也其曰有之者求以致之也其曰無之者則求以去之也此意蓋喻道學益損而寄其理於體質虛實之間而已也論世之疑老者爲其徒乎無具決不可以治也不知老氏之無蓋欲趍乎有以用有而非表裏初終一皆空空

也詳在意總臨川王氏之語曰治車者知治其輻轂而未嘗及無也然輻轂具而無必爲用矣如其廢輻轂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求其無之爲用則亦近乎愚矣此誤認老意也老氏之論欲致禮法以爲利而

超禮法以致用其謂有之無之猶曰益之損之也益之者求以致其所未有也損之者求以化其所已有也此其推車理而致之人事者也方其求有此有即是積信善以充諸已而使之實且大者是也及其求

無此有即是取其充實者而損之期其迹泯而用存也有之無之云者夫人致力之地也而王氏之論遂即有無而命其成則是老子不知無輪之車不可推挽也蓋老語離隱難曉雖王氏最嗜其書而猶不免徇言失意也西晉之禍正出此耳彼信老氏矯語而蕩蔑禮法以自附於絕仁棄義之域聞老氏之貴無爲也遂欲不設輻轂而冀車之自行也抑不知矯語之中常存正道無爲之中更有無不爲者在焉特將

出輜轂以用其無而未嘗舍輜轂而不資其有也老教之效於治也自漢始也曹參之相孝思文帝之紹高帝以清靜而致寧一以元默而致醇厚則雖未能化有爲無而亦可謂能超形器以集虛者矣而其清靜元默又非付天下於不爲也高帝之創垂在焉蕭何之制作在焉則輜轂之所從具者固已有素故曹參文帝得資其利以爲已用欲靜則可靜欲默則可默也若元無高帝之法蕭何之規而一切付之不屑

則西晉已

黄茂材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爲車埏埴以爲器户牖以爲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黄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

詹秋圃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無用章無用中有實用存也凡造車以三十輻而循環共湊於一轂雖當古初無車之始固已有車載之用爲不可廢凡埏埴埏陶以爲器雖當無器之始亦固已有器皿之用爲不可闕又鑿門戶窻牖以爲室亦當無室之初已有室處之用尤不可無庇覆以安居此三者利用土木之工各有實用存焉自無而有無非因利而利無之以爲用也

張沖應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天有六氣地有五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五行水木火土金也天地始分水爲之先人始成形水爲之本水主腎爲命元其地數六而生木木主肝爲魂其地數八而生火火主心爲神室其地數二而生土土主脾爲意其地數十而生金金主肺爲魄其地數四而復生水五行在地相生之數凡三十此身之系因之以運行而不悖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謂人生而圓形於地五行法地數之三十而運行則六系流通

猶輪轑三十之數以爲一轂之運也或者又謂五行相生六炁相和五六爲三十之數其炁自爲之運皆一說也然轂貴運行非虛其中則不可運矣五行三十之數非虛以相生則六炁何從而流轉轂以虛運則車以轂運能載而爲用炁以虛運則身以炁運能養而爲用故無中生有而有得以爲用也若夫土之爲器非埏和其水木火金以虛成之則不能以盛其物鑿戶牖以爲器非空虛其門庭則不能容其人故

曰當其無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當也者各當其自然者也車能載物器能盛物室能容人此有之以爲利也有之以爲利又自夫虛無運用之所致也車器之與室其無中之用如是而

況人禀五行運此六炁化爲神者乎此章乃老子指隆地之象以發明之也

張靈應曰人身上精爲輻炁爲轂炁出於無推動精輻精結爲有相隨運轉炁一升精便降精一升炁便流轉相養不曾停住

這炁却不可自虧分毫精亦不可自耗分毫只要有無相用悟此輻轂之用這長生又何難之有蓋精屬陰法地數三十爲三十輻炁屬陽法天數二十五爲一轂輻不得轂如何轉精不得炁如何運其用如此

白玉蟾曰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有月小亦成一月挻埴以爲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閒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户牖

以爲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衛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志内逐外故有之以爲利得其父母之身爲用無之以爲用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内無外

廖粹然曰三十輻比如日月合璧一月一周天共一轂比身中元炁亦月一周天當其無以一貫之有車之用可爲吾之乘與埏埴以爲器以黄庭陶甗鑄魄以水火鍊而成質當其無以道御之有器之用可爲

我之大器鑿户牖以爲室闢路爲後門便於水火開竅於尺宅以通神明當其無以比之用有室之用可爲我之神舍故有之以爲利太上言之其詳無之以爲用毋勞重下注脚八字打開兩手分付

陳碧虛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古車以象月也既而三十日共一

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
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
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嚴君
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
爲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

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爲賦重役煩
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遼遠男女負載
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爲推轂駕馬服牛負
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
琢斑轂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

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民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嚴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内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熱不別乾漬不分故智者埏土為器以熟酸鹹而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

刳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爲盂盤於乎樸散爲器一至於斯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半門曰户門傍窻謂之牖門户窻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爲户牖居室

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嚴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蠧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爲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窻候望堅關固閉開

闔疾利蜂蝨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爲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爲治後世以爲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耳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爲利者而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爲用者而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爲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窓用而成空之爲用也必虚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藉

無以爲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夫形而上者曰道謂道之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若無其有則道之功何由而彰矣形而下者曰器謂器之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若亡其無則

器之用何由而成矣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且夫治身則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而有能利物也利物在

乎有而致用在乎無夫無者虛靜之謂也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也虛靜則至無也妙有之爲利而利在乎存生也至無之爲用而用在乎致神也且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謝圖南曰三十輻至之用車之轉也以轂三十輻共一轂以象三十日爲月之數也物之實者以虛而運輻輳於轂轂轉於虛故當其有者不足以見車之用而無乃有

車之用也埏埴以爲器至之用埏陶也埴土也陶土以爲器有用之物也而器之受物在於中虛故當其有者未足以見器之用而無乃有器之用也鑿户牖至之用室人之所居也户牖人之出入也室以中虛故可居户以中虛故可由當其有未足以見室之用而無乃所以爲室之用也故有之至爲用非輻不可以爲車非埴不可以爲器非户牖不可以爲室故有之者所以爲天下之利而無之者所以爲天下之用

實以虛而容有以無而運故也蓋嘗論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形於有道隱於無故有不能以運有而無者所以爲有之用惟人亦然四肢之運車之義也胷臆之設室之象也有物有則非器

之謂乎而靈臺中虛所以包容於內運動於外而應不窮之用者此也否則塊然一物何益哉

林鬳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

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圓故可以成器户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室爲器皆虛中之用以此

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范應元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輻車�也說文輪轑也轂輻所輳也無字絕句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轂虛通

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處乃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爲器至有室之用埏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埏和黏土以爲器也半門曰户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無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故凡有形之以爲利者皆無形之以爲用也不特車器室然爾何以驗之吾

之身有形也其中有無形者之以爲用也
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
薛庸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此三者有無相資以爲用也
褚伯秀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轂輻爲車虛中以載物埏埴爲器虛中以
貯物鑿牖爲室虛中以處人其有無利用
可見有者器也出於人爲故有成毁無者
道也本乎自然故無無終窮譬諸人身頭目
手足皆形之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目

視耳聽手執足履言動營爲皆有使之者則無之爲用大矣及其終也偃然寢於巨室頭目手足未嘗不具而無復運掉與木偶無殊者神奇逝而土苴存故也然而有無相因不可偏廢假凡軀以修聖果由室礙而造空無亦何嫌之有大抵有則有盡無則無窮此所以分優劣是章只發明一無字唯無也故能用天下之有以成車器室之功結以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則不止乎車器室而已莊子云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皆精於立喻或以三十輻准一月之數於後文殊覺牽强又有以無有作未有解引易繫辭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以爲證言未有此器之時已有此用之理亦是一說

讀大 二十七

牛妙傳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夫一車有三十輻一月有三十日其云車轂者謂日月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大朴未分已前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元無日月之用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淳樸民皆無知元無

車轂轉輸之用始自黄帝觀轉蓬之象以作車以負重致遠後世奢侈飾以金玉丹朱其轂太上見風俗漸侈淳樸散矣乃作而嘆曰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者和也埴者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夫器者鼎器也古人以乾坤為鼎器也以道言之則當其混沌獨立之時元無乾坤安有鼎器之説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之世人在道中性皆質朴飲用瓢食用手後世聖人範金合土以為

器用三代以來朴散淳漓爭尚奢侈飲食器皿琢以犀玉製以金銀刻鏤雕璣崇尚稀詫太上憫其世降乃歎之曰當其無有器之用也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者開鑿户牖謂窻櫺室乃居室也古

人以天地爲神室以日月爲户牖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太極未判之前元無天地日月也乃道也以居室而言之則上古之時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冬則居營窟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中古以來世漸澆漓俗好侈靡宮殿盤鬱樓觀飛驚縱情任意極侈窮奢太上憫其世衰故太息曰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有者謂有日月運轉以來往寒暑有乾坤鼎器以陶鎔萬

物有天下神室以覆載羣倫有車轂荷負以便其轉輸有器皿什物以便夫飲食有居室戶牖以易其巢居此皆聖人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云有之以為利也無之以為用者謂當其天地萬物皆無惟道虛無

而已蓋以虛無爲用故云無之以爲用也
休休菴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悟達大
道謂之得體又須得用得體不得用謂之
死物得用不得體謂之弄業識道德體用
全謂之達士老子特以造車器鑿户牖爲
室譬喻顯無爲而有妙用利濟世間故有
道之士所爲皆利益也世間無者得之以
爲應用捨道與德何以成人世界
楊智仁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喻車輪
也三十輻法一月數也機輪也運轉也天

以斗爲機人以心爲機使元神輻湊於中宮眞炁流運於一身斡旋造化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皆車之所用也埏埴者作瓦器之轉輪同喻之機輪也若無此輪焉得成器人若機變於中關棙子轉處無所不通

戸牖者孔竅也喻如混沌之生也塊然而已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人有七竅收視於内則生縱之於外則死故有無之説人能爲之若用於無而無所不爲無中生有得其用也有裏生無妙合先天

然謂有則謂無弊能於有無之中具一隻眼方是到家底人無之以爲用也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喻清宁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天下之事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當其無作一句讀當三十輻之時未有車之利也車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車之用當埏埴之時

未有器之利也而器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器之用當鑿户牖之時未有室之利也而室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室之用

按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湊而成輪者也埏和也埴黏土也陶人運轉以成器者也鑿穿也半門曰户門傍窻曰牖一說無空也虛也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車中空虛得以容人是空無之處有轉行容載之用也陶成形器外實

内虛當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古者宂居鑿宂中之土以覆其上儆爲戸牖之制當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居出入之用故有之以爲利者利存乎器形也無之以爲用者用在乎空也夫器

之爲利也必存乎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爲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藉無以爲用也無以言形而上之道有以言形而下之器道非器不彰器非道不成道器之相資不可舉一而

廢一也又一說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眞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爲之形體以身爲爐三宮爲鼎造化於虗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爲體在無爲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按魏伯陽參同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政是此意諸說皆有理存之以俟明理之君子云

胥六虛曰三十輻至以爲用此章聖人言三十輻共一轂至于器室意觀者體物知身之道匪徒事其文也夫車室器之理先賢論之極詳此不復贅若夫體物知身之道言之鮮耳且知身之說頭目耳鼻口體手足共成吾身各有攸司雖然渾然一物耳其運動言笑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竟無所指的處得非無位之吾爲有數之身用哉此經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者也讀是經者試詳味之

紫元皐曰三十輻共一轂輻輪板也轂貫諸輻者也轂爲體輻爲用如心總萬法當其無有車之用當無車時誰建輻轂之妙用乎埏埴以爲器至有室之用造泥穴壁之妙用皆誰爲之乎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之時顯其利益無之時顯其妙用以心爲體利爲用也

蘇敬靜曰三十輻共一轂至以爲用此章老子之意只在於無轂車中容軸者輻車之輪股轂惟虛其中故可容軸以推輪而

有車之用埏埴者之器所謂鈞盤也鈞惟虛圓旋轉故可成器而有器之用鑿户爲牖而後室明牖惟其虛則有室之用轂之虛鈞之虛牖之虛皆無也是三者無以爲體而有用遂有故有車有器有室皆自無而生此亦有生於無之意也

本一菴居士曰三十輻至以爲用物有也所以用是物者無也持有以用有是以物而相物耳故無有則無無所寄無無則有無所寄非特車室器皿爲然自天下言物

其微而道其妙自一人言身其實而心其虛也然無以有爲利有以無爲用兩者未嘗不一也則天下無道外之物亦無心外之身矣此用乃利用之用非體用之用若以體用言則無爲體而有爲用

石潭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三十輻共一轂所以爲車也然其安軸之處必虛中乃可以運此車苟實

而不虛則轂何所用埏埴所以爲器然埏埴以陶必有虛以爲之槖籥而後可以成器若非埏埴以虛爲用則器何以成鑿户牖以爲室然必因其通明然後可以起居苟不虛通則室亦何所用哉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也有之以爲利者車與器與室也無之以爲用者皆資於虛無也以喻人必虛心乃可以受道所謂道集虛者也或以爲器虛然後容受室虛然後可居者却於埏埴户牖即所謂虛也又或以爲

未有此車此器此室之前已有此車此器
此室之用者亦恐非老子之意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十七

共身

[illegible]義卷[illegible]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廣聖義序

序曰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刧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刧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爲造化之本爲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逮數周之前爲帝王師代代應見即欝華録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革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

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翦戮之師丹浦有
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樸隱仁愛顯而孝慈
生玄默希夷日以寖薄陶唐以耄昏猒位虞
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
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眞經降授于舜經

之旨也道以無為居先德以有稱為次亦猶
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
下薄裁非之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挂
銛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譎詐之謀使人復
朴還淳以無為無事為理舜雖力而行之竄

凶舉相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
和清靜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爲
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
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商陽甲
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真

源縣九龍井太清宫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
化羣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
令尹喜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
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
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

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
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
以內修之旨解注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河上公章
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濵今有廟見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
漢成帝時蜀人名遵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時為尚書郎南陽何

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潁川
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晉僕
射太山羊祜字叔子為四卷注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
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沙門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注上下二卷沙
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

卷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草萊臣劉仁
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
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
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
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諡以因果為義梁簡文
帝蕭綱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
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
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
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
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

卷并作音義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為太宗丞相 法師宗文明作義泉五卷 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西山得道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 道士尹文操作簡要義五卷 法師韋録字處玄注兼敎四卷 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一十卷 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 道士徐邈注四卷 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 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轂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 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眞言二十卷 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 道士車弼作疏七卷 任眞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

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四卷龔法師作集解四卷通義郡道士任太玄作注二卷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眞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二卷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溺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空寂莫不並探驪室競掇珠璣俱陟鍾山爭窺珪瓚連城在握

照乘盈懷敷弘則光粲縑緗演暢則彩文編
簡語内修則八瓊玉雪雰靄於丹田九轉琅
膏晶熒於絳闕盡六氣廻環之妙臻五靈夾
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
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秩
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位
矣而惣内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
我開元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
先戡内難以乘乾啓中興而御極無為在宥
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迹具茨大隗自

得朋遊廓八溟爲仁壽之庭普萬寓爲華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衆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修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以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禀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

大風朱鳳之詞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䟽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曾史亙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瞢本源輒採摭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比況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爝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不息誠不知量粗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一

唐　廣成先生杜　光庭　述

叙經大意解疏序引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暇鍾想妙門以大道爲天地原根老君乃玄元聖祖二經敷演綿歷歲年說自舜朝傳於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鑣自得述修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孟霞舉於

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亙有
否藏未盡發揮孰窺堂奧以開元十一年躬
為註解下詔曰在昔元聖強著玄言

義云詔者勑命之書也在天子為詔為誥
為勑為制在皇后太子諸王為教為令皆
君命於臣上命於下之詞也曰者字林云
曰者從口出言為曰亦云張口吐舌為曰
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象口出氣有聲
而成言詞也故云曰昔者往也在者存也
元者始也聖者靈通之德也書曰睿作聖

是也強者力取也著者述作也玄者深妙也言者詞也謂老君爲道化之宗元弘睿聖之至德闡微妙無名之道爲強名演暢之詞將以恢振玄風化導於代理深義奧故謂玄言居萬聖之先故謂元聖矣

詔曰權輿眞宗

義云權輿始也眞者純正不雜也宗尊也

詔曰啓迪來裔

義云啓開也迪進也通達也來謂將來也裔嗣續也邊也謂此道德二篇垂於萬代

傳範後王廣化人天永敷秘妙也
詔曰遺文誠在精義頗乖
義云遺留也謂老君玄化既畢上登九清
所著眞經遺留於代百王所仰萬古常存
誠信也信爲不刊之典也精者純粹深奥

也義者經之文理也頗甚也乖爽也謂比
經玄奥精純之理世所未窮雖百家詮註
尚甚乖爽謂下句也
詔曰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
義云撮者採結之謂也指者趣向也歸者

義理會聚也蜀嚴者仙人嚴君平居於蜀肆作道德指歸一十四卷恢廓浩瀚爲時所稱蜀都楊子雲昌言於漢朝曰蜀嚴道德沈冥言其識量深厚玄德隱微非常俗之所知而猶病耳當時以爲道德之說文上五千指歸之多將及數萬演之於世謂爲富贍廣博議之於理傷於蔓衍繁豐故云雖蜀嚴而猶病也

詔曰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

義云摘者採頡分判也章者截斷音句也

句者言之所絶也自從也河公者河上公
也太極葛玄仙公道德經序訣云河上公
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
菴于河之濵常讀老子道德經即令陝州
黄河之側有河上公廟路左有漢文帝望

仙臺存焉時人不知公之姓名常見織履
爲業居於河上故號河上公爾或略者聖
旨以爲道德尊經并包萬法圜制三才理
國理家之宗修身修道之要無所不攝無
所不周而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局於九

九之數有失大聖無爲廣大之趣故云自
河公而或略也
詔曰其餘浸微固不足數
義云其餘者言自蜀嚴河公之外五十餘
家註義也浸遠也微細也數計也嚴雖猶
病可以議於重玄河雖或略亦足明其至
妙自外諸家浸遠微細不足比方固非聖
旨之所計數也
詔曰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
義云我者皇帝自謂也玄元妙旨謂二經

玄妙之旨也聖旨歎道德隱奧之文上下玄妙之趣未有了達解釋之人自蜀嚴河公之後注疏者去聖逾遠述道益踈豈可墜廢湮絶而不弘暢於代矣

詔曰朕誠寡薄常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

義云朕我也古人相謂皆呼人曰卿稱己爲朕莊子云雲將鴻蒙皆自稱朕是也自秦始皇制法以天子一人自稱曰朕其餘臣庶不得復僭而稱焉寡者道未廣也薄

者德未豐也聖旨自謙之詞也每作感此經恐玄理抑絕不得人皆開悟而我紹聖祖之玄應居萬寓之至尊安可使無爲之文壅而不流道德之訓晦而不顯也有後者謂老君垂裕光啓聖唐是也且夫弓冶之子尚不失於箕裘折薪之家或慮曠于負荷況睿德光於堯禹聖文邁於古先固當潤色玄玄之功使炳煥于千古也

詔曰每因清宴輒扣玄關隨意所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

義云聖旨以萬機之暇深入玄關扣寂求
音探真達妙以契合希微之理聖文釋沖
寂之文得自神襟諧於祖訓矣箋表也解
也註釋也尚以謙德不欲同呂氏丘明自
爲一家之述作但備衆人所註解未了之
義爾

詔曰今茲絶筆是詢于衆公卿臣庶道釋二
門

義云絶筆者經理既暢製述已周釋筆罷
書是謂絶筆如昔仲尼自衛反魯因魯史

而修春秋自隱公訖哀公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褒貶行事至哀公十四年戊午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馬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夫麟鳳五靈王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今註經既終乃下明詔將以宣行聖作博問羣賢絕筆之義雖同非因感歎之事是表聖德謙讓問于王公卿

佐逮於道釋二宗旁求辨博之才更俟發
明之理也
詔曰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
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
義云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論語八佾
篇云子夏問於夫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
夏曰禮後乎諸家所註云此詩上二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閔莊姜之詩也其下一
句逸也比喻莊姜有盼倩之色而能以禮

自持喻如繪畫絺繡先以五彩分布靡映成文然後以白色分別其間乃能一一彰顯分明也夫絺刺之成文爲繡畫之成文爲繪此夫子喜子夏聞繪事後素之言即知以盼倩美色須以禮自持故云禮後乎夫子乃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喜卜商明了夫子言詩之意故云能起發我言詩之旨也左氏者左丘明也夫子著春秋丘明傳之經有所誤則丘明正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春秋之得

立明若良醫之鍼疾矣聖旨延佇羣才共
暢玄理若仲尼之於子夏春秋之侯立明
不拒直言唯在進善以虛懷徯望以厚賞
訪求明聖情採納之至也賞以勸善亦以
報功也

詔曰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
義云諛臣自聖者尚書冏命篇云僕臣諛
厥后自聖是也賢良在用固無諛佞之臣
英叡垂乾豈有自聖之失誠非此流也
詔曰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

言

義云懸市相矜者昔呂不韋爲秦丞相封萬户侯威望之盛冠於海内聚賓客著書書成懸於市曰有增減一字者賞千金號曰呂氏春秋大誇於時今聖旨註述既成下訪才彦開直言之路垂不諱之恩則懸市矜誇誠爲小道夾不章後得罪始皇竄之於蜀也

詔曰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義云不德者謂失無爲之德也玄經奥旨

演暢既周再垂博採之言乃下獎延之詔則九圍之外八極之中孰不仰感聖明朝宗至道矣曁明年乃御書四石幢註經立於左街興唐觀右街金仙觀又諸州節度使刺史各於龍興觀開元觀形勝之所各

立石臺以傳不朽又尋御製此疏宣布寰瀛勑曰道德五千實惟家教理國則致乎平泰修身則契乎長生包萬法以無倫冠六經而首出宜昇道德經居九經之首在周易之上以道德周易莊子爲三玄之學

仍以莊子爲南華眞經文子爲通玄眞經
列子爲沖虛眞經庚桑子爲洞靈眞經准
明經例赴舉其老君傳内析出韓非不令
同傳

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入解正文於

中大分爲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

判今初也先解疏題曰

老子道德經疏者疏題即經題也向下當辯
所言疏者疏決開通之義也謂經含衆義玄
妙幽深雖詮註已終而文義未盡故述此疏

開通幽賾疏決玄微分釋意義令可會入故謂之疏亦云疏者條也條理經義令人易曉或云鈔鈔以抄集爲名或云記記以紀録爲目此蓋隨時立名皆是包括義理之義也疏釋題訓者釋以銷解爲義言將疏決經文先當銷解經目題者訓視之首凡經籍記傳史策篇章先標首目視之可會總以此義名之曰題即標舉綱領之意也訓者教言也隨文訓解之義謂六書不同也大凡文字之興雲篆初凝傳於天上倉頡象跡興於人間大體

有六一謂象形日月字是也二謂指事上下字是也三謂假借行雖字是也四謂形聲江河字是也五謂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反正爲乏是也六謂轉注考老左右字是也製文字六意不同形聲假借轉注等意以成文字須以訓之乃明其義理爾雅有釋訓毛詩有詁訓即其類也

疏御製者向來已明所作疏文明御製述作之聖即謂玄宗皇帝也乃太上老君三十六代孫睿宗第三子大唐之第六帝也龍文表

聖日鍾標奇叶太平之符應壬辰之運母曰
昭成順聖太后竇氏以則天垂拱元年乙酉
八月五日戊戌生於東都生而聰明睿拓及
長寬仁孝友好學善屬文英武果斷尤工楷
隸兼善騎射三年閏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二
年十月戊戌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封
臨淄王居於興慶里景龍二年出爲潞州別
駕是時州境日抱戴月重輪逐鹿渡河赤龍
據按嘉禾合穗黄龍乘城仙洞自開童謡累
應黄龍再見赤鯉騰波李樹連理神著翹立

寢堂瑞氣壺口紫氣伏龍疑山巨人留迹夏禹表氣聖人金橋及神人傳慶凡一十九瑞編於史策唐隆元年入誅韋后平内難迎睿宗即位至開元元年自相國平王登極在位四十四年天寶十四年傳位皇太子寶應元年壬寅崩年七十八歲御者臨制之稱如御寓御天義也製者作造之謂如制禮作樂之言也

上來釋䟽題已竟次入正文將釋下文約䟽大料二段一曰總標宗意二曰開章釋

文總標中又分爲二一者所詮之法即指道德二字也二者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經國理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謂吳王孫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

第一教以無爲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百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爲乎又云我無爲而人自化

第二教以修道於天下經云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執大象天下往

第三教以道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第四教以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

將自化

第五教不以尊高輕天下經云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又云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第六教不尚賢不貴實經云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又云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第七教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
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
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第八教以等觀庶物不滯功名經云天地不
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狗又云行不言之教又云爲而不恃功成
不處
第九教以無執無滯經云爲者敗之執者失
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爲心

第十教以謙下為基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為下又云善用人為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上皆本天子而言

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云以正理國又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福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

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大國若烹

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又云其
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又云兵强則
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
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
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勝而不美
第十四教諸使守道化人經云古之善為士
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第十五教諸侯不黷兵黷武經云用兵有言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大於輕敵又云善為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無兵又云不爭之德

第十六教諸侯不尚淫奢輕徭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魚不可脫於泉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第十八教以理國修身尊行三寶經云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强又云柔弱勝剛强又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强者死之徒又云强梁者不得其死

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爲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

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爲
腹不爲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
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我獨異於人而
貴求於食母又云綿綿常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
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
善已又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
其銳解其紛又云上善若水
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積德爲本經云含德之

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

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云絶學無憂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又云成功不居又云爲道日損又云名與身孰親

第二十六教人理身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甚愛必大費多藏

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淨競不衒已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強

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經云寵辱若驚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經云知不知

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
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兊
閉其門終身不勤
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與俗反經云俗人昭
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
道若昧進道若退
第三十一教人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蔕長生久視
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

亡者壽

第三十三教人修身外身而無爲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虚心而會道經云虚其心弱其志

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

第三十六教人理身絶除嗜欲畏慎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
畏威則大威至
第三十七教人衰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
足又云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
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
死地
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
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

三十八門便盡其要爲存教義汎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若爲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爲臣之無道德如胷腹之無五藏理家之無道德如尸殭而無氣由是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離言教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上來總標己竟向下開章釋文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

羔二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老君事跡氏族降生年代

疏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内號也義曰前明所說之教次釋能說聖人能說聖人所謂老子老子即太上老君也太上上謂證果尊位玄元皇帝謂顯冊鴻名内號謂眞經共所標載今就老君位號之中分爲三十段以解名號之由起也

第一起無始者所言老君也老君生於無始

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色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彌綸無外故稱大道大道之身即老君也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也

第二體自然

者大道元氣造化自然强爲之容即老君也虛無爲體自然爲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葛玄仙公存訣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

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是也

第三昆眞身者老君乃無生之至精兆形之至靈也昔於空洞之中結氣凝眞强爲之容體大無邊相好衆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躡處虛空之中如日月之光也

第四應法號者老君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旣莫測號亦無邊在天爲萬天之主在聖爲萬聖之君在仙爲萬仙之總在眞爲萬眞之先在星爲天皇大帝在教爲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

顯百八十名或號無爲父或號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爲天地而立根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約而言之凡有十號即降生之後空中十方聖人讚十號是也具降生段中所解

第五啓師資者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爲道氣之祖也天尊爲五億天

之主億萬聖之君亦生億劫之前爲道氣之根本也所以道君爲老君之師天尊爲道君之師二聖既立乃曰老者處長之稱君者君宗之號以老君天上天下歷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以太上老君之號三聖相師乃垂教尊卑之本矣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以爲義澤及萬世而不以爲仁長於上古而不以爲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以爲巧在太極之先而

不以爲高居六極之下而不以爲深先天地生而不以爲久是也

第六歷劫運者老君生於萬物之首起於無始之前經歷劫運甚爲久遠劫者天地成壞之名陰陽窮盡之數陽盡則生陰故爲大水陰盡即生陽故爲大火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大數八十一萬年爲劫終老君長生行化經此劫運不知其數矣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

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是也
第七造天地者老君乃天地之根本萬物莫
不由之而生成故立乎不疾之途遊於無
待之場御空洞以昇降乘陰陽以陶埏分
布清濁開闢乾坤懸三光育羣品天地得
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運行四時得之以
代謝五行得之以相生故於九萬九千九
百九十九億萬氣之初運玄元始三氣而
爲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
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是也又以三

清之氣各生三氣三境合生九氣爲九天
第一鬱單無量天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
天第三梵監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
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第六洞元化應聲
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

九無想無結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
氣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
六天則四民三界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
下六天爲慾界第一太黄天二太明天三
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是

也次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
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笳天
七虛明天八端靖天九玄明天十極瑶天
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
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

上揲阮樂天十八無極曇誓天是也次四
天爲無色界一霄度天二元洞天三妙成
天四禁上天是也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
刼運所及陰陽所陶氣有窮極人有歲數
則初第一太黃皇曾天人壽九百萬歲一

天加一倍凡二十八天年壽之數極於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下至日月所交四千四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億氣一氣三千里也此上又四天名爲四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不生不滅無年壽之數無淪壞之期大劫之交災所不及向下諸天諸地隨劫淪滅劫運再開混沌復判則此天之人承太上所命下化人間敎世行法一如此劫

之初三皇繼理矣又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大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鎭於其巔三尊所處萬聖朝軒爲極道之域成化之根也既分諸天即以三十六天

滓陰之氣下爲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七十二君同禀命於老君矣其諸天境域分布凡有五億之殊皆三十六天之氣所生也地中有三十六洞天亦與上天相應日月分精玄照其間則天

文地理六甲五行陰陽變化皆老君運玄妙之機生之成之行之化之矣故曰道者萬物之宗元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物得以生神得以靈海嶽得之以安鎮王侯得之以太平道士得之以神仙枯朽得之以發榮也太上老君乃陰陽之主首萬神之帝君元氣之父母天地之本根先王之所匠品物之寬䰟陶冶虛無造化應因衿帶八極載地懸天遊馳日月運走星辰呼吸六甲叱御乾坤改易四時推移寒温驅使風

雨奮鼓雷雲分別玄黃歷數虛盈君臣父子禮義備矣是知陰陽雖廣天地雖大非道氣所育大聖所運無由生化成立矣

第八登位

統者老君大聖之功生化天地運育萬物豈復有品位名稱哉然上有元始之尊次有道君之聖老君次道君之位演化立功既以三氣運行萬天周布衆法顯著玄功克明乃登證極道之果居三尊之位紹嗣太上之任爲法王之尊上總羣聖中理衆眞下制諸仙而統攝三十六天三

十六地七十二君星辰日月嶽瀆萬靈陰陽變化一切神明主領天上天下地上地下五億天界有情無情有識無識有形無形皆太上老君之所制御由是常在太清境太極宮丹臺紫闕玉堂之中有三大仙九太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卿大夫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七萬仙童玉女五億天丁神王并羅衛雲衛巨虬師子金翅孔雀鳳凰靈獸天馬麒麟備衛左右老君時亦上朝元始疏奏罪福中謁玉宸賞

校九宮下統三界生死之簿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仙官靈洞福食之曹無幽無隱莫不仰隸之焉或下理九天在太微勾陳六星中號天皇大帝曜魄寶所以秉三使六把九樞機統攝萬一千五百二十物秉持仙籙主領神人真人仙人聖人賢人行人悉係之焉但覓百億天王拜手在前諮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生死善惡之事焉遊行萬方以玄道化而一老君常在太清太極之宮也

第九隨機赴感者老君極聖洞真德領萬化化隨方出降德屈身自億劫之初至混沌之始歷羲媧一十八氏三紀五十八統一百八十九代代為國師及神農之後或為國主或為師君或為賓友或為人臣乃有

樊華錄圖等號以道德妙旨更相發明所謂應物無擇者道也赴感隨機者聖也常以經圖戒律應化一切分形應感無量無邊而老君之體端寂無為凝然常住於太清之宮也

第十演上清者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樸以龍漢元年號玄中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人天也

第十一傳靈寶者中三皇時老君以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降靈寶眞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人也

第十二出洞神者下三皇時人心樸散老君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萬品也

第十三垂文象者伏羲之時人已澆漓未有

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爲師說元陽經教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取法於地制嫁娶叙人倫焉

第十四示好生者神農之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爲師說太上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救百病嘗桑得禾柳得稻榆得黍槐得豆桃得小麥杏得大麥荊得麻五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

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

第十五教陶鑄者祝融之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爲師說按摩通精經教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人保其壽焉

第十六制法度者自下三皇以後伏羲以前未有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開化漸漸生心辯形食味參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

第十七作形器者自伏羲之後老君示以世法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明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爲舟車以濟不通置棺槨以代衣薪造弧矢以威不順立刑獄以戒凶暴造書契以代結繩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日中爲市交易而退耒耜杵臼之利重門擊柝之規並老君敎於時君以化於物也

第十八崆峒演道者黄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黄帝詣而師之爲說道戒經教

以理身之道黄帝修之白日昇天

第十九衡嶽授經者顓頊時老君下爲師號赤精子居衡山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

第二十江濵應化者帝嚳時老君下爲師號録圖子居江濵授帝黄庭經教以清和之道

第二十一姑射宣眞者唐堯時老君下爲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

第二十二傳道德者帝舜時老君下爲師號
尹壽子居河陽授舜道德經說孝悌之道
此上下二經出於兹焉
第二十三教理水者夏禹時老君下爲師號
真行子居商山授禹戒德經說勤儉之道
又授靈寳五符檄召神鬼濬九江通河海
決百川矣
第二十四述長生者殷湯時老君下爲師號
錫則子居潛山授長生經說恭愛之道
第二十五寄胎慧者老君懸時凋弊欲反神

降生以殷第十八玉陽甲十七年庚申之
歳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爲五別
一曰大道應化託孕人間秉日精爲五色
之象以明陽德也二曰秉九龍之車凝結
變化五色玄黄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

龍陽精之華也三曰處胎寄慧與俗不同
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四
曰玄妙玉女感夢之後因而有孕容顔益
少神氣安閑八十餘年恍豫無比以明聖
人降跡之異也五曰玄妙玉女所居之室

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暑無煩燠
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
八十一年不覺爲久當殷二十二王武丁
九年庚辰之歲降生也

第二十六顯降生就此門中又分一十七段

一曰老君降生迥異凡品雖依聖母之孕
乃剖左腋而生也二曰老君生登行九步
步生蓮華陸地開敷大彰神異三曰老君
降生之時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
祥雲蔭眞四靈翊衛玉女捧接聖母因攀

李樹忽爾降生矣四曰老君降生之時九龍吐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于今見在亳州真源縣太清宮中也五曰老君降生之後即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代間之苦何足樂闕六曰老君降生者爲念時澆樸散大道不行委迹生神以救於世七曰老君以衆迷難曉正道難宣降生之時故顯現禎祥令物信悟八曰老君欲明妙道須在修功亦有鍊丹以勸修習今亳州宮中有鍊

丹井鍊丹檜並存焉九曰老君教人習道
內外俱修既鍊金丹又習眞氣今有虛無
堂在亳州宮中乃習氣之所也十曰老君
明此妙道修之必得昇天示彼功成輕舉
而去今亳州宮中有鹿跡檜即老君乘白

鹿昇天之所其樹見在十一曰老君降生
年代即殷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
也今詳殷周以子月爲歲首二月即今之
十二月丑月也十二曰老君降生郡國即
古之楚國之分苦縣因城爲名瀨鄉因水

爲名曲仁里九井之西靈溪之側其縣本
名苦縣漢魏以來名谷陽縣乾封元年改
爲眞源縣中和二年昇爲亦縣十三曰老
君降生之後九日之中身長九尺七十二
相八十一好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三
漏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也十四曰聖母
玄妙玉女老君降生之後聖母乘八景玉
輿羣仙侍衛白日昇天大唐追尊爲先天
太后今有宮在眞源縣太淸宮之北一宮
在樓觀昇天臺上十五曰老君昇天之後

歷代帝王欽慕真迹漢桓帝隋文帝皆崇
修宮廟命文臣刊碑以旌道德故漢有邊
韶碑隋有薛道衡碑于今並在十六曰聖
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以彰子
孫興昌享無疆之祚其樹見在號再生檜
十七曰真源舊里累降樹祥甘露乍垂卿
雲時布或真容顯現以弭妖兇或雲霧凝
空以護宮宇或神鳥銜箭或瑞雪驟飛或
神龍躍九井之中或文字顯三檜之上代
代昭驗載在簡書漢桓帝時感夢老君修

祠宇之日卿雲見在其上隋文開皇五年
卿雲白鹿現於祠庭帝遂修崇庭宇武德
三年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於其上上元
元年枯檜樹於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
貞字重重分明太極元年卿雲現於其上

天寶七年鳳凰集於虛無堂上寶應元年
有紫雲屬天神光夜照明日龍見九井之
上大曆三年卿雲現於宮上甘露降於檜
樹會昌二年甘露降於庭樹咸通十年徐
州逆賊龐勛欲領徒據太清宮老君應現

有黑氣遍川賊徒迷失道路其日敗滅中
和廣明之際黃巢侵逼宮宇縱火焚燒陰
雲升現雨降火滅賊徒奔潰又逆賊遍地
白刃圍逼亳州其日黑氣大雪賊徒殞仆
凍死解圍而去又黃巢餘黨攻圍亳州神
烏遶城銜箭有黑氣自宮中而來賊黨驚
奔解圍而去中和二年勑吏潘稠奏自黃
巢入關之後一十八度兇徒侵逼宮宇攻
圍州城皆有祥異賊遂奔散遠近户口多
就宮避難並獲安全請移縣就宮安置勑

肯不允遂昇爲赤縣光啓元年七月九龍井中五雲成蓋高千丈以來如此現者三度汴州畫圖聞奏此之符瑞皆載於國史矣

第二十七彰聖號者老君瓊胎寄慧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白首聖母爲之立號以示世人於此門中又分五段一曰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欲謂爲老又是初生欲謂爲子又乃白首兩字兼稱因立老子之號焉二曰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

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老君先老
而後幼欲明攝迹還本也三曰老者考校
衆聖爲名子者以孳生萬物爲義所以老
君爲萬物父母衆聖祖宗故有考校孳生
之名以爲老子之號老子二字起於此時
老君之號先於億劫非此一時四曰聖人
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
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
修道反老還嬰故號老子五曰委迹和光
以循於世者老君以生而白首故號爲老

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等以姓爲號老子鶡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爲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刼杳杳冥冥眇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而老爲號乃以長於億刼之前故以老

爲號爾夫託神李母剖左掖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前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所證也今考詳衆說既不以因生立號即是老君歷刼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

子之號爾

第二十八明胄胤老子本記及諸家史冊皆云生於李樹之下指樹以為姓斯理為當矣今桉大唐天潢玉牒即云顓頊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媧媧娶有喬氏之一女感月光

貫昴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後代為士師至理徵避桀之亂遁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為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為功遂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徵生利貞當

殽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會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今按湯至陽甲一十八王二百五十餘年自李徵至虔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皡之時已爲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玄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

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我姓也因遂姓李故隋内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李是也又樓觀先師傳云老君既因聖母攀李

樹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今並明之以彰國姓宗緒矣聖母者按玄中記云李靈飛當毅之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賔年百餘歲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於所居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

飛感父飛昇之異深隱不仕內修其道以
天水尹氏之女爲妻居於瀨鄉其妻嘗因
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人捧日出於其處
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化爲五色之珠
大如彈丸夢中得而吞之因即有孕八十
一年容色益少常若處女靈飛亦百餘歲
而昇天既誕生老君之後即有五色雲輿
迎之昇天而去又李氏大宗譜云李氏之
姓其先黃帝之後姓公孫曰軒轅元妃西
陵氏生昌意昌意之妃方雷氏曰女節感

台光貫日而生少昊曰青陽氏少昊次妃
名脩房生大業大業之妃名扶始感白雲
覆己而生皐繇皐繇生伯益伯益一名翳
帝舜封之於嬴因姓嬴氏翳妃姚氏生若
水若水生昌貴昌貴生景僕景僕生仲行

仲行爲周成王諸侯謚曰非公至宣王賜
姓裴氏裴氏之孫庭堅有女貞潔不嫁居
楚國瀨鄉曲仁里因食李實而有孕歷八
十一年安愈無苦常有神明潛衛其身以
周惠王之時二月十五日因攀李樹生於

左脇生而髮白左掌中有玉印字右掌中有七十卷經字左脚下有救字右脚下有治字生而能言問父何在母曰吾貞潔不嫁令則老矣吾因食李實而孕汝無父也吾以處女而孕於汝恐爲鄉里所笑欲飲藥而去之神人告吾不令吞藥及今八十一年矣因食李而生李即汝姓也既生而老號曰老子老子作七十二經以記天地鬼神之名述無爲長生之道娶天水尹氏之女生子名貞利當定王之時此一說也

令許尹喜是康王大夫昭王時爲關令老君已度關授經此即年代縣殊先後差爽雖譜書所載恐非真的然李姓所起令亦載得姓之由也又玄妙玉女元君傳云老君在天爲衆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爲常存之道化於天人長於億劫之前爲萬聖之君長故天尊道君賜其真號號曰老君即在五太之前歷劫有此號矣雖代代應見爲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爲

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爲妻老君乃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胞託孕歷八十一年因攀李樹而生老君誕於左脇當孕之時神靈衛聖母之身既生之後玉女捧接祥雲滿庭

日童散暉月妃擲華衆聖來集老君乃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在代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

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眇眇從刼至刼非可悉記老君有九變以法太陽變化生育之功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故爲聖中之聖眞中之眞矣聖母在天即號玄妙玉女旣降育大聖即爲太一元君元君乃授老君化世行教之旨內修九室三一之門萬善萬惡之戒百病百藥之訣虛無淸淨之規九丹飾録之品將以示世人有師資授受之法而太上大聖爲萬化之主豈復待師受禀學乎受

道既畢即有天樂駭空流雲靄野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九光八景之輿迎聖母元君歸于玉清之上至今爲太一元君國朝尊爲先天太后具在前解詳諸家所載聖母本起即玄妙玉女爲老君之母證太一元君事跡爲勝國朝所尊云母益壽氏爲先天太后是宗譜所明道經之中未覩其事所言降生年代以殷武丁時爲是自餘諸說舛誤不同前後差謬今則載而不取也

第二十九興帝業者老君道包萬有澤被諸
天貽厥孫謀光膺大寶是以三十一代孫
高祖神堯皇帝光宅天下奄啓我唐矣所
以天潢流瑞源出於上清瓊海澄瀾潤涵
於萬寓德明皇帝佐堯翊舜興聖皇帝握

紀秉時始輝映於唐虞之間復恢拓於秦
梁之野比夫后稷古公之德文昌武發之
興卜代卜年帝枝帝葉固無讓於姬周矣
第三十冊鴻名者乃向下明乾封元年冊尊
號也

向來所解老子兩字汎舉三十門以彰應
跡垂號也

釋老君聖唐冊號

夫所言太上者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
太者大也上者高也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
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
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
得眞自眞而得聖聖之極位昇爲太上太上
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
即得居此尊名亦如代代間皇帝代代紹位皆

得稱之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太上高皇帝皆極此位而太上丈人高皇帝雖兼有尊極之名而不行教其傳祚行教爲萬天之主唯道君老君耳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至道高妙

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爲證言深妙玄遠以明道體故謂之玄元者初也始也祖也爾雅云肇道根源萬物宗祖處世出世之法皆爲之本始故謂之元皇者大也謂大道也道大曰皇尚書序曰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德大曰
帝道德兼稱故云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爲
皇帝秦始皇既一統天下垂法後代上採三
皇之尊名下取五帝之美號兼而稱之曰皇
帝焉尚書序曰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内號者隱號也老君千名萬號不可備窮
以當時天下所稱謂之老子亦乃道尊德貴
不可斥名天上人間咸稱曰老子是則以老
子之内號也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乃老子
三十三代聖孫大唐之第三帝太宗文皇帝

之第三子也承平嗣極握紀垂衣耀仙李之
靈葩展昇平之盛禮迴鑾苦縣謁聖眞源表
大孝於春先賛玄元於聖號以乾封元年太
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下詔曰東臺大道混
成先二儀而立稱王人虛己妙萬物以爲言

粤若老君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曁乎姬
周之末靈應無象變化多方遊元氣以上昇
感日精而下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
友帝王丹青神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
俱懸屬交喪在辰晦迹柱下大弘雅訓垂範

將來雖心齊於太虛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絶
聖棄智安排寡欲寂寞杳冥之際希夷視聽
之表澹爾無為究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
盈執大象而還淳滌玄覽而遺累邈乾坤以
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矣哉固無得而名也

況復大聖所資克昌寶祚上德所覆允屬休
期朕嗣膺靈命撫臨億兆總三光之明而夙
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祗惕盡孝敬於
宗祧罄懷柔於幽顯行清淨之化承太平之
業登介丘而展采坐明庭而受記飛烟結慶

重輪降祥鶴應九皐山稱萬歲越振古而會
休徵冠帝先而爲稱首大禮云畢迴輿上京
迂駕瀨鄉躬奠椒糈仰瑞栢以延佇挹神泉
而永歎如在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彌切宜昭
元本之奥以彰玄聖之功可追上尊號曰玄
元皇帝仍改谷陽縣爲真源縣當縣宗姓特
給復一年冀敦崇遠之情用申尊祖之義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又永淳二年癸
未十二月四日下詔曰君崇於道宅紫微以
垂衣臣修於德罄丹心而作礪若使上守於

義下尊於禮名教所以垂淳忠信由其漸薄在昔胥庭連陸媧燧伏羲不宰而天下化軒頊堯舜禹湯文武至公猶行深仁尚積及秦居閏位奢泰之漸聿興漢襲霸圖玄默之風已替遐觀魏晉近鑒周隋代益囂浮人踰僭

侈窮百王之弊俗極千年之否運以承大亂之後方開大聖之期既逾交喪之辰必興交泰之緒我高祖神堯皇帝受鑣宮之景命蕩欒野之妖氛重懸日月一匡宇宙太宗文皇帝披圖汶水杖鉞參墟降斗極之神兵滌懷

襄之巨浸張四維而安赤縣勞百戰而徇蒼
生聲教遐覃隄封遠亘緬惟洪業無得而稱
朕以寡昧忝膺丕緒未嘗不孜孜訪道戰戰
臨人日愼一日三十四載於今矣况下安則
上逸時弊則君憂雖身處九重而情周萬姓
建本之懷愈切抑末之念遽深今庶績雖凝
而淳源未洽朕之綿系兆自玄元常欲遠叶
先規光宣道化變率土於壽域濟蒼生於福
林屬想華胥載勞寤寐所冀内外寮寀各竭
廼誠敦勸黎萌俱崇簡質舊染薄俗咸與惟

新憑大道而開元共普天而更始宜申霈澤
廣被紘埏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為弘道
元年仍令天下諸州置道士觀上州三所中
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度道士七人以彰清
淨之風佇洽無為之化王者施行是則奉先
尊祖復朴還淳之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義三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三　羔三

唐　廣　成　先　生　杜　光　庭　述

釋御疏序上

疏玄玄道宗降生伊亳

義曰玄深妙也亦不滯也宗主也尊也言太上老君爲深妙道之主也老君旣不滯有亦不滯無因果兩遺麤妙雙遣先天後刼尊爲教主故云玄玄道宗也降生伊亳者自上而下曰降言老君居三境之天爲大道之主慜鑒下土降化人間運大慈心

分形表瑞秉九龍之駕化旭日之精下入
玄妙玉女夢中因而託孕寓生於世示見
同凡有出生之相爲立化之首故曰降生
此明表應化迹也伊亳者伊即伊侯之墟
是老君祖徵避桀難之所其地在苦相二

城之間也亳者亳社之地古謂之亳後乃
殷墟殷自湯受命至第十九王盤庚八度
遷都方都於亳即殷之都也或云陳國者
即太皡之後所居謂之陳墟在宛丘之側
也按禹別九州苦縣是豫州之分武王伐

紂既有天下乃封舜之後胡公滿於陳此
即古有太皞之子孫已爲陳國舜後亦已
爲胡國胡小而陳大胡在沈蔡之間陳在
今潁川武王尊舜之德追奬其後故遷之
於陳此陳國自胡公滿之後歷春秋時凡
四十餘世爲楚子所滅漢祖滅秦改陳爲
淮陽郡郡大縣小郡管於縣故有陽夏寧
平若柘四縣隸爲淮陽後漢章帝改淮陽
爲陳郡或云楚國者楚以熊繹爲始封之
君都於荆陳自淮之阻其地連楚春秋楚

子滅陳因而縣陳故亦屬楚遂為楚地或
云楚國或云楚縣或云陳郡春秋之日郡
小縣大以郡屬縣故云楚縣秦并楚縣置
三十六郡郡大縣小以縣屬郡或云譙國
者今老君舊宅太清宮東北四十里有譙

城是也或云相人者宮側有古相城也或
云苦縣亦春秋統郡之縣也故苦縣城在
瀨水東基址存焉其苦縣後改為谷陽縣
大唐乾封元年高宗皇帝封禪東嶽迴駕
幸老君舊宅封冊尊號改為眞源縣中和

三年癸卯亳州刺史潘稠上表於成都行在以太清宮累有應見自黄巢大寇之後一十八度寇孽侵犯皆有迅雷烈風震擊其賊或顛沛而失道或因至敗亡侵宮宇不得遠近居人就宮避難者數千户皆保安全請移縣就宮安置奉勑移縣就宮必恐褻瀆所奏宜不允遂昇眞源縣爲赤縣以太清宮在部内故也仍差使臣賫御詞修齋告謝雖時代遷貿名號不同其於處所由來一一耳後漢桓帝夢見老君特詔陳

相邊韶於生處舊宅修祠立碑祠側有李
母廟祠內古有虛無堂堂之前有三檜及
餘檜千株九龍井鍊丹井昇天鹿跡樹古
跡依然左帶靈溪右環渦水其地顯敞寔
惟勝所又瀨水在宮西以水爲鄉名故爲
瀨鄉或爲厲鄉文字訛也其宅累代帝王
每加修飾隋開皇六年文帝勅內史舍人
薛道衡立碑修廟唐天寶七年戊子改爲
太清宮以汴州節度使爲宮使亳州刺史
爲副使國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

宗六聖眞容並列侍於老君左右焉
蹤肅肅皇祖命氏我唐
義曰肅肅尊嚴莊敬也皇大也祖初也老
君乃大唐尊嚴之祖也命氏者氏族也言
得姓之由也我唐者言唐之立極自聖祖
垂裕乃老君裔孫也始因老君誕生指李
樹而爲姓李氏之姓始於指樹已具在前
解義中故云命氏我唐也薛道衡碑云感
日再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
律之本昔京房吹律而定其姓也

跡垂裕之訓無疆之祉

義曰裕福善也無疆者無邊廣遠之貌也祉福也老君垂善應之福流廣遠之裕光啓帝業聿興我唐也訓教也

跡長發遠祥系本瓜瓞

義曰長發商詩篇名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祥善也言商家之德久發見其禎祥契布五教寬大之德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而湯有天下也系本也系者單緜聯續之貌不絕之象也言聖系天枝長

發不絶也瓜瓞者文王之什緜緜篇也緜
緜者瓜紹也瓞瓝也瓜本實繼先一歲之
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
長大時興者以喻后稷矣后稷帝嚳之冑
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居豳于漆沮之
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益盛得其民

心而成王業舉殷周之二代興業久遠之
事以明老君垂裕久遠方興我唐業將明
受命建國非一朝一夕人事之所能乃積
德傳裕其來甚遠乃能奄有天下如殷周

之與也

䟽其出處之跡方冊備記

義曰方謂方所也冊者編竹爲之長尺有二寸以記邦國之事春秋序曰大事書於冊小事簡牘而已是也出處者出謂在朝

即老君伏羲之後代爲國師或爲藏史或爲柱史或爲太史儋或云伯陽父咸顯明於朝廷也處謂隱逸即老君西昇等流沙東巡碧海幽演傳經等是也雖晦名隱世其行藏之迹化導之事國家正史簡冊之中

及諸子史道經之內無不具紀也易曰或出或處是也

疏道家以爲玉晨應號

義曰道家者按太史司馬遷著六家之說先黃老而後六經道家居先最爲通美焉

遷曰陰陽者繁而致惑儒者博而損寡墨者菩而傷性名者華而少實法者酷而少恩唯道家之教爲大道焉以其清虛無爲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以大順與時推遷應物變化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此所謂道家也淮南子曰道家者理性情理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寧德而安貧聖賢之所貴家國之所賴故曰道家也玉晨者即太上大道君之別號也老君本紀云或號天尊或號太上或號大道或號老君即明玉晨君亦老君之應號也太上虛皇

常居紫瓊宫在玄都玉京之上亦名紫晨宫亦名玉晨宫即玉晨道君乃老君之應號爾

䟽馬遷謂之隱君子

義曰馬遷者司馬遷也遷字子長河内温人中山王相司馬喜之孫太史令談之子顓頊之裔生于龍門年十歲誦古文尚書年二十遊江淮九疑禹穴之間仕漢爲郎中使西蜀父卒歲餘爲太史令而作史記遷嘗因言李陵非罪枉害其妻子遂爲人

所謂下獄受腐刑西京雜記云遷發憤而作史記先達稱有良史之才敘屈原賈誼詞旨抑揚蓋一代之偉才也桓譚新語曰遷修史記未行於代其後外孫楊惲題為太史公或為談為太史令遷繼為世官而

身受腐刑恐辱先人我同太史家走使之人耳故題為太史公也遷為中書令卒有集二卷史記云老子或隱或顯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終蓋隱君子也子者有道之稱古人稱師為子如孔子列子是也

君子者君師也禮記云爲學者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爲君爲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文解云有德有道雖在衆庶之中爲人所敬則爲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謂爲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況玄元老君爲道德之主帝王之師號曰君子不亦宜乎潛龍卑秩故謂之隱也

流而中尼師之

義曰仲尼者孔子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殷之後也按史記殷本紀云帝嚳之妃吞燕卵而生契契爲堯司徒有功封於商賜姓曰子契裔孫湯名天乙亦名履滅夏而爲天子至湯孫三十七代其王名帝辛號

之曰紂無道周武王起兵滅之封其庶兄微子之子啓於宋宋家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三命爲宋正卿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

走莫敢余侮三命益恭故春秋美其德焉
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遂以孔爲氏或
云呑乙卯而生後賜姓子以子配乙爲孔
字乙即燕也此兩存焉或以滴溜穿石而
爲孔姓此尤不經今所不取孔父嘉爲宋
司馬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
生防叔防叔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即孔子之父也孔子居魯國闕里鄒鄉周
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戊申十
月十三日庚戌生至魯哀公十六年周敬

王四十一年庚申歲四月十八日卒年七
十三初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欲與
諸侯落之召昭公孟僖子仲孫貜爲介遂
如楚三月過鄭鄭伯勞之僖子不能相儀
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楚子享公于新臺

九月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茍
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死召其大
夫曰禮者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
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

載武宣三命茲益恭其恭也如是臧孫紇
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
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
說（南宮敬叔也）與何忌（孟懿子也皆僖子之子）於夫子使
事之而學禮以定其位故何忌敬叔師仲

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
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
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
先臣之命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
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

盍以車乘賫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竪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國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君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之非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惡已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也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

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師老君得禮之要也

疏

繙經中其太謾

義曰繙帑亂取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以老君曾爲藏史因而問焉老君不許於是

繙六經以悅老君老君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君曰仁義人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老君曰噫幾乎後言夫蚊蝱噆膚則通夕不寐今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此斥孔子不宗大道而循有爲也

疏問禮歎乎龍德

義曰孔子問禮於老君而語老君以仁義老君曰夫烏不日黔而黑鶴不日浴而白

黑白之別不足以爲辯名譽之勸不足以
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之所言其人骨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
者若是也孔子歸三日不譚弟子怪而問
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
汝處於魯之時有人用意也浩如飛鴻者
吾飾意以爲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

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遊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没於九重之泉者吾飾意以爲鈎繳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遊乎泰清吾不能逐也吾今見老君其猶龍乎使予口張而不能嚕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能知所居余又何規老聃哉

跡在周室久之

義曰老君自殷武丁九年庚辰生於楚國
苦縣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居岐山之陽號
燮邑子風伯前驅彭祖爲從以觀西伯之
化西伯聞之徵爲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
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岐山
故禮記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陽即此
時也遂以岐山爲州之名鳳翔爲府之號
乃其事矣老君所居去鳳翔城北一十八
里唐既受命於其舊所置啓聖宫也武王
克殷老君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

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仍爲柱下史潛龍早秩以佐於周至昭王二十五年度關西化流沙自武丁庚辰年至昭王癸丑年二百一十五年即司馬遷所言老君在周二百餘年是也

跡將開道西極

義曰本相經云昔妙梵天王爲貪快樂不修功德下生罽賓爲煩惱力王復好畋獵殺害無道故老君以昭王時西入流沙授以浮屠之術而度之焉又西戎雜俗好淫

多殺皆學邪幻之法好事邪神老君乃往歷化八十一國胡王及九十六種邪法外道等也故云開導開即開悟導即化導也西極者在中國之西乃流沙八十一國等也

䟽關令尹喜請著書

義曰尹喜者天水人也明習五經天文緯候陰陽之書無不該博仕周康王時為大夫至周昭王二十四年知有聖人西度請出為函谷關令遂遇老君傳經就此門中

分為八別一曰示見禎祥者昭王之時天
理星西行入昴東南眞氣狀若龍蛇而西
度漢融風三至紫雲浮關尹喜見之請出
為關令以候老君也仙公序曰尹喜宿命
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聖人當度是

也二曰託試尹喜者昭王二十四年壬子
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君乘青牛薄板車徐
甲為御以來度關云吾家在關東田在關
西明日當臘天寒取薪耳喜再拜稱弟子
曰今日見君乃聖人也願少留焉又謂之

曰竺乾[illegible]國有古先生吾欲昇就皆寓託他事以試尹喜三曰傳授道德者道德序訣云老君謂尹喜曰爾應為此究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其月二十八日中時授太上道德經則是以昭

王癸丑年五月壬午去周十二月二十五日度關二十八日授經自殷武丁庚辰年生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文王受命凡一百八年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又一百七年通前二百十五年乃西度關史記云老子

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是也四曰示見神通者老君御車人徐甲本是枯骨曝露草中老君因見哀之以太玄生符投之遂化爲人隨老君周遊二百餘年老君約云日雇百金往至大秦安息以黄金併償之甲至關恍一婦人不欲隨老君西去遂作牒請喜以訟老君老君索日雇之直老君謂甲曰爾本枯骨我以太玄生符救爾所以爲人今還我符當償爾金也言訖符從甲口中出甲復化爲枯骨喜見之驚怖爲叩頭

請謝願乞恕之老君又以符授之甲乃復舊尹喜見此神變彌加勤敬也五曰同還樓觀者喜爲關令即函谷關也在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今有故關墟大唐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七日老君於丹鳳樓降見告陳王府參軍田同秀出天寶靈符云在函谷古關尹喜舊宅勑道士及内臣往求之於枯桑下有紫雲白兔之瑞掘獲石函得天寶靈符於其地大赦天下改桃林縣爲靈寶縣於其地置靈符觀御製御書碑銘

今存焉尹喜以二十八月受道德二經後
乃與老君同自函關歸盩厔終南山之陰
尹喜所居之宅宅即喜結草爲樓觀星望
氣之所其宅尹喜昇天之後相傳謂之樓
觀周穆王招隱士杜沖與喜弟軏居之有
老君車柩及支華樹秦漢累朝謁板始皇
墨跡皆存焉六曰昇入太微者老君與尹
喜說經及授九丹諸訣畢以昭王二十六
年甲寅四月於喜宅南山上昇入太微西
昇經云說經畢忽失老君所在斯須館舍

光奕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示以一要得以守元忽見金人存七恍惚老少無常重謂喜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七曰約會青羊者老君將昇太微謂尹喜曰千日功成求我於蜀青羊之肆也喜遂稱疾棄位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入蜀見老君於青羊之肆也其青羊肆在成都縣西南五里前臨大江古老所傳常有靈應以中和二年壬寅僖宗皇

帝駐蹕在蜀因獲靈甎古篆符瑞喜動行
朝皇帝駕幸其所致禮瞻敬勅置青羊宮
其甎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災六字自獲甎
之後明年收復長安後年駕迴京闕矣八
曰俱化西極者尹喜三年之後千日功成
以丁巳年入蜀於青羊肆見老君老君與
喜自蜀川乘雲駕遊天水昇三洞歷九天
然後西化流沙八十餘國矣中和二年九
月十二日以獲甎符瑞下勅曰昔者聖祖
玄元皇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眞經於樓

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共乘雲駕俱
化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洎于
此日曆數約二千年景象寂寥蹤基牢落
今因翠華巡幸玄貺昭彰珠光跳躍於庭
前靈篆中明於樹下甎含古色字驗休徵

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禎符乃見足表
玄穹降祉太上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
耀中興之事業宜摸勒文字告示諸道及
軍前仍於其地賜内外行庫錢置青羊宮
以旌符瑞編付史館者即流沙西化益彰

明驗矣著者表記也亦述作之謂也今詳
此經乃帝舜時說已曾授舜今重授喜非
時著述也
疏於是演二篇焉
義曰於是者發句之端也演者廣暢之理
也二篇者指道德二經也王子年拾遺記
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
五人或秉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
所撰書經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
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

出金壺器中有黒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
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
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級以金繩貯以玉函
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
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
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
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皆經國之微言
濟生之大用則非止道德二篇而已今明
此二經是函谷關所授尹喜之經耳
䟽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

義曰道生德畜為化之本也一切之法因道而生故云源也亦喻泉源能流其水無有窮竭罔無也言此經所載法源究本無所不盡而無窮也

疏其要在乎理身理國

義曰文子通玄真經曰道德者匡衆以為正振亂以為理化淫敗以為朴淳德復生天下安寧此道德之理國也道德愗者百禍不能羅險阻不能危刑罰不能加謗讟不能隨代悖而不謬代泥而不污人感而

不疑人欺而不詐人善而不悅人懼而不怖內存其真外和其人享無窮之壽而上賓于天此道德理身也

疏理國則絶矜尚棄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

義曰文子問老君曰理國之本如何老君曰本在理身也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者夫理國者靜以修身全以養生則下不擾下不擾則人不怨爲理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

去就去就之本在於無爲夫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期陰陽和非有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化也此乃絕矜尚棄華薄無爲不言之旨也下經首章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也

上經第二章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也教者訓教於人可以垂訓於永久也論語云子以四教詩序云教以化之是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教者以教於人而世之衆教皆以有執有爲爲

本今老君此敎以無爲不言爲化故爲衆
敎所尊理道所貴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

羔四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御疏序下

疏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

義曰少私寡欲虛心實腹者上經第十九章云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上經第三章云虛其心實其腹也及上所引經文並解在正經中向下當辯務者愡事之名也君子有常務論語云君子務本是也

疏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義曰要謂機要旨謂指歸此經乃理身之指歸理國之機要可以言述固得而言也

疏及乎窮理盡性閑緣息想

義曰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禀之性物理

既窮生性又盡以至於一也又解云窮理者極其玄理盡性者究其真性玄理真性考幽洞深可以神鑒不可以言詮也閑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於此門中分為四別一曰意隨善境而

生善欲謂之善緣二曰意隨惡境而生惡
欲謂之惡緣三曰心繫善念而生善想四
曰心繫惡念而生惡想雖同因境所起分
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旣閉惡緣又息惡想
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眞正稍入道分
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窮達妙理了盡眞性
想緣俱忘乃可得道故云窮理盡性閉緣
息想也

疏處實行權

義曰處者居也實者眞諦玄微所謂妙本

之道也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俗
立教謂中乘之道以誘開悟亦猶理國理
身之旨先資權教後入大道實教者上經
第三十五章云執大象天下往又云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又云自古及今其名不
去是也權教者上經第三十六章云將欲

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也

疏坐忘遺照

義曰坐忘者隳肢體黜聰明遺形去智以
至乎大通謂之坐忘至道深微不可以言

宣止可以心照既因照得悟其照亦忘故
曰坐忘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
疏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
也
義曰爲道之人遺麤達妙損之又損漸入
玄微玄之又玄即階眞趣下經第四十八
章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無爲上經首章
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也此乃得之於
玄會契之於無無爲非文字能詮非言句能
述老君曰道若可獻則臣獻於君道若可

傳則父傳於子斯固非可言傳也損者毀滅之謂也玄者深微之謂也

疏其教圓

義曰行有五教分爲五別一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二曰見素抱朴虛心實腹漸教也三曰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半教也四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則無不理滿教也五曰澹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惣包故

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

䟽其文約

義曰約限也省也不出二篇包羅萬法不曰約乎

䟽其旨暢

義曰暢通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事有君不曰暢乎

䟽其言邇

義曰邇近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不出户

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邇乎

䟽故遊其廊廡者自以爲昇堂覩奥

義曰廊步廊也廡堂下也奥内也西南隅謂之奥言世儒之士習道之人始覩此經自謂窮理盡性以極玄微耳

䟽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義曰沉研鑽極考情運思探道之奥極道之源箋註詮䟽以求聖人之旨所得之理逾少聖人之意逾深郭象曰秋毫之端細

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也秋毫者兔秋所
生之毛也端者末也
疏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義曰此引上經第二十五章以證妙道之

名也有物者無中之有恍惚之物也混成
者天地未分謂之混沌天包於地混混無
端天地浮載於水中積聚於氣内謂曰混
元以其道氣化生分布形兆乃爲天地而
道氣在天地之前天地生道氣之後故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莊子曰大道者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吾者老君自稱也混成之狀怳惚之象先天先地混然獨立名號未彰言語路絕所以老君強爲立字字之曰道強爲立名名之曰大其道廣博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故名大道也

疏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

義曰夫大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見在太極之表而不爲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謂爲虛極之妙本也以其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故言其通生也道者通也虛者至無也極者至高也妙者至玄也本者化源也

疏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者未立強名

羔四 五

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莊子姓莊名周宋國蒙邑人也當趙文王齊宣王梁惠王時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隱於抱犢山服大丹昇天署位爲太極韋編郎入侍帝晨嵇康云又師涓子居

世時爲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皆言大道
放曠無爲之理大唐天寶四載四月封爲
南華眞人所著書爲南華眞經此則引第
十二天地篇也太初者未見氣也有無無
有無名者無有故無名號也此名未立强
名之道以前大道無名强而名之謂之道
强名之初天地之始也
疏强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義曰道通也通以一氣生化萬物以生物
故故謂萬物之母母茂養之稱也經云者

指此經首章之詞也引此首章以證大道之名爾

疏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義曰莊子天地篇之文也虛無不能生物明物得虛無微妙之氣而能自生是自得也任其自得故謂之德也

疏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為德

義曰德者人之所得是也夫三才萬物資道妙用各得生成無不遂性故謂之德旁

通者周遍之謂也品物者衆物也資者取也用也妙本者道也

疏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

義曰此下經第十四章文也引此正文重明道德生畜之義用合莊子物得以生之

理此明有以無爲本無以有爲用道德相須爲上下二經之目也

疏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義曰眞實凝然之謂體應變隨機之謂用杳冥之道變化生成不見其迹故謂之體

也言妙體也莊子曰其來無迹其去無涯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因此妙體展轉生死生化之物任乎自然有生可見而不為為主故謂之用此妙用也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是也

疏而經分上下也

義曰冥冥之道上也昭昭之德下也大聖說經本無道上德下之別而詮釋之家强為箋解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

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
故處於下由是分上下二經亦猶天清而
居上地濁而處下爾
疏先明道而德次之
義曰妙無生妙有由精以至麤次者亞也
先後之謂也

疏然體用之名可散也
義曰精麤先後可兩言之體精而爲本樸
也用麤而爲末器也故言散爾
疏體用之實不可散也

義曰同契乎無故不可散散者分別之謂也雖因用而有分別在生化終始倚伏相須諸理源實故不可散言萬形之殊舍妙道也

疏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義曰妙體妙用生於妙無是同出也由精而麤是異名也混而爲一是同謂之玄也

疏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

義曰分而爲二者體與用也混而爲一者歸妙本也莊子曰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疏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

義曰體用雖異是何散也相資而彰不可散也

疏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

義曰道經之中明此德者則明道資於德也

疏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

義曰德經之中明此道者則明德宗於道

也

疏是其體用互陳遞明精要

義曰道資於德德宗於道是互陳也互者交也差也陳者布也互觀其理皆達精微斯所謂不可散也

疏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義曰外分道德之殊而經有互陳之義不可以道經爲上德經爲下令異之者强而異之非玄理精要之旨也

疏經者徑也

義曰習道之蹊路登眞之徑門左丘明曰經者不刋之書也精要之道由徑而通

䟽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

義曰因經通道斯道常明故曰常也因凡悟仙自仙極果垂文永刼普度無窮太平長生皆由玆教故云通徑常行之道也

䟽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

義曰每數也惟思也訓教也貽與也厥其也謀圖也數思者虔奉之義也虔奉聖祖老君垂教之旨與及聖孫詩文王之什文

王有聲篇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
能廣文王之聲大其成功而傳國於子孫
言玄元聖祖垂此無爲清靜之訓以及我
唐子孫與此帝圖傳弘道化也

疏聽理之餘伏勤講讀

義曰天子垂拱南面以聽天下之政理亦
政也聽政之暇講讀二經亦猶乙夜觀書
之義爾臨文曰讀演義曰講既宣其文復
講其義遂爲註疏焉伏勤者尋繹不輟之
義也餘暇也

䟽今復一二詮䟽

義曰詮評也講暢眞義評考玄微一二敷陳盖得其理國修身無爲清靜之旨也

䟽其要妙者書不盡言

義曰要精要也妙玄妙也精要玄妙非書可傳理絶於言議之間故云書不盡言矣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盖無言之言窮理之理庶乎神洞幽賾了悟忘言此故非文字可詮評也

䟽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義曰粗不精也麤也略也裨益也助佐也
網紘繩也網之上下有紘繩以惣之故張
羅網者整其網猶衣之舉領耳淮南子曰
舉其網萬目張斯乃總衆目之稱也舉其
大網衆目可見矣言此蹤可以佐益講學
之人開廣其聞見耳竊惟天章煥赫揭日
月以齊光聖藻精微與乾坤而並運深入
自然之室宏開衆妙之門竦崑閬於詞峰
濬滄瀛於義海滯邪者望風而懸解忘返
者悟教而知歸眞祖闡至妙於前睿孫讚

玄微於後二聖垂作萬古無倫而猶申裨
助之言示謙冲之訓益明聖旨矣

疏凡六卷

義曰凡者凡例之言汎舉之謂也春秋序
曰發凡以言例也上下二經疏各三卷亦
粗明一生三之意六者陰數也三者陽數
也三以象乾合乾爲坤離之則爲陽合之
則爲陰言此疏包天地乾坤之要窮陰陽
變化之微故成六卷爾又凡者生上起下
之名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

羔五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疏題明道德義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内號也釋解已具前篇道經者此經兩卷上經以道爲目夫化導羣生貫穿萬法居衆法之首故三皇尊其道焉爲萬教之先故大演其一焉故一者道之數道者一之本下經云道生一是也夫其道也極虛通之妙致窮化濟之神功理貫生成義該因果縱之於己則物我兼忘蕩之

於懷則有無雙絕道與德有相資相稟之義
故云道德經也今於道德義中分三門解釋
一者釋名無名方乃玄教故經云虛無常自
然强名字大道所以道義主無理物有病德
義主有理世無惑故藏玄靜云道者通物以

無爲義今就明之道有三義一理也二導也
三通也理者理實虛無以明善惡導者導執
令忘引凡入聖通者通生萬法變通無壅上
經法陽象天數奇故三十七章也老君說經
本亦不執上經爲道下經爲德昔賢相承分

判故有道先德後其間經文互相明證具如序中矣次道衰而後有德德衰而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而德經次之也今依名釋道即前序所謂導也通也理也夫道德雙釋分三門者一釋名二明體三明用釋名第一道德玄絕自應無名開教引凡強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者宣彼正理令識名之無名方可了達玄教強名道德其義者何臧玄靜同道以通物以無爲義德者不失以有爲功道無則能遣物

有累德有則能祛世空惑今明道三義者理也通也導也德三義者得也成也不喪也所謂理者理實虛無言一切皆無故云道在一切有解云理者兼通善惡善道亦名道惡道亦名道善惡性空不乖此義但惡道稱道其意不然正以徒類稱道非關就理爲釋若言隨事近理此說不妨所謂通者謂能通生萬物變通無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所謂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眞性末即妄情也德有三義所謂德者得

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所謂成者成濟衆生令成極道此就果爲名亦資成空行就因者經云熟成之所謂不喪者謂德不失也故云不喪太平經云常德不喪是也此六義者互可相通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道中有德義者昇玄經云德等無等等無等是道也故云道有得義道有成義者河上公云非但生之乃復長之成之道有不喪義者既言常道常即不喪也德中又有理義者生神經云感應理常通應既是德故得有

理義也德有通義者河上公云德一也一至布氣而畜養之德有導義者謂有開導之德論語云道之以德是也此就通門則如前解矣但道之言通通無所通而無所不通德之言得得無所得而無所不得故能忘已忘功生物成物今就此科更分五别一依名釋者前義也二因待釋者明非德無以言道非道無以言德道德相待强立假名故離道無德離德無道道是德義德是道義經云長短相形是也三所表釋者道德爲教正表不道不

德之理所以說道則言可道非常道明德則言上德不德故不道不德爲道德之義四無方釋者正一德名有無量義如因迹有成並其義也道無不在名何言屬故謂無方以釋其義五無釋爲釋者既以不爲名亦以無義爲義故自然之義名無所有原其所由即是無義義曰道者因生以立稱德者從教以言名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有德故稱道有道故稱德德義取有體無爲言道義取無通有爲說陸先生經云虛寂爲道體謂虛無不

通寂無不應也藏玄靜云智慧爲道體神通
爲道用也又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
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一
由二故一不可説言有體無體有用無用蓋
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無用爲用用而無用

然則無一德非其體無一用非其功尋其體
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摶觸莫辯
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
大容小體既無已故不可思而議之用又無
功故隨方不示見今不異此但知道德不同

不異而同而異不異而異用辯成差不同而
同體論惟一不異異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
也不同同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知不異而異無所可異不同而同無所可同
無所可同無所不同無所可異無所不異也

今更舉七義以通釋
一本迹者本則爲道迹則爲德本爲道者以
大智慧源常寂眞身爲體迹爲德者以上
德之君太上應身爲體
二理教者理則爲道教則爲德理爲道者悟

詮正性爲體教爲德者悟詮正經爲體

三境智者境則爲道智則爲德智理爲道體
理智爲德體

四人法者人則爲道法則爲德人爲道者以
本迹二身爲體法爲德者以理教二法爲
體

五生成者生則爲道成則爲德道以應氣化
生萬物以應氣爲體成爲德者德以成就
衆生法教爲體

六有無者無則爲道有則爲德無則爲道以

因地空觀果地空智爲體有爲德者以因
地有觀果地有智爲體
七因果者果則爲道因則爲德果爲道者以
果地萬德爲體因爲德者以因地萬行爲
體以上七義互相交絡二而不二一而不
一是知道德爲正體非果非因非本非迹
不本不迹而開本迹欲明顯本由迹不果
不因而開因果欲令修因趣果其餘五雙
不言自顯明義用第三德是不有之有旣
能理無亦能理有道是不無之無旣能理

有亦能理無惑者謂玉貌金容道爲實有令明道是虛無此即理於有惑河上公云道者空也王輔嗣云道者無之謂也惑者或謂常道乃至上德實是虛無令明是以有德此則除其無病故經云杳冥中有精

此是一徃相翻閑名遣病及其進悟義則更深明道之爲無亦無此無德之爲有亦無此有斯則無有無無執病都盡乃契重玄方爲雙絕故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也此則道必資於德德必稟於道老君誡

經亦不執言上卷爲道下卷爲德二經文義互相包含後賢相傳强分其義是則道經含德德經含道聖旨序内已具舉明至於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不可局字數而妨文勢而就

數皆失其大吉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輻字爲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經字諸家所解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

法四常一由者三世天尊十方大聖因由
經教證聖成眞也二徑者開通道理導達
衆生爲學者津梁登眞徑路也三法者眞
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軌法羣生楷模衆
聖也四常者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

王不刋之典也具玆四義惣稱爲經或結
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
紫字瓊章龍書鳳札刼初降世刼末歸天
或刻玉鐫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隸隨
時雖復麤妙不同皆玄聖之眞訣爲理病

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假使代代變時移金
銷石化而此經垂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
存故云經也故題曰老子道德經疏卷上
之上夫此二篇玄微五千幽奧統包萬法
冠冕衆經而所説年代及過關時日降生
先後宗趣指歸諸家所説未爲準的今別
演四門以袪所惑

第一重明降生者老君至道之祖元化之宗
長於上古而不爲先生於末代而不爲後
况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待胞胎誕孕

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跡人間示有始也託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此按經誥前後降生有三一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罔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

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爲姓名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眞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

劫之年號也二以殷武丁庚辰歲二月十
五日卯時生於陳國苦縣瀨鄉聖母曰玄
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爲元君詳此即
是亳州降生年月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
證甲子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此即
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
爲周西伯之師自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丁
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
出關一百七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司馬
遷云二百餘年是也惑者妄云平王定王

幽王厲王時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爲謬矣何者若幽厲平定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矣三以老君自樓觀與尹喜辭訣當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約會於蜀青羊之肆遂即降生於蜀乃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千日之後到蜀重見老君之時也三度降生此義爲定

第二過關年代者老君以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西化與關令尹喜相遇因授以道德二經授經既畢即以二十六年甲寅

四月於樓觀與喜相別昇入太微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入蜀訪尋老君乃於青羊肆相見戊午年入流沙即此過關年月也何者尹喜爲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爲關令與老君相見若據藏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出天實靈符故關處所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已滅年內又無癸丑此爲誤也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與尹喜不得相見亦爲誤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

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誤說耳今詳按今古以照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為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

第三說經時節者葛仙公內傳云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道德經及五茄之法又應號五聖圖及紀聖老君內傳云老君舜時號尹壽子居河陽說道德經教以孝悌之道舜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天下之八從而化之所以舉十六族亂四兇達四聽明四目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得道於

蒼梧之野九疑之山又諸家所引皆言周昭王時癸丑之歲於函谷關爲尹喜作道德二篇上下經焉史記亦云老君爲關令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云老君周時居景室之山常與五老人譚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言後删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成玄英法師解曰傳三人者務光美門子高丘子

是也以此詳之莊子云湯伐桀後讓位務光務光不受抱石自沈於清冷之泉湯時務光旣死即授經在桀之前也是明此經非是周昭王癸丑年及景室山中所著又按黃帝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全載此一章則是黃帝時說經所以黃帝著書引此一章爾又按年代推之若是昭王時函關著經至漢文帝時未及一千年則與注經以來數不同益明此經是黃帝時及帝舜時說爲定矣且帝舜在位六十餘年一

百一十二歲傳位於禹禹子孫相承十七帝四百七十一年爲湯所伐湯子孫相承二十一代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爲周所滅周自武王至赧王子孫相承四十一代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九年爲秦所并秦昭

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歷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伐漢自高祖惠帝呂后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自舜至此凡計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則明說經在黃帝時注經在舜時非是函關特爲尹喜著

此五千文明矣頴鑒之士宜詳之焉

第四宗趣指歸者道德尊經包含衆義指歸意趣隨有君宗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後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

嗣張嗣羊祐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
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
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
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
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
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又此經
以自然爲體道德爲用修之者於國則無
爲無事自致太平於身則抱一守中自登
道果得之者排空駕景久視長生於國失
道德則必敗亡於身喪道德則致淪滅故

在手上士勤人抱之爲式也又道德玄序
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別上卷四九
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
章法金木水火土則上卷從第一訖第九
章以無形無名爲宗明春道從第十訖第
十八章無知惚恍爲宗明夏道從十九訖
第二十七章以有精有信爲宗明秋道從
二十八訖三十六章以凝重清靜爲宗明
冬道其下卷自第一盡第九章明仁德次
第十盡十八章明禮德從第十九盡二十

七章明義德從第二十八至三十六章十明智德從三十七盡四十五章明信德仁以履虛抱一禮以不恃不宰義以柔弱和同智以無識不肖信以執契不爭其大旨亦以玄虛恢廓沖寂希微爲宗體强名則有五有四契理則無執無爲而譚講之家執文則多外謬古今所釋獨學則或不周令廣引衆文窮其指當明者詳採則可明年代先後宗趣是非矣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六

義六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可道章第一

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義曰此者斯也章明也分判科段使理彰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一至十數之終謂書言章蓋因風雅凡有件段皆謂之章焉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道之由由從也起興也萬者數之大也化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爲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水之源流

注無竭也

疏首標虛極之強名將名衆妙之歸趣○義云首者元也始也爾雅云初

哉首基始也標者舉也虛極妙本也
强名道也此章先標可道爲體可名
爲用末篇歸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
向也復歸向於大道之本也就此門
中分爲七別一曰可道之可名者明體
用也義云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無
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
則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權或色
或空或名或象互爲體用轉以相明
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體者形也

義六

膚也用者資也以也二曰無名有名
者明本迹也義云本迹者相生之義
也有本則迹生因迹以見本無本則
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迹隨事
而立以爲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
老君謂仲尼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
也迹者覆之所出而迹豈覆哉迹出
於覆以迹爲覆而復使人覆之愈失
道矣明迹爲末也三曰明有欲無欲
者明兩觀也義云觀者所行之行也

以目所見爲觀音官以神所鑒爲觀
音貫悉見於外燠神於内内照一心
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爲習道之階修
貞之漸先資觀行方入妙門夫道不
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契爲
修習以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觀於
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同矣四曰
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義云
大樸者道也散爲神明流爲日月
分爲五行生爲萬物器[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也

易曰形而上者曰道也形而下者曰
器也立曰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
樸也義云神明日月五行萬物有形
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六曰玄
之又玄者辯兼忘也義云爲器之時
必存其樸復樸之後此樸亦忘乃契
於道爾故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
樸俱忘也七曰衆妙之門者示人行
了出也義云器樸兩忘了然契道復
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萬物

同稟於道有爲有欲則失道傷生除
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知道要之
門戶也了出
者出世也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强名也訓通訓徑

義曰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而
不爲終先天地而不爲始圓通澄寂不始
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
悟故以通生之德强名爲道也

疏道一字標宗也

義曰經首道之一字標舉爲宗也

疏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由
經可稱爲道故云可道
義曰標宗一字是無爲無形道之體也可
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
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
故爲虛極之妙本也
疏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强爲之
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
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義曰散爲萬物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

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遍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謂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注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

用者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故
非常於一名是則强名曰道而道常無名
也
疏名者稱也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
字亦標宗也
義曰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爲名之本可
名二字爲名之迹迹散在物稱謂萬殊由
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爲名之本名爲
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
疏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

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故云非常名也

義曰無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爲非常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

疏無名者虛極妙本未立稱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

資以爲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大道吐氣布於虛無爲天地之本始
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
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也無既無名不
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爲化主元氣資
之以爲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
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令兆形由此
而天地生氣象立矣
跳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
萬物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義曰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爲三才也爾雅者周公所造以敎成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通詁訓之指歸辯同實而殊號者也成九流之津梁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言中古者亦五帝之後三王之間故易繫曰作易者其在中古乎

有名萬物之母

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

地資始故無名也有名者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號有名者應用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

義曰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衆物也衆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則

死舍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强立言教而本迹彰矣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

跡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為欲亂以欲觀

本旣失沖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

義曰夫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即純白不粹
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
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
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
爲理視聽逾迷爲理愈亂可謂見邊徼矣
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
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通可謂觀
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内以神照徼目
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矣人生

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爲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内得不愼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疏此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

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出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也

義曰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也若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

乎至道矣

同謂之玄

注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䟽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
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
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義曰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
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為稟濁亂之氣則昏
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虛則攝
迹歸本之人也人能修鍊俗變淳和則返

樸之風可臻太古矣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

名色各自生意因令不生意因是同於玄
妙無欲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
求無無欲未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
之又遣可謂都忘
義曰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
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體合乎道
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
是契都忘之者爾
跡正觀若斯是爲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
門故云衆妙之門也

義曰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爲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

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爲觀(音官)覽之觀也神照者觀(音貫)行之觀也道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于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門有三觀法一曰假法觀謂對

持也二曰實法觀謂心照也三曰遍空觀入無爲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一曰無常觀二曰常觀三曰入非無常觀四曰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一曰妙有觀二曰妙無觀三曰重玄觀四曰非重玄觀聖何門中復有三觀一曰眞空觀二曰眞洞觀三曰眞無觀以此觀行修錬其心從有入無階麤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爲之門爾無爲有爲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爲五別一

曰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可道爲體道本無也可名爲用名涉有也二曰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室車器以有爲體以無爲用用其無也三曰以無爲體以無爲用自然爲體因緣爲用此皆無也四曰以有爲體以有爲用天地爲體萬物爲用此皆有也五曰以非有非無爲體非有非無爲用道爲體德爲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爲二別以無爲本以有爲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爲本以無爲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

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所可求非無有可質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玆階級然在於冥心感契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字相操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共廿七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七

羔七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七　　羔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知章第二 疏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名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之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速還淳之由○義曰夫悠悠衆趣蠢蠢羣生涉境起情去道逾遠聖人憫其忘返啓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惑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已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己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美善無主俱是妄情皆由分別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

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己心所甘美者為美巳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

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
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
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
是也

義曰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
身着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爲是而莫能
爲皆知不善與惡爲非而莫能改聖人歎
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載仁伏義抱道守
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乃美善之行也皆
知之矣而不能爲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

也嗇知之矣而不能葷況於修無爲之道乎故可歎也妄者非眞實之義也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爲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北遊篇黃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之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名遞執是非互生臧否理身理國者能無爲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

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義曰老君歎彼常徒迷乎正道妄生封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夫執者着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即斥有執難即斥易

執易即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矣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而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於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

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

義曰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爲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伎之稱也陶者和土爲器也各擅其伎則爲易更而使之爲難也

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

形長故云長短之相形亦如鳧脛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因鳧脛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形猶如美惡旣無定體是皆妄情形相旣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

義曰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事之與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亦在茲乎滯之則爲執通之則爲道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鳧

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

高下之相傾

䟽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爲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

義曰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

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䟽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羣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乎

音聲之相和

䟽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眞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譚

義曰夫天地噫氣而衆籟作焉律呂合和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憔悴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强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方爲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殺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心感於物而形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
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
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
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
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壹其
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聲音
之道與政通矣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

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爲惉懘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

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害其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

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

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爲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西北曰不周北方曰廣漠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

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札歷聽三代古今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閉視反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

前後之相隨

注六者相違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由是妄情有此名故跡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

在三時空故旋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義曰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旣有相隨乃分前後違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爾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競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

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不知生死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音聲也不知今古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士忘前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注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其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宴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絶浮僞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己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邪

義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曰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二曰有天下之位兼得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三曰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四曰博贍之聖無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五曰有獨長之聖而無博贍

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聖子卿綏明能碁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青謳謌之聖龔叔文摯智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

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

萬物作而不辭

注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

疏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義曰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育動作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無爲其

下自遂故閑暇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遊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曰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此衆庶之忘聖功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注令物各遂其性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愼一

曰不敢寧居

䟽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注云曰慎一

曰尚書文也

義曰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勲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

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為之功也日慎一日以具跪解言聖人有反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隳其功故曰加畏慎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慎謹也聖人無為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注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

䟽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

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義曰夫唯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夷而不爲有澤被萬物而不爲惠功濟天下而不爲己德冠

四海而不爲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其德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華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

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降殺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八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疏前章明萬殊逐境

不尚賢章第三

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上不行無爲則至理首標不尚絶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義曰夫聖人爲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三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爲本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忿爭興不尚矜誇自無忿爭不貴爭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人虛心實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

注尚賢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

其分則無爭矣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人君崇貴才能則
有徇迹徇迹則失真失真必是尚賢之由
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
爲使雲自從龍風常從虎則唐虞在位不

乏元凱之臣伊呂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
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
義曰徇迹者矯妄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
矯妄之人必至何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
佞而疑忠豈易辯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僞

是則上好智下應之以僞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下無爲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之賢則爲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叙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以況帝王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燥

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陳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勛帝嚳之子母曰慶都帝嚳之次妃感赤龍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幼有聖德十六歲以唐侯即位七十年都於冀年八十六

知子丹朱不肖明揚側陋廣求有德遂舉
舜而歷試之聘以二女用觀其德二年禪
舜舜即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堯壽一百一
十七歲葬於濟陰成陽里中謚法曰翊善
傳聖曰堯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喬牛之
孫瞽叟之子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孕
生舜於姚立因爲姚氏名重華以孝聞舉
用歷試二年乃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
舜年三十而徵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
年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

於蒼梧之野壽一百一十二年命禹嗣位葬於九疑之零陵舜以其子商均不肖不傳位於子舜既入蒼梧不返二妃望之蒼梧九峯處處相似不知求舜之處望皆疑之泣竹皆斑故號其山爲九疑書云舜陟

方乃死史云舜登遐蓋言舜昇於高遠之處而遂不迴道學傳云堯爲太微眞君舜爲太極眞君九疑山記云舜時降於山中此乃皆證位高眞差肩大聖是則得道登遐而爲神仙明矣昔魚梟遊於湔山飄然

飛翥望帝居於石紐遽致超騰軒皇昇龍
於鼎湖夏禹乘飆於鏡水莊子大宗師云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
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
玄宫所以神農司於南極殷湯蒞於北玄
武丁位為紫府陽甲位為蒼元文王位為
太虚武王位為太平康王位為少華穆王
位為九元漢景位為太一漢文位為通玄
八帝位為八魁漢武位為玄成此皆理國
之君登真得道上列真官之任則堯舜登

仙固其宜矣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愷也
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
遍也元善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齊中也
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此十六族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爲堯
臣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五教者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高辛帝之後八元其苗裔也乃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舉八愷使主后土乃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高陽顓頊之號八愷其苗裔也及使禹咎繇益之倫也咎繇字庭堅是矣

禼作司徒五教在寬禼在八元中矣禹作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禹在八愷中也內平者內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舉十六族而天下理外內和平此春秋文公十八年莒僕弒其君而奔魯季孫行父使史

克引此事以諫魯宣公也伊呂者伊即伊
尹生於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爲相以
輔太甲謂之阿衡其先伊摯佐湯立社稷
致太平伊尹之子伊陟佐太甲之孫太戊
三臣之勳著於殷朝也呂者太公望也姓
姜字子牙釣於磻磎獲大魚剖之得玉璜
中有兵鈐子牙習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
畋渭濵其繇曰非熊非羆唯王者師遂畋
獲子牙載之以歸後以兵謀佐武王克殷
肇興周業初封於呂或封於甫故尚書穆

王之時有呂侯或云甫侯是其後也太公既克紂乃封國於齊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霸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太公之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後桓公小白爲諸侯盟主至春秋之末其臣田和遂遷齊康公于海上乃奪其國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三台六官者太尉司徒司空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在紫微之南以拱衛帝座起文昌抵太微

天階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從上台至中台十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星間相去半度拆則爲奢狹則爲迫又上星主天子中星主伯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勻而明白吉搖動變色爲咒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亂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師者師範一人儀刑萬國太傅教以德義太保保衛其身太尉掌武統兵司徒敬敷五教司空主平水土謂斯三公上應三台也

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尚書云伊尹佐殷為阿衡也覬覦者希望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

疏人之受生所禀有分則所禀材器是身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

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令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爲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絶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爲盜矣

義曰人之生也禀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爲聖爲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爲愚爲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蒙由

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饕猶有尚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人君不貴殊

犀寶貝之貨下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
不爲盜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注旣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
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
何今旣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
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義曰希慕羡望也性識有限而羡望聰明
是爲越分名之爲欲又修道之士欷階之

時願行未周澄鍊未熟畏見可欲爲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諠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鄽未能絶欲恐境所牽仍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眞外無撓惑之緣内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眞乎

是以聖人之治

跡説聖人理國理身以爲教本夫理國者

復何爲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

義曰天眞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悋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

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子曷之焉

虛其心

注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

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汩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也

義曰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

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矣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

趣一切世法因心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
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而危身心
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
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爲心之難
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
羔八　九
息心者令不爲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
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
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其
心矣

實其腹

注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鼴鼠而止不生貪求矣

疏腹者舍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鼴鼠而止者春秋傳閻沒汝寬諫魏武子之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

義曰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舍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樸可

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名也天子有史官諸侯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孔子述經左丘明爲傳起周

平王四十八年魯隱公元年太歲丁巳歲星在降婁當晉鄂侯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楚武王達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

年宋穆公和七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燕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歷周一十四王魯一十二公行事當晉定公午三十一年衛出公輒十二年蔡成公怡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齊簡公嘉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陳閔公越二十一年燕敬公六年吳夫差十五年乃春秋獲麟絕筆之年也其書凡三十卷三十五萬

二千二十五言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字
本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晉征南
將軍杜預字元凱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
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以其子
戊爲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戊
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太宗以
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
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
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
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
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
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
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止是以三歎

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謚也疏云武子則武
子名顆謚曰武閻没汝寬二大夫諫武子
之言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腹則易
足心則難滿欲其息貪不受梗陽之賂小

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

弱其志

注心虚則志弱

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虚則志弱矣

義曰詩序曰在心爲志夫心之所起爲志所行爲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爲理之本矣

强其骨

注腹實則骨强
骸骨者體之幹旣其道德内充常無貪取
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强也
義曰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强其骨則
堅固有備於内爲道之者筋骨堅强百疾
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强和氣充也理國者
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
謂也力豐者骨强之謂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注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

疏聖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

義曰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注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爲也

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循迹貪求而無爲也

義曰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

皆返無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注夫於爲無爲而人得其性是則淳化有
孚矣
疏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且絶
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
全眞於爲無爲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
人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義曰無爲之理其大矣哉無爲者非謂引
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

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跡泥用橇山用樏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也乃

無爲矣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爲文章行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

則羣臣輻輳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爲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大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卽合於此矣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爲貫標道沖示至虛之宗本次云挫解明

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義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爲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

注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定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注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爲萬物之宗主也

疏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爲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爲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爲萬物之宗注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義曰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爲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致害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

以安爲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遠大求其妙本則深静常虚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儌准儌於此不敢定言也

挫其銳解其紛

注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

跡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沖虚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

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義曰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忿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陵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

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旣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鋭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

和其光同其塵

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

湛兮似或存

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也

疏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光則與光爲一在塵則與塵爲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

義曰沖和之道散被羣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衆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羣生至妙之本凝寂沖

虛常不乏絶故云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
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宰象
似也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
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
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
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與

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
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義曰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
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
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
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
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
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
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爲出
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

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强爲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

復先於象帝故能爲生化之主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泉然澄靜以御萬方外無銛鈠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含塵垢而居尊其無爲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九

義九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地不仁章第五

跡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爲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窮欲令必守中和○義曰夫以仁爲仁則有執不以仁爲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羣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爲功羣生爰居爰處帝王不以爲惠任妙氣以鼓鑄任玄化以生成乃爲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爲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爲理身之要妙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注不仁者不為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斃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

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庖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者也

義曰古之祭法有爲人用者皆象其形以

列籩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莊子天運篇孔子西遊於衛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也小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孔子曰自吾有顏回也門人日益回以德行著名居四科之首孔子所以稱其賢也三十二而早死孔子哭之慟故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不幸短命死矣回顏路之子也回問師金夫子之行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乎顏回曰何謂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衍必反爲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聚弟子而實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是亦將隣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爲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

愛爲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
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棄
爲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
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
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

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
爲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
推公而行不爲偏愛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注橐者鞴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

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注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

疏橐鞴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

屈橈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
淳化均一則無屈橈日用不知故動而愈
出也
義曰橐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
橐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橐不能鼓
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爲橐五氣爲籥
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
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
不竭則政無屈橈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
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周

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百姓日日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蓋道冥昧不以功爲功故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注多言則不詘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

不詶者詶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詶答者也

義曰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爲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招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

爲美善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疏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義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爲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爲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谷神不死

注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

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也

是謂玄牝

注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

跡谷神者明谷神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為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

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

義曰谷神之義響應若神分爲三別第一謂谷神之舍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祈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爲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爲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爲鼻牝

地也於人爲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
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
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
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
下與地通言人食氣則與天爲徒久而不

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爲徒
久而不已生疾致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
養神實形絕穀食氣爲不死之道故云玄
牝門天地根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注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矣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泄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

義曰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泄之變況於人

身而不守中存一乎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注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也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其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爾

羔九 七

義曰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怠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疏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為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蓋將欲勸勤此行〇義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之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歸矣

天長地久

注此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

疏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義曰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處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爲象象虛也積塊爲形形實也

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注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禀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䟽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羣材而皆資禀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任生

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
義曰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郭主人之例也立理發問因自答之以顯其事爾爲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羣品羣品得生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爲衆庶熙熙

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久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無九 九

注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泊故身存

疏是以聖人傚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爲下所養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

畏害故身存也

義曰理國不矜貴以有為不勞人以自奉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不有其位也其死無謚不多其功也其實不聚其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代之衰也其君則不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

罷一臺之費郤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竹帛乎修身之士不嗜榮爵外其身也不爲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遠乎哉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

䟽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

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已乎

義曰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爲天下之先故能處人之上不爲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長所以德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此之爲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爲私故成此光大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明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遂欲成此大私也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

歡遂欲前樂後苦何哉極而逸樂而墜於
三塗也學道之士絶利忘名寒栖鍊行終
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
天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

義十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上善若水章第八

跡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能長久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義曰夫水之為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變決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為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為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為喻以勸修道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爭之德故無尤過之事矣

上善若水

注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

疏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至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

義曰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隣故舉水爲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旣大且彰爲善

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栖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爲喻以道爲法以上士爲能行之人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䟽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

義曰甘者水之味也涼者水之體也水爲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爲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爲一即無

一之一水亦爲一即有一之之一也無一之
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則明水
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
成以能潤故耐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
蹠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淸能鑒
人秉流值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

爭此二能也

義曰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
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
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爲

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之二能也

疏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畀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義曰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汚

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爲勝故爲三能也

故幾於道

注幾近也

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義曰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迹謙光則神仙可冀矣

居善地

注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跡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義曰此明處下樂卑為安國存身之道也天以清浮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

心善淵
注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渟也
跡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
義曰此明澄靜清虛爲潔己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

與善仁
注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
跡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

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義曰此明潤澤品物爲博施濟衆之行也
旣以與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亦斯
義矣

言善信

注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
疏上善之人言必眞實引化凡庶善信不
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
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之詞也
義曰此明信實無欺爲眞常審諦之教也

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

政善治

注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其清淨也

䟽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

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羣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

義曰此明眞正化物爲章凡成聖人法也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數稱谿工之道文侯以爲谿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虛緣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心意也銷無擇何

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儀心冥于道物覩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

事善能

注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也

義曰此明因機任物為變應圓通之用也

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且廣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爲而理臻乎泰寧之治矣

動善時

注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象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

義曰此明出處從時爲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陽和釁冰釋散冬有寒沍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

夫唯不爭故無尤

注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旣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

跡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頹靡委順若斯曾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義曰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爲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愎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興師海内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慾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

塞爲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已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適也頹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七善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憍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具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

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義曰前章舉水爲喻顯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爲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注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聖戒云不如休止

義曰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盈滿三者

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禄至於盈滿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危殘害報權禄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

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注揣度也銳銛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憍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鬼瞰人然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義曰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纖或苟

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注此明盈難久持也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

齒而焚身雞亦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
實生貽致冦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此
覆釋持盈也
義曰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
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
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猒既不救其死亡
豈能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
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
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注貳離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
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

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無壞亦無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
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注浚取也

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忧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也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爲犧之用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貨利而忘其身智不及雞矣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

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辭曰負且乘致
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
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
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
思奪之矣

鳥盡而良弓藏狡兎死而獵犬烹勢使然
也范蠡扁舟而脫禍文種固位而喪身此
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
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
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疏廣
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
乃居九五之位臨億兆之人先宅萬方廓
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羊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羊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載營魄章第十

疏前章明縱欲溺情憍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營魄以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義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畜之功顯匡翼玄深之德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

陽氣盈滿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也

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盈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故春秋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盈滿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敗散陽氣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

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淳一不令
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義曰載運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
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
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當
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
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
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
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
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

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為鬼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為基令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

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虛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

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𢒪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漸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

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日望之日日
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
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
而夕見西方謂之朓行疾也天對曰衡其
光如日日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

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
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圓三千里徑一千
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
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
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

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䰟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䰟强匹夫匹婦强死而魂䰟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强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辭也以其利患生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

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雜者除垢止亂無
令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
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
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内諱想
五帝形服來降於己乃吞日月之華得其

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
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
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密
呪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
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

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容呪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注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矣

疏專專一也沖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也

義曰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氣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眞守眞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注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

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靜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

義曰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偏天地因機

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靜制之則動論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靜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遠思慮者是謂教人修

其心也

愛民理國能無爲乎

注愛養萬民臨理國政能無爲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爲君也

䟽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轂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矣此無爲也能爲之乎

義曰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爲者道之化也以無爲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

苛則為暴也賦重役煩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為君之體以道為基以德為本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注天門暦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闢一闔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亦

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
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天受闔謂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為雌乎

義曰修愛民理國之事為垂衣南面之君猶須恭己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禄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

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火電繞樞然後禀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日霣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闢一闔之謂變者易繫辭云謂開閉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

謙者易謙卦辭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
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
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
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為清簡之政
順膺天數以救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
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
若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闢戶謂之
乾乾陽也闢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
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為暗昧闢
為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

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
守雌靜以化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注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
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
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
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
無知乎
義曰明白惠照也惠照之心照無遠近煥

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息念忘心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黈纊塞耳以閉其聰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

生之畜之

䟽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静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義曰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德任物生畜各隨其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所矣法則也效學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

跡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

而爲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
君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者令物各得
動爲而不自負恃爲己功也長而不宰者
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
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

義曰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内照愛人理國
動法天時雖靜平和收視返聽體道生物
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爲政而不恃
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
愛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跡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大易之輻轂廂成用無之質標器室以為喻存利用之結成爾○義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為用也車以運載器以成受室以居止必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

易之轀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轀積之根源與易為州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輮廂為車之質輮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少總衆夫輮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輮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輮廂之有皆為棄物矣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

義曰轂總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

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
轂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
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
能有國如三十輻之輳一轂也既有國矣
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

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
如輻之輳而成於人既為身矣能虛心體
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
用互得相資也

疏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

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乃一象也

義曰道之眞一無色無聲衆類群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昆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惚恍中有象即此眞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

疏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原天下之動用

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義曰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禀於淳一微妙之道

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
疏且就車而論則輮廂有質車中空無也
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輮廂之有則空
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輮廂之
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
羊一 十一
義曰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輮
廂之有以成車中之空無也
疏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輮喻之用
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義曰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

不彰亦猶轃甪爲車之用乾坤爲易之韞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爲喻以喻妙道故云麤顯喻也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者也
疏埏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
義曰和土爲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

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辭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濵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是故云鑿爾

跡鑿穿也門傍牕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

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其
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
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
虛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宮謂之室
義曰毛詩文王之什緜緜篇云古公亶父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
久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
人歸之者衆狄人侵之公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
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曰狄人之所好

者欲吾之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
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策杖
而去之踰梁山而邑乎岐山之下邠人曰
仁人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未有居室
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
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家室也箋云
諸侯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
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窯也此言
其在邠創業之時爾邠者所封地名也易
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

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上古之人夏棲木上冬拾杼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

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
中隘狹無所往来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鬬
爭也此謂室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
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
所居為宮通衆所居為家宅屋宇堂室等
也論語皇侃䟽云堂之内隔為内外分為
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入室者則堂
為通稱室在堂内復為分别矣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注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體用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用也

義曰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則不能生成

道非物則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

疏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

義曰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爲故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故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以制文字刳木爲舟剡木爲檝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木爲弧剡

木爲矢制以宮室結爲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爲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爲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

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内存其神以宗其無漸昇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

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

義曰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無端

默為政沖靜率人不言玆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科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十二之十三

第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利有用無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馳騁即發狂首標色聲滋味戒傷當所以為病次云畋獵貪貨明逐欲所以焚和結以聖人去取示全真保性之要

爾○義曰前章明利有用無此章戒用之太過色聲之所以養耳目也過之則盲聾食味所以養身也過之則為病況復馳騁貪貨甚於三者之傷耶且耳目口之所急待之以養命不可去也尚欲損而去之馳騁貪貨非性命之急而欲害甚於聲色味而不能去是迷之甚矣老君明此使內去外損以為理國理身之要旨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嗛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爾

疏五色謂青黃白赤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甘苦酸鹹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爽差失味也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

發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蘖則黄得皂則黑而為五色也目不見五色謂之盲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别尊卑之飾

觳而滯之瞧曰盲乎耳不聞五聲謂之聾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悅而滯之不曰聾乎口不辯五味謂之爽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人美而耽之不曰爽乎姚信士緯曰五音成而

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傷當過分内以
致疾滯而不已外以害德雖不傷於視聽
無廢於飲食其於滯著不移亦同乎病也
易頤卦辭曰愼言語節飲食斯亦戒之旨
也春秋富辰諫周襄王曰耳不能聽五聲

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昧盲也
理國者滯於一隅民必壅閼而成釁理身
者滯於一隅氣必憤薄而構病所宜戒哉
跡又況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
空豈唯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爾

義曰夫目悅妖麗之色耳耽鄭衛之聲口嗜珍鮮之味則心有滯著不通而流遁忘返大則忘天地四時之序次則逆尊早禮樂之倫小則生侵淩怨爭之禍惟國惟家皆失理矣則自古及今以色以聲亡其家國者衆矣豈獨末嬉妲己褒姒麗姬而已哉味之起爭亦有羊羹解黿之禍矣羊羹者春秋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樂莒帥師以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斟不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
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
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
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
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羽

外告而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牂奔魯叔牂羊斟字也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於是刑孰大焉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
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矣解黿者宣公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公子子公（名宗）子家（名歸生）將入見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子公懼譖而從弒故書首

為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
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
於仁道而陷弑君之名其實子公染指而
成斯禍爾復有滯金石之音者不能聽無
聲之聲耽玄黃之狀者不能見無色之色
嗜甘辛之味者不能知無味之味自喪真
道以掇死亡矣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注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畋獵唯求殺
獲日以心鬬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

病耳
疏此言耽滯聲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畋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
義曰畋獵者國之正禮也時而行之則為禮不時而溺之則為亂亦猶人之四肢百體屈伸動靜得其宜則合於禮違之則為狂矣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畋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

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獺未祭魚網罟不施於川豺未祭獸罝罘不通於野鷹隼未摯罻羅不張於林修祭禽之禮展三驅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教振旅遂以畋獵仲夏教茇田遂以蒐仲秋教理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示民時也則有不遵典故外作禽荒暴物犯時十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爲發狂人怨國危失

禮致禍也況人之心馳騁逐境爭奔外溺
色聲内傷神氣發狂於身乎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妄求難得故令道
行有所妨傷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材器為貨難得之
貨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其分矯
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
義曰材器者性分之貨也珠珍者世間之
貨也性分所無之貨矯竊即行傷珠珍難

得之貨貪求則身辱所宜任其性分守彼天常矣人君貪求珍異則下怨民殘理身貪求珍異則行傷身辱是乖失天倪也天倪者天然之分也莊子曰始卒者若環莫得其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均齊豈有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蹠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謂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爲也

義曰不為目者以其妄見妄視滯於色塵
傷性乖和聖人不取為腹者懷質朴抱忠
信飡元和薄滋味可以致道可以化民聖
人為之何者目之視也聖人為之方故制
禮經以撿之日無淫視將入戶視必下視

瞻無回其乘車也立視五雟式視馬尾顧
不過轂不妄指不妄視斯謹戒而敬慎也
不敬不慎者理國則傷政理身則傷性聖
人所以不為之矣色塵者有形可見為色
有染而不可見為塵塵細色麤皆妨於行

修道之士先除其色反神照內次除其塵
滅心忘外塵者染之於心闕之於念即名
為塵故六根所起則為六塵染六麤塵淨
猶有六細塵染六細塵淨復有六輕塵染
六輕塵淨方契於道見於無色聞於無聲
味於無味入於無形了於無為乃謂之證
道果也

故去彼取此

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義曰腹者容受而無情故取之目者觸見
而有欲故去之夫人君之心睿聖爲本理
國之道清淨爲基其逐獸荒原奔車絶巘
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鵰鶚以爭先共熊
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糺紛畋獵忘歸
殺獲無已風雨恒若宮室或空此謂之發
狂也若復貴遠方之物産貪無用之土疆
嗜蒟醬而討西夷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
有不歸之魄邊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
戶口減耗赫赫宗社幾陷寇讎青史具書

百代爲戒曷若去彼取此遵老君之明誥乎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二

羊二　七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疏前章明染逐塵境馳騁則發狂此章明寵辱皆驚貴身故爲患本首兩句標宗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明理故貴下假寄託以結成○義曰馳騁貪貨既戒於前寵辱大患故明

於此凡情得寵則喜遇辱方驚殊不知寵有辱隨辱為寵末禍福倚伏寵辱循環聖人了知故寵辱皆驚棄而不取若外身抱道方免寵辱之來徇世貪榮難逃福禍之至非獨爵位為戒亦以天下為憂故桎梏紱冕糠粃億兆或不獲已而處其位則撝謙為本雖靜為心故申寄託之喻用明安危之旨爾

寵辱若驚

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須驚也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

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位自驚於畀辱光
寵則矜徇畀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
欲令齊其寵辱
義曰聖人睿鑒得喪混同尚以死生為一
條豈復寵榮而辱懼故戒之曰得寵亦驚
此則寵辱齊一得失混同也所以言驚者
寵為辱本安得無驚且人君富有天下尊
繼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
戒納隍軫憂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
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已厚矣

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長轂朱輪氣壓伊皐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祥免貽覆餗矣故令尹三已而無慍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理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苟能達道則富貴貧賤寵辱得失無所驚也易繫曰吉凶與民同患正義謂非獨凶者人之所憂患吉者亦人之所憂患也何哉既得其吉又患失之此亦

寵辱若驚之旨爾

貴大患若身

注身爲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荅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

䟽貴矜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翫聲色矜競榮華皆爲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

等無有異未能無患只爲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猶貴生身爲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義曰夫至人順道忘患忘身內忘肝膽外遺耳目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

業此即有身亦猶無也豈復憂其患乎所以世人之身內則飢渴苦惱晝夜相攻外則風寒暑濕循環相害疼酸痛痒聲色繁華嗜欲是非利名得喪六情中撓萬境旁牽皆爲患本矣西昇經曰身爲惱本痛痒

寒温意為形思愁惱憂煩吾拘於身知為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是也患隨身立身存則患生寵與辱偕寵極則辱至老君恐世人不曉故兩舉以明之將細指陳復下句發問矣列子天瑞篇云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兒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兒神專志一德充氣和善莫偕也其在少壯血充氣溢欲盛心侈德殆衰矣其在老耄也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方於少壯氣已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於息焉反其極也此四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惟得道者反之矣理身之士其自勗焉爾

何謂寵辱寵為下

注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則憍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則憍盈憍盈即生禍因寵蕹以禍則

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也
義曰老君恐人未曉前義舉問欲以重明
既立問者之詞乃為對答之理云寵為下
者辱因寵至寵是禍階世人視寵以為榮
聖人觀之以為下也恃寵憍盈者春秋隱

公四年衛公子州吁恃寵而好兵其臣石
碏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不納
於邪憍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
過也夫寵者不憍憍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而能眕者鮮矣公不聽明年桓公立州吁

弑桓公衞人殺州吁焉是則因寵䕶禍可謂寵為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注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驚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夫寵辱循環寵為辱本代間衆生得寵則忻喜得辱則驚懼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糺纆寵

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憍逸其驚相若故結云寵辱若驚義曰得寵不驚得辱則懼者常情也寵至而懼其憍逸辱來而知其禍患者君子也得寵而驚日愼一日即無禍患之辱矣得寵不戒以憍以矜必有危亡之辱焉人君恃天之寵不恤於人則景命遷革矣人臣恃君之寵持權傲下則刑悔將及矣纆索也糺結也糺纆相循之貌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

疏恐人不曉故設問以明

義曰亦如何謂寵辱之義世人得寵而不思其辱故辱至則驚老君欲戒於恃寵之人故重自發問爾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注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爲患本者爲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温故爲身患

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爲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

內竭於貪欲形體外勞於奔競苶然疲役
非患而何
義曰苶疲役也吾我也指名身也身相既
有患累隨之勢利相高故好榮防慮亡危
故惡辱若夫强于人事妄辯是非得則憍
侈以恣情失則憂驚以損性損性則心神
內竭恣情則奔競外勞或憔悴江濱或恓
惶澤畔形疲心役為患深焉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

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跡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
即當坐忘遺照隳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
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
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乎哉

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
子承答舜問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者也
義曰無身者非頓無此身也但修道之士
能忘其身爾業報經云衆生苦惱常為有

身生死輪迴不能自出以何方便妄想得除太上曰妄想顛倒皆從心起强生分别繫念我身觸境生迷舉心皆妄以此流浪淪乎生死但當定志觀身盡皆虛假既知虛假妄想漸除妄想既除内外清淨自悟

真道謂之忘身既忘其身患累息矣莊子曰適來者夫子時也時自生耳適去者夫子順也理當死耳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此達人之忘身也幻者假妄變化之謂也真實者契道之謂也坐忘遺照者安坐忘身

之謂也外忘萬境内息一心心若死灰形如槁木不知肢體之有不知視聽之用隳肢體黜聰明遺形去智以至於大通通無不通泯然無主此達人之忘心也顏回得之以告於夫子焉如此則天地之大吾不

知也日月之明吾不有也何榮辱愛惡之可滯哉帝之懸解者性命之情得矣寧復繫於大患乎則無身無患養生之要也委和者莊子知北遊篇承答爲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

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言天地結氣而生氣上氣下曰順爾若身是汝有美惡生死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然中也達此則近於道矣何大患之可憂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注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

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復驚忘身則無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也

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淩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

義曰夫人君自貴其身而為天下者必自

尊自大作福作威以臨於人以肆其欲窮
華侈之飾極奢麗之求外則殘物虐人窮
兵縱武內則琁臺瓊室酒池肉林歛天下
之怨嗟資一身之逸豫尊其名號深其溝
隍賞有臺榭陂池宿以妃嬙嬪御不知人
之離心離德而欲為萬世之基論滅不暇

若暫寄於天下爾
跡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
慈人慈人則推樂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
長為之主矣

義曰夫人君自愛其身而為天下者必以恭以謙以儉以約謙恭則怨敵不起儉約則嗜好不行無怨敵則人安無嗜好則人富如此内睦九族下親萬民遠懷近悅上下交愛郤千里之馬惜十家之財菲飲食卑宫室外無征伐境無勞人享祚久長可以永託於天下

疏然此一章首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貴愛寄託天下不若忘天下故為大患為吾有

身驚寵辱則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爲無不爲不德爲有德矣

義曰身爲患本寵辱由身而生能忘其身則忘寵辱矣忘寵辱者寵至不喜時之來也辱至不驚時之去也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非至達之士孰能與於此乎忘身者身與道合昇爲雲天與道無爲當

有何患乎非至道之士孰能造於此哉忘天下者遊心澹漠寘神虛無任物自然而然不以汩其慮無私而天下理然後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氣無所滯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功蓋萬國而不自已化貸品物而不為有無名無稱使物自遂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與萬物為體而歸乎虛無故黃帝得之以登天太皡得之以昇玄此聖人忘天下而至乎道也太上之君下知之臣解在十七章矣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羊三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疏前章明貴身為患今兼忘而不有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於色聲次六句尋責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義曰前示忘身忘患為修證之基此表非色非聲宣至道之妙既視聽之不得乃混一以指名雖曒昧難窺隨迎不覩執之以理身理國為成化之根源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

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名之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之曰希

摶之不得名曰微

注摶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之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摶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聲色形法故竟求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

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
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
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矣夷者所
謂明道而非道也夷者平易也希者聲之
微妙也摶者執持也

義曰目之所視者但見平易而不能見道
道無色也耳之聽也但惟希寂而不能聞
道道無聲也手之摶也但惟微妙不能得
其形道無形也以神視之見無色之色以
氣聽之聞無聲之聲以慧照之識無形之

形而衆色之具衆聲之和衆形之立非道不能生非道不能成道也者獨能應衆色和衆聲狀衆形故強名之曰希夷微爾道不可言言之非矣所以明道皆強為之容而非道也莊子曰無視之以目而視之以

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能以微妙而合於道矣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

而為一也

䟽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爾謂夷希微則三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為一矣

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標以名道亦皆無也三者凝化為三境次為三界下為三才明為三光於身為三元於内為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混而為一復歸於妙

本之道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其色青黃白亦名也玄元始三氣乃諸天之祖宗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真無色界四天以統九聖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沖虛

真經云清浮之氣為天濁滓之氣為地沖和之氣為人謂之三才也三光者太陽之光為日太陰之光為月日月之餘光為星辰謂之三光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為泥丸宮以主上元心為絳宮以主中元臍下

為丹田以主下元三元尊神各統陰陽萬二千神氣以養於人三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真一下元所主謂之正一三一元神主運氣固精實神留形上清有迴風混合修三一之道昔黃帝以甯先生所教詣峨眉山謁天真皇人以受之遂精思千日與三一上真統三萬六千神乘黃龍而昇天矣天浮於上地結於下人生其中三者互相生化未始有極列子云天積氣也地積塊也日月者氣中有光

耀也三一乃有中之無三元乃無中之有以有無相感而為精神氣三者共生於人故世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神者天之陽氣所生人之動靜對答運用計智是也精者地之氣百穀之實五味之華結聚而成是也氣者中和之氣也道一妙用降人身中呼吸温暖以養於人是也三者混合而成於身是謂混而為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

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踈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
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惟妙本恍惚不
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
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
與於此乎

義曰其為明也必皦然在上謂積陽也其
為暗也必昧然在下謂積陰也陰陽有定
分明昧有定相是則有形有質皆有定方
也惟夫大道處於上不皦然而明道非陽

也處於下不昧然而暗道非陰也故曰非陰非陽而能陰能陽不可以定相覩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寧是能下也陽得道而能動是能明也陰得道而能靜是能昧也故為天下之至賾易繫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言至道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至極精妙誰能叅與於此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注繩繩者運動不絶之意不皦不昧運動

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矣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强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

義曰道惟妙本生化萬殊運用生成繩繩不絕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無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

不可為有是無物也物者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注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禀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恍惚

義曰道以生育動植成形故能於無狀之中成其形狀無物之中作其物象謂其無

也則狀象資生謂其有也則杳冥難覩非無非有爲恍惚焉恍惚者非有非無之謂也易乾卦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品類之物流布成形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注無始故迎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不見其後也

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故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

義曰至道獨立無始無終既非前後可窮莫得隨迎之所故曰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生於末代而不為少先萬物而不為始後億劫而不為終由此而言豈隨迎得也況充塞天地周徧虛無無處無道無往無來不今不古何者為始何者為終固非先非後矣凡物有往則隨之有來則迎之道無來往非隨迎可求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

反淳樸矣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為道化以化人故戒云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教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也

義曰御者制也古之化者無為無事今之化者有體有名無為故易理有體故難化若今之帝王執用古之大道無為以理自速太平也玄古之君上德不德是無為也季葉之化約名約器是有為也以無理有應可向方以有制有亂兹兆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注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為理道之綱紀

義曰恐帝王難於用古不遂執行無為故重舉斯文再加勉勵能知無為易化古道易行弘之在人豈惟澆淳之異理道綱紀其在茲乎故曰引其綱萬目張引其紀萬

目起理身理國亦猶此歟爰淸爰靜者太玄經之辭也理國執無為之道民復樸而還淳理身執無為之行則神全而氣王氣王者延年神全者昇玄理國修身之要也

古之善為上章第十五

疏前章明妙本無象則在用而皆通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首標古之五句明善為所以微妙次云豫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孰能下兩句表進修之徐生保此下終篇結證成而不滯○義曰將明前章執古之妙再叙古之為道之人德行周深廣加喻說或豫兮猶兮而畏慎或儼兮渙兮卷舒或敦兮曠兮而深廣或渾兮靜兮而清濁隨機應變其德如斯人能體而用之必無

盈滿之失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注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矣

跡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為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沖邃不可識知矣

義曰士者指古昔有道之人也有道之人行道之行凡有所立在野在朝皆謂之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此平世之士也語大功立大名正君臣明上下此朝廷之士也就藪澤居閒曠釣魚避世此江海之士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理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者為道之士也前之五士其用可測其事可涯唯為道之士道微妙應變玄通其用沖寂難以智察無不無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

夫從之是不可識也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注夫惟德量難識故强爲容狀以明之下文也

䟽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强爲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義曰善爲道之人正其身而人化正其行而人隨覩其德容物自開悟德宇泰然而定其所發明者天光也非人[illegible]唯矣天光自

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則德宇泰然而定不可窺量示委心順物之方為化俗引凡之行故莊子承答舜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

豫若冬涉川

注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間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令我不染故閑豫

疏豫閑豫也若如冬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涉冬川故多閑豫所以閑豫者冬冰堅

壯無陷墜之憂爾
義曰疏解以閑豫無憂冬川可涉堅冰不
能陷愛欲不能侵以喻善為道之人此聖
旨也夫豫之言疑也猶豫皆疑難之象爾
亂流而渡深曰厲淺而揭由膝以上為涉
冬月涉川寒沍侵骨將為涉者固亦疑難
冷既傷心冰仍痛足至人觀世俗貪求之
事無益於身如冬涉川有疑難也且代之
愛欲逐境生迷萬緒雲蒸千途蜂起功名
聲色爭先銳進之心厚利豐財競起貪求

之跡或烹燔取樂或傷殺恣情投身於愛欲之川隨流不返溺性於漂沉之浪有去無歸豈獨冰痛爲難抑且報應明驗何者溺利欲之人涉遠營求有水陸邀劫之報凌折於人有忿爭刑網之報上網於君有誅殛喪家之報下虐於民有君寇起讎之報況於傷生害己破國亡家之甚乎至道之人知此爲憂故設涉川之喻斯爲至戒信可寶焉

猶若畏四鄰

注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
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也
疏猶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
難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
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慎

義曰猶犬也壠右之人謂犬為猶亦云古
有良犬其名曰猶言犬隨主行必豫於其
前須遲疑有善惡須復來報其主故云猶
則多豫狐則多疑故言狐涉河冰聽其下
流水聲絕然後敢渡今北人渡河冰見有

狐跡則車馬於冰上無所陷矣此則猶豫皆疑難之象也且常人不知修道慾欲任情無懼無疑動貽陷溺爲道之士知愛欲而不爲若冬將涉川有凝沍之憂畏居將爲事懼鄰里之聞知既暗室不欺每屬垣爲戒也此爲道之行也夫人爲惡於幽暗者鬼神知之爲過於明顯者鄰里知之得無戒慎矣論語曰毋與汝鄰里鄉黨乎此言十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注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

疏善士於愛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無留礙爾

義曰儼肅敬也渙散也釋解也出門如見大賓言主之敬客也儼兮其若客言客之敬主也賓主盡敬各慎禮容世之常也至

人靜默戒慎檢身常如對主之恭固無肆情之欲爲善不滯散釋變通若泮春冰豈復膠固矣

敦兮其若樸

注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矣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

義曰至人也外雖散釋通變縱横順物内則温柔敦質凝寂其心故無紛競之傷自

得恬和之趣

曠兮其若谷

注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有若彼空谷矣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守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義曰德既敦實量乃寬弘善惡無所不容是非固當無撓曠然吞納若虛谷焉

渾兮其若濁

注和光混俗若濁而清

跡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義曰水之清也能鑒物之善惡而物亦測水之淺深及其秋潦乍興濁波初鼓澶漫也牛馬莫辯洶湧也深淺難知望之茫然詎可揭涉至人和光接物混跡隨流不顯其機有同濁水其容可見其跡難窺人君理國秉時在於明德不為察察之政示以淳淳之方使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斯為道化善莫大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注孰誰也孰能於彼混濁以靜澄止之令
徐徐自清乎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
士之心無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
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
令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令徐
徐自清乎孰誰也
義曰至人外示混濁將明不異於常內本
澄清固亦常同於道亦猶水之濁也而清

明之體常存心之清也渾濁之塵不雜若世人能澄其塵染淨彼心源如水可以徐清自入至人之境老君愍世之耽欲念俗之澆浮爭投跡於愛欲之津競銳意於利名之浪渾是非之濁溺生死之河不務競修誰爲拯拔演茲法喻用救迷途善趣澄鍊之門冀速清虛之道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淨之性不滞於法而徐動出也

生猶動出也

跡此教法無滞也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滞滞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精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滞於法而徐徐動出也

義曰大道好生誘人垂法千門鍊性萬行修心因悟乃修因修乃證修證之理泛舉其綱則有吐納元和咽因漱雲液茹松食栢

絶粒餌芝或隱朝上清容伺玄斗或五金
八石或水玉流珠除鼎陽鑪五華九轉或
素文丹籙檄召鬼神金鈕青絲質盟天地
則有正一道德昇玄洞神靈寶明眞三清
衆法並華凡登道證品昇眞又有奔二景

朝五辰據極攀魁驚綱飛紀吞日咽月制
魄拘魂八道望雲九眞受事昇玄卧斗方
諸洞房左右靈飛陰陽六甲三部八景二
千四眞存服三元注想三一紫房黃闕絳
景朱嬰紫虚南嶽之篇青童東海之訣内

視五藏下制六天導引吞符御風養氣騰
舉之道溢於真經或修勵一門便可得道
遂能拔玄祖於長夜飛我身於太虛瞬息
而歷九陔那慙若士顧面而周六合豈讓
鴻蒙而世之大迷不能耽味即曰神仙之
十三 十四
事非積學可求又云得道之人皆有壽限
運終數盡還至淪滑殊不知得道者自仙
登真從真證聖登聖極果與道合真無壽
考之期無終盡之數斯須而經億劫指掌
而越萬天文選曰少別千年暫遊萬里步

虛詞云入天如指掌六合何足遠皆其事也但修之既昇即忘其修旋修旋忘無所滯著即爲妙矣夫法者所以詮道也悟道則忘法言者所以觀意也得意而忘言若滯於法則道不能通滯於言則意不可盡故令於法不滯轉更增修於言不滯旋新悟入次來次滅者西昇經云子能按行次來次滅此喻小乘有爲之法以教初門既得其門漸以中乘之法以熟其行既熟其行乃以大乘之法令忘其執則自凡而得

證果證而階聖雖仙真聖果二十七品而所修之行不可執滯斯謂徐生徐清次來次滅之旨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爾

踈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滯著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盈滿則妨道故

云不欲盈

義曰能明次來次滅之法是得徐清徐生之要保此要旨不滯滿盈當昇下句之理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為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

疏夫能無欲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為弊薄更求勝致不以為新成而便滯著爾

義曰既了舊法又證新法謂自小乘入中

乘道也中乘之道或權或實猶滯於修又捨此權實有修之門求入大乘無為之趣若執於修著不悟無為是曰新成還為盈滿故當損之又損階麤入妙矣其於國也則古之聖主賢臣謂之善為士者玄通道德德不可稱猶復如冬涉川履冰為懼畏隣表戒若客無為通變從民屈伸不滯而冰釋含容若谷懷抱樸素以訓人政昏昏而外濁心明明而內照無滿溢驕盈之變守弊薄不新之規祚必延洪人其清泰淳

古之跡復何遠我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羊三　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五

華四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致虛極章第十六　䟽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道而不盈

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復命為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相次以轉明理同歸於用道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義曰保道運

修前章得徐清徐生之用致虛內守此章明歸根復命之常雖公正以為王必法天而體道體道則久故無殆危矣

致虛極守靜篤

注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

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
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
䟽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禀虛極妙
本是為正性
義曰虛極者妙本之道也人之受生禀道
為本所禀之性無雜無塵故云正也既生
之後其正遷訛染習世塵淪迷俗境正道
乃喪邪幻日侵老君戒云修道之士當須
息累欲之機歸靜篤之趣乃可致虛極之
道爾篤厚也

跡及受生之後六根受染五欲奔競則正
性離散失妙本矣
義曰稟道之性本來清靜及生之後漸染
諸塵障翳內心迷失真道六根者一曰眼
根能見諸境二曰耳根能聞諸聲三曰意
根能生攀緣四曰鼻根能辨香臭五曰舌
根能知諸味六曰身根能生諸惱以此六
種生諸罪因展轉相生障弊真性喻如草
木結花吐實相生不窮尋其所起不離六
種如根生物名曰六根五欲者眼欲諸色

耳欲諸聲鼻欲諸香口欲諸味心生衆欲障弊五情煩惱縈纏皆由此起內心悅慕謂之愛外境著心謂之染因境生心謂之欲制止不已謂之奔意想交侵謂之競正性流散隨念生邪以生邪故乖失正本

疏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猒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

義曰隨念生邪既云失道欲其妙道却復於身者當須守雌柔貞靜之行篤厚恬和

之性以制其情情者末也性者本也自性而生情則隨境爲欲自情而養性則息念歸元歸元則五欲不生六根不動無猒其氣無狹其心則妙本之道自致於身矣無狹其所居無猒其所生德經第三十四章

之詞也西昇經曰心之虚也則和氣歸跡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

義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爻詞也言水火二者無情之物而以形氣相感

水流其地先就於濕火焚其物先就於乾無識無情猶感應如此況虛心靜慮而不能致道乎固可不求而道自至也致師者

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國人大臨楚莊退師鄭人修城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既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敖鄗之間楚莊乃求成於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欲單車挑戰亦不欲和以致晉師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之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斬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逐不能進時魏錡趙旃有憾於晉請使於楚皆欲晉敗郤子又不設備戰于邲晉師敗績焉以此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注老君云何以知守此雖靜則能致虛極

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
靜故知耳
䟽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
形動作不同觀其歸復常在於本
義曰物雖動作萬殊必復歸其本人能虛
心念道道必集其虛故戒令虛心以念於
道也
䟽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
靜則歸復動則失本
義曰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

物復卦以動息為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動
息之義以復其本也萬物並作者動也以
觀其復者息也當息而動當動而息則失
其本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注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為
萬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或
有作云云者云云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
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爾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乃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生、

義曰芸芸茂盛貌也百草衆木芸芸茂盛及其枯落則各歸其根而更生茂盛動作也歸根復息也物理皆然矣人禀道而生本源澄靜既生於世利欲所牽妍醜盛衰富貴貧賤萬途千慮勞性役神或轉地迴天有非常之勢或立功懋績有不世之名或扛鼎拔山或伸鉤索鐵或輕車肥馬或

高蓋朱輪權傾於許史金張榮邁於五侯七貴芸芸之盛固不可偕及其數極勢移識爲立壠此以歸其根而靜矣若能猒棄榮禄了悟浮華虛心谷神靜慮思道豈不能致道哉

羊四

蹝虛極妙本人之所禀而生也今觀性欲燳燳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五

義曰燳燳佚樂之貌也人之情欲燳燳如華葉茂盛也茂盛則不久枯落燳燳則必

致傷生故令去欲閉情以復於道云云者
或爲衆多之貌爾
歸根曰静静曰復命
注花葉者生性歸根則静止矣人能歸根
至静可謂復所禀之性命也
疏物歸根則安静人守静則致虚木之禀
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之人禀生者妙本令
能守静致虚可謂歸復所禀之性命也
義曰物以茂盛爲動作凋落爲歸根人以
逐欲而動則遷情息念而静則合道遷情

則流遁合道則還元所以靜而致道者是復歸所禀妙本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

義曰去情欲守沖和復契章首致虛守靜之教則得其常矣

知常曰明

注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然矣

疏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義曰常者垂久不移之義也天地日月得常而清寧久照人君理國得常而貞正無爲人能守常則終始不易故常者道德之紀也去欲守靜復命得常可謂照明了達

矣反於此者乃是妄作非道故致災凶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常也處不得中進退不定雖在恒中而乖恒體實可恥惡故曰或承之羞彖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知常容

注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

跡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容故曰知常容

義曰恒常其德即有所容此反昇前彖詞之義也得常體道玄鑒無遺應物順常含弘光大也

容乃公

注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爲公正矣

公乃王

注能公正無私者則爲物所歸往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爲王矣

義曰知常順道故能公正而為王也有道之人不言而自化不召而自來故天下歸徃也王者以物歸徃為義

王乃天

注羣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矣

天乃道

注王德如天天乃能行道

疏惟天為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

義曰以物歸往乃可配天子育萬方告類上帝法天廣覆法地無為王以法天天以法道也

道乃久

注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歿身不殆

注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事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乃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

雨望之如春故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
故曰歿身不殆
義曰此教人君積德之謂也人君雖承平
御極握紀臨人若乖道德豈能長久所以
先虛其心次守其靜虛靜致道乃復於常

而能公正無私人所歸往應天合道行道
化人道化大行天下欣戴故能運祚長久
不殆不危如日之照臨如天之覆育如雨
之潤澤如春之溫和雖終歿其身盛德不
泯如今之歌詠堯舜皷舞羲農矣戴之如

天就之如日者堯之德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羊五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羊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疏此章上論淳古之風下逮澆漓之俗欲明失道之漸將辯致弊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為則復樸樸散則親譽遂作無為則謂我自然庶夫道化之君專此不言之教○義曰太古上古無事無為君性自然人懷大樸太古者乃天地之初也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之前有太易未見氣也有太初氣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質之始也通謂太極故云五太者即太古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言萬物相渾沌而未分判也既而渾沌分判輕清為天重濁為地而上下分焉陰

陽定焉人禀天地陰陽沖和之氣居于天地之中日月照之氣象成之陰陽輔之寒暑循之與天地並號為三才則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迭理其化司敎於人此謂上古也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而展轉生化初以道德次則仁義故親譽畏侮恩信不孚須資復古之風冀返淳和之化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王欲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太上以德

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言先親以及疎推恩以成義爾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無得而稱焉

䟽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義不知何以稱其德是故云下知有之

義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至高至大以表其名上古之君無有謚號行淳厚之化以化於人任物無為不言而信不施典法以蕩物心故臣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教令其卧居居其起于于其行填填其視顛

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耕而食織而衣四時自行其上萬物自行其下至德玄遠不可名稱故曰太上或云上古太古之君者昔有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無懷氏昊英氏尊盧氏葛天氏陰襄氏祝融氏列山氏伏羲氏神農氏皆結繩無為之代黃帝乃垂衣裳造書契有作有法漸以化民矣三皇者以道理人無制令無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所以三古異宜步驟斯

變矣太上之化不其遠歟

其次親之譽之

注逺德下褏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

故譽之

疏太上之君歿黄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

仁及百姓故親之恭服致平功高天下故

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患

義曰譽褒美也矯妄也以身從物曰徇也

歿死也謂前太古上古之君相次死歿也

作起也黄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

姓公孫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而敦敏
成而聰明母曰附寶見電光繞北
斗樞星照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黃帝生
焉神農德衰蚩尤暴横諸侯侵伐黃帝修
德振兵殺蚩尤於涿鹿之野天下尊之立

為天子曰黃帝焉以代神農之位師廣成
子於崆峒山問理國之道取天地之精以
養兆民造書契服牛馬舟車杵臼宮室弧
矢調律呂鑄鼎制琴其所居有縉雲之瑞
或號縉雲氏以雲紀官禮樂既作其臣大

撓造曆容成造筭倉頡造文字風后造五兵而萬慮興焉名迹顯焉帝乘飛龍周遊四海名山大川皆有其跡於是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以合九丹丹成有龍垂胡髯而下迎之黄帝乘黄龍而升天其大臣同升者七十二人其小臣有攀斷龍髯而墮抱帝之弓而號故號曰烏號弓其升天處今在虢州閿鄉縣皇天原亦名鼎湖是也帝堯睦九族親百姓師務成子定歲時正律度以化天下帝舜師尹壽子以孝德

彰聞代堯爲天子其解具在第三章中言
黄帝堯舜制作法度天下化之民乃親其
德而譽其功乃眞親眞譽也非黄帝堯舜
使民親譽而民自親譽之後代則不然覬
覦前跡而有矯親矯譽所以矯竊之患生
之矣

跡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
之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歲之後故爾

義曰親譽之迹起於黄帝堯舜千載之後
人慕其迹而生矯徇莊子庚桑楚謂其弟

子曰夫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以其揖讓相禪而後世法也且舉賢則人相軋任智則人相盜固不足以厚民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此言尊賢任能遂至大弊更相蠶食起自唐虞之間人矯徇不休失其真性故至於大亂也

其次畏之侮之

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

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䟽黄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為寒心

義曰堯舜既歿三王繼之三王者夏殷周也夏禹姓姒名文命高陽氏之孫也母曰修己於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吞之而孕生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為治字禹父鯀為堯治水九年績用不成

舜殛鯀於羽山舉禹代父使之治水通九江濬百川百谷既同四海無壅手足胼胝鑿龍門闢伊闕濬九河所經者七百餘國乘四載而奠名山大川靡不周遍其爲人也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師

眞行子得太上靈寶五符檄召鬼神移山塞川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舜遂禪位作九鼎立九州五岳名山皆刻石科斗篆文以表其高下在位四十一年年一百歲子孫十六代都平陽起癸亥終己巳

四百八十七年禹既禪位自以德不及堯舜去帝稱王即三王之一也其後夏桀無道殷湯以諸侯起兵伐桀而代其位焉殷湯契之後也黄帝十七代孫子名履一名天乙佐夏征葛伯有功開三面之網歸其仁者三十六國夏桀暴虐天下叛之湯征桀於鳴條之野放之於南巢有白狼之瑞師錫則子以伊尹爲相大旱七年以身爲牲天乃大雨四海美之在位十三年一百一十九歲子孫二十一代三十王都於

亳起庚午伐桀即位終乙酉年紂滅周興共六百五十六年三王之二也其後殷紂無道斮朝涉之脛剖比干之心置炮烙之刑刳剔孕婦天下叛之周西伯以丁卯年覇於邠岐武王以己卯年嗣位至乙酉年

伐紂於牧野克之遂興周業而代殷位焉周后稷之後姬姓后稷名棄母曰姜嫄帝嚳之元妃出野見巨人之迹悅而踐之感而有孕期年而生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避之遷於冰上蜚鳥以其翼覆薦之姜

嫄以為神遂收而養因名曰棄為兒時屹
好相地之形善耕農帝堯聞之舉為農師
天下得其利封於邰號曰后稷其十世孫
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國人戴之亶父娶大
姜生季歷季歷娶大任生文王昌昌為西
伯殷紂疑其賢囚於羑里其臣閎夭求有
熊之馬有莘之女異方珍怪以獻於紂紂
赦西伯賜以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師老君
於岐山之陽鸑鷟為瑞天下之人歸周德
者三有其二焉西伯以丁卯年受弓矢之

錫當紂二十一年也武王以乙酉年克紂正位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有亂臣十人而天下大理在位九年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子孫三十七代四十一王起乙酉終赧王壬子共八百六十八年此三王之三也五霸者在三王之内諸侯之間以兵服四方為盟會之主内扶天子外威諸侯以禮樂征伐權於當代不及於王故謂之霸夏之霸者有昆吾黄帝之後也殷之霸者

有大彭豕韋帝堯之後也周之霸者有齊
桓僖公之庶子名小白魯莊公九年立管
仲相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襄王
之時也晉文公者獻公之子名重耳母曰
狐姬以魯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公

四年避驪姬之禍奔于齊歷曹衛陳楚鄭
秦諸國凡十八年秦伯以師納之于晉周
襄王加九錫賜彤弓彤矢圭瓚秬鬯得專
征諸侯教民二年欲用之子犯請教之以
義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信

大蒐以示禮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
戰而霸言其能任禮智征伐以取霸盛興
兵得衆盟謂之霸霸者把也謂把攬英雄
以致強大也夫仁義禮智征伐之道也嚴
刑以束人心峻法以鉗人口法愈細而民
愈亂網愈密而罪愈多禍起而不知姦生
而不悟上下相詐故或畏之或侮之有道
之士見其危跡爲之悚慄所謂寒心也沖
虛眞經孔子對商太宰曰三皇善因時順
物而理五帝善任仁義彰善而成功三王

善任智勇智以决之勇以行之五霸善任機權因勢以制宜託機以成務而猶檢之以禮約之以信禮信或虧即霸道隳矣

信不足有不信

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疏此覆釋畏之侮之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義曰言著而不欺曰信賞及無功罰及無

罪則為不信教令失信民得欺之矣形曲則影邪源混則流濁上行下效其應若斯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鄭大夫子良曰楚晉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及楚子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此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其貴言

注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之譽之也

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仁善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字通用

義曰君教令不一民畏侮之君教令仁善民親譽之書曰民靡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賤其苛暴之令而貴其仁善之教猶者尚也從也古文或少故通用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注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所以太上下知有之也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義曰首標太上之化次述澆淳不同末以此句覆釋太上無為之理當太上之代窊地為樽抔抔步侯反水而飲不親其親不子其

子上有生成遂長之功不矜於下下見物
得其所不知上化所爲以爲自然而然也
淳樸不殘者莊子馬蹄篇曰淳樸不殘孰
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
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
過也梁書劉香答沈約曰古者彝器皆刻
木爲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魏朝有
人於魯郡野中耕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樽形亦為牛乃知皆古犧樽之制也夫太古上古之時大道之行上德不德人知其上有君長焉中古之時大道既隱仁德可見恩惠及人故有親譽之美焉下古之衰道德皆隱教令興信義澆薄其上失信下則以不信應之故見其峻令則畏之聞其失信則侮之老君所戒欲使後代帝王棄禮智之末跡慕道德之古風遺功忘名復歸大樸矣親譽者

有仁愛之跡則親之有美善之跡則譽之報施者上加其恩曰報下立功勞曰施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使狄伐鄭有功富辰諫王曰報者倦多施者未厭言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也此為周王怨鄭使狄伐之狄有功而王欲以其女為后大夫富辰諫王之辭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周易之辭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羊六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羊六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廢章第十八

疏前章明步驟殊時道存故淳樸不散此章明風俗頹靡道失則仁義遂行秃施髢而病求醫雖云由愈數米炊而簡髮櫛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將以明其積弊冀速返於淳古也○

義曰前以淳樸漸散澆薄繼生原其澆薄之由乃彰道德之廢步者安徐於皇化驟者趣急於帝功俗靡風頹仁興義作執仁義而飾性立刑賞以訓人亦由既秃而加髢求妍已病而求醫望愈矣淮南子曰數米簡髮煩而不察有為之甚也何異乎以膝搔背以踵解結矣能明四者之非可致還淳之望也髢髮也頹壞也靡傾也櫛梳也

大道廢有仁義

注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爲然則聖人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跡則不得一爾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民浮競玄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爲之事故云廢也

義曰廢者陵替不行也皇道帝風陵頹已遠興王圖霸譎詐交馳時既遷訛情惟浮

競玄深宴安之風日以泯滅穆和清靜之化日以銷平大道不行斯為廢矣禮運云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也澆沃也漓者水入地也淳古之質如水沃地散不可收故云澆漓也

跡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蹩躠於其間矣

義曰蹩躠為仁強行兼愛之貌也踶跂為義詐立裁非之貌也皆局促其狀勉強其容非廣大也去道日遠聖跡已彰仁義不

眞禮樂離性徒得其強飾之形表皆非自
然眞一之誠心也
疏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謂仁義等
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
義曰大道既隱上德亦隱仁者自仁義者

自義不能混然同化各成一名方之於德
固以小矣況於大道乎道隱小成者莊子
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道於乎隱而
有眞偽言於乎隱而有是非道於乎往而
不存言於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此謂小成仁義之道也榮華竄句之辭也執言滯教故爲隱故有儒墨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以此紛紜莫能質定亂由是而作焉

智慧出有大僞

注用智慧者則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

跡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爲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

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義曰智心慧也慧識解也檢束約也詰責也符信也璽印也道德隱而仁義行仁義興而智慧用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而人愈亂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其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罘罝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好智矣法則也謂立法則以東於人也典常也姦詐也謂作常法以詰責姦詐也符者刻文相合以驗若金虎竹使兵信之符也璽者天子曰璽諸侯曰印上下等差以爲信也斛之所起起於圭六十四黍爲圭十圭爲抄十抄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五斗四升曰斛所以量物也智慧之人設此符印斗斛之法將以限量拘制以驗其盜安知不爲大盜之積者乎田常矯仁義於齊國一旦弒其

君而竊其國傳十二世齊之符璽斗斛聖
智之法皆田常有之是則智慧作法而生
此大僞其後竊國者往往因田氏之法焉
王莽竊之於漢司馬宣王竊之於魏梁武
帝竊之於齊隋文帝竊之於周豈若焚符
破璽而使民樸鄙掊斗折衡而使民不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可以議於道乎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疎戚無倫不和
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

名也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
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寬恩斯起則
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
義曰大道之世天下為公無非親也澆末
之代六紀有辯孝慈彰也有不慈則慈者
著焉有不孝則孝者顯焉天下為公則大
同之俗也寬屈折也恩惠愛也扇枕溫席
者宋有劉苞字孝嘗三歲而孤其伯父慘
等皆顯貴苞見之常泣母陳氏疑其畏憚

而怒之葩曰白悲早不識父今見諸父相
似心中悲爾因歔欷母亦不悲慟葩奉其母
夏則扇枕冬則溫席焉孝者事親之名禮
祭統曰孝畜也釋名曰孝好也謚法曰至
順曰孝總而言之則事親之道恒畜在心
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違之義也爾
雅曰善事父母為孝也
疏出顧入復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
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
綏自然之分視人如己不獨親其親則天

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幼皆可慈也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義曰禮運篇云仲尼仕魯與於蜡賓事畢遊象魏之觀見祭禮之不備覩象魏之舊所喟然而歎弟子子游問焉仲尼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夫老有所終世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此則扇枕溫席出顧入復無所施矣人盡親也何偏名之有乎矜恃也哉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太平之時上下交定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

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規
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
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
義曰讜正曰忠春秋曰忠社稷之固也為
臣事君以忠為本事親孝者則事君忠矣

阿諂曰佞不明於理曰昏上下不理曰亂
夫佞臣在側君鑒不明不能退佞進賢陷
己於昏亂昏亂既作紛爭生焉外有寇敵
之侵内有蕭墻之釁所以良臣效命排難
扶危或生著功名或死節王事忠臣之目

由斯立焉向使唐堯為君虞舜為臣上得
臨御之宜下盡弼諧之道則忠臣偏美何
所顯哉
䟽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思皇多士盡
是夔龍彜倫攸叙無非作乂

義曰大道之化玄風廣行上既無為下自
清靜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衆臣
也夔龍舜佐也尚書曰夔作典樂八音克
諧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龍為納言出納王命彜法也倫等也攸

所也敘次也乂理也書曰彛倫攸敘言舜
得良臣而典法不失其正也
蹤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
臣乎何有此四者頹弊之極也焉得不返
之於淳樸乎

義曰頹墮也弊替也四者謂仁義智慧孝
慈忠臣也道廢智生家爭國亂而四者是
顯因頹弊之極而立其名大樸壞隳淳風
訛替德衰道喪可勝言哉所以大道既隱
下德有為仁義用而巧智與小惠成而大

僞作忠臣名著於昏亂孝慈事彰於不和弊極風頽所宜反樸反樸之謂詳具在於下章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疏前章明風俗頽靡失道而仁義遂行此章明絶棄多門還淳則盗賊無有首六句且絶矜徇之迹次三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由趣○義曰道廢俗說偏名遂立將復樸素須絶偏名既前章四者不行則此章三者宜絶孝慈自復盗賊不行生乃尊朴素之風除私欲之患天下之利其何博哉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注絶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爲棄凡夫智

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僞不作無爲則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也

䟽聖者有爲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僞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絶棄之而全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也

義曰無爲之聖内明之智應物周徧隨時感通比之聖智杳冥無迹制作之聖矜徇

之智既有其迹人徃迹存以所存之迹非
應變之具執而用之去道愈遠何者聖智
設法所以守國也大盜至矣則聖智之法
并其國而竊之其故何哉若不盜其聖智
之法則無以取其國是知聖智設法本以

守國智詐極矣乃翻為盜國之盜資也老
君戒之忘聖則為理涉迹則為亂能忘其
有迹之迹棄其矯智之智則淳樸復而巧
僞息矣人復怡和無傷無夭俗臻樸素無
怨無爭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注絶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䟽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章云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矣

義曰六親不和則孝慈之名偏立天下有道則淳樸之化復行淳素既行人皆慈孝可謂無私親矣斯則絶名迹之仁義復玄

同之孝慈無私親者是不獨親其親也
疏令六紀廢絶則孝慈名彰若絶無愛之
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
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義曰六紀者亦曰六親是君臣父子夫婦
也六者和則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則有孝
有不孝有慈有不慈不孝者衆則孝者顯
其名不慈者衆則慈者彰其美所以然者
仁義制於其間而昭其名迹若化之以大
道鼓之以淳風棄名迹之仁義則民復於

皆孝皆慈矣魚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何者相呴相濡言其
相愛矣相忘於江湖各得其適豈俟濡沫
之小愛乎偏孝偏慈濡沫之謂爾莊子天
運篇老子謂孔子曰子以仁義之道行之
於世亂莫大焉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豈
若使天下無失其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
又奚桀桀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矣黑白
之樸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魚相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相仁愛不

如相忘於道術矣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注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斯不爲盜賊矣

䟽絶巧者絶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没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令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爲盜賊乎故云無有

義曰雕琢淫過之巧工既不當雖巧奚爲則衛人之刻棘猴宋人之琢楮葉徒云悅

目終日蕩心所宜絶也徇財則妨行兼觧
則奪人乾没則欺詐有一於此非盜而何
斥而棄之循分而足矣何盜賊之有乎又
脩道之人宜絶心内嗜欲之巧身外浮華
之利六情鋭進之巧六根耽著之利則三
元清淨六賊自無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注此三者但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
文不足垂敎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跡三者謂絶聖棄智一也絶仁棄義二也

絶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絶棄未有修
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
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
義曰聖智絶棄則人享其利仁義絶棄則
皆復孝慈巧利絶棄則民無盜賊三者既

絶既棄將示修真復古之方故云此為未
足屬於下文屬著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注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矣
疏欲求絶聖棄智則常見真素

義曰同乎無欲則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無知無欲則合眞素眞素合則聖智之迹絕矣

疏欲求絕仁棄義則懷抱質樸

義曰淳質敦樸以守其心則兼愛之仁裁非之義絕矣

疏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私邪寡貪欲

義曰私邪不汩於性貪欲不起於心則淫奢之巧專冒之利絕矣

疏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

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
義曰聖智仁義巧利此六者行之初以拯
物執之末以妨道故姦詐盜竊因而生焉
絶而棄之可復眞素眞素已復乃資內修
顯四行於結成爲眞道之要妙矣夫有迹

之聖作則矜詐之智生仁起於不仁義出
於不義孝彰於不孝慈顯於不慈能絶有
迹有爲自復至慈至孝斥淫巧則私利息
私利既息盜賊不生然後凝旒於樸素之
鄉杜念於私欲之境人登富壽國致遐長

此人君行道之效也若夫心除嗜欲身蕩浮華翦銳進之情鋤耽著之本六賊不作三元坦夷四行克修久視何遠此行人修之之效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八

羊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跡前章明絶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此章明畏除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首一句標門以下絶次七句舉喻以明理又一十七句格凡聖以對辨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義曰

絶日益之學以務恬和除浮華之事則無憂患舉唯阿恭慢之譬將喻絶與不絶之理爾絶與不絶皆出於心唯之與阿皆譬於口絶則契沖靜而歸道不絶則溺智見而喪眞唯則恭謹而無尤阿則傲慢而招罪同出於心口而吉凶異焉人之所畏者畏招罪與喪眞而不能絶知見而恭謹既知之矣不可不畏此勸勉於絶學也衆人行反於道聖人故獨異之棄太

守之滋味悶春臺之心目除明察之弊去有以之爲繩繩悶悶内蘊氣毋如嬰兒之行以合乎至眞也

絶學無憂

注絶有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

疏絶學者絶有爲之俗學也夫人之禀生必有眞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令都絶不爲是使物無修習令即乃絶有爲過分之學

義曰絶者除斷之義老君將令後代之人

漸慕淳和斷絕妄習故有絕學之文有爲俗學者謂俗間有爲之學也自三代以下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則天下之人何暇安性命之情哉故悅於明者是淫於色也悅於聰者是淫於聲也悅於仁者是亂於德也悅於義者是悖於理也悅於禮者是助於詐也悅於樂者是助於淫也悅於聖者是助於藝也悅於知者是助於疵也此八者學之大也安其所禀之分則無過求之悅矣若所禀之外越分過求悅而習之

則致淫悖之患而傷其自然之和亂其天
禀之性矣若令都絕又失所修但任眞常
於理爲得
疏莊子所謂俗學而求復其初者爾若分
内之學因性之爲上士勤行未爲不絕故

曰絕學無憂
義曰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求復其初者謂
世間之人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
復性命之本則愈非其道也斯爲蒙蔽之
民去道遠矣曷若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

雖智周萬物而恬然自得矣分內者謂因其性分而任其眞素也夫任眞智則智矣矯於分外則爲詐也任其眞禮則禮矣矯於分外則爲亂也任其眞忠則忠矣矯於分外則佞矣任其眞仁則仁矣矯於分外則諂也任其眞義則義矣矯於分外則盜也任其眞信則信矣矯於分外則誣也矯於分外則失而多憂任於分內則眞而無懼故曰絕學無憂也上士勤行者守眞樸不妄爲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唯則恭譍阿則慢譍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恭譍則善慢譍則惡以喻俗學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在相去遠哉

疏唯恭譍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義曰唯者聲謹而貌恭譍譍答也先生父兄師長也召呼召也父兄之召若譍之以諾尚慮遲迴聞命即往故唯而起也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注云先生謂父兄也從

先生不得越道與人語言恭謹而從之其義皆同於恭謹也

疏阿慢麐也漢書曰不誰何綰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絶否只在於心而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知不生分别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

義曰此明恭麐慢麐同出於口而善惡異

焉絶學不絶同出於心而憂樂異焉不絶則憂心役慮絶學則志泰神和學無學者日損之謂也化胡經曰文始學無學能伏于闐雄言以無為之道能伏强獷之俗也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德經云學不學服衆人之所過此皆絶除之旨也能知此旨則學相皆空矣夫世間萬法無非有為有為之事皆當滅壞故皆空也唯無為無事清静恬愉内合眞常外無分别以此則唯阿齊其一致善惡以之謂兩

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注凡人之所畏者慢與惡也善人之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蹠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

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

義曰慢與惡招過人知畏之而不知俗學增長是非動生尤悔而不畏也故有道之

士畏於俗學越分傷性棄而絶之愈於俗
中之人畏慢之與惡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若不畏絶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
有央止之時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眞是皆可畏
故當棄絶若不絶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
未有央止之時
義曰央中也亦旦也止也俗學者明則生
苛察智則生是非邪則生荒淫妄則生詐

誕少則生企慕多則生疲勞勇則生紛競藝則生優劣惡勝已而求勝慕多闘而求多苦忘勞神役心損性是乖於其素也故曰失真既乖真素則荒廢正性失彼美土本無穢雜而蒿蘭荊棘滋蔓於其間荒而穢之傷土真性俗學荒人真性亦如草之滋蔓故云荒也春秋曰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不可除是其義矣

跡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

未央

義曰俗學之長觸類而生若不絕除方將日益故荒亂渺然殊未央止也周詩小雅庭燎篇云夜未央央旦也未央言夜未巨央也俗學不絕未可盡也

衆人熈熈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注衆人俗學有為熈熈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也

跡熈熈者情欲淫動之貌也此明不畏絕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熈熈逐

境役役終身若餧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冶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

義曰冶容者易繫云冶容誨淫言女之容色夭冶而不精慤其行動生淫泆況春臺登望乎熈熈和悅之貌也俗學之人動溺其性熈熈自悅不覺為勞然而逐境牽情是非相擾吉凶得喪由此而生則有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繁華忽其滿志富貴樂其當年五鼎列食猒太牢之盈味衆芳悅性喜春臺之

縱目至有燕姝洛豔楚舞吳歌八音聵其聰五色熏其鑒樂則樂矣終復如何其或泰往否來福終禍起變熙熙之樂為惴惴之憂也仲尼謂顏回曰昔吾以樂天知命之不憂今乃知樂天知命憂之大也聖人猶若此況於常乎豈若縱神於自得之場適性於忘知之境乎

疏太牢者牛羊豕也

義曰禮器云太牢而祭不必有餘言稱牲之大小也又云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

秋吳徵魯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
謂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犧牛謂全
色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牽牢生求得即用
無所擇也牛謂一元大武將祭必繫於牢
芻之三月所養必有其式以備不常如左
傳鼷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
豐廟開冰告朔皆用之謂之柔毛盖春食
麥與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備
三牲則牛曰太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
剛鬣是也禮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

不殺犬豖謂其皆祭禮所用非祭而殺是
曰無故也牢者取其四固以養犧牲故通
謂之牢矣
疏春臺所以為愛著者謂其卉木滋榮禽
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邠詩云春
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
歸
義曰築土曰臺又曰因高為臺言昇高肆
望也夫春之氣也天地絪縕萬物交感和
風舒暖陽景遲遲登臺肆目煦然蕩矣倉

庚既鳴春之候也采蘩生蠶之時蘩皤蒿也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之苦也春女感陽而悲生秋男感陰而思起此固陰陽常理物化使然也迨始也及與也思歸嫁於公子故言同歸禮二月為匹偶之月女心傷春思匹配也邠詩國風七月篇之辭也倉庚箋云鶬黃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注我獨怕然安靜至於貪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疏我老君自稱言也我畏絶俗學抱道含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閒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

義曰怕兮者安靜無為之貌也兆形狀之初也老君見代之人物變化云為馳騁利名耽營俗學留連情欲凋喪天和皆歸於空非為了出乃教其冥視聽之域絶思慮之源令若嬰兒無所分別不知不識深含

玄虛嬰兒者未分別於人孩者有分別也萬事無形兆忘懷之至也莊子天運篇老君謂子貢曰三皇五帝之理天下不同舜爲天下也使人心競故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此言心競者有分別也既有分別和氣將離五月能言時漸急也自此物多夭落也家語本命篇曰人生三月而微眗然後目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間合然後能言今五月而言和散而澆

急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注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也

䟽乘乘運動之貌衆人動生耽著常有所求故著有所歸徃我本無心怕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則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義曰衆人耽著所求者趣於俗學有求勝之心耽其世欲有營為之念運動心慮奔

逐所求故若有歸也者若無心不著諸見悠悠自得何所滯焉喻如水也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與物競亦無所求故若無所歸也

衆人皆有餘

注耽著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示光大也

而我獨若遺

注常若不足有所遺忘也

䟽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

為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染故若遺忘
義曰衆人矜誇俗學以立功名巧智相高財利相勝於彼世法各言有餘矣老君忘心息智無滯無矜恍惚任心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注我豈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若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質樸無

愛欲故若遺忘爾
義曰老君爲化物之本源乾坤之宗主萬
智周備聖德玄通而示以無心而泯合乎
道者所務世人淳樸其志以反澆漓收視
滅聽以歸道德爾非謂本來所禀愚冥而
若遺失也
俗人昭昭
注矜巧智也
我獨若昏
注自韜晦也

俗人察察
注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唯寛大也
疏昭昭者自矜衒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於教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寛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衒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絶俗學與有爲故聖人畏絶若昏默也
義曰上惟君后下及兆人徇俗學之心忘

大樸之本理國則昭昭矜其聖智察察申其典章聖智愈作而政愈煩典章益明而人益弊老君昏昏默默不化而自行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昏昏者韜光默默者不言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注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跡絕學行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義曰晦昧暗也寂虛靜也既絶俗學不矜其智不著有為不住有法不止於有不滯於無空有都忘深入玄要矣

衆人皆有以

注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者也

羊七　十一

我獨頑似鄙

注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

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無分別有所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衆人熈熈下皆對明也義曰世之衆人動循俗法皆執有為故云有以以以者為也老君内了萬法深洞道源外示昏愚若似頑鄙下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亦此旨也自衆人熈熈下六番聖行以對俗學是俗明其必須絶除而宗大道也

我獨異於人

注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爾

而貴求食於母

注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爲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

不必以五千為定格也
䟽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絶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

義曰首標絶學兩字恐人未能頓明相次對持凡有十一別一者絶學無憂不絶學則多憂二者唯則恭麐而為善阿則慢麐而為惡三者善則人所尚惡則人所惡四者衆人有太牢春臺之美我則守淡泊嬰

兒之行五者衆人有所趣我則無所歸六者衆人矜有餘我獨若遺忘七者俗人昭昭而明我獨昏昏若暗八者俗人察察立法我獨悶悶寬大九者衆人有所止我獨無所著十者衆人皆有為我獨若不足十一者衆人耽榮味我獨飡元和此十一者與俗對持即明俗學可絕而無為可習也故䟽云衆人有愛染我獨忘情欲衆人於諸法分别我獨無是非所以異於人也

䟽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

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義曰如嬰兒之行無外所牽但知求食於母而無紛競之累也此聖旨所解令詳其理母者氣也人之稟象因氣而生氣為茂養故謂之母十一門中皆明有為之學無益於身習道之人俱令棄絕行與俗異故云獨異於人俗學既已絕除唯餌氣飧和歸根復命是所行之法爾黃庭經曰人皆食穀與五味我食太和陰陽氣又曰百穀

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邪能反老得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黄寧是也家語云食氣者神明而壽理無疑矣大約理國則在於守靜默除淫奇人君服道而鶉居臣下崇德而弘道前則修身之旨此乃理國之規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羊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疏前章明畏絕俗學若昏昏故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眞則能閱衆甫首標孔德兩句明德人之順道次道之爲物下十句暢妙本之精眞自古下五句辨應用之名結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生成之德○義曰前以俗學爲滯對持示棄絕之門此明至道非常恍惚表樓眞之所窮衆甫之本始惟至道之可依爾

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如何言此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之人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義曰道無名也唯德是顯之德無本也自道而成之至人能順於道德乃彰矣故云甚有德之人唯能順於道夫帝王君臨天下資順道以居尊統御域中必抱道而立極故尚書堯典舜典皆云曰若稽古者言順考古道也

道之爲物惟怳惟惚

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義曰恍惚者不無不有非有非無謂之有焉乃隨迎不得謂之無也乃應變多方

義曰道者虛無之稱也以虛無而能開通

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也無不由也若處
於有則為物物滯礙不可常通道既虛無為
體無則不為滯礙言萬物皆由之而通亦
況道路以為稱也寂然無體也而天覆地
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象運

動皆由道而然不可謂之無也及乎窮其
動用考彼生成豈見其所營為豈知其所
運化不可謂之有也乃是無中之有有中
之無不得指而定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惚兮恍其中有象

注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義曰自上而下謂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虛無虛無之體清浮在上欲生化品物運道神功於妙無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上而下降於人間兆見物象妙無為本妙

有為迹本則澹然常存迹乃資生運用由
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類皆
道之子矣

恍兮惚其中有物

注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
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
生兆見物象修性返德則復歸無物無物
即道也

義曰物是妙無之本象為妙有之迹既從

本而降迹則是道生萬法循迹歸本則萬法復宗於道言自妙有却歸妙無無始無終常生常化矣

疏言人修性返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寘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義曰自道所禀謂之性性之所遷謂之情人能攝情斷念返性歸元即爲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故言修性返德自有歸無情之所遷者有也攝情歸本者無

也既能斷彼妄情返於正性正性全德德為道階此乃還冥至道也冥者契合也妙物為道故云攝迹歸本此乃攝有用之迹歸無為之本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注恍惚有無杳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返德攝迹歸本妙物存無杳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者也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次復攝

迹還本自有而歸無明此二句强為終始
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
無則必有兩邊為滯不悟中道之門故示
之曰其中有精甚真甚信則明妙道常在
不始不終了悟玄言即帮中道矣又就生

成門解之則恍惚之象者清虛之氣也在
上為天恍惚之物者厚濁之氣也居下為
地杳冥之精者沖和之氣也此三氣交感
而為人焉人者三才之中最靈之智用天
法地無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氣而生若失

性任情則離本而湮滅若修性返德則得道而超騰其沖和之氣禀於身中修之則存甚眞甚信也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注杳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則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

跡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眞生成之功徧被羣有物感必應曽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義曰被及也差爽也違失也道之至也微

妙玄通不可以有推不可以無喻去此之外不名為道豈有諸法可假雜乎可謂真矣垂變化之功功無不在彰感應之用用不可窮故為至精至信也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注閲度閲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閲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

䟽閲度閲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本冥眞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義曰渝變也杳冥眞道化育羣情物有始終道無今古常爲物本而道本無爲也

䟽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比眞精之信度閲萬物本始令各遂生成之用也

義曰前解云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皆道與之用也天清地寧谷盈物生皆道與之名也此名此用則令古不移至信至精則古令常在不稱功於萬有各被其生成但著用於羣情羣情豈覩其終始為化之主玄哉妙哉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令萬物皆禀道妙用生成故耳

䟽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禀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遂其生成之用而然

哉答云以此以此者以此甚眞甚信凡令
萬物皆禀妙用生成故知之爾
義曰道之生育萬殊度閱衆類爲物之本
爲化之先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
生日月以之明其既然矣何以知其然哉

以其甚精甚信令古不移物禀道生道爲
物本故也然則甚大之德者天地也至明
之象者日月也用道法天者帝王也帝王
富有天下尊居域中子育萬靈首出庶物
安靜以象地被衮以象天職官以象四時

明賞罰以象秋夏而能體道清淨法道無為撫之以至仁示之以至信使衆生知道為本始各捨末而歸元知道為祖宗慕還淳而復樸洪圖克固玄化克昌矣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疏前章明從順至道甚眞故能關衆甫此章明抱一為式不爭則所以曲全首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標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弊新夫惟下結不爭必全而歸爾義曰前既彰明妙道廣弘生化之功此則標示全和教以修行之行曲枉窪弊皆因謙而益光抱一為法將明少能統衆棄自見自是之迹除自矜自伐之非克致誠全孰於爭者

曲則全

注曲已以應務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義曰理身之道先理其心心之理也必在乎道得道則心理失道則心亂心理則謙讓心亂則交爭謙讓則曲已而順物交爭則飾躬而非過曲已順物者不與物逆物亦順之曲已全人人必全之不與物爭乃全身之道也尚書曰萬方有過在余一人

余一人有過無以汝萬方此帝王曲己責躬之道也

枉則直

注枉己以申人則直

䟽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白正曲曰直言人雖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義曰得道之心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己能受之彼必知慚及自修整者如廉頗藺相

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塗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强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廉將軍耳吾若與廉將軍相遇兩虎既鬭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荆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效也正曲曰直者春

秋襄公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厭告老
其子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
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
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
正己心也正曲為直正人曲也三和為仁
德正直三者備為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
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
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為公族

大夫焉

窪則盈

注執謙德則常盈

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義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謂丘陵川谷之屬也高者漸下則下者益高是故變其盈者而流布謙者也盈則被變高不可恃也謙則流布下可以守也地坳下水則就之

以致盈滿人謙下德則歸之以致光益矣
撝謙者指撝揖讓無非謙謹不違法度動
合卑柔德乃歸之亦如地坳水聚矣能曲
能枉窪者皆謂下其心也則全則直則盈
者皆謂益其德也理國之君納汙含垢下
士禮賢遠近歸之國乃昌大也

羊八　九

弊則新
注守弊薄則日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
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

故云弊則新

義曰薄惡之處弊屈之事人所不取令我取之自處薄惡則爲衆人所歎美矣修道之士行人之所不行學人之所不學安人之所不安樂人之所不樂爲人之所不爲得人之所不得所行所爲無非謙靜澹泊故能德光而道成可謂德行日新矣

少則得

注抱一不離則無失矣

多則惑

注有為多門則惑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
疏謂少自取也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岐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義曰廉士可以分財言其自取必少也自

取其少者無貪心無貪心者人不爭人不
爭故得矣自取多者必不平不平則爭起
為人所奪反乃失之故慼矣此舉喻以明
修道也修道之法則有萬殊其致道者在
於守一爾守一不失者理身則得道理國
則無為無為化物物自寧泰故聖人抱一
為天下法矣理身不欲多其事修道不欲
多其門多其事者萬慮營營以害一生生
能無傷乎萬人彎弧以射一鵠鵠能無中
乎多其門者玄教萬途丹經萬卷以一人

之心兼累聖之道形疲於外神亂於內故
去道愈遠矣理國多事者晉政多門故諸
侯不附秦網煩密故四海心離一國三公
自然難理十羊九牧詐可化人亡羊着歎
於多歧喪生者由其多事理故然矣

不自見故明

注人能不自見其能常曲已以應務則德
全自明矣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
常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故云以

故明
義曰自見不美必有爭尚之心故不能委曲順物矣能委曲順物不自見己美者是以德全而益明也夫德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表裏無隅洞見八極則不自見之明其明廣矣

不自是故彰
注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申人則其直自彰矣
䟽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己為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也故云故彰

義曰自是其事者必有執著之心故不能枉己從屈矣能枉己從屈不自執是其事故直顯而益彰也夫直彰則善彰善彰則德彰德彰之人則萬物歸之德益光大則

不自是之彰其彰明矣

不自伐故有功

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當為

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
必盈焉故云有功
義曰自稱己善曰伐也人好自伐必有貪
競之心則不能坳下守謙矣坳下守謙不
自伐其善者故善著而有功矣有功之人
人荷其惠物受其賜善功所及孰不悅隨
則不自伐之功其功大矣顏回曰願無伐
善尚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
之謂也

不自矜故長

注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推其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人能守弊薄不自矜
衒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曰故長
義曰矜恃也自恃己長之人必有誇衒之
心則不能自處弊薄矣能處弊薄則人必
廿八 十二
共推而美之則其不矜恃之美益長矣尚
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是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

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
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義曰夫好爭之人故非道矣不爭之德德
之大焉前舉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四者爲
因修之行覆明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
者彰果應之功行四行之人謙虛柔弱不
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得故明故
彰故有功故長四善之報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注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

必全理歸之

跡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義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順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聖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於天下天下既理聖人不自見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萬物歸宗於聖德聖人謙順而處之則曲全之德自

然歸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効信
實非虛但人君抱一撝謙歸根安靜必顯
誠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羊九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羊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疏前章明抱一為式不爭故所謂曲全此章明希道忘言執滯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下理喻結成義曰夫言教不繁必希自然之道風雨為暴固非長久之資希言將漸於忘言舉暴戒令其息暴息暴歸靜道必應之信不足則民違應之以不信天為暴而不久風雨豈能常貴夫忘言之言漸希自然之理爾且器莫大於天地權莫重於神明暴雨飄風尚不能久人君恃尊怙貴傲蕩寰區信非久長之道夫何故哉秦皇併吞四海平一九州豕畜黔黎草視甿庶深宮複道自修自尊縱暴為昏極奢極

貫祚傾運滅曾不崇朝項籍叱咤中原吞噬六合無君於其上無敵於其前烏江之敗亦不旋踵老君戒其強暴令守無為自然之至道云爾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

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

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執既得理矣不滯於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竹為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為之取兔

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
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
失道而生迷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
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
急則害物而不久
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
雨理身理國於教為喻其別有三何者風

之散物雨之潤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於物也氣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總神也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於身矣政之所以理民也令之所以齊民也若政嚴而狂疾令峻而暴急則民散而國危矣言之所以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執滯局守則於教不行於道不通矣

蹤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者若執言滯教則無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

舉飄風驟雨之喻

義曰夫執滯於言教則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說能明筌蹄之用則無封執之迷亦無飄風驟雨之害而彰散潤之德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六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失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

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義曰老子欲明飄風暴雨不久之義以喻理國修身之人恐人未曉此意託以發問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為狂暴之事尚不能終日人君統臨邦國之大也而為狂暴必傷於民修道之士而為狂暴必傷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性縱心狂猛躁急以為政執言滯教以修道了無通變但局一隅而能致國泰身安

可得乎必不得矣

故從事於道者

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跡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者

義曰大道圓通物感則應由謙和柔順可以致之君剛狠躁戾之人如飄風暴雨之行即失道矣所以人君執道以理民也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性無不順

也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淺之
應由人感通爾如下文焉

道者同於道

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

䟽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
於道則不凝滯了悟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義曰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淳粹素樸
此六者道之形體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
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

道之用也淳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行此六者謂之道人行與道同故曰能順事而不滯悟言教而同道也

德者同於德

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爲同於道用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爲同於道用故云

德者同於德

義曰德爲道用故次於道所謂大行之大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於代則恩及生靈功濟邦國上未階於至道下復越於仁義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謂之德有德及物隣於道乎蒼者廣遠之色衆同之貌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遠而視之則有色象近而觀之與庶物同言庶物資道而生有情無情有識無識動植飛走皆曰蒼生矣

失者同於失
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曰
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
道理之筌蹄也筌蹄者乃取魚兎也今滯
守筌蹄則失魚兎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
矣失理則無由得道自同於失也故云失
者同於失
義曰取魚之器曰筌以竹為之取兎之器
曰蹄以繩為之取魚則器包其身故謂之

筌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取兔則繩束其足故謂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魚兔執筌蹄以為魚兔失之遠矣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可無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執言教以為道亦失之遠矣夫至虛至靜方能集道滞言束教何以昇眞至虛以忘言至靜以忘教不可執矣經云執者失之是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辯物斷焉可知矣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

義曰夫習靜則道降積功則德充氣之相從其來尚矣故彈宮則宮應彈角則角應

者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於無情也銅山崩而鐘應類相感也葭灰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積善餘福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西昇經曰行善善氣至行惡惡氣至同於失者固當矢之矣肝膽楚越者性分異也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此之謂乎

䟽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
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義曰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
寸者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桑帛拭之良久
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者範
金爲器其形若杯或類鏡焉以玄繒絜之

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此二者因
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能生水火古者
祭法尚潔必以方諸之水陽燧之火薦於
神明焉物之無情猶資感應況人之最靈

道之通變而豈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

信不足有不信

注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跡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故云有不信也

義曰道既無形無狀在精感而致之但云精感則人無由可悟故廣叙應感之事以

勸於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應然後能推誠於道爾能推心篤信靜默恬愉道豈不應哉所以不應者由世人不能靜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則執言局教疑者則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無感應是有不信也其有初則鋭精於習道中乃懈惰於修行一念退心前功并棄不能專精勤久而謂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行之勤久玄鑒非遠寧無應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御下推誠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誠之君

下無不信之士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疏前章明理弃言忘執滯

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矜伐則物或惡之首二句舉喻示難求次四句明跂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戒勸令有道之人不處爾○義曰上文以不信不足於道有不信之疑此復跨而求行跂而求久自是自見自伐自矜去道逾遠猶如餘食贅行豈可致玄同之道乎故有道之人不處於此修真之士以斯為戒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注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

行履乎

蹺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為礙挾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跂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義曰以足指躡地謂之跂暫有延望或可為之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者陳后長門賦望幸之辭也跨挾於物而求久

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眞懷疑
於道暫與一念便望有成無冥心澹寂之
功無隳體黜聰之漸而欲振衣汗漫接軫
崆峒亦如跂立跨行欲希長久爾

自見者不明

注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已欲以
自昞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
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義曰聖人之明也精神四達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猶泛然若無不以為有
也凡人以己之見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揚
其片善以此為明其可得乎

自是者不彰

注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為是且欲大誇諸
己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
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故
云自是者不彰

義曰聖人之行也內修其本外抑其末屬

其精神偃蒷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猶怕然若虛不以為是也凡人以己之行蔽人之善銳於出衆務於矜誇以此為是其可彰乎

自伐者無功

注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茍失斯道無從而行況自專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義曰聖人之業也操天為蓋無不覆也以

地為車無不載也四時為馬無不使也陰陽為御無不備也而循因自然之用不以為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内懷専伐外無謙讓以此為功其可全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於難也

春秋趙簡子與鄭戰為鄭人所擊踣於車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蜂旗鄭師大敗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

蒯聵爲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卸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無功也

自矜者不長

注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矣

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

義曰聖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誅而當不慮而得其為樂也不訢訢其為憂也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而猶超然不居不以為大也凡人以己之短易人之長緣飾非衒耀名器以此為長其可久乎盛德若愚者史記云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論語云回也終日如愚斯之謂矣胥相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跡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

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

義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於修道比之於物如殘餘之食取之於身如疣贅之病疣者結病也贅者餘肉病也亦如餘食為衆所惡也

跡謂為贅行者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義曰累仁為德景迹為行自見自是非累積之仁自伐自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於德行愈於疣贅之病乎不食吾餘者春秋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也對曰若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弗從伐申還遂伐鄧十六年復伐鄧滅之即莊公十六年也附贅懸疣者莊子外篇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言物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於衆為多故曰侈也侈多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爲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

義曰累仁爲德習善爲行有道之士修行累德及其證果了出乃復忘之以合乎大通而歸乎無有况四者之弊如附贅餘食豈肯安而處之哉此四者理身處之則隳德傷性理國用之則拒諫矜己亂政害民亡之本也豈餘食疣贅毫芒之醜而可比方哉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廿九

十二

共卅 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第十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羊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跡前章明自見自是於道爲餘食贅行未云有道不處此章明大曰逝贅道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明妙本之緣起物被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表強名之由緒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爲清靜爾○義曰在昔三氣未分一元未立形質猶隱恍惚莫窮混然首出者惟虛極之妙本爾洎乎孕神布化天地生焉萬物育焉生之成之故爲化母然後定以名實顯其功用或大或逝或遠或返包三才而運氣首四大而居尊遞爲憲章以施法度方復

混融不宰默體自然宣大道沖用之功功成復歸於道本也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寂兮寥兮者道之質也獨立而不改者道之常也周行而不殆者道之用也可以為天下母者道之功也吾不知其名者道之無也字之曰道者道之有也強為之名曰大者道之體也大曰逝者道之微妙也逝曰遠者道之深玄也遠曰返者道之常存也道大

天大地大王大者道之統三才也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者此明王為最靈之首當用道也三才相法明王當法天行道契乎自然也故跡云申戒人君用道法天而當宗清靜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混然而

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
疏有物者有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强名所由不可即稱道故云有物爾言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故曰先天地生
義曰道之起也無宗無祖無名無形冲而用之漸彰於有其初也亦若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物無名之名天地未立陰陽未分清濁未判混沌圓通含衆象於内而未明藏萬化於中而未布不可以名詰

不可以象言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九天經曰天地未有而先有道氣謂之玄元始三氣而生三清三清各生三氣合爲九氣而成九天自此而分方有圓清方濁之別陽日陰月之異三才於是乎生焉萬

類於是乎立焉衆經之中皆明此理斯則先天地生者大道也其五太之次具在第八卷中解之太上下知章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䟽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

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義曰寂寥者無之謂也無聲可聞無色可見無形可執無象可求無名可稱無法可擬故云寂兮寥兮也獨立者道一無侶也周行者道氣旁通也不殆者在高非高在大非大無窮無竭玄妙常存不危殆也殆危也

可以為天下母

注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

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
危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
爲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徧於羣有羣有之物無非匠
成萬物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
爾母以茂養爲義也

義曰於至無之中而妙氣旁通生育萬物
萬物非道無以生成以其生物故爲天下
之母然道之生成於物有形有類皆從道
生故不拘於天上天下今言天下者舉其

六也而道之生化無所不生矣字林云茂
殷於物故謂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

注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
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强名之曰
大也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
生化應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
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云吾不知其
名但見其大通萬物欲表其通生之德故

字之曰道

義曰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唯大道之用居乎物先物象未彰乾坤未闢而道在其先也運道之用施道之功而後有天地萬物也以此功深用廣無形無狀不可以氏族求不可以名字得老君取其通生萬物之義字之曰道道者通生之謂也道之為通也無所不通西昇經云夫道也者包裹天地秋毫之細道亦居之莊子

云道在稊稗道在衆物無不在也故有形
有生者道皆居之失道則死矣
跡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
强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字小
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是以從本而降
迹焉

義曰夫物有體則能包含於物故大能容
小外能藏内者物之常也今道無體而能
包含萬物者以其無體之體體大無邊也
以其體大因體立名故名曰大大者無不

包也無不容也有形無形皆在道體之內
矣凡物先名而後字者禮男子生三日以
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
有事於四方也既三月妻以子見其夫入
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升階父執之右
手孩而名之撫其首焉二十而冠謂之成
人冠適子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有
成人之道也三加其冠始以緇布次以皮
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冠而字之敬其名
上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故冠禮者禮

之始也嘉事之重也此則先名而後字取其自小而成大也人倫之道始則有終故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復終也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大夫也）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

名生為信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為義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像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不以國以國

則廢名不以官以官則廢職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祀不以器幣以器幣則廢禮不以隱疾故名終將諱之故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功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具敖二山也）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謚因以為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爲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夫道也先字而後名言道無所始亦無所終示用降迹故字曰道妙體廣遠故名曰大無始無終也而此名此字

其強立爲大道之妙名言路絕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注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也

跡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强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

義曰天下之至通者道也滯於一方者天

地也夫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皆天之所運也天運氣廣大焉生物周普焉能覆而不能載能清而不能濁能上而不能下也地布氣周徧焉載物廣厚焉能載而不能覆能濁而不能清能下而不能上日主晝而

不能於夜月主夜而不能於晝春職於生而無長養收藏之功夏職於長而無收藏發生之力秋主於成而無生長閉藏之用冬主於藏而無生長肅殺之効風職於散而不能於潤雨主於潤而不能於散若此局於一方者衆矣唯大道能覆載照臨能生成長育能寒暑散潤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今能古能圓能方能清能濁能短能長無不可也無不能也故用無定方雖名曰大而不拘於大此可謂天下之至通乎

疏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之身心矣故云遠曰返莊子曰大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義曰求之於大則彌大矣故曰逝而往也求之於逝則彌遠矣故曰遠不及迺求之於遠不離乎身故曰返也人之起居運動上下屈伸不離於道道豈遠乎於大不終者莊子天道篇老君謂士成綺曰夫道也於大不終於細不遺故物備矣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仁其孰能定之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秋毫形之小者也物之至大道復大之其大無極故不終也物之至細道之在焉故不遺也道無不在何足以測之哉匪一方之可拘豈四者能詰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

䟽因强名曰大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姓此三大也者吾道一以貫之

義曰天之清也積氣於上體乎純陽運動不息剛徤而文明故次於道也地之濁也積形於下體乎純陰寂然不動柔順而安貞故次於天王之正也總二氣之柄居萬靈之首順陰陽之序法天地之宜仰觀俯察順考古道清以則天靜以應地故清靜

其化無為其心而齊於三大也此三大皆局於一方之德無圓通沖用之能故我妙道通貫三大而為之主矣一以貫之者論語仲尼謂曾參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顛頂也玄遠也

羊十 八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注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以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疏域者限域也今云域中之大道不只在

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亦不在域中矣夫遺語以存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申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義曰夫限域之域理自多途大約有四其一生化之域二氣之内陰陽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氣之外妙無之間也其三妙無之域居妙有之外絪縕始凝將化於有也其四妙無之外謂之道域非有非無不窮不極也此域中者言道之所化自無生有分別二氣而天地生焉天地之

中而萬兆形列而君王統焉亦如道大而有天地有天地後有王也則四大之名遞相統攝自無入有自有歸無終始包含也況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此既遞相法象則四大互相統攝矣

疏今明域者名也名為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

害故特標而王居其一欲令法道自然
義曰聖旨以名為體域者則包統衆義復
為妙焉此亦以道為名體外包天地天地
之中以王為首其義同也夫王者有道則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甘露降醴泉出
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卿雲生神龍
遊於沼麟鳳來其庭四氣調和而為玉燭
萬物遂性而洽太平也人君無道則天返
時為災地返物為妖人返德為亂沴氣咎
徵時見於上物妖形怪或出於下星亡日

鬪冬雷夏霜天裂石隕川竭山崩孛興於
人而氣感於天是天地蒙其害也王之爲
大繫天地之安危豈可不抱自然而法天
任無爲而體道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注人謂王也爲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旣爾
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旣生成已又當法道
清靜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卽合道
法自然之性也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謂人者謂人能法天

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合道法自然

義曰道職生成天職包覆地職厚載而乾坤之象著品物之形列王居其間行道之化順天之時法地之宜民則安靜而自理生化而有常清靜而無擾合大道自然之理也

疏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倣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倣於自然則是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則以道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

義曰疑惑之人不達經理乃謂大道倣法自然若有自然居於道之上則是域中兼自然有五大也又以道為自然之子無為之孫皆為妄見故具下文以解之塞源拔

本者春秋昭公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潁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故也周
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
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巴濮楚鄧吾
南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
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
豈如弁髦因而以斂之先王居檮杌于四
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
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偪我諸姬入

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
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
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
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
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
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
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禭反頴

俘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也

疏且嘗試論之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云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强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所以即一妙本復何相倣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乎玄鍵矣

義曰鍵關鍵也此明大道以虛無爲體自然爲性道爲妙用散而言之即一爲三合

而言之混三為一通謂之虛無自然大道歸一體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後優劣之殊也非自然無無以明道之性非虛無無無以明道之體非通生無以明道之用孰詳玆妙可謂詣於深玄之關鍵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第十二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疏前章舉域中稱大終令法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爲君以戒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舉喻以却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爲戒也○義曰前以人君爲理體道法天今示重靜之文戒輕與躁將明重靜之益舉喻以申詞又述輕躁之傷垂文而深歎夫至人修道聖主垂旒必重愼爲先安靜爲本以重靜爲國則俗和而化行以重靜保身則道通而神泰若其輕而守器躁以處身君輕躁而民無所導心輕躁而神無所保神散則身逝民潰則國危固爲深戒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注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君爾

疏根本也草木根蔕重花葉輕花葉禀根蔕而生則根蔕為花葉之本故曰重為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為輕者根則靜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纊斯擧心靜則朶頤之求自息

義曰重者安靜而合道躁者輕浮而喪眞

舉喻則花葉為輕根帶為重花葉輕則易敗根帶重則難傷此比於行也若夫重靜於國則民安重靜於身則神泰故政將亂也積德以鎮之心將躁也積和以制之可謂得制輕持躁之術無染順貪婪之誚所以周勃以嚴重而蒙顧託邾莊以弁急而委灰爐惟君惟臣此乃明戒染順者易順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當動順君子觀此順象故謹慎言語撙節飲食也先儒曰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宜愼於頤也初九朵頤言陽處於下而爲動始不能使物賴已而養在自動以求養是躁求損已是以凶也頤養也頤者口之樞機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得不戒哉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人子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

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静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亂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義曰人君之重静也則事省而理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懐自然抱真樸而天下泰矣人身之重静也則和氣積心慮平視聽不惑於外情欲不攖於内而壽命延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人君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安而處超然不顧

䟽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竭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居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義曰榮觀華盛也若人君飾榮觀於耳目竭人力於淫奢麗色冶容以蕩其志則國亡身辱不俟旋踵乎有崇臺榮觀之盛當忽之而不顧勿以蕩心也燕安也超遠也

雖有榮觀其可樂之乎高臺深池者春秋
昭公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疥遂痁朞而
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
欵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
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
史嚚以辭賓公悅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
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

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王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縱欲猒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避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當無藝

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弗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呪若有益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違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景公畋于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而疾速愈遽能畋獵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注桼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桼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

䟽天子提封百萬出賦六十四萬出戎馬百萬足兵車萬乘天子是爲萬乘之主桼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爲偃化善抱則有截歸仁桼何承此重器躭樂是從以身克欲論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

傷歎故曰柰何
義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告類上帝承統昊天謂之天子亦云法天行道子育萬人謂之天子提封者疆土四方之内也萬井者井田也方里爲井百萬井則辟十萬里出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輿賦之多富有四海故云萬乘之主也齊大司馬田穰苴爲兵法有車乘之賦其法起於步人舉一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足曰步步六尺也百步爲畆即其地廣六尺長百步六百尺爲一

畒畒者毋也旣長百步可植苗稼有毋養之功曰畒也百畒爲夫夫者農夫也王制云上農夫食田百畒也三夫爲屋並而言之則長百步廣三百步謂之屋者言人一家有夫婦兒三百具則爲家爲屋也三屋爲井一屋長百步廣一里則三屋之地方一里也名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爲井字何者畒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兩耜爲耦耦廣一尺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畒廣六尺以一尺耦耕伐爲

畎以通水流畎然因名畎也而夫田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相通如井字故謂之井田十井爲通並之其地長一里廣十里合三十里相通共出士一人徒二人十通爲城城者地方十里謂之爲城言兵賦一乘成也城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千乘之國則其地千城出士一萬人徒二萬人也萬乘之國地方萬城出兵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此司馬

法所出也王制云一城之地九萬頃出兵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
地甲士三萬步卒七十二萬人王制與司
馬法不同故兩存之大寶之位者易繫云
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大寶可愛者天下之
位也位是有用之地寶是有用之物以居
盛大之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何以守
位曰仁言人居此大寶之位當須保守之
以仁愛為心道德為體重靜為用儉約為
基令四海同文萬方述職天枝帝葉傳於

子孫善崇建於根蔕善抱守其淳樸使天下慕其仁而歸之不可以耽樂畋遊荒禽惑色斂天下之力以養其身率天下之怨以充其欲使運窮祚滅衆叛親離以天下之大而一身輕失之如夏癸殷辛周赧漢獻以萬乘之尊死匹夫之手故傷歎之曰奈何也

羊十一　七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

義曰人君懷輕易之行不重靜其心或畋獵為荒或巡遊不息或朝令夕改或變法易常事多則政煩政煩則人困人困則兵戈四起戶口流亡人散民流失臣之謂也則如夏后洛汭之畋十旬不返隋煬遼東之役百萬淪亡蓋此謂也

疏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跡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

招[illegible]釁殃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誡

人[illegible]亡也

義曰謗誹也干求也詐誑也竄逃也殃殺

也內下重也人臣貪榮躁進亂侮國常大則

有誅殃之凶小則有竄逐之戾非天作孽

自失其君況習道之人懷輕躁之行則恬

和虛寂之旨安所容其窺伺哉申者重戒

之也竄三苗殛鯀之例是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第十二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疏前章明重靜為君以識身輕天下此章明言行無滯欲令常善救人守重靜理國在無為善行言貴乎忘遺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救之慈善人下暢兼忘之訓雖知

下結妙要之旨爾○義曰前章明輕躁之戒乃君臣守位之規此標五善之文明修道參眞之行至於救人救物表無棄之慈慈為師為資暢相須之旨再彰要妙戒彼久迷爾

善行無轍跡

注於諸法中體了眞性行無行相故云善

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跡可尋求也
跡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
淨是曰重玄雖籍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
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如此則
空有一齊心境俱淨欲求轍跡不亦難乎

故云善行無轍跡

義曰法性清淨本合於道道分元氣而生
於人靈府智性元本清淨既生之後有諸
染欲濆亂其眞故去道日遠矣善修行之
人閑其六欲息其五情除諸見法滅諸有

相內虛靈臺而索其眞性復歸元本則清淨矣雖約教法三乘之行修復其性於法不住行相之中亦不滯著次來者修次修者滅滅空離有等一清淨故無心跡可得而見於內曰心心既寂矣於外曰境境亦忘之所以心寂境忘兩途不滯既於心而悟非假遠求無車轍之跡出於四外矣帝王以清淨之道以化於人混然大同萬國風靡固不煩車轍馬跡布於天下此謂理身與國皆得善行之妙也

善言無瑕讁

注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讁過也

跡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讁責也言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跡則能了言教不為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讁

義曰疵病也聖人知代人不可無言以訓故立言以明教因教以訓人衆人則執教

而滯言故有瑕疵之病謫責之過不通於
理不達於道言愈多而道愈遠矣若修行
之人因言而悟教因教而達理尋理而昇
道昇道而忘言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
也易略例云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
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
以言著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存言
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於意
而存象焉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
而存言焉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象者似也

以所詮義理非言說所及非心智所思不
異忘言絶慮之眞體故云象似也喻如臨
鏡照影影非骨肉之身若執影爲身即失
眞影若不因影無以識其眞身鏡喻言也
影喻象也身喻意也言得意者但寘弃眞

心矣於法有三謂言象意也言喻能詮意
喻所詮象通所能是則遺象而存意得理
而忘言達於此者則無瑕疵讁責之事矣

善計不用籌算

注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

見故無勞籌筭自能照了計無計相非善而何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執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筭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筭故云善計不用籌筭

義曰籌計策皆筭也筭長尺有握握者筭之本手執處也握外長尺矢投壺射皆用筭以記勝負故射禮云多筭飲少筭是也

投壺禮曰左右告矢具則司射坐而釋一
筭焉卒投司射執筭請數二筭爲純一筭
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或多或鈞
勝者飲不勝者是知凡籌量計數皆用筭
以定之故國有筭學始自黄帝之臣隸首

始以數演筭數者生於道也春秋曰道生
而有氣氣生而後有滋滋生而後有象象
生而後有數由是而筭興焉夫明天地之
度察品物之數考陰陽之變窮律曆之元
皆以筭而後能定其少多也故數之大約

有數有度有量有衡數起於一至十十至百百至千千至萬萬至億億至兆兆至京京至垓垓至秭秭至壤壤至溝溝至澗澗至正正至載下數言十即變中言萬即變上數言萬萬而變也度之所起起於忽十

忽為絲十絲為釐十釐為毫十毫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三尺為跬六尺為步七尺為仞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三百步為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為度度量之所起起於圭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抄

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
爲斗十斗爲石四升爲豆四豆爲甌四甌
爲釜四釜爲鍾十六斗爲庾六斗四升爲
斛十六斗亦爲藪十六斛爲秉聘禮又云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玄又
云斗二升曰斛矣衡之所起起於黍十黍
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六銖爲分
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碩二十
兩爲鎰是矣此四等之數蓋人間籌算之
法大則品量天地考校陰陽造化不能藏

其機鬼神不能逃其數矣若修道之士不計異門守一而已何用計術乎夫一者道也至賁無偶一而不二萬化之首靡不由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恍惚之象杳冥之精皆謂一也聖人抱一以法天下至人得一以昇雲天故一者能存能亡能晦能光能圓能方能柔能剛渴者思一一與之漿飢者思一一與之粮守一以成道固不用籌筭而為善計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注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横曰關竪曰鍵夫善行善言不恥不滞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故云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義曰夫關鍵之設所以限内外也易繫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謂關鍵隅限時其啓閉若善閉於國則均一玄化遐邇大同外無干戈邊無烽燧不設關塹而人無交侵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不善閉於國者則四郊多壘壄境興師雖有山川之險關防之固守之非德釁生墻廡敵起舟中雖有關防莫能制也豈可謂之善閉乎善修行之人守真抱一無欲無營知萬法之門

是階修之漸不滯於法不執於言一不計異門不求博贍閉三關而自靜袪衆念而自安聲色不能惑其心軒冕不能啓其志此之善閉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注體了眞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為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與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義曰繩約之結可解可散世之常法也結

人之心或離或合世之常交也理國之善結者其德如天物無不覆其仁如地物無不載其明如日物無不照其利如水物無不潤則六合之心億兆之衆可結而不可散也不善結者臨之以威峻之以令檢之以法脇之以兵人或畏之暫結而散矣其散也雖誘之以賞啗之以利榮之以爵貴之以位已散之心不可復結矣理身之惑者務以博聞旁求術數學日益而心日散法愈多而神愈勞欲以澹泊結其心不可

得也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
寂於道與眞合同萬緣不能侵詐見不能
誘此之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冥

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令必釋
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隅凡是於人
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義曰聖人者謂用道之聖人也聖人常以
善道廣誘於人人聞法音皆能悟解隨其

深淺以獲利焉開悟之門數以甚衆或因言得悟或因教得悟或聞經得悟或覩相得悟開悟之由不一誘勸之法亦多大慈悲心等無憎愛一一接引令入法門既入法門捨惡為善人皆為善則無棄人矣夫棄人者謂其為不善之行與害物之心物被其害與之為敵惡積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惡積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為人鬼所誅者是為人鬼所棄矣今若皆修善行無惡無尤悉變善人何棄之有五善者謂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等行也論語云孔子善誘於人誘者導引之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注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也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令動植咸遂無有夭傷者也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義曰用道聖人以前五善之教教人為善人皆化善故無棄人又以無事無為不勞

於物物皆遂性無害無傷信及豚魚澤周草木人皆化善不害於物此明聖人救物也物無所害各遂其常此明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注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跡矣故云密用密用則了悟矣故謂之明爾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遣若滯教矜有轍跡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了悟故云

是謂襲明

義曰聖旨以容用善功了悟無滯不存於跡謂之襲明又解襲者承續也言人靈府之性本來明淨爲塵所翳迷惑天眞今以五善之行内洗其心眞性復明慧照如本然當常行善救無起妄塵承襲慧明無使昏翳不矜於跡不滯於常可謂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

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師法跡曰夫不為諸惡守法循常無侵於人無傷於物者善人也人之為善者天地愛之神明護之不習道而行合於道不明法而心契於法不傷於物物亦不傷之不害於人人亦不害之如此則動靜運為常獲貞吉惡人慕其貞吉亦當化而為善是可為不善人之師也春秋云鄭人以鄉校論其執政然明以其謗議國政欲毀之子產曰

若朝夕游之聞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若遽止之由防川也夫決傷人必多不克救矣不如小決使導然明悅之孔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書曰能自得師者聖人也夫師者有法可範之謂也學記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離師輔而不及也若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君子知教之所由興

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爲人師獨學而
無友孤陋而寡聞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
義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
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
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者所

以學爲君也當其爲君不爲臣也大學之
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
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
從而怨之言先王事師之道無北面王行
而西折而南面東而立師尚父西面書以道

書之旨以教於王故曰在三之義君父師
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是人則為
師之道不亦重乎況至人心無染著於法
不滯應物而為鑒鑒物而無心乃眞道之
師也善人者邦國之所貴也春秋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舉善人不善人遠矣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善人在上
也此謂宣公十六年晉滅赤狄士會獻狄
俘于定王王以黻冕卿服命士會將中軍
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故羊

舌職美之曰善人在上國無幸人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無善人之謂也若此則善人者邦國之寶豈惟師乎

不善人善人之資

注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

疏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暑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悅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使役耳

義曰善人既以善行能化不善之人則不

善之人景慕服從為之使役論語云有事弟子服其勞先生者父兄師長也則弟子事師服膺從教也夫人之立身有三尊焉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事師以敬身體髮膚父母生之也道德禮樂師以教之也爵祿品位君以榮之也雖道在即請學無常師凡申請益之儀便有在三之敬矣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令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

所貴所以愛資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矣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注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也

疏夫初地修進兩存學相未能忘言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悟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失貴愛之目不存

義曰初地修行者謂從凡覺悟回向正道捨凡從信初入法門謂之初地本際經云

夫為學者初修十事以為階梯如人緣梯從初一梯至第二梯乃至於頂昇階之人自下至高要須先習此十行法然後乃能深入正觀一者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樂心乃能進趣二者親近善友導引其心深信正道三者遙詣明師師有妙法廣能宣告示以要術四者既聞正教能受讀誦五者能出家專行柔弱永斷有為離諸桎梏六者參受正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隱山林棲遁獨處求離囂塵修寂靜志八者當

念大道是眞法王能度衆生越生死海猶如船師拯濟沈溺九者當念經教是妙醫方能示衆生理煩惱藥十者當念法師是眞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爲初地因次以小乘柔伏之法又進中乘兼

修之法後入大乘觀行之法以此法故貴愛師資師者父也我若無師不能得道是故應當遠近隨逐心眼觀想恒在目前不替須臾無他雜想非師不度非師不仙既了悟已學相皆空諸方便門本無文字解

了大道貴愛兼忘入衆妙門達眞常境
跡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
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爲師爲
資示修進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
門則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
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
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
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爲大迷故老君務
量云雖知凡俗以爲大迷於道而論是謂
要妙矣

義曰師資之道相因之義也玉因琢而成器人因師而悟道言於教則有念師禮師之法垂以訓人歷劫典憲非同不善之人暫為資取矣故天子上丁釋奠於先師太子太學謁先師皆存其道以垂教也若以

達觀之理大則忘天地內則忘其身物我都忘豈復有師資之限如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

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言其祕與變化俱未而獨化者也當此時也齧缺形骸天地俱忘矣豈唯忘其師乎

師資貴愛之道於斯達矣其於理國也不立德於人不衒仁於物百姓日用而不知固無師資貴愛之尚契太古忘言之道衆人不達初為大迷了而達之信為要妙矣濡沫者莊子天運篇老子答孔子之詞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羊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行不執常善所以救人比章明雌辱為行常德於焉復樸首標知雄等三段明行修則漸造於極次云樸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以結成其深旨○義曰夫前明善行善言既為不執救人救物所以行慈皆外助之行也此標知雄知白以全和氣復嬰復樸所以成功即內修之要也行於外五善之應也如上文修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說修既復樸可不守樸而不移然後散布萬殊以彰玄功廣大唯聖人能宰制其器無所割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篤厚也性剛

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尤過生焉所以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之敗谿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順如水之赴谿矣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眞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跡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徃為天下谿能如此者則眞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順從衆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嬰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凝靜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乃合道眞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

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雖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富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以為天下法式矣

義曰為君有獨見之明為道有昭顯之德皆當若昏若晦不衒不矜則泯廉攸歸淳和內足以此為天下法式也史記老君謂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

不矜有明不衒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聲光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忒差也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眞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義曰爲君爲道外晦其明内積其德渟和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長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爲量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谷也

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㝢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

之制也能當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慎卑躬晝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偎壘之祠莊子歎擁腫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德全若空谷矣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夫道為德體

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澹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

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通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

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内以修巳人化則道彌廣巳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至要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含德内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德反則復

歸於道此云樸散爲器者明德全合道即
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
爲器聖人弘濟則爲羣材之官長矣
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惟無非是可見可悖之質乃是虛寂之
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
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委
以牧人共振玄風以弘道化故云爲官長
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爲
理故立羣官師長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

官惟百夏商周漢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
材蒞任各當其器而萬方理焉若爲道之
士則布德施惠救物立功亦猶器用以利
於人爾爲國則用材化物爲道則施功濟
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
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覦心是也春秋昭公
十七年秋郯子朝魯對昭子曰黄帝以雲
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皥
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爲司暦
玄鳥爲司分伯趙爲司至青鳥爲司啓丹

鳥為司閉祝鳩為司徒雎鳩為司馬尸鳩
為司空爽鳩為司寇鶻鳩為司事五鳩以
鳩民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扈止
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
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為官設官分職上

尚矣蓋以宣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
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
備惟其人斯之謂也

故大制不割

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瞻然似春蒙澤不

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
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
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
以為已用故云大制不割

義曰聖君臨極宰制萬方德被羣生各遂
其性故動物植物有情無情自生自成不
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不
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
令之法此所謂大為主宰而無所制割也

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祝不孜孜於漱咽無為無欲自全其和可階於道矣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疏前章明雌辱之行常德必歸於樸此章明矜執必失故神器不可為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寶位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次執者之一句示曆數之不于常將警淫昏之主故物下辯物倚伏之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甚泰之尤 義曰前明聖人宰制羣物此恐臣下非妄亂常故舉此文戒其姦宄又慮人君執有神器淩虐於民明倚伏不常以亡在德去奢去泰可保延洪故云下戒姦亂之臣上警淫昏之主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䟽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蓋

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斯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

義曰普天之下人君統之人君之位皆上

天降命曆數所歸應天之心順人之望而
後君臨四海子育羣生而為之主也莫不
世傳積德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感
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繞斗少昊乃
星彩流虹顓頊高辛生資睿聖唐堯虞舜
天表神奇堯火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
月精命禹鷰卵降湯紫氣靄於碭山赤光
照於漢室此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勳而黃
軒受命亶前功而顓頊叶符黃帝十七世
而祚有殷湯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

積世累功也或生而神聖或誕而能言日角犀文龍顏鵠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斗横身鱗文徧體或全於囹圄之内或逃於溝竇之中而復兆應天文德諧人願然後驅雄駕傑拯溺救焚康濟黎元克昌帝

業斯可謂生靈徯望　曆數在躬者也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才乏天資積善不顯於先人鍾異靡聞於奇兆恃水草之力縱豺狼之心假狐媚而竊國權因僥倖而窺神器興問鼎之計運

胠篋之謀王莽董卓則梟戮於前侯景桓
玄則敗亡於後流惡名於萬古取大笑於
四方欲以力而爲之其可得也況劒閣神
揆力可拔山喑嗚則鬼伏神驚叱吒則堅
摧敵潰終乃艤舟莫濟刎頸陰陵不聞聚

井之祥徒益五侯之賞茍不及於此者又
何矯竊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見其不
得已大寶之位已具前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

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也
跡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
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
令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
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

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義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日月之照曰明
言天地日月之間森羅萬象必有主宰而
司牧之故天地神明以此司牧之大位授
於聖德之君而令布和平悅樂之化以養

民也愷樂也悌易也詩大雅洞酌篇召康
公戒成王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樂
强教於民易以悅安於民民敬愛其君
父之尊如母之親故云愷悌之化若此
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强兵殘忍誅害於
半十三 九
如吳國爲封豕長蛇項羽比狼貪羊狠則
生民罹其蠆毒矣毒出於口曰螫毒出於
尾曰蠆明此凶暴之夫毒螫天下必不得
其大寶之位而自致敗亡故云爲者敗之
矣

執者失之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淩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者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淩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沴亂離斯作誰奉爲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内

禍起寰中號令不行戈鋋内向天下既亂海嶽沸騰真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且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深宫之中八音五色亂其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

州視赤子若仇讎顧生人如草芥動致芟
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淩虐神主神主者
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
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殞身
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

不歸此明執者失之足為後王之戒昭德
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
而弑殤公立公子憑是為莊公以郜鼎賂
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

今寘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禮之賂器於太廟其君之何瘼病也沴妖氣也內起曰眚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注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之則强或抑之即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

隳廢
踈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呴暖氣也
吹寒氣也强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
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
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
使寒或扶持之使强或抑損之令弱或有
引而載事或摧之而隳壞且同糺纆不可
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猒至其
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安能
長保是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

前或前前者反後或寒者變煖或煖者反寒或弱者為强或强者為弱或成者致壞或隳者獲全如糺纆之縈紆無準繩之正定矣纆大索也準的也繩正也無道之君以人從欲有道之主以欲從人以欲從人者天下悅樂而推尊之不猒其德也以人從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也明年秋宋公與楚陳蔡鄭許曹盟于盂諸侯執宋公

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衆共執之如文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聖人覩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其過分耳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覩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負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翫之奢者論名數且分為三目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之過分耳

義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觀倚伏之勢見推移之機於施為之中不使過分知甚者必極奢者必貪泰者必盛極則必反貪則必怨盛則必衰有一於此必為亡敗故皆去之為道之士明執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謙抑自居沖虛內保則可以參眞矣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天主實義續篇　全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跡前章明矜執則失是以去其甚奢泰此章明兵強好還不可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爲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必致不祥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果物壯下結恃強而必敗○義曰前明人主理國夫奢泰而爲君此戒人臣事君用文德而臣佐者恬兵尚武必誘敵起爭是明兵強好還不可以矜伐爲事也首章直戒人臣次言用兵非善妨衰害歲是有凶年然後果於勿強強必衰敗強壯非道宜速上之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强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

跡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

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瀆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尅

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爲先所宜清靜匡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爲平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股者足也肱者手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猶一身耳君臣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舞干羽者 尚書大禹謨曰舜以禹之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干王誅命禹徂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誓衆而往奉辭

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以文德遵化撫之也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喜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六十四人也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佾列也二人為列矣執大象者第三十五章之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為太階六符起文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令平則其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為災凶若三星亡失革命易姓六階勻明天下太平也今若

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圖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可知也或自焚焉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潰亂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

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齎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荊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猒之賞或憑凌下國侵伐隣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齎糧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蚕績所以云懸軍十萬日費千金杼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荊棘人遂飢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

兵氣盛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真氣耗散猶生民疲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構氣亡疾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國於身俱可深戒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疏春秋傳曰殺敵爲果令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爲暴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

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敵令不爲寇必不以衆暴寡淩人取强取强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强

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制敵豈在殺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爲武但止其敵不在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却還報非

曰能軍不敢取强是合天道矣殺敵爲果
着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
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因華元獲司空樂莒甲車四百六十乘俘
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
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
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
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
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言易而反之必
爲戮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衆不敢求勝取强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則敗亡故以爲深戒也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爲憍泰憍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爲炯戒可不慎乎

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已善也憍慢也安
人和衆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
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將舍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子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
之平潘尩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
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趙括趙嬰齊
爲大夫士會上軍郤克佐之鞏朔韓穿爲
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爲
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及楚平林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狂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陣法也）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
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穀曰不可晉之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失也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失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果遇必敗先縠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林父帥軍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

聞晉師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

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告令尹改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
敖鄗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

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崇也入盟于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莊子曰趙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

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使

於楚請戰而還趙旃請入楚召盟二子皆
欲晉敗郤克曰二憾往矣不備必敗先縠
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
入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若無
惡除備而盟先縠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
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具舟
于河潘黨逐魏錡楚子乘左廣逐趙旃晉
師使軘車逆二子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車馳卒奔疾進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佼從上軍鄢克欲待之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
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
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以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
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入楚將以分鄭而立
公子魚臣辛未鄭殺石制魚臣君子曰無
怙亂者謂是類也且夫伐謀而得勝彼敵
敢侵止殺濟危信爲善矣若矜伐其善自
衒其功身享功名心必驕泰驕泰則淩物

淩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𠜂劒於杜郵矜伐生憍因憍致禍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强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淩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强故云果而勿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

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爲須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義曰兵之恃強必致死敗符堅壽春之役李密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

之衆皆號百萬信爲多焉而非道恃強敗不旋踵兵强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盛兵强天下莫敵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鷹揚鷄視夫何足云聖人以爲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傻性亦猶兵焉若制欲捐情澡神滌慮止其兵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識可謂全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爲老謂出師無名不以其理理屈於敵亦爲老焉故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seal]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景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跡前章明強兵好還不可果其矜伐此章明佳兵物惡不得已而用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爲非吉事下象喻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表皆樂戰○義曰先戒人臣以道佐國不以兵强今明佳兵乃是不祥之器以兵佐國必果於矜伐果矜伐則必敗亡所以直指佳兵物之所惡敵來侵已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處於此不以勝敵爲美而以正殺爲先此戒其樂殺也處之以喪禮非欲於戰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跅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
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
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囿閱思墳誥之
林使光昭令古開濟成務
義曰韜六韜也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
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一曰文韜經邦立
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剋定禍亂威伏八
方三曰龍韜爕理陰陽不逾時令四曰虎
韜善用爪牙群兇自挫五曰豹韜齊時戡
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操聽至微或成奇

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爲義略三略也三略者謂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黃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可爲帝王之師亦機鈐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圖進德者德冠五帝爲美行之一首修業者業兼六藝爲習學之先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習學之業慎其初始習文儒道德則爲君子習貪驕殘暴則爲小人昔孟

軻幼孤居近葬者乃學爲墓軻母賢見其
所習非美徙居避之又近陶匠之家軻又
學爲陶瓦之器母又徙居近儒學之家軻
乃學習墳典後爲大儒道亞周孔名高韓
墨昔孔子爲兒好以俎豆爲戲後爲禮樂

之祖道冠百王化融四海后稷爲兒好以
耕農爲戲後爲農正播植之業功濟天下
漢張湯爲兒時因鼠竊肉爲父所責湯薰
穴得鼠及所殘肉笞鼠訊鞫論報款占其
辭如老獄吏後仕漢爲法官詳定刑律垂

法著令所以習為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慎善惡之習在厥初爾厥其也初始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時即有成功不得其時動有結閡之患故無功也註言公者無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即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尅矣言君子有可大

之德可矣之業亦當得時而可動矣史記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得其時則功濟天下失其時則獨善其身是明進退之度也遊心在乎道德閑思

在乎典墳圖園囿也典謨典也墳三皇之書爲三墳也誥訓誥也如湯誥酒誥例也林叢木爲林言書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開濟成務者易上繫云夫易開物成務謂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謂天下開濟萬物亦如君子之德業光大昭明爲世之範乃復遊心道德之圃囿墳誥之叢林美名揚顯成其大務也春秋宋穆公屬其臣立殤公云先君以寡人爲能賢光

昭令名是也修道之士亦當愼其所習遊心大道閑思無爲道可冀也若其褯是非之境東言教之墟迷嗜翫之津窺浮誕之牖其道彌遠矣人君理國習皇風帝道可叶於昇平儌王業霸圖罕偕其清靜矣況

兵戰之術乎所宜戒也
踈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佳好者夫謀略
之設以正為奇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
乎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爾
義曰謀圖度也奇變詐也攻擊也取言甚
易也言此六韜三略之書金版玉鈐之術
皆圖度機謀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詐
故以正為奇先其虛聲後其實用開張詭
譎非君子之所宜於國為貪殘於身為不
善於物為憎惡豈可習而行諸耳人之所

習務在有成業成而用用而求達習善器者進則利物退則全身用則懋功顯則彰德今習兵道以詭詐爲本欺譎爲能殺獲爲功誅伐爲事譎詐則非信殺伐則非仁佐於國則陷君爲征伐之主行於身則造跡於詭妄之徒固爲不善之事矣老君説經之時但有戰鬬之説則是阪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韜三略之書然用兵亦以機討相調譎詐相傾得勝爲功殺人爲美非爲道者所務故切戒之今引韜略之書

取近而遺遠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

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義曰有道之士以德潤身以善救物動資簡正靜合虛無不萌殺伐之心肯尚兵謀之事兵以殺伐爲用凡物望而惡之矣修辭立誠者易乾九三之詞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義曰帝出乎震物生於東春主發生夏爲長養天道左旋所以左爲陽而順生成之道也萬物肅殺於西秋主殺也藏伏於北冬主藏也月配陰而主刑金居西而主兵所以右爲陰而逆殺伐之道也君子體仁以利物故平居則貴左用兵法義而尚刑故貴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爲不善之材器

非君子之器

注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尚兵謀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
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
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
子以道德爲材器故無利爾

義曰君子所習也稽古三皇五帝之道德
祖述唐虞夏殷之仁義憲章文武周孔之
禮樂將以經天下濟萬物垂後王祐來世
時之遇也則開物成務時之不也則卷而
懷之故無所不利矣上云佳兵爲不祥之

器有道者不處示其所習之初務在於道德不在於兵謀而習兵謀者非君子所務習之已成必將用之用兵之旨明在下文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注戎狄來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故恬淡爲上

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謀者輔助之材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在乎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為上

義曰聖人制法垂訓也隨時降殺與代汚降太上之君以道為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澆訛時扇故文武之道用焉為文訓之以禮樂仁義武訓之以奇正權譎文經天地而武定禍亂文為本而武為末文為體而武為用夫子云不教民戰是謂

棄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夾谷之會宣武備而斬俳優齊侯畏之歸龜陰之田成禮而退斯則武為文之輔文為武之主也經緯天地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窮鬼神之情狀明造化之變通九流以清百度

以貞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為謚焉尅定禍亂者謂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儁曰克所以黃帝誅蚩尤舜誅三苗湯克桀周克紂秦殄六國漢定三秦除暴害之政剪亂逆之根拯活生

靈非殺人以取勝也故武王以爲諡矣此則明本末審逆順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來侵者周宣之時犬戎數犯中國出師禦之故詩稱伐殺玁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謂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遞運帝王孰而用之若用材器爾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爲終始闕一不可也師稟帝王之命者謂之王師師衆也在易爲師卦坤上坎下薄伐者薄辭也言我伐於彼也凡曰王師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王師所征先示武

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懷來非逞志於梟擒非肆怒於剪撲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觀夫四夷侵斥類蚊蚋之嗜膚非爲中國大患固無傷於道德所宜綏以恩惠化以淳和無憑怒之心是恬澹爲上也所以宜僚弄丸而解難叔敖安寝而投兵不舉干戈坐以制勝此其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尅勝猶慚德薄不以爲美夫勝必多殺故

以勝爲美者是樂殺人

義曰聖人之柔服四夷底平禍亂以文德懷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勝既勝於敵樂而美之無内慚之德無惻隱之心是樂殺人也昔季札觀大護之舞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言湯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慚德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制勝於敵必喪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爲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義曰夫仁者之心稱物平施順陽和以愛育行慈惠以撫安其於物類也尚懷憫護不欲一物失所禮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弊蓋埋狗弊帷埋
馬弊車瘞牛陳安世暑月不行畏踐蟲蟻
殺伐草木看其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
皆仁憫之道也順天養物理在茲乎安肯
勦衆命而取功名樂殺人而圖富貴哉若

以伐殺之多爲美譎詐之勝爲能慾毒貪
殘必爲人之所畏人畏則孰敢親附之矣
既無親附之衆獨運暴桀橫之心欲求得志
於天下信爲難矣東昏歸命昌邑高洋禍
敗滅亡足爲鑒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義曰左爲陽德主生故居常則尚左今人賔主之位及拱手之禮皆左爲上而尊也右爲陰主死今人喪禮皆尚右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因而傚之

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知非吉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顏回習夫子之道首冠諸生稱爲亞聖嘗問於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辯回亦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然瞠視塵躅則不及矣弟子嗜好於學也如此尚不能盡夫子之道況於不學乎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注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以兵謀也

言以喪禮處之
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
處置之
疏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為副不專
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居右者

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喪禮尚右今上將
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義曰喪禮尚右死事屬陰上將軍專殺故
主死事國之出軍上將軍登壇天子齋戒
授以斧鉞蓋使其專殺也鑿凶門而出主

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將有謀則死者反生將無謀則生者反死況戰者危事投之死也豈非喪禮乎偏將軍既不專殺居吉位而處左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羨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爲之哀泣不亦宜乎

義曰以戰而勝者則殺人衆多矣且人之生也九天分氣十月孕神含陰吐陽法天象地萬物之内人稱㝡靈國之得人猶魚之有水故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此言太康尸位盤遊無度有窮後羿因民不忍拒於河以其滅德民棄之而不固也所以民弱則國危民聚則國霸今圖功名而好戰貪土地而殺人驅彼生靈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傷之乎故下經

云抗兵相加哀者勝泣悲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注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置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何必縞素爲質也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旣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録也又引秦伯向

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義曰獲勝受爵者功高遷上將之位亦是
處以喪禮也兵爲不善之器戰爲殺伐之
資勝則殺彼敗則殺此皆吾民也安不痛
哉聖人以之悲傷君子以之惻憫故當處
之以喪禮也縗杖者喪服也但殺於人即
宜悲愍何必縗杖然後爲哀乎或者云古
者出師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禮經之中墳
典之内皆無此說以此無據跡特明之典
者五帝之五典也墳者三皇之三墳也秦

伯向師而哭者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

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之武子辭焉吾子淹久於敝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

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
戎襄公墨縗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
辛巳敗秦師于崤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
而食之不猒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
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
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
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
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蹇叔之哭知其師必敗也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皆非勝而哭之矣聖旨制疏委曲明之恐後人增飾其謬耳夫用兵好殺君子不爲大

道好生聖賢是則但戰之勝敗皆害於人自可戒之而戢兵豈必殺之而後哭理身者五欲內侵則五神疲散六情中盛則六識交爭氣喪神疲將虞殞謝當固抑情斬欲寬保恬和亦猶理國之君不尚佳兵之美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景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疏前章明佳
兵不祥故有
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下
賓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
能降瑞始制下廣其制用警道下將
示結歟○義曰兵之佳也爲天下之
凶樸雖小也爲天下之大王侯能守
萬物所宗道化既行天地降瑞不煩
教令民自和平君保制御之功物得
依歸之所萬國親附如水朝宗于海
焉以慈善化之君
不在兵强之美也

道常無名

注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

於常無名

跡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

義曰道之爲用無爲焉而無所不爲統御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其通生也爲天下之至通焉其幽奧也爲天下之至賾焉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真常之道澹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絕故常無名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朴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爲臣者

疏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耳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爾

義曰端寂無爲者道之真也故謂之朴生成應變者朴之用也故謂之道道朴一耳非一而一是謂真一真一者杳冥之精真

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爲臣乎臣者下於君者也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自古及今無敢以道爲臣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疏言王侯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爲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

義曰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亦有五等而兼王焉其制服土地禮節降殺亦有五等則以王統天下諸侯各理其國卿大夫士以爲陪

臣佐王者也言侯王能守道者舉其有土之尊能守道化物則八埏四海之人仰其道德歸其至仁沐其盛德飲其和煦而自賓服矣埏封域邊陲也賓順也外國順化謂之賓服要荒之外來附中國則客禮而賓附率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既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淩沴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洒甘露善瑞侯王也

義曰諸侯守道於其國王守道於天下則能致天地和平無災害氛沴之變地平天成不失其序天地二氣交泰和合而能降瑞也易泰卦彖云天地交泰又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地之道陰陽相感寒暑相循氣交則萬物生化各得其宜萬物得宜和氣交合則禎祥降焉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甘露一名天酒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則甘

露降稽命徵云稱謚正名則甘露降於竹
栢孝經援神契云德至天則甘露降甘露
者中和之氣也鶡冠子云聖人之德上及
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物
無不盛也得而飲之壽八百歲天文錄云

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則甘露
降也逸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言地平其化
天成所施上下相稱爲宜也淩者氣相亂
也沴妖氣也災禍也害傷也瑞祥符也致
者不召而至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注侯王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洒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著矣

䟽莫無也言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令自均若一亦如侯王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義曰蕭艾蒿也蘭香草也澤潤也侯王以

道化人天賜嘉瑞國既有道人自和平不煩施令自然均普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無偏無黨民既和平無偏曲之私黨附之勢也稱物平施者易謙卦象曰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言物之多與寡皆得其施裒其多者以益於寡是曰均平矣惠化仁化也大同者天下爲公也自東自西者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篇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作邑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

感其德心無不歸伏自從也用此謂有道侯王天致善瑞人自和平東西南北無不率服不煩教令均一平普亦如四方之人樂文武之化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既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

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爲王侯所有矣
義曰有道侯王天地合德善瑞應之上下
無間四海歸之有名之物皆歸善化矣四
海者侯王所統也弘道建德人皆化之境
寓之內率土之濱孰非侯王之物亦猶山
林非欲於飛鳥虎狼茂盛深密飛鳥虎狼
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鱉蛟龍廣大渺
漫魚鱉蛟龍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
之物道德仁惠有名之物自來歸之修身
非欲於道虛無沖寂道自歸之萬物感致

在於所修也均一周普天下和平在於所化也善之歸已道之感通物之從順在於崇德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而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

所以不殆

義曰侯王道化合天中外寧一壃域之内動植有名之物皆隨其壃土爲王侯所有物依有道之境故無殆壞之危任春夏以生成隨秋冬之搖落不夭不殰無扎無瘥

不爲外敵所侵不爲淫刑所及一一遂性何危殆之有乎此聖旨也令釋侯王以道化人應天降瑞人歸其化天下均平侯王當守道撝謙膺受符瑞知止畏慎以副天心則無危殆之事君觀其天瑞來此人和

縱大其心改易其志矜功伐善則祥不勝驕其身危殆矣昔紂宮中小鳥生大鳥以爲國興之瑞矜憍肆欲造作多端以至亡滅老君恐後之帝王恃有祥瑞因此憍矜故戒之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

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
海通流爾
義曰守道侯王德與天天應善化和合以感
太平天應之禎祥如川谷之通海此聖旨
也今釋云若侯王上感天瑞下得人心四
海萬方率為臣妾復能因其感瑞夕惕兢
修翼翼乾乾日慎一日既無危殆之事遠
人慕其善化重譯來賓如川谷之朝宗江
波之赴海遠近歸往國祚繁昌矣理身者
以心為帝王藏府為諸侯若安靜心王抱

守真道則天地元精之氣納化身中爲玉漿甘露三一之神與己飲之混合相守內外均和不煩吐納存修各處玉堂瓊室陰陽三萬六千神森然備足棲止不散則身無危殆之禍命無殂落之期超登上淸況然若川谷之赴海而無滯着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疏前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實此章明以實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明則明了自勝則全强結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天理爾義曰侯王所以守道化行萬物歸宗者以其能了自知之明自勝之强知足不貪勤行於道所以道合天地不

失其常得全分理之終不爲夭枉之衰故能允合不違天理之戒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

義曰心之惠照無不周徧因境則知生無境則知滅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境正則心與知皆正境邪則心與知皆邪苦樂死生吉凶善惡皆由於此也故心者

入虛室則欲心生入清廟則敬心生萬境所牽心隨境散善之與惡得不戒而慎之乎夫知人者為智尚書所謂知人則哲也知人者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如是為穆公春秋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

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羣臣願奉公之子馮也穆公曰不

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本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以其子馮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爲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受殷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斯知人之至也既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觀其心不生知法能知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

人者智自知者明

義曰世人因境役心乃至分別察他人之善惡考身外之短長不求所以知而求所不知捨己儌人以衒其智是捨種種之民而恍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澹無爲而恍夫啍啍之意以亂天下者智之過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蠕蝡之蟲蛸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矣孔子謂顏回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於智忘智在知忘知

觀妙守無是爲明了此莊子云孔子語顔回心齋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注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强矣

疏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强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强又曰柔勝剛弱勝强故云自勝者强

義曰人或持君之權以制於物運其威勢以臨於人人望而畏之是爲有力矣而不知自以無爲之道内伏其心心既無爲志則柔弱心虛志弱物不敢侵是爲强矣勝人者力盡勢移則歸於死自勝者心冥道勢必至乎仙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注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强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䟽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

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
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
義曰貪之與廉由心而已矣心足者雖顏
子一瓢之飲揚雄十金之產不改其樂而
常足焉心不足者雖申侯之專利不猒駟

秦之車服滿庭而未嘗足矣則顏子揚雄
可謂富也強力為善守道不回可謂自勝
而強有不渝變之節矣夫強者在用道也
強大有道不戰而尅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信可強行於道而堅其志節也易曰君子

以自强不息簞食者論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小筐也以簞爲食器以瓢爲飲器陋巷隘巷也言顔回固貧而守道以自樂也

不失其所者久

注知足强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

疏知足强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動不失所者

義曰知足不貪安貧樂道力行趣善不失其常舉動通時自得其所者所適皆安可以長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則人之操行務於恒久不失其所也失其所者必蹈禍患如鄭太叔段寵而無猒大夫祭

仲諫莊公曰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莊公不從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侵地至于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命大夫子封帥車三百乘以

伐京太叔入鄢公伐諸鄢五月太叔奔恭遂克之初以莊公之母武姜寤寐而生莊公名之爲寤生遂惡莊公而愛太叔段及段欲襲鄭武姜將啓之至是既克段乃寘武姜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潁谷封人考叔因食捨肉而諫莊公納之掘地及泉與武姜隧而相見爲母子如初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譏其失教也比言縱太叔之過使其貫盈而後殺之是不早爲其所失所之致也若太叔

不失其所安及此禍哉

死而不亡者壽

注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强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頹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

豈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義曰人生天地間有生則必有死生者天地之委和死者天地之委順安其和而處其順是得其常也反此者庸非夭乎河圖

曰人之生也天與之筭四萬三千二百筭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年也此為生人一期之數矣得金丹不死之道者則延而過之無修養之益有減奪之過者則不足而夭枉之矣黃庭經云百二十年猶

可還過此守道誠爲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此明修之可以延益也若守其素分委任天和乘化而來任化而往生也若浮死也若休盡所稟之一期亦謂得其壽矣不及此者夭枉而亡也莊子達生篇田開之謂周威公曰祝腎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人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爲餓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以內熱之病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也謂其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者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耳是二子不終天理爲之枉而亡也

達生化之旨當生不樂將死不懼則殤子爲壽彭祖爲夭也莊子齊物篇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兎秋生毛曰秋毫也凡人年十九巳

下爲殤此明道與俗反爾人世之情小則企尚大則驕盈以道觀之無盈無企其致一也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人之死生雖賦以天命然亦繫其所履君子察其所履而知其壽夭易履卦云視履考祥是也春秋楚伐宋還師鄭人享之九獻用周人上公之禮也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取鄭文芊之女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以壽終乎爲禮卒於無别不可謂禮將何

以服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其後果敗
於城濮終爲商臣所弑焉春秋僖十一年
周襄王使内史過賜晉惠公之命惠公受
王命而墮史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
王賜之命而墮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
繼之有夫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
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
四年惠公與秦戰於韓原爲秦所擒二十
三年卒皆如史過叔詹之言是則君子察
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養道飡元

和而不能長生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井上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景四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跡前章所官服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爲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以成光大之業○義曰既明有道之君得自知自勝之用能致壽而不亡令舉君之德行如大道之無滯不有其功不恃其物不爲其大故能成其大業汎兮之道言可左可右不拘一方也封壃也畛田中道也物生物成不辭不有非大非小聖行圓通不貴大其身故成其尊大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
名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爲物非陰
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
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義曰大道之體也凝而爲眞一融而爲萬
化汎然不繫諭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
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皦然而
明者非陽也懸天載地乾健而龍行非柔
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

能微能章洮洮然無所繫著也刻彫類狀無所不爲能應衆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方可左可右也一以貫之爲天下式無所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畧渙而散也無所不無宗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緣也

莊子齊物篇曰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未始有物有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内品物咸遂性識真淳心跡無爲故無封執其次

以爲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虧也道既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虛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國當坦然無爲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無爲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爲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

義曰天之高也道氣盖之地之厚也道氣

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徧之非大道運氣孰能致其高廣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全備之理矣道之生物也無爲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爲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潤澤於下物既不辭謝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灑潤稱功所以聖主臨人上逹賢利物如大道生成雨露膏潤爾聖人忘功於上民忘帝力於下

則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

注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爲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會不名有言忘功也

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禀道氣物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禀之則生成之功廢矣而道之妙本無有無名道之妙

用無窮無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道不有其功既不恃物爲我功亦不執物爲我有育無皆泯功用都忘不獨忘生物之功亦乃忘萬物之育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注愛養群材而不爲主宰於物無欲可則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不可名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爲主宰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

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耳
義曰聲解義者如修詞之人云其可得乎
是不可得也以是詳之則經所云可名於
小是不可名於小也道之生化萬億之類
和氣周徧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
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爲主宰
各遂生成無心於物含育之恩大矣此聖
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
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
愛畜養而不爲主物賴於道不以爲功雖

鯤鵬大軀固乘道而變化焦螟細品亦資道以栽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氣存則溫柔潤澤道氣去則枯瘁凋零秋毫不棄可謂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爲主宰可謂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爲主可則名爲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

跡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爲主而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爲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義曰道生成於萬物物禀生成之功各歸功於道而道不爲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故聲解云可名於大乎所以可名於小是非小也可名於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難可定名是難與爲名也有萬不同者莊子

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載萬物洋洋乎大
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無爲之謂也無爲
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
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
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此言有萬物之不同
我獨同之可謂富有天下也道無有二物
則萬形於物則有萬不同於道則統之惟
一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大道匿德藏名
怕然無象是可名於小也萬物生者自生
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爲之主是可名於

大也亦猶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氣之和順四時之令恩以篤之義以正之仁以愛之禮以齊之信以教之賞以勸之殺一草伐一木必以其時孜孜焉煦煦焉恐其失所也可名於小矣及夫物遂其性民得其宜上下交歡天地和泰謙恭端穆讓德於天不爲已有不爲其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不自爲光大故能

成其光大之業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爲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義曰聖人之理天下也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大以其不爲大故能此尊大理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

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鑒物雖廣不拘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利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踞前章明道可左右則物被愛養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則人歸平泰之化首標執象以明歸往之義次明樂餌舉喻歸往之由道出口下中明無爲不言之教以勸人君用道爾

義曰言理天下之聖人不自尊大而成其大業者由其執大象而天下歸

王所以成光大之業也象者道也亦猶恍惚中有象爾天下所歸各蒙其澤聖人無察察之政以傷害之故能致天地交泰執大象而人歸者喻以樂餌所以八音作奏聞者悅其心百味交陳嘗者適其口則行客為其駐止矣天下之人歸於有道亦猶此也至言不文出口無味大象無狀視聽莫求歷代用之其用日新而未嘗窮竭矣

執大象天下往

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往之矣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大道以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俟日觀風皆

歸有道故云天下徃
義曰執用也大道非形不可執有聖人用
道可以理人為於無為事於無事動植飛
走各遂其生則航海駿奔梯山麏至皆歸
用道之君矣俟日觀風者昔聚窟洲在巨
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
國去此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
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
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
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

天林而靖猛獸搜奇韞而出神香濟弱水
度飛砂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二年矣
斯則有道之主其德動天風雲效祥遐遠
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矣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
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
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義曰綏宴安也撫安養也泰康泰也平和

平也害傷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觀風俟日歸於聖人聖人因而綏安養之不以教令督責之不以刑法傷害之故遠近之人安其太平之政美政教和平人俗康泰然後功業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論語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斯則帝道皇風無遠不屆矣

樂與餌過客止

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

以致太平亦為萬物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長久也是以蘧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覯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留止爾

義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如行過之客遇飲食聞音樂而為留止莊子至樂篇云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是也夫樂者歷代之所用也樂以象天奏之圜丘則天神降奏之方澤則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風揆之以政四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武樂以和之人則安其性故爲人之所重王者功成而作樂理定而制禮所以通天地神明也然此舉喻者以道則長存樂餌非久所以樂悦於耳樂罷而人散餌以美

口食畢而衆離雖留止於一時故難期於久永唯無爲理國則衆歸而不可離有道理身神全而不可散故下文云道出口淡無味又言用不可既則非同樂餌有竭盡之期也遽廬者結草之舍非久處之所仁義者以兼愛而親不可以久交非若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詎可散乎察察者苛急之政也渟渟者和樂之風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爲之教初出於口淡

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爾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静之法以爲不言無爲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若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爲滋味乎

義曰甘言美詞所謂有味也無爲之理清淨之訓至道之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俗中親譽之説即此經第十七章之詞也謂甘言以親之美詞以譽之或威令之言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雖其有味皆非

至道矣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注道以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既盡也道化無爲澹然平正既不爲察察之苛急又不爲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品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義曰道之無言其於言也無味於口道之

無形其於形也無見於目道之無聲也無聞於耳故咀嚼不得其滋味視聽不得其見聞不同苛急滋彰之令驚民耳目矣物得其所曰平直無私曰正法細曰苛徵賦迫促曰急禁令太明察察也法外立辟滋

彰也滋多也彰顯也阜積也所以民之耳目日有見聞畏淫苛狂暴之刑逾於覆薄懼瞀察滋彰之令甚若臨深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豈若以道臨御不可見聞淳風潛行萬物和暢用之不可以窮盡矣歲計

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言其德惠潛及於物而致豐穰

況帝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矣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不感於視聽不汩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墨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跡前章明能行道化人所歸往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器歸往則安於平泰利器則不可示人初標歙張之權次示柔弱之行終結淵魚之喻以明權道之微○義曰道之

爲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君任於道臣富於德民全於和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用不可既及乎代云澆薄俗已遷訛玄妙難明希夷靡測將欲頓歸淳樸遽汰澆漓至晉寂寥尋求遐邈聖人教理代之主持權變之機示歙斂開張之門以遏奸詐反與奪廢興之用以檢回邪攝奸詐可復於忠良東回邪可歸於正直明此權變雖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

謂為國家之利器也用利器之主亦猶用兵焉不得已而用爾猶須柔弱其行微明其機不以其權示於非人如魚之不可失水魚失水則死人失機則敗素書曰陰謀外泄者敗易曰機不容則害身此之謂矣

一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景五

一

既歙歙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畧示方便深達根原

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畧具四門夫根者謂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稟真元道性能生衆智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爲稟受之性由其氣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别氣清和者生乃頴利才智過人明古達今問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不俟權道誘之自達真實之教矣四門者歙弱廢奪也

疏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歙歛其情欲者則先開

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歙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譎下文又云不可

以示人者正為權道之難故爾
義曰鈍根之人禀氣濁雜者則生頑鈍智識不通莫辯是非豈知善惡或復貪性狠戾徇欲恣情動陷罪纏永乖人域聖人常善救物俯念含靈示以權門令其自悟故開四門權道以攝化之第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强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道契心侈則過生

因侈獲過自思獲甚糜矣此歛欲其心之權矣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也此伏性挫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

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拯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

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乎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其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矣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陰符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之謂歟

是謂微明

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歙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歙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歙歙矣强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明著故云是謂微明爾

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校其所中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義曰權道至微用之則明校量其效可謂彰顯矣著明也夫聖人屬念上士遊心玄羿無爲冥符至道而權實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權教之設爲中下之智耳亦猶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謀制敵不在於興師坐籌

決勝折衝千里而下智昧於機變必俟交兵上決頸領下剖肝肺然後方知勝負之勢徐議進退之方如此昧於變通必須示其權法因權變正可謂無棄於人矣巽以行權可與立之義已具別解

柔弱勝剛强

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强矣

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張之欲弱先與之

强而卒令其歙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强也故云柔勝剛弱勝强

義曰易下繫云巽以行權巽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制變則權不可行矣夫巽者齊也順也東南之

卦春夏之交斗柄東南萬物潔齊矣巽主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云巽德之制也又巽主於風帝王號令猶風之行教能稱揚號令而不彰伐以自幽隱故曰巽稱而隱以是言之巽有柔順潔齊幽隱不伐其此四德復能發號施令應變制宜方可行於權道由此而論權道不可輕而議之也若合義能行則可以化惡為善興國利民不能者則害性傷身卒為詭詐矣人君教獷惡之人以權制變然更守以柔弱示之謙

和則剛強之人咸遵其柔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水則爲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爲詐譎矣

跡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爲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爲小人所竊弄而爲詐譎矣

義曰魚之處淵也失水則死得水則生人君用權道也得其人則爲善失其人則爲

敗魚能潛深潭匿巨浸不貪餌不吞鈎則無失水之憂也人君能任賢良委忠正斥奸佞塞回邪則無失權之歎矣魚失水則爲人所擒君失權則小人得志竊人君權道而弄之者必反白以爲黑反善以爲惡肆其奸邪縱其殘酷所以豎牛之廢嫡立庶傾陷於穆子之家趙高之疾正害忠隳亡於秦祖之業民罹其禍人怨其君民散國危不可以救矣說文曰詐欺也譎者謬欺於天下也譎者春秋晉文公使楚怒而

戰乃執曹侯畀於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戰楚師敗績文公復召周襄王於河陽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故大合諸侯而欲以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天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諱而不正之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非其地也若此尚謂之譎謬況奸臣小人弄權欺主得不戒而自悔乎修道之士內正其心外正其行內外惟一貞正無邪然後屬心動念可以昭

感真靈如其言行相違邪而不正雖屈伸俯仰外飾其容信無益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疏前章明道或用權示以歙張之術此章明權必合義將鎮無名之樸故道無爲侯王守之而自化樸不欲天下以靜而自清老君因言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遣教故演暢此章於上經之末將寄無忘於玄悟之人爾○義曰人君之理天下也以實教齊君子以權教伏小人以無爲之道統權實二教以爲化本夫實教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仁信以正萬方人君臣與君子服而行之垂法四海小人者進以權道不覩於仁義退將陷於刑章者不以權道誘之吹惡爲善因而諭喪斷爲棄焉老君曰人無棄人故設權道教之亦使帰善無及天下

皆可復朴矣朴者妙本之道也侯王守而用之萬物自化故欲變易常以無為鎮之則天下靜而正矣體道之士聖人以玄功難慾世欲易遂設科成儀範之文用齊其外者注念神凝之法以正其心復以練氣胎元之方制其食味祈真朝謁之品滌其過尤然後趣於學無學之途臻乎寘寂栖於損之又損之府契乎無為則邪譎之闌之不開鎮靜之淳和可致

景五　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疏道性清靜妙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有為者則有所不為也故無為者則無不為矣

義曰道性無雜眞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爲也感而遂通無不爲也無爲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爲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化生矣若扣之不通感之不應寂然無象不能生成此雖無爲何益於玄化乎若復循廻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爲勞區區無已此之有爲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爲而無爲以制其動在無爲而爲以檢其靜不離於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爲物恃以生而無不
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化君
之無爲而人淳朴矣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靜無爲無事則萬物
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率一國俱能用無
爲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王靜於
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而化也不
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無不爲而能

化物也不教而化者無爲而自臻於化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爲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之

無名之朴道也

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爲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爲淸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淸靜不動作也

義曰夫應用則為道道有強名也稱迹復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其心不令有為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

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起外念忽生將超蹤競之途或溺是非之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真以無為之道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則三尸不能干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造

於虛無之階矣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爲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 令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夫所以鎮無名之朴爲衆生與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爲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

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爲以積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

難澄而易昬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
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
矣又當兼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
洞達真妙是令衆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
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
跡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蒼
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
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
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
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遣其無名如既濟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真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教也衆生輪回世網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爲病也老君演無爲之訓叙弘救之功以此真經爲

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洗内染之塵絶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遣教忘言混融歸道矣又以世間衆惱生死輪迴流浪真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衆生逐境隨波無由超度老君以此

經玄妙理國濟人於愛欲海中拯拔群品因經得濟如乘巨舟横截迅流超登彼岸欲波不能蕩其性愛浪不能溺其心出積苦之庭踐長生之域既已濟矣然當忘所乘之舟捨所執之行栖神無何之境遊心自得之鄉是可謂虛而保真清而容物人貌而天泛然皆順獨任自然矣若執所乘之舟保所餌之藥不達而生患豈虛言哉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

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疏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

義曰衆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遣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君於上也不

言而自信人於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無爲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於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復於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爲譽故無怨不爲利故無害理心術理好憎適情性不惑禍福不妄喜怒混然與大道冥通而忘其所習遣其所執心寂於中神化於外修於無修學於無學得於無得可謂明真經之玄賾窺大聖之堂奧矣上經法天故奇有三十七

章此章居其末更復顯明至道妙用重訓人君侯王明此微言可臻於了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

景六

道德眞經賷聖義卷之三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疏老子德經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内號具如上卷所解德者道之用也道不立則德無以生德不崇則道無以明道以虛通爲義德以剋獲受名道能通物物能得道物得其所得故謂之德或云道道也德德也如孔子解易卦云需須也晋晋也剥剥也嚴君平云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正之元也道德相

須不可散也古文道字從元從首謂道為諸法之元眾聖之首也德字從直從心謂正觀直心為虛忘上德也其餘道德相關之義具在上卷然此經下卷法陰象地其數偶故四十四章也夫道以虛無無形法陽而象天德以證實有困故法陰而象地或有移上經末章居下卷之末以取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陽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陰此亦後人妄為其意穿鑿將恐乖失玄聖之本旨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疏此章首標道用之名將明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散代無濡沫之跡道廢則仁義遂行俗有澆漓之弊將欲變而更化以令求復其初故先述上德之無為次述仁義之流逌結以去華居實使其復樸還淳義曰道為德之體德為道之用故云首標道用之名指上德也上德乃不德之德所以德全上德既全則淳樸不散淳樸不散則德化混同如魚相忘於江湖各遂其性故無相呴相濡之跡也次言失德則仁義乃行仁有偏愛之私義有裁制之斷故民化其上而澆漓爲及至前識為華上禮爲亂華亂益甚紛爭必興故聖人使復其初乃遣去華居實去華居實是塞亂之源而復樸之門也故云使其復樸遂淳爾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跡上者舉時也德者辯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爲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雜篇之文

義曰舉上古全德之君不以德爲德而有德也將明其次下衰故舉上德爲首夫至道之代德亦不彰美上德之君亦猶上經

太上之君也潛融至化物自生成不彰其德德蓋先大是以有德也然天地萬物之所禀受者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有深淺故有可道常道德有厚薄故有上德下德則道之與德不獨在於帝王但行道者爲

道人行德者爲德人行有深淺故有上下之殊也莊子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謂之德人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故上德之君神與化淪體道而存德動玄寘天下歸之莫見莫聞德歸萬物皆

曰自然所以云太上貴德也莊子雜篇云萬物任自然而各得其生所以爲德也故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醇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爲化清故云是以有德建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爲執德可稱故云不

失迹涉矜有比上爲麁故云是以無德也
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
爲之風而百姓尚無爲之跡尚迹爲劣故
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
不失跡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
是以無德

義曰下德之君體德而行德既昭著上配
於天下民知之或見或聞德及於物物歸
其德可稱可顯故不失其德矣執而不失
矜德有爲有矜有執去道甚遠以有跡處

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跡俱無爲也
義曰上德之君性合乎道而命合乎一體
自然爲用運太和爲神動合乎天靜合乎
地與道相得而無所爲也神無思志無慮
者此心之無爲也不顯其功而功着天地

不彰其明而明並日月此迹之無爲也夫
此無爲非傚學無爲而爲於無爲是無以
爲也陰陽爲之使鬼神爲之謀進退推移
與化無極玄默寂寥而與化俱此謂心迹
俱無爲矣然德以包育於物亦所以彰其

跡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注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以功用彰著跡涉於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有所以爲之此心無爲而跡有爲也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爲之者謂心美無爲之化而爲此無爲故云爲之語心雖曰無爲論跡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爲言下德之爲有所以爲之也故注云心無爲而迹有爲也

義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為為非知無為為是有為則澆薄無為則淳和有此分別故韜心藏用行此無為之事制彼有為之為故云為之心欲於無為遊行無為於迹乃涉矜有也知無為為美有為為惡捨惡從善慕此無為以分別故是有所以而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

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
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
方止義末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
跡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
以仁爲上佗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
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
明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爲之行仁
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徧終
是小惠末孚是以語心常爲有事故云爲
之論迹則近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注云此

則心有爲　迹無爲也

義曰兼愛萬物博施無極謂之仁也素書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是也仁者博施於物乃所以生偏私也比夫德則劣矣夫至道之代兼包諸行無所偏名故冥寂玄寥通生而不宰者道也物禀其化各得其得者德也成之熟之養之育之者仁也飛行動植各遂其宜者義也有情無情各賦其性者智也時生而生時息而息者信也順天地之節固四

時之制禮之鼓天地之和以悅萬物者樂也故恬澹無爲無所不爲美及大道既隱而德化行焉至德之化亦兼之以大仁大義大禮大智大樂大信而共化焉洎乎德之廢也仁獨爲仁義獨爲義不能兼而化

矣夫何故哉行仁者以慈愛爲心故無剛斷之用是則義缺矣行義者以決斷裁非有取有捨是則仁缺矣所以仁獨爲仁義獨爲義故不能兼化也然上仁者雖有兼愛偏私之迹能於仁忘仁則忘其迹其迹

雖無心有博施之念周旋憫物皆欲其安
故心涉有爲也上仁忘迹故迹無爲也小
惠未孚者春秋莊公十年魯人曹劌對魯
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將
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
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
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
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
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

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
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
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
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此言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故皆
不廣況兼愛之人必不周普雖力於行仁
其去道德也遠矣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注義者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爲之故而有以爲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義曰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也素書

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淳樸之代則無是非是非生而淳樸散矣辯是與非裁制斷割者義也故知其是而明之知其非而制之明是制非則心迹俱有為也然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也理國理身偏執仁義而無道德何異乎鑽氷求火北轅適楚乎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注六紀不和則為禮以救故云為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

臂而怒以相仍引
踈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爲
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
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爲之防事爲
之制淳源一失衆務事馳且存檢外之迹

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
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
今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怒以相
仍之故云攘臂而仍之
義曰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素書曰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緒禮以成謹敬亦所以生惰慢也夫摘辟爲禮澧漫爲樂而天下始分矣徒得形表而不由中也威儀者言其恭肅矜莊有威可畏謂之威進退俯仰有儀可法謂之儀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進退恭敬屈伸俯仰之容舉其大數爾禮之大者婚冠喪祭邦國之本動靜容止孰非禮哉禮者敬之體也如首之在上足之在下

尊卑自列不乘天理故君臣父子猶一體
也上下相忘道之實也後之為禮者外備
容儀内懷欺侮忠信不足則更相誅責王
帛以表其志揖讓以飾其情施而不報往
而不來則怨怒起爭因以為亂故禮譬仍

引易若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美哉以禮為
翼者莊子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也其狀
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以刑為體以禮
為翼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
者所以行於世也道德既失仁義公行仁

失則兼愛之迹乖義失則是非之儀亂君
子犯禮小人犯刑聖人觀事觀時以行禮
法夷狄知逆命之誅臣子識尊嚴之敬因
人情而設教斯之謂與報施者樂記曰樂
者施也禮者報也樂以彰德禮以報情往
來之謂也曲爲之防者坊記曰子言之君
子之道辟則防與坊民所不足者也大爲
之防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
淫命以防欲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
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

以爲民防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
富不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
亂益亡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
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防者

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
有所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
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君不與同姓
同車與異姓同車示民不嫌也以此防民
民稱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利祿先死者

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
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子云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以此防民
民猶忘其親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
民不偝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

防民諸侯猶有薨不葬者升自客階受弔
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
不爭也以此防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喪父
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故天子四海
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父母在不敢有

一

其身餽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以此防民民猶有貴祿而賤行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禮者防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以此防民春秋猶去其夫人之
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昭公娶太伯之後同姓也禮非
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猶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
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
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
門以此防民民猶以色厚於德故君子遠
色以爲民紀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自席
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不問其所疾以
此防民淫泆猶有亂於族者子云婚禮娶

親迎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防民婦猶有不至者斯皆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此所以明道德既喪仁義又隳世亂而存禮禮極而爲亂去無爲之化日以遠矣理世之君豈可背道德而專於禮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注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

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
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
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
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
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

則上德之無爲矣
跡此却明智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
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
仁義莊子云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
亡大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

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醨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衰則失德而後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

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

義曰五者之失隨代澆淳而然也大樸既散全德守之德既下衰仁愛繼之仁愛不

足義以制之義之不行禮以救之夫禮以救亂亦所以生亂何者禮煩則俗薄俗薄則交爭交爭則亂生矣然而理國之急禮爲之上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爲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謂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
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爲急矣道德既喪
禮復不行其異類乎道德仁義日以喪矣
禮所以救亂理民可不矜乎故君子撙節
以明禮斯之謂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酌

在人情而已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注制禮爲忠信衰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
爾用禮者在安上理民豈玉帛云乎哉
疏夫着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

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為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化也

義曰亂者理也如周有亂臣乃理國之臣也忠信既薄上下離心聖人設禮以教之約法以檢之明尊卑上下以勸之著降殺等倫以節之雖忠衰信薄人不敢為亂者由行禮以理之矣四者既失而不以禮節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上文所謂由為

之防民猶或踰之斯禮所以救亂致理之大務也禮經曰安上理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各因時而垂教歷代以沿革不可執古之道守常不移矣子曰達於禮樂者民之父母也能達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氣塞乎天地禮樂通乎神明所以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斯可以施及四海以畜萬邦故禮之救亂致理先王之所以急也若反淳樸敦太

和復道德然後禮可廢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注識者人性之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和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愚昧之始

跡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識性之前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跡以之此道乖失質素所以為道之

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貴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識爲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義曰制禮之意所以救弊也夫何故哉道德既喪仁義復衰不制之以禮則奸亂生矣故制禮以救其弊焉於人識性之間制禮以節之進退動靜未始不拘於禮矣謂聖人達知其事預爲之防也故云在識性

之前謂之前識道以敦素禮徇容儀澆淳
想懸故為道之華矣華者不實之謂也失
禮生弊弊極則亂救弊而亂息故云禮亂
也禮得其所謂之恊和矯皃飾容內無其
實則為愚之首也夫因親以教愛因嚴以
教敬愛所以事親敬所以事君愛敬不由
於心玉帛以表其外非愚而何禮之作也
叙尊卑明上下別同異正人倫使君臣父
子不失其序令之為禮者中外相違華盛
而實毀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信

威不及義德不逮仁為理之末為亂之首詐偽所起忿爭所因也有其禮無其心動不由中者其救弊也不足於致亂也有餘何者禮之繁也則進退盤躃一成規一成矩從容逶迤一如龍一如虎其諫人也如子其導人也如父習之變也以質為鄙以文為高貫以風聲擅其虛飾作巧以誇競尚華以檢束此謂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所以丹朱非咸池所化商均非九成所變是禮樂雖設不克救之矣故俗之亂也禮何

爲哉詠謌雅頌而風不能移也鍾皷絲竹而俗不能變也謙退辭讓而天下不之信也守柔復雌而天下不之親也懸爵設賞而賢人不至也攘臂執手而君子不來也見謹辭豐而心誠不施者徒有禮容無益於救世矣是知感天地動鬼神盡敬於心推心於道明德惟馨神饗之矣潢汙行潦之水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羞於王公可薦於神明斯由中之禮也苟不及此所謂愚之始矣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注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也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爲謂之厚實禮義有爲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義曰有道之君體真之士志趣廣大道德

弘深之謂也大者言道德之大丈夫者數極於十人之長大極十之數十尺為丈故云丈夫舉其全與大也所以老君十號亦號大丈夫大聖師是也夫抱道之君行上德之化無為無事惟精惟微以道教人人宗於道居其實也以德育物物宗於德處其厚也不以前識之華弊薄之禮而化於人故云不居其華薄矣通玄真經曰大丈夫恬然無惠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

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跡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

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推

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

去取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

義曰此自大丈夫已下謂欲令行化之君

尊道尚德復樸還淳去禮義之末跡變浮

薄之華態使處於道德之厚不處禮義之

薄居淳樸之實不居玉帛之華驅有識於玄同躋含靈於道域而言去彼禮義取此道德也所謂設教垂戒非聖人實有去取之分别矣若人君能捨禮而行義去義而行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去末之華薄歸本之實華以茲爲化豈不至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既前章明上德下禮澆漓不同故舉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成履道則存矜之則喪故敘侯王謙卑之德以為戒首○義曰夫天地沖谷萬物之得一者所以明用道則安失道則危戒王侯履道則吉違道則凶也而侯王故履道者在於謙卑抑損積德為基不欲如玉顯明以為至戒矣

昔之得一者

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

跡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爲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

之數畧於下文

義曰老君將欲明沖和道氣通生萬物歷敘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由道之生化無終無始借古昔久遠之義以爲布化之源所以謂道爲一者萬物之生也道氣皆降

之氣存則物生氣去則物死物之稟道所稟不殊在物皆一古今雖移一乃無變故云不二是謂之一道非陰陽也在陽則陽在陰則陰亦由在天則清在地則寧所在皆合道無不在非陰陽也而能陰能陽非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反覆無不能焉昔既得之今猶昔也是知虛心則道合冥寂則一歸能冥寂虛心者是謂抑末歸本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繫之辭也一謂之無無陰無陽乃爲之道一

得爲無者是虛無太空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一爲無也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爲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爲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爲陽之力陰陽自然無所營爲此則道之謂也以一言之爲

數以數言之謂一以體言之謂無而物得聞道之道微妙不測謂之神變化應機謂之易總而言之皆無謂之道故聖人以人事隨其義理立其名號不一而一故能常一常一非一亦非非一而爲一者盖天地

之始萬物之元生化之本有生之尊也自
一而能陰能陽所以一生二也原始要終
者原本也要明也本其始而明其終易繫
詞也

天得一以清

蹠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
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穹隆廣
覆資始萬物
義曰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
萬物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得其生故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夫天積氣也
故爲氣象之大形如倚蓋故曰穹隆是有
穹天之說言天穹隆高大而圓包覆萬物
天乃純陽虛無之象非有礙之質然夫天
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清浮而不息

矣易繫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夫乾確然示
人易矣正義云此明天之得一剛質確然
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無爲物由以生示
人易也若乾不確然或有隤裂是不能示
其得一簡易之道也

地得一以寧

跡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

義曰陰氣浩大坤體廣厚生長載物合會無疆地積形也故爲形質之大柔順安靜萬物資生焉然夫地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厚載而安寧矣易繫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正義曰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無爲以成萬物是以示人簡矣坤不隤然

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以簡是乖其得一也

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

義曰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通而言之謂之神也神者陰陽不測隱顯無方然夫神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變化通靈矣不能變化無方通靈不測是乖其得一也

谷得一以盈

䟽水注川爲溪注溪爲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

義曰溪谷得沖和道氣所運而水注盈滿道氣去之則深谷將爲陵矣若深谷爲陵

景七　四

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

萬物得一以生

䟽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和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義曰萬者舉其大數也春秋曰萬數之大

也物者有質可見總謂之物該約也動者謂鱗甲羽毛倮蟲飛走之屬也植者謂山川草木之屬有情者謂有形而有情識者也無情者謂有其形而無情識者也此物之衆拘於億兆之類然不得沖和道氣所

運則不能生不能成矣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跡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

正也
義曰王者人君之通號也管子曰通德曰
王古之製字者三畫象天地人連其中畫
以通其道故曰通德爲王亦云人所歸往
曰王居尊位統三才三畫而中畫通之以
貫天地人而爲之主故爲王字春秋曰令
之王古之帝也昔堯舜之前皆稱爲帝舜
授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
稱王亦云禹殁禪位於益禹之子啓居於
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

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
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為號
至秦并天下吞滅諸侯獨為一統乃上採
三皇下兼五帝通為皇帝之號焉今之王
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
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衆子為王嫡為
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為王子王之孫
為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姪為郡王
承嗣者為嗣王異姓有功則封王或別錫
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侯者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言侯王者取文
之順而舉其一餘可知也然夫侯王既居
尊極富有萬民當用沖和之道無為之理
以守其位乃能長為人主理化平正故經
曰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也無思不服者

詩文王之風言文王之德東西南北之人
皆感其德心無不歸服也

其致之

跡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
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

用以致之爾故云其致之
跡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
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
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
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爲益下文明失
道之爲損

義曰言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六者能保其
常安其所者何哉由得沖和道氣而各臻
其妙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靈谷盈萬
物以生侯王正平能不失其道則各當其

分矣其有失者如下文所明矣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誡之詞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則致清浮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

不成象也

義曰天陽氣也人君象之陽氣亢極則爲災衰沖和氣散則致破裂矣故占云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天乃開裂晉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災變天裂數丈

殷然有聲是失沖和得一之道氣也自此西晉版蕩惠帝哀帝皆罹其咎君象於天氣之相感信矣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者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

義曰地陰氣也人臣象之亦主妃后女主之位陰氣既極沖和氣散則有發洩之變矣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老君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人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衍而人用也土無所衍人乏財用不亡何待斯乃失沖和道氣之用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等妖異洎秦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圯廬舍皆分野為災人罹其咎矣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絶不能妙用也

義曰夫天地質象萬物稟形皆有神明主之神明者乃氣中之精靈者感化而爲神焉其大主天地其小主邦國山川若守常循和則能變化不測若肆其威福見怪於人乖其道氣將致歇滅矣春秋僖公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號公享之周惠王問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

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虢名源德其將亡乎後號國遂滅昔河神爲虐娶女於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神亦歇滅是乃神不守道氣

肆害于人自取殄滅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

義曰谷之所以虛受不竭者由其得沖和

道氣而能無竭道氣去之則爲變怪繫於邦國廢興也老君曰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徵也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一年庚申西周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矣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若矜而用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爲生靈也

義曰有形之物有情無情之衆稟沖和道

氣則生失沖和道氣則死也西昇經曰氣散生者死内觀經云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形謂之死神與氣皆道之一謂也道存則生道去則死信哉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注蹷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爲天下之王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

踈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戒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

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乃盈竭物矜則
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蹷矣聖教垂代
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
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
義曰侯王用道化民所以安其尊位貴居
人先高居人上若守謙沖之志戒盈滿之
非因百姓之心行清静之化則享祚長久
天下樂而推之欣而戴之矣易謙卦曰謙
謙君子卑以自牧若違道反常肆行凶德
失沖和之妙乖執一之方則身喪國亡顛

蹷殞仆矣侯則晉靈公夷皐宋昭公杵白齊懿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王則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皆違逆天常反道敗德以取滅亡矣

疏注云聖敎垂代本爲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惟人爲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敎所屬在乎一人雖始戒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戒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義曰惟人萬物之靈者尚書泰誓篇武王

十三年大會盟津誓衆之詞也聖教者指
此上下經垂文於代本爲愛養生靈令遂
其性故戒王侯使取則此經清靜行化生
靈者言人爲有生之最靈也元長也后君
也一人天子所稱也尚書曰在余一人是
也天子應天順人爲人父母當法於道化
愛育于人如父母之愛子爾先引天地清
寧發裂之義以戒侯王守謙慎靜之規言
天地至大失於道氣猶致其禍況人君乎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注侯王貴高兆人賤下爲國者以人爲本
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然
者離散矣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
庶得貴是知賤下爲貴高之本基也
義曰夫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一人以爲
理必資於衆然後侯王得深嚴其居尊崇
其位行其敎令布其恩威而理於衆焉黎
庶者皆衆也
疏書曰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

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

義曰人惟邦本者尚書五子之歌太康在位畋遊無度畋于有雒之表十旬不返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婦愚夫一能勝予言天子當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也太康啓之長子啓乃禹之子此言太康失德以速滅敗故有窮氏因人不忍距之于河不克反國夏祚遂亡及少康年長方復社稷矣

務謙者言人君當以謙下爲務易曰謙德之柄也謙尊而光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以下人故爲德柄如刀斧之有柄然可執而用之人君執謙可御天下位既尊矣而能守謙益致光大謙則人衆歸往故曰聚人

邦者國也本者基也人爲國之本基豈可不愛而育之乎

疏注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君子有樂易

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父母也若爲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

義曰詩者大雅泂酌篇之詞也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侯王有道則天饗之有德則天親之與天相通則民歸之如子之親父母矣若違道敗德則衆叛親離不能克有其位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注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

本非乎者則是以賤爲本也
蹤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爲孤寡不穀
者按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
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公七年二月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宫室始
成祭之爲落也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
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
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
受命于蜀盟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

敢失殞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郟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

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類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贄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既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
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
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導
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
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

勞四月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
屈之弓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
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
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
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此言

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遂令南宫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焉

蹤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爲賢之例是也

義曰春秋隱公三年宋穆公和有疾將立其姪與夷謂大司馬孔父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舍與夷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殁先君若

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穆公卒立與夷是爲殤公

所謂先君者宣公也乃穆公之兄也雖弟繼兄位亦稱先君言臣繼於君也謂之先君得其禮矣

疏稱不榖者即不榖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

義曰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伯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

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之以伐晉諸侯是以睦實於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
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
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誠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
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
人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
事實圖之晉欒書士燮韓厥趙旃將四軍
郤毅御戎欒鍼爲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
成差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由晉
直有是敗也
䟽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
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王侯
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
義曰孤寡不穀皆非美稱侯王以謙下為
基故自以不善不美為已之號而稱之也
自牧易謙卦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牧養
也矜誇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謙柔為本

卑讓爲基故經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猒此其謂歟吉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衆悅而身安樂身者衆怨而身殞理國理人之主得不戒哉

䟽此其以賤爲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爲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荅云實是以賤爲本爾

義曰老君欲顯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

基故發問荅之辭用彰其義夫有問即荅
有唱即和亦猶形分即影見聲出即響隨
假爲問荅之端重彰戒勸之意爾

故致數輿無輿

注數輿則無輿輪轅爲輿本數貴則無貴
賤下爲貴本轅爲輿本當存轅以定輿賤
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
本故致此數輿之譚

疏故者仍上之辭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
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況之極輿

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轑假合爲輿之名
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
賤下假借爲侯王之貴本輪轑爲輿本當
存本則有輿無本則無輿賤爲貴本當存
本則有位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

愛養下人不弃惸獨爾
義曰聖人說經義有多種或直指事理徑
入法門或假借諭辭用符玄意欲明侯王
貴位以賤爲本輪轑衆名爲輿之號意欲
存輪轑則有成輿總號存卑賤則有侯王

尊名不忘其源不弃其本爾所云貴無定相者自混淪之始逮澆季之前變化殊方立名著號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民命不同風離俗異故有寘寂玄默無名無稱即有鴻蒙廣大而為皇漬淼沐浴而為帝或廓然昭顯而稱王或通達參錯而稱霸其下則后辟公侯子男卿相大夫元士皆因時立名隨世興號紛綸等級卑高不同皆貴而牧人者也既處其上臨御于人不宜以尊極自高抑人矜己自高必傾覆傲物必

危身當以謙下持心損抑爲志故聖人立
號垂戒以孤寡惸獨之義不穀非善之名
使以爲稱表其以賤爲本貴不忘賤尊不
忘卑則可以天禄永終爾景福者矣達於
此者未或不忘又與無輿字或云車無車
亦指就車而求無車之實但有厢轂雜號

輮輗衆名總而爲車爾莊子則陽篇曰太
公調荅少知曰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
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立其馬於前總
其百體而謂之馬此明合皮毛蹄尾則爲

爲總輪輮輻轂則爲輿與此義同矣或云譽無譽者欲尊位之人尚其質朴不貴浮譽此義雖異亦戒勸之旨也又想爾注云故致數譽俗人貪名譽也無譽不欲俗人無有不欲名譽者也此析句分理亦申戒勸之人惟當恭己下心愛人恤物以從玄元之教也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注琭琭玉貌珞珞石貌以賤爲本

跡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

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不欲琭琭如玉
而自尊貴當硌硌如石以守謙卑也
義曰夫玉與石者所以明貴賤也卑與輿
者所以諭總衆也此兩句重結侯王以賤
為本之義夫上德之君託神太虛隱貌玄
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戴規履矩鏡視太
清而不以名稱自尊亢極自大也下世德
衰君有九重之尊萬乘之貴四海之富六
合之殷崇高擬天地光明配日月出令象
寒暑震威象雷霆不以萬物為心不以羣

生爲念繁奢自處尊極自居雖有孤寡不穀之言而不違其意洎秦始皇虎噬天下鯨吞諸侯并滅海內總爲一統而鄙斥孤寡不穀之名自稱曰朕朕余吾我也以此爲號失其謙光之旨而彰尊大之名矣自

此人君矜尚浮譽比堯舜以稱榮輕陋賤名將瓦石而同弃斯則輾敗亡之轍踐凋落之塗可不痛也太上格言殷勤垂戒者欲使寘心於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以一爲紀綱以道爲楨榦德制天下而

不爲有理身之士其志若此則處貴而無樂處賤而無憂高而不殆卑而愈恭得不勉而修之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seal]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跡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戒矜執之弊此章明權實兩行將申反經之美不矜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可與權欲令深悟道元所以再明沖用○義曰夫沖用之道妙本之元包括有無貫穿天地天地得之以寧以永萬物得之以生以成理國之君當法道化以無為不可徇名稱而矜執必大故戒之以賤下為基忘元喪本故示之以權變為用權變以反本合沖用於玄功矣此章之大旨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

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
故云反者道之動
疏反以反俗爲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
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
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

義曰夫物順道則生失道則死其故何哉
道本無事無爲人尚有爲有事道本無情
無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與道反而去生
從死也經云動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
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所

謂求生之厚者眈欲羨利徇俗趣名役性勞神圖功慕賞本為養身之具不知求非其分反喪其生吳子云天地之生禽鳥也猶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蟲粒況於人乎衣食者雖養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運豈在躁求乎不能體道全生委心順命者是謂執其生而失於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順命之懷體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國者任物之性順天之時息苛暴以惠人輕賦傜而育物無拓土開疆之欲自戢五兵無崇

臺峻宇之奢自清廉務躋生靈於壽域斯可謂反俗順道乎

疏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有以無爲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之爲運動也

義曰經者常法也垂訓而不移義者通理也因宜而適用世以高貴爲重卑賤爲輕咸慕高而弃卑捨輕而從重經文垂教言高因下而顯貴假賤而明故以賤下爲高

貴之基孤寡爲侯王之稱使其貴不忘賤受福於無窮高不忘卑保身於不殆斯爲道之動用使反常俗之情各復自然之道也

疏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道反常而難曉故學當隸之喻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也

義曰論語子罕篇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人適於學或得異端未能之於

道或能之於道未能有所立未必能權權
者量其輕重也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此逸詩也棠棣移也其花
先反而後合賦此詩意蓋喻權道先逆思
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

景八 三

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思者當其反
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
權可思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
知也敍謂權道者為國之利器用須得其

人得其人則反俗而合道非其人則反而爲亂矣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所實處實道之常用故云

弱者道之用

跡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强是知强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義曰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為保生之徒強梁為取敗之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使人弃強守柔捨躁歸靜也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識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合中於道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亦猶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義耳理國之道務先愛民民為國本不可棄也然而上古淳朴與道相符故以實教教之末代澆季奸詐互興則以權教教之權教者先以善道誘之不從以恩賞勸

之勸之不從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以科
律威之威之不從以刑辟禁之刑辟者所
謂五刑之屬也謂刻其顙而涅之爲墨刑
截其鼻爲劓刑男子去其勢婦人幽閉次
於死也禁其淫也曰宮刑刖其足曰剕刑

處死曰大辟五刑者先定其兩造之詞兩
造具備聽於五辟五辟簡孚正于五刑五
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言從輕也五罰不服正
于五過不應罰者正於五過而從赦免五
過之疵其罪惟均刑疑從罰罰宜從赦將

用刑猶當嚴敬天威不可輕用刑也故墨
刑之罰百鍰劓刑二百鍰剕刑五百鍰宫
刑六百鍰大辟千鍰所謂金作贖刑是也
墨劓之屬各千剕刑之屬五百宫刑之屬
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五刑之屬三千其
言鍰者黄鐵爲之鍰重六兩書云功宜惟
重罪宜惟輕雖權法以禁勸於人而聖人
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故勸戮之
所不及而後用刑也是故刑之使民懼賞
之使人勸勸以趣善懼以止惡雖刑之及

人謂爲害也而懲一勸百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如櫛髮焉惜而不櫛踰旬而一櫛則棄者多矣旦旦櫛之理者多矣 權教者帝王南面之術也理身者體柔順之道去剛強之心久而勤之長生何遠乎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注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
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
義曰無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
末故天地萬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於有
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資道而生是萬
有生於妙無矣能自有而復無者幾於道
矣若執有而不移者趣於終矣莊子知北
遊篇夫子謂冉求曰未有子而有孫可乎
是祖父子孫世世相續形形相生天地萬
物皆形而相生者也理身養神以存形形

可長久勞形而役神神將不守神因形而生神從道而稟神形俱全可以得道形滅神遊道何求哉理國者執法以訓人人趣善矣人趣於善而和氣應之國泰民和隆昌之道也

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天地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

義曰形動不能生形者列子天瑞篇曰黃帝書云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聲動不能生聲而生響此言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自然而並生俱出俱沒豈相資先後而差哉非謂影隨形生響因聲出而立爲喻

此自然相感因待之理也道以妙無生成萬物謂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謂之因緣言物之形兆大若天地微若昆虫皆資自然妙道氣化而成然而因形緣類更相生更相成修道者縱心虛漠抱一復元

則能存已有之形致無涯之壽形與道合
反於無形變化適其宜死生不能累則可
謂自有而歸無也吳子曰修道之士道與
俗反自老而反壯自壯而還嬰自嬰而得
道此所謂捨其麤有歸其妙無還元復本
也世人不能察道之元窮道之本自人於
死淪化隨時故可傷矣聖人憫之誘以權
教使去奢從儉去僞從真去有欲有為行
無為無欲徇此權教漸階實門默契真修
可以得道矣理人為政以權實化俗理亦

然哉

疏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義曰道惟沖寂不可名稱隨代化凡假說言教言教者即諸法也法以約人使革惡

爲善垂之訓俗事有多門故云諸法爾因有法故得悟於道悟既得道諸法亦無教立權門國垂權法權以化俗除其惡根惡既已除俗歸正理因正爲善權法亦忘若執權實而不移局教法而無改者不可與言道矣能忘權實而達道者可謂了然明悟出代登真者矣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此言道以循理守常權以臨機制變大人通理誰害之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疏前章明權實兩門是道之動用此章明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初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建言下明道德之行門後夫唯下結善貸之功用○義曰至理幽玄非下士能曉明道若昧唯上智勤行既性識之不同彰信毀之無爽要在設權教以善誘俾建德之有歸不可任性識之所向求究淪而無數故下文開悟令入法門斯謂善貸之功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了悟故勤行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

之
義曰人之生也氣有清濁性有智愚雖大
塊肇分元精育物富貴貧賤壽夭姸媸得
之自然賦以定分皆不可移也然道無弃
物常善救人故當設教以誘之垂法以訓
之使啓迪昏蒙叅悟真正琢玉成器披沙
得金斯之謂美按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
美此與三士事理玄同又論語雍也篇云
子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

以語上也此謂教化之法也師説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品上上品者即是聖人聖人自知不勞於教下下品者即是愚人愚人不移教之不入所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有七品之人可教之耳所謂中人已上可以語上者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是則以孔子之道教顔回以顔回之道教閔損是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其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者猶可語之以中及語[illegible]以

下如以閔損之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乃中人亦可以語上也又以中品上道教中品之中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則中人亦可以語之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則中人已下亦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則中人已下可以語下也此中人已下大畧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品為正中人也其二三四為上六七八為下惟下下之士教而不移聞道則笑矣吳先生曰上士不教而

自知下士雖教而不移神道設教爲中士
耳夫中士者語之以善則遷善導之以惡
則趣惡故教之所設爲中士之人可上可
下也太上之旨誘以多方教以善道俾其
遷革漸脱愚迷俾有向風進善之門則所
謂人無弃人矣上士既悟之於自然故勤
行不怠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説妙道或信或

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昧則若亡而疑或未果決志故謂若存若亡

義曰若存若亡者可上可下之意未果決也代俗之情爲富貴所誘利害所牽娛樂難忘驕奢自恣聞玄默之道孰肯勤勵而修之遂乃五色瞽其明五聲聵其耳迷情溺性自掇敗亡苟能聞惡如探湯慕善如不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效上士之所修捨中庸之所樂皆可以躡景淩虛矣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迷而不信故笑之
踈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爲虛誕則
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
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
義曰大笑者謂愚昧之士智識昏庸不聞

聖人之言聞亦不曉不見先王之教見亦
不知所謂識不及理也聞真真之道能生
成天地孕育乾坤包舉陰陽彌綸造化修
身則延生久視理國則凝拱垂衣反爲虛
誕相與嗤笑故云大笑之章甫者鄒魯之

冠也越〻者百越之國也夏禹理水極于東夷子孫居之遂以爲國其舊俗被髮文身至勾踐平吳方通中國既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致賤爾和璞者卞和楚人居荊山之下得玉璞焉以獻楚王使玉工視之曰石也以爲欺妄刖一足如此歷二王再獻之刖其兩足和抱玉璞哭於荊山之下楚王知而召之使玉工琢石得玉因而寶之後傳入趙自趙入于秦秦皇平天下廢諸侯爲郡縣刻其玉爲傳國

璽焉言下和三獻其璞方爲時所知故
云見遺於楚也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
曰井蛙不可語於海拘於墟也曲士不可
語於道束於教也所謂曲士者執一家之
偏見滯彼有爲河伯恃秋水之滂流不知

其小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江河之流不可爲量矣而吾未嘗以此自
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計四

海之在天地間猶礨空之在大澤耳夫雖越俗賤冠楚人遺璞泊乎刻秦皇寶篆龔中國衣瓔垂範後王同軌六合和璧章甫何賤乎理化之端隨機設教道之從善引之向方雖下士至愚亦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為道

注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玄妙至道跡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為下士所笑未得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為道道非代間法

故為凡愚所笑是以為妙道也義曰道惟
潛還寂默希夷不察察以繩人不昭昭而
顯狀體道之士其行亦然內合虛無外混
塵滓故至明若昧人所不知豈惟順俗和
光兼亦守卑處下所以下士像而笑之然

至人之隱身修道不為下士所笑未合乎
大道也理國行化亦在乎澄澹無為任物
自化以慈柔潛布恩煦周行使民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昏昏默默不知帝力不
知其上之有君也雖下民不知帝力而聖

德遐被玄風普覃所以爲至化矣

建言有之

注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

疏建立也將立言釋上上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指下明道等也

義曰太上將立言顯道以表三士不同之由故有此句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昧昏暗也謂道德行人以財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義曰夫大道之君體道而處神與化合處於自然萬彙任真莫有聞見性合道之玄妙命得一之精微動作順於太和取捨合於天理無思無慮冥寂鴻濛齊日月之照而民不以爲明均雨露之恩而民不以爲惠其至明也而若昏默焉上士修道隱智

藏輝舍見匿知反視內照而外若嬰兒此
固非中士之所及乃為下士之所嗤也若
有若亡抑亦其宜矣又言天之德也雖赫
赫在上常如冥昧耳

進道若退

跡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
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
義曰弘道之君也天下童蒙四海為一務
其損而不益其事然而不作所為者寡所
守者約民忠厚而敦信世和順而質朴王

如天地民如草木不以萬乘爲尊不以九重爲樂謙弱撝退恬和無欲而其道博施其德恢廓此君退之道也上士以此理身而玄德潛施而不矜不衒陰功默運而不識不知讓善於人退身度物而其丹籙之名克著青華之簡昇聞李意期乞食於人家陰長生受辱於都市侯道華寓跡於傭保皇甫獺示疾於丘林聲子佯狂壺公韜晦皆卑躬損志乃者習景沖自也又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

夷道若纇

注上士勤行於進若退於夷若纇故中士疑而下士笑

跡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纇

義曰絲之無纇即爲人所用齊紈楚練霧縠雲羅皆入彼化機忘其本質以至靡壞不復爲絲美人之捨道即爲俗所運馳各競祿滯色躭聲流浪惡緣迷喪真性以至

淪滅不保其生矣達士理身内剛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纇也仲尼大聖之德而伐樹削跡歷聘諸邦玄元大聖之尊而伏柱藏書行化絶域此其内懷至道外若有纇焉又言君之德也

雖法地則天不敢摽異常若有滯纇焉

上德若谷

注虛緣而容物也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無不含容故云若谷

義曰有道之君託神太漠隱皃玄寘被道
含德無不包括萬國之廣貯於胷中不恃
其有萬物自化賾乎域中不矜其大豈若
谷之可諭乎又言國君含垢如溪谷之受
汙也上士體道德無不周固亦然矣

大白若辱

注純潔而含垢也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混
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義曰堯湯之德至明也而時有襄陵鑠石

之數民無埶溺菜色之憂亦大白之有塵垢矣修道之士外汙若干吉託形而齒劒惠風示跡以況泉內明道功旁混塵濁亦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注大成而執謙

跡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皃若愚

義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圍不恃其德九圍

自化不知其功固若不足爾修道之士功
濟幽顯德洽昆虫立功不息崇德不倦常
若不足良賈深藏者史記云孔子與南宮
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
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賈
深藏外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此蓋責孔子以
三綱五常之教汨亂於人不尚大道矯飾
禮義宣著善為賈販之人藏寶積貨外畏

人知常若虛匱之者耳

建德若偷

注立功而不衒也

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彼盈竊當畏人知故曰若偷

義曰人君施德行道潛育於人不伐不矜惟沖惟寂不令天下知覺故云若偷上士修身常持密行故有若偷之義又偷薄也論語大伯篇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氏注云興起

也君能厚於親屬則人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此言建立陰德之人所行之行有功則立不計其名有善必行不務其厚吳子曰功不在大遇物斯拯是也

質真若渝

注淳一而和光也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義曰質素也真淳也真淳質素之人惟善

是適方圓任器不局一隅若可渝變爾

大方無隅

注不小立圭角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爲東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義曰至道之君玄德浩邈無不包容籠虛無而不爲大亘天地而不爲遠若鳴鳳之昇寥廓若神龍之逸層霄豈隅可以圖測

哉上士弘道異夫儒術不局名分不拘廛
隅坦然其量也眇若太虛泛然其志也杳
若宾鴻不緇不磷有在於是矣論語陽貨
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
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及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至堅之物磨
之而不薄緇黑也至白之物涅之而不黑
喻君子雖在濁世不能汙也聖人一不為世

俗所染如至堅至白之物也上士之行聖人之德圓無方隅可拘矣

大器晚成

注且無近功跡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

義曰積和而成人積功而成道非朝夕之可就故曰晚成用道之君化於人也抱無爲任因循忽忽昧昧而不苛察純純悶悶

而不滋彰任物自然而四海之內臻於道矣理身之士積功累行不其然乎故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無已自致不死非朝行而夕至也備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公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書之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故器者備物之用也

大音希聲

注不飾小說

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

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
而應故曰希聲
義曰大音若雷不可以四時震擊聖人微
旨不可以終日諠傳此明道不可聞也必
在滅智內求灰心默契然後聽之非耳聞

之以神得無聲之聲證真道矣一乘者大
乘之道也道貫萬法而演爲三乘初法以
戒檢心以律檢行以存修靜其內以齋潔
嚴其外然漸進中中道習於無爲隳體黜聰
忘形絕念而次登大乘之行次來次滅隨

念隨忘不滯有無玄契中道證此道者鍊
凡以登仙超俗而度世淩倒景之上享無
窮之齡天地有傾淪而真道無渝壞法音
周普拯度羣生此聖人一乘之用也

大象無形

注故能應萬類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惟大象之
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
象無形

義曰大象道也道非象故搏之則微豈善

清浮爲天濁厚爲地大爲日月小爲星辰
而昭昭可見乎必在乎反覩内明含光中
朗然後見非色之色覩無形之形也夫道
惟大象寂寥無形能成生衆形彫刻萬象
萬象生化在大象之中矣唯得道者能窺

其形兆焉

道隱無名

注功用不彰無名氏也
跡語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
無名氏欲明名以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

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義曰道無名稱本非有法法既非有故曰隱焉能忘強名之名可階衆妙之妙道生萬有不矜其功是忘其功用也道應一切不爲主宰是隱無名氏也是曰無象之象無名之道自非反神內鑒胡可得而言之

夫惟道善貸且成

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

䟽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

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

義曰道之功也生成不息運用無窮秋毫之微庶類之衆皆資道氣假借而後能生能成貸假借於物也無名無氏爲萬有之根無聲無形爲萬物之源布氣十方成就一切非妙本之道孰能與於此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景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䟽前章明三士所聞之道能生萬物此章明萬物生化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令萬物抱以爲和次云孤寡不穀戒王公以謙自處結以强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學之元○

義曰天地不能自生者天地者大道大道運用惟一爲先故云生一則明前章三士所聞之道也道惟一爾而愚智聞之不同由是有信有疑或勤或笑乃顯明昧進退之旨示世人修習之由又述谷辱偷渝之方表上士謙虛之行既云善貸萬物彰萬物抱道而生是知謙虛卑下之基損之而益矣格悍强梁之性益之而損焉必資三氣者即靈寶生神章經云玄氣

元氣始氣也始氣白凝為清微天號玉清境天寶君所掌元始天尊統九聖居之元氣黃凝為禹餘天號上清境靈寶君所掌大道君統九真居之玄氣青凝為大清境號大赤天太上老君氣統九仙居之以此三氣每復各生三氣下為九天通三境為十二天又以十二天各分二三凡三十六天也又以其精凝為三才即始氣為天玄氣為地元氣為人始氣積陽玄

氣積陰元氣積陰陽之華而總為人倫散為萬物冲氣者是元和冲寂之氣也萬物得之以生失之以死人能寶之則返老還嬰華凡成道孤寡不穀之義前章已明重成強梁益明柔弱為契道之行也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知和者陟道之徑不可忽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注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三生萬物

注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猶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

一故謂之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三故謂之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醞則徧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

義曰道以無形無名不無不有自然妙化而生乎一一者道之子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長存萬物得以生故此妙一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為證道之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氣為天也一生二者即玄氣為地也二生三者即元氣為人

也所以沖和妙氣生化二儀凝陰陽之華成清濁之體然後人倫畢備品物無遺四序調平五行運象若交感而順則物保其常或否塞而逆則物罹其患故周易乾下坤上爲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故陽氣在上而下感於陰坤爲陰也陰氣在下而上感於陽二氣交感而生萬物是則孤陰孤陽不能生化其或反此則坤自居下

乾自居上二氣不交天地隔塞在易爲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亦不能生化故疏云陰陽交泰沖氣化醇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注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負抱陰陽合養沖氣以爲柔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爲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

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著明人既禀和氣以生則氣爲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氣生之陰陽氣長養之一晝一夜一陰一陽更相遞代養育萬物其大也陰爲寒陽爲暑其細也陽爲明陰爲晦以寒暑明晦晝夜長育萬物各成其形非妙道沖和之氣無以生也雖有寒暑而無道氣者亦殂落矣二氣更爲內外

故萬物負之抱之不可離矣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氣降之爲精爲神天以太陽之氣付之爲動爲息地以純陰之氣禀之爲形爲質生神經曰人之既生天神一萬八千地神一萬八千故三萬六千神氣一時

生形夫向之者陽也背之者陰也故曰負陰而抱陽至矣哉人生天地之間驚天駭地三元育養九氣結形萬神恭諸司馬敬順天真鑒映握形太陽亦不輕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保其命愛其

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豈不痛哉莊子在
宥篇黃帝於崆峒山問廣成子理身之道
柰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無現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
形乃可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
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此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岳瀆百川皆有尊卑遞相運用帝王無事物自昌壯矣豈在多事乎廣成子乃太上所化之身應號於世以道授於帝王豈有生死終始之數寓言千二百歲耳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又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此得沖和之妙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柔弱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
疏沖氣柔弱爲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爲名者謙之至也言王公爲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爲本以致巍巍之功

義曰守柔弱者生而不履懷謙抑者高而不危所以柔弱爲保生之元謙抑爲全高之本故大國者宜爲下崇臺者固其基此守道之常立身之要但人不能行之耳具者衆也居尊高之位衆所瞻仰毛詩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既居高位爲師長尹正故能宣行風化以育黎元詩序云上以風化下言王侯以德風化於下民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民從順其上之化也王侯行

道德四方之人歸從其化故曰歸往解云
民所歸往之謂王王公有道其功崇高如
山之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巍巍者高
峻之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
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而稱不亦
宜乎

跡故者仍上之詞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
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

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
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義曰理國以謙光為本立身以柔弱為先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或反於此必貽

其損易說卦曰緩之必有所失故受之以
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
必決故受之以夬則損益倚伏終始相循
若謙已不已物常益之故無顛覆修道之
士割榮華去繁盛捨悅樂甘寂寥損之甚

美其得道也延昱福享遐年道遥無爲天地齊永豈非益之乎滿招損者尚書大禹謨舜曰咨爾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徃徂征禹乃會群后誓師征之三旬苗人逆命益賛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故理國理身讓爲本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注老君曰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

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

蹤人謂人君也人君爲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也

景九

義曰理化之本其惟元首乎元首者人君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人君教之善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人君叢脞細碎而無大略則臣下懈惰萬事墮廢此言人君教之

不善也政教由於元首可不慎耶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于四方之風謂之雅風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人君以謙損柔弱以教於人人醇朴而宗道矣以仁義苛察以化於人人智詐而歸於亂矣理身者謙靜而事簡事簡而心泰則生可保躁動而心競心競而事繁則去道遠矣昌大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

注强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繫

之故不得其死
疏强梁謂剛暴屈强之人也剛暴之人失
養生之要必自夭其天素不得壽終而死
嚴仙人曰强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
而昌

義曰老君所戒柔必勝剛弱必勝强故舌
柔則存齒堅則亡是則强梁非全身之道
爲失生之基耳剛暴非進道之階殊保壽
之旨矣深宜戒之嚴仙人者蜀郡嚴遵字
君平常於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

人有不正之問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
日閱百錢而閉肆下簾以受老子乃作指
歸數萬言明理國理身之要其解此義云
强秦以專制而滅者言秦皇吞滅七國一
統天下威制四方殺伐無已違謙抑守柔

之道故子嬰降而作滅不得其死理實然
乎秦嬴氏顓頊伯翳之後至非子與周孝
王養馬封於汧渭之間平王東遷秦襄公
衛助有功因命列爲諸侯至繆公乃下士
用賢得由余子桑百里奚乃强盛昭王五

十一年伐周取九鼎寶器三十六邑遷周
於憚狐昭王俾卒孝文王戍立一年戍死
莊襄王子楚立三年而卒始皇正立元年
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侯滅六國自
號始皇三十八年卒二世胡亥立三年卒
子嬰立四十六日降漢於軹道項羽至斬
之國滅漢祖劉邦字季彭城豐沛人帝堯
劉累之後父太上皇端起布衣推賢用能
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生
靈智士爲之謀賢士爲之輔相三傑而成

帝業約二十章而安疲人有長者大變之矣
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裔孫王蜀
亦及兩世此柔德制强之驗也理身理國
足爲鑒乎
踈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以退安
景九
得長存注云動與物亢亢敵也物或擊之
九
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
義曰理代者以強梁失國理身者以強梁
喪生與物抗敵豈能無患或擊之者易益
卦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言處益之極過

盈者也求益無已是心無恒無猒而求人
莫之與獨唱莫和適是偭辭人道惡盈怨
者非一故或擊之也益與也擊傷也神爲
生主人爲神主相須而立闕一則亡用剛
失神故非善也

吾將以爲教父

注吾見强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
之教爲衆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强梁
者亡以之爲戒柔弱者全以之爲勸以爲

教父者 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義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尊於衆教衆教之宗謙 柔為先故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 尊者能謙光而益明卑者能謙不

可踰越禮曰傲不可長慎以避禍恭以遠耻敬讓以行皆謙慎之旨也尚書曰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教之以務開之以義經曰兵強不勝本
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着抑之下
者舉之此衆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爲本
也爲教之父豈虛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
柔行謙無思不服矣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illegible]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疏前章明衆生背道强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修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途以𤼵明理會歸而齊致首標孝道性柔弱之本人有失之成堅强之過後吾是

以下明無爲之道廣有利益衆教莫之能先○義曰既以前章示强梁極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失即爲至堅用顯無爲之益更彰不言之利欲使人捨强服柔宗無去有從麄入妙深契道元尒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

雜𪋤境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矣

䟽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爲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𪋤爲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爲至堅也

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流注群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國有道則襁負而歸仁無道則蕭墻搆敵矣染著代𪋤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忩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𪋤六

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入從根而無染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務眼絕五色耳絕五聲鼻絕五香口絕五味身絕五觸心絕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之道豈有堅強之患哉

無有入於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 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爲無間者 明道性清淨

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

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處無道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

元息則爲人消則爲氣與道爲一常存不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運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注無爲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

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强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爲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爲

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
義曰老君垂教以清靜爲用無爲爲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爲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爲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爲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棄其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爲者亂無爲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爲也至堅之患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

無爲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内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内照内明之旨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也

跡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爲化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教者又云

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
義曰人君以無爲爲理率土以自然而化
復何言哉夫無爲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
仁義合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
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凝寂玄寥與道

混合是無爲之至也九流者漢書云道家
流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
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
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
南面之術也儒家流者蓋出司徒之官助

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垂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容後進僻儒之患名家流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徼爲之則苟鉤鈲析辭而已爲君者愼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橫家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邪而為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出於議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盪者為之則羨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衣足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為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流者蓋出於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予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 亦蒭蕘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 廟之守茅屋采椽無受選士敬者為推也 陰陽

家派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派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畧以靖四國此其威也止戈爲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廢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

外自爲述作自周已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斥於六經皆目之爲子爲論爲記爲書或以姓氏立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

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嘏裴玄蘇彥傅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牟子符朗孫武汜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中鑒昌言典論篤論諭此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著崔[illegible]記法訓五教蒭蕘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士緯通語

國語越絶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録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筭經黄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操玄經奥義或探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自然有爲或作乍弛乍張各滞一隅罕能通貫以兹量較難以及之於無

爲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蹤玄元追蹤大白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跡前章明正性柔弱馳騁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疎愛藏所以爲患初三句標問得亡孰病

景十六

次兩句詳吝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勸令守分則可長久爾○義曰貨者身之所資名者身之所美滯於貨則有焚軀之咎溺於名則有損命之災藏貨愛名斯爲大患老君哀世人迷執名貨不知致病之由故三句問之於前兩句吝之於後示以止足之善息其藏愛之心整慮率生斯亦至矣

名與身孰親

注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矣跡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著與保壽全身之道爲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全真爾

義曰聖人憫俗間之士貪愛功名名立於前身危於後誰能棄名而修道絕俗而全身所以伯夷死於仁聶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比干死於智荊軻死於勇龍逢死於

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忿是皆名不顯身歿形骨飄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畱劒抉眼自取滅亡殊不知儒者之訓全而歸之賈彼虛名去道遠矣

身與貨孰多

注徇利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矣

跡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多貴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爲多不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

之詞也
義曰老君以舉世所惑財貨為先貨積而
身憂財多而禍至誰能散財却害樂道安
貧所以慶封死於富駟遺死於侈齊簡公
死於貪榮夷公死於利故莊子至樂篇云
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味服聲
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饑寒憂
懼也而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
其為形也亦以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
常若不足其為形也亦以踈矣而至於豐

屋薜家名亡身辱殊不知達者所謂積財累患保壽全生固亦遠矣擲玉毀珠者莊子胠篋篇云脣竭則齒寒聖人生而大盜起若掊擊聖智縱捨盜賊而天下始理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實聖人已死大盜不起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此所謂聖智者作盜之利器珠玉者起盜之貪心棄而不用奸盜自然息矣

得與亡孰病

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跡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暦然殊智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荅之爾

義曰大聖說經義存匡救將顯以自力為重名貨為輕輕重設問辭復為詳荅殷勤指喻迷者尚或憒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財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䟽此二句總吾前問甚愛必大費此吾名與身孰親貴循損也親循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吾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劒玉貫害譬諸懷璧詩書發塚只爲含珠惟貨之損可爲殷鑒

義曰徇名則害己藏貨則亡身己如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劒玉貫害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

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足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猒也無猒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詩禮發塚者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青之麥生於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大儒曰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無傷口中珠大儒大寑也小儒小寑也東方

作矣言日將出也詩古詩也麦宜下田今種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德施惠死乃含珠非其藏也致有發塚理亦宜然詩以溫良禮以莊敎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發塚稱儒爲盜譏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也

跡辱損累也殆危亡也不適聲名知足也不蓄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

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
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義曰人之生也大道降氣三元炳靈九天
所錫稟有其數修道者積功而延壽爲過
者貿疊而夭年既貪過分之名而不稱實
又積難得之貨貨必致災小則恥辱及身
大則危亡其命身辱命夭自貽其殃深可
憫也老君戒之使絶其叨名之過革其潰
貨之心知足知止無貪無欲則却夭年之
禍造延壽之庭固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蹟前一章明身貨孰親愛藏

所以為患此章明成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初七句標立行之指獲次兩句明靜躁之優劣後清靜下結釋清靜則可為天下正爾○義曰上德之君達道之士其履行也有兮若無實兮若虛汎然與天地同體浩然與陰陽同波不矜盈成之所能故若沖缺之不足代人觀屈拙之亦狀罔知巧

景十　十

直之內明挫辯躁之機嘿訥靜之要為天下正無以加焉顯前章名貨之非表後章貪欲之咎以清以靜為修道之階此其大旨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時

跡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
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
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
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
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爲用用則無窮

義曰人君以大道化物與道相符上士以
大道修身與道冥合是以天高地廣日照
月臨寒暑陰陽自相遞代道不伐其功矣
人君法道爲理上行下隨不伐其功與道
同矣修學之士功圓德備不矜其能道益

彰矣故皆若虧缺而其實圓成也於國則聖理常存於身則體和無極雖云若缺固無弊竭之時矣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注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用不窮匱

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爲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

義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虛不恃其盈故

用而無乏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周流六虛
放曠四極爲國則民自富理身則德自充
其用無涯何窮匱之有也

大直若屈

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下三
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
知也夫潔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
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己以矯物大直也曲
隨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

經文也
義曰道以和氣順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
化人人自貞正上士體道與物逶迤物感
其和各從其直此直廣博旁該萬殊可謂
大矣此化隨順忘功不宰可謂若屈矣舉
直措枉者論語為政篇魯哀公問孔子曰
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
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自春秋
隱公第十二君名蔣謚曰哀時哀公失德
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從

之法也直謂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謂邪曲之人若舉正直之人爲官則邪枉之人廢置民服君德矣若舉邪佞之人廢正直之人則民不服矣此孔子譏哀公捨賢任佞欲使改之爲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

眾十　十一

一章經文也

大巧若拙

注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也

跡矜粉繪之工逞鈎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

割不見其功似若朴拙爾莊子稱造化刻
彫衆形而不爲巧
義曰天地大化陰陽大鈞吹萬流形不見其用人君端拱垂教萬方各盡其能萬物各施其用方圓曲直盡得其宜貴賤賢愚各宣其力大巧之謂也天地爲而不宰陰陽施而不有人君化而不恃故若拙焉粉繪之工者論語八佾篇云繪事後素言以五色畫成文謂之繪五色既具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素者粉也是謂粉繪

馬鉤繩者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
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應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此言土木之性
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木之性也曲

則爲輪直則爲桶令陶者以規矩匠者以
鉤繩圓者則矩之使方方者則規之使圓
曲者繩之使直直者鉤之使曲此失其真
性誠至小巧爾造化刻彫衆形者莊子大
宗師篇意而子問許由曰願遊於至道之

藩由吾曰噫吾師也齏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此謂吾師自然之道無心自爾莊子師之吾師之遊自然而已

大辯若訥

注不飾小說故若訥

疏合譬飾詞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彫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謇訥爾

義曰合譬者引事合意譬諭般繁非真理也結以華文竄擇詞句非至言也聽言則對小說也夫聖人之旨上士之行出名言之域超語默之津無述作而萬彙區別無辯論而重玄乃若此辯之文也無言無說

默識無為此若訥也聖人鶉居以撫伐上士凝拱而通玄真化自流不知其力可以臻於清靜矣

躁勝寒靜勝熱

跡舉此諭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

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
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冲
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
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
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

物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源喻功成
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
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
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
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

躁君取喻大成大滿而能缺能沖所以無
弊無窮至致生爾夫能無為清靜者則趣
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
而赴死也

義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惡除患虛心
畜神猶躁能勝寒靜能勝暑躁體春夏極
則萬物凋落靜喻秋冬極則品彙發生矣
禮經曰春者蠢也萬物春蠢然而生夏者極
也萬物得陽而盛此則仲冬既至一陽漸
萌陽動而生故謂之躁躁極則凋落而死

矣秋愁也物將凋落故謂之愁冬藏也物
則閉藏陽氣潛伏潛伏未動未動故謂之
靜靜極則煦嫗而生矣二氣則靜爲生之
本躁爲死之根陰符所謂生者死之根死
者生之根是陰陽相勝之義終始之機也

天元經曰立夏之後日行於地北入也少
故夜短而晝長爲熱立秋之後日行地南
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爲涼日行去極遠
近不同故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暑躁
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爲致

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王五
兵不用清虛凝寂澄默恬和奸詐不敢侵
强梁不敢暴烽燧不起鼙柝不驚海内晏
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謌洽敬
讓興九族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舉賢
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書軌順規而稟化
八表麕至群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交暢
熈熈然一變於道内絶窺窬之孽外無伺
隙之隣謌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無爲
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弁臣以詐欺動揺

甲兵操耀威福强師百萬北登單于之臺旌旗千里來涉滇遼之岸老弱被勞役婦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搔擾及其人之弊也戶口凋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煙晝間風哭此躁勝之所故也前以靜理而勝則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强而勝則寂然而寒薄可不戒哉

清靜爲天下正

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淨者爲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爲趣死之源靜爲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爲天下之正爾

義曰聖人知沖缺之行可以持盈溢靜之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爲歸萬方於貞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源於茲明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疏前章明五大之行用廣修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懲以彰可欲之弊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為罪為咎之所由後結知足之為德以戒貪求之為患○義曰天聖人之御宇也身斧扆而南面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列於左右無為而守至正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奉職修文德以懷遠敷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平家興禮讓求琛貴於四塞息征戍於三邊倒載干戈休牛歸馬然後樂耕耨糞田疇多稼如雲餘糧栖畝苟或違此則怨敵交侵戎馬載馳甲兵復用夫何故哉以其上有貪得可欲之非恣拓土無厭之禍窮兵黷武必

致自楚君戒以知足之文欲使安
其分分既常足可以言於理道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既不貪求固
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疏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

道爲理無爲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
得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
馬之事人得俶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
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爲先有道之君守在
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
馬於三邊闢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
國肥食爲人天邦之大務也俶載南畝着
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俶始也載事也春
作既興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
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百尺言可以
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爲馬
以情爲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
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

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四時爲柄日星爲紀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爲

幾於道矣天下者統言理國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

天下無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

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侵伐戎夷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蒟醬起番禺之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委窮荒血塗草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返轉輸莫息杼軸其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豈若守內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辯士無所銜其

謂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鑄劔戟以爲犂鋤貨佩刀而市耕犢無爲無役以全永圖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

義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亂懲惡繩違干而

犯之斯爲罪矣罪字從罒下非言網羅以
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
貪謂之欲也興可欲之心於富貴者則雕
墻峻宇瀆貨稱兵外禽内色之荒迷而莫
返厲塞龍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于天下
離心舟中敵國然後傾敗其何惑歟興可
欲之心於其身者騁利馳名躭聲滯色悦
黼黻雕華之觀彌目不迴徇輕肥音酒之
娱終身不寤以至於筋骸疲苶耳目聾盲
然後喪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會大夫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已之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為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辜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乖其道也老君設教垂訓明此罪之因冀能剋己欲之心必享無涯之祉理國可期於九五理身可企於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求取不已為禍大矣

既禍害也神不祐也大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也

義曰夫罪之與禍皆起於身身之生惡由于心想故身心口為三業焉三業之中共生十惡十惡之內貪罪愈深故生死忿爭皆因貪致貪者心業之一也人君貪則外殘四境下困羣生既上求取不休則下供應致闕人怨神怒由此而興國將亡敗矣

理身而貪則嗜欲無猒竟馳神逝福善不祐年夭身殂苟能內制貪源外息貪取既無仇怨身安國昌即知足常足終身不辱者矣

咎莫大於欲得

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跡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後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敗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

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之更須禍重於
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未猒足
則咎之爲過斯又甚於禍也
義曰得而復求求之不已民則應之以怒
而兵寇興焉仇敵起焉爲殃爲咎於斯爲

大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爲
罪老君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名爲過過
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矣
犯千二百六十過爲咎咎又重於禍矣夫
欲者莫過於色言愛重而可欲也禍者莫

過於財言貪不知足也咎者莫甚於名言
苦求欲得也人之過罪條目甚多財色與
名三者爲大傾家殞命亡國殺身職此之
由可爲明戒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
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
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爲天下
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于交讓

而常足也法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猒雖多亦少矣義曰貪之與足皆出於心心足則物常有餘心貪則物常不足貪著雖四海萬乘之廣尚欲旁求足者雖一簞環堵之資不忘其樂適分知足惟在於心所宜勗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疏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爲而成物兩句標不出則能知次兩句明人和則天順又兩句示彌出之爲失後四句結無爲而化成〇義曰聖人

達觀不出戶庭上士冥心玄契天地
玄契則無遠不察目繫則雖遠益達
不行而知
斯之謂矣

不出戶知天下

既有道聖君無爲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

景十一　六

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

義曰聖人之理以身觀身身正則天下皆

正身理則天下皆理故曰恭已南面而已矣夫何爲哉耳既闢混元是生萬物羣分類聚魚沉鳥翔尊卑定矣天地位矣雖六合之繁九有之廣亦猶四支百體耳可以心鑒豈在足行不出戶而知之信矣君子

出其言善者易上繫之詞期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遠猶若此況於近者乎

不窺牖見天道

注垂拱無爲不出敎令於戸外是知理天
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
天道可知也
跡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爲政以德則
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

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
若是知行發心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
後能見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
義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
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

以順天之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法天之行也既法順天象正已而行則人君所爲天道交應吉凶在我理亂在心得不乾乾而夕惕耶象緯者垂文謂之象占揆謂之緯自大慢法謂之咸侮躔次差錯謂之舛候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風若雨若者尚書洪範傳曰休徵則肅時雨若休善也言人君行敬而時雨順也肅敬也咎徵則蒙恒風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蒙暗則常風順之也言行動天

地者易上繫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
不慎乎此謂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
迹雖異道同則應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者不能無爲假使出令彌遠其所知理

天下之道彌少也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爲而恭已
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爲
所知政理更爲寡少
義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人君不能拱默謙光融心體道無為以化天下雖廣行威令人不從之豈若任賢勿疑從善不倦恭己於上推誠於下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哉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朴而知為理之道也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遂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

謂之知乎

義曰理國聖人率身從道道與天合冥契上玄萬方順之應猶響荅不俟行化而後能知近取諸身者易下繫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與八卦相應身之所行吉則應之凶則違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我無為而人自化者此經第五

十七章之詞也

不見而名

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

太平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

和行感則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

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

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

而名也

義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天人相感影響

無差凶吉合符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宜然天應人和不俟窺牖矣鶴鳴子和者易繫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此明擬議以成其變化之理也若擬議於善善來應之擬議於惡惡亦隨之鶴鳴則子和脩誠則物應鶴鳴幽陰之中子猶和之人欺於暗室物必知之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得失者在乎樞機君子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慎微之理也雖微必應夫何遠哉不見而名道既玄同心與道合萬物符契故不俟見

之而後名也

不爲而成

注不爲言教而天下化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爲下必有優令聖人凝神端扆玄默朝堂

君無爲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義曰凝靜定也端莊肅也扆屏也朝堂聽政之所也聖人無爲致理無事化人不出戶而自知不窺牖而自見融神觀妙造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

有君於上君無所求用於民倉庾豐盈家給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無為而國泰神既凝寂故不言而化成矣扆謂倚也形若屏風畫為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開而設之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扆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景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跡前章明不出不窺不以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為學為道[illegible]乎無為之事首兩句示進修忘進之漸次三句明損有歸無之益後四句結成其意戒有事不足以化人○義曰理世之教以勤學而成功修身之階以損知而契道勤學則日益而進業契道則日損而無為倚伏本殊語默互致此明日益之為旁句世居常日損之為優超凡證道固以符合於不出不窺之實寂戒彌遠彌少之煩勞示無為可以握圖有事不足理國此其旨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注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而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遺功行以為

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為修學之漸蓋言其初也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

義曰學道之人先立功行後忘其心所以

契無爲之道理國之道先弘德化後忘其迹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身之道不可不學春秋曰學者殖也不學將落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道情性使覺悟也幼則迷昏而不悟未可以學長則悍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悍格而不勝時過而後覺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爲

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至十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舞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舞象學射御先舞籥籥似笛執而文舞也後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有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

十服官政是也三就日中爲時者言隨時
節氣受業易入王制云春夏習詩樂言春
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共也
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
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之業
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
易入也然三時之學雖有定規所習善道
日不可廢豈可拘於三時哉故學記曰斯
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着修道之士先務
博聞後乃日損反乎寘寂以與通玄之藏

亦自有而歸於無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跡損之者謂損爲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跡後損忘心心跡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爲矣

義曰修道之階漸臻其妙初則由學而開悟因悟而遵修修則以立功補過積微成着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過在改而不復爲功在立而不中倦洞

玄經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
降雲車斯皆從凡慕道誘勸立功之旨也
夫立功之義蓋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濟生
度死苟利於物可以勤行或内視養神吐
納鍊藏服餌道引猿經鳥伸遺利忘名退
身讓物皆修道之初門也旣得其門務在
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積其善功矣善功旣
積不得自恃其功矜伐於衆爲而不有旋
立旋忘功旣旋忘心不滯後繇謂之雙遣
兼忘之至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

德不恃其德益彰忘功不居其功益廣理國契無為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

無為而無不為

注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既跡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

義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遣無爲之智了能自明既達兼忘脗合於道與道冥契則無所不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爲細合乎稊稗秋毫大合乎陰陽天地非無非有非有非無無所爲滯始可與言道矣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者上經第三十七章之詞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也

疏此勸人君行無爲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爲無爲事無事無事則天下不

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于何不可

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義曰取謂聚也為國失道衆叛親離為國以道人必悅服離叛則散悅服則聚聚則國泰而昌散則國虛而亡欲聚人之法常以無事為先莅猶臨也御猶制也攝追也易萃卦正義云萃聚也情同而後聚氣合而後群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得常通而利正大人為主聚道乃全此謂理國

聖人以道德聚民而安天下也故曰取若言取天下非人力所能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有事則有勞煩勞煩則弊故不足以取天下矣

跡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有此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

義曰以道以德為有國之基無事無為乃

聚人之本及其有事不足安民但有叛離故難懷聚矣秦皇法嚴而人叛以一統致亡漢武令峻而刑煩故三邊起怨所以秦季年也法如秋察網如脂凝嗷嗷生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土崩瓦解一旦隳亡苛細也煩急亂也理身者常以無事則心逸而神安及其有事則神疲而心恒　擾則喪道逸則契真不可不戒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疏前章明為道日損示修學忘遺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標聖人無

心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晷迹而用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旨明聖人均養之德爾○義曰理國在於無事應化亦在於虛心虛心則應物不常無事則臨人可久所以善不善等以善應善化攸同信不信皆以信之信誠無間所謂融心混化萬國所歸安而撫之俱為赤子此聖人之大旨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注聖人之心物感則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惟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矣

跡聖人虛心物感斯應應必玄感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
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
導故云無常心
義曰廣無不覆微無不通大道之化無不
周感無不應聖人也聖人化既周普心亦

無常從善者固以感通不善者亦令開悟
惟德是輔人無棄人周布慈心不遺毫末
而聖人無心未始有滯也
善者吾善之
跡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正道之心聖人奬之進修以果其行使至
夫忘善之大善也
義曰夫善者因心所起對惡得名善因惡
而彰善勝則惡滅人既善矣聖人因而善
之所以誘其進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跡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
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爲
善也
義曰人不知善之可修惡之可改積習爲

惡迷而不迴聖人愍其執愚亦以善道開
化化惡爲善賴于聖功人無棄人於是乎
在信邪者謂世人不知正道迷溺於邪亦
猶瞶者不預金石之音瞽者不悦玄黄之
色邪既增迷故背於正道矣聖人亦以善
教教之使分别邪正而歸於善也

信者吾信之

跡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
至誠賛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

義曰信者亦起於心因疑以彰信信因疑

而立信勝則疑忘人既信焉聖人因而信之所以勸其志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矣

疏不信謂强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導化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僞而歸信也故云德信

義曰人之滯俗積習生疑不知信之可行疑之可捨執疑守惑不信正真此弱喪之

忘歸同下士之大笑聖人亦以正信之理
漸開悟之知信捨疑賴于聖德德信德善
其在茲乎强梁背教者謂執疑之人以疑
爲是以信爲非亦猶夏蟲疑氷井蛙陋海
以茲執見封彼邪心聖人亦誘而教之使
分別信疑而歸於信所以誘之歸善歸信
者聖人恐其因疑獲罪滯惡罹殃勸而勉
之蓋惜人憫物之至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惵惵用心

今御善信而聖人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爲天下故云爲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渾跡用心也惵惵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中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惵惵憂勤也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所言惵惵者皆爲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同其心故云爲天下渾其心

義曰聖人應天御時順人臨極黄屋左纛黈纊垂旒雖身處九重而心周萬國察臣

子邪正知稼穡艱難宥罪寬刑輕徭薄賦
既悶悶而不撓亦慄慄而無憂導惡化疑
令歸善信而聖人濬寂常若無心以其無
事無心物亦自寧自化矣宥者寬而簡正
也寬宥故道行焉混者内外混融無分別
之貌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百姓化聖德爲善故傾注耳目皆觀聽
聖人也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 風故

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則於聖人

義曰聖德所覃人皆率化上行下傚君唱臣隨四海生靈傾耳以聽其言目以觀其事是則是傚以歸於道焉聽者側聞也觀者徧覽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凡視百姓皆如嬰孩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

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孩
無所分別
義曰有道聖人慈育萬有萬有奉之如慈
母聖人視之如嬰孩如此者則道德周行
上下交感人和俗泰不亦宜乎理身者寳
氣嗇神氣全神王形神交固則命紀遐延
斯神仙可致也聖人化使爲善誘以修真
先袪不善之心盡歸崇善之行善行既著
乃忘爲善之心無知無爲不矜不伐淳淳
默默内外混融如彼嬰孩無分別相可謂

合於道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跡前章明聖人無心渾融應善

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超息累之門前五句標安時處順之人次五句明探變求化之類後八句結善攝之行示長生久視之門〇義曰天地之德惟生爲大得其生已當守道以安之谷神不養之適來不爲蘩適

去不爲懼不貪生而喪道不越分而傷生可謂安時而處順矣遂之者求生太學反失其生善攝者以道自全固無其害以其無死地誠哉言乎安時處順者莊子大宗師篇子祀謂子舉曰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此古之所謂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矣此言得生者時有生也失死者順化死也處生而安生得生理矣處死而順死

得死理矣既無生無死豈有哀樂哉此古之真人無所繫也若在生而惡死樂極之哀來如此之派為生死哀樂之所結矣長生久視之道者此經第五十九章之詞也

出生入死

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跡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我動往死地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

義曰元精播氣大冶匠形稟陽和則出生歸陰寂則入死將明輟死延生之路喪生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以喜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

蹤徒者類也此泛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爲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氐而論十中有三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義曰將生不以爲樂而安其生此生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於澹默順其沖和則神守於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

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
進道道自至矣

死之徒十有三

注此泛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
死得死理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跡此亦泛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
順一無驚怛如此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將死不以為憂而順其死此死之徒
也達人處世了悟有無知道之運化委和
所禀有厚薄厚於陽和之氣者則壽薄於

淳粹者則夭知壽夭皆由於分則生死可齊矣生死既齊則憂樂不入泰然而身心無撓也况髑髏見夢於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無四時之事汎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之信曰吾欲使司命復子之生可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爲生人之勞乎此雖寓言立理而莊子以世人樂生者爲生所拘樂死者爲死所繫滯於生死所以有死有生唯至人在生無生不爲

生之所繫在死無死不爲死之所拘既而不繫不拘故能無生無死然而變而生也不可以止變而死也不可以留但冥契大道則爲達生死爾其出死之表長生爲期者在乎修真鍊形可以與語議其玄要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注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跡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

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愚迷之人不知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以生爲樂以死爲哀畏死貪生故養

生過分希生乖其道則反喪其生十中有三人約其大數爾又解云人之稟生有三業十惡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十惡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業亦有三惡一貪欲二嗔怒三愚癡口業

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此
三業十惡合為十有三矣人能制伏三業
十惡則可得道長生可謂生之徒由此十
有三也人若縱此三業十惡則必從生趣
死可謂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且衆生善
必難搆惡乃易成三業十惡日有所犯犯
即趣死之徑故云動之死地亦由此十有
三也夫三業十惡衆罪之源捨之則可以
出生行之則可以入死修身之戒戒之尤
急此十惡事又各有四緣皆為罪惱之本

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種緣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偷盜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婬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婬心四身受染樂事兩舌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鬪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搆語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

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綺語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對人二起前人想三發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此十惡三業計五十三條動罹此罪即之死地慎哉戒哉

夫何故

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義曰將攝化之要趣死之因重自設問謂下句也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

此生太厚故也

跡此正荅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躭滯有為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義曰天生蒸民愛之甚矣五味以食之五色以章之五聲以悅之五香以娛之五利以用之五氣以和之五官以司之五緯以主之五教以勸之五常以稟之五福以將之居五靈之首為萬彙之長得不自貴而保愛之乎而縱欲適情樂生畏死養之過

分自掇死亡非天愆神責由貪生太厚所
殺爾故前之十惡三業五十條罪動有所
犯寧無過乎且夫躁進者亡勇退者傷得
其中者可以議於修身爾

蓋聞善攝生者

景十二　十四

躡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
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
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
攝

義曰其生也有涯而事也無涯以有涯之

生役無涯之事能無傷乎善攝生者於事無事以全其和不以欲嬰心不以利傷已任沖和之自運託虛寂以寘懷忘生而生能全體道而道自致虛室生白冥心契玄攝生之善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跡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

無傷之意

義曰瀟水湘水出九疑零陵其地有犀兕焉兕虎皆害人之者也兕虎害人甲兵傷敵遇之必有所害敵之必有所傷而善攝生者不干預於兵甲故不為其所傷不求遇於兕虎故不為其所害昔晉人郭文字文舉栖於餘杭大滌山與猛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人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乎何摯獸之馴擾若是也文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亦何術乎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地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求遇兕虎此明設使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

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義曰攝生之人性與道合慈心廣運已無傷物之心和氣內充物無傷已之執雖遇兕虎必無爪角之傷或值甲兵亦無鋒刃之害以其道德充備物物皆柔服焉狎鷗者有人居於海上其子每於海濱與鷗鳥群相狎而戲其父異之將往觀焉其子先詣嘗遊之所群鷗見之飛翔而不下以其無機心而鷗鳥狎之今有機心則翔而不下則知苟有害物之意虎兕寧容不傷所

不傷者機心息於内也神仙傳劉剛字伯
鸞與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剛爲上虞
令遊四明山遇虎虎見剛俯伏不敢起以
語天人夫人徑往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
焉蓋道德所攝也如此措置也容受也𤜣
近也習也無置爪受刃之所也
景十二　十六
夫何故
以其無死地
蹤此問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
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
故以曉於人

義曰欲明善攝生之人無趣死之地復重發問將以勉勵於修行耳

以其無死地

夫注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

故云無死地

跡此正荅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令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兕

兵刃能害其生乎

義曰大聖演經廣弘道要欲使人皆趣善衆盡寳生趣善則無過無疵寳生則懷道懷德無過疵則不履死地懷道德則可致遐齡自無兵刃爪角之傷可合清淨希夷之道理國之君不懷五兵之力四境協寧能開三面之羅百獸率舞何所加害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跡前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超患累之門此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首標妙本應感生成之美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下覆贊生畜之功生而不有下結歎忘功之德○義曰道爲妙本能生羣物德爲道用能畜衆形動物屬于天植物配于地天地之所長育造化之所生成非道氣物莫能生非道用物莫能遂因道而立賴道之功有情有識之徒無情無識之類尊道貴德不忘本乎道爲萬物所尊者非有爵位之重非有權勢之威蓋以失道必亡固須尊貴況南面之術失道無以寧萬邦修真之功離道無以成萬行而道

於萬類未甞自伐其功功德益自玄深爾

道生之

注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注物得以生養萬類

疏道生之者言道降沖和之氣陶冶萬物萬物得之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道畜養

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義曰生而不畜德無以表其功畜而不生道無以明其妙生以從無爲始畜以養有爲終終始循環惟道爲本故云妙本道無動用物無以生既有稟生賴乎畜養是相循之理也

物形之

注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注寒暑之勢各成遂

跡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着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爲用也勢成之者言爲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去勢成之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氣乾坤稟之以形氣稟道德之功形資天地之化因寒暑之運假陰陽之資以生以成以終以始生成終始斯謂勢乎乾知太始者始初也乾是天爲陽氣萬物初得天陽之氣而

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爲陰氣萬物得地
陰氣而形旣分動植形位然賴寒暑之氣
以成其功然生化之本皆本於道豈天地
寒暑能生化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
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
而崇道也
義曰尊者高上之稱喻於父也貴者重敬

之義諭於母也道生德畜物受其形以道
德為父母得不尊而貴之乎茍忘其本非
人也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

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蹤夫代之尊榮者必由君爵命然後為尊
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
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
尊貴爾

義曰人之處世上以事君其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為物所尊德以畜物為物所貴生生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不窮故成物之功不極則常尊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其次於此者則孔子以文教五常之道垂於萬世百王之尊太公以武教七德之訓傳於萬世百王貴之顏閔以德行夷齊以仁義十哲以四科貽則於後世歷代仰而行之此固非當

代之君爵命所及而其德常尊常貴但玄功廣大不階於太上玄元之道德耳夫爵命者人君尊賢任士所重也古者帝王以萬彙之殷四方之大不可一人以理之故設官命爵長之於民爵者祿位也命者名品也正則官不濫官不濫則各當其材如此則人理矣官者管轄之謂也亦猶網之有綱衣之有領舉綱領則物自理矣故大昊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各以其瑞爲其官矣從

少昊以降德不及遠不能以他物命官以民爲紀皆佐天子以理四海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居方以理俗策名以叙功所以爵禄以尊之威權以重之使萬物瞻仰而遵行其教令聖人在上賢以爲佐如魚水相須不可闕也爵之大者有皇有帝有后有王有君其次者公侯伯子男列五等之國是以帝王之域四面各五百里爲甸服方千里也千里之内所納有五等百里納禾藁二百里納穗三

百里納秸藁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甸服之外五百里爲侯服分爲三等百里爲釆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也三百里諸侯侯爲斥候也以衛於王此合三爲一名也侯服之外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服王之政教而已亦有二等三百里揆文教揆度王之文教而行之一百里奮武衛天下所以安之綏服之外五百里爲要服要約也要約束以安文教也亦有二等三百里夷夷平也守平常之教事

王者而已又外二百里蔡蔡法也差簡而已要服之外五百里爲荒服言其簡略而遠也亦有二等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也二百里流言流移也政教所及隨其俗而已五服相距五千里分一十

四等遠近不同也又王制公侯之國地方百里方伯之國地方七十里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此古之設官命爵差以等級佐於帝王共理天下古之制也稟帝王之爵命而長於民矣

故道生之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始之爲生養之爲畜

義曰初言道生德畜今只云道生之畜之然德爲道之用生畜於物皆道之動用功

爾故不復言德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義曰萬物既生則陰陽之候寒暑之勢增進撫字之非人之功亦道之力也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
義曰道既生萬物秋成冬熟亦道運四時
之氣而成熟之也輔相者輔助也相佐也
周易泰卦云輔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是
也
養之覆之
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也
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
之謂所以萬物尊之而貴之

義曰生畜長育成熟養覆八者以利於物皆道德之玄功也故天人萬物含識有情至於蛸翹動植未有不資道化功用而有其生也得不尊之貴之宗於妙本乎

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義曰道能生物不恃爲有而物稟道之功道亦不矜其力

爲而不恃

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
結上德畜之之功也
義曰德以養物不矜其功而物稟道之力
道亦不恃其有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
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
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義曰道生物而不為有德畜物而不為功
道德長於物而不為主故能常為物所尊

貴人君化育萬物不伐其能施及四海不求其報澤普天下不矜其恩讓德於天推功於物超然其心不以九重爲貴故保其社稷享福無窮矣

是謂玄德

注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明人修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爾

跡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義曰道德之功不恃不宰可謂深玄矣聖人之德不恃不矜可謂廣大矣道德玄深故常爲萬物尊貴聖功廣大固能克永宗祧修道之士積德而不居陰功而不恃享壽彌遠而證道登真可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跡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殃首七句標能生之本勸令守母存子次六句示絕欲之戒開塞對明後六句歎美修證之功結成襲常之行○義曰道化既彰天下有始道爲物母含孕羣生理國之君修道之士覩萬有之畢備知妙本之所生守道而居用道而理則國無危殆

身保寧長也夫守道之要杜聰閉視
緘口靜身察微抱柔韜光返照常所
服守至道可隋若銜明矜
功道去遠矣此其旨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注始者沖氣也言此沖氣生成萬物有茂
養之德可以為天下母

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沖和妙
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
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
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
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義曰資稟也物稟道生道爲物本仰含育之德同母養之慈當須覩流識源鑒柔知本用道守道理國理人可以泰寧矣沖中也無名天地始者上經第一章之詞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注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爲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

義曰道爲身母有生成茂養之恩身爲道

子識茂養生成之本能知此道當體用於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常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令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常能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義曰既知身之所稟道生我身即洗心返神復守其道無是非之惑絕聲利之塵終身行之道可得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注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

跡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

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

義曰惟道集虚惟神集無灰心滅智道自歸之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爲之事與天同功六根不染行與玄通六欲不起與道相同身安物順而終身不勤矣易曰兊之言悅也又以兊爲目門爲口亦以戒其閉絶禍患爾西昇經云鼻口所嬉香味是怨是也此言六情嗜欲相因爲用眼見耳聞心則運動心既所

悅口則興言口爲禍患之門心爲愛悅之主故可塞而閉之夫此禍患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國俱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跡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

義曰道不欲煩力視損其明道不欲諠力聽損其聰心智競撓道不可留躭聲冒色貪利悅名萬慮滋起衆患並興動貽悔吝坐陷災蒙神明不能結造化不能生者以其縱欲害身故終身不能救

見小曰明

注人能於事微小見而改行可謂明矣跡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令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

明
義曰守道之人理國之主防微於未兆慮患於未萌杜邪佞之門賢良進用閉嗜欲之鍵朴素日臻矣憂悔吝者易繫辭云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纖介言吉凶悔吝之來雖纖介之微不可慢也防備豫也杜閉塞也萌微兆也漸小至大也理於未亂者此經第六十三章之詞也尚書云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防其萌漸也夫萌者如草木甲坼先有萌芽漸者善

惡之來非一朝一夕必由其漸故要杜而塞之勿使滋蔓蔓難圖也

守柔曰强

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强矣

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强

義曰力强者人折之智强者人害之勢强者人謀之氣强者人制之德强者人伏之守弱體柔不犯於物其德如此可謂之强如道之用孰敢害之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爲明爲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先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

義曰外明者其照有極謂五里之外牛馬不辯也內明者其照無窮謂一心容照則

遠近皆察也所以外則萬境所牽勞神傷性内則重玄默悟造静歸根復其内明幾乎道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注遺與也言還守内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為密用真常之道跡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内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

毋容用真常之道

義曰既了復明内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殃累不侵真常密契美理國者矜其外照察察繩非其政益煩而人益亂復能見微防患謙己守柔晦智含輝任賢垂拱三五之理夫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共收

道德真經黄茅義卷一二三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疏前章明守母存子故歸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道有唯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乖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歎盜夸之非道而以爲戒爾○義曰前以歸明襲常爲所修之至要此舉有知行道所施畏有所傷而大道坦夷人趨邪徑雖庭華服侈且田廢廪虛處位者食猒財豐在下者家空力竭以此爲理誠謂盜夸欲使斥彼淫奢節其飾服勤三農之稼穡使萬井之豐穰國其永寧人不爲盜修身者約己窒欲務道踈財介然獨修可佚飛翥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於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惟所施為是皆所可畏也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詞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皃夫大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昌言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所施為將害於物故可畏懼也

義曰至道之君勤行之士不以多智而爲道不以博識而探真道不可知知之益遠矣莊子智北遊篇曰智遊於玄水之上問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不荅非不荅不知荅也智返於白水之南以問狂屈狂屈曰唉余知之矣欲言而忘其所言智又返於黃帝之宮以問黃帝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智謂黃帝曰我與汝知之無爲謂狂

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此謂道離有說而非說能明故知之者與道遠矣此欲使帝王行不言之教不欲介然而知也

又泰清問於無窮曰知道乎曰不知又問無爲曰知之道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泰清以此言問於無始曰無窮與無爲兩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道不可聞聞而非

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則介然有知欲行於道既乖道矣能無畏乎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其如下文

蹊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爲無爲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

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
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義曰道本坦夷無爲即可致人好邪徑涉
迹則乖真邪捷則行之者多平夷則好之
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順俗率下士之易從

大道澹然非上智而難守故造邪徑者多
也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居武城
行不由徑樂道安貧爲儒教之所重況修
真衆道而溺於邪徑者過莫大焉理國者
在於去奸邪崇正直進忠讜黜佞人然後

至理可期太平可致爾焚和者莊子外物篇云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言害生於欲欲火焚其真性而傷天和也

朝甚除

注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

蹶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傷巧詐故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僞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墻故云甚除

義曰上即進智巧之人矜朝廷之理次則竭生靈之力壯華侈之居用巧智則朝雖崇嚴下民困弊華侈則君迷隆盛百姓崩離豈若茅屋采椽垂衣致理修身者被褐懷玉無徇繁奢以傷其行也峻宇雕墻者

尚書五子之歌詞也夏啓之子太康嗣位樂于盤遊兄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内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峻宇者宮殿崇高也雕墻者逌墻雕麗也

田甚蕪

注浮食惰業廢農事也

跡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

嘉生之報何望如坻之積

義曰智巧在朝邪使居位尚浮華則惰業

重雕峻則傷農田畝蒿萊人力疲瘵何以

致人安國霸乎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廛兮夫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則無惰遊

冗食之人矣既廢農尚詐則浮食者多國

力困矣如坻者積土曰坻言豐年稼穡所

積如京如坻多也京大也

倉甚虛

註南畝不收無儲積也

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

義曰肆邪任智害政傷農浮冗既多倉廩

不實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虛臣懷端慤

奸邪徑塞正直門開無華宇崇臺絕浮遊

冗食勸農則廩實靜理則人安至於滌雪

修真洗心守道於身於國何莫由斯也

服文彩

注刻雕綺繡害工利
疏青赤爲文色絲爲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義曰朝既除理君尚浮華文彩飾裝理無
爽也

帶利劒
注文德不修尚武備

疏利劒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
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爲本武爲末今
專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
義曰利劒之用制敵所先非理國之大器

今重而帶之是輕於文而弃於本矣武備
者春秋定公十年夏與齊景公會于夾谷
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為壇位
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
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堦
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
為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

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疋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

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盟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乃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此文事有武備也

猒飲食

注烹肥擊鮮重滋味猒飫也

疏猒飲食也庖廚豐厚猒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下有凍餒之患矣

義曰國用智詐君尚有爲道化不行農畝弛廢而嘉羞美饌猒於庖墦疲人有凍餒之悲朝市有珍鮮之飫豈不痛哉

財貨有餘

注聚斂積實饒珍異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

餘也未學不貪爲寶但欲多財累愚爾
義曰古之所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誠哉
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則民
豐國安矣若積聚無已谿壑難盈帑藏有
餘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注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
夸夸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者歎之辭也
跡非理而取爲盜矜其所有爲夸且頭會
而歛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傲然

自得以爲夸尚謂之爲盜不亦宜乎所爲如此則非吾所行之道矣悲哉者傷歎之辭也

義曰不以道德臨人而任智詐爲國內尚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於糟糠公府有

猒於粱肉貨財豐衍壠畝榛蕪而伐善矜能大爲夸尚理身者聲色蕩心珠翠亂目嗜欲傷性機智驚愚真氣耗於三田赤子淪於六藏尸居餘氣而徇祿矜夸斯爲盜也去道遠矣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修

身理國可以爲殷鑒焉盜者說文云私利物者曰盜從次從皿次口液也口液在於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謂之盜字林云取非己之物曰盜言飲食珍異財貨殷豐猒飫有餘而不修己德財富德薄叨竊無殊不自省循乃復矜伐非盜而何特寫譏戒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疏前章明好徑之君若盜夸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真不拔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吾何以下結歎惠照所知之驗○義曰立

善建者不拔

國以道德國不可拔率人以道德其人不可離所以享國無窮子孫不絶其何術哉身修道以正其家家修道而正其鄉鄉修道而正其國國修道而正天下以修道之蓋觀不修道之損其理亂可知存亡可見矣旨在息盜夸之行悛好徑之心於國於身吉凶斯兆矣

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爲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朴樹以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猒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

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義曰立國不以道衆叛親離立身不以道犯危蹈禍敗不旋踵傾拔可期唯道德爲基則無危殆矣儀刑作孚者詩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萬邦歸信也樂推不厭者此經第六十六章之詞也言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猒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善覇國立身之旨矣風

聲者德風之聲

善抱者不脫

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跡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爲物所歸固其宜也

義曰聖人秉時立極任物爲心四海歸仁萬方順化國之基不可以傾扳人之心不可以脫離昔周大王紹吉公亶父之德始

王於邠追於犬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車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曰狄人所求者貪吾之土地也不可禦備以勞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乎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狄人之臣亦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策杖而去之民相連而隨之成國於岐山之下有三子其小子季歷生文王文王爲西伯律身修德而興周業八百餘年

此蓋善得人心不可脫而離之也樂餌所存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之詞也曰樂與餌過客止言嘉樂所奏肴膳所陳過客聞而聽之見而美之爲之留止況道德昭著人固悅而隨之也

子孫祭祀不輟

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

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
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蹤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祀於
祖宗也輟止也
義曰理國以善立善抱則祚流子孫修身
以善立善抱則年踰稟受祭祀不輟弈業
無窮美愛其甘棠者詩甘棠篇曰蔽芾甘
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昔周武王之有天
下使周公旦分理陝東召公奭分理陝西
召公有德民樂其化常不欲勞人之力乃

坐於甘棠樹下以聽訟焉後人懷其德而存其樹不翦不伐詩以美之也祖有功者帝王立國必藉積代之福而有天下及功成制禮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者而尊之宗尊也后稷姬姓之後名棄爲堯之臣歷事於舜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以濟於民功格於物也爲農正其後子孫亶父至于文王武王乃有社稷故其宗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雖親盡廟祧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祀

之至秦漢革命祭祀方止漢承堯後唐堯
有聖德功及於民其後子孫乃興漢業代
世宗祀及魏受漢禪祭祀方止德明皇帝
皐繇佐堯事舜種德及民故我唐家尊其遠
福受命享國追尊爲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德乃真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
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修
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

真性清淨無諸僞雜僞雜既盡德乃真純
也
義曰夫千里之行跬步爲始修身理國先
已後人故近修諸身遠形于物立根固本
不傾不危身德真純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餘

注一家盡修德乃餘羨

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故其德有餘慶也
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義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謂父愛母慈

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婦貞上下和睦如此
則子孫流福善及後昆矣積善者易坤卦
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明
吉凶有漸先明所行善惡故後彰其吉凶
一家修道善必有餘矣
修之鄉其德乃長
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䟽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言一鄉修
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閈相比不黨於

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
久
義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
其家以及其鄉尊其長老敬其幼少教誨
愚鄙開導昏蒙少長得宜尊卑有序風教
肅肅禮樂詵詵由一身之所修乃萬家之
所稟道之化物善莫大焉所以優長久永
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跡修道於國風易俗移還淳反朴不偏於
所近一鄉修道德循未徧一國盡修德乃
豐厚
義曰一國者諸侯之國也公侯伯子男各
主一國所以藩屏王室輔衛帝居若一國
之中自能修道則禮行化美君信臣忠境
内無虞其德豐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跡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

堂德流海外者盖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施普也

義曰道之行也先諸身而後諸物故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也所以身修於内物應於外德發乎近及乎遠一夫感應尚猶若此況於帝王乎天子味道軆玄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已無爲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欵附萬國來王道無不被故其德周普矣廟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

德施普者易乾卦象云見龍在田德施普
也言龍潛於初九見於九二當潛之時功
未濟時德未及物待時而動靜以全身及
九二出見布德行化周及萬方所以徧普
也夫龍者喻陽氣也陽氣當子月初生潛
於幽泉之底丑月出見乃能生化萬物感
其發生之功故周施陽氣普及於物也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

清淨者乃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無染

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

二偏迴𦕅中道可謂清淨𦕅真矣

義曰不修道之身動違正理名辱身危修

道之身外絶衆緣内染一氣除垢止念守

一凝神以慧照自觀證了實相不滯空有

深入妙門可以得道理國之君允執厥中

則永享天祿也

以家觀家

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疏以修家法觀家家人和睦則福善有餘

義曰不修道之家不睦六親不遵五教動

撥災否上下崩離修道之家九族允和衆

善咸萃易家人卦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

相愛也此言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六親

和睦務之於政即天下化之交相愛樂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疏以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道尊卑順

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

義曰不修道之鄉禮敬不行長幼失序貴
賤陵雲上下交爭修道之鄉德既優長人
叶其序肅静善順境泰人和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脩者乃豐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脩

德乃豐盈

義曰不修道之國干戈構役雲害其民疫

毒流行人罹其酷修道之國神明助祐風

雨以時普化所覃嘉祥自應人豐德富理

使之然矣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跡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爲以道善建善抱自然百姓晉附國祚又安

義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桀紂是也生人塗炭寰海判離骨肉仇讎社稷塗地雖有謀臣武士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也以萬乘之貴希疋夫之生不可得也

修道之天下者堯舜是也四海之內比屋可封慈惠浹於殊庭正朔頒於萬寓雖有水旱之災年不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愁也其何故哉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順然後登真證道常存不亡昭昭乎萬代師範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矣

跡此假設之詞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內及外則知爾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義曰老君聖慈愍物垂教殷勤重明於家於國理亂之由修之與不修之證冄自舉

問廣示羣迷何以知天下興亡蓋以此五觀之法觀其善惡損益之驗爾觀我生者易觀卦六三云觀我生謂進退之象也我生身所動也六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在上體之下復在可退之位遠而

非物不為童觀之卑上非九四未能觀光
於國既居進退之地可以自觀我生可進
即進可退即退觀風相機其道未失此以
卦象之理進退則然若夫觀國觀身義在
力修道德道德修則國不傾拔享福登真

失道德則國削祚危禍至身辱以為君臣
至誠得不自勗哉所云觀其生者最處上
極高尚其事生亦道也為天下觀其己之
道故云觀其生也以為特處異地為衆所
觀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慎乎君子謹

愼乃得無咎正義云我生其生皆動出生長之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疏前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此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含德所以不持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嗄知和則明了使氣則強梁物壯下申勸強梁之人欲令不爲是行○義曰於國既能善建善抱於身所要含德全和善建則國不傾危含德則物無傷害和至則益生爲善物壯則非道早亡不唯戒在修身抑乃勸於理化此章之大旨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注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矣

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

義曰至道之士韜德含和內外混凝不忤於物如赤子之純粹若嬰兒之未孩其德既然所以物不能害物不害者以至人無

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轉睛微眴能分別人其未分別之前即號為赤子和氣全也既有所別和氣分矣不可謂為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搏螫之地此比至人之含德也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兕之屬攫鳥鷹鸇之屬螫謂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物搏持也謂以爪搏

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内和氣充盈心寘乎道故奇毒之蟲不能螫猛毅之獸不能據鷙鳥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義曰含德之行與道混寘動順物宜物故不害静與道合害所不加雖蜂蠆毒螫之徒猛毅鷙鳥攫之類自然遠矣何能害人人君含德臨人全和御物禍亂不作戈甲不侵外服四夷内清六合靡然物化其含德之謂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

䟽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

義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禮之用和爲貴師之用和爲先地利不如人和師克在和不在衆書曰紂有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鄖人伐楚屈瑕患之鬬廉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

決疑不疑何卜敗鄭師於蒲騷令赤子以
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處衆必無交
爭王者以和君臨國能化洽和之全也與
含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謂如下文爾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䟽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
子心無情欲未辯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
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義曰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禀天地之
氣為神為形禀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

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内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膓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精粹之至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嗄者由純和之至此知赤子之全和也

蹢嗄聲破也赤子終日號啼其聲不嘶破
豈非精氣純粹之能致乎
義曰含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氣
精純如赤子也赤子純和既積元氣內充
執握能牢啼號不嗄純之至也夫啼極無
聲謂之嗄赤子和氣未散眞精固存俞彼
理國純和羣生貞粹玄化彌遠德聲益彰
而不竭也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
力由赤子心專以俞含德之人屈身順物
柔心從道衆欲所不能關由心業淨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由含德之人無心應物動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業淨故也赤子號而不嗄如含德之人法音演教以法利物聲化無窮而不衰歇由口業淨故也赤子純淨外欲不侵內心不亂自然而然也含德之人三業清淨有如赤子乃修之使然理國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法網不施德化周而若赤子自然端樸如含德修勵日新和氣潛充人歸於道矣

知和曰常

注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
跡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
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
者是謂知真常之行
義曰五常備具曰和於身和則德充而合
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
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爲義大矣哉
知常曰明
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跡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

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義曰既備五常是謂和矣復知其和不可斯須離而常行之斯謂於道益明於理益達理國以和爲常加以明達所謂合天地

之德齊日月之華矣以和御物物無不順以和從道道無不成太上五廚經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抱和守常道可冀也

益生曰祥

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

生過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踈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義曰人能知和知常也爲明達於道更求益生過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則求生之厚爲妖祥矣而不益生者莊子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此莊子以是非爲情不以喜怒滑性
哀樂傷神受之天然不營分外人理自具
何用情以益生乎道與其貌天與其形無
以好惡内傷其身也
心使氣曰强
注心有是非氣無分别若役心使氣是曰
强梁之人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别故任氣則柔
弱使心則强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
氣氣爲心使是曰强梁故莊子云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
義曰含德必任氣而柔弱益生則使心而
强梁柔弱合於真常强梁乖乎修鍊理國
亦以柔和爲上不以强大爲能弃柔任强
喪身敗國矣無聽之以心者莊子人間世

篇孔子謂顏回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上
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言心虛則嗜欲無
入神清則玄覽無疵遺其色聲忘其境智

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聲一而物物相盡空
心止於符氣合於漠此謂之心齋也惟孔
子顏回得之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强早已
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疏此明强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
衰憊也夫物盛則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
氣矜其强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
貴柔弱令恃强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

止

義曰夫物自壯而得老自盛而得衰自榮而得枯自老而得死世之常也守和含德之士反於此焉老君以衆生未解知常不能含德不及赤子之無害果爲強梁以喪真勸其早止俾令知道而勤修也若理國之主捨和弃明不能謙抑於九重而肆其鋒於外境人疲國耗必致自樊未若體道全柔以安其社稷所謂早已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跡前章明含德之人獨知

和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明靜塵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毀譽爾○義曰至道無言有言則華道至人窒欲塞兌則歸真能混光塵與道同矣如此則親踈不此利害難欺不爲貴賤所排是明天下之貴此亦欲使人君自悟任道忘功不爲利欲所嬰遠懷近悅不爲貴賤所惑合道同玄常爲天下之尊克享無期之祚與夫含德全和之理亦何異乎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言辯說也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而詮理終理契而言忘

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爾

義曰無爲之要訣之於心以言而傳斯非道矣西昇經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傳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滯於辯說非道也哉

塞其兌

注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

閉其門

注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跡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義曰欲忘言者塞其兌兌口也言語理絕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閉其門門目也形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兌則辯說不施固無滯於言教閉門則榮觀自息無溺於是非然後紛銳盡銷光塵共混方叶玄同之

德美人君尚不言之化敎不宰之功其功益崇其化彌廣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沖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之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

義曰銳以躁進挫之以歸和紛以交爭解之以歸寂光以獨顯不若和之爲貴塵以衆賤不若同之爲能此四行體道表道之

功於人勉人之行於國則刑賞合度於身
則貞吉攸長老君重舉此言益明勗勵之
旨
是謂玄同
注五句解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
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

跡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
光混跡行符於道是謂玄同
義曰以上明四行體道於人既彰其利理
身理國克叶其功是謂與道同德玄謂道

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

注汎然和衆不可得而踈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

義曰心既玄同親踈混一夫世俗之常者偏愛則親之偏惡則踈之有道之士愛惡不關於心則親踈不彰於物矣理國之道

刑賞不濫功過無欺推之以公則無偏親偏踈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

注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注無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恬惔無欲故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義曰迹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害加以其無欲無爲

惟清惟靜故利害無由而入矣世人反於此故利可誘之勢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貴

注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注洸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

踈體道自然非爵禄所得貴也超然絶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義曰情既玄同貴賤一矣體道之士榮禄不能勸威刑不能沮如玉投泥不能污也

豈貴賤干其慮哉

故為天下貴

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紛銳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紛銳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

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踈跡不交於利害貴之不為喜賤之不為憂混合大道為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

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二

十一 共推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踈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

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爲之自化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天下爾○義曰理國以政其述必彰用兵以奇其詐非道不若無事以聚萬方其或多忌諱廣機權縱淫工明法令去道殊遠而國益危惟可以無事臨人去欲歸靜兵革不用奇詐不施政令不煩刑法幾措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

踈此下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

有爲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爲理不能無爲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夫何故哉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民禀於和自革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此無言教而理美以言教理民涉有爲也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義曰以奇詐而用兵乖於大道何者國以政刑為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為先變在於應權合理政失於道則刑賞濫詐失於道則殺害多濫刑賞以為功恣殺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亦難乎與夫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兵猶火者春秋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初衛

莊公娶于齊東宫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爲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
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
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
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碏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

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

於魯魯辭之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
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
亂猶理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州吁殺其君
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
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
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

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明小義則兼愛其子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在脊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奇

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疏此示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義曰政教理國奇詐用兵豈若無事無為而化天下民聚國泰以致和平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

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以下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爲而人自化驗可知矣

義曰以政教求理 以奇詐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諱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無事無爲乃可化物以此觀之理亂之道昭然矣

行三 四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

跡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綱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也

義曰上多忌諱謂法令多門也動有拘於忌犯則獲罪民不聊生怨叛憂虞農桑隳廢故其民彌貧釋曰無財曰貧君上無為法令寬簡人無拘忌適性自安鑿井耕田以飲以食故民富而國昌矣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謂權謀也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昏亂也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詐譎故云滋益昏亂

義曰昏亂不明也君好奇變民尚欺詒上下交詐正道不明故爲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滛奇之物滋起

䟽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寳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華百姓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滛飾日以繁多也

義曰滛巧悅目珍奇蕩心上躭玩而不除下增飾而彌甚華侈既作朴素遂忘固可戒矣春秋丹桓宫之楹刻桓宫之桷書而譏之臧文仲山節藻棁亦以爲過盖欲人

君尚於儉素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恥竊法而爲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矣

義曰法令所以齊於民也令煩則民姦生矣奸詐既作盜賊日多謂之亂政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禮

義以為理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民是以亂免而無
耻者論語為政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言為政者導民以法制
齊民以刑罰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
脫罪辟而不暇避於耻辱故注云苟免罪
也民既免而無耻必假竊法制以為奸詐
則弄法舞文害於人矣莊子云大盜之生

則并竊聖智之法而盜其國況於盜賊乎
蒙蔽也竊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
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亂之本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
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
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
而人自化
義曰人化無為自歸於理也夫有為則多
事多事則政煩煩政事多而民愈亂無為

則事簡事簡則政清政清事簡而人不待
教令而化於善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
足故云而人自富也

義曰多財曰富君無勞民之事民得勤而
耕農農功不妨穀稼豐贍故人富也鑿井
耕田者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言
唐堯在上人遂無爲不知上之有君不知
君之養已自飲自食無患無憂所以家自

給而人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義曰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稟生本乎道氣六塵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和體乎澄靜及既孩之後愛惡生焉喜怒形焉若人君靜以理之天下之人復歸簡易則自清而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注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可全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也

跡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朴矣

義曰人君無欲於物物遂其宜無欲安民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於無欲知足理國之道莫大於無事無爲誠能實而行之身泰而國理矣又一本有兩句云我無情而民自清此亦義理相符

而御註關之故輙詳載於此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跡前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次明禍福二門倚伏無準人之迷下致衆生之迷執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勸修爾○義曰前明以政以奇用兵理國注令役巧率下化人既非無為是皆資亂此又明悶悶之政為是察察之政為非執於善則善反為妖執於政則政反為譎所尚者在於無滯無執不有不為不割不穢不肆不耀而能祛久迷之俗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注政教悶悶無為而寬大人則應之淳淳

而質朴矣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矣
義曰政簡則人淳人淳則務省務省則刑罰不用賞勸不勞君拱默而任賢臣因循而順物國泰無爲之理漸於茲乎苛者法細而急也暴者不令而刑也夫先令而後刑民知教矣法簡而事緩民知禁矣苟犯其禁而後加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矣

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況不令而刑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矣

疏察察有爲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

義曰政刑則民亂民亂則國殘凋散之事漸於茲矣素書曰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

則枝朽人困則國殘固當寬政養人而康
其國也察察者伺人之過强明而急也缺
缺凋敗不全傷和害物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
爲無政理之體人乃淳淳然而質朴此
禍爲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則以爲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則福爲
禍之所藏矣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爲

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中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卻鈌鈌而凋弊豈非禍伏藏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知

其窮極者

義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虧盈此倚伏之數也禍藏福中福極則禍至福隱禍內禍盡則福來拘彼俗纒此為常矣惟有道之士上德之君抱道體和陰陽不能制全真

反俗善惡不能移故禍不能加福不能利超然出得喪榮衰之外矣夫以國言之亦賢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窮齊有仲孫之難而桓公興遂霸其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公起乃統諸侯是二國因禍而昌也衛方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是二國無禍而喪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春秋云有禍而啓其疆土無禍而喪其守

守不可知也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
不能體道無爲安生迷執失其正爾
義曰常俗之人惑於禍福寵至則喜辱至
則驚愈失其正致爲妖祥矣豈知側身修
德雊雉不足以貽災塩[illegible]忘懷失馬未必
以爲禍悔吝無準召之由人爾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注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
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祥故禍福倚
伏若無正爾

跡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
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以
善者爲妖祥故若無正爾
義曰修道之要在乎應變無心方圓任器
不滯於禍福不惑於正邪滯於福則善復
爲妖矣惑於正則正復爲奇矣帝王乗時
任人隨才適用求正過切矯正者必來求
善過切矯善者必至若虛心無滯雖公任
賢奇詐妖祥幾乎息矣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以正爲奇以善爲妖如此迷倒廿　爲日
也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爲奇爲妖其
所由來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
義曰俗之迷妄積習生常爲日且久終不
開悟老君歎彼群迷丁寧垂訓將以袪其
迷也迷謂失方也夫不爲禍福所惑不爲
邪正所拘曠蕩乎襟靈均齊乎得喪則何
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跡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以自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義曰聖人正方以約己人自正方以從化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禍福所撓爾聖人於禍無辱於福無榮不矯正以飾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允執大中則人皆向方從其正也

廉而不穢

跡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爲劌劌
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義曰聖人清廉以澡身人自廉潔以順教
豈復滓穢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
之以刑勸之以利誘之以賞而人順其教
者十無二三矣今聖人不以賞刑不以法
制但清其己廉其行人自化之豈傒宰割
正方而後知勸也
直而不肆
跡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

非爲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義曰聖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若上行回邪下爲諫諷何因正哉尚書冏命曰僕臣正其后克正僕臣諛其后自聖此由臣之不正以佞於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申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

注聖人善化不割彼以爲方不穢彼以爲

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之身
而天下自化矣
跡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
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
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行三

十三

義曰聖智光明非强炫耀也此四者皆聖
人之行借以開喻於人以此而王天下乃
可稱其聖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祆
奇不常韞廉方而內明含光直而內照弃
嚴暴之事澄寬裕之懷既除迷固之由自

叶希夷之妙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共卅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行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踈前章明無為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儉約標理人事天莫先乎嗇次夫唯下轉通前義是謂下舉深根之術以況長久之道○義曰前章舉方廉直光聖人四德以教理國此章明用嗇四翻以教事天善理國其祚延洪善事·天其壽長久此續前章之義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注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

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爲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衆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

義曰夫儉者理務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節財則省費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

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蠲潔恭恪乎粢盛豐備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其大夫薳章求成焉軍於隨之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矣而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以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音律且子余切比曰

隨賢臣季良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季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行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羸其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淫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物咸有也奉粢盛而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三時無讒慝也務其三時修其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矣三時者春耕夏種秋收農之三時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嗇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唯者發語之詞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為政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

義曰儉嗇為政國必豐財上無甚貴之奢下無箕斂之怨以此理人則人順事天則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歸其德矣何以聚人曰財者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將聚於衆必先有財財豐則人可聚君財用有節正而理之民不為非則可聚而安之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夫能儉嗇已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

君故云重積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
義曰君行節儉是重積其德民益歸之普天率土者詩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是也溥大也率循也濱涯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

既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爲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義曰儉以理國敬以事天重積其德四方率化無思不服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淮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既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

義曰君積厚德國有豐財萬寓歸王九圍貢責人服德化豈有限極耶殊俗絶域者皆要荒之外與中國殊庭邊域負絶也言異域之人思戀聖人之化自遠而至由道德所服也鸞鳳者十洲記云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國三十萬里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則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漢武延和三年其國遣使貢返魂香猛獸乘飛車而濟弱水策天驥而度飛砂一十三年方達中國此觀

風而慕化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矣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爲有國易曰王假有

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去豈有國乎
義曰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所制詭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位守圖廞德有慙恩化不浹者

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易萃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於有廟有廟乃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享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聚道既合以至有廟能致孝享爾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詞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

有家交相愛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親和睦故曰交相愛也渙卦亦云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

䟽母者道也以茂養爲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秖縁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義曰積德臨御用道養人萬方歸之若子

之親於母也則天道所覆神明感通卜年八百未足爲永固可以長久享國矣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蔕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爲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蔕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蔕花跌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蔕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蔕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蔕

長生久視之道

義曰人君以道德養生靈以儉嗇理天下豐財則國富積德則祚隆遠近歸心華戎率服又能毋養萬物子愛群生根深則祚曆無疆蔕固則子孫延永長生久視弈葉重光不可得而倫矣修道之士嗇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内固三關外袪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蔕於混元之域深根於何有之庭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疏前章明理人倫愛則萬方早服此章明莅物不擾則其德交歸初擧理國之喻不可有爲次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後結歡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義曰大國者有二其一天子之國其二公侯之國夫天子君臨大國子育萬民綏之則不恭急之則離散以烹鮮爲喻理固然矣莅之以道則鬼神賓服幽明各遂德善交歸此勸人君用道理化之首也天子之國四海之內有九州州方九千里每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元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閑田大國三十者三公之國也次國六十者六卿之國也小國百二十者十二小卿之國也名山大澤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立賦税而已此古制也殺制天子之國地方九千里中一千

里為天子之畿餘八為州也周公所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為王畿餘四十八為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也般法凡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四百里者十一謂之次國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其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并四十六國一州二百二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凡寔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

餘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地也天子畿內方百里之國九有九方七十里之國有二十一方五十里之國有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叙班其餘以祿士為閒田天子所居亦謂之縣亦謂之畿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堯舜禹時諸侯之國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禹時要服內地方七十里周公復堯舜舊域以五服為九州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又云周以

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內也天
子百里之內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衣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
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師三十國爲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
八州有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
連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
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爲天子左右
曰二伯即周公召伯分理於陝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甸理也千里之外曰

采采取其美物也亦謂之源或貢或
否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
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二卿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小國卿二八命
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斯乃周約唐虞夏殷之法而增減之
以爲國之制度也成王在豐既黜殷
命滅淮夷乃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

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天地天官冢宰掌邦理統百官均四
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
掌邦禮理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
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
兆人此周制也唐虞設官惟百夏商
官倍倍於唐虞周官備故天下乃理

行四

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
則人勞撓則魚爛

疏此喻說也烹煑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

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義曰言理國之難喻烹鮮之旨不煩則人化不撓則魚全務在安舒漸錄其化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臨位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也

跡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爲鬼神者靈效之謂夫人求則神爲應令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義曰爲君以道天下恱隨鬼神無以見其
靈吉凶無以施其變雖神鬼之靈悴豈能
干於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人神曰
鬼皆晦而不顯幽而不明苟逢道德之君

必無侵傷之害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不神但
有其神而不見恠以傷人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

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祅之將興由人有釁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恠而傷人春秋曰其氣燄以取之

義曰道德之主正直無私天神不能傷人人鬼不能害物幽靈潛匿祅恠不興故國之興也明神降之以觀其德四海之神素車乘雲來謁武王是也國之亡也神亦降之觀其惡也石言乎晉神降于莘乃鬼神之見恠也且壺子賓心而大巫波遁鄭令磬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於有道

也其氣燄以取之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袄焉內虵與外虵鬬南門之中內虵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祅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言若火燄燄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

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
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
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
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
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

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
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
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有官
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

閫命美乃縊而死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注鬼見神帷則傷人聖人有爲則傷人令神所以不見神帷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爲清靜故爾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爲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帷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義曰聖人行大道以君臨鬼神稟聖德而
自靜既絶有為之擾自無見恠之傷此乃
鬼神化聖人之道德不敢傷人聖人以清
靜垂衣不勞役於群庶也

夫兩不相傷者故德交歸焉

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匱
神乏祀令兩不傷物故德交歸

跡兩者謂聖人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
之主者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
則匱神之主兩不傷害人故德交歸豈惟

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義曰人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
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爲理旣不傷於人鬼
神感聖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相悅二德
交歸春秋隨季良諫隨侯曰夫神依於人

人者神之主也尚書甫刑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十億曰兆舉其多也天子以道不
傷於人神感其化兩無傷害四海並安故
云兆民咸賴賴倚賴也匱乏也虧損也此
盖顯明以道爲國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

心信亦鬼神實服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干耶人為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所以為人也夫人神

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三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鄫子也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睢水自汴入

泗而有妖神東夷殺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爲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況用人乎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兩不相咎可謂玄德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行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行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跡前章明以道蒞物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謙讓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大國下敘大小各得所欲後故大國者偏戒大國特宜用謙○義曰謙乃德基下為貴本大國以謙為用則小國歸仁巨海以下為資則百川朝會故喻牝以柔勝政以靜彰故大國以謙下聚人小國以卑順奉上各安其位互得其宜理國理身斯為至訓矣春秋昭公二十年鄭游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時命大國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取備而已所以交其好也此固大國切於用謙不在乎以大制小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注下流者謙德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

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義曰蠢蠢群生君為司牧開邦立國道德為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國益大而心益

下人愈歸而君愈謙億兆樂推遐邇交會
不其匙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注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疏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由大國謙下
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為牡動所求此
云以靜為下則明牝常以雌靜而能勝牡
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義曰靜以理身必氣和而神暢靜以理國
必德廣而人歸以靜為下斯之謂矣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𧿹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義曰大國以謙靜率人人所親附不施威武不恃權謀故小國懷仁求為臣妾國愈廣而衆愈繁矣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為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剽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偃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伐之末必得志而動諸侯史佚有言
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
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
待時冬會于戚以定衛此所謂大國之撫
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群方朝會
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
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盂津
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酆宫之朝
在鄠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
桓有邵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

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强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若虐命於鄭鄭將庇於楚矣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弊賦以待於儵叔晉之境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於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於小國當謙和以下之

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注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也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卑謙之道而柔服小
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
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
為援助爾

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敬以事大國則大
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
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為鹿上之盟以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事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是楚執宋公以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未也未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

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邾儀父盟于蔑（魯地）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爲聘大事小也小國適大國爲朝小事大也繼好結

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
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
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熏鬻句踐事
吳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謂之畏
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

天之畏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
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

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
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
謙卑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
不能令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
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寘桓公之
子雍於穀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
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

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
也此言左右由己取捨固時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
國爲臣妾小國執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爲援助也
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
不過兼畜小國之臣爲人君之長小國用
謙陳薦贄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
國資爲援助爾

義曰大國以小國內為臣妾小國以大國外為援助兩者其志不逾於此矣薦進也贄執也幣帛也諸侯覲王兩國交聘必陳進珪玉貨帛執以為禮故曰贄幣也小國求大國為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

鄭伯與魯公宴于棐鄭大夫歸生子家賦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侯恤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為援助是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註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
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
爲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所願故云各
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者夫物常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
禍鮮能下下故戒之大者特宜爲謙下爾
義曰居匹夫之上亦以爲難况居國之上
乎在上者承天順地撫衆和民不以國大
自尊不以兵强自恃謙柔爲志畏愼在懷

若履薄氷如馭朽索兢兢業業祇敬上玄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老君恐其恃强為失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貴不驕滿盈致戒謹身約己可以有終也若大國不能為下或會之以侈示之以忲人必離之夏

桀為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襄為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為申之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綏不以禮人人各有心其可服乎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三

跡前章以德明以道明以道

下人則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化物則善惡皆蒙所怙初摽道體沖與次明立教化人後古之下歎道之功可謂尊貴爾○義曰前以大國小國各在謙光此以所寶不保俱明道用美言尊行表以訓人開國設官俾之行教不貴拱璧不弃於人顯妙本深奧之功故爲天下之貴怙恃也

道者萬物之奧

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爲萬物之奧奧内也

疏道者妙本之强名奧内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爲萬物之奧内西

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義曰道之深也無不吞納無不制圍圓盖
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照動植之蘇皆道
氣所育居大道之內故爲萬物之奧內西
昇經者老君於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
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內授道德二
經既畢欲西化流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
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
太微西化流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
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

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奧爲虛無之淵藪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淨故寶貴之無暫忘也

義曰善人屬念運心與道符合故常寶貴於道矣孚罕曰人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又理國之君以賢爲寶況於善人心不

遺忘道故以道爲寳也

不善人之所保

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寳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也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

義曰不善之人行與敎違固遠於道矣雖欲保身倚道解難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經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寳言不善之人違反

於道故不寶於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人好强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剛躁道好汴寂不善人好諠譁道好謙卑不善人好格捍道好無事不善人好有為道好生成不善人好傷害行與道違故不善之人不寶貴於道也

行五 八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

而從善矣故下文云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義曰道之立言澹泊無味不善之人安得
而悅之故聖人設美言以誘之故從之者
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隨
之者如慕羶而歸受矣不善之人因此所
化亦皆修道所謂道無棄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
乎

跡言人言行不善何弃遺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弃之而不化故云何弃之有

義曰聖人弘慈道無棄物雖不善之人倘其未悟於道故甘詞以誘之善教以勸之使其從善無所遺弃悛改也

行五

九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共教不善之人

跡故立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爲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

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義曰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廝初生人不可
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
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一人不
可以獨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
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
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
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
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
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傅天子以德義者

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
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
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
書不敬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
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為人
廣教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尚書
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機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
人非其人則闕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

天官爲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三公輔佐雖有合拱之璧先導駟馬之乘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

䟽合拱之璧璧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行五 十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璧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爲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璧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璧爲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

義曰合拱者說文云兩手相合爲拱璧者
瑞玉也合拱之璧瑞玉之大者也駟馬者
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
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
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爲導謂之
爲先令三公當以論道爲務經邦爲事雖
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有益滛奢無裨
政理不若此無爲清靜之道進之以化天
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
帝德遐被何用璧馬之爲乎輔相者輔䟕

也相助也亦云視其善惡也天子象四輔之星以立輔相輔其闕失相其禮儀導以道德贊以政化也先牛十二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因有備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注何問辭也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實道人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義曰拱璧不足以爲貴駟馬不足以爲珍自古及今唯貴於道者何也老君將明道之功用和寧天地濟佐邦家行之則理違之則亂重顯其利物之義更自詳問貴此道者何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注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可以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無罪

累豈得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爲天下貴爾
跡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
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爲之法積日計
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
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
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
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
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爲天下善人之
所寶貴
義曰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頓悟而得不

在營求纔遣妄心即通正道妄心既遣塵累亦消求可以得罪可以免故天下所共寶貴老君以至道玄邈了悟者稀發問賛明欲其悟入且爲俗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豈至道之君不崇妙本希微之功而貴合拱結駟之物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共[illegible]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疏前章明妙本沖與坐進是輔相之門此章明玄默無爲息怨崇修證之行首摽坐忘絕欲次示杜患防萌後是以下舉聖人之德以申結勸爾○義曰前以不貴璧馬之說進道爲理化之源頓悟即通玄通玄即無咎此乃無爲無事味道守常自無怨懟寧勞德報不爲難大輕寡之過故合道以無尤此欲使人君貴道而體無爲率身而弘清靜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疏爲造作也修道行人坐忘去欲心無造

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為故曰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淨則六根塵自息矣

義曰夫人之稟生即有三業心業所起有用而無形凡所作為起於心也無為則心業淨矣身業所起有用而有質所執之事關於身也無事則身業淨矣口業所起有言有味故所知之味非道之言由於口也無味忘言則口業淨矣既無三業自息諸

塵塵累清靜昭契真道此行人所修爾夫
理國之無為者不滯於有作則三時不奪
萬姓不勞垂拱握圖超然宴處矣無無事者
不勤力役不務軍功無瑤臺瓊室之華無
阿房虎祁之麗則卑宫茅宇人力存矣無
味者不酣於酒不味於珍飛走遂其生水
陸全其命菲食自安矣忘言者正身化下
言令不煩澹爾無營兆人自化如此則符
於無為之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注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

跡夫大小之爲多少之事苟涉有爲之境

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爲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

義曰人君於爲不爲於事無事恬然自得獨與道游下無怨咨邉無戈甲設有肆逆

必自制柔舞干羽而格有苗斯乃報怨以德矣修身者三業既淨衆惡不生物莫能干豈有怨怨既無怨怨專任清虛亦乃報怨以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注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於其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矣

疏圖謀度也爲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

大若謀難於難爲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
圖而爲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義曰無事無爲固不爲難大之事矣皆萌
心之際已息機緣既不爲之於大難不
俟制之於細於易此理心則虛寂理化則

安貞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以預圖爲也
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
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

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義曰防禍於未兆絶患於未萌慎之至也夫病生於稍稍禍起於微微乎爲之防寧有難大之患矣普言天下者欲使動靜防微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大者以不爲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

跡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改作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義曰凡人觸途徇境屬念成非難事成而過不可除大事搆而罪不可解聖人了知虛妄洞達真常終不為大為難故能證於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注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䟽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於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行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爲患累

義曰立身之先忠信爲首慎終如始禍患莫侵若輕以許人易爲行事患累所及理亦信然所以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注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也

䟽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爲輕

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義曰有道之君修身之士不爲輕諾之約重静以循常不興多易之心恬和而應物所以於國則咸服誠信於身則外息過尤自絶難大之瑕以羿無爲之道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疏前章明無爲玄默示息怨修道之門此章明思患預防摽絕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迭明防患之漸次六句舉喻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爲執之迷又六句申異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觀凡俗易持易謀之心○義曰前章戒二爲之難自無患累此乃明四易之行周勸精修戒慎其微忽遣其爲執將儀聖

人之行以塞衆民之非至於欲學皆除貴愛不染以叶復章善爲道之旨爾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令明欲心未動安

行六 五

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

義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爲易絕堅氷於履霜之際理固非難復推輪於大輅之前樸猶可觀任乎修鍊用

含真常爾感物而動者禮記樂記篇之詞

其未兆易謀

注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向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甚爲易爾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絕之亦爲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義曰欲之將萌未有形兆謀度除絕其易可知然而明在於察微能在於杜欲察而能杜善莫大焉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
義曰欲兆既彰未成堅執破柔攻脆於理非難在於斷自誠明復其純粹爾
其微易散
注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絶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

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義曰欲既堅成事猶微細抑情以鮮散挫欲以安排滌慮洗心去道非遠此上四句通明防微之行言理國理身之道防患慮禍為先禍成而救之患成而攻之用力益

多而禍患未可除也

為之於未有

注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為之於未有形兆爾

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

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絶
則欲惡不生故云爲之於未有
義曰爲者爲之防也防患於未然雖覆釋
易持之意亦旁演防未然之旨文選詩曰
君子防未然此所謂防患避嫌也

治之於未亂

注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除之於未
成禍亂也
跡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
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

理爾

義曰理者救理也嗜欲之生亂於正性正性將復理之爲先於理既明禍亂息矣此雖覆釋易破易散之義亦存救理之旨此六句約之於身以欲心興起之漸修行制伏之門割欲違情却禍除患是矣語之於國則安不忘危其安易持也理不忘亂理之於未亂也慮患於冥冥爲之於未有也慎禍於細微其微易散也防萌杜漸其未兆易謀也興小善去小惡其脆易破也勿

以小善為無益而不修勿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以斯六者蓋理國之要焉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成後患也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以漸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

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諭以證上文義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毫末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成於層臺自下而爲高也千里始於舉足自近而及遠也世人但見合抱之大層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執柯以伐之聚鍤以壞之馳騖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救亦猶倚都門而長嘯終亂晉朝崩沙鹿以貽祆讖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矣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注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事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

跡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義曰世人不能知道妄動營爲非道營爲必至隳敗或妄於教體執著有無不能任

以自然守常知分有執必失有爲必敗此
乃常理也欲使化理之君無爲則無敗修
道之士無執則無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踈聖人無爲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
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義曰聖人知有爲乖道無爲故無敗知有
執違真無執故無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
於道道尚虛寂修道之士當宜體聖人之
心恬神安漠不思不慮無營無爲然後虛

室生白矣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

也

跡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

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

義曰世態紛綸真心難固嗜欲牽役妙道

易忘始從事而立功忽進退而生惑亦緣

有為有執所以敗於垂成爾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始終常一則其事無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義曰修道之人不能委心順道分外營為執著即喪真有為則隳敗故云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弘道無巳自致不死蓋慈其初勤中怠誠不終也末常如始從善不移者難矣故重戒之靡不有初者詩大雅蕩之

什也此言民初教之以誠信忠厚今則更化於惡俗言其為善者不能終靡無也鮮少也克能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為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

跡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故

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義曰大聖之行迫出塵煩愛欲不能干榮枯不能迫外無潤屋之望内無越分之求將勸理國之君惟賢是寶欲使修真之士惟道是從矣珠者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

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爲寶中斷其角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塵者有辟水者磨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雞見之夜驚故曰駭雞犀亦今古所貴也實者金玉珍異

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貝者出東海中如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爲寶在海爲介蟲居陸名猋在水名蜬音甘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行錢貝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贈賚賞賜賝責凡財之屬皆從貝矣古詩曰積財爲累累愚明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跡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務尚以學性

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

義曰聖人心冥太虛道貫天地固不營過分之學所以戒學於不學是戒凡夫矜徇之求耳行人能晤聖旨絶此矜求即無越分潰財之過矣

行六 十一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注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

不敢為俗學與多欲也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
於性本聖人慜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
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
義曰俗學蔓衍難復於無為多欲紛綸必
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
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性不
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
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
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於古之

善爲道爾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共此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衍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行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疏前章明思患預防標絶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爲道之化次辯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爲法常知下歎功用而勸修○義曰古之爲道非欲明示於民使威強知之患令其韜晦智用潛超無有之津故以智理國則亂生晦智爲君則福至智詐興則難理智詐息則叅玄玄德於是彌深反俗而歸大順亦與夫祛俗學多欲之累而證百谷朝宗之順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注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

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澹非衒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淳和杜絶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義曰古者玄古之時也善爲道者玄古有道之君也其志玄默其心杳冥其爲理也無刑無德其爲事也無將無迎茫乎視之不可見閒乎聽之不可聞其人若姑射之人其俗若華胥之俗民不知曆數不違盈虛不以親爲親不以己爲己蒙兮昧兮將

無所有也固不以常道之教而教之但以無為之化而化之所以天下質樸淳白若令其愚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化者工上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義曰夫上明道以臨下下飾智以奉君本用明以理人所務易理及變智而為詐始

自有爲是由上明察而下詐僞欲求靜理不亦難乎舉此義者欲使法玄古之君示民以淳樸則易理

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

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是故是國之賊也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僞斯起僞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義曰用智爲政務欲理人智變姦生禍亂

滋起所以詐妄賊害之事勃然而興矣曹
叅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
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也
不以智治國之福
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
息蕃魏弄九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
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坐
進無爲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
國之福也

義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矣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起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爲福也偃息蕃魏者段干木爲魏文侯之師

以安靜爲先道德爲化故偃息無事而藩屏魏國矣偃者偃仰也息宴息也藩蘺屏也弄丸解難者楚白公勝與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兩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之士也一人當五百人並遣使往召之宜

儏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
以兩手弄丸不止承之以劒不動二大夫
之使各還具論宜儏之狀二大夫曰高枕
安卧者示我無爲也承之以劒不動者兵
不足恃也兩手者喻兩家也丸者形圜無
爲之物兩手弄之不止者俱止於困也明
兩家稱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
歸是兩家難解也事見莊子也夫無爲既
興有爲遂息貞素既顯智詐自亡勢使然
也爲國之福其在兹乎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之德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爲賊不用智則爲福當去賊取福知此者可爲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義曰用智則國亂息智則人安去亂就安理之要也夫智謀之士辯說之徒飾智以惑於諸侯縱辯以亂於時主離堅合異反

白爲黒所務者在乎千名譽要寵榮逞是非肆胷臆不以安全爲志不以悪殺爲心苟得恣彼筐篋鼓其頰舌以爲榮矣理國之主當鑒而斥之則淳素化行人復於樸矣

常知楷式是謂玄徳

注福徳之臣是亦爲君楷式以祐於國人君能知此者可委任之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則兩者爲楷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徳也

義曰人君知用智用德以定安危常法之而行則其德深遠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爲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義曰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

序以理人情以情爲田修禮以耕之和剛
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誦學以耨之
容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
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理國不以禮猶
無耜以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
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耨也
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穫
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之而不
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而
不肥也夫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
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天子用民爲順
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衆瑞出焉順之實也君以玄德居上臣以
忠信處下其化廣遠深厚歸萬物於淳風
斯謂大順於道矣古之帝王皆順考古道
以行其教令任於樸素牧以謙和所以書

稱稽古帝堯之例是也天下大順萬方歸之江海謙順百川歸之故江海之章可繼大順之德爾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跡前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善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初學江海之

諭善下則爲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厭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爾○義曰江海處下百川所歸人君用謙萬國朝會由是處上而人不重後已而人樂推江海以之爲王聖人以之有國前符玄德之主克諧大順之規後應不肖之詞常叶以懲之訓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

注江海所以能令百谷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

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猒爾

義曰下爲高之本謙爲德之基百川東注以如歸歸於善下萬姓北趍而拱聖聖在

用謙庶人予來理在斯矣嚴君平曰天地
不舍群類群類含之衆物不求爲王物自
徃之故天地億萬而大道爲之王陽氣赫
赫而天爲之王陰氣肅肅而地爲之王生
靈億兆而聖人爲王羽者翔虛而神鳳爲
王毛者蹠實而麒麟爲王鱗者水處而神
龍爲王介者澤處而靈龜爲王百川並流
而江海爲王凡此九王不爲物主而物自
歸之不施法式而物自理之不爲信義而
物自附之不爲仁愛而物自親之不任智

力而物自畏之其何故哉體道合德委任自然而物自宗之江海所以爲王者無智巧以悅之無慈惠以懷之無威令以束之無刑法以勸之無機權以制之百川所以朝宗者以其處下物自順之由是而言人

之處謙遜志恭恕不爭者有國聚人斯爲要矣地道變盈而流謙者易謙卦彖詞言丘陵川谷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改變其盈而流布其謙也子來者春秋昭公十年叔孫昭子曰詩大雅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言文王經始靈臺作有急疾之意衆人自
以子義來歡樂爲之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此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
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其言下
之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
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
尚爾
義曰聖人謙已固無飾詞所以孤寡不穀
之名彰其以下爲本罪已納隍之志明其

刻責之心故盛德日崇大業彌固鴻大也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爲撝謙後已先物物自先之爾

義曰聖人豈欲先於人而曲爲之後以其謹身順道不以物先故能爲萬物推之於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注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

之百姓予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跡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害也

義曰君德謙虛人所翼戴故居上不重君德欽明人共瞻奉故處前而人不害夫勛華在上人皆戴之仰之如天辛癸在前人皆弃之視之若寃讎有道則昌無道則亡是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爲之主而不猒倦也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猒倦也

義曰堯之理天下也六合群生就之如雲望之如日推崇爲主而無猒倦及其弃世也天下之人如喪考妣三載遏密八音其何故耶德以撝謙化以無爲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樂推誰與爭
者
疏令天下樂推聖人而不猒者豈不以聖
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

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
義曰聖人御天下德化周普明並六合惠
覃九圍以謙抑不為物先以柔遜不居物
上人自推戴誰與之爭如此則祚曆遐長
弈葉繁茂者巨海之納百谷不溢不盈者

太上之持三寶以慈以儉故下章以三寶次之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行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跡前章明善下爲王標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標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勸其用慈又八句覆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又四句結歎以慈之德○義曰太上以慈訓人聖人以謙守位既善下成不爭之德即道大生不肖之疑以三寶彰儉退之功用慈宣救衛之利然後不武不怒用人得人此章通前後之旨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

無所象似我則荅云

疏肖似也老君曰天下後世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無所象故下文荅之

義曰天地大也有清濁之形日月大也有照灼之明道之爲大無臭無聲無形無象故不可得而擬議之所以天下之人皆言道無所似爾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

夫

䟽此荅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逈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賾所知故得稱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爲大久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稱大乎夫者語助也

義曰以大道包容廣無所似故稱爲大若如天地之有形位日月之有光華可稱可謂可筭可度則不得名爲大道其爲循常之狀亦巳久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跡此明所以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

義曰道雖籠羅衆法兼包萬行化周天地功洽無垠其於太上所寶以救於世者有三寶焉若保而持之爲國則昇平理身則

貞靜故為修身理國之要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先故樂推不猒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愽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後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義曰道存愛育以慈為先養人惜費以儉為次先人後己以讓為終慈以法天澤無

不被也儉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讓以法人恭謙不爭也此三者理國之本立身之基寶而貴之故曰三寶夫三寶者道之用也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體也抱道之體運道之用理身理國以慈爲先矣

夫慈故能勇

注慈仁憫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跡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爲行故能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義曰布仁施惠博愛含生者慈也以慈濟
物物無不周以慈立功功無不被以慈理
國恩浹華夷以慈潤身善均動植故慈之
爲利也强暴不能侵威武不能害讒邪不
能間諛佞不能誣行之於中而功宣於外

斯可謂勇矣言人貪競則不慈豈能果敢
於濟物善功不立遂有窮厄之時今聖人
既果於行慈必勇於濟度故曰勇也仁者
必有勇論語憲問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是也

儉故能廣

注節儉愛費故財用有餘而功施益廣也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矣

義曰儉嗇則財豐財豐則惠普普施其惠可謂廣矣人君儉以臨御則朝無雕麗之奢野無箕斂之弊恩惠日以廣德教日以彰國無民饑力匱之患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注慈儉之德謙撝益先推先與人人必不
猒故能為神器之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
也以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
義曰聖人大寶者神明之器也言非人力

所能成乃天地之大寶爾主此神器為民
之長必退身讓物謙己先人者人所樂推
必居此位乃為四海兆庶之長也此三寶
者修道理國能行之者即於身為行所言
行者慈儉不敢為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

行而獲報則爲果勇廣成器長三者所得
之果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注今捨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
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
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䟽且苟且也世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
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
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

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
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義曰言常俗之夫違聖人之行捨此三寶
肆其愚心强勇而不顧其慈奢侈而不崇
其儉力爭求勝無讓於人故皆喪身敗國

之資取怨傷生之本謂之死矣不亦然乎
夫行慈不已則得勇於濟物之功行儉不
已則得廣於利物之惠行讓不已則成厚
德長民之美苟或捨之失道遠矣所以成
三果者謂慈則濟物成其功也儉則利物

成其惠也讓則先物成其德也詎可輕而
捨之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
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疏慈爲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
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
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義曰戰者主客交兵之謂也陳兵於野白
刃爭鋒此爲戰也若勇於殺獲不務哀傷

勝負之勢固未可保若以慈爲先戰則勝矣勝在慈勝豈在於殺人乎閉門堅拒曰守夫守者以慈爲先衆心固矣若以溝隍爲險城雉爲固守之堅勝未可知也故慈之所利不亦廣乎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

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
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
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義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謂行慈之
人也善以慈恵為本慈以拯救為功故行

慈之人物不能敵以戰則慈者勝以守則
慈者固上合天道旁感物心物不能傷是
為天所救衛矣此以三寶垂訓慈儉著救
衛之功前彰大道無方後繼為士不武不
以強武之理亦猶慈以捍敵而能配天成

功矣

古之善爲士者章第六十八跡前章明惟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此章明爲士之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數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義曰大聖之德與道玄同非言理可窮非贊美所及而演法救代發昏擊蒙廣示因修旁明證報所以叙三寶爲可保之行敷四善爲積善之階功可配天何爭之有次明進寸退尺不離謙戒之規也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

注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跡士事也武威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行
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
云不武
義曰有道之君其理國也先以道化之次
以德教之復以文撫之示以淳和兼以仁

育和故不尚於威武也所謂以武為備蓋
備豫不虞非專用之事故曰不武言不用
武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善戰者不怒
註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為善故不憑

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悲哀蚊蚋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

義曰哲后臨人固無兵革設有戈甲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高智善謀有征無戰苟在勝敵非樂殺人或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求殺獲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

爭

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者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義曰既不廣求殺獲又不憑怒陵人服之以慈柔之以德或射戟以和其敵或倒戈自攻其徒或解圍於吟嘯之間或悛逆於干羽之際斯謂善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

注悦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謂善

用
跡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
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義曰握髮禮賢賢必致用吮癰撫士士必
相驅既感衆心必能盡力善用之道其在
茲乎以貴下賤者易屯卦初九盤桓利居
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此謂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
可以進故盤桓也利建侯者息亂以靜守
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民思其主之

時初處其首而又下之陽貴而陰賤以貴下賤宜得其人此喻人君以謙爲本以下爲基而得民心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者常謙而爲下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義曰禮而下士士得竭其能悅以使人人得宣其力不憑怒以傷物不矜武以伐功

以慈為先以謙為本不力爭求勝不尊己侮人以此用材人效其命以守以戰則固而且勝理身理國則壽而求寧所向無前是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衍八

跡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

義曰聖人所教理國修身柔遜則德彰謙和則人服使人則人盡其力弘化則化洽

無疆故曰用人之力也恱以使人者兊卦
辭曰兊恱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恱以使人
人忘其勞恱以犯難人忘其死此歎美恱
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德也先以恱撫民
然後使之從事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
施恱於人所致如此豈非恱義及人能使
人勸勉矣是則怒而戰者危事也武爲已
任者凶德也爭而勝者强梁也虐以使人
者召禍也於身於國何所利哉
是謂配天古之極

注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

義曰惟后配天代天理物必資睿德以致人和且三寶以慈儉爲先四善以謙讓爲要不伐功於武勇自叶止戈不求勝於戰爭果能合道然繼以爲客退尺之義是懼輕敵羅殃兵刃將交則哀者獲勝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疏前章明善士為行不爭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亡吾寶初一句標宗以設問次六句示行以辨明後四句申戒用兵知慈哀者必勝○義曰致理之君弘慈為本執謙守已以禮下人三寶四善之功戒之至矣讓王為客之義慎亦審焉既躁進而不能在勇退而為可無據無執何禍何憂所在實克全用
行八　十
哀為勝斯言顯矣而孰知孰行知者甚希則者為貴此焉通前後章之旨也

用兵有言

注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也

踈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
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義曰大道以好生惡殺代人以樂戰傷民
爲君則貪利土疆鏖兵絶域爲臣則圖懋
功賞轉戰窮荒骨糞丘原血塗草莽老君
憫其赤子念彼無辜演法垂文以陳至戒
是知兵者非盛德之器戰者是凶危之機
好生之君不得已而方用用而不戒斯暴
也哉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跳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戒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義曰夫安居之世先動者為主後應者為

客陳兵於野先動者為客後應者為主斯用兵主客之定分也兵法言之反有先後然客主之道勝負之宜決於善謀不尚武力若殺人而取勝輕敵而立功禍福不預萌存亡安可保故曰將者人之司命也生

死猶轉機得失如反掌可不愼乎老君戒令守柔使之揣敵不敢先唱以始禍固在應敵而不爭苟在愛人豈欲求勝以慈以讓庶必保全者體此而用之必天救而慈衞矣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也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强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退尺

義曰夫以道爲國不恃軍功用德牧人寧勞武力且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驅彼蒸人執持凶器深入敵境自撥危亡豈爲理國之務也且貪進必樂殺樂殺則殘人勇退必懷慈懷慈則體道能體道而退尺者可謂萬勝萬全矣

是謂行無行

注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

疏夫行師在乎上敵止敵貴乎不爭令爲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義曰應敵出師蓋不得已豈果敢於行師乎以慈守衆以德撫人既不銳於爭鋒復無心於克敵自然德勝也靈寳經云守道之士以戒撿心彼來加我志在不報此其謂歟

攘無臂
注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義曰夫士之怒也裂衣背衝冠奮衣攘臂將銳於爭戰矣道之爲理惡殺尚慈既已不爭固當無敵設有應敵不得已而出師非務力爭故若不攘臂矣
仍無敵

注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
引
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
爲德是若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義曰既無仍引非在戰爭有敵不爭固若
衍八 十三
無敵矣
執無兵
注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爲主故雖執與
無兵同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

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爲主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義曰法道爲君不務兵戰既非獲已應敵帥師兵克在和師出以律無拓土開邊之志無爭鋒歛怨之心行若無行敵若無敵攘若無臂執若無兵推此四無叶夫三寶則射輒夾脰之矢烏號繁弱之弓魚腸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劒吴鈎楚矛蜀弩孟勞豈假執持無所用矣五兵者戈矛殳戟干言有五等也周禮𤺌人爲廬器凡祕過

三其身不能用也秘柄也戈秘長六尺六
寸殳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言一丈二尺
也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夷長也長二丈
四尺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執欲
其銳被欲其堅矛戈戟爲鉤兵欲無掉刺

兵欲無撓戈殳爲擊兵欲上下强弱均用
之欲其疾速也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鉞
甲冑旌節旗旟旒旐弓弩弧矢各有制度
其大約分爲五等三制九章之法短兵有
刀劒匕首之異皆所以禦敵制勝也既以

慈制敵以德行師雖執其兵執而不用故若無兵也説文曰拱手執斤曰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注爲禍之大莫大輕侮敵人輕侮敵人則殆喪吾以慈之寶矣

踈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義曰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代其謀次料
其敵勇怯既等衆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
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恊和或高
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雪秦繆
之前羞須長星而告終封殽尸而歸國若
不然者則五千深入永悲於鴈塞龍堆百
萬横行竟怯於風聲鶴唳晉山草木盡變
人形昆陽犀象寧爲我用則謙慈之實於
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注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

疏抗舉也夫兩國抗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義曰夫雖戎狄侵邉豺狼害國奸凶肆孽妖逆亂常推轂命師鑿門授律與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强抗則垂仁故哀慈則合道合道者必勝垂仁者必亡此天理之常然詎可誣而蔽也以慈之感無或忽

諸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衍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行九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疏前章明用兵之言戒其輕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易知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迷途不曉言有宗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辯說不曉之由後歎聖之懷玉以勗勤行之士爾○義曰既明行慈者勝輕敵者亡此言易知易行而迷者不知不曉以其不知於至道不能深了於戒言普彼君宗尚拘昏滯是知我者少也苟能法則於道信為貴乎若披褐而懷玉非常徒之可識夫道易知也而不知者信為愚矣不知而強知者聖人不取故下章次而明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

疏老君言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無爲故易行也

義曰吾者老君也明此二經老君言教三寶四善儉讓謙慈皆實易知易行可以理身理國以無爲爲本以清靜爲基清靜無爲事簡理暢知之甚易行之豈難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義曰代人惑於圖功輕敵不能儉讓謙慈既莫知之豈能行也且夫五千垂教雖深契重玄而導世引凡且事唯簡要無為則易悟無事則易行而弃無為無事之門趨

執教滯言之路以斯致惑故莫能知勉詰君宗早期了悟此老君所以戒勸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言者在理得理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

義曰了言無言有宗則易知也於事無事有君則易行也滯言執教則不知其宗局守迷事則不知其君在乎捨執弃迷漸悟於道爾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

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惟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義曰無言爲了言之宗歸於至理無事爲遣事之主棄彼無爲以世人不能知故難知不能行故難行爾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也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棄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

者則可尊貴矣

義曰知無言之宗固已尠矣能體我無言爲法斯可貴焉然教本無言固言方能辯理教本無事固事方可探玄辯理則言自忘探玄則事自簡言忘事簡可與言道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注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龔裘褐者所以蔽下之麤衣也玉者潔潤而可比德君子言此

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義曰聖人之於道也隱顯同途出處同跡語默皆彞斯須不遺但代人不能窺聖人之閫奧爾智周萬行德冠九清御無爲之宗了兼忘之旨外晦其用委跡和光內瑩其明鑒窮識遠故河上公注曰內雖昭昭外如愚頑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是披褐懷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莊子曰無門無傍四達皇皇非明也哉

道心惟微何徃不達而下士惑之披褐者
聖人混其外褐者賤衣與衆同也懷玉者
聖人明其内也玉者石中之美有五德焉
潤澤而温人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
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

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伎絜之方
也玉比德者禮記玉藻篇云古之君子必
佩玉焉右徵角聲中民與物也左宮羽聲
主君與事也趍以采薺門外之行也行以
肆夏登堂之樂也周旋中規反行也折旋

中矩曲行也進則揖之謂小俛也退則揚之謂小仰也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不使鳴也右設佩去之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於君不敢使鳴也齊則綪結佩屈之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言王喪事也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比德於玉焉喪與災眚謂之故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士佩瓀玟玉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
而綦組綬謙不比德示不仕也環取其循
而無窮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跡前章明暢理之數示其

行九 五

易知此章明了心之知虛忘爲上首
摽迷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結數
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强知○義曰前
以知道既貴要隱跡藏光此乃强知
爲非要忘知棄道聖人强知之病不
爲之故無病焉行人能了此聖心復
何病
之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强知是行之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有不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

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强謂有知

有取著之縛所以爲行之病此辯迷也

義曰了知非知是謂真知知而不知是以爲上不知真知而强知之是以爲病聖人

了知皆妄成彼修真於知忘知自息强知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强知之病是以不爲强知所病

跡衆生强知妄生見著而爲病惱夫唯能病强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爲强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義曰知强知之病而能病之是以不病者無强知之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
之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
不爲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
知之病故說真知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
真知之藥亦遺故云不病

義曰凡代之人識因淺劣未了知真之理
乃執強知之非以此循環迷失正智聖智
圓備不執強知之知又了真知之理能病

強知之病不惑強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惑者說大道是有執有爲是一人言道爲無執無爲是執無無者則病於有執有者復病於無聖人知道非有非無兩無所執能病所執是以不病義亦然矣所以大辯若訥至知忘知顏子如愚孔光溫樹三緘戒慎其斯謂乎西昇經曰能知無知道之樞機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疏前章明了心之知以虛忘爲上此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切慄不下畏威則禍累所及衆無

狹下勸人虛心靜欲神不馳人後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義曰聖人於知忘知既顯强知爲病又舉威之可畏不畏則大威及之俾其滌慮虛心栖神於綿關恬和養氣味道於玄虛人神相須貴見皆遺去猒狹之爲累取知愛以爲貸然後勇於謙柔挫其剛果以爲修真之徑爾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行九

注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愼微則至大可畏也

跡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爲彼大威人不能愼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義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人之立身以憂畏爲本理國而有憂畏四時順焉六氣序焉神明交焉邦國泰焉其無憂畏者神明不交災害爲生理身而憂畏官以之理家以之寧疾疢不作而志氣和平其無憂畏者反是則大威至其可逭也

無狹其所居

注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蹤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寛柔其
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
義曰神者身之主心者靈之府嗜欲不入
物我都忘是非不汨於胷中則神栖於靈
府也西昇經曰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

此使人思謀絶慮少私寡欲又曰身者神
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靜
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以心能動靜變
化故謂之神神能飛行并能移山此則神
爲靈妙之稱也神力之大不可思而議之

故修三奔行大洞則雲車龍駕出有入無飛昇三清嘯吒水火移山陷地何所不爲若用之非道則敗國喪身淪滯六欲飄零苦趣往反生死善惡吉凶皆由於心矣故心爲靈府也

無猒其所生

注身所生者神也無猒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

踈身所生者神也猒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

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瀆神營爲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欲故勸云無猒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義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陰陽之妙也形者陰之體也氣者陽之靈也人身既生假神以運因氣以屈伸神氣全則生神氣亡則死故形爲神之宅神爲形之主豈可猒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約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氣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氣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

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當受精養氣存神則能長生若一者散越則錯亂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愛此三者是散而弃之也氣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猒是以不猒

注夫唯人不猒神是以神亦不猒人也

踈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猒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猒人故云是以不猒

義曰貸假也資稟也垢惡也夫惟修道之
人養神愛氣冥懷寂神則常存神不猒
人人可長久除垢止念者西昇經老君將
昇太微戒尹喜之詞也曰除垢止念靜心
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惟精惟
一者尚書大禹謨篇舜命禹踐位之詞也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
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

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材能炫耀於
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義曰夫人不炫已能不彰已行故尚書曰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但內照含光周鑒四海罔無可
畏之事美理身及此則功名顯而道德充
也
自愛不自貴
注自知其身防所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
神之咎

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

也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絶去嗜欲令神不猒

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

聚怨爾

義曰蓧和谷神希言養氣絶嗜禁欲抑非

損惡此自愛也輕裘肥馬甘食美衣華宇

文階崇軒大厦自貴也自愛則神安心泰

自貴則奉己害民傷財斂怨故曰有道之

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則

人從樂身則人叛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年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

義曰自見者不明自貴者不長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故聖人去之而不取自知者明自愛者寧故曰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言聖人内愛其神外愛其民

也寓言者寄寓立言以教神俗言聖人非
有去彼取此之行立理以勸人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衍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行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之疏前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此章明勇敢之爲成殺身之咎初摽敢與不敢利害之殊次明天道謙柔戒人勇敢後歎天網之報以勸善士之修○義曰前明去見貴之外行取知愛之内修此乃勸勇退以謹身戒勇進以傷德用明利害遺復謙柔成善勝善應之功弘不言不爭之旨示以天網俾之纖修然摽以死懼之令畏司殺之咎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失於謙

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
以理身矣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强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强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也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義曰强梁者銳志而前自投禍患謙慎者奉身而退必保安真殺活二途昭然可驗

矣犯上作亂者論語學而篇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言強梁之人干犯已之上者而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䟽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義曰剛決於心俱謂之勇勇強梁而進則

害至勇謙柔而退則利來利來則生害至則死生死起爭心感利害歸爭妄情若能勇退遜身謙光約修道之要也雖妄情所起而吉凶利害不常故皆云或爾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注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

疏孰誰也故猶竟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

能知其意故者乎

義曰天之道惡殺而好生惡惡而好善勇於進則有殃而必殺勇於退則有利而必生自然而然豈知其故此戒人當勇於謙退以保其生也夫王赫斯怒以整其旅此文王之勇以安天下也逸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勇亦以安天下也匹夫勇敢傷於人而喪其身何足貴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爲害況於凡人欲爲勇敢焉得無害乎

義曰聖人不爲勇敢之事此約聖人以戒代人爾言聖人尚慮有害不爲此勇敢強梁之事況於凡俗乎此愛人之心戒之至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

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懐勝勇所以有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

義曰天道任於自然因無勝負四時代謝不令而行六氣推遷不言而信物不違天則為善勝也惟善是與者此經第四十三章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天道平施者易謙卦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

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也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感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義曰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言而萬物生得時而興感物而應此自然之理也西昇經曰爲善善氣至爲惡惡氣至自然之勢影響不差也福善禍淫者尚書湯誥曰福

善禍淫言國之政教人之所修有善有惡善者天福之惡者天禍之天降譴以告之譴見以警之而不寤者禍乃及之此吉凶所應人所召也

不召而自來

注天道不乃物使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天爾

行十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義曰春秋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惡召禍爲善致福理之常也今言天道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言萬物自順於天也負陰抱陽者此經第五章之詞也

繟然而善謀

注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

義曰天道運四時垂曆象循環順氣以示於人曆象不愆其常四時不爽其應寒暑晦明罔有差忒此寛緩而善謀繟寛大也

緩也謀度也曆數也象法也變星辰差忒也天以遲度之數垂文之象顯示於人聖人則天象而立教化故禮經序曰昔在唐堯曆象日月敬授人時是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注天之網羅雖恢恢疏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分毫也

義曰古人結繩爲網爲羅以捕飛走之物網取其籠罩廣大之義也天道以吉凶之應陰陽之數善惡之報以平籠萬物物在其中無所逃隱爲善善報之爲惡惡酬之故謂之天網天道無傷於物是故網羅籠罩掩獲於物乎此約體爲喻爾夫天以氣稟之於物物則受氣於天生形於地是則天地爲萬物之本物之善惡生死皆受命於天天無網羅機械以制於物但恢恢廣遠無不包容飛行動植風雲氣象陰陽寒

晷晝夜生死皆在包羅之內無所逃失故若網之所籠爾其氣之所應時之所推曆數昭然不差毫末毫者毛之細者也分者數之微者也天網所羅微細無隱矣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跡前章明勇敢於有

爲自成殺身之咎此章明有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首五句陳戒用刑次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德咎○司殺義曰夫賞善以德罰惡以刑猶寒暑以無私譬陰陽之必應此天之道也人君無為御極民知自勸之方有道修身天錫無疆之壽各安素分必享大年在乎畏慎於心戒懼於禍不觸陷身之網豈罹司殺之殃於國則寬宥用刑哀矜察獄不

施代殺之法必無傷手之非不行代斲之權必無傷和之怨然後去專欽有為之事循不爭勇退之規以繼前後章之大旨福於人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爲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

行十 六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為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為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而恐懼之

義曰人君雖懸象順天垂法御極在於開物成務用道教人若民侮法亂常冒刑于禁自投于網不慎其身亦當悟之以董慮洗心捨惡從善使其悛省許以自新不當遽用五刑不開三面此恐失於慈恕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注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瀰情縱欲常畏於死而有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而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義曰既以慈恕教人人知其教謹身畏法潔行修生盡祛欲情俱畏於死而或獨有肆懷從欲干法犯刑人君亦當戒以自新使之悔過而開道之若之若迷而不返者亦不遷執而殺之以俟天之司殺此所以

示其善誘也
常有司殺者殺
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
司殺者殺之
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
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義曰天之養人也厚美愛人也至矣南宮
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黒簿紀過而主死
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
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毫

分無失如陽官之考校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司命二星主人之功過年壽貴奪司祿二星主人之祿秩衣食司危二星主人之憍佚不正司非二星主人之邪忒多私此四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糺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懟怨其獨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之照鑒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踈而不漏違天反道何逃其辜孔甚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猶如拙夫
代大匠斲木矣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君若勢得執
殺而使殺之是代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
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義曰設有不善之人必俟天之所殺人君
執而便殺是代天殺之權下爽哀矜上乖
天理若拙夫代大匠斲木所失嘗如下文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注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約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其人而喪天和乎柰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

義曰大匠之巧也運斤成風所斲無失拙夫代斲材手俱傷亦猶人君執得不善之

人輕肆刑殺雖云用鉞實慮傷和故首文之意有不畏死者當開之以善教之以道豈得以死而懼之乎尚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行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行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跡前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此章明厚歛則人貧是生有為之弊初三段迭明所以為弊夫唯下結歎令其貴生○義曰致理者何道德為本任道則無為澄靜用德則有裕和寧秉一臺而不為惜十家而屬念以儉以約俗人阜豐奈何聚歛無厭誅求莫已男力耕而腹歎一女勤織而身寒若彼有為使其輕死至於此夫何痛哉惟能不厚其生各全其分天和不喪是曰貴生示以柔弱堅强俾體之而修勵爾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注天下之所以饑乏不足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

跡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饑乏爾

義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則人貧賦輕則人足人足則國泰人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兵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斂致亡田

氏以厚施威霸皎然在目居之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注天下之人所以難化者以其君上之有為有為則多雜多雜則詐興是以難理蹶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為理之本諒在無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令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僞是以難理

義曰君之理人本乎清靜不作無益之事不興無用之功不矜威武之能不尚滛奢

之巧無為自化恬澹居先則詐偽不生禍亂不作法作而人去之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盟而人始疑令其外施威武有輓運之勞內事淫奢有誅求之苦上有玉食繁華之猒下有糟糠不足之悲綱密令苛求理難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注天下之人所以輕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踈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

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
是以輕死
義曰皇天育人生有定分降年有永有不
求必在養之得所任以自然但虛心則道
臻窒欲則心守泰定然後發乎天光則不
求其永自延永矣若厚於奉養力以求生
或餌金石以毒其中或因鼓怒而傷其氣
但營難得之貨或求過分之能本欲希生
反之於死是生生之厚也所以栖鳥於火
林之上未念其寒養魚於沸鼎之中本哀

其冷養之失理及以傷生世愚之情斯可哀矣聖人欲去其厚而適其分則道可得矣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注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過養其分分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於矜貴其生也

跡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富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其生而生喪故知夫無

以生爲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義曰禀生有分賦命有常守其分則可以永全矣其常必之死地是以聖人垂戒不欲厚以求生賢士知微自可任於天授此所以戒人君違分則國傷人弊守丈則物泰時康順道循常斯爲當矣可謂賢於貴生明於用道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踈前章明厚斂則人貧是生有爲之弊此章明有爲則心欲故喪和氣之柔初標生死之二徒次舉草木之兩俞結以强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義曰前以賢於貴生不爲過分

之養此乃資於用弱可以保其和柔
明堅强不可以執持謙下所宜於從
事兵强必爲國害木槁由其氣衰勸
守沖和戒爲强大示以張弓之喻欲
明舉下抑高
此其旨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骸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流散四支以之堅强言此者示柔弱堅强爲生死之戒

義曰人禀沖氣百骸以之和柔百神衞於百關六氣行於六府所貴者存神養氣體道懷柔著生品於南宮削死名於北府延

生久視其在茲乎如其神魄潛飛沖和稍
散遽同草木委化泥沙失彼至柔斯爲痛
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跡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
數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枯
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
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

義曰萬物與人同資於道道以運氣氣以
致和雖有識無情肖形各異生之與死稟

受不殊而道在則能生道去則為死故經冬之草覆之可以延期夭脆之年修之何妨降永所要服勤於鍊餌豈宜甘委於幽泉違道強梁可為之戒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知人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為柔

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義曰聖人念彼强梁重爲戒訓舉草木生死之喻爲人倫强弱之規强梁爲入死之階所宜授華柔弱爲出生之要必務堅持無曠精修自投死地

是以兵强則不勝

注見衰者勝故知恃强者必敗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爲主故云恃强則敗欲明人恃强則死矣

義曰夫興師問罪薄伐禦戎先之以三令

五申教之以六弢金版既定前徧後伍仍資地利人和盖不獲已而行豈欲矜於勦戮符堅百萬秦繆二崤疋馬不廻隻輪莫返此兵强侮敵敗也宜乎

木强則共

注木本强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盖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也

䟽木本强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盖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也

義曰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於本

固非其稱謗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
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於燕
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末大於本臣强於君
守理非順也合手曰拱昔桑穀生於殷朝
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墓木拱矣皆木
大合拱之謂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蹠結上文木根本强大則枝葉共生其上
之義欲明强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矣
義曰人以謙讓能制猛毅之夫枝惟纖柔

遂居大本之上所宜克崇謙靜深戒剛強吞七國之嬴秦竟亡七世統千夫之盜跖終喪形軀然後止水瑩心清恬養性處不爭之地居自得之鄉翥景乘風斯可得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疏前章明有爲則心欲是喪和

行十一 六

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舉天道之喻初一句標天以申戒次五句舉喻以明天又八句總合前義是以下舉聖德以結勸爾○義曰共木垂喻以柔是而強非張弓之道蓋抑高而舉下是則有餘招損虧盈益謙終以慎靜爲基不尚高強爲勝續以攻堅之理益明顯戒之文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其如下文

義曰夫蒼旻在上廣覆原缺七字虛無之氣指喻斯見可明高下之規蓋以人道乖真減不足而為事天道惟正損有餘而表均所以舉下抑高類彼遏強撫弱不居不恃晦智韜賢法喻雙標此其旨矣天道遠人道邇者子產語裨竈欲禳火之

詞也且天道雖遠而曆象可觀將戒於人舉天道以爲諭蓋欲世人遵仰上玄稽考天意禀而爲戒理在必行爾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舉下抑高之道

疏夫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爲架箭之時準的也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爲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美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者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强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義曰天道玄微也而陰陽自運清濁皎分寒暑晦明靡差於晷度緯候躔次無爽於洪纖大則橐籥萬殊牢籠海嶽細則推遷黍累通貫毫氂誠哉信哉不紊不忒其比

喻也以天道惡盈滿張弓之抑高人道好
謙和若張弓之舉下欲使人挫減高亢執
守謙卑爾夫爲弓者必品乎木性審以辭
文合輕重之宜無偏邪之失然後貞金鏃
矢神膠拂弦中則主皮射無虛發所謂舉

下抑高爲準也天道君德上下相應故當
法天之用如弓之法焉人君所以振滯燭
幽興滅繼絶者舉下也昌强禁暴挫鋭摧
兇者抑高也如此則賞刑允當名器不懲
下無偏黨之非上叶太平之化矣周禮弓

人為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獮而碏三色既具戴者為

良則可以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均三謂之九和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於是控引有往來之體遲速有安危之名故有危弓

安矢安弓危矢焉削榦燕角材之美也和弓垂矢古之寶也矢之法凡矢人為矢兵矢田矢二前三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水之以辨陰陽夾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夾而搖之視其豐殺之節撓之視其鴻殺之稱蔕矢三分一前二後殺矢七分三前四後前弱則勉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殺則趮笴欲生而搏材美工巧雖疾風亦不之憚美弓矢之

製選材俟時因工施巧乃能命中況於人乎虧盈益謙者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謂減損盈滿增益謙退亦如日昃月虧是抑高舉下之義也又稱物平施亦謙卦之詞言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者亦得其施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亦云多者用謙以裒之少者因謙以益之謙之施與皆不失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注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也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裒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反此減不足而奉有餘所以富室飫其珍鮮貧者歎其藜藿則違於道矣裒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象地中有山謙君子裒多益寡裒聚也寡少也益與也多者得謙物更裒聚彌益其多寡者用謙物更進益是謂

均平之道亦云裒取也減取多者益於寡者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注誰能以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也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邺於人先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賙奉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義曰卹賑救也損抑減也賙贍也天道下濟者易謙卦彖詞也世人所行反於天道減其不足奉彼有餘豈獨害人況乃違道誅斂無已凍餒莫哀老君渙發聖言愍其無告曰孰能減已有餘卹人不足順天育物者惟有道之君乎

行十一　十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注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

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

義曰聖人圓通智慧因物爲心猶天地之發生不言其德類陽和之煦嫗不恃其恩雖不恃不處而其道愈廣美稱物平施已見上解也

功成不處

注推功於物不恃其成者賢能也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

功勳爾
義曰舉聖人之德況有道之君皆以法道
爲順天平施澤及物而不恃功配天而不
居道德巍巍與天並矣
其不欲見賢
注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不欲令物見其
賢能也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
者聖人雖盛德内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
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

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義曰大聖之德冥合玄功而內照應微外混於物蓋恐德彰則慈愛立慈著則功用存將欲隱功行於己成潛德化於不宰符舉下抑高之旨契正言若反之文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行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行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疏前章明強梁必招損以示天道之喻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賛水德之能初五句標水之勝功次四句歎莫能行者又五句證釋前義後一句轉結上文○義曰前明聖人不恃不處之行此舉水德勝剛勝強之能守柔弱則謙光為強梁則屈抑所以國君以含垢為大立名以不祥為先配聖德乃允叶廞中閒俗耳則雖正若反嗣以執契之理更彰與善之方爾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

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强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强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

義曰水之爲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霏湛露以淩虛貫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細也毫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

處濁受汙隨方任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華遷鯤鵬託之而變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强也故物莫能制焉然而强柔相制强者必損亦由

六欲纏性三業縈身結搆日增堅固難解以至柔之道至靜之真銷而解之漸除堅執久久行之則廓然清淨虛室生白矣此所謂至柔攻堅莫之能勝也

其無以易之

注以堅攻堅故兩堅俱損以柔制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者無以易於水矣蹄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手理國修身亦當如此

義曰不爭處下攻於堅強萬物之中無易於水沖和之氣澹寂之心攻除嗜欲莫先於道所以道之於身則却塵除垢於國則納汙藏瑕萬有所以歸仁六欲所以銷滌者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注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有此道而不能行

䟽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爲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莫能行

義曰柔弱之勝剛強人皆知矣雖知其事誰能體柔修性用道修心挫其剛強習其虛寂耶有能體而修修者道何遠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

注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既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

仁是謂天下王矣

義曰惟水之德上配於道次配於王道以化育無私王以君臨有德夫有德之主用道居尊罪己撝謙責躬引咎罪己即是受國之垢也受國不祥也四方向化六合宅心可以常奉社稷而爲王矣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尊稼穡備粢盛爲生民粒食之本也言人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故王者社稷主也引萬方之罪者尚書

湯誥云萬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是也孤寡不穀已具此經第三十九章解矣

正言若反

注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

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𨚫爲社稷主受國不祥𨚫爲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義曰聞之若反於俗行之則合於道故俗耳所聞是正言若反也靈寶經云修道之士捨富樂弃榮華栖遁山林備受勞頓及其功成證道羽駕雲車享年長久自苦而得其樂也帝王孤寡不穀以爲其名引罪責躬以化於俗此受其不祥凶惡之事而人樂推故能長主社稷此正言若反斯之謂乎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疏 前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賛水德之能此章明法令即生弊必爲餘怨之跡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爲善次

是以下明有德執契其怨不生後天
道下明天道無親惟善是與○義曰
前以聖人體彼虛玄法茲上善以奉
社稷臨御配天此則執契秉時和怨
爲美乃明惟善是與以表天道無親
至於弃舟輿而不乘除甲兵而不用
玄契大道
此其旨乎

和大怨必有餘怨

注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者謂調和
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
欲故云和大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淨而今躭染塵境失
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爲也則知與身爲怨

之大者其惟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以我無為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云必有

行十二

餘怨

義曰語之於身則情欲為怨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智誘於外不能反窮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

故不可節矣且夫受生之始情欲已興積習既深難於除絶若凝玄守素尚虞試難之侵或混世隨流未達恬愉之趣未能盡遣是有餘怨也語之於國則興滅繼絶是曰至公推亡固存亦爲巨惠而武庚起禍

幾覆周宗是有餘怨也

安可以爲善

注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爲善

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以爲善是知善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爲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爲善矣

義曰立教繩人欲除積習之弊朔可得哉惟陶以無爲率以虛寂歛以淳和之氣混其沖漠之心與道相冥反覆爲一者可無餘怨之弊洞合重玄之趣爾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是仁義之門初者是不生之本令人既學仁義已亂其心而求不生其欲將復内明之照不可得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注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也

義曰聖人以立教誘人未能澄其情欲執心虛室可以契彼清玄心契則無爲無爲則人化不煩設法混合真修固無餘怨之迹矣修心之法執之則滯著忘之則失歸宗在於不執不忘惟精惟一爾心法之中

唯定觀經得其旨矣經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絶無起於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心起即須除滅隨動隨滅務令安靜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於此修之務其長久久而習者則心有五時身有七

候心五時者第一時心動多靜少第二時心動靜相半第三時心靜多動少第四時心無事時靜事觸還動第五時心與道冥觸亦不動心至於此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此五者於所修之中即為行相

其七候者即為修行所得之果身七候者心得定已覺無諸塵漏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一也宿病普消身心輕爽二也填補天損迴年復命三也延數千歲名曰仙人四也鍊形為氣名曰真人五也鍊氣成神名曰神人六也鍊神合道名曰聖人七也聖

人設教本為眾生為其生死輪迴展轉繫縛流浪惡趣永失真常故出我心以滅他心上士若能法聖人之心去住任運不貪物色不著有無能滅動心了契於道既契

道已復忘照心動照俱忘然可謂長生久視昇玄之道爾夫仙果雖證而有氣象所拘年運所主自初天證位壽九百萬歲每進一天即壽加一倍凡二十七倍至無色界極上秀樂天合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此其所以有年歲之數者在陰陽二氣之內三界遷變之中其人有形有氣有神三者周備雖變化不測坐在立亡隱顯自由神通無礙須待鍊形爲氣方出三界之外然無年壽

之數爾其錬神成氣氣已爲眞人錬氣成神即爲聖人其眞人聖人永超數運無復變遷以億劫爲斯須以萬天爲指掌道果所極皆起於錬心故西昇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以其心有人我故形有生死無心者可階道矣靈寳經云道爲無心宗是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注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將立法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也

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義曰執心契則易化立法教則難通執契爲有德之君可至於道立法乃無德之主

未始通玄矣此聖主所解也今竊謂有德者下古之君也無德者玄古之君也有德之君德既有名以心契理物物雖化善不能得道玄古之君德大無名化民於道朝徹而後能見獨無思無爲玄契大道故能

臻於定觀忘心之要證超真入聖之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放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

疏雖天道平施與善不欺司契清靜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者乎

義曰司契之道由中以明故清靜而易化

立法之本自外而制故凋弊而難通立法方爲弊源去善彌遠司契潛諧道要乃善之宗降福降殃可以明矣降殃者尚書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篇云天之於民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行一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行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跡前章明法令則生弊必有餘怨之跡此章明淳樸則至理自無矜徇之求初標無為之風以勸次示人從君化則理後明家給人足無所企求○義曰前以司契立法勝負有殊此乃重死化醇樸素為本將復結繩之理自無兵衆之興甘食美衣各全其分安居樂俗無喪其和雖云雞犬相聞豈尚往來為禮美信雙遣知博亦忘無事無勞洞達聖人之道爾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注什伍也伯長也此明君含淳和什伍伯

長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伍伯長
者亦無所用之矣
䟽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
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
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

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
適使有出人材器堪爲什伍之伯長以統
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義曰國小則易理民寡則易寧雖設官司
亦無宰執君臣循分外無貪益之求人庶

懷淳俱臻易簡之道若大國能徇斯法自然天下無爲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注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

義曰易理之境易寧之民懷淳素之風各全其性命無貪求之志肯慕於播遷乎所

謂安其居樂其俗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斯
大道云至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跡舟輿之設本以水通陸濟有無既無往
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
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義曰刳木爲舟以濟於水斲輪爲輿以通
於陸蓋適遠之所用也國小地狹既無乘
泛之勞遂性端居豈有盤遊之事固無所
乘之矣山無蹊隧者蹊徑也隧穴道也莊

子馬蹄篇曰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而窺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是謂素樸之代矣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義曰君既無為臣惟樸素内無離叛外絶

冦雖有甲兵復何陳用行人心通玄默
道合正真嗜好不惑於心繁華不亂於目
雖有科戒詎假研尋斯固洞達生知不在
修而後得亦猶民化淳和無煩武備爾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
者無欲故無所乘所陳反樸還淳歸復三
皇結繩之用矣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
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

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僞今將使民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義曰以道德之主牧淳素之人無水陸遷徙之勞無甲兵攻取之事則結繩之理猶謂其煩繫辭之文具如跡解夫上古未有書契先於結繩書契既興結繩遂息今使有爲之代多事之民懷道飡和却歸淳素故云復結繩爾

甘其食

注不貪滋味故所食甞甘
美其服
注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
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
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
義曰充身適口不尚珍華也尚書天子王
公皆有玉食夫錦者五彩相鮮女工精巧
服之則過當製衣之則勞人況衣在蔽形所
以禦寒燠也食則充口所以濟飢乏也溫

飽既適凍餒不侵足以安其身而樂其性
何在綺麗珍羞乎
安其居
注不餘棟宇故所居則安
樂其俗
注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跡無欲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
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
樂其俗爾
義曰晉洽淳和故安其居而樂其俗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注言其近也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注無求之至也

疏列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也人至老死不相往來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

義曰君無境上之會民無身外之求雖接風煙何煩來往在身則各安其分外絕貪求於國則各暢其生民無勞役樂道順性

道之至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疏上下二篇通明道德始標宗旨以開衆妙之門終結會歸將道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辯善以戒修行書知博以示迷悟陳不積以教忘遺假有多以暢法性結不爭以明聖人將令學者進精微於言象之中道筌蹄於性命之外悟教

行十三　五

而能忘教何必杜口於毗耶因言以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柱下爾〇義曰此章首目結二經之終始也自可道可名之始訖不害不爭之終八十一章配天法地其此篇美信辯善之理敷華實之可忘知博有多之詞定文質之可捨忘言忘象得玄遣玄深入兼忘之樞混融至道之域矣衆妙之門者上經第一章之詞也言象者易繫云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也筌

蹄者易繫云得兎而忘蹄得魚而忘筌也並具經中已解若彼毗耶杜口自昧於真宗靈山拂席竟迷於正見豈若摛文演暢體用兼明語之脩身理家則百關和而六親睦萬邦御寓率土靜而九有清弈代宗師百王規禀者矣柱下者老君當周武王之時居於岐佐武王爲柱下史即令之御史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也

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俗

相違代人以爲不美
義曰大聖垂訓以暢道爲先無華詞可悅於人無曲說可誣於衆真理直致質而不文故代俗所窺以爲不美然而循理屬念依經宅心不唯霸國和民抑乃長生輕舉可謂精信矣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

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義曰代間教旨以華藻為先無至理可依無玄譚可採但以綺美為富贍煩博為奇能俗耳所樂聞常情所甘愛不可行化於世但可娛適於情故美而不信也

善者不辯

注善者在行無辯說也

跡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

義曰知道能行不勞言辯故經曰知者不言是也夫辯者理闊而詞煩虛多而實寡但可誇誕於俗不能經了於玄故善言於道者臻乎無言非假辯說西昇經曰道在勤行不在能言是也

辯者不善

注空滯辯說故不善也

䟽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感滯既多故爲不善

義曰夫懸河縱辯炙輠與詞其於言也亦

以富矣但夫滯言則迷於了悟執理則晝於真修詞多惑人故非善矣經曰言者不知是也能辯而不能行者西昇經云言出飛龍前行在跛鱉後是也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者義曰道在乎知不在乎博知而行之者至道不煩一言了悟悟而勤久久而彌堅則得道矣知而求博博而不修言之於前行

行十三

之不逮則失道矣博溺心者莊子繕性篇云古者淳樸既散德又下衰唐虞之世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能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此疾其捨無爲循有作也所以鍾鼓作荒淫之具玉帛爲傾奪之資亂生於此矣人君理國若能去琱琢息奢淫削繁文薄禮樂化以真素無事無

爲豈患其溺心之博也

博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博多聞也

蹠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

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義曰道之要者在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

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則不煩無

爲則不亂故博於言教者去道遠矣豈能

得玄妙之道哉

聖人不積

注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達妙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積滯故云

聖人不積爾

義曰聖人無爲無爲之爲亦遣聖人忘教滯言之教俱忘了達希微宗尚虛漠故不積滯於俗教矣修真之士亦當悟此忘言了茲妙道也

既已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此明法性無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淨法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

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斅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義曰聖人清靜理性光明慧心外無所因內無所滯和之愈響如鍾在懸矣夫天地之生化不窮而天地之用未嘗倦矣日月之照灼而不息而日月之明未嘗竭矣江海之注不極而江海之流未嘗耗矣薪火之傳不絕而薪火之力未嘗盡矣亦猶聖人之慧解浩蕩而無涯隨悟立言隨方設

教因機誘導稱彼物情物情高下俱得法
味而言教塞於天下而理性慧解愈有愈
多矣惟斆學半者尚書說命下篇云斆教
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也終始常念
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其惟學乎

天之道利而不害

䟽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
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也
義曰舉天道以喻聖人之道利於萬物物
遂其生而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注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爲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爲而與物不爭者爲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義曰天授聖人之道以利於萬物聖人體道應天以濟於群生澤愈廣而志愈謙化愈彰而功愈晦故利物而不害應物而不爭耳夫上下二經論道叙德首明可道常道爲設教之宗源次標有德無德述因時

之澆樸此陳愈多愈有表聖澤之無窮信可以垂表萬天程式千古華灕敗而復樸滌邪弊而歸真貫天地而燭幽明斯二經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